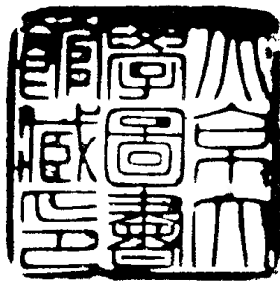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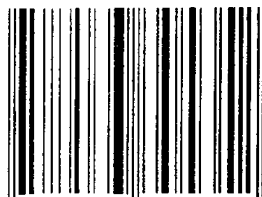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三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三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6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三六册目次

史部・别史類

識大錄不分卷(二)

〔明〕劉振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黃鉞

黃鉞字叔揚蘇州常熟人少明敏好學家無藏書乃日造書肆借觀之或竟日忘歸是時天下新定重法繩下士不樂仕詔求賢急鉞父見其子好學恐為郡縣所知數怒之不能止家有田十數畝在葛澤陂因令督耕鉞至陂無書讀乃托市鹽船以其閒得從友人家借之道中披覽比至陂耕畫每以為恨楊敬者凡末隱士也嘗避兵泊舟鉞舍旁窺見鉞倚畚而諸書不輟乃就視之曰豎子好學至此哉日能讀幾何答曰若無書讀過目輒忘也敬曰我有書在滸海店去此不遠而能從吾遊乎鉞喜再拜而從之至其舍得書數冊而歸自是數數來易讀怪其頻舉於措書問之竟無遺者敬夫喜曰吾藏書萬卷不能舉以付汝汝當就吾舍讀之因令與其子楫同室而學者且年遂盡其書緣今闕而辟之併辟楫賢良殺恐之白吾不幸遭世亂家破族散今獨攜一子耕讀遠郊以畢餘生以子好學盡以藏書舉覽柰何不自勉乎為人知貽累我家鉞徐曰弟毋患當為公戒尹難之

乃數福結束如袁大郎尹有問但揉吳音加有所對
福如鐵數田同諳尹曰鐵與福同筆研數載知福為
深福才能問學並出鐵下而福父老身病不可遠即
遠之恐不足以應詔君且詩爪尹雖心知其非爭獨
違鐵除宜章典史洪武二十二年舉湖廣鄉試明年
登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禮科左給事後賤封駁甚
多未幾以外艱歸方茅揣予之屏左右密言曰北方
不靖燕常領京師之左輔也君吳人朝廷近臣今雖
去當有以教我鐵曰三郡惟鎮江最為要害守非其

人是撤垣以納蓋也鎮江指揮童俊狡獪不宜獨使
吾近見其奏事上前視遠而言游此其心不可測也
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必能獨當一面
但仁慈有餘威御不足寬以治郡之良才恐不足於
定亂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侍我為望此而禦之晚
矣茅瑞乃因鐵附書于善以忠孝相勉勠力王室
以濟時艱善得書與鐵相對慟哭以死自誓鐵至家
因父殯在殿上舊屋卻往居之足跡不入城邑有御
史株郅上常熟問曰此有黃給事何在邑中無知其

家皆一老人居與鐵鄰知之引御史卅至陂時暮秋
收禾堆積村巷路叉沉淖御史乃徒步抵其舍鐵從
暮中對語移日家人以賓客至欲別鶴與餞鐵曰王
有君命而救鶴禮客者耶卒以菜粥對食而別靖難
兵至江上姚善受詔總率蘇松常鎮嘉五郡兵馬勤
王以書招鐵鐵以親喪在殯請當葬畢乃可赴命既
而童俊果以鎮江降靖難後詔暴善罪狀急收之鐵
聞之遂絕食閉目者四日每求死輒為家人救免或
侍善飲服乙詩有鐵讀哦目曰吾知善為人決無二

心吾且少俟之善事定吾獨死未晚也既善果不死
吾將下報命矣遂復猶猶食已而善就刑報至鐵起
登琴川橋西向再拜而哭之曰吾與君同受國恩不
幸有國難義同許身今君既希真同死國吾寧背義
獨生乎托米給家人歸登其舟從容整衣冠奮身入
水死時北兵四出捕善黨縱掠郡邑中且讓言併拘
鐵家覘族恐驚伏友人楊福獨與指餘黨夜泣擒網
百方求鐵免不能得史數日死恩自出示水中福物
又覘抱面起易其衣衿猶不敗遂成禮葬之

魏冕　鄒瑾　鄒朴　陳繼之

魏冕江西永豐人建文時為監察御史以勁直聞脩難兵至都督徐增壽約開門迎納冕與大理寺丞鄒瑾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毆之幾死奮擲朝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御史曾鳳韶翰林史仲彬及張佗衆平胡閏復前力請　上遂手刃之明日宫中火起或謂冕宜悉迎附冕厲聲曰使吾改臣節明君亦所不用矣何徒自懷也遂自殺陳瑛請追罪詔夷其族

鄒瑾字公瑾永豐人洪武中嘗宜重慶避迫金華王紳握手如舊識紳孫其議論磊落忠義人也既而主成都成都士皆頌突為尋以薦至京建文中為大理寺丞北師逼都城瑾與甥魏冕毆徐增壽於朝請誅之京師陷自殺詔夷其族凡男婦四百四十八人〻

鄒朴字朴愚永豐人建文初以儒官任周府賓客瘞諫沮其邦謀王不聽及事覺大臣以朴諫疏聞建文召嘉其志召至京陞監察御史復陞恭府長史歸省聞國難憤激不食而死時謂瑾朴永豐連璧云

藏大錄

陳繼之福建莆田人建文二年進士為户科給事中靖難兵起建白多指斥文言於朝曰徐增壽燕王覘必有陰謀宜先事除之已而增壽果開門降　文皇即位召見責問不屈磔於市夷三族父秀母黃謫戍甘肅追死子徵仔妾姚女進奴宗奴没官弟余刑昔志戍邊

盧迥　韓永　甘霖　龔泰

盧迥浙仙居人建文間歷官戶部侍郎䠐典有大節
少喜飲酒飲酣輒長歌人以為狂既仕頓折節恭慎
靖難師入不屈論死長跪而就刑
韓永陝西ゝ安人建文時為戶科給事中望吟美髯
音吐宏朗每慷慨論兵事　帝悅之靖難後杜門不
出召入見欲復其官曰吾王蠋也何以官為乃殺之
甘霖安慶懷寧人舉鄉貢為監察御史剛正敢言中
外推重之靖難後被執抗言求死從容就戮子孫相

戒不復求仕　正德中知府胡纘宗祀之鄉賢祠
龔泰字叔安浙義烏人九歲而孤母傳躬教之日記
數千言長從宋濂之門人宗悉虛游洪武十九年領
鄉薦明年入太學奉旨閱齊府獄監安粟倉畫夕擢
執吏部策試第一除戶科給事中建文時遷都給
事中北兵渡江公泰巡城泰與妻傳訣曰國事至此
我自分必死爾第攜幼歸否則俱溺井死無自辱
也俄宮中火起泰馳赴之為兵校所執見　成祖于
金川門以非姦黨得釋乃自投于城下以死年三十

識大錄

六妻負遺骸歸葬鄉里子永言累官兵部右侍郎

王良

良字天性河南祥符人以明經舉為吏部郎歷官刑部左侍郎建文中坐燕府人罪從末減仵旨左遷浙江按察使謁岳鄂王墓誓曰苟媿武穆非人也壬午之變良痛哭誓以必死會令使召良良執使者將斬以徇為眾劫去良還坐堂上集諸司印凡九顆歸附舍嗟歎者久之妻聞其故良曰吾分應死顧思所以處汝未決耳妻笑曰我何難君為男子乃為婦人謀乎遂命妻饋良食抱其子歔欷如廁置子池傍自投池死良赴而撈之即列薪於戶閉其家人毋得出令妾抱幼子托鄉人之客於杭者以全宗祀遂舉火抱印闔室自焚死事聞　帝曰死固其分印信安得擅毀詔徙其家於邊良死後風雨晦冥人或見其出沒後官不敢葺宅以居正德間按察使梁材改公署東亭為祠祀之

余逢辰　石撰　龍鐔

余逢辰字彥章寧國宣城人為燕府伴讀靖難兵未起逢辰頗聞其謀遺書示子自分必死及起兵逢辰與長史葛誠泣諫死之

石撰山西平定州人洪武中為寧府長史靖難師至所過郡縣皆下撰在大寧獨為守備計及北師拔大寧執撰終不屈遂支解焉

龍鐔字德明江西萬載人洪武間由國子生歷官晉府長史北師起徵兵於晉鐔以大義匡王力止發兵靖難後械繫至京不屈有收其遺骨得所自書贊云猶生固順佛事二主則父與兄恐動肝腑盡忠為臣盡孝為子二端於我歸於一所衣包形骸歸於故土鐔與誠撰鎔三長史焉

陳思賢　王省

陳思賢廣東茂名人貞直好義洪武末為漳州教授以忠孝行義勗士多所成就靖難詔至思賢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扑不出迎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曹廷瑞呂賢即明倫堂為舊君位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與六生皆死之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焉

王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洪武間以鄉貢應文學徵廷試稱旨當殊擢省自陳才薄親老乞便養得浮梁教諭從改濟陽靖難兵至省為游兵所執從容引譬詞氣慷慨衆舍之省歸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以為明倫今且勿多論只說君臣之義何如因大哭諸生亦哭遂觸柱而死女適邑人周鳳岐從官即墨簿聞靖難兵至濟陽逆知父必死泣請於夫遂入仕所遣騎浮歸葬後有司祀之學宮子禎為夔州通判亦抗節死賊壘云

徐貞　嚴震直

徐貞陝西人歷官工部尚書、讓皇帝出亡晉貞家信宿事覺族誅又命教坊群亂其妻至死有幼女俾隸樂籍樂官陳儀陰養之洪熙初遇赦儀為擇嫁良家儀在樂籍而能執義如此

嚴震直字子敏烏程人姿貌魁偉幼不喜讀書長於莫款力田以供徭賦洪武五年以老人言事、上以為材擢試河南參議尋除戶部郎中陞工部侍郎逾年進尚書震直質直勤敏　帝數稱之時時賜食獲其家御民拆其弟侄不法　帝付震直訊報友其獄　帝以為不欺皆　赦之已坐法降監察御史使飭修桂林堂渠陞右都御史復為工部尚書上諭兩廣鹽法廣鹽得行江西安贛吉臨諸府靖難兵起震直督餉濟魯間兵敗為北兵所縛致布衆兩馬夫并至北平　成祖正位復以為工部尚書奉使安南啓嬌訪讓皇帝遇于雲南道中相對悲泣　帝曰何以處我對曰、帝從使臣有以自處矣夜宿抑含吞金死

姚善

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人志行淳實學識高遠為諸生時扁書室曰待旦軒工詩與會稽唐之淳相唱和洪武中由御史歷祠門丞同知廣州重慶府至有能聲三十年擢知蘇州府初 太祖以吳承元俗偕靡建式繩以重法蔑訟者吏持短長訟蜂起難治善洞晚政体諳悉人情弛張寬猛各協時宜款造請郡賢考求治道商略民生休戚俗尚淳澆稍因俗救正吏民田鄉特採大治為列郡最隱者王賓獨居陋巷善躬往候見舍車步入叩門賓聞為避對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望門再拜而退善自遜還辭非公事不敢入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所謂名可聞而面不可見者耶有錢芹者自守甚高善切願見不可得會俞貞木以明經見重於善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書訓士十日饋茶于貞木謀致芹所芹受之未覺其謀諸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不易驟手參受其饋四御府公之賢耳善益謹欲促儀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聿見公然芹民也札不可往見於變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會于學宮善如期至迎芹上坐延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業公今事有急於此者善竦然請問之芹但出一簡授善竟不交言而去視之則皆戰守制勝之策也善心嘉之時靖難兵已南下善于是密結鎮常嘉松四郡守訓練民兵相約勤王而薦芹為行軍司馬時上用漢破七國策敗齊黃於外善言于朝曰人有文武才略可扶顛濟危者反置諸散地又事已狼狽急須召之詢其名曰今人才孰有過於黃太常者乃召還二人而命善還兼督蘇松嘉常鎮五郡兵勤王未及敵行而金川門失守矣 成祖即位索子澄甚急子澄走蘇約善共航海舉兵善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以往號召圖興復善戎守土義當與城存亡子澄既去善為麾下縛送京師 成祖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善厲聲不遜死之時年四十三子節發戍賀縣千戶所幼子繼兒蘇州生祀保兒習匠正德中巡撫祭金祀之鄉賢祠

識大錄

張彥方　周繼瑜　陳彥回　楊任

張彥方江西龍泉人建文初為給事中以使發吉路樂平知縣勤王詔下彥方糾義起兵一邑響應戒涖之彥方太哭田君父在水火吾可自緩乎即率所部赴難抵江口遇靖難游兵執至樂平梟其首暴屍譙樓時暑月經旬顏面如生無一蠅集父老稱異縣治之清白堂後

周繼瑜江西撫州人建文中為松江同知勤王詔下繼瑜招募義勇入援并書靖難兵舍思還義　成祖即位械至京不屈磔於市

陳彥回字士淵福建莆田人父立誠洪武間歷任州縣後被誣論死彥回謫戍雲南弟彥圓謫遼東給散弟泉家人多道死監送者憐而縱之領貸不能歸依定遠令黃積良變姓名為黃礼積甚蒙詠而免役子中和會開中教諭嚴德政薦彥回朝廷辟為保寧訓導三考至京承領開陞平江知縣閱一歲　帝簡彥回又以給事中楊維康薦其文學屢幹陞徽州知府數月政教一新士民感悅未幾祖母卒彥回當承重郡民走京乞留時彥回尚冒黃姓居恒以亡命冒宗為懼屢欲陳首以祖母年篤恐有他虞隱忍二十餘年至是哀絰赴闕奏其故乞正名籍許之并除彥回戍籍仍從徽民請復留郡彥回已竟服不几而許襄事供職彥回奠祖母於郡之北山始視事時走墓下哭甚哀郡人名為太守山靖難師渡淮彥回奉命募義勇至京師遣彥回至自遼東邂逅旅邸悲喜交集謂所知曰予荷朝廷再造之恩此生不足報萬一當遣弟歸治家事予身許國他不恤也未幾北兵渡江彥回糾衆赴援靖難後擒械至京不屈死年四十七妻看配為奴

楊任浙江嘉興人初生有胡僧過之聞啼聲嘆曰此兒異日必顯終不見於刑耳任性恭肅學洪武間由人才擢知袁州黃子澄一見以國士許之守袁政多宜民北師起任引疾歸子澄出徵兵往約蘇州知府姚善航海善不可乃至任家與善謀求舊君以圖大舉事泄俱被擒至京磔於市子礼益坐死籍其族誅親戚百餘家皆遣戍

識大錄

向朴　顏伯瑋　鄭華　周縉

向朴字遵傳浙江慈谿人宋文簡公敏中之後也父壽宗慈湖之學、者稱為樂蔬先生朴傳其業行務實踐力學養親洪武二十五年督府都事張允直銜命訪求人才以朴應詔陛見　帝問朴居家何為對曰種田其容秀而文　帝識其非耒耜中人也即以為鄞令單車就道不攜妻子時兵燹之餘朴闢荊榛卷瓦礫教百姓農桑興同甘苦流移漸復境內大治靖難師起鄞當兵衝無城郭朴集民兵激以義勇與北將譚淵迎戰眾寡不敵被執帝屈懷印以就刑年四十三鄞民哀之拾其遺骸葬道左前雖後都御史陳瑛訪究死事諸臣有楊姓者父子三人懼見發掘夜負其骨潛葬邑北十里永樂廟中書舍人王學實北上詢詩葬所夜夢朴瀝血污舊衣共談往事起東塤為文素星月往哭之清明令韓秀陵護其子遺淳遁徵於朝陳任頓遁所轉其遺事書於實錄卷備歷三人者皆義士也遁傳害被徵稱疾不赴有王偉元攀栢之風嘉靖間祀朴于鄉賢祠隆慶五年又祀于鄞之名宦祠萬曆初撫按參　議建祠本縣北門外尹賢彥優領道皆祔祀別室鄞民楊氏嚴食焉

顏伯瑋名瓌以字行江西廬陵人唐魯公真卿之後也聰敏介直能文章洪武末舉良除沛令靖難兵起所過郡縣多歸附伯瑋獨以死自誓時李景隆屯德州淮北之民終歲餽運伯瑋措畫有方民不告勞燕師掠濟寧遊兵過沛、人震恐伯瑋招徠之得民兵五千人築堡備禦迨燕師攻沛伯瑋遣縣丞胡先間行至徐告急而援兵不至度不能支遣其弟珏及子有為曰汝歸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乃題詩於廳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只因國難不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肯失誰當縣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廈三軍空擬築長城台從難死終無憾望表民艱達聖明是夜二鼓燕師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向坐哭拜曰臣無能報國敢不死乎遂自經而死燕師執主簿唐子清及典史黃謙欲降之皆不屈同日俱從顏令於地下乃殺之其有為竟不忍去復還沛見父死亦遂自刎縣丞胡先還自徐潛收葬伯瑋父子

乃亡去莫知所終

鄭華字思孝臨海人洪武丁丑進士初授行人奉使川廣有令名建文中謫東莞州吏目靖難兵起謂其妻蕭曰吾義必死矣翁老汝少何妾泣對曰君能為國妾獨不能為君乎華乃稱疾尋醫攜家托其友無錫丞趙汝進馳還東平時州長貳盡棄城走華獨率吏民死守北將未脈攻陷東阿分兵取東平華白守土之臣義不苟生力戰而死年甫三十台州祀華於八忠祠

周縉字伯紳湖廣武昌人洪武中貢入太學授永清典史居官廉謹攝令事捕蝗弭盜靖難兵起一時守令多迎降永清地尤近燕縉獨力拒守而眾爭赴款縉度不可為懷印南奔將他圖為道聞母喪還家葬畢即出糾義旅勤王戰輒戍兆募兵淛主師潰乃走匿民間已而蹤跡漸露有司即其家械送京師縉自分必死慷慨就行既而　朝廷特宥之謫戍興州居數年子代還獲返田園年八十終其文定寬為倍傳有曰以愧世之為丁公而倖免者

陳植　王彬

陳植廬江人洪武間為吏部主事歷官兵部侍郎靖難兵至植受命督師江上麾下客議迎降植以大義責之誓死固守部將金某逆殺植率眾奉迎自陳邀賞　成祖立誅之命具棺斂植遣兵護喪葬于白石山植宗人俱皆變姓名走匿無敢舍葬者

王彬字文質兗州人舉進士為御史巡按淮揚靖難兵至彬與指揮崇剛訓卒繕甲濬濠增埤固守之指揮王札欲舉城降彬知其謀執繫獄外禦內防七日

不解甲有力士能舉千斤彬當以自隨北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俾力士莫敢縛札弟崇孝賂力士母誘其子出彬方解甲浴千戶徐政縛彬及崇剛以獻皆不屈死大妻子亦死正統間彬白日現形院中親與提學副使劉瑞語其死事云云

盧熙

盧熙崑山人洪武四年以人材被薦為睢州同知時天下初定戶口彫耗歲復游飢熙封官一意休息之亡何州守缺熙為攝守滴軍御史急必得軍所亡淩轢藩府擁皆長吏〻莫誰何第籍民應之熙曰民且千繁尺籍者百之一軍則軍民則民吾為長吏可誣民為軍耶詣御史曰明臺必欲籍軍〻則盧同知御史械繁州書吏且劾熙阻格詔書熙不顧也卒于睢無一金之藏僚屬為具殯殮行之日兩巷吏民挽哭塞道野夫田叟皆為制服嘶兒慰守寬州亦慶公能其走

青文勝

青文勝四川大寧人洪武二十四年以庠生為龍陽典史地濱江半陷沒民盡逋散縣稅額三萬七千有奇虛額而已時賦額初定撓令者必重譴文勝走闕下上書言狀三上不報歎曰吾為民死自經于登聞鼓下　太祖聞之而使蠲之得蠲免三之二龍陽人祀為其妻子不能歸贍之公田百畝弘治中提學陸鈛為龍陽人私謚之曰惠忠

蘭芳　陳本深附

蘭芳長縣人閎儻淵畧有大節讀書通古今洪武中
舉孝廉授刑部員外郎陞郎中永樂初出知吉安府
先是金華朱仲智知吉安仁明廉潔愛民礼士會伏
重慶古人思慕推其繼者芳至寬厚持大體庭無留
牘吏無所容奸民更大喜吉水有無賴民詣闕言數
故有銀冶可煎煉朝廷遣官覆視其人既至父老訴
芳曰即用無賴者言吾屬子弟不能安枕而已有無
前患芳曰銀冶誠有乎皆曰無但聞故老云宋時有

奸民妄言覓出罪今茫々山谷上者樹松栢下者藝
黍稷寧當見有之太守疑我言詣闕男子在此請令
指説其處芳領問吉首某不能對父老逃之對曰官
其土乎罪狀告首備課芳曰無恐罪在我前備銀冶
有無耳吉者即叩頭民愚昧貪賞固誠不甘御今兼
衣美食不一萬我安竟構之以至于此死罪死罪哉
守民父母何以生之芳立草奏大意謂吉者當開喊
老言宋時銀冶冀撤不及詳半意上陳合詢邑長老
皆云無言人人同辭不欺不貸對同官畏不署芳曰

奉命守土非為民乎　天子仁聖芳請獨任之即自
署奏同官不得已強署　上亦罷芳布衣疏食事母
至孝日所行事母命夕陳于前有不當輒讓之尋坐
謫辦事官從尚書宋禮治河以才遷都水主事皆沒
河南河渠所經縣輒疏闢不使爭礼史薦芳々超陞
工部右侍郎卒吉安人思慕賢守輒言朱蘭朱蘭繼
蘭芳者宣德中有陳本深本深郢人為政寬簡擒治
寇盜有功為監察御史經富所按富內遷本深竟不
言吉安人留本深十八年民有訟者不須告狀召至

詢前以理其曲直去人有伏慶為本深置酒輒坐歸
攜野米餅餉市小兒父之鄉前民有女及笄歎曰是
家女吾見其初來今已字尚可留投媒吾老吉安人
久々思之

王伯貞

王伯貞名泰以字行泰和人王學後也父子與傳學有詩名太祖聘至講書擢福建鹽運副使辭不拜爭子啟以御史知崇慶州洪武中詔舉賢才縣用伯貞應詔試治經稱旨除廣東按察司試僉事分巡雷州上疏請拯鹽法防海寇役冠半所開舊渠溉民田逐改工部試主事以丁憂服闋赴京後期謫戍安慶永安知用薦起知瓊州伯貞寬厚長者風度凝遠中懷曠如共為政使民向善而已不拘以文法崖州黎俗

閩衛將欲共之伯貞不可曰彼自相仇耳未嘗寇城邑投良民也衛將不從使視之則果相仇聚其賊首數人黎人遂安瓊賊故以給衛兵其田歲三獲衛兵率一時索於民急不能輸則以貨貸而抑收其貨負伯貞與約三獲三輸之害大革民恃弗惡伯貞弱恃而遂治洽因大脩學舍日授生徒獎勵開諭瓊學舉進士為多伯貞在郡十有六年流民來歸爲三千餘人嶺南治行推伯貞為首以內艱去民歸詔舉送太起服闋改知崇慶未任而卒繼伯貞者徐鑑亦有惠

政卒于瓊民奉伯貞鑑主祔祭蘇軾之祠事有不干注訴者官府然與伯貞同時又有鄭琳中者晉江人以太學生擢理卿知縣寬恕廉慎後學豪猾吏民爭訟者委曲誨諭或未恰令之退思莫不感服既卒吏民像祠之嶺南縣令亦有琳中伯貞子直吏部尚書

史誠祖

史誠祖解州人洪武中令汶上字己公廉勤于撫宇興學化俗政清訟簡民繁土闢增編户十四里 成祖書致還汶民數百於膠州誠祖奏留之秩滿民萬餘赴闕請借詮書令加濟寧知州銜仍理汶事 上使錦衣偵之見其釜有炊糜甑無斗粟衣冠粗敝憖掛壁間 因賜白金楮幣織金紗衣二襲加四品服俸在任凡二十九年家于汶其卒也百姓葬于邑城南歲時祀焉

況鍾

況鍾字伯律靖安人為小吏給事禮部永樂中尚書呂震才之奏授儀制司主事進郎中 仁宗即位令京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鍾舉左中允張宗璉 仁宗曰群臣多保任外吏鍾乃屬朕宮僚郎擢宗璉大理寺丞宣德五年蘇州西安松江常州武昌杭州吉安建昌温州九大郡闕守吏部以聞 宣宗謂從資格除補人半不稱命吏部都察院舉屬吏廉能者擢鍾蘇州知府郎中羅以礼西安知府趙豫松江知府莫愚常州知府員外郎邵旻武昌知府馬儀杭州知府陳本深吉安知府監察御史陳鑑建昌知府何文淵温州知府予傳以行勅曰比者守令匪人或貪殘刻亡饜足或闒茸虞懦坐視民病弊不以聞民安得無愁歎之聲朕甚憫焉求能人為異尤大郡一方千里安危是賴其察休戚均賦役興利除弊毋負于黎家毋欺于奸吏屬以下貪懦不是事、者自擒問條其狀民狀送洛京師割一吏而懲之法所以安千里拜一方也尚往致哉鍾至郡即民紫擬者千餘人有

十餘年未決者鍾俾爲無留而吏持牘請署置趣不
問當否使判可而報私億其貴孔吏倫易瑁太守愚
通判趙忱者誘使鍾甚鍾亦擬唯唯既期月鼓屛几
召胥請僚屬皆會曰太守來期月矣闗不涉事不足
長諸君有主上勑不然不將度請宣聽之皆曰諾鍾
率僚屬拜跪聽勑資讀至擒問送治者皆升愕改容
礼畢鍾上堂坐召諸三老曰太守閱吳俗狡武好傾
良善守不能如閻羅自剖剖煩父老告守善者守升
其家賓之鄉飲惡與衆叛之矣皆懼重守剖有耳目

識大錄

諸三老叩頭退召吏曰此前某日某事宜行若領款
捐名某事宜止乃謂守行之若得賄幾何矣使四隸
捽一吏擲捉之隸步擲去鍾曰狗鼠輩欺守爲百姓
殘賊虐恥不暨空擲者是亟命卒之時也立斃六人
鉤其發覆而誅諸衛郡中大驚乃盡發諸僚屬貪墨
者五人屬懦者十餘人送京師　上向况鍾措廉戒
能去貪苛之時詔下諸郡清構軍伍御史李立株能
勾引有司承風尤甚者推求其同名姓株連爲繼
產之人使傳休不復者以暴酷法之鍾既至奏豁十

餘人後奏言蘇州匯諸之國民有田能自治不待提
調而北者設治農官無所見歎掾稱徒蠶食耳蘇州
錢穀浩冗吏影射逋負不可[illegible]禁不如改治農官爲
循鍾官從之鍾理蘇十年公正勤能以威化御俗民
甚便焉會丁憂民二千餘詣御史乞奪情御史以聞
上嘉之予復任鍾上言近奉詔召民開荒官田起科
現民田無種者勘豁其租額今所屬崑山諸縣民死
徙從軍除籍者三萬三千四百餘戶名種官田可起
科者二千九百餘頃互相補截其間秋糧可除豁者

識大錄

二十四萬九千五百石有奇所屬長洲諸縣當三七
六萬餘戶官民秋糧二百七十七萬九千石有奇民
糧不能當官十之一國初全有民糧者出馬四百餘
匹役遠濠梁桐城諸驛約三歲一更今三十餘年矣
其馬家如故前奏吏者五部徵蘇浙三稅帶入百疋
浙江一太行者百布耳而蘇州入者七微數不均比
比而照詔書所謂民多愁歎臣承勑治府不敢不盡
其愚計已除豁醒刷以彰　陛下鳲鳩之治制曰可
鍾意欲驛給綜理周密一郡之中出納徭役皆有簿

識大錄

記而綱紀提徵甚便易前見豪右族挾持挐無不文
死者過貧豁賦依之候大吏侯〻自遂而下寒暖之
士如不及接部民鄉士大夫延款燕浛有干預私事
首拂衣不顧蘇故用糧長收賦輸京師糧長謂道遠
費多三倍徵之視其羨自與鍾與都御史周忱參除
之存其二以一爲轉輸費餘以代充馬草布絹諸雜
藝毋重賦民其積弄無所滿色羸猶尚可救荒歉郡
有處士鄒亮者鍾欲薦之人匿名書亮過府門鍾笑
曰真士負俗彼欲阻吾薦適速成亮名耳立上之每

朔望詣學拜謁先師而已不令秀才講經曰太守起
刀筆吏七三不所明敢談大學郡當課士請與儒校
別曰諸公皆選自科目鍾安能知之其精敎公篤進
民下賢大体類此彰正統五年九載滿考民叩闕乞
留八萬餘人陞正三品仍知蘇州府事七年卒于官
市巷哭送其喪立祠焉與鍾同時來物者者豫懸識
本深以禮聚官與鍾相伯仲而豫尤和易近民〻[illegible]
趙老人日之一時論者以鍾爲能吏豫爲良吏而宗
璉省大理坐法改同知常州事善清審其常求採

識大錄

引如蘇宗璉每與爭頒色立捽李之宗璉仆地吏扶
曰爭死下官及病卒於中餘一破篋常民爭出錢賻
之祠之大石湾君山之上鄒亮以鍾薦召試吏部司
務特擢監察御史亦用風力聞

劉綱

劉綱字文紀壽州人生而岐嶷敦確有幹局初為縣得陝延安府之府谷政教兼舉頌聲大著擢陝寧州綱始為府谷政尚威名及遷寧以久勵之地困俗為治數以播揚之方詩書之學均賦役置屯田簡兵練武不事繩墨歷陞憲撫以內艱去代者已至民詣闕奏留 成祖則用代者令綱起復聽傳復任綱益慎恤桂鄰民不思化州有龍見湫時出光怪遠近以為妖綱因其光動手射之應弦而滅浚其水民處也一日行野中值撲石為妖馬驚不度歸塊之則范仲淹所撰狄仁傑碑文郡起豎之立祠祀狄太師異政後丁外艱[illegible]續省數皆以州人奏留 仁宗朝特賜璽書褒異及四品章服宣宗師 上親召問勞以酒饌時人宗之 英宗朝以老乞休棄教上特致仕卒七十矣綱三十一而登進士三十三而為縣五十六而為州七十而致仕居事五十四年去事之日天[illegible]振野亭舊有六君子祠祀狄仁傑以下嘗為州者至是卒祀綱其中次曰七君子祠綱家居十餘年卒年

八十四卒寧民遠聞輟市其卒也多哭擗致祭者明興以來為州之久得民之深無綱如也綱有子曰舉悅才超卓不起孫字弘治間[illegible]大學士贈綱如字官

識大錄

張吉

張吉字克修江西餘干人少恥同流俗以名節自勵嘗初從鄉先生學見諸生簡擇經傳以資捷進者謂士當盡治五經今業一經而所遺如此棄聖人之言亦有當去取者耶遂歸而屏絕人事精研六經及家儒諸書讀之喟然歎曰道在是矣於是益自奮勵以窮理致知為務在庠序為異己者所嫉惟教諭鄭重光為之延譽提學夏寅常舉以勵諸生成化辛丑登進士除工部主事時倖人李孜省以左道致位亞卿妖僧繼曉以符水進為國師人皆憑藉寵靈竊弄威福會元旦星變有詔求直言吉上疏請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變頗劾二豎之罪疏入抑黨搪摭其過不得乃諷吏部遠斥為景東通判景東處西南極邊其民卸足土官陶氏世經卯華一仍其俗吉至下令半先以爭鬥忠信禮義廉恥民以事至庭諄〻曉諭使歸相告語有不法者亦必傳示其罪約無奔犯陶始見吉空橐且無室家謀為置側室不聽以興疑數事為餽一無所受已而遣其子從吉學吉開教即縣居事其父過母忌日或族以酒肉則走避之夷民由是信服漸知中州之化地僻乏書吉錄諸經要語令封誦其中取聖賢數人修身為學要語揭諸齋壁以改過求仁作為四箴寘左右以自勵久之俗遂變慶同知弘治初擢知梧州府梧為督府建牙之地其務繁劇而貪不勝役民多特從吉為政寬厚安人節約百費以紓民力凡不均之征皆釐正之於是居者復安其業流者相率來歸粵俗難悍民不知學吉以公暇日集諸生為講說聖賢為學大要及小學勤容周旋之節儀容舒〻閑〻于宮之諸生皆沐興信尚禮有齊魯風遷為廣西按察副使防兵府江境內猺獞為害民物凋瘵吉察奸宄嚴武備訓材武詰戎兵審的古法而行之單家指授以所招沿江山川盤結林木叢翳或把要害或設斧斤以李其藏伏之所又以賊諜聚贊伊皆必死多募驍勇置核伸重賞間諜迭載出入府江東西二賊相為犄角而聚賊悍也吉言乃併力於東數月之間斬獲甚眾由是西賊聞之亦皆自斂府江以寧

武宗嗣位吉考績京

師陳言時政數事及正心之說進本司按察使再遷左布政使許進掌銓推知吉選撫按員缺帳擬吉奏内中旨集格人謂進曰此非所以為處張吉也進曰充修誠贊者乃久滯是亂是合邪也故弗良國其所請愈力既而釋召還京將重用之竟以古直為逆璫所嫉左遷兩浙鹽運使璫誅累遷貴州左布政使致仕吉天資醇篤居鄉盡禮事父兄以謹恭聞鄉里化之家常飲食過二味必徹其一所御布袍雖累紩弊緞弗棄也其學以潛修務本為宗訓諸子以節儉為立身之要讀書先小學四書而後諸經謂學者不讀五經遇事便覺窒礙其事君志樸憂國之心老而彌篤然通籍三十三年在朝僅三六載而罷既逐久處孫鄉皆人所不堪者嘗戴敝偏於廟中年竟發弘務病且革正衣冠端坐而卒年七十八所著有古城集自紀小斷佛學論陸學訂疑常攝默明致哲居仁尚蒙餘集之謂之要語

張翊

張翊字廷貴番禺人父積擧進士為撫州知府抑制豪無所徇枉仕終涪州知府翊登成化中進士發晦六年部檄起之乃授戶部主事侵謝病歸從獻章學亦交其詩法獻章與語每嘉其玄微有會為人清虛高邁志乙無設論學以致用為宗曰無所事乎畏則忘而入于忘不免有事乎此然後浴沂風雩在勿助勿忘之間皆可漸至而深得也辭疾隱居二十餘年既用薦起南京通政司參議尋辭歸

薛侃

薛侃字尚謙揭陽人與兄尚哲為國子助教並從學
于守仁自以罪疾嘗以輕微為戒秀水人沈瓚妻暴
守仁執贄未遂後為行人聞侃講學京師歎曰師雖
沒天下傳其道者尚有人也遂相從講學進賢舒芬
以翰林謫官市舶自恃博學見侃問律呂侃不答且
問元聲對曰元聲制度頗詳特未置密室經試耳侃
曰姜待之嘗灰泰石問武心得養則氣自和元氣所
由出也書云詩言志志即是樂之本歌永言歌即是
制律之本永言和聲俱本于歌歌本于心故心也者
中和之極也芬遂服踰拜弟子

王敬臣

王敬臣吳人父庭為江西參政敬臣孩而偕母其諸
母郁氏養之羸弱善悲十餘歲誦四歲壯歎曰學在
是矣由是君處以禮藏褻無惰敎斗丈命之應舉涖
不忍離再敎令從行歸寓佛寺業書兼十九籍博
士弟子謁提校所首選為二十一娶盧氏女相見如
賓朝夕共肴其繼母繼母作所以悅親之萬方庭吉
歸養母敬臣佐食祖母及所以事庭甚謹庭母沒服
闋赴補參政敬臣事繼母于家不懈庭致仕歸後事
庭至疹中歲得疾劇甚庭命養病別墅者一年遂歸
則盧氏夫繼母歡敬臣曰郎下許道閉戶省過不入
寢者十有三年庭病痛敬臣舐拭之卧床下者數月
繼母沒家墓終喪人不知為繼母也庭老而患遂歎
臣後絕內寢卧父側者五歲庭卒哀毀有加異儀有
江左餘風見敬臣範押準繩為之一變晚而從游弟
子四百餘人敬臣封屬責課一意聖賢要歸于慎獨
之義曰慎獨之義有二要焉曰研幾也者則七數者
善惡之數研之始知則有帝衷之原皆之始得又曰

視長之際枳席之間忱獨基本乎薄其基何以成九仞之山戕其本何以發干霄之木聽其言興起者甚衆

識大録

古直逸史臣劉依著

儒林

宋訥

宋訥字仲敏大名滑人父崇祿元陝西行臺侍御史贈恭知政事追封魏郡公謚忠肅訥爲名家子雅性持重不妄言笑讀書記問該博登元至正癸卯進士除鹽山縣尹遭世亂隱居求志文名益盛洪武二年中書省徵儒士十八人纂修禮樂訥與爲事竣不仕而歸五年秋過元故宮慨爲傷之作詩以寓黍離之感誦訥詩者知其明於春秋華夷之辨也十三年四輔官杜斅薦訥才堪任用勅符召至京師　上與訥語大悅之授國子助教橫經發難擊節廓塞學者如客侍歸與諸儒應制撰諸勅文操筆立成雅稱　上意超拜翰林院學士命撰國子監碑文復稱旨厚賜文未幾拜文淵閣大學士時年逾七十　上親製誥詞曰朕觀古今賢能者遇君有遲速名彰有先後蓋

乃特命訥撰之明年春訥有疾　上遣尚醫來治疾
且策子姪諸婦於室訥屬声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
情多況在丁杜兩祭齋戒中丁甫祭畢乃就寢婦甫
抵家而卒年八十　上自製文遣官致祭追臨發柩
祭之舟車之費悉出於官故事文臣四品無給費者
蓋異數也次子麟舉進士歷監察御史出主望江簿
次復祖卿邑訓導其後太學生有連舉大魁者　上
思訥曰此宋祭酒訓迪之功也凡諸生守官稱職者
多出訥門　上每舉訥為教國子者指法復祖賦閲

士名為國子司業進而諭之曰爾尚思繼武遺躅
也其始終本末自開國以來文臣罕有其比人以
訥素履純恪所致云訥家距南三里即稱子陂其故
宅據亭名曰西隱訥嘗築白雲茅屋其間故所著詩
文二十卷號西隱集今行於世

江仲晉

江仲晉初名獻以字行婺源人從其鄉先輩倪士毅
鄭玉朱升切磋學問尤專與弟同集義旅守藏舉擾
休寧尹擇知婺源州事既歸　太祖授安慶撫公尋
以肺疾辭還自雖臥病激厲其鄉里子弟為學州縣
屢奉朝命存問洪武十七年復以明經薦至　上召
諸儒講論仲晉說西伯戡黎篇稱旨賜仲晉誥曰朕
求人補闕人不當得蓋非行無以取信非言無以達
意吾言不迪乃德而對厥吾行不虧乃政而不抑勇

非倚美名稱厥官茲特授爾承務郎左春坊左司直
郎爾其輸忠效誠小諷大戒若積貫以期山如集流
而入海無有所隱斯之為善仲晉侍懿文太子左右
上亦時々召見與宋濂劉三吾並稱三老待賜物旁
御賜諸詩命續和並稱晉仲晉教靜商賓以妥言矣
見罷因有以春夏兆者撤淨注請決以侍々上嫉仲
晉吾人明年以喘故已歸許之命其安靜秋則復來
已無劉三吾並召賜坐　上顧仲晉曰朕素如宋
無善惡皆在好惡孔子曰善者好之不善者惡能無

識大錄

聞耶朕許爾歸秋則復來今復思之且無煩動老人光陰寧可必也然朕觀爾鬱然龐眉益奇徵矣今誠刺端人既謂此往往奇考爾吾自愛朕復戒爾近侍之臣予告還御郡邑官長皆須來候爾則飭門施不與通不省筆東而示之若曰仲容恭思予告理宜優門翰扭應從謹守闕制不敢違敝矣如是則可以考終仲當與三吾並叩首曰陛下全臣晚節受臣甚矣啟天無教仲容信道甚篤氣和而莊文章深博古雅志執于正義出都之日送車填溢人以爲榮觀

識大錄

葉子奇

葉子奇字世傑龍泉人生元季世傳達今日談德匡時洪武初主事株連就逮獄中以瓦研墨爲草木子出獄成之共四卷本子皆以草計時以木計歲以況其生而傷其吉之主也其書稽上下之儀星躔之軌陰陽五行生剋之運海嶽浸漬天戍命之之物神鬼仲尼之理草木之史蟲魚之尤律歷推步易衍之大示釋老孔制之書而歸于六籍之諸野記時事失得氣兵萬異史常避而義甚明平生所著又有範通玄理大玄太音聲東野語諸書

鄧元錫

鄧元錫字汝極南城人少事司訓黃在川博覽經史久之有志爲己之學十五喪父哀毀如禮事嫡庶二母至孝家門肅肅十七倣古社倉法行之鄉里里民皆兩賴者婦節而養者成聽其貸不取息入其人死并以所貸爲助葬資十九充邑諸生偏交其州之東西謁諸長者先生講求學問久之領鄉薦念母高年不赴會試杜門潛修邑令送行資爲勸駕謝不受居三年母氏力促之道出吉州執學鄒守益劉陽會有闕遂寇後馳歸侍養居至年母氏歳強之作弟而還遂堅執不出從陳講學于天峯山時心學盛行學者趨覺九思九容四教六藝皆以爲多元錫曰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慎是無心也反閉皆背形〻有道居祖母及母喪一準古禮廬墓三年南城之人皆曰鄧君吾邑孔子也所著有經繹函史諸書皆足闡行聖賢發蒙纂古今說淶爲南城令以與劉嵩病表奉續母楊數人劉元卿並薦萬曆初祭酒趙用賢復以爲書徵諸宋師辭疾不赴當道先後薦聞神宗以翰

林待詔徵之有司勸駕數促就道竟卒途次學者私謚爲文統先生

王應電

王應電字昭明別號明齋蘇州崑山人精於周禮及字學與吉水羅洪先泰和陳子虛康求仁友善嘉靖間倫寓泰和朝著周禮解已著同文備考其目序曰道也者文之條直也文也者道之神用也六書也者文之樞軸也濟之宣教明化遠之垂後憲前故曰王政之始經勢之本也粵昔大猷之時氣化純光文字闡揚于是經恒明政日休自時厥後氣化漓而文字舛六籍散而治教龐盡文字之興衰實與道化相為

仰伏羲聖者作之明者述焉歷代之所陰而否癈之所略也自有書契以來倉頡古文刳洪淡而闕之若也意融理勝文約義該明如日星貴如草木易知易從矣唐帝王而降秦刻亂四始崤延法皆古所未存故字亦多古文所無史籀變為大篆字學中不可闕焉者也鍾鼎多出於三代之書良屬具貫孔壁漢刻取二子篆而已小篆非聖王是師以六國之所擅作者參以己見蓋皆始皆以懷筆札六書之体自是大壞至又變而隸而楷而草存者僅希自是以來雖或

以篆名家皆子孫于李斯者也或宗古文而具妄誅焉者也至以私意作為奇巧或欲有置以為齊整參紕者傳訛以為博滯陋者執守以為泥而其義不可復尋矣今欲釐正之苟復備末世支離之迹與之升量較計議論不愈煩去道不愈遠哉故欲究作者之意必盡解前人之縛而後可與言也夫三才萬物靡不有形象形也者肖其形而識之此字學之本也其涉于影響思慮之所及而不可以形傳也則以其形而反仄增損或重疊配合于形不類而意則可通哉

配他文成字故曰會意也天地氣化也神而不有萬物叢生也參而無為哉成天地由成萬物惟人而已故酬酢萬變紛紜百慮孰非事也以形以意合數之而為經綸之象故自處事謂之不廢事又曰指事謂指人之事即古指象事之謂也昔諸有限而物類無窮字焉能盡之主一字之形而以他字之聲合之因其形之同而知為是類因其聲之異而知為是物是義故曰形聲非本聲而諧之故又曰諧聲也夫聲出于天成有餘或不足聲之有餘也二義而各為一聲

不能声為之制字也故以一字而揩為數声特注之
謂也声之不足也一声而或兼数意不能盡為之制
字也故以一字而借為數義假借之謂也前人之論
雖各有發明但不無誤失且六義人所常言也三母
則人所未講也故西母有十雖綜有萬変不能遺也
字母二百四十十孫相仍至不能生而止數字以萬
計不能遺也声母二十八字錯于字母之中類声以
萬計亦不能外也自夯而綜未挈之如脉胳綱部衍
流而還源理之如紋玉摘古用甲匀乙損益盈虧剤
倍而復古定一而同歸故知上母可以制字明六義
可以釋經六義之未定五母是不講又向六書之云
且夫結字有主客筆勢有迎須盡有清濁奇正体有
向背動靜故天文多圓闊然十天星斗地理多方范
如大地山河人道統成參於俯仰動植並替施於數
目其畫直拆斗施於主點其直草鳥獸動而草木植
取用于鳥跡切業也服食居處变動流行仍然於經
乃諸文也其類有八書法亦莫考於古文有潤色而
無造作點之人亦有臨摹而無心碑毫益病承之矣

後有覺者欲知其方由法天也索古也攷覈研幾
也影神也天則開而成不與古測因而成無作虛明
詩其容而不先擬明成其執而不情神則象机流行
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可以與于斯義矣昔者周公
書設其官曰諭書名與見于行事故亦存也孔門嘗
誠諸書曰書同文矣無王省保故亦為也哉　高皇
帝操三重之柄屢尊徵之吾書命儒臣爲正韻矣但
日不暇給閒以小篆正楷書之謬而未害以古文正
小篆之謬且嚴於奉秦而略于經史古今乃策之吏
或可琉習而絃學士夫多不識知　今上嗣位五星
聚室大室天子之北宮也释賓附之為文書之秘府
而五星聚焉非天據興起斯文之兆歟能令天子之
義與陽羿揚而文字之書明習眞眾出保其音化
擬自中充不容擔流我能參撰述成書然而病因之
餘功不遠識揩埽未竟昔漢武中興文協音樂而未
諧厥成倪寬云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声而
玉振之迹一取裁于宗六書之旨其必有待于天皇
考定而折衷之哉因題曰同文備考云是書為法指

要六義貫珠圖六義相關圖布字原病考書皆有評於小學應竈卒于虔經紀其喪并賻其妻子爲刻所撰及同文備考二書

述史劉振曰王荊公字說自謂近於六經當時爲蘇子瞻劉貢父輩姍笑書遂不傳今書見於韻會爾雅翼注亦多可採特未見全書耳王明齋同文備考書法指要六義全書大有裨于六書本時泰和縣晉近多道述子傳明齋備載同文序始存字學儼羊岀他日復如字說之湮沒耳斯書甚難而惜者皆甚希乎爲之三嘆

孫蕡

孫蕡字仲衍南海人才氣絕人爲文操筆立就負節槩不妄交將耕大敘大望而目之曰孫先生元季避亂山澤與邑人王佐結詩社于南園開抗風軒以延一時名士一時士如趙介李德黄哲別駕黄是金淑士蔡養晦黄希貢長史黄希文黒關蒲子文進士黄原善趙安中安中弟通判澄徵士訥相與裒吟劇飲更唱迭和而蕡與佐介德哲尤磊落狂斐號五先生洪武改元征南將軍廖永忠下嶺東、莞何真求蕡作書歸附由盡誠款永忠以是不戮一人尋徵蕡與卽教洪武三年詔天下設科取士蕡首舉于鄉主京授工部織染局使尋出爲虹縣主簿加意書來洪燹之後民以還業一歲被選爲翰林典籍學士宋濂與記聞承旨廖南亞於之日侍 上左右奉對便敏容觀颯遠濂輩皆自以爲莫及也居位職求出爲平原簿無何以事逮繫有旨輸校擇服築之役蕡賦吟爲粵聲哲工省閱 上召至金陵祈爲詩皆忠愛語命釋之十一年罷歸田里故迹雲林益肆力學問有輕

死生齊物我之意久之召爲蘇州府經歷又以事謫
戍遼東竟以黨禍見殺臨刑歌詩一章天下冤之門
人同邑蔡貞肯亦奇士時並在戍奉養柩葬于安山
之陽與衣營其事爲文注祭之書爲趙翊極贊究極
大人性命之理濂洛關閩之學爲積衣儒宗積表人
至今有文學皆自貞倡之

徐善述

徐善述字好古天台人宋之士也其幼主建慶元南
奔徐氏有爲依義制封吉挹閣拒元元人入天台徐
氏無少長皆殺之獨其孔媼負幼兒得脫幼兒長而
成立是爲善述高祖善述少爲學生有聲舉以首貢
入太學祭酒宋訥待諸生嚴重善述獨被禮接授桂
陽州學正一再陞國子博士永樂初簡東宮官屬與
四教郡城人鄒緝被選爲左右春坊司直郎二人澹
學簡靜重于縉紳而善述尤耿介不阿多弘故汰皇
太子悅之其居守時嘗爲左贊善與鄒濟王汝玉楊
士奇梁潛及御醫蔣用文等最被詩文寶翰之賜太
子稱贊善好古先生不名嘗致書曰余今致學表鄉
可共題與詩題閒日一進以廣琢磨今聞卿爲余改
詩本來清麗甚有益于日新卿疾未痊不及存問一日
見使媼其尚古使詩高手之意但卿今嘗過恐示爲
學有日益卿且褒答曰朴甚百無一二故特觀緒延
卿康健獨余成棠卿無揮勞所望柔石之言且善下
日母紀歸鑄錦之慮春暖猶寒當善調攝時時息

以慰予懷言不多及又冬至賜酒及詩曰清朝盛文治輔德資儒首念彼簡力倦進朝謀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良多規起予俾深趣獻懷洽然滙新陽值初復此外承平時酬勞見澤酒庶以勞期順善迭率于官以恭太子進卿濟以壯醴致奠其文曰卿備重淵宏博覽古今正宜佑予文學匡予政治並期一疾遽然奄逝殞首貴鍾應候天道伊周傾諸參吏不見于卿良哉痛哉不伏闕替益之言矣特遣虞子濟奠卿靈足御其不昧庶克享之

聶大年

聶大年字大年臨川人一目重瞳頎皙卓絕日記數千言善篆文工詩書得李北海筆法宣德末由經明行修薦授仁和縣學訓導改常州府學再陞仁和教諭士以不得出大年門下為憾其詩多為諸公稱賞而業文盛直瀾三十年來作皆絕唱也吏部尚書王直寄以詩寄錢塘戴文進家畫且自序昔與文進交時嘗戲作一點至是十年而始成之大年題其後曰公愛文進之畫十年而不忘也使以是心待天下賢士天下寧復有遺才哉語稍聞直景泰六年諸公薦大年與史出微詣翰林困于飢勞卧病逆旅自度不起投詞于直曰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崇少百年公論益昭遲直得詩泣下曰大年歎吾銘其墓耳明年而大年卒

徐禎卿

徐禎卿字昌穀長洲人幼精文理不由教迪者父誠
感慕賦諸篇詞旨沉鬱追闊晉宋之儒凌殲書挑長
宿驚欺初舉進士則與上海陸深並知名武宗既授
大理評事厥司法比請移學職使食當事皆生好其
抑之識以失因降國子博士數年不調專門詩學究
訂體裁融會折衷備厥文質幽憂中選平生所為文
及所談藝錄白迪功集長宿見之曰官止是少年三
十三竟病且死其友人視之而泣昌穀笑曰常事耳
平生自附于李夢陽欲為其日休鹿裘王是挹迪功
集付其子曰傳我必獻吉

高叔嗣

高叔嗣字子業河南祥符人幼而聰慧好學有綺思
弱冠務中情賦殆萬言邑州薛蕙一見奇之舉進士
除營繕主事歷稽勳郎中參政山西遷湖廣按察使
卒年僅三十七叔嗣性高潔不能諧俗雖跡在周行
而志潜林壑慕孫登之為人自號蘇門山人居恒杜
門却掃吟咏自娛每有屬綴佇興而就寧帶蘇闊不
為近淺其篇什壯ゝ剖快浮華獨妙閑曠有應物之
沖澹兼曲江之沈雅體王孟未清遠具高岑之悲壯
詞質而腴幾近而遂有高氏讀書園集蘇弘集考功
集行于世

陳沂

陳沂初字宗魯後改魯南江寧人也父鋼令然陽封長沙有惠政沂少有文譽又滄常布舉正德十二年進士與顧璘王韋稱金陵三俊改翰林庶吉士除編修嘉靖初執議大札 世宗不問也擢侍講從筵講孟子陵善後法隳講未畢竟云望 陛下思溥雨露普間天地無知者均沾化育有罪者並荷包容蓋為議璫成諸臣發 上問沂名心識之五年詔翰林官外任使習民事沂得江西布政參議隨事調力殊志

外徙撫中東參政蔡耕收與斗共以救荒飢距野盜未發定當道治之為所旨諸州除兇馬追歸本逋布諸征按治郡縣兇九等賦皆手自算法允適應惑切民情沂在江西得桂萼于安仁萼由恨不能留公講筵沂曰凡講內外執非王臣其秘議札成役璫康也為四篇此擋臣省若得因公故歸是卿公之留崇也及在山東過張孚敬亦深擬萼苦曰公毋憂即召入也沂曰東民困善公行其陰勝公德其連忤執政主久不召竟以山西行太僕寺卿致仕沂頗畏安見

不甚長紳來朗秀畔于丁點少好蘇氏學人謂其筆勢闊溢殊類東坡亦自號曰小坡中歲再變其格詩宗盛唐文出入史漢歸于簡古境益好著述尤法理蓋不以倚麗競能時人以沂清修孚德術藝聽政合而歸之曰有道仁人

貝瓊

貝瓊字廷臣嘉興崇德人性坦率不事邊幅而篤志好學博通經史百家之言善為文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張士誠據姑蘇累徵不就洪武三年被薦修元史既成編受賞而歸六年以儒士舉至京師除國子助教嘗慨古樂不作所謂成均徒有其名廼作大韶賦以見志宋濂之為司業也建議於朝謂當立五學並祀舜禹湯文為先聖　帝不用其說且黜辱之然士大夫猶有韙濂者瓊乃作釋奠解〻曰三皇何人也

曰古聖人也曰其為聖人也奈何曰庖羲氏闢天下之文神農氏興天下之利黃帝制器尚象以通天下之變此為治者莫過於皇也何如曰孔子不得如三皇修君師之職於是刪詩書正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以明綱常於萬世德雖同而事則殊矣然則祀三皇於學以孔子配之可乎曰不可以三皇為先聖以孔子為先師奚為不可也曰又各有所當也按周禮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故文王世子篇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先師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皆釋奠於先聖先師釋者曰先聖若周公孔子其下云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蓋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益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奠之不同也是唐虞與周所主先聖先師固無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再稽之史漢魏之王取舍各異周孔迭為先聖孔顏互為先師若周公制禮作樂宜享王者之祀於是罷周公升孔子配以顏子高宗永徽中又

復武德舊制顯慶二年以長孫無忌言正孔子為先聖仍以周公配武王歷宋迄今釋奠孔子定為不易之典是唐宋所主先聖先師已有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嗚呼太古以來人若禽獸然寒無裘暑無葛飢無木食渴無谷飲無五穀以為養也疾病相仇無醫藥以濟其夭死所處或巢或穴無上棟下宇之禦風雨川游陸走無舟車之安也其事簡其俗淳結繩而治無文字之可紀也三皇繼作而後人之為道始備此衆人疑其不祀三皇者為缺典夫三皇宜祀而不

滑祀之於學也惟孔子當周之不振憂道之夫与諸子講於洙泗之間以述三皇之所傳故宰我曰以予覌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冉有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孟子曰孔子所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宜爲百王之宗主萬世之所法所以祀之於學也學始無孔子廟惟魯有庙然其敎被於天下非一國所滑專者故天下通祀之自唐已然虞世南韓柳諸記可考矣學之有庙錄孔子而建則宜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而三皇不預也盛矣孔

孔子之道中國尊之夷狄尊之爵以文宣王列二十四戟冕十二旒服十二章執鎮圭巍然南面而坐祭則牲太牢樂大成舞八佾于庭其所以尊孔子者又豈以是爲加歟不如是不能稱其德周太祖屈萬乘過闕里拜其像又拜其墓視漢之高帝明帝尤重其礼論者亦不以爲過是貞觀之制出於天下之公而非一人之私見閱萬世不可易者今欲崇三皇爲先聖使居孔子之上不足以褒其功降孔子爲先師使混於高堂生之列適所以貶其德故吾的然以爲未

可也或又曰古者祀舜於虞庠祀禹於夏學祀湯於殷學祀文王於周學舜禹湯文滑以祀於學而不滑祀三皇何拘於貞觀之制耶曰王天下立四代故視舜湯文而三皇將祀之於何學歟或進曰先生之言詳三皇孔子其道一也崇孔子之祀當崇三皇之祀焉以佛氏之苦空寂滅老氏之荒唐怪誕無益於人與國且崇臺廣殿假於王宮法亦弗之禁矧三皇之功及於人者如此而廢之於醫將主神農嘗藥之一事理固有未盡者宜定其制設官主之以豐其祀可

也祀之於學則非義矣時余爲國子助教適聞有以邪說言於 朝破貞觀之制者既斥而不用矣余惧其惑人也故辯之其持正論類此九年遷中都國子助教教勲臣子弟璦爲人文行超越素有名譽雖將校武夫皆知禮重十一年致仕明年卒所著有清江文集三十卷行於世

識大録　錢唐

錢唐

錢唐字惟明浙江象山人博學敦古行洪武元年舉明經陳王道數千言推稱　太祖意特授刑部尚書己酉詔孔子春秋釋奠遣使降香曲阜改廟於仲月上丁致祭京師免祀天下不必通祀唐上言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王天下祀孔子天下共遵其教報本之礼不可廢也　上從其議時　上覧孟子至草芥寇讐之說大不然之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唐抗疏入諫輿櫬自隨袒胸受矢曰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　上見唐誠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而孟子配享得不廢已又命儒臣脩孟子節文凡不以尊君爲主如諫不聽則易位及君爲輕之類皆刪去唐浸力論之亦得寢一日召講虞書升座而講或紏唐草野不知君臣礼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不爲踞又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　上旨待罪於午門外終日　上悟賜食即命撤圖是年致仕以壽終於家

識大録　陶宗儀

陶宗儀

陶宗儀字九成黄巖人少冲謀粹質瀟然不凡舉進士一不第即棄去務古學無所不窺出游兩浙師洛國張翥永嘉李孝光京兆杜本聞文章爲事故其結撿家法過人速甚尤刻志字學工篆氏趙其賢雍家華家甚貧抵松教授弟子遇人無夷陰侫直一接以誠平居寡言笑至論古今人物上下數千年竟日不倦至正間浙帥泰不華南臺御史丑閭辟舉行人校官皆不就張士誠據吳中署爲軍諮不赴洪武辛亥詔取天下士癸丑命守令舉人才又以病免或辭讓之嘆曰一撤而書所以爲親禄不逮養適人悲耳況今賢良輩出艸莽之臣光贊太平幸矣踰分之榮其敢覬乎藝圃一區采蔬蓍菊度給賓祭已餘悉種菊栽接灌壅身自爲之間遇勝日引觴獨酌歌所自爲詩撫掌大噱人莫測也宗儀崎嶇亂離餘二十年奏塟祭禮儀盡其力人以孝稱由避兵家城北泗水之南買地結廬遂居以老晚益閉門著書世所共傳說郛一百卷輟耕録三十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

二卷其未脫稿者不與焉

識大錄

識大錄　趙汸

趙汸

趙汸字子常海寧人資禀卓絕自㓜抱讀書輒能成誦及就外傅讀朱子四書疑難不一師告以初學毋過求意輒不釋夜歸取文公大全集語錄并書繙閱五鼓始休由是有悟遂厲志聖賢之學不事舉子業少長過詣同郡師儒遂有負笈四方之志嘗悟座以為執贄具親友或議其非弗頋歲丁丑聞九江黃澤杜門著述往拜其廬澤窮經以積思自悟為主故其教人引而不發使其自思一再登門乃得授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越四載復往留二歲得口授六十四卦義與學春秋之要過嚴陵請益於夏大之大之問易象春秋書法何如汸述所聞于澤者以對大之因出示其家傳先天易書曰此羲易二大象也繼如杭謁黃文獻於官署黃以師道自居不少借辭色及誦所進書大異之待以殊禮丙戌再遊九江則澤已捐館矣有袁誠夫者吳草廬高弟也繹師說為四書日錄旨意與朱子多殊請商訂于汸汸為條別是非數萬言誠夫心服多所更定趙郡蘇天爵為浙省叅政

与汸友善比入守戡內要与同往以母老辭歸名其
居曰東山精舍四方学者尊之稱爲東山先生壬辰
兵興汸奉母避地盡心調護及郡邑繼復而母以天
年終丙申王師克定郡邑其主將慕汸名德以礼延
之不至結茅于星溪之古閣山山深閒寡人事幾绝
潛心著述雖當顛沛流離而進修之功不少輟壬寅
春始還東山有司屢奉命徵辟繼以議礼召皆以有
疾辭洪武己酉起山林遺士共脩元史汸乃奉 命
至京暨竣事得請而歸未幾疾復作遂不起年五十

一新安自朱子後儒學稱爲東南鄒魯然其末流或
以辨析文義纂輯群言卽爲朱子之学汸獨超然有
見於聖賢授受不徒在于推究文義之間故其讀書
一切以實理求之反而驗之於己非有以信其必然
不已當時鄉閭先正皆留心着述所以羽翼程朱之
敎者具有成書汸率受而讀之然猶謂未知爲學之
要恒曰讀書最患多疑每展卷則群疑競起如蝟毛
要須程朱復作面命之而後可釋然爾是以資諸師
而不得者卒求之程朱遺言而有見焉其於窮经之

旨則有得之於黃澤而推極之汸初見澤〻問其年
答曰己未澤曰先吾刊六経補註之歲也或曰書刊
矣恐無讀者予曰當是讀者未生耳豈知吾子適生
是歲邪然春秋託始之歲亦己未也斯文緣契寔在
斯予汸請問窮經之要惟告以在予致思閒致思之
道乃舉一事爲例礼曰女有五不娶其一爲喪父長
子先儒以喪父無兄者當之如使其言已然則喪父
無兄之子何罪見絶于人如此汸思之久而後得其
說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古註言無

所受命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得
爲之主矣澤大稱善遂授以求春秋書法曰楚殺其
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
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
外既又爲易置其語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
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
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汸受其說退而思
之久乃悟其意明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者魯史書法
二百四十二年之內者聖人書法也先生各以二義

貫一理之旨以爲單傳密付悉在于斯乃即澤六經補註并書耿凡爲春秋說者參以耳聞類萃爲春秋師說三卷復因其意爲春秋集傳十五卷既而求之於經終有未盡聖人之意因思戴記經解有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始悟是經全以一筆一削見義苟不屬辭比事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未有得其說者蓋左氏與杜註有得于魯史遺法主史以釋經而於知有筆削之法至若公穀啖趙陳氏俱有屬辭遺意則知求筆削之旨而不知先考魯史之舊章二者各

得一偏不能無彼合而求之具見得失由是不傳之旨煥然復明每謂非黃先生教以先考史法而後經義可求則不得其門而入也及重改集傳越四載始克成編復思是經綸類區別爲義至精參互錯綜易相矛盾苟不推類以通之豈無遺憾遂著春秋屬辭八篇雖萬變不齊始終各有條理抑是一經本旨方完每謂昔思之功若有神助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又以爲春秋必攷左傳事實爲先杜元凱陳君擧皆有得於此而各有所蔽因著左氏補註十卷其後金華

章懋亦以窮經爲務而眞官需同一見是書輒曰前無古人春秋之旨論定於此矣駙馬都尉和陽王鎮蔽以春秋屬辭師說左氏補注下甫山義塾刻梓以廣其傳然屬辭詳著筆削之權集傳乃明經世之志必二書相表裏而後經旨無所遺逮屬辭成書後攷集傳使歸于一業未竟而歿門人倪尚誼訂以屬辭義例質之以平日所聞于師者參互考據足成之甚於周易亦闡諸澤曰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略相同苟通其一則可以觸犯而悟矣訪于春秋本

旨既明於易寤寐不忘致思每有所悟則喟然曰黃先生豈欺我我嘗曰春秋文義類孟子之言而後有據于周易亦必見其說如孟子之論春秋者而後聖人之情可得而推爲嘗著序卦圖說及經文開端乾坤也三卦辭大略以爲羲皇設卦繫辭名之曰易像辭傳上篇所贊皆其事也神農黃帝氏繼作各因羲皇之易別定卦序自爲一代之書逮夏而商其歸則世有增益蓋無不備皆爲占筮之用連山歸藏是也至周文王以柔德而不免羑里之難乃本羲皇之易

因其交易對待反易相因之象定于上下二篇以天地之道明君臣之義因陰陽消長盈虛之變以著人事進退存亡之戒其辭之所繫必有關於此者取之而非聖人一時自為是言也逮周公相成王二叔流言召公不悅亦有感於先王憂患故乃即卦爻象彖取其愛惡遠近相攻相取之情作為爻辭與先王之書相表裏以其制作之旨視連山歸藏少異題曰周易其書與二易俱掌于太史占筮家滑通用之而義則不專主於占筮孔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始終其要無咎此周易之本義也

汪克寬

汪克寬字德輔祁門人世業儒祖華父應新脊潛心爲歆名儒克寬生而有異質應新謂其妻曰吾祖考積善陰德多矣或者食報於是兒興吾宗乎甫六歲外祖康爲賓教之孝經語孟輙能成誦日記數百言爲寔謂應新曰吾老矣不及教訓諸外孫汝第四子骨相匪凡宜擇師善教之自是從鄉先生學每屈其師日益月異至十歲應新見克寬所學彌進因取其父東山問學于饒介之講授之書及當時問答語俾玩之遂於理學寖悟乃取四書自定句讀晝夜誦讀恍然知爲學之要專勤異於儕輩或達旦不寐母見其勤苦太甚謂應新曰是兒讀書過勤脫或致疾不可不戒應新諭之曰讀書以養氣爲主不宜過勞數曰其自樂此不爲勞也自是讀六經諸子歷代史鑑亡不淹貫既長應新挈往浮梁拜吳仲迂于州學仲迂謂諸門人曰新安汪克寬遠來從遊穎異絕倫勇於爲學他日必有所成又贊其所爲文仲迂曰讀書明理斷体諸身文章異時可不學而能也克寬由是

益篤志聖賢之學既歸葺故廬闢書齋于居室之東
偏扁曰思漫銘于齋壁以自勵焉泰定丙寅閩嚴陵
吳朝陽治春秋因往訪之朝陽聞其言喜曰子可謂
真知作春秋之心法矣是秋舉于鄉明年赴禮闈論
與主司不合且對策切直遂見黜侍制貢師泰惜之
曰德輔年妙而質純才優而學博賈勇秋闈即中高
等上之春官輒不偶於主司是得之於數千人之中
而失之於數千人之外天道之無常也克寬歸自京
師刻勵為學痛自脩飭遂廢科舉之文慨然曰道不

行於當時矣乃取春秋傳考諸説同異浹夫以胡傳
為主而研究衆説會萃成書名曰春秋經傳附錄纂
疏翰林學士虞集序行於世易有程朱傳義音考詩
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經礼補逸綱目有凡例考異
克寬於經史造詣深劇故為文略不經意而渾融典
雅其教學者誘掖奨勵無不成人後以經學教授寧
歙間四方學者從遊甚衆克寬嘗語曰聖賢之學必
躬行踐履操存省察而先至於文章將其餘事耳時
諸公交歡以文章舉薦而克寬篤志著述雅不樂仕

胥謝之諸生以其所居山谷間遂命曰環谷於是學
者稱為環谷先生迨至正壬辰蘄黃兵至克寬挈長
幼避兵深山篳瓢屢空晏如也自是連歲兵戈擾攘
至 皇朝戡定禍亂克寬始返故廬洪武己酉 帝
命行人賫幣禮聘至京同翰林學士宋濂刪修元史
事畢詔留祿仕克寬以老疾力辭不受乃命礼部設
宴賜白金采叚給驛還鄉家居三歲卒年六十有九

識大錄

陳謨

陳謨字一德泰和人學者稱為海桑先生洪武初徵至京師賜坐議禮學士宋濂侍制王褘交章請留為國子師以式國人引疾辭歸家居教授屢應聘為江廣考試官所拔士往〻知名自幼能詩文初習周易後兼通詩書三礼諸傳旁及子史百家涉流探源辨析純駁犁然歸于至當雖不願仕而於當世之務一一籌諸胸中有扣如響嘗謂學必敦本莫加于性莫重於倫莫先於變化氣質若礼樂刑政錢穀甲兵度

數之詳皆所當講一時經生學子靡然從之惰者作拘者暢塞者通天下之士皆曰大江之西有大儒為海桑先生是也事親至孝晨昏省定之礼井有滫瀡之奉不懈益虔其於弟友愛尤篤族黨中有為不善不敢使聞所著有海桑集書經會通詩經演疏諸公初見其文拜之曰湯盤禹鼎之古也太羮玄酒味之正也惟智者知之廬陵楊士奇有詩曰純明程伯子灑落邵堯夫或曰其為人似云

梁寅

梁寅字孟敬臨江新喻人世業農家貧能自力於學由是通六經之旨累舉于鄉不第遂棄去嘗遊金陵至錢塘一時名士多願与之交辟為集慶路儒學訓導居二歲以親老辭歸明年天下兵起遂隱居教授及　太祖平定四方徵天下名儒修述禮樂以新一代之制寅就徵已六十餘矣時以礼律制誥分為三局寅在礼局中討論精審諸儒皆推服之書成賜以金帛將官之以老病辭歸結廬石門山四方士多從

之學相與稱為梁五經洪武二十三年卒年八十二所註有周易參議詩書演義周礼考註春秋考義及漢唐以來君臣事略宋元史節要及石門集行于世

曾曾

曾曾字㴉之江西新淦人宗聖公五十七代孫也父
順韶州路儒學教授曾年七歲能暗誦九經弗遺一
字奉礼部簡正理欲以神童舉于朝順力止之及齒
稍長肌三史日記之事及其餘數千年間國脉治亂
人材忠佞制度沿革咸能言之所藏子集動至數百
家各攬其精而掇其華間有僻書隱牒不憚道路之
遠必購㴉之既㴉輒篝燈讀之達旦不寐悟疑辨惑
惟日不足遂以博極群書稱於時曾猶謂未要於至

道述長書一通謁學士虞集〻大悅曰昔程子與張
敎夫年十六七脫然有志聖賢之道子能如是復何
讓古人曾年甫十九矣繇是益潛心濂洛関閩之學
分別義理密於蠶絲牛毛而尤愛吳澂氏之書澂家
臨川其著書滿室曾悉訪獲之玩繹未嘗釋手久之
充然有得盤桓林泉以道自娛若將終身焉至正壬
辰天下大亂州縣所在鋒驟曾招里中諸豪糾集徒
兒保障一方椎牛釃酒開陳逆順禍福言甚剴切衆
皆俯耳而聽卒無敢犯非義者人號曰君子鄉洪武

戊申遣使徵至京師纂修元史書成將乞身還山會
朝廷開局編類礼書與論以老成之士無踰於曾者
共堅留之議礼之家有如聚訟自言難定於一曾當
群言沸騰之中揚言曰某礼宜據某書則是從某說
則非有不服者争相辨語曾歷舉傳記答之各心醉
而去己酉冬簡除祠曹主事開平王薨高麗遣使來
祭曾索其文觀之使者斷弗與曾不可使者不得已
出之外則褁以金龍黃帕内則不書洪武之號曾責
之曰龍帕周疑撰用君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

之義果安在耶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之安南來貢
主客曾已受其表將入見曾取其副覽之其王乃陳
叔明曾曰前王陳日煃爾今驟更名必有以也亟白
尚書語之使者不敢諱蓋日煃為叔明所逼而死遂
篡其位中心懷懼故託修貢以覘 朝廷之意 上
聞之曰島夷何狡獪如此卻其貢弗受壬子二月
上問丞相曰曾曾在礼部今何職耶丞相以主事對
即日超六階拜中順大夫礼部侍郎曾以順字犯父
諱辭就朝請下階吏部以國法有定不之許倭夷入

寇戍將每捕獲之　上憫其無知命儒臣草詔歸其俘覽魯所撰悅曰頃觀陶覬文已起人意今魯作復如此文運庶其昌乎九月膏露降鍾山群臣各獻詩頌獨魯撰賦以進　上將郊祀出宿齋宮命取諸作使侍臣更番誦之至其賦輒曰此曾魯作耶援據既精鋪叙有法豈新進之可驟至哉魯時已有疾閱月逾篤上章乞骸　上惻然許之十二月歸至南昌而卒魯蓄德煕和人近之者溫如春風不見忿戾之色居官精白一心知無不為凡典礼涉於制度者必經損益而後定雖古吏牘之繁簡署字大之上下人所不能知魯獨指諸書以為決嚴陵徐尊生嘗言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為筆一以筆為舌謂魯与學士宋濂也

桂彥良

桂彥良名德稱以字行寧波慈谿人舉元鄉貢進士為衢州包山書院長轉平江路儒學教授罷歸時張士誠據浙西方國珍分省浙東數致礼聘俱不就洪武癸丑朝廷大徵天下儒士浙江參政徐本首以彥良應待詔闕下奏對稱旨擢太子正字　上嘗出御製詩文以示彥良彥良即　上前大聲琅誦左右驚愕翰林學士秋戒之　上知之謂曰儒者事君正當誠意自然無事矯揉也時給事中蔣學等十七人講學文華堂寵優特甚學者多怙恃不自修飭　上欲擇端重儒者以率勵之乃命彥良及修撰孔克表為之師俾學者執弟子礼　上嘗訪以治道彥良對曰治道在心心不正則好惡顛好惡顛則賞罰失當賞罰失當則無以致治功故為治在乎正心正心之要在乎懲忿窒慾而已　上善其言又嘗從登內城　上從容顧問曰朕比來好善惡惡如何彥良對曰今君惟至公無私則好惡自得其當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上曰善即書其語揭于便殿楹間甲

寅有事于圜丘詔詞臣撰祝文以進內有予我二字
或謂其不敬彦良曰成湯祭上帝曰予小子履武王
祀文王之詩曰我將我享古有此言特儒者泥而不
通耳　上曰尔言是也嘗命諸臺省審錄疑獄得以
情原者數十人戊午授晉府右傅　上親製誥文以
賜之彦良以為輔導之職莫先于格心乃製正心圖
以獻恭王己未罷王府傅相改長史司拜左長史壬
戌朝京師進太平十二策言多剴切　上嘉納之後
三年謝疾旋里丁未十一月卒

趙謙

趙謙字撝謙餘姚人博洽經史自委歲勵志聖學東
游鄞台事考亭墜緒歸而凡坐鳴山萬書閣研究六
經百氏因續武王諸銘并列四勿箴於座右嘗謂士
之為學必先窮理窮理必本讀書讀書必貴識字故
曰六書明則六經如指諸掌今六書自秦漢以來千
有餘載世莫能明遂蒐考古臺肇述六書本義內提
其綱继成聲音文字通以極其博及其終也會六經
百氏於一心而約之以造化經綸圖又作學範以推
所得於人洪武己未　太祖命詞臣修正韻謙應聘
至京時年僅三十六而自信其說不為顯貴者所奪
衆以年少黜之為中都國子典簿學士宋濂深知其
人遣二子從之遊徒為歎息竟弗能留也明年又与
僚友論事不合罷去放歌東歸益肆力於著述學者
翕然宗之已已　朝廷搜訪遺賢謙復應命嘗會學
士僻縉於群貴中語笑肆然傾其一座要人卑目為
狂生獨少宰侯庸大器之特薦於　帝帝曰朕知之
久矣朕將老其才而大用之具啟　懿文懿文曰吾

識其人宋先生每稱之然其所著書非静處不能就其以爲教官解縉又謂与其班於 朝廷之上孰若施教化於蛮夷萬里之遠乃除瓊山教諭縉爲文送之曰教官聖人之木鐸也吾當賀聖人於南海之濱又謂一木鐸矣譲抵官作瓊臺布学範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已任雖將門子弟及蛮夷荷戈執戟之徒皆知向風慕義而遠方從游者日盛譲随方指授一時名賢流寓者咸相推重教化大行守令爲築考古臺于學右以供著述之所士類因號曰考古先生又稱海南夫子云踰二歲因入覲上其所著書 太祖嘉納將大用之下翰林詳看當事者竟爲寢閣遂不果亡何譲亦卒臨終手書別瓊之諸友曰予聞之太虚之中不能不聚而爲人物人物又不能不散而爲太虚其聚其散盖皆理數之自然有不能自已者豈有所爲者也予之此身在太虚中如氷在水而今將焉水矣嘗以造化經綸圖授合肥王惠曰觀此以明其理寡欲以養其心調息以養其氣讀書以驗其誠聖賢之域不難到矣所著聲音文字通一百卷六書本

識大録

義重蒙習句造化經綸圖學範歷代譜讚并書凡數十卷藏于家永樂初門人柴廣敬擢進士第以聲音文字通上奏 太宗詔藏之秘閣爲考文重典翰林諸友自解縉以下讀其書莫不悲泣各賦哀詞盖傷其位不滿德壽亦不永而又幸其書之有傳也

張洪

張洪字宗海常熟人幼失父母鄰媼憐而育之甫成童讀書頴悟絶倫洪武中以鄰事連坐戍滇黔寧王一見才之遇以國士都護瞿能延諸其館無何麓木邦刁于孟亂逐酋長思倫法　太祖詔三司議勦撫便計衆多謂雕題交攻我可勿預洪語能曰思倫法擁三十六甸之衆嘗闌入寇我師禦之偶成敗績浚雖讋黔寧之威衆部帰順國家即彼故地授宣慰其強未殺今彼之亂是天授我宜討木邦而示威分建

以殺其強彼既被逐滑浚雖分建猶戴昉是恩威並流固内藩外完策也三司上其議　帝允之遂捕斬刁于孟以其子與思倫法並授宣慰西南竟以靜方何擧明經徵授靖江王教授病免永樂改元以行人徵奉使日本吐蕃卻其餽金明年復使遼東修撰馬旧政予番界亦弗受餽時緬甸宣慰那羅塔殺孟養宣慰刁木旦併其地命洪齎詔責還所侵地並孟養後塔不服凡六往始聽命塔欲毒之服其誠信乃已還入翰林修永樂大典充副總裁書成陞行人司副

洪熙元年陞翰林院修撰致仕帰杜門絶將迎日事著述卒年八十四所撰有四書解義周易會通尚書補傳詩經正義春秋說約禮記總類歴代詩選史記要語琴川新志日本補遺諸書凡數百卷今篇帙湮滅逸不傳

宋琮

宋琮字蘊璋吉安泰和人天資純恪悟性不逾中人而勤苦攻書以是學日充博以周易魁鄉薦洪武丁丑舉礼闈第一賜進士第人以為顕膺可循拾矣琮明於易數謂其同進諸士曰旬月間翰林多罪僇琮其竄乎人初不之信也是科西北人士無一登第者乃許奏試官學士劉三吾等徇私不公有旨覆考會試下第文字三吾及賛善王俊等皆寘諸法琮以三吾首舉連坐安置威虜衛其精驗如此琮自竄後益窮經博覧動無怨尤人以樂天知命高之永樂初徑放還家久之被薦起為刑部撿校時修撰梁潛文名擅一時於詞林罕鮮許可獨謂琮詩文經義雅峻不群每稱揚之乙未會試以琮充同考試官校閲吾謂皆名士或歉存琮入翰林琮辭曰賅詞藻以環華要此貫禍之端也竟不肯以名上時同鄉楊士奇革方以侍從用事奥不重其恬退洪熙元年琮以秩滿擢國子助教其訓迪以礼為主凡講論有拳拳頌啟者必呵責之諸生見者凜然畏服宣德八年秋又滿乃

陞翰林簡討仍掌助教事居四載引年致仕去家居筋力漸衰晨必冠帯詣祠堂肅揖朔望必造先塋拜掃御黨宗族相過據琰竟日未嘗以老疾辭其力行孝友如此琮自知死期人或以休咎叩之輒不應卒年七十六

梁潛

梁潛字用之江西泰和人自幼好學警敏莊然有鉅
人志甫弱冠其文章論議已馳騁頡頏諸先輩洪武
丙子選鄉試明年授四川蒼溪訓導蒼溪僻遠過使
客終歲無幾人而山水可適其學者前此未嘗遇明
師潛樂滑其地旦暮坐講席開諭辯析必盡其說諸
生皆忻忻知嚮學稍暇獨行清流茂樹間吟咏自滑
戊寅用薦擢四會知縣推誠愛民剗宿弊崇寬政臨
之以平易導之以禮讓致勤撫字有間輒就學舍親

授業諸生歲餘民咸悅服爭訟息而學校興流徙來
歸以累千縣有瀧橋河世傳吏有廉平之政即河水
清自潛來訖其去河水澄瀅可鑑己卯調知陽春縣
猺獠環處稍不得所欲輒歎怒飛躑不可制潛待之
如子而不拘於法亦皆盡誠事縣令如父敬奉命令
唯恐不及所歷之處將去人皆遮道留之不滑至啼
嘑流涕永樂癸未召修　太祖實錄書成除翰林修
撰兼春坊右賛善時修永樂大典召至四方儒學老
成充纂修及繕寫之士幾三千人人衆事殷特命太

子少師姚廣孝礼部尚書鄭賜總之已而賜卒命礼
部翰林院就本院推舉才學服衆者代賜僉舉潛以
應　詔潛公方明決莅事有程而惰慢放肆者不樂
相與誣之　上召問其狀潛對云云　上曰梁潛言
是遂抵造誣者罪時　仁宗正位東宮潛恒以文事
裨益尤為所重　上幸北京驛召赴行在丙申　上
將北狩親擇侍從監國之臣翰林獨留學士楊士奇
命潛為之副潛侍　皇太子側累進善言皆見嘉納
而寵以賜賚明年　駕巡北京　仁宗監國南京凡

南方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獻邊警調發上請行
在若祭祀賞罰一切之務有司具成式啟聞施行事
竟則所司具本末奏達而已　上既有疾兩京邈隔
數千里支庶萌異志者內結嬖倖飾詐為間一二讒
人助於外於是禁近之臣侍監國者惴惴朝暮
間難賴　上明聖終保全無事小人之計不能行然
其意不已也會南京有陳千户者擅取民財事覺[illegible]
旨謫交趾數日念其運功貸之召還有言於　上曰
上所謫罪人　皇太子留宥之矣遂殺陳千户事連

潛及司諫周冕既逮至　上親問之潛并具實以對
上傾翰林學士楊榮并曰事固無預潛他日又諭礼
部尚書呂震曰事亦豈得由潛然猶未悉陳千户非
出　上命諭之也兩人皆未釋而毀冕者數言其枕
故恣不可用遂併潛皆氖非命時戊戌九月也士
君子聞潛氖皆嗟悅悼惜又相與出資收殯之文明
門外其妻時隨在北京慟夫非命哀毀不食數日亦
氖潛閨奥弘毅耿介自執學道諸經尤長於詩易自
少用意周程朱張之書壯而益探其微文章馳騁韓
蘇亦閒出莊騷爲奇務去陳言出新意所著有史論
及文集若干卷藏于家与人交藹然有相輔之義人
有過面誚之不爲依阿取容及其能改懽娛初焉

陳濟

陳濟字伯載常州武進人幼穎悟異常總角讀書過
目輒成誦比長勵志弗懈嘗以父命游錢塘會稽從
縉紳先生學從者載衆貨隨之貿遷比還以其貲之
半購書父奇之笑曰汝能盡讀耶吾弗汝恡自是益
肆力聞人有異書輒假手錄成帙至於胼指無憚勞
勤如是者十餘年遂貫穿經史百家之言才名卓然
振起東南會朝廷修永樂大典大臣有言濟才者以
布衣召至爲都總裁時合内外詞臣暨太學儒生衆
數千人繙閱中秘四庫書浩瀚填委濟至則与諸總
裁數輩詳定凡例區別去取靡弗允愜而六館執筆
之士凡有疑難輒從質問濟隨問響答未嘗舭滯號
扶剖析咸有源委非口耳涉獵者可比故時人無不
服其該博書成擢春坊右贊善居輔導之職十有五
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一日被命隨侍五皇孫授經
凡有諮問援據精詳洞究始末慱而有要皇孫亦喜
聞其名深加礼重方將資以啟沃永樂甲辰夏五月
中風暴卒年六十一濟重厚修慎事母備極色養母

嘗戒以無過飲終身未嘗至醉其宦遊京師也以母
年高不可迎養每一念至輒欷歔飲泣數篤二弟底
於成立弟洽歷官兵部尚書事濟如父濟以其弟位
六卿已濩繼登清要深懼盛滿彌自敬畏平居敦尚
儉素食不兼味衣無華綺僑寓闤闠一室蓬戶葦辟
僅蔽風雨而終日危坐手不釋卷為文章根據經史
必務理勝不事葩藻常曰文如菽粟布帛貴有益於
世不尒雖工奚益所著有綱目集覽證誤及文集藏
於家

儀智子銘

儀智高家人洪武中以薦舉除教官陞高郵知州寬
平嚴正以忠厚為治民皆愛儀曰知州長者繼知寶
慶府其民健悍又畏敬儀曰太守不可犯永樂甲申
遷東宮官召拜右通政兼中允未幾出為湖廣布政
使簡易凝重得藩臣體乙酉坐累被謫湖廣都指揮
使龔忠入見 上問湖湘閒老儒宜有存者對曰臣
愚不能盡識以臣所識儀智固老儒也然坐小累斥
矣即日召為礼部左侍郎遇事是非確然不肯附會
癸巳正旦日食 上命礼部尚書呂震議免賀礼震
心不能決智力為震言不可毋貽後悔 上聞曰是
朕心也竟免賀 上命吏部翰林院簡老成正大者
儒授 太孫經明日 皇太子召大臣諮詢僉議楊
士奇薦智又曰人鮮知智者以故議未決 太子曰
吾嘗舉李繼鼎大謨悔之無及如智誠端士然老矣
士奇言智起家學官明理守正精神未衰廷臣中老
成正大無踰智者是日午朝 上顧閱 太子曰侍
太孫講讀得人否對曰礼部侍郎儀智議尚未决

上喜亟稱得人諭　太子曰智雖老能識朝廷大体直言不阿向之元旦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礼惟以老与士奇言宜免可用侍從智温重端慤傳　太孫數年啟迪匡益克盡其誠辛丑以年八十致仕歸尋卒　宣宗即位贈太子少師謚文簡

銘字子新少學于吳訥洪熙間擧經明行修除礼科給事中歸桊先隴道出武定溝漢王陰結人心諜爲不軌之事疏聞於朝未幾王果反因命直文華殿備顧問持論侃〻綽有文風遷翰林脩撰進侍講正統中以老成剛直被簡爲郕府左長史府事無鉅細治之悉有條緒不媮婀以苟隨大爲　景帝所恭倚己巳秋　景帝監國群臣劾奏權奸誤國身已陥虜其黨類尚存者乞加誅戮令未即下銘抗言進曰鋤治以類豈可緩手稽首俟滑允命乃止　上正大統擢礼部左侍郎景泰辛未進南京礼部尚書献懐土驛召還朝拜太子太保兼兵部尚書掌詹事府事時遂近史異累見銘上言弭之之方惟在敬天法祖用賢納諫其次省刑薄斂節用愛人遂進　皇明祖訓一

識大錄

帙以致警省之意深見嘉納甲戌七月遘疾卒　上惻然悼惜者久之特贈太師謚忠襄官其子海爲錦衣百戶銘天性易直孝友嗜好儉朴仕宦三十年未嘗置生產爲子孫計也

吳溥

吳溥字德潤撫州崇仁人少從渭南令鄧伯恭游伯恭奇之謂其父思清曰此子器宇不凡異日必能大公之門矣弱冠舉孝廉不就篤志問學家雖貧窘而祁寒盛暑弗怠同輩侮之恒不與校已領鄉荐尋罹父憂哀毀骨立幾至不起服闋教書以自給永豐羅師程時分教縣學折節与交每稱溥曰篤學古君子也久之入爲太學生嘗奉詔宣諭雲南大帥贈以文綺不受尋閱士伍使福建一無所私人稱其廉介比還太學時太常丞張顯宗攝祭酒事嚴毅方正於諸生中獨器重溥爲延譽荐紳間建文二年試礼部第一廷對賜進士出身以溥爲魁擢翰林編修永樂初与修實錄書成陞修撰尋纂修永樂大典充副總裁戊子用祭酒胡儼荐陞國子司業爲人清慎嚴重造次必以礼其教學者必使致力本原曰事口耳之學以取近利非士也每晨五鼓坐堂上視諸生所習爲之講說懇懇不倦而革其浮攙瑣褻之弊授受終日危坐無怠容學者皆心服之前後監學之師以實心

古道爲教如溥者少矣　仁宗在東宮時監國南京眷遇殊厚欲擢用之竟不果宣德改元通政使陳璉奉命掌國子監事九月甲午設宴公堂溥從容笑語如平時酒闌忽得風疾舁歸私第以是夕卒年六十有四自號古崖所著有古崖集溥在翰林及國學二十餘年操守如一日未嘗一涉足權貴人之門權貴人亦若莫之知或念溥久待次不遷勸其少貶以徇俗者答曰遇不遇命也吾知安命而已安能枉己執天下之爲士者皆高之家素貧然篤於義故人有遺孤貧無依者輒賑給不吝及卒無以爲斂云子與弼以道學名世古朴有父風天順中坊諭德不拜學者稱爲康齋先生

陳璉

陳璉字廷器東莞人自幼聰敏喜學從黄勳受書經領洪武庚午鄉薦爲桂林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都督韓觀總兵鎮守廣西猛悍不下士聞璉之教悅服每加礼焉秩滿陞國子助教永樂初近臣言璉有治才不宜置之散地擢知許州始至人以儒者易之少有警發衆爲悚懼乃更以寬厚寧民俗多淫祠戒諭之俗遂漸変未幾代還改滁州均徭役時征歛禁奸戢暴民用大和　太宗廵幸北京所過先遣廷臣察吏治問民隱治有異效者加陞擢焉衆皆言璉績最滁人恐失之詣闕乞留遂陞揚州知府掌滁州事賜綺衣一襲鈔五百貫礼部宴餞給驛還任滁又九年擢四川按察使四川去京遠民不畏法豪吏黠胥奸弊百出璉至一治以法軍中暴横有號虎彪太歲者人莫敢犯犯輒受奇禍廉得其實密遣人捕之皆寘重典乃建言修武備慎刑罰明礼制復義倉正風俗等九事皆報可璉素有文學　宣宗雅知之召還改南京通政使俾專掌國子監事因諭尚書蹇義等曰

命官称其才則不勞而政易舉向所用非所長矣今其庶幾乎然爲天下賢士師表尤不易也璉師道尊嚴善於訓迪士類悅之丁内艱正統初起復爲南京礼部左侍郎又五年致仕璉德行淳懿更詞典重人愛之若拱璧其所進者有廵撫須平胡須鐃歌鼓吹縉紳士大夫求碑銘序記詩賦諸作足相躡於門應之如響故著作最多所至學者考德問業無虚日黄蕭養作亂璉建制禦綏輯之策竟卒之卒年八十五初去滁將滁人倩之於醉翁亭與歐陽脩王禹偁爲三賢祠東莞縣知縣吳中祠之與李用李春叟亦曰三賢祠晉江林誌有聲翰林嘗同事會試場屋與之論經史無挂漏者遂師事之語人每曰當今司馬君實又曰人中麟鳳也其感人如此其所操存可知矣家有萬卷堂所儲多秘府所無者四方學士求觀必館穀焉後皆爲官府奪去其同考會試者亦皆在焉知州時　國初之制蓋如此

吳訥

吳訥字德敏常熟人也生而穎悟絶倫七歲能背誦五經父爲沅陵主簿被誣械繫訥方弱冠奔走至京訟冤乞以身代事未白而父歿遂扶柩歸哀毀瘠主治喪如礼訥篤行好古兼善醫術郡邑交薦爲學官不就永樂末以醫生至南京懇辭時　仁宗監國知訥学行命教諸大臣子弟於礼部屬近臣淺薦召至行朝見　太宗於齋宮奏對稱旨俾日侍闕廷備顧問洪熙改元授行在監察御史敦慎廉直志存大體議論舉措恥爲詭隨出巡江浙見仁和邑庠有宋高宗書九經論孟碑多散布行路曰此南渡始崇道學事也命檢其所遺得百五十片復置殿廡見李公麟畫先聖賢像尚存檜記之有縉紳未純儒術頗馳狙詐僥倖功利等語蓋指當時恢復之士曰此正晦庵所謂邪說誣罔罪萬死不足以贖者也即命磨去仍錄其文使知邪詖之言与夫表宣公奏議叙鄂王褒忠皆足啟人心而厲名教宣德庚戌拜南京都察院僉都御史尋進左副都御史在臺十年昌言正色風

采凜然雖存心仁恕弗察察以爲明而奸贓不法之徒自然消縮推沮正統初　上御經筵訥撰小學集解以進已未請老歸粗衣蔬食以著述講授爲事爲文根抵經藉無華靡之詞求者非其人弗与也天順丁丑三月卒年八十有六謚文恪所著有性理群書補註性理字訓文章辨体祥刑要覽思菴集廬陵楊士奇論訥著述皆端本澄源之作又謂古道古心非今世所恒有也

楊翥

楊翥字仲舉吳縣人少孤貧与凡戍武昌為鄉校師
有狂生侮詈之翥若不聞人以告翥曰豈無同姓名
者耶人服其長者久多化之楊士奇漂寓武昌偶戀
翥館以無資告翥遂讓其塾自教授他所日往返十
餘里不猒比士奇當路乃相引拔 仁宗素知翥遣
使驛召之授翰林編修遷修撰與修三朝實録遷郕
府長史 景帝即位拜礼部左侍郎手疏請朝 上
皇尋乞帰田 上命食禄致仕又二年復朝進尚書

加禄遣帰翥篤行不欺仁厚絶俗鄰人作室簷溜落
翥家〻人不能平翥曰晴多雨少何必校也又鄰人
生子翥恐驢鳴驚之即鬻所乘驢徒步入朝猶子懷
金入市為人探去以告翥不呑或請理於吏翥不許
其寛雅德度一時罕儔朝野胥誦之天順初追理景
泰朝用事之臣翥獨以恬退免為文章平實有理如
其人年八十五卒詔賜葬祭召其子珒入朝問所欲
為官對曰願得本縣主簿從之

周叙

周叙字功叙吉水人家素業儒父岐鳳舉明經官至
職方員外郎叙生而岐嶷穎悟五歳知敬讓人咸異
之永樂時戊戌舉進士第選為翰林庶吉士承 命
作黄鸚鵡賦大見稱賞未幾陞翰林編修預纂 太
宗 仁宗實録及君臣故事書成留修撰丁内艱帰
作家政録又修鄉約所言大略取法藍田之規酌鄉
黨之宜置正副各一人每朔望於廟社行焉鄉士子
從遊者多所成就除服復預修 宣宗實録正統初

命司春闈取士得人充經筵講官擢翰林侍讀賜遊
萬歳山有作以紀其盛首言修大學勸農桑用人材
三事天旱上疏言敬天恤民雖本于人君實在人臣
能修職与否陞南京翰林侍講學士其先世嘗有言
宋遼金史當以宋為正統遼金附書者叙因作書言
諸先輩不果用至是復言諸 朝詔許其自修叙得
請日夜纂輯極劳苦不猒繼修詩學梯航吉安郡誌
唐詩類編應 詔言時政六事復言證始安邦八事
景帝践祚上書言致治保邦十二事又以為 天子

建中和之極成繼治之效不過勤政恤民所致於是
復上中興太平十四事其辭多引諭以致諷諫評古
人告君之體　上嘉納其誠批答褒美敘以自感激
期以供職自效會有疾致政

習經

習經字嘉言以字行臨江新喻人父懷恭用明經薦
南雄郡學訓導歷湘潭教諭經自為童子誦書屬對
已出其輩類稍長工詩歌每命題下筆立就覽者莫
不歎譽之聞其姪侃舉進士體然奮曰我可以後邪
遂從世父懷清受詩已而改學春秋日夜刻苦自勵
永樂丁酉以春秋魁湖廣鄉試明年登進士第選翰
林庶吉士預修天下郡志越二歲雲南守臣進黃鸚
鵡制試庶吉士詩賦中者僅六人皆授職經居首授
編修預修通鑑直解宣德丙午修　太宗　仁宗實
錄及君臣故事丁父憂起復陞修撰正統初預修
宣宗實錄五講經筵賜賚楮白金文綺書錄成陞侍
讀賜織金襲衣銀幣有加以母憂去起復適甲子夏
旱奉命祀泰山將事虔恭甫畢大雨沾足有司為勒
石紀其事乙丑考禮部會試丁卯考京闈鄉試人服
公　英宗復辟陞太常少卿壬申夏五月　皇太子
正位　東宮陞詹事府詹事越三月得疾終于官年
六十有五經為人識優材瞻而溫恭典重未嘗少矜

於人雖渾無厓岸而確然自守不妄隨而苟止也書無所不讀自經傳子史百氏下至陰陽醫卜天文地理之説横竪鈎貫爲文章弘博演迤若無際涯而於詩尤長清肆閑雅可喜當時求者接踵於戶而應之恒有餘雅負經濟嘗陳六事一曰奉天道欲人君懷敬懼以勤政務二曰崇人道欲敦孝弟以廣親愛三曰隆君道欲開經筵備講論之益四曰重臣道欲親商確審可否之宜五曰簡文職欲嚴選舉慎考課之典六曰修武事欲選將帥明戰守之術其他尊 主安民之畧尤多盈汲汲以康天下爲心不但專文學而已

劉儼

劉儼字宣化别號時雨吉水人爲人端介自幼不凡勤學勵行爲文必主理雖修舉子業不爲口耳之學務探底裡嘗曰讀書豈但皮毛而已領鄉薦春闈中乙榜不就而還潛心林下二十六年正統壬戌乃淂雋春闈廷對有鯁直忠讜之詞遂擢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學益進遂以古文名天下八年與修五倫書十一年爲經筵講官三年遷右春坊大學士兼舊職四年與修君鑑書五年選進士十八人爲庶吉士與狀元孫賢等屬儼教之六年修寰宇通志爲副總裁續宋元通鑑綱目儼復領之七年志書成進太常少卿兼侍讀錫賚益厚尋考順天鄉試内閣陳循王文以子試嘱儼儼不爲地皆不淂舉二人令其子録試文訟儼閲文不明取士徇私會擇字官劉淳卷注翰林院考中送入貢院比書榜竟落淳名二人因劾儼違制弃摘命題雖欲自絶語請如洪武中劉三吾等坐儼罪重開科取士 上命學士高穀覆試穀力言二臣之子文亦可觀須觧有定額儼等無罪 上重

違二人意令順天府准其子會試王文溪疏辯　上
不懌曰敢再言者以大臣擅法論乃已先是盧陵羅
崇岳舉順天第一以詭籍斥還縣學時人為之語曰
榜有姓名還是學生榜無名氏京闈貢士天順改元
獎用忠良以儤署翰林院事將有寵任之漸而一疾
不起訃聞　上悼惜不已特贈禮部左侍郎謚文介

閻禹錫

閻禹錫字子與洛陽人天性純孝九歲喪父哀慟毁
至滅性童時穎敏絕倫讀書日記萬言過目輒成誦
及長遂博極群書年十九舉於鄉正統乙丑中會試
一榜授昌黎訓導尋丁母憂釋服聞河汾薛瑄講明
濂洛關閩之學遂謝舉業從遊得其大指而歸考功
員外郎紀振薦為開州訓導遂以其所得為教四方
從者日衆學舍幾不能容州民無少長皆化之天順
丁丑以大學士李賢薦陞國子學正尋轉監丞諸生
之事千謁者悉不得進因以貫怨癸未謫徽州經歷
諸生兩詣　闕奏留之不報甲申補南京國子助教
復轉監丞掌京衛武學事世祿子弟悉知讀書由禮
登甲科者相望而中外擁貂蟬握虎符號稱儒將者
亦多其門人四典文衡尤號得人吏部尚書王翱歎
大用之不果及姚夔代翱集廷臣求學行殊異可任
學憲者僉舉禹錫遂拜監察御董畿內學禹錫感知
遇慨然以造就人材自任勵名節敦士風抑詞章之
習明本原之學取周子太極圖通書為士子講明之

文號草場屋數十楹士林翕然稱爲成化丙申七月無疾而卒年五十一士子如失怙恃囊橐蕭然無以爲斂門人屬吏相與賻而殯之其所著述有自信集晦菴要語二程全集節文清公讀書録河汾詩文司馬法吳子註解孫子選註武學詞範行於世

夏時正

夏時正字季爵仁和人也舉正統乙丑進士授刑部主事進郎中命理福建重獄時上杭民饑盜且起不及以聞亟發倉賑給民賴以甦士論賢之天順初晉大理丞以母老乞致仕不許請近地便養改南大理進少卿復遷南大理寺卿成化七年歲大祲被命巡視江西黜貪濁者二百二十餘人革濫徭理庾賦故免無名之稅十餘萬石勸民出粟七十餘萬賑饑民二十三萬戸長河洞民叛服不常時正單車詣其巢曉以威德遂感泣歸順因疏陳時弊二十事當途不悅以爲好名時正聞之即乞致仕歸杭僦屋城陰之得勝里左右經史日以著述爲事藩司爲建西湖書院於孤山復建和靖巢居閣以居之撰三礼儀略舉要深衣考及禹貢詳節凡數十萬言晚好春秋曰程經徹旨諸儒亂之也乃爲春秋辯疑未脫藁而卒年八十有八所著有餘留藁三十五卷與諸書並行于世

柯潛

柯潛字孟時別號竹岩興化莆田人幼穎異絶人數歲能賦詩正統甲子領鄉薦嘗赴會試以未忍離親不果遂携書入蓮峰僧舍講讀不輟戊辰會試中乙榜辭弗就教入胄監攻苦茹淡遂肆力於學景泰辛未舉進士對策大廷賜狀元及第授翰林修撰潛丰神峻整言動謹飭翰林諸老咸以公輔期之爲之延譽薦入經筵壬申陞春坊右中允兼修撰預修歷代君鑑及寰宇通志丙子書成遷司經局洗馬仍兼修撰八月典應天府鄉試舟泊淮揚有舉子竊私暮夜來投潛叱之不去堅以所賂遺置几前潛怒命執付有司治罪是秋場屋肅然比揭曉咸稱得人　英宗復辟改授尚寶司少卿兼職如故庚辰春特命偕學士呂原主禮闈會試十二月命充東宮講讀　憲宗即位翰林院學士兼經筵官丁亥纂修　英宗實錄成晉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仍侍經筵講讀自辛巳迄戊子凡遇午節輒賜予骨聚扇ゝ題御製清暑解愠歌七月詔議　慈懿太后山陵事內閣大臣先進章潛率僚屬繼進諭令葬於禮爲宜明日文武群臣復繼進未得旨潛復具疏期以死請曰朝廷大事臣子大節舍是其所用心頃之俱召至文華殿諭可其奏衆歡呼而退十二月賜經筵儒臣七人襲衣𧙗筵畢時潛已聞父喪　上命即其家賜之潛哀毀就道抵家寢苫枕塊不脫經帶事母彌謹愉極其歡季弟謝病親爲調藥比卒殯殮皆從厚朔望易期服哭失聲而後返衣衰居苫次君子謂之有禮庚寅母卒潛哭痛絶而復甦辛卯　上以潛剛方特詔起復爲祭酒潛聞命具疏乞終制大略言忠與孝豈有二致事君事親初無兩心使親喪可短則他日所以事君者可知矣　上覽疏許之潛素無疾是秋八月以久居苫塊患左足風痺而寒熱繼作遂卒年五十一訃聞

上悼惜遣官賜祭葬

識大錄

周洪謨

周洪謨字堯𢎞四川長寧人正統甲子舉鄉試第一明年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陞左春坊贊善修寰宇統志成遷侍講天順初進侍讀署南京翰林院事憲宗即位召修 英宗實録改翰林院侍讀歷晉學士南北國子祭酒礼部左右侍郎進尚書加太子少保弘治改元以老疾致仕越三年卒年七十二謚文安洪謨自少有志世務多所建白初在翰林即勅工勤經筵以講聖學謹内治以敦政本淮條十三事

以進及為祭酒整飭規矩表率生徒且言修祀事廣倉儲禁酷刑减征税擾虜撫夷十事 上悉嘉納之又言 聖明尊崇孔子其塑像冕服既備前代之舊用 天子之制而礼樂不稱封號不加殊為闕典宜下礼部議之尚書鄒幹言尊崇孔子初不在此然朝廷竟用洪謨言始增籩豆舞佾之數在礼部時首言書載璿璣玉衡發傳不得其制乞更定以備占候又之烏思藏合諸族入貢其貢使數踰旧制一歲中有至三四千人者賞賜靡費不可勝計河西諸番皆冒

以圖利洪謨言此特無印符為驗耳宜依海南諸番例各給与符二十道入貢備填貢使物數於 上仍識以旧賜金印至關驗以防詐偽 詔從其議費始省丁未月當食不食或以為宜賀洪謨謂此陰盛之象其可賀耶竟弗賀嘗奉命祭天壽山神見役夫運載相継於道知有所營建也帰言月令云盛夏不可興土功又曰舉大事則有天殃今歲大旱未必不由於此且時方炎蒸人易疾疫宜暫休息之不報及既帰老蜀中惓惓不忘朝廷猶力疾疏安中國禦四夷

十事遣人馳進 悉 命所司議行益忠勤之心至於終身乃已平生尤善著述凡經史稍有疑輒訂正之其為文簡直而理致緊然所著有疑辯録三卷南臯子集二十巻箐齋集五十巻

謝一夔

謝一夔字大韶南昌新建人父澤仁爲汀州經歷以廉惠得民心部使者薦之陞推官正統末大盜起沙縣攻圍汀城勢張甚澤仁集民兵助閫帥守禦屢挫賊鋒既解圍官軍執村氓四百餘誣爲賊又爲力辯得釋民德之及卒汀人建祠以祀焉一夔天資溫粹務爲從翰林侍講尹鳳岐問學覽其所作經義論策大加稱賞語諸生曰大韶他日所就吾不及也吾於文字間見之矣天順庚辰會試禮部以書經魁天下士及廷對　英宗策以禮樂刑政之要一夔所對上推唐虞三代之盛下及漢唐宋治革之詳末謂禮樂之本刑政之原不外乎一誠蓋、三千餘言深契宸衷賜進士及第除翰林修撰又命與庶吉士楊英等同讀中秘書蓋是所學益博操觚不爲奇崛雕刻之詞而純皂淵永人共推服少保李賢以偉器期之脩　英宗實錄賢爲總裁一夔爲纂修官據事直書得史官體書成陞左春坊諭德賚賜甚厚因請假歸省以其金立義學教族黨鄉閭子弟置義田義倉賑

識大錄

貧無以養者暨還京會朝廷以星變求言一夔上疏疏陳五事願正宮闈以端治本親大臣以詢治道開言路以決壅蔽慎刑獄以廣好生戒妄費以足財用忠懇剴切多人所不敢言者士大夫翕然稱之雖不識者讀其疏亦皆感嘆想見其爲人　上以宋元二史予奪迄無定論特命內閣儒臣簡學識老成者用朱子書法編纂成書以續通鑑綱目一夔與選分修元史因推廣前特制王褘之論以爲泰定帝爲世祖長孫宜承大統燕帖木兒迎立明文不過欲因際會圖富貴爾故於燕帖木兒舉兵以誅逆書凡以兵附燕帖木兒者以謀叛書於上都遣兵以討叛書一正前史之謬君子韙之書成陞翰林院學士　皇太子出閣以學行選侍講讀庚子陞禮部侍郎凡制度儀文多所裁定前所未有者必稽經考史參以祖宗舊制其爲儀注務使可行丙午冬當事者銜其審疏諱妄費以足財用致遷爲工部尚書督建永昌寺從難之一夔耻之辭病不允遂憤懣成疾明年五月卒年六十三贈太子少保謚文莊一夔天性樂易待人接

物一本於誠尤篤友誼有誤罹法網不能自直者必
語所司為辨之不啻己事或材可用而沉淪下僚者
荐諸當道援而用之不幸客死者為歸其喪或卹其
妻子在翰林屢典文衡嘗分校礼闈得羅倫置諸魁
選考南畿貢士得王鏊以冠多士人皆服其藻鑒自
少好學至老不倦所著有古源文集

王㒜

王㒜字廷貴常州武進人十歲能賦詩景泰辛未舉
進士第三授翰林編修被　旨偕諸庶吉士讀中秘
書給酒饌筆札諸物癸酉旱代祀東嶽西鎮降有讓
嶽神并代嶽神答詩天順中簡充太子講讀官秩滿
遷侍講甲申　憲宗登極録侍從勞擢左春坊庶子
仍兼侍講將始開經筵勅充講官又命修　英宗實
録分掌礼館纂述詳慎得史臣體尋以母老求便養
改南京翰林學士戊子遭母喪去辛卯服闋適南京
國子祭酒員缺用廷臣荐即其家起之時教法久弛
㒜乃嚴立程制校勤惰為懲勸諸司差遣一按名籍
不為私假又條奏便宜數事風采凝峻廉角峭厲數
法修整群士皆欽祗欽服壬寅秩滿擢南京吏部侍
郎吏弊滋甚凡差撥則庭關不可制乃酌為定規禁
始息丁未召為戶部左侍郎弘治初遷南京戶部尚
書尋改吏部考諸司官屬訊訪去亂務令與論又奏
其有小過而才可用者若干人得降秩補外俾圖自
勵又上疏陳八事多見采納自餘細務悉為綜理咸

滑其宜癸丑年七十疏請致仕　上優詔勉留再上亦如之甲寅滿兩考引疾乞休辭益懇　上重違其意許之又念供旧臣進階榮祿大夫命有司歲給廩粟輿隸以示優異乙卯五月卒年七十有二贈太子太保謚文肅供博學高識為文章雅健有法兼精吏事敏而能動久在散地老雖居重位又不值繁劇人以為未盡其用云所著有思軒稿若干卷行于世子泝右副都御史以才行世其家

呉希賢

呉希賢名衍以字行更字汝賢號静觀莆田人舉天順甲申進士選為翰林庶吉士與同第李東陽齊名遂除檢討預修　英宗實録進修撰陞左春坊諭德成化丁未晋翰林侍讀學士掌南院事己酉卒於官年五十三希賢才思敏贍為文章意新語壯詩亦清俊奇崛毎儕友會集累數百言可立就人服其敏然豪邁負氣風稜孤峻於人少可許故滞淹内翰幾三十年不滑柄用由撿討進修撰諭德皆九載而後遷又三年始晋侍讀學士署南而南君子以為滑主官之介雖文字賤業而决擇内定宿所知與無間賤貧毎長篇短章伸紙立副自他將有干購必覈事是非人望實可否不為執隆赫儀幣豐腆易素君子以為植己之嚴其修實録也貴家子賂優其父半詞拒之曰苟為是負所學負　朝廷他日何以見董狐地下君子以為滑持論之兩領會試同考所滑多名士會元儲巏其尤著也

程敏政

程敏政字克勤徽州休寧人生而早慧十歲侍父信
官蜀撫臣羅綺以神童薦於　朝命讀書翰林院詔
冠登成化丙戌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秩滿遷侍
講充經筵講官以同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成轉春坊
左諭德充　東宮講讀官　孝宗踐祚進少詹兼侍
講學士侍文華殿日講弘治戊申八月詔議從祀諸
賢敏政上言先師孔子廟庭侑食必文與行兼名与
實副有功聖門無疵公議者庶足以稱近者言官欲

出文廟從祀之有罪者詔礼部集議臣考之唐貞觀
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蓋拘於旧注疏謂專
門訓詁之學為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
今臣考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為秘書登南郡太守以
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也又不拘儒者之節
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
第頌以美冀為正直所羞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
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
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其

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
為郎不修小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
人也王弼何晏倡為清談所註易傳祖述老莊而范
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
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於孝
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
多不法懼何武劾之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及子賓客
為盜繫獄武平心決之得不死而又造謗不斷王肅
以女適司馬昭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為世臣封

識大錄

蘭陵侯官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母丘儉文欽起兵
討賊肅又為司馬師畫策若好人侯已乃其過之小
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益無可
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貴要給人曰懼其為害
耳非以求益也代吳之際因斫瓚之訛盡殺江陵之
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之人其於名教得
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
學者不為無功臣竊以為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
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

裴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礼后蒼之於礼記杜子春之於周礼何以當之若融等不過訓詁與九人之所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馱而不正之人使享天下祀哉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流爵罷祀鄭衆初説礼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礼記之礼非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与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顔回而下七十六

人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顔何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遽瑗林放申棖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殊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棖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今廟廷從祀申棖封文登侯申黨封淄川侯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蟊螣而孔子稱遽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礼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顔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俱不可考耳臣愚以爲申棖申

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顔何遽瑗林放五人既不載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蘧瑗故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於衛祀放於魯或附祭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洪武二十九年太祖從行人楊砥議黜揚雄進董仲舒然荀況揚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爲悪以礼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揚雄過少之説今言者欲併黜況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爲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

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爲僭經而不滑比於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説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朱子曰文中子論治体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今古之変措諸事業恐未及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晋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爲盛則通固豪傑之士

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爲闕典臣又按宋
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
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少著
述而不得比於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言
程子有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
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
倫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
立未有過瑗者引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
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於宣

聖之廟其爲闕典甚矣況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
祀以瑗爲首居以爲瑗無著述功則元之許衡亦無
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使與衡同列祀於學
宮豈得禮意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
享坐堂上而顏父無繇曾父點子思父鯉皆坐廡下
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
安元至順三年封顏無繇爲杞國公謚文裕孟子父
孟孫氏亦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如
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祀啟聖公以杞國公顏無

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廡
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見聖學失傳千五
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
不可缺況程子之父程珦首識濂溪周子於屬椽之
中薦以代之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韋齋先生
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
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不附秦
檜和議奉祠於閩其歷官行己俱有稱述臣愚乞將
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啟聖祠使學者知道

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疏入下廷
臣議學士吳寬侍郎倪岳不可而罷士林由是高其
學識而忌之者亦衆尋被劾免官其後　世宗釐正
祀典卒用其議癸丑召還供職陞太常寺卿掌翰林
院事乙卯丁母憂修　大明會典名爲副總裁上章
乞終制從之服闋遷禮部侍郎侍　皇太子講讀己
未承主考會試言官以任私劾之逮繫數舉子獄久
不決屢上章責躬求退弗遂乃自請廷辯就法諸大
臣白其事闢詔許致仕時方六月盛暑甫出獄西

日以癰毒不治而卒年五十五贈礼部尚書敏政爲人秀眉長髯風神清茂善談論于書無所不讀自少以文學擅名既躋侍從名位將不求而自至乃外附權貴内結與援急於進取之心恒汲汲然士大夫多有議之者但言官劾其主考任私之事實當時有謀代其位者唆給事中華昶言之遂成大獄以致憤恨而死人多冤惜之所著述有皇明文衡瀛賢奏對録新安文獻志詠史詩宋遺民録兵西山心經附註程氏統宗譜程氏遺範集宋紀受終考道一編儀礼經大學重定本及篁墩稿行於世

黄仲昭

黄潛字仲昭以字行别號未軒福建莆田人天順己卯舉鄉試第六成化丙戌進士選授翰林庶吉士丁亥進編脩甫三月与編脩章懋簡討莊㫗同上培養君德疏忤旨杖闕下謫湘潭知縣時修撰羅倫亦以言事謫於是海内號爲翰林四諫尋以給事中毛弘等論救与懋同調南大理評事評事納薪者例二人同官援京例擬增一人以　上請仲昭与懋曰吾二人在罪譴方省愆之不暇敢議是非不署名今不署名他日得之亦不敢受也時有臺官縱子弟不法論者曲庇之仲昭持不可戶曹属吏有爲監倉大猾所搆陷者仲昭曰罪下官以媚大吏吾不爲也竟直其獄凡所評讞執法不撓必反覆辯駁務盡其情所司亦多是之卒歸於正三載秩滿陞寺副已未相繼丁内外艱服闋赴京遂引疾乞歸或勸留之仲昭曰吾親存尚不能俯首取禄以爲養今養已不逮吾復何求所以必赴此者乞一明白歸爾既歸築室下阜山中自號退嵓居士讀書詠觴惟日不足暇則与田夫

野老倘徉談咲充然自得弘治改元御史江洪以仲昭与懋昶皆宿学當召用　上許之時仲昭家居十有七年矣三原王恕秉銓奏詔起之令所司以礼敦促使昭至京謁恕〻及門迎待以賓礼縉紳両高之既而恕注仲昭充纂修　憲廟實録官以須大用當道者皆其翰林將舊僚以宿忌竟沮之遂除江西提學僉事歳乙卯仍疏乞帰慮不得報継以二疏得請之頃喜動顏色既抵家尋旧樂如故正德戊辰十一月卒年七十有四仲昭聰明敏達凝重純篤平生

刻苦為學書無所不讀務究道德性命之原不為口耳章句之習為文典重渾厚亦無艰深殺硫之語精於校閲八閩通志暨　憲宗實録事目皆出其手所著有未軒集

王啟

王啟字景昭號東瀛黄巖人幼而穎異書史過目不忘年十六家貧無應門者其父命執逓鋪役啟偶失誤縣令鄭逵怒將杖之見其氣貌不類凡兒應對雍容有度遂罷役收而教之比三年領郷薦尋舉成化丁未進士除霍丘令勤政恵民操慎不苟有兄弟爭財訟不息啓授以兄弟吟令誦之使朝夕相對立廳事久之皆悔讓其所爭而退邑人咸感化啟益致數導重農務緩催科勦強梗政教大起徵拜南道監察

御史盡賊敢言嘗言　皇親張鶴齡家奴生事及言守備内官董讓不法人皆韙之秩滿陞江西按察僉事詰奸滌究　脩白鹿濂溪書院及文丞相祠毀淫祠四百餘所正德戊辰陞本司副使以事忤逆瑾降廣西容令學士謝鐸贈以詩有不挫心藏國士風之句瑾又令巡按御史提問罰米三百石已復以他事罰米二百石从鶵梧州待命未報會赦免瑾敗起復為蓬州知州以撫臣論荐除南雄知府陞貴州左叅政再遷江西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嘉

靖甲申召為刑部侍郎詳慎刑辟丁亥以大獄免官
歸閉戶著書足跡不至公門甲午冬病卒年六十八
所著有正蒙直解周易傳疏周礼疏義大學稽古衍
義赤城會通記尊鄉續錄古文類選撫滇翊華錄元
鑑年統迩言行於世

汪禔

汪禔字介夫別號槃菴又號古心子祁門人為兒時
穎悟絕人嘗嬉客懷抱中客以對戲之輒應荅如響
七歲就塾學群兒為戲弄禔獨莊重如老成人稍長
能自解讀書者屬文尤好吟詩著逸齋一見奇之遂
許妻以子年十三聞理學薛瑄吳與弼為人心竊慕
之既誦濂洛關閩諸子書因為持身箴以勗志自是
言動不群于人人徒稱其記誦詞章不知其志也家
貧母孀無以養活因就逸齋授舉子業且半歲体漸
瘁然母恐之歸其翁不令仕學秘其書不令染目禔
一刻不覩書即心益病每袖書於屏處覩之或伺母
寐即燃燈起讀其心嗜學如此天性醇孝雖空乏奉
母饌必有肉羞伯父病卒從兄弟臥床下不解衣帯
既卒恭功長幼守礼教寢不離與次雖寄迹庠中然
於科名失得恬如也嘗語友人曰吾越數歲後當弃
謝黌泮之跡一味著述矣或勸其出游与世儒一接
論者禔曰吾學誠敬為入門踐履為實地正容謹節
窮理盡性吾自信吾所見不差前人門路須慨所造

未能克即入山恐不出耳吳出為其於古今子集諸
書無所不考究尤雅意經史窮年探討雖盛暑不輟
講論有得則筆識之或病中猶不懈講書屬文朋儕
佐之苟謂其不知脩命者視曰吾性樂是耳一開卷
揮筆即得吾心吾雖病不自覺勞也居恒端坐一室
自晨起以至夜寢無或惰容接朋徒親故從容周悉
各罄其情論議英發橫援縱譬動輒千言能使人色
聽心受或變故難處者輒數之處分因而排難息忿
解宕舒困者屢矣時邗庠士氣因屢遭摧抑不振視

蓋然上書提學欲其養士氣以為他日事君之本宗
法不立倫叙無定昔賢亟稱難行提謂不然考綜今
古裁為宗法議以諂夫人行道既久鄉邑漸化士論
翕然追其德成行尊望重遠近從游者衆日不遑處
出入坊市整容徐行不問老稚咸知指稱先生遠望
而敬之掌教高郵古輩屢以行學薦聞郡守臺司御
士夫苟有崇德右道之心無不願通姓名接顏色者
中年以侍母病過勞遘疾既猶留飲泣語其群從以
不能終養為憾揮淚許時竟亦未敢聞于家人也歲

明日令童子具水沐浴服冠服正襟端坐俄而氣絶
時年四十一鄉人聞之識與不識無不歎悼門生朋
舊如喪骨肉製服哭之士從遠官致弔奠焉所著有
易本旨詩吟意春秋纂略讀史大綱名臣傳斷俱未
卒稿惟家禮砭俗投壺儀節檗菴文集已為成帙行
于世

朱存理 朱凱附

朱存理字性甫長洲人少學於里師覺其所業非出於古人遂謝去從杜瓊先生游是時東南名士若吳興張淵若嘉禾周鼎仕而顯者若大學士徐有貞參政祝顥劉昌僉憲劉珏並折節與交且推之爲後來之秀既而諸老彫落矣寛沈周文徵明繼起存理復追逐其間與徵明交尤爲親厚蓋其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忘學故亦未嘗一日忘取友以自助也居常無他過從惟聞人有奇書輒從以求以必得爲志或手自繕録動盈筐篋群經諸史下逮稗官小説山經地志無所不有亦無所不窺而悉資以爲詩其詩情工雅潔務出新意滑意廢追躅古人所著野航集尤精楷法手録前輩詩文積百餘家他所纂集有經子鉤玄吳郡獻徵録名物寓言珊瑚野航漫録鶴岑隨筆總數百卷既老不厭而精力不加又坐貧無以自賫而其書旋亦散去時同里有朱凱字堯民博雅好古與存理齊名人稱之曰兩朱先生正德壬申凱卒明年存理亦以壽終自二人歿吳中故實往往無所考

楊維禎

楊維禎字廉夫會稽人母夢月中金錢墜懷異日而維禎生父宏學其項曰夢之祥徵其應於爾乎稍長從師授春秋既講析辨判然踰百十家宏購以重礎主弱齡不爲授室俾游學甬東鬻馬以益裝錢維禎節縮不妄費購黄氏日鈔諸書以歸宏喜曰此頓不多於良馬耶則爲裝院使之闈覽會指有鐵崖山其高百丈上有綠萼梅花數百株維禎構樓于花間積書數萬卷棲止其中因自號梅花道士又號鐵崖山人泰定丁卯用春秋擢進士第署天台尹天台多黠吏憑陵氣勢執官中短長先以飲鉤其欵然後挽吭使不得吐一語號爲八鵰維禎廉其奸中以法民方稱快其黨羽結蛇蠍不可解卒用是免官久之改錢清場鹽司令時鹽賦病民維禎爲食不下咽屢白其事江浙行中書省聽維禎乃頓首涕泣于庭漢不聽至欲投印去於是減引額三千儀細繼于外內艱結廬于桐原墓側是不調錢唐者十年會有詔修遼金宋三史維禎作正統辨千言大司徒歐陽玄

讀之歎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將薦之久有退之
省亭用常額提舉杭州四務四務為江南劇曹素號
難治維楨日夜爬梳不暇騎驢謁大府塵土滿衣襟
聞有識者多惜之而自如也轉建德路總管府推官
患心疾情必使而遣其隱鈎摘隱伏挌使無冤民居
無何遷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未上會四海兵亂維楨
遂棄官將妻子避地富春山徙于錢塘昆陵閒寄中雲
間山水最清遠又自九龍山涉太湖南泝大小雷之
澤訪縹緲七十二峰東抵海登小金山脫烏巾冠鐵

葉冠服褐毛寬博手持鐵笛一枝自稱鐵笛道人首
人爭客聞其名多載酒從遊且欲聞笛維楨為一作
畢便以遣客即客不去則吹笛自如也嘗對客云笛
有君山古吾海可吞蛟龍可呼非夠天大人不發也
晚年同年太有以遺迹白于元主用燕物色之維楨
終不起曰若鐵笛道人傳以見志泯迹吳越間與承
旨李孝光茅山張伯雨錫山倪瓚昆山顧瑛為詩文
友碧桃叟釋臻知歸叟釋現清容叟釋信為方外友
洪武庚戌詔遺賢修纂禮樂書僧亦即聞維楨被命

至京師僅百日而肺疾作乃送雲間九山行為病且
革移牀預樓中呼左右謂曰吾欲觀化一巡如何又
召門弟子曰知我者最深者惟金華宋景濂氏我即
死非景濂不足銘我爾其識之乃自起從筆撰墓全
室記頃刻而就擲筆曰九泉伯溫君指我、書仕乘
馬侯吾且久遂泊然而逝似聞數十人從西道登樓
共步履之聲相接時年七十五所著書有四書一貫
錄五經鈐鍵春秋透天關札經約君子議歷代史鉞
補正三史綱目富春人物志麗則遺音古樂府上皇

帝書勸忠辭及手鳴壇臺洞庭雲間柳上瑞集通數
百卷藏于家初維楨為童子時屬文輒有精魄諸於
生成猶出、、遍人既出仕與時齟齬遂大肆其力於
文辭非先秦兩漢弗之學兄諸論撰如觀商敦周彝
雲雷成文而寒芒横逸奪人目睛其于詩尤號名家
震蕩陵厲駸駸將逼盛唐名執政與司空名巨艷其
文興不復贊頌交薦歸大未與嵓穴之士瞪門叩史
者屢盈戶屨錫野刻布列東南間然其風神更沖
無一芥蔕懷遇天朗氣清時循岸登山睇情遐眺感

古恨今且款起豪傑與游而不可得哉戴華陽巾披羽衣泛畫舫於龍潭鳳洲中橫鐵笛吹之笛聲穿雲而上望之者疑其為謫仙人晚年益曠達築室圓蓮臺於松江之上無日無賓亦無日不沈醉當酒酣耳熱呼侍兒出歌白雪之詞自倚歌邑和之座客或蹁躚起舞傾盼生姿儼然有晉人風致頗加誚讓亟焉曰昔張籍見韓退之退之命二姬合彈琵琶以為樂不謂退之非端人邪蓋其數奇諧寡故特託此以依隱玩世耳豈其本情哉性既豁與人交無疑貳晚而賢禮之如師傅貴而不肯雖王公亦蔑視之平生不藏人善新進小子或一文之美一詩之工必為批點黏于屋壁、揹以歷示客也不錄人以小過雖奴負其金度無以償遍書狀券雖積笑而與之家藏古名畫為西部所竊其僕欲追執之維禎曰吾舊與之為無賴之徒偽為維禎文以售受金繒或疑以為問則笑其奸維禎謙曰此誠予所作也不論遠近尊知為寬厚長者云

宋濂

宋濂字景濂金華浦江人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二千言同隸業皆日暮歸其所讀書濂皆成誦九歲為詩歌有奇語人異之呼為神童年十五六里人張繼之長者也聞濂善記誦邀至別墅所問以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背濂以一月為答繼之初不之信抽架上諸書俾即記五百言濂以指爪遊行按之按畢輒背一字不遺繼之告其父文昭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即有成不乃携入府城受業於聞人授以春秋三傳也學凡學春秋者皆若其歲月先後難記濂即并列圖紀年能意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即知為某公某年某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某年月或俾某而覆之無少異者且兼通易書詩及周禮諸經嘗與吳萊講經於白麟溪上攻古文辭濂欣然往從萊博極經史學之未幾志得其闡與白是文章之名籍然皆聞異者無何萊歸濂詞土教席子弟皆相從講書講道東明山中晉學日篤遂以文章家名海內矣至正己丑用大臣薦擢國

識大錄

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館為太史氏儒者之特選濂以親老不敢遠違固辭會世亂益韜閟不事表顯乃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二十四篇曰龍門子凝道記及挙經新記周礼集注并著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旨要至於佛老之學亦所研究用其義趣我為經論類其語言眞諸其書中無擇也誠意伯劉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佛老語以資戲劇譬猶飫梁肉而茹荼飲茗汁耳歲庚子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者馳書幣造門徵濂濂自昔閱大亂極而真人生今識其時矣遂幡然應詔與青田劉基麗水葉琛龍泉章溢俱見　上上稱四先生而不名尋月以濂為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尋月奉　旨入內授　皇太子經濂誠明儀恪遇綱常大義明白開陳再三言之而不倦　上深嘉歎之丙寅八月　上與濂及興國張名仕謀春秋左氏傳畢濂起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是月皆陪蒿觀甫台金文綺之賜且曰卿之誠慤朕素知其敬有所賜

識大錄

耳甲辰十月改起居注侍　上左右知無不言補益甚眾明年正月　上御端門與論黄石公三略且曰擇之因復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講明之　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為治之道但三略乃用兵攻取時務耳　上欲試濂以吏事四年八月授安遠知縣五年二月召為禮部主事十二月擢　太子贊善大夫濂忠誠久而彌篤皇太子一言一動皆以礼法諷諭使歸於道讀書至切於政教及前世興亡之故必拱手揚言曰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皇太子每斂容嘉納然礼未嘗少衰言則曰師父師父云且書舊學二字以賜之　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濂請　上讀真德秀大學衍義　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睇眄之六年二月上御西廡大臣皆侍坐　上指所義中書司馬遷論黄老事令濂講析畢在坐者聽之濂既如[illegible]路漢富曰漢武者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罷服之臣以為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

浸興學校敎民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
上謂濂曰朕之爲君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〻業〻
不敢自逸濂對曰 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書
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爲人上者奈何
不敬正謂此爾願 陛下愼終如始天下幸甚 上
御齋室濂侍坐 上問三代歷數封疆之修短廣狹
濂歷言之且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
多後世莫及、上從容謂曰 皇太子當必治道卿
當宜常與論議廣識見幸善輔導之濂益致〻焉

識大錄

懈七月陞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仍兼贊
善大夫參 詔捜萃歷代名臣之績編爲將好錄啓
侍、上至後苑觀穫 上曰農事成矣濂對曰國以
民爲本民以食爲天 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民
生不易若實盛德也 上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
濂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專誦讀而尚躬行人君兼
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被化者乎八屢
奉 旨纂修大明日曆一百卷擇言行之大者爲寶
訓五卷總載其事朝夕禁中至七年五月乃成濂自

以布衣沐非常之遇誓竭誠以報 國恩 上有命
任使雖晝夜弗閒載冊書於續進之式寢視於冊
一字不遺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享宴慶禮
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勳臣名卿
焯德輝功之文承 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於後
世在 上前所陳說不爲文飾隱蔽雖家事有問
亦一一道之嘗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上嘗
問昨日飲酒否座客爲誰饌爲何物悉以與人及居
羞品對 上笑曰卿欺朕今人視之果如卿言耶

識大錄

信不欺我故 上久而益信其誠數俾參大政濂辭
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豫罪禁林、陛下
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 上愈厚之每宴見
必命茶賜坐每旦必令侍膳詢訪舊章諮求治道或
夜分乃退委有所建明召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
不置不問否者爲誰濂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
雖有臣不知也平無所毀短或命賦詩爲之必寓忠
告嘗奉 制詠鷹令七舉足即成有日古戒禽荒之
言 上忻然曰卿可爲善諫矣然濂絕不以語不益

於應制之作亦不留藁書溫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及內事皆指以示之 上嘗與濂飲濂素不勝盃勺舉觴即辭 上强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 上歡娛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 上召濂賜坐躬執金杓煉湯於爵以甘露投之手注於卮以賜濂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其九年六月 上以濂久典制作宣勞為多特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 上每謂濂

曰朕以布衣為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濂孫愼辭不敢奉 詔至是年 詔徵濂家子璲之子愼爲殿廷儀禮司序班未幾復召命子璲除中書舍人三世皆官內廷當代以為盛事 上時休暇輒命題試璲與愼而戒飭之笑語濂曰朕為卿教子孫濂或奏事久少倦 上命璲愼共扶下殿 上復以濂艱于行步特 詔 皇太子選良馬以賜 上親作馬歌復 詔群臣咸作之以寵耀焉濂益感激

不自寧常戒子孫曰 上德猶天地也將何以為報獨有誠敬忠勤略可自効萬一耳 上以濂年且老不可煩以事十一月有致仕之 詔乃加贈其父孔昭禮部尚書母為淑人祖德政贈太常少卿祖妣金氏贈淑人夫人賈氏封亦如之 誥辭皆 上所親製天下榮之 誥辭中稱先生德量之弘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人以為 上知人之明云濂行既有期 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幸相待數日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月時 詔許言

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 上聽觀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群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誹謗罪當誅 上笞之而罷怒未解召濂、曰彼應詔上疏其職耳烏可深罪乎 上默然已而 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悲時君昔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 上嘗廷譽濂曰古之人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偽誚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所

謂君子人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者矣在廷之臣皆以為信然十年二月濂遂辭歸瀕行賜紙幣文綺及御製文集 皇太子贈以衣三襲 上諭之曰朕最慎於賞予嘉卿忠誠可貫金石故以是賜卿〻今年幾何矣濂曰六十有八 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叩首謝 上復屬曰大江漲不可舟卿宜循內河達家庶幾無虞仍俾慎護濂行濂至家即拜表達慎詣闕稱謝仍上箋 皇太子中明正心治國之要 上賜詔褒答大旨謂濂忠良之臣勳業既著文章必傳功成身退惟濂獨全初濂將辭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朔濂遂入朝越十又四日見於端門 上佇想已久延問累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 皇太子諸王皆驩動顏色越翌日上降敕符遣儀曹奉膳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 上 上遊歷觀闕攀接禁苑詢諮備至使殿侍食日晏始退恩禮之優群臣莫敢望 上嘗喟然嘆曰純臣哉爾濂純臣哉爾濂方今四方皆知卿名卿其自愛濂起謝不敢當凡所陳論皆古之格言綱遠

識大錄

百官惟恐不當濂下至寺人衛卒見濂至皆以手加額相推排迎拜濂留 朝兩月餘以歲暮辭還復遣中貴人賜上尊至手道所經何皆 上為指畫聖心惓惓愈加於昔及既行數日 上問遂曰爾父避中無恙否遂以安對未幾復謂遂曰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遂叩頭謝曰非 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中書舍人史靖可太子正字桂彥良等皆為詩歌以紀之 上之眷寵不忘如此濂德尊而不居位類而除參既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之士凡遠抱繼蠻夷朝貢者數問濂安否日本得潛溪集刊板國中高麗安南使者至購濂文集不啻拱璧而濂形貌自持似不能言者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詘膝而首下馬至於公侯貴人則未嘗降下曾不識其門朝廷有大議闕亦引古今辨說於少有所回性命之理晚年益究其極外物本併來視之若不相干嘗曰吾人之為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蔽也作事不尚表襮務合乎義故人皆隨其

質而巢之使入於善也篤於倫品變女子孝弟夫婦之閒者皆可為法與人交和易怯真無鉤距縱為舒給求弗與較臨財廉非其分不取大書於門曰寧守悲餓而死不可苟利而生纔要及有力者苟非其人雖直金滿橐求一字不肯與縱不得已與之亦不受其餽謝日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為獻卻不受　上以問濂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　上深然之貧賤人情有可哀欲發潜振幽即欣然為之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為多按引後

學但恐弗及遠方來者授館而飲食之雖冬不衰有小善必獎譽之天下之能文者多經指授朝廷典後武以濂為法切奏之勅故文華生數十輩至是出恭大改為御史知州郡者相望四方士得一見以為幸承平書之勝者人孰改觀視之不啻與蕃士大夫事當世有愿者必畏憲濂而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無貴惡威推為太介長者雖已貴顯平居布衣疏食無異貧士不為奇言異行以求過於人不事生產不置田宅武勅為子孫計濂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何所恃

遺之也惟刻意於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及致政歸青蘿山閣一室曰靜軒終日閉戶纂述人罕見其面戒子孫毋至城市姻婭有以郡縣事為托者皆峻謝之或談及時事輒引去不與語視近昔明良樂陞於几臥絺帷中閣燭頗小書一黍上能作十餘字皆可辨然畫人以為不飲酒餐者欲所致所著文有潜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已傳於學者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歸田已後所著詩四十卷十三年冬孫慎以胡惟庸黨被刑

舉家當寘重辟濂亦在當罪頓　高皇后力為申救上亦念之特降故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二十日以疾卒於夔府臨沒端坐斂手而逝年七十有二變守葬之於城西蓮華池山下永樂間孫恪以蜀獻王命遷葬華陽正德中追謚文憲

述史劉恢曰世稱太史公司馬遷好游南至會稽浮于沅湘北涉汶泗過梁楚足迹半天下其文雄深雅健吾鄉有奇氣以游故也觀濂以文章擅名　本朝其才氣倚前無古人使其生遷時與之相頡頏不

知其孰為先後矣而其足迹未嘗踰鄉里豈世之侮遷皆不足信耶遷生龍門濂亦嘗書龍門山其所著書與遷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襍語以成一家之言何異然遷謂自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後至其身亦五百歲自待太重亦見其不知量矣吾濂之言嬉嬉焉未始以自高此又其所為異耶

識大錄

識大錄　蘇伯衡

蘇伯衡

蘇伯衡字平仲浙江金華人其系出眉州九世祖宋尚書僕射文定公轍轍長子蘇獻閣待制工部侍郎遲守金華因家焉伯衡少警敏絕倫誦說不勞而習中歲大肆力於文詞精博敏捷人謂有祖風致元末舉鄉貢進士入國朝歲丙午選為國子學錄遷學正屹然以師道自任凡公侯卿大夫之子弟無不恭肅奉教受之既後會同公試從策試士皆天下國家大務品第精覈多士翕服由是駸駸向學成均多傳古通今之士矣嘗著籍說四十篇學者皆傳誦之恭諭數學充有卓見數召子者五年近臣有薦其才堪帝者即日召見除翰林國史院編修伯衡請丞拘蔚辭曰某林泉望鄉幼日侍二尺子左右偷頑閒習筆要也伯衡於幸幼有贖疾雖粗通文史然大與妥對及措將運刑陽錢米足以備大欲群愁相以關命求非之撰也而吏部將別奏官之伯衡念其親旧太頹歸省親後是白丞相許之於是司業宋濂率六館之士祖餞於龍江謂曰文定公古史一書至今傳之資

治通鑑尚闕宋元平仲歸矣其尚續諸他日使人備
曰蘇氏一門世濟其美將不在兹乎伯衡謝曰方抱
疾未能也歸治一室常靜坐其中或終月不出與人
少所順接人亦罕得而識之所與遊者皆四方名士
非其人雖未嘗拒絕然自不敢見也洪武十年宋濂
以學士承旨請老歸既入謝　上問曰余在外文學
復有如卿者乎其舉以自代濂曰伯衡臣鄉人也博
學飾行為文辭蔚暗有法要必可以徵疾發　上詳
而亟徵之哉是取　名至京師甫就舍館自宰執以
下咸引見往候詢及執以疾對其語如錄編修時明
日入見奉天門　帝屬目久之既退閱群臣皆述其
所對以聞　帝然之特表經各一寶鈔十錠乃遣歸
二十一年會試復聘伯衡為人恬靜寡言弗四貫
始娶容觀於途中人所學問可以惠天下弗居兵謀
懷思訓山山之雅寒暑風雨利鈍綠蓍皆不必始雄
然群精於義理名物典故事為其要樸為文詞儼頌
數千言有集六卷宋濂劉基序之以傳於世

劉崧

劉崧字子高泰和人元季與其邑人歐陽伯新洞泰
明經進士好為詩豫章李敘葛石周湞楊士禮鄭大
同並崧詩友析膠流金歎詠不發後走浙中歷江廣
覩覽名勝而詩道大昌歐陽日新皆有道之士也
太祖下江西吉安州知州吳去疾薦日新為第一流
人而崧以洪武三年薦授職方郎中幺之陞北平按
察副使坐事為胡惟庸所擠揄作京師尋放歸惟庸
誅　上手勅召為禮部侍郎來武署吏部尚書以年
高與致仕明年與前刑部尚書李敬並徵拜敬國子
祭酒而崧司業既至　上歡甚並賜鞍馬令朝夕見
未十日卒得疾猶強坐訓諸生及疾革敬問所言無
一語及家　上重惜之命有司備禮殯斂為文以祭
崧博學有志行文辭雅粹廉慎甚貧布被亂當換裂
居室破茅補之居官從攜不奮顯至便進退無疾懣
燈蠟者五更永寢坐北晉兵後崧指陳然要屯慎戚
刑之用小人陰狡桃先事為防制其為人雖溫類異
詞而見者懷以敬及致仕歸益自謙下問學之功老

而亦寫與人言未嘗及官政戚儉姻黨族人不能自
養者輒賙給之所著有戒方集行於世遺文三十帙
藏于家

高啟

高啟字季迪吳縣人少孤力學能詩文好權略每論
事輒傾一座元季張士誠開府平江文士響臻啟獨
依外舅周仲達居浙江之青丘放詠自適而已時饒
介之丁仲容以詞學自雄嘗睨若無人見啟詩大驚
作為上客啟怡然不以介意也洪武初與修元史授
翰林編修一日薄暮 上御闕樓召見啟閣共對大
悅擢戶部右侍郎及辭罷去仍賜內帑金給牒放還
先是啟嘗為祭酒魏觀所知及是觀為蘇州守徙啟
居城中造閭學夫捐接甚歡會觀興婦郡治谿者構
之濯重碑而上梁文通出啟手逮問及於難時年三
十有九啟身長七尺具文武才於書無所不閱為文
言辨博馳騁上下精采奐發而於詩尤工與按察使
楊基翰林待制張羽布政使徐賁號吳中四傑皆有
集行世

識大錄　孫蕡

孫蕡

孫蕡字仲衍南海人性敏過儀觀偉然於書無所不
詩爲詩文多不屬藁伸紙行墨傾輒就妙若不經
意而氣象雄渾與倫泯鈌駸駸乎有古風元季避亂
山澤間東莞何真保有南海洪武戊申征南將軍廖
永忠至真偽蕡爲書請歸附由書誠款永忠不戮一
人而南海晏然者蕡之力也永忠薦蕡典郡教庫成
開科蕡三試皆在高等授工部織染局使尋爲虹縣
主簿時經兵燹斗里九屋蕡加意勞來民還其業甫
一歲被選爲翰林典籍宋濂樂韶鳳唐肅華亞稱許
之乙卯預修洪武正韻居翰林三載外補平原簿以
事逮繫輸左校板築閱望御門跟吟爲學檠監者以
聞召至誦所爲詩皆忠愛語特命釋之壬戌拜蘇州
府經歷己巳謫戍遼東怡然就道酌酒賦詩無異平
日御帥梅思祖所録三絕素聞蕡名遂置家塾及藏
以黨禍見法人勸其上書自明蕡不答賦一詩長嘯
而從年五十有六門人黎貞隨其行葬之安山蕡所
著有通鑑前編綱目孝經集善理學訓蒙西菴集和

識大錄

陶集集古律詩多數帙

曾棨

曾棨字子啓永豐人永樂二年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命辭進選取進士進學文淵閣名翰林庶吉士入見諭之曰人須立志〻立則功就未有無志而能建功成事者汝等拔千百人中為進士又拔進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然當立心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為學必造道德之微具體用之全為文必並驅班馬韓歐如此立心日進不已未有不成者古人文章皆天成亦積功所致耳勉之朕不任爾等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各食其祿日就閣中玩索務實得於己國家將來皆將爾用不可自怠負朕期待之意棨學問日進時名入試選第手書立就理詞皆到上屢摘群書隱僻事問棨悉能對以故吾棨〻名聞天下明年修永樂大典為副總裁陞侍讀教侍燕閒應制賦詩有俦文士者必問得如曾棨否考其文竟不及棨遂丁內艱起復已從邑人坐廢黨事詞及棨詔特原曰朕惜其才也棨居長安右門外火迫裝遞亦不問陞侍讀學士修天下郡縣志為副總裁書成

陞左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講從　宣宗自南京還陞少詹事棨預修三朝實錄再扈北巡三考會試為文章如源泉混〻沛然千里又如園林得春群芳爛然興致所到筆不停揮狀寫之工極其天趣他人不足乙當有餘日解組後獨步當世性孝友喜獎拔後進儀觀魁偉襟度坦夷而神情灑落能飲酒善談論平生以及物為心使之臨民必有所濟惜仕三十年僅以文學自見卒贈禮部左侍郎謚襄敏

述史劉儼曰明興劉宋以宗工司制代言文体源委結以東里溫醇雅則有歐陽少師之風子啓天才雄麗倚馬萬言其文如蘇長公浩如懸河注之不竭詩古体有魏晉風律宗初盛唐亦一代之鴻匠也

識大錄　王偁

王偁

王偁字孟敭永福人父翰元季為潮州路總管故西方人也元亡為閩行省郎中已而以潮州總管棄官遂走閩為黃冠棲永泰山中十年矣　太祖聞其賢詔有司徵起之翰自刎死時偁甫九歲聞吳海者翰執友也義撫偁教之洪武庚午偁以經義舉於鄉明年試禮部不第則就祭酒授業因而求郎署之遺風與海內賢豪上下其議居數年遂疏乞歸終養翩翩然有冥鴻之思焉　太宗踐祚有司薦起之既至都下即日陳頌處校戲以勵人才不許授翰林簡討進講經筵已而勅修永樂大典俾為總裁官大典成英國公張輔奉命征交阯表偁為護行交阯平以漢殘以故移關交阯出為議解縉者偁故遊也坐言事下獄或斥偁為黨遂同逮繫瘐尚氣節雅志當世仕論與遒能揚人之善不錄匿人之過竟以此成其詩本樹事白意論論然不可羈故有虛舟集行于世

識大錄　高廷禮

高廷禮　王恭附

高廷禮初名棅字彥恢別號漫士長樂人父駒清才不偶自號白岐居士早世廷禮博學能文尤雅於詩談笑翁筆而精思力屬莫及蓋詩始漢魏作者至唐號為極盛宋失之理趣元滯于學識而不知由悟以入自襄城楊士弘始編唐音正始遺響然知之者尚鮮閩人林鴻獨倡鳴唐詩其徒黃玄周玄繼之而廷禮與王恭亦起頡頏齊名至今閩中推五詩人而成貴晚發沾溉者多鴻仕膳部黃終于校官周顯行曹員外郎廷禮與恭並以詩遇　太宗自布衣召入翰林恭除典籍卒廷禮為待詔九年始陞典籍平生賦詠流傳海內有嘯臺集與木天清氣集毋慮千餘篇其選唐詩品彙拾遺正聲三種凡百餘卷議者服其精博能書工畫時稱三絕書得漢隸筆法畫原于米南宮父子在翰苑二十年四方求詩畫者爭致金帛修贐歲常優於祿入神瑩氣融謙懷蕭散善飲酒喜談謔與人無貴愚斯故益然如一素恬無病晚得風眩疾歲秋發與甚苦一日與故人飲極懽夜分

乃寐四忽眩作弗能言卒年七十有四

王恭字安中閩縣人環閣皆山而恭家故貧為樵任來群山中自稱曰皆山樵者恭善為詩援筆纚纚千言立就永樂四年有司以儒士薦起至京師年六十餘老矣敕除永樂大典局郡王偁為翰林院檢討同纂修戲謂恭曰君無以會稽東綬故來耶恭從容笑謝曰吾山中斧柯幸自無恙君無誤誚我為矣居三年大典成試詩高第授翰林典籍居頃之投牒歸著詩數十卷號曰白雲樵唱其在金陵白鳳臺清嘯歸田曰草澤狂歌軼不盡傳廬陵解縉稱其布衣蕭然不慕寵榮族之而退朝陽鳳鳴此之以概恭

識大錄

倪謙

倪謙字克讓號靜存其先浙江錢塘人國初徙實京師遂籍上元謙生有異質幽目炯然如電體有四乳性拙頗敏讀書寓目不忘補應天庠生文名大著時物議提學憲臣監察御史彭勗名知人巡歷所至振舉以勵諸生故就試京師者爭求識其面領正統己未舉進士及第除翰林編修閣中祕書造詣益邃己巳奉使朝鮮遠人一睹風采悚然嘆服時有所作即席揮灑略不經思國人驚以為神至今梓行其文集泰閣名真文章散每承顧問有稱時政應制賦詩中官立候以進天順初累遷至學士簡侍春宮日進講讀多所啟沃己卯主考順天鄉試作程推遜之子遂誣構以罪謫戍開平在謫四年熙然以詩酒自娛遂人求慕如奉所規士子及門授經者多所造就焉憲宗踐祚詔復舊職尋與其子編修岳同日奉命入史局纂修實錄時以為榮進禮部右侍郎轉南京禮部進本部尚書以疾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文僖平生儀貌寬洪與物無競其與人交誠信無偽恒善獎

拔後進不遺故舊博覧載籍閲中肆外人莫能及而勤敏嗜学至老不倦才識超邁以文章名海内然頗以輕浮被進為清議所鄙故不得登樞要云所著有玉堂稿百巻上谷稿八巻帰田稿四十二巻南宮稿二十巻遼海編四巻行于世子岳㞐官吏部尚書謚文敬 今朝父子得謚文自倪氏始

羅玘

羅玘字景鳴號圭峯江西南城人少穎利不群奇氣勃々讀書目數行下若渉獵不甚經意而大義了然初治春秋既冠改治書及長與謝士元太守建昌集群彦講誦又改治詩博洽淵奥濟頡雅敢望而文尚奇崛力追古作七試於鄉竟不為有司所知乃入粟補國子生時南海丘濬為祭酒議南士不聽北晋玘固以請至三受扑而規不少挫濬心異之因數曰若能識戈字而嗤狭乃爾邪玘大笑對曰惟中秘未嘗讀耳濬遂留之且識其名於堂柱越數日季試玘擒立就若宿搆者而六館士數百人皆莫能及濬始驚歎曰有士如此而不名薦書誠有司之過也更命作長安賦以為可步兩都遍知學懶積實之成化丙午試京府時李東陽傳瀚同典文衡得玘文奇之擢魁多士博出相慶以為得人明年遂登進士初翰林庶吉士益肆力古文欲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弘治己酉授編修名遂重求文者户屨相接然玘益自重不苟作有所酬應常杜門謝客終日苦思必得意始命筆

意苟未慊稿雖數易不獻也每一篇出罷都傾挫多
不經人道語士林傳誦文體為之一新厥志經世恨
戚守嚮不得施遇時事可言者輒以己見發諸奏牘
而主於開悟調幹非欲激亢以取名也初武宗劉瑾
坐忤眠濤被逮給事中屈洋等救之忤旨併下詔獄
屺言進至付所司鞫非公法且在臺逮按而誅之即
有不白狀之未晚洋等既任誠可罪然在 陛下宜
使容之以全國体又主事李夢陽皆以論劾張鶴齡
忤旨收拷屺復謂鶴齡在肺腑 陛下固將玉成之
若夢陽萬一庭以或自戕乃竟為鶴齡累 孝宗感
動薄洋等及夢陽之責中官李廣以言者劾文武大
臣書以賄交者欲擬廣所籍記大行序逐屺謂其牘
攸繫不必指而暴其惡也宜諭令自陳或默以伸事
庶不貽 朝廷羞識者題之乙丑陞侍讀正德丙寅
遷南京太常寺少卿歷四年進正卿尋陞南京吏部
右侍郎又書一再署闕監及通政司之事所在必撤
奸蠹而更新之留守瑞擁貴見屺挺技不群，，嚴
憚自我都人過瑞道亦皆肅然時 武宗臨御已五

年而前星未耀中外人，憂惧自危而奸欲以為富
貴屺獨建疏請早定大計以繫屬人心潛弭奸雄睥
睨之念其言迫切且侵及當劇諸老壬申扶滿入京
乞良卿以老請得歸，山中貽書知舊輒以時事為
屬逆濠素忌其名然心甚重之嘗問以金帛使及門
屺張之吝邑避不與接己卯六月濠反屺已臥病聞
有司將舉義猶豫未決力疾作書趣之越二日而卒
年七十有三贈礼部尚書謚文肅

錢福

錢福字與謙松江華亭人家近泖鶴灘因自號鶴灘云幼而穎異八歲能屬文長益閎肆泛濫今古波瀾橫溢從游通人弱冠補博士弟子與顧清沈悅齊名號為三傑成化丙午舉於鄉福恒高自負許及失意禮闈慨為衆所譏頗自狂惑乃謁學士李東陽而執贄其文東陽大加稱賞時有以司馬溫公像求東陽贊遂命福代作而錄以說於學士謝鐸以為東陽筆也亟譽許之謂數語間用合治亂扶指格盡及詢知其人乃駭歎焉弘治庚戌禮部試畢誦所為文求東陽曰無以易子揭曉前一夕有報云第四者東陽曰恐不止是已而果第一福每為文字不屬草廷試三千餘言辭理精確名宿推然者稱封官以無蒙難之衆謂科場必欲其策者為代作也今殿陛間焉自所視何嫌之避大學士劉吉得之喜白於上中乃有此等文字耶以請于上後賜第一授翰林院修撰癸丑同考會試得弋陽汪俊為首元泰和羅欽順為亞魁後皆入翰林為名臣居數年以大計罷放意山水益肆力為文藻士人敵經維志所通遠近購請延扣踵合詣無虛日每廣坐間群客競請各用福紙為起居酬酢之措不廢諧謔以其餘應請之比酒罷無弗就者久之以酒成疾卒年僅四十四福有內行性恒率不立町畛有犯者笑而受之既登第名滿天下泛者如雲雖宿學通人莫不避席相遜而福亦意氣豪悍若無之當者當其醉後衡口恣吻時或逆人同列皆不堪以故得謗卒於不振然其中心隱厚有人所不及者方請急歸抵滸墅關時椎税郎他往福駐舟三日從者缺、欲自啟閘謁福不可曰必需郎至郎乃命吏迎郎是逆　天子也已郎至大為愧謝順學其酒貲以酬福、卻之曰不佞豈為葉碌止我渠族華氏者富人子也慕福甚以厚幣定福根不納而里中肆主衆間潛謁華氏稱為福師華氏張樂款之主撤席比上生富人子爭折行牒未幾而奢頹將譯報福入邑矣辭還追諸出更衣因馳諸福怒詰曰以小子之不良無能捌其口於鄉也而借公之重以免錢乃於放罷矣請以灰報福笑而慰遣之因過華氏選

諮曰所不辭跋涉若為吾先生廣於謀也華乃出裝
中數十金資辭之既得志復仕海山如所植於梁溪
者已而使酒凌其逆旅人逆旅人覺其詐以詰福福
曰雖非不佞師實不佞友也率世意君生乃將脫歸
福之愛人大率類此而過即直言相落落不加禮太
守劉琬頗憎之嘗語人曰此白眼兒奈何負一第而
不置我蓋睫間也獨無恙我時耶福不陋而守偶以
事捷必必志甚已而失官疑守所為也涎守受賊千
金部使者入其言裝露章矣然守實節廉而古介人

也福閑之挾一冊至吳閶妙為守明其無他部使者
乃釋守福亦不言會守揭掛伏者使者好詰髮曰知
君肯明威之清非我太史然負吾賢守矣守太息曰
不意士大夫之踈我者而援我乎已守歸款曜福而
福踈之如故未幾福卒守仕冞之出貲為治葬福為
詩文多散佚其子元輯錄之從義則為京師人獲梓
以傳多至若干卷

沈周

沈周字啟南長洲人也別號石田人因稱曰石田先
生云周精於誦肆自墳典丘索以及百氏稗家言悉
覽無所不窺一切世味寡所嗜喜惟時時眺勝山川
乎頗寄物酒翰賦詩或游於丹青以自適進溯晉唐
名家宋元以下弗論也又從遊捐棄儒生家業絕意
干祿有風勸之者輒曰若不知母氏以周為命乎獨
奈何徹尺寸之案去離膝下也周已食無方母稷斯
寢母睹斯睹前枕席除厠牏以為常母疾有所如法
枇莫與利丹學井旨以淺弃近百齡而沒瑞慕者終
其身母與一部嫗故相雅也而隣嫗哭於樹傍無以
為家母念不置周跪而言曰天人無若講詩遷之母
室旦夕共飯是鄰嫗無家而有家也母曰兒始是可
矣家無長物而慕義無窮舉舉好赴人之急病與樂
厥與縉紳尾流離不問誰何概捐橐中錢佐之天寒
雨雪望里中突不烟者則呼蒼頭課其囷廩而致焉
曰余固不能獨飽也途中嘗拾遺金而中眢者姓
名偏訪其人還之其人分金為謝固卻不受曰是何

足為乃公德爭其於宗右姻雖則為之拯濟貧則不貴其償諸家子弟有所師授或乏束脩之饋往往出力資助冀之有武鄰人有失物者而誤認其家物輒推而與之曰是公物即彼人既得物而來還輒笑而納之曰非公物耶嘗以重直購古書一部陳之齋閣一日客至見而諦視之閒書所從得周曰客何問也客曰公寧無挖書吾書也失之久矣不意乃今見於倘得其所從我將贖焉周曰有驗乎曰某卷某葉某嘗書記某事或者猶存乎周發而視之其信即全而

歸之終不言售者姓名亦不嗤呵售者居常戒入城市郭外置一行窩間與親賓雅善者款語有盜乘騎擁騶從過之則逃匿不納曰久廢巾櫛毋以散人溷游從也每歎名高迹近道傳曰沈先生未嘗候之者舟閒河干僕獨與其户已持匹酒府款應之無不拙人滿意去然以母故亦不宿留也性且老矣適驕匿影慎恐不遐迎撫王原采想璩賓之旅臺撒留治遊然非其好也後迎撫彭杞見其水石君詩詞者刪書巧又高其行楹圖請桐見則固謝不住勸守令祀致

之坐恰竟日歡者過右款款之暮下者周則其言損首曰小人無狀不足以脩斗馬使且老母困憊非見無以起居里安辰犢擇之近舍以全母子之命即公賜汪矣禮益歡與馬後有曹太守者新構祭院成欲漆繪其盈隅羅致諸畫吏有侮周者陰入其姓名出片紙攝之周謂拜者曰無恐老母哥某所當畫者旦夕赴事不敢後于他人或曰此賤役也謁貴游可以免周曰義當往役非役也而求免于貴游不已辱乎遂治往托工平先他人終亦不見曹而還無何曹

入覲銓曹問曰亦知沈先生無恙否則漫應曰無恙已而見相國李東陽後問曰君來沈先生有書乎朝錯愕對曰有而未至嘗附諸從事求耳時周友人吳寬方在座事府曹倉皇走謁問誰為沈先生者其人能作何狀寬乃具語之故曰此其人名重朝端五庚七貴不當也曹曰然則余何寬曰僕多矣宜可代之識而致之第言沈先生適病不能為書耳曹乃偽璃過吏卒勑之曰歸也必無至郡齋而先詣沈先生其請也則從容出肅曰閒閒渺小何至辱杜等重乎

曹乃折節為礼索田家餐飯之而去周亦至郡閣一
投謁為謝云

張翀

張翀字汝翀華亭人登成化羅倫榜進士倫謫官翀
慷慨作詩送之授兵部主事轉員外郎出為南安知
府翀博学工詩文尤雄於草書陳門已著名遍天下
而翀恒若不自肩每論古今人是非得失介不容髮
敦尚行復風節自好其得科第晚徊翔省潞又為貳
依所蒞政簡且不久處落落而已而益負其有不能
居下所治南安兩廣要衝大山長谷亡命淵聚久為
民患翀悉補滅之大庾蔺民無他生治為兩廣商人

肩挑轉貨南雄黠民欲奪而奪之主尉虞爭命翀為
立界定傳換代石定碑二郡民並銜有所衣食既毀
淫祠為社學表章境內往哲寓賢為啓張丞相說宋
李丞相綱作祠為周茂叔作吟風弄月臺為劉元城
作鐵漢樓發梅嶺蕪蕪以便行人築橫浦兩滿今無
病涉若去而民祠祀之翀草書神怪捷出備驟風急
雨崩崖墜石之勢狂鋒醉墨流落人間以為張顛復
出雖海外之國亦知購求而翀自評謂飲酒書不如
詩詩不如文一時謂翀英雄欺人然現翀之文精鑿

識大錄

無腐淺之氣詩學陸放翁而肆筆所至時有過之者
亦知卿之不自誣也子弘宜弘至亞舉進士曾孫以
誠萬曆中狀元及第

識大錄　都穆

都穆

都穆字玄敬蘇州吳人七歲能詩及長不習章句沉
潛典籍杜門篤學者幾二十年屢空晏如絶意進取
有司所其名強之應舉遂領鄉薦登弘治己未進士
除都水主事轉虞衡員外郎遷禮部郎中朝廷命崇
信伯費柱冊封慶陽王妃以穆為介使道踰終南之
顛弔首陽之墓登華嵩憩少林濯溫泉轉入王屋以
及三山砥柱龍門伊闕囊括其勝發之歌詩倘佯而
返遂有歸田之志上書乞休許之加太僕少卿致仕
蕭然戒行棄官如屣篤師交嘆莫不高其清節歸而
攻苦進學從外閣藉相與婆娑嬉遊屏車斥騎掃迹
公府以著書為業或放迹山水冥搜遐寄若是十餘
年而終壽六十七穆性雅博物洽聞文祖韓歐詩
宗陶孟尤長於纂述郡人稱為南濠先生其行於世
者曰南濠文跋南濠詩話玉壺冰聽雨紀談詩略文
略寓話史外類鈔周易考異金薤琳琅云

桑悅

桑悅字民懌蘇州吳人也穎悟博學淵杞大言無諱書竟輒焚之曰既然憶矣何所用之嘗詮次古人以孟子自況班馬屈宋而下不論也或問韓愈奚若曰此小兒號嗄耳問翰林文學曰虛無人舉天下惟悅耳其次祝允明其次羅玘由是喜俠者多叢焉海虞水利倚統故重部使者每駐節悅謁之書判曰江南才子桑悅時悅為博士弟子因不當判又學自誇使者大駭不解其為何物人問左右曰書生也廼延之

校者而預列絡以試悅挍至不屬即擲筆謔書足使若欲服田規之田子服高世之資弘博無前平須自立以待昂霄香入乘世之習非所宜追如聞者屈逐一未獎待可冀不有今日哉夫南金若更不裁足有孤白之喪而反散之也後以貢士試禮部文大奇典試曰是江南狂士桑生耶遂置下第大學士丘濬慕其名為今觀所為文殆回諸人撰悅必知之曰明公謂悅不怯識乎何特若文而今悅覩濬曰然則生試為之歸撰以奏濬稱善濬嘗贈以施項悅指謝濬曰施項矣何如生因舉之否對曰使悅嘗上方剪梟桀所不足耳而一施項何珠草具哉初悅名在乙榜當是調為博士濬贈之壯丹一種戲曰浚當遷洛陽令故道生衮衮紫對曰明公知未形事豈已飲上池水乎其便利如此山東提學椽將行詣濬別濬曰某州博士桑悅有文才宜加優禮椽至州不為迎椽問長吏悅今何在豈有恙耶長吏素遣押御皆衙之曰無恙此人虛有狂名自負莫肯來迓耳椽使速往召之悅曰連宵雨泄此傳舍泥濕室皆不康何得候椽

言既椽胡狀生吏報而歸椽益怒更使使必來悅趨曰始吾謂天下未有無耳者迺今知有無耳若椽是也且悅非可能令來者椽非可能召悅者必欲相屈乎不能也第還三日後來復則不來矣椽閑欲斂之緣濬故不果後三日悅乃詣謁禮博士當跪見悅長揖即就列椽厲色曰博士以椽為不當跪耶不惡跪耶即有學何能加通公悅前曰昔汲長孺不拜大將軍未聞獲罪於大將軍不如明公即汲長孺賢過悅耶今明公以西皮捆過望器重之士可龍之藏書耶

悅耶或識所不能當但悅去則天下莫不只明公不容悅因辭絕請去椽不得已容之椽嘗與兩傳士自隨悅豫選他博士被顧問必端拱對付校文不坐悅請曰犬馬齒長不能以筋骨為禮亦不能久任三頓假借且使得坐即移所便坐按御史聞悅名數召問謂悅曰近衛講經者能解人頤今子亦須能亦對曰悅所談玄妙近衛不敢望假令近衛而在可使解頤何但名公頭賜讌間之宴御史壯之令坐講悅因說之捫蝨御史不能禁令出後復薦之遷長沙判官尋轉柳州州近西戎荒落殊甚悅不堪思歸因作詩詠懷會丁外艱服闋遂不就居家蓋不飾褐衣見製性來郡邑間

逸史劉棣曰以民懌之才加之絕藝上可以休貲紀東下可以美吾兎跡蓋丈以行彰往無虛跡也而落落下僚豈命也耶文制馬拔欲使端士沮述難矣世固有雅量之賢成既英志謙尊君子不亦相去遠乎其所抵哄皆古今名碩閎難盡是亦難盡非傳曰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則其犬蛟也孟軻在當

時無所遇而民懌務之可謂千載知己推原其意蓋亦以柯為狂耶狂若未嘗無人至如民懌可與進取者也

唐寅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人也性絕穎利自幼篤學不識門外街陌其中屹屹有一日千里氣不輕友一人鄉人祝允明訪之再亦不答一旦以二章投允明棨特之志翛然乞明亦報以詩勸其少加弘舒言萬物轉高轉細未聞華峰可建都聚惟天極峻且無外故為萬物宗寅始肯可冬乃大契然一意望古豪傑殊不屑事場屋其父德廣賈業而士行將用寅起家致舉業師教之寅不得違父旨德廣嘗語人此兒必成名殆難成家乎父沒寅猶落落一日允明謂之曰子欲成先志當且事時業若必從己願便可褫襴幞燒科策今徒藉名泮盧日不接其冊子則如今余何寅曰諾明年當大比吾試捐一年力為之若弗售一擲之耳即墐戶絕交往亦不覓時輩講習取前程治毛氏詩與大四書翻訂擬議祗求合時義戊午試應天府錄為第一人已未往會試時傍郎有罪乎亦已舉于鄉師慕之戲與俱北既入試二場後有仇富子者評予翩宮與主司有私并連寅詔馳勒礼闈令

此主司不得閱卷亟捕富子及寅付詔獄逮主司出同訊于廷富子既承寅不復辨與同罰黜掾于浙藩歸而不往或勸少貶異時不失一命寅大笑竟不行放浪形迹翩翩遠遊扁舟獨邁祝融匡廬天台武夷觀海於東南浮洞庭彭蠡望歸將復踏四方得疾久少瘉稍治舊緒其學務窮研造化玄極象數尋究律歷求揚馬玄虛邵氏聲音之理而贊訂之傍及風烏壬遁太乙出入天人之間將為一家學未及成章而沒寅罹禍後歸心佛氏自號六如取四句偈旨治圃舍北桃花塢日盤飲其中客來便共飲去不問醉便頓寢其於應世文字詩歌不甚措意謂後世知不在是見我一班已矣奇趣時發或寄于畫下筆輒追唐宋名匠既復為人請乞煩擾不休遂亦不及精諦且已四方慕之無貴賤貧富日詣門徵索文辭詩畫寅隨應之而不必盡所至大率興寄遐邈不以一時毀譽重輕為趣合臨事果事多全大節即少不合不問故知者誠愛寶之若異玉珍貝大學士王鏊最慎與可知之最深重不知者亦莫不歆其才望而娼疾

皆先後有之糞土財貨或飲其恵謀且瑜樂其留更
下之石亦其淨禍之由也為文或麗或淡或精或泛
無常態不肯為鍛錬功其思常多而不盡用其詩約
喜穠麗既又放白氏務達情性而語終壙樂佳者多
與古合嘗乞夢仙游九鯉神夢恵之墨一嶝蓋終以
文業傳焉

文徵明

文徵明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蘇州吳人文林溫州
知府徵明資稟醇厚潛志學問少從父官於滁以文
贄郎中莊泉泉奇之賦詩以贈歸而為邑諸生文日
益進會父守溫以病報徵明為廢食扶醫而馳至則
歿三日矣慟哭且絕久之乃蘇郡僉金數百金為賻
閩謝不受曰肯吾諸君孤不敢以生汙逝者其郡吏
士謂林㳟康而徵明為能子因修故却金亭以配前
守何文淵而記其事徵明乃益自奮勵下帷讀恒至
丙夜不休於文師少宰吳寛於書師太僕李應禎於
畫師孝廉沈周或自愧歎以為不如也吳中文士秀
異祝允明唐寅徐禎卿日來遊允明精八法寅善丹
青禎卿詩奕奕有建安風其人或所弛自喜於書偶
亡所擇獨嚴憚徵明不敢以狎進徵明與之異軌而
齊尚日懽然無間也中丞俞諫念徵明貧而才欲遺
之金謂曰若不苦朝夕耶徵明曰朝夕饘粥具也諫
故指其藍衫曰敝乃至此乎徵明佯為不悟者曰雨
暫敝吾衣耳諫竟不出言遺金事一過徵明廬而門

渠沮洳頓曰通此渠若於唱與言當第徵明謝曰公幸無念渠渠通當損傳民舍異日諫自悔曰吾歉通文生渠奈何先言之哉終不能為文主德也徵明業益精名日益重事無人浮為慕貽書及金幣聘為使者及門而徵明辭病幽臥不起於金幣無所受亦無所報人或謂王今天下長者朱邸席虛左而待若不能致故叔長卿叟禍渠耶徵明答而不答亡何宸人覺以反戮於是尚書李充嗣撫吳中薦之於朝而徵明亦自以諸生久次當貢至京吏部試而貲之特為請廷授翰林待詔翰林楊慎黃佐吏部薛蕙名能博精負一世才以得下上徵明為幸大司徒林俊尤重之間日輒為具以石曰坐何可無此君也徵明為待詔閱二載修國史侍經筵歲時上尊賜幣所以慰賜甚厚然居恒邑邑不自得上疏乞歸寢不報又一年當滿考徵明遂謝弗肯往再上疏乞歸又不報且相張孚敬徵明父林所取士也用議禮驟貴風徵明主之徵明弗應而上相楊一清以名入徵明見獨歎一清亟謂曰生不知而父乃與我友耶而從見我徵明斂然曰先君棄不肖三十餘年而以一字及者不肖弗敢忘也故不知相公之與先君友也竟去弗肯謝一清悵然久之曰老詩甚愧生幸寬我至是一清與孚敬謀欲還其官而徵明愈迫欲歸至三上疏得致仕御史鄭洛請留徵明為翰林重朝論趣之徵明歸杜門不復與世事以翰墨自娛諸造請戶外屨常滿然徵明所與往請獨書生故人子屬為姻黨而窮者雖擲之筐日不倦其他即郡國守相連車騎富商賈人珍貨塡溢於里門外不能博徵明一赫蹏而其所最慎者藩邸其所絕弗肯還往者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前是周王以古鼎古鏡徽王以金寶餅他珍貨直數百鎰贊使者曰王無所求於先生慕先生耳盍封一啟封徵明遂謝曰王賜也故之而洗辭不恭竟弗啟四夷貢道吳門者或望其里而拜以不得見為恨然諸所欲請於徵明度不可得為藉書生故人子姻黨重價購之以故徵明書畫遍海內外往往真不能當贋十二而環吳之里居者潤澤于徵明之手幾四十年徵明好為詩傳情而發娟秀妍雅文取達

意時沿歐陽廬陵畜法無所不規而八分小楷尤精絕丹青遊戲得象外理門無攜賓客故嘗從陳道復書而陸師道歸自儀部委贄為弟子其最著後進者吏部王穀祥太學王寵秀才彭年周天球亦名能精其業侍時過從談讌執文品水石記耆舊故事焚香燕坐蕭然若世外而吳中好事家日相與載酒船從迎湖山間以淂一幸為快性端亮純正內行尤篤生平無貳色足無狹邪履貧而好施周人之急皆於己見以為峻潔自表而待人溫然無少長無敢慢至九十猶矍矍不衰海內習其名久欽以為異代人而惟其在謂為神仙且不以己未為御史嚴杰母書墓誌已擲筆而逝脩然若蛻者諸生発訃上其事臺使者祀之於學宮所著詩文有甫田集行于世

朱希周

朱希周字懋忠號玉峯蘇州崑山人父文歷官憲副其治敎以長厚康恕名希周少有俊才年二十五擧弘治丙辰進士第一除翰林院修撰在禁近小心巽巽人無敢以少年視之敦重不妄言笑動止皆有恒度儼有容觀數侍講席屢承傾問所對必傳以經義規諷陞侍讀充經筵講官逆璫劉瑾憾制詞儉希周不屈奪官一級為修撰其後預修資治通鑑纂要及孝宗實錄書成復官歷官侍讀學士禮部左侍郎乙酉拜南京吏部尚書丁亥考察有所簡黜以示揚抑唱嫉者皆言於上謂南科無一人之去以為其私希周乃力辨其非擧像歷所以別賢否非論曹局之有無也使一曹皆賢必去一人以為公則一曹偶皆不肖亦將姑去一二以塞責乎詞嚴義正上亦不之逼希周遂引疾東歸環堵蕭然如村落中里中後生忌畏名檢欲一有爲則曰恐玉峯先生知之家居陽山幾三十載未嘗一日釋書所著詩文評史論議總若干卷其陽山大石石一篇尤為吳人所傳性莊

重簡淡莊然有守其夷易平直廉不徼名學惟務實
志切友於孝其二親甚篤臨終戒其子孫身後不得
請恩於朝為一臺章以聞　主上憐之賜謚易名頌
無以文為謚脫化合爻之諱亡愧何安小子切記之
嘉靖丙辰十月卒贈太子太保謚之曰恭請從其志
也

李夢陽

李夢陽字獻吉號崆峒子陝西慶陽人其父宦遊之
大梁遂家焉夢陽方垂髫然善屬文甫弱冠舉弘治
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再遷郎中才敏氣雄薄者外
目指集名流為文會酬倡譏論遂成風致是時長沙
李東陽為相文名赫然海內人士靡不楷式夢陽獨
厭一時疲爾之習乃日取左氏遷史騷雅李杜集風
之其詩文一變復古雄渾逸健學者翕然宗之嘗監
三關指畫用法嚴肅痛格頹勢請竭救搆下獄尋得
釋每抗疏言出令不乎官府殊法一涉戚宦即危不
問不報乙丑應詔陳二病三害六漸之弊末言皇親
橫則外戚驕恣之漸為捲義之害張侯辨懇摘奏中
張氏字為扯母后遂令回話夢陽乃列張侯不法狀
悉實可按遂下獄衆為稟稟已使奪俸三月　上語
尚書劉大夏曰朕欲宥夢陽輊與左右謂當廷杖是
忿則泄如朕殺諫臣何正德改元入閣渠　上燕遊
蠹亂朝政尚書韓文憂之夢陽乘間說文合六卿極
論群閹罪請誅之不勝諸大臣或斥或罷夢陽坐草

疏降山西布政司經歷致仕戊辰劉瑾必快前忿羅以他事械赴京人意其必死時瑾致礼修撰康海々謂瑾曰李生能法　皇祖為文敍之大夫天下學者望瑾娶人妾達亦為申理至乃更賢之既釋繫又欲用於選部夢陽托以痛疾康海為力請得免瑾誅起為江西提學副使勅許舉劾重事夢陽恢學注士外大有吏白臺使及僚案病其侵官夢陽非其職遂至相訐當路素忌夢陽才名落職閑住要辭曰臨官不讓云爾聞者笑之曰斯以有虞之臣竟過空同耶寧庶人古蓄異圖誠劫謀內甯泉受制知夢陽不可撼陽下之及庶人叛誠者臣言夢陽疑亦黨附將附將陷以法尚書林俊寢其事夢陽自以書無可一世與人多忤歸而杜門讀書並攻詩文閒從閭里俠少年射獵繁吹臺間它郡國守相使者慕其名趙贄幣一見而夢陽傲睨故不礼或時坐賓席使客侍坐客虞已敬之不恤也家居廿六載而卒年五十八所著有空同子八篇及詩集文集若干卷行於世

何景明

何景明字仲默汝寧信陽人也別號大復山人生有異質穎把殊絕八歲時即能賦詩為文邑人爭相傳誦稱為神童年十二以父仕臨洮驛丞從之任臨洮守李紀聞其奇召置門下甚愛幸贊之為延師授春秋居頃之即善説春秋在郡三年歸又從兄景韶所受尚書甫數月即以尚書魁河南省試諸王公大人聞而奇之爭迎致一見候車常數十乘所過人觀者如堵既入京師游太學祭酒林瀚又甚愛幸賢之歸賦詩贈別于是名盛海內世人驚覩焉年十九登進士授中書舍人是時北地李夢陽武功康海鄠杜王九思居下遷頁皆好古文辭景明與論文詁合乃一意誦法古文而與夢陽又駿發齊名慶慎時事尚節義而鄠康利並有國士之風仕学士為文自六朝以後日益靡々敵失國初南散元習宣正以來駁々如家矣至弘正間景明與諸子始一變趨古其文類國策史記詩類漢魏盛唐于是明興詩文足起千載之衰而何李最為大家學士咸宗範稱為大復先生

自館閣諸縉紳與四方學士人人想望其風采求馬
填門卷不絕景明為人性醇明言儀雍雅枯酒談笑
間詩文立就作字復秀拔奇勁迴出常格一時擊傾
都下然志趣高潔不妄交游錢寧欲與交謹間持古
畫求為題詩景明曰此名畫無汙吾題留一年終不
與題是時寧賜宗姓最寵貴矣權景明傾奴視遠之
會乾清宮災應詔言事乃極論邊事番僧義子數事
義子者斥錢寧也疏留中不出師御史客苑京師權
倖廖鵬聘之棺謂可結縉紳誰也景明曰御史生不
苟受吳爲受汙地下抑乃約所知共賻金歛之竟抑
其棺後督學陝西會鵬弟鸞鎮守關中侍勢橫恣諸
參隨省遇二司不下馬景明執參隨者撻于市責數
之諸人人歛避先是逆瑾撓吏部推景明移書冢宰
引正大義李夢陽與姜御史詰奏又移書直夢陽獄
少師李東陽疏上已休會有兵事又援古大臣義爲
書謀之三書皆抗言尊顯語涉時忌議者謂憂國情
才古人莫加也頃鍋不以能干謁守中書十年不調
宦然志在經術世務終不言功名事其督教關中士

識大錄

亦以經術世務如其所自志關中士習文藝自是大
變每從正學書院說五經義擬與諸家訓詁多殊諸
生亦訟以爲諸訓詁不及也古天文地理陰陽律曆
家景明皆能究其指意常言彼有是有否欲取經訓
與諸家書删繁折衷成一家言傾三十九而卒志業
竟不及就也所著有雍大記三十卷何子十二篇詩
歌千餘首書疏驗賦序記銘贊雜文數百篇景明生
平不喜華麗亦治產業祿入盡以散親故臨終時篋
中餘資僅三十金

康海

康海字德涵別號對山陜西武功人天資穎敏讀書
不專記誦但通其大義餘能類融下筆數千言不竭
提學楊一淸奇其才以天下士許之弘治戊午舉於
鄉壬戌試進士第一除翰林院修撰是時 孝宗拔
奇掄才右文興治厭一時爲文之陋思得其才雅士
見海策謂輔臣曰我明百五十年無此文今是可以
變今追古矣遂置第一而天下傳誦則效文體爲之
一變朝野景在翰林者罔不斂手服之 武宗即位
宦官用事八黨行權而興乎宦劉瑾用事尤專百僚
內翰被其竄逐甚衆然浮慕海名云與其附己而海
固不往瑾以是銜之有時見直言勸沮在他人不能
堪海獨言之無忌會瑾陷戶部郎中李夢陽構下錦
衣獄欲致之死人情恟恟莫敢救夢陽既見左姓者
詣獄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惟康子可以解之夢
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能今臨死生之際乃始托之
彼不愧於心乎吾寧死矣左曰不謂李子而爲正大
之孫也強之再三以片紙詣者數字夢陽乃援筆曰

對山救我唯對山爲能救我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
在我〻〻豈敢吝惜人之見而不爲良友一辟好也遂
詣瑾〻焚香迎海延置上坐海不少遜瑾曰今日有
何好風吹得先生來此命左右設席海曰吾有言告
公〻如聽吾言當爲公留不然吾且去矣瑾曰云何
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群臣且爲李白脫靴
公能知乎瑾曰瑾即爲先生脫之海曰不然今李夢
陽高於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一者也下獄而公
不爲之援奈何欲爲白等脫靴哉即奮衣起瑾因赦
而止之曰此朝廷事今聞命即當斡旋之海遂解帶
痛飲天明始別夢陽得釋歸而海自是與瑾往復遂
罹淸議矣一日瑾令親客謂海曰 主上欲以先生
爲吏部侍郎海曰我服官纔五越歲矣翰林未有五
越歲而陞部堂者請爲我辭之事遂寢一日起文選
郎中張尚質之京海謂尚質曰我屢欲去而不可得
公又何來耶曰吾以高世德見遠恐禍及耳無何尚
質陞吏部侍郎海曰不至恐獲罪既受官矣尚引病
辭焉尚質那能用及瑾坐反尚質下獄謂人曰悔不

憶康德涵之言以及此海性慷慨評論文藝不少假借又恒面斥人過失故忌之者甚衆是時長沙李東陽為中台以文衡自任而一時為文者皆出其門每一詩文出罔不模效竊倣以為前無古人海獨不之效而與鄠杜王九思北郡李夢陽信陽何景明吳下徐貞卿為文社討論文藝一洗近習之陋東陽見而大銜之時為子宇殿孟以海策而文拆予故此及殷海同考會試擬高陵呂柟為第一而且首置之翰內海召言於朝曰仲木天下士也場中文卷無可與並

者今乃以南北之私忘天下之公蔽賢之罪誰則當之會試者能屈仲木氣能屈其廷試予時大學士王鏊主考聞之甚怒及廷試柟果第一人又甚服之毋何丁母憂歸逆瑾敗忌者唱言官以鄉里指為瑾黨論免其官而禁錮之聞者無不驚歎海略無惱色且曰自昔無疾禍惟從人理天下天意也余常長其過圍余果敗論死矣漢可為國慶也余官何惜乎是蓋巾古服放情山水又日與故舊童冠徜徉詠歌雖華居小縣而名動四裔家居三十餘年採聖賢之學以

至物理性命纂録髀卜無不究悉洞曉恒謂道以無定為其學以適用為是文以達質為良三代先辭固有不同至有宋以來執一以為道訓詁以為學膚究以為文論其學則有適於用則無講一身之行為似是救國家之急難則非也其為學道披玄門識訣宗旨議論如孟軻為文類史遷詩以興致為先格高辭俊凌駕古人與存數百篇可羽翼騷雅於岑覺而不誦之其意而遺其詞嘗曰經籍古人之醍也有醍焉吾得其醍焉已矣譬之酒善飲者醨其醇不善飲者

啜其醨其下則貪糟醇焉耳又曰上士恆逸下士恆勞夏螢而冬雪佔嗶焉不足而繼之夜不亦勞乎識虛吾襟求博之人而友之則博不在彼而在此矣吾何螢雪為哉其在眸睫也什九在外而日尋友朋此海之學也而挾冊者笑之既而同試焉者方咨嗟攜思頓悟已挾卷而逃矣凡撰著中煩而外疵者焉也惟靜而虛虛而意生滔滔乎來矣大然後操觚而採雅衆妙而闡未及乎囊也止焉孟養其鋒而善用之恒若新發于硎也在史館三年凡論著必宗經而

識大錄

子史以宋人言為俚以唐為巧以秦漢為伯仲而有駁為欲同進若忘之偽以國老丈就而已之賞揭之也海不宜筆削而授之十存一二焉故諸老咸病海海受人之心長而自好短嘗援人於火而獲生者數人非望其報也生者或傾謗其為交竪忌者徼焉由是陷於網罹而不可解矣海之錮也以文為身累曰樂章小技耳壯夫不為吾詠歌舞蹈于泉石間已矣何以小技為哉乃為樂章求律於太常氏又自審定黃鐘而用之然後宣以七音舞以羽籥用以祀先樂賓沈紫容並作蓋自是有安石東山之興用技樂為然怨反朋規則道有卷舒其各牧之樂固未嘗虧也事親自少以承顏為事兆族侍而舉火者數十餘家尤精于曆數協乎求日月交食分秒不爽用堂鈴天時決傷寒人之病生又明諸脈絡孔穴以疵鍼雙桑解忘不諧為所親拒家葬者點穴陰陽家弗能然也用六壬太乙占事知未來驗唯博粟源而不為耳六十四而卒所著有武功志對山文集其論文有曰古人言以見志故其性情其狀貌求而可得焉此孔子

識大錄

所以於師襄得文王也故昔人陶則陶杜則杜韓則韓柳則柳成自成家今或不能自立倚人門戶效顰而學步忘意性情略無見焉無乃類諸譯人[illegible]耶居子不鳳鳴而鸚鵡言陋矣哉

王九思

王九思字敬夫西安鄠人居近渼陂因以為號生而警敏眉目清秀顏色充和如神仙中人嘗自謂居官日為當朝人物第一流父為巴縣學諭九思年十四從之官讀書勤勵惟日不足父乃集多士試之每次可居前列恐驕其志故抑末後以成其學年十九舉鄉試登弘治丙辰進士考選庶吉士試題乃端陽賜扇詩九思有誰曾巴江天風吹落之句閣若以為必曆首選以其似大學士李東陽之作也已而名出果

然是時東陽當國倡為清新流麗之詩軟靡腐爛之文士林罔不宗習其体而九思亦隨例其中以是知名遂授翰林院檢討及李夢陽康海相繼而起厭一時之契相與講訂攷正盡滌其近習一变越古士夫雖頗心然不免有側目者而東陽則直惡其異己當怨待之及九年考滿例陞二級值劉瑾攬権惡翰林儒臣除狀元而外悉改部屬九思得吏部主事再轉文選郎中時侵奪吏部之権者不止一瑾雖文書房宦寺亦多請托九思悉拒不聽剔滯拔淹進賢退不

肖惟憑公論行之會瑾誅諸翰林俱復原官東陽以舊憾倡言九思即官至正郎所不必復而言官深惡王納誨乃并劾九思謂吏部堂屬三為陝人非瑾黨何以得此忠者因而中之遂左遷壽州同知明年勒令致仕會盜起不得歸父恐其動情也以書教之曰莫非之誘詩人刺焉流言之興聖人惧焉此古今所共聞覩也君子求無愧于身心斯已矣而又何感焉人固有以一時之辱而成百世之名者其道固有然矣九思得書欣喜拜受出示于人曰謝政事親合心

所願但不恣念州民及多士耳踰歲盜勢稍增乃聞行抵家後優游不起嘉靖初將徵之纂修實録而同罷吏部者摘取其遊春記中所具人姓名毀于當路坐此竟已九思儀度風流笑談有雅致好奬訓士類成就者甚衆家無厚積隨地利所入輙分給窮乏其詩蒼古而詞曲則新奇不止守九人家法晚長明而求文者日甚祗憑臆搞口占而善書者不能給其為友人李開先作寶劍記後敘年已八十二矣而文思尚如湧泉又明年病卒所著有渼陂集鄠縣志碧山

邊貢

邊貢字廷實歷城人也家於華不注之陽因自號華泉云貢生有異質在襁褓時祖母置之膝上口授韋句一過輒成誦弁角操觚即蔚有文名弘治乙卯舉鄉試第四明年登進士第授太常博士數侍　上祠祀駿奔惟謹嘗以告弗與　上輒詰左右曰何不見年少官人耶其為　上所注意如此乙丑擢兵科給事中練習國東通曉時務抵掌談天下事鑿鑿副名實　孝宗登遐貢劾太監張瑜與太醫劉泰高廷和用藥之誤又劾太監苗逵與保國公朱暉都御史史琳用兵之失詞義剴切聞者凜然尋擢太常丞以忤權貴出知衛輝府庚午改荊州時藍鄢寇亂飛蛻之餘貢以身任之民不擾而事集已乃革吏奸察隱弊修廢墜寔悉心治行為天下最辛未擢山西提學副使尋丁父憂服除起督河南學政正月半下先行而後文申除敦以定其趨嚴勸懲以鼓其氣由是士經貢訓迪莫不克然各有所得丙子鄉試號稱得人俄復丁母憂闋服家居不出會　世宗踐祚召用遺逸

起貢為南京太常少卿歷遷南太僕卿南北太常卿提督四夷館時四夷文字種各地殊八館諸生學士師授貢徵求故譯是正諧文以成一家之學戊子特南刑部侍郎己丑晉南户部尚書貢本姿凝秀有俊才文名滿天下性豪邁喜賓客尤好獎引後進屬朝廷清明倫開秩無所見稍稍游歷留都山水竟日夜而又好浮白多屈其坐人都御史汪鋐心忌之乃劾其嗜酒曠職遂致仕初貢辦於永嘉其所捜積全自古文彝偏歸之明年回祿焚之一夕都盡貢仰天咄曰嗟乎甚於盜哉也因遘疾卒時年五十七所著詩文有集四十卷行于世

顧璘

顧璘字華玉應天上元人未弱冠舉弘治丙辰進士知廣平縣敏朗淵達精於吏理能激昂任事而開決敏利摘伏若神入為南吏部主事進稽勳郎中出知開封府時盜起燕薊流劫中原所在驛騷都御史彭澤領兵壓境上簡璘自輔璘練兵轉餉取具呼吸折衝戡亂謀畫居多鎮守中人廖堂恃逆瑾黨圍奪自恣璘每折其萌芽埋誅堂罷去而王宏若尤誹謗繼堂出鎮璘故不為禮有所徵需一槩弗答歲時長謁長揖而已用是積忤宏宏方恃錢寧為援搆

詔逮赴錦衣獄璘抗言除對又無所承寧無己遣邏卒陰探即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以上鐫三階徙知全州全僻遠荒陋璘不鄙夷其民而拊教之久之民用乂安土興於學滿三年移台州府台武衛錯居俗獷而喜訴胥吏並緣為奸璘爬梳剔抉求得其利敝所在次第興除之故事武衛諸城郡為修築費率為主若乾沒恒歲一築以輒壞璘鉤得所侵漁悉沒入為城費擇人經理故所隸三城特完郡瀕海貧民業鹽自

食右選卒害之相賊殺不止璜為弛禁俾得負販出
部下而薄其稅入陸軍餉不時給貢求多併實粗償
得肆侵牟璜立故有期軍餉給足而姦民無所牟利
矣郡南瀕江多水患有中津堤且衆璜修復之固築
石隄而棲其上凡數十堰人莫喻其旨已復潦水猝
至居民得依樓以避所活千計乃服璜先見璜久於
台悉析中事宜繼晉參藩左轄日益練達侵來錯事
惟志所欲為若賦發科擿調補吏胥皆吏蠹蠕結前
政所不敢問者璜排根絕蔓振剔不少縱文牒紛紛

識大錄

隨尋判裁司無留政御史按浙者皆歛手無所事、
嘉靖壬辰自外右副都御史撫治山西疏乞終養忤
旨落職以布政使致仕丁酉再起為副都御史巡
撫湖南提封數千里撫臣尊重受計坐理而已璜始
單車遍歷州郡跋涉險阻不為厭故事行部以藩臬守
巡自隨璜悉謝去供頓次舍才足周用民不知苦念
荊湖沃衍而流庸惰弛科輸頻擾故所至勸農業平
賦稅民用安集而歲亦比登在鎮逾年多所建白首
言地瘠民貧兵食不足請椽無節後繼為難又以湖

湘控扼遼徼地大事繁御史按部歲一代勢不得偏
欲添差御史分蒞湖南北以廣詢謀又言外臣多茂
異比限以藩府戚屬不得內徙非舊制乞越例推選
以收滯才時雖不盡行聞者以為篤論已而召為刑
部侍郎轉吏部侍郎會 顯陵營工晉工部尚書領
山陵事璜長於料簡往省常懈視他所營損費十五
而規制宏偉民不告病事竣還朝改南刑部尚書璜
少負天下重望尚視闊步遇權貴或傲然不為意而
與山林文學行誼士乃據壇雜標擧、獎進之惟恐

識大錄

不給生是忌者則目雖既躋大位卒困于讒罷歸卒
年七十有二璜事親至孝處群從兄弟尤極友愛篤
於倫誼少學於李墻先生墻以女妻萬氏不免飢寒璜
分俸資給又為其子置產捉置說發而其子卒然以
次乃迎為養於家次為斂葬而給其孫如子至於里
黨族屬婚喪緩急多所倚賴為文不事險刻椎深亦
雅詩尤篤永時出奇峭與府狀歸居然漢魏風格自
少已有名世志樂進士即自見歸與侍講陳沂太僕
丞案及建業褒桐龐澤肇聖夹然出入所雖進若李

夢陽何景明朱應登徐禎卿皆海內名流而㳟與相頡頏所歷沅湘天台衡岳皆山水勝處雖簿書鞅掌而不忘觴翰領客讌遊感時懷古臨覩賦詩風流文雅照映林壑有古高賢特達之風所著有園賓新編近言須氏七記詩文曰溪湘槁山中集恩園集憑几集登衡岳小紀總及弟瓌所著寒松齋集並行於世

王廷陳

王廷陳字稚欽別號夢澤黃岡人兒時便文敏記黠竿風鵰押游蹶壞其父參政濟每扶扑之輒呼曰大人奈何輕虐海內文士耶正德十二年舉進士改庶吉士讀書翰林每翰林學士入館廷陳時登館中樹窺學士過故作犛驚使見學士大恚佯不知也武宗將南巡廷陳與同館汪應軫江暉曹嘉舒芬馬汝驥等上書劾江彬罷學士石瑤聞而止之廷陳賦烏母謡書翰林壁間其語曰烏毋謂烏子弋人在傍汝勿啼弋人得知將汝歸𢦏但高飛起焉能捄汝為竟上疏居數日撤館授給事中竟與芬暉嘉以忤旨補外為裕州知州廷陳為州臺省監司過者皆不出迎亦無所托疾曰是皆盲子足當王生迎耶臺省監司相戒莫道裕巡按御史喻茂堅行部且至裕會藩使陳鳳梧亦至鳳梧廷陳師也廷陳出候鳳梧鳳梧好謂曰足下候我以師生故固厚御史即來候之當倍謹我友御史銜上命者也廷陳曰諾前迎茂堅茂堅素知裕州守充驁故欲裁屈之輒以小過榜廷陳吏廷

陳遇謁為吏言茂堅故益甚廷陳大罵曰陳先生誤我直上堂捽茂堅恚呼其吏卒出從守勿更侍御史鑰御史門且具奏御史官不能具朝餔由鳳梧稍為謝僅夜去尋劾奏廷陳奪其州中豪民亦告廷陳廷陳坐因大梁獄論死遇赦為民廷陳秉性高潔以名節自許然恃才輕世治無入理始在裕州夏月裸跣聽訟或見飛雀集庭樹輒語訟民曰且止取彈彈雀民有應拷者彈之十彈曰速吐實其當錢者令入十紙或二十揀九或磨墨斗研免其笞　世宗即位大錄先朝直諫者而廷陳獨以吏驁罷廢廷陳廢居尤甚間衣紅紫騎牛出市嘯歌自若其衣窄袖自別人競効之乃更為長袖出餘楚中髻小諸人多角巾綺服混雜儒生廷陳乃自圍帩布衣而令其從者十餘人角巾麗綺從其後舒芬書貽廷陳寄大意欲廷陳矜飾名行以酬睨知廷陳答曰僕承寄教意甚勤懇僕性少負性氣自視無前遺事直往不知其可後見近世州郡之吏務為諂承致於逢迎節數稍為損減不意遂犯當世之怒又以一二宰執舊隙於僕內外

攜扇中僕惟恐不深耳蒙時交游見僕狠忤要津虞禍莫已莫敢張口伸舌一為論列明其不然者當是時也吏無振滯之議友無急難之仁出於圍牆之中日與從隸為伍身非木石其何以堪以故俛首震惕卒從文比曉予百犬吠聲猜羽折輪十夫撓椎三人成虎此墨翟有素絲之悲阮籍有窮途之哭也自塊蛾眉敢云見妬行乖完璧而欲免瑕摘難矣然猶苟全首領生還鄉縣奉二親之晨昏上先世之丘墓撫今悼往憂喜駢集因念河清難俟人事靡常南山之歌恨長夜之莫旦竹林之侶假鍾裴以紓憤斯達生所以放言幽人因之長往者也自分身累百垢長為世棄乃稍稍脫拘攣之文逸瑣尾之忌拋煩多之禁然亦不敢踰大閑冒隱慝滅先王之禮觸當世之禁務致窮居之尚絕希進之心而執事乃欲責嫂於寒灰疾老於墜翮幾翔於鍛羽望僕以同景擢之末照而收桑榆之晚績也無乃與僕私指謬乎夫麇鹿損操志在豐草羈鳥奮翮棲慕一枝即有愚投之國過仁之主睞詞之所寵之以高軒享之以玉饌娛之以

雕搜謟之以棗脯攸且駭顔驚嘔奔逸之惟遠耳僕
聞古之聖賢心有所鬱結不能通其意則皆一家之
言思垂不朽僕誠欲効之庶幾償前辱之萬一流文
采於無窮然才劣左馬而欲自附作者直虎之諧其
能免乎方將修農圃之業急公家之輸頪其羨餘以
贍妻子長為太平之民惟至老死不覩兵革志願畢
矣嘉靖十八年詔修承天大志都御史顧璘上疏薦
廷陳與故亳州知州顔木備局書成賜金幣竟不復
用廷陳為文織踈駢旁摹倣東京每有所造輒讙叫
乐人次梁所景納最服之而歸悤鄭善夫與相好廷
陳雖平生徵誕廢然當世論文必及之也顔木隨人
罷官家居故人為湖廣參政至隨訪木匿不見既行
部他邑有田父何吳雞觚酒由中道入門戟呵止之
爲木也因與飲至醉委觚携去不知其方江浙人
所著有疊愛集好為奇詭字使人不能竟其辭妻甚
如與之反目輒自縊死故曰文人無行大抵然矣

鄭善夫

鄭善夫字繼之閩人也為人沖澹高潔恥鄙瑣之習
而以絕學自任嘗誦曰聖道非學也善儒與世嚴視
古太陵晚志以降其趙吾閩疾學之不變果態學十
載反之古矣年二十一舉弘治乙丑進士除戶部主
事　武宗初赫柄中官善夫善扑時嘆曰大丈夫當
龍皇於世退見無就柱戚志力告浮請乃築少谷平
堂於金鰲峯作遂清亭俟天下之清交與鮮絕岩居
六載正德戊寅有司勸駕起尋其疾改禮部主事轉
員外郎己卯　武宗將南狩善夫偕諸寮采曰駕未
發諫之可止與吏兵諸曹郎中黃鞏等伏闕極諫指
斥宰臣江彬及中官黨濁亂天下　上怒廷杖之既
南狩善夫乞告歸得歎云曙戒勿急從擇送快吾胡
可弗歸遂行通浙游越山水至逾八月旋閩居湖上
一多病必滿時月間已必往佳山水游或憫其羸吾
之疏曰吾少各靜中不留求佳突吾思耳益誇嚴云
江南北山水畢受吾杖履之嘉靖改元以都御史周
季鄂御史汪淵薦起為南京刑部郎中吾轉吏部驗

封司至建健眷武夷游值風雪嘗理弗峇以病、旦
依、不休其游至弗乏獠與病歸、二日不椂時年
三十九吾夫歸已你留人意有所豐臧吾夫云諸諸
君贵若少休少谷可以存神明晚與訣力手書授高
激傳汝舟曰修身俟疾吾今更復奚憾詩文妻子付
託高傳二弟經理其寄延平遺書皆如示乃啟手足
以游歲癸未臘晦前二日則身與揩激與汝舟治也
后發訃皆宴、鄉人始知吾夫之資而能有通其官

董玘

董玘字文玉會稽人幼岐嶷穎慧以神童稱然疑重
靜默史終日不出一語年十九領浙江鄉薦第二進
於太學祭酒章懋奇之指示諸生曰此天下士也弘
治乙丑舉會試第一廷試第二授翰林院編修予假
歸娶名修
孝宗實錄及成陞俸一級當是時逆瑾
欲挫抑天下士使必己出玘知戍安稍遷刑部主
事人意玘於法律非所習且有所不屑為而玘治獄
獨不少厭倦其所為獄詞即老吏自謂不能及又時
用事者諸所按劾務為刻深玘數援律以爭曰法固
山是用事者往往屈而從焉改吏部考功主事張綵
附瑾欲盡更故事命取諸司故牘焚之玘持不可乃
止瑾兄死納貲成走吏玘仰東進玘異以判人成為
玘危全瑾誅遂入翰林滿九載遷侍讀充經筵講官
爲運左春坊諭德書詩甲寅陞侍講學士充修實錄
副總裁官先是
孝宗實錄焦芳多以意毀譽其間
而
武宗納大臣言撥亂政其事屬總諸史官相顧
不能發玘於紀載詳而不冗簡而能盡又因以正前

錄之記聞歸之王公書成起晉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而忌者謂故事以編學遷轉不越二級玘獨躋五級於是謗始作矣丁亥遷吏部侍郎仍兼學士尋轉左侍郎戊子尚書方獻夫罷玘署部事拒絕請託尤嚴於君子小人之辨御史胡明善所為多不法玘疏出之草已具以父訃至不果上又薄都御史汪鋐於是鋐明善胥怨玘會玘為父請卹典有司以方有事於南郊不敢覆請及命下已踰月鋐明善因誣劾玘夜閣延緩撟縱以圖冢宰 詔下都察院覈實遂為鋐所構 上弗知也謂玘大節已虧論治矣已而念其啟沃有年浮泛末減落職為民玘方在疚不敢自明其後二年詔始白奉詔致仕南北臺諫及部使者交章薦之猶以前持法為群小所不悅弗果用最後有知玘者而玘以遺毋喪積毀成疾卒年六十有一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謚文簡玘博學善屬文所著有中峰集行於世

孫緒

孫緒字誠甫號沙溪故城人也誕前一夕寢後忽產奇花異香襲人七日乃已生而丰神秀朗警敏異常五歲未能言嘗手書一貴字親見之者異試弗爽八歲出就外傅能賦詩十七入邑庠聲稱卓然弘治戊午舉鄉試第二癸丑成進士廷試二甲第一授戶部主事以才調吏部稽勳司尚書馬文升深器重之尋以其父有疾再乞終養弗獲乃託病徼行歸省於私第數日便還京請告俄以憂去既免喪復除原官未幾轉考功員外郎補文選郎中典銓處潔養母于邸篤孝不能豐嘗啖辭以悅母心母喜曰是誠慰我願終始弗渝也秩滿轉太僕少卿晉卿時兵部尚書王瓊交結錢寧勢頗張移文太僕語涉不遜緒作書數之瓊為引咎故事太僕供邊騾以千計歲久無用緒上疏罷其役先是淮安鳳陽諸郡飢鍾馬與小弱緒發其故成與交先省費萬緡民德之醵金設醮為之祈福南陵丞韓思義貪殘目著緒庭杖之而按以法思義席權宦張雄凡與思義素者皆為之言雄亦托

親信致意皆不之吝會思義病亟雖欲以故勘誣緒而憸人於外助之乃禁御史重賴左都御史彭澤力主避逅律還職雖仍論奇除名　世宗即位詔復太僕卿致仕家居足不及官府朝夕侍母愉愉如也母性嚴急或怒諸長跪肩月揮汗如雨遇袖度怵然塊坐曰吾念母氏劬勞也母沒後築漢陰亭剪韭軒於陂東挪曲自署陂東居士跡入城市者歲不二三閒招朋舊看雲度壑賞花賦詩投壺對奕累日夜不倦為文響振漢魏雖視屈宋詩沖淡含蓄浸浸乎適大雅矣傳及羣書天文地理老佛醫卜莫不洞究所著有沙溪集四十卷無用閒談十二卷家求大學中庸致當易經奇語陂東新論四書小說語孟毛詩尚書韻義各若干卷少師楊一清稱為近代宗匠人以為允嘉靖丁未十月辛亥夕有巨星隕於其隅其光如炬空中有聲如雷年七十有四

楊慎

楊慎字用脩別號升菴少師廷和之子也初廷和以艱嗣為憂禱於神後夢神語曰當以聰明奇慧男子畀君又夢送五代忠臣夏魯奇至曰武臣也復以中庸十八章輔之生而岐嶷類達七歲其母教之句讀併授以唐絕句輒成誦稍長奮志力學不出外戶年十二擬作古戰場文過秦論大父春與其弟大奇之一日從廷和觀畫問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畫畫之佳者人曰似真孰為正慎舉元微之詩以對廷和曰詩亦未佳汝可更作慎輒呈稿云會心山水真如畫好手丹青畫似真夢覺難分列禦寇影形相贈晉詩人廷和曰只此四句大勝前人矣後從廷和入京學士李東陽見其詩曰此非尋常子所能吾小友也乃進之門下命擬出師表及傳與請沙汰僧尼表東陽覽之謂不減唐宋詞人正德丁卯歸應鄉試督學劉丙試而奇之曰吾不能如歐陽公乃得子如蘇軾耶是秋果捷易魁戊辰會試主考王鏊梁儲得其文已置首選卷偶失燭遂下第入國學祭酒周子義試之

曰天下士也辛未礼書費宏知貢舉擢慎第二殿試
制策擬史融經教陳弘訓讀卷官李東陽劉忠揚一
清相與稱曰海內地負大放厥辭共慶朝廷得人存
賜進士第一授翰林脩撰時　武宗游幸宣大榆林
諸邊逆而漢使慎上疏切諫不報遂以養疾乞歸三
年乃起　世宗即位初開經筵慎充講官進尚書金
作贖刑之章言聖人贖刑用於小過者冀民自新之
意若大姦元惡無可贖之理時大閹張銳于經寺皆
犯先朝事罪當死以進金銀得免故及之甲申七月

識大錄

大礼議起慎執奏者再嗣復跪門哭諫中九日下獄
越二日廷杖之又十日復杖之斃而復甦謫戍雲南
永昌衛與病馳萬里羸憊特甚栖栖旅中訪醫最
兩巡撫黃衷促之且甚力疾冒險抵永昌幾不起選
按郭楠清戎江良材極為存護卜館雲峰居之且上
疏乞宥議禮諸臣而楠亦被詔下獄為民丙戌尋
甸土舍安銓變起武定土舍鳳朝文應之攻掠城堡
尉志弘棟慎歎曰此吾致困之日也乃戎服率旅僮
及步騎百餘往援木密所偕豐八賊與副使張峩謀

固守明日賊未攻城事州土舍陸紹先率兵戰城下
懷僕城中兵鼓譟開門出戰以助賊敗去慎雖居窮
荒神情暴逸寄興山水遇會意處輒操觚吟咏比句
忘返戍滇餘三十載南中名勝遊歷殆遍所至必留
題紀遊己未六月遘疾賦詩感懷曰七十餘生已白
頭明時律例許歸休歸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為滇
海囚遷謫本非　明主意網羅巧中細人謀故園先
隴瘞兒女泉下傷心也淚流又以詩與其友李元陽
張含唐錡訣閏月而卒嘑年七十二　穆宗戕桜奉

識大錄

遺詔追贈光祿寺少卿慎努友性植穎敏過人家學
相承益以該博凡宇宙名物經史百家下至稗官小
說醫卜技能草木蟲魚靡不究心多識闡其理博其
趣而訂其訛謬焉正德間　武宗閱文獻通考天文
星名有注張又作汪張遣中使下問欽天監及翰館
中皆莫知為何星也慎曰注張柳星也歷引周禮史
記漢書以復又湖廣土官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
進貢同官疑為三地名於長官司上添一三字慎曰
此六字地名也取大明官制覽之嘉靖初給事中張

紳上言時政論學術不正一條有商字克頊之語上問之內閣慎適在館中即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復大學士蔣冕喜曰用修之博何減古之蘇頌乎乃若論王濬之賊晉室辨太王之非翦商魯之重祭不始於成王周公春秋五伯說斥予楚宋秦繆引墨子及修文御覽以辨范蠡無載西施之事引黃東發蘇東城之言及李漢韓文序以辨文公與大顛書之偽駁歐陽氏非非堂之說斥戴石屏之無行傳節婦唐貴梅之死節此又証據古今闡揚幽隱者也平生著述百餘種散逸者多學者恨未睹其全云

薛蕙

薛蕙字君采亳人也舉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病免起復值　武宗南狩蕙抗疏諫止　廷杖三十世宗踐祚以才調吏部歷考功司郎中大礼議起蕙撰為人後解為人後辨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尚是與推貴忤乃嗾言官搆之蕙上書訟冤白因謝病歸吏部數移文促之赴官時推貴方張蕙歎曰是可褰裳而蹈淵也哉竟婁薦不復起莊敏太子立議宮坊臣　上且用蕙會病卒年五十三蕙貌臞氣清行已高峻潔其才雖高然性易澗湖坡去厓岸豪俊皆慕與之交其屏眾亦無所嫉者獨以一二推貴人故至一斥遂不用而蕙去且藝圃灌花澹如也居鄉絕不肯為人干請至戚里有疾親為之診方製藥嘗脫綿襆被來省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曰吾愧此心耳初號西原居士復扁其齋曰大寧遂更號大寧居士而世稱為西原先生云其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數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死

陳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曇氏書得其虛靜慈殊之說不逆于心已而証之六經及濂洛諸說互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為鵠以慎獨為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為與、能知未發而至之為竅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天數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難也而後者之於書嘗憫學者溺於多岐作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見其心也作五經標說方士寧鑿乎性命之外而不知養性之為養生也世儒況數十有無之內而不知無為之為有為也作老子解蕙少時刻勵於詩世絕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有志於道則棄不復為雖為之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爭慕效之而仿言老子解好者希矣

陳鶴

陳鶴別號海樵山陰人生而穎悟絕群年十餘已知好古買奇帙名拓窮夜誦覽十七而始以例襲其世官百戶鶴固不喜挂雅報弓矢以自匿其茁甫負乎土一、思異、得奇疾更百療莫驗乃自學為醫久之洞其旨則自為診藥凡七年而病愈遂棄故所受官著山人服乍出訪故舊神宇奇秀道上望見者疑其仙人也對客論說其言一氣萬類備行玄釋凌跨依於既是以傲當世學士而其所作為古詩文古騷賦詞曲草書圖畫能盡效諸名家既已間出己意工略絕倫其所自娛戲雖瑣至吳歈越曲綠章釋梵巫史祝咒櫂歌菱唱輓車蠻鞞儺逐侏儒伶倡萬舞偶劇投壺博戲酒政闌籌稗官小說與一切四方之語言樂師瞽瞍口誦而手奏者一過與至身親為之靡不窮態極調於是四方之人日造其庭盡一時豪賢貴介右諸家異流無不向慕願得其片墨或望見顏色十談一飲以為幸雖遠在滇蜀亦時有至者即不至幸以書托交每旬月積紙盈匣又善拔窮士士或往

四方必借鶴片墨以動豪貴人每值鶴飲旅者行者舉爵持俎戴筆素以進鶴則振筆揮灑須臾為一擲累幅或數十丈各愜其所乞而後止而往還箋札酬酢去留目營心記口對手書又雜以論說娛戲一時操陳燦然畢舉於是軒蓋盈集諸司巨公郡縣長吏或銜命之使有未見鄉縉紳而先造鶴、臥未起或時就相見之諸公既異其姿高其復而鶴指顧自如雄談闊視操以嘲詆無不氣折心醉殆內交而去家居如是者幾三十年以為常其後遊金陵客四年以病卒于旅舍始鶴少時游金陵將造尚書顧璘、先一夕夢李白及見乃鶴也遂深相結云

蔡羽

蔡羽字九逵蘇州吳人高朗疎俊聰警絕人少失父其母吳氏親授之書輒能領解年十二操筆為文已有奇氣稍長盡發家所藏書自諸子史而下悉讀而下悉讀而通之然不專記誦不習訓故而融液通貫能自得師為文必先秦兩漢為法而自信甚篤發揚蹈厲意必己出見諸論著與雅宏肆淵而不浮詩尤雋永早歲徹尚纖縟既而滅滌更靡一掃雅馴晚更沈著而時出奇麗見者謂雖長吉不是過羽乃大悔悵曰吾嘗若作詩求出魏晉之上乃今為李賀耶吾規衰矣其高自標表不肯屈抑如此然其所作凌厲頓挫誠亦富贍慕及當其得意時不知古人所詣何如也羽故邃於易出其緒餘為程文以應有司而舛義深發無一篇出人爭傳以為式然試輒不售屢挫益甚而卒無所成蓋自弘治壬子至嘉靖辛卯凡十有四試閱四十年則既老矣歲甲午以太學生赴選調天官卿雅知其名因與吾少日所聞蔡九逵今猶滞選調耶然限於資地亦不能有所振拔特以程試

第二人癸按南京翰林院孔目居三年致仕歸卒於家

逸史劉根曰吳文章之盛自昔爲東南稱首成化弘治間吳文定王文恪繼起高科博學　帝制遂持海內文柄同時若楊禮部君謙都太僕元敬祝京兆希皆任不大顯而文章爽爽顯然在人要亦不可以一時一郡記凡遠雖稍後出而所造實深自視甚高常所評隲雖唐宋名家猶有所擇其隱然自負之意殆不肯碌碌後人而潦倒場屋曾不得盱衡抗首一騁諸公間而以小官困頓以至不有命哉

王寵

王寵字履仁後字履吉別號雅宜吳人也資性穎異將以勤成於書無所不窺而尤詳于群經手寫經書皆一再過爲文非遷固不學詩必盛唐見諸論撰咸有法程正德初與其兄履約並以儒造選錄學官號聲儁逸翹然競爽旣而履約蚤應天鄉試乃舉進士而寵每試輒斥以年資貢禮部卒業太學又試又輒斥凡八試、輒斥而名日益起從遊者日衆得其指授性、去登顯仕而寵竟不售寵高朗明潔砥節而履方一切時世聲利之事有所不屑偃倨之言未嘗出口風儀玉立舉止軒揭然其心每抑下雖聲稱振疊而醖藉自將對人木訥言學蓋不欲以所能尚人故人亦樂親附之性惡喧囂不樂居廛井少學於蔡羽居洞庭三年旣而讀書石湖之上二十年非歲時省侍不數數入城遇佳山水輒聽然忘去或時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含醺賦詩倚席而歌邈然有千載之思

陸釆

陸釆初名灼字子玄吳縣人吳之西境有山曰天池益道書所稱可以度世者也釆意慕之因自謂天池山人云釆生綽竒英發始為校官弟子不屑守章句經學無所不覩泛其姊翁太僕都穆游慨意為古文辭尋以例升太學益務精進視當世顯人名能文章者輒往瞻門自通贄以所業偕一見賞愛其名遂隱然以起自江以東學士多延頸願交者而釆意獨自許用世謂功業可立取曠懷磊落書奮筭抵掌論天下事語多觸時禁客不樂聞稍稍引去或目笑之釆色自如不為止在太學二十年累舉輒躓遺世玩侮中不能無少望日夜與所善客劇飲放呼為樂間出游燕趙月忘返來中裝無一錢從者以告肴弗聞也東登泰岱賦遊仙三章慨然有輕舉之志南踰閩嶠徘徊武夷諸山語人曰世無我者古閩京師天下豪傑輻湊又燕趙多慷慨士吾且往覌焉倘應數乎行半道病還及家意頗惆悵夜中數起東西行謂其兄粲曰日者言吾歲行在酉當厄吾形神不相得矣殆將死也因屏人屬以後事居亡何竟不起時年四十一釆性懷蕩不羈與人游處輸寫心腹無所隱匿每揚搉今古品藻人物樕辯鋒出莫能窮者而隨機自信不肯詘折徇俗雖故所覩善一弗當意則面斥之或致怨懟不恤也其於文喜稱六代詩初覩摹盛唐晚宗謝康樂造語往往似之居間兵筆游戲為近体樂府若調笑來然之作亦緝籍可善獨好聞國朝故實所至延訪勤切點者或謾言以中其意釆亦傾聽弗疑他如幽冥物怪荒誕變化之言靡不采獲著之編錄多至數十百卷藏于家聞有奇人異書不遠數百里走求之其篤好如此

胡纘宗

胡纘宗字孝思更字世甫號可泉秦安人也穎悟夙成垂歲為諸生提學楊一清王雲鳳深器之正德戊辰進士爾為庶吉士讀書翰林以詿誤謫判嘉定州累官吏部郎中未幾擢知安慶府時逆濠亂後人民逃竄而、武宗駐蹕留都供御繁劇朝議以纘宗有雋才故特爾以任又屬夏旱秋澇纘宗修火政舉荒政上下又安明年江南大旱歲飢民流復調知蘇州會治守令多任纘宗任兩郡幾九載政化大行陞山東左參政兩郡士民皆樹碑頌德立祠以祀之辛卯進山西右布政使丁外艱除服補河南右轄轉右郎陵盜起纘宗討平之丙申拜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時魯府恣惡纘宗抗疏以聞詔遣廷臣會勘奪其祿并革護衛究地乃寧尋以原職總理河道已而改撫河南值汴中大飢且疫纘宗上疏請賑情詞激切同事者覽而難為纘宗曰皇洋念吾屬而坐視中州數百萬生靈哉既有答其請任之疏上得發帑銀二十萬命大臣賑貸之汴民少蘇已亥冬汴城火燎頻發

識大錄

未幾行臺亦交纘宗引答乞歸詩賜閒田里爰築別墅閉閣著書時戒余藍輿課耕隴畝亦或登高賦詩興盡乃反興邑中薦紳燕會作九逸圖優游卒老年八十一無疾而卒纘宗才氣英發對客揮毫詩賦立就宛若宿搆然篤爽豪邁上追古人凡海內賢達及藝文之士皆欲、納交而執敬從隨之彼未免含嫉睨視焉所著有辛巳集丙辰集河嵩集歸田集鳥鼠山人小集擬漢樂府擬西涯古樂府共三十餘卷及所撰安慶志秦安志鞏郡記秦州志春秋本義並行

許宗魯

許宗魯字東侯號思玄又號育霞道人咸寧人也舉正德丁丑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雲南道御史即劾掄侍郎熙燦二人曾寃濫事起又上言親王護衛宜隸之守臣例吾蘇畝盡按諸大猾置之法所入銀數百數十餘萬 世宗御極首上封事請勤視朝罷傳奉絕貢獻惜爵賞重邊備寬徵歛深切時弊已又言常涉御劉之後義當復其封爵厥後四氏竟得復益自宗魯言張本也嘉靖改元出按宣大大同將卒素驕悍難制宗魯罷其尤甚者一二人於是將卒怙然危是太監劉祥設遣餉以萬計罷上罷鎮宗魯復請下祥于獄祥大俱即如數抵償時御史曹嘉論諸大臣有給事中希大臣意論擿御史宗魯乃奏御史無罪而劾武定侯郭勛太監蕭敬後以地震復上言群小竊政柄宮壼議外事國是已定而復易罪人方獲而遽釋蠹禍猶指勛敬輩也一時以為危言宣大故有大邊正德初以地遠棄去不守邊勢日蹙宗魯行邊頗歎曰大邊急宜復者乃遂條畫狀聞頃當事者歎之為今補築近邊工竣勅賜銀幣宗魯上章辭謝因請 上無忽重地後宣大守備益難人始思其先見明年擢湖廣督學僉事前督學者以屬地曠遠當數歲不一至宗魯歲試輒遍所至以行義倡士風士咸競勸既轉霸州兵憲去士日益思之乃白撫按乞借宗魯撫按以聞於是改湖廣按察副使復督學政己丑晉太僕少卿禁中貴人不得與事中貴人衛爲乃取服輦馬故以馬不中選因之宗魯曰此馬誠不中選當為奏取入監馬充之中貴人沮遂不易馬亦不敢復言事矣壬辰遷大理少卿未幾拜僉都御史巡撫保定保以近畿民苦甚宗魯嚴黜驛傳定諸郡縣徭賦并式築長堤以扞滹沱河患 上賜璽書銀幣旌焉是時宗魯頗受知遇而南給事與有隙者頗益忌之乃論其在湖廣刻書濫費羅官綃紬咸以為繇吏部尚書唐龍都御史路迎柯相御史唐待交章薦之廟成廣譽諸臺諫又合疏薦之于是召還復都御史經略邑中昌平故無邊備宗魯議修邊墻三百里墩堡數百又疏請革華設士大將統入衛邊兵昌

平改奉將守　陵寢以華華分守駐懷柔為東進擊由羊口為西進擊又言昌平得一兵備治京北霸州者以治京南即昌平撫臣可罷不設議未盡施用無何進副都御史移鎮遼東至即議處置課〻大增諸軍占種民地者勒令悉歸之民遼東改與三衛諸夷互市卻議北虜亦開市遼東宗魯移書駁論不可者十事議乃寢遼人甚賴之會有言其以詩酒急事者宗魯遂力求致仕歸益〻放情山水別構草堂積圖書其中日召故所與遊者置酒賦詩亦時〻作金元人詞曲為樂其詩文有漢魏風而作字精詣古法諸行草大小楷書襍置法帖中人莫能辨即老猶能作小楷字當其得意時一揮輒數十紙不倦入得其詩翰者或珍玩藏之日為當代二絕性好客喜施即少賤者必為禮自家室貧者與後進文士必求與交即海內善書工畫與諸技藝人一入閩必先求見之宗魯皆為汲引延譽又言儀溫雅人一見即以為親已立當事臨利害侃侃議不阿家居七捻年閱七十而卒自親黨交遊與田中父老海內學士無不驚悼悲

歎宗歎少孤受叔氏恩厚為廩言士聞叔氏病即吉歸至則叔氏卒矣常自恨不逮事叔氏事叔母愈益謹病革時猶悲歎曰吾不得終事叔母矣何以報叔氏地下其篤倫若此所著有少華集續集陵下集遼海集歸田集數十卷行于世

羅虞臣

羅虞臣字熙載廣東順德人頴悟絕人覩書日數行下九歲能爲文弱冠舉進士補建昌推官建昌號繁劇難治虞臣至數守郡以文章淵師史事日召吾書史數人於前口占其所撰故人書手披其所爲文且省吏事各有條退則讀書至夜分乃就寢故虞臣右官文日益進郡中亦翕然有文雅之風三載陞刑部主事改吏部與李開先任翰某以文章氣節相高而虞臣尤剛腸疾惡面斥人過以故多忌之者開先曰

熙載且見忠於法矣初虞臣在刑部提牢獄因劉東山以事被旨及改吏部未幾山東巡倘上變告張延齡姦邊虞臣以擇獄於是逮諸詔獄治虞臣濫獄中上書自訟遣政勳紳覺書棄去不奏獄成下都察院上逃網書虞臣故縱重因黨結九忠杖五十褫職爲民虞臣既歸北中山結草堂墳索置前園牒陳漢魏指百家馳騁于魏雜仲舒章恐下惟嚴平不寬城帝備自謂過之也嘗言虛生不如留名長古不如自言其志如此兩廣都御史蔡經薦于朝未用卒年三十

五所著有康子集　國朝自孫賁以詩起南海學士多宗之其文未嫻虞臣所爲文上追兩漢下掉六朝眾觀天下方駕作者且近代學不踏綜覽剽竊聲律遂以詩鳴虞臣經史傳記靡不淹貫其於孔學探據今古擬議尤確惜乎蚤卒所謂未見其止也

識大錄

趙時春

趙時春字景仁平涼人幼與群兒戲每列旗鼓部署
自長御之年十四舉於鄉嘉靖五年試禮部第一時
年甫十八名盛海內士林伺其有所製作取而誦傳
之時春顧日習騎射襲甲兵覽邊事既改庶吉士授
兵部主事嘉靖九年上言近去災警頻仍聖心憂惻
下詔求言已涉旬餘大小臣工類以浮類面謾訪問
之詔未乾慶賀之章屢上蓋自任年靈寶縣官言河
清受賞繼而都御史陳進片瑞矣今則副都御史獻
瑞導仲賦進瑞麥矣指揮擇進嘉禾矣鎮及東進鹽
花矣禮部尚書時再請稱賀矣鎮東背憲紀攸司不
能激揚獻替稱將明之仕尚書時職典三禮固上要
君寵風偏改小臣所以撫膺泥涕不能已言伏以中
今百官且陳時事敢有執瑞毀玫異感聖聰者即加
誅遣庶可化佞為忠　上曰大臣科道既無陳說時
春必有得〻之論其以聞時春惶恐未對　上怒趣
之乃對　上責其假捨賣直下錦衣考訊黜為民居
十年以為起除翰林編修兼司經局校書與羅洪先

識大錄

唐順之同上疏請正　東宮朝儀復罷為民時春讀
書日記萬言凡史氏所載天文地理戶口錢穀多少
之差與廢茲要領之統姓德名歷〻成誦既罷歸邊
地蕭條無朋可侶則數〻與邊人譚干戈事作禦戎
論三篇其一曰中國之患莫大乎士大夫崇浮靡而
忽實效戎狄之覺中國其始於襲吾長而敗吾短中
國之人襲其水土饒習計足以逆定〻卑嫡貨足以
利用四裔之人性專而用齊以智撓專施利收齊故
吾之用一矣其倍矣況寔用百〻以敵一何患自寄
我古善用長其任于斯不善者則不然其智計亂於
乾浮而晴貨遷於奢靡故以其專勝吾之乱攸以其
齊服吾之匱故春秋孔之以為自七而兵家忌之曰
致於人自古士大夫崇浮靡忍實效者莫深於宋〻
之亡也家不程師旅之程武而在士大夫弛武而不
講不程設守之不固而在於不知以攻為守之時秦
天下如是之大矣惟豪傑如是之多宛轉戎狄掌股
之上曾無一久奮抉大呼者陋哉宋之君臣溺沒於
浮靡之說也園家驕全勝之尊胡紹百王之絶統奮

青丘之仲翊遂崇害於夷庚神武既布然後聖文章
修時則有覆單析將而邊圉無尺寸之失益當皇輿
北狩而戎夷終不敢失君臣之信臣情卒蓋強固守
虓虎之旅遷徙而颺揚于是離繼重明百姓捨服視
前事之得失睹今日之功效崇戎上略斷可識矣今
使士大夫忽當務之實用略前車之覆轍慕文德之
虛名忘經武之大計此猶畫餅療飢以言湯消癰疽
也其二曰夫散兵不足制人而制於人誤志不足應
敵而應於敵天下無事黃封強中約束利兵健卒星

羅雲布勢不為不強威示為不張卒有狂夫奮挺之
唯恫喝相仗莫肯受命者領裏子私貲財之念重而
赴義致果之志微也故曰制於人內傾重而外唯較
則上下異心上下異心則技藝有閒技執有閒則嘗
雖貴盜攻而應於敵有生之心必喪其生從守之謀
常將其守使有必死之心則其生不足為也使有必
攻之謀則其守不足為也戎狄之衆曾不百一於中
國齊肥相較封害相懸萬一來佯而能為中國患者
以具出守者也獲其地不足以益土役其民不足以

廣衆而征伐之兵勢不得息者以攻為守者也衆均
尚勇勇均尚智智均尚聖四者戎狄之所短而中國
之所長也攻守之勢在中國不在戎狄明矣散衆而
守則守有定形聚衆而攻則攻無定勢以有定之守
禦無定之攻雖有聖智難為而況勇怯之間哉使戎
狄聚吾長而毀吾短者此也夫勝敗相參鼓旗相當
而莫敢先覺者謂其士強弱等而將智勇班也使吾
簡百一之士練技擊之兵非全兵能當也信任英賢
中嚴節制非為其之敵也彼見吾有衆攻之勢無寡

守之失攻殆之利其衆可亂惑之聲其情可得合變
制奇之要在此不在彼明矣是非欲其纏裹之衆利
其華屋之其甚便彼知纏裹之衆不可冀保而況吾
衣冠之民華屋之其不可冀饗而況吾貯貨之富則
飲馬之深寇而欲饜之情可幾矣其三曰其本莫如
自治以結天下之心慎守以待既裂之勢漢晉之亂
巢于路安史之難河隴陷虜文進之務幽薊割郭藥
師割營之際朱室微其患在內萌於至近發于至遠
浸淫毒害適滿宇內一夫家攜四夷交難終之任人

始之而我明乎知人之不足恃也故先治其身使其心志足以倡率百体血氣足以供給庶用聰明足以從使群動威靈足以招徠英豪天明而衣沒日而入兆民之情四徹無蔽雖有纖介適至之疾而無土崩瓦解之勢外侮不啟於內內取不求諸外卒有大患列壘而守重兵以示勢脅其深入併壁以入堡絕其鈔掠重賞以誘士知其情偽彼雖未敗固已無所利矣先伏之情惟利是逐小戰則小利大戰則大利不戰則不利破一十家之堡不逾千人之朝食百家則不能充數日馳數百里之地必擊空虛之　遇敵則不能戰矣深入險重之中必知情勢之宜無間則不能出矣輕騎遠出以爭利重兵必遂水以屯望無泉則因所因矣故廣置耳目安集生口堅併壁壘置兵要害先據水泉匿形而不擊坑士而不闕慎守之策也然則必不戰與曰非不戰也不當戰也彼固求戰者也假戰則必克克則必勝勝則車騎甲兵之獲固已利矣況乘勝逐鈔之利也虎不先見人不敢搏見射獵者則走鋒勢使然也故不戰者守之善者也求

戰而不得欲進而不能遁入遁出進迎退使永平之士習於戰陣久騎之虜疲於奔走情見勢屈衆情離貳勝負之形決矣戰可得而知矣二十九年虜犯京師以徐階薦輿起為兵部主事協贊仇鸞總理京營軍為鸞所擠罷歸命以前職督逋從鸞軍府衆方傾心聽鸞而鸞乃與史道倡議扞市衆問時春時春發憤曰此亡宋秦檜策耳身為平虜大將軍致手增市職乎主辱臣死庚戌之役辱甚矣時春為臣子五世受恩三十載得備一偏較練五千精兵願為大將軍前鋒古北口缺鼠關穴中將勇者勝耳虜狩弓矢時春操勁弓大矢敢中國勇士不下虜聞以良鎗大斧拒馬劉信缺所以破几木也願諸君安坐無憂所憂者將懦不足信貪侈流行誤國耳時春見鸞驕縱玩兵老師靡財因作責言三篇諭忘頃之命為山東按察僉事練民兵禦虜時春領山東兵四千餘騎王通　上命心西直門外新選兵民教場鸞惡其兵盛毀諸　上上不行命移駐嶽雲時春介健率甲兵鼓行不見虜迹其明年春仇鸞復出征時春領兵至

通蔦颯通民毋含民兵時春露次數場結草廬蔦颯
其部將夜火之時春徐爐結陣整兵北攻既轉副使
遷迴撫山西都御史提督鴈門諸關併貧塋有征謠
抑求清絕覬道宗藩貴戚相戚吳敢犯去一時文學
氣節政事之聲震動天下時春以北台偪皆末節其
志專在懷夷狄復祖宗疆宇世：治安時春為人嚴
毅介特與士大夫處意有所不可議論有所不合常
引繩按矩詰責不少貸或語及北虜方持杯酒相歡
笑輒裂眦攘臂誓不與興與斃謂所知曰使吾得倫
偏較須精兵五千人操練兮巨天閒以長搶大斧俺
答兵猶不足平也士大夫率壯其志而訝其太輕変
其太鋭時春每山西虜犯神池諸堡身帥馬步軍往
崇之至廣武諸將皆會忍環根回有虜騎二千餘去
此兩舍許疾捲甲盡得時春擐甲欲馳總兵李淶皆
固止曰虜悍未易攻公爭肚比淶晉諸將力禦之當
不能公憂時春攘臂前及虜于天泉嶺伏四起鼓躁
來襲淶及急曰公速去吾死此矣時春策衆而奇虜
欲敗時春淶等殊死遮朗與子松又大同參將馮思

遊擊李桂神池守備孔賓偏頭守備高還太原指揮
陳金中軍尹忠把總俞棟皆戰死全軍覆沒時春倉
皇援一墩守哨以卒繩引之乃免虜尋引去言官言
時春平時意氣餘有當事沉毅不足詔解官聽調除
慶元年復薦起及未用卒於家

唐順之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也文行為學者所宗稱為荊川先生嘉靖己丑禮部貢士第一及廷試大學士楊一清使鄉人素誠渠欲首擢之而順之以年少厭仕宇已當嚴竟弗與通乃置二甲之首選庶吉士一二大臣不相能遂罷之主者以二甲前三名制策曾經御覽欲各授以簡討順之力請同罷試改除武選主事以幼時嘗竭精神於舉業發成勞瘵而學問文章俱未有成恐碌碌仕途無以為終身自立之地不樂居官未幾謝病歸丁毋憂服闋不出其父促之乃赴闕補稽勳主事尋調考功用舉主張孚敬薦改翰林編修校對累朝實錄於時王慎中陳束高叔嗣皆以詩文名當世一見順之之作心服之而順之未敎以為然也至其戒行雖皆終少自得之趣順之亡自致會山陰王畿以陽明先生高弟來游京師順之往謁盡叩陽明之說始得聖賢中庸之道矣校對完例當陞實順之不欲受又以孚敬嘗己將避其嫌遂告歸孚敬素嫌其疎遠黜是益怒假以原職致仕家

居杜門掃軌習修遊覽文以其暇日精究天文而問數學於顧應祥久之乃悟其微妙以古曆惟大衍為精故僧一行藏却全針世使傳其篤鶩譜耳郭守敬別有一法曰弧矢圜算弧矢有橫立赤黃白道變轉最為活法三道之畸零可齊而氣朔之差可定知曆理又知曆數此其異於儒生知死數又知活數此其異於曆官者也受著弧矢勾股測望二論以發其微識者題之會選宮僚起為春坊右司諭年以請朝東宮除籍為民順之自再罷歸棲遲世情節恩嗜欲以培養性源久之覺此心虛靜百物皆通時居宜興山中與諸生講學論文宜於其郡者欲一見之無從也四方之士過毘陵者必先札於其廬以得見為榮爲對始無虛日自歷仕以來家食數三十年世味泊知惟憂民之念耿耿於懷嘗論均徭不欲舉行新法十年一役雖極重百姓無不甘心一年一役雖極輕百姓無不嗟怨蓋零碎苦楚惟吏也以至大戶之號奇官戶之徵光其說甚悉而尤長於計算糧數區處史陽生計者之獨史率十載而為七收民者之工史

率七淺而為十水旱不可不存恤而免運又不可減
免於是有輕齎之法以米折銀民止須一石之輸而
國不失十石之入蓋此法於不可減免之中而寓可
以通融之意不必制其正賦之盈縮而但制其腳價
之有無不必裁之以豐山之斂散而但裁之以本色
之低昂一無損於國萬有利於民武進一邑歲該攢
運五萬四千有奇此入於國之正額本色正耗水腳
平米七萬九千有奇折色銀九千有奇此費於民之
美數漕運百萬石有輕齎四十萬以待四方之水旱

來告者則南無遠輸之費而北無艱難之困矣甲寅
倭奴起釁喋血東南順之目擊其變至不能寢食適
趙文華奉命視師海上過訪順之為陳撫剿且言非
專任胡汝貞不能平此寇文華然之還朝首薦順之
起為車駕司主事不起再以職方外員郎起堅卧不
出及部促者奉旨促行順之不得已乃馳詣闕即進
本司郎中初朝廷以薊鎮邊垣東自石門寨西至鎮
邊城延袤二千里外控諸夷內蔽畿輔其視他鎮尤
重而額兵缺少差行招募選補分區設將操練禦防

識大錄

循行之已久而海邊防秋撥班兵務且玩弛調遣乖
糜賞不實司農告急僉議以順之留心邊務俾本勘
指數劉卒經理邊務行令總督王忭責成諸將揀選
精銳分別奇正一切方略具以聞順之受命星馳
至鎮偕山海關巡視御史王漸偏閱邊塞由石塘嶺
東行歷古北口牆子嶺馬蘭峪又東過灤河經太平
寨至於燕河營而止凡為區者七復會居庸關巡視
御史蕭九皋自黃花鎮西至居庸抵鎮邊城凡為區
者三總兩關十區之兵原額九萬三千八百有奇班

軍遊兵不與焉見在者五萬九千有奇逃亡三萬四
千八百餘人順之謂兵之缺額其故易見兵之不練
其實難尋故略之眾補兵獨易而練兵則難專倚遷
兵不練士卒誠有如聖諭者十年來謂在練兵不在
增兵者惟有總督楊博一疏而已漢光武以漁陽突
騎定天下唐之藩鎮專兵而盧龍一道常虎視河北
古所謂其人慷慨勇悍而況驕者也今乃瑣快綿綫
靡靡然有暮氣之頹惰而無朝氣之精神銳而閱之
疲卒朽戈十常七八力士健馬十纔二三其於五陣

分合之變五兵長短之綵不便諳習久矣老羸未汰紀律久弛守備不足戰何以堪其間伉壯可用者惟洛闌塞皮不収千餘人及三屯建昌兩營古北燕河兩區巡撫標下民兵射手數百人劉在戲服之内百餘年来止有熱兎小警至庚戌以後北虜諸酋合謀入寇其禍始烈矣於是條陳凡事工之多見施行時戍倭負嵎盤據舟山我軍相持既久人無兵疲雖時殄戮但方昇息於此旋復馳驚於彼禍本已深急唯撲滅而水陸諸將復不同心暮武燕豢亦無決志海防地利設險未周歲久日多人情滋怠兼以民窮財匱供億維艱尚書楊博奏順之生長江南熟知兵情晓暢兵事精遺視師海上經畫機宜以為安攘之圖工從之順之至浙賊閩風遁去順之計平賊工業當禦之海外而海道不可不熟乃兩泛大洋至餘門而迋來發春汛急自登海船督諸將泊崇明沙沉賊船十三艘斬首百二十級餘賊走三沙陞太仆少卿總督胡宗憲薦其有文武材已留問事且請起擢用之乃擢為右通政協理軍政於時江北巡撫李遂告急

宗憲檄總兵盧鏜往援順之以江北復役重地乃以三沙賊撤鏜壁守身往江北與遂首尾夾賊敗之於姚家蕩又敗之於廟灣場度其勞無能為復自江北往攻三沙居海中二月竟以盬鹵之故腹疾增劇方向太倉調遣狼兵而賊乘風雨夜登江北岸矣順之每以此自愧其斬馘功皆遜不居而宗憲竟上之三受懋賞順之每與宗憲論國家事未嘗不泣下沾襟誓以身許國曰胡公計事先我一着至忠義一念則甚相符合未幾拜僉都御史巡撫淮揚順之因條奏海防善後事宜一曰禦海洋言禦倭上策必禦於海而崇明舟山乃海賊入寇之路尤宜預防當春汛時宜全蘇松兵備暫駐崇明寧紹兵備暫駐舟山總兵常居海中督兵會哨有如縱賊入港登岸者以次論罪二曰固海岸賊至如不能禦于海則海岸之守為第二着督狃坐地方殘破者之罪令宜併坐賊所從入者有能衝鋒禦賊使不得登岸深入者雖無首級亦以奇功陞賞三曰圖海外沿海遺逃之徒為賊嚮導者甚衆宜多方招徠以銷禍本自蔡宗满傳罪而

逋逃欲歸者不見自徒自蔣洲得罪而入以使絕域
為諜宜量為貰贓并開日本國通貢之使若抄犯如
故則命朝鮮琉球二國永制宣諭之四曰定軍制調
募客兵坐糜廩餉今宜急練土著之兵練之既成則
湖寨悉罷五曰鼓軍氣今士卒遇海風而須撑目眩
聞潮聲而耳聾心惕欲望歸肯大怒惟矣宜責文臣
節師時御戎服出入軍中以作武將之氣武將臨陣
時間取潰拔逃卒斬一二人以變士卒耳目則軍氣
自振六曰復舊制沿海衛所軍伍素整屯田膏腴數

萬畝今悉可墾種七省原設三市舶司所以收其權
而懷之于上使番民不得柔其便今設者俱已廢壞
宜令諸路酌將修舉八曰別一才文官舉海道副使
擇倫勅知吉州府費大節武官舉總兵盧鏜奇勅副
總兵曾虎新將九曰定廟謨古云兵久則變生近日
吳淞是海之獨水卒呼揮扶官縛吏則兵變之漸矣
蘇人素怯今欲燒官寺劫獄因聞然一逞則民變之
漸矣況慮陰導倭自為倭者可勝計耶惟願大小臣
工乘上其議仰求　祖宗以來招懷撫諭之道省改

從絕之由深何以永斷其路何以潛消其萌苟可以
利國不必為私家須慮苟可以便今不必以成說拘
牽是在　聖明從中獨斷毅然行之不然則雖百戰
百勝猶不勝也　上俞其言悉從之順之時因積勞
病甚憊不能行然以淮揚重地朝廷方倚任勉強赴
官值歲歉請于朝得餘鹽銀二萬以賑又自捐奉令
有司以次捐金易米散各鎮為粥以食饑民順之素
性仁惠不忍民之饑死又以淮揚所轄天下要道即
有變於內倭寇來之貽患蓄緬故於賑濟尤殫心力

於是疾益增劇而日治軍務罔敢少休庚申三月登
焦山望三江嘆曰吾第一最將使吾病而不能展其
能奈何然使一病都堂能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下
諸將在海洋則敵人自奪氣也欲從太倉取道常居
海中行至通州而病不起矣將革猶以為人與學問
未成未了十年工夫自恨四月朔日光晙晙聞天鼓
鳴於舟上者三而順之氣絕年五十有四賜祭葬立
祠揚州順之為人端厚孳懿操履修潔博學多材於
書罔所不讀靡不精究其妙而於曆算尤精文章可

以寬班馬詩可以追李杜與人無間於貧富貴賤雅
投其幾則言笑無厭有所拂則嘿然見於顏色遇之
逡巡為之趨避回匿悠而支吾弗為也其與人言鑿
揭底蘊若戳露肯綮事關機要則深沉隱默除不可
窺於瑣屑之事若不甚通曉至於寄盡世故則辨悉
毫芒無所不盡性恬澹不樂仕進而見民之瘼疾困
頓又若痌瘝切身思必拯之貌不踰中人而視天下
勢之所至若萬鈞之壓卵處之晏然舉天下之所不
敢為不能為者獨毅然奮起實自謂當今少一察武
子之憂蓋自死也所著荊川集十二卷所輯右編左
編武編百餘卷俱行於世

袁袠

袁袠字永之別號胥臺蘇州吳人也袠昆弟數人袠
嘗號秀發於群從中最少而奇穎異常年十五試應
天府試再不利憤曰吾所志何如顧為場屋所困耶
益淬礪精進判理質紐務究底極嘉靖乙酉遂舉第
一人明年成進士一時聲名傾動京邑入對大廷摛
衍揚推上下數千言出入經史詞旨宏遠學士張孚
敬得袠卷奇之執欲冠多士在廷諸公惡其攪推故
抑寘二甲第一及啟封見袠名乃悔不用其言而孚
敬則喜於得袠也日詣袠叙致本末自謂袠知己而
袠不對亦不謝孚敬大恚銜之然無以發也及袠為
庶吉士而孚敬已入閣親宰用事遂上言庶吉士所
地靡薄不宜在禁近悉罷為庶僚袠出為刑部主事
撞撤明法所當必先為南書胡世寧所知簡蓋本拜
袠析律精詳剖裁敏利而將以勤誠肅無留牘改司
武選武選所職除選照依貼黃及諸要瑣改雜劇司
而貼黃尤多散失袠皆拼嚴考閱決詳明吏不得舞
緣為奸袠承請事方將有為會兵部失火袠適當徵

廵在法儆廵失警當謫官撫吏永孚敷風旨又致勤
窮縱火為奸利假棟久之獄解同官皆調遠郡獨編
戍湖州會赦免歸孚敬卒猶起為南京武選主事考
選軍政尚書熊浹特委重之冤狀諸訖當貸否考核
稽正一於至公轉職方員外郎遷廣西提學僉事廣
西任嶺徼之外夷獠雜處文教久弛家教諭諄切示
之矩範而率之以身捏以科條宗推然浮矜其不逮
導懲而廣球以誘進之粤士咸若其化而家方勸進
尋致仕歸卒年四十六家瀾達高朗意趣閑曠論成

吳興日與同志探奇選勝登涉遊衍悠然自適及歸
桑室捷塘縱浪其間有終焉之志雖楚守官而落寞
抹堅未始少忘篤志問學群紀子史無所不窺為文
必先秦兩漢為法所著文集二十卷及皇明獻實吳
中先賢傳世緯歲時記周礼通解並行於世

屠應埈

屠應埈字文升平湖人司寇勲之子也少穎明瞻達
不拘細行以父蔭入太學既而見其兄應坤皆
列方面金紫恥獨以閑居罰乃力學自奮嘉靖乙酉
領鄉薦第二明年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自負儁偉
意不下一世而篤中秘清燕雅百氏言盡讀之其究
日益閎為文善化務屬辭陳詛類情縱横子史經傳
而宗本于長詩法沉潤百家意有獨至而陰擬其勝
於衆人沿習之外故自名公大家無不傾己下之吳

中袁永之四明陳束瑯山華察晉江王慎中皆一時
名士應埈與之友日相引上下其議論居常賦咏人
擢其長皆矜用以為美及應埈脫藁出群舉之而讀之
則人人自失矣當是時輔臣張孚敬切滑君好变易
典制諸吉士皆少年負氣不能屈往往抗視閣臣孚
敬怒盡黜諸吉士應埈授刑部主事已調禮部儀
制郎中諸　郊廟典礼多所裁定然已遷翰林修撰
同撰列聖訓錄成賜宴　瑾身歿進侍讀已又轉春
坊右諭德時　春宮初建大簡宮僚廷臣不覲倖以

世卒亦有倖進者遂為臺諫所論劾應坟進己又無可言而忘于省概懵及之章一再上罷免十七人而應坟獨被嘗於是人情翕翕以公輔望之然應坟每憤當世不見知力求解職疏四三上乃得請歸即疾作數歲竟不起所著有蘭暉堂集行於世子仲律廬州知府叔芳山東副使孫援亦任山東副使

王慎中

王慎中字道思別號遵巖晉江人也幼而穎悟不凡方在弱齡母教之以詩輒能記憶成誦八歲讀古文日數千言十歲能文聞悟警敏不煩師解其父鍾愛之甚督教尤嚴年十四從易時中問學時中為虛齋高弟一時從遊者多名士皆伏其敏茂以為不可及時中亦謂然曰若夫當退避三舍矣嘉靖乙酉舉于鄉丙戌登第傳臚授戶部主事監兌通州時天下承平在仕者皆高車宴嬉以米鹽為末務有據案執簿措斂散會盈縮已為尤職慎中獨慨然曰國家大計係於轉輸若判狀保甲習類昧昧乾沒為奸利恬無所割非法也弊實奸萌搜窒抉剔積偷宿蠹釐革殆盡退食之暇披閱經籍子史雖隆寒盛暑率夜分不寐油炭學業日益所造益深矣未幾改禮部祠曹盡交天下雅俊一時如李遂唐順之屠應峻陳束曹汴輩俱以文學道誼相與送而慎中尤為所引重名振京師時適制作方隆郊祀秩祀典儀靡神不舉祠曹職在督視土役出入壇壝勞勸獨苦而據經引義示

識大録

本禮意以佐尚書之盡又多所論贊如祀礼成特加
賞賚辛卯主試嶺南大稱得人壬辰轉主客員外郎
天子嚮意文治詔取文學之臣十人以充史館而愼
中為之首擢贊使人致語曰如獲一見館職不足定
也愼中固不往謁于是九人皆擢用獨愼中被沮朝
論譁然有失人之誚乃改為考功員外郎以塞衆望
驗封郎中當以次掌銓愼中在職其所嚮意持論皆
惓惓於抑僥倖崇恬退奴汲者謗振拔淹滯慨然思
有所更置時侍郎霍韜方以議礼大臣為 上所眷
其用舍進退論議偉卓屬員多不當其意而獨敬愼
中推贊既於愼中有宿憾郎議有不合輙疑為所間
同列為諂所薄者復忌其軋己悉力排之遂謫判常
州時年二十有七文學意氣之盛方鋭然欲有為于
世一旦被黜人皆從其憤恚不堪愼中碩怡然就道
了無慍色初至郡人謂其年少文人不閑吏治江陰
令缺迎撫欲檄署篆恐不厭塞不就愼中自以盈仕
以來出入郎署踐涉清華不復盡心於民事以少見
其所志且以謫居故借瞬塞徹示不安于位亦非所

識大録

宜也遂奉檄以行延訪民俗興學教士百廢具舉閭
閻隱伏亦屢情偽旁燭畢照事至迎刃而解老猾黠
吏不敢出一喙縣故多右族豪恣不法舊吏多眄顧
忌莫敢治之有蔡姓者怙勢縱淫尤甚愼中廉得其狀
旨眞之獄旬日之内奸怙豪宗境内肅然属縣之民
每以曲直越境就質士懷民畏愈遠彌思之往郡僅
數月陞南京戶部主事轉礼部員外郎禮曹于留都
尤閑簡得益肆力問學深悦宋歐曾氏之文以為世
人談文皆畢來入而去取馬殊不知善學還者莫如
歐善學用者無如曾是歐曾之文蓋原本経傳由史
漢之豪一變而粹者也乃取其舊草所嘗自書以為
漢人語者悉焚之詩亦以盛唐為宗間出于晉魏風
雅古趣融不專守唐人句字而撲為更化遠矣丙申
陞山東督學僚然以敦風教崇習尚為己責初山東
士子見愼中所勳廣東録爭相慕做愼中自以所作
雖峭厲雄奇可喜然不足為式而所按乃成弘間諸
館閣得厚典平正之格由此人知嚮往士風文體煥然
爭治所識拔者百餘人其後皆為成材美士知名于

時大學士殷士儋以童年入試慎中一閱其牘即用
其終身所遭東土人士至今談之有遺思焉甫一年
轉江西參議江西故陽明講習之區其老師先生多
以學鳴世慎中以戢事往來白鹿鵞湖間與學者訂
証發明簡易通徹不爲蹊徑士林翕然重之莫不望
其督學　章聖梓宮自九江入楚供億之費莫能卒
辦下吏至欲棄職以逃慎中往莅其役紀度區畫具
有條理力不告詘民不告疲上下晏恬寅緣皆倚以
爲重遷河南參政屬場屋選士督學陳宋病不閱卷
以屬慎中救日思爲品定及浮萬皆知名士東不起
慎中爲之經理後事收其遺文序爲之時撫其孤如
子遣人護喪歸吳移書有司俾恤其家慎中在江西
時大學士夏言方貴重官其鄉者皆尚意取客慎中
獨漠然不償言嘗憾時甚會考察遂以意諷吏部考
功誤拂其意而心惮公論擬左遷之既入內批以不
謹報罷命下朝野駭愕莫測其故慎中從違軒朗英
邁絕出東叟登朝高談雄辨直謂天下事無不可爲
而爲之亦無不如其意與一時才俊以名節意氣相

勵故士譽方隆而忌者衆矣既罷歸元坐一室左右
圖書屏遠絲竹之娛潛心大業力追古作以興起斯
道爲己任一時後進之士學業未成而名不揚者慎
中率獎訓誘被而成就之後進亦皆翕然敬慕日以
所業求質戶外之屨常滿慎中又嚴爲振刷以易其
口耳訓詁之陋討論啟發諄諄不倦隨其所叩皆虛
至實歸充然有得四方之士聞而興起者多以不及
門爲愧天性孝友家庭之行人無間言居嘗自念從
仕日早不獲盡力於父母之奉故自河南罷歸不爲
溫愍惟以得娛戀膝下爲樂從容遊豫州所未歷山
川從安陽訪崔後渠談數日方歸道吳越中與諸舊
故講學論文意緒灑然及歸承順色養惟恐有違爲
父結社致客以娛老奉母十有六年自膳羞服御起
居飲食之微忘意所向皆求適其節事兄撫弟以家
學相切劇惻怛慈愛之真周流貫徹痛痒必知宗黨
自高曾而下才者教之使其有成貧者資之使各
得盡其生事家居二十年閭族屬無失所之人視伯
父踏孫不啻猶子引被指誨無所不用其情泉士之

貧而有志異以廉令時資給之親舊以窮來歸而歲
之中倚以舉火者數十家也用情於孤寡尼雖老竟
目振者賑恤排解靡愛餘力弟性寶將赴經北上者
日侍側慎中從容言四國家治平久矣上下恬嬉民
生不習兵革而侈靡炎溢等威無辨恥尚奔竟恐不
能無繼重之憂若變起東南之患必距海上逋逃必
為大藪泉固濱海且隣于漳尤可深慮建州為閩上
游吾嘗有意於其鄉汝其定計焉惟中奉教乃卜居
建州後十餘年海上之警屢舉延蔓一如慎中所慮

戊午夏賊自歙衆入郡境踏市鎮居民扶携老稚逃
竄山谷間或為清野之說督責鄉民移眾携孥入聚
郡城惟中獨闢謀曰是大夫計不亟反之將與民矣
夫清野之說乃北邊禦虜象彼塞外荒絕無城郭舊
池之險宜急斂人畜使無所掠若內地郡縣之得以
為治者惟在郊關之外數百村落保聚其間而後有
土有民以守衍其政令使法度明事不擾宜遣集各
鄉之大姓巨室畫迹故居倡率里民相度地利據險
以守自相團結撤援使盜至不得衷民有固志而逸

腹心之地可恃以為安不然兵既不足恃寇得安意
肆志俏聚橫行於無人之境民復轉徙男女不得耕
織而棄其生業將相誨為盜矣徽者聞而韙之嘉靖
己未感疾遂不起時年五十有七所著玩芳堂集及
雜著若干卷並行于世其文醇深古雅冲淡紆餘而
尤精覈奇變百見卒歸于道德仁義藹如也尤長
于序述表志之體讀其文而其人神情氣韻宛然如
在目睫故海內名流嘗不遠數千里東幣造請非出
其手則以為歉慎中與唐順之深相知而皆專宗宋

人故世有晉江毘陵之目順之謂其文論可稽手以
見古人二百年來當為中興時以為知言

李開先

李開先字伯華別號中麓章丘人也生而卓犖穎異
七歲能詩善屬文讀書一過輒成誦稍長補博士弟
子員里中有如其進為開先自言于今：既而奇之
如復其家子見齊魯章縫之士咸嗜：推敬李氏矣
嘉靖戊子舉省試第二人明年成進士奉命續寧夏
軍時關中文宗康海王九思皆居關家在武功鄠杜
之間開先素慕二人名及使还過訪之此兩人者嘗
以才自雄睥睨一世比見開先獨擢然相得為留数
日由別復按舊唐尚書龍客之謁選除戶部主事戶
部為金穀劇曹而開先所督太倉眾隨有中貴人監
之開先不規示緣委曲調停無撓法為頑之以豐調
吏部歷轉文選郎中改任吏部者率拾歷席高自標
致尚門謝賓客雖親故人不相接以示尊開先頗放
與諸文游以詩文相賡和暇則移白時奕談笑竟日
而無廢事人亦莫敢待以狎吏部稱能謝絕請謁者
卒無以啗開先而遇事壽畫剖析多出人意表 帝
季承末除少傅翟鑾巡邊塞蹤自遼東始棠已行矣

開先獨指開綃曰公國家重臣也 主上所倚任宗
師丞迎邊塞藩籬單防虜騎迅可至今東寫在江漢
公奈何復迎宗師今緩急不相及乎公住宜自宣
大九邊賓相副萬全之畫也鑾瞿然悟揖手謝曰老
諒不任事微君幾失之其慷慨知大計皆此類
也開先既負才氣居銓衡要路素伉直不善事權貴
人而諸號徐見柳者又日媒孽之柄臣銜其不附己
適通卒燕閣先塗事以之興所得於不釋挟漏還太
常少卿提督四夷館會九廟災開先自陳遂被斥閒
先少懷大志及讀書不偶乃益究拓舊學闢亭館招
致四方賓客時：以其抑鬱不平之狀發之于詩尤
好為金元樂府曲不經思頃刻千餘言酒酣與諧
賓客奇歌相和怡然樂之然開先之歸年當方壯自
以未究厥施猶有用世之心及聞 世宗升遐輒痛
哭絕意若無復有知己者也家居垂三十載而卒年
六十八所著有閒居集十二卷雜集二十一種行于
世

陳束

陳束字約之鄞人也為童子時已滋百家海内士爭尚之會稽董玘有女侍家必得佳婿張仰奇謂尚公欲乏第恨玗陳生其人見儀舟甬江呼出視之垂髫需以纓鵠而前面如玉澤睛如漆黑堆之古書滚滚應對試以詞賦愈頑就也既舉進士高第授翰林庶吉士益厭薄時作游神埃壒之外以拙所至每一編出諸學士歸見之四斯捕神彈鬼之文即束施施自得無所貶故竟調祠祭主事　世宗建四郊都御史

汪鋐請從近郊釁既居冢墓東土言月令布政春則掩骼埋胔以善養息則澤枯近郊壇一二里内民居不下數百墳墓如林為一壇如此諸壇可推盡所從來久遠矣隔且數移無力可集此地指鄉其補有力者立地謀卸奠死者又藏莫得形體是以命下之日痛哭蜀負可控訴理人舉禮樂天下樂之古人園卯律敢除將與天札而愛死者流離於泉壤生者悲號於道途恐非所以昭天地無有姓不親已從嚴制員外郎　帝得遷為才以備制作更調諸曹即於翰林相張孚敬東鄉人也又才束束得改編修束在翰林所日與過從論文惟與吾應從唐順之田汝成王慎中數子也諸高貴人時枉駕通款輒閉戶謝且私有彈劾下諸諸閣所油滑浮敬以進更自陳外孚敬恨之判肯出外補湖廣僉事分司辰沅時頗衛開府楚中與大相得而束念所處遠惡地悒悒不樂遂上書乞骸骨不報已徙為福建布政參議捐簡括案牘出周旋學士九史頗戒鋒穎既押括比林含鞅仰屋慨嘆憤志蹋踏家人莫喻孰左右羅圖史置酒一室且誦且飲忽大嘔血數斗久之從河南提學副使竟以致士勞瘁卒年甫三十三王慎中方為河南參政撫之縣而哭之唐順之為刻其詩稱其參错常孟之間出入金陳之室而皇甫汸序之曰陳子之作發騁而縱嫵纖二張邈於平原晞駕康樂可傳不朽異子無稱者焉

李舜臣

李舜臣字懋欽一字夢虞號嵩谷江山東樂安人也
少清頴警敏有逸才為文祖學不蹈襲鋒穎超出時侶
之外正德乙卯舉鄉試嘉靖癸未會試主司石珤得
其卷大奇之擢為第一據剔其策論不寬一字廷試
以策用訊字抑置二甲第一授戶部主事調司勳陞
司封員外郎調考功擢員外之復調戶部郎中且將
投諸遠惡地賴在廷中主選得陞江西提學僉事舜
臣以學職通人才所係江右為文獻之邦考閱無時
振作困弊士習稍變條教詳明士風丕變性試惟命
閫題無忌諱者詩賦風雅之變易廢山谷之文書廢
金縢顧命之篇及禮記喪服喪大記三年問等篇
春秋發兩觀日食地震山崩之災弑戮廟毀災之
書係臣下竊命題皆生始觀全然矣視按亡數篇里
與前賢學即實叢清吾祠將陞南國子司業與於酒
儒以訓卹寧益迪教育才師道卓立轉南尚寶司卿
司職散秩益得閑門績學乃棄文墨專究六藝初則
苦其精微難入已而知其指歸在不難不難本六書

六書如五味使相為用遂為一也篆當然者隸指亦
當然可使紙文乱俗筆乱為詩書儀礼戴記左氏春
秋分日讀之每六日一易畢則質以篆隸與增廣韻
為及唐陸德明音義編輯為五經字義尋陞應天巡
均賦愛人有惠政召還為太仆卿以　廟災自陳致
仕蓋時宰忌之也屢薦不復起年六十一終于家舜
臣為人詳慎嚴毅操履修潔無賣文体如妝粉骷髏
官悠如牢然洸涓故其守不屈撓文不嗜襲高簡精
粹而得古法詩以措詞兩稍變意跳平乏工片紙數
字亦不草率同郡崔閑光嘗稱之曰君作原去皮存
肉去肉存筋今則筋肉俱舍而獨存其骨矣舉竟如
肇科而遂已平所著有戶部集詩臺集夢虞詩集行
於世

馮惟訥

馮惟訥字汝言號少洲青州臨朐人生有奇質手神秀儀閒敏沈默辨悟絕倫舉嘉靖戊戌進士除宜興令宜興多大猾持吏短長善遁賦有逋至數十年者惟訥下車判諸猾搏擊之按籍而攝逋者逋賦大集坐事調魏縣會邊警省至烽火徹卯闕叢南震恐惟訥計又連調經費為城壘并填以備之未幾遷知蒲州魏人擁車不得發乃為更定收馬法而去蒲劇州多宗室紛遝難治惟訥悉令畫容點暇當進博士弟子課藝問難為剖疑義士爭奮勵舉於鄉者視昔三之轉同知松江府稍遷南戶部員外郎兵部郎中出為陝西僉事分巡隴右兼督學政在鎮五年武備文教種種並飭邊圉異事陞河南右參議遷浙江提學副使命兩浙士風為海內嘆矣廣布條教以示左贊方文之意士習翕然咸歸於正陞山西右參政奉擢其有猷者使來悉歲燕吏民見者語次每繹晉得其陰伏屢三晉號四柳君是陝西右布政使纂中多表波馳驚閭閻賙乏田之利今豬不得豬惟訥以法按其豪大搜諸伏田得萬餘頃事聞　上賜金綺以褒之轉江西左布政使藩司總錢收日入以巨萬計吏弊猬集惟訥為立抽名驗收之法額外無毛髮餘羡省弊須祛江右歲輸諸瓷器及它經貢甚夥皆當出于民又吏緣為奸公私困耗惟訥乃議令民畝出一錢以給諸務而諸絕蕩害盜財物者率以輕重受刑遠近頌焉辛未入覲　闕下精覈下吏能否無所依違銓曹巫錄之曰諸方伯考義言事鑿然有抵不移兩可者獨馮伯也是歲諸藩長去位者過半惟訥名益起縉紳大夫咸以公輔期之而請老之志堅矣既去　天子惜之特進光祿寺卿致仕歸踰年卒年甫六十惟訥性孝歷官所至皆奉其母以行部陞恐夜歸必命候戶外問起食然後退其奇衰也使既數千里外家數遣礼兄弟之間自相師友〻哭痛至教育諸孤無異所生以至宗戚閭黨緩急皆以時周之誠得其歡心交游天下悉當時聞人相與考德問業各取所長然性嚴重不可以私仕官三十餘年圖書詩卷外無長物督浙學時太學士袁煒遣官致書

謝而不移其介如此幼服庭訓用康平爲理所至吏民畏而愛之生平嗜書無所不讀每政暇即手一卷不置博涉而深思閎積而約取發爲文章温淳以推古歆詩則建安近體在天寶大曆之間所著有風推廣逸楚辭辭注選詩約注漢魏六朝詩紀文獻通考纂要唐音翼杜律刪注馮光祿詩集若干卷行于世

逸史氏劉振曰立功立言古今勝事志士杰人畢力而趨者也然拘俗之士僕費作顧才質之有限官無崇果必斬車泥業無工拙必戴衣炫至強役其心以爭豪能之勝悄悄然用力日勞所至日拙次言少通仕籍循資累級數十年始長藩司而一旦棄去如脫屣結髮便求詞後屬作者而沖雅和平無一切瓌奇饒勝之氣舉世所崇艷羨者一不入其心故操之無所強而出之常有餘不求參而若我隨不務勝而人我歸可謂有道者矣

張詩

張詩字子言別號崑崙順天人幼學舉業于關中呂柟繼學詩文于汝南何景明舉業既精皆相知咸以遠大期之順天府大比先小試諸生令各持坐具以進詩獨使家重代之不許遂拂衣而去嘆曰即使詩遇中式中爲清要職亦不能已同時華容孫世其以進士爲提學副使有盛名盛有論詩當時如少既以從科目固不逃世其卬然詩過於自許略不謂己有所少也且與一時豪俊交遊酬唱和詩篇以此名聞天下將謁呂柟于鮮州乃感房山渡滹沱緣中條陟太行覽黃河登汾几授與伊傅之迹唐虞夏商之墟莫不發之吟矣雖壯懷激烈而雅頌雍容適遊洛川伊闕而後返既而柟官南都則又由金焦予采石汎石湖訪虎丘獨上雨花臺覽西湖之勝探禹穴之奇自謂與世無二而新製紫出矣乃呈稿于柟而遇其族于大梁梁故漢孝王之封壤而吹臺又有文宗李夢陽在焉凡數十日歌咏酬贈頗多夢陽推其爲燕山豪士夜宴拼芝恐墮以爲拜行觴焉因各作

之梓行世有李狂風骨逆氣扶荊山拏舟洞庭至汝
南視何景明乃還京所居不過一畝之宮擇涼地壁
行每遇風雪飄蕭時二披襟流盼比君簡〻生面相
對欣然命酌酣然就醉外物曾不足以㘴其感用不
後知有人世富貴豪華事售又新知爛其盈門雖居
闈市寄情山水每興到獨吟一衛信其所之域中逸
風雨飢寒不少改悔抗予李士行旅共不狂不屈不
悄不驕吞風不足以融其情醇醪不足以味其況其
晚節逍然若愚未嘗離黃一人有勸其出仕者則云

吾亦有感世之才借當時錯過然財散而今貧既不
能買官又不能求人此心終不能忘張儀傑僕妾之
食而為客御范雎家廁中之恥而作秦相將威虜而
師用威主以啟而覺五羖養釜鬲于塗而卒握抽印
者恭辱也無負郭之田而佩六國之印者蘇季子也
古之人亦人耳吾惟恨時而已所着罵兒詰嬖笑琳，
七子等文頗奇變恨其工〻官求書〻亦漫駁兒其
太約言試帝暗揚雄逆工借書工壯其志盡發石渠
之藏雖乃覺無端淮之梓而胃天下之道文章抑號

識大錄

不觸萬世推善吾今不向上公求之無以恢其曼衍
現律之幻次而卑為夜戚弋甲之文梓若畫一力士
送當五車谷則實之堂下執鄭罌而讀之浮觀絕目
之語廣嗌之義欺天地之符而搜鬼神之秘是亦古
今之奇矣詩世有異骨七八歲時有教其父母者此
兒非西家所能畜固歸諸張氏張氏育故衛州印丞
許丈衛州二十年而衛州以人十年不知其為李氏
出也有告之者殊不信已而知其實然捷胸頓足若
不欲生乎訪李氏得其二兄弟遂同二兄弟哭諸其

父母之墓痛即荊榛杰悵與既歸決意復姓請于學
支〻乃功之曰衛州如狂而或有沒李氏至絕吾不
敢違汝今李氏兄弟二人先父母且有孫矣張氏無
太人之孤汝又年近四十必欲割張以益李則衛州
所以業汝訓汝蓄謂何而可如此乎于是收淚含悽
遂疑三年而後決故仍為張氏云

蔡汝楠

蔡汝楠字子木號白石德清人也甫八齡隨父遊南雍時嶺南湛若水進諸生講白沙之學汝楠以兒年隨之入帷中從旁竊聽之輒能解會一座大驚年十八舉嘉靖己丑進士授行人函丞旨賜祭楚諸王府所至輒按圖眺名山賦為詩歌銘之碑紀以貽四方片楮所落人呼曰漢之張衡也與燕京詩河南高叔嗣兄後唐順之晉安王慎中錢塘拆應元姑蘇黃省曾及皇甫兄弟輩以詩律相高於是名動海內轉南刑部員外郎尚書顧璘奇其才氣遂與為忘年交父之出知歸德歸德故州也雖陳之間多巨盜稍〻猾悉竊觀非常者改為郡而汝楠以才選首出典之下車不數月郡中肅然以能幹聞兩河間未幾以母憂歸〻奚一裏於前山之麓自心賢豪士不當以詩律終身也於是下帷讀三氏以來孔孟莊列荀揚下及於選釋老列仙百家之書而乜注心六經遂著六經札記服闋補衢州衢地僻民朴汝楠乃撤去幹局稍稍以經術醞釀之不務赫名惟以廉白長厚持大体

民甚德之稍望數進父老于其庭與之揖讓問民疾苦復訪石鼓書院與諸生絃誦其中珊〻然憂金石抱經倚席舉次如掌暨去郡薦紳先生師吏民尸而祠之陞四川按察副使上章乞終養不報轉江西參政復申前請又不報已而又不忍汝楠之數上章不得也遂過江西郎舍汝楠出則治簿書入則承顏色父子以道相師友間行郡輒過鄒守益羅洪先宅相與論學以究性命之旨久之以父憂去服闋轉山東按察使再遷江西左轄拜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台為兵部侍郎要我戍嘉靖壬戌會虜犯京邑　天子稍厭司馬以下會汝楠從諸公卿祝釐西齋宮　上從帷中望見與貌異出為南京工部侍郎專本于官汝楠學乜益更而興遊宦持政亦數與學相上下初擇稱時饒為弊詩然幾刻藻麗過南省則洗去鉛華合譬韶劉諸大家吳歸德以後稍〻進經術然所至猶不能不以其循相高守衢州則定之近古循吏矣及其成政則又若翛然為物之外而世之汗兆顯晦不以傻閒其心者殆庶幾古之有道者予生平好著作

不事生產自少服官至卿貳猶蕭然如書生四方賓
客所共追遊往往若披拂風神酥以去亦忘汝補之
歷官卿貳者殁時年僅五十南都公卿自執事以下
無間識不與識皆爲之咨然出涕中外士大夫移書
臨弔者不絕所著六經礼記以外別有自知集樞筧
集白石文集八十卷行于世

何良俊

何良俊字元朗松江華亭人以所居自號拓湖居士
少與弟良傅皆負俊才或以雲間二陸比之良傅舉
進士爲南礼部郎良俊偃蹇場屋不售以之貢入太
學當事召置與才名授南翰院孔目良俊故負勝情
喜南都山水景色與名人韻士相追隨品題殆遍
魯學士趙貞吉東便泥家一見相契合引與談語良
俊談當世之務亹亹然不覺膝之前於席也漫諭惠
王維楨至以學交良俊每出遊必挾與俱唱和維楨

既去不樂與絲絲者處輒棄官歸其學無所不窺下
筆波委雲屬千言立就於金石古文書畫詞曲精於
鑒賞七居金陵十年始歸所著有何翰林集二十八
卷何氏語林三十卷四友齋叢說三十卷書畫銘心
錄一卷

掄宜

掄宜字仲可一字仲子桑容人也父繼芳雲南提學副使宜即史時宜年五歲隨侍京師見群兒誦讀即排徊不能去稍長穎記能屬文已即能為詩賦其徼慧蓋天授云繼芳師事何景明得蓋交海內諸名士諸名士過繼芳必召見宜輒家見其詩賦或即面試興不嘉歎而去已又特相語縉紳間一時名動都下以為張衡王勃復生也嘉靖戊子舉于鄉明年試禮部不第復數試數不第然詩文日益名家海內文學士日益推傳矣辛丑罷試閑父卧日夜參歸冕過衆遂病卧四年始愈自是息心世故家故在洞庭湖上乃時時泛洞庭遊君山樂焉乃數曰以吾漁人樣樣遠世俗功名孰與即名山著書終身也于是自號洞庭漁人著七進以見志已又著通言十七篇道言者潜夫漫史之謂也時年三十有八遂不復就試禮部不謁公府士大夫非專訪者輒避亦與見人呼進士則不應呼漁人則懽已乃搆洞庭草堂置古書名畫其中晨夕舉毋凡遊覽甚樂也時復招故人門生過

上翁方士所招引不辭性豪飲能數斗不醉每酒酣雖極呼虛拳歪鼓歌漁父詞意翩翩然若遺世獨立者如是十餘年而卒卒之夕方省侍母歸歸頃之卒人無不以異傷之其女適蕭氏者先是夢神人持對聯之故人以為長吉玉樓之兆云宜日紀史子籍傳及莊老浮屠外家言其指說　國朝事備述方謠俗與名臣行業歷歷足聽又喜洪時事利害率奇中性尤愛才好士士以此多歸之所著洞庭漁人集五十卷岳州府志洞玄志瞻補遺摭瑣日抄共數十卷

識大錄　茅坤

茅坤

茅坤字順甫別號鹿門歸安人姿神韶美性警穎好學強記自少能々有馳騁千古之思抱吟諷盡丙夜不少輟甲午舉於鄉又三年舉進士時　世宗方崇時相執政羅天下文士以供祝釐意屬坤々艴然曰吾何能學三寸管作相君私人耶執政銜之竭選得青陽令青陽俗囂而喜訟坤擿諸工官所下訟牒千餘工其誣狀得一切罷遣已按狀其邑中豪而黠者數人訟獄浸衰踰兩月才父喪歸服除補丹徒令時江南界鐵徐沛閒歲稍々登而多閉糴米粟翔踴坤移檄諸司罰轉糴者謂人一身血脈也一不通則關血為患矣五霸猶恥之而況四海一家乎辭多罰切滑地禁於是提廩金五千斤舉富民出貲收糴於旁鄉歸而糴穀價始平又議於獨狙之外多措折色折於上供無損而得留諸漕粟以賑貧民且省耗費三之二境內田挽山帶江者半山田尤災甚坤酌其獨折及他所減者悉歸山田民以少甦其賑也則以單騎行縣通宜布畫大略徵富樁諸公收事頗以

識大錄

全活者萬八千戶每一條上臺使者輒來而頌之也郡邑君功令云旋遷為儀部郎亡何徙司勳時坤貴天下重名都人士亡弗延頸內交而生平所狙諧者不能無恨卻遂謫判廣平廣平古趙地有悲歌感慨之風坤以其牢騷不平一發於文章沉鬱頓挫若河津呂梁觸石而走萬里已中遷南為部郎與從儀部無何陞廣西僉事廣西猺獞猖居而府江部稱最險古田叟巢兒子崔若萬甚時出剽陽朔殺其令朝議大征督府應檟聞其才檄署府江道屬以兵坤畢之曰大征非兵十萬不可餉繼之今擬檄諸路卒不可集而賊已走險為備矣計莫若鵰剿者如鵰之搏兔因於無形徐入而熾其壁也部署必備々以謀自兔光便計也檟曰善於是簡部兵五千人時々推牛饗士圍射角技而出之獵以為常賊玩而懈而我兵身領一戰於是浸募死士攜善繪者潛圖其山川而聚沙指畫賊徑吾曰中矣乃分所部兵為七道度道里遠近後先發約同日抵兒子砦而將過道輒撤而捋回軍閃道而萬兵討其砦之餘陽朔令者也砦毋

動々則移兵先敵之我師實不遑五千塔矣見漢威深山谷且休於傍會蟻伏因敗動連破十七砦擒斬百五十人是日坤坐府江帳中令曰捷報至即鳴鼓左右皆愕視洋應曰諾少選而捷音三至蓋坤以雕剿行大征之法要定期會不爽晷刻而左右固不識也捷聞　天子加贈大司馬晉坤爵二級賜之祠並祀之後且還大名兵備副使繳古編箱車法作車五百輛以禦虜衛書提兵戎例馬閱制府揚傳視其營壘歎為奇才特疏薦於朝而生平所觀路者竟寢

部使者衆細事奪其官歸而作某人傳三益先生傳以見志海表之紅東南也皆撫胡宗憲推知坤善兵多附洛防蕩平之績與有力焉以故宗憲遇之最厚而坤處中外用紙假里中里中人聚而誶直指麗南鵬逆狀二三奴實之法詞頌連坤々實不知也已而嘆曰受我者疾忠我者藥石我善胡公而毀於麗公殆近是哉其服善如此坤於當時所不讀於文曾為班叔蘇父為詮次昭集而所自撰結不爭奇於字句闡所有白樂操藏篇玉芝山房稿匏羊稿率雄渾浩

蕩足為古今非虎之兕文章名滿天下鄉曲小學靡不知有虎門先生為內政文之序咸收聲定價於坤戶侯常滿而復嫌既重義師若友役皆厚撫其子孫貧賤之交卹之終身不忘而于宗盟尤篤姻族待以而舉火若含飢者歲無慮百人撰著書上去五十年名園一區日與客觴詠其中々竺六翰歲時覽眺世緒上大夫休泉之樂未有如坤之久者萬曆辛丑卒卒時年九十矣

徐渭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幼孤性絕警敏九歲能屬文年
十餘倣揚雄解嘲作釋毀二十為邑諸生試屢高少
保胡宗憲總督浙江或薦渭善古文詞者招致幕府
筦書記時方擒白虎海上表以獻表成召渭視之渭
覽罷瞠視不答宗憲曰生有不足耶試為之退具稿
進宗憲故豪武不甚能別識乃寫為兩函戒使者以
視所善諸學士董份等謂孰佳者即上之至都諸學
士見之果賞渭作表進　上大嘉悅其文旬月間遍
誦人口宗憲以是始重渭寵禮獨甚時都御史武進
唐順之以古文負重名宗憲嘗紿出渭所代繆之曰
公謂予文若何順之驚曰此文殆輩吾後又出他人
文順之曰向固謂非公作然其人誰耶願一見之宗
憲乃招渭偕飲順之深獎以與結驩而去副使歸安
茅坤時游於軍府素重順之嘗大酒會文士畢集宗
憲又隱渭文語曰能識是為誰筆乎坤讀未半遽曰
此非吾荊川必不能宗憲笑謂渭曰茅公雅意師荊
川今北面於子矣坤慚偪面赤勉卒讀謬曰惜後不

逮耳其為名流所賞服如此渭性通脫多與群少年
昵飲市肆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
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嚎囂不可致也宗
憲聞之反稱善時督府勢嚴重文武將吏庭見惧跌
貴無敢仰者而渭戴敝烏巾衣白布澣衣直闖入示
無忌諱宗憲常優容之而渭亦矯節自好無所顧請
然性豪恣間或藉氣勢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
及宗憲被逮渭慮禍及遂發狂引巨錐刺耳刺深數
寸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渭為人猜而
妬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又擊殺其後婦遂
坐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為文自銘其墓曰山陰徐
渭者少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既而有慕於道從前
長沙守季先生究王氏宗旨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
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懶且直
故憚貴交似傲與眾處不免袒裼似玩人或病之然
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舉于鄉者八而不一售
慨數椽儲數釜者十年一旦客於幕府　文章數赴
而數辭拔舉乞門人爭愚而危之而已深以為安其

淩公愈折節崇布衣嘗者西明贈金以數百計人爭崇而安之而己次與為危至是忍自免死人曰渭夫士且推潔可無死不知台丈上以入暴操濯而死者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為人度於義無所閔時撤綠縱橫為儒縛一涉義所否雖斷頭不可奪叔其危也覩莫制又莫解為平生有過不肯掩有不知恥以為知斯言益不妄者其自名如此然卒以援者力護免既出獄縱遊金陵北客於工谷居宗師者叙不獄事之解宮論張元忭力為剖渭心德之館其

舍禽芸雅好然性疑妒而所與處者頗引禮法文之心不樂時大言曰吾殺人當死頸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因遂病發棄歸既歸病時作時止日閉門與抑者數人飲家而深惡諸富貴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與見者皆不得也嘗有詣者伺便排戶半入渭遽手推扉口應曰某不在人多以是狂恨之晚絕穀食者十餘歲人問所居曰吾啖之又偶厭不食耳無他也老不事生業家轟時有饋之兆然十許四者遂大裂衣被不及析燬私衷之服靡不俗者一日都盡及老貧

甚鬻手自給然人操金請詩文書繪者值其稍裕即百分不得過君時力肯為之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已乃以給貧不即餒饑不妄用也有書數十卷後斥賣殆盡悖甚坡弊不能再易至扉稟寢年七十三卒渭為諸生時提學副使薛應旂閱所試論異之置第一判牘尾曰句句鬼語李長吉之流也及被遇宗憲值北蔵宗憲思為渭地諸應官入謁屬之曰徐渭奇才也諸君校士而得渭者吾為报之時宗憲權震天下所出口無不欲爭得以媚者而偶一会晚謁其人

貢士也宗憲心輕之忘不與俗及試渭牘適偶今事將發諸人乃大索獲之則彈摘適紙矣人以是次渭無愈而服薛公知人為渭於行筆書尤精奇偉嘗言吾第書一詩二文三畫四識者許之其論書主於運筆大要昉諸米氏云所著文長集闕編櫻桃館集各若干卷全合刻之注莊子內篇參同契黃帝素問郭璞葬書各若干卷四書解首楞嚴經解各數篇皆有新意渭父總以龍里衛戍籍領貴州鄉薦始至龍里也土人學之總以數讀自勝授童子學經改學其

讀書人笑曰是不足述也已而得孫仕至蘄州府同知消魄修偉肥白皙朗然如唳鶴常中夜呼嘯有群鶴應焉

黄娘水

黄娘水字澤甫其先汝寧人以使封滴蘇州因籍焉父省曾以藝擅一代娘水頴朗夙慧父嘗膝前每有占爲應答立扣多焉語驚客滿座一見咸能志其姓字起居員不避席提耳相傾語曰不意黄童復生於今遂令江夏不得獨步年十四補邑諸生試文皆工傳誦郡國性至孝母卒哀毀幾不能生而又喪偶父志入諸則拭淚深藏追則閉户擗踊兩日幾損逆父見背欷歔益甚散惑傍人盡作崇中金宮宅步乙之業自知田產咸遺書自是家日零落且以貧衰成瘵疾不能治傳古業而試復輒反嘆曰吾少不自量妄冀綎明可芥拾爭也覓用不售如命何夫所以宅於糾先化喉三呻其倘懌窮晨夕歷寒暑而不絳者欲備緊軌媒視且暮也觀不待矣化化嘔嘔不自止將以爲鳥人寄寓天壤奄忽不啻若道飄石火也飽取自高生成腐朽是不能以名而寵柔視身又以名而損視所遺之身許盡無俚矣遂謝諸生獨出入緇流皆暴達遊不能自致則側身四望興言詠嘆即有

開元寺結草菴其地所占清曠延月聚雲戶外卑樹颼颸響若空山娵歌搆其侶曰而來而姑以是為之峨五岳矛戟以是為銅池金谷乎孔夫子何趣會其韻秀而相處者恍然在耳目矣方岳部使聞其名千里接迹娵水閉戶謝不敢以楚服辱長者戒沽為贈道力卻不納曰幸不至溝壑不敢以無功當橫施里中俗子過訪致之則箕書而出過復之倒諸山不可跡已將偕而歸望其墟曰何累、者非也浮屠貴人乎復適去至經月或挽而留之積可則朝曰子知會心

者在遠何邇拾近觸而事退爭娵水咲曰苟欲會心乎知遠近音以兵登視階庭以几席視雲山鳥飛魚詠惟意消詳耳且天籟繞我以齊勝之具不從衆我以陋俗之態我是以得有人所無而無人所有予傾欲奪其所有而讓其所無何天憐之而予得之耶畜事以斷無裊諸貴客讓齋以所有象齋名山子毋譏深矣春又曰尚同周非真而採異亦非道何用是拘拘為曰我少也賤貴豈我倫哉故捐混跡我之玄同也奚其異嘉靖中烏衣麥麻條、娵水同攜妻子僑

居金陵夢登石城望鍾山吐雲若青蓮笑曰此不減三峨五岳矣諸貴戚名將家圍則笑謝曰觀足矣恐用是金谷銅池為一時名勝暴之幅幀相與贊知印最能詩者予下之所著篇什甚富有句下集始作精麁家傳至是澀轍而趨洛陽推調然亦無率爾凡拌語尚書王世貞亟賞之評曰吳習殆較後微傷於淺中原好為豪不免作饒濃雨乃能削矣世貞每排異己者于世貞獨無間人亦以世貞紛紛、雖貢獨此不異瑜六歙吳旻平之故里雖家四壁立而愈益喜法書

名畫櫝乃市易或遇窘則復斥以貿食指捐羸則名故人楚姑酌醴為娛樂或丐貸必勇德濟之使稱意其客或謂曰子貲有數不虞罄耶胡不已是急而急人娵水曰我念吾窘乃恤人窘施自惟身誰能憐之若婦人行之身如所居環以奇卉異石焚香獨坐蕭然世外當風日清美攜酒自勞曰此亦令人駘蕩居然有三峨五嶽意吾老是矣嗟夫金谷銅池不索玩而處臘然從神癡身終不長有此夸又哉自是不窺市井雖戈亦罕識其面惟清泠泉侶為閑一徑蟹

間有山人陸中行吐納風流綽寄俊逸每衣僉衣齊扁舟五湖間宿風景性一日過吳門垣水界之瀟洒相遇晨夕拍浮曰見陸生引人自遠不必山水從吳人始知重中行姬水善學倪宋兆而道逸過之方其濯洗雕飾楚服吳語亡能小異者及興至命管書其所撰吟詠夏雲秋蓬低昂奇變之人彷徨吟嘯清會要眇韻空烟而迴長風激天鯨而號山鬼神意適工自覺一座無人即也客亦莫不擊節呼絕意以為天然真人矣末年有高素齋集研練精切風格自存然亦用以娛適不為副稱計以故挂漏者半姬水歿後季子嘉芳莊而傳行家諸大父行獲其遺文若干篇手自雕校為全集

瞿景淳

瞿景淳字師道常熟人家於昆湖之南因以自號學者稱為昆湖先生云生而早慧八歲即屬文其思川湧雲發頃刻得數千百言然試鄉闈久不利而業益精工臧父庶龍授里中自給意豁如也嘉靖卯癸應試南畿獲售所座司業器於眾薦中得之拔置前列明年舉會試第一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丁未名直內閣理誥勑術尉佳炳與嚴氏表裏其勢傾天下後先有四叟至欲封其孫後者故兵部移咨以請景淳執不可嚴嵩迺為請之又不可乃索金而後要之景淳笑而亦領曰公毋溷我吾所守禮也炳不懌後迺而還冊封懷慶諸王景淳為介時鄭王以言事忤旨廢鳳陽其世子再圍事懇而辭為恭敬迎餞用幣皆辱景淳一物謝亦納其使恭函往唯景淳故亦弗納也而 上已春使詢之矣廣乃感悟語以詢狀而徵於吾幾中明法景淳曰吾不知也第吾所持使當如是耳奉冊還授內侍書秩滿遷侍讀以久次轉右諭德丁內艱歸服除進侍講學士總校永樂大樂吾以

太常卿領南京國子祭酒事陞南吏部右侍郎隆慶初召為禮部左侍郎以病乞骸予告歸己巳七月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懿景淳賦性醇謹以孝行聞四典文衡拔多賢士所為程式世誦之以為法四方造請碑誌序記日塡其門投覺而應之有餘功揮洒若不經意而規歐滌蘇春容予言之也其少時嘗扁舟渡巢湖中夜有巨火數百千逼舟聳聲叱之應聲随滅以故雅自負當大用及未盡用而人惜之

李攀龍

李攀龍字于鱗別號滄溟濟南歷城人也母張氏夢日入懷而生攀龍攀龍生九歲而孤家甚貧母日辟纑以資其學嘗挾策請益塾師為之遜席者數焉補博士弟子與長史許邦才少保殷士儋結習亂文晉江王慎中來督山東學奇攀龍文擢諸生冠然攀龍益獻時師訓詁學問則弁而哦若古文詞者諸弟子不曉何語咸相指目為狂生攀龍笑然不肖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七何舉其省試第二人登嘉靖甲辰進士試政吏部移疾歸久之疾良已同考順天試多獲奇雋丁未授刑部主事攀龍既以古文詞創起齊魯間意不可一世學而屬吾曹異事悉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為紀述之文厄于東京班氏姑其徒〻者耳不以規矩不能方圓擬議成變日新富有今夫尚書莊左氏檀弓考工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攗其華而裁其衷琢字成詞屬辭成篇以求當於古之作者而已攗獻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語謂攀龍師心而務求高以陰操其勝于人耳目之外而駭

之其駁與尊賞者相半而至於有韻之文則心服靡間言益摹龍以詩歌自西京逮於唐大曆代有降而體不沿拾有變而才各至故於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其風授神解於法之表句得而為篇篇得而為句即所謂古作者其已至之語出入於筆端而不見跡未發之語為天地所秘者創出於胸臆而不為異乜論建安而後諸公有不備之調摹龍以全收之即其備至而相角者不害敵也當其為主事還員外郎郎中曹事寔以劇守文法無害而其業日益進尚書

有者作輒以屬摹龍諸公卿間然摹龍竟無所造請什賛不為名封出嘗一羸馬焚吏㷋狂鬥手一編矣其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譽王世貞及舍人吳國倫考功宗臣相與切劘為社會時有所賦詠人人意自得最後摹龍出肯諸之人人自失也摹龍雅不欲以力第見長然其聽獄最號公平稱臣子衛邊師不逸痛中以法破蠹之兎摹龍持不可後其人卒自奮功名致大將職出知順德府或問所以守順德者摹龍曰吾僕亦遣逐事嚴客務精覈勝睨上官之色而

進之則與有所不能甚與坐堂皇揖屬吏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為興除既若承蜩矣守順德一載高高自濯先勤於大要各久之政聲流通三府前吏所存記感數十卿卿嚴事之若大府以故得請自論志皆獨為收地垂千金留永濟倉粟毋漕輸京師以餉戍卒莫將作供此兵足士之二益永平倅于沙河印郡界中寬二邑力移郎尉置鉅鹿官亭捕盜衛又移巡司黃榆嶺為督道閱前後爭得之臺使者毋以堆也又謂京師仰東南餉未嘗至而燕齊汴趙邊河百

里而近者毋出賦錢皆賦穀粟浮於河達京師緩急一策也時頗韙之滿三載擢陝西按察副使視其學政摹龍謂陝古西京也先朝士大夫北地外多陽浮慕古文詞而特離之思以實之甚始有識矣亡何與鄉人故中丞乘為督撫以檄致摹龍使屬之摹龍不懌因劾使而屬視學政非而屬也且之可檄致耶會其地多震動念毋老家居遂上疏乞骸骨拂衣東歸表郎才摹龍而欲量之度其已發乃為持請予告歸事外臣無予告者獨摹龍與何景明二人耳摹龍歸

則搭一樸四居東眺華不注而揖鮑山曰此無所爾
吾目也繡衣直指命國二千石干謁屏息卷左納僂
趨於戶擧龍者高拱不起去亦無所報謝以是得簡
貴幾二三交人獨敢許過從靡間時徐中行亦罷官
家居出養伯滿二人閔之交相快也擧龍乃差次古
樂府擬之又為錄別諸篇及它文益工不煙而走四
裔然居恒邑邑思一當世貞兄弟曰大兒孔文擧小
兒楊德祖吾此李孟簡於而世貞則挹損不敢以雁
行進也尚書朱衡進撫山東倒擧龍間迫起之為置
酒必召自是諸公推轂者相踵隆慶初徵召舊頃用
薦者起擧龍為浙江按察副使會視海道篆按案果
貴一切治辦俄轉布政司左參政遷河南按察使中
剎出天老園其界踐舞和慶擧龍亦能推元為和圓
母至見其客謝之進無何而母卒扶服還里不勝毀
病構又逃少間得暴心痛一日卒年五十七所著白
雪樓集若干卷行于世子駒傳學能文章有父風

王世貞

王世貞字元美號鳳洲蘇州太倉人生有異質頴敏
絕倫人稱為聖童六七歲已能讀父書年十八擧於
鄉丁未成進士會選館擧主諷其贄文於夏學士世
貞恥汗謁謝之除刑部主事歛歛風談持三尺推譴
錦衣帥陸炳方貴幸用事受巨璫指匿姦校閻甲欲
資其死世貞捜炳家得之炳屈轉請脫既復因執政
以請竟弗許固安令以事忤假嘗坐誣語抵罪世貞
廉知其誣竟白之時嚴嵩當國雅重世貞才名數具
酒食徵逐徵諭風指諛嵩狀之門下世貞意不善也
而嵩所暱郎中楊繼盛下獄世貞為納橐饘其妻訟
冤世貞為定疏草繼盛決西市世貞又為收其屍治
殮具與諸同舍郎必跨恐之嵩遂大恨世貞會司丙
推為督學嵩格之遷青州兵備使會部議多盜之
黨多游手掾史為耳目吏莫能闚世貞行保甲法覺
懸購盜之賞閭里輕俠少年皆收募為用群盜屏跡
豪猾後進道狡黠罪不至死而進道得其任強黨衆
陰欲勒兵又世貞聞而故緩其獄令捕盜自効而進

逭誅斬解送緣之盡散其黨青人相與予頌頌之始
東首無大見謂世貞之人少年不習為吏第飲酒賦
詩為豪舉耳比世貞至慎而精嚴練事發奸慝如神
乃皆歎服以為趙子都之流濟陰、俞鈫下而高之
子益忌之久之世貞父忬受　世宗特達知不可罷
嵩假鸞滋起會虜入灤州遂釀為忬罪構下獄當死
世貞迎解印走長安與其弟世懋叩閽請代忬急止
之曰無遽死乃翁為也遂相與囚服泣道傍遮諸柄
人車搏頰請救而諸柄人皆側目嵩無敢言者於是
忬竟不免世貞號哭扶柩歸倚廬墓身三年不飲酒
食肉禪除猶寫巾蔬食持心喪逐迎哀痛為會　穆
宗即位與世懋趙闕訟父冤有詔追復忬官于是南
北臺省言世貞父冤既雪當一亟振　上尋起補大
名世貞備憊於思痛不忍出也曰恨賜以力報君以
言乃應詔條上八事法　祖宗以弘　聖德正紀
名以尊治體酌恩義以厚　宗室寬禁例以求才皆
修典章以彰國紀攬德意以昭大功明將實以激襄
熙練兵實以重根本因寓書少師徐階承事揚具
言兵狀　上以此不追任鄉縉以死擇而陰搏復
書以大義譙讓之世貞不得已之官尋遷浙江參政
治吳興時父困於翔貴富人閉粟高其價世貞謂夫
可本縶乃首捐俸積穀以風富人富人之粟盡出至
今謂三萬石以代貧下戶賦而以其餘賑浚工疏言
吳越新羅兵火之供億繁興民不堪命請次內府內
官太小監冗食及清錦衣諸衛弁醫者為根本計事
雖未盡行然竟得次斷漕糧十五萬三千人頗為再
遷山西按察使丁母憂服除以存補楚臬旋轄廣西
一月入為太僕卿陞右副都御史督治鄖陽鄖陽在
楚西南無兵為財賦之重前中丞皆臥而治之世貞
獨刻意振飭衛下車劾一守一令臺吏望風多自引
去前中丞嘗奏留遷鄖陽鄖縣忽世貞以九州一家
竟在邊鄙令邊聚所卸也由以本已榆荒折色充餉
不必復邊餉而給也而鄖人適少事奈何數興息以
爭無用竟奏罷之又以楚地再震荊州環慶含危多
沉抑京師有臣進太歐語又嘗遺京師人書言江
陵陵溢耳目之好非社稷福其人泄之張居正積不

能平數言於人然以世負才高行清猶憶忽狀人望
循遷南大理卿尋以人言改聽民丹自見歸父之起
南京刑部侍郎晉刑部尚書尋乞休歸九月而卒年
六十有五贈太子少保世貞生壯遇人事二親甚孝
酒少既卒奉母蔡嘗病哭泣如初喪與弟世懋友愛
撫為營婚娶慈朔闊世懋卒後過湖上未嘗不流
涕也祖潭嘗置義田以贍族人世貞復以貲腴益之
又四方有所請入往必緣手散施皆而盡酒人詞
客緇流羽侶叩其門不以推拂昏夜沓急惟不以嫌
錄邑里中遇水旱盜賊從請命當道不以非分干名好
以文字獎掖後學以故人皆歸心或恩及人而人不
知所自醉罵人而人反思之迨其卒閭閻男女聚哭
相弔浮屠士大夫無論知與不知莫不太息生平著
述甚富若林擬為古今第一有四部藁及續集別藁
行於世其所覽識百家子史皆以意鉤隱愈然為一
家持說羣書禮不恨小出入要歸之大家次扎大海
漫涵中興鉅卿衰德錄劃說徵之隱姑其為人為

吳國倫

吳國倫字明卿興國人嘉靖己酉舉湖廣鄉試第一
明年舉進士授中書舍人遷補兵科給事中楊繼盛
之戮國倫倡衆賻送嚴嵩銜之坐他事謫江西按察
知事量移南康府推官再移歸德居二歲棄去治田
下雅尚歡然家起建寧府同知稍遷知邵武再知高
州擢貴州提學副使再遷河南左參政罷國倫職高
亢峻不能迎合而閣議但據未嘗有所矯節其始起
欲少子得名京師遂滿海內宦遊在所懷刺過從投
所著作詩篇瓊瑤衆家居踰歲從遊者至明拓湖
濱營北園列亭榭舟浮沼構樓當園之中疊石為洞
名曰觀觀蕉庵之餘獨坐吟誦暢然得意欲夜泛舟
人倦則湖載甫載數客胡床設賓從雜衆才而臨岔
不浪虎流限象高會既共懷畢龍臥錯丹善琥祥頗
清數驚聽已復鈞起琴囊擲鼓家撞從榜猜奏胡角
風流不減古人與鞋林張鴻鳳相善而黃閣人黃周
氣歛人才商賢吳佩命女朔後進遠來為世偶自國
倫獎詡為多國倫嘗出所撰香罽鳴鳳校理且誘以

忠所識判鳴鳳秋論六子得失其略曰子相偶而不深公賓麗而不壯藍靈笑堅逼則然于鮮威挺雲端元美海融天際首望今人辟易間與公遇氣勢相壓公徐遲沈思鬱致洋溢以進循之組繡各出所執而博采纂發終獨遜公如五七言律高出其上文則元美閣博自擅以公典推適足抗衡于鮮學語史漢間不醇之擬而若是於乃詩顧獨有齊氣子與朗卷似其為人然倡和截提託來不能過也國倫瞭然起曰何期今日復睹與論適[illegible]為最勝鳴鳳曰蕩

徐續督諷復沛物北地改南士敢轂躐正嘉之際黃岡王廷陳雅欽亮薛蕙君采清韻秀藻良為競爽後采亦群其聲必也大抵高叔嗣子業子國倫所詣然雖然何以益我鳴鳳曰諸公才能曠世學詣篆人得後無疑也推歸之意自我先語忘人後則善矣國倫起謝曰荷益柔從國倫平鳩鳳素衣式臨悲響遐溢詩罷而緣自為之背國倫所著詩文名威戲調集

徐中行

徐中行字子與長興人少頴警好攻古文辭十六試於邑令黃尤泰大奇之謂是兒國器也季舉鄉薦遂遊南雍益力學古文辭中行的皆美姿容須目如畫能飲酒工諧笑所周旋士非賢豪長者以故語語於東閣凡十年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中行既以文辭有聲賞而尚書為槙應祥其外舅行也甚賞異之閣嘗習部所業足自名必欲含而趣古者則毋若他曹郎吾黨龍丑世貞雜[illegible]次也中行自是交惟

兩人而同手中若吳有譽宗臣吳國倫咸來相劘切遂取舊草悉焚之自是詩非開元而上文非東西京而上毋述矣時楊繼盛上書劾嚴嵩論死繫獄中行時十索饘食之間一入抱持痛哭數敕准泣數行下結盛謂中行毋入然且坐得失坐得失當含我而與若學也中行益頓李然象義推知中行之擬入內閣司兩制不累除掌御史欲又擬從徹中行浸不累文之情尚非吾鋸譚表婦中行解案而退時之高何諸當勝繼盛者而點復中豐語下法曹當中行職中

行捐免較薛詔帯許中行恒自念太宰知我、以法
報且不可而乃不蔽以法報我之自謂何由是嵩益
不懌中行美奉使諭江南獄大小悉以情所全活以
數百計事未竣擢知汀州府甫至而廣寇蕭立擁萬
衆來寇郭中男女爭避入城、人閉之有翔蹈藉
死者中行亟啟勿閉而身坐閣前引縋別塗俾男循
左女循右入男令遠去候而已皆踪令各受其敕筋
各登陴賊不能攻行圍指揮董珫亟係累男女數百
中行以一檄解之盡釋其俘異賊且走、必由嵩

爲道俾武平令徐甫集民兵擊破之擒其酋還推功
徐令帝自居也又築山海鎮兵已時而三圖當要衝
儀城之以一通判控治得报可自是寇益解散北入
許以父憂去服除補汝寧府時伊王貪、上寵刻暴
城垣及諸宗藩事甚夥中行當往會勘人竊危之謂
是殆易折也中行徑頗數語刺害王稼聰立毀垣及
省諸不法中行治本綜術猶傳之以禮節服明行學
宮課授弟子文陸叠賞其卓然者當京朝大察吏中
行前以遷後參格不當復參嚴嵩以宿憾參及當在

遷吉民擁車遮道觴之且哭且祭踰淡日不得發始
中行築東郭河善崩堤障之未訖而聞報曰吾不
敢以不終事也遂成而後緣事其以汀守魏香發泣
謂邇衆曰守嘗欲城右卯揮臣測矣鑿渠以紓西汀
水之會而役當支與射以究城形勝矣而皆絀於力
未舉即以不職謝汀人而茲傾之未塞也明公其有
以繼來者其後郡守城右卯鑿河皆具如中行指以
故閩郡民懷其恩立石嶺之中行性好文嘗代歸賓
客時時滿座其重餘亦善養之至而娛之無以得自

紓即稍能綴韻語或操一藝者聞中行哀則衣閣食
到食閩訴噓爲則爲草薦書或數十函不倦以是益
困甚母送客謂顧汝不念我日即而不爲孫且　上
英聽正臣新踴躍不以時白見寃狀繪圖納名自劾
而斜從一壺器水土也中行乃之吏部遷南京日得
長蘆轉運判官三月以母憂去時少師徐階與尚書
胡松内重中行超擢出繫撥舉欽事且欲遷務學職
會以喪闋乃以服滿擢湖廣巡視武昌道道上襄積
參危字中行精心訓之多洗冤濫奸民柯彰厭負嵎

為益舟載捲而覽之務其積粟藏儲以賑飢人所活
殆萬計江省地窘擲渡甫行為立值責復子毋擴索
有溺者官具搶救之溺而不報則以罪其人遷雲南
左叙議寒暑毋閒行部出則用什伍法練士入則繕
帶延儒生講説經又彬彬矣以貿萬壽行患晉其携
書數十卷寘公庫遷福建按察副使遂為其省右参
政有難而囊於食者凡七十家中行廉謹之以輕重
受通自是軍食足毋困出納進羊進按察使凡三治
其省政益習感時激失寝羣遷江西右布政使尋遷

左使司領卿至十餘所館三王國汴侯而下祿食供
億以千萬計而定斷精覈平亭綜覈頃刻百端造請
委使賓從館飼無虚日中行談笑應之咸歎服以為
神而貴中耗矣一日宗室有關者吏發其陰事中行
恩以保全之遂得忽脱不能語歸臥正寢中夜卒
時年六十二貧無以殮僚家為治喪走鄉道所經守
令師生七弔祀也其賓客及交游滿天下聞者罔不
嗚咽中行寛然長者有藏而與否較財好施不為崖
獄況晃親仁文而巫篤所蒞事孝孳能益不敢以及

進者終其身琴龍高簡少延納國倫與世貞而附毋
口語而世貞性復脱疎即撰骸者思其心焉而於中
行靡間言以攻得醜詆稱一曰國老和而其且善劇
也其於詩格高而調逸近体宏麗悲壯讀之神聳又
趣步古昔所著卓爾有青蘿館等集行于世

宗臣

宗臣字子相別號方城揚州興化人父周任成都知府臣始祇其母夢若月星雲霞者至再三卜人曰是有子也而又已生臣臣為人秀眉豐下目光奕奕倜儻負氣豪邁自喜踰龀時習戴氏禮已竟一日厭掉舉題而屬文文成多奇語周異之為益授臣業遂以時義名年十四試冠諸生自是連試輒第一積十餘載始領鄉薦明年舉進士授刑部主事吏部尚書李默見臣文而奇之調為其屬除考功主事故事吏部郎自相貴重絕不復通也曹郎而臣日夜與其舊曹李攀龍徐中行梁有譽王世貞游益相切劘為古文辭考功署中自公令外多不復酬往而又少年驟顯蹐曹偶不興目揖之矣臣亦以潛思故咯血謝病歸病良已築室於百花洲讀書其中不復問世事居二載李默復以改府移書趣臣臣不獲已為強起有進入陳丞者緣父舊出百金裝臣臣不悅曰丞為康惠吉邑不啻百金數而乃用邑金溷我何敢承謝遣罷去自是遽貴與絕摘考功歲餘遷稽勳員外郎臣

強數於朕不發亦時時伏其長有所推進而其好為古文辭日益甚會嚴與首輔嚴嵩交惡見法而臣又嘗時揚建賦喪嵩恨甚欲用考功令斥臣有救之者獲免然亦竟出為福建布政司參議時閩為南刑主事臣取道省兄金陵遂遊燕子磯為文記之復偕徐中行遊茅山題詩刻石慨然長嘯有絡馬之志周趣之任恒改日徵之以不辦具裝故用笑曰吏部郎貧乃爾耶則何以使乞部郎代具裝出月俸三十金予之乃克赴官至而視有倭惟臣守西門鄉民攜負來入者數萬人臣戒門者內之或謂賊且近奈何曰君往不奮賊也入甫畢賊至衆俱失色且下臣行求滑善火具者百人置要害間躬以白金勞之與約曰俟吾鼓而俱發不然毋動也賊輕城無人遂肆睨將上然賁其後臣度賊已集數之火具驟發賊死者無算遂潰去督府檄君護服兵歸安出省欲壓臣語之曰吾自一酒食犒卷卷不歸伍宿吾不止寢也夫法不能貸若矣狼兵慣畏威名竟度嶺無敢譁者久之遷按察副使督學校每出按部校士進退諸生無不人

人厭服已除出所為程義示之又無不人：厭服也諸生貢者調學田擬贍之不給則為損月俸補供具給之以為常臣既稍強於其職而兩臺使者諸司道大夫用名重設造請文事填委臣文以其間劇意驗推謳吟非丙夜不已遂寢疾日以亟乃稍次其生平著述凡卜餘卷捽之疾革衣冠坐聽事手書三詩於帙飄：然有御風凌虛意已擲筆而逝時年三十六無子訃聞兩使者哭於臺諸司道大夫哭于其著傳士弟子哭於學士女哭於巷御史猷科下諸郡祠諸名宦春秋祭勿絕臣於詩好建安及李白杜甫於文好司馬遷北地李夢陽然自以其才氣勝之不屑：取似也其積致雖厲莫可得而竊效

梁有譽

梁有譽字公實號蘭汀南海人也父世驛舉進士為南臺御史轉福建按察僉事有風憲名有譽質頎古重時日誦數千言長益湛思侍霞自六經以逮百氏外家小史靡不研究弱冠補諸生弟厭訓詁括帖語與歐大任陳紹文吳旦黎民表陳見梁孜輩講業於學事黃佐以詩文相劘切互砥礪行誼嘉靖庚戌舉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治獄務平反不為文深尚書以下咸重之貴臣以讒論死下獄雖不竄於法意悲憐之為私泣沐左右爭獻慨注下省中揖長者刑曹事故少得以傳綠遂學多所撰著求當於古作者不屑為今人詩請沐歸滋山人謝榛考宗功臣舍人吳國倫同舍郎李攀龍吏部員外中行唱和為樂都人無不環目世稱為旅食三年蕭然一室歡甚推貴無所建竪時嚴嵩當國李默柬銓重其才名計致門下遂謝不往居歲餘即上疏謝病是時有譽稱聞藩臬當使銓曹銓曹亦推擇嶺南一人以風有譽且正乎有譽曰吾自欲歸豈以刑部郎少之故而一吏部

能棄我我竟去弗顧至濟上而貽百韻詩擧能彙為
為別百韻即古自少陵氏而外不恒見也而文甚工
既歸乃杜門度圖史冊青癸畧之類一小閣亦木竹
石環之吟誦其間逍然自得也又修復粤山舊社招
邀故人故相與發攄千古之事見大任南粤賦泰閣
銘任囂城趙佗墓諸篇喟然曰吾黨狂簡亦斐而成
章矣于是作詠懷十五詩社中人自以為不及七何
與其濟約遊羅浮觀滄海出日探勾漏令丹砂道過
颶風意蓋而返以寒疾卒年僅三十六有比部集八
卷行於世

盧柟

盧柟字少楩一字子木大名濬人也其先世業農獲
則什一而息之故以貲雄於鄉柟少負才敢甚讀書
一再過終身不忘父為入貲太學上舍數應鄉試罷
先歸柟才高好古文辭不能頫而就繩墨為博士諸
生業以故試輒不利而聲稱爽、任存紳間者也柟
為人所地不問治生產時時從倡家遊大飲飲醉輒
與酒為其坐客毋敢以貴古抗者而又豪放於當所
得意下筆數千言立就客咸咋指適去竟用是敗濬

令某者欲刻深名法家言於文非能好之陽學慕之
以張史術耳謂柟邑諸生才得相從事幸甚柟亦欲
借令聲勢敖為相得極歡令嘗從客語柟吾且過若
飲柟歸與翁媼益市牛酒夜共張至旦望邑子相成
盧生有重客潤之獲相踏也而會令有它事日昃不
來柟愧且望之斗酒自勞醉則已臥報令至柟故倦
出坐久之柟柟醉不能具賓主令恚去而吾乃為倦
人子辱觀見其邑長者邑人素惡柟者為柟謀曰是
嘗見令君又而咲且慢令益怒它何柟干瀆其役夫

汙狀參以為盜也搒之使大被酒自理而聲拯柟復
知搒為旬日矣後夜壓於墻潰事聞令々色動曰
嗟累是饑能堪見我即匿從夫所油𬎆狀當柟抵坐
獄具上報可柟既已坐大辟繫獄又令仇之故毋赦
為𢾾究者而會柟鄉人閻嘗侍飲不避柟目揖之去
已采為獄吏夜縛柟搭箠之數百骨腫悉潰爛且死
矣吏以他事罷得不死乃感慨折節益讀其所攜書
落出鞫故招賦以自廣居頃之盜行劉迫柟又自列
冤枕其盧子孫家成貧賤不償柟因己辯立矣今亦

更悔念魚由盧生狗骼卸陰捐々寬柟拳有所譬詩
辯呼使泛獄具草々上書酒肉食飲洗沐桑今去齊
為大官事益鮮而致人謝榛揭柟賦將京師貴人間
賀迭曰天乎究歎盧生也及柟在而諸君不以時白
之乃閉々送參古家湘而幣賈予使先祖吳人貧心
升彼竭選得濟今至則首為更受書上諭思薪輪作
三歲盧柟既出獄家益貧乃為九艂謝陵今而謝榛
方晉濟鄭柟走謁之周王賦趙王趙王覽而奇其文
辛名是賜金百鎰𢿘是諸王人々更置館延柟々則

柟客坐右坐握麈毛辯說揮霍數百千萬言風雨集
而江波流也嗚竟飆々懔忽而為辭若賦各得以意
去既酒醉故態畢發罵其坐人則人々掩耳走避柟
竟亦不自得罷還領案中所餘金幾何趣付酒家也
婦囁嚅咨柟[illegible]顧曰天生盧柟為女曹地耶吳人王
世貞治獄大名飛書大伍山中勒邑吏具筆札受柟
所著集若干卷柟故亦慕𢾾世貞嘗為文托謝榛致
之不達至是見世貞即瑩把臂為布衣飲三日酒語
悽慨悵相見晚也柟[illegible]世貞去南遊金陵徙見

祖為狗鄙即留月餘走越廬吳母所遇送益落晚窨
酒病三日卒

徐學謨

徐學謨字叔明嘉定人嘉靖二十七年進士除兵部主事調吏部簡互內閣理制勅居憂起改禮部進員外郎中時　上欲修齋宮手詔下禮部尚書吳山曰不假給學謨齎草對曰錦衣卒固不錄旨山偉之若左右手會居杞陵寢學謨執禮與少宰馮岳忤而冢宰吳鵬亦與山有郤乃出學謨知荊州府山不悅欲上疏留之學謨不可曰出入命也誰敢于焉遂行抵郢值秋水暴漲壞城且圮學謨奔走督治東城七晝夜不寢水退野爲墊居民擁於木學謨遣官分道乘舟救之大發倉穀賑給寡民自枝江監利凡七百餘里郡故有高鶴寨綠與山峴崖叢箐林莽紛翳亡命嘯聚數千人白晝揚旗敖所至殺人燔廬舍警報踵至學謨工探草窟草窟轉徙上下數月從不之省學謨慨然曰是無賊賊明也乃率民兵逐安卒往勦之俘其渠帥杜景庠等二十餘人賊俱氣歸學謨募賊窮泌突圍潰爲患滋大遂縱之逸時諸下邑日報賊而與山獨香祠之乃其令史賊佯將爲賊地曰森吉堂殺以他事縛與令賊聞令傳益恐曰虞大兵至學謨度賊在萬山中未可卒擊不如因而降之乃遣人單騎往說賊既行四十里天石交下相示無他賊三百人露刃持弓弩問狀對曰太守來與若等言事今永順容美土司兵且至不如早降太守知若等無罪侍以不死賊百餘人環跪泣出牛酒勞乃出諭通衢賊降無妄殺刻信符三千給之令歸者歸留者留凡一百降二千餘人而賊魁尚負固學謨即用歸化賊攻之諭降賊帥趙伏能杜景朋等受計盡擒諸賊竟不煩轉輸征調而克然尚自伐其功卒不酬景王之國德安撫臣修具供帳微發吏騎從于已與學謨曰巳與祗武費千里而索賑以從慾矣請量爲之但費而不害事得寢荊民以安亡何王以安陸地小而舉上疏請割高陂審是諸潞沙洲河泊民閒塗蕩恣圍後之時　不偏武來鬼玉左右貫假像乞以嘗上心比民一下諸閭裴贊千里騷然荊之沙市故不在奏中至是受襄入之撫臣遂命所司籍入奉景府而景諸閹所過縣官供給靡寧民閒洶洶傳景人來籍沙市

閣門迨其强梁少年豎填隷敌當為扎學謨下令無恐置守謂何民乃稍戢長史與承奉皆來左右露小環立學謨亦歲臨之竟坐語不及沙市學謨度未可倉卒有迎簡趙應奎者與承奉皆趙人名計之曰以汝候承奉懽及沙市為陳不可奪狀不則寧嘗毋絫也承奉果以訊趙趙漫言學謨聽且陰知沉中冤易事明旦乃置酒高會仲宣樓酒酣承奉起更衣循睥睨城北俯南睇平楚曠莽無際見烟火聚落趙耳語承奉曰此沙市也當乃言狀學謨曰誰為大國畫此沙市去荆無民矣　祖制親藩毋得乾沒民間承奉曰有旨且給學謨曰有旨勤耳官家不自相授受以付有司此有司事也反覆數千言爭甚力承史知學謨持之堅氣稍奪曰請如公職學謨乃躐出粗五百金時景府亂已傳　上寢疾行且名王撫臣恐甚學謨乃自抵武昌面呈其狀撫臣畏恐不敢任及承史至請如約乃判輸粗二千學謨還荆民始歡呼改沙市為徐市明年要陸跂沙市之盟衆窮圖籍宣言田將尸太守于朝府豪恐學謨笑曰前所爭謂何而

今奈之何撫臣已去位而代者故以地事銜學謨因中之以媚景藩有旨逮問學謨起理民哭諸神祠又哭諸里門道擁不前群歡呼曰賢哉侯當無計神有知揚善類學謨與父老各相拜別荆人為之罷市撫臣將卒心烏卹史唐繼祿執不可沙市竟從原議學謨得從末減竄官歸海上陰處改元起知南陽府尋擢湖廣按察司副使分巡襄陽會刑部侍郎洪朝選來勘遼府不法事學謨力言遼王不反狀與同事者忤權劾免官越三年再起楚臬累官刑部侍郎陞禮部尚書禮曹故多廢弛學謨嘗在祠部稚知典刑多所建白司禮巨璫故事有贖或以為言學謨曰吾以外臣論簡何事私謁峻拒不允及輩恩進秩閣臣擬加太子太保司禮馮保削之僅進一階未幾保獲罪籍記規遺姓名兩京大臣不與者惟吏部尚書嚴清及學謨其七人而已　上由是重之尋加太子少保時申時行在政府為言者所攻學謨與時行連姻言者并攻之遂致仕卒七十二終於家贈少保學謨少有逸才好學著書至老不廢所著有海隅集春明稿

識大錄

南宮奏稿老子解春秋億帰有園稿世廟識餘錄全
楚通志凡數萬言之下漢唐宋諸名家自成一家無
所摸擬矢口而出信筆而成神情所至天解環流識
者以為孤出獨豎云

識大錄　管志道

管志道

管志道字登之別號東溟蘇州太倉人少既憲問學
為師取友不憚竭蹶一時如盱江羅洪先東崖王璧
貴安耿定向輩相與討論揚扢忽有省於中庸明哲
之義而以參於古先王之言意路如此會郡守蔡精
含造士掄志道主盟志道言剴切聞者多警醒常言
士必有避世不見知而不悔之胸襟然後可與深造
又必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志弗為之節槩然
後可與立蓋其自信者如此隆慶庚午領鄉薦辛
未成進士除南兵部車駕主事尚書服其能事倚以
辦為部故董貢艘衛卒苦猾役侵餘皮骨志道言之
尚書裁去三百餘艘擁江濟兩衛中資水夫工食之
餘西四十衛之困始稍稍甦他如清盧洲均國課裁
水兵要政悉舉江淮有一二悍卒譽其千戶流言本
兵將以水卒危撓煉私斂血伺隙而起聞者咸恐志
道處然不動叵測者輒自解散徐治其首惡數人而
已萬曆甲戌以計還去官服闋需次都下見元輔張
居正父死不歸甚非之以舉主故不為顯諍乃約修

識大錄

撰沈懋學上書以諷居正不能從會言者益衆輙廷
杖出志道崇心術之矣十一月補刑部主事趕獄滞
訟立得其情豎入耳獄中輙訊諸罪人狂互狀書於
簿冀為異日昭雪地常省其飢寒拊其疾痛不以因
故棄也戊寅春大婚礼成為九事以上皆切中時敝
中勧　上躬攬大政無使旁落居正怒而不敢言尋
轉員外郎出為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南韶蓋廣直
指為居正私人僞以陰擠之也志道出都摘以遵劾
今中密綱請入學又上風紀未盡十二議雖涉外臺

之意實以繩政府直指初亦避其風釆三越月為要
人累嗾不得已露章劾之然無可污蔑不過技捂其
詞以答風旨耳時粵中方有警志道履任一月即奉
璽書出清遠督兵條東惡事不下千百言大都主撫
而不喜戮主蕩後之策而不主目前之計情形曲折
明如指掌次第行之諸惡歛迹矣而得旨降調解任
馳歸為紳父老填道膳送為之出涕明年補鹽課司
提舉庚辰太計置志道老疾中當是時賓人比周相
與傾之而志道亦以此名聞於世辛卯起補楚臬以

母老不欲行會又有阨之者乃決意乞歸戊申以疾
終於家年七十有一同志聞之相嚮哭因奉其主於
耿恭簡之祠祔食焉志道善属文其詞闊博透逸論
辯益浦大歸冀以西来之意密証六經東魯之矩狀
弭二氏至晚節為四子訂測則一歸平實所著文集
若干卷行于世

歲末錄

諭民開墾田畝閒土栽乃晚吏徼近功不伏期款之
後以田定其科由民益惰田不增賴元勳與民約定
爲簡書列爲保康藹出中下王者宗溪析爲三每有
徵發恒視書爲則吏不敢並緣爲姦歲暮轉我衣于
熟時省會役出舟者有誅罰即以其年從事天雨雪
市多阻久道路歛產者十八九民請以舟就役像佐
畏令難之元勳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也即栽
以舟其白出熟料者工匠義之不閉即倉廷粮者徼
收七百里特累青州民病不能通漕運者自淮安輸

濟南運出郡境元勳欲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致青州
告於行省藩臬即以聞戶部戶部奏可行省臣愧之
郡城壕故事築以兵指揮使扶責人夫當盛夏聚民
萬餘溢衣民不得力田衆號即上築閒數里元勳奮
曰民病矣獄當服工于石嶺當開于中者同官疑且
得罪不敢若名曉勤謂答之丞相胡惟庸以聞即日
詔罷元是歲雨元勳極跣徧詩群祠謝過以詞下普
不雨罷還至是小抱下民雖合而散大雨如注是歲
五穀俱熟民歌曰孰飢我侯使君之力孰戕我秦使

歲末錄

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歲皆有年五年
秋郡境蝗元勳前慈蜜食於首告天夜聞空中光
覺烽燭火而飛蝗蔽天而過郡獨大稔民有述想谷
隨事則決大者發小者諭遣之不留案牘尤慎于
獄具錄其情状使各隨或丈有未甚時作粟偏食
之更秋冬稅每斛平持槩高下出其手或多寡自
不收民競指倉爲羨元勳令民自槩斛平款手不敢
出亂遇浙西歲旱移文與民期民爭來輸不違一吏
而稅常先登江西浙江行省運粮百萬濟寧水陸數

千里元勳說如郡縣不便有所愁悶比每斛益四
升以權量托元勳閑其道遠言於胡緇之府名州縣
官舊留從卑隸往々索賂無厭元勳下信符置郵無
敢不至者信符之指以印識而中分之吏托月日指
逐以姓名元勳私識之後意有撥寸自己出復行其
法持封內堂以信符名民民得并力耕桑微負未歸
者擲望按道物赴審時戶經三萬晚萬餘石三年之
遂撫至其賦萬田并七百戶亦增至六萬有奇二州
名士孫容有積粟野無餓莩斗牛鷄犬散放郊垌富

既克寇至於秩授山川諸祀學修崇壇壝廠飾祀版
戟樹名木於周垣之外一如儀制無有所闕水驛在
西門內卑陋汙濕居者病之克勤料揀材木陕裳際
更作於城南庭空之房以敞逾昔冬寒河凍驛舟不
行令舟人伐藁為庋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成事
初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汴北引河濟地勢高瀉潴石
為壩而時啟洩之嘗倚秦林二帥我又頹壞石填河
中舟道艱之役歸丁組壞石治灰而甃之故以鞏固
附粮火屢為災致民為陶瓦豈為宿除閒申戒火令

編民居為曹伍遞相救恤其患遂止大將軍徐達副
將軍李文忠統兵馬十萬之燕駐郡稍久遣官吏
爭索粮芻桶騰劈芻前克勤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不
軍輒詠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水涸舟
膠賣克勤白帥趣五千夫浚河否則以軍法論日具
募克勤不忍煩民泣禱於天夜二鼓大雨河注黎明
水越數尺舟遂流而去克勤為政以風化為急務
以鄉勝依我始雖倨慢克勤委誠待之卒自愧服或
叛悍將不知禮義非他我在官雖無事終日冠衣坐

堂上召諸吏授以書詩法律或公牘堆几肆辦方洋
克勤序言析其各目恍而去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
近名必立威立威必生害今吾不忍為也府庭之間
不陳杻械箠撻懸檻閒示不安罰省罷者債為六府
在八年春入覲　太祖以為善治民賜燕儀曹使選
其舊職頒行獎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鄉秋八月
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劾心銜之上封事告狀
諸御史楊甲廉按楊桂致人忍程坐誣罪易民服潛
索克勤過瑜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卒吏盡擊之搒

掠無完膚無可聞者楊更與其吏謀誣克勤用倉
中庫事時年月因未嘗附火而茶則苦公宇垣寞無
私用者克勤與舉遣逃民號呼填道隨行踰百
里者千餘人莫惟子孝孺上書改府太臣頗以為
冤憤又羅不報竟謫從江浦明年會空印事起吏又
誣及之孝孺復草疏將伏闕上訴而克勤以冬十月
從于京師時年五十一克勤面白如玉鬚眉秀整木
然尤諸動容周旋必合禮法與賓友遊入深谷兩
陳血流遍二指剖胃修至終身未嘗失色與人交畢

真任質不事表襮不以久近為冷熱之談之頃洞見肝膈南從過郡者必以米醪饋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同州以事予椽買布帛給其用且日近之對食久而不厭僚佐會飲醉投盞大詬而去待之益恭旦日泰謝陽若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醉矣不識君何謝也生平奉養簡素不服紈綺御一布袍數十載不易日不再肉不飲酒事輒却肉不食所守廉甚絲毛不取諸今無從賒借物自隨杯炙不嘗吏寬州守因童進二棗入筥童十名州吏還之鄉不有知饒陽縣者以修牖脩葺力却之方已物至官時祿米一斛可易金三兩以軍餉告乞月取十斗為食餘悉歸於倉或述其廷不恤也晚年益加畏慎有所設施皮靴白之於反染爭判害恒視之若一坦然不從其為文章質而雅樂平而中理有汗漫集若干卷

胡子祺

胡子祺名壽昌以字行吉安吉水人生之夕有大星墜於舍少屹然負良志受學于同郡龍泉同吳華棨皆受業之華棨以女妻焉王師初下吉安士何新淦寇猝至民陷被脅從者千餘人寇去總戎忿恚將盡殺之子祺向各不可坐視即謁總戎言從寇非民所欲不可盡殺將采奉命本為民除今不察概盡殺千餘人失民心矣總戎怡盡釋弗殺洪武三年詔郡縣舉文學士令以子祺應詔既集京師尚書考察最其若得十人以進子祺與焉是日太史奏文明之祥 上喜曰唐太宗一世文學士十有八人至若朕得於十日哉皆擢為御史即壹賜見子祺數言事持大體不肯瑣 嘗有陳說雲上者言今國家宜徙都關中據古今觀事情累數千言未獲朝廷得廣西闕近臣往治之 上曰胡御史其人達於大體可遣也授廣西按察僉事子祺至廣西詢察民瘼遇麗于法者必有哀矜不忍之意時吾道為按察使持法嚴急屢出語諷切同僚子祺獨曰法貴平嚴失平矣不為

勑僧部疫因必予氣患必訊之使盡其情即服事猶三四度訊不厭曰是欲其死無憾也故所至獄議牀成以下非雷弦咸得直歟州石刻有元祐黨人俾立念碑之三歲改知彭州益務脩惠政利民灌縣故有都江堰秦李冰所鑿渠引江水溉成都諸郡山兵爽堰壞諸郡兩無發前未能修堰者必伐石鑄鐵費動以萬億計至是堰壞飛艱之無敢議言修堰子祺至曰土木可以固堤必鐵石式即為奏白于府轉以白省上保難罷子祺再三審言益剴切省臣乃聞於朝從之命下即以委子祺而責成焉子祺白遣二千人足矣急疏決潮蓄度所用伐竹為籠定以沙土又伐木畫籠並緣置堰岸江水乃復流成都諸郡田民大利之子祺書其法於牘以貽後人又修彭州堋口諸堰畫溉彭蜀初堰發井泉隨之竭民率苦出負汲井數里堰復民乃復便井飲始教民知學民益知子祺愛己皆服其化居三歲獄無囚繫流中有闌州有貲字相率遷業終于祺去州民户口效賊入之教視初之增益數倍時彭兵禍滌未久野暴白骨孫望患命

狀必之是夕夢人羅列拜堂下者不可勝數庭故有柏槐數十株子祺至皆復榮又有群鵲來巢時時馴近人及子祺將還群鵲噪于庭數日方去後三載陛延半歸府其惠愛六知彭州時察郡政有病民者去之脈寬側布溫裡數為妖前知府從舍避為子祺命毀祠吏作室其上居之妖頓絕益修飭學校躬勵士子爭相記先儒李脩以化民期年百發其舉民皆歡信為忽得疾數日猶視事不輟左右曰公宜少休子祺曰一息未絕曷可廢怠　君卒一夕皆水復有大星墜于其舍是日子祺卒時年四十五郡人罷市奔走流涕如喪所親子祺為心強梧峭然莊重不可犯其初至廣議廣西人望而畏憚及承所設施則皆愛之後遷遇事逐事人人聞其寬大長者而初下車其發猾奸吏豪猾辣然斂跡故不竊下寬不宿盜是以民懷究戴丞提爲治云子祺贈閣大學士

道同

道同河間人其先韃靼族也洪武三年以才幹舉太常贊礼郎十年出知番禺縣性剛毅廉潔番禺素稱難劇而軍衛尤強横需求百出依吏勢遺旨辱前令不能堪道同至視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皆執公法凡事遵理者一切不從由是民頼以安惟要惡之未幾永嘉侯朱亮祖至數以威福撼同同不為俱時有土豪數十人遇閭里珍貨輒抑價買之稍不如意即誣以鈔法入其款識何同廉問得實捕其首惡械

繫通衢以令衆諸豪賄亮祖求拼亮祖召同勞以酒食徐為言之同厲色曰公為大臣不當為小人所使亮祖不能屈次日亮祖出通衢破械者方嗾恝日中衰時乘急亮祖釋之又有富民羅氏納女於亮祖其兄弟因怙勢爲姦人同按法治之亮祖又奪去漢以化事皆因同遂歷數其事而奏之疏未至亮祖亦誣同抗訕無禮 上不知其由先命使取同首級適同奏亦至 上以其戇果而直言大臣有骨鯁風特遣使宥之竟至亮祖罪二使同日抵至而同已先死邑民

甚悼惜之同性峭直嚴守梵岸奉母備甘旨與妻子同粗糲布衣使徐本推重同嘗按一醫士罪當旨本急欲得醫遣卒語同釋之同曰徐公亦效永嘉侯耶旨之乃已後同卒於官縣吏有奉其主於家者出入輒告有事卜之輒驗人成以為神云

廖欽

廖欽字敬先，晉水人。自少強學，通五經，鄉先達咸推重之。洪武庚戌，初設科取士，欽與弟敬存其薦于有司，一不偶，概歸以事親講學為務。明年，例取至京試才學優等，授河內丞。比至，一以忠信導民，未幾化其俗。河內西北要衝，往來絡繹，民疲於供給。欽以詠入助民為費，奮從務便，匿課錢事覺，逮及累年狀，悅之人。省臣皆責甚急，民逃匿太行山。欽為言：田民竄矣，急之則不可得，盍少緩焉，與我以期，不劾，併責我者。

臣旦諸就慰安。欽乃親詣匿人姓名及錢數，榜列于市，且潛使人告其逮來保，無他。民素信欽，皆奔走而集，惟恐後者。及期，出錢足，公私不擾。省臣大悅，舉酒以相慰勞，燕樂以詩。欽因請曰：錢既足，民得無罪乎？白樂欽曰：何不許其自首者？臣從其言，民獲無事。他郡城禁者擬絕于道。民曰：微我公，我其亦若此乎。八年秩滿，調吳江丞。吳江素繁劇，難治，欽治之一如河內。有陂護田數千頃，久為水所廢，田不得耕。勢家主相爭擊不決，事聞于朝，詔得白令官為之修築，責成

之期甚亟，同僚皆失色。欽以他事避去，欽獨怡然自任，即諸陂附計其工費，合眾從事，且諭之曰：陂成，民享其利；不成，非受其禍。於是民私相戒曰：我曹當殫力成之，毋俾我公蒙害。至期而陂成。秩滿，既去，過河內，耆舊課錢之帛五百文與守者，請以遺欽。欽亦不辭，遂受。歸後作于鄖陽。河內、吳江之民聞者來為助役。並後者曰：廖欽何以而能使人若是？乃加敬焉。既而釋歸杜門，以教諸子鄉人。無賴子搆詞以誣欽及弟欽，白我主訴對獄，吏捕決辯，既且乎雖遜，我當

受也。兄弟俱逮下獄。欽諸對曰：我與若萬一有不幸，共如老親何？與若受辜，爾得歸事親，供滌無益也。弟曰：我當受之，爾兄以事親。欽曰：兄可以益弟，弟不能掩兄。乃相讓於訟庭。欽曰：其存住我，弟實不知。見者惻然感動，卑弟獲免。欽竟謫戍富峪數年，以老病還，遠近交譽，乃起為袁州學諭。成祖戎祚，詔求文學之士，命翰林儒臣各舉所知。學士解縉、胡廣舉欽弟孫，命就書翰，召至京，除翰林簡討。尋致仕，歸卒于家。欽廉己康，於物無所，胸與少有違理，不肯姑安宜從

河內休於途民見之曰是我昔日父也欽紿曰我商人非爾父於是聚老少爭識之羅拜於前欽不能隱竟持酒肴相慰藉明日各持縑以遺欽須臾裒數百匹欽辭不受民曰父有德於我欲報無所今父幸涉我境持此以報父願卒受之欽曰我何德於汝縱汝德我何不愛我以德乎苟以所賂為可受則昔之所為不過沽名以覬今日之利我豈受哉民益懇請受欽揣知其意乃不可卻一夕不告而去其所行類此

貝恒

貝秉彝名恒以字行浙江上虞人舉永樂中甲進士授湖廣鄖陽知縣縣僻而俗險前之名能治者率以嚴秉彝覓以馭之而學于禮義其民感化相戒毋犯羞賢令歲餘以祖喪歸吏民不忘其去有流涕者服闋補鈶東阿縣東阿當南北要衝索者過使往還共給之費秉彝規措有方物具而不擾商有挾私怨緣飾人以罪者秉彝曰盍以直報之諳愧而止鄰縣盜劫人匿其贓古冢中冢傍耕民得之其侶被劫者識典故勸執賊訴於官民不勝考掠竟引伏秉彝聞而疑之然非其所當治脈得而理之會有達人過東阿被盜衆訴秉彝併攝邑盜事以檄城隍神而嚴督捕客與大家僕秉獲巨于途盜鄰縣劫盜皆在捕民遂獲免伍有兄弟爭競相告者諭以大義使退而思之兄弟皆悔謝乞歸以通獄有殺人賊未決而兩目俱盲秉彝憫之禮其家色若甚戚焉者問之曰吾有兄爭賊白罪當死無所見但畏身死宗祀無繼耳遂令其妻入侍疾後賊死而妻生子焉尝歲旱躬禱之

西丘垂閭更煌引水自貢煌遂散歲豐豈又嘗建議
於朝請平糴為預備對策之仍下其議肯從州縣通
行之祀典壇廟及學舍久毀于兵前知縣莫肯葺且
將事來奏學公請出本以倡邑人咸作新之暇日則
詣學宮進諸生與之講說是正所業而月日程之令
鄉社皆立學時循行南閭視民藝獲以驗勤惰邑西
南有渠春夏漲水漭所沒泛濫浸淫近渠之民恆廢
耕來奏相地將開渠納諸大清河召民從之興其役
議論持不可曰法不得擅役民來奏曰以利之也有

我獨任之不相及也渠成濟決壤未畝卒亦無事旁
縣流徙來歸者甚衆綏撫如子　車駕征北虜命河
南山東西民丁隨軍供饋餉郡邑各遣官率之俾將
者在其為規畫計來奏裁然曰　天子親征臣下可
避勞耶即治裝就道民聞令行皆忻躍以從勤息飲
食與民同其苦樂旋東阿無一人失所者在官雖
小物必思及民營繕有餘眾發鐵賦收折索故紙之
類悉存之工匠閑暇令煮皮為膠鑄鐵為杵搗紙索
為樣貯之庫會仁車駕巡幸北京勅使督建席殿所

貯悉濟其用而民不費有存其康公明大体信任風
憲皆從命已下縣皆從有餘人請願己留從之九載
考績赴京師時　仁廟監國嘉其得民心特陞秩正
六品仍還任民聞東阿來歸踊躍迎拜數十里尚者
累罰役京師時有令官役滿即復任民競趨代其役
凡三罰民毋代者不歎而愈力其得人如此來奏
和厚樂易於物無擇而執守甚堅善飲酒既仕遂疏
之勤於公務自冲而食夜二鼓而寐雖隆冬盛暑不
易宣德丙午卒于官年五十七訃聞屬下暨吏胥耆

老皆會哭至憐自縣治至於窮鄉民無男女老少素
服奔走哭拜縣門之外者日數百人家無六餘之蓄
與僚佐相與具葬治棺歛畢東阿之民皆欲挽喪
歸之眾子哀哭曰吾奉治命必還葬于鄉先塋其
致遠式於是吾民相率致詞於尚書張本曰貝大
夫治吾邑三年之久且絕暴恩各遂其所務無淪于逃
徙壯者以時給徭賦老而弱者伏於家爭奪之風息
長少之分明無悍吏猾胥之擾及閭歲米嘗有水旱
疫癘之憂皆貝大夫惠也安得復有若人者而為吾

邑哉今將歸矣公出吾東阿而貴顯于時必能致
顯人爲貝大夫不朽之圖亦既我擇台儕之儈儈也
尚書與之揚言于朝朝士無不想慕其人翰林學士
李時勉乃採東吳治行狀之卒相揚士奇爲列傳焉

況鍾

況鍾靖安人本姓黄氏初以小吏給使禮部司儀每
有事白堂上必引之與俱有所顧問則回詢於鍾以
答而尚書呂震奇之因薦爲儀制主事　仁宗賓天
宣宗在南京留建礼官二人迎　駕衆皆憚行裹以
鍾就命鍾挺然應曰是敢非我不可備馬馳七晝夜
至南京　駕發鍾從輯組領騎從步扶取擔行中餘
里不辭其勞　宣宗憐之勅今就騎每至頃伏則已
先竭道旁　宣宗由是知其忠勤可用進爲郎中蘇

郡由永樂以來長吏治狀罔績　朝廷屢遣吏督責
無效復降勅以雄擬十郡缺守慎擇良牧學相勝士
奇學舉鍾與蘇郡換請賜勅以便行事乘傳赴郡鍾
因乞詞歸即與能任吏吝犯案牘訪當以宜鍾鍾默
然若無能爲者既上日吏復指吾鍾曰若謂吾真不
事事耶愚衆上白條無一遺立捕其間某爲誰出入
若失出入隱藏顛倒立取一二案即庭下撲殺之條
屬衆懼鍾因弄舉僚屬貪虐儒者立黜之條逆吾屬
立文積數置通關勘合簿以防詐偽衛卒久暴横痛

加絕禁錮倖始尊嚴勢家侈恣不法鄉里武斷威壓
林發之而扶患弊翦算豪惡三簿察民善惡皆籍其
名既施行則翦刈以示勸懲婚喪不時俗居諭成處
而嘆其拔擢利弱民發而感無不從令鍾既達而果
又奈忠直簡在上心故凡所論列悉賜施行即田
有官民之別官田租額特重鍾擬奏求減其香的租
戎勤以禍福不顧疏上卒得所請凡奏減省重額正
賦田糧七十二萬六千有奇蘇民開墾荒田起料以
免逃絕包荒之糧至十四萬九千五百有奇停徵濟

運田糧二十九萬石又免蠲起糧草鈔數百萬錠罷
采沐但董滑歲取民船其百姓免買船米十五萬一
千六百石跪免括貲減潤白三梭布七百疋銀數千
兩奏革侵漁除害無度請濬當水導諸港排明千民
誕入軍籍者千人百餘家招復逃亡三萬六千七百戶
凡所罷行皆綱紀大務蘇民至今受其賜尤專於事
神社禊山川龍母泰伯伍員范仲淹諸祠宇皆拓而
新之尋獻城懸而賜所禱輒響應興崇學校教養才
皆尊拔孤寒有起家為近侍者則歛散為不得推要

度量肅部士民皆化李風俗淳良大變舊習朝廷
累有褒獎進職陞祿乃為賜宴賜詩恩寵甚至而
必蘇人但藉倚為父母不遷其官雖亦無倦意久之
丁內艱去任民上請已還鍾治復除舊任兼理五年
秋截滿當關即木民上章乞留從明閣者二萬餘人
遂再遣還任然若赤子之得慈母也七年無疾卒
于任民益懷之物永樂初承平日久中使時出四方
絡繹不絕承窺幹辦之類名色甚多如蘇州一處恒
有五六人居爲自來內官雖太監尤久或織造或采

促織或買禽鳥花木皆倚以剝民折求無厭郡從縣
丞少忤動加捶撻雖太守亦時訶責不貸也其他往
過內官太據至傳國類然於水驛遷次難甚他官動
至五六千歟為常鍾既推知府知蘇州有內官雖治
乃請賜勅書從行揭士奇雖其事不敢且言乃以數
毋字儆之以柄下衆之自省謂一勢閹于驛拜下求
皆欽揖起而於太國木嘉拜且長揖乃揖而坐與相
抗論畢出覽像屬魏上馬人識而已御轎押其後由
是內官至蘇皆不得撻郡縣之吏參內官以事杖哭

縣主簿吳清鍾關之位仕執其兩手怒數曰汝何得
打合主簿縣中不要辦事只幹汝一頭事少來相謝
為設食而止于是終鍾在任十餘年間未嘗罹內官
之患至於減三分糧當一代眾其忠澤之在人尤不
泯也

周旭鑑

周旭鑑廣信貴溪人娶李氏宋魏國公壺之裔也
以棋秋出爲周氏後因冒其姓旭鑑生而警敏童年
甫逮志甫龜以家廣發書讀志猶木壁邑令聞其才
將辟爲掾旭鑑恥事刀筆以嫓求就家之急辰山谷
中度勢不容已乃白於令願得從事邑庠與諸生遊
于是學識日進永豐丁亥詔儒臣修大典旭鑑被薦
召入纂局書成擢地官郎大之命權知通政司經歷
事值車駕北征旭鑑從掌督餉以身率下不避勞瘁
飛輓之勞無缺辦既還兵部知事 上以京儲出
納弊多亟欲得廉明剛正者莅之尚書夏義以旭鑑
應詔旭鑑受命深自激勵凡豪猾蠹穴盡廉便通公
私者悉抵罪歲事還任通南京通政司副使缺 上
以旭鑑廉退舉雖奏對詳明特命署之宣德九年以
內外衆安其職聞於朝來學士曹棨侍郎李嘉父薦
旭鑑材任郎守吏部侍郎鄭誠恐其不已附沮史浙
省邑田賦苟依者積猶戕性尤積尚告訐有小怨動
以兵關與囂然者把持官府短長以挾勢射利史指

遂言其私屯兵政務以盡衆捆一旦謁文廟還方蒞事溘然而逝旭鐵爲人短軀豐頰秀目疎髯氣岸高邁性度倜儻存心制行天不敢欺居家以孝友聞從子處州守祺諸暨教諭祐皆賴其教以成入史局時即與賢士大夫遊尚書王直都御史顧佐學士解縉修撰李時勉輩與交最深前台守李性公與旭鐵至好事白性敏然從遠家屬晉郡旭鐵置館悉養加存問將歸爲治裝李人以此益賢之入仕四十年不以家累從食致被服粥寒暖書異以來袁無餘貲及老爲治喪具殮今與貴賤老稚莫不悼惜其賢者哭奠盡哀柩行縞素送者數千人又追念亡已相與祠祀之

何文淵

何文淵字巨川江西廣昌人舉永樂戊戌進士拜監察御史以廉介自持巡按山東發奸摘伏吏民畏之仁宗即位命考四川吏治文淵察其賢最而黜陟之風裁凜然貪暴之屬聞風去時蜀中旱所臨郡邑輒雨人謂之御史雨爲豪上官知府楊晴妻與蒼民仲伽私昵知之時御假罪陷之京告昭謀反詔四川雲南貴州建昌行御司各以所部軍對之昭遣人訟冤文淵移檄止所調軍具以事聞於上遂直其冤宣德既平撥擢御史有風力者陞察南京與政戒推文淵復承命以往因薦於奏 上皆從之更職 上以蘇松守郡任郡者皆得其人命大臣各舉賢能者都御史顧佐薦文淵知溫州府至則視民之利病疾苦得失與豪舊額田米畝以三畝爲陸田俾輸與稅與淺田有責賈而承畏賦稅之重逃叛雜其肯坎淘由昔欲爭搶逃乎文淵請均陸田之稅與水田昔於是賦稅不虧民甚利之即所屬兩縣撥課司河泊所稅征銀鈔既而禁用金銀商稅止輸鈔而舊

詠不除每歲從於官者買銀輸之民多破產文淵以
現銀納其請自今銀課不當收鈔朝廷從之是議民
無輸銀之苦然條係串均富者得牟利文淵廣其貧
富高下列為簿籍而民蒙其平温地與金鄉盤石等
三衛隸軍士恃其不統於有司肆為凶暴凌轢有司
侵刻小民文淵奏之以法軍衛肅然每歲中使至温
取供御海味嚴貴供饋煩苛文淵措置有方民不病
而事集其他政事有不便於民者大則奏聞小則更
張權數當挾修明經制舉逸民興記讓時嫁娶喪葬
與具儲蓄列著惡居數月政化大洽山無盜賊民寡
詞訟境內悉治隣邑之民訟有不直者亦赴訴焉文
淵為辨其曲直或捐俸而去青田民葉孟玄徐成皆
邑太姓而皆豈有宿怨成為狼吞以賊不時輸粮遣
孟玄昏夜直奔訴圍團報復率五百人掠其財而壞
其屋成訴於官主司調軍進捕畏淵聞之曰退武初
青田寇反今以五百人之眾不服進捕逃入於山林
必至激變民延及無辜乃遣人召孟玄及成至府諭
以禍福令孟玄還成所掠而算其虜孟玄拜且泣曰

昨聞調軍追捕自謂旦暮鬼耳今聞指示可生之路
敢不從命人謂文淵片言止亂賢於用五百人遠矣
壬子冬入覲道經括蒼馮公嶺永嘉丞救見遣其子
開道懷金賄於旅館文淵懲諭却之適客聞其事者
因扁詩全處曰却金館士大夫咸有題詠始文淵與
八人受命為守未朞月政聲烨然聞於京師至是
上問吏部尚書郭璡曰先所任九人為知府亦有未
者乎璡以文淵等七人名聞遂召入便殿命中使傳
諭獎勞賜宴於廷又以御製招隱詩賜之所以寵費
之者甚厚文淵既復任感上寵遇政操愈勵化行
既久民皆信服軍衛亦皆戒飭其下毋得侵害於民
郡中無事掃重關然暇則詣庠序進諸生周旋考講
論經史亹亹忘倦文名生徒章綸等入府授業未幾
屢選累狀元李蕃章綸舉進士任礼部侍郎其餘亦
各出仕有廉名文淵之教居多歲旱齋戒禱於山川
注拜移時不能起俄而黑雲四興大雨如注歲大熟
乙卯春處州盜起嘯聚四出剽掠官軍討之往往敗
乃於要害處設官防守俄有一人逃入境守關者執

之乃發官軍若也文淵詢知賊據烏飛洞為巢穴遣
經歷黃能誠往捕之悉得其渠魁時都指揮使李貴
等捕盜無所得乃執平民以大將之皆自誣服文淵
移文言已得盜彼所捕皆平民也貴等懼必欲置所
執者於死文淵抗言不撓由是活二百餘人永嘉民
朱良觀兄弟爭財訟於郡文淵召其鄉長老諭以兄
弟天倫大義因判詩於其狀有云紙緣花底鶯聲巧
致使天邊雁影分之句良觀兄弟感泣退修親睦之
行是歲五月浙江布政使黃澤以其治行聞於朝

宣宗賜璽書獎勵增秩二級掌郡事如故命下禮部
尚書胡濙復存文淵宜大用乃推刑部右侍郎將赴
召溫之官吏軍民父老咸號泣遮留及出城男女送
者萬餘人塡塞城門居民在江北者率父老童稚望
風拜伏悲泣岸側在郡六年無錙銖取於民布衾
疏食處之怡然民思之不已為立生祠歲時祭祀及
在朝數上章言事皆關於治體每朝廷有政事百官
廷議文淵辨析利害衆皆服之論因常為求生前後
辨白冤濫不可勝數又命與獄洒掃囹圄夏月則寬

其枉抑正統元年九月詔往維揚理鹽法推私販情
重者罪之餘悉寬貸儀者欲悉籍其家文淵力爭所
全活者百餘戶庚申八月命經理京畿八府荒政多
得賑濟之法初麓川思任發若邊吏侵刻而致都督
方正討之敗歿已而遣使入貢謝罪群臣復請討之
文淵上書大略言麓川一彈丸地蘼里不過數百人
民不滿萬餘以大軍臨之往無不克然奧若命官軍
耕守操備遣使諭以禍福好生惡殺人之常情一聞
開示可生當路必稽首稱臣與琛入貢若我冥頑梗

化乃相攜亂絶如此則遠人蒙再生之恩而朝廷不
免出師轉餉之勞矣詔百官會議時有欲邀功邊徼
者倡言征剿便宰以山川險阻弗能克兵疲於奔命
民困於轉輸東南騷動農始悔之辛酉六月旱詔文
淵審讞在京獄囚多所平反見可矜疑咸從輕議越
數日天乃雨遂大有年上封事者言民之盜竊者多
黥刺之所不足使之懲創自今犯者宜扁其門曰竊
盜之家朝議從之文淵具言律有常憲竊盜初犯再
犯俱刺字三犯者絞今於律條之外又加其罪況在

識大錄

京及各處布政司人烟輻輳爲盗者多若盡立牌額數年之間各處窩盜牌額頻多四方往來之人覘睹實傷治体吾奏乃寢其令文淵以疾屢歎告歸少師楊士奇少保楊溥勉留之且擬大拜文淵力求歸
上乃許之己巳八月　車駕北狩　景帝即位詔起之遂驛召於家既至以爲吏部左侍郎時貴州蠻叛議討之文淵言貴州荒服之地洪武中命鎮遠侯提督鎮守夷人以安永樂中始奏以其地設都布按三司及府州縣夷人始苦求遂至作亂已遵舊制仍

識大錄

設總兵官鎮守而革新設衙門北虜也先請遣大臣迎　車駕還京廷議不決文淵倡言於衆曰此事難才上章不得請不重已也於是自草奏同群臣詣闕力請迎　駕登與俞還文淵與有勞焉明年以華易儲詔晉侍尚書與王直同理部事頗惓、以進贊圖治爲心而好惡者不一文淵知不可力求退避已而言官交章劾文淵貪縱奸邪亡治其罪詔下獄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天降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對也乃令致仕人益鄙之既歸里

識大錄

又屢以古人及　英宗復辟卿人固處文淵必及禍一日訛傳陳都御史將至今皆驚疑文淵遂自縊死所著純菴奏議牧民備用司刑備用書義庭訓四書講義禮記解義皆行於世子喬新歷官刑部尚書別有傳

劉安

劉安字志康淮安山陽人幼聰敏過人父曰他日顯劉氏者必此子也九歲喪父母既長質貌魁偉舉止端重嘗撫松楸嘆曰有親而不得養與夫有子而不能顯揚者均不孝也因肆力問學補邑庠累舉不第貢入太學擢知南宮縣安居官慎操守勤撫字教民樹藝賑士子以進修置義倉義塚俾貧有養死有歸於時稱北方良牧者必知安為冠宣德甲寅夏境內旱煌安率吏民抵禱三日天大雨煌亦頓絕是歲鄰邑

皆飢復南宮尤熟明年鄰邑復煌獨不入南宮境復大熟民歌之曰侯寔耐宮民和政通煌不入境會之衆恭頌禁禱汙速泛時有賊張普祥等號白蓮會河北騷動朝廷處之急安捕其黨得伍等捻其家得簿書踪跡皆妖名史欲逮府鞫治之安不可亟火之全活者幾萬人縣南有李陽冰廟碑高丈餘歲久祠頹碑仆安一日率僚屬祈雨至祠下見碑石甚巨非數百人弗能起因祝曰神如有靈碑自立安當新其祠翌日雷雨大作四野霑足碑且起立安以狀聞真

神執付諸有中因具其事以聞且請葺祠詔許之名工鳩革菜僧基址盡收采掘地獲錢六十萬緡遂為修葺之需期月而廟成正統辛酉春安既科目久乏人乃市巨木送學宮語諸生曰吾以科目望汝輩不負吾所望者當以此木表其墻是秋尚書白圭鄉薦舉進士遂以所市木立鄉貢進士墻又摹贈之自是人才輩出科目不乏九載秩滿民舉狀茲道來不得行既又詣闕乞留不果尋被薦陞知杭州府、衛繁難治安處之裕如未幾陞浙江布政司右參政二年病卒年六十有二

劉實

劉實字嘉秀安福人舉宣德庚戌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正統元年授金華通判時金華連歲旱民多鬻妻子輸賦實奏寬其征且為贖還所鬻儕民實視死不能葬者多棄之實礱加葬土或諭有力者收瘞其俗稍變義門鄭氏役馬夫重山西甚病之實為奏復其役至於與儀先賢祠藝陵弟學官俱免之有方不以擾民民服得之即有富民以殺人論死獄成矣實親為審釋其情蓋吾者故為史家貧而疾諮

從三不以歸當民因其狡產非富民殺也乃辨其誣出之歲亢旱偽邑雩火弗應實齋沐一禱即雨耶縣行地雨復適至一月行縣始出郊一鯉迎拜于道行十里許復於額群至且行且拜實下馬視之群狸尉伏良久乃去實夕寢夢神語以公當將大實驚起生廳事大且然矣因果衆賊之其精誠感召類如此既聞九載聞母喪不越宿即馳歸居喪哀悴廬墓三年起復陞順天治中府事劇民頑實蒞以公廉凡所於理民惟德之事以先集天順庚辰九載績最擢知衛

推府至則劉吏禁蘇民擅捐商稅十之八九施為有敘民作以悅居無所以處民致與中使有違言中使怒叱左右捽之時侍從大百餘人聞知遂大呼入擁實以去中使懼且忿上言實毆之實亦言中官酷狀詔兩逮之民數千擁道泣拜以送比至 上親詰之得狀遂俱下錦衣獄鞫中使伏罪奪俸白實出以疾辛年六十有六實性剛直少容行己峻峭意所與者無貴賤一接以溫顏否則雖達官貴人必面斥之以故與人寡合或勸之少貶則曰惟聖惟狂剛柔合德

自大賢以下夫有不剛而能立者自待益不變歷官三十餘年不苟取民一介終始以廉潔稱所至惟一蒼頭執役未嘗以妻子自隨環堵蕭然敝衣糲食晏如也及其得罪方見知於 上而遽卒士論惜之生平惟好經史事蒞公堂或出乘馬上輒長卷吟誦公退手一編至夜分乃寐有詩即呼童爇燈起書之為文平易雄渾時有高趣弟書飄逸師晉人所著有元史略孝經集解小學集註春秋集說持敬錄詩文稿藏于家

王汝積

王汝積金谿人宣德中舉進士不第釋褐分教政和
以師道自勵勤於誨人出其門而登仕版者甚衆九
年教有成績並京師大臣薦其才可治民遂陞知絳
州其地邑汾瀕土瘠民業産薄稅重人鮮知教而健
于訟前守不數年率以事去未有滿考者汝積至州
以為人給則教行知教則訟息因行其土利有未興
者興之視民業有偷惰者董之不數年民業既給乃
大修孔子廟益廣學宮篤興禮義教養具修風化之
美廷及旁郡民以事至州者告以敦本節用孝弟禮
讓之道其愚且戕者更懇誨之不倦處事無小大必
敬必慎尤篤于信以接下先時事有未集者督以豪
猾吏卒因寅緣為奸民茹其毒汝積凡有徵集不遣
人至鄉第書片紙付里甲與衆為期約民趨赴其期
無敢後者里閭晏然無追呼之擾犬不夜吠民不見
者甫爲絳地瘠且鹵汝積勸民耕稼蠶桑以時急墾
不食之地使種五穀以是救俗沃土給夏秋二稅逮
輸者非陸挽所及近入者有加耗之弊汝積處之有
方防其有法故狙不後期民不知擾境內富有蝗生
將害及禾稼汝積禱以虔誠虫害隨息絳俗男子私
鬪忿不能勝即投井死其親屬厚誣與鬪者或至破
產汝積督禁立絕民皆悔使州境數年盜賊殆絕忽
有行劫數人寓憲掩置法人服其明民有逺年流移
四散者聞守政寬仁皆扶老携幼歸者踵至汝積舉
加賑恤使之樂生興事此其政教之大者不能悉舉
也民有爭訟細事非有大惡當治者即懲責諭遣之
于是民俗日淳爭訟衰息犴獄空虛者累年景泰庚
午治滿九載考績當去耆民相率將詣諸臬乞留汝
積固止之則相與刻石以紀其政績行有日暴疾卒
時年五十五

魏驛

魏驛字天根祥符人也性剛方雅尚志操少游邑校巡撫侍郎于謙拔重之正統丁卯以業成貢禮部卒業太學景泰丙子授定興知縣定興密近京輦號難治驛甄鋤頑黠撫慈良藉節縮浮費不逾年政令大行無敢梗撓者定興邑小路衝先是走遞馬匹及櫃杠什物俱取辦縣民力疲敝農畝日荒而遞運不前驛立法編定牌甲班次分番走遞合用櫃杠弗從給由是民力寬舒農種不廢事中有一二點豪賦結京

要官為親識袁與其長抗禮相往來通餽遺邑長皆折節下之驛峻拒裁抑之有犯則繩以法不少假肆邑然豪猾大肆詆排嗾構成獄定興民無男婦長少及籍戍京衛者殆千人咸伏闕訟冤乃准行勘使者悉受風旨以威虐臨之設炮烙於庭欲驛誣服驛神色自若略不為動使者隱以假寐恍惚見公服幞頭者厲聲曰魏知縣好官汝宜存公道使者竊大驚乃蹙心稍寢事遂白押調它邑定興民又騰章乞留驛仍治定興從之而代者已至適驛聞父喪守制還汴

服闋補文安驛分民上中下三等躬親參驗弗遺里胥言賦役均平困窮感悅教民植桑棗若其勤怠行賞罰於是桑棗所在翁鬱成林父老指示如者曰此魏公桑也此魏公棗也秩滿改三河成化甲午驛乞骸骨歸戒行李不終日囊橐蕭然至無以代步民深泣攀送不可留因相率各出微貲市一馬擁驛騎以歸驛強從之曰吾抵汴即遣還民或有未信者驛既至汴即遣馬歸父老見馬至咸歎服以為近代所未有也弘治丁未卒于家年七十八

逸史劉振曰國家取士以科貢兩途而往時貢之詳人為尤盛何也蓋科舉取文辭而貢猶寓成周鄉舉里選之遺意是故有教本務實之學而不工於應試之文此治世之所需而科之所不能取也貢則收之故有常貢有特貢常貢以待中材而特貢以待異品則天下無遺材矣近世重科而輕貢循貢者皆於選慕仕仕以前途短狹自阻子女家計又從而繫迫之雖有弗改其素者乃若服仁戕方之死靡變雖摧挫百至而卒不少回如魏驛亦由貢出身也姑述其迹

馬於邑一市時壽春苗之後便見若人耳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李裔

李裔字世略臨潼人幼篤實狂直雖祁寒盛暑手不釋卷登成化乙丑進士歷官廬州知府清慎自持不然官燭鋤強禁暴興學築堤百廢俱興歲飢裔徧歷所屬加意安養出庫藏銀帛令自易食春初價貴始發倉廩賑濟全活者甚衆所屬起解馬匹令輸沉解馬七户貧之民困始蘇户口鹽鈔存留令原解價以三之二給官軍一充府庫省民兩便巢縣太河水急人每溺死創立浮橋以便往來自司決溺一案衣至八年方易陞河南左參政去官之日遮道挽留者以萬計立碑頌之居家有都御史與同年者遺之木使葬其居不受比卒貧不克葬其妻郝氏不能遣日守匠以聞命有司日給米養終其身也

吳愈

吳愈字惟謙別號遯菴蘇州崑山人父凱字相庚仕
終禮部主事脩正強執事母馮孝年四十棄官歸養
鄉人私謚貞孝先生愈自少開胡閣書過目不忘嘗
詣舅氏覽肆閱文集數百言輒記取筆書之不遺一
字資既穎異又敏學強解不遺餘力成化戊子舉于
鄉明年登第益精進不懈選授南刑部主事銳志明
法每退自公輒取獄詞翻閱凡事始末程傳爰論報
悉究而通之事至迎解不煩撿會所部莫理裁輔事

也苛刻愈有決獄到庭無留獄析律詳明所當必允
苟得其情雖貴勢不避爲守中官縱不奉法會有事
當按愈特之意中宮使人宣言欲愈且怵以禍愈酬
對閒整語直而遜卒竟其獄不少假然不爲深文
內庫遺火事連少司空死者數人愈具獄以比請尚
書言皆罪既得矣以比爲愈曰法如是不可踰也尚
書執不從獄上時何喬新當獄閱其牘稱善曰此吳
郎中筆也但所坐非正律宜以比言卒改用比律奏
之尚書乃悔不用其言由是益任之每當遷秩奏留

之凡二進官皆辭致署弘治庚戌乃擢知敘州府
事會詔大臣舉屬吏部尚書鄭時侍郎徐懷胜棄薦
愈堪長藩臬奏從而敘州之命已下敘去京師萬里
俗頗喜訐吏多並緣爲奸愈始至判牘日以百數吏
故驕初欺事言之愈且判且閱隨摘所誤數事訊吏
吏叩頭伏愈既精敏善發摘而濟以嚴吏有犯即懲
以法吏畏民懷訟牘衰鮮尤慎刑獄每行縣錄囚必
有平反慶符盜白晝行劫縣吏誣執二十七人皆抵
死愈審鞫詭驗推六人冀踪乃悉縱遣之其後果獲

餘盜貴州都勻用兵敘當轉餉道路險遠愈調遣節
適民不苦而軍興治行諸郡最詔錫楮幣文幣旌之
所屬長寧珙莫蠻棲居劉悍易動愈撫以恩信示
之禮法久皆懷附然無故不敢調集會撫臣移文發
其眾將舉省閣皆愈執不遣曰犬羊之性未易提伏
萬一發迸不可安輯撫臣不以爲然欽敘之已而推
劉再掠殺不可制愈手書諭之即復拜帖其推誠待
物爲民綏信向如此蠻宿弊以馬湖叛有詔捕
敘與比壤藩臬遣兵咸會于敘愈言其黨桂到無遠誅

然花甲精利兵亦踰健未易攻取不若坐困之城
中無水不一月可坐而降也議未決而驚棄城走將
糾諸吏為亂家相顧不知所為愈徐曰變在吾數中
矣問其故曰彼以郡守將兵接戰勝負未可知既離
巢穴一窮虜耳所轄諸酋長皆其深仇彼且無以自
容又何能為因遣人襲而執之曾不血刃而元凶授
首及改設流官其醜類不服浸淆境上奶郡印為亂
衆益恒懼愈親叩其壘好言諭之曰若曹情有欲言
言諸朝當有處分以印出朝廷失一印復制一印予

我何損若持去特一敗銅耳吾憐若以無用之物自
陷罪辟故為若言若無以印為也衆即委印解散自
首西部教寧愈本謀也比奏報而賞不及衆為不平
愈曰叙與屬按師戎不敢叙定先揚此守臣責也今
得無恙幸矣命郡九年勸農桑興學教民民靖化
洽歲亦比登乃平糶更賦勻考逮儲之使予民者得
西十餘萬斛將轉調亦數十萬以時賑貸流移來歸
戶口增盛境內大治癸亥陞河南右參政兼理屯田
時田多為藩府乾没及勢家漁取或假中官莊度厥

抑抵調莫能致詰愈嘗爲鉤校多所清正在省一年
展來錯事方將有為而臺評生矣不悅愈者後從中
醞釀之愈亦已倦遊遂致仕去愈識慮精審舉動詳
說每封事必要其終斟度分劑不少滲漏一時雖若
迂遠而積久奇成往往有餘得牒往來非公事不緘
來官舫雖遠不給遇所官中餽遺一不受亦不以官
物遺嘗自言在官絲貲一錢以上皆注籍令皆可覆
其可為必視法所在故歷官中外未嘗一掛吏議其
待屬吏特嚴雖少喜不假予詞色所不善者亦不輒

肆抵捏不立科條於狀發覺而質行雖方往往出附
乃者上故所在政事卓然忘不敢有所附離初登第
觀政兵部部僚有與當途比者雅善愈故為引重設
援致要地愈謝曰吾忝列進士入官自有本末因緣
進取非所志也與人忤謝後當途敗所引咸坐廢而
愈無與時人咸偉其識其後益勵不變浮沈常調者
垂三十年始遷過一暫而竟以謗罷士林惜之家
居出不越居或有帑度接人和而有禮故雖燕笑款
洽人莫敢慢人有過未嘗面加詆讓惟對之不言而

已其侍子爭亦然然人每以是悅其顏色所加甚於
賀貴也故諸子若孫咸孑孑自將無少假借閨庭雍
睦嘗跌不聞邑中務詩礼家必首及之雖喜賓客讌
設精整礼文揖讓周旋樽俎間終日忘倦晚歲聰明
不衰音吐洪暢鄉人罔不慕其令德焉嘉靖丙戌以
疾卒時年八十有四

丁積

丁積字彥誠寧都人成化戊戌年進士授新會知縣
初至官有中貴弟梁長責民償過當復妄訴民積
繫長獄追燬其貸券年未及朞干謁杜絕權豪縮頸
民大趨令新會俗溺淫靡積毀邑中淫祠著礼式
示之擇立鄉老使董民俗月朔進鬮於庭使礼其能
者鄉老馬廣為齊眾所推積以元朔進廣於庭再拜
致謝民有賭盜大榜其門月朔令赴縣聽戒民誠改
悔然後去積始戒賭博出良家子則召聚廡下訓以
小學諸書邑中民戶出錢輸官故名平均錢其時令
長悉以錢時官復令里首出私錢供用曰當月錢每
單丁小戶歲費亦至五六千餘積為派丁定錢足
用之外悉不妄科爭者納錢畢即遣歸田當為民辨
冤抑書通繫獄民群為計賂積示之手書曰君子但
求無愧於心而已慎毋妄動貽我羞辱積於春秋祭
祀品物牢牲擇其精潔俎豆行列與視方整執役之
人令沐浴更衣然後將事嘗值歲旱禁屠禱雨晨夕
跪伏七日羸甚左右進曰明府雖令所關可以少止

積呵曰民如得雨吾戚何害至八日暑氣愈熾積觸
暑既壇衣汗浹踵怨讟大作冬爐中火着衣積累不
為動雨遂空而下翼日遽止復禱至十有一日迄于
需足如是凡三邑中忠臣義士以及節烈之女咸廟
或墓各置祭田令人守之積治新會六年始終在民
竟以羸卒一縣之民予哭相望有握皮哭甚哀且人
聞之戚閉戶甫旦到我家丁大人危否不能聊生
已去之十有三年邑人共立廟祀積積以仕為學恥
俗吏自居其始至新會朱本視篆先謁陳獻章於白
沙獻章門徒有林光張詡積旦夕同聚聽其言談如
渴得飲悉昧羅倫之學也遠邑諸生各貫吊蹲之
貫亦獻章弟子有日罰帖以記自過

文森

文森字宗嚴長洲人成化丁未進士擢知慶雲縣
慶雲地瘠民窮屬歲大旱森至蒞召父老問民所疾
苦咸曰歲旱民窮而督賦益急民亡且盡森曰而來
吾且食不無憂賦也即閱獄有以逋賦繫者率縱遣
之乃上疏乞免田租戶部以撫按無奏不報森疏再
上語加切卒免其半既而請賑於上官令列戶給之
戶不過五斗森曰戶有小大槩給不均給之當以口
賦我以仟告官林之森觸撥籍占數計口而發仍

禁胥司不得操縱批以給由是民拔實惠而上官亦
不以為迕會開與濟河役民甚衆森曰民飢且疾何
以堪役建白於郡請減役視他縣獨得不擾郡又役
之治道森亦白而遣之境故高阜無渠堰民視雨澤
為因一遇旱暵束手待稿森教民相地鑿塘蓄水以
備旱而涝則洩之每循視野中屏騎卻蓋親履塍畝
持食一囊若一瓶或當食不及頓次便憩樹下啄且
出入暴風自東西崇且裂幡為止而度於禱祠曰靡
神不崇荒政之一事也因立八蜡祠修復龍王廟修

築社設縣屬諸壇而盡毀諸淫祠俗有所謂打旱魃
者歲旱則聚惡少發新瘞兒墓而鞭之或執產婦誣
發尘而沃之曰淋旱魃森諭之曰在法發冢卯亞皆
重辟若曹柰何蹈之因嚴為禁絕縣宜有煌患森捕
得蝗瘞而藏之或問故森曰蝗無青卑異時何以自
明既而　朝廷累遣使行驗民頗章免賦而他縣無
驗坐累者比不雅重學校構殿即詣學宮與諸生講
解示以法程里社設學以教鄉民子弟集以芳友而
勸相之有拾文亮者數世同居為表其宅里他貞孝
有蹟被旌與可旌而旌未及者咸勞以金帛撫其孤
候寄出閒有夜織者旦召其夫而勞之縣民故惰至
是多勸而勤縣有養濟院而無廬舍為構屋四十餘
楹具井釜給薪粟甫被以時不令奪所縣比不登民
流亡威而頻爲葉生男如故森上疏極言不均之弊
下兵部參會衆議得通融均給縣隸滄州以每役縣
民為千級子千未免之儒流偏轉輸頓日煩賞民甚
苦之森因縣雖隸州然各有不土則安得擾縣之民
向於監司議之仍請於傍縣皆得視度寬在縣二年

以母憂去服除調鄆城令鄆城地襟民獷健而喜訐
森至搏奸令教華輕戲還獄時稍肅為清豪猾斂
戢不敢肆縣有德府王莊歲輸子粒至府府官挾每
賓苛之至以鉄絙縶庭下持笞之或負所索驗馬不
足償森言於其司請自輸于長史不可則征貯於公
俾官校自取民得無擾會有詔減明年旧租而王府
征輸如故森亟言于巡撫大臣得減輸如詔旨因疏
於朝極言王莊之擾不服富民緣遂攢出內為奸利
森列揹庭下令輸者書月日里甲姓名并所輸自投
櫃中遣富民不得近又上供歲帛不問里甲大小及
民貧富槩征之爲徒滋漁取其中森以九則占數而
賦其直俾占帛以輸所省十五而輸復有羨民咸便
之境有西栽河舊通漕運歲發濬夫專官領之及築
黄陵岡上流因罷專官而供役如故森請罷之所司
不可森曰上流既築則河不必濬管河官既罷則卒
不必設所司不能屈卒罷之縣咸文北而隍堙不能
蓄水料工結澮上下而卑圩城一舍有障水堤綿亘
十餘里亦久就廢及是亦修復之又於堤口聚土以

過水衡凡所為興革利害無所不盡而崇獎風俗激
昂士類悉如慶雲復雲何山海而臨溜渠廣遠無防
而鄉有梁山之漁人當東平汶上壽張之衝皆號多
盜々白日燬劫不可邇森所至置民兵什五分書史
邏約遇盜併力掩捕而高懸賞格以勸労之故盜出
境內然脫者皆被即徼捕劫盜森潛徼默記其失物
他日獲盜遍詰之曰爾前盜某物安在盜駭愕即吐
實果如所中者益即與兵保定北壤盜出沒於卅
森識其方言耳有為人黠桀邏近其黨殺之求盜不
得故得脫獲張乙土捕中訛捉至不承曰此故乙黠
也森召其妻至雜數獄合識之妻遑錯莫能舉乙黠
也遂自伏有道者嘗邂逅一僧知其盜也詰而遂
之既而他盜從僧言詰道為崇盜者森使道青衣雜
群鬼中閱盜識道者曰識之即群鬼中亦有類道者
矣曰無如森曰果欲妄身因釋道不問先是隸卒捕
遠鄉盜最漁奇怪不逃匿不時得森史牒執列牒尼
令自持以往無不即獲故郡州縣圍大卒用富人以
使供翦衆持簡下及充之邑則以郡縣丘易如刺一

切苞苴不許搢門書自收拓食每歲除執停俸入家
人戚不能具饔飧以為常在鄉三年巡撫使右交存
與才可大用弘治辛酉召拜監察御史會吏部缺尚
書大臣有貢緣求進者森上疏力論之因舉宜為吏
部尚書劉大夏周經以進時營進者甚忌且有力
欲促中醞釀之謂森挙擾選法非所宜言遂下詔獄
賴　孝宗仁恕竟不問癸亥奉命清河南軍伍既
至命所司各陳利病而興除之故事疏補士伍多株
連仕々民不勝擾森惟稽求籍非缺伍不執追有匿
丁壯而以疲癃亨若急捕至抵罪風獎為之一條中
貴劉御鎮守浙南懷護使官無所不至一時藩臬諸
臣莫不畏敢出氣森檄有司謂事有統得法不
可行為事渉我而移文非我出執不行必劾弗貸趣
令兩御御為鞭戴未幾以疾告歸正德初逆瑾擅權
勒令致仕庚午吏化起為河南道監察御史壬申擢
南京太僕寺少卿於時民方苦科駒責駒倣狠及追
陪倒死諸弊政公移文諸郡條列古今厩牧之法與
今之利病所宜與革若干數事皆切中時弊在寺三

年綜核財正下享其利而上蒙其成乙丑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尋以病免嘉靖初建臣累薦不起乙酉五月以疾卒年六十有六森為人剛介負氣其為令時與上官論事直言無隱或不聽必疏論之戶部者令下州縣驗田高下以稽水旱森謂壤有肥瘠農力不齊胡可一槩限納又欲指派金錢以足上供森亦不可曰與其他日發內帑以救飢饉孰若今日存府庫以備緩急皆極疏言之既在言路益得盡言然必執大體不為抉摘細碎譬諸明白直致不為回曲錢寧廖鵬貴幸用事皆嘗加禮於森森無所受迺竭亦皆不報有故人在當路與森論事森止折之又為書遺當事過不少諱其剴切正無所回折如此既年偃蹇不究大用蓋亦以此

張欽

張欽字敬之號本山江西南昌人少穎敏秀發博洽群書浙東張時徹一見器之延治子而舉於鄉為提學諭以季考也擢授安州學正席講雖士缺於未聞其合及此庠士皆相戒赤試張師講舍不能容悠為講義使傳寫轉相授其數不專為課尤約以禮法躬自為率及其門者多以知名擢知清遠縣清遠最號難治欽至即羅絕餽例示不可犯剔求縣蠹弊盡得其根節穴竇芟伐掃除衆胥黠吏咋舌不敢動厥傳不飭寬至使無飢而已貧亦知欽在邑非惡白吾不敢他望或有起敬者而三司公人往來多倚總督大臣中官勢貴老重狐託邀索過他邑張告入清遠界加肅錢味例給之公人亦自喜曰謹如例者費視舊十八減首貴予輸均平條欽出條贖畀之衆其輸邑故置廠權鹽課商往往匿境規利欽定徹視權與為期法差嚴不得漏課諸臺史欽不為變而卒不渾昌好軍餉倍增與學數切獎誨有方每值從思其為諸士談經校藝執蓋所長也者弟也其服務是時

盜起建寧鄉僭擬名號衆且數萬江西福建屬邑皆被
殘掠大兵狙征俘獲日至而盜不衰都御史林庭選
議非得良令將之猶宜採撫兵勁未已乃奏易欽程
鄉請速入郡於督府奏下爭莫能得忠欽白夫欽請
督府罷兵從壯士數輩抵賊壘賊固聞欽名不敢迎
欽開諭禍福投兩端如是則生全保有父母妻子不
則戮及衆心動有泣者居數日賊魁鍾高速傳時玉
賚欽賦陳兵衛出所掠珍玩值千金為壽欽取珍玩
碎之而麾其金曰吾方當為農生業須懷實以貫
罪耶金可以買牛買田器為衣食資若等宜自懷之
賊相顧驚喜知欽而指諸兵衛曰其魁白陳此何為
魁與黨伏拜明願聽命欽貴亦狼籍呼號喧路谷為
盈十月悉還盜陳籍其丁壯老幼婦女四千人散遣
之除壹使拊鳴桑麻各有寧業邑曰其民曰新民廷
選得報大喜謂諸司曰吾師十萬不如易張令一符
久之或有稱發上制以討傳之使得民戶不夜閉猶
相薦欽諸所俊附如清速而誘督士者以問學尤加
尊獎郡氏子弟參援向風矣以政最陞南京刑部

主事歷員外郎中名法綜練明而能斷同官多從欽
咨議一時以為法師有大刑獄尚書非問張郎中莫
能決而欽遇事好諍剛佩不阿權貴無所得請積有
忌者逐致與官歸空橐至家或為之不堪欽概然無
愠容其歎一郡今二邑去皆見思尸祝不廢欽有內
行事親以孝聞自始學以至居官隨力豐歉養必竭
情立家以清儉詳慮為法而婚喪葬祭必考於孔子
弟遵之家法名於郡中卒年六十七

葉天球

葉天球字良貽號嶠齋婺源人舉正德甲戌進士授戶部主事監太倉時內官恃勢撗虐縱卒侵漁或毆傷運官天球逮卒寘法以理折服閹侍又革姦權獘粮運稱明再督宣府先運收納平允耗無留多比至交盤恙亦不減又明懲戒約理諭繕絕中貴網緣邀使常盈諸通負斗萬民咸歡輸比後事還部中貴感剌其用恭覃場之直以華埠岸第備上諧馬旁已攬以杜欺太刹害禍福尤不怵心他日　武宗北狩車駕萬數易粮告乏天球既馳至部中盡招商之衆尚書概然從許天球又摧權勢之請絕胥中之人民商樂輸供億不缺一日偷河百騎突至乃　車駕也天球伏謁道傍時　上方獄授文臣遑騎未詰衆皆危惧而天球不爲措騎回奏曰乃管倉主事即昨疏請回鑾勸太監郭某而罷中所掊粮耗千者也　上頷之擇不問來我郭閹卒以貪賍天球還部尚書深知其賢凡諸司郎缺肸命擇之天球亦誠直自持事有不可抗論必至有勢豪中蓋奏下天球執不可棄三呈堂及　車駕南狩凡部事擬議泰决必宜扩行秩滿出知東昌府事東昌據郡轄三州十有六縣路衛南北旱澇屢災科征頻仍難理也天球曰守爲民而設民以食爲本乃先舉常平法豐歛凶散儲粟數萬次立團甲法十戶爲團、有長凡丁業出入皆有籍稽次立三役均派法上役重者移中役中役重者移下役下役輕者移中役擾濫者逐本役及辛壬之間齊魯歲歉卿悍尤甚趋城飢人日至數千天球命吏籍記如客寓鄭公救青州法分處道菴僧剎及隙館空宇先出俸金易粟復勸富室捐粟乃并發所儲常平粟飢瘠者與粥能動履者與粮不能耕者與牛不能種者與穀未流移而飢者亦量與賑凡活人至二萬餘平土人屬鄉遷民屬屯、初任意墾田盡畝報粮後地俠糧重棄地轉徙或貪售地以存粮遂至貧者有粮無田富者有田無粮天球請行魚鱗圖以量田得寔地萬有千餘頃令凡田有粮凡粮有田冊藏于官給給于民其虛畝忌地聽民自理於是歸業者千餘戶歲亦大熟累年逋托不督皆完民業饒足

於是乃撤淫祠葺儒學誨生徒正祀典表鄉賢奬孝士明列女風厲化導俗以丕變郡北有減水閘蓋洩聊堂莘三邑流潦入運河者也歲久閘圮淫雨漫溢屢沒民田天球請以椿草折銀復建之其害遂息郡有二衛衛官頗傲天球白當道劾罷與魁兼懲悍卒衛始帖服侵民獄中係三死罪情寔可疑力請開釋守巡意弗悅曰冤婦致斃況致三囚殺人猶人球直敢為卒與平反每鞫重罪通宵不寐命讀歐陽公瀧岡阡表感慨皆泣生事揭之座右以自警惕故庭無滯牒獄無冤因隣境雖有他盜亦皆竄息不生浙運遞部官卒開閘留滯數日天球命閘吏放行官卒遂閧捶吏數人天球收官卒痛抑遣去督運怒而詰之曰知府而責運卒邪對曰知府止據吾土者耳須之督運進京內讒俟巡按御史亨奏調簡登州賴吏部尚書喬宇素知其賢得已歷遷四川左參政所至有政績旋官家居以壽終

鄭洛書

鄭洛書字啓範莆田人舉正德丁丑進士除上海東南劇縣也索稱難治洛書治之以慈惠敏於剖決官無宿事每抵日昃明垂簾屏坐鼓琴誦詩以自適或退而引諸生論經史明徵季考時其勤惰而激勸之嘗曰為學不以聖賢為師不以仁讓非士也士多成美才上海故健訟庭下常擁百人詞入悉受而遣之聽自息有不息除為數語折之即皆引伏念民之爭由禮替也乃計家為里里有長計里為鄉鄉有老選高年有行義者朔望則里老率其鄉人子弟行揖遜禮講書於詩錄善紀惡上海多火葬感而太息曰此非民之罪也今之不德也為立義冢明表樹定禁約以示之習尚淫靡六禮過制且婚無裁者易述于訟為之詳品節定書式令社學師掌行之遂建社學九十六區隨學建倉為之約正司馬準常平之法適歲大歉倉日不給乃大發賑之飢民相攜來歸者萬計為之別以都里卯冊交脩幟以旌旗散以徐吏全數封聚坐歲而即之使受於手焉論次鄉賢名宦修

第祛授遷準更定邑志海賦久弊始議以二卿四為
之則梅王而相攜銜感是以癸上而殘又罷司查禁
賭博濫祠設節義以崇人倫懸鍾磬以達幽隱當
道才之以事異交薦名為河南道御史立臺任再踰
朞而章凡四十七上大學士費宏與學事張璁交惡
也洛書疏論之去內閣為天子公孫啓事青宮上秋
群臣中卿有才行異等非繇翰林者不得與 陛下
春秋鼎盛 皇太子誕生有期而兩臣以微卿各持
長短久不下黎必多引門生故吏陰相揮射而朋黨
之禍起矣嗟其憂在社稷非獨文臣不調是患已也
宜下明詔詰責罷黜為百寮誡 上內是洛書言乃
重汞首僞犯兌報關文會前李福達妖賊獄起 上
以三臺論報不實詔諸坐瑞門臨問于時大司寇以
下凡有事于獄者並繫以聽言官悚息卷右自
保洛書復上疏力爭之云主逐臣勞反道也札刑不
上大夫今 陛下擔獨斷之威法行貴近如此則張
璁之不得持刑金聲甫疏挽扶文帝前而田蚡灌
將軍事當時又何必全東朝諾問之宜下公卿博議

疏入 上謂洛書欺吾生事令復以狂言蔽主尊臣
大不敬 閣臣楊一清為長跪頓首請得赦罪他如上
退欲之成罷調停之議皆剴切語多不載久之以學
行推為南畿督學使者未赴奔父喪服闋入補浙江
道兼縉江西廣西諸道事洛書慎傲倪意不可一世
人而側目者相與傾之罷歸道吳上海士庶走送江
送者載道歸之明年病卒吳人共傳槪揉詞赴吊者
數百人卒後三十年郎成陷洛書之子開往依上海
上海士庶相與環泣曰此故孫叔敖兒也乃倡義醵
金置田百畝以贍之

唐時英

唐時英字子才西靖人舉嘉靖己丑進士授平陽知縣始至問民疾苦惟賦役不均大為民病時英銳意以復畝量田為己任白其狀於府守曰此美政也其如豪右何時英曰天子以百里之命付臣當盡己以圖之於是不辭怨謗不避險艱蚤於烈日中而汗胸滿不以為勞皆履六閱月而一縣之田肥瘠高下無不得其情冊呈於府守深歎服遂成不刊之典縣有陂塘歲久淤塞時英度而興役富無巧免貧不獨勞潴蓄有制啟閉有期明年大旱眾得水利隣縣所獲者於呼踴百姓稱為神君焉乙未陞戶部主事委理通倉時新兼內官出給皆由主事時英與諸僚盟曰分日之事同舟共濟時也苟二乎其德狐鼠相束吾去除矣時內官方傾伺以中之一年之內秩然有理官軍便之竟無異議後人咸守其法再委推稅九江務新自給椽屋蕭然取前人雅語揭之庭柱曰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費一鈔毋行一刻之程以此自勵常自在之雖貧旅無飲酬應悠然不以彼而易此

也課績為戶曹最陞員外郎督理銀庫前官下錦衣獄人為時英危之時英始終守壹如法雖見嫉無不詳且盡焉尚書深器其才歲餘轉郎中擢知真定府真定地居要衝政繁獄劇朝言於戶暮傳於京仕是官者眾多為飛語所中時英居之坦然不執不隨庶務之來立加裁決出納錢穀職是無與訟無留獄案無滯積賊去其私滿者其佰在郡三年見重走卒無不頌之陞貴州按察副使改官陝西左布政使居官廉介而器度樂易不設城府及其臨事破奸發伏通見隨決然君子家之小人畏之所至振樹賢聲甲寅秋僉督修整致屯田頓　上問冢宰須說技才略之臣為之冢宰以時英對遂晉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時英久在關中熟悉時事謂諸監司曰虜不足患患四鎮不協心耳今宜先和四鎮遂飛檄馳告要以必從四鎮果皆遵聽於是一志防秋他無所事在任三載邊鄙晏然公退之暇猶延儒士耆老講道言官論其倦　上不負其貴許留京用時英力求致仕得請歸衣布帶潛故髮不攝足不出外戶每不

開慶中除除抗心咨養淳淑方具在住雖鞠躬盡瘁不敢少懈而以適為湯以促為至圓已幽結於林中驟感於遊心為日久矣至此則宜成名立陟仮高衢細懷千載謀契孤遊以芬華為鴆毒身富貴如桎梏嘗曰諸葛武侯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我何人斯而不為古人也於是盡出所蓄周助貧之無問遠近但有所丐一切皆施刊刻三教經書十餘種摹印數千本流布四方脩建東山諸寺鑄造佛像廣設莊嚴增益處常住田園收護僧行置義庄於六涼之路南堡以資養濟立義塾以宣仁孝 聖母勅旨書用資化募作糴糶倉以平米價飯僧不可數計又道人來至杭州戒壇北至峨眉伏牛凡作佛事之處莫不竹施漫以金帛及織紵袈裟千領記其友於鶴之山前重建鋼危殿於湖孫樓上建大悲閣于定西前關大路置南驛前作橋堤餘錢以之飯僧袈裟徧施大衆圓滿之日除齋以儭發願長齋絕不御酒夫泊然閑處一樓不用僮僕以賜金製為供佛之花夜有偷兒入樓袞帳足時英凝然端坐惶懼叩首時英

曰勿忙但取去偷兒不敢盡取時英曰汝盡取即吾施捨仍從容指以去路勿使家人驚覺後盜發覺又以書抵官乞勿治以全己施捨之願其解脫大率類此萬曆乙亥春命其子具棺槨衣衾擇葬地乃為祭槨文有丙三月十五之語不知其所謂也越明年三月忽不食但飲澄水子孫泣勸弗聽至二十五日侵晨索紙書偈已命召姻戚門生咸至勉以忠孝大義頃之曰今此門路多年今果得其受用也欣聞頭去来無性命假之手吾當逝矣呼沐浴更衣焚香悲泣俟尔風雨晦冥雲擁下白龍升天衆皆仰瞻儀而時英卒年七十有八

唐侃

唐侃字廷直號然菴丹徒人自少就丶砥礪名簡刻尤忠孝氣節自許為諸生時父被囚繫上書請代弗得乃掊地覆草夏不帷冬不被竟父釋乃已年二十獨居寄室夜有奔者侃峻拒之明旦遂徙舍嘗出遊得巨商所遺金不啟囊而還之正德癸酉舉於鄉久之謁選除豐城知縣遷武寧知州未嘗以妻子自隨獨與一二垢衣撲僕角朝夕而飯蔬羹立榻旁以居有寒士所絕不堪者侃曰我樂然也其治永豐武定永豐為江西刁訟邑而武定劇山東悍州侃既素愷弟長者務掩人瑕疵其為吏尤欲以古教化先之不忍以敲朴可細為能故所設科條其始若甚迂闊久之其誠漸出吏民至不忍欺紿遂以辦治稱江西俗尚鬼而永豐有嶽神祠居人奔走禱男女香火無空日永豐又素善為優閑里浸淫傳習謂永豐腔使民溢於欲而匱於財侃曰此大蠹也痛革之邑人健訟侃立木碑二立於庭左曰從刑右曰從化令自從理者左欲和者右久之民多立於右以求解者或當乎理雖賤吏必改容謝為立行之無理雖權貴人百方請挽終無所假借以是告訐之俗為之一変在武定以鎮靜撫綏疲人時清軍伍一州當解者三十餘人并婦若解者且萬三千人矣侃執不可曰武定戶纔五萬人若是空半州矣有議欲濬州境徒駭河者又力言不宜役民脂膏慎巨望皆得寢　章聖梓宮發承天道山東德州上官裒斂閒財甚鉅以給行猶恐不給侃曰以半往足矣至則另一空棺寄舍中諸內閹牌校奴比諸大吏鞭撻州縣官宣言供張不辦者衆矣欲以共辦錢因事者并逐去侃獨不去急乃謁之曰吾與若詰錢所受錢乃引之寄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辦矣来矣錢不可得也於是諸閹愕眙相視莫能難而事辦所需又不及其半當以其餘還之公帑諸逐者皆被劾逐去而侃乃受旌侃本長者居常恂恂簡默若不見城府其為吏尤悃愊至其臨利害乃出鋒穎序言折伏豪黠斂銳集事絕出於精悍吏所不及如此侃所至官事空囊以歸及朝覲考滿入京師又畢空橐以行以是苦節聲亦以是淹滯于

世為州縣皆五六年而後遷然而上官亦往往有知侃者至為考曰廉介為趙情獻人以為不誣在郡縣久人情吏事益練及遷南刑部郎中尤以執法得情著聞未幾卒於官年五十有九貧不能具棺斂尚書及諸僚賻之殮為築丘人將因諸生之請請於上司而祀侃於鄉侃同邑丁瓚好古明易危刻意清苦風節琢一時侃為瓚入室弟子風節亦似其師又喜教誘鄉里後進來從游者侃誨之不專以文藝每曰須使此心無愧神明可也其弟子浸浸有知嚮方者

張澤

張澤字大被桐城人高祖傑家累千金號雲田張氏傑為人慈祥好行德惠值歲飢嘗出粟千石以周貧窶財盡及之一夕有鄰叟夢太白至其庭金揲古篆不盡識惟德澤被萬里四字明年澤生傑因名之曰澤字曰大被從夢也澤沖年穎異於凡七歲授論語至事父母竭力事君致身喟然嘆曰忠孝當如是未既長補郡庠諸生慕其文多從之遊澤語曰二三子欲為聖賢先將榮肥是計乎先正之訓搢何而升斗為衆進惟六經之學講求深鮮知之者少司徒盛汝讓獨重之數造其廬劇論移日嘉靖戊戌選貢訂偕授沅江知縣沅多曠土招民開墾資牛種省阡陌沅江大治武陵諸縣拜故事長吏不能拜有司以澤有理劇才特命兼攝武陵武陵有洞庭澤率兵禦之伴雄蹤賊黨踪莫日潛伺賊僻處遣奇兵擒其巢獲渠魁而還寇遂平無何以憂去兩邑民爭挽其轡歸而不能共喪說稱實數事脏陷補巫山縣故無驛里甲費緊乃闢一驛以便之貌奈歲有常例澤却之以充

茶菌之境歲大飢興發捐俸為粥以飼羸尪存活甚眾俗尚女巫杖之火其神巫風頓息改于陞衢州判官遇賊首縈盈田圍澤急寬釋以為期而遣之民皆感泣爭輸會糺游常山俱乏令監司使擒龍游常山之民要曰張公實而傳常山監司乃復使兼攝常山由是益賢之時贛府胡宗憲威傾兩浙其前驅求索無厭二千石以下懍懍聽命澤獨縛而杖之白其情款解綬去宗憲更延以賓禮戒部下曰而不知此郡有廉吏乎供具十減其五督撫諸暴之兵數百班主粮者而孫賁自澤馳驛諭之曰張公至矣遂渙然散去有懶遷捷徽州傷官軍將及于衢衢守議避之澤由不可率騎諭以禍福給米數石曰為不歸飼母捷盜方民寇遂相戒不入衢癸亥陞廣安知州適出巫山巫山民狄氏偶詞寡帷而乎車不得前澤徒步數里至廣安如日而決滯冤獄五十餘事置奎新廳前令訟者從旅廳下傳吏決判而去民歌之曰張不解發焉知關閉立二倉倉有羅重者入米粒入穀逾年得米穀千餘斛為糧米橋及賑諸生貧之同其婚喪

歲費百金比今討白治駒騎不以煩民先是吏部書其名于壁曰天下廉吏張澤大學士徐階聞其賢拔起曰同鄉也何難一顧澤曰群吏銑銑聽家常之然涉嫌不肯俯就私謁相公請辭終勿肯見之銓曹奏治行為天下第一擢雲南按察司僉事去家萬里只携兩僮自隨歷僑治不使人知分巡安普當道推重木箄帆妄印累累若七簿書蓟千益勵精圖治飢不遑食寢改遷武定府繼祖者武定之屬夷其兄為酋長卒而無子其婦攝印五其係也繼祖謀奪印治兵攻其嫂遂據命撫臣議討之澤曰小醜而動大眾不武以危吏不得其成命損威損我千金師一旅不旬月可討擒而獻之麾下不聽使監吏軍五百前發澤嘆曰我欲討焉全而當道疑我誅耶遂鼓然往懷慨誓師眾皆感動一戰勝賊　走險部將哈喔根曰兆險恐有伏捷之未獲進及合戰又敗之賊走渡河根弁高無所見澤曰賊行之勢不可失也分兵為四道約並濟自率二哨麾其眾前半濟伏發截流而鼓三哨不及後兵遂潰賊以是詒詞熱夷詩澤執之以

帰澤居賊寨衣冠危坐時語以大義賊皆俛首悔服節烈士逾半月當臣調大兵討賊四面攢集賊蓋謝献千金為壽頓浮手書移巣門已赦已罪澤叱之曰天朝大臣奉命討賊寧為賊作說客耶賊曰不害則召之澤又叱曰必則吹耳召何味為賊乃使軽騎送之還而拘留其侍衛惟百戸胡翰家僮張時用從行至山谷有鉄騎草叢中躍出澤遂遇害翰時用皆死之三日賊帰其尸面色如生督臣攻益急逾月継祖伏誅璽書贈澤光禄少卿建祠祀之賜額曰忠節復命有司樹石晥城之衢曰仗節滇南云

徐九經

徐九經字九思貴溪人舉進士除句容令始至縣龕服坐一匾與延見諸侯人偏無所詰難諸侯人出相語與中人誠長者弟吾邑浮無其詰豪而治于居三日九經綮一束出空牒而用印内褒中搭浮之詰其狀群吏皆叩首曰為一案抱故事補牒非有賄也九經曰吾不治賄治竊印者耳坐之法已曉戒案僉毋得擾攬訟及需賦民錢而捕按其用事奮吏悉是人人惴恐不敢舞法無燬攄撲必命其人與親識偕往逆獄處其不即知處者而諭使之必復問一狀之數不過十毋煩盡獄然至於武斷力兼之革不盡法不止也諸所值科受發預為末期過期而不至者俾里吏老逮而答責之終不遣下隷卒下鄉落隷卒列庭下如相偶亡所資衣食其縣者多自引去九經既益習民審貧與道里近遠諸傜役之輕重必以資其受傜而役者必以便即田吏村糧浮用身應毋使留猾奪之諸賦長徵賦者各匿故未有定額司其若詩上下其手九經敦之著畫一於冊以示各賦區

雖至椎魯不受欺。邑故有賠賦米四百石，九經數
其耽隱者應之賦，將所歸不為累他邑。解貲有輕重
官，故量資之豐衰，趣輕而貲重不租當之。是九經已
吝淨其槩要諸衆咀之神而俾創之，既定為閣，使楷
各以分去，毋恨色。九經書謂郎　天下布太患安旅
入人賜租錫。從弟在我曹，酌緩急而已緩而急憂在
民，急而緩憂在國。以故終其任無失於者，悉革一切
浮浪費里。正經籍邑年足跡不使至邑門，亦不使至
民户門以為恒邑。故籍龍延輪擄稽接取貲於民

不可計。九經藏傳覲夫三之。焉正之一，此無弗給。
若士大夫過從府，饒不過箕飛食，不必貴重，故加筵。
士大夫安其質儉，弗過望。苦邑有發圃廣輸數十畝，
九經躬率誕舉，闢治蔬織桃蔬果，鑿池種魚，闢畚收
雞豕。客過宴飲，不必他賞，取諸宮中而用之，客更欣
然為醉飽。治邑西距二十里，東距白也五十里，為衛。
衛東為所議廢，山空積可二尺許，遇雨雪泥淨至踐。
秋類作桐屋，九經搆頓使之，長覺可以道之行旅，無
所苦。提垛籍多藏，涵而大僕民至今論而食之。　上

方祠筮竹宮，多道中貴人方士熙神三茅山。二茅，九
經所治也。歎號曰皆為因至此而忘更驅之。從或謂
應反為邑八，是不可分任。爭我九經曰秋定，印牌古
道也。隣民既各，民各何忘，紓此而因彼搖放曠簡引
之金宿於府。若請之中丞，真指以供貴形，為經車諸
使皆撥金清。欲竟役事，不復有所干民，忘其從然我
侵益甚。錢儀頭責於中丞，循便來數百石，使平價而
糶取米，且于宮。九經曰今流築我道數百石之米，何
而從以資耀者，彼羅皆豪。無於是從時價糶其半還

直控官而取餘米。貲粥皆三者，復以分食賊者居三
所。賊者忽起，九經按倉收餘尚多，使侍力分負而去
其山谷間。精逃者則就傳，當人教而取償於倉。九經
居平持法寬，至是獨嘆，有子七人，鬻貲而遣。從者捕
淨五置之法，曰是非飢民，乃風盜以亂，文其惡者成
惴惴。稍就道更名不指遺。九經於米亦無所不拙意，
而馭衆乃特嚴。觀諸傳士爭子猶子爭也。及時探經
衙論說史義，證形書油之費不足，而共節無配者懲
之。又方於事上為臣尹所憾。晉丁中丞他有所下治

荒者閒略不言梅九經以書持之且不平價錯也識性見懲者因中以塑諸中必志甚兄餘也三日父若數千不擁而是見梅九經魯澄諫數行下曰激徐令吾豈已填滿堅矣由必意椅動下映階曰令不宜吾苟故且焉移之萌謬悔也叔逐大哭曰必移令請歸於此因極序九經操荒諸奚與居惇吾狀且抵無恥諸生謂修不自知罪以小懲而中民父母民管不興俱生中必意解於都以語君尹曰此依項吏好以抗上自為名釋之使會中必入內堂有所舉措而九經

在判中嘗及其操掌指使亦報命中必要之周判。儀宜考而已熟下吏部尚書熊決怫然曰吾故閱句容令賢不藏古從今不以舉而判郎考功郎其九經前後屬判語報尚書竟掄摘中丞於外而將留九經九經既以廉儉著聲共化之民有舉狂而仍服者出必過責前何以見令君為其稍過傳必相戒令君知之淨無不可呼積九載始遷工部營繕主事將治淨而民挽留之旅自不得發爭走請過公治驕矣見推挽衣而注曰出此去我度不可留其長者白公奔

惠訓我使我奉之如奉公九經亦探狀曰世以捐紛當使儉與勤及恐其儉則不貧勤則不繁恐則不爭保身與家之道也九經生平不嗜肉食唯蔬菜佐饒果又嘗圖州青菜於堂內告不云爭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金是父老刻所畫菜而書勤儉忍於上因徐公五字題其家肖其像而尸之朝夕必祝焉已又築祠祀之凡四五所而其最大者曰爭山蓋九經息飢於荒獨爭山之役民故也其在繕部攝當築外城而城府有紀都督陸炳屬有炳挾寵撰甚炎焰

避之使九經四國紙報臧何以家為孰謂陸將軍沐如霍將軍禾炳業不致出權刑州蘭悅舉舊頴裁三之一諸總雄者蝟集借濫於故九經屬其餘於藏曰吾哉而得溢毋使後令增為冰溢此事竣後亦外城役所不煩最驗而支最速役未不告痛以功轉員外頗遷都水郎中治張秋諸漕河道故通漕者與通並者近而不相接以故漕水盡則沉濫爲田患九經議築減水橋於沙母使相接漕水溢則有所通而不役田少則有所限渺洳至涸田成公私損爲部尚書趙

文帝嘗欲厚葬使所過張耆河渠郎迓送但出境除
醉饒恐監循不得一張皂乳紅第遺一介齋揖揭拜
云卻有事於河縣不獻雖也文華娛腐技牒于他士
何以資累避知高胡府戒高継遠雄郡也公稱名全
父獨不能名一子名乎九經曰吾老矣安能役吾身
以徼身外物陳牒於家寧謝不之仕家寧以為高則
更析守吳居一載大繇遷累寧與文華比而歎拙之
考功郎持不可乃生致老令致仕九經笑曰老自吾
分何主煩考功令臥貴溪山中二十有二年非禮會

永樂大典

不入官府賞令以時問狀公當之無所擇於吏胥與
充切宗義田以周貧族又立義學以教之擴田於學
以給顗抑困乎之稀何發而能自存爲竭力資之又
推以貧邑庚戌米資而勵節備用奉餘甚不以老益篤
於賑糴歸然風施承啟寓生平無舉邑好脫節會閒
里巢舌堪壟呼然風推渡路數章談說義理與故舊
答筧日居家必提學御史獲定向按部句容慕其故
從時採得求綵物状前走而歎說歌詞名官再徵貨
溪祠御史向答人閣之歎乎命趣環而拜伏祠下者

以千萬計然九經猶無恚也民每伺其誕日詣䑛迎
登於三茅祠下飲時搖閑以為恒九經至年八十五
稍感微恙即却醫藥不御曰有正命在從抉拱手曰
蒭如來迎我家人馳之茅山祠告於山神而九經瞑
宗祠道士夜夢九經來衣從數騎啟扉而入九經孝
友天性重諾我不寢然諾謹且自遂信明而行四歲
失母未冠喪父恒自樹立其奉太母及繼母尤至
謹屬疫癘大作相傳染衆二母病既殁不起家人皆
避徙去九經獨身周旋其間卒以是安與少師長言

永樂大典

同里自舉鄉舊以平陽選太常輕進其門及言被逮
九經獨懷一老蒼頭侍行唯謹言送投車中問而得
之為感涕從御史楊爵在部郎劉魁給事周怡沈束
先後以直諫下縲紲九經旬月候索饋而致之鼓
若御史包節　坐與中人忤逮戍九經抱白金為區
裝而餞之絕不愧明時無負此心以遺節然九經有
所為以自逮其志而已不務為名高故少能舉其事
者予復明仕至尚寶司卿

唐維城

唐維城字邦翰別號彝峯閩莆陽人舉乾隆乙丑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典真州課稅丁卯推蕪湖關先是關課多羨號為利藪維城西與利權狀志無所染但視度定稅又撤解屬邑余田以甚捐系也稍遷尚書郎未出知青州府為政務寬大凋民疾苦躬自循撫之手及覽獄以數百計見罪人被立木為之流涕苟無大罪即鞭扑不妄施也下車適大旱禱雨雨輒應是秋有年嘉禾合穎麥得五岐者會郡拓開勝萊河維城以為工大難遽就當日姓業耕桑軌務紳使勞費亡益乃陳其不可青州故不養馬或建白當養馬姑濟南維城十言青邊海斥鹵無所供牧畜民貧瘠無馬安能肥其濟以西賦輕當養馬青以東以不養馬然賦稍重今復益之是重困也欲拔幼幼去事咨得寢歸祖視事十餘萬歡救吏戎稍為低昂雖成請畢輸聖為暗置斷府庭令民自兄而輸之胥吏不脈逞者見吾其法撤州郡者為今時議息催科擾以課更殿若維城以賦不中程停勒常俸終不為易曰杼柚空矣民不堪命寧使守一人坐之聽吹之收進諸生講業程執職掩無虛士正身率物士亦叢致以名檢自愛百姓化之幾於無訟公府閒寂如學舍云乙亥扶作成寢疾郡人王帛走里里、如憂父母州縣集郡令候起居一夕傾星府治臚馬皆鷩趣向視維城已屬纊矣于是百姓哭號罷市入郡見布衾敝床無異黔婁士民為治喪歸其道楚皆帛哭莫相屬不絕其妻鄭氏撫孫有至性先維城數月卒郡人祀維城作鄭氏主於郡學後春秋無廢祀焉

樊玉衡

樊玉衡字玄之，黃岡人。天資粹美，兒時聞人說海忠
介事，慨然慕之。為行誼學以古人自期。蒲司劉方伯
好奨拔士類，嘗曰：樊生如孤松亭亭獨秀。歲大比，薦
之當路，輒匱不見，曰：人生重始進，此一失足，後復何
望。久之登第，為己未進士。時方伯已為左少宰，欲薦
入中秘，竟求就試及人，固之。而館試非不可，第謀之
若不當擢，自盡之命矣，吾何較焉。就選除商城令。偏
土僕路一竹兜之官，橫縣縣中，家貴郎與太朴

姍笑曰：是何異汚苟賤。玉衡聞而笑曰：畢明，畢矣，奚
治也。賊難賊盜姦苟如物，下來文案山積，執筆不怯
下簡，以嚴其筆，少不詰也。實月後察知吏事，胥窺出
提事無巨細，密遏其情，未明而興，旦中而退，簡入大
驚，以為神明。既蠹徵賦，遠及先是諸保伍，為保伍與
吏胥比而為奸，蠹費長公費。玉衡召其民與約曰：
今知諸保伍為小民害，故盡罷之，而官不使前監屬
其商乎。今衆所與狐謀之也，不保能不保伍而辦事。
民惟應卧遊已。果既期辦，逐責罷諸保伍。先是縣拘

因用馬兵下奉徵，丞人家皆至破逐。盡罷馬兵，聽訟
者自相拘捕，是民累一日。報柴公庭訟畢，免又為懲
訟欲借因欲使來驛巡於鄉門，就可里獄卒欲于繳
時自起典役緣務引茶弟出還知院之說獄因良吏
聞欲禁無不流隸，又聞其控者遣之，恭早而拟發空
有訟詞輒付外議息，不罰一錢。有不肯息者，拱然不
悅曰：有何災事而訟不休也。少為懇曲直而遣之。
汝顏蕉進閭有豪點民，將官府長短及人家得失，每
詣官説康請即數事批判，此訊問要求重

賄即已。官吏大姓有婢妻不遂，輒為其指呻之官。吏
大姓畏之如虎。玉衡執誅其魁，家符股栗，奸黨散落。
銀冶役興，四臣爭至，驛騷各縣，銀役錢以結其歡，趨
謁蒲伏庭下，恨強上衙，役史內係其言，簡邑無擴狀。
懷丑其事不道，內寫錫偽状，首與上宣商民從覘者
千餘人，手史亂奪覓成，賓主孔中使康知其操冥觴。
閭衙堵里人出尖何曰：若為爾谷田我，不若殺百姓。
吾平中使謝不敢已，今人關鎖則鼻之儉道，舉藤荆
雅拂粧而上，若光咻者不惜，苦竟無所得，中使拱以

去歲中傷其真楨逃身他處奏調崑出入藏掌商簡
崑頗不可為商治也吾衙曰雖頗也欲以簡諸兒勸
裹息訟一節在商時崑裕好訟縣署前牙儈借獄訟
爲市起商機酒館玉衙爲治一年獄訟歇息酒家爲
從舍是扶而揚椽乘嘗倪駕小艇勘視虛落與飢民
相對啟茶撫時司農急積逋傳邑長俸崑適至二十
萬玉衙曰非民逋賦時我甫十餘齡耳今其人少者
壯八若老八若死我奈何竟數月俸不顧萬口沮予
山不敢民亦踰負恤恐後歡憎生好與公府事皆學

爲諫門禁讓藉記之玉衙曰吾方求士顧闕令通何
禁爲弟晉薄上口求諸臺生而扶私來千者皆反矣
崑富編審賦內十萬隱匿萬狀前令號開散鈞校月
餘始寬然斷獄以三日完孔奧毫髮靡於冬入視無
一錢通長安責公然發卻以平其賦請補其屬不被
存不久亂國歸于官吏其以饒留之度不可卒辭以
印綬付學官五鼓馳歸詩文疾病不解往省數月遂
患瘍痛不能食而卒未嘗有識其政紹之家國其休
息五年不出一錢納粟鮮衣千臨長跪再拜上其闕

不受曰崑民故事詠盍以施之真其隱表白於不堪
神明如友人見其史嗣哥嘗爲念答書曰子孫有款
非可保求吾生平每欲求子孫來以保千載而今且
莊無苦也明何暇及子息想千載上人君畢達吾白
樂天寇萊公皆人豪也而無子諸葛公卻充表名世
也而晚獲嗣恨吾不濟當諸公萬一寧敢計安於
之人我聖賢指歸而我從無可知百年後不淚
認我一女數十日不含一見兒即驚避去況復代見
孫耶孰以其自奉奉吾罟書爲之報者白吾所否者

善固衣僧爵像雖謝其七篇屬文揄來進贊寇有衣
百食施及妻孥寸步驅與賓客假儀而進若日不乏
人此付管事君樵與重釀食無乘味聚無虞金此造
物爲我先去其病我無所用之也爲今將錢必須警
訟總其繁訟也多言廣析巧按人罪、定不償更加
根騎小民來往道路錢吉埋許掩耳若不聞也訟已
復爲之已復訟暑寒不撤盜賊在庫判、向所司藏
之慶轉到含之臨照與答人孫水陸商關千里萬里
乃抵其家又爲寧尚妻子樸坤而畫托之氣金所在

或樞匱或問舍或求田遠野適思常恐世事不如人
意蓋夜抵之如懸旌念之叹茲誠可哂已蒙閒海忠
介為令五閱月而應事閒叙秋令六曹吏於詩自娛
今吾丹斗於此亦既誤戢矣而事不休能不愧所聞
予忠介之令吁水也惟一長簟一竹篦鬻至城下人
無知若忠介傳語城中新令且至賤後隨與手加迎
欲篦者系兔騎而入竟以竹篦付廝史長簟坏皆下
告田夫由是視之忠介安可為也王徵生平慕尚忠
介其清白儼然似之而處事嚴甚較近人情矣比其
沒也兩縣紀祀之學宮又特祀之黃公亦祀之學宮
而省學又移文特祀之謚曰孝介先生蓋以其為忠
介之後云

獄一讞陳繼源蘇學陽

孫一謙溫麻人萬曆戊子舉人祿流除南刑部司獄能
不以獄為利於囚甚有恩故事囚米日一升率為
獄卒盜去歉以不給又散時撥積不均至有不逮食
者即頌繫因初入獄、卒驅之濕穢地索錢賄得不
與燥地不通飲食而官因以為市一謙知之一切嚴
禁手創一稡々米計飯日以卯巳時持秤按指以次
分給食甚均又時々視囚衣襖為浣濯補葺令完善
視杜繫之飢餓者予囚飯之飛囚浮不妄獄卒無敢
索一錢者每當卯視獄問囚有若欲言者所皆對曰
幸甚孫君衣食我是時少司馬王用汲聞其事以告
郎中蔡獻臣久之太司寇陸光祖少司寇王貞蚤加
喪異歎為之地而下謙已滿三歲考轉雲山吏目去
無世眞贈以詩白者衫白馬帝城西祖道無人日欲
低猶有若處方試地揣衣錄作數行啼益紀實也蔡
獻臣亦以一謙廉而才而遷轉非其道作文慰勉之
一謙竟不之官歸至省潮州中忧然見有踖為甚地
主者與之應答妻呼駭之不數日遂卒其後十餘年

同里有陳繼源亦以廉惠著名初為大勝關大使關
上人皆愛大使不費收錢及遷温州司獄竊挑衣求
卸例金太守孫光彥令暴拜外獄外獄者諸縣粧繫
待撤於府者也徙源固辭請屬之倉光彥曰此非司
獄職乎繼源悉曰某未任時此獄屬之倉安得盡司
獄職乎光彥笑而嚴之及涵歸至不能供饘粥依者
僕以居鄉人深憐惜之時又有蘇夢陽者閩人也歲
丙午以掾史除南都官司獄謁卿官董應舉應舉以
一謙事告之夢陽心動主獄惴惴謙所為一老卒曰

孫君則吾矣然官宪何如夢陽曰吾則吾矣何官之
云於是盡舉一謙所為躬行之而益戢獄卒不便悉
苦諸囚又恐其夜虐之而莫之知也則監置一鑼令
曰有虐囚者聞監鳴此不為者與同罪由是獄中肅
然其他殘吏擊棨撫鄉病皆法甚倫舊時囚有疾而
無為狀具偕來置賓也群大造食之夢陽則然適升
囚未有餘即自視獄諸曹郎猜為揩以待疾者諸曹
郎太是之捐俸白中丞丁賓丁時視秋官纂閱之善
益發衣帶諸物令夢陽給施諸囚未發時粵東守傑

吏曰賓太息白吾署司寇惟有王郎中紹先及蘇司
獄耳惜也紹先疾而司獄又遠遷於是特獎夢陽而
資遣之甚厚應舉詒夢陽曰幸矣子之遇也王郎中
何如人是萬曆十九年所舉天下清吾以風百僚者
即吾與我望今丁公以子並稱不其榮乎夢陽曰某
則何敢當雖然其開念經作佛者孤為福田吏目何
病其行矣於是怡然之學夢陽年三十餘未有子以
司獄俸薄不攜家其為吏目亦然蓋有志者
逆吏劉振曰諸有之木雖長齡則香濁子親一謙諸

人其行事有古大夫不及者焉能僅僅於司馬司寇
不能詩之吏部卒而若吳立鬼神固然於得人耶但
源垂橐歸至不接衣食世固笑之夢陽遭時竟如老
卒所料然詩甚於賢者廉吏何見不可為也吾不遺
四三人有焉

陳以勤

陳公諱以勤字逸甫號松谷一號青居山人公母王
夫人身公時夢有星如月光燭庭階俄有神降授以
研窖而生公生頴異不好弄伯父器之曰吾陳三世
為儒嚮而未乏其在孺子乎公益發憤銳志經術丁
酉領鄉書辛丑第進士選庶吉士癸卯授翰林院檢
討乙巳代制草充　會典纂修官丁未分校禮闈癸
請急侍父歸己酉居母喪壬子服除是秋充　裕邸
講讀官丙辰遷修撰戊午進司經局洗馬兼翰林侍

講初　兩邸並建而位號未定羣小窺隙搆釁動搖
百端公憂之客勸　穆皇燮ゝ藩邸規左右戒屬垣
多方調護之一日分宜子致公及新鄭屏人語曰稍
聞　殿下有惑志謂家大人何新鄭故為譴語公正
色曰安得此言夫　國本固然定久矣乃生而命名
從元從上若曰首出九域君意也故事　諸王講讀
並用檢討今問一編修獨異他邸以示崇重相意也
殿下每謂尊公社稷臣安得此言分宜乃安得侍
裕邸九年　穆皇書手書忠貞二大字及啓沃弘多

四字賜公庚申闈父喪　賜祭賻及綵幣路資癸亥
從除仍代制草甲子遷侍讀學士掌院事總校永樂
大典亡何遷太常寺卿領國子祭酒事乙丑擢禮部
右侍郎尋改左明年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教庶吉士　公乃
無行不與二三子雖不廢課習非其連也　穆宗登
極召見　賜賚有加是時天下想望太平而公自以
舊臣首上謹始十事定志保位畏　天法　祖愛民
崇儉攬權用人接下聽言比于姚崇要說云丁卯遂

詔公以宗伯直文淵閣參机務綜裁　世廟實錄同
知經筵事會大典成加太子太保直武英殿尋以大
慶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戊辰　神宗方五齡正位東
宮出遇輔臣于馳道旁咨之公仰見　睿姿退而頌
手曰宗稷萬年慶也時華亭徐公當國而新鄭用事
兩家門客乘其隙交章相攻朝士或左右袒公獨中
立無所附竟二公去私議不及公公嘗自言　朝廷
置輔設參本為協心體國安事周挾乃或爭慢不受
言或引嫌不盡言皆非也故公在政府若金石相宣

墳荒共知及當大事決大疑正色昌言不為首鼠兩端又言執政者第虛心潔己奉一人威福聽百司公議絜綱維蠲煩苛進忠賢抑躁競慎守　祖宗憲令罷一切紛更恬然而天下理矣自古賢豪功名蓋天下而無功名之心、喜一功名天下始多事蓋公相業未竟乃其梗槩在數語間隆慶初法令畫一海宇敉寧公所匡維調劑之力多焉公又以時政尚恭默希所裁決而近倖多緣內降得濟恩於是疏言勵精脩政四事甚切至　上心密已有　詔令司禮監諭本

書案視　先朝如公指竟罷之疏亦留中論者惜焉是時新鄭內江外相引重而中予府公獨其徵固有歸志然猶上疏陳慎擢用酌久任處贓吏廣用人練民兵重農穀六事其秋遂乞骸骨　上慰留甚溫疏四上始得請加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致仕　賜璽書嘉獎給驛歸遣行人護行有司給廩從　陛辭之日上目送之而諸縉紳為公祖道者車馬填溢瞻望咨嗟以學士君與俱即兩疏東都門事未足侈談而後新鄭得罷獨乘牛車傍徨去國嘆曰南充公真聖人

也公立朝三十年歷館局卿貳以及宣麻一務直己守義奉公儘正上結　明主而下為物情所歸公貌古氣清與人交衣裹洞徹不設町畦而其中有介然不可涸者議論慎重不破的不發生平獨好古法書名繪彝器至其本身祖殯之食瀹灌之衣泊如也其學以倫紀為大宗操修為實地謂古人盛德大業自勿小物慎一介始故居恒不輕取予即燕褻衣冠危坐見世儒聚談世命掩耳不願聽曰儒者于學譬食飲裘葛耳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獨居不愧生滿

安事多言人有迂公曰笑之者公曰作法于迂其弊猶通作法于通流汚何極或又謂公此不近名予公曰夫無實而外自標幟者電光縱永耳若實也日月星辰麗天自古所為乎簡編勒鼎彝皆是物也奈何弗好公為文初宗馬遷後頗尚曾子固既參大政不復修詞人業獨手錄古今名臣批忠扶傾解紛歷變之蹟口誦心惟設身其地而懸車以後乃喜佛書時與高僧遊葛巾羽氅婆娑小園中更不問戶外事至閑端人者頗進風色動眉端有不當未嘗不頻蹙也

庚辰公七十　上出尚方綺幣賓鏹命學士君持歸
賜公且令兩臺使者存問海內艷之平生少疾嵗餘
齒耳豪寸許面有嬰孺色偶以暑月霈下遂不起公
比數夢日星河漢卿雲鸞鶴幡幢狀人曰公殆從列
宿間謫也卒之前日有大星自西南墜一郡皆驚嗟
與母夫人夢徵合享年七十有六

逸史劉氏曰公之來也應星而生及其去也應星而
死公固天之篤生以翊我　元后也明甚方　穆宗
之未立也兩邸並建衆小相搆煽賴公鎮之以靜卒
俾嫌疑不開儲位以固而入直之日適華亭新鄭當
國在事者無不左右門戶公獨中立罔所附然亦以
兩制不克展其志以歸天意固難測矣哉

趙貞吉

趙公諱貞吉蜀之內江人字孟靜號大洲生而神穎
六嵗誦書日盡數卷人呼天童又曰公輔器也年十
五讀王文成公傳習錄驚曰予固疑物理之遠於本
也今獲所歸矣白二親往從不許遂徧誦六經以自
求之同舍生方沾沾程舉子業非所好也嘉靖戊子
領鄉書遂走謁故相湯文忠公里第文忠稱語稱曰
是將為社稷器吾兒慎弗逮也明年下第歸太夫人
近泣曰人世倏忽若是遂欲修出世業習靜古剎不
櫛沐解衣者數年父資政公強令赴試舉禮部廷對
都御史王公廷相撫其卷曰是雖治安策弗能過也
上嫌其語直置二甲尋悔之乃首列庶吉士特旨留
館授編修公因感思上初年銳意聖學後稍倦遲頗
歆方術遂疏言欲求真儒以贊大業執政見之不懌
公退與同志及尹公臺徐公樾故公銑等切劘不與
世比諭成謁告歸蜀邑士雲從乃為發明大學致知
本訓西蜀士讀知有問學出呫嗶上者則昉自公也
二年出與冊封事再謁歸三年復出教司禮監同修

會典充會試同考試官未幾三謁歸又三年復出始
典內廷供奉遷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當
哢時天下士高者囿守物理紛若射覆一鬨知本之
學又加詆訾其於聖門性道之旨蔑棄如也公慨然
曰學之不明由性不明也進諭六館士首揭中庸性
道教為訓是歲為庚戌公嘗語當事者曰虜將大舉
盍圖防禦語已而八月之望虜果闌入古北口內蹂
通州進薄都城公乃上獻計破虜疏請急遣官捧
詔激厲各軍營許開損軍令凡獲一級賞銀百兩是

時虜方有求貢嫚書入朝　上詔禮部尚書徐公階
集百官議可否日中莫有發一瀸者徐公將取簿二
署名書之公獨出班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且
旣許貢則虜必入城要索不已即內外夾攻胡以禦
之徐公曰足下必有退虜奇畫公曰為今之計煩為
請　主上出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周尚文之功以勵
邊帥釋沈束之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更賞功之
格防文武百司為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其
它無可為奇畫者　上已偵知公言手詔輔臣嚴嵩

曰趙某言是第不當及周尚文沈束事命下嘉公壯
猷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領　勑宣諭并給
銀惟所措然未有督戰事權可[illegible]攜諸將以行者也
公亦先以是請于嵩〃、故有郤又其黨趙文華者素
銜公冀相踦齕而甘心之故既不與事權即兵曹一
旋卒不可得於時虜騎充斥公獨單騎出城先詣總
兵仇鸞營次過諸將咸宣　上旨激勵付賞功銀一
時將卒感奮惟趙國忠一營駐沙河隔虜羽僞鸞俘
諭而公以次晨入城復命方公之入也仍欲上請事

推督戰已撰有疏草矣而鸞陰洩公至遂令入請備
勝疏故為遷之公入朝遂疏不來獨以宣諭事畢奏
上　上怒謂公領銀未覩措畫第為周尚文沈束懷
怨　詔錦衣衛逮杖遂落職補廣西慶遠府荔波縣
典史然一時海內識者誦公主張國是大義凜然公
至荔波久之總督軍門張公岳檄議經略公行遂便
歸省癸丑量移徽州府判稍遷南京吏部文選郎中
乙卯陞南光祿寺少卿遷南通政司參議丙辰陞南
右通政是歲以賀萬壽入都中明年陞南光祿寺卿

聞三殿災公移書執政言大工僅作不宜以提編加
賦為第一義嵩見大忤又三年乃陞公南戶部右侍
郎時公已聞外報歸矣辛酉服闋得　旨改北戶部
右侍郎然初非嵩意也抵任　上即屢遣代祭示眷
嵩滋不樂亡何有建議薊州增設戶侍一員職督粮
以便練兵嵩遂以屬公意在出公為異時逮坐計且
召公酒諗曰是行非公不可公曰人臣之義死生以
之但何諉哉酒半公徐曰今欲戶侍專管督糧餉京
運予抑民運予若二運已皆有職掌即部中催趲出

識大錄

薊州備何分添官徒增擾耳况兵之不練其過宜不
在是縱十戶侍出無益練兵也嵩作色怒且詬適嵩
請告　上遂手詔次相徐公問薊州事次相對以查
理當用習遼擾者吏部因得易管理為查理而以林
侍郎行嵩出愈怒公而詬林侍郎嗾其親張給事益
劾林不數日遂并劾公竟奪官去公平日持論以二
氏學通吾儒謂必出世乃可經世道汴遊嵩高抱犢
伏牛諸山巡撫蔡公汝楠逆而問學公遂列為圖明
三教之所繇起曰儒者見之曰儒佛者見之曰佛

者見之曰佛意一之也公家食多居玉溪莊嘗為諸
生使申狀知之旨丙寅　肅皇帝崩公哭哀痛曰
先皇知我隆慶改元詔起公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
士掌詹事府事補修實錄副總裁官會有言坐拉幸
學祭酒坐講當預擇老成醇德者攝之遂奏　旨以
原官兼掌國子監祭酒事是歲八月朔　聖駕幸學
賜坐講禹謨之后克艱章　上見公閑嫻有指音吐
儀端大為感動垂問知為先朝新起用臣益喜動色
尋命充日講官攝祭酒事賜賚有加先是北雍陷石

識大錄

州公因與執政數議選事稍截乃求補南禮部尚書
既行御史李惟觀南戶科給事岑用中爭之章言適
其才德居啓沃之任可以格天心贊治本不宜置遠
地適　上顧講筵無公不悅諭曰前有年大臣南京
去者仍令日講吏部遂題覆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
學士協管詹事府事戊辰三月復還京奉命教庶吉
士徐顯卿等三十人仍充講讀纂修又命代祭　先
師孔子為皇太子千秋講唐太宗諭太子章賜賚無
虛日時薊鎮奏修敵臺幾千座公以為徒費無裨戰

守欲因講語中力言之詒具為執政格不得上公遂
邑、懷去志而　上之眷用意益篤尋　詔以原官
兼文淵閣大學士同諸閣臣入輔大政既辭不允一
日于講筵謝　上面諭盡心輔佐公稽首對臣敢不
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第近朝綱邊坊弛廢臣欲
捐身任事惟陛下主之　上色益喜于時　上多恭
默而面諭公者凡再羣臣謂自臨御以來未嘗有也
是日御便殿手詔閣臣謂公已有年當同任閣事先
是大同邊臣有棄城失機事為巡按暨科道官交叅

而閣臣未有言治罪者公謂宜照元年山西失事酌
治不宜含默執政不得已乃行巡按覆勘公為是遂
注籍　上聞溫諭遣醫賜羊酒瓜菜公感　上眷乃
復出仍上疏乞解輔贊重任退供講職且言大同之
罪惟　祖法國是公論清議八字斷之足矣今兵部
因循回護閣臣俱出姑息臣欲爭論而力不能故懷
慚思退矣　上以公忠誠亟慰留之是日　上以原
票送閣中改擬有不襲昔年庇貸之論而閣中猶以
將才難得題復　上姑兩解之明年庚午遂上言遵

識大錄

祖制收兵柄以飭戎務其略云我朝內外御兵分隸
五府乃　高皇帝定萬世太平計俾免前代權臣握
兵之害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後遂結營團
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三大營其實皆五
府兵也正統末年嘗變為十團營弘治間又加為十
二團營正德間又添置東西官廳然五營之號未改
而五府意猶存也至嘉靖庚戌嚴嵩欲為賊將仇鸞
地遂請特設戎政廳括內外兵籍隸總督戎政印以
授鸞夫以五府外而別立一廳則盡變　太祖分府

之意以十餘萬衆而統于一人則盡變　成祖分營
之意向使鸞逆於伏誅則時事之危未可測也合無
將見操官軍九萬人分為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
將以分統之責令閱營教習仍以文臣巡歷之每歲
春秋校閱凡將官之能否軍士之勇怯技藝之生熟
紀律之嚴緩皆得奏聞而賞罰行焉要令五營齊成
精銳有事則領勅掛印命將於閫外事畢則繳勅納
印歸將於營中如是則太阿之柄獨持於上而輦轂
下有數萬精兵隨所用而宜矣奏　上稱公忠謀且

曰分營練兵乃 祖宗舊制遂下廷臣議行時本兵
兵科挾前議大同功罪事遂蜂起與向乃至朝吏夕
改及矢公建白本意是時本兵霍冀被科臣論劾贓
私疑公前議大同及己乃於求退疏中詆公主使公
既辨明且欲付法司究問贓私以糾官邪繼而上疏
乞休 上一稱公忠直任事二稱廉直老成宜副眷
倚令勿再辭寵賚且增然公歸志已決且與新鄭謀
不相協往〻擬票撇拂衣先起及壬申考察科道時新
鄭兼攝吏部公奏擬總憲遂赴吏部偕行考事有給

識大錄

事中吳時來旨故嘗劾嵩父子謫戍起用新鄭不喜
其伉直銳意欲去之公獨不可爭至日中不可奪雖
從公議而意實益相背矣會給事中韓楫扛劾公〻
疏懇乞歸休且曰竊 上准臣放歸田里令供億遞
內閣毋久專大權樹眾黨別選老成掌都院庶上不
悖祖訓下不失諸臣之職掌命下以公屢辭遂有馳
驛暫歸之旨矣公抵家舊臣門及舊遊咸請設教數里
水寺公亦之立城已而報 穆宗大漸公哭臨至水
漿不入哀毀成嗽疾乙亥遂杜門鮮復會講第作擬

述二通移諸門人丙子正月疾良愈作詩貽同邑馬
君其亦所詣亡何子左府都事爲柱自都歸省公喜
甚攜長先墓宿墓祠覺憊遂絕口家務醫來卻藥勿
用自是歛目瞑默至三月望端坐卒年六十有九訃
聞 上贈少保謚曰文肅公孝友天至剛忠英偉稱
其氣貌解褐即身任天下憂先一世雖百千挫不回
稍激勇退共問學淵源上探充孔之微而并包遠于
伯陽子羽爰逮泥洹椎自命曰經世出世其亦希古
之悍推也海內士業文章者爭高模擬公負特操不

識大錄

襲人後而悍掣雄深環瑋變化如出溟海起神龍不
可端崖晏歸於道所著詩文子爲柱偕門人某某詮
次得若干卷進講錄若干卷行于世
逸史劉氏曰公饒有略識敢於任事多丈夫節槩顧
剛果抗直盛氣未能歛攝不爲時俗所容遂使有爲
之志終齮〻以去然則行道固有術也意惟公而能
虛委蛇以養和平之福庶同事者習久且安功烈不
可量矣

張居正

張公諱居正字叔大號太岳湖廣之江陵人也少穎
敏絶倫十五為諸生尚書顧公璘撫楚行部而試其
文奇之已得召見復大奇之曰此兒國器也遺以金
錢為膏油費明年擧于鄉謁謝璘解所繫犀帶以贈
而曰為若異時圍腰飾然當且玉不足久溷也自是
又六年而登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是時為嘉靖之
丁未戊申間諸進士多談詩為古文以西京開元相
砥礪而公獨夷然不屑也與人多默默潜求國家典

故與政務之要切者衆之而時時擁老易以為能得
其用諸第皆器重其人相推許遂得授編修公為人
頎面秀眉目美鬚鬚幾至腹沉深有城府莫能測也
時嚴嵩為首輔而忌徐階諸善階者皆避匿而公行
意自如嘗考會試而其門生自喜客于嵩能得嵩意
公衆斥之曰李樹不代桃僵耶亟去毋辱吾門衆必
狂悍之久之遷右春坊右中允領國子司業事公侍
諸生嚴亦所寬假而獨與祭酒高公拱善相期以相
業尋遷理坊事遂以選侍　裕邸講讀王頗賢之邸

中中貴人亦無不賢者而李芳數從問書義頗及天
下事尋進右諭德兼侍讀預校永樂大典復預修興
都志始解裕邸講進翰林院侍讀學士領院事時階
代嚴嵩首輔盡以志事委公中外目屬公謂必大用
矣　世宗崩階草遺詔頗引以共謀尋遷禮部右侍
郎兼翰林院學士月與裕邸故講臣陳以勤俱入閣
而公為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尋充　世宗實
錄總裁經筵開為同知經筵事至秋進禮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亡何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時年僅四

十三當公之進閣閣臣凡七人公最後拜獨謂輔相
體當尊重於朝堂倨見九卿他亦無所延納而間出
一語輒中的人以是愈畏憚之重于他相矣當是時
天子頗好游而重武公上疏言六事其一曰簡議論
謂　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二
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後背馳或毀譽矛盾是非淆乎
昏吻用舎決於愛憎政多紛更事鮮統紀大抵事無
全利亦無全害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
寡酌長短之輕重斷而行之信而任之其二曰振紀

綱謂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為姑息
百事悉從委徇以摸稜兩可為調停以委曲遷就為
善處刑法之加惟在微賤庶人之議反重　朝廷貫
頑所謂跌盤者欲　上攬乾綱張紀法〻所當加雖
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踈賤必伸其三曰重詔令謂
天子之號令譬之雷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嫈則
乾坤之用息造化之機滯欲部院覆奏數目即報不
得諉之撫按行撫按議處者嚴立期限不得延緩停
閣其四曰嚴名實謂今用人者稱人之才不必試以
事任之以事不必考其成至於僨事之時又未必明
正其罪推魯少丈者無用而見識大言無當者虛聲
而竊譽倜儻伉直者忤時而難合脂韋逢迎者巧宦
而易容或以平敞見忽或以名高見崇或用一善而
借資終身或因一疵而取病衆口官不久任事不貢
成吏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太易欲以嚴
考課審名實責之吏部官各久任毋速遷轉其五曰
固邦本謂近以蠲賦至半國用不足邊費重大內帑
空乏分道搜括庫藏盡掃以致水旱災傷坐視而不

識大錄

能賑用兵供餉百出而不能支欲　上停免一切不
急工程無益徵辦精擇守令講求出納其分道之使
一切取回其六曰飭武備則欲　上修　祖宗大閱
故事振皇六師頒賜校肄旌別技勇汰易老弱疏上
褎諭下部院議行而所謂大閱者　上意果為動令
所司擇日行矣時同列諸公去且盡獨公與高拱在
兩人相得益密會北虜請入貢通互市亦推公贊之
初以滿三載加柱國進太子太傅再以六年滿加少
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兼支大學俸連東戰功
加太子太師和市成加少師　上一日甫視朝忽馳
而下且躓于陛閣第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語且不
了了居正與拱趨而掖之起還宮即不豫若月餘矣
羣臣日詣　閣問安　上方卧嘅然與肩輿至內閣
公與拱驚出俯伏　上攜之起而持拱臂仰天氣逆
結久之始云　祖宗法壞且盡奈何亦復不了了而
持拱袂步且至乾清宮門始復謂第還閣別有諭明
日寂然而公正察知　上色若黃葉而骨立神朽慮
有巨測為處分十餘條札而封之使小吏持以授馮

保即有報拱者急使吏跡之則已入矣拱亦不知爲
何語第恚甚至闕面詰公曰昨客封之謂何天下實
不以屬我曹而屬之内豎何也公不荅乾笑而已徐
而曰吾日與飲食通公安能一切敓我拱淺謂實然
不復置聽而 上崩拱與公惟然具 遺詔草拱復
自具草以聞凡數事皆欲敓司禮權歸内閣馮保閱
之意不善也 上方諒闇拱有請必報可以爲能得
上心而嗾所善言官四五人列疏論保謂必下拱即
擬 旨逐之而使其心腹韓楫報公行且建不世功

識大錄

與公共之公陽笑曰去此閹若腐鼠耳即功胡不世
也而陰使人馳報保得預爲備而逐拱公既代拱首
即請還楊博吏部頃之 上御平臺召居正諭曰
父皇昔在御日嘗一再聆德音謂先生忠而高拱抑
先生幸自愛悉心見輔因賜公金幣及繡蟒斗牛服
公頓首泣謝謂今 國家要務惟在遵守 祖宗舊
制不必紛紛更改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
所先乞 聖明留意 上曰善亡何優賜白玉帶自
是賜賚繁渥無虚日矣時 上幼冲虚己委公公亦

慨然以天下爲己任中外想望丰采既已大計復具
詔草請於 上召羣臣廷飭之謂近歲以來士習浇
漓官箴刓缺鑽窺竇隙巧媒蘗取鼓煽朋黨公事撟
排詆老成廉退爲無用誇謗佞便捷爲有才愛惡横
生恩讐交錯遂使 朝廷威福之柄徒爲介臣酬報
之資是用去其太甚薄示懲戒餘皆曲賜矜原與之
更始書不云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
平平朕方嘉與臣民會歸皇極諸臣亦宜痛湔宿垢
共襄王道自今以後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職毋懷

識大錄

私以罔上毋持祿以養交毋依阿淟涊以隨時毋嘩
咎翁訾以亂政任輔弼者毋昵淫朋以塞公正之路
典銓衡者毋作好惡以開邪枉之門有官守者宜分
猷念以濟艱難有言責者宜竭讜直以資聽納大臣
當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砥礪廉隅有
退食自公之節若或沉溺故常堅守逆轍以 朝廷
爲必可背以法紀爲必可干則 祖宗憲典甚嚴朕
不敢赦 詔下百僚頓惕然是時 上嘗尊崇 兩
宮故事 天子非適生而尊皇后稱 皇太后若生

母亦稱 皇太后則別徽號于 皇后以別之馮保欲媚 上生母李貴妃乃風居正以並尊居正不敢違於是下議尊 皇后曰仁聖皇太后 皇貴妃曰慈聖皇太后而 兩宮不復別矣 慈聖徙居乾清宮撫視 上主持國柄而倚馮保為重又與保撫德公中外大柄悉以委之而公亦自淬勵亡所受徇絵筵開為知經筵事修 世廟實錄為總裁尋加左柱國進兼中極殿大學士予一子尚寶司丞上疏三辭不許而賜白金百兩文幣四有副繡蟒衣一襲侵力

肆前命乃許之下 璽書褒諭以風示百僚公之為政大約以尊 主權課吏實信賞罰十號令萬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風無所不披靡乃嫌快於志居恒謂 高皇帝真得聖之威者也 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臥 法宮之中朝委裘而天下不亂以太阿不下授也（今上 世宗孫也奈何不使之法 祖時黔國公朝弼數犯法當逮而朝議皆難之以為朝弼綱紀之卒且萬人不易逮、恐失諸夷心公擢用其子而馳單使縛之卒不敢動既至請于

識大錄

上貸其死而錮之南京人以為快漕河通公以歲賦注、迂緩逾春而後發即水横溢非决則涸乃采漕臣議督艘卒以孟冬月兌運及歲初而畢發、少罹水患其始農頗不便之久而習以為常太倉粟至支十年歲與虜互市鐃馬則減太僕種馬而多令民以其價納民既樂于不擾價以時上太僕金亦積至四百餘萬又為考成法以責吏治前是六部都察院有覆奏而行撫按勘者度事之不易行或有所按覈或兩訐當質成者其人各以私軋則稽故之至數十年

而不決遂寢公下所司以大小緩急為期限行之誤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稍肅而漸有不便於公者矣尋以六載滿加特進中極殿大學士賜白金綵繡實鈔羊酒加等公事取獨斷亦不復諮訪同僚諸在閣者皆不心附嘗病假一日而遽入取吕調陽擬 旨皆更定曰如此何以示遠近部院大臣緣公指益易調陽甚或故抑絀其鄉人及親厚者以見公調陽惟仰屋數詫而已 上以師臣待公凡所下御札皆不名稱先生或稱元輔有二白燕育于翰林

院白蓮嬰篇者三居正以為瑞進之 上不自居歸
德于公而公父母皆老壽無恙 上嘗出燁繡金旨
裴重綵以手書慰諭賜爲公餘宴無居第乃大治第
於江陵城使緹騎百夫長寵其為督治含宇甫建而
馮保言于 上名其堂曰純忠左曰社稷之臣右曰
股肱之佐名其樓曰捧日不為儷語以正氣萬世休
光百年忌之皆御筆大書而出內帑白金千兩為貲
費公念御史在外驕往々凌撫臣出其上痛欲折之
一事小不合詬責隨下又勅其長加考察以故御史
給事雖畏公然中多不平而伉勁喜事皆出南京户
科給事中余懋學疏請行寬大之政公以為風己李
其職為庶人而御史傅應禎繼言之尤切然不敢有
所使于公也公以経筵進講畢祈于 上謂此曹子
欲市 國恩收召朋黨以便姦縱私至下錦衣逮杖
而戍之濱海給事中徐貞明等坐詭獄視且索饘亦
逮謫外御史劉臺公所取士也出按遼東遼東捷御
史不當報而臺誤報公以故事裁斥臺臺遂忌公且
分不得免遂抗章摶論其蹟擯十餘事公怨甚見

上俯伏而泣不肯起 上為下御坐以手掖之而曰
先生起吾為逮臺竟其獄以慰先生臺至下詔獄
上命內閣杖之百而遠戍之時物議頗誚刻公不自
安乃陽具疏為解得不杖而奪職還里實錄成加公
左柱國支尚書俸顧再辭疏 上謂實錄國家最大
典且一句一字孰非出先生筆若而何獨辭居正僕
疏言一句一字果出臣筆第此臣子常分何足言功
而邇年以來人臣苟効微勞輒萌非分之想小有不
酬則深獨贊之怨臣實恥之故不敢苟就冀以少勵
此輩上始允其辭為溫諭百餘言頒示史館諸拜恩
者皆不樂也禮部舉會試而次子嗣修與呂調陽之
子興周皆中式公等以嫌請避不允廷試嗣修卷名
次列二甲第一既進御 上啟姓名則拔嗣修一甲
第二人而召公謂曰無以報先生功貴先生之子孫
以少報耳公叩首謝時承平久姦盜竊起至深入城
市剽府庫以去有司秘之莫敢發居正持嚴其禁圉
弗舉者雖循吏必黜得盜即報斬決以是有司莫敢
飾情盜賊畏死為衰減而亦多倉卒不審者例盜邊

海錢米盈數皆斬首示衆然往〻取長繫不能完至
庚死居正獨亟斬之而追捕其家屬文吏不習見祖
宗制創聞以為駭而不便者相率而為怨讟公奮然
身任之不恤也　上將行大婚禮欽髮用憤欲加恩
居正疏辭仍賜白金綵幣　慈聖去乾清宮將返慈
寧勑諭公謂我不能視　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
向學勤政有累　先帝付托先生有師保之責與諸
臣異其為我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用終　先帝憑几
之誼社稷蒼生永有賴焉因賚坐蟒蟒衣各一襲光

識大錄

動朝野亡何其父封少師文明卒同列以聞　上遣
司禮中貴人慰問起止視粥藥止哭絡繹道路　三
宮賻贈公上書請乞守制戶部侍郎李幼孜首倡奪
情之說　上遣吏部尚書張瀚宣　旨慰留左都御
史陳瓚優倡六部請留公禮部馬自強頗持之未上
御史曾士楚等遂上章請留公而公亦惑不能自主
矣檢討趙用賢不能平約吳中行具疏請勅公歸除
服而後用之然其辭猶緩而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
沈思孝繼之則稍峻且傍刺譏公他事疏上留中不

出公恚怒不知所為將擬加重辟于是王公錫爵獨
往質公于喪所辭頗峻公勃然且拜且曰　上強留
我而諸子力逐我〻何以處使有尺刃在我且自剄
矣錫爵不可已而公揖之出則進士鄒元標若復上
章至極言居正以元宰而首歎大倫何以師表天下
且其人非能以仁義輔　人主不過智力把持耳用
之何所利前是　上已下旨廷杖穆思孝八十謫遠
戍用賢中行六十為編氓而元標袖疏草入左掖門
覘諸臣宛轉血肉中不為懾疏上而中外壯之得

識大錄

旨杖戍如穆思孝皆瀕絕而蘇時彗星從東南方起
長亙天無所不燭人情洶〻久不曉有奪情事〻創
起而諸言者皆得罪以為公實應之街議巷擿至作
謗書懸之兩長安通道謂公且反不得已乃草詔戒
勵羣臣諭所以留公而罪言者意再及之必誅無赦
朝謗稍息于是使公子編修嗣修與司禮大璫魏朝
馳傳往代司喪而禮部主事曹誥邦為治祭工部主
事徐應聘治喪居正請不造　朝而以青衣素服角
帶入閣理政及侍經筵講讀又請辭歲俸　上許之

識大錄

亡何 上且舉大昏禮故事諸受册遣聘皆勲臣主
之而首輔為副使公以有服不當與 慈聖亦疑之
而使中貴人問公恐難於易言公曰后為天下母閫
之大事孰有重者且居正受 上恩厚即令之赴湯
火不辭而况即暫時吉乎大昏禮成賜 璽書褒諭
累百餘言命吏部候服除而援 旨以請公見人情
已定乃始乞歸葬其父母疏始允使尚寶司少卿鄭
欽錦衣衛指揮僉事史繼書護歸以三月為期葬畢
即上道仍命撫按諸臣先期馳賜 璽書敦諭範白

金為印記曰帝賚忠良以賜之如先朝楊士奇張孚
敬例得密封言事仍戒内閣臣調陽等有大事毋得
專決仍馳驛之江陵聽張先生處分臨行 上及兩
宮賜道里費 朝辭便請見于平臺 上撫諭之曰
朕不能舍先生恐重傷先生懷是以忍而允所請雖
然國家事重朕將何所倚公乃勸 上以大婚之後
宜樽節愛養留心萬幾因伏地而哭 上亦為之哽
咽望淚為公奏辭 慈寧宮 皇太后優慰諭有加
出國門遣司禮中書張宏供張郊外以餞百官皆班

識大錄

于是所經由有司飭廚傳治道路既畢葬公以母老
不能冒炎暑具疏請俟秋凉上道于是內閣兩都部
院寺卿給事御史俱上章請促公亟還朝 上遣錦
衣衛指揮翟汝敬馳傳往迎計日以俟而令中貴人
侍太夫人汝敬至公即就道先具疏聞而撫按諸臣
各馳報矣 上皆有 優旨而前是所經由藩臬守
巡迓至於越界逆迎畢即身為前驅約束吏卒于厰
飭廚傳公所坐步輿則真定守錢普創以奉者前為
重軒後寢室以便偃息傍翼兩廡廡各一童子立而

左右侍為揮箑炷香凡用卒三十二舁之道経襄王
出候折簡要公宴公辭不入王強而後可於是且入
至偏殿且賓主而出主者之有北面自襄王與居正
始也過南陽唐王亦如之公既過良鄉抵郊外 詔
遣司禮中貴人何進宴勞于真空寺戶諭先生以午
入即召見平臺以未入則質明見而 兩宮亦各遣
大璫李琦李用宣諭賜入寶金釘川扇御膳餅畧醪
醴百僚俟班迎以次日質明入朝 上延之平臺慰
勞懇篤且詢以途路所見歲計物情與北虜衰敗之

狀良久乃子假十日而後入閣仍賜白金彩幣新鈔
曁羊 上尊御膳因引見 兩宮公旣見用人所指
畫注施一槩之法法所當加親故不宥才有可用疎
遠不遺又務綜覈名實搜剔隱奸權抑浮競以是太
不便於小人而傾危躁進之士游談失志之徒又從
而鼓煽其間相與慫恿攛唊胥陰鈎奇以覬幸于後
日為攫取富貴之計呼朋引類藉勢東極恣其所欲
為紛更變亂不至于傾覆國家不已臣是顧命大臣
義當以死報國雖赴湯火皆所不避況于毀譽得喪

之間 皇上不用臣則已必欲用臣臣必不能枉己
以狥人必不能違道以干譽臺省紀綱必欲振肅
朝廷法令必欲奉行必不敢姑息以撓三尺之公案
亂朝政者必舉 祖宗之法請于 皇上而明正其
罪與臣之所以報 先帝而忠于 皇上之職分也
優詔褒美之及秋覲朝奉太夫人抵京 上遣司禮
中貴李佑郊迎與覲朝結騎隊鳴鼓角列旗幟緩遣
中貴人賜金纍絲珍珠青紅寶石首飾雜色繡蟒帛
羅凡四襲白金百兩而 兩宮之賜尤有加所以慰

諭公母子者至矣時 上病疹愈御朝羣臣皆延賀
而公以持服不與 上御平臺以見執手使視顏色
公稱賀因勸 上慎服食戒色欲 上曰 聖母日
與朕諧勸止三宮俱褰宣召居正叩頭謝使還閣時
上漸備六宮太倉所儲金錢多所宣進公乃因戶部
進 御覽數目而陳之謂每歲入額皆在其內鎦銖
畢盡今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四百兩
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金則已
少八十餘萬金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

百餘金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
餘金則已多四十萬餘金質之該部云因諸省責留
蠲免之不時追贓人犯財產之已盡奏 旨聽用之
屢下是以入數減而出數溢也因甚憂其不可繼而
請 上置之坐隅時賜省覽量入為出罷節浮費疏
上留中 上復傳旨工部置錢應用公亦以利不勝
費止之時言官請停蘇松織造不聽公婆曲以請得
損數之大半復請停修武英殿工及戚畹外戚遷官
恩數 上多曲從之一日 上御文華殿公侍講讀

舉以給事中所上災傷疏聞因請鳳陽及江南諸郡
屢無歲而係宿之間民至削榆皮為粥不早賑之則
相聚為盗賑之不可緩 上曰惟先生所處居正便
奏 上至仁愛民如子凡請蠲請賑無不勝允而在
外諸司往往營私背公剝民罔 上非惟不體 皇
上子惠困窮之德意且不知臣等所以贊 皇上之
愚忠殊可恨也今給事疏云報災則曰不敢報云請
蠲則曰不敢請有何不敢報與請而推調支吾歸怨
君上即績較一事屢奏 旨申飭竟成虛文彼皆有

識大錄

司理賦贖未嘗佐公家之急則將為臣等不勝憤
懣竊以為此輩若遇 聖祖不知當處以何法 上
怒曰審爾何不重處之公拜領命居又曰邇年正賦
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徵解不失今江南北
窮甚矣河南風災畿輔亢旱將來蠲賑恐不容已惟
皇上加意撙節于宮中一切用度及服御可省者省
之賞齎可裁者裁之至于布施一事尤當禁止與其
惠緇黃之流以求福利孰若寬恤百姓全活億兆之
命其功德尤大 上曰然用度當從省即齎亦故事

耳無所增加公又曰夫故事若近年之所偶行遂據
以為口實非 祖宗故事也 世宗朝用最為不節
而晏駕之後尚餘百餘萬金今歲之所進內帑者二
十萬而隨取隨用常賚之者故事必不爾也頗 皇
上留神 上首肯之于是有蠲貸而督責奉行者之
旨肅如矣會公服將除 上召吏部問期日于是手
勅元輔張少師先生忠孝兩全今制服已滿朕心加
慰特賜白玉帶一圍大紅坐蟒盤蟒各一襲金壺一
把金臺盞一副用示眷念俾朝見後仍御平臺召對

識大錄

以後朝參經筵俱吉服如舊既對慰諭久之使中貴
人張宏引見慈慶宮于宮門叩頭 仁聖皇太后賜
白金文幣尋見慈寧宮禮如慈慶而 慈聖皇太后
慰獎尤至賜御膳九品金壺臺盞金筯白金彩幣使
張宏侍宴十二年滿加恩公辭至再 詔復加慰諭
凡百餘言謂卿之所處忠義兩盡足以垂範萬世特
允所請以全忠孝大節至于卿之勛勞簡在朕心當
別有酬眷亡何當會試公二子懋修敬修與四維之
子甲徵皆中式矣公奄 上謁諸陵歸即具疏乞休

凡再上而天子慰留懇切最後手書孰慈聖
口諭張先生親受　先帝付託豈忍言去俟輔爾歲
至三十而後商處先生母後興此念公乃出而嗣修
狀元及第矣敬修亦在前列而甲辰次之皆得禮部
主事　上之初即位馮保朝夕視起居擁護提抱甚
有力焉小所扞格即以聞　慈聖而　慈聖素誨
上嚴切責之甚苦且曰內庭可耳即使張先生聞之
奈何于是　上甚嚴重公而馮保意自得所以事
上不能一切從順　上漸長而厭之時　上左右孫
海容用則　乾清宮之用事者孫德秀溫泰司禮之
參佐周海則兵仗之領局者也皆貴幸而不甘保之
見凌　慈聖乃使保捕海用杖而逐之南京為小火
者發孝陵種菜公請於　上謂海用處之輕便削為
淨軍而又疏降海用與德秀泰及周海罪惡請併逐
之其司禮監中貴及內侍皆勅令自陳　上裁去留
因勸　上戒遊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胤嗣節賞
賚以省浮費卻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理庶政勤
講學以資治理上皆報可公嘗纂古君人治亂之事

而係治者八十一亂者三十六以應陰陽之數繪而
為圖以俗語解之使易曉至是復屬儒臣紀　高皇
帝及　列聖寶訓實錄分類而成書凡四十曰創業
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
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遊佚曰
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姦邪曰
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儆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
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桑
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裁貢獻
曰慎賞賚曰敦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
曰飭武備曰御夷狄其辭多捡切請以　經筵之暇
進講又請立起居注紀　上言動與朝內外事為修
史張本日用翰林臣四員入直應制詩文及備顧問
上皆優詔報許旋以滿十二載奏最　上為召吏禮
二部傳諭元輔居正受　先帝顧命夙夜在公任事
任怨錯稱十二年滿實在閣十五年忠勤異常恩典
宜厚其使司禮中貴張誠賜手勅褒諭稱其精忠大
勳朕言不能盡官不能酬賜宴禮部而公則已病矣

日以羸削 上時下諭問疾大出金帛以為醫藥費
凡四閱月竟不愈而自六卿大臣翰林言路部曹下
至官吏冗散亡不詣醮祠廟為公祈禱者 上始令
四維等理閣中細務而大事猶即家令公平章居正
始自力而其後病益亟不可為乃疏乞歸 上復加
優詔慰留稱之為太師張太岳先生公度不起而
上亦使人問可次入閣者公首薦前禮部尚書潘晟
次則尚書梁夢龍侍郎余有丁許國陳經邦 上為
黏之御屏居正待其子弟祇每三五日入問安領之

而已不交一言而以貌羸甚恐人見之卧帷中至明
不聞聲家人怪而發為則氣絕矣訃聞 上愴悼輟
朝賜齋壇麻布五百疋米二百石 兩宮麻布二百
疋米二百石及與潞王合賻白金二千六百兩香及
油為斤者燭為對者以千計薪為斤者以數萬計塋
九壇優增七壇大約視國公之兼師傅者贈上柱國
謚文忠遣官營葬仍命京堂之四品者錦衣之在堂上
者護喪歸其子編修嗣修等疏辭謝 上報諭朕念
先生受 先帝顧命輔朕盡瘁歿而後已忠勞可憫

優遣司禮中貴人陳政護喪歸供全驛 上故昵
幸中貴人張誠者見惡馮保 上不得已斥之外而
使密詗保所為遂及公至是復入悉以兩家交結恣
橫狀聞 上且謂其珍玩寶藏踰于天府 上心動
而馮保又以止 上如天選婚事得罪左右言保
過惡其與四維善者泄之而四維遂以屬其門人御
史李植使極論徐爵挾入宮禁為保擬旨挾詐通姦
諸違法事而它復論曾省吾貪邪縱欲欲以嘗上而
上已執馮保禁中矣于是御史江東之遂極論馮保

罪狀并逮徐爵下緹騎獄省吾勒致仕而謫馮保為
奉御居南京其下大閹張大受等悉奪職搒掠而盡
籍其家保金銀百餘萬兩珠寶瑰異以萬計[illegible]宅舍
田產器用稱是大受等所籍亦不貲內藏為充初而
上益心疑公其贏積或過當矣時給事御史新進者
益務攻公為奇併及其黨而御史楊四知語尤峻于
是始奪公上柱國太師兼太子太師再奪謚而王篆
曾省吾朱璉陳瑞輩毋不斥削朝班幾為一空而吳
中行趙用賢等皆召還官有差四維知海內之怨居

正深一切務為寛大以收人心而法度漸廢弛至大
計貪酷不謹罷削者亦得復官及章服而祖宗之法
紀且盡矣而御史羊可立者亦四維客也乃復追論
公罪惡居正以私搆成遼庶人憲㸅獄遼庶人之妃
因而上疏辨寃且曰庶人之庫金寶萬計悉入居正
府矣 上乃命司禮中貴張誠及刑部右侍郎丘橓
偕錦衣指揮給事中往籍其家盡發其諸子兄弟藏
得黃金將萬兩白金十餘萬兩其長子敬修不勝刑
自誣服寄三十萬金于曾省吾王篆傅作舟等然盡
其產不能十之三而敬修自縊死家人亦有從死者
事聞輔臣申時行等與六卿合疏請少緩之于是
詔留田千畝以贍其母而省吾寃追究亦已小緩其
後言者復攻公不已于是復勅法司盡削公官秩奪
其前所 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謂當剖
棺戮屍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修俱
發戍後用閣臣議 詔復公官爵予原謚擇其子孫
之有罪者
逸史劉氏曰公識高略大才足以濟之當事不避嫌

怨知無不言言無不行 兩宮 沖主尊禮倣若國
師與眷殊寵冠絕今古公更借權力懾服衆心以尊
幼君不顧側目遂成萬曆初政真不負社稷臣矣而
奪情係於國事之重非公得已論者不察 本朝故
事竟以一事抹其生平豈足服公心乎特視富貴太
濃抗禮藩王鵝科諸子局量未免少狹耳語云國雖
忠良臣如公之才不能無思於今日也已

啟士僊

啟公諱士僊字正甫其先自濟南武定州徙籍歷城
母郭夫人七舉子不就夢文昌星見已而誕公ゝ生
而淵睿聰哲神姿迥異一歲能言且善識事誕日示
以晬盤取筆書秤及石印一它不復視家公奇之始
太公精于曆數公生五歲即教以干支月建時週之
例因能於掌上推衍或賓客滿座各舉所生歲時問
之公一一屈指無遺客咸驚嘆一日謂太公曰曆家
所載止六十年過此若我向上推衍百歲千歲以至
無窮皆在我指掌中何不詳哉之太公大笑然私心
異焉公生十年能著文論十四而籍博士最少而貧
書與一羽客遊羽客見公苦學不自給欲以煉藥訣
授之公笑曰吾有帶經食力奈何以丹砂誤人謝不
受庚午舉省試第五生十九矣太公方病聞公第喜
且泣已而以書一函授公曰此吾平生所聞見陰德
行事也公既以外艱乃授弟子室里中不給菽水之
恥拚貧往ゝ歲旦購楮書春帖太夫人剪綵為花勝
令蒼頭入市貨以供酒醴其甘貧如此丁未舉進士

選翰林院庶吉士己酉授翰林檢討是年奉命封伊
周二藩事竣館署多暇乃益謝絕交遊閉門修業文
史祿薄或不自給母夫人在邸中至課奴婢鬻家人
習于儉亦咸安之丙辰同考禮部丁巳母夫人病思
歸公乃上書御母還里戊午母夫人沒公水漿不入
口者三日枕而後起朝夕几筵三年不御酒肉諸儒
生執經從遊者甚衆公益畢思著述足跡不入公府
壬戌起詣闕會發廟開閣潛邸　世皇精簡儒臣輔
導以公參講讀每當進講必齋戒存誠冀有所感動
至君德治道所關或理亂興亡之際及權奸女寵宦
寺外戚之禍不憚危言激辭以動高聽　穆廟天授
聖明每奏一篇輒欽容深納左右侍臣聞其敷陳亦
無不凜然變色易容者九年考滿進右春坊右贊善
甲子奉命典順天鄉試丙寅晉司經局洗馬兼翰林
院侍講　穆考即位以公講讀勞宣賜白金文綺丁
卯擢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尋晉禮部右侍郎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　上開經筵以公充講官仍日侍
講讀賜宴禮部賚金幣踰月改吏部右侍郎兼官如

故有詔修　世廟實錄以公充副裁官賜宴禮部賚
金幣明年會試天下士命與少師李公典之其月
上謁陵從賜一品織衣銀碗佩刀諸物是月選進士
三十人為庶吉士以公同少保趙文肅公教之公念
朝廷掄天下士儲之禁苑責以後効故日夜程督諸
吉士惟責實學不以空言為貿諸吉士各務擴學指
古以稱塞師法館中燈火熒熒或至丙夜初公在詹
府日侍講讀及掌太宗伯不與　上還宮問狀左右
以顯職對　上念公講讀數年猶未帶玉於是諭內
閣講官士僚夙夜勤勞加恩一階時經筵日講或以
冬夏輟免公上疏請日講如祖宗故事四時不輟又
請進講祖訓昭鑒諸書及大學衍義貞觀政要　上
皆稱善從之時　神廟在東宮府賀長成公两上疏
以國家舊制東宮講學不出八齡請以時出閣太醫
署中故有三皇小像醫令以便宜奉祀其後　世廟
從祀醫請作景惠殿于署常以春秋命大臣將事至
是公用侍郎王公希烈議上疏以為三皇繼天立極
功在萬世而羽于醫師之中使句芒四佐配享其間

于禮不協請毋祠于署而進歷代醫師祀于一堂歲
遣醫令以少牢行禮疏入報聞初嘉靖末議定宗藩
條例親王無嗣以親昆弟若昆弟之子嗣王不得以
旁支請繼已而肅懷王薨無嗣其大母定王妃吳氏
請以攝府將軍縉熿嗣禮部議縉熿雖定王姪其寔
懷王從叔以叔嗣姪不如令有旨以本爵攝府如故
至　穆廟即位又以吳氏疏請有旨如先帝令已又
以肅宗人疏請結　上左右為內主公再疏執奏
上曰肅藩越在遠塞不王無以填之其令縉熿嗣王
公又三疏力請以為朝廷所以布大信者有成憲可
尊海內所以安大分者有明旨可守今肅府請封既
違成憲且　二聖明命赫然如一若復從其所請則
條例不足遵明旨不足守人人欲逞其私事事欲更
其制朝廷號令何以行于天下疏入　上意堅不可
回乃進郡王攝府食將軍祿如故其後縉熿竟封為
親王則當時郡封使以公任諾也是月詔公以本官
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輔政辛未二月冊封六妃
以公充副使賜之金幣公平生志趣雅在守分知止

洎于世味書從方外逸人受養生之訣以盛年入相
倚籍方隆以居常思歸不甘寵利是年十月累疏稱
疾乞骸骨歸田里溫旨慰留者三疏至四上 上重
違其意詔以本官致仕賜白金文綺乘傳還里遣行
人護送是時公年甫五十公既退居里第閉閣却埽
不談世故家無常產又鮮生殖貴至卿相名田不過
數頃第舍一區僅蔽燥濕僮僕數人門如寒素居則
燕坐一室披閱圖史出而延見生徒論難經義濟南
諸儒生及門者二百餘人或不遠數百里負笈以從

公即故湖南書院興立期會部使者慕之下記所司
為諸生供具一時濟上彬彬盛文雅有漢諸儒風而
公暇時又召諸同遊故老罷東家居者月旦祭飲或
遊山水之間亦頗發為樂詩被之絃誦以宣太平之
盛四方傳其音節習而歌之公則自嘆曰嗟夫造物
不厭人以全僕故齊之鄙人幸得以經術家 上恩
遇位至公孤于人臣無兩又得以其餘年優游隴畝
享無為之樂自此以往若假我十年則福出于人間
世矣萬曆辛巳冬忽病股腫輒戒門人子弟趣為我

豫後我其不延明年壬午春公日瘳至六月之朔病
痢下數日不食亦不數語問以遺言笑而不荅至其
月八日逝距懸車之日十有二年矣訃聞 上使使
治葬贈太保錫謚文莊
逸史劉氏曰公性喜恬靜不樂榮貴居家儉素宅第
衣冠無異寒士而篤於倫理崇尚儒學日與四方生
徒論難經史一時宗之若治遍鄒魯尤恥談聲利每
具富貴之氣若見之不覺立消其於敦偕培風之誼
德良厚也

呂調陽

公姓呂名調陽字和卿別號豫所桂林人呂公之初生太夫人夢巨蟒入室蓋異徵也生而早慧特達嘉靖甲午舉于鄉兩試皆不第或勸之仕輒謝曰士不難仕而患學不優人益知公有大志庚戌舉進士廷試一甲第二人授翰林編脩公雖以文學魁天下為天子史臣然自視逡循一韋布耳辛亥迎古愚公暨太夫人就養京邸每尚食公執七筯張夫人進羹湯曲極誠款二尊人悅之其冬二尊人夜寢中煤毒公

從夢寐心動若有人掖之起若起而排闥入視則二尊人僵卧不能喘息公自溦清冷水數斗沃之始甦人以為孝感云是秋二尊人時思鄉土公上書扶侍而歸丶丶踰一歲意猶戀丶不忍去庭幃二尊人以太義逃之乃優如京師共史職丙辰春會試公為同考官所取多海內名士時分宜柄國士多附其黨而躐至公卿者公獨固謝不往而分宜卒亦無所加公丁已奔父喪己未又喪太夫人公哀瘁骨立越在草土者五年繼親暱罕見其面壬戌服除補還國子司業

乙丑擢春坊諭德典內制隆慶改元擢國子祭酒是冬推禮部侍郎己已改吏部尋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辛未　上命副少師江陵張公主會試得鄧以讚等四百人已即奉命教庶吉士公凡三任成均率以其身為型範先德而後執右愚愨而左智能以故出其門者多名實純美足為公家賴其由少宗伯以上日侍　莊皇帝經筵每為講輒先齋沐則以精誠悟　主往丶緣傳經傳開列古義以為時政規　上亦時丶嘉悅之壬申拜禮部尚書典

禮多所釐定諸藩王外戚中常侍有所踰制而希上恩數者一切議罷而諸曹郎吏亦奧不廪　奉其職會　莊皇帝晏駕公從哀次條奏諸大禮頒布行之中外翕然稱善是夏　神宗即位　上幼沖方留意問学知公宿学大儒進文淵閣大學士協贊機密備顧問及在政府又與同官一心體國興致化理上書親書大字賜公其一曰樞機克慎其一曰同心夾輔甲戌　上命主會試得孫鑛等三百人是年修穆廟實錄成　上加恩晉武英殿大學士少保兼太

子太保仍禮部尚書　上又加恩晉建極殿大學士
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錄廕一子中書舍人是
年伯子與周舉于鄉明年丁丑舉進士公入相凡六
年過　上優禮師保每見稱不名上殿不趨及諮訪
大政多稱　旨輒降溫諭褒之屢遣祀　郊廟先師
孔子暨上　兩宮徽號大婚嘉禮以及納款獻俘諸
盛事公皆協恭贊成之無一不當　上意而所受
上恩賚殊特非先朝宰輔所嘗蒙至千金錢文綺與
馬什器之賜及夫大官傳食中使慰勞尤不可勝紀

公居恒自念遭遇非常不能圖報萬分之一會病脾
久而足又患瘡徙履漸不自勝自度病寖劇恐歸不
及首丘喟然嘆曰惟怪非病庄素食地也因屢書乞
骸骨者屢上　上屢固留之而求去益力書至十上
乃得請　上徐遣御醫視藥行人護行時與周為祠
部郎亦自上書請得扶侍其父　上許之仍賜內帑
金百金文綺二襲且乘傳以往曰卿歸幸善休沐尋
當召卿矣公歸里居一年疾稍平祠部君又得在告
侍養會仲子與齊舉于鄉公且喜且懼曰吾家世受

國恩而不世篤忠貞報之非人臣也即非人子也吾
隱矣兒曹其毋忘忠貞之訓是冬十二月公晨起猶
對客食飲如常旁午病忽作口噤不語越三日卒年
六十有四諭祭十二壇贈太保諡文簡諸郵典視常
數有加公生平深沈簡諒內辨而色溫于人不較喜
怒事不輕可否而人亦無所用其間以嘗之論學本
倫理立朝重名節為詩若文古雅廓宏不涉蹊徑性
尤喜澹泊雖被蟒玉未嘗去澣衣又門無私謁雖故
人邑子不得妄陳一辭樹一士惟恐見知急一人惟

恐見德至於平古田及懷遠府江兩大捷皆公石畫
先之而使建議視師若尸其功大臣休休無他技信
夫

逸史劉氏曰公深沈簡諒內辨而色溫論學本倫理
立朝重名節而性喜澹薄雖極貴未嘗去澣衣故人
邑子弟不得妄陳片辭樹一士惟恐見知急一人惟
恐見德不輕喜怒可否人亦無所用其間以嘗之休
休無技公誠有焉

高儀

高公諱儀字子象別號南宇世籍杭之錢塘入其父東園公夢于肅愍而生公、、穎異纂于公之為人亦每自負嘉靖庚子中浙江鄉試明年舉進士二甲第一人改庶吉士嘗試文淵閣賦見省驚賞遂有纂館閣閣癸卯授編修時柄臣某方寵倖傾中外倪公嫺文藻欲羅致門下數遣子及門風指公拂其意遂大銜忌而名行蒸蒸益起隱然負當世之望矣丁未同考禮闈戊申予告歸比還與修 國典壬子疏乞終

養適 莊皇帝在潜邸將出講學所司奏 世廟旨慎選儒臣充講幄者公 詔下會東園公訃至奔歸歸而母夫人又卒居父母喪守制服除陞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居南都三年陞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甲子陞禮部右侍郎明年轉左又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尋掌院事丙寅陞禮部尚書仍兼學士舊制合享天地以日月從嘉靖中乃分建四郊于是中官有請合祀復洪武舊制者公圖不可曰洪武初不分祀予即分亦舊制也何

必改作竟寢其議或問合享非歟公曰無論非是奈何令中官得與外庭未議衆韙之 孝烈皇后先以保護功附、、主 世廟、公奉遺詔議遷其主內殿而附元配孝潔秩然足垂一代彝典他如主薛文清從祀策張真人道號及諫免舊邸之遊幸停取光祿之羨銀並關切大體詞懇義正讀其疏者無不稱服時太子五齡公數引漢有司蚤建之議抗疏力請國本乃定又議請親賢講學覽奏召對諸疏皆見嘉納公典禮三年紀法無不行者然故多病不任勞丁

卯秋乞休致疏七上咸 優詔勉留己巳冬復懇疏乞骸骨先後凡十二上乃得請以典禮勞加太子少保賜馳驛傳歸輔臣言官交章留公僉謂公可大用於是公去而望亦滋重矣去之逾年 穆宗以 太子在東宮且出講學念 先朝耆舊可備保傅無踰公者 詔起公於家辭不許乃單車就道壬申春三月朔奉 詔日侍 太子講讀于文華東序夏四月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公負望久數病數起晚而大用中外方想望風裁而遽焉逝矣訃聞 賜恤甚厚命

以一品權葬祭廕子中書舍人謚曰文端公體貌魁
梧而性簡寡言笑每定大謀斷大義羣情指顧間徐
出一二言決之切中肯綮既貴推飭如書生自視恂
恂無他技及見權勢炫赫羣然風靡者若無有也雅
恬素絕紛華珍玩之好家不畜姬媵獨文史自娛入
官三十年世業無所增加舊第既火終公之身未嘗
營葺再歸皆假館於人不以為意卒而斂篋不給歛
具門生故吏為欷歔泣下公平生不為餽遺干謁人
亦無有能餽遺干謁公者古稱社稷臣招之不來麾
之不去蓋其風度如此功業雖未究而究名令終遇
之夢徵固不虛也詩文若干卷藏于家享壽五十有
六
逸史劉氏曰公清介有守嚴於取與交際不通人皆
高之然亦以此成隘 神廟初以舊保傅起用入
閣方期望以有為乃忽綈訃歛具不足始知公之清
正為天性所植非矯強藉聲者比也

馬自強

公姓馬氏名自強字體乾別號乾菴陝之同州人也
初李孺人方娠公夢龍遶室父珍亦夢南極老人以
緋衣兒來送比公生頭角嶄然不類凡子父母奇之
幼警悟自知学授章句即解其大義十歲能文嘉靖
庚子舉陝西鄉試第一登名籍甚顧屢上春官不偶
攜羣弟子修業於太華山之青柯坪癸丑登進士選
翰林庶吉士乙卯授翰林院檢討甲子滿九載陞修
撰是時重錄永樂大典被命為分校官丙寅丁父憂
丁卯以重錄大典書成加侍讀己巳服闋起司經局
洗馬管國子監司業事庚午回局兼翰林院侍講充
經筵講官纂修 肅皇帝實錄是秋典應天府鄉試
公品校精審凡三為會試同考官及是榜所錄士咸
稱得人陞國子監祭酒公見科條漸弛失教學初意
孜然以振飭自任首按事不遵習為姦利事者劾黜
積蠹悉取 累朝訓典申明之絕請託抑躁競勵學
官日以正學迪諸生於是成均中爽然易觀聽焉時
生徒大集有需次經年不及撥歷者公上疏請損諸

司歷事期而增其名額諸生有貧困不能自給者輒
周之故士初憚公已無不愛且敬若平未陞詹事府
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忝掌院事是時 太子
在東宮言者請妙簡端方士備輔導故遷公宮尹壬
申 太子出講學遂以公為講讀官臣公念 上方
冲齡凡所進講不為徵文與義務取目前易省事款
款曉譬與有所感動儀度端詳音吐洪暢 太子聞
甚悅有時講退于帷後嘖嘖嘆美衆咸聞之陞詹事
兼教習庶吉士 神宗登極俄禮部右侍郎充日講
官尋轉左掌詹事府事丁繼母張氏憂歸 上時時
念之嘗與元輔張少師言公所講解易省久之又特
問公服將闋未也乙亥守臣以公服除聞詔添註詹
事府以原官協理府事充實錄副總裁日講如故抵
京陞吏部左侍郎會禮部尚書缺廷推以公名請
上遣中使問閣臣尚書奏日講否張少師為言講臣
清心寡慾而禮卿部務煩重勢不得兼狀乃陞公禮
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罷日講仍充經筵講官盡 特
命也時宗藩繁衍諸請名封婚祿歲以千計中外詭

冒濫越而先後條例亦自相牴牾以故王府升宮猾
胥其穴竇交結諸藩狡侵出入為奸莫可究詰公一
一清其源本擇條例協于情法通行無礙者為準其
一時有為而設彼此刺謬若悉屏去之今禮部新題
更定宗藩條例多公所具藁也法守既定乃斥汰諸
猾胥之尤無良若凡王府章疏至必親為裁決隨榜
之部門明示行止由是諸掾隸無所索賄公宇肅然
隆慶間嘗罷張真人封以提點世其祀及是提點來
朝請復封公寢其奏提點固請不已公上疏歷陳其
不可且請嚴杜貢緣請乞之隙無啟倖門語甚剴切
初北虜通貢市儀部所議爵賞有定額矣乃虜欲無
厭歲請寖溢額公明其非計請申明初約凡一切額
外乞求令邊臣勿優通令甲所載文武大臣卹典節
年條例增煩予奪靡準公審詳參校議為畫一之法
奏之報可著為令丁丑知貢舉 世廟實錄成加公
太子少保戊寅三月進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入
閣辦事公雅有康濟志以古人自期待感幸知遇夙
夜孜孜矢有以自效會偶疾不愈竟卒壽六十有六

訃聞賜賻賵合襚之具甚渥贈少保謚文莊公隆顴方頤銀耳豐背舉止凝重儼然山立見者知其正人其操尚端諒凡文身施政務行心之所是不欲一毫苟狥於人兼容博愛發於志誠見一人一物不得其所必疾然思為濟之故平生卹困周急惟其力可為如恐不及見不善蹙頞若將浼己人有片長寸善汲、樂與之自以為不如也性篤孝為諸生時李孺人病阽危齋心祈神禱娷應第者弗知也夜夢神告之曰語若叔而祖母數定矣其精誠感通如此事父

究乎公樂志承顏備極無方之養居喪孺慕有烏烏數百旦夕翔集其廬人以為孝感所致云

逸史劉氏曰關中古都會地當漢唐代輝聯擢揆不可勝紀頃自明興來名臣碩卿勲伐相望獨未有參政地者有之自馮翊馬公始公負公輔望久當是時以舊學受 眷知 上所注意甚厚海內士咸許、謂關陝地竆二百年始發于公必且抒所素蘊以協贊 中興偉烈不偶然也戕而公被末疾以殁吁可悲矣

張四維

張公諱四維字子維別號鳳磐公幼即聞敏有大志乙酉舉鄉試癸丑成進士以庶吉士入翰林翰林職鉛槧以不關吏事為高公獨取累代典故及四方興除利弊反覆研析乙卯以編修丁母王夫人憂戊午復故官越八年丁卯 莊皇帝改元以重錄永樂大典成晉右春坊右中允予五品服充經筵日講官已遷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明年還朝又明年晉翰林院學士掌院事已晉吏部右侍郎仍兼學士尋轉

左辛未引疾乞歸 莊皇帝眷公不許再疏乃許之明年春 神宗出閣講讀起公充侍班官協理詹事府事尋掌府事兼教習庶吉士復引疾歸 上御極之二年甲戌再起公以原官掌詹事府事乙亥 上手勅進公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贊机務丁丑以纂修 肅皇帝實錄成加太子太保進兼文淵閣大學士明年 大婚加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庚辰以一品滿三年加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壬午以遼功加兼太子太師又以 皇子生加少師吏部尚書

中極殿大學士方江陵秉政法令苛急海內訩〻是
年江陵卒公因密疏請下寬大
詔罷一切法令不
便者天下曠然若脫攣縶而是江陵病將革其人慕
黨人惲公當軸即不得遂其私乃詐江陵遺疏薦新
昌自代為去公地而大璫馮保居中左右之流言籍
籍起及一御史疏上 上持之不下一御史疏又上
上怒甚鐫其三秩斥之外於是諸黨人稍折氣內攜
而言官因其間得遂發保與江陵表裏搆合諸姦狀
時公猶藉藁私第待罪 上立召公入仝擬旨實之

法籍其家已而皂囊首上率為諸黨人諸黨人既以
次逐罷而言者猶不已公謂除惡務根他可略也言
于 上請一切與之更始又請拔用海內端直士舊
為江陵抑棄者由是公論大明中外清肅然公以勞
致疾一日在 上前忽眩仆地 上命兩中使掖至
閣明年春扈 駕閱壽宮 上登山四覧又顧謂近
侍從公 上於公倚毗甚切故恩禮優異如此未幾
嵋川公訃至公號痛擗慕 上遣使慰勞賻贈有加
既辭 上於文華殿稽顙進曰臣暨備宰輔知遇今

人遠離不勝拳〻之私願 陛下法 祖孝親講學
勤政清心寡欲惜財愛民日慎一日保終如始 上
俛慰諭目送之公既重傷嵋川公而兩歲間兩弟相
繼卒繼妣胡亦卒公艱〻苦寢悲感益集乙酉十月
方襻忽暴下不止數日而逝公居常恂〻如書生然
深略內蘊人莫能窺其際至擔大事決大議霆擊斧
斷〻不中窾隙若江陵公在位久恣胸臆自便公扶
持堅定意所必不可江陵公終不能奪之性嚴重寡
言笑與人斷〻不苟合然能以意氣傾人〻樂為用

公內行篤備在長安月一使人問嵋川公安否其喪
也憑棺一慟而仆而弟殁公已病猶強起經紀其喪
云
逸史劉氏曰公受事之始當江陵轅僨之日苛急之
後忽開以寬大苟少持其長厚已易於見德積怨嚴
法令之不便者與之更始矯盡初政之所為乃竟不
能終事而去一時或受和平之福而國柄卒亦不能
振矣

余有丁

余公鄞之小江里人生於嘉靖丁亥故名有丁字丙仲甫一歲傳記善問父母大奇之稍長日誦數千言文多宏縱試輒冠諸生名日益起家日益落而屢饑郝翁豪長者好奇節推遊縉紳間會所善周庚來守公郡翁書抵周庚此孤筆中有異才可以禮致者乎吾孫得師事之公方喪母家居周庚以公往是時翁年七十餘一見握手驩若平生益公居郝氏三歲郝竟資公遊太學以順天辛酉鄉舉上春官與　吳門申公婁江王公并及第授翰林院編修三公者後先相　明興以來及第者所未有也　公嘗代　勅草曰是惟　王言奈何私諛人未因以為利於是敝門者謹謝客而詞務簡重乙丑戊辰分校禮闈公務持父喪歸自邑山輒行嘗高敞地旁可樹松檟萬株存像生塋穹碑為神道者人莫之信也於是葬同槩函自緘同麓予以志思云第後四歲乃請告歸葬母畢宅穸之事郡中人遠近來觀咸嘖嘖嘆曰公固非大吉隆慶初充實錄纂修官又充　經筵講官辛未陞

國子司業壬申改洗馬兼修撰侍　神宗東宮會登極改左諭德兼侍讀加俸一級無何私疾欲歸當事者不可而公請益力遂以左庶子領南詞林得便道之家公雅有山水癖買山東湖中得古洞初扣之墜然已發之訏然浮石四垂乃疏峰披道分流抗岸亟樹其側感歸來之辭名其莊曰五柳樓曰舒嘯齋曰覺是臺曰矯首而總之為舒園有司勸駕強一之留京萬曆甲戌陞南國子祭酒令諸生以什伍相保連坐竟公去無犯令者而舊梓二十一史在久湮漫公手讐史漢及齊梁書重梓之以惠來學丙子僅移疾歸卧東湖日讀漆園書充然有得手疏之為若干卷藏於山戊寅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領詞林未至陞太常卿管國子祭酒事己卯陞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仍充　經筵講官庚辰改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尋改吏部明年解部事仍掌詹事府充會典副總裁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壬午六月也時江陵新故公與蒲坂吳門共事凡憸人擯政次第更始常夢之帝所手一戈逐巨璫以悍于帝於

是實貲巨璫之獄中外快之會浙兵大譟陵犯制府
度不可解明烽也而攫於市朝遣左司馬張胤佳以
節鉞往過公問計公曰是窮獸也且致死爭旦夕之
命奈何以徒手搏之張公遂問計安出公曰開河南
人徐景星者有機略嘗頒此軍今失職待事薊門張
公呼至揆而南景星身居其間亟諭以禍福諸軍故
信景星為縛首事者詣軍門謝梟九人於市浙兵乃
安是歲九月　皇子生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庚辰癸未皆典禮闈一時海內名士蒐錄
殆盡居一歲從　上定壽宮加少保改戶部他官如
故先是江陵既敗言者尚齮齕不已乃引科場命題
以搖　上心太宰楊公曰不可是欲於口語文字間
起大獄抑因覆奏語侵言者言者譁然詆楊公為阿
吳門疏請斥罷新安私心憤激以去就爭之二三大
臣亦多抗疏引去明言若非是獨公內直為　上調
劑之奏牘滿几日應接不暇居數日乃容疏言言官
可任孰與諸大臣今以一言官故而使諸大臣側足
求去非盛世事有如聽其去則臣愚亦有去耳　上

識大錄

意動於是遣二中使齎　手札詣申公及邸諭意而
意而太宰亦復位諸大臣始安公有力焉無何公病
咽逆飲食輒留不下是秋在告　上所遣存問診視
者相望于道會滇南大捷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進建
極殿蔭一子秘書令卧受固辭不許三疏乞骸骨又
不許竟卒長安邸第年五十八　上遣中使視喪內
出金幣疏布米鹽諸物賻之有司給葬具諭祭贈太
保謚文敏葬東湖之隱學山公素達生奉養甚備所
居一日必飭亭榭蒔花木以自娛善飲喜賓客客常
滿座非大故不廢絲竹每對客訖東湖之勝口津津
未嘗一日置也不設城府與人多可少怪言楸拔肺
腑相示遇事輒任長老言海上有金塘大榭諸山延
袤百餘里今為甌脫誠使人耕牧其中可資兵餉寬
內地公以屬有司有司慮擾民不可公曰本為利民
而顧擾之諸君謂不可則不可耳其心無適莫類此
逸史劉氏曰張書過鄞鄞人為張言鄞族甚巨散處
非一凡居撫山馬鞍東門者遍鄞邑而公為小江里
最貧落其封翁既出挑不能辦其身所自出公既貴

恩崇莫知所當祗承嘗喟然流涕可謂不忘本矣而
立朝時出時隱無戀位之情亦無建樹之志雖有來
湖之癖泳園之好放蕩不拘小節要不失古達者遺
意也

申時行

申公諱時行字瑤泉公大父東城公少育於外兄徐
翁所從其姓公及第後始奏復之公少敏悟過人所
覽輒能誦為一時偶儷之文絕出倫輩嘉靖辛酉舉
鄉試第三明年成進士廷試　上見公所對策詞札
兼美親擢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每朝謁罷念跋機所
錄出主者多闊略不更得因緣為姦乃甚考因革之
所當者列為定例癸亥以父東城公憂歸丁卯服除
明年分校禮闈己巳掌丈官誥勅庚午典試順天辛
未慶分校禮經所得士多從落卷中搜得之有徽林
進士官充充經筵日講官九月仍校武舉士亡何晉
宮諭充　世廟實錄副總裁　穆廟升遐詔誥纂長
諸撰著填委皆以屬公癸酉　上登極進宮庶直日
講自是勸講者六載指物譬事析毫解縷聞者朗然
又進止都猷　上每日屬之甲戌進宮詹少尹兼侍
讀學士視翰篆兼理清黃丙子進宮詹會典副總裁
丁丑同蒲州張公四維主會試八月晉禮右侍兼太
子賓客己卯改吏右侍戊寅晉吏左侍兼東閣大學士

參與機務公掄廈之地啓沃功多　上特峻擢之其
簡在非一日矣宗室宸涼等六百餘人以擅婚互訐
上坐文華殿猝召閣臣入公面奏舊制宗室年十五
請封請婚按臣覈實以聞禮部題給封號許成婚如
未覆請而婚者所生子女不得封定例也此六百餘
人皆應奪但封于嘉靖二十八年事在例前念其年
遠人衆惟　上恩之俾及於寬政幸甚　上深然之
是歲滿三品考晉禮書予蔭胄監庶辰俊主會試淮
揚災時撫臣有議開墾者公曰流移多則服田者少

而欲舍已成之田墾積荒之地必至驅見在之人而
流移矣且彼最苦者班軍班價班軍一歲番上而耗
伍二三班價一歲併征而扣粮八九衛所無莫丁而
多重役月粮無見支而有出辦不處此二者而欲民
無流亡不可得也漕撫乃具疏以請得各免四分之
一壬午江陵病卒蒲州代之語白粮芳之餘要在芟
刈公應曰肅殺之後必有陽春益一言而公之拘業
定矣會　皇長子生乃與蒲州盡取諸司所擬寬條
損益之如省頃奇綏征徭恤災荒酌卸傳平刑獄罷

工作一切以寬大行之而蠲新稅不蠲舊逋俾人霑
實惠而姦民不得濫免公之慮遠矣江陵雖逝其黨
伺隙思騁相與構釁劾罷陽城宰并及蒲州公慨然
曰吾尚可以默乎乃盡發馮保徐爵諸人與外廷表
裏為奸狀諸言者繼之　上命公擬旨下爵詔獄論
死安置馮保南京籍其家而趣蒲州出視事公乃佐
蒲州因人情而順流與之更始已代蒲州為政首以
疏請于是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諸人皆起謫籍為
中朝顯官而言者氣益張或說公曰人以言舉殯塗

也寗爾孰不以政府為射的耶公謝曰吾知崇桀言
路為盛世事遑卹其他求幾有魏允貞者以公子登
第為言公第請覆試而已不以一語侵之頃之且寘
之要挾朝士無不嘖嘖歸公之量矣江陵奉旨籍沒
求多者目厭公言居正自干憲典業無可言若老母
之衣食不時子孫之死亡相繼於罪人不孥之意不
無過當乃請　上寬之而復有因罪江陵議復遷府
者公不可謂江陵之破家遷庶之亡國皆其自取原
不相蒙且　皇考愍恐之大典不可變現藩現親之

大費不可開已毀之府第營繕不貲既發之親平奏
給靡組竟擬旨罷之是歲雲南獻俘 上加公少師
進中極殿廕子錦衣公力辭僅進一階改世廕為尚
寶丞自後柄地以軍功辭世廕者自公始也乙酉余
文敏下世公乃力薦王公錫爵王公家屏與共政時
論稱其得人是五月亢旱公引咎乞歸遂力請錄言
官減袍服停磁器蠲租稅慎刑獄數事 上嘉納為
下詔布袍蔬食步禱郊壇因切責監司守令不能愛
養小民上干天怒以至此一時大臣工皆有懼然自

新意寔公發之也先是 上幸兵仗局觀所造器械
因令內豎勝兵者肄習之或言先朝有內教場演武
者于是選內豎二千餘人略如三營法練之公上疏
切諫會部臣董基以諫謫公乃傳語大璫云此事屬
在內廷諸人環甲荷戈未明而進設有奸宄竊闖闥
入外廷不及聞宿衛不得入公等何以待之此莫大
之憂也諸大璫聞之色變以聞臣言力奏 上遂止
秋八月公奉命往視大峪山太僕李植疏言大峪非
吉壤謂公與故尚書徐學謨睚眥贊其成憾尚書陳

經邦異議欲敗其去公上一疏辨 上曰閣臣職在
佐理豈責以堪輿使耶乃傳旨視閣寄宮裁革議時
采御史柯挺言而大議遂定特賜公玉帶羅衣以旌
其勞焉 皇長子五齡而儲位未建公約同官於歲
首合疏以請 上以元子羸弱為解公復力言元子
五齡即未甚壯方 宣 孝兩廟寔已過期矣修講
讀之故事備朝賀之縟儀或不任或勞苦在宮中一
受冊在文華一受朝何勞之有 上報語意溫然絕
無它意而廷臣不勝過計廹欲得之給事中姜應麟

銓郎沈璟相繼有疏 上欲重譴公與同官再三救
解 上曰此輩疑朕立幼廢長欲置朕不善之地欲
次此處之中人傳示吾三不得已稍擬薄罰由此衆
議紛起 上寔不能堪而意亦遂迎矣二月陰霾四
起風雨失調 上傳示深詒有司去妨民之政圖消
弭之實公乃應詔陳言一曰催科急迫之害二曰徵
派加增之害三曰刑獄繁多之害四曰用度侈糜之
害而總歸之議論不一詔令不行欲議論之一題覆
不可不慎欲詔令之行查參不可不嚴 上覽疏稱

吾省再宗室越訴者殊乏公訴宗人許奏聞奉旨令
撫按啓王審勘虛實若不信親王而信一宗人其害
甚大蓋國之紀綱有四親王將宗儀將帥將士卒有
司將百姓提學將士員大小相維而天下治若不能
鈐束而人人競起亂之道也　上深然之公復具言
頃歲水旱異常宜勑撫按官督率司道有司暫緩催
徵設法賑濟飢民嘯聚擾攘者務申嚴保甲團集兵
快擒以正法且令借臨兩倉餘米以充賑濟支太僕
馬價四十萬以資糴本而又以四事責成撫按令月

識大錄

一奏報曰甲禾有無搶擄曰雨雪有無沾足曰人民
有無流亡曰盜賊有無寧戢一時有司凜凜奉令庶
幾而不害云一日公謂内事宜册立名指異議滋起
奈何乃既言　高皇帝有曰朕聞帝王之子居嫡長
者必正儲位諸子分茅胙土封以王爵此萬世所當
遵守者　成祖以永樂二年立　仁宗為皇太子即
封趙王　英宗以天順元年立　憲宗皇太子即封
德王崇王臣思　列聖傳家世守之法體　皇上愛
子均一之心竊謂　皇長子正位東宮　皇三子分封

大國一時並舉尤為盛事疏入不報公念　上輟講
日久上言　高皇帝經営艸昧備極勤勞而猶日與
儒臣講易書大學論語至洪武二十九年春秋七十
矣猶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　世宗經筵日講外
復講大學衍義蓋臨御四十年如一日也願　上以
二祖為法隨檢閱中故牘得　高皇帝御筆勑諭詩
文共七十六道裝潢呈覽因言望　上於語言文字
之中求　聖祖之精蘊于陟降昔存之頃法　聖祖
之愛勤　上忻然納之中人張鯨擯東廠勢潛蓄異

識大錄

謀言者交章劾之公與婁東計曰此禍本也謀令力
驅之帝揭再上置不問御史馬象乾以彈章見格疑
公爭庇之疏劾鯨並侵三輔臣　上怒置之理公言
象乾據事直言若重處之是臣既以失職仰負宸眷
又以拒諫累及言官何以自解　上溫諭僅從薄罰
而已戊己連歲凶荒公深以為憂上言兩都卒伍驕
悍近以月餉稍愆嘩譟羣起臣以為治竒節制嚴明
恩威並濟若康無可支米不堪食狀死不暇安能使
之無譁當亟勑南部科道查見在倉粮足支幾年倉

厥積未有無記㒲如有不足作何區處　上然之因
發帑金幾百萬特遣科臣往賑諭書一出人人歡若
更生所全活以億萬計庚寅元旦　上御毓德宮召
四輔入　上手示評事雒于仁疏怒其語戇欲重有
所行還公力為解釋天顏頓和即以冊立豫教請
上曰　皇長子倫序自定須其稍壯行之因命　皇
長子出見公賀曰　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不凡此
國家無疆之福也時以劾增鯨若衆命公擬諭之公
疏鯨于前一一責數詞嚴意正閣者悚服明日公遂

上疏曰　皇長子倫序已定今　皇上內斷于心外
廷未知也臣等雖承面命海內未知也惟亟下明詔
使天下知　皇上篤于愛子不出臣下之仰贊而出
于淵衷　皇上重于升儲不由外廷之陳請而由于
特詔何盛如之　上不即允嗣後公或合疏或特謁
皆未報公又特疏曰當今國家第一大事無如立冊
元子而臣等第一職業無如建儲　祖宗家法儲位
未有不歸元子者祖法不可違冊立不可遲緩一
也臣等先年奉旨云立儲以長幼為序　上後屢屢

言之今年元旦　上手挈元子令臣等諦視親諭臣
等長幼之序言猶在耳　皇上豈肯失信于天下失
信于臣等二也道路訛傳謂　皇貴妃獨蒙眷注屬
意所生中外臣民頗多後議獨臣等不信以為元旦
親奉玉音謂　皇貴妃每勸冊立安得此不根之言
乃今國泰之疏既上而不報已票而不行外間疑議
以為　皇貴妃姑令國泰塞責　皇上姑為　皇貴
妃解紛使疑在宮闈釁在社稷何以杜百萬軍民之
口副四海九州之心三也臣等謂　祖宗一定之家

法決不可不遵　皇上已出之綸音決不可不信
皇貴妃未白之心事決不可不明惟立決大計早釋
羣疑幸甚　上覽奏報可仍令內侍傳示閣臣俟旨
行是秋套虜火落赤鈔掠洮河熟番入據莽剌川數
出鹵掠邊將有戰死者廷議紛紛有罷款決戰之議
公謂禦戎如用藥隨病製方不能執一今一二小酋
間有猖獗而大酋全部尚在羈縻勢不得不撫其或
陽順而陰逆暫去而復來或獻罪酋或送人畜又
不得不酌于戰與撫之間今不問是何部落有無順

逆翫欲驅久不習戰之兵禦方張致死之虜非完計
也立請廷推薊尚書洛暨梁雲龍萬世德經略之移
檄切責順義趣其東歸撦火酋之罪勒兵出勦郎是
芬剌川絶無虜跡而它酋與火落赤相表裏者亦烏
歆歆是時言邊事者率未中窾公極口辯駁不無相
抵牾遂交章以攻公公疏辨者六辭職者五且請盡
下諸彈章以憑覆按　上手詔慰留遣官宣諭者絡
繹不絶忌者意必趣公以去公具疏申明邊計纚纚
餘萬言且請九卿會議陸公光祖等覆奏具如公指

衆譁乃稍定衆朝訓錄成進　上特晉公一階秩太
師給誥歲加禄百石先是經略捷報西師解戢火酋
遠遁衆翕奉約束悉如公筭　上欲昜公功以勸叙
有待故因訓錄之進先借以旹公丶謂眾功橐不敢
與而校對叅屬徵旹凡三辭不允乃与辭晉秩而僅
升銀幣禄米之賜云公會以一品三考特具疏乞陳
上不允勅吏部照例晉太傅給誥文伯爵俸賜勅獎
勵仍宴禮部廕子尚寶丞別以銀幣寶鈔珍饌法酒
佐之公拜別賜而疏辭禄秩詞極苦切　上憫辭備

秩賜宴獎勅仍如旨加賜銀二百兩青紅紵衣各一
襲綵段四表裏且命勿辭公強起拜受而南御史李
用中主事湯顯祖僉事李琯復連疏攻公　上處分
言者而降旨宣諭慰藉諄切然公歸志已決先後凡
二十七疏　上至親撰勅留之有云伊尹在山野不
忘君民今乃欲舍朕而去卿心何安且命冢宰率九
卿趣公出公不得已以覓假請而攻者復不已時新
安許公言冊儲事以去就爭語過激　上意不懌先
具歸公為客具揭以請不報公乃請與同罷掛冠者

上知不可挽乃命給驛遣官護送仍加賜銀鈔紵衣
綵段以寵其行公歸之三年　皇長子出閣講學至
辛丑升儲禮成公聞之喜曰老臣一念酬矣特為表
賀　上念公調護功賜上尊肥羜及銀幣遣廷評賫
琮存于家曰冊立朕志先定但因阻激故從延緩知
卿忠言至計向贊于懷今元子已冊立為　皇太子
冠婚並舉念卿家居系心良切特諭知之後以　皇
孫葟慶再荷存問比歲公年八十當軸援峯亭例以
請　上特褒公盛德勳勞遣行人以銀幣羊酒狀予

家公聞之望闕遙叩者三勅使及門而公逝矣年八十使者以聞賜祭葬贈太師謚文定所著有綸扉奏草四卷綸扉簡草四卷綸扉簡牘十卷賜閒堂集四十卷公居恒孝友篤摯事繼母黄太夫人與所生等至老不衰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少賤亦與均禮氣色穆然喜愠不見朝堂以疑事質者皆呈片言衷之語簡而當無不心折以去天下名士多所薦進顧不令其人知之晚節異議者蠭起交結構扇千岐萬轍以求必勝旁觀者為之不平公處之恬如也為政援據典制斟酌物情從容應之曲中條理一時諸臣惕於無所隱而快於得自盡當時宮常無改海內清晏皆其力也

逸史劉氏曰韓退之有言宰相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凡所謀議啓沃若不足道也公在揆地十五年當是時明良相遺文恬武熙繼旱潦不常夷狄時聳而旋就底定天下號為治安且定策建儲厥績尤大即浮言蠭興屢之恬然不敢辨白以傷　君父之仁及　手詔存問追論策立之功播告

天下寵及子孫異論始一語曰為臣不易豈不信哉

李遂

李遂字邦良南昌豐城人少莊默端愨遊聞東廓之學舉嘉靖五年進士授行人朝參之外閉戶讀書究心當世凡所與遊盡一時賢傑由司正轉刑部郎中上立東宮赦天下部院例具赦條先是廷臣坐大禮大獄論戍甚衆皆莫敢請遂曰赦孰急此以告尚書聶賢賢曰君言是也　上意難測恐滋怒耳遂曰忠無事曾耳有會矣可揣送　上意賢怒遂度不可挽復極陳及盧惠法說都御史王廷相激以大義廷相覺然從之得旨切責而已改祠祭郎中為　上整正祀典所諮問禮官皆具至尚書夏言以為遂遂而損古今無非稱旨　上問廟議大學士張孚敬從讚宮之奏廣遂道在朝擬朝階屬草進孚敬欺服率用所議南京太廟災有旨條具告慰修省諸儀言曰太廟在南京虛位不祭告足矣遂曰古者新宮災三日哭南京祖廟根本地也不行修省姑遣祭告欲以慰解上心恐非遇災而懼之意言不能奪廢寢議議上下詔令四品以上自陳科道等官極言時政闕失與論快之始言善遂既數見遂據經執靜固衛之給事中曾忭適以駁論忤言言謂遂與忭善意遂主之未有以發也會同官王慎中外補遂與諸僚餞之郊言劾遂託故不參公座因指其下日會友講學交結朋黨廢亂是非下詔獄廷鞫謫湖州府同知稍遷南刑部員外郎尋轉南禮部郎中出知衢州府遂在衢一用風化為治服則招友講學如為郎時處州飢流民以採礦為名糾集入境大肆擄劫遂取保甲中驍健者各一人委縣佐督領之計定方略擒斬賊徒自與推官李文進輕騎直通礦山駐宿賊巢中夜焚寨去時遂隨從不滿百人而已火起其下皆哭遂出遂堅卧曰賊不意吾來將謂大兵合矣此燒寨走也已果然文進曰盍追之遂曰此皆飢民不為患吾足矣遣兵彌送出境閉礦而還無何　章聖皇后梓宮南祔風傳　上意欲避長江取道常山諸司檄衢具舟輿通道括時脩上供遂承檄晏然具著上官策梓宮必不由浙者三諸司祇遂書於地督促如星火遂確守前議不變已梓宮果道長江浙中諸郡驛騷然惟衢獨諸

乃大叛遂郡廳有蔡塚相傳為郭璞墓公之不利于
守遂曰郡廳也而氣聚在其下郡且景純不欲于此
葬之得石刻二乃唐刺史李邱所樹者又周王廟多
靈應郡民率走祈福遂訪問知神為恭子也易廟額
曰周恭子祠而表祀宋趙鼎范仲淹魏杞翁蒙為四賢
祠以屬民望一日有山谷民造廷者數輩泣且歎曰
謂使君來長矣而尚未也遂問父老何訴皆曰自使
君下車出閭無擾蒙禎改竹民輩已老見守衙未有
如使君民輩特來望顏色是時王慎中稍遷至河南

參政兵過遂治遂迎謂曰子雖也不如我折衝禦猾
史傳再予兵餘曾孝遂治行第一陞蘇松兵備副使
以母艱歸起復山東副使累陞右布政使適江浙盜
充斥朝論以遂風力素著詔不次擢用陞右僉都御
史提督操江遂募健勇修戰艦講陣法剏烏號連弩
各數百其軍政井然尋召赴闕為僉都御史專督薊
州上谷餉出未至京謝恩惟用新衛請符驗閱防日
聞者久而後至然為民家居與鄒守益蔣豹魏良衡
錢德洪王畿羅洪先輩會聚講學而縉紳中言濟世

才者必推遂倭起東南用兵日久將至數易嘉靖三
十四年勅下南京部院科道博選安攘才略合詞薦
遂明年春倭轉掠鳳泗淮揚陵寢震驚糧運阻梗朝
議以淮揚咽喉地宜專設軍門設軍門非用遂不可
遂起復故官提督軍務兼巡撫鳳陽等處于時淮揚
間三罹倭兵復值水災而大工採辦拿匏協濟急外
重科率為民困遂至軍單餉太戶裁千家減排門御
兵歲省民財萬計以次經畫戰守諸路視地要害奏
害奏設副總兵參將守備若干員城天長儀真寶應

諸縣造戰艦數百艘合練馬部水兵賊再至不敢犯
居一年諜報有賊三艘登劫遂方閱武狼山即麾兵
力戰摧其前鋒復計賊且大至若從海門來道如皋
至鎮地即主客倒置根本搖矣馳騎一晝夜赴泰州
而賊眾縱至悉焚舟登陸遂下諸將戒兵雖驍健皆
新募未嘗見大敵但堅壁待之復躬諸將曰賊越如
皋則必合合則道有三自泰州逼天長鳳泗陵寢在
焉道最要由黃橋過宜儀以搖南都而梗漕運次之
若從富安而東趨至廟灣則賊絕地也乃以海防副

使劉景韶游擊以陸守黄橋諸路身當泰州衝時賊衆盈萬總兵鄧成故稱名將一戰敗衂將士氣奪遂擐甲誓死將士感憤激烈于是皆稍稍勝賊遣東南風急我兵不便迎擊遂齊沐爾禱頃刻風回縱火斫營斬首一人賊拄阻遂從富安沿海堤東掠遂書曰此吾葬地時也今景韶陸尾其後盡逼之令益前夜則稍遠之期致賊廟灣而其時他賊復息攻丁堰兩岸二路以牽我兵遂分遣偏裨授以策畫悉滅之身提兵夜從間道疾走淮安是時賊計遂方西禦謂

淮無倫至淮安之馬邏且遂已陴于姚家蕩賊大驚提萬卑盡銳斷我師遂横截賊陣令諸營並出搏之賊大敗斬首千餘級殘孽果奔廟灣為巢殊堅遂按竹指示其營牌積土平塹奪其險撤其傍近屋縱連砲畬休擊之賊窘遂殲絶之方休士計功罷道盱胎兵而崇明三沙賊復犯揚州之七星港一時上下惶惧遂召將士激諭之誘入舊塲戰地飭諸路兵與戰敗之賊奔仲莊縱奔焫劉家莊白家駒追及連敗之賊海西北來又敗之乃奔唐家漴遂分遣兵與

故盱眙鄉兵復合擊之無脫者時人有他賊數百出沒海滸遂計賊雖寡然將士疲苦矣擬言曰賊自閩中滿載歸以北風鼓而泊岸非為寇者置之亦無害將士動于利不告潜往獲其島去益滸山者以歸盖剠夏及秋前後八提斬賊四千七百有奇諸燼溺無算還南京兵部侍郎裕書張鏊以倭警故議選練營軍益以四方驍健名曰振武營新軍故事南京軍月糧有妻子者給一石無妻子者十減四春秋二仲月石折銀五錢及馬坤為南户部尚書奏減為四錢

諸軍始怨而猶儲侍郎黄懋官者綜覈過當奏停補役軍丁妻粮諸軍益不堪時坤已被劾蔡克廉代之病不視事比歲大侵米踊貴諸軍求復五錢舊額懋官不輒許且数虐之會給軍復後期諸軍鼓譟圍懋官第懋官踰垣避之顛不能興諸軍就撲殺之懸屍于市痛加殘辱大呼脅鏊鏊輛張無計遂聽变急奔馬而竹騶呵如平日軍中指曰此平倭李公乾前紛訴遂曰諸軍誠怨懟黄侍郎不有朝廷耶可奈何皆愕無以應徐叩首曰惟公活我遂曰馬首是從乃諸

鏊大會群僚揚言曰今日之事逆肸自見皆諸公諭
垣懿不潤諸軍諸軍軍不當殘虜之耳即奏聞不浮
稱諸軍亂也諸軍聞言皆稍退遂之酣酗後入挺月
而蹤遂兵前叱之曰我爲汝多求謀尚自絕耶江
北數千倭吾一人者滅之堂堂天朝豈無人處若輩
皆曰非敢犯公也求賞而已逆曰若輩行何等事欲
希賞耶波爽糧月糧則可耳必索賞即殺我因處置
散道之事聞　上疑部臣不能安輯諸軍悉行譴逐
下輕首捕首惡而已然奏報尚未至南中諸軍入衆
自疑訛言沈營陰相約出命入海逆與鏊謀曰昔元
魏時禁軍攻統軍張彝之宅朝廷置不問爲欲遂散
家財結客因以啟飛揚跋扈之心今雖從宜撫處首
惡未誅衆情悄悄如必俟奏報處分明旨朝臨兵情
夕變矣因稱疾杜門密召軍候入臥寢諭之皆感激
傾自効于是參伍訪報浮首惡二十六人遂自馳書
內閣本兵請丞以聞既發書乃告鏊鏊亦與逆協謀
先期給事家小帖以款散軍心而繕爲榜文捕魁則
已景兄而捕景寅而收恭張榜慰諭諸軍帳然兵部

以逆肸言聞　上上復用魁比坐首惡三人而已而
令鏊致仕鏊去南都人謂當兵宜能代鏊非逆莫可
會鏊奪入犯御札門逐名召爲兵部右侍郎協理京
營戎政改戶部尚書江東代鏊諸軍見稱亂之日當
事之入故　上譴責已輩獨較比燕驕恣任性射天
部門或毆罵官長白晝殺人恬不爲怪刑科左給事
中魏元吉論東苑事以來威令不振官軍相訟官率
見詘下屬操演有賞無罰致諸軍愈肆今倭寇少息
請散隸諸軍各衛解散其兇黨又必得彈壓之人則
更張難驟可保無虞因薦蘇松副總兵劉顯足任
上切責東姑息陞顯爲署都督僉事節制諸軍而未
幾池河兵再變矣池河營者故在江北營三千人皆
南京衛軍餘每歲春秋分番操守計在營凡四月月
給糧三斗後以撙費不給人給幫丁一名助銀六錢
相沿二十餘年矣時英武衛千戶　欽謂幫丁非制
請于兵部革之衆軍怨懸欽旗竿東關遣人撫諭許
幫丁如故乃浮釋科道官上其事因劾東宜罷且請
擇素有威略者星馳代任意蓋指逆　上既治諸首

京軍八營別調東陝遂南京兵部尚書兵科議留營再變非重邊事權不可奉旨撰勅如請而嚴世蕃刪毀之邊與權矣乃畫勅秘之不復聞讀第錄兵部疏援文以甸北諸司大集官兵誓誡之曰汝輩取死多矣　上寬仁不即誅不感悔更慾惡今日朝廷特劫戒未足女輩向背生死之机也自今以後既往之罪一切不究俱姑息之政一切不行矣敢有違犯輕則以軍法從事重且奏聞誅斬遂風神峻整詞義凜然諸軍莫不欽服乃選驍健者四百人置左右為標兵狙詐傑悍悉在肘腋而一二究渠自知罪重恐終不免會有妖人繡頭奏說妖法營兵王演為元帥因而率衆禮拜復倡洗營訛言倜誘遂各復繡頭分捕究究仍語諸軍繡頭不能近知己身係亡妖矣可知衆心回向遂更斟酌營規申嚴什伍互書其名籍不說削方懸腰其法一如在漢揭時而特重脫散交衆噪呼援濟之禁令其自相鈐束覺舉時謂振武營軍士不靖數倡亂當除罷遂奏請淺軍士皆以振武營軍士充之營軍有缺亡者勿復補募以漸次消除之亡

識大錄

何乞休家居卒贈太子少保諡襄敏亮為人奇偉博大有氣節嗜學篤至善于為文尤長奏章居顯之稱其能發——難頭之情為一時獨步子栻材皆舉進士栻仕至參政材仕至僉都御史以講學名

熊桴

熊桴字元乘湖廣武昌人舉嘉靖庚戌進士知太倉
州勸農興學禁吏民為奸郡大治癸丑島夷入寇薄
太倉城時承平日久城中無備操江都御史蔡克廉
適行部太倉見寇至輒脫去而桴城守甚以厄攻五
日夜不克而解御史劾桴不能斬敵當論罷太倉父
老走闕下上書訟冤桴得無罷克辨事官留守太倉
明年寇復至桴以舟師逆擊斬首數百以功陞蘇州
同知擢河南按察僉事兵備蘇松島寇橫徙泛淮間
桴會河朔荊楚官軍逆擊大破之金山軍亂松江閉
門拒之桴下令開城門檄軍還衛圍乃解遣通判往
餉亂軍執之桴單車走金山台諸將吏皆之誅其首
惡事遂平在吳十二年從將吏誅賊大小三十餘戰
斬首一千四百有奇建崇明福山川沙柘林吳松江
五城開楊林尾浦虹江白茆四渠增補田賦二十二
百有奇陞雲南參政會女官素儀為亂幕府不能擒
服、桴以冠帶予之令撫郡素儀遂降尋遷陝西按察
使左遷山東參政會通河決鑿渠築堤堰集三河水

識大録　熊桴

于害以功進秩二品轉浙江右布政海寇曾一本叛
擢僉都御史巡撫廣東馳至南椎一本解圍去因條
上平寇四策乞餉金五萬皆得請撤備士民戍守令
勿擾行保甲團練法造戰艦百有六十發千金賑貸
罷火通魚塩課區畫周悉乃興師平嶺西新會藤洞
諸賊斬首二千九百尋擊一本於潮海大破之移檄
安南夷備境上勿令一本南一本分據馬耳澳牛田
洋桴檄閩兵圍之斬首三百餘級一本誘日本裨王
丘古所冠惠州城賜把總周雲翔殺參將耿宗元攻
城急桴縱火擊之雲翔敗走因行反間史得雲翔等
誅之獲丘古所識其黨斬首千三百餘級一本驕粤
中議且勿擊桴覘督諸將進攻斬首萧三千焚溺三
萬許一本伏誅桴亦卒于軍　上以平寇功進副都
御史贈兵部侍郎

周滿

周滿字謙之號㣲庵子四川廣漢人舉嘉靖壬辰進士除南戶部主事歷郎中擢雲南知府郡近滇海厥地卑下爲群水所匯瀦水之口隘甚沙泥易淤而行水無道衝蹕漫浸瀕海腴田歲收不敷千鍾公私俱病往撫滇者嘗議濬之後止濬之後止濬于河流五山橫泥以通海口行之已久至是撫臣以監濬武升爲奸利觀龍之先後徵藩臬郡守臨視咸順風旨自是海口益淤如岸居民蕩析四盡蒙奉滿甫入境民遮道訴之滿遂力白監濬轉關於臺比承檄往視撫臣諭以惎濬之意甚懽滿佯應諾既循阡遵𢯱果如民訴喟然曰是可畏上填而貽民數數乎今惟省役貴易有佐督之事易成耳因條濬海口之利與不濬之害畫圖述策以上撫臣初謂其異己也甚怒已咨訪輿論乃知其惎濬爲厲始檄府佐濬治如議於是洪積漸除瀕海歲大有獲公私供需咸資以饒逾年遭母憂去起復補知肇昌力行教化遂學官弟子經學道義有師法者列之便座口授經書訓以性命人倫之要又爲條教使歸教其鄉里務踵藍田鄉約之美尤注意於孝子貞婦鰥嫠其獨貧介之脩里衆戶婣睦民閑世安獨居養母母沒廬墓三年恥從人句貸年三十餘未能娶滿聞之捐俸資爲之置室娶人陳爵死無葬具母妻靡依滿醵金歛之復推其母妻計日給廩著爲則閭貧而不能葬其親者輒力爲處分以襄其事不使暴骨淺壞又訪遐村孤煢浮數十人時其寒燠周以粟布病予醫藥間有獻饋肥鮮不入私邸分以須之窮治豪滑白徒惡實之法驅屬吏寬平有威不忍撓其巾衣朴之然嘗洞其陰伏受取雖一錢以上無能匿吏敉過因暇孽賊趙廷學糾衆七命剽掠鄉邑滿方圖殲之會群盜窃趙肇之北匿小城旅舖中僞言歆易弓矢選卒報滿密遣壯士躡而圍之別添兵扼其歸路比明俱就縛郡人尚酣臥不知也治郡甫二年擢廣西按察司副使兵備府江道去後閔孝子生子名之曰周父以誌世感舉人思慕不已立石紀其遺愛廣右多山而府江嚴谷昧洞猺遂易爲盜藪猺獞玉巖盤穴其地者十之八九賦

民之民不及一二山南三洞賊尤雄猾常伏菁蒲中候官民船竊劫之當轄或不免焉平樂李進邦陽朔陸公眉富川劉茍勝皆崛起賊也公翁最為桀黠外糾兩賊內結三峒動率千數人至出橫劫官庫城獄多所殺劉又倚險為巢閩帥兵憲先後雕剿之俱不獲一兵而還閩帥伏莘公肴愈肆猖獗二十餘年勝民患殺當事者覓莫為計滿始至平樂念殄寇必先養兵養兵須同甘苦遂減膳省從開誠布公日閱其兵而練之閱五月而兵可用遍乎樂守以撫進邦漫殺之故來白請兵道撫之始從滿以遣人齎花幣與守供撫而陰勒所部兵夜掩其巢斬進邦首縱火焚寨而還復詗茍勝嘗奪縣民美女專寵之乃縶女父譙其婚賊之罪而貰之使致茍勝至則察以報及期茍勝夜果挾婦至父家勒兵擒之遂其女於父公肴始惧請撫滿度公肴不可赗勒庶得其甥增在陽朔覘我動靜乃誘而縶之謂曰若能捽至公肴不惟貸若死且大賚若增頓首願自效滿遂賞之百金厚結之令千戶朱臣授以秘計是日東下梧州示遠出以

識大錄

弛其備而令增治具山寺邀公肴飲公眉素善笠以笠山不往月餘漫令增申請笠又不吉增恚曰山寺之遊易志也今柰何邀之不行豈將疑我及唾乎翔寺平曠不可設伏而兵道又久下梧何疑為翁今不往請從此絕公眉重違其意厚甲重鎧率精騎來會滿陽遣衆直搗其巢潛伏精兵於徑以俟之日暮酒酣增佯報曰官兵至矣勇往徑往可及救也公肴倉皇前走逆伏卒前梟其首殺從賊四百人餘皆糜而辟易摇徵鼓慄不敢近陽朔人見公眉頭擲掌曰二十年禍魁全除矣方上功督父訃至慟哭哉隕睛時即徒跣就道平樂司理偕僚屬力勸遲之泣曰父子天性爵名外物父歿吾何望生乎誠不忍停半餉也遂行司理為檢其行李止兩木篋貯衣數襲俸緡五銖而已相與驚其廉潔不覺感泣送為市車追至桂林按之侍郎張岳聞而嘆曰昔軒尚書考按察使滿僅二竹箱比聞外訃次日遂行識者謂為純孝今何如周副使之行不停晡也庚辰服闋起為山東副使領屯田水利尋以才簡命清係薊宣大山西五鎮邊

儲搢𥳑詳明論劾總戎都司以下侵隱諸罪事竣因
詢訪邊鎮形勢偸墮浮失及將校勇怯士馬強弱敎
酌與論退則識之由是總知邊事嘗以募兵不如養
兵擬邊不如合戰乃上疏言畿甸所病患在民兵夫
民兵者計號集天下材武為破虜先鋒也時勢旣殊
邊塞少安宜思長慮以善後圖臣嘗細詢將領諮問
邊人及体察諸民兵知圻內民兵可用而山東河南
山西次之若南畿招募者非可用也又惟圻內之兵
可以雖三省亦不可久也倘則圻內素多武勇驕射

識大錄

之上平居往往有恃之以作禍者往歲一呼此輩雲
集捴練本土不以為勞調戍薊州不以為遠風土相
宜音問相及恒有激烈求試之志故為可用山東頗
手藏調宜大其人粗悍猛厲不難就死河壯義士忠
勇素稱山西近邊之民身親戰陣但邊材有方未可
柴肌故稍為可用以若南畿者脱粟之飯不能下咽
沙礦之場不能張目一馬衆装重至百斤一行擲血
趍不百里况望其能摧鋒破敵敢勇立功者乎初駐
畿內行粮所支不下十萬經戍薊州犒賞又復不貲

益無尺寸而損至尊丈故曰不可用也圻內地近京
師惟恐武備不感性平隸丁朋合所浮皆非奇士一
旦樂民兵之名知非世繼又稱勇健挺身應者大半
豪傑輩也雖少仰給於官而官亦得其實用又其應
募以來商賈去業工匠棄藝冀定官給之疑身無以
後之擾一旦舍之不惟必有怨思而閑身利器遊手
惟心且有竊發之患故為可以山東錯手素擅礦冶
之利河北義士甫雄急難之風山西諸邊民多獷悍
勇於公閑習於挽彊為統之以有制之將示之以知

識大錄

方之教尤能委身向敵緩急可須至於東兗之驕點
河南之純靡汾蒲之懦惰皆閭里細民耒耜下戶一
人在戍田地荒蕪一時後身差税全負未歲之來供
給優厚尚且內顧自疑以往所給大減若柴微之進
士立作哭故曰不可久也又况各省民兵以係戶雇
役以點戶供丁所費不貲民已重困耳目所睹記民
已大半逃匿矣不及今為之議省後將何支臣愚為
今之計既增國成又順民傾小省行粮大减畿甸之
法無如留圻內一營民兵平居操練遇秋應援其山

東河南山西者則免其二千役其三千使相幇貼以佚後廢一以蘇徭戶之困一以精武士之選至於南徵勢須罷但解支費以給北戍是以西省給一軍西人併一騎也以壯為衆以飽為逸計莫便於此上是其言下所司行之明年陞山西叅政駐節雲武是時俺答大舉入寇薄犯渾源將闕棠荊窺京師我師防禦甚急滿撥兵數個䕶不假寐簡閱將卒易置戍守出大水口駐陽方以遏虜衝撫臣議欲撤倫合兵內地與虜決戰滿諍曰景叅樂而增守內垣非計也況虜孫未可必勝乃巡和民八角諸城堡中筋將領濬修池隍日校武士部勒行陣擇其梟俊者為小校其有能憤團陷陣引射命中衆至能騎危墻立衝突邪動者為材勇賞不移時否則撻戮隨之士皆鼓勇思效七月虜犯紫荊滿度其兵可用搏戰廣昌斬首九十餘級虜乃引去甲寅轉雲南按察使雲南習俗仍我僰惟雲理臨安近華土產珍貝危盈守令多懟逵惕居懷日暮途窮之計頗浮沉乾沒恩滿素而去滿惆具遁習成風文廠揭禍文謠為害然戢右澄

清乃捡墨行並首屬為民所攻訐者叅鞠如法解綬而適者殺人武吏亦莫不震怵因敢狭民他如孟艮孟定雖在荒服之外視若內境令行禁止滇民望辯懸堪擒識滿為守時風采愈益藏之乙卯轉陝西右布政使屬歲大侵冬地太震崩山頹陵民屋裂陷水泉飛湧水蓋大出十里仁—墟存者驚於訛言奔走蹂躪不遑之群衆時稱亂守令以下倉皇避匿滿單車徧視緝不逞魁桀數人械之須臾乱定乃請於行臺發帑貯廣賑恤蔽儆巡邏戢徵役以舒時艱大清繫囚以蘇淹獄修頹城敗庫藉工作以萬救荒停公宴棣會省繁費以助介賑撫按報如所議於是遣庶吏四出問遺鄉縣父老執獨傳諭庶民安堵就業其他恤勞匪須思艱圖易之文、不可勝紀拮据五閱月勞瘁成疾逾年地猶震民間知滿病瘵殷勤無復驚訛也丙辰轉山西左布政使明年朝議虞鎮綰廣闕為一都會舊撫新民叛服不常必得才望重臣皆撫之乃拜滿副都御史巡撫河處提督軍務時吝國賊李文彪類清規寺越境劫掠大人廬舍勢張甚滿甫至

旗下令兵倫慈臣振軍威復圍採芋貢闈練登場校禁非浮循習虛貌文懸購賊首僂侍材官破格賚予不局常條文彪等聞之懼而稍戢屬大埔上抗賊王子文梁能等分陣蟻進圍掠會昌瑞金城堡滿遊將傑之射殺其魁梁能捐子文敗宵遁潛突寧化圍其城為縣令所敗遁入廣昌子文恥會昌之挫集黨千人自號飛天大總帥突至麻洲奪船順流而下聲言借徑往劫興吉會呂謀報捷至吉廬豊泰安泉等處聞之戒嚴城閉二旬滿乃甫龕安民遣指揮董珖張故余總等將兵擊賊諭令設伏掩襲利則動否則止勿以窮寇而遽擊之致總兵至田材賊望見官兵退息乃使數人詭為村民報賊已過子文率其徒各執鋒械竊伏空舍以三百人張白旗遮出山後致總不知也奮與賊格戰猶利賊伏突起珖錯愕奔潰墜馬被執千戶孟息死之滿浮牒澀逐贛雩會興鄉兵命其縣令分頭夾勦賊知梁口有倫奔至興國焚劫鍾氏屯攻三日故等領精騎大縱乘夜掩擊賊潰而竄至雩都佛嶺文為各地土兵所掩狼狽以遁滿聞賊

識大錄

退計州之歸路復檄兵憲詞石信長河土卒協官兵會勦迫奔搗巢俘馘殆盡滿以虔寇浦出無時兵壯素疲骯之技衛弁雖衆大半乳豎庸闒緩急難倚濬司又多員缺一人嘗攝守數道或視嶺北漳南兩以多故悼往乃疏請於所轄嶺北嶺東漳南嶺南四道專設分守以參政或參議任之請復如成化中例仍設參將於會昌節轄四省廷議是之皆得請士何以疾乞休致任數年卒滿為人忱恂愷悌好學篤行並仕戶皆獲受業于高陵呂柟總聞躬行之說專以四教三省為存主務日有可見之業自部郎以至大吏恒默識其意淵淨雜施為安播與其政事之發迎恐遠求稱日食月蝕之入否為內盟錄一快出入袖以考鏡畫尺寸不敢失與人處洞見肺腑悛悛然若寒士所至奬訓屬吏以公廉相砥礪以至誠多所興起間有負之者罰亦必行然終無叱咤相加其有能懲前愆而自新者輒為放拭洒過由是下吏咸思飭勵以報故動嬰事變克樹聲績天資穎敏才識越人為文神理沖淡而生色乎自然之質詩亦清婉具本古

識大錄

人而有幽曠之趣所存受菴集凡六百餘卷

識大錄

陳洪濛

陳洪濛字元卿號抑菴浙江臨安人年十五娶奇疾夕夢與王守仁視師功成退耕江介遂然甚適自是朗悟絶倫庚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歷轉員外郎郎中出知彰德郡為趙藩封域宗室恣撗洪濛一繩以法鄭王好文學讌四蔵以規時政庶人佑榰故與王惡聞而中之　上怒甚遣親信大臣訊訊洪濛為白其狀衆皆危之洪濛曰吾守三尺耳素何令　上有蔽譲聞戕首內名獄上止錮王終身將軍學燐溢刧人斷姦人女攸洪濛擒殄其黨宗人敦逃陞九江兵備副使勦戸遁留弗得肖其像祠為九江故多盜賊屢傷官軍洪濛乃嚴飭諸職曹跡賊所在必窮剔毋縱數年之間長江晏如而又以其間補伍清屯練兵增堞潯陽遂稱雄鎮遷山西左參政為伊王恣橫不道　朝廷遣使驗問不服乃廣賂求援　上更遣理官覆按理官頗得洪濛與俱　上曰是嘗按鄭藩者耶凡之洪濛聞命即乘遽往盡得王諸不法事辭具服圖除幽之鳳陽洪濛兩平宗正事皆

當官而以晉藩按洛左英數云已何爛湖廣按察使
楚故劉泉而洪濛以燈明滋之庭無留獄前是二令
被逮洪濛一訊即伏乃斥其墨敗者覓其中徵文者
比還去覓令以數百金餽諸途洪濛大怒曰吾豈以
金故緩若邪若柰何不自礪而以私餽我令慙赧而
去壬戌春陞四川右布政踰年轉左時三殿興工蜀
困采木之役洪濛一意拊循民稍蘇息乙丑拜副都
御史巡撫貴州兼督湖北川東軍務時貴竹長官多
侵民而民豪者亦逼苗洪濛檄還民地而時因事剪

識大錄

除諸豪以絕他釁施州苗黃中叛援雲萬寺縣前撫
臣奉詔勦之不洪濛檄川東諸道兵進討賊入深箐
陵高阻隘發礧石傳毒矢以拒我師洪濛乃募敢士
夜從間道上先殺其為机以發石者直擣賊砦諸軍
繼進皆呼擊之聲震天地擒斬千計破洞寨百餘賊
勢窘因投湖北軍降大盜楊珂為蜀楚粵患歲久怨
職洪濛計曰吾不發滅此是遺不可為之疾於腹心
也乃授策諸將悉殲之餘衆皆潰亡何遘疾乞骸再
疏得請未即途忽鎮遠邛水諸苗叛復亟誓師往討

識大錄

平之丁卯得代歸朝廷以前軍功最大賜白金文綺
若三抵家於堂旁葺一室扁曰補思懸父母像其中
拜奠如生撫姊姪如己子養寡姊如母尤惓惓以鼎
分為念其親族貧士所資以舉婚喪者應之不怠所
著有五經辯略性理纂要諸子粹言及奏議講義文
評詩稿行於世

吳百朋

吳百朋字惟錫號堯山浙江義烏人舉嘉靖丁未進士授永豐令徵拜監察御史按淮揚平遇倭亂被甲嬰城籌兵食董戰守賊不戢還初倭薄東門外撫臣下令軍中有開城門者斬民襁負號呼西門外百朋曰郭外非吾民也邪而以與虜迎開門內之全活甚衆每按部輒諦治不法然其持議不苛人咸畏而愛之凡載考績擢大理丞轉右少卿陞僉都御史撫治鄖陽尋以虔中多事改督南贛軍務當是時內迫山溪外苦島夷羽檄旁午百朋奉簡書馳至會倭寇浙陽遂與兩廣都憲督諸道兵四面擊之擒首虜無筭已復敗倭於烏石連戰洑水神山賊兵皆又敗之於海豐初賊首楊一戕殺長吏勢張甚而蘇阿普賴忠潭芋休山阻險流毒四郡百朋懸賞格陽為招撫而陰督大軍張左右翼擊之遂平洪田丹破杏寮又移師擊藍松山程鄉擒之轉戰大田函梁因相等別攻亂原始興賊巢之又會師破吳平滸潮遣將士擊二源寇盡殲凡先後破巢一百二十斬首數萬級鹵獲

人畜鎧杖無筭是時賴清規稱王巢下歷其徒李文彪巢岑岡謝允樟巢高沙三賊最稱桀黠而盱據即尉佗儂智高負險故地衆號數萬盤牙累歲攻之甚難百朋毅然欲討之上言逆賊荼毒生靈天討不赦第先破下歷衝其中堅岑岡高沙直振撝耳願陛下假臣便宜不效請歸伏斧鑕 上壯其議令刻期勦賊百朋乃移鎮信豐授參將蔡汝蘭方略率師討之擒清規于苦竹嶂餘黨盡平居民始得帖席說者謂王守仁平粵止浰頭桶岡而百朋克三巢尤稱難云隆慶戊辰擢南京兵部侍郎明年調刑部丁父憂起復改兵部侍郎

神宗即位奉命閱視三鎮還上繕垣屯田脩邊防河四事又進邊圖凡関塞險阻夷狄部落與夫七馬強弱亭障遠近歷歷如指掌 上嘉納之乙亥拜南京右都御史丁丑陞刑部尚書時部事久虛積案塡委百朋亭法讞疑無大小必躬親之以過劳成疾戊寅五月卒于官時年六十

胡松

胡松字汝茂別號栢泉南直滁州人幼即肯學家貧無所得異籍則傭借抄讀更輯古名臣奏疏締觀之喟然嘆曰經理天下者不當如是耶嘉靖己丑舉進士授東平知州州有巨豪劇寇前守率不能捕胡以計擒之民有訟必先諭以理不得已乃置于法故民畏而懷之搆祠祀焉秩滿陞南兵部員外郎以部員冗職稍有餘暇即聚經史求微詞奧旨參稽考互必決洽曉暢而後已且曰為學如儲積然儲積既多水旱盜賊應用將不竭矣轉禮部郎中湖廣參議值湖壯叛苗鎮草之變松紆籌策親履行陣遂致蕩平擢閩特降璽書慰勞遷山西督學副使會虜酋深入抄掠民倉卒奔避太原城中堅閉弗納松憤然曰是非我赤子耶若何弗納弗納其奚用守為守將快遽納之全活甚衆乃上疏曰虜之敢於深入者以邊將逸愞失於先機故也賞罰不得當功罪不時審奸豪潛入虜地為嚮道而莫之禁帥臣偃姓蝟胃以提閫而弗之究則倫紀何由振而虜安得不深入竊為國家

憂之謹上便宜十二事曰懲苟玩曰堅障塞曰懷攜貳曰審孳牧曰慎任使曰利罷具曰廣間諜曰清耗蠹曰嚴倫紀曰核屯戍曰預積貯曰撫傷殘賚數千言皆切中邊計要害　上可其奏即擢為參政協守雁關蓋知其可大用也然松以文臣一旦起言邊事人固忌之而疏中語復指斥權貴用事之人坐是得罪落職家居築堠老堂奉二親別搆尚友堂聚天下諸書讀之又曰是文耳曷若偕一二同志遊東南歷覽形勝當有脫悟處也時年友羅洪先唐順之亦以言事廢相與入宜興山中盤桓究解閱十餘年言者以邊才薦乃起為陝西參政駐平涼即條陳數十百事轉浙江按察使浙吏多虧軍食傳時松悉發之賊巨萬人心洶然旋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適流賊豕突披長吏松率浙兵千餘人倍道出賊不意悉殲之因議引豫章為閩廣下流當受其衝莫若於要地增置城濠屯戍守先事而待之浚減租稅理寃獄舉賢良黜貪墨民得蘇息乃立石頌德為始興西賊帥張璉熊慧徵擇為諸酋最其眾尤連諸洞寨驅群

寇掠邊郡苦之諸路討之數歲不能定至是
悉平晉兵部侍郎轉吏部左侍郎甲子拜南京兵部
尚書丙寅召入為吏部尚書松勲陰望重不數遷即
為太宰以振淹滯破資格為己任諸司事皆躬親綜
理竟以積勞致疾冬十月卒于官年六十有四贈太
子少保謚莊肅松潔己好修富於經術容貌儼然望
之者知為正人莊士其蘊藉春容不為崖異而嶄然
不淈于俗有大雅風居恒一語不妄發至其建立廊
廟大計則侃侃不可奪於書靡所不讀然得其精意
大義皆可見之施行故事起輒應不假考求採索如
武庫之儲焉有奏疏書記傳志詩文若干卷行於世

雷禮

雷禮字　江西豐城人始誕時父夢少保夏原吉
告之曰爾兒他日當如我禮生而岐嶷頴異兒時能
賦水火不亦弱冠舉於鄉繼成進士授興化推官讞
獄明審人不能匿其情有神明之譽以異等入銓曹
時有求補是官者尚書許讚曰非雷君不可服天下
乃竟補禮為考察汰權勢罷者十餘人陶仲文以符
籙取媚歷官少保考九年滿引大臣例自陳禮奏具
人仰荷聖恩效勞不引奏不曰奉職而曰效勞一時
咸以為得大體大學士嚴嵩與陶比而銜之冀言亦
欲黜仙居應大猷禮抗論曰是無公論矣必欲盡絀
才賢而後快吾不願也遂黜禮為大名通判未幾以
憲副督兩浙學政衡鑑不爽人閑徹干以私歷遷南
大僕少卿太常卿順天尹順天當輦下政多束縛不
得便又內外廠府鋪行召種蠋聚毛錯禮一切繩糾
以法務以利民陞工部侍郎是時営天壽山計貲且
不貲禮疏議節省過當夙夜在公　上遣中貴人偵
視知狀嘉嘆久之比三殿工興炭氏父子欲以屬他

親昵者不得已乃以禮董其役禮條上八事以將作
大匠徐杲有心計與之經畫易磚石為須彌座積木
為柱省費不可勝計即巨璫黃錦見以為天生若人
為國家用而璫袁亨於 上前輒言禾倫 上英明
知璫輩欲中之也一惟禮言是信工成推恩及司空
衛尉而禮止晉秩註尚書蓋欲父子阻之也初三殿
之工估者至數十百萬而費止什一萬壽宮災估者
復以三百萬報當事者難之輔臣徐階問禮幾何禮
曰二十萬足矣即以聞 上喜復命禮董役禮念

識大錄

上諭且謂切朝夕匪懈祁寒雨雪履行泥中即元夜
不休 上知而嘆異撤御饌分之又念其派劬瘁以
人輔而命階之子璠司繕造萬之孫紹庭司巡緝萬
不懌與中璫交構之禮力請 上聞聞竟 上喜甚
稱為良臣萬益不懌然 上意固惓惓知禮體國而
萬前後嫉禮之狀亦均然矣工部職供御用與司營
建多與權勢相戹而錢粮出入易以起謗故人不樂
為之屬銓司亦每以進士有病議及舉人補禮乞勅
吏部于進士中擇志行端潔年力精壯者陞授著有

識大錄

成績量予京堂官內優敘 上是之他如兵仗鎧甲
織造內使針工承運庫段疋為所司隸行者禾可更
僕數而節冗費汰偏累紓解運因不悉心從事但工
曹動與璫貂相屬禮輒裁抑令無所漁射刪目皆比
扎禮不以嬰念一任之而卒以相安曰雷公正人約
無撓擾為一品考滿加柱國少保紫衣宮再建禮議
宮禁重地不便出入請遴內使廉慎者專措驗而已
得一意督促先是內婢毛氏求葺故居禮不許曰營
建必奉旨內言不踰閫制也乞遣人謝而心銜之屬

識大錄

上問工程狀毛曰對曾工者多休沐其意皆禮而
上遣巨璫容偵知其勞甚數曰禮忠勤至是手賜上
尊以勞為紫宸成加少傅 穆宗登極禮舉前此之
加派費稱冗者一切罷之天下以為更生而一二少
年始媚嚴氏及敗而排之天下不直其人必欲甘心
于禮疏入 上曰雷尚書功在社稷奈何劾之一時
咸謂 聖明天子而禮更振屬部事如抑冠服之請
停床枲之派汰匠役之冗裁戚畹之乞督著為令給
事中吳時來上封事言內使不法 上震怒禮因言

前杖石　今後杖時來恐累聖德遂得免會中涓言
內教場禮疏請　皇上尊居九重必凝迎和氣疑神
淵嘿不宜武蹂震驚事遂寢御史李志學參栽中官
號房內使群毆御史於朝禮正色奮前曰此何所御
史何官爾輩攘臂辱之無君甚矣衆始解散尋疏謂
內府年例各有額近營造輒額外派而內監又題派
倍之臣不順見此事乞骸骨歸里太璫滕祥以為指
已嫉之不送閣徑擬旨不准辭禮再疏請工部與內
府相關今內璫怙勢行私臣無事與肘頑乞罷歸有
旨予致仕禮前後所言事輒於宦寺不便而君革傾
之力必禮去而後已省臺交章請留不報出都時僅
携一僕與一敝篋而已歸鐔舍杜門謝客著書有大
攻紀內閣行實列卿年表鐔墟摘稿行于世家居十
三年忽夢夏原吉邀游南岳未幾卒贈太保

楊博

楊博字惟約別號虞坡山西蒲州人嘉靖己丑進
士知盩厔徙長安徵拜兵部武庫主事遷郎中宰相
翟鑾奉　命犒諸邊以博參幕府當是時寇大卒悍
獝張戕其帥博告鑾便宜撫諭之鎮賴以無事至蕭
州屬番數百人遮道要賞鑾欲弗予不能欲予之恐
來者滋衆無以應博請鑾坐堂上數以命使至不悉
爰遠迎將縛以屬吏番人叩頭再三請乃釋不罪而
稍資其酋至者諸酋感且畏竟不敢復至鑾遂首薦
諸朝勑賜白金文綺改職方郎中博之從鑾也起遼
左迄北薊閱行萬餘里具得其山川陰陽士馬強弱
怯勇民所欲惡之大端及在職方虜數入宣大山西
撫贊奏報一夕十數上博懸度立斷悉中機宜時出
奇畫衆謂未然已而罔不驗　世宗將討安南博請
先以文告及已降請許以自新因疏便宜六事　上
悉從之由是益知其才自山東提學副使不四年起
拜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初罕東諸屬番以避土魯番
居肅州境上其後族類日熾強衙人以為憂而力莫

能道傳酋豪語之曰若屬羈于此謂督安可耳非所以計久遠也今自白城至金塔水井而草肥吾爲若築城塹作渠壩給耕具俾住居之何如咸頓首曰幸甚遂築城七座計地與人爲粟食用之䇿以示諸酋諸酋讙呼出塞乃鑿龍首等渠墾田三萬餘畝召民耕其中又請以巡按御史督學政西人由是富而知學虜嘗大入士饒爲死戰斬首百四十餘級　賜詔嘉奬晉右副都御史丁母憂西人遮道泣留窮阢孫戍卒以爲尸祝仇鸞之未敗也傳與總督曾銑論之

識大錄

微下詔獄時銑方議逐套虜修東勝及故受降三城朔延河以爲塞鸞與其黨詆爲生事卒排殺之庚戌虜入薊薄都城鸞以勦王有寵數毀傳　上知其情竟不能害士子鸞極死明年　詔卹其家拜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經畧薊保二鎮庚戌之變虜實道潮河川入議者爭請爲偷而水湍悍不可城傳緣水築墩離立錯峙墩置戍守矢石相及虜遂不復敢出其間秋召還提督京城九門故事歲七月輒分兵守陴如寇至傳曰此自疲術也與罷歸營兵不勞而費亦

省冬奉詔總督薊遼保定軍務遂士馬繕堡堞除戎䟽爲不可攻以待敵無何虜寇古北口號二十萬連營百餘里傳身被甲督諸軍禦之虜屢攻不得入則併力攻㧞山堡夜攀堞登我軍斬其腕而墮虜氣大沮詔馳賜緋豸衣出帑金萬犒士傳宣布德威諸軍益感奮殺傷虜無算已又募死士持大砲夜驚其營竟夕四五發虜衆自相蹂躙死比明悉遁去論功晉右都御史廕一子錦衣衛千戶明年虜萬騎入馬蘭峪遂擊卻之召拜兵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黜陟將

識大錄

吏人莫敢干以私丁父憂戊午　召還本兵方疏辭會虜圍大同右衛急議者以爲非傳莫援不可　上遂馳召傳出督宣大居尚書位以待之傳乃墨綫出閱虜聞曰揚總督至矣遂解圍去　上議召傳還給事中張學顏言宜改傳事權令其專意綜堞不必還部　上以爲然乃命傳晉鎮視事先是右衛被圍久其將士固守無二心傳疏請奬卹條戰守及善後二十餘事奏行之多築堡寨墩臺大濬壕渠交互聯給虜由是不得騁馳徼內晉太子太保兼左副都御史

留酋啓素兵椎塞外屢以輕騎擾邊傳計擒之賊斬
其黨時出奇兵襲虜虜徙帳而去乃列上修邊四事
上悉從之己未夏虜入薊州 詔移鎭薊遼時方戚
夏博開命卽赴領區畫戰守事宜虜聞楊總督至悉
引去博以梁頴等屬吳岳通虜不爲我用乃約束諸
帥同時舉燧遂揚旌鼓自居庸至山海瀰漫千餘里
旌旗連天礮石震山谷如是者三屬夷牒報虜虜大
震疊以爲我兵頓增益連戰爲堅終歲不敢近塞下
冬十月召還掌部事加少保權倖不便其所爲往ゝ
爲飛語中以奇禍 上悉拒不納更下諭褒美諸邊
奏捷 賜賚甚優一品考績授勳校閱又以勳贈其
先於是邊患始息癸亥秋虜且寇薊前鋒陽指遼督
臣信之自走遼以禦博策虜詐撤止其行不得手書
三止之又不得乃嚴備京師而檄諸路提兵赴 闕
下後數日虜果踰墻子嶺犯通州烽火徹御宮諸邊
兵望見馳入援一日夜雲集虜驚以爲神乃解去乙
丑改吏部尚書未幾 帝崩 穆宗踐祚博匡贊新
政舉佚録忠修平宸濠功復新建伯爵召諸舊德布

諸臺省郡邑長吏有聲績增秩示勞不輕徙官一時
所稱善政多出其請丁卯晉少傅兼太子太傅己巳
論事忤 旨左右倖臣多毁之遂謝病歸戶部尚書
劉體乾等言博先朝耆碩歷四十餘年中外倚以
爲重奈何以一疏忤旨遽賜免歸且博久歷邊陲國
有大議廷臣往ゝ就決去留之際係國輕重不可不
愼臺諫交章請留弗聽辛未 上寤起復故官兼行
兵部事 神宗嗣統邊警益稀 詔還吏部晉少師
兼太子太師癸酉分獻夕月壇疾暴作扶歸上疏乞
致仕 上不允加賜饌牢酒米博復懇辭乃許之賜
乘傳 命其子俊民俟卿侍行至蒲秋八月卒年六
十六 上聞輟視朝一日贈太傅謚襄毅博性明達
事無大小一見輒能策其始終成敗言於士大夫下
至廝卒無隱情談說古今品第人物數暢該博聽者
忘倦蒞官臨戎應酬庶務雖甚煩遽意常安閒夙興
候朝夜分計政不少弛息亦無勞苦之色所著虞坡
文集詩集襍著歷官奏議凡八十四卷子俊民歷官
戶部尚書自有傳

葛守禮

葛守禮字與立山東德平人嘉靖戊子舉鄉試及第
癸巳九進士除彰德推官部中有大盜路覺株連上
族數百家以修宿怨且圖自解監司使守禮覆訊所
三狗挾其得情實悉論出之察能名入以年不及格
推兵部主事守山海關海西考人關出禁物及邊邑
豪市馬皆禁止如令朝鮮貢使以故事有所獻遺守
禮力卻之曰封疆之吏禮無私交使者拜謝而去遷
白國王王為立坊界上以頌其美有羽林列校詐稱
遊徼所過橫索吏毋敢問守禮詰得其奸贓即移牒
都官致之于法管下肅然代還丁外艱起復當事者
知其才將改銓曹力辭不就乃改禮部歷轉儀制郎
中代府三王以宗人奉祠贏緣請封行萬金賂貴近
皆已報諾金吾詗得其稽獨無守禮名問其奏使對
曰郎中執法凜凜不敢以私請耳壬寅擢按察副使
董河南學政轉山西參政尋遷按察使鴈門塞上有
晉府牧地為居民所占王遣田官主之民嘯聚數百
人賊傷田官與王家訟不決守禮訊其首亂者置之

法而使吏賦其租以輸王府王與民皆不失由而亂
遂靖擢陝西布政使時參府以牧地占民田立石隴
上守禮使什其石告以晉事由亦歸民韓府貧宗大
譟會城官府盡閉守禮趣前曉譬約以國法立為調
均將道以便宜假貸宗人感謝解去庚戌入覲藏吏
奉羨金為裝守禮叱遣之吏白此故事也即公不內
後人亦當有之守禮怒曰小安知後人非賢者藉而
實之耶天官課郡國治狀陝部小吏有署老疾當罷
者守禮為請留尚書曰計簿出自藩司何自忠也守
禮曰此邊吏去省遠徒取文書登簿今見其人方知
誤註過在布政何可使小吏受枉尚書驚服曰難能
于吏部堂上有實過誤即此可為賢能第一矣即拜
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明年以虜警飭邊召為戶部右
侍郎總督宣大糧儲事竣還改吏部侍郎轉左在部
四年三拜太宰時朝政濁亂賄賂公行守禮獨廉
隅門無私謁　上亦深知之嘗謂侍臣言守禮清忠
故官將推冢宰柄國者意有所屬以　上旨諭部守
禮弗敢違而擬周延及調旨別推復申前旨守禮又

不從而以屠僑名上延僑皆當世正人在列緩聽無
不喜服迺竟不果用而大與執政忤出為南京禮部
尚書尋以地震致仕。穆宗即位召為戶部尚書時
大發帑金賜九邊將士朝議以為邊鎮吏卒多老弱
不任兵可因受賜時簡閱因而汰之守禮曰不可將
士守邊暴露卒蒙大賚亦欲邀分寸之澤乃因而汰
之是以鉅萬金買怨也不惟傷　明主恩德且生事
端執政深服其言乃止閱數月請終養歸尋丁內艱
釋服起為戶部尚書甫蒞事改左都御史掌院事數
上疏條畫振紀綱禁侈靡令御史行部申明憲典毋
淂輕信告訐有所侵克凡四計內外吏務在綜核名
實裁抑僥倖凡吏貪殘之禁萬曆初政所厎萬糾虔
有先朝風多守禮謨畫云武岡王以近屬掛閩陰結
內主謀奪楚王之孫氏妃與兩袁奏擬數捨不行守
禮廉淂其使行賄長安者劾論如法遂罷武岡歸府
而王孫乃充有國曲阜世以孔氏為令時有不勝任
者朝議改設流官守禮曰祖宗承前代故事襃崇聖
裔藏在盟府即其人不職當擇賢者易之何至廢數

百年成典遂寢世職如故其論事引大体持正類如
此自為正卿歷事三朝一意奉法無所阿曲正
色立朝望之儼然所遇二三權相皆折節下之守禮
終不為小異既以少宰忤嚴氏罷去及起為戶部而
值徐階高拱排郤舉朝排拱獨守禮無所踈以是怫
階及拱再相修郤前怨欲以階子弟賴守禮從中
委持淂從報復拱又以是嗛之第念其德厚恩未有
以發也及拱罷廷中有所推轂詞語連及禍且不測
賴守禮以危言激悟張居正下衛尉朱希孝慫治其
事乃解階拱聞之始皆心服萬曆甲戌引年請老
上雅知其清望舊臣慰留之乙亥滿考又上言臣年
踰七十考績至部法難議復固堅臥不出乃加太子
少保致仕戊寅正月以疾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保
謚端肅始守禮為郎時遘疾夢謁上帝命曰以彰德
獄事增壽三紀至是果符其數守禮為人器宇端凝
風神遒勁被服造次必于禮法世俗聲色貨利一無
所嗜而不肯矯情飾貌以博名聲家居奉事二親恭
誠備至與諸弟同爨幾數十年教諸子孫馴謹有法

於故人子弟鄉曲貧乏調護尤厚侍之色笑溫然不為崖異人無小大交口德之居常坐臥一樓據攬經史手自斷汪所著有靜思稿及奏疏家訓若干卷行於世

龐尚鵬

龐尚鵬字少南廣州南海人嘉靖三十一年進士授樂平知縣表樹風聲政教大行名入為御史命覈浙直軍餉銓總制胡宗憲監軍鄢懋卿冒破之奸語侵嚴嵩幾中奇禍事竣復命猶執奏如前出按河南猾宗縮朒貪墨吏望風解印綬入掌河南道理考察事科臣胡應嘉劾太宰得罪尚鵬疏救甚力且劾及輔臣郭朴尋按浙江浙賦大抵皆本天順間御史朱英所疏兩役法籍縣民分為十年而統於坊里之長每一坊一里長率十人全民按丁若田年而準錢與長為吏辦公私費坊主宴里主饋曰甲首錢又五年而長率民詣縣廷審掄役曰均徭歲環遞以為常蓋五年一用民也時頗稱便其後吏肆而長饕所云甲首錢有一貧男子出白金四五兩者即富者按田按田而率有加謚滿千金不數百不已於是貧者走徙往往以錢累其長富者不免詭訟逃徙至若均徭一不幸得館庫或捕盜諸役其在榜中領役其不過七八金富民承之則誅攫百出不數百金亦不已又不幸

富者兼浮而重役貧者或分得十之一二則身家亦破碎朝居暮空貧者至不有其妻子與籠鷄柵豚互牽引鬻市中相聚以哭於是每書榜則老胥黠吏巧播其以網賄與詭者相層蠹而民病極矣尚鵬知此已久既至乃破除其法一邑中調劑官百所需費若諸須役不縮不盈與民之丁土相覆合凡丁一田畝千率出若干錢與秋租歲並輸於邑吏明年百所費與所役亦歲出庫中錢擇其人掌之且買且須人給銕帖一紙令曉然無所謂甲首錢長不得濫索無均役富者亦不入館庫役最重且若若鹽捕等役不得勒富者募而且歲輸每丁不輸二十分貼細易辦受詭者不得行胥吏無所用其播弄請詰書行之名曰一條鞭浙人大便而江以南通行之礦徒倡亂從巡撫勦平紀驗其功次釋出幼少者千餘人西湖中大家種蓮藕耳利占拠相格鬭至傷命悉禁絕之還朝報命浙中排門香燈涕泣攀挽尚鵬車中亦淚下也改提督京畿學政嚴條約立學規士習丕變隆慶初條陳時政數萬言擢大理寺丞時議興復九邊屯鹽

陞右僉都御史行部次東昌疏劾內侍　恩馳驛救人御史以仁贓私狼藉并劾給事中張齊陰環邊餉言官憾傷其類思有以中之不得也尚鵬巡歷諸邊足跡殆徧與總督尚書王崇古入河套搗虜巢有功執政忌之竟不得敘又上會計錄言從古征斂煩多則民窮盗起天下遂大亂臣親視邊方生靈愁苦哉欲繪鄭俠之圖讀者咸壯其志次井州為御史郜永春所劾下吏部尚書楊博曰龐君能臣特疏保留少輔高拱不悅傳旨切責勸博致仕尚鵬亦以僉都御史起督福建軍務至則罷商稅減寺租蠲宿逋五十餘萬踰年擢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張居正奪情後相論者俱得罪尚鵬移居正書中救居正不懌亡何坐報冢以薄書年月少誤為給事中陳三謨所糾罷籍居四年卒三吾居正黨也尚鵬忠介慷慨有才有胆其立朝知有法紀而不顧一身利害其當官知恤民艱而不避一時謗疑海內縉紳倚重焉

朱衡

朱衡字士南江西萬安人舉嘉靖壬辰進士知尤溪縣法令明肅聽斷精敏而敦尚教化講禮興讓吏民慴伏莫敢為奸人心悅服居一歲舉能治劇調婺源令其治如尤溪而才能益展所修舉興除尤衆冢宰汪鋐第近御史行臺送使者請使者命衡假之衡執不可使者弗能奪也鋐子納婦假閣署置酒召客衡聞樂聲而愕遣吏還之鋐聞狀不樂然無以詘也會徵天下令長入補臺諫乃謂衡年少不中格罷毋召

唐事霍韜送中調設始陞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精鍊法比廢獄平審尚書唐龍罷之是時夏言柄政雅重衡才欲引入銓司衡遜不敢當禮部欲擬試南宮又謝不往其後言敗附者皆註誤而閣臣翟鑾二子並第舉立坐黜而鑾子適與衡同經人服其識當途者方欲傾晉之會以憂去閱服補禮部郎中尋出為福建提學副使落職猜堂多職名士即所擬落者亦心服之時建安李默方秉銓子弟家居頗甚與同邑生攜率群奴毆生於市毀其面而數數之吏不敢省衡

識大錄

曰幸奉尺一為學吏貴強琴諸生至此立補諸李子弟驕治滑狀論上御史御史難之衡曰此猶其為之不敢以累使君御史不得已從之而諸李子弟跳至長安訴其狀於默默嗛之積四歲乃遷四州參政歷山東布政使故事諸郡邑從藩司入賦藏吏以均石低昂解戶償補及文書稽滯道費之費或至破產衡命懸秤于前君解戶自兌錙銖之贏皆以予之藏吏貫墻而立莫敢竊窺文書朝入暮出閱無停旅滯令產者無算歡聲如雷庚申拜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其

年蝗為災郡邑大侵衡數上書請蠲租賑貸拊撫安輯條畫纖悉下記郡邑令民有得蝗一斗者以斗粟償易之又遣使糴徐市穀麥以貸貧民父老諸府白災衡召而面諭酸楚欷歔父老感泣歡呼如在懷保明年景王之國侍衛臣僕方舟數百道路洶洶衡先檄郡邑王舟所過不煩里胥一錢幸告吏民謹俟迎送無怖吏民譁語莫知所出衡乃列俟兩岸望即啟行時刻無滯譁中貴人緩騎見所至治辦無以難也是秋召入為工部侍郎董工西內　世宗造殿帷望

見聞備儀觀者爲難左右以對　上喜而悅之未
幾擢爲吏部侍郎乙丑拜南京刑部尚書會河決徐
方運道淤塞　上憂之改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
總理河漕自兩畿山東河南大吏咸受節制衡日夜
馳至徐方率四部人吏行視河所決道張爲平陸濤
之沙隨水壅淖不可足其傍橫流汙漫舟行樹杪乃
無所施遂下令吏民父老有能以河事獻者悉召見
諮詢乃涉新渠規度爲始故渠之東有湖曰昭陽河
從西來以湖爲匯其勢絕渠而左衡念舊渠即幸可
疏鑿然使河毋趨湖而新渠者乃中丞盛應期所嘗
開湖以湖去不就在湖之東河即橫決溢湖而止勢
必不來規以爲渠宜無河患乃決策奏請有詔從尚
書衡議于河旁責成調度目不交睫手不停書六
月正午去蓋走陡上汗流被面或泥夜風雨單車小
舸出入波濤長帷其濕又其時役夫多疾衡規行其
中問疾施藥與同甘苦吏人感其恩意有流涕者聚
眾十餘萬竟無他虞明年功且就繕諸故河堤市人
以渠他徙買販不通流言新渠不便　上命都諫何

起鳴往視還奏故渠難復者五詔如初議丁卯渠成
凡鑿新渠起南陽至留城一百四十二里疏舊渠起
留城至境山五十三里萬艘流通頌聲大著　上嘉
其功賜詩四章志喜以示在直諸臣方議爵衡會賓
天弗果　穆宗踐祚晉太子少保入閱歲河渠大備
爲尚書當禮儀乃召還掌部事時朝廷清晏興造頗
多所取辦少府常溢舊額衡奏儲蓄欲之不足經費
請勅內監諸臣爲國節約不得濫有取用即仍循故
習許臣以便宜執請如有與奪不舉亦令臺諫劾臣
上是其言一時中官歛迹　上嘗欲于禁中建光泰
閣召所司營之材用已具衡上疏諫　上曰朱尚書
不可奈何遂罷其營太監孟冲請造鼇山燈棚擅之
費可三萬衡上言今歲元夕月食方在修省而興遊
宴之娛糜費財用不稱懼災之義有詔報罷時又遣
中官李佑于浙直織造所增額以千萬衡復言此太
監陳洪假以取悅不知江南民力困苦已極　皇上
豈以服玩之故忘恤元元疏入亦少裁哉然衡語多
指斥用事左右亦嘗有旨詰問以爲沽名賣直衡執

請如故　上亦𢌿其忠誠不從過之也往内監匠役
皆長安無賴子弟竄名冒食不可究詰衡請按其名
實貯汰數百千人衣食縣官者皆著其籍使後不得
增減中貴人又大譁然亦無以為辭部中歲金舊用
一部吏主之不問出入衡乃請遣科道監收著為令
工部例入從貴人閱請輒得預支估值不則稽留至
數歲衡乃杖其關剴以次支給毋敢預請莅部三年
奸弊盡絕會徐邳河決漂沒官船八百餘艘　上遣
給事中雒遵往視還奏河流易泊然必大司空往乃
可簡也　上又以衡兼右都御史總理淮邳衡疏汝
濟之茂萊徐邳之堤塞豐沛之決鍋海門之壅數月
告成會　穆宗升遐山陵工作乃趣召衡還部時高
拱去國張居正秉政一日謂衡某被顧命輔理責任
至重何以副規衡曰　主上冲年幾作今日要任調
護　聖躬愛養元元如其振作以俟他日居正曰公
不知也　上以大事托我不敢以因循姑息上負
聖明且人心玩愒日久修明法制正以庇養生民奚
相悖乎不憚而寤會有王大臣之獄連及高拱衡摺

居正一妾男子闌入禁門一衡士之力耳曾内廷以
獄下錦衣衛謂部皆米布孝此獄正須速成居羅織
不已它日必有煩言誰執其咎布孝亦悟趣其獄上
賓大臣下法群議遂止涿南攸有山谿雨水驟發行
者多阻諸中貴或入白狀　上以　太后命詔工部
建橋衡奏修理橋道乃有司之職今　上念及小民
德意至厚宜下府在興築不足以煩内使疏上詔
發慈寧湯沐金錢下部無與也涿州有泰山元君祠
部城士女咸往祀之下日詔下部修祠如法衡又上
言自御極以來崇尚儒術以二帝三王為法佛老異
端皆所斥遠況民間私祠以禍福惑衆又不經之祀
而以是祝釐非所以光　聖孝疏入亦遣中使営焉
武清侯李偉新貴詔為起第長安費以數萬衡援故
事上請謂武清幸淨倫肺腑不務光昭　聖德而非
分徼求即欲保全其作宜少裁抑之便　上悟亦減
其半會左輔貫人從備閱請謂京邑土可造城磚比
臨清道里近于縣官省僦入其說貫人上書衡奏臨
清造磚乃祖宗旧制一日以貴戚故更之示天下私

又京邑時造甎與臨清登瓶珠絶不可用其事遂寢
衡所與中貴戚畹忤類如此當議建橋廟時居正邀
衡語曰宮中建造亦累朝常典若每事執奏恐反離
處且近日　上所欲為屢多從容挽回此等興作未
甚有損可少將順也衡曰某與公事体不同輔臣以
調燮為事職在挽回部臣以守官為法職在執奏居
正嘿然甲戌衡九年滿考言者承旨劾其外為強直
中實剛愎無人臣禮然　上殊無意去衡也衡再疏
陳乞皆奉溫旨慰留至三疏以病請乃加太子太保
賜馳驛歸萬曆甲申七月卒七十有三

潘季馴

潘季馴字時良號印川浙江烏程人天資英邁穎敏
絕倫七歲治春秋能文章補博士弟子舉嘉靖庚戌
進士授九江推官徵拜監察御史三殿災奉勅督嚴
南都大木季馴請無毀民居寢內官監遣藉可淂也
采漭萬木于荷池中出按東粤破走海賊俘其魁以
聞自代嘗弗盡行代還提督北畿學校晉大理丞歷
少卿乙丑河決沛縣之飛雲橋數亭沙河留城境山
一帶河渠盡塞議者請開夏鎮高原自南陽出茶城
口于是　上命工部尚書朱衡總理河道而拜季馴
為僉都御史以佐之季馴遡流而西則故道于上悉
為師喟然嘆曰漢賈子之役沉璧投馬不過曰復江
南旧跡而已其後賈魯亦一切以復故為主宜仍三
沽故道便而夏鎮業有成議遂躬行督相不三旬而
告成比原計月日速十之三節金省三之一工甫竣
遭母喪歸隆慶庚午河稍南徙決睢寧灘其陵日五
十里皆楮為平野　上用廷薦即家拜副都御史仍
理河道季馴遍觀水勢塞決導流廢址盡復其所淺

築添厚再啓于故河而費半之出官民之舟丁積淤者以萬數士大夫方交石紀功適泇河議起輔臣張居正實陰主之屬人謂李馴曰新河成且暮大司空矣李馴策其固敗謝曰司空任他人爲之老夫知不可而已居正怒乃嗾勘河給事論之鐫秩閒住李馴既去而新河工興訖無成績居正始大服萬曆初用廷臣交薦起撫江右寧州盜賊竊發李馴調兵勦平之陞刑部右侍郎戊寅復拜右副御史兼工部左侍郎總理河道先是河決崔鎮呂泗往往奪淮流入海

淮勢不敵衝決高堰黃浦八淺而東清挑淤塞海口遂漂淮揚二郡幾成巨浸及其大決又泛小河口挾永堌諸水直逼泗州其患將及陵寢上下深以爲憂張居正思李馴曩績故特屬任之李馴建議請決塞以挽正河之水築堤以杜潰決之虞謂談河患者皆咎海口積沙然海無可浚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而河又非可以人力導焉者惟繕治堤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即導河之策也至于下流或歧而分之徒知分流以殺其怒而不知水勢既分則其

力愈弱安望其能導積沙以注于海乎下流既壅則上流之淤墊自通海不浚而闢河不疏而深矣所謂固堤即以導河導河即以浚海也若夫堤防宜敵河南遙堤之制蓋夾河束水管狹尤甚崩潰足虞惟相度地形最窪易以奪河者另築遙堤則諸堤患固全河可恃矣　上是其言一切假以便宜久任責成季馴乃塞崔鎮口築橫堤于歸仁集以遏河水南奔入淮之勢築高堰黃浦八淺建滾水壩四座以殺汎溢之水於是河水悉歸故道而淮流復趨清口會河東

入于海水激沙滌海口自通復築遙堤十餘萬丈以爲外護踰年告成計費五十餘萬錄功晉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辛巳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旋召爲刑部尚書張居正卒　上用言議籍其家子孫死亡相繼季馴惻然傷之　上疏訟冤乞保全餘孽于是新進側目論者蜂起竟坐罷御史李楨上疏中理不報戊子河四潰　上思其功以右都御史起理河道季馴凡四歷是任經畫既久敏于厥職時浮議紛紜徒滋勞費季馴悉格弗聽專事堤防堰

壩既修河泥自馴濟艘穀萬安行岡害緣河之民復見煙火計所加築上隄縷隄月隄格長隄橫隄守泗隄寄子隄凡三十四萬七千八百二十五丈磯閘料賑凡二十有四座石壩土壩月壩護壩凡五十一道濬淤淺塞決口鑿老土凡三十萬一千一百丈有奇栽護隄柳八十三萬有奇季馴嘗謂通漕于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于淮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于海則治河淮即以治海故竟其在事止以築隄束水借水攻沙為萬全第一義而其節目細瑣具載所著河防一覽先是嘗有疑隄由非便請疏海口復老黃河者已從計利害迂不能易季馴議惟泗州歲苦　祖陵在焉或謂高家堰閉遏下流為梗堰季馴所修也好事者挾陵而議依于　明主孝思見謂能窮季馴季馴乃上言泗陵之說起于萬曆辛巳之流言而不度　祖陵基址之甚高也又不度前隔小岡復隔沙河陵去淮之甚遠也自沙河口登岸而趨陵地幾十餘里自岸仰視陵地幾一大有六尺自陵地仰視玄宮又幾二十有餘丈每秋淮水穿湖其甚者及岡足或下馬橋而止矣自非洪荒之水安能遽射玄宮哉且高堰築于漢陳登而今朝平江伯修之正所以束全淮之水使出雲梯滅泗之害也非所以貽泗之害也蓋先是泗水嘗為害矣乃在高堰既決之後比臣復修堰而水不加漲也此遠有古圖記近有泗人萬口萬目孰可欺馬疏奏　上俞之于是堰得無廢而言者坐謫錄河功復進工部尚書秩季馴恭以老疾乞骸且請開吳鎮裏河手疏八事上之天子憫其勞苦賜致仕歸乙未四月病卒年七十五季馴才識碓偉操履端毅以身徇國不避艱險臨事有定執是非利害弗能移其為政所至必有遺愛民多立祠畫像當廣東受代時有三老人入見年皆百許歲聽睹語言差可辨曰我儕隱深山絕城市多者百年少者五六十年今傳聞使君治狀且旬月間北去願求一識顏眉季馴起立堂皇前三老繞身熟睹之良久乃出及行黎庶奔集挽留百里間為之塞衢莅市其浮人心如此晚以治河著績前後涖事幾十餘年軺車所至更數千里躬與役夫襍處畚鍤茅蘆

間沐風雨蒙霜露時時暴沴咯血或累疽視事苦心戮力髮白面黧而浚兩河合軌民免昏墊嘗露宿河壖督工水忽大至距其坐前僅尺餘衆皆驚走季馴幸無恙又嘗乘舟荒度土功遭颶風吸入洪口左右戦法無復喘聲忽有樹杪擁舟底浮脫明日採之緊有也又老女石于河渦曰潘公再生處其勤勞艱危若此乃忌者傾欲毀其成績屢設數難以詰之既弗能屈轉虐成怨而季馴復為國体申理故相又為新進所惡相與比而傾之謀搆官瑞卒莫能害季馴晋謂故入子弟曰老夫實有天幸蓋朝論之紛紛也嫉者衆而攻之急度無以見容于時其救嚴而救起者賴 天子洞察其忠若瀕死而脫于難則天也天下聞而悲之遠其勞于王事而死贈諡不及士論愈致慨焉

陳其學

陳其學號竹菴其先寧國宣城人五世祖迪建文中為太子少保禮部尚書靖難兵起抗節不屈與其夫人并六子七孫同日殺幼子來生甫五月乳母內潛置溝中得免至八嵗為怨家所訐 太宗時宥其放詔戍撫寧後從登州遂為蓬萊人父昂舉弘治乙丑進士為給事中以劾权璫繫詔獄嘉靖初用言者起家累官應天尹廉介剛正所至有聲其學生有異質傳聞强記為制義會文切理一剷浮靡之習嘉靖甲辰成進士授行人諸事戊廣父條名其學獨沉靜自守不事趨謁吏部尚書許讃語人此召人有乃之風節簡為監察御史糾彈不避权貴衛尉陸炳倚勢作威縱諸校求傳驛騷道路以日至自主錢法禁民間錢不得行民為罷市又使其私人徐某結京山侯崔元壽攬鹽利以撓鹺政人無敢言者其學數其罪必攻之有詔下徐某獄而責炳元各對狀事雖得釋而权奸凜然敬憚之出按兩淮鹽法淮鹽利甲天下弊竇百出其學廉得其歲要為四事上之悉報可又請

曾通泰之浸清過淮之税減餘塩價值禁江滁私販皆一時買政陞陝西慶陽僉事轉薊州兵備副使時哈密諸夷煽亂其學躬擐甲冑出嘉峪關三百里直抵墩煌防其猖獗邊閑恃以無虞擢本省參政遷山西按察使晋左僉都御史巡撫大同適虜酋俺答几慎入犯左衛其學督將軍劉漢等擊却之斬獲過當癸亥進副都御史移撫陝西適大虜入中部洛川等處其學督參將孟鸞迎戰敗之斬首百餘人晋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總督陝西軍務虜大舉寇花馬池號二十萬其學提兵禦之斬獲三百七十餘級已何移鎮宣大時逆酋丘富伦弘晹從其學督兵逆擊斬首百七十餘級富等遁去召理京營戎政陞南京刑部尚書以疾乞休　上憫其勞予致仕其學自蕃臬至制府遷轉不離塞垣先後擒斬虜九百有奇治降二千三百餘人修邊墩臺凡二千四百餘座繕修濠墻八十餘里凡萬四千餘丈修築營舍凡六千餘聲震羌虜而退歸田里絶口不言兵事門巷蕭然課耕讀之外無一切聲色之奉清風高行望廬者式焉

識大錄

天子聞而嘉之降璽書存問萬曆癸巳正月卒年八十一謚恭肅

王崇古

王崇古字學甫別號鑑川山西蒲州人嘉靖辛丑舉進士實由考古郎鄭曉之門曉負人倫鑒大器崇古悉以國朝掌故及戰守機宜指授之崇古時已奮然有自見之志矣甲辰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巨璫李福綏下馬姦利崇古畫繩之無少貸嚴嵩中其言以危法獄具而崇古不署名大學士徐階亟稱之在郎署八年出知汝寧時伊藩驕恣崇古置其左右于法而歸所侵田大盜師尚詔蹂躪吳楚間諸郡震動崇古設方略俘其魁數十人賊鋒為挫乙卯　朝廷以倭寇猖獗增設憲臣于常鎮而推崇古為按察副使飭其兵備崇古乃創海防條議躬擐甲冑出清江柘林率俞大猷等下海洋殲倭奴二百餘級累遷河南布政使甲子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上豫秋防六事虜寇清水營遣大將吳兆擊走之人招降卜兒丈三百餘人虜從榆林潰垣渡渠殺大將崇古親督勁兵往救之先後斬首虜二百五十四級鹵馬牛羊輜重三千七百餘隆慶元年冬拜兵部侍郎兼僉都

御史總督三邊軍務崇古合四鎮為西北藩而套虜蕃衍不一備列不足令震駭遂疏請旗牌寸事及延寧切要利病八事數實行焉二歲中虜三薄塞崇古遣大帥雷龍等擊走之尋遣龍等出長城二百里至白城子搗其巢大破之軍聲大震會流賊郭五振紗掠秦晉猖張甚崇古檄兩省兵平之凡斬首虜七百六十餘級鹵馬索牛羊輜重一萬六千四百有奇晉右都御史庚午命移總宣大山西軍務當是時虜酋俺答挾張延北諸虜老把都兒吉能黃台吉等皆屬馬而中國叛人趙全等寔倡導之全居古豐州屋居佃作招誘亡命數萬號曰板升導虜數入塞崇古至鎮半歲會俺答孫把漢那吉有所恨挾其弩扣關請降崇古喜曰虜事入吾彀中矣屬閫帥厚納之而上方略大指謂送全等本以虜儕導習虜虜厭戰即全等輕故今日非得全等懸藁街虜款塞未有期也國家懸賞格得全等一人賞千金拜官都指揮請即其一以欵把漢老酋雖悖計必以流人易孫子使朝議是之封把漢為指揮使於是俺答偵知把漢在崇古

所入索時桀黠未肯弭躬以好語請也大舉兵薄城
下索馬崇古堅壁清野坐困之而陰部署兵馬扼塞
處相持數日虜精稍引退崇古即縱兵尾而擊之伏
兵四面起虜腹背受敵一日七戰所殺虜過當其酋
几慎擺要中創虜氣大沮知不可以戰得把漢矣乃
使人來言曰天朝歸我孫者且款塞然殊無意執全
等崇古察其偽乃盛陳兵出把漢視之則把漢者已
易緩纓佩印綬帶金瑩然洋洋無歸意崇古指謂虜
使曰此凡上物也　聖天子寬之若此不旦晴趙全
等耶我國家急正叫人法不急款塞也因遣將軍田
世威等往諭意俺答且感且泣頌悲如所令而請貢
馬通市世世稱外藩崇古得請於朝虜果執全等九
人易把漢去既獻俘　闕下因受詔議封貢崇古議
封貢乃如開原廣寧故事以馬易幣耳非昔馬市比
也時俺答又約止不犯大同崇古執不可曰宥若是
惟有戰耳遂悉要諸虜酋文自老把都兒以下傳檄
而定乃以辛未會奏行上錫封號等八事詔下部集
廷臣議言者章日數上沮之賴執政力任崇古計

識大錄

上許可其夏降勅封俺答為順義王諸酋拜官有差
崇古親詣弘賜堡宣　上威德定貢市則諸夷羅拜
就帷奉表稱謝貢馬五百有九歲以為常歲市馬厥
牛羊十數萬而馬居大半其陝西馬附宣大入貢而
至市視宣大準事綏　上大悅祭告郊廟御皇極殿
宣表受賀加崇古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尋進太子太
保當是時鱗介易為衣裳要荒置之衽席而古撻伐
斬馘之功不足道矣前是議者嘵唶謂犬羊性叵測
無能堅決即同事諸臣或可或否或可否半甚者持
引嘉靖馬市寒盟事搖惑衆心崇古厲曰吾即從容
坐鎮何慮不以功名終然如國事何乃劇然決計不
惜嬰天下之口　上亦感其忠誠格群議而從之自
是二十餘年邊鄙不聳軍民有室家之樂所省軍興
費以億萬計又善因敵轉化不可端倪虜嘗欲迎佛
因而許之杜其殺端黃台吉實跳梁欲敗盟因而間
諜其父子令各自為備黃台吉失所部兵內困請降
因陽撫摩之拒不納也然終其身亦無他患其操縱
諸酋皆此類在鎮五載以協理經營戎政召還萬曆

丙子加少保秋拜刑部尚書丁丑改兵部時御史傅應禎封事侵觸臣張居正詔擬罪崇古不從薊帥戚繼光以崇古發其奸私求解於居正崇古又不從于是言者四起而崇古始不得安其位乞致仕歸優詔允之且命歲給夫米賜馬而遣恭政平州守就其家存問故事文臣一品非八十不存問崇古獨以功受特恩亦國朝來所未有也戊子冬十一月卒年七十四贈太保謚襄毅崇古為人慷慨有大略少時許三晉人物於裴晉公文潞公韓忠定王恭襄心嚮往之而其敭歷中外也又多奉鄭端簡之訓以仕至其掌邦禁慎讞獄宛然端簡家法也斯可謂不負所舉矣

逸史劉振曰　國朝自二祖汛掃乾坤威被胡虜壇場寘然者垂百年而已已庚戌虜闖入為患斯時也求一大創之莫能任者至於屈膝請朝文臣受事猶藩納貢喁喁向風則自　莊皇帝時始然非公嚮畫有素制虜之機握於掌股安能令之縛叛人定貢市約屬夷惟命是遵當日塞無傳烽亭有卧鼓享太平

識大錄

之福者二十年頗不知公決策之難也

劉應節

劉應節字子和號白川山東濰縣人舉嘉靖丁未進士授戶部主事庚戌秋虜入古北口直犯京師戌寧侯鸞總天下兵馬禦之詔發糗炒若干車餉軍尚書李理推擇可使者時虜騎充斥衆喋不敢對相顧失色應節毅然請行曰此臣子授命之秋也行之日人人為危應節亦自知不可測私語所親逾七日不還當遣人送吾妳婦吾手足及髮皆以簽為識勿以血汙為臭也夜漏下戎服單騎護車以行走橫尸中繞出虜營至寨雲以餉大軍及還人皆言已遇害共哀狩予无功而泣既旋家人驚怪且哭且却應節徐曰是何足異惟是數萬勤王兵不能發一矢使尼虜出境可為痛哭流涕也明年權稅清江浦蘆風盡清弊羡一介不取簪潛駱中丞閑而賢之、日指郎舍額目應節曰郎廉至此耶為發漕羡百金佐工費應節受而貯爷中去之日封識宛然三年課最轉員外郎中出知懷慶府綏徼歛均傜役除百姓疾苦木穴以外艱歸郡人思而尸祝之服除赴闕下時嚴蒿子

世蕃導選法通金錢鬻官逾歲不得補會御史言狀始補順德郡當南北孔道供億浩穰民不堪命應節力為綜畫省浮費革侵冒均里甲民間始有起色值歲旱郡邑多飢應節做富鄭公賑術法行之所全活以千萬計明年復旱齋戒露禱澍雨立應百姓為之禱雨神應碑開濬達活諸泉灌田數千頃至今賴之辛酉冬考績治行為二千石第一是歲景藩之國護行宦及諸內使所過騷然獨畏應節名爭戒其下曰此京師所傳第一太守也巫者勿擾壬戌擢陝西按察副使備兵井陘廷議謂應節知兵而三關為畿輔要害請敕加提督銜以為之備兵使者轄三關自此始所部兵故驕悍嘗脫巾鬨轅門脅帥帥前使者不敢問橫愈甚應節至蒐其首十餘人用軍法杖之幾死徙塞上自是諸軍遂戢明年虜犯古北口提右輔六郡良家子入援虜宵遁事聞上厚賚之甲子陞陝西右參政尋拜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丁內艱歸隆慶改元丁卯詔起巡撫河南初東省賦役煩苦民多亡徙應節目擊其狀甚隱之既入汴即撤藩臬議

賊役法僉曰領役使遂下令八府行之後移旨東省撫臺撫臣亦遂下令六府行領役法兩省兵今稱便馬非當勦會兵方條處添封護其中宗八當軍民之半而較犯法又果中多無賴擴悍習弓矢喜亂而開封三衛士馬凋耗日甚應節勝者門指黃河謂諸藩梟刁喝北至帶水即河朔古昔戰場也豈宜無備矣北因調汝南睢陳諸道兵六千人更番入練屬都指揮一員領之以備緩急而以彰義兵別道一都指揮統之聽兵部調入衛時報虜破石州應節盡發兩河

兵單劣上為備冬十月虜所入紀昌黎等縣烽火達于甘泉順天撫臣坐失律下獄詔應節以原秩撫順天整飭薊州邊備薊近營數擁護陵寢視諸鎮最要而三衛屬夷為虜嚮導覘我虛實以語虜虜自庚戌之變皆撫諸臣重者誅戮輕者譴謫無不人人惴恐應節至鎮周歷塞垣大集將佐講畫戰守利害條上六事曰益兵以資戰用車以禦守樹木以資險積水以資運定兵食之遠闢除邊方之宿蠹俱報可又慮京輔近邑多未城或城而殫且圮者亟請內帑佐以

贖鍰次第舉城之凡二十有七縣復念延袤二千里閭蔓衍為備勢不足有所禁禦乃阨要害于關之東西繕大城五座皆堡二十有五墩臺千二百餘設將益兵分屯列戍相犄角為聲援有率然之勢焉戊辰候塞者言虜八十萬騎將入復犯黃崖本兵檄督府師中西二路兵衛京師而巡撫別將兵出東路為備東路即虜欲入犯處也應節滋檄即日發兵道出永平逢督餉侍郎辛自修曰公以數千人當虜八十萬衆此與以肉投虎口何異應節徐對曰固也死法死

虜哥耳遂行馳至部署吏士授兵登陴晝夜睥睨閒魁酋之士卒感奮虜覘知有備徘徊兩月卒引去已巳正月虜復犯青山口應節督兵拒卻之庚午陞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應節滋任申軍令嚴屯戍遠閒諜急收保設應援措貯偫次視巡撫時加察大修京東西諸路邊自廣寧抵潮原葺牆八百里建堡築墩旌旗相望刁斗相聞初昌鎮護陵諸軍仰食京師轉輸甚艱密鎮故有水不通運隆慶不及二舍歲費餉三萬有奇應節循水上下

周覽嘆曰二鎮之水皆可取給道奈何歲費司農數萬金即上疏極言濬河便乃濬潮白二河淤塞者北抵蔡營西北抵單華歲省公私費無算河西務當運道咽喉商販輳集稱巨鎮應節請為建城從取諸軍費取諸賈而民不知也戚內故吾船傳應節下令行頗從於人情翕然便之是年冬虜犯清河邊將禦却之獲首虜五百八十餘級明年春復犯長勝又敗之上首功百餘已復犯遼陽斬獲過當萬曆元年三月虜犯義院等口已復犯擊子谷四月犯鐵嶺六月犯桃林界八月犯長海皆失利而遁以功進右都御史癸酉正月虜犯中遼河復敗之先是東海諸島為亂鎮遁逃藪命邊諸郡邑橫罹剽鹵莫敢誰何應節遣史諭以恩威衆皆叩頭謝罪凡四千四百餘人一時解散應節自為督撫先後殲虜格大小從以數十計斬獲首虜以千計不敢自張大每捷聞輒曰宗社之靈將士之力及晉秩賜予逡巡不敢當其退讓如此甲戌秋天子不欲久暴露應節第中晉南京工部尚書時河漕梗塞挽輸不繼為國家東南憂應節上疏請濬膠萊河　上銳意行之中作未竟而罷乙亥改京營兵部尚書丁丑改刑部尚書平反天下重囚四千餘人時中貴人馮保方用事保故涿州人隸制府應節為督撫十餘年不與交一刺一日保從子邦寧遇諸途不避應節志曰一中官猶子帶俸錦衣耳奈何與大臣爭道叱下之保以是益潛憾焉是時張居正當國六曹事無巨細必請裁決乃行或諷應節往曰吾所司民命不可徇人意出入人罪竟不往亡何言官遂論應節章奏有誤失對上体且大臣不宜出郭講學應節上疏自初辭位得旨致仕應節雅好引掖後進既還里建麓臺書院群郡邑之秀親誨督之出入乘布車或徒步田間遇父老不自知為貴人遇後學不自知其為先生長者也尤篤於宗族戚黨所得祿賜太半以周貧賑乏故仕宦四十年家無餘貲伯父早世遺孤且替撫之如己出後分產與子等族人出亡傭田間贖而得之如視同胞外家兄弟不善殖食貧為捐金治生金盡乃復捐地予之其母李殁且百年其族屬流移無所歸贖之三十年得諸鄰郡

皆三人貲百金爲治裝馬東之郎以滇南故事不餐
馬印馬使者請分他郡之半來郡、悉照之應節爲
草疏爲御人請關奏之事遂寢家居十有五年再徵
爲南京工部尚書皆不就七論罷之癸巳歲病卒詔
贈太子少保御史陳登雲請賜謚不報所著有纂修
邊關通志治邊軍務及奏議詩文共若干卷存于家

王錫爵

王公諱錫爵字元馭別號荊石其先從太原從吳自
嘉定之南鄉守溝判隸太倉州遂爲州人公生有萬
爵飛鳴樓前盤旋不下遂命今名幼多異徵爲明工
屬文戊午試南畿魁其經壬戌爲禮部舉首入對
大廷賜進士及第第二授編修丁卯充 經筵講官
莊皇帝傳諭有講書明輿切直之褒擢文官 誥勅
己巳肄南子子司業明年赫北再陞右春坊右中允
辛未充會試同考官六月陞右諭德掌南翰林院事
壬申 神宗登極遷坊充 穆宗實錄副總裁癸酉
領右春坊事主順天鄉試甲戌復充會試同考官七
月 穆宗實錄成陞侍講學士八月陞國子祭酒條
上監規狀行 國初稍分法吏冒子之選中令公侯
伯并應襲諸監習禮一時模範嚴重中外改觀識者
心儀公且大用矣丙子陞詹事府少詹事攝府事充
世廟實錄副總裁書成晉詹事府詹事兼侍讀學士
丁丑陞禮部右侍郎是歲江陵父死張奪情視事編
修趙用賢檢討吳中行疏劾之公憂禍叵測約秋宗

而下數十人詣江陵來解挋不見公徑造喪次切責
之江陵不知所對泣且拜曰 上強留我而諸子力
逐我我何以處[illegible]有自列而已竟入不顧卒取 中
旨廷官此兩人紛持之大痛且首倡賻贈皆入所縮
朒不敢前者既而江陵予假歸葬 旨三月還 朝
倖者輒疏請即召使吏邀公署名公叱曰此何事而
以泥我爲竟投筆起公既忤江陵請以省覲還客曰
相君不知父而君以省父言得無形若短乎公曰吾
知吾父而已遂卹其他既歸日與王元美司寇杜門
却軌修怙素之業而口不挂人間事矣未幾江陵敗
人爭得擊爲名高公獨持平其間寄同麓余公書曰
江陵相業僕始終不甚非之獨恨其于知人一著至
死不悟耳此事諸君不以時調停如國體何後張氏
終得解死公有力也壬午丁父艱服除廷推內閣以
禮部尚書召入辦事叅疏力辭特遣行人敦趣就道
已兩見 朝即有薦諂諛抑枿挽戒虛浮節侈靡之
疏又疏闢禮議止新工所裁省百萬計公既在政地
壹意佐 上息民和進貞良屏貪墨手采阜絕而嚮

之以邑置行者逆消於千里外矣歲卷從 上閱定
壽宮再辯 恩蔭遺有言官假堪輿之說以撼大臣
者公抗疏力辯丙戌充會試主考官丁亥重修太明
會典成進階一品再疏辯 上允辭太子太保改太
子少傅徐令兒兌蓋公入都首以 朝廷裁恩澤士
大夫重廉恥第一義故凡 陵工河工邊工及 王
牒加恩屢懇賜免者以此戊子江南歲大祲力請破
格蠲之且趣有司辨覈之議勿使熟區代償一方貪
民得以不流散當是時 國本未定巨璫張鯨潛著
異意且挾東廠勢恣行威福中外凜凜公方與同官
中公決策除之而言者亦交章論劾御史馬象乾疏
論且語侵輔臣 上怒下詔獄精公言以安而給事
中李沂繼疏侵祗怒予廷杖公爭之力而鯨亦自以
職敗是年予斷發歸北龔禮部郎高桂疏中式可疑
者八人斷與馬公既備侵欺語稍激刑部郎饒伸訴
疏攻公 上怒置之理公揭請免逮且見喬御史璧
星疏以百韙規至不雜引咎謝乃已庚寅元日 召
四輔臣入 上手擾 皇長子令執視輔臣超拜已

命 皇三子總出輔臣擬俾如前 上力止之曰不
可旋出雖詳事干仁既欽案之法而獨自屬公曰卿
意云何公進曰于仁誠有罪弟當以壓治則于仁之
罪人不知以為訕上而以為納忠 皇上之法人不
知為治狂而以為拒諫 上意須釋因以冊儲規朝
請、上首肯之明日忽奉 御札以冊立豫教分為
二事一可一否甚而疑羣臣之請為離間公既云凡
稱離間者本貴而間便賤之本親而間使疏之 皇
上手摧 皇長子明示臣等以長幼之序臣等因而
早勸 冊立以成 皇上之所欲貴子因而進愛旁
之說豫教之方以成 皇上之所欲親何名為間也
且道冊立與豫教一無可緩者自後或公疏或獨請
後先六上疊疊萬餘言有云建儲一事前有 皇長
子始生之 明詔後有臣等節年所奉之屢旨公有
兩京各衙門之合奏私有 皇親鄭國泰之專請近
有都城委巷之流言遠有四方萬姓之屬望而上則
臨之以 九廟之神靈 兩宮之慈訓 皇上豈可
甚舉一念而臣子亦豈可苟頓一言者既而進接

御札冊立元子命序以定朕豈有溺愛偏執之意待
過十歲大典一並舉行公因請同官曰 聖意無他
止以冊立大事不宜自臣下發之吾輩但當揣然以
俟耳是秋西虜內犯言者多欲罷款決戰公嘆曰果
爾則 先朝懲河之禍作矣亟疏言虜至當戒邊吏
嚴斥候設備掠無亂和市不假當自定朝議平以為
不然亡何西師戒嚴邊亦無事會礦議起 上遣閹
臣公力陳其非便一防礦徒二責多得不償失三官
隸擇驛四示國匱形令四鎮得寬淺深非算事得中
輟年卯聞母病懇請歸省再疏得允濱行疏祈 上
止酒遠濕以調 聖躬抑火戒怒以寬左右舉 朝
講召對之儀躬祀 天享 廟之禮除額進加進之
例錄建言廢棄之臣皆一時至計既歸 上屢旨趣
召七辭不允癸已入朝 上嘉悅賜銀百兩紵絲
四表裏麒麟服一襲居數日密以建儲請 上諭接
祖訓立嫡不立庶欲暫將三子一併封王且待數年
中宮無子乃行冊禮命公作一諭旨公隨奏 上向
未有待嫡意自今始發使臣等何以奉行因歷舉自

古中宮養育庶子者歟 皇長子即以 中宮為母
早成大典雖依閣中欵事並擬傳帖二道而求 上
俯從其後者吾奉 御札 聖祖垂訓豈敢背違學
他人之假借以偽亂真哉遂擇公所擬前諭批發禮
部而外廷紛紛議起公出具疏請收回並封 聖諭
早定大典息衆囂次日奉 諭昨者元輔反覆朕早
行冊立此朕去歲之命復何所疑因恐背違 祖訓
日後事體難處故暫將三子並封今外臣爭論不知
何意已光祿寺丞朱維京刑科給事中王如堅各以

建言謫戍公彙為救解因連進二疏一請恩 勅九
卿科道衙門會議一請 召對面陳 上未允不得
已以三誤引咎旋得 御札卿若引咎置朕何地既
兩俱不必封少俟二三年行之公復據 初詔請定
大典未得 旨又請先行豫教安人心先後四揭皆
不報時以考察拾遺部科議不合考功郎趙南星鐫
勅號職禮部郎陳泰來等疏閣臣主之而通政魏允
貞少卿曾乾亨相繼論列不知公于察典毫無干涉
且惜趙南星材器當吏部引罪疏未下已先揭救矣

陳泰來諸臣 上歎大有處又疏力解之公見 國
是人心日就殽亂乃疏陳泰交要務期以定國論一
政體而大旨歸之主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當事者
與言事者交反覆數千言悉中窾會而請 召對請
御門請發章奏請停 宸翰免口傳及擬定進講經
書資啓沃皆忠謨之大者八月彗星入紫垣垣公疏
言紫微垣乃王者之宮太子之象惟早行冊立可禳
此變至十一月十九日 上獨召公于暖閣公即申
前請 上曰稍需之公曰 皇長子年十三歲矣復

何需民間子弟十三歲不讀書者況國元子乎
上乃曰朕子明歲當育髮期矣卿奏洞悉苦心公出
連上六疏危言切論有人不能堪者 上略不為迕
閏十一月初一日始奉 札冊立俟 旨行且於明
春行豫出閣禮朕又思二子年相若今並行出閣禮
或先後行卿可詳酌之公請 皇三子少待次年以
示等差 上報可因請侍班講讀選詞林諸臣並擬
閣臣侍班期以上悉用東宮儀象 上俞允天下始
曉然知元良之位定矣而中人開買出閣之費至斧

三十萬先生具疏曲請得少減甲午河南大饑人相
食公極陳公私交困賑濟無所出請與閣官盡辭薪
俸佐貧民而亦望 皇上暨 兩宮各量發內帑什
一以助賑 奉 諭皇貴妃進助賑銀五千兩 中宮
各出所積貲稍以活者不可勝數 上既爽明獨折
觸迕者不復 賜環而甚有以後言加罪前言一事
波及一署者外廷不測且以歸咎輔臣而士論愈激
愈囂遂成水火之勢公嘗進奉交用人兩疏雖衆溫
咎未貲舉行自念 國本既定可了出山之局而去
志自此決矣因密薦舊輔王公家屏又兩疏請增閣
臣會病大作辭疏八上始 允特加吏部尚書兼建
極殿大學士 賜路費二百兩彩段六表裏行人護
送馳驛歸先生臨辭復勸 上戒疏燕親 廟享勤
視朝重 詔令起廢臣核議論發章奏惜老成慎遣
罰節財用飭邊備擇吏治抵家數月母以天年終
上聞遣官 賜札賜賻賜祭又遣官視葬加祭四壇
御人膳羞咨嗟不崇公貲而崇其母云辛丑冬始封
公車兩試俱第二人是冬以 冊立禮成上 聖母

徽號推 恩舊臣遣官賚勅存問曰冊立朕志已定
但因激沮故從延緩知卿忠言至計尚簡于懷今元
子已冊立爲 皇太子冠婚並舉念卿家居係心良
切特諭知之 聖諭拳拳若以報成事於公而忘者
猶謂非其本謀可怪也乙巳 聖母壽開六袠適
皇孫誕生加上 徽號推 恩再被存問公陳謝附
以規諫丁未 上慮公不置後 召輔政加少保兼
太子太保遣行人敦趣入 朝而公父子交病不復
能起矣卒年七十有七訃聞贈太保謚文肅平生昔
君剖析精審不苟止而妄隨而章章絕不以示人孫
時敏時付之梓總之忠言至計不必己出而密歸之
上惟 上自行之故人鮮知者有不能秘須議論別
白而後從者乃傳焉如 元儲定策特其鉅者天下
稱遺筆伏想望其人邈如神明非偶然也公貌古神
清雙顴插鬢修眉覆目鬚髮飄然若仙事親有至性
退食侍側至寢乃出弟習學公病憂形於色真有炙
艾分痛之意士大夫以公品格高遠相疑憚不知其
推獎後進唯恐不及聞一善極力推挽不用不已至

貪婪苟合者害疾之如讐而中一不以介意也國居
蒔花種菊閒臨晉唐帖批評古書客至款語移日絕
口不談時事微行山水間不知其為貴人有物色得
之者亟避去自少手不識衡量室不畜姬媵古有三
不惑公能為之集若干卷藏于家雖文筆妙天下不
欲與詞人墨士爭長維是感恩報國則一片熱腸未
少寘於懷也

逸史劉氏曰　神皇帝欲以廉節厲世磨鈍手書公
名於御屏特署曰清正其簡在帝心尚矣蓋當江陵

薰灼之時挺然屹立畧不阿附及致身綸閣贊畫廟
謨入告嘉猷歸德我　后不自居功而定儲大策密
謀秘揭苦心尤極好事之人竟以此騰謗公亦不肯
深辯惟引咎而已以故當朝用其言去國思其法安
卑三徵側席屢待非其廟謨詠施潛運化理孰能感
我　聖明眷遇若此之至者乎

許國

許公諱國字維楨號潁陽新安歙之東門人也公兒
時病七日不寤而蘇文戲壁淨池得出父心蘉公私
奇兒再免于厄責徵也則挈之游昆陵公時十歲警
敏業傾其同舍生年十八歸試新安督學馮公奇其
文拔首多士而以其名汪嫌于姓也為更今諱心蘉
公既厥貫值歲饑疫兼坐割產故益貧且病久之戾
明穎公授徒資行修為養公又特廉郡倅恭延公訓
其子或懷金謁公言事公顏頰盡赤不交一語而走

名以是益重辛酉舉南畿鄉試第一報至心蘉公卒
踰年汪夫人亦卒公痛兩尊人劬而不及食其報哀
毀甚服除宛陵山寺有兩青鳥飛鳴其前移時乃去
傳言此碧雞之相傳唐李翰林自蜀攜來者我明惟
舒梓溪狀元一見因出所藏圖繪示公公為賦碧雞
篇乙丑舉會試第七人選翰林庶吉士日鍵關冥搜
邃覧究心經濟之學行為詞章閎深典麗館閣稱詩
文兼擅所長者罕麗焉隆慶改元授翰林檢討奉
詔賜一品服使朝鮮適國王新薨河城君昖攝邦迎

禮公以昭未嗣位不許國人哀懇乃許之成禮而還
饋遺一無所受獨使郭所過覽勝觀風問有紀述者
皇華集弔箕子謁壇君諸作迄今為其國人所長誦
焉辛未春分校禮闈更使益藩壬申 神宗出閣講
學以公兼司經局校書萬曆改元自編修陞右春坊
右贊善時 上日御經帷無間寒燠而公齋心夙夜
勤恪視蹐篳有加比進講儀容周慎音節鏗鏘託事
獻規曲盡忠款 上每悚意聽之手書責難成善大
字賜焉甲戌秋典試武闈丙子秋典順天鄉試頃之
陞司經局洗馬兼修撰預修兩朝實錄書成咸蒙叙
賚戊寅遷南國子祭酒庚辰轉太常寺卿領國子祭
酒擢詹事府事兼侍讀學士仍直講帷其秋改協詹
府事充會典副總裁辛巳陞禮部右侍郎尋轉左兼
官直講如故癸未春典會試更簡拜禮部尚書兼東
閣大學士入贊機務尋從 上考卜壽宮晉太子太
保直文淵閣典之誥命甲申漢南獻俘以決策功晉
少保直武英殿丙戌一品滿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予
誥廕公念父母曆淺土未葬疏辭誥廕而請卹額歸

襄窀穸之事詔予祭葬公之仲子代行踰年會典成
晉吏部尚書仍與誥命公受誥而辭官不拜己丑春
再典會試時文體寖壞公所錄制義粹然一出於正
諸引用釋老言離經叛道者即才藻士咸擯弗收士
稍稍懲其陋習焉尋以一品再考進太子太師仍予
誥廕計居政府九年代祀先師孔子者二分獻南北
郊者三誥贈三代任子者四其他以處篤闕工慶制
賜璘玉服幣諸恩數率優異不可勝紀公亦感激
上眷知尊尊以獻替為己任初有摘科場事語侵大
臣者公請辯部正以定國是謂昔之專恣在權貴今
乃在下僚昔之淆亂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又言
大臣猶棟梁也宜取其閱歷略其寸朽言官猶江河
也宜導之疏通息其風波時以為名言然自是忌者
彌衆數交章詆公公每疏辯輒自劾免 上特嘉公
忠讜數褫言者以留公公言留臣譴言者是逐臣之
去也則復力救言者往往得解臨洮之變首輔欲俟
勇王回巢專力以制火酋公憤歎勇助逆則欲亟剿
以圖大創又嘗言戎予不在敵國而在轂下安攘不

在兵食而在紀綱其持論忼慨引大義類此丹儲之
議自庚寅元日　上召見閣臣于毓德宮擁　皇長
子勝前命閣臣諦視諭所以保愛之旨而是冬公以
三事進規其一冊立深以不得所請為懟疏留不下
余乘間請于　上有詔辰年春舉行冊並戒群臣勿
譊方靜以待命而主事某之疏上矣時獨公與王公
家屏守直度必僨事因相與具公揭以進冀有所調
護于間　上果不悅遣中使詰公兩人先生輩奈何
與部署小臣比公以是不自安旬日而上書乞休者

五　工重違公忠予告給傳以歸歸携二三耆舊徜
徉山水間所至易村醪市脯與田夫漁父接席相飲
餐置往事不啻遺跡然燕居深念未嘗不以國事為
憂及聞太倉公請豫教而公始一色喜猶諰諰慮後
事曰吾卜其始矣未卜其終也則忠臣無已之心哉
未幾仁聖皇太后升遐哭臨於斗山書院山高風烈
一再宿中寒以歸遂不起公貌溫氣和襟宇沖曠與
人處若谿若谷靡所不涵納而其中介然有以自守
方在館局甚為江陵公所器重江陵父病朝紳醵禱

公獨不往吾以奉情留任衆或露章攻之公特削牘
藏袖中語其第客勸以行服即見忤終不以其故告
人也南中司成缺江陵問公願否公曰賢閑地重司
成道尊懼不任耳敢云不願既之甸雍亭當遷者數
矣而不及公或怪問故公初曰資宜爾也至再則曰
俸宜爾也深厚不伐如此
逸史劉氏曰公愛立時適國事昂華之會上擬於任
下競於撓攻地滋為棋府乃公披肝露膽劝謀於庭
無遺擠建言於上無隱衷轉移扶擒宗社終賴之而
至性儉素戚粟濟衣無所不可至哀憐窮乏緩急相
周傾橐無恡容推斯心也即納溝之思不惻于此矣

王家屏

王公諱家屏字忠伯別號對南大同山陰人母韓夫人生公時夢雲間仙仗擁送玉童下止其室知其貴徵也公七年而失怙繼母梁再繼景皆子公如所出而景尤父甲子舉山西省試其明年罷公車對後丁父艱隆慶戊辰成進士廷試二甲第二選庶吉士庚午受翰林編修與修世史暨萬曆改元與修穆史及成受爵賞有差中間分校禮闈教習內館及奉 命册封親藩皆恪慎稱任使而文章行誼業冠冕詞林

為諸公所屬目矣乙亥建復起居注以史官六人佐之公為首選會日講員缺公以翰林先補益特拳也時 上沖齡嚮學日御講殿公挾諸書儒後音吐朗豈開發懸款 上嘗斂容受之退謂左右王講官端士也居一歲以病謁告 賜金幣給驛以行越三年己卯後以日講召至則為翰林如故又三年壬午乃陞洗馬踰月再陞庶子明年癸未主考武闈進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掌院明年甲申春解篆教習庶吉士模範嚴恪勤督慎力士莊而服習之踰數月陞禮部

右侍郎又踰數月改吏部又踰一月詔兼東閣大學士入內閣與太倉王公同日宣麻闕下動色相慶謂為得人然公去為史館甫二年耳 上既特知公眷倚甚篤數召對暖閣偕同官議處章奏多所攢決乙酉從視壽宮協定吉壤 賜一品飛魚服明年丙戌以風霾為災偕同官條上寬卹四事皆蒙嘉納其年大旱虐 上步雩南郊召對天壇偕同官面奏 上勞勉之居無何景淑人卒於邸第 詔賜賻布銀幣賜三代誥命使祭酒贈公之墓而葬焉三年部便以

標除闕 詔進禮部尚書趣還內閣遣行人往迎踰年乃至時 上御朝漸稀公入都數月猶未得面乃 上揭言邇來朝講久輟章疏頗留典禮並廢紀綱漸弛眾心憫憫請以聖節出御舉發奏章以慰海內不勝大願 上覽疏感動遣中官諭旨曰王閣老忠愛之心朕已悉諭望日為出御門廷公進見焉會廷臣請建儲久未得允人情大撣庚寅元日 上御寢宮召輔臣入對因出元子見之四公面請諭教遂後以冊立請再上未報久之公以起用踰年無能有所補

款乃上疏自劾謂比者災異疊見彊圉未寧儀諭紛
紜風紀廢壞此亦主憂臣勞之時而署衙佯食不能
劾一賢之助臣罪當先叅 旨慰留公又疏言今元
子冲齡中外繫心而大禮未行羣情疑慮又禁庭贊
御之間喜怒過當何責太嚴工累和平下滋危震可
憂可懼非止一端而臣才力不能逗贊精誠無由感
通內愧尸素不敢自安其辭彌懇 上雖未允然溫
旨敦趣再三乃出視事復請冊立禮官亦合九卿三
請詔譙讓廷臣奪禮官秩于是三公各歸第引疾謝

而公居中調之 上意稍解詔趣三公出旋遣中官
李浚諭公冊儲之禮當於明年傳示廷臣毋復奏擾
如有復請直過十五歲方行公見聖示有所大本已
定乃擬傳札以進請宣示百僚因隱十五歲語又度
未可下也以便先錄口詔馳報禮臣行即具疏以復
謂遵奉玉音謹以適行南北諸司傳示大禮有期令
其靜俟而亦隱十五歲語 上既不許實亦及見部
疏復遣諭公浚所傳止令卿知爾奈何遽示禮臣且
部覆是何等語會科疏亦 上並得熟責然 上雖不

懌而建儲之禮亦因以有成言皆公所調護也已而
三公奉詔出見公乃杜門請罷累旨趣出明年八月
工部郎張有德復請遣辦時太倉王公以歸覲行申
公以言在告惟公及許公直閣計恐有德言入或致
激擾欲因而就之乃亦引諭旨以請 上既怒有德
因責輔臣不當附和又為更期三年於是許公兼罷
公乃疏言國所具揭臣實典與謀乃至稽緩大禮國
去臣不得獨留請並罷臣疏入報聞而其時申公亦
去柄政且屬之公公乃請趣太倉入侍而與新相趙

公同居政本會曾少卿乾亨議汰京衛官衛官避尚
書同亨於朝公在閣聞狀急遣人出諭天下有叛軍
寧有叛官若曹敢于禁地避辱大臣罪死不貸衛官
聞皆解散司馬欲貫毋問公執不可請令五府詰主
者名置之法事乃定明年壬辰科臣李獻可等以豫
教儲宮請嚴旨譴罰公輒封還御批力請寬宥疏入
不報而他申救科臣者皆得削除甚者予杖公因稱
疾求罷言儲宮諭教妥宜早圖科臣所言未為差謬
而以臣封還內降至蒙何譴削轉相株累道路之猜

縱橫生宮闈之讒搆交作其乎虧損聖德動揺國本非細故也今臣既無匡救若復洩洩依違正漢臣汲黯所謂從諛承意以陷主於不義詒羞朝廷死有餘僇請急罷臣以謝天下疏至三上辭益痛切　上終不允而遣中官臨問諭曰卿其洗沐近醫藥自輔毋言去也公具疏謝因堅卧不出又再請乃聽仍令守臣偵其起居以奏曰將俟召曰或謂公相臣也即隷不從宜少濡忍以就大事奈何取一決為高公謂否古之人主惟所欲為皆以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

識大錄

輕下心爾吾意大臣不愛爵祿小臣不畏誅罰事宜有濟聞者服其言公去三年元子出閣又數年青宮遂建公舉手加額以祝齋沐表賀　上亦遣行人賫羊酒銀幣問公于家官一子中書舍人又明年癸卯十二月以病卒年六十八訃聞　賜祭葬贈少保賜謚文端始終恩禮可謂備矣而天下猶以公忠誠體國不及盡展其蘊以致太平有餘思為公為人長身豐頤魁然岳立器局偉大喜愠不形而操履端嚴臨事有執意所不可賁育不能奪也謝政家居卜築遠

如與父老故舊為娛客至不盡避亦不汎接與與如也博聞善記其學無所不窺文思神敏援筆千言宏遠藻贍自成一家敦倫砥節内行純備自以早失怙恃懷慕終身其與人處豈易寬和温然長者而居室當官斬斬嚴肅小大凛然宗族奴客無敢有竊借者問病振飢惠洽黨里交際實足皆從豐腆而取予峻于一介身所服用乃無紛華諸子既衆貲産不饒沒身之日幾不備禮云

逸史劉氏曰公偉度豐材沉幾朗鑑汪洋千頃未測

識大錄

津涯及臨大節守誠堅固若將以身殉義一何伉直不阿也方其廷諍過激人主不能無悼然毋儲慶典既緩急不渝而于公恩禮始終亦無少替意者精誠感動默有信倚以定萬世之策聖神獨運之原固難以用舍窺矣

陳于陛

公姓陳諱于陛字元忠別號玉壘世為四川順慶南
充人太傳文端公以勤則公父也太傳為檢討時生
公于京邸生時室中夢有仙音導從自天擁一人下
已而公生太傳異之公生而幼慧讀書如風習太傳
不甚督公篤志下帷有所綜輯結撰亂如太傳公旨
太傳益喜曰是真類我辛酉年十七舉鄉試戊辰舉
禮部進士尋改翰林院庶吉士庚午授編修尋充實
錄纂修官時太傳意有所不可輒上書乞骸骨公周

請扶侍同還蜀中父子晝錦世修為盛事壬申公復
如京師會 穆宗實錄成陞修撰旋以太夫人憂歸
丁丑以 世宗實錄成陞俸一級服闋以原官充日
講己卯以講幄敘勞再晉俸一級庚辰太傳公年七
十公上疏乞歸省 上念大傳為 先帝舊學而公
又以世且在講幄特 詔有司存問賜公辦幣乘傳
歸省公集里中耆舊如任太史瀚王恭節公庭十餘
輩為高年會公從太傳身行酒炙必極歡乃罷太傳
雅愛嘉陵紫王山搆樓游焉公集唐詩詠江樓者命

童子歌以佐觴凡可娛太傳者無不先意承之癸未
仍補日講甲申擢司經局洗馬乙酉主順天鄉試晉
侍講學士丙戌秋太傳卦主公哀毀骨立 上仍賜
驛幣給驛所以贈卹太傳有加己丑 上召公仍為
日講官俄遷詹事府詹事掌翰林院事庚寅上疏請
立 東宮辛卯擢禮部右侍郎掌詹事府壬辰主考
會試尋改吏部侍郎以原官教習庶吉士癸巳以三
品滿考 上賜彩緞羊酒廕一子入胄監復同諸臣
固請 冊立雖未俞允而並封中止 皇儲出閣公

亦與有力焉已又疏請 上勤朝講接臣工不報是
秋擢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仍掌詹事府公少從
太傳習國家故實入詞林後更留意於學問史家乘
無不折衷而討其至謂實錄實訓秘在金匱而會典
職掌又溪而不屬野史諸家更秘而不與苟不及此
時修正史何以昭一代之盛乃上疏請倣宋正史例
開局纂修 詔允行甲午春感疾乞歸 上慰留不
許是年秋 詔簡閣臣吏部已有所推舉 上詔并
上前所推姓名乃 命公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入

閣忝機務則　上固獨深知公也公感　上拔擢曾
上六事一曰接見大臣二曰採用人才三曰勅奬外
吏四曰清查邊餉五曰儲養將才六曰遴擇邊吏大
意謂方今　至尊端拱忠良洸滯吏治惰窳國儲匱
乏邊陲多警武備未脩失今不為更始後將何極以
肅皇帝之精明而末年貪黷成風夷狄交侵則倦勤
之故請亟修朝講召對之典以振綱紀決壅蔽作請
諸臣無於銓理宜令吏部次第列上可用者用之而
後以賞罰隨其後人情重內輕外今後行取宜及州

識大錄

守太守治行高者即入為列卿巡撫宜忝用內外參
賢則久任之歲入有限邊餉日增宜簡主餉曹郎重
其權使覈虛冒將帥國之爪牙平時宜令公卿大夫
各舉所知武舉外別立一途以收異才邊吏宜擇人
與地宜者銓注令習熟邊事以需邊道開府之用縷
縷數萬言　上嘉納允行乙未二月以西塞功進太
子少保已滿二品考晉太子太保賜賚如優仍廕一
子入監讀書是冬言官同時被　旨落籍者二十餘
人南北臺省幾空公與同輩密揭救者再露章救者

一丙申春公獨上疏曲為諸臣營救若謂諸臣建白
各有主者又或遠在留都或奉使外省平時往〻抗
直不避槩而逐之是言亦罪不言亦罪天下且謂
陛下陰惡其言而名以不言斥之臣等亦何以自解
言極委婉意　上或稍解竟寢不行然中外翕然奏
之未幾　兩宮災公同諸大臣直叩內殿問慰覲得
面陳不獲已疏引咎自陳乞罷不許然因是多時事
之感矣公體素強又加意尊生戒飲甘澹乃自此日
減冬至有事南郊感寒疾漸成閡格竟卒年五十有

識大錄

二　上聞揄恤賜賚加渥又諭　皇長子故閣臣于
陛有講幄勞特致優賜贈太保謚文定公生平端毅
雅重外和內介挾容接者如坐春風中砥礪操持潔
然不可奪尉吏局以至政府謝絕餽遺門庭如水無
私交無私請尤嚴飭家幹短褐應門從無有鮮衣怒
馬出長安市者性澹素雖生而富貴衣不御鮮華飾
不享兼味一切濃艷嗜好泊然無涉惟好裒聚古今
墳典閉戶伏讀門分類析皆手自線輯為詩文冠冕
宏麗居然盛世之音顧匠心腊裁不輕出嘗著文集

軒記以見志惜也盛年不恃大業未終然在公身則
少生貴門長㢘華速脫入爲司通籍二十餘年與修
實錄者二總裁史者下入侍講者三分校禮闈者
一典主文衡者二　上眷之以爲舟楫鹽梅而海
內仰之如清鏞大呂沒之日無賢不肖皆嘆息其賢
始終完結毫無點玷可謂得全全昌者矣所著有萬
卷樓集若千卷藏于家
逸史劉氏曰　本朝公卿奕葉蟬聯者累累不絕而
父子大拜獨公一家公起家詞垣久侍講讀受知
聖主宣麻時年未逾艾人閣即條上天下大計卒未
及躋首揆皆與文端公同然太傅因同事牴牾見斃
冥鴻享巖居之樂者凡二十年公乃盛年而先之此
則所以異也先時蜚把中台占者曰中台主益州公
竟應之柳亦異矣

趙志皐

趙公諱志皐字汝邁別號瀔陽浙之蘭溪人系出清
獻公抃之後公之將生也母夫人夢日華繞室及生
美如冠玉雙目炯炯絕異凡兒自少遵父師訓即知
勤奮弱冠舉于鄉戊辰中春榜　莊皇帝臨軒賜士
授公第三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已已與修　世廟實
錄辛未分校禮闈壬申　冊封吉藩癸酉預修　穆
廟實錄陞侍讀　神宗即位倚信江陵江陵以父喪
奪情諸現勤首皆贊激　上怒廷杖竄戍而編修吳
公中行趙公用賢俱繼之　言未下公糾同志七人
以至情大分面詰江陵冀追矣趙之禍吳趙竟亦廷
杖一切勸疏悉不付史局公以議掌堅詣之使不得
秘江陵怒書會星變察百僚遂出公廣東按察司副
使公持法平恕聞與名士尚徉山水况味恬適而江
陵怒猶未釋辛已閉察京察又黜公公歸築室清獻
公祠傍自號六虛主人枕石漱流爲終焉計壬午江
陵逝兩北臺省交薦公起解州同知陞南京太僕寺
丞吞擢國子監司業歷右諭德掌翰林院事改左諭

總修玉牒再校僅閣陞南國子監祭酒歲餘轉少詹
事掌府事無何遷陞南吏部侍郎又歲餘改吏部左
侍郎辛卯九月　上特旨簡用陞禮部尚書兼東閣
大學士與太倉王公繇山陰王公同輔政山陰王公旋
去太倉王公以省覲歸公獨秉機密未幾寧夏將吏
哱劉撫臣據城以叛耗總督學曾合諸鎮兵討之久
無功　上亟逮學曾公薦葉巡撫夢熊代又請賜監
軍御史梅國楨尚方劍誅不用命者三軍爭奮遂擒
二賊寧夏平　上御門受俘因使召對公從容請款
學曾　上特為末減於時倭夷又攻朝鮮朝鮮告急
公洪衆遣將救援旋克平壤而倭稍退太倉王公還
朝會羣臣請冊立急　上下三王並封議公累疏極
言其不可會王公亦上章己請之並封之議竟寢自
是王公謝政歸而公為首輔勵勤人倍速底　兩宮
三殿災公每題覆竭誠勤　上修省至開林之使四
出公現陳甚懇其臺省部僚因事激觸至斥逐貶竄
者公所以營救無不力　上意時亦釋移即不用公
言未嘗不知其忠愛也朝鮮之役自克平壤倭方奔

總而細入沈惟敬者與倭通許其封貢以誤石本兵
本兵恨甚公不能沮封貢卒不成而倭復獵朝鮮
上大怒下本兵于獄始決戰　廟筭方有次第而
衆口罪本兵者因并及公公杜門不出迨我兵水陸
破倭東事將平而公病劇乞歸彌懇　上慰留彌
篤章數十上不聽伏枕三載竟卒贈太傅謚文懿遣
行人護喪歸復遣治葬卿舍臨殁循草奏請冊主罷
礦稅簡閣臣用言官四事
逸史劉氏曰江陵氣橫一世公挺身折之至困抑不
悔及公佐　天子而齮齕公者亦時有公非惟不罪
言者且并其姓名忘之其雅量何可及哉居鄉立朝
一以誠愨謹厚始終不替而祿位崇極齒筭綿長子
孫綿綿天豈偶然也歟

朱賡

朱公諱賡字少欽號金庭公將誕母陸夫人病羸始
徐慮甚方然詩起視兩炬橫豆如弈各吐蓮瓣者七
公父泰州守公大喜公生而手神秀挺六歲喪母哭
甚哀時未孝秫外傳乃閉都講授比部經義窮了大
指即私自結纘諸名士爭指目以為奇有長者戒曰
此神物不可狎入泰州公始匿而親授之經十七嘉
靖辛酉舉鄉試隆慶戊辰成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
與修 世廟實錄甲戌陞修撰與修 穆廟實錄丁

丑陞侍講會試分校戊寅充日講經筵官 上方沖
齡酷嗜學每旦公開陳軌和顏受之一日閱宮中娛
情花石因講宋史花石綱極言羣小騷擾民害甚大
不可 上退戒左右曰講官言可畏己卯以講讀滿
考五品服俸庚辰典武闈壬午典順天鄉試癸未二
月晉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學士掌翰林院事秋陞
禮部右侍郎直日講如故甲申轉左會有大峪壽宮
役大宗伯中人言 上命公往定制司禮密傳 上
欲厭 永陵制公陰令人丈地廣狹規曰 永陵廣

八十一丈小加方擴若干令必欲如制減地稟不小
請並外方擴用八十一符 聖祖九九數且 昭陵
在望而制不等恐非所安 上察使人會其地七昇
竟得請人謂公斯舉無論省金錢七萬所全 主德
亦甚大乙酉以講讀勞加俸一級丙戌改吏部左侍
郎教習庶吉士考滿廕一子入監讀書丁亥加太子
賓客是年冬兼掌翰林院事戊子陞禮部尚書兼翰
林院學士冬入言閣臣曰方春時和計吏在廷甚職
當以述備力請不得如九卿如臺省以次進改盾從

中力贊其必有濟既 上會南都有請者訛言 上引
嫡焚既衆莫應公再疏不報是日有 旨選中官二
千名公疏言其害得減半諸宗室請封告吏胥橫公
盡為查給有以 詰命難者公陰令人往司所檢得
賜軸者盡給之諸宗室銜德不置七何總夫人卦至
乞歸 賜祭葬加祭一壇褒事尋武讀書處泉武山
建逍遙樓假則其中十有三年 上念舊學以尚書
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遣行人甚往 召公再辭
不允至則備陳礦稅為害至引唇玄宗宋徽宗為戒

詞甚切　上優詔褒美沈元輔在告有以蜚語中沈
歸德于四明皆大中丞溫三原沈言件臣某道臣某
爲閒請出此二人以正國體俊四明去益力而大中
丞持前議力爭之　上以示公公疏云元輔一貫都
御史紀皆大臣一有軒輊令兩臣俱不安　上兩留
之遂下中丞所糾臺省疏屬閣速歸德入視事議曰
論臺臣全綜憲體足矣公贊然其議　上從之明年
楚事起四明與江夏郭宗伯見互异非公爲政不具
論と何又有訛言事謂　上召拜公意托公名徵示
指株累多人　上震怒甚遣中使慰勞公爲伏地哭
失聲　上念姦未得偵校四出急捕囂沈令譽得王
銓部士騏于此部王立夙與劳問書欲以姦書事坐
令譽波及于王公擬姦書付法司而以于王下部院
上意不解促公擬　嚴旨公草從姦書事改擬稍有
加而于王事無涉竟從前擬云公嘆曰大獄將興可
柰何乃移書四明言甚具四明始從科道廷鞫論嫉
敵生先事羅初令譽板執詞獄入少宗伯宗伯舟泊
楊村遣人入都市藥宫校捕得以爲偵宗伯幾不自

保適楚人胡化調選上言事由荆門知州阮某聽科
臣某指使乃科臣意多行猜忌遂力攻宗伯而厚誣
歸德於是公論大不理于科臣然沸湯燎火機不自
息徵公調劑縉紳流禍不知底止矣甲辰疏引年不
允會典成九月疏請釋逮繫草司理鈺等十餘人于
詔獄十月以考滿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晉一
子中書舍人十一月工部援例請啟門工公諸此嘉
靖三殿故牒及十年　兩宮成規今軍與早潦所在
若洗而所入礦稅原爲大工者不得名一錢不此之
請便援往牒使　皇上無以示信天下非所以光
聖德乃密具揭進　上覽之大悅遂傳旨緩工從令
擬諭進公條陳礦稅原爲大工信不可失乃下諭封
礦所在稅璫改有司徵以其半濟工盡三日間　上
爲公轉圜如此　詔下海內歡舞更生矣是日以河
州加恩三疏辭特公家嗣推通政陪者衛中丞公
疏辭不宜以子先父執　上嘉允朝論賢之乙巳大
計臺省被察者皆留南察疏至公恐　旨中出不及
靜具揭言不可狀乃　上已下南察疏傳諭臺省人

少宜留用公極言懷祖制瀆煩議臣死不敢奉　詔
封原疏還　上竟從公議不復留己又揭南察既章
改正南北一體且制也聽之去使　上復從公請於
是諸臺省披察竟無敢留者衆譁始息展有中使持
二疏至公憐語中使曰有元次輔在堂其語卿中使
曰非誤　上命也閣函乃疏判温中丞共一且併及
歸德時傳諭令中丞去公言大臣去國必秉之公論
浙自　宸衷而傳閣體不失　上竟不發傳從南臺
論二科臣及中丞疏但令中丞致仕科臣養病云丙

識大錄

午春稅璫梁永控宋咸陽令時際滿咸寧令朝薦咬
劾稅銀有　旨逮時際降朝薦一級公揭言永單詞
未可盡信且調停語旨方新復逮有司非所以一視
聽于是時際免逮朝薦得不失官七月四明罷歸德
亦奉　旨歸公驚具揭稱次輔亦思請留次輔否且
併乞臣骸骨不報而公以一人獨理閣務九月請釋
曾御史學程畢御史以請東事忤　旨繫請室五年
至是始釋天下翕然歸公而御史亦頌公實生我云
丁未正月當大計楊少宰素奉　旨計諸史寺奉

命戶部尚書世卿代是日計事遂停公上言侍郎楊
某業奉前命即啟最有不當　上意衆何得越之獨
不爲大計惜耶　上急追還諭乃定是時公以久痒
數稱病杜門固請簡用閣臣不報三月以甘藥捷加
恩不俟賜大紅斗牛紵一襲四月復以病請侍遣太
醫堂上診視再疏請簡閣僚代垂死老臣　上惻然
勤念從廷推拜東阿福清晉江入內閣起太倉于家
廼廷推之前　上嘗有恭然正思枚卜得人之旨公
心應旨從中出疏請付廷推廷推者五人而晉江爲

識大錄

衆論不決少宰具以聞晉江得旨遂設言而漸波及
公有衣鉢之疑矣久卧病以晉江福清新入閣勉爲
同事先已定選館之條著爲令及是止慫屬用兵議
所全活生靈無量公自是病益深以一品滿進少保
兼太子太保改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會公所請
選用臺省疏下諸臺省多發四明楚事及靈騎德併
謂猗三四言事者去國公似有意督過之爲四明修
郤言益紛紜大半謂公一去足以明志公實爲甚慎
顧天自白而已七何病辛先是款悉數時政叩閣而

請及病危乃指而嘗尸諫　上優詔報可公及彌留疑日問曰　上意若何頷而謝者再公入官數十餘年所入條多以周諸族子蕭如寒素天下所不慊忘于公者有謂道扶在野未覩速茹有謂天聽日遠未見棟圍有謂四明舊轍跡涉同互嗟乎為相難以紹與繼承波則又難公曰茶吏食茶者以苦語人不知惟食者知之間以苦何如覺不能吐一語大操舟中泥風濤柏天從旁觀者觀一葦蕩漾波濤中亟有孚登帆登蒿師不敢維纜不知尚需人而任即長年三老亦為咄舌公云地本危地機又危機亢公時與勢之艱者十不得一奈何不天天自白哉卒年七十四訃聞贈太保謚文懿遣官覆恤並葬事子五長敘備石通政次敘優封中書舍人次敘德次敘衡次敘微公所著有經筵日講章奏疏敘盾堂集行于世

送史劉氏曰公與四明歸德同時入直適　神皇帝春熙靜攝堂陛不交上下情隔法令久寬人皆樂易然一有欲犯言官輒操議論劾府往往不得安其位二沈既歸公乃獨當是非之會潛調默挽擇言始

識大錄

息旺上之神明固有持養寛公至誠異我有以忠感之也

沈鯉

沈公諱鯉字仲化別號潛齋人號龍江歸德人公生
有異質兩乳傍生二小乳兒時見虫蟻亦不忍戕有
遺錢于道者睨而不取徙躬行己跬步必首十九領
鄉書為嘉靖己酉至乙丑乃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翰
林檢討侍 神宗于東宮為講讀官每有敷陳多明
白懇切 上輒改容傾聽以 登極恩晉編修隨晉
左贊善于告歸遭丁內外艱 上數問沈講官何不
來左右以艱對又問何時除服曰秋仲 上命先補
講官俟除服奉職比公到擢侍講學士掌院事改侍
讀加四品服踰年擢禮部右侍郎改吏部轉左與太
宰海豐楊公甚相得楊公知公素不通餽遺從容語
公吾柄銓于交際辭受不得不嚴公毋過執也公曰
少宰百僚之望也詎可苟乎海內賢才有知者必極
力推轂而未嘗私薦一人隨轉禮部尚書公素諳禮
學惓惓以維風化正綱常為己任始受事即言文體
險怪關士子心術為遐弘正以前制義雅醇者刊布
學宮名曰舉業正式條上學政八事皆見施行又舉

識大錄

民風侈靡所宜禁革者數十款自冠婚喪祭宮室衣
服及竿牘往來微瑣之事各稽 國朝憲典著為定
則頒之天下 皇貴妃鄭氏進封公言宜並進 恭
妃許氏 恭妃者元子生母也 上報待元子冊立
行公又懇請冊立併宥言禮諸臣姜應麟沈璟等
上謂建儲已有定序責公庇救小臣歸過于上是歲
大旱 上步禱 郊壇欲分遣大臣禱名山大川公
言民已困矣而益以承傳之使是重困也不知 上
齋三日以告文遞授太常之屬致之便 上從之又
用公言令諸部寺蠲不急之征及額外經費以數萬
計 詔各藩方省刑薄斂多方賑濟蠲免諸賦毋
事虛文已請復建文年號修 景皇帝實錄定由獄
舊祀移 太廟祔享親王及功臣于西廡進 世廟
諸妃塋金山者配食 永陵議陵祀宜各專官毋兼
攝改諸王諸妃墳所祝文稱謂之未妥者 不報宗
藩名封向分屬中貴為奧主每有陳乞必用重賄公
請諸名封皆令撫按具題已得請者刊為書冊傳中
外所司一覽洞然無復需索留難之弊人皆稱便而

中貴以為絕其賄聚譁于內閣事遂寢令甲親王以
帝支入繼者其餘子只受本等封爵秦藩故支子也
而為其弟乞封郡王大璫與閣臣皆為居間新安許
公與公同年私語公元老借璫力以定大峪山章為
委曲公終不聽他如唐晋潞淮諸藩有違例陳乞者
皆一一執爭上責公執拗公守之自如仍以宗藩安
例進曰臣所執例也非拗也自是璫輩愈嗛公屢以
微事傳旨詰責或奔倖甚至登朝遮攔門不聽公入
駕至 南郊朝齋宮罷後傳呼禮官公趨候宮門至
滿下寂然以此困公公自是有去志矣 皇貴妃父
鄭承憲為其父請卹援 中宮父永年伯例公疏駁
之 上予墳價五千兩公復言其太溢翊聖夫人金
氏其夫官至都督同知沒而欲以任襲公爭之遂寢
餘姚新會餘干三先生從祀議起公持論獨與餘干
大有所拂忤真人張國祥上言 肅皇帝功德隆盛
享國長久以信任方士邵元節等贊玄祝禧故勸
上以紹祖武公劾國祥誣導諛宜正刑章 上寘
不問 壽宮之役 上意屬大峪山輔臣咸之議者

多有異同三御史遂露章言其地非吉且多石 上
傾心動命禮工二部往勘欽天監正張邦垣取五色
土囊進之公言大峪山營卜已定不宜更移而不言
無石與五色土輔臣以屬公公曰禮臣持大體耳何
知堪輿輔臣頗疑公持兩端而當公之往壽宮與大
璫鯨俱諸在行者皆往謁公獨否比相見公詢璫建
儲事璫對以不關給事某遂揚言公與璫有密謀為
大拜地旦夕且宣麻又言公不請潞王之國為溺職
而都給事某且以危言撼公公遂決計歸六疏始得
請既歸附里居十四年乃與山陰朱公同被命入輔
政陛見後即具言以聽言圖治又極言礦稅之害上
報聞又與朱公約閣臣以薦賢為第一義宜各舉所
知毋避親故且相戒毋洩朱公唯唯而會有露所薦
姓名者公懼焚其草第請下九卿臺諫公舉而已嘗
以長至節詣 宮門稱賀 上使大璫拒寄公謹及
閣礦事公言洩山川靈氣傷 陵脈關係 聖躬與
聖子神孫不細時 上已使小璫偵輔臣何言已又
問狠狠以實對 上領之其後卒罷礦而稅璫尚縱

楨所任肆虐滇人不勝忿殺璫擁按致聞 上怒持
其章不下公言定亂宜速久且生變又具列璫罪狀
上爲寢戮俘無株及嵯璫永郡秦咸陽長安二令
上欲遣官校逮治公力爭而止遂璫淮以進方物爲
名欲率其衆甲至闕門入情震恐公中夜草奏密聞
上大驚責淮毋得妄動中外乃安公念時事艱難天
變未盡回不積誠無以報 主乃列謹天戒恤民窮
等十事書之于牌每入閣則率兩房官拜禱額天欽
聖聽或從公爲咀呪 上大怒立命取中取覽之曰

此非咀呪語也覽者曰其咀呪但不出聲耳 上默
不應而先是有楚藩之事楚宗人許王非其種宗伯
江夏郭公猜行勘公主其說而四明沈公意異下廷
臣議似此相紛挐久之始從中下宗伯章以王爲真
蘇切勘未幾而楚宗以憤擊殺趙中丞互指以叛告
事平狀安 廟堂從公語四明公曾子有言如得其
情則哀矜而勿喜此猶爲凡民言耳今宗室驕肯就
戮 二祖在天之靈得無悽然而奈何張之無已則
下禮曹議覆其功罪而以文武有勞者行所司奬勵

叫體面不失而人心服矣人咸以爲允其後復有妖
書之事大索長安中不寒而衆鋑給事言其書出于
郭公併及公又言郭公臣公所緹騎蔡遲卒日夜環
公第伺察縉紳皆引避不敢及公門逮繫郭公婢僕
拷掠無所得又捕訊公同鄉周錦衣嘉慶家屬極其
慘酷公危甚賴 天子聖明素知公得奸人皦生光
抵法公與郭公皆無恙而公亦自此得請歸矣出都
日猶有譏公衣紅袍馳騎閒遲者賴大璫钜爲解乃
己家居環堵蕭然半畝之宅壘石種花即廣廈名園

不營也與其弟恭公相交愛皓首欸娛觴詠共適足
爲天倫至樂絶口不譚世事不以尺書入都門年八
十 上遣使奉璽書存公亡何而公沒矣時萬曆乙
卯年六月得年八十有五訃聞予祭加贈太保公
爲孝康即以簡素自將恥事干謁其成進士出高文
襄公門文襄以輔臣攝銓權勢薰灼公自旅揭外無
私覿文襄責公避嫌公曰避嫌賢者事也又多所規
諷文襄不能用後江陵逐文襄所株連甚衆獨不及
公且稱公爲君子在講筵屬江陵寢疾百官奔走祈

禱祈至空番公獨不往相知者林以利害公不為動
佐銓日元輔與太宰俱被言諸上章留元輔者甚多
公既赴太宰視事無一語及元輔人或以諷公公不
顧也其踽踽撥地率如此而得中官尤峻絕大璫馮
保張鯨張鯨相繼長司禮皆張甚或共事講筵或有
事春曹公自一揖外未嘗交片言亦未嘗輕投片刺
郡故食長蘆鹽後改河東甚為患苦賴公力得復其
舊有書院沒于河公求其遺址築之扁曰敦倫與諸
生講學習禮其中[illegible]皆其大者至于該己卜之墳却
鄴人之舍拒武弁之納女後郵傳之小撻忍狂生之
詬及以德報與輸粟賑荒之類不可殫述云
逸史劉氏曰公燕介有守真誠愿慤內不敢欺己外
不肯欺人而恭謹篤實遇事必審是非所在而執持
之未嘗一步苟從故不容於儕案幾為妖書所中非
賴　聖天子神明知公端潔無他殆矣葉福清謂其
淳朴類司馬君實無一事不可以告人知言哉然直
道終難獨立卒燃悒以去勿克究其樹立洵可惜也

于慎行

于慎行字無垢東阿人父玭為平涼同知以廉節祀
名宦鄉賢母劉淑人夢龔摩羅果綴實甚巨遂生慎
行生十一歲而淑人登世條淑人言行若於篇讀者
悲咽嘉靖辛酉舉省試第六磐而赴鹿鳴諸大夫即
席欲為冠辭以未奉父命隆慶戊辰登第選吉士庚
午授編修纂脩　肅穆兩朝實錄甲戌同考禮闈晉
修撰充日講官　上勤政勵學日御經帷慎行主講
唐史每至成敗得失之際反復論說　上輒悚聽講
罷或分命題咏慎行不善臨池詩成則倩人書之具
以實對　上大書責難陳善字賜之丙子進侍講明
年江陵奪情同官蘭谿新建輩七人共為疏力言不
可時昆陵吳姑蘇趙以爭奪情杖闕下疏入而桂林
呂公中止勿奏江陵以構臣未敢顯斥佯以他事致
良次謂曰子吾所厚亦從人為此耶則正色曰以公
厚我故為此相報江陵艴然再踰年己卯遂引疾歸
四年　詔入日講如故久之進左諭德時江陵已謝
世言者振暴其罪　上命司寇丘公同內璫往籍其

家江陵柄國既失士大夫心至是咸推波助瀾甚之
爲快慎行獨貽書丘公言江陵當有劳是非功過當
爲别白即聞有受取亦可指數穀分宜馮璫爲分不
及必欲捕空捉虛廣爲搜括恐株連全楚皆受其累
且江陵母老在諸〻孤少不更事覆巢之下顛沛可
傷宜謀之有司請於 明主乞以聚廬之居立錐之
地合古人惟蓋之意纔〻千餘言極其切至丘卒從
之乙酉典試南畿晉侍講學士丙戌晉禮部右侍郎
己丑改吏部掌詹事府即擢禮部尚書兼學士疏請
冊立郊廟諸大典禮而冊立最懇章十餘上時 上
意已默定不欲人言屢旨責慎行慎行持之愈堅至
自劾乞罷九疏乃報允賜金幣給驛以歸久之 上
復思慎行以舊官掌事府使講春秋疏辭不報至丁
未命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輔政
時以宿疾發徵有府告就道則趣起不欲行乃勉力
抵陛見以怯寒拜起舒緩自疏請罪 上溫旨慰令
視事慎行勸會人勿解裝爲歸計自是卧病草遺疏
惓〻以親大臣補言官起廢棄爲請已伏枕長嘆曰

識大錄

吾終不能報國矣更數日遂卒得年六十有三公自
兒時已儼然大人器度高文襄與父平凉公有通家
誼卒不一往見御史劉臺上疏被逮人以江陵故率
避匿公獨往視當江陵柄政士大夫稱功德者十人
而九公絕不相附及死而被禍所爲引大體調護營
救者惟公其所與丘司寇書天下傳而誦之所著有
穀城山館集春曹奏議讀史漫抄經筵講章兗州志
筆塵史摘等書郡邑併祀學宮兩臺使復下檄有專
祀

逸史劉氏曰甚哉公之忠厚公正足以爲政有餘也
當江陵柄國士競趨附恐後公獨介然不阿及其死
也攻之者如沸爭以此直聲公乃調護營救惧傷朝
廷報功大體使是非燎然即犯諱觸忌而不顧真仁
人君子矣以斯平政事功豈有量哉奈何甫膺拜命
投以病亡也噫

李廷機

李公廷機字爾張號九我晉江人幼稟氣薄就塾後
猶夜帶筋浮脹嗽鄉父老謂非壽於父母亦憂之然
況靜寡言永日不思睡　穆宗皇帝庚午舉順天鄉
試第一癸未會試復第一　殿試第二授翰林院編
修丙戌晉侍節封趙藩丁亥還朝授小內侍書戊子
編纂六曹章奏己丑分考禮闈得陶望齡等二十二
人管理　誥勑壬辰九月秋滿陞侍讀改右春坊右
中允兼修撰管理清黃癸巳陞司經局洗馬仍兼修

撰掌局事甲午　皇長子出閣充侍班官改右諭德
掌坊事秋典應天鄉試還充正史纂修官時　豫教
方勤秉燭講讀每四鼓呼長安門入寒暑風雨不輟
乙未陞左庶子兼侍讀掌坊事經筵充講官秋典武
試丙申陞祭酒教士一以整齊嚴肅為主而以膳饌
之餘葺文廟垣屋修補供具祭器葺官號房射圃而
又於圃中隙地植槐柳桃李梅杏數百株丁酉陞少
詹事兼侍讀學士充正史副總裁六月陞南京吏部
右侍郎署部事主京察攝戶工部盡革闔京舖行立

水充八規刊報解單以杜橫索葺外羅城一百三十
里歲省水衡萬餘金葺　孝陵周垣五十里暨皇
城直房公署廟祠牌坊橋梁飯堂皆取諸節縮奇羨
度量與用之貲未嘗動帑一錢三年給由改禮部左
侍郎兼侍讀學士四疏辭不允有旨敦趣癸卯七月
入京署部事是時歸德四明兩相公不協會楚事四
明又與江夏左江夏許四明遂成郄至江夏引疾去
守旨揚封妖書起言官因借以傾歸德至逮江夏會
訊獨以身翼護之時皦生光佐驗甚明已承伏衆猶

不決曰此事不決縉紳荼毒矣于會稿職名下直署
情真二字衆署情真者十之九稿進于　上獄乃決
甲辰知貢舉充日講官署部甲辰朝覲　上於禁中
語左右曰此時京官正忙惟趙世卿李廷機此兩人
閑不與外吏接也丙午得　旨褒以忠慎恭勤又創
論內閣有　朕知其清謹之語丁未　上特　命以
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謝恩疏言人臣惟
知有主茍可自致於主者無不盡有益於主者無不
為不知有身不知有家不知有交游往來不知有毀

患得喪必無一念不可與主知必無一事不可對主
言以是內省有不可則止之訓在焉人教之進言速
言急收拾人心曰天下事平平做去天下路慢慢行
去要急却緩要好却不好要明白却不明白美必歸
君入告之語秘不外洩非慕清淨盡一之理欲省儀
論明職掌毋相軼越守令甲毋動論官曰勤事論人
曰躬行論大臣曰擔當論相道曰廓然大公物來順
應曰行所無事論用人曰中材最多惟恕以用之至
論邊事則曰不可為間其故曰苞苴可絕庠請託可
杜庠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而欲將勇兵強餉足不
可得也既入閣四方書揭俱于長安門外投領無有
至其私門者在事九月主張四川撤兵全活黔蜀生
靈省餽運處撫安彊臣兄弟不至為播州之續謂北
地營田可聽民自營官勿預山東故有海道通運可
轉粟給軍南京鑄錢利厚可廣鑄北輸濟工折俸商
人苦累可查正德初年牌甲法編銀備役間以折色
濟之會有煩言遂决意乞身自戊申四月後屢疏屢
慰不出再遣鴻臚寺卿宣諭不出　命司官諭不出

聖節不出閣事不閣邸報不閣言者譏湧不辯己酉
冬移之真武廟居焉人曰棄矣曰席藁也或荒凉曰
固安之或曰予未可以去乎必去必待　命去耳暇
中續成春秋日講考永樂迄隆慶實錄所載閣臣為
皇明閣史纂國朝名臣言行錄編宋賢事彙刪通鑑
性理書著四書臆說家禮家訓仕蹟如干卷壬子二
月過故邸　上遣中使諭少俟過萬壽聖節疏請辭
朝　上猶不欲去旬日之內遣中使諭留者三遣鴻
臚卿者二又浹旬乃辭　朝上乃允加太子太保予
銀幣馳傳遣官護行恩數優渥而尚責中璫不邀留
怪其急去猶若不釋然者人以為殊常之眷殆二十
年來所未有云平居言論動稱古人在詞林惟禮節
事體咨前輩至行己居官則曰擇善而從可也秀才
時館於何憲副小洛公家見公自道居官朝參之勤
心識之故仕宦三十年不敢以憚勞安養失禮怠事
嘗言無故不朝參公座律當笞君子懷刑焉可犯焉
攝南工時有搢紳過謂公翰林官顧肯親俗事乎曰
有俗人無俗事天下國事何言俗也居恒喜誦羔羊

之持而玩其序所謂節儉正直者以爲正直必出於
節儉每語家人曰士大夫恥言治生然不可不治生
夫治生非妄瑣齷齪慳吝自封殖之謂不過節用耳
翰苑坦途第覺官之美而還之驟未嘗以一差一缺
囁嚅當道之前不能諛人亦不能毀人事可告人私
書可示人或言人過失曰未必然或告以其人怪予
曰渠與余善不怪平生操無心之道以遊於世人亦
多亮之者嘗言士大夫壯而行老而休乘流則逝遇
坎則止又云時非漢室才謝孔明何必死而後已哉

故出處之際不謀於人隨時據理行其心之所安而
已平日兢兢於所授狀揭未嘗經目曰則有司存交
際辭受一介必嚴有問者應曰上不敢負　聖主之
知下不欲改平生之節歸之明日即飭先墳治首丘
築簡江舊廬營菴亭童子時讀書處也又修朱文公
祠及王振溪真西山與衞民祠於人無爭於官府無
求事省心閒眠食外無別念常言民之質矣日用飲
食著衣喫飯夜眠曉起便是道便是仙佛哀人窮急
于睏見義急于舉有義舉則急于助未嘗以無自解

也以疾卒
逸史劉氏曰公廉慎自持台鼎不異寒素正氣屹立
不事私恩小惠公義所在雖至親不少假清聲四溢
即　神皇帝且知其清謹而有不與外吏相接之語
親簡入閣蓋將以公之潔矯天下之婪也乃竟不爲
言路所侵無所建樹而去亦大負其所學矣

葉向高

公諱向高字進卿號臺山姓葉氏福州福清人父朝榮養利州知州福清最近海公生時閩中正罹倭患母林太夫人逃倭而生公於敗垣之厠時與養利公相失也生越日養利公始至又越日復逃又越數日復他走如此者以三歲倭難平養利公始携家還鄉公六歲就學讀書不再過也十四就縣試邑令南陵許公夢熊大奇之此時年十六未婚南陵爲過求婚得俞氏女公貧不能具聘南陵爲治聘幣削婚牘使掾送至俞氏家而酒公於公堂邑人皆來觀焉二十一舉福建鄉試是爲萬曆己卯癸未舉南宮廷試二甲選庶吉士解館授翰林編修丁父憂服闋赴京補官尋奉太夫人諱服闋補官得南京國子司業其秋改右春坊左中允丁酉副典南畿試明年陞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掌坊事充皇長子侍班官主講解對句及寫倣字義公言語簡明皇長子殊喜公長髯于思風來拂拂動皇長子私告中貴曰此飛髯先生也己亥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尋轉南吏部侍郎居三年

考滿當北上意不欲行遂歸里上疏請告至再不允其秋北上中途聞有大宗伯之命尋以庶母喪求去不許最後奉旨慰留庶母者林姓酷愛公當逃賊與太夫人互襁公云丁未上以四明歸德歸再遂相陞公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同被召者爲東阿于公慎行及李公廷機公名列李公上而李公固與養利公思遂同年也公具疏前李公上嘉公讓許之時爲首相者山陰朱公賡亡何朱公逝李公竟避言去公竟獨相此時神廟宮居久萬幾遲久不時應諸大典率阻閣中外有釜鬵之憂其大者則福王上愛子旣受封久不之國皇太子日在危疑間且出閣講學久輟至於大僚空虛考選沉滯謫籍永錮宣索過多遣餉斷發礦稅不罷事有一二年不得旨者間有傳諭又多沮格難行公乃極言時事之艱且曰往時朝廷有奏疏報聞中疏揭甚稀今外廷章奏十九留中不得已轉望閣臣乃至有一事而數十揭者愈瀆愈輕愈煩愈厭于是閣中疏揭無異外廷章奏矣臣屢哀懇竟不能感動伏惟立賜罷臣以正臣誤國之罪又

言各省為洪水渰沒至今未退數百萬生靈轉徙流
離未有還定之日征推之令未除土木之工未艾織
造之困未舒苟非大沛皇仁終難蓋起涸轍六曹九
卿朝廷所倚以綱維庶務年來寥落晨星近又累牘
稱病求去其應聽與否似當速賜處分使其進退分
明至於卿寺科部諸臣亦復如是以體朝綱大是肩
越太倉者軍國所恃以立今老庫懸罄各處轉輸朝
不謀夕至于那移馬價與藏俱空而日者薊鎮報警
羽檄紛紜撫臣請餉計臣告窮彼此徬徨莫知所措

識大錄

言官條陳事關兵食槩不見報凡有心知莫不惴懼
以我皇上聰明神聖其能晏然伏惟察臣孤苦之情
深惟宗社之計若泄泄悠付之罔聞臣惟有鬱結愁
思無聊以死以七尺之軀還之 皇上償此一官而
已 上為感動蠲江南租僑稅銀賑濟而考選之命
亦下是為三十六年明年公上言近日進言諸臣意
見稍分門戶遂立藩籬既樹叢隙彌開始而臭味繼
而參商又繼而水火矣始而旁觀繼而佐鬥又繼而
操戈矣株連蔓引枝節橫生遂使盡言無諱之朝反

受白馬清流之禍一何諸臣失計也朝廷者臣下紀
綱感命所自出也言一事則必決一事之從違毋因
一事而滋益廷之議言一人則必斷一人之用舍毋
因一人而開群枉之門今 皇上一切涵容無所可
否當去不去當留不留當決斷不決斷聚之使爭養
之使鬨癸日多事端日起職此之故宜盡發諸臣之
疏 私下部院評其是非曲直以聽 聖裁言當則
行不當則止中有顛倒謬戾之甚者量處一二以警
將來夫天下事非一家私議自譽為君子無益也天

識大錄

下後世以為君子則真君子矣見詆為小人未傷也
天下後世以為小人則真小人矣惟望諸臣和衷以
事上 皇上明斷以肅下則議論分明人心震肅矣
其冬公病告為吏部諸下推補并請補閣臣上遣御
前牌子朝用來問病有賜物且命稍愈即出是月以
萬壽節過候入直復疏求去再疏懇言時政又揭請
罪卯災傷釋放以礦稅繫詔獄者先是諸王婚禮所
費不過數萬上弟潞王亦僅八萬惟福王以愛故戶
工二部各費二十萬至是瑞王且婚欲引福為例工

卹不敢爭請借於太僕公言冏寺馬價借用已多乞
仍視潞府　上留中半月然竟從公請公以臺御史
言求去堅辭票擬　上遣文書官用傳諭公不得已
票擬如舊而仍求去　上復慰留尋以　聖母壽節
屢長屆期遣鴻臚寺傳諭不得因小臣諸言杜門堅
請公疏謝復辭　上復強公稱公々清忠謹守正無
私其即入閣贊襄　上是時病目　聖母遣入問故
上對閣臣難我被所惱耳　聖母諭上勿瞋閣臣抵
一人須好語慰留之故溫綸逮下及　聖母壽公以

識大錄

其日抵賀宮門　上命司禮大璫再三傳諭入閣公
尚不敢奉命而當郊上遣公分獻不得辭乃強出其
冬因停擬　廢旨催進戶部金花買辦銀兩公言金
銀正供也當如數進若買辦銀原無豁派乃近年添
出名色戶部都移供命計已入六百餘萬太倉所積
幾何尚能堪此復將原疏封還留中後復屢諭再擬
公復力言乃罷自是戶部歲省二十萬金庚戌閏三
月復極言時弊其畧曰大臣者陛下股肱也今戶部
只一尚書而外因多口內因病魔伏枕哀號無復展

布之望刑部自舊八月至今卯封貯庫項錐點用侍
郎逮未即至而署印之官又屢請不報兵部戎政原
各專官今只尚書李化龍竭蹷支吾左右侍郎亦久
不補兵刑錢穀國家精神命脈所係今或空署無人
或有人而不得其用或得用而力不能展經年累歲
玩忽因循事務廢閣不知其幾臣竊論今天下必危
必亂之道蓋有數端而水旱災傷夷狄盜賊物怪牛
妖尚不與焉承平日久一也上下隔絕二也士大夫
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出之釁四也風聲

識大錄

氣習日趨日下不可挽回五也此非奮然振作簡用
老成深慮之士布列朝端臣恐宗社之憂有不可勝
言者矣其時不雨自仲春至于孟夏矣公上書揭京
畿山東山西河南四川百姓饑死無數樹皮草根剝
盡骨肉相食慘不忍言官司拯救無計惟有坐視其
死坐待其亂而已人情嗷嗷皆苦榷稅之害若一夫
作難必相響應今所在災傷賑濟甚難惟有亟罷此
項可以收拾人心此事為今日第一義而不敢露章
請故力疾手書密封上聞不報又力請不報又復力

請言當此旱災為虐之時臣乃以奉職無狀杜門待
罪甚懷跼蹐每日晨昏必扶掖叩拜少助我　皇上
為民祈禱之誠其不敢輒冒入直者實以人言紛紜
日相罪責臣若強出則攻者復至毫無益于國家而
反取辱招尤上累君父昨接九卿諸臣揭帖其為災
民請命至切至苦字字欲涕諸臣移書責臣不為力
請臣伏枕殘生叩閽無路惟有娩死臣恐人情當窮
迫之後何事不可為一旦相聚為亂此時乃下蠲賑
之令人亦不感即欲用兵剿除亦無人用命即有金

如山誰與共守為今之計必發帑金數十萬分道賑
濟庶幾少救其所以必用帑金者蓋欲恩出自上萬
姓感悅不然天下之財孰非　皇上之財臣等何為
苦苦陳瀆必欲剿所甚愛以自取違忤之罪哉　上
覽奏于是出帑金五萬行賑發米數十萬石撥畿輔
民　聖母亦賑金十萬宮中各出費剩資佐之時蜀
閩亦以水旱告公請并留二季稅銀賑二省皆允行
上復諭兩京內外并各衙門及諸陵墳各門廠等處
並損資俸而諸太僚亦捐俸體上意未幾得雨人情

大安公始入直其冬考三年滿加太子太保文淵閣
大學士尚書如故蔭一子中書舍人三十九年當考
察京官故事當諮訪是時太宰為富平孫公丕揚其
時朝中有淮上黨東林黨顧李黨玉元輪之黨有給
事中某者欲列此四款于訪單分散註款太宰甚之
以告公公謂無故事且黨之一字乃一網打盡術雖
稍甘受太宰不聽已而復有侍御史鄭某貽遺同官
劉某書于太宰中言欲逐公必先逐太宰與侍郎王
公國太宰出其書示少宰蕭公雲舉蕭以告劉劉故

與考選御史五人者不合遂謂此書五御史所捏造
察章言中朝大僚蕭公從欲公何太宰索此書公曰
我正欲人逐去何聞也且告太宰書真偽不可知顧
公勿談太宰唯唯已而有金御史疏劾王侍郎太宰
大怒前書真我疏言金御史妄挾為充察計公力止
不得而金御史疏辯誤犯上諱者再　上怒立欲重
處公極力婉解乃已刑部奏主事復疏駁察典移太
宰疏辯且封進訪單上發擬重處奏公揭救亂察典
自昏明例當下部議訪單可勿究究則事多仍檄還

上允之然黍疏上諸議異者紛然是之即士大夫處
心者亦未明本末相與為助至謂害政察公謂察典
大典也　國家遵行二百餘年民執軟更者就中一
二人去留輕重少有失乎亦從來如此豈可因一二
人壞一代舊章且今後來何以司察事上素信向太
宰不為動然而察疏久從公屢請亦不報朝中議論
愈多居一月太宰欲徑去　上乃允徐而慰留太宰
甚至是時北察疏已發南察尚留中公屢請乃得而
南臺省劾駁北察又至上又欲重處之公言竟兵望

毋庸群爭擬亦貴擇終歸不究　上諭司禮始如閣
擬仍令文書官言公以委曲寬宥意且問更有何言
公附奏感謝而已是時京師淫雨連旬公私廬舍壞
塌無數市水如河公疏請修省賑濟徙以惠病乙罷
是時　上久寢考選疏化章奏一切停閣公屢請補
閣臣疏不見聽再疏乞罷　上慰留公復再乞罷
上復再留公復以情極勢窮懇求罷斥　上特遣鴻
臚寺官宣諭卿宜急遵毋負朕意政務俟朕簡發公
疏謝　上諭公亟出公念　聖節在邇不得已復出

其秋　皇貴妃王氏薨貴妃誕育　光宗皇帝者也
上一幸有身其後絕不得見薨三日始傳公具揭恭
懇復為請擇地安葬竟得厚其喪儀明年二月公靳
春屢言事不報遂杜門決去連疏乞罷皆俯報宣大
總督徐公宗濬以虜封未就疏論繫虜机宜先是虜
王俺答死其子亦死嫡孫十石兔應襲封而虜有三
娘子者俺答外孫也俺答納之娶甚三娘子饒机智
習兵部落皆畏之甚委心中國朝廷封為忠順夫人
俺答死子孫襲封者皆先偶忠順然後得襲業三世

至是忠順年六十矣卜石兔年少不欲與忠順偶諸
酋如五路素囊皆桀驁心忌卜石兔亦阻卜石兔之
偶忠順也以是封久不諧廷議恐塞下有變欲急之
公曰塞下安危全不係虜封成否且虜所以要我以
我欲封封愈急即虜愈挾我不如示以不急以待其
自請彼諸酋角立勢不能久其合而求款于我固我
之利也未幾忠順竟婚卜石兔忠順死諸酋來求請
封事亦就此時公連疏乞罷者兩月疏語甚懇　上
諭公要挾雖其咎大不報其六月再上疏　上又稱

公公清直亮溫肯懇留遠鴻臚寺官宣諭而公意決
去莫肯　皇貴妃繼引公惟命俞天入往送復因陳
謝懇辭而八月　聖節且至上遣鴻臚官宣諭尋遣
司禮太監口傳公不得已出賀　聖節復密揭懇請
下考選命上為公發擬而復留中益　上悄言路諸
臣迭懇輕躁任性所為故甚厭而故甚難之公復乞
罷再密揭考選不下必掛冠徑去　上復遣文書官
發慰留人使口傳聖諭公疏謝再以請　上乃下考
選疏送公私第考選為吏部事故事當發吏科而送

識大錄

公私第明為公也　上又令司禮監傳諭再留二三
日係奏過才發公曰此當即發可更遲疑中官曰若
爾我當罪矣遂持去公復言曰政體則然故遣　聖
諭中官使留疏與公再三叮嚀毋遽發公念景泰如
此聖意所倚像為一取入永無下時時係夜暮兩門
年背數乃遣參預狩諸吏科為其傳播考選諸君來
夜謀名走謝次日　上果命取疏司禮云已送謝矣
上終意微願有禮者下諸閣然於不容公也考選下
公疏謝且勸諸公平心和氣勿植黨樹私從此事勢

負任使一時皆以為是而未幾入閣又紛然伏擊矣
有給事中二人遂論及公　上震怒欲罪之公懇以
乞歸情切懇備閣臣　上又以　聖母壽節且至遣
文書官用命公入賀併令公傳示註籍各官各出行
慶賀禮公不得已復入直自九月至十一月催補閣
臣疏凡十八上　上竟不聽公別出懇罪恭聽處分
一疏上優褒美慰留令候旨四十一年元旦至宮門
叩賀逾日再請補閣臣復求去復請福王之國奇
不報是歲當大比天下士試事閣臣主之而閣中惟

識大錄

公一人公擬用詞臣四人為止副　上特命公章奏
即送閣中累擬公閣命再辭遣與屬官親齎往為文
書官言萬分當辭狀　上不拆此時天下諸士子皆
愁上遣試期盡望公入而善公者稍詞而不答則祭
何公乃入公入閣百事加慎必躬必親而拮据悠延
之大業獲不錄天下以為陸贄與歐陽永叔復出元
是福王之國上久定在今春至是兵部以請上復諭
養贍田土未完錢糧未到今已春暮其行之明春公
封還不擬具擬力言田土雖完王行必難緩又察舊

再三昔請上意稍動亡何有王曰乾事曰乾者武弁
也與京師無賴入孔學等相訟於刑部訟未然定又
皇城放砲進本刑部坐禁城放砲事論死曰乾急遞
訐奏孔學書吏　皇貴妃言咀呪　聖母　皇上擁
戴福王謀害東宮御史應所御史崇德受學金錢爲
庇護從獄中具疏向通政司投遞通政司不敢奏特
疏入陳六持刀欲自刎以爲之通政司惶懼通商諸
公無所出策通政特疏指公公曰毋動遣人告大璫
之掌東廠者令傾還上聞即亦不可服皇動上怒璫

唯唯因具揭寄言　貴妃賢明福王賢孝臣萬萬保
無他奸人所爲當靜處之一爲所動即中外紛擾其
禍將大彼奸不過拚一性命乃國家所損多矣　上
初覽曰乾疏震怒拍案叫呼左右辟易良久沉吟曰
有此大事如何閣中切無一言左右乃以公揭進
上閱公有揭即稍霽覽畢天顏益和手緘原疏並無
一語留中皆大幸次日優問司禮疏當批發否公業
先告司禮疏必不可發發則上驚聖母下怖東宮即
皇貴妃與福王皆不自安且爲一其中有影響疑似

識大錄

則未何惟留中勿宣布其奸使侯別疏批治之要以
國法國體兩盡無傷而又速定之國吉期以息羣喙
公可謂善全人父子兄弟之間矣而先是公有密揭
力言福王必當之國而引嘉靖時景王留邸致皇考
危疑爲戒至是復遣文書官文元傳諭王所請莊
田土并錢糧等項乃、祖宗成例非今始創昧卿昨
揭言及景王朕思　皇祖時　皇考與景王止肖王
今名分已定　皇太子又有皇孫何猜疑之有况親
王之國　祖制在春今已諭期昨明諭卿何乃大小

臣工不能靜俟卿又言及續疏夭此一舉也爲王厭
也非爲福王卿宜即出安心贊襄公疏謝　聖恩擱
叠臣當危出臣小人也過計私慮故前揭有景王留
邸之說　皇上爲臣剖析以諸皇孫爲言思深慮遠
臣復何辭唯是　皇考當時雖名分未正然撫犢不
猥情意常通今東宮縱構衅已八年不奉　天顏闕
亦久矣而福王時節入宮每月兩次皆入所知親疎
懸殊已生猜忖又以遷延留滯之國無期怨憾之口
實難家喻小則眷戀私肆大則妖言忌語蔓延不已

將　皇上父子兄弟間有難處之事此廷臣所以昔日力諍不能聽已今　聖諭已明人情自慰更須急令該部擇定明春吉期明示天下至于莊田一事外間議論方謂王倚此概難題目以緩之國臣以死明王乃請求不已今言愈增寡獨非　皇上所以愛王即亦非王所以自愛　上心從若難自明遂遣文書官體乾諭意朕不但免福王朝也舊例有進謁本生母妃亦免久矣朕與皇太子天倫至情何嫌之有公回奏臣非以福王入宮朝謁為不可也　皇上福王父　皇貴妃福王母若見父母情理當然臣有一子數年不見臣與臣妻每常念之乃謂福王不當入宮朝謁臣無悉心矣臣意蓋以　皇太子輟講多年屢請不報中外傳懷不知其故故借此一伸其愚衷哉皇上察臣之言仍命　皇太孫出講以慰天下之望羣臣歡以　皇上為課　皇太子哉　上喜公有勉入直而南京御史又有言公不肯任事者公復杜門堅請掛冠徑行得　旨卿輔政多年忠盡為國凡事舉力周詳眾議朕並不潤悉任事前及本月又復杜

門意欲高蹈何得輕棄致尤邇以國體休休慎勿介懷閣臣將補矣隨遣文書官體乾傳諭如前旨公復上疏辭俟補閣臣　上優國家賴卿分猷共理何得捨朕朕何負卿迫切若此其日又遣鴻臚官傳諭公復以聖節仍上切要諸務力請舉行上俱如奏公所力請者則補閣臣補大寮點用巡撫舉廢官下獄樹釋遣繫滿朝薦卞孔時王邦才等三人　上欲促公出即出朝薦等於獄而閣臣亦得會推命復　命鴻臚寺官宣諭朕壽節在邇卿輔弼重臣豈得不乘來朝班掛門不出是何君臣禮公皇恐入賀具疏陳謝再申前請上覽疏喜悅而閣臣推上又留中久之公復屢請不報九月公復引疾杜門告上臣等先發矣仍催請東宮講學福藩就國　上遣文書官忠諭公覽奏知卿為國焦勞朕心惻然卿子維達尚有卿孫為佛何乃遂使去即追回公孫公復疏謝堅請　上聞司禮朕侍輔臣如至親何堅求去司禮對　朝廷諸事不行外復責望慕之求去是不得已　上聞即欲留之便當何計司禮言補閣臣是最所急似宜出

此上首肯及朝　聖母以為言　聖母曰似指揮五
不年一身勞苦矣使人分有是也　上頃首還宮即
然用方公從哲吳公道南入閣公請補閣臣至是七
十餘疏矣而公復欲推讓歸德為首相請召起之不
得也俗宿　上問司禮閣臣點用矣票閣老何尚不
出司禮語公當如上意且母使我天言於上公遂入
十月癸以福王之國請　上命大書官忠孫　聖諭
到閣福王之國前諭已明朕思　聖母稀齡壽節在
邇朕當親率皇太子及諸王恭祝之闕擇吉定以次

春卿丁外傳母過生疑慮立付報公曰即草進登曰
不能待當先入曰奏公言此當封還不敢以外傳預
賀　聖母與天及時賀者惟上若福王必之國不得
到為辭登失色以上慈巨測矣公曰公但奏言　上
怒罪我耳我甘受若承順以誤大典萬不敢登馳回
具述閣閣臣謂何登具對　上默然公隨奏　上壽
聖母而實留王王曰乾之從天下之人其孰能戶說
自此外庭喧喙無刻安靜　聖母聞之必為不歡是
皇上壽聖母適累　聖母以皇上孝事之盛心而使

人疑為騙留愛子之私意即福王亦何能一刻不騎
踏且路王　聖母愛子也亦在外藩福王在國上表
稱賀有何不可言所奉　聖諭臣謹封上永放遠傳
上覽奏徘徊嘆息次日遂遣文書官捧諭如公請以
明春之國之期雖已得命猶取盈四萬頃莊田之數
發言督促公乃密言減田當出自王使天下頌王賢
于是王自請減公擬旨賢王得減二萬頃四十二頃
聖母自壽節後即違和宮禁事秘不聞至是始具揭
問安上來　聖母違和狀報公公因勸　上修實政

識大錄

行善事撤稅使補大僚起遺逸賑災傷給邊餉德音
屢深陰功萬倍將百萬生靈稽手頌天以助　皇上
孝誠　聖母聞之亦必倍加悅豫長享尊親於萬斯
年　上覽之心動慰諭報聞蓋上孝誠篤至　聖母
違和日夜拜伏祈禱願以身代公因為上廣推之如
此去春元日　聖母崩逝　上諭公不勝哀痛命公
撰　聖母遺誥公擬誥中有封婚諸大典禮皆已有
定期等語蓋慮福王藉大喪為解王果遣瑺來言公
言　聖母厥初二十七日而舉典之國吉期不相害

事已定王慎母輕言王終不能留而徒閔天下口無益若王必留其請先去不然能為王受罪聖意沮又以　上命撰　聖母赦文開列十八條以請而中旨楚宗一事楚宗者楚府宗室也故以訐奏楚王戕杖巡撫殺及逆名已坐法六人戍其餘諸宗幽禁高牆閒宅者五十八人家屬百餘人困苦不堪中外諸臣屢請不得也公既擬入赦條而并請罷礦使撤廢官停榷稅蠲免近京重疊小稅鹽運新添各項而未完羊絨　上俳徊久之公懇請再三　上乃出楚宗幽

稅銀三之一起廢為民者徵有叙及惟羊絨袍服不減公揭謝得復減稅額半　聖母之長命婦入臨上察文職命婦兩人而已心怪其少已知俞夫人在寢宮閒中官知夫人無坐處即命張帷幔賜茶菓慰問甚至又命皇貴妃賜銀萬壽字一百與中官又道上意閣下老先生秩苦皇爺不能留天人可為皇爺強挽俞夫人夫人曰夫妻皆老離家已二十餘年今病困不支皇爺若不放去將死長安中矣萬望皇爺放臣夫婦從生便歸故山世世感戴無有窮期中官入

識大錄

奏內中皆感嘆知公不可復留也禮部上　聖母尊謚　上以病欲改期公言冊寶謚詔日期列定不便更改　皇上憂勞太過步履不勝示臣憂畏臣仰見孝思歆慎請但力疾於宮中凡遇扶掖行禮　上從之三月福王就藩以二長史為參議僉事便領歷上命如王請公言非　祖宗制無已請不待考滿先加四品服俸如潞王例福王又請折賣陸路運啟為從入蓋屋之資公言此皆辦借民間物事畢給還中有鋪設器物及紵絲等項其價尤重若一并折賣將

識大錄

廢擱而空之況方賠累將不可言如果從官屋少自當酌量添造或量給價值折賣逢啟於事不稚　上並從之是月福王就國有日鄭貴妃時遣人詣公當稍看福王無過催迫公答分封　祖制必不可遣若疾留至不過遲數歲而已此一歲中不知生多少事端添多少議論君今日即行則從前悠悠之談一旦冰釋天下人且交口頌王萬年磐石之基皆在於此素所以請王行者所以深為王也抑今大內金錢山積　皇貴妃所請不貲王行惟所欲耳萬一時移事

跌而像去　皇貴妃即欲厚于王亦無可柰何　皇
貴妃大感動然終不欲王去日夜號哭祈　上留王
臨發尚泣請　上竟不聽禮部進王辭東宮禮見東
宮四拜東宮坐受無片語也公念兄弟遠別何得草
草乃開遣入啟東宮福王來辭必須加意東宮大然
之至日福王入宮即下座欲答拜福王必欲東宮坐
受兩相推提乃立受兩拜兩拜答之握手深別送至
宮門福王大喜　上與皇貴妃偵知亦大喜王行公
送至郊外王停輿呼公囑曰先生看顧我公答之國

好事王遂中宜自愛約束從人毋生事擾害使到處
歡頌榮王首肯公隨念　皇上宮中此際何以為
情因潸然泣下王亦感泣福王行公又以己歸請
上留公復遣文書官諭意不許而閩中稅監高寀為
暴於閩劫巡撫質同知閩大擾亂巡撫袁公疏聞有
尤齋力言於公公擬寀諸惡無論即以內官劫巡撫
辱之通衢從古有此事否此而不問則國家紀綱法
度蕩盡大亂必作禍搖寀而　上意尚猶豫公復極
言其利害如指以告禍者　上竟召寀回而令巡撫

用心撫安地方公請撤寀疏中有寀自為狄元計語
不知者疑公為寀地公謂此輩窮急而告中朝冀實
禁有徒若不稍開以生路彼內外協力勢將潰決正
德間劉瑾等被收業自求安置南京閑中待不已遂
至決裂此可鑒耳公念福王之國　聖母大事已竣
遂堅持去志屢疏不允懇留益固有百疏懇請必難
允從之旨公求去不得遂遣家出城而自移居福清
會館因參吾臣妻病先行侍臣與供萬萬不能留時
大臣多有不得請徑去者而尚書王象乾侍郎孫慎

行又進事公既引為擬仍附奏備諸起廢請大僚及
入選各官因吏科無掌印不得畫憑資斧缺絕守候
甚苦者得　旨覽奏知卿去志甚決但朕眷留至念
尤甚於卿待之意所請備諸起廢諸事待卿一出便
可次第舉行吏科掌印官朕即簡發其候憑各官著
吏部遣行赴任毋得久稽卿宜勉遵屢旨副朕延佇
疏中有使朕孤立于上國體謂何之語公復再中王
尚書孫侍郎事　上優諭大臣為國為君去留自有
大體卿既以朕壽節為念今當勉留豈可效尤二臣

不顧君臣之義朕慭望甚切宜即出輔理及萬壽節
公詣賀仁德門畢後上一疏言臣自此永無再到宮
門之日謹再五拜三叩頭一以謝 皇上累年養育
厚恩一以伸微臣遠離闕廷私念于是上知公不可
留發公疏擬 旨允故少頃復追回疏而回疏允之
去不如早發令其歡喜五鼓 上忽催方公入閣仍
發疏擬上中宮去上遽回一夕處終難強故發擬耳
賜予優秩甚渥而遣中使傳語 上放公矣且留數
日無遽去公留三日乃行陛辭後詣文華門叩首具
疏勸 上舉政徵召名哲而特薦鄒公元標當大用
公去巷宣觀者無不嘆息公卿士大夫供帳祖道絡
繹不絕道路觀者謂百年未有盛事而俞夫人迎謂
公曰公所得歸我為公請上以我故公為一笑抵家
則公子啟學卒一日矣公僅一子然有諸孫三云明
年遣人奏謝并及子亡事上好慰公著撫按官存問
公奏謝後廕公一孫為中書舍人公行後有張差者
狂易人也持梃入太子宮擊內侍旋被捉都下洶洶
皆有所委咎 上為秩覽二卷述繫一御史 上感

王日乾事曰令葉閣老在朝無此矣公在家六年為
孝於家為德於鄉為慈於親戚朋友聞福廬山終老
焉 上時時念公欲再召公四十八年仲夏聞 大
行皇后喪具疏恭慰是時 上亦不豫見公疏令中
璫讀而聽之甚喜其秋 上升遐公不勝哀慕而八
月之朔 光皇登極諭內閣朕思舊輔葉向高匡時
偉器經濟宏才今國家多事正賴協贊南京禮部尚
書朱國祚謙恆舊臣著改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與向高一併差官召來同從哲共輔佐理益 上東
宮中時時念曰我有大恩人未報故召公之切如此
居一月上崩 熹廟即位公疏賀復趣公其明年公
疏辭不許而是時建州夷奴酋為亂於遼東遼東失
上所以敦促公甚至誠望公速入朝令齎勅行人會
同撫按官敦趣又再遣尚事府傳具錫侃敦趣公念
旬月間 二聖崩殂外憂復至哀痛傍徨不能已已
遂以其夏就道先遣上聞兼以陳奏至東安以病告
且行且辭 上不許疏入朝 上許其造面恩而隨
入閣異數也舜請發帑金濟邊 上為發二百萬緡

給事中論劾故遼撫與司理之尅削軍餉者具揭遞
繋而給事中復論大學士劉公一燝吏部尚書周公
嘉謨中韋引內璫安公擬旨稍責給事而慰留二公
上不喜及二公辦疏 上傳諭允其去公念二公當
光皇升遐之日並受顧命擁戴 上登極有勞力言
其不可始得留慰之旨公時謁告因具疏勸 上勤
政講學勿輕去大臣時遼東既失重慶為永寧酋奢
崇明所圍殺一巡撫及監司郡守佐併命者十餘人
公慨然思先朝將帥之勲為故都督戚繼光追頌功

識大錄

代而併及俞公大猷 上感念勞臣予謚官其一子
世錦衣而故都督俞亦叙及人咸謂當公請謁 皇
祖皇考陵悲思感洋作誦德詩十二章以獻 上嘉
欵付史館東事之役有經撫二人經略則熊廷弼巡
撫則王化貞不協也公下廷議令同心傑虜明年奴
酋舉兵渡河此時我已退守廣寧賊至二人俱逃入
山海關監軍諸道悉從之死者惟兵備高邦佐一人
京師大震公擬諭旨傳布約束責所司安插逃入而
朝論多謂經撫兩人宜並逮公擬逮王而熊經略聽

行勘議者謂輕重不倫紛拏久之公意亦以兩罪同
而逮先撫者浮熊方庇難民而西叩關求入億萬計
患之恐衆有意棘徐徐解去而後逮之則法行而廣
閔有恃已而公果擬能逮矣仍自引誤國乞罷不許
尋擬諭戶兵二部免天下帶徵錢糧二年幾內加派
盡免令有司設法團練鄉兵安插遼民募壯勇為兵
錄用其豪傑上卒如所擬又與同官合辭引咎求去
不許 上謂廷試在邇朕以首科臨軒策士大典也
卿當為讀卷首臣供事公不得已入直是科廷試第

識大錄

一人為文公震孟公所拔也命講筵五日一侍要緊
事情仍不時奏對公尋陳五事曰安遼民曰省煩言
曰明職掌曰卹民困曰收人心詞甚懇切 上悉允
行會章給事疏論蘇杭織造中官賓內傳打降公揭
救不聽師御史言朝政謂外朝萬歲呼聲聒耳乃巫
視之忠且詆閣臣為聾瞶 上大怒師御史無人臣
禮閣臣皆係廷推何聾瞶者行打降公于講筵極言
織造之擾為章給事昔救又謂師御史意圖語滯不
足深罪 上終不釋然復與司禮大璫數人往復辯

析司禮曰謂公等擊賍是何語也公因言我輩實為
擊賍若其明聴聖心轉移國事匡濟矣司禮中有一
人云此為宰相肚裏好撑船公曰宰相乃爾則　聖
上之肚天空海濶何不容納豈復以單言片語計較
言官　上在閣中相距咫尺備聞公言公復強之入
告　上仍不允因言先生當自奏公曰正欲面奏但
我輩補弼之臣言必當聽如上不可則必執爭上下
相持君臣體失矣公輩日侍左右言可委曲俟聖意
回而我輩言之庶為兩盡司禮輩亦歡然入奏出曰

上曾先生面免其廷杖公曰我所言者乃免其譴官
若廷杖則是因宴大不美事　上仁聖又初踐祚決
不為此事何待諄諄司禮唯唯先生且休矣我輩被
容言之公遂入見上稽首謝　上答已知旬日後傳
旨奉給事俸一年而下師御史疏責令回話奏上
上責其支吾韻升任公奔中敕得旨如前公乃勉出
蹤跡相張居正輔　皇祖冲年銳然有所施為而以
身理天人心是以身後　皇祖褫其官奪其蔭戍其
子籍其家顧其任勞任怨功亦不可泯擬旨復公元

祭葬文忠之謚　上如公擬公自夷甘後自七月至
八月七上疏　上並不允其冬永給事勍鄒元標標
與左副都御史馮公從吾建書院聚衆講學得旨慰
留而又有兩給事佐之謂明歲當考察之期二臣門
徒衆多必多所庇護者　上每傳諭欲毀書院公疏
力爭上雖是公言然鄒馮二公竟相繼去其後書院
亦廢并毀公所為碑公又乞休又遣鴻臚寺官宣諭
貴州夷安酋叛圍貴陽貴陽城中至人相食新巡撫
王三善乞平越不得進比急乃遣援大敗于宽城廷

識大錄　八

議欲逮王到推往公力持之擬旨責讓而王公奮勇
敗賊貴陽以全公為為請帑以餉　上為發十萬其
後王公竟深入死賊中人謂公知人也鄭國泰者神
廟時鄭貴妃兄其子先朝有嫌奸人忠標上其子養
性罪下法司獄上公擬旨謂　皇考仁孝涵容於鄭
氏且加優待今日不必深求第令養性于外遠居從
坐忠標誣告發配其後養性卜居浙杭城為浙撫所
論公復擬旨令別覓安靜地方三月公乞休至是凡
七上乞歸不得因與同官上言宰相之職不在錄議

然昔之宰相事得專行故不必於謀議今之閣臣虛
胃相名自票擬外毫無事權苟中有所見嘿無一言
是併謀議而失之遂條上任事之人錢糧欠清詔令
寢格風俗日流四事　上嘉公讜論忠獻下部院上
紫覆奏施行然積弊已久閣臣權輕亦竟無奉行者
工部尚書鍾公羽正以遅給中官冬衣銀為中官所
㕘集衆數百喧鬨部堂毆其公座鍾公求去公擬旨
慰留鍾竟不安予告去而　上尚欲處司屬官公為
力救解而杖責中官之為首者數人始遼事陷後都
下縉紳紛紛乞差告假遣孥還鄉勲戚輩又畜壯兵
為走計諸大璫請于　上擇中官強健者三千人日
夕訓練後苑公時于講筵言其不便不聽而諸臣亦
前後言之至是南劉御史復以諫　上責劉御史今
東西交變之際內操之備原為拱護朕躬肅清紫禁
諸臣進章累牘屢有論旨顯是不遵必有至謀之人
卿等傳示各官以後如有瀆聒定行重處公揭言諸
臣讀罷內操皆出于愛君防微杜漸為此不必然之
慮妄有主謀擬旨不深究劉御史　上從之七月

光廟實錄成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公疏辭更言上柱
國之加尤為越分人臣無上　肅皇帝時已有辭此
其後大臣加銜皆特進左柱國而止臣何人斯復敢
當之　上褒美公　皇考在東宮卿多翼戴功不許
辭第許辭上柱國如公請刑部朝審疏上公念是冬
上初御引故事請停刑　上善公言但欲刑其大奸
逆惡情真無赦者公復奏得并停免公自聞春乞歸
疏又復四上時言官連章留公而南中御史復有留
公者公言年來人情分門別戶一起一伏互相猜防
以臣持論稍平故共欲留之以彌縫撑柱其間不思
世路如水微風鼓之而生波疾風激之而成浪欲求
之平常息其風以今日之風而求波浪之静即馮夷
海若亦縮手無計要其病根所在止是爭官競進一
念日甚一日有不遂意則怨詈横生臣無伐毛洗髓
之術為之蕩滌第使臣脫然而去天下人或以愚鈍
如臣尚頗知止足之義萬一有所感動而少抑其躁
競之心將臣去賢于留矣而六月都御史楊公漣劾
逆璫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最大者皆宮闈中事　上

大震怒下閣擬旨九卿科道諸臣連章總上公言此
事未易力爭當聽閣臣從中挽回勸 上聽忠賢歸
私第解其事權以保全之 上歷叙在春宮時忠賢
擁衛之勞倚公調劑鎮定以釋諸臣附和猜忖之疑
傳侍 旨逮繫科道官為首者詔獄公解乃已 上
復遣文書官持諭公言昔中官暴横莫過汪直劉瑾
閣臣如商輅劉健謝遷止有一去李東陽之隱忍焦
芳之貪戀遂千古遺譏臣雖不才自處已審而忠賢
不悦於公矣會工部郎萬燝以 陵工紅貲不給疏
請內府廢銅 上大怒廷杖之公疏請不從燝竟死
而林御史後繼之林御史若訾責內使諸璫大恨之
率閹其家數百人持鉄鎖待御史御史亡去呈身順
天巡撫乃逮林時長安大索御史數日而先是訛傳
御史為公甥遠而搜公宅發出忠賢意公語諸璫
朝廷逮一御史而閣臣匿之是閣臣敢于抗旨罪浮
御史矣若輩但逾索無有則何辭璫輩遂巡去公奏
具揭自明且去中官圍閣臣第是國家二百餘年所
無事臣不去尚有何顔 上慰留公而盡 回中官

遂全家人移居城外具疏再辭七月公自移居于福
清會館再疏辭 上知公不可留下旨褒美加太傅
遣行人護送贈賻有加公陛辭已復陛金臺至御前
前叩首勸 上寡慾養身勤攻講學為宗社計 上
參朕知卿宜為國愛身以待詔用是禮也公創為之
而 上猝答公語甚雍容 上復目送公出掖門乃
已公後上疏再陳餘忠請 上嚴佚慾敬體臣下寬
省民力召還遣謫遂因兵食併及內操事末言內廷
近侍諸臣朝夕左右中閫固有調護勸告外廷不及
知然但能挽回聖心力行善事一時雖不見亮久當
自明即人不能明天地鬼神亦能明之歷覩漢唐以
至國朝中官之邪正善惡青史昭然並未嘗枉却一
人如必以憤激之心作快意之事彼此紛挐終至決
裂以為內廷近侍之勸蓋亦為忠賢發書奏 上並
嘉納至家俞夫人病卒是為天啟五年其明年公病
作稍後愈其明年則又病就醫于省城以瀆苦與歸
而遂不起為八月卒年六十有九去 熹廟崩祖之
期五日耳訃聞 上詔所司議卹務極優贈太師謚

文忠公坦直夷易在朝不以城府待士大夫家居布衣徒步與田父樵牧童相應答如響為文章明白條暢盡發胸中之所欲言詩詞朗徹照映書翰一札十行見如雲流退朝之後延接酬寄觴咏碁奕綽然其有餘暇遇佳山水意與勃生神韻散朗一似神仙中人平生見講學之人十九空談故絕口不道而過講學人未嘗不敬禮之嘗與鄒公元標言公講學必講孔孟而余只講閻羅王鄒公曰何謂也公曰不佞老矣填溝壑之日近若有欺君傷人害物等事于閻羅殿前勘對不過者皆不敢為鄒公笑而首肯閣中耆碩嘗謂公上可陪玉皇下可陪悲田院乞兒亦推公能公亦謂知己所著蒼霞草草餘草綸扉奏草續奏草綸扉尺牘讀史隨筆詩則紀遊小草賜歸凡三篇行于世

逸史劉氏曰公當　神廟末年多事之日獨相者八載時既上下不通宮府隔絕呼籲為艱又人情乖忤門戶互持議論紛熾且大僚空虛批答沉滯諸大典莫不阻閣中外有釜鬵之憂賴公知無不言言無不

力所執爭及內降封還者往往致觸　上怒然　上知公朴誠恭謹無他每諭近侍曰此閣下未嘗欺我一言壞我一事恩禮之者極矣顧勢不可留乞骸至六十二請始得放歸未幾　二聖繼殂旋奉　召命圖治方新璫焰隨灼力勿克挽屡辭求退大負初心惜哉

陸光祖

陸光祖字與繩別號五雲浙江平湖人性岐嶷不凡
八歲從其父游道遇客語安南事光祖曰是必亢夫
以
聖天子聲罪討小夷如振槁然何煩兵甲客奇
其言年十七舉於鄉嘉靖丁未登進士除濬縣令濬
故額五十里邑瘠耗不能役光祖請裁其十里以寬
民力當路不可光祖持益力良久卒如其請扶濟傷
缘光祖涉注呈兩臺皆以非時却其牘光祖自為疏
上之辭甚懇
天子惻然下部覆減稅十之三兩臺
心不平弗能堪也趙魏人多任俠自膂內訌草澤間
多懷異志光祖聚壯士為義兵自訓練居常為不逞
者得其主名咸置籍中推心待之人人感奮請盡力
為耳目盜發輒得獨鉅盜李以平蓄異志不設桀光
祖入覲嘯崔苻中為變光祖歸投計立擒之邑太學
生盧柟富而多才嘗有所忤于邑令令大銜之坐以
重辟繫獄十三年有司以其高貲莫敢白光祖得其
冤狀言諸當道釋之柟來謝光祖曰我伸三尺咫竟
不與見陶仲文以方技得奇寵勢張甚邑有李泉為
其私人橫行里中光祖捕置諸法仲文奉
命祠鄆故出魏邸為采地光祖不為移獄仲文亦莫能中
內鄉王占長垣民田為業民訟諸臺長垣令嘆喑不
能剖刀以屬光祖勘之得實立歸諸民庚戌虜闌入
塞尚書趙錦議後三輔民築塞垣光祖持不可錦劾
光祖撓軍興
上置不問光祖復請出錢贖更三輔
民皆賴以免發太僕馬少無以資戰士下諸邑買補
馬價騰貴光祖故緩之馬益集所省緡錢比他縣殆
半令濬四年課高第宗人緹綺帥炳緣
上寵以要
擢引之光祖不應得南祠部郎秩滿之京大學士嚴
嵩捻光祖名語人曰陸君臞我何卿可得也光祖不
往會給事吳時來劾嵩光祖與時來善嵩憾之欲以
考功法中焉賴尚書王用賓力救得免遂以毋病乞
歸嵩罷起祠部郎尋轉儀曹侃侃持正論守彼官官
張方進其露請恩光祖却之賜今吳府上方藥啟邀
寵光祖召至卿責曰若儒起而技幸忝官以為榮也
進以技何榮之有府悔搖疾去景邸王入京自陳設
酬祝壇有司邊維垣苛數牌位不道
上怒甚光祖

言王擅離國違　祖宗宜有所懲乂他蔓非語不足聽　上從其議　神宗生裕邸光祖請告　廟受百官賀疏入晉中有頃賜　聖母賀儀中外翕然謂光祖有卓識癸亥調驗封郎已轉文選光祖推有人倫鑒知天下士高下甚悉語對如流甄別詳明尚書嚴訥虛己而任之乙丑佐計汰黜惟允不為權勢假而又憐才持大体如蒲坂王崇古仁和張瀚嘉魚方逢時曲周王一鶚肥鄉張學顏皆拔人意類光祖力爭之謂此皆大度士可濟緩急柰何以蜚語挫抑於是崇古等獲全其後咸躋九卿以邊鎮著勞安令海瑞為上官所排光祖力明其志節得授戶部主事有名臣子當大計時屡拄吏議而當事大臣以先世故曲庇之光祖曰此所謂償其家声者也安可復留以重其辜力請罷之又念田間諸老臣數十年不得起用乃合謀於大學士徐階從容調劑其間於是諸公如次工吳嶽滁陽胡松江山毛愷南昌王廷或自家召起或自外而内或自散局擢要地一時大愜無有不得其人者侍御劉陽以鄉存起為光祿少卿通判

張澤以歲薦超拜雲南僉事典史薛乙掾吏也蹶陞知縣曰何可使進士科獨重使仳逢懷才抱德者不得自表見耶已而劉陽堅不起天下高其恬退張澤竟以死節聞人益歎服改并進士考選庶吉出獨行於丑未歲光祖謂豈不由丑未進者獨乏才也自今宜每科皆選於是隆慶戊辰首行其議是科得人最盛舊制外吏考滿拘於存䟽及旁存正存之別不及以時徼恩封者常多光祖䟽捐為変動其間存不必三而旁薦亦有得與正薦並論者至今守為絜令典選數月所注措皆翕然稱當然以此得天下心亦以此致忌侍郎朱衡以才地自負南工部尚書缺光祖首推衡、方在列色変曰陸君南我耶已而光祖擢太常少卿衡乃嗾御史論其恣橫内璫工本行中宿憾從中搆之除名家居數年　神宗即位楊博東銓謂光祖不宜久廢起為南太僕卿尋超拜南大理寺卿甫就道數日忽心動因暫還里則其父病已篤日夕念光祖及歸大喜又兩日而卒人以為孝誠所感丁丑服闋起為北大理卿晉工部侍郎初光祖與大

識大錄

學居正同年厚善及居正在政府光祖引誼規諷甚
恚已居正承父諱奪 旨不服憂光祖遺書開諭已
譎言官又遺書正之正居不納及論改折事光祖固
請輕折居正變色曰公為豪地耶光祖曰我為菜色
民不寧知豪夫身忝大臣而民隱默不聞非夫也居
正語塞南御史張一鯤遂希 旨劾之光祖乃力求
去居正卒起南兵部侍郎尋轉吏部侍郎時諸後進
皆文致居正罪以逢當路光祖獨謂江陵秉權非真
權也且擁危綱綮其功亦安可泯衆惡其異出還南
京工部尚書忌者復交章論之光祖懇請致歸三年
起南刑部尚書時南都諸要官爭主獄光祖謂獄法
司制也持不動主事劉以漁不受竭為御史所劾光
祖抗章論御史妄言曰法官當使天下無冤民而奈
何枉其屬於事竟白明年改南吏部時大璫張鯨弄
權怙寵光祖與大臣列鯨奸惡已置重典且故給事
中李沂狂躁得罪請寬恤以開言路又再疏極言國
本久不立由張鯨多方變幻所致請誅鯨以謝天下
早建國本以安社稷疏皆留中不報最後復留倡南

識大錄

中諸曹申前議孟力家 旨切責光祖因以疾乞休
優 詔不許未幾鯨敗召入為刑部尚書 上深知
光祖賢嘗署其名於御屏間下書清正二字會吏部
尚書缺遂改光祖於吏部會有 旨署名用二臣入
內閣光祖言 廷推舊制毋壞 祖宗法 上從之
光祖慨銓曹事柄旁落畢力振刷秉公執法不少假
借中涓請託盡拒弗納而抑僥倖拔寒素正体貌一
如 祖宗朝故事其所推轂海內遺賢殆盡壬辰主
計苞苴絕跡所汰黜即親故不避或列薦省有時譽
者亦廢領已復請推廣吏以示獎功未幾疏用前建
言主事饒仲御史萬國欽 上意有 旨斥選郎
王教等光祖為申救因自引咎不聽肖人乘間排之
遂稱疾不出七何 詔許歸時大學士王家屏亦以
爭冊立去國日出都門觀者嘖嘖嘆息云光祖歸謝
謁客凡坐小室焚香瀹茗經自月不窺庭丁酉仲冬
得疾至晦日命具浴曰我將逝浴已危坐瞑于正寢
是日海上星隕大如斗擊地有聲時年七十有七贈
太子太保謚莊簡光祖少有大志嘗書范文正做秀

才以天下為己任語于座右以自勵及居通顯舉進賢才培植善類如恐弗及為儀制郎時當事者以其資久將擢為尚寶少卿光祖聞而往謁大學士徐階請得換僉事王時槐以彰 國家崇奬恬退之意階以語當事逡巡不能決光祖復力言之乃得請孫丕揚為御史時論光祖專擅除名光祖曰孫公賢者寧有他吾輩當拂其言實玉成我矣陞辭之日邂逅丕揚長安道中前與揖懇懇謝之又徐曰某誠戇拙徼居言亦不能久於位特加以專擅意太甚耳詞氣和平丕揚退而愧悔不已其後光祖嚮用遇存士所以汲引丕揚者靡所不至御史蔡時鼎陳登雲亦皆先後効光祖光祖知登雲才能不凡引為知己壬辰大計雅掌河南道在南刑部時鼎巡鹽兩淮々商秉其以言事謫去訴於法司謂時鼎納賄以私票與人懷鹽法光祖廉知其誣力逆訴者且多方噓存之諸曹郎有才力者及負氣而淹滯者皆為薦引晚年銓政尤汲々以引用老成為事或謂曰公何不登用後進為將來也曰後進行當有知而用之者若老成人漸

逼案揄不及今柄用終老巖穴矣吾何敢先身謀而後 國家也仕居華要庖無鮮食衣無紈綺篋無餘財居鄉好行其德義廩義田歲有加遇饑必罄家粟為賑所識以緩急告者無不應尚書梁材裔孫在南都貧甚光祖歎曰昔人稱康吏安可為謂此耶佐之請瘞於 朝與人交披肝見膽杜私絕賊至於當利害剖判正邃識高節天下望如麟鳳久而愈重且信通籍以來六仕六已強半丘壑未嘗有所攀附聞天下長者雖素不識面及有風概者必亟推轂不啻口出然終不令其知郡邑政或不宜民或有覺抑光祖聞之必切々以告其人或變容而光祖意氣自若私居無戲言無遽色子弟臧獲化之自少沉酣六經尤好讀劉向新序韓嬰詩傳故發而為文簡古典則自名一家早歲製作盡燬於災今惟奏議尺牘襍稿若干卷藏於家

李世達

李世達字子成陝西涇陽人少篤朗卓犖寬度弘遠嘗夢謁　高皇帝帝授明珠一命曰善自珍之異日當為國寶也年十九領鄉薦嘉靖丙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以才調吏部考功司轉稽勳員外郎歷考功文選郎黜陟幽明品藻才賢百不失一大計內外僚當事者拱手聽裁即見斥者無不心服以去時徐階在政府而嚴訥秉銓世達與陸光祖同為司屬得以搜揚側陋薦進之往往從田間躋華膴列卿貳銓局

之公流聞宇內前後所未有也久之以憂去服闋起晉右通政遷南太僕卿尋改左僉都御史巡撫山東議班操蠲積逋減馬價著為令時蔣大鴻儒以明經舉安廷僕李廷珍以知印擢揚州趙致以都吏進而自東阿朱蒹陽皆挂吏議又力昭雪之不以身搶為軒輊也勝河議起進副都御史總理河道世達遍履其地相土宜推經費所為條析利害甚具由是東土不至勞民傷財為大役累烏戊寅改撫浙江不數月謝病歸家居八年起督漕河念寶應湖險惡

成漂輸艫無算為請開越河役水勢列五款以上綱領節目犖然具舉年而竣陞南京兵部侍郎轉吏部左侍郎丙戌晉南京吏部尚書與都御史海瑞意氣相期擔荷國事可甄敘群品如鵬鶚睫大察汰遣數百人下遠與臺無不悅服者亡何改南兵部尋召為刑部尚書章數十上無非乎允詳慎務廣　上好生之德時　上惡邊臣偽增首功怒至不可解世達剸於輕重之間以定厥罪而比附重辟批不奉詔卒出其人於死會密遣偵校偵部事世達慮敝竇不可

長遂疏明非體乞亟罷去　上改容謝之擢擋憑擋威靈勢張甚任事諸臣莫敢誰何世達乞諸準其裁近侍事徐正厥罪以杜禍原於是聲振播甚海內想望其風采未幾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御史戕俊所抨擊無與抗者往臺長不甚有所甄別世達謂吏治日衰民生窮遂皆職此之由了舉回道考察例行之斥韓介劉喻貴正色第五六人臺中始悚然改見易慮一以奉公為急且申明憲典傳佈天下俾撫巡無得以間觀相加遺所屬下吏亦無得挑贊及門遣

首論如法於是道路風清苞苴弊絶壬辰二品扶痛加太子少保明年以疾致仕歸六載卒年六十有七謚肅敏世達正以提躬忠以徇國不䧟以一人排群議觸忌諱侃侃然貞而不激通而不隨宏而不疏細而不苛獨斷於是非謀迷之中抗色於傾側危疑之際國事既濟身名亦全誠可謂臣主相遇千載一時也詳見奏議八卷

舒化

舒化字汝德江西臨川人弱冠舉進士除衢州推官丁毋艱服闋補鳳陽讞決詳明矜恤民隱所至政聲茂著以治行與考徵拜戶科給事中時 上峻威斷群臣震慴化獨謇謇數直諫然持大體不矯為名高以故 上憚而信之已持節冊蜀藩還至湖廣值高羅褰黃中等搆亂當事者或執勦或執撫朝議不能決化馳奏中逞首事業受誅即脅從可釋勿治巢置兵巡施州而移守備於南坪何亂之敢生尚書楊博大稱善道拜刑科都給事中 穆宗即位奏改臺閣執政柔是以恣刑賞多中出化奏言法者永之於天與天下共也夫既以法與臣矣而誰敢擅之其自任不偏如此會廷議執政操柔欲云云化前把其案稱不可執政屈其詞直事竟寢日至祭南郊化聞 上咳聲輒具疏推論陰陽姤復之漸人主宜法天倉徹陽詞甚切至 上為諫聽批政陰翼廠衛堆倚為用化大恚曰國家設廠衛徼巡緝下亦惟是禁盜詰姦豈其詗刺百官過若屬虎而冠令得操吏人長短害

識大錄

何可勝言疏入 上心善之雖未行亦少逆折奸萌
矣寺人李陽春有所想 上內念從之化縣諫曰臣
嘗為 陛下言宜使法信於臣彼皋陶為士雖舜亦
聽其所執以信法也臣既廢請矣 陛下奈何以戕
信繼手 上默然既而司丞鄭復學給諫李己以言
事杖廷下詔獄且罷化為白是誠狂愚然其心忠赤
柰何詔後世以殺直名 上悟之出二臣獄全吾陛
炳既後逮其子胥人借冤爭攻訐不止化猜加澄察
無令禍蔓是時諸司競為武健鉤名化請遵 祖宗
成法罷酷吏蓋務贊主上以平明之治然不以寬故
廢法嘗劾參遊師某後所部事留虜請逆誅以風示
列鎮又發化曹郎某贖貨狀中外凜凜先是御史路
楷承嚴嵩指屬憾晉馬順搆捷沈鍊已事暴論治如
律至是當 廷讞柄臣欲陰為楷地緣謂順寔首惡
業論死猶坐楷耶化獄牘指楷筆示曰獄故無鍊名
有之自楷始楷故罪首第㩀順何以謝天下已又欲
有諸方士化曰此遺詔意也即欵勿罪宜何辭柄臣
語塞乃止且起大獄將盡搆諸異己者化又力爭不

識大錄

可於是陰結中貴人搆 詔考察諸諫官討中化而
輔臣李春芳趙貞吉交推之無以答乃出為陝西參
政遂自免歸 神宗踐祚以故秩起山東轉按察使
歷太僕光祿太常大理寺卿遷刑部左侍郎時故相
居正催法業籍家謫戍其子矣 上恐猶未釋或援
應天試題欲鶩治化奮曰其誠擅當辟奈何無端株
逮詞臣且聞是端啟後冤無窮矣 上悟竟弗問化
顴骨陰起修眉方頤目光炯炯端凝有常度◎上心
將為會尚書缺遂命詔用化廷臣咸服 上明斷知
人化拜命即進言王者尚德不尚刑今罪人未及鞫
乃先詔送重或當已盡律而又加辟是使 高皇帝
法不信於後世而仁愛之意薄也 上稱善時詔
修大明會典化悉取前後事令增損著為令以佐律
敎遇大獄悉引律奏當不肯伺主意為上下 上盛
昔事應下欺隱徵有關輒遣緹騎捕繫至都下逮速
証柔甚點須爭多不按化奏言主術貴因不貴為若
好以己為是代有司事也徒使人歸過于上而下得
緣是以飾非 上覽之悔悟湖廣按尉以事為兵馬

叩吏目所旨上不懌奏聞　上怒甚逮吏目詔獄掠
至死又欲繩其捕卒六七人化奏言吏目秩雖微亦
朝廷命官今由廝役以黷過矣奈何又波及此六七
人併死乎　上意乃解時化名益高忌益衆或使人
滌龍語授內中一二新進攢詆之人為憤憤化顧弗
辯曰安有大臣被口語自疏解為乎義有去而已遂
上書乞歸　上雅知其忠勉留之化曰言官拾遺國
去也寧吾一人受枉無寧使國法自此格不行疏再
上弗允會溽暑當慮囚化寔職主筆不得已復起視
事有中貴人傳　上意欲肴重辟者三十餘人化據
法爭之語中使曰第道尚書舒化以為不可　上竟
從其議事後遣中使持上尊饋羊勞之化又緣病為
辭益切　上察其懇誠詔許歸歸而卧龍內謝客即
臺使者及郡國守相于館相屬非迫就弗見也疾且
革猶強起拜衣冠謁祠又掖北望拜使其孫伏受命
曰吾受國厚恩未報惟不後之人承吾志惟忠惟孝
比屬纊神氣不亂如平時先是化夢　天帝使人召
已及將歿數夕居人見其舍傍有赤光如炬訃聞

上悼嘆贈太子少保謚莊僖

識大錄

郭應聘

郭應聘字君賓號華溪福建莆田人嘉靖庚戌進士除戶部主事時北虜深入而積芻並峙郊外尚書計且為虜所焚議遣郎督之則皆新進不習事又以督府机鷹騎驕悍其啁噍無願就職者應聘獨奮然請行已而虜果縱其部下攘索芻商賄應聘持不與以去就爭之虜乃稍戢竟不能擇撼也司庾通州邊米涌貴應聘令輸者得納緡及賈損則亟糴充庾而歸羨金于　朝上下交利為遷員外郎在署六年出

知南寧府郡故盜區應聘單車馳赴諸不便民者悉罷之繕甲增戍盜不敢跡其界又發左江兵佐制府討東粵寇平之三殿役興臺使者檄應聘購楠八十萬觔旬日而辦己未壬戌再覲皆以治行尤異錫宴被褒當世榮之遷四川按察副使備兵威茂崖峻險隕墜溺相藉應聘至下令刊山鑿石築孔道若千里行者德之孫郭公路松潘備兵使者缺應聘兼領其任西戎素驕數儌我厚發歲賞金繒累鉅萬不且群噪應聘名諸番面諭禍福為立賞格閱賞物而卻其

無名之求諸番感戴信咨各拜服羅謝去岐山鵝木如二寨久為邊患應聘以計蕩平之遷廣東參政守嶺南時流賊犯增城執辱守吏應聘至輒發兵逆擊破之二源群盜僭號署官肆掠惠潮間應聘率所部兵會勦大破之擢廣西按察使尋轉右布政使忠州猺首黃賢相與思明州爭地應聘密授略兵憲購內亂而擒外援遂夜禽賢相進左布政使尋拜僉都御史巡撫粵西　既授節鉞志清嶺徼首奏忠州去土設流以終前功　詔報可予州名新寧府江峒猺數出殺

江上且破永安幽其尉應聘慨然請集土漢兵六萬分水陸四部進討悉殲之分設土司并賦其地復平懷遠諸叛猺拔巢壘百餘乘勝勦永寧寇獲首虜千級聞　上懷永善後十事　上從之下　璽書金幣嘉賚爲晉兵部侍郎填撫如故已　召入爲戶部侍郎以母憂歸久之十寨餘猺甦武宣勢復熾　上念應聘熟粵事以兵部侍郎起之于家再撫西粵賊聞之即解竄應聘請留宿將假土商章應麟世守之而猺復猜居三年晉右都御史總制兩粵先是兩粵將領

識大錄

苦於大吏不暇計扞圉日以剝削為務遂有東山之變應聘曰人心獨幸亂我搖兵脫民皆實任上乃作旌廉壯餽功令須誠將吏諸將吏廉：敢除一幣請制府者文閱兩粵疲供億汰轅門冗役悉蠲津澳諸稅以利民劾械貨事者戢其貪墨將吏悉黨逐之搜爬弊竇洗剔靡晋於是粵人訢然若更生而叛卒人：自悔爭來乞降應聘戮其渠魁十人餘釋不問踰年召掌留臺籍餘餉五萬一千有奇　上之晉兵部尚書參贊机務舊京尺籍久耗應聘疏請廣選併增徵巡又條句單四議俱報可時　上眷注甚殷而應聘業已憊態已獻骨章五上不得已乃聽旃还數其瘉而復用之應聘亦拳：憂國將歸之日猶上安民四議以應　詔比抵舍病轉劇僅十餘日而卒時年六十七訃聞贈太子少保賜謚襄靖應聘自節嗇既都榮膴未嘗有兼珍襲采之奉謙抑不伐毀儒生居常獨處一室足不踰閫澹泊寧靜蓋其性然也出入中外餘三十年削跡權路凡遷陟率以久次得之其起撫西粵政尚寬大與時殊趣諫臣劉臺

識大錄

以粵應聘問恤其生死東國者唯其試已屬耳目偵之而應聘屹不為動竟以完名終其身官轍所至必有惠迹兩粵之人爭尸祝之平生論著長于條奏有粵西疏議總制兩廣疏議晋樞疏草西南紀事邊防紀實諸書行世

逸史劉振曰世道大氐壞在貪風應聘之不貪有三白首淹恤屢馬後鞭度咸寧分宜之際而進退完廷未嘗位自公開府吏罰停播珠胎斷留丘太宰謂郭司馬填粵地增毛數尺未嘗貪利前後削平夷獠功滿東南粵享專字實誰造也而躬：儒生未嘗貪功嗚呼三不貪可以風矣

吳文華

吳文華字子彬福建連江人舉嘉靖丙辰進士授南
兵部主事遷內璫進上供䑸所司具舟三百艘文華
裁其半璫怒甚脅以危言文華徐應之曰中貴人欲
多索舟為市賍地耶夫使舟不任載者責在郎使舟
任載而改為逗番以之上供者責在中貴人璫無以
難逡巡去是後凡進奉舟皆損其數所省動傳金錢
無筭頃之　景藩之國道留都復當具舟藩卹從人
攘甚道路苦之時文華已從督草場也即在事莫敢
任尚書以屬文華乃代綜其役事辦閣謁王傅與約
非王命而私要索者請治其罪傅唯唯一夕而去無
譁者具督草場屬振武營變後尚書創前事多所假
借卒有所增狙即為奏減粮可矣文華得撤持不下
曰此其地固者瘠而今腴昔乾沒而今受賦者也稅
額有定何可更且此曹驕宜裁以法由法以長驕憂
無日矣尚書不能從未幾去文華從史代者疏請如
舊制乃已居郎署六載才名蔚起為諸曹冠擢湖廣
僉事轉四川參議分部上川南武定叛賊鳳繼祖者

滇部也逃入蜀界兩省合誅之連歲不能得文華為
籌畫方略乃就擒天全招討副使楊時譽以承襲為
招討使高定所困相仇殺久之邊境騷然文華檄諭
二酋咸悔惧因代時譽請兩臺俾得襲事遂解踰年
遷廣西提學副使歷山東參政江西布政使臺正賦
後所至有聲進河南左布政使邊計天下吏詔旌治
行異等者二十五人文華為首大梁故吾藩禄計畫
閏措文華酌盈虛嚴出納禁羨耗積逋盡輸諸宗胥
稍以給萬曆改元詔祀革除諸臣有司寖未舉文華
慨然曰此褒忠勵典也胡可緩搜汴志得鐵鉉等五
人建祠祀之又下檄修太昊陵及濬浚南陽水利其
它興革甚衆乙亥晋應天尹去之日宗藩及汴人扶
攜遮送至車軏不得行途次拜右副都御史巡撫粤
西粤西方旱災流亡載道文華疏請賑恤不待報已
先發廣庚矣仍令人齎帑金乙糴隣省指撥常平法
給散暴民能墾荒者予牛具種子地利益闢饑而不
害已乃覈田賦均驛傳飭兵戎疏設昭平縣建養利
州學割武緣縣屬之思恩移兵備于鬱林增河池同

知六年綦徭夷出為惡文華檄參政陳應魁剿平之
俘斬三百七十級昭平賊首黎福莊父子怒衆剽掠
文華佯為不聞會督府檄師討羅旁土兵盡東文華
陰留三千人屬裨將韓文啓掩擊之斬福庄衆夜攻
下五指白冒諸峒斬首千三百餘級俘二百餘人招
撫餘黨二萬餘人即其地建置營堡得田二萬六千
有奇分授新附及諸戍兵尋又撫降岑溪諸徭是時
柳州北三賊聚黨萬餘人慓悍善騎射號劉馬賊諸
將畏懾無敢嬰其鋒文華策之賊強而負固宜以智

取弗與力爭逆河池有警乃選卒七千餘伴參將王
瑞規中化住劉既得捷音即馳檄諸將曰吾名攻河
池耳意固在北三今河池捷北三謂我兵疲且休矣
必不我虞可擊也遂督兵分道進賊果不為備連破
七十餘巢斬四千八百級俘獲稱是；役也兵不及
萬費不踰千日糧于敵弗洽月而蕩累世之巨逭樞
臣偉其功擬秉熟吉廟會督府為執政私人而文華
舉事時其謀甚秘督府弗及聞執政欲以為督府功
度不可乃薄其賞改實晉戶部侍郎未幾以母老乞

終養歸癸未起兵部侍郎仍撫粵西晉右都御史
總督兩粵故事郡邑吏歲時猷遺掮觴上寄廉賞不
貸文華一切禁絕幕府經用自軍市租及常賦以奉
戰士其他搉稅及舶所入有司不敢問文華悉歸諸
官又以其贏代保昌浮糧韓門持戟之士以數百計
半皆空名而徵其餉文華悉按諸空名者罷勿餉其
存者以隸裨將使訓習宿弊盡除粵人稱督府絜廉
文華為第一歲乙酉淫雨沒廬舍城不浸者三版民
號呼水中文華親乘城集小艇渡之發倉粟哺被災

者又請留餘金七萬餘以恤獨賑偏湘源熟徭苦催
科謀為變文華檄諭之即定田州酋岑大祿與母梁
氏不相能梁徙避他所潛酋合黨罪欲瓜分其地文
華曰此亂階也誠諭大祿亟迎母歸覲覲遂息府江
諸徭為梗檄大師呼良朋深入征之捕斬千餘級懷
集賊首嚴秀珠剽掠封川諸邑文華檄兵若為西討
者以元旦進剿斬首八百餘級倭奴流突海上發舟
師與戰斬七十餘級餘悉沉溺死程鄉妖徒劉青山
煽亂文華捕其魁七十餘人寘于法餘悉執撫奸民

陳覽等集衆益咪文華矜其愚檄諭散去獨覽等拒
敵捕斬四百餘級惠州岑洞賊巢最為險遠王守仁
平浰頭二十四寨獨岑洞羈縻撫之至是賊首江月
照益恣橫掠文華分布諸將覆於要害襲月照擒
之斬首二百餘級瓊州黎出掠遣將渡海剿平之降
九千餘人羅旁餘孽復猖以兵屬副使鄭人達捕斬
百餘人方文華未督粵時山海諸寇出沒縱橫蹂躪
州邑官軍雖往往小捷然得不償失自文華在事遍
發遣撲無使滋蔓每命將出師授以方略輒懸合機

識大錄

宜往無不克其所撫納降附十倍斬戮乞洞於應變
方珠盜起有蜚語廣州主客兵欲殲應賊者上下皇
遽文華弗為動第移鎮會城合諸營兵操練犒賞如
平時密捕海上諜一人磔以徇內外帖服往粵有軍
興輒苦餉文華從容籌畫度支有餘經費之外積金
至十九萬其諸節縮供應之數不與焉丁亥扶滿晉
南京工部尚書粵人立祠以祀所削平經畫處皆磨
崖鐫石紀其功戊子還兵部尚書參贊机務南兵驕
又脫不任戰文華畢力振刷稍稍改觀天策衛卒以

驕縱腐邑囂詬主者文華案治其罪且益竄戍逐帥
亂不治則非法乃召倉曹諸役及囂卒渠魁六七人
立庭下數諸役曰士卒寄命于食典守之不嚴爾無
所逃罪叱杖之卒以為己庇也匍匐謝文華數曰彼
從誠有罪爾曹奈何不白之官而遽譁在軍令詳者
死三尺俱在爾自圖之咸股慄祈哀文華曰今姑貸
若曹亦懲乃痛杖之從戍他所并黜其長事遂定中
璫有恃權恣睢者為言官所劾　上怒杖之文華率
南九卿抗疏請治璫罪宥言者語甚切至不報遂引

識大錄

疾乞休疏三上乃允癸巳起南京工部尚書懇辭數
四家居十載無疾而卒年七十有八文華弘厚溫粹
和氣溢面終身不言人過雖卑官下吏妄有觸忤亦
笑而受之其有詿誤必曲為掩覆至于規躬復道則
矩矱截然不爽尺寸辭受交際尤為介特每仕宦往
來或竿牘稠訊絕不及私親朋有不得已祈請者輒
贈以金不輕發片刺也既退休謝絕賓客蕭然一室
左右圖史印已今不得識其面生平寡嗜好獨詩歌
書法至老忘倦推得唐晉風格所著有濟美堂集及

參議戚拄家

逸史劉振曰史稱黄叔度澄不清淆不濁韓魏公言及擴達事則詞益平氣益和余心想其人以今覘文華豈與敦近世名公卿賢者多矣然議者猶不能無浮失獨于文華翁如也豈徒以功業之盛出處之正要必有不言而成蹊闇風而向往者耶

楊俊民

楊俊民字伯章山西蒲州人吏部尚書博之子也嘉靖壬戌舉進士授戶部主事值虜薄都城俊民受廩廩守陴者拊勉之士皆距踊人以是覘其能尋調礼部歷主客郎有　詔賜戚里黄門趣俊民宣給俊民曰此内賜也宜於迎和門須之非禮官所得與　上聞之韙其言隆慶戊辰督學河南敦厲風教士多興起轉本省參政用法寬平偷三判論死憐其壯有母出之他所予生比尤衆頓操豪右獨嚴用是與權貴久弗調萬曆改元徵入為太僕少卿明年丁父憂服除起補原官轉太常少卿戊寅擢僉都御史撫治鄖陽辛巳進副都御史移鎮山東壬午陞兵部侍郎以母憂去乙酉起戶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督理漕河凡三歷重鎮所至斥貪殘損徭賦以蘇民瘼諸所興除務計地方之便所不便者即詔條日下一切停閣忤推地弗頓也撫鄖二年積灸八萬五千餘金適議罷鄖撫預條善後七事防之東土閒田請輕其租聽民自占墾期以數年易草萊為沃壤其督漕也瓜洲並

江桑地開渠一曲紆回數里以便停泊道渠至今遵
用焉丙戌遷部丁亥改兵部左署部事會議虜王嗣
封俺民上言款未可遽罷惟內修守備而外勤西虜
使盡還巢中定市額使無濫索溢索而罷未晚也議
遂決乙丑協理京營是冬陞戶部尚書總督倉場貞
寅秋還部視事俊民入部首言萬曆六年所增內供
銀二十萬宜停取邊餉自四十萬今增至二百八十
餘萬宜損裁且請大集廷臣講議理財之法議未定
而寧夏卒戕主帥以叛有言其句虜征導濬閉者俊

識大錄

民策叛卒嬰城自守必不敢離巢穴本兵拒撫非聽
也驟請發大兵討之輸將未半而朝鮮中倭患告急
復請發大師東矣當是時東西用兵各數百萬人芻
糗迫於星火前後徵調七年餽各數百十萬其不足
者議增鹽策議拜爵免罪議功輸議借漕糧議轉山
東粟所以補直之百方僅僅得無之絕乃　皇長子
出講長公主婚　仁聖太后喪兩宮災助工作皆有
費費皆不貲而河工織造協濟諸費不與焉無一不
仰給於戶部者甲午中州大祲人相食俊民條議蠲

賑事宜甚具所發帑庾銀粟各數十餘萬而言者摘
詆其稽延俊民言摘錢備荒本有司事乃虛文無實
動倚太倉太倉之蓄幾何因自劾極救無奇乞罷
上優詔褒慰時帑庾紅耗九邊年例益詘而求增無
已俊民請勒各督撫嚴核冒破侵尅之弊共圖裁省
而內庭非時之索若增取滇金及趣辦鋪宮珠寶等
費每值事直救力功　上以搏節要歸於去其害財
者以為生財之術而臺省諸臣乃數言礦判俊民曰
礦非無少利但不勝其害耳屢疏發難排之以故其

識大錄

爭寢無何奸弁獻諛以濟大工為名合　上意而從
中復有陰持之者于是礦使四出而采珠榷稅掊積
鹽括羨贖者蜂起用事利病盡歸閹宦而俊民之術
始窮即百言之弗入矣俊民自領部事十年凡三考
而晉太子太保其褒勞冊璽寶鏹金幣之賜不可勝
數家宰缺則命署侍御史大夫缺則命攝憲廷臣中
眷倚無二於是人多忌之欬妄加詆毀　上察其誣
終不聽嘗曰戶部不可一日無楊尚書俊民益感激
知遇恒深念世受國恩當殫竭忠勤以圖報稱無有

數參披瀝悃誠冀幸感動不建懇諫以裕主道而自為名乃號田轉移自懇諫所不能得者晨起入署諮曹郎以次稟畫裁決略盡退而題覆章疏占答變記筆不停揮晝酉而後出至不知有寒暑遂積勞致疾一日視事果忽眩仆地　上遣中使臨問賜以牢醴疏卷於其亡休也復　溫旨慰留之既寢疾猶時驚起喀喀囈語家人不甚解然要皆朝事俄而卒于京師訃聞贈少保兼太子太傅全為忌者所搆不予謚俊氏体貌魁岸瞻視有威而襟度坦夷絕無矯飾位崇而恪慎如庶官祿厚而清約如寒士自奉數瓶而沈汲樸茂望之如木偶人云

識大錄

陳有年

陳有年字登之號心毅浙江餘姚人舉嘉靖壬戌進士授刑部主事以貴調吏部遷轉驗封郎中會成國公朱希忠卒其弟希孝援張懋贈王例為請成國兄弟自嘉靖以來親近用事厚結宰輔中貴所請靡不得者事下吏部時尚書缺少宰署事有年曰王爵不帝一字可倖得邪遂具草曰按令甲凡功臣歿公追封為王侯為公其子孫襲者非奇功異能生死正原爵累朝遵之無敢越也正德中英國公張懋子乞恩本部執不可再下廷部議皆謂不可即希忠文輔亦不敢謂可後懋離得王然不可為例今希忠歷事三朝雖不無勞績可錄然不過扈蹕贊戎皆臣子常職實非有奇功異能也生前被寵已踰今豈可復肩殊典贈王不宜少宰希執改首將以會議依阿之指易疏末數語有年力爭少宰不悅立削改語以原草覆上　詔下竟王希忠有年即日移病或曰一事不得輒求去何徑徑也有年曰不然郎官與宰輔異宰輔總百揆或可忍小以就大有年職在司封封外無

識大錄

陳有年

嚴矣今有王封而不得申復何冀乎己休不獲則以
病請批致意曰此予收名者當遂其意也因不之寸
也因許之家居越十載萬曆甲申起為稽勳郎中尋
調文選有年康節素著自入銓司既遺無所受至是
則昔蔀亦絕推貴請託皆不行選法一清謁選者各
自以應得何官不瞞乞勞囑也已而擢太常少卿丙
戌拜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敦儉朴欲以無事安民
而嚴而諸吏亦重懲墨吏綜核詳密巨細無所忽
工商關罷甚息歲增額數十且多奇巧有年毋上疏
極陳織不見聽然為量減十之三丁亥江西歲小祲
復請盡蠲其進成者千五百疋并留南昌兑課上
皆允之又為功輸平糴以少蘇焉戊子江南西浙大
祲 詔下賑恤乃令無遺雖然守令名為其土謀其
私禁販易者固多有惟江西大弛禁以來 明詔糴
者雲至重舟銜尾而出而敝人亦衆設亦旋潰會霪
雨麥花則殺價益踊民困不能支而外販者亦不已
公私咸憂之或曰時使然耳 凡重未易闇也或曰
可除示以意令郡邑自為計或曰令粗嘗批籌帑嚴

商之直而無令出境有年曰是何言也夫知民隱而
付之無余何忍也陽奉詔而陰閉之敗也忍敗非予
民之賢也夫忠不能拜変不能推無庸以撫臣為賢
矣故度有餘則當遵 旨以恩濟度不能則當明請
以咨衆度澀則當候 命度急則當急請而便宜以
行遂上疏自劾并陳濟急六事於是嚴閔大宥其鄉
之御史遂以逆 詔論而素不便有年者從中主之
竟罷官歸逾年復起為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累晉
右都御史掌南院事癸巳大察京吏與銓臬溫純同
心精核所黜皆當人翕然服尋轉南吏部尚書俄
又改北部先是大學士張居正排有泰瑞北有大除
授往往侍之而決故閣臣侵吏部權居正殁所掌漸
復至平湖陸光祖秉銓益以強執行之餘姚孫鑨亦
踵之無改諸司郎皆皎皎爭淬礪而批改者不遠居
正所以能收權之故徒習見近日之事謂銓司不能
以居正事已也遂大望有年有年節槩山立諸推貴
皆不能屈乃益憚之既視事即止息於公署以朝房
見客諸中貴閽之人人自失因各肅門狀來謁曰公

自潔如此仍許以情白否有年謝曰敢故為名高爭
中外一心使　朝廷清如止水不亦善乎皆曰諾自
是片楮不及門矣有年持衡除別抑正明貪廉更加
意采進讓至若媒取衒進必痛抑之即序及仍稍遲
為時無揚頃惡成為寬即與有年意合一時人情懍
廩望治而會有所申救及會推閣臣並忤　上意家
皆切責司官供降調戒有年再疏引咎乞自罷而請
宥諸司官皆弗乞輔臣遂上言相臣宜特　命不必
廷推有年復抗章求罷且言嗜咨之義自先帝以來

迄於　昭代不廢即　先朝卜相非盡由會推然未
有以會推為詬者至臣之身而以為詬此不在法任
臣雖人耳尚嗣是而其說遂長使相臣或由他途進
則臣之罪大矣　上終不聽已又盡削選司諸臣籍
有年於是益求懇摘病篤　上留不置遣中官賜
養羊上尊有年請益力至疏十四上乃賜告令乘傳
歸有年杜門凡六月屢告不乞正額靡不顛其步晉
以為　上幸知公苟能少留則吏治日清卿詘身以
濟世為公井之間疾者皆號致意相知數輩屯及還

撫諭皆莫能回其意鄉人孫鑛謂曰公去甚善然於
今有二大事頗以累公有年曰何也鑛曰自楚相敗
諸得罪者皆起好名喜進之士多附之然非之首亦
繁有徒兩家漸成黨兩黨相角是非日以雜出持衡
石而善消之是在公矣今仕路以建言為任任多岐
也如使其果無他腸惟冀暫淹而驟伸此猶可耳今
乃或挾以好上惡見斥則以先發博奇此訟師之靡
豈宜使常浮志執矩矱而然移之是在公矣有年沈
吟良久曰當深念為居數日鑛又往有年曰前所教

恐惟行鑛猜其說曰凡述一晛孛其前後必明相應
也故必君相皆相孚所言如響然後可以酌向背審
位帛闡轉移之機今循例以請猶多遺恨乃說遠負
深計遠方張之談而緣折难明之隱譬如置棋者一
不應前後皆誤矣恐黨將益熾而位將益敗也此以
俟能者我則安能據無以應是時有年內戚亦有晉
其行者有年謂曰如君言出矣予循我故步能如志
予留者默默有年曰然則必須少貶矣吾去志益當
決矣竟拂衣歸有年在部屯晉意發桑賢每月必

推毀人始無旬日間皆心淚搶病猶號停不覺其岸内閣終始無所徇士大夫私談皆咸以涉太激為慮而有年非傾也心出都行裝止書一簏衣一笥冠紳二事見者莫不歎息好事者至欲繪為圖歸乃寓雞籠寺中讀書自娛間與兄有浮及諸故交詩歌相酬答敝苞辭衣不問者不知為輕宰也戊戌正月卒于家年六十有八撿篋中止白金三兩數無以斂資于姻戚乃克襄事四月起南右都御史故事大冢宰鮮以他官起者間借起亦必用原官領之而有年獨以右都起蓋政府素嗾未擇名用之貰抑之也然有年捐館已百日矣訃聞贈太子太保謚恭介有年為人廉直細行必慎清節聞於天下至取人則絕不苛責有一善力為揄譽然主任辨真偽尤重大節寧瓜有瑕玉然肤雖瑩白弗眩視也好讀叅漢以前書刻意古文辭即小韵無不經意嘗有志全史孫慨笑曰司馬公通鑑唐公左編讀者皆未能竟何自苦為有年四弟恐才拙左為累果勒成一家言没世必有鍾期未必即以覆醬詆也然竟未完成乞兩經大著述稿

識大録

多不存今行者有奏議若干卷詩文若干卷

徐元太

徐元太字汝賢寧國宣城人也魁梧修體丰神爽朗目光爍爍外射天資明炳讀書數行俱下爲文不經思援筆立就而才氣逸發鄉先達咸畏之嘉靖乙丑登進士授江山令尋居憂起復知鄞縣元太素諳吏事其治二邑蒞政精敏爬梳弊蠹更革靡留而朘繩巨猾凡所縱舍豪族惴惴毋敢非良善得安其業改督賦賦課績爲天下最除吏部主事歷驗封郎中品藻人才以任其條長黜陟允愜萬曆丁丑分校禮闈所拔若蘇濬光悊學業皆海內名士時稱得人秩滿陞山東左參政偶輔臣張居正有疾藩臬諸司約禱于岱嶽元太正色曰此舉何名公爲父禱乎臣爲君禱乎稱病不與衆大慚居正歿朝野高其節尋轉福建按察使會浙有脫巾之變復移浙臬元太廉其首惡寘諸法而撫安反側一軍晏然未幾遷其省布政使明年召爲順天府尹時承平日久法禁弛弊畿內民物浩穰閭閻溷惡奸宄大猾肆爲不法擅宗右室多越禮制而流俗之論頗以泄泄爲寬厚元太謂養蠹苗穢胡可弗鋤乃以嚴猛治之法徐搏擊不恤怨讟踰年京師肅清豪猾皆斂戢庚辰以松潘羌番不靖帝用廷臣舉拜元太爲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治兵勦撫諸番蓋古氐羌種也番別生熟雖分大小共爲四十八寨密邇松茂聯絡諸夷山險水深徑通一線俗頑獷驁鷙輕死負固跳梁而我不得其要領剽掠無時民殊苦之嘉靖間羌番交煽遂將槃之全軍覆沒自是守臣諱言征勦而藉名曰撫以文其奸賞之非所費布帛茶鹽之需歲增而諸番愈驕肆掠自若久之益無所顧憚逆攻城堡覆軍殺將及是番勢大熾而郤騷動元太受命即疾驅之蜀至則綏輯人心鎮之以靜而大修軍政詰戎兵勵士氣甄拔才勇識朱文達邊之垣周于德於群帥中知其沉鷙有謀委以兵事而厚遇之藩臬諸臣集議問元太所以數寇之策元太曰馭夷之道在於威惠相濟蓋非威不戢非惠不懷苟撫之以恩而震之以武時啟生亂迷來撫臣恇怯畏事委靡姑息致彼狡兇狃而無饜釀爲腹心之患若弗芟薙蔓將滋盛圖之不易矣

識大錄

然師戒輕舉怨雖撗挑逆賊零落瘡痍未蘇仍宜遣人宣數威德陳示禍福使其覺悟歆向思以贖罪而與之更始率俾則綏之而倘益嚴拒化則討之而武毋黷如其怙終不悛賓是使之無惡而我得乘其非戒振旅但征可克也人懲援首戒心斯惕然後以惡懷之彼將柔服距敵復叛弐衆以為然因遣通事者諭諸猺酋誠能悔禍改圖當除其前愆撫之如初逆命者於滅無赦諸酋非直罔遵跟蹌愈甚益玩我積怯也辛己正月揚抑寨酋苗紏徒數千攻蒲江閔元

太令谷將朱文達禦之文達因閔養狼向賊亂捐良乃出師奮擊大破其衆斬渠帥三人遂踐賊巢攻拔二寨降數寨而還然諸酋尚負固弗賓僉議重用兵欲因是撫定之元太曰蠢爾酋夷敢行猾乱者嗤我兵懦耳苟非大勦無以申威漫言招撫則弱形愈見諸酋愈張必不免也雖勦撫有難偏廢在今日則宜撫後而勦先若夫酋勢之盛固云恃險亦竊我軍所從事而彼得蜂屯相抗故其狼難摧誠令三軍隨地列營使彼莫知進勦之逐而各自為守則兵分勢弱

識大錄

人有虞心安能與我角乎又河東河西未可並勦以分兵力就二者而酌之則河西猶限一澗而河東與各關逆相接其為患也孔棘其驅除尤不可緩且東酋既平則河西從勝乘勝以行勦撫若反掌矣於是群疑豁然靡不心服乃以用兵機略奏聞　帝悉從之遂徵發諸道狼師四路并進命總兵郭成將叙馬兵七千屯于黃沙塅據諸酋吭喉以奪賊氣遊擊將軍周于德將梧州兵七千軍鑼鍋嶺以擣其前遊擊將軍遲之垣將肇陽兵五千軍于蕎坝以攻其後參

將朱文達將平茶天全兵四千五百人于茨潽劄營附其要脅而擊之仍檄監軍道凡諸總惡者於滅之無遺育其脅從陰逆離携叛服靡常而能知向化畏威即許效順至於熟酋及素遵約束者則畀以旗使之玉石有分亦所以孤賊勢也皆受命而行三月師抵黃沙酋首判麻率衆迎戰我師驚而攫生獲之騁戰而西前無撗陣遂深入險阻克名寨二十賊鳥獸散潛伏菁叢莫可踪跡衆欲班師元太曰今兵威雖振而竄逸者多則大小衆數尤為禁黠未可以其難

攻而縱忌若侯丹舉益屬祇廷美河西九姓忌番特其重變仍敢張皇自雄亦宜討之彼衆數者見我兵之西事守險必蹂周汞其息忍之機後不回戈東向則勢若從天而降殪之又何唯扎於是移軍河西除兵黑水之上望紡而降者數寨其反則鐵驚者尚衆元太弗誅而旋軍疾趣河東衆穀米解嚴元太檢其無備大破之俘渠師而夷其巢然後謀勤河西悍酋念白單羌夷二十八寨路當東南西路之樞與河西勢相犄角若不先撫定之恐我欲戰而渠為派汚溅

欲追而渠為渊藪因而責之則謀歸合并而圖之則敵愈多非齊師數萬持以朞月未易克也乃移檄申戒諭其轉禍為福且現之兵群羌震慄稽顙謝罪乞輸常賦同于編氓折梁闊逐以明與番絕元太皆撫慰之乃進兵河西諸番帨降者又六寨其逆命者餘十五寨負險迎戰我兵擊之應鋒摧潰燬其巢穴靡有孑遺焚溺死者不可勝計獲名王數輩凡斬首千七百七十五級俘七百餘人羌番悉定以功進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明年秋廷越逆酋五咱大咱及

黑酋諸夷並師乱寇掠四境五衛皆罹其毒元太復命諸將討之殪諸昌州俘五咱追擊大咱于河六山酋射殺之遂平建越賊乃酋撒假者黑酋種也與中填夷白祿連結元太謀先勦除以剪賊翼遣指揮李獻忠由間道襲之獻忠違節制敗歿元太乃益徵兵作四軍以討賊命周于德將前軍由中鎮朱文達將左軍由馬湖邊之垣將右軍由建昌而躬率大軍繼其後以冬十月進兵至官廖河賊悉衆來逆元太令天全高陽土司兵擊之而潛師乱上流繞出賊後賊

驚潰斬白祿子阿則逆比至冷溪河獲渠魁阿撒賊退保馬蝗山元太麾兵攻拔之奪其積儲以餉軍賊復據大鷹崖阻殺馬溪固守欲老我師元太以除夕進兵乘虛搗其巢斬白祿于陣賊失險勝落矣會大雪度我師不能進稍休息弛備元太亦度賊不我虞即冒雪掩之蟻附猱重險諸軍畢登乃大鳴鼓角賊駭愕靡措鋒繞交格殺數大酋餘潰圍去追殪之遂勒賊乃斬撒假而夷其巢地焚關風送欸叩首流血願世世奉約束不復侵叛元太乃貴之勒銘大鷹崖

為羊皮峇巡鐵牌跌總與盟而班師是役也勘定二百餘寨斬首五千七百有奇俘獲一千六百七十餘人擴地九百七十餘里立屏[illegible]縣治捷聞執政絀其功權進服俸一階賜金綺而已元太久勤王事以勞致疾念西鄙甫安未敢求去踰年始請告歸辛卯起為刑部右侍郎明年調戶部總督倉場尋轉兵部左侍郎協理京營戎政會倭寇朝鮮樞臣惑於胥議主和元太抗爭欲戰當軸者惡其異議出為南京刑部尚書未幾事敗如元太所籌元太遂以憂憤遘疾懇乞休致　帝憐而允之復命撫臣於病瘉奏聞起用由是愈為當途所忌疊中蜚章十數上竟不復起然元太亦倦功名無復用世之志矣家食凡二十載杜門卻掃博綜群集潛心撰述干牘不及有司至於利病興革則為讜言無隱指貲三千建長安壩蓄洩有法旱溢無虞鄉人受其賜家僮弗遵約束輒捶殺之罔敢有懷私而矯虔者丙辰　月卒年八十二元太為人倜儻瀾達才識英邁居官勤敏務求實效而強毅有執遇事奮發不避險夷故所莅多著顯績聳望

識大錄

赫然顧方嚴寡合直行己志弗能徊世沉浮用是再勳大用而資不酧勞位宅列卿而不獲總備卒以粗貽終其身哀榮之典亦闕焉其所著有吟易緬喻林集平審奏議行于世

魏學曾

魏學曾字惟貫號確菴陝西涇陽人舉嘉靖癸丑進士除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有推瑺為商人居間欲冒支鹽糧銀鉅萬尚書業許之矣學曾趣而前曰豈其以百姓脂膏國家府庫為此輩潤橐耶執弗與尚書無以難也遂寢之嚴嵩執政籠名士欲改學曾吏部要其一謁始決學曾弗往揚揚總督薊遼以學曾端恪有才欲假事為之學曾不肯受事再強之辭四度吏部嚴最有主者不敢當督府也未幾傳入

為兵部尚書又欲得學曾為儔學曾遜謝之其弗肯干進如此奉命出督宣府單騎逆虜騎薄城下守者不知所出學曾遽揮戎衣來城指授方略虜遂遁去邊人大喜謂折衝禦侮乃不在東戟在主計耶頃之擢光祿寺少卿尋拜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有叛卒黃勇者數勾虜為邊患 朝廷懸重賞購之不能得學曾至閫不問或以為言則曰勇本吾人向處置失宜致外遁耳我且撫而用之何暇為語傳虜中勇以為信然襍市夷入城學曾偵知勇在遼前帳下乃閉之

甕城中而執之虜患以寧晉右副都御史尋以疾告庚午起為兵部右侍郎改吏部轉左時高拱以閣臣掌部事閣務繁重部事一切倚重學曾為立年格杜請謁拱性勁直寡合獨禮重學曾每事未嘗不推善會雲中請貢市議成學曾獨明其非便拱曰此特羈縻之耳學曾曰羈縻者如牛馬然操縱在我封貢成絕之速禍長此安窮又有制焉而不能制未能羈縻也拱悚然曰慮不及此為之奈何學曾曰今不朝發夕改也不如嚴與約有期有數使不逞則閉關如故

矣不在我議遂決壬申 神宗即位拱與張居正同在政府各以才雄一世頗皆倚重學曾已二相中失歡而居正欲得學曾為助心知學曾與拱至篤也乃設事嘗之曰吾頃以為搏高公公謂之何蓋是時有疏論拱者矣學曾正色曰二公皆當時名賢同心為國即有失不惟盡言搏之一言非所敢聞也居正為改容謝焉亡何拱竟眾免廷臣失色學曾獨大言曰上踐祚甫數日首逐一顧命大臣豈正始事耶且此詔出何人手草不可不明示百官眾為凜然朝罷更

要九卿詣居正所諸人有至有不至而居正稱病謝
泚客拱遂行當是時居正以師保朝參眾與馮璫表
裏用事學曾獨斷斷如也天下聞而壯之未幾晉南
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未行而有列白簡者有 詔撓
新命以侍郎還里居數年居正敗乃起為戶部侍郎
未任改右都御史尋陞南京戶部尚書其時言路大
開有群擊執政冢宰者 上意頗動諸府部大臣合
疏保留次及南都九卿疏 上學曾後至獨曰不可大
臣進退取自上裁國是乎人情乎眾心服其言願重
違宰執意相視首鼠學曾奮然曰此自出學曾不可
不以相累也於是衆乃不復言保留事後月餘果有
言之者學曾遂再疏乞骸致仕數年會虜寇西北羽
書旁午有詔簡大帥廷臣咸舉學曾遂以兵部尚書
兼副都御史起督陝西三邊軍務學曾屢辭不獲乃
移書政府曰吾聞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自
欵貢來武備日弛此宋人積弱之漸必我行者則罷
欵議戰其可乎不然吾不敢以國事嘗試矣執政咸
報書如指始就道辛卯八月至固原虜甯明莊二部

父擁眾數萬擾邊學曾遣擊大破之斬明安貝首虜
及百餘級莊酋遁去 上嘉其功晉太子少保廕一
子世襲錦衣千戶方計圖火酋值有寧夏之變哱拜
父子故降夷也宿有異志會撫臣以事摧折之遂戕
撫臣及兵憲據城叛人心洶洶學曾以寧夏雄鎮士
馬物力充牣而賊已負嵎又其家多悍卒降夷布滿
城中議言攻之則彼守益堅而戒非可旦夕取也內
寬間外通虜則不可支第勿使其內訌而外潰斯坐
困耳攻城之策為不得已即日發二檄偽撫以綏之
旋移檄各鎮徵兵餉而自統大軍駐靈州以備師駐
花馬池沙州處扼賊要害使不得渡河窺伺又分兵
收服四十七城堡以孤賊勢賊果大括城中金帛婦
女賄虜時時與虜出入學曾多發敢死士夜衝救擣
虜巢牽其父領吾南道無軏也兵餉四集遂進師薄
城下圍烏賊驍將哱雲中箭死賊氣以奪而城堅不
可拔計惟決水可灌灌城恐多傷士民且從之逆賊
不便乃築堤障水實土塞閘水圍城如常漲七八尺
城浸且圮城中惧且譟學曾曰此可以行間矣乃射

皆城中從賊黨使自相閫居民亦多受指為内應未
幾吳氏果與其黨自相殺八月中子夜城南門啟我
師鼓躁入吳氏闔室自焚疾寧夏以平先是言官急
欲攻城有議學曾逗遛者詔逮學曾問狀縉紳多為
上言白冤而學曾終不一言自明 上亦感悟復官
歸里亦不錄功廷議惜之丙申正月以疾卒年七十
有二學曾貌魁偉慷慨有大略立朝侃侃寒方守
正深恥脂韋軟媚之習敦行好古居二親喪先後六
載不御酒肉不涉中門事兄如父視族黨如其手足
視鄉人飢溺由己輕重賑之無不滿意歿之日里人
皆家臨巷哭尸祝於社所著有四礼儀式涇陽志遼
陽奏議確菴集行於世

蔡夢熊
蔡夢熊字男兆號龍潭廣州歸善人元骨嶙起翌眸
炯炯如電幼從里中兒嬉遊號召群兒靡不聽服間
育鷹犬為戲立幟分部伍鷹犬皆馴服年十二折節
讀書過目成誦未幾補諸生嘉靖乙丑舉進士除福
清令以廉能卓異徵拜監察御史居臺三月所論列
皆 國家大政侃侃無所避會虜酋俺答以其孫七
入雲中求款請封貢夢熊抗疏不宜許忤旨謫邵陽
丞二年量移歸德推官歷遷南户部郎中萬曆初擢
贛州知府崇滑群偽龍閣市無名之征巨盜葉揩漢
拄聚黨安遠山中前守不能制夢熊謀之督府密喈
揩拄所厚善者令召揩黨復因揩黨之來歸者令召
揩所親任推誠示之令入揩巢穴中間離其黨揩腹
心内潰而不知也竟帥萬餘人又夢熊率兵深入急
擊之揩衆倒戈相向遂斬揩拄禽其餘黨以其地設
長寧縣治百姓就所任祠祀夢熊而監司中有忌其
功者會贛推官以優畝深入賊巢為餘黨所脅將采
此中之夢熊以計盡誅其人而贛幸無他尋丁内艱

婦旨於中猶出奇俘搭黨頻私謫致之軍門闔境晏
然流聞　詔賜金幣服除起補安慶府會有公田之
令上下一切以苛刻為能夢熊崇寬大務從民便役
綬期奪俸不殖歲大旱夢熊禱雨立應百姓建留雲
亭以志德壬午陞雲南副使未工改浙江海道夢熊
至官周視形勝悉召境內兵益以海艦令追至敵于
外無俾闌入海波息警會有　詔求邊才臺省交章
論薦謂永平兵備夢熊雅多智略善用間能因敵間
為我用復以間用間帳轉不窮治兵整肅所制軒車
神礮左精一試遼東虜皆披靡當逐以聞下其式于
九邊仍　溫旨慰勞加右參政遼陽部士卒皷噪夢
丙夜馳諭之即受約束無敢譁者丙戌大計舉廉能
第一居三年虜騎不敢窺邊遷山東按察使再晉僉
都御史巡撫貴州蒙督川東湖北節制三省故事各
撫按以幣交皆取償公費夢熊献命與謁之易其幣
以銀舊習一洗草坪苗殺一千户倡乱夢熊笑職首
惡遂定之時土舍楊應龍驕蹇縱恣多不法夢熊力
欲除之而兩省異議應龍竟匹誅其後卒為大梗人

始服其先見夢熊又念貴竹感土司淮馴請增新貴
縣治民恚帖然庚寅陝西有警調夢熊撫陝會與經
略尚書和戰異意畫於滑展乃密遣將擊火落赤
工川之衆走之辛卯擢副都御史撫治甘肅威名日
盛松虜及海西諸虜皆遠徙不敢窺邊壬辰寧夏副
帥哱拜哱承恩劉東暘等自恃衆強又虜方熾悍而
邊備素單弱遂決計勾虜叛逆戕撫臣脅宗室虐燄
張甚夢熊洒泣上疏願捐身討賊詔下即帥師啟行
入靈州境虜數萬騎突至夢熊命驍將麻貴等出其
不意破之虜遁以叛賊台傳城北門夢熊率兵搏戰
城下士殊死鬪奮勇陷陳虜大挫而遁賊既失援乃
堅壁以拒王師　朝廷憤師久無功懸封侯之賞賜
上方劍俾當事者得專決尋逮總督以夢熊代夢熊
名將士激勸之將士競奮晝夜環攻決水灌城夢熊
親冒矢石督戰用神礮燔其樓櫓擊破卜着二虜酋
援賊者賊氣沮喪夢熊益耀兵震賊而間貽蠟書以
移其黨俾為內應遂以神礮克南關百道攻擊承恩
等惧不知所為斬劉東陽許朝土文秀函首乞降弗

應益進兵攻之繳連發如雷呼聲動天地呼拜自焚
賊之俘承恩承寵傳首九邊捷上朝野大慶夢熊一
切推功前總督及諸將之敢戰者論定晉右都御史
蔭一子錦衣衛世襲千戶夢熊請移鎮還固原休兵
偃甲夫發疏乞骸骨乙未吏部疏修舉邊功拜兵部
尚書已改南工部加太子太保致仕卒

劉東星

劉東星字子明山西沁水人舉隆慶戊辰進士改庶
吉士授戶科給事中任諫垣甫數月值高拱復相宵
人附麗政多失平東星將上章劾之或泄其語拱懼
因請大汰言官所睚眦者盡黜之東星謫蒲城丞捐
還廬氏知縣萬曆改元召為刑部主事署中有所比
獄不當其辜他郎毋敢唯也東星獨力白其冤尚書
目揖之曰獄有左驗何據而出東星仰視曰雖有左
驗情實未明亦何據而當之死尚書起謝罷即竟傳

爰書辨死已而事白尚書及他郎皆鐫官而東星由
此益知名轉戶部員外郎出為河南僉事累官藩臬
長吏壬辰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地方其時倭寇朝鮮
王師征之宿重兵于天津羽書押至歲又大侵東星
外董東征便宜內理荒政條上改折蠲停差次及請
臨德漕粟數十萬斛立法平糶官不失直而民贍給
是歲也西輔飢而不害傳陵盜起聚且千人吏請發
虎符誅之東星曰此潢池弄兵可尺檄下爾識其魁
餘貰不問乃皆解散癸巳轉左副都御史入理院事

識大錄

尋遷吏部右侍郎以憂去戊戌河決黃堌運道告壅
上用廷臣舉即家拜工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督理
河道併領漕政故事河漕爲兩府督漕憲臣居淮主
發運治河憲臣居濟主疏渠會有大役兩不相謀幾
廢成功朝議合之便乃總屬焉七省監司長吏咸受
節制東星旣循行河隄相度便利以爲漕渠梗塞其
治在摽河流橫決其治在本兩利而並舉之于是議
開趙渠趙渠者起商虞以下至于彭城元時賈魯河
故道也至嘉靖末北徙尚書潘季馴嘗議開之計費
四百萬遂止及河決黃堌稍濫成渠惟曲里鋪至三
仙臺四十里阜陸如故東星因而鑿焉又起三仙臺
爲之小浮橋開支渠又濬漕渠自徐邳至宿遷嘗可
十萬諸部吏民若閭閻焉明年告成詔進工部尚書
副都御史邵伯界首二湖揚之巨浸澎波決潰風則
善溺東星乃建議鑿渠渠成行旅宴然初議二十萬
比成費可三萬泇口河者在滕嶧之間受沂沭下流
南通淮海漕河一奇道也隆慶以來數遣近臣行視
輿或決哭尚書舒某嘗鑿韓莊中作而罷至是東星

識大錄

遂成之初議百二十萬費且七萬有渠形矣而會河
決宋中故道塡不可復衆謂泇口若成明年新運可
毋乞靈河矣會東星遘疾猶從牀簀治書紀理河事
嘆曰吾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耶由是疾益篤卒
且八月卒于濟上年六十有四東星爲人癯而健骨
風神瑩朗目光炯然謦欬多才遇事風生而能持重
不輕發談說纚纚不爲畔岸而中甚勁人莫能撓也
歷官三十餘年以儉素自持法服之餘布衣芒屩食
常脫粟家人化之歲嘗大飢糶粟以賑徙僑田間時
從野老泥飲盂炙豆飯皆爲盡歡足迹希至公府有
寃無告則爲白之一日憩於道周有轎軫而覆者號
曷助予東星即臂而出諸淖路人驚曰何物敗夫至
使天官爽氣起河漕日方憩于門二騎士奉檄至謂
其田父也揖曰爲通主君東星諾而入使出召之騎
士驚伏請罪東星笑曰無傷也若固不識乃公爾其
敦朴如此在濟上時臨清稅使虐而激變喋血署門
東星聞之立遣一將奉檄往撫定之而亟以狀聞或
謂濟清相去且數百里有兩臺在可毋煩公東星曰

不然大臣出鎮惟利社稷是以安有策鉞方州而河潛襟帶之區視若秦越戢守謂何其年燕趙齊梁究流徙滿道東星出扶金為倡下記所部各以多少設粥饘鍼者所活甚衆又下郡邑諸城旦徒惟盜竊不死其他盡令濬河得以輕重相准弛其什五六既順首呂象徒得早脫所生全亦無算凡廢所為福利于民多此類也平居訓迪子弟惟理道撿相為先不及榮利闔海內名碩不遠千里莫之從游後當任子讓弟孫孤幼欲以官之其子唯然惟命退與二錄及東星辛丈游時遂一無所受曰此人命也斯以知其內訓矣

李化龍

李化龍字于田別號霖寰大名長垣人母吳妊時夢玉柱立庭中麒麟入懷孩提明慧絕倫讀書五行俱下乾時偶丈出人意表萬曆癸酉舉第二人明年成進士除嵩令均徭平訟與民休息暇則進諸生訓誨其文行邑有礦奸民攫鬧或言官募人採之使化龍任曰是海民爭也封識如故後十年 工聽言利者開礦自嵩始海內騷然思化龍先見遠慮矣期月嵩大治世以方子奇治阿云用高第徵坐罣不及格又不善事當路人僅擢南繕部主事捎遷郎中移南吏部與同郡魏中丞吉水鄒給事嶺南唐文選切磋文行於書無所不闚六籍諸子史外天文地理風角占候皆有精詣為詩文倫諸体不規古人而時推中倫詖諸坏酒揮毫數千言大家推遜遷河南督學僉事廣布功令以禁陽傳註為式黜諸予號者轉山東參議進副使仍董學校治一如中州明而敏公而恕河洛齊魯之間士斌斌郁郁如也已遷河南參政未上改太仆少卿轉右通政會遼警抑至兵食彫匱廷推

識大錄

撫臣衆逆迎莫適任以屬化龍擢僉都御史化龍太
息曰食焉而避其难無爲貴臣矣驅車就道首請補
缺餉給同馬無以營馬供卸傳明斥堠嚴偵諜控要
害籌攻守終日飲々如對敵狀卒能浮虜首者予五
十金采馬中募府門而出市人艷之日與新帥董一
元諸營中選練刑牲以血瀝酒飲諸部曲而天之曰
居平虐下者臨敵選懦者有如此酒士人々冀得一
當報化龍而遼虜土蛮子卜彦吉罔罕連把亥子把
兔兒其族炒花々々大最驍悍知遼兵以征倭疲分東

西道明廣寧南合圍化龍語帥諸虜環視我不戰益
肌輕勢且無遼一戰而遼可存死猶爲之况未必死
耶西虜卜彦衆數萬难與爭鋒所貌々在右屯右屯
有備足自保東虜炒花把兔衆財萬餘併力禦之必
敗偏敗西虜可不戰而走也東虜五日不出化龍采
之更遅兩日虜合我兵奪氣將何以戰下令退兵還
鎮武堡虜至見無兵鼓掌而笑曰蛮真畏我率衆疾
驅過之未半覆四起呼震天虜駭而奔斬首四百有
奇棄牛羊駝馬徧野幕帳甲冑山積明日西虜至右

識大錄

屯張穹廬城隅指揮徵洸又分衆犯懐武綏我師而
守者先於城外築墻々外濬濠々外多品坑攻五日
技窮莫如之何化龍復募敢死士二百人襲其營虜
懼而却遼父老言生髮未燥以來無此捷也虜復報
念命銳師敗之靖遠敗之高平敗之黑山大敗之什
方堡其小醜怨酋長乞市許之羈縻不絕而益修内
治增戍卒給火器務適擇革偽襲設郡佐堅右屯之
守厚家丁之餉有功若死事者賞不待時遼人歌舞
於塗安撫卧矣　上勅旌其功晋兵部右侍郎任子

世錦衣千戶而兩尊人念化龍淹卹兵間涕泗時浹
挽席化龍涙念兩尊人遂病既三歲得事可息肩力
請歸亡何會播賊楊應龍変告急　上即家拜化龍
總督四川湖廣貴州軍務化龍受命即并道入蜀時
賊勢方張屠綦江城參將房嘉寵游擊張良賢死焉
化龍銳意剪滅傾兵力畧無可恃以計緩之移文詰
責意若示撫而厚集兵分八路々各三萬四川綦江
路屬帥劉綎南川路屬帥馬孔英參政張據護之永
寧路屬副帥曹希彬合江路屬帥吴廣參政謝招護

之貴州分烏江沙溪平越三路屬帥李應祥按察使
楊寅秋參議張存意護之湖廣偏橋一路屬帥陳璘
按察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護之諸偏裨郡邑長佐
聽便宜更置轉運芻粟舟車負任千里捐屬奉 上
賜劍登壇誓師所不同心戮力者殺無赦化龍計賊
穴海龍囤必負固老我師宜協攻囤前木山羊簡臺
諸峒為逋逃藪婁山崖門桑木諸關為門戶宜先斬
關貴在蜀矣湖廣偏橋外九苗道種賊恃為援四牌
不掃三渡不通囤未可攻也貴州吳狡而兵寡軍興
不給水西與賊唇齒無令鉢賊責在楚黔矣密授機
宜而行諸為賊守者送則縻之順則貸之已破捕木
羊簡諸洞大敗賊官壩營望草壩秉勝衝桑木關拔
之已敗賊金子壩破婁山關薄崖門力戰水牛塘據
三圖山山高海龍囤數十仞賊萬餘列柵甚堅我師
死戰拔之俯視囤〻然汲不通南川路衝其前綦江
路為啟胠永合二路乘之破養馬養鷄諸城海門龍
鳳諸關賊大恐挾妻子夜遁囤上而以鐵防關為守
會霖雨白日晦冥化龍督兵併攻破之囤前重囤復

崗賊苦石雨下我師仰攻不即克或訛言商丸人無
關心於時化龍新喪其兄繼喪其偶尋復奉父諱慮
諸將懈休牧澂草撤為師期益購梟卒先登奪誤報
商死者官令斬賊自贖連破長坎馬瑙青龍毋氏諸
囤入三渡拔白田下令五帥分日攻囤破二城六路
兵蟻附雲梯上賊窘莫知所為縱火焚其居雉經死
縛其婦若子女若黨與無噍類矣是役也進兵總百
日獲賊巨魁一生致諸部落酋千一百有奇斬首二
萬二千六百有奇俘賊屬五千五百有奇招降賊寸
二萬六千有奇獲沒賊生口一千有奇招降民一十
二萬有奇拓地千有餘里露布以聞 上御門受俘
告捷于廟百官慶賀詔示天下而從化龍議置府二
州一縣八衛一與中土并分隸蜀黔設元戎憲使鎮
之化龍屢請歸扶喪 上憫其賢勞許焉化龍慟不
及侍父含歛以倚廬日為始喪將三年河決運道阻
上用廷臣舉遣使即家起化龍為右都御史兼工部
侍郎行河先是河臣創議開泇河群言蜂起功未竟
而中輟化龍念河數為漕梗所費水衡金錢動以億

計而訖無成功為今之業無如疏泇河遺跡拓為新渠以避其害則漕患永紓矣乃上言河自開歸而下近代遞行路有三中路濁河北路銀河南路符離河也南路雖近陵上有脩隄中有九岡十八窪下有歸仁隄於陵無害以其北枕山南近淮下流塞不達而上則潰而南皆能亂淮又之淮狀患必及陵且全河下宿遷徐邳運道必涸利不勝害者也北路雖近運太行隄徐呂洪可恃而下流亦善潰隄隄潰魚沛間為沼利害昔者也中路不南不北遠陵而可濟運前督臣合三省濬河見為淂箕以資用之功未全舉狂瀾雖迴下流渡溢今自堅城至鎮口河形宛然已金問奇借力京省免濁河全功收中路永利何所不可而竊潦為虐人半死徙餘子氣息才屬寧堪重傷驅運番荷插之夫為揭竿斬木之兵憂虞方大故濬濁河者議之所不敢出也則復貫魯河走符離道濟王所接竟小河口南路通而北流折不撓便乎審飭覌之任其漫流以分水則可縱其奪河以亂淮則不可河已過太行象隄以守禦門庭之虺敵封疆之突計

識大錄

不淀淺豈俟問哉惟是泇河工疑信相半篤而論之其善有六其不必疑有二凡撫治河難者謂往代止避其害今兼資其利河由宿遷入運則徐邳涸無以載舟是無水堆也河由豐沛入運則漕堤壞無以牽纜是有水堆也泇河開而運不借河有水無水任之而已善一黃河運河之賊也用一里一里害避一里一里利以二百六十里泇河避三百三十里黃河二洪自儉鎮口自於不相關涉善二運借河則河為政滑用我當不憚勞費而治之運不借河則我為政滑抑河因利便而徐治之夫徐徐利便與不憚勞費也其利害較然已善三先年估全工三百八十萬估半工二百六十萬朱尚書開新河百四十里費幾四十萬今以三十萬開二百六十里事半功倍善四江北山東患水極矣老扛轉溝壑壯者散之四方募夫以春荒後興麥熟人散仲淹隄湖泓濟發倉一舉兩得善五漕艘畏河張為害過洪為在春盡泇河蚤暮無妨可弛禁限寬參罰運軍不以趕幫失事善六疑者曰運不借河則河防疏恐恣橫流而害鳳泗夫開歸

上下千里未聞濟運未聞不治河也彼但為民禦災
而若此矣況後患其何防之敢陳疑者曰徐州天下
咽喉一旦令其戚：如重地何徐之為河也可計日
待小民安土重遷曰泇河奪其利泇河道開而貿遷
化居必移沿河上下民擇平土而居之是為徐曲突
徙薪也何疑焉計費可三十萬業已括餘金發倉粟
留漕粮不煩內帑自李家巷至劉昌莊開新河八里
建閘一座郎中梅守相副使劉大文任之劉昌莊至
萬家莊開新河十六里濬舊河四十里而羸建閘一

識大錄

座滾水壩一座築堤二十七里郎中梅守相副使傅
良諫任之萬家莊至黄林莊濬舊河三十八里而羸
開新河一里而羸建閘三座土市東開新河三十里
主事沈孚先副使陳簡任之黄林莊至直河出口濬
舊河四里而羸開新河二十六里建閘三座減水閘
一座滾水垻五座郎中劉不息與劉大文任之單縣
補大行堤北面六十九里南面護埽二十四里恭改
朱三聘副使傅良諫任之按察使汪可受總考成此
其綱也司道府縣會議十三事具在叢牘具目也夫

治河恐傷運使不北恐傷陵使不南：北迫陵無藏
身所徵獨民苦河亦苦矣泇河成與陵運遠北守太
行堤南守濟堤中間蕭碭豐沛各以堤自救聽河行
其中歲度受水之方竭組挈賑錢穀費不及治河一
二而他所省更不貲此以不治：之治其大者也惟
是河近堤者終有叢徙捷運之虞來歲有扶大濬濁
河開中路是王剪之伐楚也黨歲山固守行堤是子
囊之城郢也第止此矣　上從其議化龍復言河中
路復有三路一曰黄堌出趙家圈地在上流恐奪全

識大錄

河而南宜聽其自為支分無大閘以逆溢一曰六座
樓出鎮口前督臣所開也一曰范家樓出小浮橋前
會議所及也宜自堅城集以上開渠引河下分二路
洩之范家樓以下紋小王山有可通姬村永堌諸湖
出宿州符離橋入白澤河可殺水勢徐州泗洸洛矣
其下石庄天然減水堤也然豐沛之患未免移之碭
山利害相較南止災一邑北則梗全漕范家橋在碭
山東水或淫野未至淮城擇害莫若輕斯之謂矣崮
計費三十萬專為開泇河增行堤未及分黄請就近

地全棄可用者爲處置無以吝嗇失事機無以節省貽費患　上從之不半年加河通增水驛行李無留滯設閘啟閉以時歲漕數百萬無所梗而分黃工亦成通遭毋喪憂後人有佚志固號言兩河並行是兩斂相持之勢也御誇有之兩鼠並鬪將勇者勝臣愚恒言有草有加堤否可保有夫有料河皆可塞向後無異說惟督夫料進與工耳與工日進舊河日減新河日增子孫相結愚公可以移山跬步不休跛鼈可以千里臣雖居憂未敢貽後患惟在事者深思臣言

識大錄

化龍歸又一年　上諭內閣平播功大無一封侯伯者何以顯忠良之臣傳天下後世覓為閣臣所沮乃晉化龍少保兵部尚書任子世錦衣衛指揮使服家龍服除服命掌京營戎政所條議四十二事　上從之權貴徒卒乘馬盡以歸營營政改觀矣尋領部事大璫視武弁為外府改以昫成化龍撈其存劾多寡壓歲又近於堂以次擢用請謁不行而擒其泰甚者于一空名物歸里私門遂塞虜王死三娘子老諸酋擁兵爭立馳檄諭之而定當計武吏所有大金吾暫

識大錄

師倚俊神附感晚者若而人又上防邊任將十六事者爲今正統而前天臣三孤不兼宮銜後無不兼者化龍官少保蓋猶舊制三年加柱國少傅兼太子太保以善播後事論功晉少師陛任子錦衣衛千戶為世指揮僉事命下而化龍已歿年五十有八疾革為遺疏亡卜相臣補大僚銓臺首起廢棄諸軍國重事上覽之動色為罷朝一日賜贈太師謚襄毅時三十九年十有二日也化龍體鴻大魁傑音吐如鐘四夷覘聽形神俱肅助勳戎馬勳烈赫然乃論者顧獨淺

識大錄

其勘亂拓地之績而稱其杜援之功有三為遼陽李氏世為大帥私家益實戎伍益虛虜月入邊戎日報捷所失堡砦為田又之莫可蹤跡雖劾罷多與援奠復舊物遼帥數易令洛不行集天下兵救朝鮮遼當十二兵所過殘躏甚虜倭使往來覘遼易與耳然虜卒倭以鷙頑我倭亦不能踰朝鮮而虔劉我則以有化龍在曾未三月大創虜即省帥為煙氣掃擴試振撫衰遼始為關東蔽功一也播酋再犯嘸不聾罪致討悉我寧夏朝鮮之師疲于奔命日已無蜀黔水西

南陽赴義討賊而陰覘望成敗蜀黔人苦夷木用兵苟旦夕無言撫者十九司馬賞格以夷攻夷能平播者與播是時安氏方強力能摧臧之而有飛揚跋扈之志鬻使益之以播西南非我有矣化龍削其格不行所徵安氏與他夷兵不及十一安氏莫測意嚮見化龍用兵如神棄其子播中不領蠻控縱送惟其掌握而播始平最後爭播界片言折之莫敢携貳功二也迄嘉靖末河大決以十數決旋築々旋決相尋無已山以東河以南北數之南 數之北民死於河若

識大錄

死于治河者無萬數而吳越江湖漕渠沉舟徵調竭澤不與焉自化龍開泇河天下始知河之利不乏恃而害則可避破拘攣革沿習所救民命節民力不勝數功三也嘗欲復僧遼陽與開原廣寧相望欲開泇河下由偶頭集洛馬湖北岸至宿遷盡去黃河諸險惜也會去位弗果而繼之者遂賴々己化龍為人闊達大度容人之過惡聲不妄加僮僕帥劉綎蕭黃金玉帶為吳夫人壽化龍參彈不諱終不掩其戰功客進門々無留者座上常滿詞賦方伎輻湊且進雖劇

識大錄

暇已衰必曲濟之尤好獎掖後生士執經受業府為時棟者鵠起傾家廩食里餓人全活萬計聞化龍病博顙呼天願以身代為文章雄渾朗豁善論事理使人讀之心目開明無所疑眩有詩文奏議若干卷行於世

識大錄

曹端

曹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少篤尚理學專靜研究坐下著足處兩甎皆穿事父母孝志諭已父好善信佛見端居常言道時相問之端作夜行燭書呈父其言佛氏以空為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也老子以虛為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也其言辨析甚精父好之卒向於學永樂中以鄉舉授霍州學正將十歲以憂去大夫及六年供廬墓下服闋改蒲州考績吏部蒲霍二學上疏爭留之　成祖以霍先覺與霍霍人愛端如父母服其準矱規度而不忍臨殯偭偵監臨大吏過者敬謁請益不敢爲除富之又六年卒于霍霍人罷市巷哭兒童下走無不流涕貧不能歸葬遂葬霍子瑜琛亦廬端墓相繼死葬端之墓傍正統中僉事張敬建祠於澠池其後有貴編修者謁澠池祠詢端墓尚在霍歎曰曹先生一代名儒也命其塊各珠鄉哉捐俸爲縣命并其二子改葬於澠池端所著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義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存疑錄夜行燭諸書金城

彭澤嘗謂皇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于劉誠意宋學士道學之傳斷自澠池始也致書河南巡撫請上章從祀孔子廟不果

劉觀

劉觀字崇觀吉水人少博綜群書經傳子史靡不淹貫下筆辭氣速發衆屈其名宿正統戊午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未幾以疾告歸尋丁内艱服除遂堅臥不起杜門謝俗以讀書養性爲事四方來学者日衆隨才造就縣尹劉成爲築書院於虎丘山題曰養中取劉子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之義因癥以見志所居四壁書儒先入德造道脩己治人之事以儆觀省復刊貴志恒心二圖置座左右又大書誠明敬義四字各爲箴以示教嘗語諸学者曰小學一書是教人做人樣子到老須以此立脚又曰吳文正公嘗云一舉作狀元便爲事業了當皆鄙人也斯誠確論又曰吾幼見青紫赫奕知進士之貴慨慕爲科擧之學旣臥病京師讀儒先諸性理書乃知科擧上更有此學又慨慕爲之今殊覺進士非貴也或請著述曰朱子吳文正之言尊信足矣何復言問取觔儉恭恕作四箴以教其家取呂氏鄉約表著之以教其鄉宜婚喪祭悉如朱氏礼家有孤嫠不能自存者

隨力周養之觀爲人剛直行修其身飯脫粟服澣袍澹約不異貧士每旦祗謁先聖畢即就坐一室竟日無懈容陰寒盛暑不少輟書院之後居曰卧廬學者稱爲臥廬先生

吳與弼

吳與弼字子傳號康齋崇仁人父溥官國子司業與弼資稟英異八九歲時已負氣岸讀書鄉校屹然不凡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道統之傳心慨慕焉及稍明道亦嘗有獵心乃知聖賢之必可學遂棄舉業謝絕人事獨處小樓之上日玩四書五經洛閩諸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蓋不下樓者二年辛卯冬以用工過苦致疾乃還鄉遭風舟幾覆衆皆驚怖失措與弼獨正襟危坐舟定問其故曰吾守正以俟耳居鄉動

必以禮或笑其迂或哂其僻與弼介特粲然不少變於俗事親孝敬如夫所待奉從母如所生待異母諸弟友愛無間夫婦之間未嘗有惰容每若親大學粗衣敝履人莫識其為司成之子里閈之人多模逆弗與校蓋厚其德久而從化中歲家益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稼穡手足胼胝非其義一介不以取諸人好學之篤不知晝夜寒暑或在途或夜收歛枕上亦默誦精思無一株念古之聖賢嘗形諸夢寐昨非今是日改月化門人胡九韶嘆曰先生可謂日進無

彊若矣賦性剛毅疾惡慕明道之知易心過迷境必加含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復圭角深慨師道不立四方來學者却其來脩雖飢寒切身有所不傾嘗語學者曰吾平生詩患難進學九韶曰惟先生遇患難能進學在他人則惰志矣講論義理倡明正學每忘寢食待親賓隨其所過不強其所無聞有寒士欲就學者輒館穀之惟恐人不入于善遠近尊信皆知崇禮義作異端亦惟恐不遵其教爲恥久之合閭蓋廣天下仰之儒紳尚德之士累上章疏薦與引疾弗起天

順元年十月忠國公石亨上疏論與弼學行之高士類爲之矜式朝廷宜禮聘至京崇以祿位俾從諮獻於是 上問學士李賢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 皇上聘與弼即聖朝盛事也 上曰善遂遣行人曹隆賫詔仍賜禮幣往聘之比至京授左春坊左諭德與弼疏辭稱 上召入文華殿從容頓問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何爲不受職對曰微臣草茅賤士少時多病杜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發聞過情誤塵薦牘 聖明過聽記書

未留天使造門不勝愧感力疾謝 皇上學意今年
六十八貴不能供職 上曰宜奈優閒不必辭與弼
辭益力 上尋遣中使賜鈔羅羊酒粱米續宣 旨
朝廷久闕高蹈特用徵聘今惠然遠來朕深嘉悅然
暫以將誠官以命德禮非過也不允所辭士夫咸勸
就職與弼曰淺陋之學衰病之驅豈堪任職苟就職
便須屹然承動于朝端方不負天書期待之重豈
敢但為竊祿已乎遂再疏辭職 上又宣旨固知本
心不干仕進亦不煩以冗務特處以宮僚之職不必

識大錄

再辭賢請 召與弼入內閣謀中府 上起傾聽曰
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三疏懇辭 上曰固
辭雖得難進之義於之中道無乃過乎欲觀秘書可
也就職與弼遂稱疾篤 上知其終不可留略有允
辭之意 上又諭賢曰與弼召至何為不受職即受
職必欲歸山當俟秋涼朕非固留且祿之終身不亦
可乎卿為朕諭此意與弼固辭不受留京師二月求
歸益切賢乃為言于 上上始許諾七月與弼進封
事一曰崇聖志二曰廣聖學三曰隆聖德四曰子庶

民五曰謹命令六曰敦教化七曰清百僚八曰齊庶
政九曰廣言路十曰君相一德同心奏呂入文華殿
上嘉注無已丁寧勉之蒞書出後贊以銀幣給以月
廪復遣行人王惟善送歸仍賜詔獎諭以示眷眷之
意仍傳旨勅行人惟善曰天氣近寒只與弼年老一
路好生看顧莫教他費力 上之眷遇亦云至矣與
弼非弗思行其志顧自以名實所薦不敢受職求視
秘書冀得開悟 主上惜執政不悟以為實然言于
上必令受職然後視書殊戾己意遂決志求去蓋不

識大錄

得已也 己丑冬十月以疾卒年七十九與弼風格高
邁議論英偉胸次洒落師道尊嚴其教循欲迪人開
其言者莫不踊躍思奮其學術貿任自然涵養性
情有孔門陋巷風雩之意嘗嘆宋末以來箋註之繁
率皆支離之說眩目惑心非徒無益而又害焉故不
輕於著述天文地志律曆醫卜罔不究悉所為文皆
積中發外之實清明峻潔曲折迂紆讀之使人自然
興起詩則本于情性原于義理優柔雅淡有盛唐風
致日錄記日新之功發自得之蘊書大小皆得晉体

謝復

謝復字一陽祁門人自幼聰敏壯復純篤其心好之稍長授春秋輒能了大義已而歎曰學以謀道滯心文義以干祿吾弗為也於是潛心經史以古人自期聞吳與弼講道小陂遂棄舉子業不遠千里往從之凡有得於講授者必心体力行以求自得三閱寒暑非少懈與弼嘗曰吾道有望矣既歸益修躬行孝友敦睦老而彌篤冠婚喪祭悉遵古礼為鄉人倡平居寡言笑接人和易有問應答如懸河然入市整容徐行不茍一步嘗聚徒南塘每開迪以學者為己務求一實討古論今遇感有作多悠然於其意造詣既久遠近知名或問為學曰知行並進否則落記誦訓詁格矣縣令問政曰辨義利則知所以愛民為己時以為名言世居岸西晚徙築西山之麓學者稱為西山先生其曰南塘漁隱曰發翁曰無慮子皆其自號弘治乙丑卒年六十五所著有西山類稿佐野吕楷嘗叙之且詢其為康齋高弟不及見是憾

鄭伉

鄭伉字孔明常山人少治舉業為博士弟子又省試一再不合棄之曰顛倒拂名恐不在是也乃走豐城拜於丁東英之門求殘篇定學時年三十餘矣乃復見吳與弼于崇仁與弼曰此間工夫非朝夕可得恐誤子遠來對曰此心放逸已久求先生從之耳敢歎速予因受小學日自驗於身心徐得闢四子六籍之要久之於道若有見焉乃歸築室於龍池之上自號敬齋又曰斷速子曰取諸儒論議一切折衷于朱子凡古載籍鮮不讀但不讀佛老之書嘗謂其段妝倚滅人倫即不容誅又何待識其書而後辨其謬哉一時名輩若簡齋章懋南昌張元禎皆與相可否而省有易義發明卦皆讀史管見觀物餘論蛙鳴集凡數十萬言惜以燬燼其存者僅十之一云

陳獻章

陳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自幼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嘗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見一偉人笑謂曰八音中惟石音為難諧今諧若是子異日得道乎因別號石齋一日讀孟子自天民者達可行于天下而後行之慨然嘆曰大丈夫行己當如是也正統丁卯舉鄉試兩赴禮闈不第聞江右吳與弼講伊洛之學遂棄其學而學焉歸自臨川足跡不至官府閉門讀書徹夜不寢少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嘆曰大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不則典籍與我猶為二矣遂築一臺名曰春陽日靜坐其中足不出閫外者數年乃復游太學祭酒邢讓試和陽龜山此日不再得詩驚曰龜山不如也明日颺言于朝以為真儒復出由是名振京師一時名士如羅倫章懋莊昶賀欽輩皆樂從之游既歸白沙日杜門潛心大業四方來學者益眾廣東西兩藩部使以及藩王島夷宣慰無不致禮于其廬朝夕與

門人講學質友論天下古今事或至漏下盡〻不少倦江西布政使陳煒等修復白鹿洞書院成以書幣聘為十三郡士師謝不往成化壬寅布政使彭韶都御史朱英交薦其才徵至京師懇乞終養特授翰林檢討而歸初獻章至京有旨令就吏部試辭以疾越數日赴試至部門復以疾聚於辭卒不就試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對曰康齋以布衣為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而求觀祕書冀得開悟主也惜大當時宰相不悟以為實然言之　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某以聽選監生薦人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偽辭以釣虛譽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自後累薦弗起或勸之著書不答弘治庚申卒年七十有三獻章德器渾成睟面盎背無貴賤老少莫不起敬事母至孝嘗出母有念輒心動既歸果然晚而涵養益熟脫落清灑獨超物外寓言寄興莫非至理有聲乎學壞之風修撰羅倫稱其闚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蘊充道以富尊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無動其中世以為知言萬曆十三年詔從祀孔子廟

庭稱先儒陳子諡文恭

李承箕（弟承芳附）

李承箕字世卿別號大厓嘉魚人與弟承芳俱清修苦節好古力行嶷嶷抱奇氣不屑與世俛仰學皆不治章句務求孔孟遺旨成化間為庠生已厭科舉之學所司迫載不得已就試載而午間舉于鄉庚戌承芳登進士授官大理承箕不肯會試時嶺南陳獻章號白沙先生以道學名重天下其學不主文字教人端坐澄心優游饜飫久之渣滓消融天真内朗號為簡易直捷一時學者翕然趨向然亦哉營且議之承箕心服其說往謁獻章大喜曰吾與子神交久矣自嘉魚至新會涉江浮海水陸萬里承箕往見者四獻章與之登臨弔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終不及為學之方久之承箕曰得之矣已學以言傳非真得也其有目擊而道存者乎遂歸衍承箕請書山中作亭撤水病曰洗耳因已遽然有混濁粟字之意及歸自新會日端坐一室洗滌身心不涉階級深造本真或勸之著述曰近世箋註繁蕪鄙者蕪說尚沸紛紛思一刬去之而更推波助瀾耶須循意吟咏各足相與

別歡賦詩醉起書之刪草滿案科斗紮紮無不如意是為之章刪濯陳腐奇偉特奧可端倪久之承芳自大理得謝歸與承箕曰黄公之臺更唱迭酬自相師友家徒壁立家人告不足二人相視而笑曰吾道非耶弘治壬戌承芳卒嘉靖己丑承箕無疾而終年六十有四承芳字茂卿別號東嶠與承箕齊名時稱嘉魚二李先生

陳茂烈

陳茂烈字時周號梅岩莆田人也髫年喪父徒從勵志邁俗不與群兒伍蓋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勞僞亟止之乃韜燈默誦不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吾學聖人者奚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與作省克錄自考弘治丙辰舉進士奉使嶺南師事陳獻章語累日甚喜獻章教以學須靜一退作靜思錄選朝除吉安推官持大体開至誠通以民彝之懿時郡守張本嚴擊撿豪茂烈徐輔以寬當道尚

深峻亦除開釋之往往得釋欲升監察御史乾服朴素騎一比馬若弗居官者尚書佀鍾子交略從志端以道士起皆根植自固言者屢劾不動茂烈再劾之鍾雖罷而志端竟留遂以母老乞終養力供井臼短床敝席坟帳不辦身治畦一蒼頭給薪水服食粗糲有人甚不堪者茂烈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体驗身心隨得隨錄嘗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正德中吏部以茂烈養母清苦奏陳為晉江教諭資其祿疏辭不拜既又從侍郎潘礼例

奏給月米 上嘉茂烈清操令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又辭曰 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亦荷收恤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第念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於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遂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己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為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陶臣守貧居寡艱苦備至臣雖勉盡心力之義竟未酬涓滴之恩且母年已八十有六未日無多返哺至情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疏入 上溫旨諭令受之

茂烈以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曰彼為憂方抱疾而母卒換起號哭寢地疾轉亟卒年五十八其友林俊鄭岳為治殮具立族子逑揚為後御史王悠昭言茂烈履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遇尤困請加優恤以勵士風詔表宅里曰孝貞恤其家休復云孫茂烈領悟既深而克養亦熟隱衣粹行對天地質鬼神鄉國歆服殆真邃賞學之流也

羅倫

羅倫字彞正又字應魁別號一峯吉安永豐人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迴避有不可輒面斥之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倫不從直聲大震奏名第一除翰林修撰會大學士李賢遭喪去官 朝廷援楊溥故事欲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賢始以其言為然已而竟奪 詔倫乃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揚宮闈故事從長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疏入忤旨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鄉武臣僚吏皆知敬慕所至民多聚而觀焉倫雖以此為人所高然亦以此取疾於人明年有還復其官會有奏事者歸遣倫法當下鎮撫司獄鎮撫曰羅先生其可至此乎即日鞫成獄之倫遂獲免改南京供職尋以疾辭歸閉門授徒日以註經為業垂十年卒於金牛書院年四十有八倫嗜學好古篤志力行遊愿若狂闊喜為高以救時行道為己任久於富貴利達落如也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進賢令呂升知其力不足以堂食錢助之倫謝曰食以堂名非公可得而私也辭弗受廣東按察使陶魯以銀五十金請大忠祠記倫許之即日散諸族人冬月衣單或服之裝祀行道乞人或于道傍亂解袍以歡而置棺瘞之一日客來甚早倫固留之具食不知其家無米也家人予諸鄰合得黍栗數升旋炒旋脫之則日已近午矣倫亦曠然不以為意曰掛冠後結茅山中取給于龍祇性未共推妝若無意於世者時發為文以發其胸次人亦莫之知也嶺南陳獻章稱倫才大不可及其志清天白日云正德中賜謚文毅

逸史劉振曰倫之必為君子而不為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貶以徇人雖欲彰晦其身寧可得耶以其所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為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今所謂豪傑非歟

莊泉

莊泉字孔暘號水齋本姓雷氏宋丞相詩象之後也
高祖智甫以儒術名洪武初不樂仕進易名逃世更
姓莊氏游淮泗至江浦家焉泉少有令聞舉成化丙
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檢討夙志慕古文尤奇偉
與之交游者皆一時名儒如新會陳獻章永豐羅倫
其尤者也　憲宗敕設上元鰲山燈泉與編修章懋
黄仲昭上培養名德疏言甚剴切忤旨杖之謫桂陽
判官未幾改南京行人司左副尋遭二艱服闋遂不
復起超然肥遁有示門人無絃太極之詩泉約卜築
浦口建亭於清江之上東莞林緝熙爲曰以林同號
臥林居士至是遷于定山又號定山居士學者稱之
曰定山先生弘治甲寅　上用大臣薦特旨起用泉
曰吾向以諫被謫既而退廢三十年矣今乃出特
旨敢不行乎且學士丘濬嘗嫉曰引天下士夫背
朝廷者泉也吾當國必殺之丘公今入閣矣承待召
而不行罪其可逭乎遂行至京師大學士徐溥語郎
中邵寶曰定山亦我朝出色人當復翰林乃協與惜

江濬語人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得入詒學士李東
陽曰定山居之敬人君當注意我已致仕不能爲朝
廷薦賢矣東陽唯唯而已泉謁吏部三揖不跪尚書
耿裕起延之令四司送出部門泉曰第令不失已官
職外物耳竟復行人司副東陽語吏部曰留鄉根本
之地定山還當官此遂遷南驗封郎中抵官得風疾
遷延野寺彌留日甚乞告未得請輒歸越明年考察
尚書倪岳以老疾退之則泉告去已改歲矣故陳獻
章詩云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臣託疾時此是定
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卻能知泯若水曰定山以講習
不足以入道也故忘言以默識終然不可以示訓也
故因詩以立言惧詩名之以名禍也故寓詩以混世
見世不可以久處也故在者以歸山歸山不能以自
潔也故委物而辱身乃先生超然而遂大化矣泉為
人胸次洒落其持身慕伊川法度斯然而就犯矯人
明慕明道和氣油然而可親嘗謂天生聖賢將爲世
道計也或裁成以制其過或輔相以補其不足孔子
之於六經朱子之於傳註與醒孽瞶所以引其不及

皆在矣今世俗氣移學者執于見聞入耳出口在於
談諭而論經之皆非制其道可予故進而當行道也
吾義所安不違道以干譽退而當明道也吾志所存
亦不立異以求名詩文章書皆迥然自一家與論
文墨根因孔子內而忘乎外得之心而應之手如相
馬之神非牝非牡如斵輪之巧不疾不徐斯其至矣
吾大復人之學孫叔敖衣冠談笑得其形似者矣可
哉蓋其所得如此弘治乙未卒年六十三縣令胡昉
請祀鄉

章懋

章懋字德懋浙江蘭谿人少從師授讀書學問負經
濟志略然不自衒露與人交恂恂如也天順壬午舉
鄉薦以易魁浙士丙戌會元及第簡為翰林庶吉士
逾年除編脩戊子春正月　朝廷衆依燈故事命下
詞臣咏詩懋謀諸同官黃仲昭莊昶曰國家無事海
宇又安內庭燃燈朝士賦歌傳之往史已非盛事此
蘇長公所以有疏而深惜其名之不用也今　天子
仁聖孝奉兩宮將以悅耳目之娛極天下之養則斯
舉固足以為樂然而大孝在乎養志雖今是亦無有
不樂於吾華盍進諫焉越明日同上章諫以狀奏
聖德為言　上怒廷杖之左遷懋臨武令時修撰羅
倫亦以言事坐貶人稱為翰林四諫會廷臣論救
改南太理評事陞福建按察僉事閩有番舶限礙屢
為患懋建議許民與番互市商夷兩便地限礙其稅
民採取自是不復盜患遂息浮梁病民令以海田抵
之奈寧遠作梗陽為清戎往捕之遠者就擒沙尤
飢盜起開倉賑濟即時解散考績至京遂乞致仕時

下四十一往門卸掃跡弗入成有非貪寧直為終
身諸門請誨者無間遠近常往來爛卞庵中學者稱
曰楓山先生嘉遯將二十年公卿交疏累薦弘治中
再起為南京祭酒懋方遭父喪力辭詔添設司業虛
位以待及終制就官謹規度尚德化厲廉恥六館之
士翕然向風豪傑有志者排日執經質問所疑隨方
而答人人自以為得師始蘇允機母病援例不得歸
者晝夜涕泣懋許之歸或以為言懋曰吾寧以違制
獲罪不忍絕其母子之情也聞者歎服而流學政時

政皆諸省獎皆不報凡再乞休不允正德改元旨勸
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五事凡後五疏
乞休又不允居無何引年以請凡三疏始允尋陞南
太常卿力辭不赴進南禮部侍郎又辭詔許致仕懋
既退而道德之雅作縉紳相儀蒙福人服其先見
世宗即位以懋耆儒宿德詔進南禮部尚書致仕命
有司歲時存問以風天下年已衰且耄忍攜疾起明
子姪更迭問候至屬瀕語不亂衛守林有年至疾已
制以捐上與論古今天下事悉悉次夕與姪暨論易

且添安天下之道嚴陳公紀及谷師守嚴翫晦至卒
年八十六是日未旦有星墜所居之前山有司以聞
贈太子太保諡文懿懋樸厚坦蕩不修城府範度弘
深不見涯涘望之儼然即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
好賢禮士樂人為善包荒藏疾與物無忤人與之交
則絕異之言則信或以不情處之亦不逆億也居常
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古確乎不易
性尤寡慾衣服飲食宮室器用隨寓而安皆凡者好
一不入其心行藏去就以時而動非義之歸筮仕凡

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應休休滿三考就退易退
之節世尤高之其學以關閩濂洛為宗本之自得非
有傳授亦世所罕見也於書無所不讀於天下事無
不理會要在精究而力行之不襲口耳不涉支離故
能真見獨到洞貫道妙其發之議論精實切當多有
前賢所未發者文章不甚求工達意而止或以相諷
曰小技求予弗暇或勸以著述曰儒先之言至矣盡
矣人何加焉第刪其繁蕪可也嘗欲摘選程朱後諸
儒性書粹語為集說及刊宋史之繆惡力不足而止

賀欽

賀欽字克恭別號醫閭世籍定海其先戍廣寧遂也遂為遼西人少穎敏沉學好學偶讀近思錄朝夕讀讀遂慨然有志於聖賢之學成化二年舉進士除戶科給事中見嶺南陳獻章論學嘆曰至性不須實藏猶璽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為用即日上疏辭官去執弟子禮事獻章既別肖其像懸諸室中事之甚謹弘治初薦授陝西參議以老病毋晏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之大賢為士大夫之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職之祖訓內官係其職掌不過灑掃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輩或陷主勞庭引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為不軌賄買后妃或邀功啓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暫或引用左道蠱惑 上心或漁進淫

巧盜虐府庫此其禍尚誤國蠹政殃民也工人升
目宜深鑒己往之弊內不可使賊掌奏牘得預大政
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則非惟國家無減之
禍亦實言無疆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陛
下紹基之初舉行朱子家葬之禮但初政之施方發
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深識之
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流入
報聞允彝正德四年逆瑾括田來人驚疑思亂義州
以守臣貪欲遂先發聚衆縱火劫財大擾然相戒曰
毋入東衛驚賀貢門欽聞往諭之曰渠輩既知悔即
不殺人可解散城當有人至爾輩宜拜跪於生旗無
殺人已而撫鎮人來至須臾有言賊至凡劉指衆復
呼譟曰願貢門撫慰諸又趣跪欽里門欽曰城中擾
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雖至爾等節不殺人必有
爾無恐衆遂定城中不傷一人欽不務博覽專讀五
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昏喪祭遵用家
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由是興于行義若
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及卒鄉人祠之凌溪劉

瑩予士諸鄉貢士博學篤行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
報以疾歸終身不仕

丁璣

丁璣字玉夫號補齋鎮江丹徒人父元吉學行高古隱居教授學者稱易洞先生璣幼服習庭訓毅然奮恰年十八抗顏師席晃戴領鄉薦登成化戊戌進士授中書舍人與同官烏傷王汶並名汶年長瑜諮學為益友陳獻章至京師璣日接道論久而嘆曰石齋克己功列其所學大類象山合儒須內外動靜交養互發也甲辰歲除星夜殞乙巳元日星晝隕與有犖璣應詔上封事極論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數千言大要以正心為根本教東宮涵紀綱正風俗慎用人重名器蘇民困理財用飭兵備為急務末言方士懌老宜加痛絕疏入留中群奸切齒伺之無間久之乃以同官公過連逮出判普安州普安遠甸非人所愚仕璣獨泛一舟治然就道行次依州聞 憲宗崩哀慟三日不食弘治初秩滿還京時王恕秉銓雅重璣才聞其至延見後堂諮訪竟夕明日再遴之不赴奏記言今日大本無急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豎 主上獨道之志開進賢之路底本正源清制

治保印可次予而舉言甚切直留深獎之欲書諸之部竟為忌者所沮陳博處信府別駕興國知州又以憂去服闋值倪岳當軸收拾名士即家起為南京識制郎中閣四月遷廣東督學副使歲餘入賀道清遠山水暴漲舟覆而沒莫日得其屍衣冠端整如生時年四十七璣充養深粹居國通方身不踰中人而任道好古崇正闢邪有萬夫直前之勇群吠衆謗不衰不休有百煉之剛以儀禮周公之典久廢不行家居冠婚喪祭一取衷之其教人必正容端坐澄心定氣使燥慮消息方與開講辨析疑義細入毫芒而以學倫為本格物窮理為務修身而達之天下為期為政以風化為先而誠動之普安夷酋有贄禮請見飲以示無毒璣曰何不相信如是飲其酒卻其贄是酋感畏患遵約束不敢殺一人有兄弟爭訟者久不決因將化自感悔罪既而果然卿溪勇以私隙誣卿又為盜斷其右而汙衊其妻女民冤獄中璣宿驛舍夢若鼻冤狀語且果得訴者一訊而服永豐銀冶群盜時竊發璣巡視執解散同寅某帶兒為曲處乞印易

牒獨執不從曰其手足雖勝此上片心事君果誰歟
卹其人久自悔服遇事詳校眞否不以釣名要官一
十餘年宦遊不辭風雨予必論則無力爲嫁娶而愛
乃是因之誠出於天性大學士斷貧從交學導事之
終身稱其中行獨復於衆醉群污之中任道甚力制
行甚分潛養甚粹德性甚良如金剛玉潤所著有通
齋集大學提義洪範正誤四修儀註中庸語孟易說
未脫稿又欲繼朱子之志以儀禮爲經禮記及諸經
有及於禮者爲傳而補以註疏未成書云

逸史劉振曰儒學不傳得其門者或寡盖將有意
焉沖澹渾融窮探力索而志之所向不息不歧觀其
行己事君誨人暑論大器可見已使幸而得及程朱
之門淵源之續其殆庶幾焉蒼崖水禍一信始得免
而衣冠端整殆所謂俟命之至維予其不亂者也

張吉

張吉字克修別號古城餘干人少耻同流俗以名節
自砥礪初從鄉先生學見諸生簡擇經傳以資捷進
意謂士當兼治五經今業一經而所遺如此豈聖人
之言亦有當去取者耶遂歸而屏絕人事精研六經
及求周張程邵朱子之學喟然嘆曰道在是矣於是
益自奮厲以窮理致知爲務作廉序爲渠已者所嫉
惟教諭鄭重先爲之延學夏寅嘗舉以勵諸生成化
化丁酉魁鄉薦辛丑登進士除工部營繕司主事時

左道李孜省致仕禮部侍郎妖僧繼曉以符水進乙
巳元旦星隕有聲詔求直言吉上疏請親賢圖治修
德遠邪以謝天變顯劾二豎之罪疏入卯黨擠摭其
過不得乃諷吏部尚書尹旻遠斥爲景東通判景東
處西南極邊其民卻夷土官陶氏世經部章一仍其
俗吉至下令率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民以事至
庭譊譊曉諭使歸相告語有不法者亦必薄示其罰
約無再犯陶始見吉空囊且無室家謀爲置媵不聽
以銀鹿數事爲饋一無所受已而遣子祭祀鑿除關

敎並能盡事其父遇母忌日或強以酒肉則走避之火民由是信服漸知中州之化地僻乏書手錄諸經葺齋舍討論其中取聖賢數人修身為己之要慎獨窮理改過求仁作為四箴寘座右自勵在郡四年徹先蒙理或是者半之　孝廟御極特陞慶同知陞慶當蒼梧下流頻年苦潦吉相其地曰是可以隄因列不以為然吉獨以身任之發民就役皆不令而集隄亘三數當水暴漲明乘小舟以視衆莫測其至當夜雨不止憂形於色坐以待旦經營勞瘁歷三載而後

成復為賓以殺衝決之勢民甚賴之因名其賓曰張賓隄曰古城云都御史秦紘為總戎所誣逮赴詔獄吉為疏曲直紘卒得白丕子進表閣下吏部尚書王恕素知其賢待以殊禮欲廢之提學之職吉乃辭明年轉梧州知府梧州乃兩廣鎮巡建節之地諸司受約束而至者輪蹄交錯館無虛日供帳館穀不勝其繁民多四從不樂土著吉至務為節損先是推鹽之利盡歸于守至是出以佐費復推其餘修壇遂廣學舍凡不均之徭皆釐正于是民轉徙者相率來歸服

日躬課諸生為講說聖賢大學之道使人知所嚮嚮尤嚴於丁祀脩樂崩壞嘗延樂師呂熹摸聚諸生習之至於將事上壯之外徵而蒞並皆一一滿視閱皆陳然出欽廣中陞廣西按察副使飭兵府江中數令嚴武備察奸良擇將領次第薦舉推誠御下其數士卒習射懸金為的中者與之割製篤篤鏡協架弩做神世衛教射青調及解世忠製兌敵弓之法以所轄沿江山川盤結林木蒙翳或抱要害或縱斧斤以奪其藏伏之所又以賊恃藥弩中者必死厚募解藥多

置於郡重賞開諜覺識出入府江東西二賊相為犄角而來賊縻悍尤甚吉遂併力於東數月之間斬獲甚衆由是西賊聞之亦皆自戢府江以寧都御史鄧廷瓚劉大夏共薦孫之公實考績入京有更張其法者賊復來時而起鎮巡以開始從遷任時　武宗初嗣位北虜孔熾吉條陳便宜數事復上疏進正心之說正德改元進本司按察使明年遷山東右布政使時吏部尚書許進狀知之每巡撫員缺輒擬吉以進雖　中旨屢寢而所請益力或曰非吾處吉也許公

識大錄

曰伊昔而淹台盡合之成卦乙巳轉廣西左布政使
披濟南舟中讀象山語錄作陸學訂疑會召弛驛還
京將庭以吏任竟爲道理所沮先是理作戒諭惡吉
不屈節求賂復不與常以語人布正意者用泒以排
罪權當復修禁戢罄鈔之怨揭兩官除兩浙鹽運使
理珠吏部尚書楊一清初柄用欲收人望轉爲河南
參政遷湖廣按察使於酉推貴州左布政使未赴與
疾歸弟丐休一清惜其去官寢奏病痊起用吉竟不
出家居五歲以疾卒年六十有八吉居鄉盡禮事父
母以孝謹聞凡性燥急委曲承順之終無所違嘗
謂禮之大修有四其冠婚喪三者可守惟祭禮然用
斟酌其行然家範爲精當鄉里化之家常飲食遇二
味必撤其一所御布袍雖累經澣綴弗棄也戒諸子
一以節儉訓之岩先小學四書而後諸經謂學者不
讀五經遇事便覺窒礙至於隱年就試大易不可以
時方進取乃示則他日事君可知矣居官三十三年
在朝僅二載兩罹貶逐久處庸鄉皆人所不堪者
歿歲微偏於剛中年竟養弘裕病且革無見必止衣

識大錄

竟瑞生潛明隱乙做孫其精典不亂如此所著有古
威集自觀小斷佛學論陸學訂疑常禪取明歌辭居
仁居業錄集之謂之要語

陳真晟

陳真晟字剩夫一字德臨漳州人嘗以布衣詣闕上書及歸歎以明初志乃以布衣自號學者稱爲布衣先生真晟嘗格高邁神氣肅清望之非塵俗中人也年十七八即能自拔於俗專心儒業乃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治舉子業業成存於有司至福州聞防察過嚴無待士禮遂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又見朱子博採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乃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乃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於一則靜有所養而客念不復作矣動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矣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章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蓋意有善惡若發於善而一以守之則其所謂惡退而聽命矣又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蓋以真知處若安佰禮樂所

行也既然而氣質有偏勝嗜慾有偏重二者日事其賊而易發反是而難矣此聖門論學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後又加以篤行也天順三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氏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除教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之意書未上先上疏乞召見面陳其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看詳其事竟寢繼而家居讀提學憲臣頒行勅諭數條有主敬窮理脩己治人崇正學迪正道敦尚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也因採勅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各有條例可據而行又發長書告當路諸公諸公終不能推行其說事亦寢真晟自以學無所遇聞臨川吳與弼名欲往質之乃貸其家直得五金攜兒子一人以行戒之曰我死則瘞於道題曰閩中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江

而張元禎止宿于家扣其學大加稱許曰胸於謂曰程朱以來陳先生得其真諦矣許二子亦未如聘君皆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選鎮海幼創哉豐蒲人雖多讀書家自負嚴為學而儒術始止卒年六十有四葬于江東之重坑御守彭桓立石官道旁以表之題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提學憲副姚鏌祀之鄉賢祠真嚴平日不為文字之學有襍稿藏於家攷邑庠生林祺特為編次名布衣存稿

張元禎

張元禎字廷祥南昌人生而豐異五歲能詩驚人學靖王聞其名召見之命為賦詩響應無窮有心定萬事之語王偉然驚曰異哉斯童他日必為國器其之端以入闕閣人所在聚觀乃與詩文少長遂為弟子員卿御史韓雍奇之初學請王書元徵二字貽之因以名焉是雍為易今名字謂為國家禎瑞也天順己卯舉于鄉明年擢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丈名啟延久之授編修　憲宗踐祚上疏勸行三年喪又上疏言治道大本大原曰講學曰定治曰用人曰厚風化行此四者則庶幾舉墜夫本與時輔議不合遂乞歸家居二十餘年益潛心性理之學名益高廷臣疏薦者甚眾有謂氣節恬退當今鮮倫至於有學貫天人之許當是時天下士大夫自望其起而元禎意淮然如未嘗有意於斯世也弘治初名同修　憲宗實錄元禎乃應命至則進春坊左贊善又上疏勸行王道反覆數萬言實錄成陞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既又乞歸養母家居九年復修大明會典召為副總

我陞翰林學士侍經筵日講　孝宗雅意向用時為
低心乾饒老後以母憂去服闋擢南京太常寺卿修
歷代通鑑纂要又召為副總裁立則拜太常寺卿兼
翰林院學士仍侍經筵日講幷侍　東宮講讀未幾
命掌詹事府事知制誥上疏勸經筵宜講太極圖西
銘　東宮兼講孝經小學　孝宗欣然嘉納亟索太
極圖以觀之曰先生斯人以開朕也且將大用之不
果　武宗即位進吏部左侍郎仍充實錄副總裁未
及上而疾作正德元年十二月卒元禎博涉群書潛
心理學探索經傳多所獨得一時相與往復談理學
者數人各立門戶而元禎屹然中立為文必欲作不
經人道語晚乃刻異為簡默奇為平所著各多不傳
論學者稱東白先生生平崖岸孤削剛毅之氣不可
犯人有過面折之入仕籍四十餘年而退居於家者
三十年天下士莫不想望其丰采晚年以纂修再出
遂為時輩所忌言路詆其營求入閣憤恨發於京邸
故論者以為不若章德懋晚節堅志不出之為高云

胡居仁

胡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自幼穎異有大志比長
學舉子業知無所得而厭之及聞吳與弼在崇仁講
義理之學慨然往從之於是盡棄舊學一以求道為
心卜居梅溪謝絕人事而人亦無能知者其學以主
忠信為本以求放心為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敬因
以敬名其齋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皆以敬為所處家
庭如在朝堂臨妻子如對賓客端莊凝重復純端恆
没齒不亂隱微幽獨之際愈嚴愈謹每日必立課程
詳書得失以自考終朝竟夕孳孳忘倦見義勇為不
擇利害為趨舍排異端依流俗高風偉節振長江南
性至孝父病嘗糞味以驗瘥癒凡每出埵必遷於門
有疾亦躬調藥家人化循執親喪水漿不入口者累
日哭踊每絕而蘇久之衣毁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
不寢寢室家甚貧菜食啜飲處之裕如或為之等
則應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四方及門者
衆於是築室曰禮吾曰南谷聚徒講學題曰第一洞
見不異第二洞工大開所多有質美者好高入於禪

聘詞夫於詩不知操存省察爲何事安能造道經之域又言莊孔暘觀其詩只一家曠之士野然既成則學者皆流於曠潤狂妄之地爲害亦不細又曰人以朱子調息箴爲可以存心此將調氣耳只恭敬安詳便是存心之法豈假調息以調息存心言道甚矣參同契陰符經朱子註之甚無謂使人入異端去調息箴亦不當作嘗自言三十後學始親切故以吳澄三十年前好用功之說爲俱學者進路且曰聖賢至老則純愈事多聞理益精操養益熟故孔子亦人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非老聰明才氣之壯者不及少也時莊倫張元禎嘗相見潭會於弋陽龜峰寺地督學李齡鍾城相繼禮幣聘至白鹿書院教縣尹請講古鄉飲禮俠然聽而行之萬皖城淮王請講易併爲作順仙說待以賓師之禮所著有居業錄承齋集數卷大率躬行之言成化甲辰卒年五十一學者稱曰敬齋先生門人少宰余祐曰先生弱冠時嘗志聖學往遊康齋先生門退而藏修于家讀書窮理存諸心者不以一時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

識大錄

或遺久之則知益精守益固養益裕而所詣益深矣居業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無可告語事有試于外而無可施行故平之于冊取易修辭立誠之義其間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工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至異端佛老之學尤深辨詳闢惟恐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蓋亦有爲而發故其詞繁而不殺焉萬曆十二年追諡文敬與王守仁陳獻章共祀孔廟

余祐

余祐字子積別號訒齋江西鄱陽人自幼穎異始入小學即慨然有求道之志聞餘干胡居仁潛心踐履徒步往師之居仁一見謂其器可以遠到以女妻焉弘治己未舉進士授南刑部主事歷郎中與李承勛魏校胡世寧友善時稱南都四君子正德初勳臣有爭襲者祐嘗署其案忤逆瑾意落職瑾誅大臣以廉正執法薦起家知福州府愛人卹獄事先大體不以耳目摘發為聰明鎮守內臣攬市民物而不予直祐

若干百為群祐慰遣之將以狀聞於朝鎮守懼稍戢求以事撓祐會天旱衆請禱雨鎮守曰余知府自謂愛民必能感動天地而使之獨禱祐齋戒出郊而雨隨應鎮守慙益惡所以傾之陰遣人構于廠衛曰不去余知府鎮守不獲伸然祐行素高媒孽竟無所得則讒為好言曰余知府好官吾豈敢不敬之但好官亦無膚傷我會遷山東按察副使兵備徐州而南京進貢內臣多挾商貨索夫馬價至數倍知州與埒白祐祐命詰其私貨入之誣逮錦衣獄謫南寧同知稍

遷韶州知府投劾去嘉靖改元復其官陞河南按察使姜與撫按爭可否乎又竟獄按黜臣臘以救下當其擬理以爭辯紛紛聽者至不能堪乃因考察中劾其章有心慕乎古氣大之偏之語祐聞之笑曰偏則有之氣字豈敢也尋調廣西按察使歷遷太僕卿尋拜吏部右侍郎祐自調廣西後公論益明當國者知其剛正可大用故三任皆未久而遷少宰命下而祐已卒時年六十四祐學務有用不事空言發端於居仁而推其本原以為出於程朱故於程朱之書

尤究心焉嘗曰程朱教人拳拳以誠敬為入門學者豈必多言惟去其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心地光明篤實邪僻詭譎之意勿留其間不患不至於古人矣其時公卿間有指主敬存養為朱子晚年定論者祐摭朱子初年之說以折之謂其入門功夫非晚年乃定又輯朱子書之切治道者為經世大訓其論及文章辭翰者為游藝錄見其學之體用兼大小非近時所謂單傳祕訣者可擬也其篤信如此而好善嫉惡出於天性人有過不能忍常面斥之而退無後言

有以共過攻之者欲然興交乀以是信而更之推論當世正人必反諸云

識大録

沈霖

沈霖字子公松江華亭人少雋朗出語警欬驚人尚書錢溥君見之出名畫俾賦一絶霖題曰大冊濟商川曰屋出周士抱負有設施誰家讀書子溥嘆曰此梁棟材也他日必為偉器布政夏寅奇之以女贅焉霖始好攻詩賦其後從胡敬齋章楓山講程朱之學乃歎曰此道學正脈也何以詩賦為遂專心正學至忘寢食正德辛未登進士第授行人時江南水患連年霖區畫水利六條建於都憲命有司行之以利民擢南監察御史仕未臺端路出鍾山後湖之間傾而樂之扁其居曰山水之間每公事暇則讀性理大全有所得即記錄味而玩之戊寅奉命按視江北未至全椒三里縣有被謀殺者已踰十年矣沿途而訴霖默聽而目識之至縣坐行臺訴者隨之入霖與之言因忽不見急索外蒞詢之左右皆云是也既而康得其人遂按置于獄人稱神明祭酒汪偉立雪冤紀異碑記之時值大水歲飢上疏請發粟賑之活者數十萬逆濠謀為不軌霖抗章言之不報　中駕駐蹕南

御眾疏請回鑾言極剴切時儲嗣未立特疏請建宗
室之賢以係天下望不報爲倫邊任將修德首懸親
賢速佞救災安民及興利除弊推若斜思宗正學闢
異端廣言路竦內官整紀綱前後百餘疏時論偉之
遷嘉靖癸未遷福建按察司副使淛清海道擒獲數
賊吳三黃福郭四等一十餘黨有犯寡斧者審曰汝
能改之否寬汝罪盜叩首願改行踰數月復犯捕者
獲之盜告捕者曰向誓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沈青
天耶遂自刎時有沈青天不愛錢日飲清溪水夜未

不肯眠之謠江西巡撫鼎賢特薦之將名入會闕中
有給事中史于光與海商王勝等欲通番敗易乃以
貨賂按巡受而許之齋持不可曰此盜賊所由起也
禁弗咨還事有防民者皆抗爭不撓人詠之曰公若
曲從必得奬薦齋曰合莖以身計而誤國害民也別
吾蓋性之性老而愈棘難弟官退職亦所不計惟求
其是而已矣于是當塗嫉之者以性資偏執遂不果
用改貴州兵備副使同官曰居可以不去矣齋曰大
丈夫以道濟世不以地之險易時之順逆介懷於中

但惟修省以求報效之地可也遂往焉整飭兵備勤
法聖賢而主以誠心建孔子之廟立朱子之祠行白
鹿之教是民由是信服漸知禮義不假兵刃而元兇
悍服小醜感化巡撫表宗儒巡按施山交薦之將名
入覲以內戩於時大臣竊弄威權寯乃嘆曰非其時
矣遂引疾懇乞休致後吉嘉納之進階爲貴州布政
司右叅政致仕卉生無私蓄雖屢任不受一物行李
蕭然惟圖書數卷而已居家十七年屏絶人事日誦
四書六經性理大全閩洛諸錄諸書潛玩義理驗之

身心務爲踐履之學自少沉靜端慤不妄言笑信古
好義以名節自持接人以誠未嘗見其怠惰之容居
室蔬食布衣視爲諸生時略不加飾門庭僅給衣食
而已或問先生高居顯爵何自奉若此曰恥惡衣菲
食不惟爲學不專抑且教子孫以侈耳嘗曰寯年少
時遂有志聖賢之學從胡敬齋余楓山某於古聖賢
之書無所不講後在南京無師友指引公事暇惟日
對聖賢廢寢忘食者數年而後豁然貫通始知道理
皆具于心不假外求若徒求之紙上而無得於身心

則亦何益哉御史周亮北上春謁之曰治天下在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群邪肆毒君職在諫垣必當上疏進賢退不肖治平乃可致也亮再拜曰謹奉教又曰吾每夜就枕必思所行之事合於理則安寢或少有未合即睡臥不安天明即更其失如事已處而不可更者則書此事於壁後不敢再失也平生雅有著述不自表暴一日檢舊日所著書盡焚之止存語錄四卷閱之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嘉靖乙巳冬忽遘疾起止衣冠端坐而逝時年八十有五

周惠 工訂附

周惠字廷芳山丹衛人後從居泰州困家爲卒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始知讀書問字爲臨洮衛卒成蘭州守墩聞段容思集諸儒講理學時往聽之有聞即服行久之諸儒令生聽既而與生講既而以爲畏友有疑與討論焉容思勗以聖賢可學教示進爲之方遂殫力就學究通五經篤信力行慨然以程朱自任當時見者亦翕然以爲程朱復出也成敬信樂從之又受學于清水教諭李泉渭薛瑄理學統諸遂爲一時遠邇學者之宗總兵恭順侯吳瑾聞其賢欵延以教子蕙固辭或問其故荅曰總兵以軍士役其名之役則往役召之教子則不敢往聞者嘆服瑾亦不能強遂親送二子於其家以受教始納贄焉肅藩樂人鄭安鄭寧亦啟王領除籍從周先生讀書其感發人如此後隱居秦州之小泉因以爲號喬從衣幅巾爲容成紀之人薰化其德稱爲小泉先生嘗遊西安與長安李錦論學錦由是大悟遂爲關西名儒渭南薛敬之執弟子禮師事焉秦州守數造其廬

舉鄉飲賓辭不仕巡按杜礼徵求見講太極先天二
圖不覺前席嘗正冠婚喪祭之礼以示學者秦人至
今遵之何景明謂蕙於容思其始若張横渠之于范
仲淹其後呂柟元從之于朱紫陽也逍遥以父遊江
南涉險訪之從于揚子江人皆稱其孝而又重悲其
父云蕙初名瞻後更今名門人甚衆最著者渭南薛
敬之秦州王爵爵字錫之自少潛心力學及長從游
蕙門而知操存郡守秦紘與語悦之時與講操存之
學及教後學切切以誠敬為本弘治初以國子生仕
為保安州判紘為總督原州時爵至原三年相愛如
一日及歸紘贈以揚州鹽引數百石爵辭之悪之悪
食垣如也州人咸稱之

楊廉

楊廉字方震號月湖豐城人也父崇敦行好古仕終
永州知府廉幼穎悟絶倫讀書過目即了大義而崇
訓之有方不令作無益詩文與見異端書故廉之學
淳於性理者自家庭始成化丁酉舉鄉試第一丁未
登進士第改庶吉士弘治庚戌除南户科給事中廉
精敏吏事耿介不回有所建白必據経義傍律例有
裨實政不襲陳説以為故言辛亥秋地震劾用事大
臣薦張元禎吳寛李東陽王鏊劉戩日講大學衍義
時論韙之兵部議清洪武永樂間黄冊廉奏彼年黄
冊不公悉之天下吏緣為奸但責查取原根源冊之
祖也乙添造冊庫使稀器薄堆以便揭查曉諭制曰
可壬子秋上六事一經筵停罷時月令講官更直以
俟旨開二路用言事論官不當拘限三治蘇浙水患
停織造四取恬退林下之人五删法司條例六定異
象免大臣未絶言凡大政宜召大臣面議科道官隨
入駁正癸丑論吏部尚書王恕被誣 朝廷宜斥遠
讒抑殺礼大臣且言公卿中不可無恕冬丁母憂服

除改刑科請祠祀大學士薛瑄及取讀書錄貯國學
以教諸生刊布天下從之丁巳春上章論經筵日講
為格心之學宜以一暴十寒為戒戊午乞便養調南
兵科再疏論黜陟謂藩臬周瑛周孟中王鴻儒知府
張吉知州王雲鳳俱政績有聲宜照天順例賜楮幣
宴禮部破格陞擢以收才望己未春應詔陳四事請
申明日講衍義刪正條例前議均節力役申明祀典
謂宋儒周程張朱後祀之位宜居漢唐諸人之上又
上疏論獄事乞叙復楊茂元盛應期秋西北有警陳
言邊務三事冬闕里災上章請吏立木主以草束數
及大成二字譬喻之語於謚法不合庫中疏乞姦用
閣臣劉元劉大夏謝鐸林俊曹隣秋大同有警復陳
言六事尋擢南光祿寺少卿入賀千秋節陳言補築
元良請儒對作文非帝王之學其於格致誠正之功
有妨乞於翰林宮僚選其年盛最少壯行端謹者二
三人日與　皇太子遊處為傅德保身之助正德丁
卯轉南太僕寺少卿遷右通政尋陞順天尹嘗書公
移簿曰爾當時每病州縣取民無制不恤民隱每見

周禮如韓永熙三法之善今當句請屬如何又書晉
陶侃唐劉晏事於壁扁公署後堂曰希已為之記之
書太極圖於府庠北壁亦撰記以迪諸生癸酉咸寧
侯仇鉞太監張永都督白玉相繼出征車輛銀動以
數千兩廣以水旱蝗災不派於民止借大興通所
餘銀供之仍奏免派補又請免夏稅萬七千餘石令
農民改撥苔納銀脩賑甲戌春應詔極言主上當一
於主敬以脩人事以弭天變奏入留中各屬歲辦無
定額屢作庄簿弊無所容留平縣歲辦不前奏欲陞
州轄密雲順義懷柔三縣三縣復奏不堪事下廣議
乃均車輛十分之四於三縣使不致偏重篡各官馬
夫之銀於均徭使不得多取定陵戶貧當撥補之法
使不得影射供給於今乙亥拜南京禮部侍郎秋地
震陳言上下交修之道又論太廟祭祀己卯署南京
工部事繁楪著令官舉要一卷　車駕幸南京有旨
令百官戎服廢極言戎服宜如朝儀復請謁太廟俱
從之　世宗踐祚用廷臣薦晉南書廣因上疏請勤
聖學且進太學衍義節略有　詔褒其忠愛大礼議

起處與南九卿上章請崇正統一本之議報聞衆然乞休皆慰留不允處請益力乃予告歸為請己酉三月病卒年七十有四贈太子少保諡文恪蔡自少好學博通古今而以程朱為準精思力踐甚忘寢食居敬窮理老而彌篤為文章本源六經多所自得於天下事靡不究心生民利害之源吏治得失之故制礼作樂之要律曆算數之賾具有本末諸所撰述有月湖稿七卷奏議劄記家規新增伊洛淵源錄先天後天圖學考證太極圖纂要分類程氏遺書外書二程年表西銘測通皇極經世啟鑰象山語類洪範纂要深衣纂要大學衍義節略皇明名臣言行錄皇明理學名臣言行錄礼樂書選注風雅源流星略算學發明綴算舉例醫學舉要明醫錄行于世

蔡清

蔡清字介夫泉州晉江人幼孱脆骨立警悟絕倫發執經盡屈其師裏糧數百里從三山林玭學易得其旨歸復遊于廣昌何喬新之門所詣益邃成化十三年舉鄉試第一晉江之山鳴如玉磬者三日二十年登進士清方急於求道係忽仕進病告久之講學水陸僧寺江南之士多從之游他日為其母容寫母狀然不樂曰吾聞母以子貴今汝衆進士有年矣吾猶故巾幗清聞言大哭從赴選得礼部主事吏部尚書王恕稔清學行調為其屬時與談論諮訪清因上言見二劄於恕言今朝廷之患在紀綱廢弛以至士風日弊民力日屈當大有以振作之乃可銷境內之憂靜邊場之警又薦引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庶吉士鄒智論事下獄罪不測刑部尚書何喬新方在告清詣喬新強之出喬新即疏救智得謫官嶺南居久之丁內艱服除吏部有不悅者仍補礼部員外郎求便養陞南吏部郎中一日心動乞終養至家兩月而其父歿人謂孝感所致正德改元即家起

江西提學副使時宸濠方固不軌凡朔望藩臬官皆
先朝宸濠次日乃謁孔子廟清至力請其除同日行
礼先謁廟而後朝王宸濠生日令藩臬官着朝服賀
清曰臣子見君則朝服無見王者去鞋而入宸濠銜
之其後奏求複衛已得請矣清快、有後言宸濠闞
之欲誣以非議詔旨之罪清正色對遂疏乞致仕宸
濠尚陽善挽留之且欲以女妻其子清力辞帰時劉
瑾方專權篤引名士以掩人心不數月復起為南京
國子監祭酒朝命未至而清已卒清學博行莊外簡
内辨與論天下古今一以礼義折斷其言剴切而精
深其淵軌貞風使人安消踪息其學初主于静後主
于虚以天下之理以虚而入亦以虚為應因以虚名
齋著為蓍蔵不以示人積久至五十餘皆自改自燬
之詞說、然惟恐慚負天地君親得罪師友其言曰
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八字要訣
也又謂宋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朱子之學不明
則聖賢之道不著故與其徒著四書周易蒙引諸書
皆推原朱子之意常惟燈臥榻侍或夜分與諸生講

論謹後有得亟記疾書　世宗嘗閲其易說嘉之特
命頒行纂列姓名于理学名臣録萬暦中僉都御史
詹仰庇請易名於朝賜諡曰文莊大學士李廷機復
為請贈、礼部侍郎

儲巏

儲巏字靜夫別號柴墟泰州人生而穎異六歲讀書過目成誦九歲善屬文選充州學弟子員家貧無資勵志力學其母得末疾祠禱不愈乃刲股救之延數旬卒時年二十三尚未室宗戚強之娶巏頓足號天足指俱碎每旦伏哭冢上夜則攻苦誦讀以圖顯揚成化癸卯舉鄉試第一號泣而歸痛母氏弗及見也甲辰會試第一試賜二甲進士第一觀政吏部尚書尹旻欲選為屬巏懇求便養遂授南吏部考功主事陞郎中弘治甲寅尚書耿裕奏調北部巏留意人才考注臧否無不曲當一時人士竦然戒曰儲君陽秋可畏居南部時考察庶官有悍吏肆暴不法或憚然之生亂巏毅然請罷之北部當朝覲考察雖執政親戚不貸皆咸無假借天下服其公秩滿擢太僕少卿進正卿除民苛費及馬政積弊舉馬政便民者四事疏于　朝悉見施行正德丁卯拜左僉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釐革倉庾宿弊裁省供費及條陳應議四事多所患益戊辰擢戶部侍郎督京儲其蒞政一如南部沉靜端毅中貴同事者咸憚嚴凜遂趣竊柄大臣多為屈撓獨梅巏先生而不敢慢巏以公卿奔走竭蹶以希進用深恥之乃引疾乞休未幾起為左侍郎辭不就壬申春復起為南戶部左侍郎時四方多故京儲虛耗巏籌畫深遠措善後圖癸酉正月改吏部左侍郎時方望其大用遽以疾卒年五十七謚文懿巏端默簡重與物無競毅然具臺閣之器為文簡古多思尤深於詩沖淡沉蔚兼晉唐之風士林寶之為訓好賢惜才凡海內知名之士多見推引阨窮弗達者必思振起之僻遠非類不惡而嚴未嘗有匪人至其門也無錫邵寶嘗語人曰士持身當以柴虛為方終不為非人累其見推重如此每與學士大夫語必政事文學某事否則端坐終日而已人莫敢言其私居常與家人言亦輒引古賢孝貞烈故事為訓絕無燕昵語事親至孝老父在堂少有違逆凡飲食衣服之養顧慮周至兩蒙恩賜綺幣悉製衣以為悅平生鬚髮爪甲不敢棄遺藏之數大束竟以殉斂其謹身慎行類如此所著有柴墟文集駧集及奏疏行於

邵寶

邵寶字國賢號二泉常州無錫人舉成化甲辰進士知許州治崇化以禮讓為先居恒以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訓迪諸生聞者感動皆知慎其所立次敦之讀書為文矩則於是風俗蔚然改觀尤急民事躬課農種倣朱文正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捄田法為備荒計釐正粮籍民咸稱便陞戶部員外郎佐尚書釐正度支裁抑恩倖周紘劉大夏皆雅重之尋為江西提學副使以身為教先行撿而後辭藝黜浮崇雅士類勃興修濂溪書院白于巡撫林俊撤肌濂溪族孫守祠改建白鹿洞書院治學田定課程遠近向慕遷浙江按察使再遷湖廣左轄正德己巳升副都御史總漕巡撫江北寶素有清譽在江淮不事赫赫漕大小將校皆嚴憚未幾事忤逆瑾瑾又惡平江伯平江伯者漕帥也事連寶瑾益怒禍且不測李東陽力為解得致仕瑾誅起撫貴州陞戶部侍郎寶自為藩臬時屢以母老乞終養格于例至是再乞歸養不允久之乃許歸省抵家上疏終養始報可朝夕侍親

側承歡娩愉養親之暇泯居簡出日親書史以著作為事丁丑夏起為南京礼部尚書以終養辭許之至秋再起亦辭免 世宗嗣統復以廷臣薦起之懇辭上不欲奪其志温旨褒嘉令有司以礼存問侍親終用之比終母喪 上且名用寶會有疾不果丁亥六月卒年六十有八贈太子少保賜謚文莊寶操履端潔賦性淳懿孝親睦族奨誨後進郷里化之而寶自視恒若不及嘗曰頤為真士夫不為假道學于矜色貨利絶口不言惟賢人君子則敬之弗一時碩儒並以天下士稱之文辭典重刋落華藻歸於純厚所著學史簡端二録撫臣吴廷擧録進他如定性書説消政擧要録容春堂勿藥諸集嘗遺回祿弗盡傳也

羅欽順

羅欽順字允升吉安泰和人父用俊國子助教欽順擧弘治五年郷試第一明年第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久之遷南京國子司業送父歸家因乞終養吏部不與題奏留家久之劉瑾用事嚴補戝之禁除名為民瑾誅復官累遷吏部右侍郎 世宗即位擢左遷南京吏部尚書以父病乞休詔許歸省尋改礼部尚書會父没服闋起用舊官奏辭不允俄改尚書吏部時張璁桂蕚用事欽順恥與尚同懇疏乞休許之

欽順之學始以禪入後悟其非慨然聖人之道而深闢釋氏之謬其學以精言性以神言心以變言情以合一言理氣以道心謂性以人心謂情以理一分殊明理氣之合一性体至精故道心以為微惟精所以審其幾情用至變故人心以為危惟一所以存其誠統体一太極故曰理之一性之静也天命之初也人皆可以為堯舜也各具一太極故曰分之殊情之動也率性之道也剛柔善悪止其間仁見為仁智見為智百姓見為日用也釋氏一家之言有見於心無見

於性其所謂覺第知覺之覺不能要於天命之本來而徒以空寂靈妙為境界是以格物致知皆析覺之無用遂之陸象山楊慈湖近之陳獻章王守仁其學皆原於此則何以使物我俱融內外兼照盡己性以盡物性以達經世宰物之用所著有困知記三篇其於性情心意之蘊學問之原斥々莒勿之間而皆出於苦思妙契之餘顧其學不闢門授徒有請益者則開示之是以世人鮮逸王氏學嘉靖二十三年行年八十巡撫都御史張岳上言欽順據斥異端有功聖

門宜隆尊崇之典使縉紳學士知欽順以正道正覺見優朝廷士趣民習莫不率屬上使巡撫巡按及門存問居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欽順有弟二人欽德欽忠先後舉進士時號羅氏三鳳欽德按察使欽忠都御史

湛若水

湛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性穎敏自少知學弘治壬子以書魁其鄉尋從同郡陳獻章遊即以隨處體認天理為宗獻章曰此子參前倚衡之學也自是潛心默會日有所得遂焚去路引誓不復仕後以母命出僉事徐紘為勸駕赴南雍祭酒章懋試睟面盎背論甚奇之乙丑會試學士張元禎楊廷和主考撫其卷曰此非白沙之徒不能為拔第二名賜進士第選為翰林庶吉士擢編修時王守仁在吏部相與倡道

京師修撰呂柟主事王崇舉和之道日益著學者稱甘泉先生父之使安南冊封國王黎𫖯却其餽不受正德丁亥奉母喪歸葬荷塘廬墓三年墓產瑞瓜人以為孝感所致卜築西樵多士來學文與日給錢米開禮舍於僧寺至齋戒三日習禮成而後聽講ヽ必端坐觀心不遷與言嘉靖初起補進侍讀尋遷南京國子監祭酒聞講院與諸生論學刻心性圖說未滿考陞禮部侍郎先後有勤聖學等疏凡數十上偲為獻納編又做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以進累遷南禮

吏兵三部尚書置新泉三山二莊講學於新泉書院江都休寧貴池并處公書院所在而是滿九年考吏部奏其績 上以年逾七十許致仕所著有遵道錄熙語古文小學四書測二礼經傳測春秋正傳古易經傳測學庸訓測前後詩文集不啻千百卷門人在監者永康程文德武陵蔣信最知名皆極力薦拔位至通顯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祀陳獻章雖田莊亦然嘗於所居天關精舍參贊尚書府立祝聖所置倉廩館穀多士又至衡山建白沙書院置田五頃歸復取白雲山為獻章祠平生志篤而力勤無處不授徒無日不講學從遊者殆徧天下所論以自然為本体以勿忘勿助為工夫大抵得之師門為多獻章嘗謂之曰人與天地同体四時行百物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為造化之主善學者當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得轉耳學以自然為宗不可不理會又曰學以自然為宗承喻日來頗有湊泊處譬之適千里者起脚不差必有所到自然之樂乃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又示以詩曰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千金一瓠萬金一

識大錄

諾天命流行真机活潑水到渠成鳶飛魚躍德山莫杖臨濟莫喝萬化自然太虛何說繡羅一方金鍼誰掇其得於指授者如此庚申四月丁巳卒於所居小禺洞有大星隕於廣州之河南其聲如雷時年九十五謚文簡若水在南都久春時勸農躬詣田畝閱俗移風定喪祭之制須行之貴者而礼舉都人無不樂從有劉公廟聚眾燒香為沈其像於江絕眾惑貧者民以火葬若水貿地城西郊為漏澤園以瘞之且置田供時祀貲盡毀私創庵院僧尼勒令歸俗後士子多以湛名者

蔣信

蔣信字卿實號道林常德人生而有相陰起神弘朗秀早孤家貧體弱不充而猶古求志晏如也沅江令聞其名厚贈之辭弗受少喜象戲時細紙杯以行戲以玩物為戒信即取杯焚之自是不復一置目終日沉潛義理靜會聖學源委積思精切者數歲渙然有得一日與同郡冀元亨論學信曰釋氏久悟得一空即根塵無安腳處吾輩体認天理若見得時則私意自然滅息矣又論大學信曰知止當是識仁体元亨

躍然而起曰如此則定靜安慮即是以誠敬存之益信無所師授只於晉論及定性西銘二書潛心玩究意有所會元亨平生喜看西銘故不覺一時契合云王陽明赴謫龍場寓郡西潮音閣或携其洞春詩卷以謁信〻題一絕曰安排必定非由我受理從來自偽人堪嘆世人渾不解九環丹裏苦偷生陽明一見篤以為奇遂偕元亨見之退語元亨曰如此名賓便可作顏子矣無何信犯氣疾久之病益甚乃謝絕醫藥借寓道林寺祇以一力自隨閉目趺足默坐澄心

常達晝夜不就枕席一日忽當泳滿頓一寸虛白同同見前後然有省之間而沉疴之脫然去体矣嘗曰信初讀書論及聞諸書頓見得萬物一体是聖學之根處未敢自信直到三十二歲因患病寺中靜坐將怕外與惡老母念頭一齊斷却如此者半年餘一旦忽覺此心洞然宇宙渾成一身呼吸痛癢全無間隔乃信得明道所謂廓然大公無內無外是如此自身與萬物平等看是如此以此參之六經無處不合始知向來領會元只是思索去然識尚遠向來靜坐

雖亦有湛然時節還只是個光景這聖學立根處直能容易信得及須是自得又當自謂吾平生學問多自實病中得之蓋信于此淬礪精純神明渙發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平生所造此其大關鍵云戊寅督學張印奇至郡首延信與之論學以畏友待之依陽門入衆廷諸生十餘人北面請學信於道林之墅築亮脩居之教以靜坐及孔門求仁大旨自是數業之士始知有聖賢之學聞風嚮慕者日益衆嘉靖癸未應貢如京師謁湛甘泉於邸舍遂執弟子禮盡質其平

之所得井泉首肯歎曰楚中有是人耶因晋舘設與
論聖學精義凡數月而歸井泉送之曰吾道西矣丁
酉省井泉於南雍時海内之士問業井泉門者甚衆
應酬不給則以偏信信爲人簡易和平善于訓誘人
有不知井泉而遂從信遊者戊子舉于鄉壬辰登進
士第授戸部主事每暇日則與太僕濤髙江西徐樾
歸安呂光洵及諸同志者相與講明正學訂疑砭偏
常至夜分時信位雖郎署望儼公輔朝士與比肩者
咸畏敬之若師表濤髙嘗稱之曰孟子沒而得孔子
之道者濂溪子也然非明道子則不能見川道溪而
續白沙之傳者井泉子也然非道林子則不能一啟
求孔子之道者求之道林子可也曾汝禮取曰道林
子聽其言者勃然觀其行也惕然不為標異而尚
同吾是以知其志同仁也内中陞東篤員外郎轉平
出為四川按察司水利道僉事所過儒士見訪請謁
得其一二語轉相傳誦播州土官以金餽於途叱去
之其地舊有關堡戍守久廢苗蠻白晝流劫為商旅
梗信即條其事於撫按復之信素知民間利病視人

求瘼流亡若己陷之所至撫悉心投防禦衷斷録亦
疑持正人以是樂輸其情比得搶草之備則以身任
之苗有利於民盡法行之不少顧忌如議平氓江一
帶小路近驛藏者官民胥識之貲各衛倉馬草場多
為豪右占種信申令盡丈出之歸于倉馬者收政以
復嘗以蘭州定易茶馬金黎二夾爭路雖殺禍且未
已思欲救其弊乃立科條一曰復秤盤之舊二曰禁
湖茶之入三曰限引目之數茶額既定私販自無所
容蜀人咸謂自百年以來革盡私茶之弊無如此者
任蜀三年民懷其惠咸尸而祝之庚子遷貴州提學
副使作聖諭訓以寓約束杜塞請謁抑浮汰濫入闈
敢不私于之於公署左右修建書院二所左曰文明
右曰正學畔一省之士賢可與進者廩而誨之有家
難則周卹之疾則躬視其醫藥時省所業以從勸懲
待生弦歌范然家人父子也以是不肖者媿沮浮惰
者勸篤文物興起仁讓之風侔于中土又置陽明先
生祠祭田若干畝奏聞著定等十四衛廩膳生額如
中土邑庠之數奏改湖廣清浪等五衛生鄉試附於

貴州習其鮮頑舊多以險遠不能達湖省至是使之
科目日盛成中有黠民投入土酋司中擬置為不法
巡按趙大佑捕之土酋烏合其衆止于城外演武場
聲言欲為變居民惶懼奔避兩臺議招撫之信正色
力言不可即遣人以法諭之土酋舉手曰若得蔣公
處分我輩敢不聽命遂戢衆而歸大佑由是益敬之
事有疑慮必虛心取决焉尋薦信才堪宮輔成均之
任不報癸卯信以病亟懇歸撫臣以既無養病例復
重其去弗聽適賢府徽信諸依沉疴遷及事後還病

且愈因歸武陵為終焉越月乃抵任御史姚洪寬宥
感信即劾奏信擅離戍守執政方嫉道學之名遂落
職為民信聞報束裝以止學書院記未脫藁近二日
乃行撫臣見之歎曰先生方作文字耶可謂真道學
矣去之日貴人士皆號泣持輿不忍別信留詩以翫
之歸居吾德山與新舊門下士數十人依止傳會講
學寘家事于弟聞戊申御史王忭巡按湖廣薦信修
業疏入不報時友人湛子止分憲衡湯請信開講于
甘泉精舍名致書院登祝融峰觀日出衡士名從遊

皆至者弟衆於黃東開講於關閩書院明年始歸總
制依岳訪信於吾德山信為諭知崇孔聖之旨遂築
精舍於桃花岡學徒大集乃作訓規以示之遠方來
者即以精舍田所入廩之每歲惟祀祖一歸涖事外
恒終日端居慎獨堂及大觀樓與諸生究極微言或
臨池陟鼻席地坐命諸生歌詩一二首信亦時自吟
詠以寫襟懷進修游息各有節度大要欲人從事于
切要而從容涵泳焉時講學者多事空談篤行之士
歲嘆鄙之及至信則人人歛衽心服永順保靖土兵

起浙東勤侯仕來道經常德其酋皆造信盧拜謁甚
恭以致歸依之意仍嚴戢其下既歸猶歲時候起居
不輟己未十二月信感疾疾遂近門人更迭環侍信
惟孜孜偶以勤學無一語他及有勸以服藥者答曰
古聖賢如孔子七十三明道五十四晦菴七十吾德
不進而壽過之俟命足矣更何以藥為疾近危始而
神氣爽然談笑自若無何湛甘泉遣門人謝錫命齋
軸帶為信壽自廣東至門入江若沐持馬廷瑒問學
書自貴陽至信大喜命子如川邀至榻前與論慎獨

之義二子與諸生侍於前猶下四鼓覡自端坐而逝
時年七十有七門人當更經紀喪事衣物如喪考妣遠
近聞者莫不震悼學者稱之曰正學信禩度夫梓不
為瑜丶之行辭受之際一介不苟行旅困乏概捐金
濟之一行之善雖在婦孺賤獲亦樂道之平居竟日
端坐無少惰容及其應酬雖甚拂意未嘗徵于辭色
祭祭必仿古礼四蓋之外不爭俗祭丶之日夙興正
衣冠躬腆必親視之敬以卒事其行於家也不嚴而
肅然童僕未嘗以叱咤及之而門內屏息自達官貴

客以及里閈姻婭常款留竟日隨分盡以所當為而
人樂聽其言不悲逐辭去有少年暴抗者吐丶竊非
之或偶一接侍則恍然失其故態即不遂執贄猶終
身歎服為從遊之士見其根柢深厚者則勸誘啟之
如恐弗及其薄劣者亦委曲開導之不忍棄絕嘗說
辯惑理至於前或竟日夜分人有怠色而信聳丶忘
倦人小有過惟供為信所知信雖偶知之亦不恐而
正之而其人媿汗若無所容嘗論格物謂格知身家
國天下之同乎一物知止知本即是知致乃聖學始

除理之事而後此曰擇善曰明善曰盡心知性曰修
認天理曰觀未發氣象皆自此發之論中庸尊德性
道問學孔子博文約礼知及仁守莊蒞動礼則謂皆
為學術偏外者設聖學只是一段原無兩段三段可
言論知行則謂昔人以澄徹然識為知隨事檢點為
行決非聖人之旨論性則謂氣外無性丶是氣之精
靈只一理而分殊原無天命氣質之別學者惟致其
不睹不聞之体復于無聲無臭之初則性吾自見又
謂春秋一經皆魯史之文孔子但取其繁亂者删之

一句之內便貶自明初不假於傳註所存有聖論衍
衍古大學義桃岡訓規及門人所輯道林文集續集
後集桃岡日錄道林講義諸書行於世

潘子嘉

潘子嘉字汝亨六安州人御史淀之子也幼承家學穎異老成聞甘若水開觀光館于南雍負笈往從問學若水曰在聞道問聞道曰在立志必真知而後志立志也若其聖學之基乎問道曰道天理也心之本體也子能知本体之自然則知道矣問自然曰心之本体不假人力故知勿忘勿助之間無所用力者斯浔之矣問忘助曰忘助皆私心也滯于物勝于事皆忘也矜持欲速皆助也問勿忘勿助之間曰無在無不在也中正而不息易所謂存存乎子嘉潤之頎然有悟乃與蔣信沈鉄諸公日夕研究歸聞當道有惡人講學者遂謝去隱廩讀書山中越六年惜學庶其恬退命有司以礼致之強之復學以嚴存肯之南宮未幾歸以疾卒子嘉居家孝友事繼母不違顏色待異母弟推讓財産壯年失偶不再娶訃聞京師諸公皆哭臧辭以奠有惺菴文集藏於家

李渭

李渭字湜之號同野思南人舉進士歷官知華陽縣奸吏樹流移倦、究民不逞瘕食遷知和州興學校抑吏胥截省浮費數千金鄞縣滞獄侍渭而決轉高州府同知至則講學作泉修復書院教授諸生員、不倦留飾武事以備不虞西賊來攻渭率所部擐甲直陣為三覆以待之賊竟引去時方變里甲為均輸渭剖其多寡官為主辦放民歸農至今著為絜令曾夜夢巨蛇币身者三揮杖擊之詰朝合浦吏以美珠進化州吳川史各以蕪金進渭斥去不顧笑曰金珠非寶同吾人蛇蠍哉陞應天府治中轉工部郎中出知韶州府先是韶有二源賊巢百姓苦之甚多去為盜渭其奏屬諭曰夫子告康子以不欲拆盜之本也倘自為淵藪是成為盜等而何以責之民乎外山中盜易拜心中盜難諸君也之聞者悚惪居韶治最當遷而士民以借寇請詔進服俸知郡事如故再入覲時 穆宗宴天下守令卓異者七人渭之幣鈔渭與焉還韶陞其省副使平惠潮討米良寶元成厥功思

貴加等經略惠潮水寨更置守巡建清遠邑治開驛
道峽中水山達英德以通東粵皆其本謀也遷雲南
左參政潘松溪水灌田萬餘頃成晉寧安寧二州以
莫金碧時滇用兵久疫癘大作渭為藥糜以食貧民
所活無算救無卹者官給之久入百有奇仕土官襲
皆當事目為奇貨當數款不遂渭建議諭衆議者代
奏授官部使者上其議土司頌之在滇四載謝事歸
道中圖書數卷無長物也四方負笈從遊者衆構朋
來樓居之日惟明道修己為務居恒事父蒸蒸敦謹
辛榮毀父肖母老患病恭己罪狀顯於天已滅矣以
代建宗祠肥族萬念俗日敝力持古礼以先之書言
居官不廢從歷貴始于儉德三致意焉時多有興起
者戊子疾作猶日與門人論學病且革進諸弟子與
訣惟以學為規言不及私卒年七十有六士民祭哭
者衆月四方同志多謀從為文哭之即入建祠以祀
之渭自言予學入白下見耿師與居和高時不同過
是登天臺又覺與白下不同與近溪游月若復覺有
不同者如登九級浮屠隨步而異所謂未見其止者

非欲行蒼志行繫谷問安意篇大學中庸易問大儒
治純文樵皆行於世家收卜二卷藏于家渭少時染
病居一小樓當盛暑其竭而發其父以無不敬飭之
渭藥然書諸牖尊曰如意否何其又以思無邪飭之
復書諸牖久之靜默中恍若有得者及與客笑談前
境隨失因自疑曰有得有失非本心也自是求心法
者日切嘗謂伊尹先覺居民自一介不取始故韵進
登第書於定除甚嚴舉似蔣道林道林曰静假動真
間一介不取曰硜硜然小人哉渭聞之恍甚不覺汗
淚於背後入當部耿天臺以宦業相知已進而語學
有深省遂執弟子列及天臺出佑渭往謁夜與其弟
子庸共論亟稱明道識仁語子庸不答也識疾呼同
野在否渭應曰在子庸曰同野在乃從明道識仁渭
為之洒然最後與羅近溪為參互相發証其學益邃
嘗曰孔子毋意孟子不學不慮程子不着纖毫人力
皆非從安排詩來知毋意即千思萬慮皆毋意也知
無纖毫人力即己百己千寔無纖毫人力也學是學
此不學慮是慮此不慮而已又語門人曰浮雲人間

作雨天上常清常明任風江中浪流水不增不減
知詩常清常明不增不減者可與言學矣一日讀學
道愛人語謂人曰道不明則仁體參天地間惟是念
念在民公同歸藹然一體中吾之須也次迴翔郡邑
二十載所至精心為縣官牧小民人指斥歸於此
逆史劉栿曰夫範金為器貴重矣一旦入用以烹飪
炮炙曾不若釜鬲之為便何者其文勝也而適用非
也悅米備者從拂矩步自以無前而不能當於用往
往為姍笑者之口實同野往所有備良醫益學以本
政々以澂學即謂淵騖斗李東歆跪而有之矣不可
者吾予同野之推言之也曰合之知學自然先生始
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敗天臺之謂也

魏校

魏校字子才號莊渠蘇州崑山人少有異質博通諸
家言而折衷於六經醇如也弘治乙丑登進士授南
刑部主事歷郎中當路清簡得與同舍郎李承勛余
祐及儀曹郎王道並講明聖賢之學而所詣益邃每
訊重囚齋居默念務期得情也獄之宽滯人所不能
決者輒片言析之會審監刑衆皆采衣即事々平冤
然為樂校獨修然濬服不進酒肉時逆瑾擅權其黨
劉卿守倫南京倚勢作威臺省官望塵奔謁校獨弗
往卿復茂視法司或時判狀至莫有抗者惟校直行
已志京邑有經歷姚元者從子利其貲富誣以奸狀
賄卿陰為之地必欲寘元於死屬校訊之竟白其枉
卿亦莫敢誰何正德九年召為職方郎中於時江彬
擅重兵居大內而寧藩恣肆有逆萌遂移疾歸　世
宗初服起為廣東提學副使力以師道為己任崇德
行黜文詞毀淫祠興社學禁火化學人倫厥績孔多
尋居憂除服補江西兵備改河南皆學陞太常少卿
轉大理右少卿遷太常卿掌國子監事尋致仕歸嘉

靖二十四年卒贈禮部侍郎諡恭簡孜爲人朴訥簡
重言動以孔胜爲友每夙興即有其足必從則執履
所皆語無怠乃即安處有疾則衆晝夜目不交睫致
政時母張老矣日依依侍食於側平生篤志聖人之
猶飢渴之於飲食其學主于立本研幾由愼獨以通
於性命稽古以協于明誠始博而終約當世稱爲儒
宗所著有大學指歸六書精蘊行于世

識大錄

錫孔暉

錫孔暉字伯潛堂邑人少淳慤溫恭博覽經史有深
造之思弘治甲子王守仁校文山東擧第一登乙丑
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簡討正德間逆瑾擅權卿
佐皆伏謁孔暉長揖而已瑾怒矯旨調南京禮部主
事瑾誅復原官陞南京國子司業嚴立指範教諸生
以靜默窮理之學多所興起嘉靖初陞春坊左庶子
尋進學士掌院充經筵講官因聽所得懇惻規切
帝爲悚聽庾頁各
帝於文華殿奉安先師神位因
諭講臣各陳經書大旨一章冀以不負所望孔暉乃
取孟子卒章於其見知聞知之與以祇若　天子慕
承羣聖之志篇末獻言指切時弊大略謂用人皆不
能体　聖心布公道汰私求者易進直道者難容由
是內外大小臣工罔不改操趨時道化未洽皆由于
此故欲用人之得其當在聽言之致其審偏聽則姦
蔽聽則明以一人愛憎之口爲人才邪正之據所用
舍之際或有未當於理者矣奏入忤權倖謫出爲南
京尚寶司卿給事中葉洪上言學士孔暉昭代淳儒

附孔暉

留之左右之以俾迨　聖德不報奇時句大僕卿遷
南太常寺卿致仕年六十一贈禮部侍郎謚之簡
孔排氣質純粹夙有俊才而工古文辭有聲色棄去
研究六籍潛心理學雖二氏諸書世儒所斥以為異
端者亦精擇而詳說之曰吾性原無分別相也久之
抉去藩籬頓脫超詣嘗論心學之要曰鑑照妍媸而
妍媸不著于鑑心應事物而事物不染于心自去自
來隨應隨寂如鳥過空空體弗礙識者服其妙悟平
生無疾聲厲色變故猝至神氣怡然孝友忠信之實
本於天性人咸敬而親之知德者擬諸程伯子所著
有讀易錄尚書困學前漢通紀諸史通編大學千慮
遊藝集安苍晚稿行於世從子業良奇氣倜儻能文
自稱又玄子

王道

王道字純甫山東武城人也正德辛未舉進士選入
中秘時山東寇亂欲奉祖母避地江南上疏乞補學
職詞懇切得應天學教授居二載陞南儀部主事召
改吏部驗封歷考功文選郎在部十年雅操端潔大
學士方獻夫上言道學行純正識度宏遠可備宮僚
勸講之職乃推春坊左諭德道引疾閒歸曰朝廷以
名器為重不輕假人以不次之官而人臣惟義分是
安當致謹於非分之獲伏望收回成命庶大臣所存
雖不得經明行修之士猶不失安分知恥之人於是
得旨允以病歸道雖去而名益高士大夫日波其復
用居一載起為南京國子祭酒未幾又以疾乞歸自
是一意家居屏迹城府讀書講學種樹灌園以自適
不通仕籍者十有三年而當是時自公卿以至臺諫
薦者日至嘉靖丙午起為南太常卿未至還南戶部
侍郎尋改禮部右掌北雍篆任三月進吏部侍郎甫
閱月卒年六十一道貌厚而氣溫學篤而志遠始也
馳騁詞翰既而嘆曰此無益也乃逆研精於義理之

學以求高明矣吾讀之此人以論語一部又覺皆是有得於心曰聖門不貴簡易之學問如是也道非皆心理學而見世之立門戶用標榜者則淺陋之皆言漢以前無名道學者其人品如張文成亦各有所見不可學非凡其言議不隨時俯仰故能表見卓然大自樹立不為利害所動進退從容累遷給事兩任閣于能法流教長率人才明於俗流風美入官雖久自參知冥素所著書大學億老子億易書詩春秋并億諸史論斷大學衍義論斷私默六子書及韓柳歐蘇文若干卷通於書無所不讀精擇撮記抄疾古其所論者義理深到剖决明當自陰陽曆譜卜筮家刑名地志之類靡不通貫晚悉焉除虛初臨禮部尚書諡文定

崔銑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鳧安陽人也資禀穎敏誦覽絕人弱冠舉鄉試入太學與四方諸名士馬理呂柟最相友善約明經修行世務尚歷世勳訓詁其志默然以洙泗為師弘治己丑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遂瑾竊政公卿執禮甚謹銑獨簡亢不屈瑾怒欲加以罪其黨張綵曰北方賴此人當否作挫抑之不可孝宗實錄成陞待制以綵達政務為名出翰林諸臣於外銑調南京猶默默家孟約名流講評經史瑾誅召還職時輔臣以文藝寵啟搢紳漸成風致銑上言勸以及時悟主救民薦賢理財強兵四事頃未懇懇千餘言時論韙之經筵進講以釋胸臆德納誨去讒碩戚逆豫為功時擢侍讀院事任側大衍之九年考續陞侍讀以疾告歸作後渠書屋董耕收茂意泊如也 世宗即位起修 武廟實錄乃充經筵講官擢南京國子祭酒銑開誠心崇正義闡經學正文體興禹秀懲莊惰日不冠坐講堂諸生朝夕問惟響答不倦且周貧恤老問疾時長上林入祀中中議大禮有

欲引此為助者既恥於當附經之說流衍止
動聖學辨忠邪以回天變白分必得罪之報致仕歸
閒居讀書迺上析衆群言遠近從學者衆親教以研
經飭行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論學曰古
之好異者以明志今之好異者以昧心夫正物之謂
格至理之謂物今之異言也聖賢之道如日月五星
點綴求異而不求其所循與否秖以抗名譁世而已
非昧其心與孟子曰良知良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
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証其異則良能而不學

非霸儒與論讀書曰讀經見諸行事因事驗其經旨
日誦云經不力行則得其事耳家居十六年杜門著
書日坐不試軒非聖人之志不存非六經之文不閱
朝臣多引薦者愈自晦約或以道問當道曰有義命
之說　皇太子立慎選宮僚起補少詹事兼侍讀學
士銑未至也衆想望風采比至皆以講學與應日尋
轉南禮部右侍郎都御史王榛言句容朱鰲巻為
帝祖鄉宜表揚銑當戡實乃既議曰　皇明興王之
基失實為罔墳址荒唐真可憑據事乃寢明年秋入

賀　聖節冬過家疾作遂請致仕欲續上異辭春秋
註疏下删定宋元史病劇不克辛丑四月辛卯下
四贈禮部尚書謚文敏銑端嚴俊爽言動有矩興世
論河惠卿人擬之程伊川平居手不釋卷對客談古
今事評議經史疑正前人故見咸有確論初年硒羨
文之旨抗志古昔自唐以後弗屑也翰林戚學閑望
並起其文流傳海內推為宗工壯歲志在行聖人之
道以濟天下閒居日久則思著書明道以傳來世所
著有松窓寤言中庸凡大學全文改議士翼讀易餘

言印志迺詞及删定二程遺書小說右臨卷文抄文
范春秋諸書行於世學者尊為後渠先生云

何瑭

何瑭字粹夫世稱栢齋先生河南懷慶人也生而端凝不業嬉戲人以為癡七歲時入郡城忽見弥勒佛像乃抗言請去之人皆大駭長循郡庠生必期以聖賢之學為學嘗曰許文正薛文清二先生世未遠而居又甚近於此志所師法學其謂何故于一言一行必求闡於文者力索於遺書有得則欣然忘寢食而從之弘治辛酉舉鄉試及第登壬戌進士改翰林庶吉士嘗為閣試克己復禮為仁論有曰仁者人也禮則人之元氣而已見侵於風寒者濕者也人能無為邪氣所勝則元氣復元氣復而其人成矣識者謂可與程明道顏子所好何學論相比方成化以前文章以懷麓堂為宗底至是人頗厭其纖靡而競為復古之業瑭曰文章不述古昔同為要切而人心乃皆乃獨務己嘗所謂學以要其必至甲子授編修　武宗踐阼瑭因新政抗疏已復史職不報已已　孝宗寔錄成進修撰時逆瑾竊權烈焰如焚一日瑾贈川扇于諸翰林諸翰林有人而跪見者瑭獨長揖瑾怒試仁以贈瑾之文贈者復拒覺謝瑾怒傍延之曰何說而又跪也瑾大怒詰其姓名瑭自前對曰修撰何瑭自知必不為瑾所容乃累疏謝病得致仕歸瑾誅起復原職時四方盜起瑭入朝獻時政論三篇又為兵論五篇以貽執政又疏請藩從贓吏以杜禍原皆議格不報分司以經筵觸悟忌諱謫同知開州為三比法以均賦役督修黃陵岡堤畔能使予來之衆以日易月晉東昌府同知再乞歸既歸居城南別業八年杜門却掃不接外事嘉靖改元起為山西提學副使

以文臭不就遂未赴起浙江提學務敦實行一洗舉業華靡之習士風丕變未幾晉南京太常少卿與國子祭酒湛若水修明古大學之法以次進正卿遷南京工部侍郎奏革神帛堂各官監織戶大匠料限歲省以數萬計調北工部未幾改戶部時石琥於抗為尚書一時卿佐皆有承獎清議人謂足以庶績之儒復改禮部再謝病歸遂為終焉計嘗御史毛鳳詔等累疏乞留謂斯人不可使一日去國詔許在京調治己丑晉右都御史掌南院事力辭致仕是時南有王

了仁也有許孤谷皆以理學名于時而唔兩默如日中二親躬嘗荻水藥其家之子侄及婦閨淡泊以隨孝弟忠信一介非義取與不入於衙門雖其子屋數間僅蔽風雨薄田百畝聊供饘粥日與其父母妻孥怡然順適若廣廈萬鍾而不復知世間之有紫貴也而視喪皆家毀頻死若不能更生居常非涉日用躬行者絕不形於言門人有問太極陰陽之說者曰只以此義八卦橫圖竪而觀之則易之所謂太極動靜之所謂有常更易簡可見而周子可無事于圖矣有問律呂之說者曰只以舜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十二字而驗今俗樂之詞曲足唱詞曲時必吹竹彈絲相應與夫宮尺上工合四為放眼之道法以求之至明白可見而蔡氏可無事於新書矣有問一貫約禮之說者曰儒者未得游夏之下一而議論即道顏曾以聖賢心法為初學口耳此道德之說之最可惡者門人婁樞王兩星嘗請擇塘文緣塘曰聖賢之道昭在六籍如日星後學患不能知而行之自宋以來儒者之論多若太多此吾之所深惧也故

且內從根心論家譜家訓二編備言齊學君臣皆切世務者人因存集之有貧塘者曰足此真可謂殊見以色塵視金玉者塘曰此後世儒者救世做物之論也金玉自是金玉如何塵視得軒冕自是軒冕如何殊視得此何異於老莊芻狗飄瓦而已眾曰如是孔子何以謂富貴如浮雲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浮雲任不義不在富貴也家居十餘載癸卯九月夜半有星隕于郡城西流光如晝是夜塘疾革卒年七十隆慶初詔言官舉先朝應得恤典諸臣給事中張國彥等為塘請贈謚　上素重塘名賜謚文定贈禮部尚書士林稱大快云

呂柟

呂柟字仲木高陵人少志聖賢之學危坐莊誦祈寒酷暑不越戶樞居毋喪哀毀骨立葯鬼為提學楊一清王雲鳳所知既舉鄉貢就業太學與崔銑馬理相友善斂衆業而講學及習士禮之頌邑人高朝用為戶部郎將過簡討王九思說曰吾邑有顏子子知之乎正德三年舉進士第一知者皆愕然喜曰此真狀元矣劉瑾以鄉人欲賀柟峻却之任修撰翰林二年擬介清苦門絕遺餽西夏構亂柟疏請上入宮御經筵親政事瑾惡其言曰亂不適聞欲中以禍引疾歸瑾使校尉尾之至臭定無所得遂柟任翰林與何瑭最善至是相繼去瑾誅薦起舊職上疏功學以元慎帝為警戒謂傷直柟曰昔賈山借秦為喻況 主上資度遠過漢文吾獨不能為賈山乎乾清宮災應詔言六事其一曰逐日臨朝聽政其二曰還處宮寢預閣備試其三曰卸社稀嗇欽承祇肅其四曰日朝兩宮永顏順志其五曰遣去義子番僧邊軍其六曰取回天下鎮守內臣又累疏功 上舉直錯枉不報復

引疾歸歸值父病晝夜視湯藥步履不敢離既一年積勞鬚斑父卒痛哭嘔血葬時雨甚徒跣擗踊匍匐泥淖中道路環觀有泣下者葬已廬中門外旦夕哭其居起時自成服奠葬以至祥禫斟酌損益各有儀注柟自少省覽及貴前後居家十年讀書守道一無所營服闋當道交薦值 世宗即位起入史館纂修武宗實錄 上御經筵柟當進講適 仁祖淳皇后忌辰面奏宜存縣服之禮罷酒饌之賜朝論題之復疏請尋溫聖學以為新政之助必先己慎獨上對天心親賢遠佞下通衆志大禮議起意見與時不合會奉詔修省復以十三事上言自劾皆格心責難之論上以此大臣學相臟柟忤愷乃引為己咎下獄考訊尋謫解州判官會解守卒攝州事率其士民躬行禮讓之化州中道不拾遺行不相忤久之以薦轉南京吏部考功郎中瀕行士民接踵號送哭聲震野既渡河千猶闌不絕相與立祠生祀之尋擢南尚寶卿吳楚東南士來受業者甚復錯皆既考績擢南太常少卿居頃之太廟災上疏乞罷不許陞國子祭酒躬行

章下問取札議之為詩樂制備入諸上冊律庶者問而賢之良者吊時之死者哭而歸其魏才者揭於教榜撥僭焚之一切請託斬絕不行人稱自宋陳昊章以祭酒以師道自立者呂先生也御史張景存稱德行文章可謂一代碩儒當今師表擢南京禮部右侍郎 上欲視山陵于永天壽屢疏功止不報既以表賀聖節赴京值奉天殿災上疏乞休乞之柟立身與人仁信自將為禮部侍郎時霍韜為尚書故與夏言相惡嘗揚言過於衢柟諷韜曰此告於天子者公以

語路人可示言談韜短柟曰公位宰相容天下之賢何所不可夏霍雖不相能頻柟稍解然夏疑柟黨霍霍亦疑柟黨夏柟終不自較嘗過府太守太守讀旨稽 上太守令止之曰恐傷氣當徹誦既就左右時進食扶掖之工下柟謂太守曰公受予至矣傾推於心以安百姓大過一府太守餞之初筵席近食餅院柟送復院中回以公佳肴共之無者柟凝學方向閣輔徵兆諭耳海口兩日有光平居端嚴修髮門人從之數十年者未嘗見其偷語惰容所在四方上就

識大錄

而問學柟教一以致學近也遠乎粗乎精自日用倫變諭教物理推而遠之天道聖王之大一以自體力行為宗御史有劾甚若水偽學者柟曰 聖皇在上賢宰相在下豈可使明時有學禁之風乎學徒聞王守仁之學柟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又曰學而行之講知行之不合無損也學而不行講知行之合無益也在官次父書至再拜使者受而跪讀之其他親友有書受讀亦各有儀閣期功喪必為位哭與卒之夕有大星隕華陰高陵人為之罷市四方及解梁門人聞者皆為位而哭陝西提學謝少南與郡守李文昇祀之正學書院海內人士無識不識皆曰關西夫子呂仲木

馬理

馬理字伯循陝西三原人學者稱爲谿田先生少有俊才好學篤行弘治戊午以春秋舉于鄉再試禮闈不第游太學與呂柟崔銑諸公文相切劘文章德義名震都下高麗使人亦知慕之錄其文以歸乙丑喪生母庚午又喪父先後哀毀骫然祥禪中會撿三禮編集成書安南貢使至侭問禮部主事黃清曰關中馬理先生何尚未登仕籍其名重外夷若是正德甲戌科復上春官公卿以下咸欲識其面四方學者至求觀之乃以詩中式及殿試策問大學衍義理對略曰大學之書乃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傳有先明峻德湯之盤銘堯舜帥天下以仁之語眞氏所衍漢唐衆之事非大學本旨又曰眞氏所衍止於脩家不知治國平天下皆本於愼獨王夫德秀采儒其所造大率未猶以此失代問者之意置二甲授稽勳主事調文選與部中不合引疾告歸者三年復任值 上將南巡理與黃鞏諸同志伏闕極諫雖受廷杖罵亦遂止未幾送母還鄉乃設教于武安王祠當泉諸君爲述差低稍舍以居出徙終喪起復轉考功郎中丙戌考察外僚內閣冢宰各挾私忿欲去廣東河南陝西三省提學理乃昌言曰魏挍蕭鳴鳳唐龍皆極選也若欲去此三人請先去理由是獲免其保全善類如此丁亥陞南京左通政引疾告歸辛卯起爲光祿卿故事凡蘇事百需先關節中官否則留難人甚苦之理至蔑棄宿獘德望所孚中官亦無敢梗者癸巳謝病歸秋癸卯復起爲南光祿寺卿而年已七十一矣引例陳乞得賜歸即隱於商山書院諸生問道者遠近踵集山巾野服鶴髮童顏望而即之飄然有世外風年踰八十而存理學術純正行誼高潔嘗謂見行可之仕唯孔子可以當之學聖人者當自量力故每出不一二年即歸〻必十數年而後起綜〻然于進退之間雖欲磨涅者亦末如之何也

王漸逵

王漸逵字鴻山廣東番禺人生而穎異方童丱所慨好讀書既ゝ儀度如老成人父傳仕爲泰州學正漸逵之一官傳以其幼不課之學漸逵乃竊取經史子籍潛誦之誦輒善記久之遂從諸儒生談說藝文切磋聖賢之學日有諸矣而會傳卒傳疾且革呼漸逵而撫之曰兒志不負其資當有顯樹吾是以瞑漸逵擗踊哭泣幾絕復甦傳素廉潔祿奉所入輒以濟諸生貧者及卒索無一錢州之長貳若諸生佽之斂而歸櫬焉其母諭曰貧甚矣兒欲以讀書供養猶之飢石田以濟渴也蓋已諸漸逵怨而泣曰兒兄弟非寡矣兒力不任農巧不任工賈因所予資惟劬於學倘足以代耕乎其母許之乃篤志吟誦兩夜不休嘗書簷暴雨滌水盈溝忽覺而驚曰雷雨耶其勤苦如此年十八舉於鄉遂成正德丁丑進士時元輔梁儲與漸逵故有連欲薦爲庶吉士而索詩文不已漸逵以未能遜辭之除刑部主事以不克奉母引病請告居家不治產業惟以詩書訓子姓嘗歎曰紛華波蕩之中其不溺人寡矣自是屏絕塵事杜門却掃足不踰閾日讀聖賢書而力行之曰學期以功名承抑亦以口耳乎二者執轍不同其無得於道則一也隱居十有二年自謂於中所得多矣乃之會稽謁王守仁墓與其及門之徒講學於吳山久之乃返歸即略匿不出高賢大僚若郡邑有司往往欵謁輒閉門却謝或因以致憾漸逵嘆曰夫道旅饋漿列子所以返步賣藥近名韓康以之去市北以避谷也處喧囂欲遠尤垢惟抗乃賣館舍僅得百金築室於羅嶂山自號青羅山人居常憔悴作躬耕對果蔬自給ゝ以禮讓率弟子又合族聯師教之建祖祠修族譜立宗法定祭儀有朱草生於祠中人以爲至和所召而鄉之風尚滅蒸ゝ興起曰毋或不如王氏也嘉靖中臺省交薦起之漸逵固不欲行門人童黙眾力請曰夫學非徒自善也時清道泰尚未可以出乎遂起京補刑部至部時執政者欲慝以擾部有嗛之者閒之而正漸逵目擊時事之失乃上言　陛下聰明睿智高出前代然自即位以來治效未臻大臣識畧恐淺固所建

明不能質膓聖化周陳王道五事推古驗今凡數千言辭甚剴切知者咸韙之曰　上怒叵測王生殆殊死矣竟留中不報然執政銜之深矣未幾漸達稱疾乞休吏部尚書許讚使其屬諭旨曰少需之當易子之位漸達曰道不行矣美秩何為致書謝却之尋復上疏請終養而執政以嫌故罪吾責以托疾欺君罷職為民漸達即日就道故舊咨引避獨銓部倫彥周祖於水滸漸達謂之曰右溪勉之吾先俟子於白雲之麓矣歸而館於小雲谷之精舍與古林何氏辭疑

辯惟所得益深或謂之曰君髮已皓餘生幾何而洪波縝研若是苦耶漸達應曰伊川有云大丈夫不能行其道惟補緝遺籍可以塞責庸何苦嘗恐學者惑於左道而昧聖賢中正之則作正學記謂五經四書入道之指南先儒論著有至有不至作以畜述言中廣繹古大學義略讀易詩書禮樂記春秋集傳其他編集及所撰述有周陳張朱薛敬軒吳康齋陳白沙王陽明選集歷年開古風選求仁集中洞志嶺南書先達傳王氏宗礼青蘿日省錄灕山石室記觀水記

子書藏於家其於五經自得甚多如春秋從衍胡正之非於詩多從小序之旨謂易非因河圖而作謂書當以安國為宗此其大端也嘗謂學者當體得吾心之生意生意即性與仁也求之古聖賢如孔子之樂在其中顏子之簞瓢不改曾點之舞雩咏歸子思之無入不得孟子之萬鍾何加皆是也孔門教人求仁莫先於此千載而下惟周程得之平生敦篤彝倫矜尚操執不以非義交歡不以非禮流盼軒冕金石一無懸於中蓋其稟之者素也其於近代談道者尊慕

白沙陽明二氏之學要亦不盡同也戊午冬十二月遘疾一夕有大星殞於庭家人皆驚走次日而卒年六十一貧不能殮其子鬻金以殯聞者歎息焉隆慶改元言官表其素行清修完名全節贈光祿寺少卿蓋特典也

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紹興餘姚人父華舉進士第一官南京吏部尚書母曰鄭夫人當娠而王母岑夢神人衣宅乘五色雲下抱一兒授之岑夫子墮地啾不能啼岑以氣嗟而啼驚寤則已生守仁未歲岑乃以氣嗟之而名王父天叙名之曰雲生五歲而不能言一日出遊群兒戲有僧見而撫之曰是非凡兒余何以名泄之王父悟因為更今名即能言讀書過目誦十一之華壯上一日之市所與騖雀者游客熟視之出匯錢市雀而送守仁歸塾曰少年當貴極人臣立大功名徧閱它弟子決其壽夭貴賤後皆驗自是稍受經折工屬文一日謂其師曰讀書欲何為師曰取甲第耳守仁曰讀書乃使取甲第耶如聖賢何父華聞而笑曰異代乃欲今我愧兒之然已負其材氣十五訪客於居庸山海關時闌出塞與諸屬國夷角射因縱觀山川形勝慨然有勒碑燕然之志踰冠舉鄉試益好為兵凡三舉而為會試第二人登甲榜使治前威寧伯王越葬因得細詢威寧用兵之詳然守仁少時學威寧賂之寶劍既第而其子出威寧所佩劍為謝則既然如觀矣竟日喜選而明議方急西北邊守仁為疏得八事上之言皆警剴尋授刑部雲南司主事當直獄歲行盡而故尚書侍郎家劾猶飼以囚食甚瞞守仁悉殺以享獄卒及囚莫能詰也出決江北囚事竣明年引疾請告前是守仁諸所善太原喬宇河南李夢陽何景明輩切靡為古文辭已而厭之因築室於陽明洞中頓習導引而無所得復與諸禪衲偕往往有所發明久之乃北上遍山東而巡按御

史陸偁聘之主試程式文為諸省冠所得多顯名士補兵部武選司主事時中貴人劉瑾專方恣上為伸游南省臺臣戴銑等爭之甚切忤旨詔獄守仁上疏力救之且言緹騎旁午拘繫載道即　陛下非有意誅絕之而下民無知妄生猜懼自今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制之事孰從而聞之章疏前旨瑾銜其言切亦下之獄廷杖四十戍而復蘇謫貴州龍場驛丞瑾使人尾之急守仁懼不免至錢塘乃托投江而乾舟自海至閩入武夷山中出鉛山訪上饒婁氏婦

久適年始之驛龍場西北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蠱毒瘴癘與居夷人鴃舌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舊無居始教之範土架木以居時瑾憾未已自計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尚覺未化乃為石槨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洒洒而從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歌詩又不悅復調越曲雜以詼笑始能忘其為疾病夷狄患難也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証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憶說居久夷人亦日來親狎以所居湫濕乃伐木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之思州守遣人至驛侮守仁諸夷不平共毆辱之守大怒言諸當道毛憲副科令守仁請謝且諭以禍福守仁致書復之守慚服水西安宣慰聞守仁名使人餽米肉給使令既又重以金帛鞍馬俱辭不受提學副使席書創書院命諸生師事之

始倡知行合一旨水西互慈有亂萌守仁為書諭曲諭以利害遂止又明年瑾誅起知廬陵縣至則首詢里役察各鄉貧富奸良之實而低昂之獄牒盈庭不即斷肘稽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曲勸諭驕氣爲訟之非至有泣而歸者由是囹圄日清在縣七閱月所示民者大都諭父老伏教子弟無令僻蕩而已又立保甲清驛供杜巫賽定水次兌絕鎮守橫斂至今守之為甲令云入覲遷南京刑部主事再遷吏部驗封司主事進為文選司員外郎明年進考功司郎中是時楊一清為吏部薦守仁驟用之其年進南京太僕寺少卿分署滁州縉紳之士非篤信其說則怪之以為迂僻不堪用而是時王瓊為兵部尚書獨奇守仁才以為不世出會南贛汀漳寇與有山賊憑險阻為亂郡邑苦之乃擢守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守仁至則行十家保甲法給使姦無所容又以　高皇帝訓勅其父老子弟賊聞而易之弗為患也時自郡邑與臺吏守仁左右及麾下將校多為賊耳目當事一有舉動輒先覺莫可為計

守仁微得老隸最黠者至寢室而脇之曰汝自知當死否肯為極言賊情寬否貫汝隸遂乃盡吐其詳守仁矣而貫之守仁以南贛地連四省山險林深盜賊盤據三之一前當事者多調狼達土兵動經歲年糜費餘萬有損無益乃使四省兵備於各屬弩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群膽力出衆者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人務求魁傑或行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為率廣東湖廣二兵備以四五百名為率中間有出衆者優其廩餼署為將領除南贛兵備自行編選餘四兵備官仍其原額量留三之二委官統練防隘守城其揀退不堪者止追工食解道以益募賞所募精兵專隨各道屯劄選官分統教習之如此可無事於狼土之調矣守仁即移文三省兵備剋期起兵進次長富村遇賊大戰斬獲頗多賊奔象湖山拒守我兵追至蓮花石與賊對壘會廣東兵方欲合圍賊急潰圍而出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死之諸將備請調狼兵俟秋再舉守仁乃責失律者罪使立功自贖親率諸道銳卒進屯上杭密勑群哨佯

言攜眾退師俟秋再舉陰遣長寧吕崇秀覘賊虛實來其懈選兵三路乘夜啣枚並進直搗象湖奪其隘口諸賊失險復據上層峻壁襟下滾木礧石以死拒守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震地三省奇兵從間道鼓噪突登賊乃潰奔遂乘勝追剿已而福建兵攻破長富村等巢三十餘所廣東兵攻破水竹大重坑巢一十三所斬首從賊詹師富溫火燒等七千有奇俘獲賊屬輜重無算僅三月而漳南數十年逋寇悉平捷勑獎賚方守仁初議進兵諭諸將曰賊雖據險而守尚可出其不意則用鄧艾破蜀之策從間道以出若賊果盤據持重難以兵尅則用充國破羌之謀減冗兵以省費務在防隱禍于顯利之中絕洸奸於意料之外此萬全無失者也已而桓等狃於小勝不從間道故違節制以致挫衂諸將志沮遂請調師守仁獨以為見兵二千有餘已足亂勝遂抱督並出竟以成功還師立兵符申明賞罰之法因上奏云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整

齊衆心鼓舞士氣誠假臣以令旗令牌得便宜行事而兵不精賊不平臣無所逃死王瓊讀而嘆曰重權不與此人將誰與也覆奏改提督軍務給以旗牌一應軍馬錢粮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勦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蒙蔽重為民患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即行斬首示衆于是守仁得盡展材用矣守仁又以賊久據險為患今雖幸破滅猶當為掎背扼吭之策乃奏請設平和縣治于河頭移河頭巡簡司于枋頭以河頭為諸巢之咽喉而枋頭又河頭之唇齒也且為文撫諭諸賊辭旨隱惻懇至賊首黃金巢盧珂鄭志高等遂相率歸命餉不乏則疏請通鹽法又疏請處南贑商稅先是御史陳金以流賊軍餉故于贑州立廠抽分許以廣鹽行于臨吉三府起正德六年至九月而止至是守仁疏請暫行待平定之日仍舊停止南安稅商貨于折梅亭後多奸弊仍併府北龜角尾盖不加賦而餉足已是時南贑

西接湖廣桂陽有桶岡橫水諸賊巢南接廣東樂昌東接廣東龍川有浰頭諸賊巢賊首謝志珊號征南王糾賊鍾明貴蕭規模陳曰能等約會樂昌高快馬等大修戰具并造呂公車聞廣東官兵方有事府江欲先破南康乘虛入廣先是湖廣巡撫都御史陳金題請三省夾攻守仁以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為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為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為賊之腹心而桶岡為之羽翼今不去腹心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者皆以為必須先攻桶岡然湖廣尅期乃在十一月朔橫水左溪見我兵未集師期尚遠且以為必先桶岡勢必觀望未備今若出其不意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破竹之勢也於是分定哨道指授方略密以十月己酉進兵至十一月己巳凡破賊五十餘巢擒斬賊首謝志珊等五十六從賊級二千一百六十八俘獲賊屬二千三百二十四衆請乘勝進兵桶岡守仁以桶岡天險四塞中堅

往若爽攻數月無功其所由入惟循北花葫蘆茶坑十八品新池五處然皆架棧梯登岩緣崖嶺突於礁石可無執兵而禦我師惟上策一路稍平然迂迴半月湖兵從入我師復往事皆非便今橫水左溪餘賊皆已奔之間難合勢為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百里爭利彼若拒而不前頓兵幽谷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莫若移屯近地休兵養威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或有不從乘而襲之亦可以遂圖使其黨往說之賊各方集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遲疑未暇為備而我兵分道疾進前後合擊賊遂大敗破巢三十餘擒斬賊首藍天鳳等三十四從賊級一千一百四俘獲賊屬二千三百捷聞復勅獎諭因上言橫水左溪桶岡諸賊巢凡八十餘在上猶大庾南康中四方相距各三百餘里號令不及以故為賊所據今幸削平必建立縣治以垂久遠議割上猶縣崇義等三里大庾縣義安等三里南康縣至坪一里特設縣治于三巢道里適均山水合抱土地

識大錄

平坦處所設三巡檢司以遏要害茶陵復當桶岡之中西通桂陽桂東南連仁化樂昌北接龍泉永新東入萬安興國宜設關隘保障今千戶孟俊伐木立柵移收祀洞隘兵而益以隣近隘大守為議上意從之縣名崇義守仁進兵橫水時恐浰頭衆之乃為告諭頗多感動惟池仲容曰我等為賊久官府多不可信告諭何足憑待全巢等無事降未晚也全巢等至乃擇罪推誠撫之各領自報於是擇其衆五百人從征橫水既破仲容等始懼遣其弟池仲安來附意以緩兵守仁佯許之北征桶岡使截路上新地以遏其歸內嚴備而外若寬假陰各被害者盡聚皆言池氏凶猾兩經兵勦無功嘗言狼兵來須半年我避不須一月其留又不久也乃委盡方略使歸候期及桶岡破賊益懼陰為戰守備守仁使人賣賜酋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行掩襲故豫為防非虞官兵也守仁陽信之因怒珂等擅兵讐殺移檄龍川將討之賊聞信懼且半復使來謝會珂等告變守仁欲藉珂以紿三浰黨語珂曰

吾始毀狀汝當再來未明更狀三十緊數句乃可何吾諾至是河再至守仁佯怒數其罪狀且將迷其為益斷之而陰縱其弟集兵守仁先期召巡捕官佯曰今大征已罷時和年豊可令民家盛作鼓樂張燈火為樂又曰樂戶多住邑甲尾恐招盜盡遷入城又遣指揮及諸參隨須曆三浰時仲容黨同殺守仁固已既喜浔曆宴勞良民使人因從容曰若輩新民礼節未諳我來須暫若可萬坐予衆然之於是仲容率其黨與蒙健者九十三人営於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見

守仁聞之已通兵形復令勒祥符宮以詩欲語之曰若皆吾新民不入見而営教場疑我乎仲容惶恐曰聽命耳即遣入引至宮供帳甚潔喜出望外是時十二月二十三也守仁既遣參隨館伴復製青衣油靴敎之習禮而時試之一日給賞老少互爭參隨以告守仁曰忽分别耳次日依序給賞衆始安仲容私入衛獄覘河參隨故令獄卒陰緊河甚苦衆莫不嗟萬數之比錄歸守仁曰自此至三浰須八九日即往歲前未必抵家即至又當躢正從亂勞苦關贛州今

歲有陰昌以正月歸于其黨甚喜諸參隨復令之銀供欲然志歸即謁正復辭守仁曰汝謁正尚未犒汝奈何初二日令有司大烹於宮以次日宴是夕潛入甲士六百八射圃受以六人制其一復密諭參隨龍光曰每了千人汝可立屏下戀我否則入告計既定詰旦集仲容等院中賦設鼓樂内外不浔闌禁乃召各人封牛豕階下與銀曆酒肉兩手爲勝復以花綵絆繫已乃勞之酒三叩頭出令謝兵道既出甲士盡殲之外門然人封肉勞酒不令浔見闈有疑者須七

八人乃屈至八十七人甲士且盡光入告守仁色變光故緩行上階取茶造膝曰人盡矣守仁即指所賞者曰汝後生昨日何浔先長行須縛之而出日過未已畢事蓋先時守仁之密遣千戶孟俊詣河泐兵人為偽牌以捕河黨為言故出池衆以相給及是河已先歸夜將半守仁自率衆走三浰賊故阻水石猎之水中守仁躡蹻先行諸衆繼之無溺者門塞甚守仁摘百人啣枚卷旗持炬火緣後出登頂史後山炬火四發旗幟滿山守者狼領門遂破是為正月七日而

兵備副憲楊璋守備指揮郟文知府張祥那珣等數
挑官兵奇步分道凡破巢三十有八擒斬賊首五十
八從賊二千餘、奔九連山洑議七連山橫亘數百
里四面陡絕須半月始達而賊已據險守仁選精銳
七百餘皆衣賊衣佯奔潰乘暮至賊巢下賊下招之
我兵佯應既度險扼其後路次日從上下擊四路伏
起一鼓擒之撫其降酋張仲全等二百餘人視地里
險易立縣置隘留兵防守而歸方守仁未至贑時已
閩省三省夾攻之議即謂夾攻大舉恐不足以滅賊

乃進攻治疏、方上而夾攻之命已下守仁以為
夾攻之策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舉動次第自有先後
如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
桂東桂陽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湖廣會合而
廣東於仁化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贛州之龍南
有浰頭賊巢與廣東龍川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
與廣東會合而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
湖廣宜章縣接境惠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境仁
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湖廣

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於大庾縣要害把截夾攻不
與焉若不此之務必欲通行三省兵齊而後進勦則
老師費財為害匪細今宜先合湖廣江西之兵併力
而舉上猶諸賊造事之渠廣東之兵亦且集矣則又
合湖廣〻東之兵併力而舉樂昌諸處造事之渠江
西之兵又得以少息矣則又合廣東江西之兵併力
而舉龍川方其併力於上猶也則始遣人偕撫樂昌
諸賊以安其心使見廣東既未有備而湖廣之兵久
不及已乃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夫

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賊其勢
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
相去遼絕自以為風馬牛不相及使見江西之兵又
撤意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蔑不濟
矣既而以次遂平悉與前議合因奏設和平縣和平
峒本子地為三省賊衝要路其中山水環抱土地坦
平人烟輳集千有餘家東去興寧長樂安遠西抵河
源南界龍川北際龍南各有數日程其山水阻隔道
里遼遠人跡既稀奸宄多萃相傳原係循州龍川雷

御一州二縣之地後為賊據止存龍川一縣洪武中賊首謝士真等相繼作亂遂總淪沒守仁謂宜於時修復縣治以嚴控制改和平巡簡司於浰頭以遏要害議上悉從之其相近各巢分自取便利分轄諸地其後一二恃強相抗者守仁自攜兵剿之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蔭子錦衣衛世襲百戶再進副千戶守仁念非王瓊推心任之毋以成功名者每疏捷輒歸本瓊不容口而內閣輔臣與瓊交惡因而嘗及守仁矣守仁雖旦夕軍旅而時與諸儒士講學後乃為致良知之說蓋本于孟氏之良知大學之致知以立言盡掃曲學之支離而自求以本心簡易痛切之下高明之士樂於領而惡簡束者喜其便交頗以上接孔孟而拘方者不能無呢譽云時寧王宸濠方謀不軌素浮慕守仁而從其撫強兵上游伏腹心劉養正往探之養正因善守仁守仁亦使其門人冀元亨應宸濠聘欲以窺其為人語兩不合而罷會福建軍人進貢殺官吏以叛詔遣守仁往勘處未至而事已平守仁因取道南昌抵豐城而宸濠反殺都御史孫

識大錄

燧按察副使許逵劫府衆器置將相劉養正李士實等守仁聞變即返而宸濠已遣兵千人追之守仁挑漁舟得免從還而贛是夕抵臨江至新淦邑令李美善諫士堅請留守仁登城曰汝邑甚苦皆城小耳四日抵吉安知府伍文定力以大義邀之討逆守仁乃上疏告變而移檄列郡暴宸濠罪俾各率吏士勤王時巡按御史謝源伍希儒自嶺外復命道吉安守仁留之紀功守仁兵未集而慮宸濠之兵速出曰南京空城耳宸濠至則下矣南京下事未可知也乃佯為檄諸郡邑使偷覦云淮兵部咨題請都督許泰邵永以邊兵四萬由陸取鳳陽道都督劉暉桂勇以京邊兵四萬由水取淮陽道督臣王守仁以兵二萬自南贛發揚且以兵八萬自贛西發秦金以兵六萬自湖廣發皆會趨南昌所經由闕供者以軍興法從事又為蠟書貽李士實劉養正云得密示具為國至意第從更使早出足一離省大事濟矣而故縱宸濠之諜示將斬而令黠校盜者偽若與宸濠款泄而縱之宸濠徵得書徹傍徨未決士實養正則皆勸之疾趨南

京師大位宸濠益內疑十餘日而後知中外兵不至
乃悟守仁紿之調兵萬人偽宗支拱樤等為守而劫
其衆六萬人號十萬襲九江南康皆下之進圍安慶
不下守仁兵已集又諜知宸濠離南昌乃大喜豎衆
發吉安明日至樟樹鎮又二日誓師次豐城諜知賊
使精卒四百設伏新舊廠以應省城發精兵四百襲
破之先是南昌為備甚嚴聞廠兵潰一城皆驚又見
我兵驟集益張疑衆來之呼躁梯絙而上遂入城擒
拱樤及中涓萬銳等千餘令宮人多焚死城中頓多

識大錄

殺僇守仁備在後軍賢明始知之迷大將旗鼓入城
中約束術循其脇從吏士然已不能無所傷殺矣宸
濠聞南昌告急遂解安慶圍移兵沅子港先分兵二
萬趨南昌身從継之守仁偵知其故問衆計安出多
以賊勢強盛宜堅壁觀釁徐圖進止守仁曰賊勢雖
強未逢大敵惟以爵賞誘人今進不能逞退無所歸
衆已消沮若出奇擊惰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
之氣也會撫州知府陳槐進賢知縣劉源清提兵亦
至守仁使伍文定等以四郡精卒三千分道進擊之

御指揮余恩以游兵四百往來為誘兵而陳槐等復
以兵二千分為十餘軍依設設伏與文定等相應與
其前鋒遇于黃家渡文定等佯北以致之賊爭利進
而亂邢珣以所部衝擊斷其中堅文定恩等乘之伏
起群賊遂大敗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
之城守者以自益守仁乃分兵襲取之明日復大戰
我兵小却守仁急命取先却者頭益爭奮賊大敗擒
斬三千餘溺水死者以萬計宸濠益大懼乃聯舟為
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而詰責敗者將斬之未決

識大錄

而我兵四面至炮火碎其副舟遂奔潰妃嬪多沉水
死遂擒宸濠與其世子弟偽李士實劉養正等數十
人斬首三千級溺水者二萬餘人刀衣甲器物十餘
萬尋分遣收捕其餘黨始盡初會樟樹鎮衆議安慶
甚急宜引兵救之守仁曰南康九江皆為賊有若越
二城趨安慶賊必回軍死鬭安慶勢不能援是我腹
背受敵也今南昌既破賊失內據必且歸援如此安
慶之圍自解賊亦且成擒矣卒如其計　上以親征
名已至涿州捷聞疑不下前是守仁上宸濠偽檄本

謂 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故民情歸依尚不
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黠者謀動干戈冀窺大寶且今
天下之覬覦何特一寧王天下之姦雄豈直在宗室
與言及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
克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 皇上宜痛
自刻責易轍改絃罷黜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
迹巡遊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臣民
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方起義師不能難也
而 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督軍務率京

識大錄

邊驍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
暉為提督以數千人由江而上抵南昌叛黨掩為己
功故留守仁之疏不下守仁乃俘宸濠北道溯江以
獻忠泰等使人要之於廣信欲追還宸濠縱之鄱湖
俟 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速遣人至廣信守
仁弗聽抵錢塘而遇太監張永、時稱提督贊畫機
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
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永悅守仁極言江西遭禍
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從然之乃曰吾出為

群小在君側欲左右調護 聖躬耳非為掩功來也
事順 皇上之意猶可挽回稍逆之後激群下之怒
無救於天下大計矣守仁信其無他乃悉以宸濠等
付永而身至京口欲謁駕不果會有巡撫江西命乃
還南昌而忠泰等前已駐師南昌銜守仁不得次從
其卒激守仁欲以為爭端守仁學如恩禮撫慰卒皆
悅乃不能有所加于守仁而歸復踏之於 上謂守
仁且反獨張永保持之得免禍於是守仁請賑恤其
士民且以大水自劾語極懇切皆報聞 世宗初召

識大錄

守仁入受封而中有沮者謂國甫大喪不宜舉宴賞
中道止之特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遂乃歸省
父華於越乃論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父華亦得封如之華尋
卒守仁憂去而從游者益衆間與排陰之又以功高
文臣預五等爵忌者蜂起有目為偽學者自以下南
昌縱士閣掠及浮寧邸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約通
宸濠探知其不勝而背之者言絕醜不可聞而所封
同守仁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它皆名示

遂而陰結之守仁不務悔乃上疏斥詳齊且密論白
諸有功者溫旨慰諭不絕命守仁所善席書與門人
方獻夫黃綰皆以議禮得幸　上力倚守仁贊護為
言之張璁霍韜等皆推轂守仁然江西閫臣故所守
仁不能特為猶持前論以故推兵部尚三邊若圍營
皆非采用而最後田州土守岑猛驕不用命縱兵淘
其鄰郡右都御史姚鏌討而誅之其二子邦別將盧
蘇王受各擁眾以叛兵驟進不利時謀易帥乃召守
仁起家以故官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總督二廣及江
西湖廣四鎮軍務討之守仁且至而徵兵已大集盧
蘇等亦素憚守仁威名意甚守仁意不欲多殺既抵
南寧即上疏言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
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
廣軍門專為諸猺獞及諸流賊而設若伏狼兵軍威
自足制服諸蠻乃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一有警急必
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
憑恃兵力日增驕橫及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
所與焉不才有司需索引誘與之為姦是以始而徵
發繼則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
勢而殺日繁籠之以詐而術愈窮至有今日夫即其
已恭之惡誠宜加誅然所以致彼若是者亦宜反思
其咎矣即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餘黨數
人而已其下萬眾則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
其黨惡數人既云誅戮天討已行不為不勝盧王二
酋之憤遂不傾萬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驗然
塗炭者兩年於茲然而兩酋之首未得徒以兵連禍
結民困益深無罷之民叛者十已六七山猺海賊乘
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惑之貧苦流亡之
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十百於二酋者哉
於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臣以
為且宜釋此二酋之罪開其自新之路姑務息兵罷
餉以休養瘡痍之民絕覬覦之奸拂不測之變迨臣
處既定德威既洽之後二酋若改惡自新則赦亦何
必固求其罪如尚不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
何必重煩天兵或者以為從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
綱毀于不振臣竊以為不然夫天子於天下之民物

如天覆地載寧有與蕞尔小醜尸尚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昔舜征有苗謂宜不終朝而克頒師三旬之久而後班師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謬膺重命從事偏隅小醜非不可以旋倖成功苟免於怯懦退避然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粮餉又不足振揚威武信服諸夷使能取快于一時之憤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知邀功于目前而不知於艱于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

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又聞流官之設徒有虛名而反受寔禍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備土人之反復流官之無益斷然可據但論者以為既設而復去恐啟人言指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為一言寧負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為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田州切近交阯其間深山絕谷皆猺獠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

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為中土屏蔽若改土為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後必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宜俟事平之日另行議奏疏下兵部覆議言守仁處素優諭奏必有所見但未經詢謀僉同恐非定論令與鎮巡等官熟計以聞其應施行者亦許以便宜行事守仁遂以便宜悉散其衆而僅留楚兵數千自衛仗使招諭盧蘇王受皆大悅率衆歸境叩南寧為四營而各挾其心膂數百人入見守仁為諭狀之一百然聽其人為償価取完事而已因改田州

為田寧散岑猛之後與盧蘇王受皆非誅守仁因南寧遂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內解歸者數萬惟湖兵數千道路阻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南寧解甲休養待間而發盧蘇王受先遣其頭目黃富等訴告願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威德令齎飛牌歸巢者諭期以速降免死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踊躍尋率衆歸南寧城下分屯四營蘇受等因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請命臣等復諭之曰朝廷既赦爾之罪豈忍失信爾等擁衆負固騷動

一方若不示罰何以泄憤於是下蘇受於軍門各杖一百乃解其縛又諭之曰今日有尔衆首朝廷好生之仁必杖尔者人臣執法之議衆皆叩首悅服謂朝廷有再生之恩當以衆報各已領殺賊立功贖罪臣隨各其當撫定其衆七萬餘人復委右布政林富等安插於二十六日悉命復業其地方一應經久事宜再計具奏

上覽其疏嘉之先是斷藤峽等處猺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等峒諸賊連結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餘里流劫郡縣屢征不服急則入萬山叢菁之中自得捨上下軍民橫罹鋒鏑者數十年自辯雍大征後無能平者守仁即用盧蘇王受等且各自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土兵使指揮唐玄等分部護之守仁故止南寧罷遣湖兵之應調者偃旗仆鼓示不為備度賊已懈令官軍四面集圍永順攻牛腸保靖六寺諸巢以四月三日合戰敗之明日破仙女山寨又明日破油榨石壁大陂等巢斷藤峽平十一日官軍循橫石江分道而下永順兵盤石大黃江登岸攻仙臺花相等賊以請兵于烏江口丹竹埠登岸攻白

竹古陶羅鳳等賊十三日克之二十三日布政沈林富率盧蘇王受等別從新寨道御敘復餘自抵八寨先破石門天險遂大奔潰二十四日破古蓬等寨二十八日破周安等寨五月初一日破古鉢等寨十日破都者明等寨十二日副將沈希儀思恩土目常貴等分道邀擊諸寨餘賊十七日盧蘇等復攻破黃田等寨六月七日破鐵坑等寨餘賊僅千餘人且戰且走會大風渡江溺死大半其脫身入山者扶墜崖谷死是役也因湖廣掣還之兵將思田新附之衆卒不滿八千時不滿三月而俘斬三千餘人深入三百餘里守仁以捷聞因言兩廣諸臣推誠舉任公心協贊故已得展布四體共成此功宜先行兩廣舉任協贊之賞以錄諸將帥折衝之勞兵部覆奏得旨以捷音近於誇詐有失信義恩威倒置恐傷大体但各峒猺賊集日久勞亦不可泯王守仁姑賜勑獎諭有功人員下巡按御史覈實以聞守仁又上疏經略斷藤峽善後事宜凡六移南丹衛城于八寨改築思恩府治于荒田改鳳化縣治于三里增設龍安縣治置流官

於思記以屬田卒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事下兵部
本兵持之戶部請覆勘學士霍韜背上疏謂守仁之
成功有八善不以為功反以為過可乎臣爭廣人也
目擊八寨之賊為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平不
勝慶忭今兵部功賞未行戶部覆題再勘臣恐機會
一失大功遂沮城堡不築通賊來據地方可慮故冒
昧建言惟聖明察焉特勅議叙〻於八寨之役故其
辭懇切若此侍郎林富復繼之然守仁方上疏而病
矣既而病益甚上疏乞骸骨圖北歸度大庾而草卒

於南安舟中年五十八桂萼覘上意不悅守仁因
奏參其擅離職并處置田州事宜失當下公卿議俟
不奪其爵而已罷世襲并䘏典守仁有一子曰正
億久之　上悟解始得襲錦衣衛副千戶隆慶初用
諫官言贈守仁新建侯諡文成賜葬予祭及贈諡詔
推明為元勲聖學正德得嗣爵守仁天資穎敏絕世
少而好古文辭與朗多奇晚耻詞達不能本也既以
氣節名世又建不世勲迨有志聖學力排黙陽併一
切盡掃去之其最後語門人云無善無惡者心之体

有善有惡者心之用知善知惡者良知為善去惡者
格物以此為一切宗旨
逸史臣劉振曰守仁少負奇氣不欲為俗學所困乃
遍求百家二氏有所得輒參其散輒進之他求如是
者數過始獨得不傳之術以致良知為三字符不可
易也於是風動海內英才就學者往往輕千里而至
守仁翕然崛起挺一齊於衆芝之林終莫能難然以
此講學即以此立身即以此服官建業固知心術功
名本非兩物學量自如斯耳若守仁者始乃謂之講

學故不別於經濟而入于理學以愧夫學力未到者
不能充濟時艱以虛談性命之為高者也

徐愛

徐愛字曰仁餘姚人王守仁之妹婿也弱冠領鄉薦適守仁謫龍場歸論學於稽山愛從與之遊納贄稱弟子𢡟然以聖學為己任正德戊辰舉進士知祁州壬申守仁自考功遷南太僕愛亦自祁遷南工部員外郎同歸越論大學宗旨益踴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傳習錄即是時所編也其自序云愛因舊說汩沒始聞先生之教實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為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功夫明善是誠身工夫窮理是盡性功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功夫諸如此類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既而與守仁同官南都愛性最警敏聞言即悟又善發其旨時四方同志雲集守仁至不能應每令愛分接之咸請所欲而去守仁有南贛之命愛亦請告歸方與諸門人謀耕霅上之田以待其師未幾竟以疾終年僅三十一訃聞守仁哭之慟愛嘗遊南岳夢一

識大録

瞿曇撫其背曰爾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守仁每語輒傷之

王畿

王畿字汝中浙江山陰人學者稱龍谿先生正德嘉靖間王守仁倡明理學以致良知為宗郡人駭而不信畿首往受業為畿少有俊才弱冠領鄉薦士望之為去就及是以所聞出為諸士言頗從者日衆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立取京兆所給路券焚而歸卒業於師門守仁為治靜室居之踰年大悟曰致良知三字詎不聞清溥及者惟我也嘉靖丙戌守仁命赴公車不答守仁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顧吾之學疑信者半而吾及門之士朴厚者未通解穎悟者又泥於能闡明之者無踰子今官學者咸集都門子則往焉畿曰諾往途自良知外口無別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錄外手無別檢閱有及時藝者曰業已忘之矣抵都門歐陽德魏良弼洵即縣入覲諸同志爭迎畿與相辯證大為推服入場屋所為文直寫己見不數數於時格識者謂此非可以文士伎倆較也放置高等而同門錢寬亦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悅學畿語寬曰此非吾輩仕時也不就　廷試而還時師門來學者衆

王守仁不能徧指授則偏發與寬分教之而畿所與起者為多守仁論學每提四句為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寬謂此是師門定本不可更易畿謂夫子隨時立教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者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寬曰若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畿曰學須自證自悟若執權法以為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守仁將有兩廣之行寬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盍相與就正焉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守仁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

此兩種四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之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嘗悟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為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為躐等今既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德洪資性沈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學亦因其所近若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為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相証道服始歸於一云守仁發畿與寬追送嚴灘復和玄旨守仁舉佛家寔相幻相之說詒之畿從旁語曰心非有非無相非寔非幻纔著有無寔幻便落斷常碎之矣九不著一處不離一處是謂玄同守仁亟可之守仁至洪都鄒守益暨魏

識大錄

良弼致謗德率同門三百餘人請益守仁曰吾雖去山如中與同志里居危亮此事諸君負粮往浙相與質之當有証也明年守仁平思田歸卒於南安畿方將試赴　廷試聞變渡江復迎至嚴灘與寬議服制寬以為父母在麻衣布経弗敢加爲畿請服斯衰以從於是共奔至廣信成喪扶櫬歸越經紀喪事廬於墓定服心喪三年建天真書院於省南守仁像其中且以館四方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間及門私淑胥以期集祭畢分席講堂呈所見於畿而取正焉心喪畢壬辰始赴廷對大學士張孚敬欲置一甲不果開庶吉士科道之選欲引之畿弗應久之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乞歸病已待補時大學士夏言議選宮僚其婿吳春畿門生也首以畿存言曰吾亦聞之但恐為文選所阻一往投判乃可畿謝曰補官僚而求之非所願也言怒曰人投汝懷乃敢却耶若負道學名視我為何如人遂大恨畿補南武選會三殿災　詔求直言六科合疏薦學有淵源宜列清班倫頌間言棄吾詆為偽學而罷吏科都給事戚賢

予識後再跪已休鈐引報予告矣諭乎爾考察言使謂考功曰王識偽學有明旨即黜一人不可遺考功雖附勢循畏公議未敢決而知識者交以書責考功生以為不復知人間廉恥事考功愁遂決去以快意而同學自結於言故識名雖為仕竟不達然終不以是動心而學學以講學為務所至接引無倦已自兩都吳楚閩粵皆有講舍江浙尤甚會常數百人年八十餘猶不廢出游有止之者輒對曰不肯直是好賢但念時常處家以習心對習事因循隱約有俗制其

命而不自覺若從離家出遊精神意思便覺不同與士夫交承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應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幹辦此一事閒思妄念與世情俗態無從而入於懷究極自己性命自然不得不與同志相切劘居同志中因此有所興起欲與共了性命則是眾中自能取益非爾有法可以授之也又曰不肖百念已灰而耿耿于心不容自已者有二師門宗說幸有所聞常年出遊思得一二法器相與證明衍此一脈天壤悠悠誰當負荷六經四書之文厄於後儒之臆測

附會道晦學荒蓋千百年於茲矣先師首倡良知之旨千聖學脈賴以復續不肖晨夕參侍謬承受記時舉六經疑義面相指授欣然有契稽諸遺編所可徵者十纔一二衰年目力有限若復秘而不傳後將復晦為師門之罪人也思得偕同志數輩相與辨析表闡舉所聞編摩纂輯勒為成典藏之名山以俟後聖於無窮豈惟道脈之微亦將以圖報師門於萬一也

萬曆癸未卒年八十有六

錢德洪

錢德洪名寬後以字行更字洪甫餘姚人學者稱爲緒山先生三歲失怙而性開敏博學能文事王守仁倡道于越德洪與王畿首師事之推尊於明爲獨至守仁家居七年德洪自歸省外無日不侍左右守仁父卒使門弟子紀喪因才任使億君人金克學者爲人謹厚守仁使司廚克厚語德洪曰吾學得司廚而大進嘉靖五年德洪與畿厚同舉進士引疾歸卒業於守仁士及守仁之門者守仁使德洪先引導之俟志定有八乃與請見八年當殿試方北上聞守仁喪遂報試與畿迎喪廣信制服從之攝几負楯會當湖海之交像祀守仁收錄遺言與答問語刊傳習錄既殿試乙教授蘇學以便養遷國子監丞主旨歷堂散諸生以悔吉吝凶之道遷刑部主事轉員外郎坐械繫郭勛忤旨下詔獄與楊爵周怡講學獄中勛死乃釋隆慶初荐復原職以老辭德洪自少至老守其師說既早廢周遊四方號名同志所至學者迎事而受業焉

何廷仁

何廷仁字性之號善山雩都人也王守仁鎮虔聚徒論學廷仁聞鄉人黃弘綱所聞於守仁者慨然曰吾恨不及白沙之門先生今之白沙也又何失耶其友成以不利舉業尼之弗聽會守仁征桶岡乘粮道從謁見于南康亡何丁繼母憂歸斷然以禮自度不拘流俗守仁聞之曰是能講以身者久之授以萬物一体之論與致良知之說於夜思之達旦不寐忽有省常嘗曰吾人須從起端發念處察識於此有得思過半矣又曰知過即是良知改過即是本体其語學者每曰學務無情斷滅天性學術有情緣情起蔽不識本心二者皆病又曰執有無而論莫若俱忘只聽良知是非善惡莫能自欺有情自無不知知至至之更無可知此皆吾心察識而驗其必然不以人言少搖奪也惟其悟之甚根執之甚堅故言之甚詳而不憚重複蓋謂舍此無以爲致良知之實持此處人自庶幾於一体之義而於言句稍涉精深微密輒搖手戒曰先生之言無是無是凡海內談學之士人人吾之

廷仁亦人人視為知己至論學抓未嘗輕許詆何也廷仁勇於克己而急於問學從守仁積十餘載一不與舉業為念每試據理直書傾往〻出人右壬午舉鄉試上春官久不第辛丑授新會知縣喜曰吾雖不及白沙之門今幸聞其學又仕其鄉吾敢以俗吏臨其子弟耶始至釋菜于祠而後視事乙巳遷南京工部主事滿考授牒吏部乞致仕歸以壽終為人魁形長髯廣目而豐準與人語心依所學無少長敏鈍咸懇款援証譬喻指畫如有味乎其中而不能吐者必伺聽者意解乃已否則雖假宿傳食連日夕不倦其煦濡而且婉孌若此故士林評守仁門人有曰江有何黄浙有錢王蓋指廷仁弘綱與佰興錢寬王畿也

鄒守益

鄒守益字謙之吉安安福人學者稱為東廓先生父賢舉進士歷官福建僉憲守益有俊才年十七舉于鄉正德六年會試東越王守仁為同考賞識之拔為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〻三人授翰林編修踰年告歸壹意問學嘗讀中庸嘆曰程朱補大學格致傳而中庸乃首言慎獨不及格致何耶積疑莫釋會守仁開府虔臺乃往質之論辨反覆愓然悟曰道在是矣遂執弟子礼逕浹歲而歸嘉靖改元錄舊臣守益始出復謁守仁於越請益月餘既別守仁悵望不已門人問曰何念謙之之深也守仁曰曾子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云云若謙之良近之矣大礼議起上疏抗論忤旨下詔獄謫判廣德州復入越久之乃蒞任作諭俗文以訓民生平未愜史事而蒞官臨民務以誠心相感發奸擿伏人稱神明顧嘗自誦曰如保赤子愧未之能也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艮暨諸賢講學興礼風動鄰郡徽寧池太間志學之風一時迪江左宗益教之也亡何陞南主客郎中日偕嶺南湛

識大錄

若水涇陽呂柟聚講會守仁率諸吉趙會稽皆臨存
撫其孤聚同門講學於天真書院久之起補南考功
郎中踰年召為司經局洗馬時與華亭徐階同郡羅
洪先毘陵唐順之相資切士類興起甚衆居頃之陞
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盖當事者忌而逐之
也尋改南監祭酒乃遵成憲申章程以嚴立教俾出
々相友諸悪相勸歌詩習礼六館士相慶得師九廟
灾有詔大臣自陳諸大臣皆惶恐引罪守益獨上疏
惓々於上下交修之義至引殷中宗高宗反妖為祥
詒甚懇切逆旨落職閒住守益自以身退草野學不大
行於世惟有講明道術覺人垂後為吾儒分内事於
是一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四方學者雲集歸依守益
溫粹寬博士無賢不肖悉容納拜受隨材而牖迪之
學者望其容色鄙心自消卽孤介者自愧其隘執己
者自覺其偏博綜者自悔其支而負材犯分禮長一
得之士咸爽然自失如涉滄溟而自知川澮之小也
盖其學以萬物一体為大以子臣弟友性々相須為
實地以戒懼恐惧健行不息為真功以寂感体用通

識大錄

一無二為正學以抗々論々介德天地為極於不立
異同不從俗與百家群議卒不能出其範圍之功而
精明純一能使海宇之士聞風而儒服來學之盛
於東南者賴守益并諸賢之力也嘉靖四十一年九
月卒年七十二寢疾中召諸子孫以篤倫戒下走人
為訓正衣冠端默而逝隆慶初贈礼部右侍郎謚文
莊子善太僕卿孫德涵按察僉事德溥太子洗馬皆
知學能世其家

聶豹

聶豹字文蔚別號雙江永豐人舉正德丁丑進士知華亭立法行政自其自始發諸奸欺猾吏使盜金萬六千以補民間積逋上下旅快濬築水利清理餘田以補民間坍荒在邑三年積穀至六十萬石復業民至三千餘戶豹才既高縣事蝟集應手立判情法允當豪右屏息尤以興學育材為急時少師徐階在諸生中方物色豹試其文即以台輔期之諸生執經受業入閩治者後多為名士 召入為御史才數月三

上疏指斥大閹違制及部卿不職皆人所難言者已巡按福建復奏嚴鎮守太監趙誠及中官之司市舶者追論延平守贓濫黜之建養正書院刻傳習錄二業合一論以示學者人稱為真御史而權貴以時擬之出為平陽知府改蘇州治尚嚴厲曰吳人習縱球久不先約之以法教未易行也其後法戢而人畏卒數踰年以憂去服除以仆起南北臺諫交章薦之辛丑冬以虜頻歲寇山西召知平陽豹曰國方有急召不可以不赴既至歎曰是其民疏於財虜所必攻也

為書諭富民及擇設儆得金二萬餘修郭家溝冷泉要石諸關儲募兵六千人選教練而使守之壬寅虜果犯郭家溝守者推其前驅虜知有備遁去御史以聞 世宗喜傾問侍臣曰豹何狀乃能爾即擢陝西按察司副使會當計吏者或蔽其名拾遺疏中詔巡按御史查勘前後五年經三御史咸謂無狀而御人有詩之於執政者執政恚遂下詔獄豹泛容出見使者易囚服慨慷就道室中悲號不勝若弗聞者門人之送之無不流涕豹神色不動第抗手而別未幾

執政亦下獄曰吾㫁見雙江而豹與相對無愧色也執政大悔服明年事白落職歸永豐諸老也以色事論戍而執政亦尋伏法頃戍虜犯京師 上切責兵部及邊臣不任事而慨然有良將之思時徐階為禮部尚書知豹良深因薦之 上亟召拜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尋遷兵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較與仇鸞議不合已而鸞請調宣大兵入衛意在市二鎮以納虜豹疏陳四患謂宜固守宣大宣大安則京師安鸞益恚搆問其所為將中以罪數月無所得乃已上

識大錄

子遂兵部尚書首奏修邊墻建關隘選上賜書
又陳外患之更六以經要害入奏城南關通經修楊博
紀略薊州邊務龍易州通州昌平三部御史又劣紀
紫荊關酌撤邊兵東其備緊之衝首七百餘級加太
子少保中軍加太子少傅倭寇蘇松奏設總兵官於
金山設把總于南匯吳淞江劉家河鎮江及淮之處
城郭盡地以為戰守吳人賴之明年趙文華請祀師
朱隆禧請差田賦開市舶大學士嚴嵩主其議擧之
於 上豹執奏不可削僉章練群小衆間日毀之豹
遂以老疾致仕歸建賜老堂聚門人弟子講學曰合
不得行諸天下庶幾行諸一鄉豹少受業王守仁之
門而與祭酒鄒守益宗伯歐陽德修撰羅洪先相發
明其師說切磋論辨不苟為同所著有大學稿說陵
建稿困辨錄山居答述致知議略良知辨質疑存稿
癸丑十一月卒年七十七豹為人操履峻潔而未
嘗拔異之今人欽服雖位列大卿而神思靜逸有飄
然嚴居高擧物外之氣歿之日家無餘金隆慶改元
追贈少保謚貞襄

識大錄 歐陽德

歐陽德

歐陽德字崇一號南野江西泰和人少負奇質篤志
嗜學會王守仁倡道於虔其說以為人心具萬理
各具性不敝於欲使常廓然以公湛然以靜明順應
感通之妙自出乎其中而世儒往往索諸日用其力
愈艱其於用愈窒非大學致知之本指於是舉孟子
所謂良知者合之大學曰致良知蓋明明德之別名
耶而小溺於舊聞講以為詭德獨曰此正學也並往
受業精思力踐與諸同志友日夕相切劘者七年會
世宗踐祚求賢殊急守仁從赴公車遂登嘉靖癸未
進士除六安知州隨事致知推以宜民境內大治文
教聿興令閣改咨陞刑部員外郎尋以文行改翰林
編脩奉詔議郊禮悉指陳禮家說之同異終之曰禮
文爭錯未可盡據而土木一興時費不貲惟益修勤
民之政上當於天心則異郊可也同郊亦可也於正
可也於屋亦可也時服其遠識踰年遷南京國子司
業銳意造士作講學亭進四方未學者與諸生講講
論其間或以疑質爲諸之後訓詁以事物合於人情

叅諸世變詰之使自識其迷謬徐而諭之使得其心
之所安德固善論說而誠意懇篤氣象平易士以是
日親亡戰轉南京尚寶卿遷鴻臚寺卿丁父憂歸服
闋留終母養不起益與同郡孫劉鄒守益羅洪先輩
以講學為事而四方學士未受業者幾半天下矣久
之以薦起復未至遷南京太常卿尋以原秩白掌國
子監事至則遷禮部左侍郎轉吏部侍郎兼翰林院
學士掌詹事府事教習庶吉士德受命歎曰此朝廷
所厚養以需大用者不宜徒以文為也教之如國子

而繼之以時政之所急關者莫不興起云子春坊禮
部尚書首請建儲不報會詔二王同出府成婚德上
言皆我　太祖以父婚于諸王皆慶禁中至　孝宗
以兄婚弟諸王乃皆出府令事興　太祖時同宜如
初制行之又引熙詞有承宗承家之說請賜裁定
上知其意命分別舉行既而降諭寢之然婚亦竟不
同日裕王母康妃景德其長儀援　憲宗紀淑妃例
為請諮視鄭賢妃淑妃者　孝宗之母賢妃皆　上
之諸妃附葬孝潔皇后墓側者也德乃損益二儀行

之而特建墳園以奠奈府為其中尉女請封德曰祖
訓郡王孫六世以下世授奉國中尉女則封號止於
曾玄益子女厚薄之差如此今將軍中尉分封日繁
常賦不能給勢不得復於祖制所以隆其恩禮疏請
斷自五世以下授宗女宗婿之號給冠服婚資而聽
其自便榮陽王以罪賜死例不得襲又郡王絕嗣者
與親王異成則襲否則使將軍中尉一人以其官奉
祀而榮陽王援他郡王例乞襲封德曰事當慎始此
一府封諸府之乞封者且踵至民不堪矣其言不當

封狀請下諸藩禁毋妄有所乞宗室以罪降為庶人
者例計口給食雖名之庶人其所入乃更於中尉故
恆輕犯法而禮婚花生雖禁之不止德曰此科恣厚
耳為裁定其數率比中尉減三之一皆從之弋陽述
安樂安諸王爭揖寧府事嫉其宗人桐攻訐以幸己
得德曰寧藩已絕豈復有府事須擇聯請令各治其
府而故郡王之以罪廢除者其宗人各以世系分當
之爭端遂息是年冬台直無逸與泰大政每遇事
眾相頃未敢發或計利害震動失色德莫不立應而

意氣閑暇如無事時式閑德爽以能此德曰吾惟求
諸心心知其為是即毅然行之雖有害弗顧知其非
雖利不敢為此吾所受於吾師而自致其良知者也
當是時 穆宗龍潛外邸兩府並慮事勢危疑人情
恟恟德周旋其間讜言正論諸所題奏意恒在明少
長之序杜嫌疑之端雖忤 上意弗恤弗撓士大夫
咸嘆以為難 上亦察其持正卒優容之甲寅三月
卒於官年五十九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德宇度宏粹
亦業為海內所宗歷仕三十餘年隨在講學不輟肅
成善類有裨世教者多矣及作秩宗海內想望其風
采未獲大用而遽卒士論惜之居家孝友敦樸節衣
食以周其族置社倉於鄉集子弟教以禮義又為立
保伍法使相救助其後山寇鄉人果得免於流徙劫
掠之患故德之講學士翕然從之者以其吟諧身施
諸事能無愧于其言也隆慶庚午 上從江西撫臣
劉光濟之請勅有司建祠于其鄉以春秋次丁致祀
逸史劉振曰我 國家崇德報功厥有懿典開國靖
難有大勳勞者並廟祀兩京其善蓋一鄉而勳業未

著於天下者則祠祀於其鄉此定制也至於功業未
登於廟祀而行業逈邁於一鄉為人心所共仰者則
又請於朝而勅建祠祀二百年來惟文成劉公文貞
楊公暨文莊三人而已夫文成以謀謨佐命於開國
文貞以經濟贊治於守文而文莊以讜言正論衛
主範於潛邸危疑之日蓋事異而功則同也至於講
明正學闡牖人心則又二公所未逮專祠以祀誰曰
不宜耶

董澐

董澐字漫宗別號蘿石浙澉浦人少好攻詩過時序風物古跡奇蹤幽岑遠趁及夫人情世態觸於詩窩之時名能詩者吳下沈周閩西孫一元關中鄭善夫皆與之游往來賡倡過從最搗親知蕩舟江湖拖屐雲山凌危履險吟嘯忘歸放浪於形骸之外自得也凡所欲之至衝風雪穿虎豹亦奮往靡顧吳越好事家往往懸榻俟之因紀為五館記已遊會稽聞王守仁講學山中以杖荷其瓢笠詩卷訪之入門長揖踞上坐守仁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為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澐退謂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為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欲之場而常不屑其所為以為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為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

識大錄

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以既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守仁守仁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為禮乎澐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守仁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為文辭稍記習訓詁則已傲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聞有從師問學者則鬨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非天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澐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守仁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爐峰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日有所聞益充然

自得欣〻樂而忘歸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為杜省戲笑而非之戒為詩而拈之逗且曰翁老矣何自苦若是耶濤笑曰吾幸逃於苦海方知悶若之自苦也願以吾為吾耶吾方揚馨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而已自號曰從吾道人守仁為之記一日讀內典遂究心釋老忽若有悟者曰今日吝得歸矣歷緣夢幻耳於是挨廬山故事與海門僧法聚集諸緇侶結社丈室曰倚宗理又號白塔山人澈浦發

寺有鍾臥地倡傳其靈異乃募貲樹樓以登之甫訖工而疾不起比僑續視日早晚曰期至矣吾其歸與口占一詩曰我非污世中者偶來七十七春秋自知此去無污染一道天泉月自流遂瞑人皆異之其子穀仕至溧陽守亦精於名理有四存稿行世

王艮　子璧

王艮字汝止別號心齋泰州安豐場人生而有殊任其手左一右二陰頷脩腫安豐俗負鹽無宿學皆艮逯粗識論語等經章句即邈焉希古聖賢肄口說解如或啟之塾師無敢難者異日天甚寒見親以急務盥冷水痛哭曰艮為人子令親天寒盥冷水而不知也尚得為人乎自是遂出代親役入掃舍捧席晨者夜問如古礼唯謹久益行純心悲悟性無礙以經徵悟以悟釋經行即悟處悟即行處如此有年忽覺心

豈洞明天地萬物一体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題其座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即其悟入之始人亦未之識也正德戊寅越中王守仁巡撫江西址論良知自性本体内足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艮方奉親鵠居皆未及聞也有黃塾師者江西人也聞艮說論語說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也艮大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艮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艮與王公也即日造江西服古冠服執木簡賦二詩為贄以資

識大錄

礼見守仁異之下階迎入艮衣揖上坐論學君教日有省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諸心者也反服執弟子禮已守仁居越時時造越中請質已太息曰是其之罪也大何夙之未遠也辭還家駕小蒲車二僕自隨壯行所至以師說化導駿而聳聽者無慮千百人罔不開義感動未至都下先一夕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為人立晨起往候而艮實應之艮風格高古議論卓犖同志相顧愕眙共匿其車轍止之留一月竟皆衆心

識大錄

而返然艮意終遠矣越五年守仁卒于師艮迎哭于桐廬經紀其家而還開門授徒遠近皆至艮骨剛氣和性靈澄徹音咳明朗使人意消即學者意識疎漏不敢正以視也其引接無間隸僕皆令有省雖顯貴至悍戾不悅學者聞之皆對衆悔謝不及往往見人眉睫即知其心別及他事以破本疑機應響疾精蘊畢露扃披聖途使人速進蓋其學以悟性為宗以格物為要以孝弟為實以虛為宅以古今為旦暮以明學啟後為重任以九二見龍為正位以孔氏為家法

識大錄

可謂契聖歸真生知之亞者也其言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語持功太嚴者曰君子不以養心者害心有問放心難收者呼之輒應而起曰汝心見在更何求乎曰即事是心更無心矣即心是事更無事矣郡守召辭以疾謂門人曰致師而學學不誠矣往教教不立矣不往是不仁也必往是不智也此道也雖不喜著述或酬應之作皆令門人兒子把筆口占授之能導其意所欲言而止晚作格物要旨求仁方諸篇

識大錄

是君子以為百世可不易也故配越中為二王云或問先生奚以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是吾之仕也或謂先生為隱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艮何敢隱也丙被海濱之荒活千萬人御史洪垣攜金居其徒御史悌抗疏薦之不報子五人衣辭從衛龍成有成立襞最知名

襞字宗順學者稱東厓先生生九齡隨父之守仁所士大夫會者千人守仁命童子歌多囁嚅不能應襞獨意氣恬如歌聲若金石守仁召視之知為良子也

說曰吾固知越中無此兒也楓亭而校之學是特王畿錢德洪皆在座守仁命德洪等之諭十年歸娶已後之越留八載師友相閒沈氣味神涵耳新目明汲流遡源沛如也久之守仁卒良始慢徒淮南璧相之罪思悠然講論鏘然不啻守仁之存也良以璧望日隆四方聘以主教者皆至歸則隨村落小大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為舞雩詠歸之風復出至是風教彬彬盈宇內矣黃安耿定向嘗晤辭迎謂曰衆多君解了於道有得君自謂若何辭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稍謂我有之將援取焉而又曰我缺得之則已離矣定向大賞其言定為石定至金陵與多士講習連榻累句博聞精討靡不愜其欲以去居恒不煩繩削而動應矩矱非其義千金至前弗一盼也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置祭田月朔率子弟肅衣冠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為竟日乃罷盂心齋以脩身格物為鵠而辭嚴取予敦孝弟睦宗族關於行誼皆毛髮必擇究然先人之法度中丞凌海樓疏薦於朝部擬召用璧竟堅臥自如臨終屏婦女毋使近諭

門人子弟規賢講學語不及私卒七十有七

林春

林春字子仁號東城泰州人少篤志嗜學以貧窘甚輟發業畫徊織屨以佐朝夕夜則燃火讀書嘗日中不能炊貰米於鄰弗得竟自若其堅苦如是已而從學於如州王君與其鄉先生王艮始聞致良知之旨輒噴噴自喜遂欲以躬踐之乃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臧否醇樸以自攷繩久之悟曰此治病於標者也於是駸駸有意乎反本矣戊子領鄉薦壬辰舉會試第一登進士第除戶部主事以才俊調文選司吏部故除厓岸鎖門謝客雖親故人不往拜示自尊重雖諸寮中率自踽踽相倚抵春色溫氣柔不以行能先人雖其名位絕不相埒若悛悛下之惟謹門無留賓日旰出部則徧走刺各諸賓客或罷致諸賓客講學意懇懇如也諸賓客人人自以林君親己其先學者則相與挾衾被櫛具往宿覲寺中講學竟夕以為常後為郎中官重益多事矣然猶如此以此諸寮中雖其志行與春色不入皆亦謂春長者不復猜也而吾類因之以聯者為多春本以長學消苦繩墨自

識大錄

立其於學也亦因其質之所近是時縉紳之士以講學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辯給能文詞師說者則多推山陰王畿其志行幅貰則多推春與吉水羅洪先洪先於朋友中最沉毅矣然春猶面折之以其露才也為郎一歲以母有疾謝病歸養母病少間則出寓故所讀書處與其友人及鄉之後生講學以其間走安豐就其師王艮叩所疑義每往必喜辛以為聞所未聞久之赴官補稽勳郎中調文選司春在銓曹持廉秉公留意人才既長選事益思進賢黜貪慎擇監司守令嘗曰選曹之職欲上通於君與相冢宰之心下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心未必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與天下人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選曹居其間欲兩合焉難哉雖然求無負乎吾心足矣故釐正品類恒惧失當精心甄別不憚煩懣竟以積勞致瘁病一夕而卒年四十有四出棄止銀四金不能制棺衾友為之斂以歸歸而不能治喪有司賻之錢以葬生平來修之問異之者笆宜行必恒人情之所安故不為苑崖斬絕之行言必衡乎力故

不為要眇浮濶之言於世俗華靡儇巧悉擯未嘗一有焉賦自束髮至蓋棺未嘗一日廢學故士林語質行者必歸之焉

劉文敏

劉文敏字宜充安福人所居東有西山北立並峙學者遂稱之曰兩峯先生云文敏自幼從重端確不妄言笑既長不治家人生事矜莊堅勵篤志問學思所以自立於天地者嘗至夜分不能即枕一夕語與其族弟師泉曰學苟小成猶不學也盍亟者之已而讀陽明傳習錄所論格物致知之旨與宋儒異展轉研思恍若有悟遂決信不疑躬踐默証久之惟覺動靜未能融貫乃歎曰非親承師授不可則質冊趨越

中見王守仁執侍門牆往復三歷凡嘗時而與師泉砥切于家共學一以致知為宗而練精求志操存充治一瞬一息不少懈連語然作止事無鉅細必端準繩從以末學馳騖空談遺忽實行為痛戒每與學者言知體虛明皎如赤日但依此知自照自察以祛習氣滌凡情纖瑕勿留意念感應生生化化務循天則雲銷日朗始盡鑑明天全而性復矣其教人大指如此不涉多岐詞簡而義切貌肅而衷懇及門之士敬畏誠服同郡鄒守益聶豹羅洪先與時時聚處共証

所學躬獨揭未發之中與海內同志往復辨詰而於文敏最所欽伏聞擧主敬相質文敏曰發與未發非判然二也能致其知則寂在其中矣嘗七宿松原與洪先極論盡波底裏洪先初覺未一己乃傾信壬申五月當誕辰諸子姓上壽畢文敏退居一室構微疾一日忽語其孫弘傑曰吾了當而歸矣明日遂逝時年八十三文敏早遊邑庠已擅文章之譽一聞正學即棄去不復應試布袍疏食從游林壑遯世不悔而實修孫著撫院學臺郡侯邑長徐小非重知其不可指致則降牒遺緘問老褒賢以寓其傾企之誠卒之踰月有司請祀于鄉賢祠

范璀

范璀字廷潤別號栗齋會稽人少讀書不務記誦能尋究大旨弱冠棄擧子業卓然以古聖賢自期數從子弟問學既又師王守仁所造易深然性獨介議論時相左既而博考群經仰讀俯思乃恍然有悟以為孔孟的傳惟周程得之朱陸而下皆弗及也家貧無旦夕儲嘯咏自若人莫能測嘗謂友人張元忭曰天下有至寶得而玩之可以忘貧作古詩二十章歷叙道統及太極之說幼而孤事母盡孝授業於外給其饔每御一時品則慨然曰吾母安得嘗此輒投筯不食既殁執喪如古制至病瘠骨立醫者勸之茹葷泣曰亦生命耳何可一日忘吾母母嘗素終身不忍食芋二兄皆早喪極力撫之撫其姪如己子積勢資為婚娶姪又早喪其婦將改適所得聘金悉以授之族人竊議其迂唉曰吾恨貧不能止其他適也而又可利其入乎晩歲名益著士大夫咸敬信之然或以粟帛周璀却弗受也先後守令屢表其閭辟為鄉賓為社長輒以疾辭老病且卒呼其子語曰我卒不諱寧

識大錄 范璀

薄飲毋妄受人辱以汙我與其節而有餘寧止而不
足爾不能效黔婁氏之妻予毋獲愆一二助飲者恚
反之其平生廉潔類如此元作書居致家塾數年雖
盛暑冠服嚴然道古今役分不惓與人燕燕無倨容
而步趨不越尺寸里中人無老幼皆以范聖人呼之
其學學問學老而不衰每誦衛武公之言語人曰毋
以耄而棄我庚午秋病臥數日忽起沐櫛衣冠坐三
拱手而逝年八十有二

識大錄

楊名

楊名字實卿別號方川四川遂寧人生而早慧方山
余瑺以理學文望役引後進試其文詫為奇童謂守
渠為較士得名卷曰此鳳雛也薦于督學王廷相立
之坐隅難以經史應答如響廷相器之遂補弟子員
嘉靖戊子舉鄉試第一明年會試以春秋魁禮闈廷
試對知人安民策日未及援筆萬言 上覽之批云
能守聖學以為本此乃知要之說置一甲第三人
主上加意掄才親賜品題前此未有也授翰林院編

識大錄 楊名

修河南進白鶴文臣各獻頌獨名詩反不忘規 上
優答之名初信王守仁之性主靜之言至是與同年
羅洪先程文德洵守仁弟子歐陽德魏良弼薛侃結
社講學惟與同心一日夢以字紙為楮繪明日詣歐
陽德曰吾夢異哉其終以文字汨溺與德曰是在吾
子由是翻然務力行不欲專文藝懸守仁像于壁羹
牆如見壬辰秋星變詔求直言名曰吾人講學正欲
為今日用豈徒口說耶上疏曰臣聞天無心也人天
地之心也人君之心民心之所統會也天無心因人

識大錄

心之間背以為順逆人心向背係於君心之公私今日星變之故豈不浚可推求極言公私喜怒之偏明人行政之失言過切直 上不懌姑以納忠答之令明言用人行政之實人謂須婉詞請罪疾回 天怒名曰進言臣之心也今 聖明既許以言苟變初意不惟欺君且自欺其心也遂上疏直言土木禱祀之繁痛斥其人即元節太常陳道瀛之詭繆家宰江鋐武定侯郭勛之欺罔疏入下獄鋐抗辯指為故相楊廷和門族務置大辟學士廖道南忌帝書官在其右

令婦坐其家傳言指席學士主使且為創疏稿飛語傍ゝ理官益嚴究意在書也名對曰納忠者平生所為尚須人主使耶屢加懸刑堅不可破理官無從究詔奏上愈怒以同官程文德昕夕交游侍郎黃宗明有疏論救並逮詔獄出三臣對簿以次辨析詞旨懇但理官及左右無不感泣會 帝怒少解上其獄請二臣官名戍瞿塘是獄初起朝士咸謂柄臣熾焰如楚方洲少年書生何力能文必主很復誣指釀成大獄人人危懼名屹立如山百端拷掠不得理官取獄

識大錄

詞名悲成數百言不汙不狗由盡情理同事程文德謂婉約忠鯁優于疏草可謂感鵠異林矣癸巳既成所建選臣為闢靜暇書院多士雲從倡明正學是秋即奉詔致仕名自登第至被謫未及三年不得封恩二親無以歡遇節序稱觴集客務極所欲又恭迎養堂開內宴以招延諸親携諸孫勸酌以為常其弟台故善事親名友愛特甚台舉鄉魁名深喜曰台吾親愛子今可侍吾以悅親矣三妹適士人漢供二親將有饋遺即市舍旁地為屋上區別割產均給之俾得

時奉朝夕後盡讓己田宅嘗戾皆於台曰汝予多於我非此不能立也而三族待以舉火婚嫁者又甚眾養其妾劉之家如其妹其他舉義周急婦女嫡而全孤婺無間貴賤費出不貲性介致而就有客人忤己者即詬詈及門一無所省蓋其才豁略脫洒不羈行動無拘滯而又善於用情故能周密若此歲中節達屢矣然未嘗一書與人關與有俊結社賦詩文讌觀若不知有人世至論天下事往往剖蔽直易靡所顧忌其力誠若是以勝之所為詩文稱其為人下筆

如注有千里奔騰之勢絕不能阻遏崖岸足元語皆目謂得之冥思而出以樂易二規先從淺論毀戒始殯葬舉過宰廬墓三年有鵲巢兆大相制之異兆喪而病作卒年五十有五所著有備及編規摸野言更辛集及詩文四十卷行于世

陳讓

陳讓字原禮閩人也少穎異不群為文奇崛遒勁而邃於盡性之學統承於虛齋蔡氏而宗其學多所自得嘉靖辛卯舉鄉薦第一尋登進士授紹興推官德獄稱平暇則進諸生校藝講學士彬彬興起於時除姚王守仁方講致良知之學其說與朱子頗殊俗儒泥於舊聞相率排之讓天資高邁獨悟其旨為學者解之云陽明先生惧人謂格物只是窮理只是窮理窮理只是讀書故以格物為主於行惧人以致知為致聞見之知故加一良字於知之上非良知不足以言知非格物不足以言致良知又云陽明之學入須處在格物要妙處在慎獨獨者獨知也獨只是良知慎獨即是致良知此學初無足異不知世人緣何而異之又謂宋儒之學淆於之中不無一失陽明發明其所未至特以為宋儒之忠臣益友而非欲拾彼之短以形己之長也今講陽明之學者批擬拾宋儒之短以為口實詰養德之學則為薄德語講學之事則無益於學而徒使陽明得罪於先儒可為深戒識者

建之儆拜監察御史遇事敢言無所諱避　世宗既
嗣大統迎　興獻太后入宮　昭聖太后仍以藩妃
礼遇之兩宮以是有郤巨侯劉東山者睥睨兩宮間
將以奇論取富貴乃令其黨將誣張鶴齡兄弟有逆
謀左道咒詛詞連宮禁逮繫無辜數十百人卿城騷
動諸司不敢出一語讓方視事東城遂捕東山下獄
究其罪東山度不可脫益令其黨告變且誣讓為張
氏羽翼併下讓獄讓從獄中上疏謂　陛下有帝充
九族既睦之德而東山乃敢對　陛一倡言漢武巫
蠱之禍　陛下有帝舜克諧底豫之孝而東山乃敢
對　陛下公言慕秦還母之事宜亟正典刑以安宗
社　上覽疏意稍解會西曹鞫東山所奏悉無驗併
其黨坐欺謾伏誅讓得還戢京師畧如常是時微讓
仁壽宮危人心搖矣已而　興獻太后登遐廷議遷
興獻帝合葬天壽讓以藩王不宜入祔　皇陵乃借
堪輿家為言　顯陵氣脉不可洩又重於勞民請以
衮帔定葬便　上初覽奏怒甚杖疏於地少頃復取
視曰此言亦是於是遂定不遷之議而執政從旁擠

識大錄

之竟奪其官讓在臺中二年疏屢上皆侃侃大計稍
此二事尤人所不敢言者時咸謂讓有社稷之功焉
既退休里中日夕靜坐讀書孜孜學問口不談當世
事惟地方利病所關輒不惜齒頰頻頻為上官陳說
為人剛方廉介見者悚慄然與之久處談論慷慨真
意溢出人益信慕之　上自承天還猶問讓姓名臺
伏若至閣輒以讓薦於朝而執政終忌之置不用家
居十五年而卒隆慶改元錄先朝諫者贈讓光祿少
卿所著有見吉文集二十卷卯武府志若干卷行于
世

胡行恭 子大參附

胡行恭字民敬泰和人初孤穎敏強記家貧爲童子師取資供母晨起櫛沐伺寢門開所宜若以爲常母既沒家無餘資或竟日絶炊手一卷坐中庭曠然若不爲意性好讀書貧不能購則時時從人乞假手録至數十部殫思天人之際究極物理之原每有意會輙箋疏其義教善里中刑部郎周尚化尚化砥節剛嚴乃獨推重行恭一日貽書議及詔旨裁抑生員可否行恭報書至再極陳其不可狀且曰裁抑之説起於育矜之子請謁公事假私援以倫員州固流弊之甚僕則以爲國士之貴泰士之戕皆有由未非可以一一罪士也夫欲集爲射示人操矢欲集爲御示人執轡今盡以科舉而督責行是猶誨射而示曾誨御而示矢也豈可值乎故科舉之外必行孝舉則萬行之風倡必坐舉主則憑私之路塞就有儉抑之人懷無狀之心者不得剗其間矣乃欲爲定額以抑之不亦後乎周得書歎服且曰使薦舉法行則首請公求合行恭其雅耶行恭雖伏蓬藁不忘當時其論子以

貴行爲學而執務名富貴利達一不置諸口子天賦能遵其教書從雩都何泰黄弘綱聞陽明之學初疑信半久之中夜体認瞿然有悟曰是有本之學也乃著自信編文以理非集外將者理論以正後儒之誤云

尤時熙

尤時熙字季美河南衛人少警敏不群弱冠舉於鄉時王守仁傳習錄始出士林沉於舊聞競駭而排之時熙計偕入京師一見輒有省晝夜讀之不休歎曰道不在是耶儒者從志於詞章抑末矣已而以疾稍從事養生家則又歎曰文成公致良知之旨所謂養生主者非歟何以他為自是深信而潛體之數然以聖學為己任嘉壬辰遴選授元氏學諭再諭章丘其教而邑士一以文成宗旨要曲開導之而邑士始知有聖人之學庚子遷國子學正祭酒徐階雅重時熙每令他館師生咸取法焉辛丑年四十因念古人道明德立語忽洩下居常以不及師事守仁為恨且曰學無師終不能有成於是以弟子禮謁守仁門人晴川劉君而師事之會劉君以言事下詔獄則時熙所從與時以從紆陛中質辯不少假甲辰遷戶部主事甫滿三載以母老乞終養歸家居三十餘年日以修德明道為事足未嘗一涉公庭所居環堵諷詠自若郡守或以官地遺之謝卻受不安與人交然於後進有

識大錄

向學而未若輒喜動眉宇與之言終日不倦其所開發隨人深淺而要歸於提撕其本心令聞者各有所省其大旨率祖王守仁而得於體驗者為多齋中設守仁位晨起必焚香以拜未學者必令展謁其尊信若此迨其晚年病世之學者柔虛見而忽躬行甚且誤認不良之知而越繩墨以自恣慨然歎曰孔門教人必以孝弟為先忠信為本其慮深矣故其論議必依乎中庸切於日用而不為玄虛隱怪之談其善學文成而救其末流之弊又如此陝洛閩士聞其風格登其門者百數十人後學尊為西川先生卒七十有八門人十數輩在側相向哭皆失聲為之經紀其後事所著有擬學小記聖諭訓行于世

張棨

張棨字士儀別號木靜寧國旌縣人幼聰穎異常五歲口授諸書義即了了常聞鷄鳴忽呼其母曰小學云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今鷄鳴矣奚弗起母笑曰汝從讀書便曉其義耶應曰我願為此豈徒曉而已聞者知其不凡八歲就外傅能屬文冠十一遍治諸經有聲鄉邑久之學益弘博為文切理不拘時格比江關人從校士宛陵閱其文嘆曰何物英俊而究理若是首拔應試自是名譽日起究心時務慨然有役濟之志嘗語人曰吾輩誦法孔曾豈瑣瑣章句為哉尤精於易澤江歐陽中丞撫江南延為塾師與論易大奇之曰仕儀論易即山何復生無以過也越二歲參知歐陽德為南祭酒倡道金陵講明陽明之學因往從之服習其教累年不歸稱為高弟繼從東郭鄒守益緒山錢德洪龍溪王畿遊銳意研求謂聖人可學而至歸築室聚徒日夕會文講道其閒每論經傳發揮入微談世務亹亹若懸河指點入病痛爬中膏肓聞者多所興起或至泣下以故無論遠近志造其

於學為南都江浙吳楚之間所至公卿咸折節加禮貧者忘勢長者忘年有河汾之風棨守己嚴介色無私請從者亦莫敢干以私廣德張守聚徒百餘數請上敎末數旬多士翕然興起臨行以百金贈之棨辭曰吾得英才而教育之足矣堅卻一無所受或勸為子孫計笑曰終日營營為兒女謀吾實恥之事母至孝每夜必聚兒弟子姪環侍母側病則親供湯藥污必躬必躬除不遺諸婢務得母歡心母嘗語人曰吾兒在家即病可勿藥而愈也事二兄敬畏夾持弟棣尤母所鍾愛棨孳孳教而成造之母病篤夜跪籲天願以身代及卒哀痛踰常三年戚容不改棨永思山房守墓不離尤敦睦宗黨蓄張氏學祀思不給者隨其所有助之歲值荒歉百計賑貸族有子弟之才者多方誘引的是張氏內無訟外無侮文學之士彬彬出焉與朋友處每以名節道義相勗沒人莫不踴躍思奮風氣日振相與捐貲建水西精舍延致海內名儒講論無虛日由是水西之會名天下棨倡之也棨之學以孝弟為本以名節為重以收斂精神為切要

以對景唐楚爲賈功以萬物一冷爲志傾以從汰闕
来爲畢的性資英邁精神爽朗即意肅睫之開能轉
移人心真有囊括宇宙睥睨千古之意一時見者傾
心聞者景仰縱微有英鋭之氣而爲世状名教之心
識者恒諒之焉

張元忭

張元忭字子藎別號陽和浙江山陰人父天復太僕
寺卿元忭生而古貌魁然稍長好讀書其母憐之戒
無溺苦於學元忭乃張燈幕中俟母寢復誦不令母
知從甬時獄獄負意氣數天曰談國政得失人物臧
否天復故抑之不荅也會楊繼盛死元忭遥爲誄詞
隱旣注下露除天復乃更善大奇之嘗讀書至朱子
格致篇既已其處而沉思已聞王守仁良知之說遂
潜心理學嘉靖戊午舉於鄉數上公車不第下帷龍
山之陽喟然嘆曰聖賢學自有真曲士拘滯之見
不務即心證聖而假蹤與下風何陋也天復嘗副滇
臬擊武定畔酋有功忌者中以蜚語卒從吏訊之作
月披萬里赴逮於滇已復馳如京白狀當塗者比有
詔免天復官歸越後馳如越復及門血縷縷濺趾天
下聞而哀之庚午游太學明年舉南宫對策賜狀元
及第授翰林修撰元忭自以遭逢
聖明擇除取上
第廉廉期有以自樹日橐筆守官下苑雖全遺書典
而研究之詞林故請習史臣第飛谷以文墨相高稍

涉事輒引代危爲辭元忭獨與徒講求世務人才相
與籍記之戶外屨常滿每抵掌論天下事不爲苟異
兩端嘉靖元年請進講列女傳於　兩宮以修二南
之化不報奉　旨教習內書堂元忭因召曹呈近皇
位當善自愛勿蹈前轍非人子乃取中鑒錄自爲條
解又作訓忠諸吟令歌之　皇子生元忭奉書告楚
藩因上隹巖浮沉澗還取道武夷所至多題詠已過
家省母〻趣之復命元忭乃行圓不樂比出境忽心
動馳歸〻五日而母病［□□］逮人以爲孝感云丁安

識大錄

趙家用詔林久次趨爲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讀學
士充經筵講官既入侍金華退而嘆曰　明主方欲
致問學脈喻變講臣風勸而講臣不竭忠眾留以他
辰聽非夫也每謁〻然盟心待對冀有所裁手爲約
上御曆華恩元忭即疏曰父冤狀請以恩及己者移
之父〻詔予天復冠服至是復申前請忭　旨格不
行元忭仰天泣曰吾不可以下見吾父矣武定之役
吾父躬擐甲冑斬首虜千級以碑具在乃今章事
明主而不能爲父洗〻冤長負君親吾死爲後益元

忭當笑念而世登朝父建功不酬志以殁頗以自代
父報　國而卒且激　則思報父效終其身有援策
之恨竟以此鬱〻致疾〻革顧弟子呼　陛下省再
又曰朝廷亦多有人遂卒平生雅志聖賢之學〻宗
陽明然不空事口耳顓務以實踐爲基嘗曰知善知
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近世學者徒剽文成之
外郭耳又謂朱陸同源而末流乃岐之非是手摘考
亭所論著與文成意符者彙集之題曰朱子摘編以
袪世儒之惑持操端介絕不善媕婀事人然坦焉蹈

識大錄

中庸之庭亦不欲以奇行自見其進也出江陵門下
當其炎〻時眾若蟻附高者鶩焉元忭獨不隨不激
有以自守嘗語人曰某門人也早袁白簡之事當以
待他人乃若喪請留病請禱某即眾弗爲之矣里居
數年私刺不及公門然事關公義則侃〻無少避天
性孝友侍父母疾湯藥非口所嘗弗進比卒哀〻毀
瘠喪葬悉遵古禮盡革燕賓崇佛諸敝俗越人化之
居常飯脫粟衣浣補而賑施宗黨若弗及其文乘春
容不雅粹然一出於正初天復作山陰縣志未成元

作續成之已又創紹興府及會稽縣志義嚴袞鉞之稱一方信史他所著有雲門志畧山遊漫稿梲閒漫筆行於世又有不二齋稿志學錄讀尚書考讀詩考讀史鑑評皇明大政記藏於家

述史劉根曰越人為余言始元忭族人夢文昌降而元忭生其後龍山鳴而及第又其後龍山暴裂長史夢文昌墮而元忭歿始終始閱天地氣數夫天地寔陲其氣數以生乃竟早歿使功業不顯抑又何也豈非以其立言立德自有不朽者在耶詩不云乎鶴鳴九皋聲聞於天君子亦務闇修質行而已矣必苛節哉

耿定向

耿定向字在倫湖廣黄安人舉嘉靖丙辰進士擢監察御史時吴鵬東銓與嚴嵩比濟亂政定向抗疏論罷之嵩為奪氣出按閩兩諸所薦舉後多為名卿比還京行李蕭然或餽以石經慮疲役夫卒留之院上作留經記壬戌改督南畿學不以青紫業導諸生而誘進以古學留都故多好修特起士定向首得數輩以正學印之當其忘言默証洒然一笑不啻曾㸃領謂二程之吟其以歸也有馴行異等者拔之儕伍中徼有引礼聘入試里巷小民訓以 聖諭六條而謂童子處明當養以正至社學師不雜坏而教道之故自膠庠以逮里塾家誦戶絃彬彬乎於鄒魯矣始由所至十四郡隨亦興起乃搆崇正書院延南方來學之士而郡邑後進亦時過就學獎拔甚顆每按揭政府錄用之人無知者秩滿陞大理丞會劾大學士高拱偏狹之大臣度拱以此憾之謫為州判拱罷復起累遷苑馬寺少卿陞右僉都御史丁內艱去是時張居正以奪情起復與朝士搆而子定向漸異及服

閩葛用巡撫福建定向嵩孝諷其進諸諫臣不能用會復丁外艱去官正學收臺省交薦補都察院協理僉都御史晉左副都轉刑部侍郎陞右都御史中臺規赦三撫臣抑新進風聞彈事者朝論韙之陞戶部尚書總督倉場八疏乞骸予告歸家居七年辛丑七十三贈太子少保諡恭簡所著有庸言奏疏膚草應述碩輔寶鑑先進遺風教學商求小學新編閨訓禮纂牧要編譯異編儒宗傳大事擇學家觀生紀等書行於世學者稱天臺先生定向少偕友生講業即以興起絕學為己任自新建而後談學者滿海內頗戒參以意見放蕩於情欲皆影響良知與新建盭定向究其敝而折衷之嘗謂學先志以恪而入以修而証又謂學有三關四証語其在集中平生他〻不厭不倦在朝在野無一日不與朋友相切磋兄弟門人無一語不以學問相究竟由悲中以進之沫泗本澤於道德醇如也及既殁遠近同志皆為位以哭前都既祀之名宦復建祠武勝橋西南諸生以時瞻拜宇下久低回不能去云

王敬臣

王敬臣長洲人也幼讀詩至野有死麕嘗發憤曰孔子放鄭聲而是詩胡為存哉必漢儒誤拾其已刪者宋儒承陋而不能辨耳其父庭不然難也庭為國子博士敬臣年十四隨侍長安誦四書註恰孔子求仁之旨而嘆曰學在是矣心者動之主心無妄念則非禮之動妄從生夫天下之事未有不得於此心至其修習而心忘則至精所感盪而神理為之曲中如掄扁之斵規〻矩〻其猶精也也是居處必以禮自準雖燕褻必正襟危坐無惰容踰數年歸遂執贄從邑山魏校遊時學者大抵以文章奇傑相競而敬臣獨潛心默坐曰學不聖賢雖虞詞凌駕名子不貴也敬臣性醇粹幼失恃事繼母郁氏甚謹郁性卞急滅覆稍拂意即洗潰至數萬敬臣多方宛解之不聽則跽而進惕郁撫之地因入室敬臣蒲伏待命未得輒達旦不敢退寢祖母得老疾敬臣進匕劑逾月不解帶既沒躃踊號泣如孺子慕至已父則哭泱不敢為毀容庭參藩江右歸敬臣嘗擘鮮遺客過為規娛不令

知所由置庭每出飲必逢衣大冠送於中堂戒從者謹侍之迨歸雖夜分必攝身迎於戶銳風雨則送諸途已而歲得寒疾劇甚見所倚賚微傾曰此非得正而斃也侍者整之將欲唉曰長者在堂而身先萬里我欲逾時復蘇經旬而愈其妻夫雖於郁敬臣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閉戶者悠不御內者十有三年郁氏卒終喪三年未嘗見婦人不知為繼母也敬臣鮮兄弟友愛群從病痿如其身諸表姪率子視為闕館舍勵摘學婚嫁必任之甚典自奉則終歲單綾脫

粟乎一日命僕以銀碗質子錢家逾期贖之而其人誤與金碗促僕還之其人勞僕以布僕不受也曰主行德而我傾為利乎其能以德化人如此黄安耿定向督學南畿爲其行誼超格貢馬初敬臣嘗謂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故遇人多杜口不談定向晶之曰子須以言論宗鑰後人聖賢無獨成之學俗雖敝不可棄也由是多所勸諭五十以後弟子來從游者數百人咸刻厲相責課一意事聖賢學不爲兩端自解諸生辨論鋒起敬臣徐以約言定之莫不渙

然冰釋嘗云學者不可標立門戶門戶若立增長言詮爲弊滋大吾道至公至大惟不見乎道則有是非有彼我苟見乎道則方寸大觀物無不可萬派千枝不離於一又何是非彼我哉其於學無所不窺而獨以慎獨爲標的曰聖賢論學總先於慎獨自修之自可見慎獨之要研幾審則盡之矣幾善惡也研之而後知善則戒混於惡矣則希表也審之而始得否則雖善而不精非天命人心之本体矣又謂親長之際衽席之間慎獨之基本也薄其基何以成九仞之山

哉其本何以發千霄之木又曰學者眼界不高則了之以達神化胸襟不大則不足以侔天地胥格不竪則不足以負荷無窮闡其言者興起甚衆吳俗奢靡昔放逸惡睢儀檢敬臣壹繩以法冠婚喪祭儀節品式準於家禮遠近相傚焉者不敢踰禍而拙者有所遵循自是風俗一變敬臣檢押若處子而諄切誨人則踰嚴師其與門弟子所稱述皆庸言庸行無有驚世駭俗之論至於優而柔之曲而暢之使人日改月化而不自知則有出于言語動靜外矣嘗謂華亭馮

時可論文曰弇州四部合俱共啓學者以靡觸也涂
廷功省撰甚富而行者三四卷合貫其能捨矣敗不
能捨者有三多欲好勝自是而不知有從三者斯賊
道哉又曰六經文之本也今之為文者舍六經而效
子史本之則無譽之祠惡池以為河祠配林以為岱
何當印諸生有爭者靜坐者有汎覽子史者敬臣曰
靜坐則繫心時覩則奪志豈所謂主一無適而通達
萬變者哉學者咸尊信之稱為少湖先生晚用薦除
翰林院博士以壽終于家所著有婦訓家禮纂行于
世

夏廷美

夏廷美繁昌人下里田夫也性孝友忙悯里人敬信
之戲山張緒主教繁昌指與講學一日豬毓於會衆
曰大為學學為人也為人須求為真人毋為假人廷
美憮然內省曰吾平日所循持為人者得毋未真耶
時時循省求所為真者隆慶庚午偕數友訪耿向定
于天窩天中與處踰時一日忽對鏡諗其貌肖凡感
念泣數行下肆歸泣而請益定向曰白下有焦子弱
侯若可往與資切之既歸述焦竑游因漸知向裏久
之自信得自然旨趣以書抵焦竑商正焦竑報書曰要自
然便不自然可將汝自然拋去他方世界也廷美聞
而有省謂其時胸中豁然如洗云廷美故不識詩書
至是始請於竑將讀何書曰讀四書可乃日取學庸
論孟次第咏誦時以己意詮解萬曆戊子與秋訪定
向于留臺曰此以焦先生教讀四書閱諸註釋中更
不了了儀第以正文及身恭繹覺有會處敢以質焉
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竊謂仁者人也人倫是
天人不知天便不是人如何能事親稱孝子又論語

所謂異端云者謂其端異也吾人須是研究自己為
學初念其發端果是為何乃為正學今人讀孔孟書
若祇為榮肥計便是大異端如何又闢異端又曰吾
人須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
丈夫若為世味牽引依違從物即名學道者不能自
信本心勤襞紙上陳言扶傍別人口吻此皆孟子所
云妾婦道也又一日侍悤喟然問曰天理人欲不知
誰氏作此分別儂反身細求理亦人欲也定向聞之
大為嘆賞曰唔叟能及此耶難言之矣廷美又嘗謂
汯曰吾讀孟鄒思孔孟之學同其道同乃孔子為至
聖孟子何未能與擬蓋嘗說之近日反覆誦思如論
語篇中孔子自謂未能者七謂何有於我者七乃孟
子七篇更未見有此類語意毋乃孔孟之所以別乎
非與叟諸詮解多類此倘所謂以我觀書非以書博
我者歟又一日白下同志會有人詢良知指意一友
曰良知非究竟宗旨更有向上一着在無聲無臭是
也廷美起立抗聲曰良知曾有聲臭耶定向聞之大
笔嘆曰近學之敝于虛無見也陷而離矣叟乃見及

此哉惟昔茂叔之李初平近代文成之於王心齋董
從吾皆以瞶然野老坐進此道而英敏才儁博聞強
識者反遜焉彼皆空空故也吾黨可省已

馮子咸

馮子咸字受甫別號本軒臨朐人再舉進士不第遂退隱於治水之上以紹明道統為己任初從頍翁巽疎闊濂、洛之學斷以聖賢必可為以莊敬自持一切積習力祛之世俗所共趨力擯之曰勿目廣大為闊潤勿目放恣為洒落又、寸、而已世以為拘吾無恤焉丁亥讀書於宋莊時、靜坐久之自得曰道在是矣吾向不識虛靈之体而從事於莊敬若嚴纔然者故去道遠夫學須靜信矣其大旨務在識心体而涵養之以推及於禔身應務皆誠而致行焉子咸少失怙事母甚孝母病食不知味寢不解帶逾年卒哀毀骨立注盡絕以血餘息僅屬甥氏貧不能自存子咸薄田數十畝常減口食以奉之奉事之如諸父伶居常嘆俗失世教始于礼亡欲酌古今纂為礼書推行宜自宗族始修家廟定祭儀立族約設好會名曰致睦曰凡我兄弟無相遠也以傳之子孫世世春秋伏臘無使有廢祀毋敢不躬諸毋敢怠不如礼事兄長甚恭撫子侄款款焉至必教之以正治家宗類

識大録

氏家訓常以義勝躬秉耒耜化以陶治自食其力人饋之無所受曰恐吾無以報之恤困窮視義所安無敢過曰恐吾無以繼之居于治水窮民環而依之者百餘家癸巳歲大侵子咸身為倡宗族兄弟與其鄉大姓皆出粟貸貧民親劇量其多寡貧者遂予之貧而有地可耕者予之而取償於豐年明年稍豐鄉人爭還粟寢而聚之設義倉以備荒凶歲者亦得取給焉與父老約各以礼義訓其子弟無敢干有司法鄉人樂其教多為善良與人處朴落、不可合久乃益親務主不張具班荊而話刈疏而食之與士言士與農言農無餘言有一善亟稱謝之有過婉詞正之告之以過未嘗不受也曰責我者是以全人望我也不然則視我為庸人也我亦不敢待人以庸人凡共所稱翊與所貴讓者退而皆自喜也及子咸卒耕者陶者負擔者皆掩涕即四方之士不識面者聞之亦為咨嗟太息云所著書如日進劄記自警私録耕餘筆談讀札抄往、有深識精詣然不欲以著述名或謂子咸何以不就省試曰礼異趣矣情非捧檄何僕、

公半自炫鬻為然則揭選乎曰古道之亡也久矣不量鑿而正枘祗取辱焉或問為學曰須剛須恒不剛不決不恒不久問敬曰惺惺之謂敬檢束非敬也問靜曰靜則廉問應事曰凡事歸之當然欲萬人則害本体問處人曰和氣誠心不可出理之外問立身曰有志士不忘在溝壑之意則能立矣事無與人相干涉則洒然矣鄉人皆好之如何曰狥俗者無志問處小人曰不惡而嚴能自守也自守可以化小人不然即為所化矣平居論學以程朱為歸見近時喜談佛老雖舉一世從之意不謂是而其所宗以為真是者雖百折不易也友人鍾淑濂稱之曰貞不絕俗隱不肆志孔明四科虞廷九德其人乎學者稱為貞靜先生歿時年四十有九

羅汝芳

羅汝芳字惟德別號近溪江西南城人生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即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苦樂倏變乃爾為之悚追尋不置五歲從母授孝經小學諸書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人須力追古人於是一意以聖學自任一日誦薛氏語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体遂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体未復乃閉關臨田寺几上置鏡與盂水對之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成疾父見之授以傳習錄一編讀其言求之病即愈入省赴大會見顏山農自述遘危病生死得失能不動心山農不許曰是制欲非体仁也汝芳曰非制欲安能体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体仁何等直截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起天性之息也汝芳語然如大夢忽醒遂于稠人中稽首師事焉嘉靖癸卯舉於鄉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未可以仕不就廷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建從姑山房

以持四方講學之士楚人胡宗正篤以之學受業至是聞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執弟子禮宗正告使息心而深思之謂曰君知伏羲當日從平地着此一畫耶汝芳略為解說宗正不應徐曰陳緣益增本真益昧如是三月然後以易授焉嘗吾格物義雖晓乃錯綜前聞立相参訂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其父父不為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父亦躍然起揖曰得之矣得之矣因回憶往年從師學道徒成畫餅飢餓了無干涉於丑北上過臨清忽遘重病倚榻而坐夢一翁來言曰君身病康矣心病則未也汝芳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不動當勃而目不瞑擾攘而氣不分夢寐而境不忘此君心痼也汝芳愕然翁又曰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太甚遂成結習君今漫喜無病不悟天体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汝芳大驚伏地叩謝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漸消隨入京赴廷試初仕為令入為部郎出知寧國府所至不事刑朴惟以化育人才為功課一時彬彬有絃歌風戲大計以守入

覲見大學士徐階階勞之曰我初不欲煩子以部事山外觀之史有實用也汝芳起謝且請曰先生加意於其不過為世道計如推此意以及同志天下斯文之幸階默然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由己者即如狄梁公反周之志固堅而所托則張柬之柬之時已向老尚從任武后之先志且奈何汝芳敍然曰先生豈言知柬之不知梁公階曰我何以不知梁公汝芳曰梁公以人事君則所舉柬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武后先沒成事固在柬之即不然柬之雖去而柬之所舉亦自有在夫復何憂階首肯汝芳復曰宗社以人心為本今來朝兩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患學脈不端則心事難一先生趁此合并一番令其向往不差則終身德業豈不益光明俊偉也哉階躍然喜翌日大會靈濟宮汝芳娓娓發明青吐洪聲興起者不可勝數迎即未終丁父艱奔歸士民悲號不忘繆有步隨至盱光者家居四方來學者日衆癸酉起復入京見大學士張居正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居正默然補東昌知府治東昌如寧

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為開水利墾城濠省繇役改服召同志講學信從益衆轉滿秩爾椿入京礼成遂請告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居正惡之嗾言官疏劾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走安成淳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戊子八月偶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夙具冠服礼天地祖考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史萬賓蘭問疾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毫故人己相通形神相合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然然執滯言詮苦求者一切放下放下時更有何物自是絕筆明日為九月朔盥櫛出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行矣諸生懇留盤桓一日許之次日命諸孫扶至正寢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謚曰明德

楊起元

楊起元字貞復廣東歸善人父傳稽少從湛若水遊得白沙宗旨起元自幼聞正學舉止莊重言動不苟弱冠補諸生值寇賊起焚劫郡縣起元為亂兵所掠從容賦詩自若賊異而釋之隆慶丁卯舉鄉試第一三試南宮不售乃遊金陵下帷積學邂逅盱江黎允儒與語胷中豁然詰曰公何所得此曰吾師羅近溪先生起元遂與允儒肥遯者半年不忍別明年丁丑舉進士改庶吉士適汝芳以事至京遂稟學焉已卯授翰林院編修丙戌因冊封崇藩歸省遂[illegible]取道盱江執贄謁汝芳從姑山房汝復參記因大悟性命之宗曰乃今如客得歸矣因次汝芳會語為參問集又摘其論仁者為識仁編日諷誦之并示學者丁亥進修撰戊子校士八閩試策大發所學同志爭傳誦之己丑遷國子監司業辛卯晉司經局洗馬充經筵講官上崇聖志勸聖學疏[illegible]丁外艱服闋起國子監祭酒丙申晉南京禮部侍郎陛 皇陵功成表命除吏部侍郎士大夫暨師生來問學起元即中庸首

帝又嘗開諭中多興起治丁再伏因定典復上恭勸
勤學疏進元嘗語學者曰前而道明性哉孔子遂而
道行性哉　太祖太祖以斷道更造乾坤而乾坤沐
浴于光天化日下者不知誰之功也　太祖所以為
大也因取祖訓重譯其旨及御製集刻行之於其中
摘為詮注取洪範諸名曰訓行錄從上未果遂南吏
部戊戌合為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未行而母卒
於官令收櫬還鄉己亥八月營葬事躬荷畚鍤哀毀
之餘感寒疾而卒年五十有二起元事親孝與弟友

愛恭族聞當人有過亦不欲聞而性乾乾其所書奠成
之佐僕有進亦不加顧朴激以意諭戒之而已一閑
從漢之學銘心刺骨然頃史愚雖一小像出必告反
必面歲時約同志俗奠於所居四方之士受學者復
常滿戶外起元隨机指授人人躍然達滿而去持論
以明德親民止至善為宗而要歸於孝弟慈謂孩提
不學不慮之良心即聖人之不思不勉耳自手足之
生生即心悲夫愚婦之知能即聖氣稟物欲皆明德
之寄寓共觀共聞即不觀不聞之本體大抵皆本父

師之言而推衍之闡古始而證中而譚以耕久之胖
然服者以其言所成於心非世儒論強襲半塗而
廢者比也所著有證學編楊子學解論學存旬稿揚
子擬言揚子政序輯白沙語錄證道書義學書行於
世學者尊之曰復所先生

徐達

徐達濠州永豐鄉人世業農至達少有大志好武事為人長身高顴赤色沉毅剛決儕伍咸莊憚之元至正癸巳天下大亂郭子興據濠梁稱滁陽王時　上為其部帥集義旅達仗劍往從之一見語合收置麾下嘗從略定遠張家堡得其兵三千八已又從襲橫澗山寨得兵三萬八時達年二十二矣所善使必効而又時勸以王霸之略進　上視其動靜語默甚超拜英　上大悅曰此國器也授鎮撫俾位諸宿將上

尋從破元兵於滁州澗再從取和陽拒斂其後師皆有功而戚帥孫德崖來與子興合已復有隙軍且鬨上乃馳一騎往撫之為所執而子興前已誘執德崖於是達請以身之德崖軍代曰歸我朱公子我亦歸而孫帥　上始得脫而子興業飲德崖酒縱之返達亦得脫會滁陽王死　上為大帥達益重從下俞通海等水寨與蠻子海牙相距達別率精兵數千取溧陽溧水二城斷其肘諸軍前薄蠻子海牙軍大破之從渡江拔采石搗太平與常遇春皆為軍鋒冠而達

獨叅預密謀進止尋從破擒元將陳埜先復大破蠻子海牙衆於下集慶路　上稱吳國公命達率諸將攻鎮江一鼓而下號令明肅城中帖然不知兵達自是尋為將矣置淮興翼元帥府於鎮江達領之時張士誠王平江誘我降將陳保二以叛遂發舟師自常州來逆達禦之敗其軍於龍潭追奔至常州請益師上以兵三萬益達乃分軍為三薄常州而張士誠之弟士德以卒數萬來援達與諸將計曰士德曾冠軍且狡未易力勝宜去城十八里為三覆以待而別遣

鐵騎屬總管王均用將之乃前激士德兵既交均用鐵騎橫衝中堅陣亂士德走過覆馬激覆之遂大破其軍殺虜以萬計進圍常州不下　上乃奪元帥達以下一官而賜書達曰屢降失陳保二老師孤城吾所以重過將軍也將軍勉思補前過大善不則法不汝貸因復益以精兵二萬而新附長興卒七千人從其師叛降士誠達乃發圍合四營兵為二以相救併示弱狀士誠兵直攻達達縱兵大戰而外營常遇春來應夾攻大破之凡五月而常州下達別將輕兵亂

馬馱沙以為請江縣進攻寧國破走其將謝國璽寧國守臣揚仲英等堅守不下　上以大兵繼之仲英降得士卒十餘萬人馬二千匹復以牲兵狗宜興由別道下常熟距平江不百里而軍平江大震已復興平章邵榮圍宜興分兵塞太湖口援道絕宜興下時上以重兵定婺將略有浙東諸郡而陳友諒之大將趙普勝[illegible]兵陷池州復進據樅陽水寨數往來窺伺上念不及援而達遣其將選精卒襲破之普勝棄舟走復追擒其部將獲艨艟數百遂復池州捷聞　上

大悅謂徵達何以好我內頓起陞奉國上將軍同知樞密院事士何　上以無為達以兵自無為夜掩浮山寨破走普勝之別將胡總管于青村遂追至潛山復破斬友諒之郭恭政下潛山分兵守之達還鎮池州而　上諜知陳友諒且畧地命僉樞密院常遇春以兵來助使使語達友諒旦夕至則重復於九華山之下而掩其後可盡取也達乃與遇春選卒萬人伏九華友諒至盡銳攻城城中伐鼓大譟伏盡發而城中兵應之遂大破其眾斬首萬餘級生獲三千人

遇春曰此勁敵也不殺為後害達不可以狀聞　上遣使者喻天下戰方始毋多殺多殺是逆距之也而遇春則以夜坑其十之九　上不懌命悉縱其三百人歸友諒而曰此吾不受將之故也達自是專為大將矣友諒既陷我太平遂寇兵壓建康　上設奇大破之達時將南門外兵功最多遂與馮國勝等追及於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復澗其黑旗軍遂復太平旋取安慶尋從　上取江州友諒走追破之別將兵屯涇江之池口還沔陽戰艦進中書右丞洪都降

將祝宗康泰反太師鄧愈走達以池口軍還討定之宗走死徵泰送建康達移兵圍廬州而友諒以失洪都甚憤悉其眾來爭樓船高數丈圍之數百重　上亦悉師遡流逆之趨君達自虜來會與友諒遇於鄱陽湖達先諸將盪其前鋒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氣主振既而達舟濺火中敵火撲之更進戰復破敵而退將友諒兵尚盛帆檣淡光不見際　上憂之謂左右即不利紫懷來勝何既而曰濟之矣命達留守建急可百全也夜以兵符授達飛舸還建康

達至中約束嚴斥堠亦以鎮靜若不知有外兵者而
上已破誅友諒矣師還即 吳王位置中書左右相
國平章品時猶仍元制尚右故拜達為左相國 上
召達諭元政之所以失且用急終為戒達等頓首謝
復從平武昌還復諭達等以史涉世故則智明久歷
患難則慮周今當紀綱法度粗有緒須其間政未
盡善諸公宜執正論為更張毋使有既往之悔於是
達與右相國李善長相與孜孜推明之務益一尚亡
命率兵討廬州左君弼君弼走安豐遂取廬州獲其
驍將張煥以君弼妻子送建康進兵下安豐君弼走
濠梁遂率兵徇友諒屬城之在荊湘湖南北者兵至
辰州友諒守將姜玨降遣參政傅友德徇夷陵峽州
守將楊以德楊興先後降徇潭州土酋易華降徇辰
州守將周文貴不降破之文貴走徇寶慶守將唐隆
如文貴復破之隆走湖湘平 君還大會師建康計吁
討半常遇春等以水陸兵徇張士誠淮東郡邑首克
泰州得其將尤才兵五千遂徇興化降其戍將李清
會張士誠犯宜興以都督馮國勝攻圍高郵常遇春
攻淮安列將守泰州而達率中軍精卒渡江赴宜興
破擒士誠兵三千餘宜興圍解國勝中高郵守將詭
約降使人受之皆見殺 上怒撻國勝而趣達移兵
會攻克之俘其將帥千餘人卒梅是復移師會常遇
春攻淮安破其左丞徐義兵於馬騾港獲卒三千舟
百艘遂進薄其城守將梅思祖降獲兵萬餘馬千五百
匹糧四萬石元將樞密同知陸聚以徐宿二州以歸
時安豐復為元守達進師取之走其右丞忻都左右
獅元將竹貞來援大破之獲其兵四千馬千匹大將
擴廓帖木兒窺我徐州達復大破之所俘斬萬計淮
南北悉平 上與諸將相謀討張士誠右相國李善長
以士誠兵尚強龍蓄積請緩之達持不可曰張氏汰
而苛諸大將李伯昇等積子女玉帛旦夕人耳用事
若黃蔡葉三參軍向面書生易與也臣奉上威德以
大兵蹙之當自潰 上大悅曰子吾肩也遂以達為
大將軍平章軍國重事遇春為副將軍率師二十萬
討士誠禡於龍江進達等諭以毋虜掠毋殺僇毋發
丘壠毋毀廬舍又戒之曰士誠能以吳歸命必全之

吾聞其母葬閶闔之外壚母墩而罵汝也時副將平
遇春欲從擣平江 上曰不然賊分其衆駐吳興錢
塘以自輔我頓兵堅城不克而掊二輔之援非計也
先攻吳興使乃老我師自太湖趨薄吳興士誠之右
丞張天騏參政黃貴院判陶子實分道出戰達亦分
兵應之而達擒將王國寶以長槍軍扼其歸道寶收
走還城拒之而獲其從卒多於天騏等餘遂退其司
徒李伯昇諭兵以入達復收之遂圍其城五太子及
其平章朱暹僉樞密呂珍以兵六萬來援屯城東之

舊館達遣遇春等爲十壘隔之復敗右丞潘元紹兵
士誠自以兵來援達逆戰大敗之獲其戴元帥及甲
首三千士誠走復敗其同僉徐志堅獲之鹵甲卒二
千復破潘元紹之赤龍船於平望鹵其軍資甲仗皆
盡復大破舊館之援兵五太子及朱暹呂珍降盡得
其全師共萬以徇左丞張天騏等降李伯珍亦降吳
興下遂下吳江州從太湖西出平江城南七里破鮎
魚口山棚復敗其兵於尸山橋遂盡水陸兵薄平江
達營葑門分兵營婁胥閶盤齊門參長圍木塔與城

中浮圖其等爲別架臺三層曰敵樓下瞰城中纖悉皆
見尋使使之建康請事 上賜璽書勞之曰將軍向
皆相從忠義天性沉毅有謀端重且武用能過絕亂
略消弭群雄今往聞未請事事取稟命將兵之忠吾
甚嘉之然將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
將軍便宜行之勿以聞松江降吾爲其豪錢鶴皋衆
聚殺擄守以叛衆至三萬人達遣兵討平之誅鶴皋
平江城堅難卒拔而吳天祐時爲士誠守無錫相售
莫其將楊茂若泅數從水中消息達微得釋而厚資

之以爲心膂使往來爲間因盡得其虛實士誠迫乃
自出兵戰復大敗之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
城而其弟丞相士信張幕城上踞銀椅進秋桃未及
嘗而飛礮碎其首士誠氣益奪久之達謀知城中困
乃麾士鼓而城葑門遇春亦破閶門新寨其樞密唐
傑李昔皆降遂大潰士誠收其餘兵三萬巷戰復潰馳
歸拒門自縊久之蘇椹送建康卒以縊死達之將破
城也與遇春約曰師入吾營而左公營而右將士人
予一牌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

以師入而民不知有兵食寢互市如故寫相谷曰条
何久抗王師遂乃遣輕兵渡江下通州歸獻俘於戰
門進封魏國公賜倚帛改官儀尚左達為右相國尋
改相國為丞相達為右丞相亡何議北伐平章遇春
請直擣元都執其主以臨天下 高帝曰壯哉汝昔
所畫下平江策也吾欲先取山東徹其屏蔽旋挽河
南斷羽翼拔潼關而守之天下形勢入我掌握不待
鏖牧野而元都下矣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遠關隴
可席捲而下達曰 上笑之吾 上頷曰兵法以扁

莫勝者得莫多也卿其識之於是信國公達為征虜
大將軍鄂國公遇春副之禡於北門七里山大誓諸
將謂諸將軍非不素閑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
取得為將之體者毋如大將軍達又謂達閫外之寄
[illegible]受任之然行進取必自山東始大將軍至淮會沂
州帥王宣與其子信請降既而叛襲走我使臣徐唐
臣等達怒急攻下沂州僇宣與其叛黨十餘人王信
臣 上旁大將軍達將賜書曰將軍或留益都則必
率兵扼黃河斷其援即不憂益都西取濟南濟寧二

郡便兵犯衛度其在將軍吾不從中制也金火二里
會于丑分後火逆金瑜麻麋以時進取毋失達遂率
兵收圍益都降其平章老保遂徇濰膠壽光臨淄等
諸州邑因兵威諭降樂安淄川守將前後得將卒萬
二千糧二十餘萬石移兵下東平藉其兵民五萬進
次安山獲右丞杜天祐等糧艘百五十餘遂濟南走
其大帥陳平章以都督張興祖守之遂與副將軍遇
春兵合取東昌府屬州邑皆下收元少保也速兵迫
今八十餘里擒其大將籍山東城邑俘獲軍實之數

上之 高皇帝即太位立 皇太子達兼領太子少
傅授張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丞相公少
傅如故手詔若以雅揚勳略甚至丞儿之太公卿為
云達以大兵渡陳橋取汴梁時左君弼竹昌皆走守
將國公李克彝府克彝謂君弼公在廬數與南師角
今懸尾下授公能與之戰否君弼曰是未易當也有
徐相國者善用兵我兒之翻膽落何能戰克彝乃驅
其民夜開門冠走而君弼與竹貞率所部迎降大軍
入其城遂由中灤進略洛陽抵塔兒灣元將居同脫

因帖木兒以兵五萬來拒副將軍遇春突斬其前鋒
達壓兵來之南風驟發塵起呼聲動天地元兵潰遁
奔五十餘里俘斬無算洛陽大帥梁王阿魯溫以其
全城送吏民出降河南平阿魯溫者故潁川王察罕
帖木兒父也達乃遣副將軍遇春徇嵩州都督馮宗
異康茂才徇陝州福昌陳許諸守帥皆請降遂西克
潼關術守之遣使之太原諭降元丞相擴廓帖木兒
遂徇鈞州毛葫蘆諸寨致其兵自益擴廓未報聘以
白金文馬爲饋受馬返金送其使建康　上聞達等
平河南爲幸汴梁以待之居十日達自汴謁行在
上置酒勞之曰將軍式忠不忘身國不忘家斯之謂
欤河朔士民忍倒懸以待將軍將軍宜以時進兵建
勳立業此其日矣達與諸將頓首謝既退復召達問
計達對曰大兵平齊魯掃河洛擴廓自保之不暇而
敢離其穴我西據潼關李思齊張思道供晩奪速竄
元都一釜中孤豚耳誰與爲犄指者臣不佞仗天威
取之如摧朽因復奏曰師進而彼北奔不窮跡之將
爲異日憂　上曰元世祖本氣運而王我中國今衰
矣彼且自漸盡何煩我窮兵出塞之後固守疆圉防
其侵軼可也達遂拜命次河陰副將軍遇春來會仍
移植陳橋　上畫陣圖以賜胡益都徐州濟寧諸將
將悉集達後入汴梁辟已分兵徇河北右丞薛顯參
政傅友德兵至衛輝攻之平章龍二走彰德追之至
彰德龍二復走遂併取彰德又取廣平大將軍達駐
臨清分遣傅友德開陸道通步騎都督顧時濬河通
舟師遂前下德州常遇春張興祖兵悉會取長蘆滄
州持直沽據之作浮橋以濟師丞相也速不戰走元
都大震抵河西務敗其平章俺充等獲士馬無數遂
進抵通州與遇春夾河而軍達軍東岸遇春軍西岸
遇蹤其西餘兵擒國公卜顏帖木兒等諸軍入通
州良三鼓元君及其后妃太子開建德門以其車服
重資逃命五日達進師填濠入陳兵登齊化門執其
監國淮王帖米兒不花居守太尉左丞相慶童平章
迭兒必失朴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童
等數以奉職無狀且不先備款降之封府庫籍其圖
書全王指揮帶以兵千人守宮殿門使宦寺監護其宮

人妃主給餼廩無缺吏士一切安堵市不易肆已遣
指揮華雲龍經理故都城垣右丞顧參政友德平章
曹良臣都督顧時率驍騎偵邏臨口揚鎮撫以舟師
守直沽捷開指達與遇春定山西遇春以兵先下保
定尋下河間下兵定而右副將軍宗異已定懷慶度
太行取澤潞大將軍師大兵繼之使右丞顧參政友
德以鐵騎為前鋒略平定州而北時擴廓帖木兒兵
方自保安謀銜居庸關攻故都達聞之謂諸將曰擴
廓兵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擁六衛之師之以

抗衡我直抵太原覆其巢所謂批亢搗虛也太原下
擴廓不戰潰矣諸將皆曰善遂以輕騎前抵太原而
營擴廓還軍來救鋒銳甚副將軍與達計以步兵未
集而輕與動此危道也旁不解遠乎帳固營壘可掩
而取也達善之所會擴廓部將豁鼻馬者來約降且
請為內應乃選精騎銜枚夜襲之擴廓方然燭使二
童子挾書以侍卒聞營噪倉皇不知所為乳一足乘驟
馬以十八人走大同豁鼻馬降達次日建大將旗鼓
按其營得甲卒四萬馬四萬匹兵乘勝之大同擴廓

遂走井衛復遣顧參德以步騎徼破賀宗哲於西州
而身率兵自霍下平陽河州府山西悉平遂渡河鄜
城守將迎降克同州晉兵咸之趣鹿臺時李元為都
省而平章李思齊俊鳳翔張思道與孔興脫列伯據
鹿臺谷有重兵以衛奉元而思道守關達兵至三日
道達遂進渡涇河至三陵坡父老千餘人出迎達撫
慰之遣左丞周凱入中約束明日師進奉元其約束
如下故都時秦民大悅以奉元為西安府副將軍兵
遁鳳翔李思齊走臨洮鳳翔下達與諸將議所攻皆

戴夫錄

以張思道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請先山出
州取慶陽遂度隴攻李思齊於臨洮達曰不然思道
自守孱耳城險而兵精卒未易拔也臨洮北界河湟
西控羌戎地富而人眾以大兵壓之思齊不走絕徼
則有束手降耳思齊降全陝皆我有矣遂伏兵度隴
克秦州走其將呂德張義至鞏昌總帥汪靈真保平
章梁子中商壽等降遂遣馮將軍以天策羽林諸衛
驍騎逼臨洮李思齊降得其眾十餘萬乃以兵攻靖
寧走知院杜伯卞哈度六盤山裂走豫王盡獲其部

落輜重伏伏喻慶陽張思道懼而留其弟良臣以兵守而從數騎逃之寧夏遇擴廓帖木兒為所執良臣聞之使使納款達遣右丞薛顯率騎士五千步卒六千往受降良臣自疑以兵來若迎其捕誅我乃佯為請伏道左獻牛酒而夜襲之顯被傷走達怒甚即自以大軍圍慶陽而分布精騎使平章俞通源畧其西都督顧時畧其北參政傅友德略其東都督陳德畧其南慶陽援路絕達進逼西門矢石雨下不為動良臣出兵盡麾壯士推敗之悉捕斬其伏聽及請援者已復

徵其兵出探邏者悉獲之良臣懼登城請降不聽復遣兵攀破擴廓之救者韓札兒圍益急其平章姚暉等開門納師良臣父子投於井出而斬之并誅其黨二百餘人陝西悉平　詔達還京師第功晏諸功臣以達為首指其狀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克敵致勝依傍圖威撫綏軍民得大將體　賜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且大諭封而會擴廓帖木兒覘達還遂悉兵襲我蘭州不克尋歎我援師殺指揮使于光時左副將軍遇春卒　上乃還達大將軍印

而以平章政事李文忠代遇春分兵為二大將軍自潼關出西道搗定西以取擴廓左副將軍自居庸出東道從太漠取元嗣主達受命即日行遂至定西擴廓退屯車道峴達進師逼之駐沈兒峪隔溝而壘日數交擴廓發精兵千餘由間道從東山下劫東南壘衆軍皆驚擾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達自率帳前卒擊之敵始退德濟故功臣越公大海子也達械之送　京師而斬其部下趙指揮數人以徇餘殷皆股栗明日達乃整兵奪溝而戰以身先諸將士

諸將士毋不奮前角者呼躁動天地遂大破之川北亂塚獲其郯王濟王闊闊公平章韓札兒虎林赤等文武僚屬千八百六十餘人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馬萬五千三百匹橐駝雜畜以鉅萬計擴廓僅身與妻子以十餘騎遁阻黃河得浮木以渡遂由寧夏奔和林德濟械至京　上釋之而以書諭達謂將軍自效衛青不斬蘇建耳猶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將軍殊之則已不誅吾且念其信州諸暨功不得不曲赦以伸吾不忍自今而後將軍毋事姑息建既

已破乎擄廓乃使鄧將軍因兵威脇降西番而自攻
興元遂取之會左副將軍亦以兵襲應昌盡得元嗣
主之嫡孫后妃將相寶玉士馬車服無算先後露布
聞 詔振旅還京既至 上為幸龍江勞之所以慰
賜有加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
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參軍國事進封魏國公歲
食祿五千石 予告及鐵券免三死子免二死仍世
世勿絶賫文綺帛百匹是歲錄判者事右丞汪廣洋
代之明年復佩大將軍印鎭北平以便宜從山後順

寧等處軍民户三萬五千八百口一十九萬七千餘
籍為軍者給月糧為民者給田以耕凡置屯二百五
十四定墾田一千三百四十三頃北平軍府之用皆
賴之十二月受 詔還 京師十餘日 上召達與
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宴射而 賜之交趾弓
五十形弓百因諭之曰古者諸侯有四夷功賜之弓
矢達等謝 上若注意者再歎而相謂天下甫息有
得無文有太興乎甫旬日而 上御武樓與計邊事
曰擴廓游魂尚出沒奈何達乃請曰亟發兵抵堅于

耳度兵幾何曰十萬足矣 上曰吾予爾十五萬騎
大將軍出中路文忠以左副將軍出東路勝以征西
將軍出西路將各五萬騎轉餉私役者不與焉達抵
山西境都督藍玉為前鋒敗其游騎於野馬川復敗
擴廓於土剌河擴廓遁與賀宗哲合而拒我師於嶺
北時師數發既而心易虜驟與之戰不利死者萬餘
人達固壘而收之故徼倖幼自無死者虜亦不敢入
塞而偏將軍湯和遇虜於斷頭山亦敗左副將軍
出塞至口溫雖少利而遁遠乏水其後軍亦為虜所

掩太倣侯曹良臣天乾數人然得其士馬輜重器相
獻獨征西將軍與潁川侯友德至西涼屢攻虜盡收
其衆以駝馬牛羊畜故賞不行而 上以達功大弗問
也自是達連歲出塞北平歲行盡即召還 上將印
賜休沐以燕宴歡飲有兄弟侮而達愈恂恂、恭謹
宴從容謂徐兄功大未有寧止欲以吾吳時舊邸居
若達固謝不敢一日與之邸強沃以酒醉而覆之被
昇臥正寢醒而驚趨俯伏階下呼死罪 上益悅命
有司治甲第表其坊大功曰今天下後世毋忘不建

長女淂尚 燕王王 高帝愛子也國於北平故達
歸將印之不踰月輒還之鎮時北虜漸衰猶而亦畏
達威名稍斂後犯邊達亦戒守邊若唯結城戍簡士
馬謹烽堠而已毋得輕徼外功啓釁故終達之鎮北
平十餘年兵民熙熙有太平色 燕王有三子皆達
女出覲為 王 王男與 天子輿輦而見必執家禮不
少間 王以是心念之人得其用兵法所練士皆選
後從 王起靖難立大勳績要非偶然者胡惟庸為
左丞相懍而貪以達元勳貴重欲固以內好達惡其

不答則賂達閽者福壽使為間以圖達福壽發之達
亦不問惟時時為 上言惟庸不可過委過委必敗
後惟庸反 上以是益重達而其後自北平疽發背
小愈 上使達子允恭視之 賜璽書謂今九夷八
蠻大者畏力小者懷德非將軍何以臻此且 台之
歸疾益甚 上憂之為延致天下名醫禱于山川
社稷城隍之神願假大將軍息數載以寧萬姓吾他
日與之圖任竟不起年五十四 上袒跣奔達寢撫
屍而慟哭輟朝愴然謂群臣大將軍為朕腹肱心膂

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群醜克濟大勳近者太陰
婁犯上將萬里長城一旦傾之悲夫盡心國家為社
稷重者寧復有大將軍吾何以報之但若其勳烈宣
於金石永垂不朽耳贈達中山王諡武寧追封三代
皆王而 手書混一區夏奠安神人之功於墓道且
曰婦女毋所愛財寶毋所取忠志無疵昭明乎日月
惟大將軍一人而已自達薨 上所授大將軍印獨
宋國公勝涼國公藍玉而潁川侯傅友德以功進封
公其受賑亦數然 上待之不能如達諸所飭勵惟

稱中山王武忠山開平二王而 燕王即帝位為
太宗舉中山王以勵諸將軍若不一達慮精言簡令
出不二諸將奉之若神明而若撫循其下同甘苦士
不飽不就食不營止不就帳傷病者躬慰問給醫藥
死者哭而棺櫝之得壯士與諜輒不疑以恩信其意
皆爲我用蒔乎二大都三會省里郡縣邑以百數無
敢有擾民者歸朝上符印單車就舍以還即令生平
無矜酒使勝之好親禮儒生與談說衍古事雍容如
也始 上即位後即建功臣廟於鷄籠山圖達戰功

與　太廟配享位皆第一達有子女各四長曰輝祖次曰添福次曰增壽又次曰膺緒輝祖增各有傳添福早卒膺緒初為尚寶卿遷大同中衛指揮僉事再遷中軍都督僉事奉朝請以元勛見尊寵　仁宗初孫膺緒子景珩中軍都督僉事景璠金吾前衛指揮僉事諸孫為指揮功絕其二女皆為　王妃

外史劉振曰達以倜儻沉雄之才當股肱心膂之任蕩平群醜驅逐胡元重開華夏戮力行閒而神武不殺先聲奪人每以迎降納款其在軍中日延禮儒士說古兵法及將帥行事析其是非成敗莫不心服斟酌制勝多出人意表至攻城得地先務保護人民圖書版籍之外至帛一無所取尤得大將體其行軍與漢唐諸名將等而忠謹仁厚過之故能輔　真主以成帝業為開國功臣第一云

常遇春

遇春姓常氏濠州懷遠人世為農家賦性剛毅膂力絕人歲壬辰群雄並起江淮為之鼎沸時遇春年甫二十有三為群盜劉聚所得聚覘遇春狀貌奇偉拔於行伍而信任之遇春察聚所為終不能有成欲擇所依乙未聞　上駐兵和州領眾數十人棄聚來歸居兩月餘請為前部先鋒　上曰爾來為士卒糧絕故就食耳爾自有主我安得而留之遇春請之再三至於淚泣劉聚盜耳無能為也儻得效犬馬之力於知者雖死猶生　上猶弗許曰爾姑從吾渡江俟克太平委身事吾未晚也夏六月　上先抵采石磯元兵陣于磯上而磯千巨舟如織相距便三丈餘猝難登岸遇春乘快舸相繼而至　上麾之使前遇春即捨舟挺戈先登衆皆披靡遂拔采石乘勝取太平從　上守禦乃始授總管府先鋒冬十月陞管軍總管丙申春二月元中丞蠻子海牙渡江兵屯采石南北不通　上慮將士雖渡江而其父母妻孥尚留淮西勢莫可致命遇春統兵攻之遇春至設疑兵以分其勢

而以正兵與之合及戰別出奇兵擣敗之悉俘其精
銳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而南北道矣尋守溧陽攻
建康功為諸將先三月從今大將軍右丞相徐公達
克鎮江夏四月授承信校尉領軍先鋒秋九月再攻
常州會新軍叛去與偽吳張士誠合徐達被圍於牛
塘遇春與諸將力戰大敗其眾擒士誠梟將張將軍
冬十有一月除統軍大元帥丁酉春三月遂克常州
遷中翼大元帥夏四月從徐達下寧國秋八月克馬
馱沙冬十月取池州戊戌春擢江南行中書省都督

馬步水軍大元帥冬十有二月　上親攻婺州己亥
夏四月轉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江南等處行樞密院
事守婺城尋命攻衢州降之冬十月陞僉院十有二
月攻杭州庚子夏五月召還京師從徐達救安慶道
菁勝之水寨時偽漢陳友諒揚言援安慶遇春策其
必攻池州以羸弱守城伏銳士於九華山明日友諒
兵果來攻城伏兵四合俘獲萬餘人六月友諒入太
平犯龍灣遇春共謀擊敗之已而　上登舟師襲友
諒留遇春守京師軍民無敢擾辛丑春三月拔江南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秋七月從　上取安慶破江州
回守龍灣冬十有一月張士誠出兵寇長興　上時
駐九江聞報還京師命遇春往援士誠兵敗俘獲五
千餘人壬寅春修安慶城羅友賢攜亂據池州神山
寨將與士誠通杭欲衰動冬遇春往攻之癸卯春正
月禽斬羅友賢餘黨悉平　上所任將帥其最著者
三人曰平章邵榮右丞徐達與遇春榮最為宿舊且
善戰既貴而驕有所不得志慨謀伏兵置酒要　上
飲而刼之事發就縛　上猶詒諸將告欲宥榮死以

宥勞臣眾惟于遇春直前曰人臣而以反名寧可宥
臣誼不與之共生　上乃飲榮酒流涕而戮之以是
心益愛重遇春三月張士誠遣兵圍劉福通于安豐
遇春逆　上擊之將戰遇春突入其陣三戰三勝敵
兵大敗已而俘獲士馬無筭遂同徐達圍廬州凡三
月城將下適陳友諒傾其國兵來號五十萬來爭南
昌遇春解圍而還秋七月從　上率諸將往援八月
遇友諒於彭蠡湖之康郎山遇春與之聯舟大戰呼
奮勁突戰無不和當百縱火焚偽平章舟風急大熾

十里之間閉水寨敵將張定邊妄號梟猛奮前迎
敵遇春射之定邊中矢走友諒乃退保鞋山諸將以
友諒兵尚強請縱其去遇春獨不言及我師出湖口
皆言江流湍急欲放舟而下 上知其情命以舟扼
上流遇春應之諸將乃泝流而上舟蔽江面控湖口
者旬有五日友諒軍食乏出江求戰遇春遣火舟筏
衝之敵兵奔潰追北數十里與之酣戰自辰至未不
解 上所乘舟及遇春舟皆膠于沙遇春既脫御舟
而己舟被圍復力戰以脫於是友諒中流矢死士卒

十萬皆降未幾其臣立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冬十月
遇春帥師討之四面合圍甲辰春二月理銜璧出降
荊湖之地望風皆附陞中書平章政事秋七月從徐
達取廬州八月遂自將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
牛度諸寨進取贛州乙巳春正月克之悉定南安南
雄韶州夏五月還兵取安陸襄陽冬十月從徐達克
泰州丙午春三月復從克高郵夏四月淮安濠泗宿
安豐皆下秋八月諸將攻浙西師次太湖偽萬戶尹
義等逆戰遇春擒之直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

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攻之偽丞
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為援屯于舊館出我師之背
遇春統奇兵由大全港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填
塹溝港絕其歸路士誠知事急出親兵拒鬭遇春一
鼓勝之士誠復遣其將徐義統赤龍船親軍來援遇
春復擊敗於烏鎮冬十月舊館降得兵六萬十有一
月湖州亦下遂進圍平江丁未圍之益急士誠收合
餘燼猶背城百戰降其將士且盡秋九月始克之傅
士誠未獻籍其兵二十有五萬時 上猶稱吳王

每見戰鬥所以懋勞尚未進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
錄軍國重事封鄂國公 上念遇春功大欲尊貴之
而李善長徐達已為左右相國不能復置相乃以遇
春為平章軍國重事祿秩與相國等乃加授中書平
章軍國重事既封鄂國進爵上公冬十月復授征虜
副將軍同徐達奉命北伐 上親禡旗於龍江諭
諸將曰當百萬之衆摧鋒陷陣所嚮披靡無如副將
軍遇春吾不慮其不能戰慮其輕戰耳夫遇春大
將也好與一小校爭能甚非吾所望也遇春頓首拜

詔既行明年戊申春正月　上即皇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遇春與徐達下山東諸郡遂攻汴梁守臣李景昌遁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於洛水之北將出迎戰遇春布陣既定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陳敵發二十騎攢槊刺遇春遇春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悉俘其衆而河南諸城先後皆平　上為幸汴梁至之二日而遇春馳入謁　上勞之曰將軍與大將軍北征不踰歲而下中原之半功亦大矣勞且信馬遇春頓首曰古元之民服　上威德耳臣等秖奉成算以效驅馳固大幸也　上悅三日辭復往河南遂與大將軍謀取燕都秋七月徐達與遇春渡大河〻北諸郡又平八月二日燕都不戰而克元君北奔師次太原其守將擴廓帖木兒帥衆來禦其鋒銳甚遇春與徐達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選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達如其言擴廓帖木兒果中傷而遁己酉春正月進攻大同竹貞棄城走河東又平遂西入秦張良弼遁李思齊迎降奉元鳳翔鞏昌臨洮又平夏五月元將也速兵侵通州有旨命遇春以所部軍東還拒之遂持永平過惠州獲江文清士馬以千計至大寧也速遁破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俘其宗王慶生及平章鼎住等凡得軍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牛五萬全師還至次柳河川得疾而薨享年僅四十不遇春之為人守謙而不矜有功而無過遇奇決勝之方不學而能其從大將軍東征西伐而能遵守節制及其自將兵則所至無不克捷由其智識明而材力雄故施之各得其宜嗚呼若遇春者可謂開國之殊勲者矣喪車至龍江親出奠為文祭之叙其功甚詳已而大慟始則命有司制閱大臣訃用宋太宗為韓王趙普舉哀禮擇葬地鍾山之陰明花岡塋凡九十一切皆官給不以煩其家仍降書報大將軍達使歸而會葬特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忠武後推恩王其三代皆贈爵妻藍氏封開平王夫人子男三人曰茂曰昇曰森皆　上所賜名女三人長許為　皇太子妃明年諭遇春功賜金幣一與大將軍等而封

子茂鄭國公歲祿三千石子誥券配享。高帝廟廷
與祠雞籠山功臣廟皆次大將軍為第二遇春為人
沈鷙果敢撫士卒與同甘苦皆樂為之用出則推鋒
退則殿後未嘗敗北雖不習書史而用兵決勝與古
人合年長於大將軍二歲數從征伐奉節制進止
赴期不敢爽毫髮大將軍雅亦推愛之終始無小間
惟性稍好殺而淫以此不能比大將軍而一時稱名
將者猶曰徐常徐常云而 上亦均重之晚節每舉
以勵諸將帥必曰中山開平二王不偏發也鄭國公

茂者弱冠而封其婦父復為宋國公馮勝以是益責
驕不練事 上亦知之故不復使將封十七年而錄
宋國公馮勝比北征納哈出茂念諸傲佚位其下皆
浮有偏裨任而已獨不得已已不與多不奉勝約束
而勝以兒子畜之數加責誚茂故慢肆以應勝志而
會納哈出請降諸右副將軍藍玉嘗讓酒與衣相持
納哈出悔欲出而茂直前持之納哈出走茂復斫之
傷而部卒頗有驚潰者勝得修志上書增飾其狀以
為茂激變指即軍械繫至京而茂亦列上勝貪淫不

法事 上乃收勝大將軍印而削茂爵安置廣西然
猶念遇春功別封次子昇為開國公茂至流所而龍
州守其土者也慕茂家世以愛女事之而與他者爭
為所發茂聞之伏毒死或云龍州守隱之他所匿不
死 上為窮索茂且發大兵徵之而卒不得茂蹤跡
或云定死矣乃小解而昇嗣公之明年加太子太保
建文末以抗靖難師得罪安置雲南之臨安以憂死
子繼祖繼祖子寧寧子復弘治中錄六王後得拜南
京錦衣衛指揮使子佑襲佑卒子繼襲繼卒子尉襲

尉卒子玄振襲嘉靖中繼絕世封懷遠侯號為開國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柱國歲祿
千石卒子文濟嗣文濟卒子胤緒嗣
遂史劉振曰遇春忠信智勇膂力絕世首佐 太祖
渡江拔采石霆擊電掃偽吳偽漢以次削平既下兗
豫旋議北駐嚴禁侵暴加意安輯人不知兵市不易
肆感戴之如父母而收燕都尋平河東入秦復帥師
破開平身經百戰未嘗挫辱開拓之功十居七八然謙
慎不伐運籌決勝不學而能人盡有直諒真蹟代奇

續也　高帝封公而名鄧且諡以忠武唐之尉遲氏
宋之岳氏併關乎而三矣

李文忠（子景隆附）

李文忠字思本世為泗州盱眙人父隴西恭獻王尚
會國長公主其生十有二歲而公主薨時元末大亂
恭拾攜文忠走軍中幾不能存聞　皇上駐兵滁陽
始末見焉　皇上喜甚即自養育擇師傅以教之一
日取所業示近臣曰是亦可矣嘗於馬上習之數丁
酉乃以舍人領軍策應池州偽漢陳友諒發兵寇城
文忠奮擊敗之戊戌春正月進攻青陽石埭太平旌
德皆下二月敗元判院阿魯灰於萬年街遂破苗獠
至於潛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眾文忠恐士卒恃此
當驕冀有閑志因激怒使其盡毀所獲焚其輜重曰
此何足惜能勢力破敵何患不富貴乎眾咸奮厲進
次淳安夜襲破偽洪元帥營降其眾千餘三月會御
營胡大海兵取嚴州授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
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守嚴州時嚴新破城壁
未備而偽吳張士誠遣其徒率苗獠水陸奄至文忠
與戰大敗其眾浸亂所斬俘馘截巨筏中東流而下
水寇見之亦遁冬十有二月帥師攻諸暨克之壬寅

春三月擢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癸卯春二月苗
獠將英擒亂金華賊殺胡大海文忠聞亂率兵馳赴
賊妻城遁去夏四月守將謝再興據諸暨以叛　上
命築新城於諸暨之西以拒之秋九月再興誘士誠
寇東陽文忠自嚴將銳師破之冬十月陞右丞乙巳
春正月士誠遣偽司徒李伯昇太率其徒號二十萬
寇新城文忠聞之即合將士來至新城十里許有地
曰龍潭立營其上新城守將遣人由間道詣文忠曰
衆寡莫敵姑宜避之以俟大軍之至文忠曰以衆論
之則我非彼敵以謀論之則彼非我敵且八千之謝
玄敗八十萬之苻堅盾非衆寡吾若未戰而退則彼
勢益熾雖大軍至亦難為攻矣莫若與戰死中求生
正在今日何避之有遂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少而銳
以銳當驕可一戰而擒、彼之後輜重皆改等首也
明日交戰文忠横槊據鞍引數十餘騎來高馳下直
出陣後衝其中堅敵列騎逆戰文忠格殺數人出入
陣中所向披靡因督衆乘之敵遂大潰亂自相蹂躪
城中將士亦鼓譟而出呼聲動地莫不一當百斬首

數萬級擒將校六百餘人委棄鎧仗旗亘山丘自是
張不能軍矣丙午八月名還京師陞受宸美統水陸
之師下江浙冬十月師進克桐廬新城富陽至餘杭
謝再興子五人嬰城固守文忠合圍攻之一日而拔
杭守將潘元明聞之恐遣員外方奕詣軍門請降文
忠曰師來臨城而員外遠來得無以計緩我師乎奕
曰大人奉命伐罪所過秋毫無犯杭雖孤城生靈百
萬擇所托而來尚有他意乎文忠見其誠引入卧內
歡笑款接因命條畫入城次第翌日遣歸元明遂封
府庫籍軍數出城拜降文忠入宿於城上令曰敢有
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即斬以徇由是內
外怡然民皆不知有更革事就加榮祿大夫浙江等
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戊申春正月　上即皇帝位
國號大明改元洪武二月聞中既平餘燼復合詔文
忠討平之二年春以文忠為偏將軍副將軍常遇春
征進迤北由遵化度虎兒嶺敗江文清於錦川次太
寧元將也速迎戰一鼓敗之追至漆河斬其宗王慶
生遂進次大興度其必走乃分兵千餘伏其歸路虜

果夜遁遇伏大破之斬其將罵住進克上都秋七月
遇春薨於軍中八月詔文忠領其衆援慶陽師至
太原大將軍徐達已討平之文忠聞大同受敵甚急
因諭衆曰吾與若等受命而來閫外之事有利於國
者專之可也若候進止吾恐大同之敵愈盛不可復
制于是出雁門次馬邑元遊騎數千卒至文忠與戰
擒其將劉平章進次白楊門又擒黙虜四大王前軍
已去敵五十里為營文忠至遂令遷之復前進五里
阻水為營是夜虜果悉銳來攻文忠堅壁不動委二

營以餌敵督令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飢疲乃分兵為
左右翼出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擒其將脫列伯降
衆萬餘遂進兵至莽哥倉不見虜而還三年春正月
授征虜左副將軍總兵北伐二月師出野狐嶺降其
守將進師察罕腦兒擒其平章祝真夏五月克應昌
獲元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宮女金寶玉冊以歸元
太子僅脫身走追之不及而還過中興擒元將江唐
關公進攻紅羅山其撫兵自圍者皆請降冬十月朝
廷論功陞賞加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識大錄

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同知軍國事
食祿三千石賜鐵券四年西蜀平詔文忠帥兵鎮撫
五年春詔文忠同徐達復征迤北文忠總兵東道五
月取和林師進可溫至哈剌莽來虜迷遁去文忠曰
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多重負乃留東平侯韓政駐
輜重于臚朐河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糧兼程並進至
土剌河元將哈剌章蠻子悉起營渡河列騎以待文
忠率軍力戰虜卻追至騁海虜來益衆文忠據險為
營示以弗利虜疑有伏遁去軍還失故道乏水渴死

識大錄

者甚衆文忠禱之主哥兒麻思出野尋水脉忽所乘
馬以足跑地泉隨湧出三軍賴之乃刑牲以祭六年
冬十月將兵屯代縣出朔州擒元太尉伯顏不花七
年春詔總兵北征文忠駐兵代縣遣將各出至三不
剌者擒其平章陳安礼木屑飛至順寧陽門者斬其
將珍珠驢至白登者俘其國公鄧孛羅帖木兒秋七
月攻大寧高州大石崖克之斬其宗王朶朶失里擒
承旨伯家奴而還自是邊境肅然矣十三年詔參贊國
事積勞恆多至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文忠有疾明年

寢疾亟東宮視明日 上親幸其第撫慰良久乃
還文忠名諸子訓以大義翌日而薨時三月仲春也
享年四十有六訃聞 上輟朝三日親製文遣使致
祭追封岐陽王謚武靖賜葬地於鍾山之陰越三年
秋有司奏王神道碑石已具而未有刻辭明日詔詞
臣董倫為文撰次王之勲德以寵其子孫於無窮云
二子景隆增枝景隆生而長身偉姿眉目顧盼暐
如既少奉文忠教甚諸生間與天台方孝孺善多習
典故善談論每朝會進止雍容甚都 上亦目屬之

既襲爵與魏國公輝祖等分鎮中原要害地所使多
擢進掌左軍都督府加太子太傅 上崩皇太孫立
景隆益以肺腑見親任而增枝亦屢遷至左都督進
加景隆太子太師時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
詩幸 上謀削弱諸王至燕而露燕兵起長興侯耿
炳文武定侯郭英等攻之前後皆敗于是齊泰黃子
澄皆舉景隆而薦之乃命景隆為征虜大將軍北伐
用衆慶故事賜通天犀帶人主為推輪親送之江滸
並令得以一切便宜誅賞時諸宿將多物故鮮存者

而存者亦已老又皆景隆諸父行怏怏不肯為之下
而景隆暴恃意自尊大每升帳踞高坐毋敢與抗禮
者皆唯唯不能片語而退景隆會兵五十萬於德州
來燕王之攻大寧遂進薄北平築壘九門為長圍以
困之王還師自救景隆逆戰大敗衆者十餘萬明日
九門之師復潰衆者復數萬乃退走王復攻大同景
隆引兵出紫荊關時寒甚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乃移
書燕王請罷兵肆驕蹇王亦貽書來報而心恨之甚
遂戰于白溝河北凡三日而景隆復大敗殺溺及被

俘者幾三十餘萬濟南遂見圍以叅政鐵鉉堅守不
下始人主未知敗問與泰子澄謀以景隆權尚為輕
特賜黃鉞金鉦朱弓矢使者渡江而風失之復製以
賜而景隆敗問至帝召還既陛見黃子澄慚憤極執
景隆於朝班數罪請誅以謝天下人主莫能問也又
再戰師屢衄燕兵忠渡江駐龍潭人主懼乃使景隆
同尚書茹瑺都督王佐來謁燕王以割地講和王笑
曰事至此何地可割吾但欲得奸臣耳於是景隆等
論伏密輸款歸佐谷王守金川門燕王至景隆等開

門迎之　王即位以景隆等黙相事机改號曰奉天
靖難階曰光祿大夫勲曰左柱國増歳祿一千石其
太子太師如故賞停洪成二公改修　高廟實録為
監修總裁諸裁定功賞大典草景隆猶以班首主議
天子雖外示崇重而心恨之益甚諸功臣咸扼腕謂
彼白小判我而今以降虜而据我上其又明年刑部
都察院大理寺臣論劾曹國公景隆包藏禍心蓄養
亡命與其弟左都督増枝謀為不軌已文武大臣太
子太傅成國公朱能等吏部尚書蹇義等復言之已
六科都給事中張信復言之乃下詔盡削景隆勲階
官號絶朝請勒歸私第備以長公主故不奪其爵亡
何文臣群臣復言詗事者至其家景隆猶坐受閙人
伏謁如君臣礼大不道復抹及左都督増枝同詔併
奪増枝荊州師符逮之與景隆同禁私第盡没其莊
田貲貨圖籍藏獲入之官而所禁者皆親属其室絶
其食旬日不死始稍稍給食之永樂末而景隆竟以
壽卒正統中増枝猶在以恩例聽自便又數傳至
其玄孫燈為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濂襲卒子性

識大錄

襲嘉靖中繼六王後封臨淮侯勲號階祿同懐遠侯
卒無子叔父沂嗣卒子庭竹嗣數領営府漕事卒子
言恭嗣好文學有岐陽王風委蛇大約如庭竹
逸史劉振曰文忠以　高帝甥為　馬后育子頗
乃不為勞色所移而好學飭行氣量沈潤照陳能瑞
属爵餘自經數百戰未嘗小挫遇大敵胆氣益壯且
下城不役金帛子女一無所私洋大將之体者中山
之外獨岐陽一人而已釋兵家居恂恂若儒士以咸
重盡捐司成尤為當世崇奠至其病也以哭　總文
過叙其疾也以哭　馬后過慟忠貞孝友更居　熙
之上為千載難及猶恨其子景隆庸懦誤國有隳家
祭祀可惜也

鄧愈

鄧愈泗州虹人父曰順興所有三子長曰友隆仲即愈上生而有大志及長魁岸勇力絶人元末群盗起江淮間順興從鄉里少年自保遂據臨濠與元兵拒戰歿友隆代之復病歿衆推愈領軍事是時年僅十六衆頗少愈既出戰則先登陷陣無所不摧破衆乃喜曰使仲兄早將何至以首予敵而會 太祖駐師滁陽愈自盱眙率所部來附授管軍總管其年夏六月從渡大江先来石取太平既而元將陳也先合

蛮子海牙之兵凡數萬來逼城下 上親督兵禦之戰調愈與徐達等奇兵繞出其後大破之生擒也先蛮子海牙丙申三月從下建康略定溧水破鎮江愈皆有功擢廣興翼元帥先廣德州長鎗軍謝元帥來攻愈出輕兵背城戰走之俘其總管武世榮識甲首千丁酉三月轉行樞密院判移鎮宣州七月鎮兵取休寧績溪與胡大海合而攻徽州下之走其將十月元之苗軍楊元帥以十萬衆爭時徽州新附城郭未完守禦之屁未備愈激厲將士明立賞罰與大海励

將卒分道逆戰大破之虜其大校百五十八人楊元帥走婺源之裨帥江同來降愈遣驍將王鄕孫虎等圍之進逼其城破殺其守將鉄木兒不花獲級三千餘婺源下得兵三千餘尋遣萬戶朱國寶徇高河壘下之遂由昱嶺關進攻建德破其長鎗元帥余子貞獲馬百匹進夯至淳安復大破之獲戰艦三十半三千四月遂克建德以為嚴州進同僉行樞密院事五月破元將苗獠之兵于烏龍嶺九月進僉書行樞密院事乙亥正月領兵畧浙江臨安大破張寇于閣林

寨庚子七月都陽院判于光右丞余椿擊走偽漢部將李問知取饒州遂以其城來附有旨命愈往鎮之饒城彭蠡湖而偽漢主陳友諒尚據江州數遣州師來攻城愈歛兵東門外與余椿于光等連營以拒之屢殲其衆賊兵遂退辛丑正月除江南行省參政仍兼僉書行樞密院事總制各翼軍馬饒之境内去兵者甫懷疑阻愈推誠結納撫以恩信於是左丞吳宏等皆請降八月以兵取浮梁偽參政棄城遁特戰樂平敗蕭德昌之衆擒萬戶彭壽等六十八人饒諸屬

原缺

寇甚連珍三馬馬挾路叢不免最後得發子馬乘之乃得奪撫州門出命還建康以惰歸於　上弗罪也而撫之右丞達兵復洪都走況宗執康泰於是太節裔史正開府洪都愈次馬癸卯夏四月陳友諒悉國內之兵圍洪都號五十萬治戰艦高與城等文正約束將士乘城守而愈得撫州門最為要衝愈晝夜不解甲者三月餘而　上來援大破其兵射友諒殺之圍始解論功與克敵等尋破平鄉青等二萬人於永豐從常遇春湯臨江之沙坑麻嶺牛洞諸山寨

圍贛州下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悉降乙巳正月進行省左丞尋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平章時年二十八與興諸大將尊貴無有如愈與李文忠者出鎮襄陽襄陽西接巴蜀南控楚北襟河洛烽火班壘相望愈披荊棘立軍府營屯練卒威惠甚著吳元年十月初建御史臺首拜右御史大夫時左大夫湯和討方谷珍愈領臺事上書言便宜　上怒而諭之於是大將軍徐畧中原而愈以征戍將軍略定江淮未附州郡三月進兵取唐州又取南陽生獲守將黎國公史

克新等二十七員軍士一千五百名馬一百四七月遂取隨州守將右丞王誠降九月復洪山寨老馬劉寨斬獲以萬計均房金商地悉平　太祖即位立東宮愈兼　太子右諭德三年以征虜左副將軍從大將軍出隴右大破王保保於定西悉復其衆別將指諭河州土番大酋何鎖南普花兒只等仙印請降其西烏思藏等亦降皆入貢請受　天子封冬十一月師旋大論功封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衛國公歲祿三千石予鐵券子孫世

襲五年以征南將軍討澧州等處溪洞蠻僚悉平之九年吐蕃諸部為使劫剽烏思藏貢獻輜重愈以征西將軍率都督同知沐英等往討之十月分兵為三道深入覆其巢窮追至崑崙山斬首捕虜以萬計函馬牛羊十餘萬捷聞　上悅使中使召還中道得疾卒年四十有一　上聞訃哭之慟輟朝三日喪車至三山門　車駕臨奠且親視葬地以故塋在聚臺鄉者使陸改卜於城南西山之原塋事皆官給追封寧河王諡武順愈為人沉毅詳敏其事　上最恭順

有所妄不憚危苦功成不矜敬礼賢士大夫上心
重之前後妻寄觀舊奠敢望焉有五子而鎮殺改國
中亦數將兵從大將軍卒年二十三無子弟銘為錦
衣衛指揮僉事有子源當從鎮而大永樂中子挺傳
襲挺子炳弘治初復為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繼
坤襲嘉靖初繼絕世封定遠侯勛號階祿祿視懷遠
侯卒子祖錫嗣卒世埬嗣
遂史劉振曰愈花量宏偉簡重沈默寡友純篤謙抑
不矜而礼賢下士寬恩愛人且饒智略遇敵輒能勇

敢不懼仗 征討多還巢穴追不遺餘患屈鎮入制
暇在奉君神明父不忍欺至於有功無過事 上二
十二年小心謹慎有如一日尤為唐功所難也

湯和

湯和字鼎臣世居鳳陽縣之東湖里幼長有觀卓越
有奇志嬉戲常習騎射指使群兒父老異之及長身
長七尺倜儻饒智略元至正間豪傑多起兵據郡縣
和亦思自奮拔以取富貴壬辰歲聞滁陽王奇和驍
勇置之麾下使從諸將略地每在前行命為百戶取
九涉攻滁之定遠得兵千五百人擢為千戶時 高
皇帝延滁陽王甥館和委心推奉率兵從攻大洪山
泰滁兵八百陞長為大[illegible][illegible]來滁州殺其守帥以功

多授管軍總管招集士卒益眾又明年甲午 帝自
取和和州諸將多滁陽王貴部曲頗望未盡效臣礼惟
和以所領兵聽命甚謹 帝心嘉焉會義兵元帥陳
也先復攻和州和將士擊走之乙未六月 帝渡江
下采石定太平和獲敵馬三百士卒稱是既而也先
與其將康將軍水陸分道寇城和擊其水軍矢中左
臂怒氣益奮徐達鄧愈帥師由東門轉戰城北敗其
步軍逐生擒也先以獻和分兵取溧水句容克而守
之丙申 帝定建業三月和從徐達取鎮江一日克

其城兵不血刃陞統兵元帥復從徐達取金壇及富
莊七月轉同僉樞密院事丁酉三月克常州參命鎮
守其地與張士誠境接特和頗好飲有酒過嘗請事
於 上不獲允醉而有怨言謂其下曰吾鎮常州如
據坐屋脊左顧則左右顧則右誰能難也有言於
上若 止隱之不發和亦大愧悔思力報上識攻取
江陰明年偽吳張士誠兵寇常州和力戰却之擒其
卒三百十月復來追降甲士千餘舟數千艘馬數十
足賊孰為之少沮壬寅從徐達攻無錫癸卯大破士

誠兵於揚山斬其梟將獲甲首五百級送其別將吳
將軍虜其妻子以還拜中書左丞甲辰士誠弟偽丞
相士信寇圍長興和率步將吳福興會常遇春率分
戰士信大敗而退旋遷中書平章乙巳擊江西剿盜
姚天胆斬之遂取永新州獲偽兵衆羅安等籍士馬
歸於京師仍出守常州丙午 帝命諸將伐士誠參
太湖營於舊館降偽將呂左丞等虜其兵二千馬八
十匹轉戰湖州守將張右丞降進擊吳江州將亦終
格亦降遂薄姑蘇圍之明年丁未為吳元年九月徐

達常遇春與和益督兵力戰卒平姑蘇縛士誠以歸
三吳悉定除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階榮祿大夫時
方谷珍據溫台慶元三郡與士誠比境聞士誠敗聞
已袁沿和督諸軍攻之谷珍供衆大船逃匿海島中
和遣人持書諭以國家威德谷珍即率昆弟子姪侍
羅軍門降於城外械以萬計所至不擾和之功居多
東勝下福州戊申 帝即大位改元洪武和略定閩
中諸郡至延平主帥陳友定怙險攬甚令其副出城
降覬望持兩端和度之以歸衆南海上晏然是歲九

月 帝幸汴梁和實扈從既而與馮勝取懷慶澤潞
峰二年同徐達拔河中渡河入潼關追鳳翔越六盤
關隴皆平明年與徐達馮勝至定西敗元將擴廓帖
木兒當西北取寧夏王察罕腦兒獲其猛將虎陳定
東勝大同宣府皆以勞先諸將九月還京師論功行
賞賜以鐵券封中山侯就開國輔運宣力武臣階榮
祿大夫勳柱國祿一千五百石始露其守常州時語
和惧頓首謝過而已明玉珍來中國亂僭號四川以
重慶為都玉珍歿其子昇立四年詔和及廖永忠統

諸將征之昇鎮瞿塘峽以遏舟師王以討敗之水陸並進直搗偽都昇不能支率其臣屬奉金寶以降五年同徐達北征窮追和林於斷頭山敗績失徹伏一人明年覺通州外俘八年移鎮彰德覺其城是冬追元遺臣伯顏帖木兒于察罕腦兒獲馬牛羊無算十年正月元日 帝念和之功加號推誠位特進階為光祿大夫戎為左都督勳為左柱國爵為公國為信參議軍國事加祿至三千石仍賜鐵券和益恭畏不自驕盈懷與曹國公李文忠肄卒于鳳陽臥陽濠之

賜名也明年巡撫西河州繕完其城郭營舍十四年從魏國公徐達北伐下灰山擒其平章別里哥及樞密副使久通又明年詔至四川永寧治塘濠飭士馬十八年五開山猺為亂和帥師討之夷其巢穴俘戮四萬人及入朝和以春秋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群公次第以為言。帝喜之賜費鈔五萬俾造第宅於鳳陽而謂和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為朕行視要害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和行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其一為兵以守之二十一年新第

以成告率妻子陛辭賜白金以兩計者二千黃金以兩計者三百鈔以緡計者一萬五千文綺四十端信國夫人胡氏亦賜金錢文綺甚厚俾降手勑襃嘉之二十三年元旦朝于京師忽被末疾且失音不能言帝聞之大驚即命駕臨視嘆惋久之遣歸故里十月詔和之子鼎命召至 御賜以安車入殿庭燕勞降至須摩奮俾歸以俟有瘳二十七年和疾彌甚不能興帝思見之特詔與入視手為摩拊語及舊勞對之雪涕賜鈔六百五十緡預營葬之資二十八年八月

甍撤里第至是年七十矣訃聞 帝感悼為之不御朝者三日追封定諡親為文授使者以祭命親王成遣祭於其家恤卹明器冢壙皆官為之以是年十一月葬于縣曹山之原詔肖像於功臣祠配享于太廟祥禫必賜祭。高皇帝禮遇功臣加恩於和恩禮之隆時莫與比夫人有婦德明詔稱其賢子五人曰鼎為前軍都督府僉事曰軏太原中護衛鎮撫曰鬲曰燮皆早卒曰醴同知左軍都督府階榮祿大夫將兵征五開卒於軍女五人和沈毅寡直勇而善斷不妄

裴言入關國論一語不泄于左右行師受任有詔即
行不少傾家臨敵求戰堅忍未嘗挫衂有詔及兵書
者輒笑曰臨陣决机在智識敵速耳何以泥古為家
畜妻媵百餘暮平皆贍遺事家浮費賜多惠卹畫父
老及孤貧無告者貴極公宰及歸田里見故交遺民
意雖如也厥後集公多老物故而和猶享壽考以令
名終斯固保身之有道而始終不倦可謂盛也已和
有五子長即為前卒退封信世子餘三子亦前卒而
少子醴積伐至同知左軍都督府征五開道卒於軍

有孫十一人而弗及嗣六世孫銘宗　孝宗朝錄功
臣後為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中繼絕世封重望
侯凡三歲而卒佑賢嗣卒子世陰嗣頌湑事皆十餘
年以勞加少保太子太保
送史劉休曰六王之功惟和最後非　上數數策勵
哭為聲色所陷矣然猶倜儻多智器勇而善斷受命
征討奉詔即行臨敵決机智識敵達故能終就大功
雖然其度越諸將處史在　上居燭館時助能委心
推誠恭謹受約束不與餘陽貴客同驕抗是為不可

沐英 子春附

沐英字文英定遠人父諱起母顔氏英八歲而孤羈
元末大亂母攜之避難以故時　太祖高皇帝龍飛
濠梁英往依之憫然撫之為子賜以國姓年十八為
帳前都尉甲辰迁廣武衛指揮使尋加昭勇大將軍
改廣信衛勤於軍政高城利兵以俟攻取士卒有踪
殘民田禾者必加重譴百姓安之洪武元年二月從
大軍下崇安剪陳友定拔溪寨破漳泉等州遂之閩
中三月命復姓仍詔守建寧節制邵武延平汀州三
衛三年授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四年陞本府同
知進階榮祿大夫署掌府事時開創之初四方文移
甚劇英剖決如流九年巡勞關陝以西疾苦事多所
便宜十年副衛國公鄧愈征西戎直抵崑崙山值霖
雨決旬餽運弗繼英與士卒同甘苦病者醫治之士
皆感悅効死大戰闢地數千里遂進封西平侯賜號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仍榮祿大夫勲柱國食
祿二千五百石授以鐵券俾子孫世襲十一年拜征
西將軍將京師及河南陝西山西兵復征西番降其

衆二萬俘馬牛羊二十餘萬得納降七站之地擒其
酋長曰三副使曰癭脒子者獻于京城衆西土十三
年春元孽脫火赤國公愛足知院為邊患英將陝西
兵略亦集乃西路渡黃河經寧夏歷賀蘭山涉流沙
至其境分軍為四一衆其背二掩其左右英自率帳
前驍勇當其前夜銜枚以進合兵攻之俘其全部以
歸十四年大將軍魏國公徐達北征英副之將一軍
由高高全寧道驅馳河獲知院李宜壽上以元遺孽
梁王把匝剌瓦爾密恃雲南險遠戕虐使臣以英副
潁國公傅友德率師三十萬征之遂由辰沅道陸路
出羅鬼攻普定普安循格孤山以南出奇兵襲畢節
擊可渡河皆下之梁王遣其司徒達里麻駐兵曲靖
拒守英謀於友德曰雲南兵屯曲靖必意我軍深入
疲勞且以程計之謂未能猝到彼必懈惰我若兼程
以進出其不意掩其不備此批亢擣虛之術也曲靖
一破餘可傳檄而定友德然之遂乘大霧進至白石
江阻水而止霧歛則已薄其營矣江闊僅一里許其
淺處可涉也衆咸欲交戰英視其陣曰我軍遠來形

勢既露固利於速戰然亟濟則所傷必多宜多方以誘之乃整衆鳴鼓若將濟者彼悉擁精鋭拒於水上英別遣一軍泝流暗渡循山而出其陣後吹銅角以張聲勢仍于山林岩谷間樹旗幟為設達里麻驚懼急撤陣後軍以禦之水上軍見之心動而陣乱英於是收刀戰兵以濟士有猛而善泅者数百人皆蒙盾而渡以長刀仰斫岸上軍却我軍得登者人百其勇彼軍退数里結陣而待我軍畢濟既就列旌旗烜耀鎧仗鮮明彼軍奪氣友德麾兵進戰火砲交發鼓譟之聲震動天地接戰数合猶未分勝負英察其氣已衰縱鐵騎直擣其中堅連斬数百人出入其陣彼衆披靡遂敗之生擒達里麻俘甲士二万馬万疋死者不可勝計横尸十餘里梁王聞敗走至滇池島中英乃駐兵金馬山父老焚香迎之入城禁士卒毋擄掠收梁王金寶并官府符籍雲南平果如所計遂分兵下烏撒得七星關以通于畢節十五年春正月分遣將士略建昌徵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等處獨大理留段世據南詔皮羅閣故城不服英命常茂逆

閣道繞點蒼山後攀崖緣木而上據其巔樹旂幟以乱之英乃斬關而入遂拔其城擒世詡勝兵取鶴慶掠麗江下金齒收三営皆破石門關軍威大振由是擎些和泥車里平緬相率來附雲南大定奏分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會川羅鬼普定普安水西畢節隷四川自是雲南列為郡邑凡府州縣宣慰司長官司一百八籍其户七万四千六百餘分設軍衛犬牙相制以守其地夏四月回軍友德会于滇池之上時烏撒東川建昌皆有変志友德曰蛮夷叵測若不乘我兵刃以定之終于叛乱英深然之遂相友合兵皆攻下之并克芒部斬首三万級所獲牛馬羊数万餘立烏撒畢節二衛以鎮之師回秋九月雲南諸部復率衆攻城都督馮誠固守設樓櫓強弓于埤賊近輒射之稍怠則出勁兵以擊之英聞変兼程趨曲靖遣健步懐羽撒走報城中約為内應為賊所得健歩曰総兵官領大軍至矣賊散走安寧羅次邵甸富民晋寧大棋江州等處據險自保英分兵勦除之斬首六万級生禽四千人雲南後平留英鎮守十七年賚

南特磨適作耗英親入其地按兵不進諭以天道禍
福遂降之二十年春浪穹遍冠扇群蛮為哀鶴慶劍
川相應英調大理衛指揮鄭祥衆其未集掩而殲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百夷屯摩沙勒犯邊調都指揮寧
正領兵擊破之斬首千五百級三月復悉衆號三千
万戰象百餘寇定邊以報摩沙勒之役親率兵二万
抵賊營支之對壘出輕騎三百挑之賊以万人象二
益壯咸曰賊易殺也英乃召諸將授謂之曰定邊受
圍已久若不即破賊設定邊失守則賊勢益張彼徒

恃其象以恐懼我軍今方少以騎士挑之已莅一象
又何足畏乎吾知所以破之之術矣可多置火銃神
箭於前作三行參差而陣伺彼象近則前行之銃箭
齊發象若未退則第二行者繼之第三行又繼之使
銃声不絶象必驚而却走然後以大軍乘之破之必
矣明旦分軍為三隊都督馮誠領之寧正領其左都
指揮同知湯昭領其右乃下令曰主上平日恩養將
士正欲效尺寸之力於戰陣之間爾今日之事有功
者賞退縮者戮全隊三令而五申之將士鼓勇爭進

則悉衆出營盜驅戰象結陳以待英駐馬於高岡以
觀左隊小却英望之怒遂遣使馳取左隊擋之頭左
隊遂見使者擕刀飛馬而來復擁士卒大呼突入其
陣無不一當百大戰破之斬首三万餘級俘万人象
中矢死者過半生獲四十有七殺其酋餘黨尽殪百
夷酋長思倫發聞之遣人奉方物犀象來降願輸貢
賦英為之請於 朝許之遂定其地秋八月東川蛮
據烏路山結砦而叛其地重關疊嶮懸崖峭壁上下
三百餘里人跡阻絕調寧正帥雲南兵会京軍將甬

討而降之冬十月廣西阿赤部酋長者滿矣情結越
州土酋阿資叛英自將直擣阿赤部者滿矣情皆服
誅俘男女五千餘口牛馬如之阿資降二十二年春
二月阿資復叛再調寧正討之殺火頭弄宗昔五十
九人冬十月入覲 上宴勞賜黄金二百兩銀五千
兩鈔二万五千貫復求百純別賜鈔五万貫使逮勢
于鄉居十日而還英初如京雲南之民無老幼惟恐
其不來也咸感然東向望者累月及聞還各相率遠
迓數百里之外二十三年秋九月臨安教化三部不

供祖賦調本衛指揮王軏討平之冬十月晋安酋密
即作乱調貴州都指揮張泰討之俘獲二千餘衆獲
馬牛數千并粮四万斛二十四年春正月順寧蒲蛮
猛吾既忒争聚傷及官軍調都指揮僉輔往問其罪
夏四月阿資又叛英集諸将佽議曰雲南地方數千
里佽 天朝威武金歯百夷車里平緬麓川和泥及
諸種羅羅蛮獠悉以降伏惟阿資恃險累叛若不遷
其巢穴雖曰稱兆黑虎終為梗化於是簡士卒親入
主補衛賊衆迎敵英麾兵擊之殺獲殆盡阿資僅以
身免遣其子請降秋七月英以八百媳婦弗率命遣
使招之其酋長刁木板惧遣招剛閑都奉方物貢于
朝而歸附焉二十五年五月得疾卒年四十七訃聞
上哭之慟輟朝遣官致祭其詞有曰使我無西南之
憂者英之功也命長子春迎喪官軍護至京師 上
遣中使祭臨追封黔寧王謚昭靖配享廟庭 賜葬
江寧縣觀音山之原英為人寡言笑沈毅有智量好
賢禮士撫衛卒佂尤有恩意所至未嘗濫殺既鎮雲
南乃築城垣設衛渠簡官僚修息政剔奸蠹撫酋豪

興学校許館傳嚴祠祭治水利立屯田謹斥堠墾田
一百一万二千畝辨方物以定其貢税視民數以均
其力役陳節目以寧便其人嘗從容詢一儒生曰吾
亦欲觀書何者為要對曰儒者之學必自小學四書
始以至五経諸史莫不欲遍通今公為國重臣春秋
鼎盛但當究輔弼之大義以安天下為己任豈欲效
書生博學強記之習也惟大學衍義一書乃宋儒西
山真先生所撰其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及夫天
人相感治乱之所由皆具此書公必欲觀書請觀此
書則大人之事備矣遂欣然令左右售而得之退朝
之暇即延縉紳講解切磋間之以通鑑綱目不三二
年學問大進論事輙援引典故其在雲南于鈴閣之
素壁間命善書者大書周子太極圖説張子東西二
銘朱子敬齋箴孔明出師二表李密陳情表韓愈佛
骨表朝夕瞻對求其理趣又擇民間之俊秀及土官
之子弟皆令入學肄業使知禮義曰首善之地風化
攸出不可緩也間于朔望擇茶畢延師生坐於堂設
廣席坐諸生於庭烹羔羊以食之土官子弟於冬夏

穀時衣以衣之嘗得太極圖著本并白鹿洞規著之
刻石置文廟平居無所嗜惟有馬癖嘗語人曰兵用
莫如龍然用莫如馬交通一僧爾猶愛其神駿而畜
之吾將以馳逐於兩陣之間順吾驅策與吾一心以
立功者在良驥耳是不可愛而他愛乎蕃息甚富其
良者以充歲貢餘過有征討分給將校將之勇敢善
戰者所得多至十餘匹然未嘗售于人以規利後雲
南父老與蠻夷土官頌即城立廟合祭以聞 上報
可及追王三代妻馮繼朕俱進封黔寧王夫人子男

五春晟昂晟昕晟别有傳春字景泰生未期遂毋喪
鞠于外祖氏長歸就李洪武乙未始十有七歲即侍
父英征西蕃洮州擒元三副使明年從征沐集乃擒
國公脫火赤等歸又明年從征雲南歷功先士卒十
六年還京師遂掌禁旅冬江西寇僭號順天王煽諸
郡作亂春與征馬獨冒矢石奮勇先登殲之明年師
還物天矣既平雲南晋英鎮守机務之密者非他人
所能通凡大遣報命春一歲之內馳翔再三所報悉
稱旨十八年秋授驃騎將軍僉後軍都督府事廷臣

識大錄

請試職 上曰是兒我家人非他比也畀寔授後軍
轄幅員之北視他府為劇春剖決如流事無壅滯是
年冬繫天下重罪於梁山春錄而詢之奏釋數百人
廿九年府州民告變郡海等犄逆 上命春馳驛往
至則巡城屬士襲而捕之推校得實白其誣枉 上
悉恩宥又全活數百人二十年春從征虜大將軍宋
國公馮勝帥師三十万北出沙漠剿元之餘孽未庭
者次金山降其署丞相開元王納哈出俾朝京師春
為護送納哈出與其屬兜其咸嚴甚敬憚之二十五

年六月英薨於雲南春往介喪十月奉柩還葬承毀
盡禮爵有詔起春襲爵繼任誥曰景命爾父副征雲
南留鎮其地能布恩德蠻夷率服朕無西南之憂者
十有一年今命爾襲父之爵當思爾父相逢之幸忠
誠為國夢寐存心則鬼神有鑒福祿永昌矣及命雲
南各衛事馬悉聽節制一切事務應奏者必經由然
後來聞陛辭奏曰臣父鎮滇畜馬駒以勞戰士藏寵
錫以賚遠者請以其羸歸數有司 上弗之許仍厚
其賜以遣至鎮則宣 上德意發號令修戎撫民衆

遠懷爾其父子之道又謂食為兵天屯政實第一
事較多寡入嚴賞罰之例稽功乃倍餉饋以足二
十六年春蚼國酋南速剌來朝貢于京和泥祿谷為
邊患遣元江刀平控禦之羅楷法來嘯聚命都督何
福討降之東川酋弗靖奏溪拜賽為知府境遂寧謐
秋維摩阿的寺一十砦構王弄山撒哈諸酋拒命詔
都督瞿能平其地俘一千一十九斬六百五十四級
獲馬五十二牛羊四千有奇皆給戰士遂讋服不敢
携二十七年春越巂賀哈賴遯西番蒙遜出沒北勝
浪滄州春潛遣百户蘭宗賢輕騎而往集民兵伏其
要衝之擒斬二百四十三請立瀾滄衛以填其地緬
海獻方物秋施甸蒲阿童等衆犯永昌境春命指揮
使胡淵乘間出奇襲殺賊三百三十二獲馬七十二
衆遂拔靡先是越州蛮龍海子阿資掠龍窩縱殺掠
累為國害　朝廷命諸將率兵數万征之師無功自
後無敢議伐者滑肆猖獗春復討之進兵紫溪山擒
其黨者宗十謀曰歷年不獲此寇者彼恃其地多險
沮及各處土酋皆姻婭得七匿今誘土酋悉送征設

謀爲伴寫一能通海多置營堡相犄角制其出入控
首必矣刀　駐陳寧追之二十八年正月六日兵至
赤窩思河資苑諸市及誅同惡沙陀普也等二百
四十七元越州平阿資素為桀黠至是捷聞　上嘉
尚之冬廣南酋儂真佑阻兵負固春詔都指揮王俊
征之尽墮其衆化俘斬二千一百七十馬牛四百八
十八數二万一千六百四十石廣南通明年順寧酋
猛丘结外也雲龍酋段羌納連逃皆蓄異志春遣大
理衛指揮使鄭祥往討猛白惧而斃羌伏誅改立猛
明吁海食其地寧遠州右為七十城門壞交阯恃險
遠郡強據春命何福率兵一戰蛮瑩江擒殺男婦二
千四百五十尽獲其衆象軍賞酋刀拜欄始惧乞降
奏復其官麓川宣尉思倫發先酗于酒其下多怨三
十年春刀于孟弄兵謀逐其主以自立思倫發窮奔
求援於國之入朝而受　宋翁以歸三十二年二月
永寧州屬如加復通賈哈剌冠邊詔何福擒之戮其
黜送二十日俘獲男婦三百餘々黨悉潰三月春以
思倫發之告駐師怒江諭刀千孟釋兵不聽四月乃

戒何福瞿福、卒劲平八千斷牧倍道直擣刀名盂砦渠魁乘勢奔出追射殺之遂奮兵縱擊大破其衆四方餘兵生擒六百餘級獲象四十馬一百五十回擊景罕空追二營皆下之時黨衆七万裨將請屠以逞救曰殺降不武乃止誅其乜餘尽釋之捷聞大廷以征虜前將軍即授舂命總四川貴州雲南各道兵欽退平其地時舂得疾已三四寒暑嘗揭誠殫思氣血愈耗及聞 太祖昇遐哀痛甚疾革然未嘗告倦有問者則曰通捐間也將以秋後征而遂不起矣九月

十二日夜半長星自東墜西其声如雷衆咸見聞舂隨薨享年三十有六訃聞 賜祭塋謚惠襄舂在鎮上載墻闢田以畝計三十万五千九百八十四畝益粮餉以石計四十三万五千八百有奇漢民户五千七百五口五万二千四百二十四又嘗鑿鉄池河三十七里水流浪洄田數万畝民受其利云

逸史刘姓鐘英八歲歸 太祖憐其孤幼命 皇后以子鞠之至十八出鎮江津有声績内扎肺腑外吏節鉞遂有權從南平閩越擒陳友定西畧崑崙逺

洪濤河以此將諳夜郎緣烏蛮立擒段世下車里八百平緬是日現以椎遂留鎮之以仁智為理闢庠序習禮義即以常以示制均攻從以示安周撫集以示揚破思立法以示然泣倖識以示恩諸部懷仁服義以附輯款收其土貢以充軍實為開國之親臣也子舂嗣父世鎮亦以威武讋服西人每發號施令舂之不滅詔勅遂使 朝廷無西顧之憂可謂父子繼美矣

馮國用 弟勝

馮國用其先由泗徙光州再徙濠之定遠遂爲定遠人父文貿有三子長國用季曰勝勝初名國勝更名宗異最後名勝皆驍勇饒智略國用覲都雅動止舉舉而勝長軀偉面磊落慷慨生時黑氣滿舍若煙霧經日不散里中異之淮南兵大起國用與勝從邑少年數百人立營以自固屬 高帝以兵略地至妙山國用合衆來謁 上顧國用儒服謂曰若書生耶試爲我計安出國用曰建康龍蟠虎踞帝王都會自古

記之幸而近我其師儒弱不任兵宜急擊下其城據以號召四方事做仁義勿貪子女玉帛若羣豎子者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曰此吾心也遂留致左右俾預進止機宜當李善長亞而有所攻戰輒擇甲直前奮擊時國用已進勝 上尤愛異之兄弟俱倫宿衛從克滁州三汊河之戰國用手廢其帥與勝皆攻和之板門寨先登又敗鷄龍山寇 上謀渡江國用與李善長請侍舟楫而後濟會洋泉湖水寨兵遂贊上拔采石以太平上大破陳也先兵盡覆其衆獲之

故也先與盟歃血而哏國用曰其人必叛、形見矣也先果叛而爲其下所殺子兆先復擁大衆據方山與中丞蠻子海牙分水陸而軍以相救衆各數十萬國用首從攻破海牙已大破降兆先盡得其衆 上悉降卒之驍勇者五百人爲宿衛獨國用與勝擇甲侍帳中 上寢息自如五百人皆感服 上即以爲國用勝將而攻金陵先登復從取鎮江供授萬戶復從取寧國定泰興宜興俱進大元帥國用尋擢帳前親兵都指揮使寧侍謀議從征金華進平紹興攻諸

多屬疾卒 上親臨奠哭之慟賻葬江寧贈郢國公明年勝代爲都指揮使陳友諒陷太平進逼我龍灣 上禦之大戰于石灰山未決勝率宿衛士直擣其中堅遂大破之溺死者數萬俘七千人窮追至采石復破之遂復太平師旋再從 上討友諒擒其安慶水兵長驅至江州友諒倉皇走武昌江州平進親軍都督張士誠以兵圍安豐丞相劉福通請救 上帥師援之福通已敗見救安豐且下勝從解其圍第功多遷同知樞密院事從下武昌克廬州走元將左君弼

移兵取江西諸郡復同相國達平章常遇春合兵下
淮東尋以勝圍高郵下之遂取淮安安豐從討張士
誠下吳興破執其將呂珍遂進圍蘇州踰八月始破
之論功次平章遇春進階榮祿大夫都督府右都
督尋從大將軍北討下徐宿青兗濟南凡諸郡國十
餘立皇太子以功臣備宮寮勝領詹事俄坐小法奪
一官為都督同知總諸衛兵取樂安守將俞勝遁獲
其將右丞別部兵溯黃河會取汴梁河南二郡西趨
潼關其將張德欽等來逆戰大敗之遂奪潼關守馬

渡西下華州旋師汴梁謁 上於行在 上慰勞之
拜征虜右副將軍命守汴梁還從大將軍達下山西
從武陟取懷慶踰太行克碗子城取澤州遂取潞州
轉戰平陽敗其左丞田保保徐伯昌於絳州獲之平
陽絳州平 制詔右副將軍勝居遇春下偏將軍湯
和居勝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下渡河發陝西取鳳翔
李思齊走臨洮獲其大將薛平章等遂度隴克鞏昌
降其總帥江豐真保進兵逼臨洮還從大將軍攻圍
慶陽執叛將張良臣全陝平前是 上諭達大軍已

下慶陽右副將軍權鎮之節制諸路兵馬而大將軍
與偏將軍和先還京議功賞達遂還達還之五十餘
日而勝亦至 上責之曰將軍不奉詔即召歎將軍
外還虜內侵擾關內所寄重沒辭而一旦棄之何
也勝頓首請死 上以其功高弗忍下吏且定賞頒
列其事全帑不能當大將軍半俄復為右都督再以
征虜右副將軍同大將軍出西安將定西大破王保
保之師鹵其士馬數萬王保保即擴廓帖木兒也分
兵自秦州南一百八渡徊略陽翁元平章蔡琳遂入

沔州又遣別將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元克之蜀
地大震移兵平西涼征哨極於西北凱還論功授開
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參
軍國事封宋國公食祿三千石賜券子孫以勝兄弟
親同骨肉痛切肢体又謂勝十餘年間內則除肘腋
之患外則建爪牙之功平定中原佐成混一所以旌
揚甚至賜文綺帛八十疋明年宋公勝按陝西修城
隍簡士馬又明年大發兵出塞勝以征西將軍率五
萬騎由西路出金蘭取甘肅以疑虜且分其勢勝至

蘭州道右副將軍傅友德以驍騎五千爲前鋒連戰敗虜遂定非肅進至亦集乃路降其守將小顏帖木兒次別篤山口岐王朶兒只班走獲其平章長加奴等及馬駝牛羊十餘萬時大將軍達兵不利左副將軍文忠所失猶相當獨勝以捷聞而有言其匿私虜橐駝馬者賞不行自是連以將軍印練兵臨清北平繼往大同復自大同討元殘寇散不剌等還鎮陝西改河南冊其女爲周王橚妃夫人何氏卒於京 上賜璽書慰藉加贊夫人身沒吾已任之即欲南從容委事於偏將而後行與謀莫畢後之孫董延周王官府成氏不吉等大將軍討虜也見不花勝以征虜將軍練兵河南大發數賜書慰勉時大將軍達左副將軍文忠皆前卒而元丞相納哈出擁大衆由金山數寇伺爲邊患 上乃拜宋公勝征虜大將軍穎國公友德永昌侯藍玉左右副將軍率參將南雄侯趙庸等以步騎二十萬衆之鄭國公常茂曹國公李景隆申國公鄧鎮并子侯等皆從軍 上復遣故所獲納哈出部將乃剌吾奉璽書諭之降勝等至通州諜虜有屯慶州者遂永昌侯玉以輕騎乘大雪掩之殺其平章朶木大獲士馬而還勝出松亭分築大寧寬河昔回城遂駐大寧踰兩月留兵五萬分大寧以全師壓金山哈剌出見乃剌吾而驚曰爾尚在乎乃剌吾頗爲述 上恩德且示以富貴納哈出喜即遣其屬來探馬赤等至勝軍獻馬且覘虛實勝已踰金山至女直苦屯降納哈出之將慶國公觀童初納哈出分其衆爲四一曰榆林一曰養鷲莊一曰龍安一曰禿河共人畜輜重富於元主不肯預朝會名之而不往勝大軍直前逼納哈出度不敵乃因乃剌吾請降勝使藍玉以輕兵往受之納哈出既知明兵盛乃指天嘆嘆曰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詣玉約降玉大喜出酒與飲甚洽納哈出酌酒所攜酎酹玉玉解之先納哈出即先飲後酌酹玉玉解衣衣之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讓不肯衣玉亦待不飲久之纏哈出取酒沈地顧其下吐吐語鄭國公茂首勝子婿也時在坐直而陳勝敵欲兒子篤之發不受且迫敵自見而其部將趙指揮解胡語謂及此且欲遁也戍

從前將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拔佩刀砍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兵擁納哈出馳而見勝其將士妻子凡十餘萬在松花河者聞而驚潰勝遣降將觀童往諭之亦降凡四萬騎并得其各愛馬所部凡二十餘萬羊馬駝驢牛輛至百餘里勝以禮安待納哈出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并狀鄭國公班師次亦迷河獲遺車四萬伍千輛馬數千疋傷痍及老弱二萬四千餘　上聞大悅使使諭勝等所以賞勞納哈出玉帶袍衣及其部曲金幣無算械鄭公茂還京會有言勝娶虜妃及取良馬無筭若又失其歡都督濮英三千騎而茂亦自陳所以將納哈出故沮詐勝過　上乃命收大將軍印勝還京命歸鳳陽里第奉朝請而諸將士亦無封賞者茂削爵安置廣右勝自是不復將大兵有所任使如調東昌等處胡騎行雲南撥行永寧戍僉山西東勝諸郡邑兵大同屯收還即上事仍奉朝請久之加太子太師時列勳詮空重者八人勝仍居第三賞賜黃金至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萬錠、上春秋高多所猜忌而勝號為雄勇

又時時失　上意洪武二十八年暴卒諸子皆不得封而國用之子誠積戰功雲南累官至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桑楨十七年秋贈勝寧陵王謚武壯

逸史劉極曰國用不死其在韓公岐陽伯仲乎勝有大將材積戰功久而其中不能無歉且又時時見駕桀馬能免乎金山之役至書凡三十以中山開平二王為翁始而夗之中而戒之終而愧焉嬉殺一開大功不保終致暴卒為天下惜豈非履盛滿而不知止之報與

傅友德

傅友德宿州人也徙居潁川碭山元末從李喜之起兵上來降攻劉入蜀喜之敗歸明玉珍玉珍不能用乃率所部走武昌從陳友諒辛丑　上攻江州至小孤友德率衆降　上才之使將兵從常遇春攻廬州友諒圍洪都從　上親征大戰彭蠡湖友德以樓船犯其前鋒身被數創戰益力殺數百人復與諸將邀擊其江口友諒死復從　上親征武昌督兵攻城八東南有山名高冠下瞰城中　上問諸將誰能奪此

友德即率萬人先登一鼓奪之矢中面及脇下鏃出脳後不顧武昌平以功擢雄武衛指揮使與徐達攻拔廬州取夷陵衡州襄陽攻安陸身被九創擒其守將任亮取淮東泰州進攻淮安破張軍于馬騾港獲戰船千餘大破竹貞兵於安豐所過楚元軍積聚矣元年守徐州王保保遣驍將李貳來冦伺其出掠乃將步騎二千泝呂梁循舟登陸擊之賊將韓乙迎戰友德躍馬奮槊刺乙墜馬賊敗走友德度李貳必益兵來鬪趨還城開門出兵陳於城下令士卒皆臥槍

識大錄

以待聞鼓聲即起擊有頃李貳至友德鳴鼓士寶奮起疾鬪賊大敗生擒李貳獻俘京師　上勞賞之命以鼓吹送還第拜江淮行省參政大將軍徐達等北征中原　上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參政傅友德勇略冠諸軍可領一軍使獨當一面復諭友德曰此行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衛彭越宣力於山東今用師身山東始汝其勉之進攻沂州斬王宣下青州敗元將也速取萊陽洪武元年取東昌棣州樂安收克汴梁河

南汝陽康諸山寨關陝平：共命敗元鄧友德引兵渡河取衛輝彰德遂下廣平克臨清德州滄州通州進克元都復將兵偵還古北諸隘口追元殘兵獲馬十千六百疋牛羊八千餘頭車二百五十輛皆尺同而還徇下保定中山真定略平度州遂克太原初擴廓帖木兒自太原出雁門將由居庸以攻北平友德同大將軍常遇春搗太原擴廓至保安州聞我還師來援其鋒甚銳兵丈萬騎突出友德師敵其眾千騎遂劫之因夜以兵襲其營擴廓方明燭坐帳中

闖變㨿亂亟納靴跣一足踰帳後出奪馬遁去友德追至土門關不及而還獲甲士四萬馬倍是敗元將賀宗哲於石州擊走四大王及竹貞兵敗脫列伯於宣府同大將軍取陝西下鳳州鞏昌臨洮攻克慶陽陝西悉平大賞諸將賜友德白金文綺三年復偕友德同大將軍出潼關以擣定西敗王保保兵保保北遁來勝取蜀友德為前鋒出秦州奪略陽關擒偽夏平章蔡琳遂入沔州分兵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漢中克之尋以饋運不繼還軍西安夏將吳友仁寇漢

中守將金興旺遣人求救友德率精銳三千攻斗山寨下令十人持十炬燃於山上友仁軍望見列炬起大驚夜遁去凱旋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潁川侯食祿千五百石尋進同知大都督府事是年冬命將分道伐蜀湯和廖永忠等由瞿塘趨重慶拜友德為征虜前將軍由秦隴趨成都　上密諭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

受命馳至陝集諸道揚言出金牛潛使人覘階文守備單弱引兵出陳倉攀緣山谷晝夜兼行直抵階州守將丁世珍率眾拒戰擊走之克階州遂趨文州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破五里關拔文州渡青川果陽白水江蜀人望風驚遁人諭降之引兵趨綿州阻漢江不得渡下令軍中造戰船百餘艘以濟師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日月投江漢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氣解修尋拔漢州

初夏人聞王師伐蜀命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等悉眾守瞿塘及聞友德破階文乃分兵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已逼漢州向大亨悉兵出戰城下擊敗之壽等至友德下令曰彼勞困遠來聞大亨敗眾必洶懼可一戰而擒也乃親督兵迎擊壽等大敗遂拔其城是時湯和駐兵大溪口未進上[illegible]引友德冒險克敵功以責之而和亦得木牌於江流遂進師次夔州友德進圍成都戴壽向大亨等出城拒戰以象代甲士列於陣前友德命以弓矢火器攻之象中

天却定哥兵瀾潞敗者甚衆友德亦十沉交會渤搖
遣人報重慶之捷壽等遂無闘志乃籍府庫倉廩以
降得士馬三萬分兵徇下州縣之未附者克保寧執
吳友仁械送京師蜀地悉平師還論功詔曰頴川侯
傅友德帥越險阻首克階文破綿漢截都保寧諸郡
功最大賞白金貳伯伍十兩文綺二十表裏是時劉
基上平蜀頌　上不自居復御製平蜀文以旌友德
五年副征西將軍馮勝北征沙漠敗失剌罕于西涼
至永昌敗朶兒只巴獲馬羊十餘萬攻拔甘肅射戍平
章不花降太尉瑣納兒吉獲馬萬匹六年大軍還朝
鴈門西北迤長城外故元餘虜遠遁遂獲平章
鄧宇羅帖木兒軍還留鎮北平上疏陳五事一將輸
宜令河間軍自長蘆運至通州北平軍自通州運木
城永平永陵運至北平運顧速宜通清河沫水故道
二流民越境爲逃悉宜招撫其職役免其半朔
三皆安居矣三古北口等處兵民六夫守關工夫供
輸有名無實宜放還民夫使力田令守軍千人代守
責專則邊事寧矣四關外新附之民甚貧宜給以牛
糧厚恤之則戶口日增矣北平府縣屯卒供億夫軍
宜少紓其力　上嘉納之召還京　皇太子諸王講
武荊山下九年率兵延安以備伯顏帖木兒設伏太
破之俘獲無算其麾下傅伯顏帖木兒以降　上將
平雲南命友德巡行川蜀永寧雅播等處修城郭請
關某於是金筑普定諸山寨酋長相率來降還京獻
馬五百　上選內廐馬十五賜之十四年同大將軍
出塞討元平章乃兒不花等渡北黃河虜騎遁友
德選輕騎夜襲灰山克之九月拜征南將軍藍玉沐
英副之統兵三十萬征雲南　上曰雲南僻在遐荒
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形勢以規進取朕實覽輿圖
咨詢于衆得其扼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
列卒一軍以向烏撒大軍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
害乃進兵曲靖雲南之喉襟彼必併力於此以拒我
師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
以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
彼此牽制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先
取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

不煩兵也師行〻上出餞龍江友德至湖廣分遣都督胡海洋等率兵五萬由永寧趨烏撒大軍由辰沅趨貴州攻普定普安下之進取曲靖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以拒我師友德用沐英計倍道疾趨未至曲靖忽大霧冒霧至白石江頃之霧霽虜見之大驚我師陽欲渡江而潛遣數千人從下流以渡出其後適樹旗幟金鼓忽震達里麻急撤軍以禦而我師畢濟矣既陣友德麾軍大戰矢石齊發呼聲動天地縱鐵騎擣之虜大敗生擒達

里麻俘其衆萬計悉縱之使歸本業遂平曲靖友德自將兵擊烏撒城之分遣副將軍下雲南梁王走死通與節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皆震讋降附藍玉大理擒土酋段世分兵略下鶴慶麗江金齒車里平緬皆降烏撒蠻復叛討破之斬首三萬餘級獲馬牛羊數萬復遣兵搜捕蠻寇之未服者致之露布歸附蠻地悉平 上數遣使者勒諭勞友德十六年 上命長興侯耿炳文往諭友德等班師且曰遲速之期宜自審度友德乃因其土俗定賦稅屬郡

田興學校創設諸司大小相維犬牙相制邊境以寧十七年凱還 上深慰勞之進封穎國公食祿歲與千石予誥及鐵券子孫世襲錫錦綺帛二十表裏鈔百錠再賜米千五百石以一皇女歸其子忠十九年再征雲南二十二年還總兵率軍討曲靖普安等處蠻平之二十三年征沙漠至迤都山擒乃兒不花復征西路寧夏二十四年北征追故元遼王方進兵遠下令班師虜信之少懈趣師復入掩襲虜衆而還嘗請懷遠田千畝 上曰爾不聞公儀休事耶械賜不

許爾而復侵民利何居友德懼而退復出理山西諸衛兵已副宋國公總山西河南兵為史田公侯在事者悉聽節制還進燕太子太師尋復與宋公馮往北平山西備邊宋燕二王節制自藍玉敗友德與馮勝相繼暴卒子孫不得襲封至崇禎十七年敕贈友德麗江王諡武靖

逸史劉振曰明興猛將雲從數倍雲臺淩烟而六王最著其以號曾稱者莫如常開平次則傳穎國耳觀下蜀掃滇踰險擣抄荒遠席卷飆馳擊之良驍趨秫

絕塵而追父爲御畜迅騰躐一日千里其用兵方略
忠愨而英是豈泛焉者哉卒乃暴疾除封不得與功
名終始天下至今冤之

藍玉

玉姓藍氏鳳陽定遠人其女兄歸開平王常遇春因
隸遇春帳下長身頳面言動異等每臨陣突圍所向
有功遇春甚獎愛 上亦以遇春故特寵任之歲壬
寅授充管軍鎮撫甲辰授武德衛千戶乙巳時親軍
千戶吳元年陞武德衛指揮僉事尋陞指揮使洪武
元年冬陞大都督府僉事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率
兵征西番擒其酋長朶只子三副使獲馬二萬餘匹
牛羊十餘萬頭十二年秋班師封永昌侯十四年爲
征南右副將軍同永川侯傅友德西平侯沐英帥師
取雲南擒元平章達里麻於曲靖而王巴匝剌瓦爾
密走死滇池次取大理鶴慶麗江建昌金齒車平緬
地方萬里皆入職方以功名居多十八年冊玉女爲
蜀王妃二十年正月爲征虜右副將軍宋國公馮勝
北征五月遇故元丞相納哈出于金山納哈出遣使
納降六月期會軍門置酒飲與玉同席因酌酒勸酬
玉解衣以衣納哈出不肯服玉亦不飲酒爭讓久之
納哈出覆酒故不下不語鄭國公常茂坐其中變因

拔刀斫傷其臂擁至勝營其衆驚潰王率輕騎追至亦迷河降其衆數萬而還八月詔宋國公馮勝仍行總兵分駐錦川冬十月移屯薊州休養拜征虜大將軍二十一年四月進兵踰嶺而北至捕魚兒海直擣虜營虜驚潰獲其次子地保奴及妃諸王太尉平章等四千四百餘并寶璽金銀印車輛軍士家屬六萬九千餘口盡驅馬驢駝犢畜捷至 上命通政使常茹等賫勅書往勞當擬封王梁國公命有司給第宅廩餼俾就居京師既而有言王私元主妃事 上怒曰

王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為哉元主妃聞之惶懼引自盡地保奴由是有怨言王歸至北平以名馬獻文皇不受王慚謝歸見 皇太子 太子妃開平王女也因說 太子曰殿下試觀 皇上於諸子孰最愛者為誰 太子曰鷹鳩之愛馬有軒輊王頓首曰臣望燕王英武得人心威名日盛 皇上所鍾還太聞術者言燕地有天子氣臣幸托肺腑願殿下自愛王北伐歸 上謂王曰爾率將士北征功最大然虜主妃未降不能遇之以禮乃擬欲汙亂又言恃勞遣

人入朝覲伺動靜此豈人臣之道哉今憫爾功勞屈法宥爾爾其率德改行以慎厥終王頓首謝於是論功行賞賜王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四段封涼國公仍鐫過是于券是月朔叛酋資等率衆寇普安燒府大肆剽掠征南將軍穎國公傅友德等率兵擊之斬其營長者滿已青初王以開平王常遇春妻弟屢從征伐有功胡陳之反王嘗聞其謀 上以開平之功及親親之故宥而不問後諸老將多歿及擢為大將總兵征伐所至克捷甚稱 上意然王素

不學性復狠傲見 上侍之厚又自恃功伐專恣暴橫畜莊奴假子數千人出入乘勢漁獵常占東昌民田民訟之御史按問王擅逐御史及征北還私其駝馬珍寶無算夜渡喜峰關關吏以夜不即內王大怒縱兵毀關而入 上聞之不樂王復不省嘗見 上命坐或侍宴語動止傲悖無人臣禮及總兵在外擅陞降將校黜罰軍士甚至違詔出師恣作威福以脅制其下至征西還奏凱陞爵命為太傅王怨望快快言曰吾此回當為太師乃以我為太傅及時奏事

上惡其無禮不從，玉退語所親曰：上疑我矣。乃謀反。當是時，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景川侯曹震、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都督黃輅、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及諸武臣嘗為玉部將者，玉乃密遣親信召之，晨夜會私宅，第謀收集士卒諸家奴伏甲為變，約來已定。錦衣指揮蔣瓛告玉謀反，簿錄其家，凡有片紙隻字，首並逮獄。上集群臣廷議，玉強辯甚悖，桀驁不肯服。吏部尚書詹徽叱玉吐實，無徒株連人。玉大呼曰：徽即吾黨。遂併殺徽及詩人王行、孫蕡。是歲九月，詔曰：藍賊為亂，謀泄族誅者已萬五千人，自今胡黨、藍黨皆赦不問。

述史劉振曰：玉之勤不凡，每戰必先登陷陳，所向克捷，積功累封以至公孤，名位極矣。奈何恃功驕恣，無人臣禮，貪財好色，出入亡度，即　嚴旨屢傳戒諭，讀不自省，遂以謀反夷族。功臣大吏偏裨將卒坐以黨夷者二萬人，致連潁、宋二國皆令暴卒不終，豈獨諸臣不幸，而大功不保，抑誰執其咎哉。

胡大海

胡大海，字通甫，泗之虹縣人。元末辛卯兵興，天中大亂，民遑遑焚依，無所棲止。皇帝手聚義兵起而救之，屯兵滁陽。公杖策謁轅門，一見語合，遂居前鋒，以佐揚。天歲乙未春二月，王師取和州，夏六月下太平；丙申春三月，平金陵，攻京口；丁酉春二月，又拔毘陵。大海皆列戎行，或搴旗斬將，或操戈以先登，前後屢建奇功，乃授右翼統軍元帥，使宿衛帳下。夏四月，又從破宣城。上命行樞密院判官鄧愈戍宣，大海副之。秋七月，遂同諸將攻徽州，拔之。元將揚完者聚兵十萬欲復其城，大海自婺源蕨程以進，積壘而前，大呼殺人，眾皆披靡而遁。戊戌春三月，諸將克嚴州，大海又偕往降洪洞兵三萬，以功遷行樞密院判官。大海謂蘭溪去蕨為甚近，蘭溪下則斷婺之右臂矣。冬十月，乃下蘭溪。十二月，王師取婺州，陞僉書行樞密院事。己亥春正月，攻開諸暨州；十一月，又平處州。庚子夏五月，又拔信州，信之絕糧，人皆勸還師。大海曰：此閩楚咽矜之地也，可棄之乎？乃築城浚隍

為堅守計辛丑夏五月　上憫大海之勞且以婺為
海右大藩通甌引越非宿將重臣有以控制之不可
乃授大海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鎮守婺
壬寅春二月溪洞苗軍元帥蔣英叛刺公并殺郎中
王愷等李將軍下杭縛英至京　上命懸公像市曹
刺英血祭公贈大海越國公祀於卞壺廟洪武元年
築壇鷄籠山祭故功臣大海位第一而祔以文臣從
王事者李夢庚王愷孫炎等二年立功臣廟于鷄籠
山定紀二十一人命死者塑其像生者虛其位時大

識大錄

海及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
茅成八人己卒楼神下並蔣子文而六王及華高吳
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尚存也賜謚武
莊大海嘗曰吾不知書吾行兵惟有三事不殺人不
虜人婦女不焚人廬舍以故所至健兒雖附編氓寨
韓有祭征虜之風初大海之未死嘗夜出人見其兩
目熌熌有光若燈及其既死獻人救擄我還陷大海
降祥異或見夢於人或觀壘火滿野洶洶聞人馬聲
泊出師輒大捷似實有陰兵來助者是則大海之英

識大錄

魂烈爽下上於星辰之間固未嘗亡也
逸史劉振曰丈夫之遇於時也生使人懷之歿使人
思之且建廟食於其土必其德澤入人之深堅如金
石弗渝然後足以厭乎人情而合乎輿論也大海既
得甲士之驩心復兄耕鑿之慈嘆仁與威兼之矣昔
祭征虜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及
其死也人為立祠享之較之大海同一律耳

耿再成

耿再成字得甫泗州五河縣人從 上渡江多著勞績自偏裨擢右帥總出鎮滁揚二州遷長興陞樞密判官守處州至是袺之苗叛再成方與客飲聞亂即上馬收兵不及迎賊罵曰賊奴國家何負汝乃敢反賊將直前刺再成中頸大罵不絕口死胡深等收其尸槀葬之事聞 上嗟悼不已立廟祀後以衣冠改葬于金陵聚寶山追封高陽郡公擢其子天璧為官洪武三年進侑享太廟加贈泗國公謚武莊

俞通海 弟通源 通淵

俞通海其先濠人父廷玉耕於巢之野有子三人通海及弟通源通淵也彭祖為群盜廷玉與三子從其部李普勝軍普勝敗廷玉率三子與其縣人廖永忠等結寨巢湖數與左君弼戰不勝乃歸 太祖傾心撫納當繳之戰通海開尤力與廷玉俱授萬户從渡江拔采石取太平廷玉有謀父子皆進爵總管移兵圖建康通海與蛮子中丞戰覆其師又火元軍於水陸獲陳兆先定臺城及鎮江諸縣廷玉通源皆與有功廷玉遷元帥通海遷秦淮統軍元帥尋遷行樞密院判官偕諸軍略地克江陰宜興二州定寧國路通海與樞密院判趙繼趨水陽下句容克大浦口以舟師入太湖馬跡山降其二將與吳將呂珍戰於口以甲家士為俞將軍自入行間與士卒採戰還克吳江與吳兵遇血戰中天敗一日復與廖永安攻降偽吳將江陰袁瑞擒其水將 定於石碑取通州克太湖宜興戰敗吳師奪其舟會漢將趙普勝陷池據樅陽通海乃還從廷玉擊漢桐江等追殺甚衆獲巨艦數

百遂復池州父子皆還樞密僉事進攻普勝於安慶
獲漢黃旗斗船俘其帥而廷玉戰歿漢主友諒東竄
通海逆擊於龍江走之追火其舟于慈湖獲七帥又
追之於采石天中背論功第一遷樞密同知尋從征
漢取銅陵安慶九江蘄黃武昌復南昌通海通源俱有
功已與漢戰鄱陽舟小漢巨艦壅舟通海乘首旗艦
以脫鐵盡皆焚遂火漢舟二十與廖永忠以飛舸追
漢將張定邊以六舟突入壘戰單槳子口據漢上流
友諒戰爲逐論功賜通海良田金幣復從攻武昌還
中書右平章以事守禦廬州峽塹從堅拒戰逃竄廬
人以寧之從大將軍征浙西克湖州拔舊館分兵取
太倉凡持羊酒迎降偽吳帥 仁哥率數千人將以
百餘舟入海既聞秋毫不犯皆羅拜爲緬纸煎收范
山崇明嘉定松江與吳主士誠戰滅渡樵收之從兵
桃花鳴湯共守而通海中流矢疾通源領其兵助攻
吳滅之逆襲凡任爲江淮行省政事從大將軍取中
原克平山東河南燕冀秦晉大破王保保兵于定西
攻克興元封南安侯復從征沙漠斗肅皆有功南荒

蠻夷不靖通源勤之俘斬數萬病卒于平通淵從西
平侯征湖貴蠻有功推父兄恩封越巂侯初 太祖
爲吳王時贈廷玉樞密院同知追封河間郡公通海
之中矢恥也 帝爲之祈及中流矢歸車駕臨問通
海不能對 帝探淚出其卒也臨哭之哀從官衛士
莫不感沛贈光祿大夫追封豫國公後改封虢國公
謚忠烈通海沈機簡重勞不矜能嚴而有惠卒無子
通源追坐胡惟庸黨子不嗣通淵受封未幾坐累撫
爵建文初起爲裨將禦北師于白溝戰歿俞氏父子
四人死王事者三也

趙德勝

德勝姓趙氏濠州鍾離人世為良農家狀貌魁偉有
膂力尤能馬上運槊捷疾如飛人不敢捽近歲壬辰
江淮擾攘州縣簡拔桀鋭為義兵奇德勝勇悍選為
群隊長年甫二十有八歲帥衆接戰必摧鋒孤以陣
先蹈湯赴火有不暇卹敵人望而畏之然僂僂在下
列無有旌其能功者乃走西營謁歸德王壯哥隷麾
下稍久察其馭軍無律絶類兒戲又欲擇豪傑而依
之依依未有所歸甲午　高皇帝親領大將南征駐

識大錄

軍滁陽德勝聞母李氏在軍中秋七月戊寅遂棄其
妾來從及見　上牀門喜獲騎將遂賜以余名命為
帳前先鋒已而從　上取鐵佛岡攻三汊河口破張
家寨克全椒後河六丈大樹諸寨尋士師援六合左
股為流矢所中狀至危殆　上親臨視焉乙未春閏
正月剿鷄籠山群盜與偽將韓詩酣戰直搗烏江下
和州而含山次第平三月夜襲陳也先營戊申也先
來侵力出關卻之夏四月庚申拔採門寨五月擊長
官寨遂取儀真　上錄其從戰之功超授總管校尉

識大錄

管軍總管府先鋒六月丙辰從　上渡大江時元
兵屯牛渚劍槊如林常遇春鼓勇先登而奪其營諸
將乃下太平連攻蕪湖句容取之秋七月辛卯克溧
水八月破溧陽皆有功丙申春二月元將蠻子海牙
海牙闕大兵南渡擁兵建柵於采石磯以斷淮西之
路時將士家屬皆留淮西　上慮其心動將命遇春
帥師攻之德勝亦在道中乃以疑兵分其勢然後出
正兵與戰短戈力接奇兵遽起而乘之元將大敗而
遁三月乙酉大破陳也先營於方山庚午下金陵德

識大錄

勝之績為諸將先丁酉　上命徐達取鎮江德勝副
之破貓兒軍水寨夏四月下甘陽金壇五月平寧城
兵鋒所及勢如破竹而所向無前矣轉承信校尉領
軍先鋒六月取廣德秋七月破偽吳張士誠水寨九
月從遇春攻毗陵會清軍叛與士誠合圍達於牛
塘遇春與德勝大敗其衆擒其梟將張將軍下酉春
三月壬午取昆陵時豪傑雖爭而民心無定向曹未
幾何廣德寧城叛德勝復取之夏六月戊辰取江陰
秋七月丙子攻常熟張士德出挑戰德勝麾兵而進

士德沈縛士德士誠之弟也遂征耳露望亭無錫諸寨戊戌春二月從攻湖州已而宜興叛秋七月德勝復取之己亥夏四月從懷遠大將軍中翼左副元帥五月攻池州取青陽石埭當是時安慶蹇為荊楚咽喉之地勢不得不取秋八月德勝攻之已而取無為潛山冬十二月復從大將征杭州庚子春三月還南京會偽將朱暹來攻宜興德勝帥師為援即偽退之夏五月偽漢主陳友諒以重兵襲我太平境且犯江 皇上震怒命諸大將分據險要授以成筭而命德勝

守虎口城虎口城龍江第一關也既而友諒兵長驅兵陳既交發伏相當而伏兵忽起山坳友諒兵大敗擒戮無算遂復太平秋八月下銅陵克臨山寨冬十月掠黃梅及馬馱沙辛丑春二月降高郵夏四月陰漢變統兵元帥秋八月 上親帥六師伐偽漢以報龍江之役德勝從行道經安慶攻破其水寨遂拿風直泝小孤山抵九江九江偽漢都也距九江五里許友諒始知意謂神兵自天而下友諒宵遁遂克九江獲其玉研筆盞日月旗等物德勝復分兵攻蘄擒獲

濟冬十月克瑞昌臨江安吉諸州復回師攻安慶下之十一月壬申進克撫州友諒既遁諜抄鄂武昌偽勝承命攻其池口嘴壬寅春正月從 上征南昌安至彭蠡湖南昌降三月取新淦州已而祝其康泰據南昌叛殺守臣葉琛德勝率精甲從徐達復其城夏四月甲午城破德勝左有為砲所傷久之乃瘳上壬壯其為人超授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張友諒據池州神山寨以叛冬十一月德勝與遇春平之偽漢餘黨建柵南昌之莫山號為八陣指揮十二月德勝

從道將軍破之俘獲五千餘人江右州郡雖已附往往觀望狐疑未即決癸卯春正月臨江吉安富州叛城叛德勝皆先後統兵復之 上以南昌實西江要鎮襟江帶湖控荊引粵非宿將不足以撫綏定之寄於是詔皇姪大都督授以節鉞往蒞其地而德勝實統精兵受節制夏四月壬戌友諒帥強兵來寇攻圍南昌癸亥德勝統步卒數千開城門迎戰偽將金指揮張弋直前德勝彎弧一發應弦而仆敵氣大沮而退明日復合自是晝夜環攻城發掠睨所從文擊在

正取德勝贊畫秘計分命諸將隨方應敵剪獲甚衆六月辛亥德勝巡城至東門敵發弩張中其腸背齊深入約六寸即拔出之且撫卹而歎曰吾自壯歲從軍傷於矢石屢矣其重無踰於此者天命也夫然大丈夫死即死耳復何憾所恨者不能從 王上掃清中原稍効微勲垂令名於竹帛耳丁巳遂亮於私第年三十有九軍中聞泣相弔 上聞之悼惜不已遣使者赴軍前致祭冬十一月子獻護柩東至南京咏丙子葬于牛首山安德鄉下堡之原 上念其功復

命時以布帛菽粟有差甲辰春三月遂命獻代領其衆秋九月下中書議贈榮禄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梁國公勅有司建廟南昌歲時祭享戊申正月乙亥 上即皇帝位追念開國元勲皆命配享 仁祖淳皇帝廟廷德勝位居其八定異數也曾孫補立功封武靖侯

逸史劉振曰德勝之初歸我 太祖也以母之故而遂棄其妻及其死事也惟以不能掃清中原為恨嘗謂克盡忠孝矣古稱仁人義士其正然矣夫得無愧

此兩字而已區區戰功又烏以重德勝哉

丁德興

丁德興定遠人生有異徵號勇若射甲千驗附　上偉其才貌以黑丁呼之授萬戶是年取洪山寨敵兵勁悍且數千德興所率省纔百人一鼓破之擒其偽帥克滁州乙未克和州敗青山賊兵從渡江拔采石乘勝取太平元將陳也先率兵數萬突犯城下　上方策應之德興分兵從取溧水溧陽邊湖皆先登時蠻子海牙集樓船結營采石陳也先既敗其子兆先復合淮兵屯方山伺太平德興從克采石營發船艦破賊方山營擒兆先次金陵敗鎮江陞管軍總管下金壇廣德宣州領精兵圍常州平陞左翼元帥宣武復叛率兵佐元帥胡大海復之遂分兵下江陰取徽州石埭池州樅陽攻江州移兵擊安慶進攻湖州皆捷復克其寨援江陰敗江西郭近州縣從攻婺力戰克宜興先是徐達部眾攻宜興久不下議以其城西通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由乃與德興分兵絕太湖口而併力急攻城遂拔之功授鳳翔衛指揮使攻廬州陳友諒犯龍江德興守石灰山遇戰力擊敗之是

獻大錄

年秋從　上征友諒拔安慶克九江從　上征援安豐禽擊呂珍敗走左君弼引兵至復擊走之會友諒攻圍南昌從　上親征遇於康郎山大戰破友諒遂取鄱陽十月從征陳理於武昌回攻廬州克之進征中興湖南衡州多不戰而附攻克通州高郵淮安征浙西擊常熟舊館敗士誠兵十一月下湖州降李伯昇克吳江圍蘇州將下卒於軍年四十贈都指揮使洪武元年二年肖像功臣廟追贈濟國公德興沉勇敢爭任而有信行師紀律嚴明不妄殺有功而不伐

上以是重之嘗與諸將論征伐雖屢曰必謀黑丁乃可其見重如此子三人忠授龍江衛指揮使世襲浩祖恩賜守塋浩子廣廣子富世食田祿於江寧

張德勝（汪興祖）

張德勝字仁甫合肥人至正壬辰江淮兵起德勝與廖永安俞通海等所部泊據巢湖結水寨以観時變會左君弼據廬州與賊將趙普勝犄角伺隙乙未閏　太祖駐師和陽乃謀通款　上大悦親率兵至巢湖諸將迎　上登舟入江中巡蛮子海子集船塞湖口以阻諸兵趙普勝陰有異志德勝等容道横上歸和陽集兩舟多載猛士復至黄墩攻蛮子海子敵船高大不利進退德勝等以小船與戰操縱如飛左右奮擊大敗之直抵和陽營於新河是月二十八日破鉄长官水寨新生沙寨獲人馬逐授萬户六月翔翊　上渡江時風順水涌頃刻達牛渚守者駭走逐拔采石乘勝徑取太平義兵元帥陳也先與其將水陸分道寇城德勝同湯和擊其水軍會徐達鄧愈擊其步軍遂擒也先擢太平興國翼軍總管分兵擊溧水克之是年冬蛮子海子結營采石北先渡忠營方山率衆十萬犄角相望以閒太平丙申二月攻采石營德勝同永安以舟師進破之蛮子海子僅以

數舟遁去三月辛巳　上率德勝等取集慶路太破方山營擒兆先盡降其衆庚寅克集慶得兵數十萬丙申克鎮江陞秦淮翼元帥四月克金壇八月從攻常州閏之丁酉三月常州平以功陞樞密院判官四月從克宣州五月丁太湖招降張士誠偽帥王貴等遂攻宜興八月攻馬䭾沙戊戌正月同廖永安俞通海擊江陰石牌海寇敗之降馬䭾沙陞僉樞密院事四月趙普勝以其主徐壽輝及其平章陳友諒之命自樅陽寇池州德勝率兵往援主則守將趙忠被執城已陷矣德勝抗憤鋭圖克復十月從徐達下宜興己亥三月普勝復寇青陽石埭等縣德勝統精兵與戰於栅江口破走之四月復同俞通海擊普勝大敗其衆遂復池州九月引兵自無為登陸夜至浮山營擊走普勝將胡德濟敗之於青山進至潜山界友諒参政郭泰領兵至沙河迎戰德勝復大破之斬賴泰獲軍資無算遂克潜山庚子五月友諒以東兵襲太平遂直犯龍江　上大怒命諸將據險以禦以德勝德水陸大軍擊之陳氏兵大衆奔既交戰偽胡

當德勝乃從中大呼麾諸將士奮擊友諒敗走斬蕃
不可勝計　上遣德勝與徐達馮勝等追友諒至赤
石與大戰德勝死於陣追封蔡國公洪武三年贈開
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光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
府封爵如故六年三月諡忠毅侑享　太廟子宣中
軍都督府僉事坐累降神策衛指揮同知宣子義孫
昂昊曾孫勇曾孫淮源世襲廣州衛指揮同知
江興祖巢人初為張德勝養子德勝戰歿子宣幼興
祖嗣職從張姓征友諒與俞通海趙德勝攻水寨拔
江州克其城進拔蘄州遂取南昌士誠圍劉福通安
豐興祖從　上援敗其衆還攻廬州鄱陽之戰興祖
等六舟深入搏戰又邀擊禁江口收殘友諒攜湖廣
行省參政陞督府副使克淮東下湖州平吳陞同知
督府從大將軍北征取山東州縣孔子五十六世孫
衍聖公孔希學聞大軍至來曲阜尹希舉鄒主簿孟
思諒謁軍門興祖禮之兗東州縣皆降燕領右率府
事克汴梁還濟寧取元都徇永平下山西收大同時
宣已長詣父職興祖乃復姓克武朔為晉王武傅兼

識大錄

山西行都督僉事洪武四年封東勝侯入省宮其過
者　上亦問亦亦與誥劵令自敘闕實封從傳將軍
克階文蜀平章十世真攄險艱我興祖繼馬直前中
飛石死詔御督興祖漢王事授原封侯爵世劵食祿
十五百石與視子幼以所賜田五頃令與宣同居後
疾卒

識大錄

桑世傑 子敬

桑世傑無為人元亂與廖俞孫諸公結水寨巢湖乙未納欵趙普勝蓄異志世傑洩其謀 上洋歸和陽集萬舟載勇士至黃墩攻敗普勝及寅子海牙 上趣入和陽諸軍大集即攻破采石鱗魚洲鈇長官水砦取太平擒也先寅子海牙遁擒兆先入金陵拔鎮江陞泰淮翼元帥下金壇丹陽從圍常州攻寧國常州平陞判行樞密院事取馬馱沙乞大浦口江陰下太湖收宜興奪與諸將攻江陰石牌海寇崇瑞世傑奮戈躍馬陷陣從諸將大怒奮擊盡獲海舟擒瑞

上念世傑贈永義侯備享 太廟國初忠節盧有世傑及廖楚公俞虢公孫梁公四人洪武六年詔定功臣謚號禮部言光武封冦恂為承義侯宗丹參義侯世傑侯名永義不必重謚 上從之子敬以父故陞僉府僉事立功洪武二十三年封徽先伯誥曰朕當群雄鼎沸之秋提虎旅東渡大江爾父世傑率師來歸由是披堅執銳數著勤勞既而歿于戰陣已贈侯爵朕不能忘遂陞爾中軍都督僉事俾襲先業從征

識大錄

伐乞底成功茲又擒除奸先呈不彰前人之績朕嘉爾忠特封為推忠協謀武臣龍虎將軍上護軍徽先伯食祿一千七百石子孫世嗣二十四年練兵邊塞召還明年又出南陽信陽練兵緒浚城隍位暑屯田明年閱民籍軍平陽已而屢出山陝北平練兵老卒

康茂才

康茂才蘄人元末結義兵保鄉里立功至都元帥
上渡江時茂才力戰主案天寧洲諸將以采陽圮破
茂才寨茂才奔至京口不能脫率兵三千來降傾首
軍門曰前日之戰戕力為主屢敗不振天數非人力
今頓歸依效尺寸　上喜得茂才立拜秦淮翼水軍
元帥守龍灣敗馬馱沙克儀陽改營田使　上曰北
兵亂夫耕之食特設此官命汝興水利高下旱澇時
其蓄洩也田大獲仍蓋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
既破姑熟將規建康　上密諭茂才曰有事任汝被
辦予懇曰惟命曰友諒且入寇吾欲速其來分其力
給以虛實非汝莫可使者汝與友諒舊可為書約為
內應者友諒來吾事濟矣對曰家有老閽舊事友諒
令持書往必信茂才為書言上不足與有為兵勢地
蹙四面勁敵僕妻身團併款亹拔歸異倘大將軍分
道遞進使當納款建康可唾手得也友諒得書大喜
問康公安在曰守江東橋問橋何為曰木橋遣閽者
歸書答茂才余某日至橋所呼老康公即我應內外
奮擧功成官賞不爾吝茂才以書上　上曰虜且墜
毅中矣即命吾長日夜易橋鐵石友諒至見鐵石橋
愕然又連呼老康不應遣視營中舉馬敝旗四散落
落益大驚曰老賊紿我語未畢伏兵四起友諒狼狽
走得脫擒殺將士數萬茂才復破蘄黃戰鄱陽湖圍
武昌有功陞副都護從湖南敗吳平子門戰尹山橋
逼蘇州軍其北門吳平退督府同知兼太子右率府
使又從征下齊魯閩舩鎮河中節制太原諸城再征
漢中卒追封蘄國公謚武襄子鐸洪武三年以茂才
功封蘄春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曰鐸嫡子也嫡
終無後及庶長時鐸年十歲父侍　皇太子讀書友
本堂金鑄蘄國武義公五字牌賜鐸及其庶兄鎧鐸
長皆民堅田鳳陽征辰州儀平松潘諸州有功巡東
海諸城從徐將軍征胡傳將軍征雲南皆有功卒於
軍追封如父謚忠愍子淵淵幼淵優給充散騎舍
人已而革冠服勒居山西卒子勝永樂二十二年宣
德二年再乞嗣爵勝子永弘治七年援詔請嗣皆不
許

丁普郎

丁普郎初為陳友諒將守小孤辛丑八月王師征友諒次小孤普郎迎降用為將從征有功授行樞密院同知七月己丑與友諒戰於身被十餘創首脫猶執兵若戰狀植立舟中不仆贈濟陽郡公

吳良 弟禎

良姓吳氏鳳陽定遠人初名國興後賜今名氣岸雄偉性質剛直與弟禎俱以勇力攄元末群雄並起海內鼎沸 高皇帝以聰明神武仗大義奮起布衣良兄弟委身相從服勤左右上溪冠馬甲干秋從 上取滁州乙未春從克河陽常為先驅戰皆有功六月從渡大江與元兵戰于采石拔其營乘勝克姑孰舟下溧水溧陽丙申從定建康戰功為多又從大將軍太傅魏國公徐達克鎮江下常州屢著功勳陞分軍

戰丁酉下江陰命良以指揮使領兵鎮守時偽吳張士誠據姑蘇跨有淮東浙右地大物眾兵食富強實江南一勁敵而江陰正當東南要衝襟之地士誠又多變詐動以金帛啗誘將士良行 上諭之曰彼以其詐我以吾誠可為邊將鎮守封疆約束士卒毋外交毋納逋逃毋貪小利毋與爭鋒惟保境安民而已良奉命惟謹繕城池遠斥候利器械嚴部伍士卒無敢逃亡無敢出境生事者敵亦畏良之威不敢侵犯數年後命禎督兵協守敗敵侵兵陞樞密判官尋

遣常州良遣兵間道擊其援兵于無錫自是敵舟師不敢泝大江上金焦召入見 上勞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憂賜車馬珠玉不足旌其能命館閣學士宋濂等贈良詩文良在鎮仁勇不妄刑殺儉素自持食不二味聲色貨利泊無所嗜夜宿城樓枕戈警備奬厲名節闢新學宮崇尚古習絃誦瀾聞寇無虞墾屯田平徭禁惰詰奸居十年封境帖然 上親將兵下江西克湖廣偽漢陳友諒大軍屢出而無東顧之憂皆以良之扞蔽也丁未大軍克姑蘇士誠面縛上以姑蘇承士誠剽掠之餘力戢叛服必得剛毅有智略者鎮其地遂以命良 良至奉宣皇上威德紀律嚴明號令整肅軍民輯睦咸得奠安洪武三年天下大定論功行賞以良有守江陰之功封爵為江陰侯食祿二千五百石賜以鐵券子孫世襲恩遇渥也廣西右江諸州僻處炎徼去中國遠數千里前國號為要荒爾臣爾叛唐宋以來羈縻而已九鄉北方相去益遠姑息尤甚夷俗狃於仇殺數侵盜邊境洪年春命良將兵討之良率兵入跋嶺崇山峻居險阻剪薙荊棘衝冒瘴霧勤勞特甚數月盡平其地俘獲不可勝計自是溪洞夷獠畏威懷德革心向化輸租賦奉法令同內地焉先是上稽古制建親王為磐石藩屏齊王受封青州命良營建王府宮殿社稷良經營區畫部署軍卒並手偕作功成而民不知勞良晉青州二載得疾而薨享年五十有八良自起身行伍直至為將帥受封爵始終一致有功無過故其薨也 上深惜之恩禮有加焉詔所司定贈謚加爵將進光祿大夫上柱國中軍都督追封江國公謚曰襄烈遣使者迎柩以歸洪武十五年二月丙子賜葬鍾山之陰 上念其功不已命詞臣撰文勒諸豐碑以垂不朽

弟禎初名國寶後賜名禎字幹臣姓吳氏世為濠之定遠人自少時已卓犖有膽略及天下大亂從　古起兵里中即能知天命有在與兄江陰侯良俱隸麾下悉心委事焉自歲甲午乙未西克滁和東渡大江揚威振銳所向無敵由帳前都先鋒為總管陞建興翼院判轉水院元帥尋為天興右翼副元帥興國

守江陰每寇至輒擊走之首破偽吳張士誠水寨擒其梟將朱定甲仗授英武衛指揮使為于寇出馬馱沙　上親督戰追至亞子門寇衆潮送根首尾相夾禎縱兵急擊之俘獲無算是秋從大將軍魏國公徐達與馬步舟師由港口趨湖州禎勒奇兵出舊館挑之戰大捷事平遂貴戍馬吳元年丁未九月復從大將軍攻圍蘇州連破胥葑二門士誠就執禎奉命撫循秋毫無犯進僉大都督府事時方谷珍據明州未下　上以禎為征南副將軍從御史大夫信國公湯

和往平之禎引舟衆潮夜入曹娥江通道夷堤出其不意直抵東底會降者言方氏已挈家入海禎領兵追於盤嶼與合戰自中至夜三鼓敗之盡獲其戰船人馬輜重而還未幾谷珍降有旨由海道進取福州不數日奄至城下圍其西南水部二門六鼓克之時偽平章陳友定據延平作亂明年洪武元年戊申進破延平擒友定閩海平禎歸次昌國會海寇葉陳二姓聚劫蘭秀山禎調兵主勦之三年庚戌朝廷覺功行賞進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以鐵券使子孫世

襲焉五年壬子詔大發兵東戍定遼禎總舟師數萬由登州轉運以餉之海道險遠人用艱虞禎調度有方兵食充羨折衝風濤如履四達寧台還七年甲寅海上警聞禎復領沿海各衛兵出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船若干俘上京　上益嘉賴之常往來海道總理軍務是秋以疾聞　上遣醫馳驛視之未能愈遂與疾還京車駕幸其第問勞有加明年乙未五月薨訃聞　上為之震悼輟朝二日詔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追封海國公謚襄毅仍賜塋鍾山之陰享年

五十有二俾官給其事葬之日車駕臨奠加贈賻焉又明年庚申　上追念其功爰勑儒臣禮部侍郎臣崧撰文刻諸神道之碑以昭不朽

述史劉振曰我　明開國諸勳臣戮力行陣取功名者不少而小心敬慎遵奉約束使鎮民不擾　朝廷以安號稱無過者惟江陰靖海兄弟兩侯而已故襲嘉褒承誠諭不及即追封賜定之後猶令　人主想念其賢勞捧誦臣之有文者撰銘以昭不朽可謂生榮死哀矣乃爵尚未令國祚以除抑又何哉

朱亮祖

朱亮祖六安人元義兵元帥乙未　上克寧國擒亮
祖喜其勇悍賜金帛俾仍舊官居數月復叛數與我
戰敗我兵七千餘人丙申下建康明年克毘陵遂遣
徐達等討之進圍亮祖於寧國常遇春被創而還
上自往督戰亮祖兵敗縛以見　上上曰爾將何如
對曰生則盡力死則死耳　上壯其言觀而釋之晉
置麾下自是從軍四征所向克捷以功陞元帥至院
判從征友諒克九江下南昌江西諸郡大戰鄱陽湖

平武昌陞廣信衛指揮使會胡深討陳友定取浦城
克崇安建陽等處乙巳二月張士誠兵寇諸全新城
亮祖以兵擊之焚其營壘數十攻桐廬圍餘杭降僞
平章潘元明陞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副李將軍守杭
吳元年丁未帥馬步舟師討方國珍國珍拒戰敗衂
從走黄岩亮祖入其城遂徇下仙居諸縣進兵溫州
國珍子明善戰敗挈妻子遁去克其城分兵徇瑞安
還至黄巖方氏父子來降送建康洪武元年上月
上以浙閩既平乃命亮祖為征南副將軍與廖征南

海道取廣東進取廣西師還　太子率百官迎勞龍
灣洪武三年封永嘉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四年
三月　上以諸將伐蜀久無功復命亮祖為征虜右
副將軍率兵往助之肅兵至蜀傅友德已攻克階文
永忠克重慶乃分兵徇下州縣之未附者蜀地悉平
還師與何文輝同鎮北平移鎮廣東番禺知縣道同
上言亮祖不法數十事　上念功臣不下吏罷職令
居江寧之安德鄉十三年以病卒　上為志壙以侯
禮葬之

唐勝宗

唐勝宗濠人壬辰勝宗年僅十八挺身来歸從攻常宣婺池高郵安慶九江南昌敗友諒禁江口平潭灃辰荆諸郡皆有功戌穎川從救延安初勝宗自中奕帥職歷龍驤驍騎安豊三衛指揮十餘年多著勲績洪武三年封延安侯食禄千五百石與世券出守雁門擒胡酋還征虜衢温山寇巡視陝西屯田練兵移鎮遼東勅勝宗絶高麗曰舊歲令春高麗之使水陸兩至此非臣禮暗行侮慢明彰褻瀆此表自古侮中國搆兵禍可與絶交曩漢四代絶滅其國族魏再伐屠其都晋再伐焚其宮室俘其男女五萬隋再伐城困將士受降而免唐四代斬首五萬獲牛馬八萬餘夷工滅等戮於市遼五代焚其宮室斬乱臣康肇按十餘城金一伐元五伐夷王寘䠒羅捕殺之䠒羅以故竟為元牧馬之野爾出征遼左使至送來勿令其还以絶彼奸計未幾高麗使復至勝宗祭其奸奏上諭勝宗曰高麗今春使至賄路京官甚重内有一承云上等人若干中等人若干觀此甚無禮受賂者少有知豈不赧乎今爾知謗而能奏由豫不浮獨名千古矣遼壤東界鴨緑江北鄰曠塞非多異不能守慎之勝宗在鎮威譽恵懐兵民輯睦防奸禦侮邊境肅寧二十六年卒年五十五

周德興

周德興濠人甲午来歸從定滁和渡江克采石太平攻溧水破水寨遂收建康京口毘陵宣城江陰池陽有功歷陞左翼大元帥從取金華安慶高郵安豐征合肥歷陞衛指揮從討贛州安福永新有功尋提兵抜安吉西安再陞湖廣行省叅政左丞從征廣東西洪武三年封江夏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為征西左副將軍入瞿塘討明昇蜀平命理軍務福建築海上諸城防倭已還五溪蛮作乱德興請行時德興老上未許德興請益力 上壯而遣之賜手書至五溪蛮悉散走四川水尽源通塔平散毛諸洞作乱德興充征南將軍討平之師還賜田庄為子孫世祿德興請決荊州岳山堤通水利漑田歲增官租四千三百石俄往河南召集故元將校未幾思州五開諸蛮乱充征虜將軍討之俘斬四萬二千五年秋坐法論死收其公田

郭子興 弟德成

郭子興一名興濠人壬戌定遠郭子興所謂滁陽王者攄濠城稱元帥興隸麾下時〻上在元帥甥館專征伐興偕宿衛從克滁和渡江拔采石取太平定金陵先登授管軍總管充鎮江豈五翼元帥府陞統軍元帥圍常州晝夜不解衣甲生蟣蝨下宣州江陰宜興婺州破南昌進克鄱陽彭蠡之戰海舩駢進賈勇先登征武昌洒血馳戰斬獲多陞鷹揚衛指揮使抜廬州援安豐陷陣大敗姑蘇兵平襄陽衛遣還隨高隨路淮安劉吳興往〻衆劍力戰平姑蘇陞僉事奮府叅佐大將軍取中原守潼關潼關三秦門戶李思齊張思道日覬覦興厲兵積貯搤塞慎固圉敗其兵不敢東向移戍鞏昌為秦王府武傅兼陝西行府僉事洪武三年封鞏昌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賜地佃墳戶代蜀克成都練兵臨清巡北邊召還十六年卒贈陝國公謚宣武興女弟入宮進位寧妃弟德成事 上為驍騎舍人性明爽見兆避禍以酒自放上一日召授某府都督懇辭不受 上変色曰朕念

爾親且舊凡弟皆登列簇而爾獨未顯故畀爾職何辭為德成免冠泣拜曰臣性狂愚懶慢耽酒嗜臥不識事情緩急倘位高祿重必任職司事苟不理 上殺我也人情不過多得錢飲美酒隨意自適足了一生耳 上大喜曰使人皆率能若此刑可措矣立書勅賜黄封百罌金繒稱是寵待益厚德成嘗侍宴後苑醉匍匐免冠謝髮亮落且盡 上笑曰醉風漢毛髮如此非過酒耶德成仰首曰臣猶厭其多欲盡剃始快意 上默然既醒大懼誤觸忌諱遂盡剃髮披

僧衣狂呼唱佛不已 上笑謂寧妃曰前謂汝兄戲言乃實為之非風而何德成嘗見其兄弟征鎮四方逾年不得歸輒笑其以虛名受辛苦曾如我飲中樂耶已而黨事起死者相屬德成益狂蕩不撿以壽終

郭英

郭英臨淮人生有異徵沉毅多智身長七尺膂力過人尤精騎射年十八從 太祖起義兵甚見親信每令直宿帳中取徐泗滁和采石太平建康鎮常寧國諸郡征無錫傷脇破常熟傷足攻安慶傷臂攻高郵弩傷膝充帯刀舍人屢立戰功 上嘗以郭四呼之上親征偽漢陳友諒大戰鄱陽湖相持連晝夜英時金瘡未瘳力疾鏖戰敗賊於禁江口已而友諒中流矢死有言英之功者 上問之英曰天威神筭臣何

力焉 上益重之時友諒子理復立於武昌進軍攻之其將陳僉同者號捷若猱馳入中軍帳下 上方坐胡床遽呼英曰郭四為吾殺賊英持鎗躍馬奮鮮一呼賊應手殞墜 上解所御赤戰袍衣之曰唐之尉遲敬德不汝過也授驍騎衛管馬軍千户從征襄陽克沔安鳳陽安豐陞宣武將軍驍騎左衛指揮僉事洪武元年戊申從大將軍徐達北定中原下聊魯克汴梁平河南取元都破潼關彰德廣平所至有功初大將軍達遣英取通州英距城三十里為營浚溝高

壘為持久計衆請速攻之英曰吾師遠來敵以逸待
勞攻城非我利也宜出其不意破之翌日大霧英以
千人伏道傍率精騎五千直抵城下先將五十八國
公帥敢死士萬餘張兩掖而出與戰良久英佯敗彼
衆勝來追伏兵中起截其軍為兩道斬首數千級擒
元宗室字羅梁王遂克通州元君乃北遁克永平真
定々州生擒守將湯同僉復從平章常遇春取太原
守將王保々單於城西英憑高望之謂遇春曰彼兵
多而不整營火而無備請夜劫之遇春深然其計遣

十騎伏城東十里以舉火鳴砲為期至夜英率十餘
騎潛入其營舉火鳴砲伏兵亦舉火鳴砲遇春引兵
繼至鼓譟之声相接保々軍大潰自相屠戮及棄城
遁下興州大同至沙淨州生擒偽將竹平章渡河取
鹿臺西安鳳翔鞏昌追敗賊將賀宗哲於亂山東戍
陞本衛指揮副使從征西克定西討西夏察罕惱
兒撫安忽辰平章沙淨州叛討平之克登寧州斬
首二千級獲牛馬數千陞昭勇將軍本衛指揮使賜
金龍衣一襲尋又陞驃騎將軍河南都指揮使將赴

鎮　皇寧妃英之女弟也　上遣至英第餞之且謂
英素清儉賜白金二十翌廄馬二十二匹時河洛新
罷兵墅邑考蕭條居民艱食盜賊充斥英宣布威德
綏輯流亡申寬條明賞罰遠近來歸者日以千計未
期年戶口倍增境內大治丙辰移鎮北平河南士女
不忍其去遮英馬數十里不得行甚至泣下既去為
立生祠北平初定群胡反側不寧英開示誠款諭以
理亂禍福人心遂安元左丞何允甲等聞英之德來
降者凡九千餘人　上遣使勞以上尊羊馬授龍虎

將軍北平都指揮使賜誥命逾四年召還京進大都
督府僉事更定官制改前軍都督府僉事廣山賊反
承命討平之賜馬七匹辛酉從穎川侯傅友德征雲
南既至命英及都督陳桓胡海分道進討道多險隘
諸將欲深入英曰破敵貴先声攻取必自近始舍近
趨遠豈策之上耶遂先攻赤水河路距河二十里為
營時久雨河水暴漲英曰賊恃水漲不意吾濟下令
諸軍砍木造筏夜半濟河比曉賊始覺遂大潰生擒
烏撒拜阿容諸蛮由是雲南諸賊破胆進攻曲靖六

梁州関索嶺及偽右元帥山寨皆克之至江川擒子
寨寨依山英先遣騎兵五千攻其前賊空寨迎戰溪
以精騎數百擣其後斬門而入火砲連發烈焰漲天
賊乃乱悉破滅之進攻大理金齒降其偽官段平章
攻安寧州賊將不花帖木兒棄城走破富民縣山寨
攻靖寧州蛮七寨一日夜破之攻牢撞山寨取仁德
府破峭店山寨圍姚安敗賊將李自久平蒙化州鄧
川州破三營優光寨過金沙江攻北勝府生擒賊將
高生平麗江府平津寺州前後斬首一萬三千餘級

生擒二千餘人收精兵人馬數萬船千餘艘蛮民降
者數十萬户雲南諸路平論英功進爵開國輔運推
誠宣力武臣柱國武定侯賜誥券食祿一千五百石
子孫世〻承襲乙丑加靖海將軍鎮守遼東丁卯同
大將軍宋國公馮勝討北虜納哈出降之師旋虜將
追襲英與戰創傷左脇箭傷中右脇英佯呼虜傷吾
甲戌衆益奮連戰數十合虜遂却已而進征虜右副
將軍仍鎮遼東戊辰出討北虜主捕魚兒海選騎偵
虜營不遠英乃令諸軍少憩飲馬銜枚卷甲倍道而

馳直抵虜營虜王覺乃率十餘騎潰圍出其將蛮子
太尉來拒我師英手刃之獲两営所積金寶珍玩圖
書降其衆五萬餘人生擒虜將吹〻司徒乃嚢家太
尉與古達兒古不達剌王子并四萬餘人馬駝萬五
千匹牛羊輜重無筭師还賜白金千两鈔八百錠綵
幣四十匹己巳 上以天下無事且憫諸將老欲保
全之厚加賜賚遣歸其郷英亦就遣庚午獨召还京
上賜坐與語歡甚命統禁兵及在京諸軍蓋上春秋
高知英忠謹特倚重焉辛未以虜酋阿扎失里寇邊

命英討之獲其人口孳畜逐北至寒鵝山而还丁丑
川陝冦猖勢張甚 上顧曰非卿無能勝其任者授
征西將軍印討之至沔之後河生擒賊首高福興及
黨四千餘人英疏其同謀者請誅之脅從者乞勿治
且言有司不恤民宜正其罪 上可之永樂元年癸
未二月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訃聞 太宗文皇帝
為之震悼輟朝二日遣官致祭賻卹有加贈營國公
謚威襄賜塋京師聚寶山之原英孝友仁恕恭儉誠
實出於天性母嘗疾篤懇自燈告天求以身代疾遂

愈人謂孝感所致後毋卒英廬墓側晝夜號泣不絶
声臥寢于地數脊日甚一夕夢毋告曰地濕則致疾
致疾則傷生汝固純孝惟竭忠報國為父毋光甚不
必廬也英感悟歸家三年之中哀痛如一日平居凡
弟怡怡克盡友愛御軍行師動有紀律推心任之其
旹同之其攻克州郡必禁虜掠戒殺降封府庫收簿
籍一錢尺帛不敢私家居簡靜好讀書天文地理百
家之說靡不通曉教訓子孫以儉素力學為務事
太祖高皇帝四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眷遇雖

隆而自處益謙 上嘗御便殿賜坐適有奏事者英
趍避之 上曰卿第坐朕自理事不汝閑也其見敬
愛如此時公卿多置田産英獨不治 上問之對曰
臣一布衣荷 陛下寵靈叨有封爵子孫衣食餘饒
安敢增益俾生侈心 上善之嗟嘆良久英大小百
餘戰金瘡遍体每陰雨痛甚及聞征討之命即日就
道未始以老疾辭子男十二人鎮駙馬都尉尚永嘉
公主女二適郢二王妃長孫女 仁宗貴妃玹以貴
妃弟故得嗣侯宣德中玹署宗人府事奪河閒民田

廬又奪天津屯田千九十畝罪其奴宥玹十年永嘉
公主乞子珍嗣侯 英宗念珍本英嫡孫與錦衣衛
指揮僉事已而玹子聡與珍爭嗣侯並勒停亦與聡
錦衣指揮僉事天順元年詔恩嗣侯諸大臣言英適
長曾孫昌宜嗣昌珍長子也聡又與昌爭 上許昌
嗣五年昌卒子良優給成化四年聡又言良非昌子
停良嗣支指揮僉事錦衣已而良屢乞嗣并奪指揮
僉事已而郭宗人共乞擇英諸孫 上許良嗣正德
二十年卒子勛嗣為團營總兵加保傅嘉靖八年勛

威福自恣揚一清惡之會御史趙鍠論劾奪團營總
兵保傅寄祿中府以張孚敬薦九年復保傅總兵提
督 郊廟工十六年勛乞奏進英 太廟侑享禮官
言官及戶部侍郎唐胄皆言英不當侑享胄言尤明
悉勛請益力英竟得侑享十八年扈 駕巡承天進
封翊國公勛驕恣好指斥人貴溪惡之二十年都給
事中高時劾勛下詔獄移刑部獄諸大臣会鞫論當
死留中勛死于獄已而貴溪死西市時論死繫臺獄
久之勛子守乾嗣侯

逆史劉振曰振覌前史稱郭汾陽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嫉富貴壽考始終令節七子八婿諸孫數十人俱膺顯仕唐世榮之若英勳業之隆子孫之盛方之汾陽夫豈多讓皆由秉心一本於仁故積累之厚愈遠愈隆焉嗚呼偉哉

趙庸

趙庸廬州人与兄仲中率舟師來附從渡江拔采石太平定金陵克安慶陞仲中僉院守安慶友諒破安慶上怒欲誅仲中常遇春曰仲中渡江勲舊幸曲赦之上不許竟殺仲中庸以兄故特授僉院從破安慶九江南昌陞参知政事鄱陽之戰庸及俞通海廖永忠等以六舟深入陷敵力戰大敗漢兵友諒中流矢死已從平武昌克廬州安豊海安高郵淮安從伐吳拔蘇州陞中書左丞從大將軍取山東兼太子副詹事克東昌汴洛渡河取河北州縣克元都西收晉秦諸郡走張良弼降李思齊還搗永平過惠州至大寧也速迭遁破開平追奔至北河俘元宗王三人元兵攻大同庸佐李將軍出鴈門至馬邑擒脫列伯進兵東勝未幾慶陽平出野狐嶺進兵察罕腦兒擒平章祝真又從李將軍克應昌獲買的里八剌至苦脫孫紅羅山翔庭遂空洪武三年封南雄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代蜀定漳州海陽程御東莞撫藉廣州蛋戶万人為水軍討鐘平王蔭賊万人班師出山

識大錄

西理軍務巡北邊召還二十六年卒

識大錄

廖永忠

廖永忠巢人父旺子五人永清永寧永堅永安永忠旺卒　上渡江不仕永清以子昇贈指揮僉事永寧早卒永堅仕陳友諒為參政來歸亦卒永安沒於吳贈楚國公謚忠愍永忠少豪邁有大志智勇過人甲午屯巢湖乙未來歸　上見其年少謂曰汝亦欲圖富貴乎以水將屬永安永忠為副從渡江拔采石太平蕪湖擒陳也先破蠻子海牙陳兆先乘勝定建康克鎮江宣城討江陰海寇皆有功永安陷敵授永忠樞密僉院總永安兵攻普勝栅江營追敗賊衆湊樅陽友諒襲太平犯龍江諸將擁險張德勝縮兵進擊永忠大呼陷陳諸兵從之友諒敗淹太平陞同知樞密院事　上率舟師伐友諒至安慶敵固守　上以陸兵疑之敵兵動永忠擊其水寨破敵舟遂克安慶追至小孤山次湖口未至江州五里友諒知之穹夜挈妻子棄城走武昌遂入江州從征南昌南昌降祝宗康泰據南昌叛淩從將軍徐達討平之援安豐敗士誠兵是時友諒圍南昌　上討友諒永忠以七舟

載葦荻置火藥其中乘風縱火焚戰艦數百艘烟焰漲天湖水盡赤大敗獻兵友諒移舟近湖口永忠邀其歸路友諒中流矢斃擒其太子善兒次子理奔武昌復稱帝 上征武昌永忠等分兵栅四門又於江中聯舟為長寨絕其出入武昌平陞湖廣行省左參政廬州左君弼敗走復援安豐取江西未下州郡從大將軍達取淮東克海安高郵淮安泛收姑蘇陞中書平章政事將軍湯和既下溫台處元方國珍遁入海島永忠為副率師自海道會和討降之得兵械艦楫萬計取福州洪武元年兼同知詹事院事尋定閩中執友定充征南將軍朱亮祖副之率舟師由海道取兩廣永忠自福州遣人諭何真真以廣循惠降師至廣州龍潭元將盧左丞降破偽參政邵宗愚山寨獲宗愚并其黨廣州市捕誅諸叛土豪諸郡相繼降檄諭北真日南朱崖儋耳三十餘城皆繳印請吏遂進取廣西克梧州降元達魯花赤拜住破西秉章者林時元普顏帖木兒狀附以便宜行事入廣西發兵款迎戰亮祖勒兵進擊之普顏戰死翔赴水死得貴學州郡皆降師次貴州遣亮祖會揚璟收未下州郡兩廣悉平明年還京 上命太子率百官迎勞龍灣入見命太子送還第二年撫定泉漳三年封德慶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世券是年湯和充征西將軍永忠為副率京衛荊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伐蜀四年和克歸州駐師大溪口永忠率所部先進至瞿塘關蜀設鐵鎖飛橋據關口戰舟不得進永忠密遣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出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禦飢渴蜀山多草木將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覺度已至率精銳出墨葉渡分兩道夜五鼓攻水陸寨將士皆以鐵裹頭船火砲而前黎明蜀人始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舁舟踰山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砲夾攻大破之遂焚三橋斷橫江鐵索斬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明日湯和兵始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会重慶永忠抵重慶次銅鑼峽明昇遣使詣永忠軍請降永忠俟和至受降下令

將士不得侵掠撫諭向大寧戚壽等家令持書仕武
都指揮遣指揮萬德送昇等并降表京師蜀平凱還
賜第京師又出征胡捕倭八年卒子椎為散騎舍人
從御史大夫丁玉征松疊十三年嗣侯明年從傅友
德征雲南十七年卒

楊璟

楊璟合肥人本儒家子少沉毅讀書不喜事句好武
略未歸授管軍萬戶渠水句容金陵功陞管軍總管
鎮江江陰功陞親軍副都指揮使婺諸暨功陞樞密
判官從征友諒克九江黃梅黃濟立湖廣行省璟為
參政移鎮江陵討斷叛寇進攻湖廣洞蠻駐師三江
口指封功陞平章從事充征南將軍取廣西降土官
黃英衍李伯顏還京為偏將軍征山西平唐鄧南陽
留鎮未幾指諭明昇、不從璟還復書與昇曰昔據
蜀者最盛者如路想孔明佐之訓練士卒財用不足
取之南中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之下擅傷而不
過播州北不及漢中而欲以一隅之地總頃刻之命
可謂智乎若謂險阻可恃錢貲無見之卿不至之下
矣都陽一戰友諒授首從師東討張氏面縛非人
力實天命也友諒子嚴歸江夏王師致伐勢窮出降
主上宥罪封侯恩榮之盛天下所知足下惝然覺悟
自求多福是不賢智哉今為足下謀者也日或以卿
敵或以城降否自為計取富貴當此時矣毋猶子

將安歸乎即足下年幼未諳時勢獨不以老母為念而不痛心乎禍福利害瞭然可觀逆順之途在足下審之而已昇不能從湖廣慈利土酋覃垕諸蛮為乱璟討之賊遁溪洞还兵洪武三年封榮陽侯食祿千五百石支世券從伐蜀次夔州進攻瞿塘不利亦甲白塩之師亦退还歸州蜀既平 上以璟無功不賞沅辰蛮乱為副將軍討平之師还佐大將軍鎮北平召还又赴北平練兵衆領遼東訓練士卒十五年卒贈為國公謚武信子通嗣侯十九年永靖寧侯葉昇捕象應

西左江十万山二十年領羅羅官軍往戍雲南多道十降普定衛指揮使

胡美

胡美初名廷瑞避 御字改今名漢沔人里止閒仕陳友諒為江西行省丞相守南昌 高皇帝率師征友諒直擣九江兵威震盛美遣宣使鄭仁傑詣九江納欵 上賜書慰諭 上至南昌美謁 上撫労之俾仍故官命美同相國徐達等率馬歩舟師水陸並進克海安泰御淮泗壽潁從伐張士誠下湖州進圍蘇州吳元年九月破其城執士誠遂取無錫州以歸論功召見於戰門賜綵段表裏加榮祿大夫降勅褒諭十月命為征南將軍率安吉寧國南昌袁贛滁和無為等衛軍由江西取福建 上諭美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乱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汝以陳氏丞相来歸事吾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取福建取江西左丞何文輝副之湖廣叅政戴德隨征從汝調發二人皆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戦一以軍法從事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里險易今總大軍進征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可否為之進退無失机宜克定之全賴於汝十一月帥師渡

杉關界光澤縣下之十二月師至郡武元守將李宗茂以城降得將士五千四百餘人至建陽降其守將曹俊疇指揮沈友仁家之洪武元年正月　上即帝位功臣進秩誥美以榮祿大夫中書平章兼同知詹事院事是月壬午率師至建寧環其四門攻之壬辰克建寧守將達里麻子納款總管翟也先不花亦率衆請降美乃整軍入城申嚴號令秋毫無所犯執參政陳子琦送京師獲將士九千七百九十餘人馬二百七十四銀一萬六千三百兩粮九萬八千六百四十石命指揮貴子賢領兵守之二月克興化遣建陽降將曹俊疇招諭汀州寧化連城等縣元汀州路守將陳國珍納款泉州郡縣相繼降附時王師已取福州延平諸路福建悉平統兵守禦五月　上幸汴梁召還扈從凡行在機務悉預區處兵行無擾二年十二月大賞征南及守禦功賜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三年七月往河南等處招集故元王保保所部士散士卒凡占籍在洪武元年者聽為民二年以後者收入兵五年十一月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

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豫章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世襲賜誥命鐵券十三年正月改封為臨川侯董建潭王府於長沙貳十六年卒

韓政

韓政睢人元李為義兵長　上定江左政來歸授江淮行省平章政事李濟據濠為偽吳守　上命善長書招濟不報　上曰濠吾鄉濟為偽吳守是吾有國無家可乎命政率指揮顧時等以雲梯砲石四面攻之濟出降留時守濠召政攻安豐以兵扼四門攻旅不克潛穴城東龍尾壩二十餘丈壞城遂破安豐忻都竹昌左君弼皆出走追獲忻都昌君弼走汴竹貞來援又破之於是西淮悉平從平浙右北伐中原分兵扼黃河斷山東援兵取益都濟寧濟南東平改山東行省平章政事大將軍取元都撤政會東昌鎮撫臨清元都定又令政分兵守廣平蛾尖寨者在林慮西北二十里元右丞相虎等據寨剽刦旁近給軍食大將單收諸山寨蛾尖寨恃險絕未下政進攻之虜降調征陝西遂兵守禦河北洪武三年封東平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移鎮山東未幾復征河北招撫流移出居庸搗應昌取和林深入土剌進至阿魯渾河大獲而還出巡河南再巡陝西練兵臨清十一年

辛贈鄂國公子英散騎舍人

梅思祖

梅思祖者夏邑人也初為張士誠中書省左丞守淮安歲丙午大將軍徐達既下高郵進兵攻淮安思祖封府庫甲兵率衆來歸　上嘉之授大都督府副使是年八月從達伐吳取浙西十月攻昇山水寨克之降偽吳將呂珍得兵數萬十一月下湖州進圍蘇州吳元年九月城破士誠被執師還特降褒諭擢浙江行中書省右丞階資善大夫十月從征中原克山東沂州等郡洪武元年取大梁破陝州下潼關七月從師徇取河北衛輝元守將平章龍二棄城走彰德師至彰德龍二復出走同知某等詣降以思祖撓和陽衛兵守之復得龍二部將楊義卿船八十餘艘未幾檄赴北平取未下州郡遂征山西二年晉冀悉平復從征陝西取奉元鳳翔平凉鞏昌四郡八月於卬州獲故元恭政毛貴等三十人送大將軍斬之十二月中原平賜思祖白金十斤文幣十五襲三年四月擊走王保〻軍於定西還自秦州破略陽入沔州取興元是年論功封汝南侯四年伐蜀五年征甘肅還命巡視山東陝西遼東諸處城池十四年九月四川水尽源通塔平散毛諸洞長官作亂命思祖為征南副將軍同江夏侯周德興率兵討之未幾諸洞夷悉平十五年復同傅友德克平雲南置貴州都指揮使司以思祖署都指揮使　上以雲南初平欲使重臣鎮之又命思祖署雲南布政使司事思祖善撫輯民夷安之十月丁丑卒賜葬鍾山之陰子義試德衛指揮陞遼東都指揮使從子敬自有傳後坐胡黨戮其家

述史刘振曰馬援有言匪獨君擇臣臣亦擇君當元季四海鼎沸豪傑並起汝南乃能鑒机審勢率衆來歸非必然淺人所可窺測也卒從諸將建封爵大業安反側之夷芳與帶帛慶延文康智矣哉

薛顯

薛顯蕭人元泗州守將也來降立功陞指揮守南昌
禦陳友諒陞江西行省叅政從征淮東又從常將軍
轉戰德清擒五太子及來邉呂珍以舊館降五太子
者士誠養子短小精悍平地躍起高丈餘又善没水
劫營沉船邉珍皆驍將能戰士誠失此三人大窘顯
縛珍狗湖州守將李伯昇降陞左丞行省大將軍北
征　上曰薛顯勇冠三軍又當一面偏師征山東河
南北有功克北平俘獲數萬征山西進攻陝西敗李
保保王師攻慶陽保保為張良臣声援數出抗之顯
駐靈州遏保保破慶陽誅良臣又追破賀宗哲六盤
山洪武三年封永城侯食祿千五百石以擅殺千户
吳富奪其俘獲及殺馬軍謫居海南　上召諸將諭
之曰顯始自盱眙來歸朕予之厚而待之至推心腹
以任之及其從朕征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
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略意氣迥出衆中可謂奇男子
也朕甚嘉之然其性剛忌朕累戒飭終不能悛至于
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及殺馬軍此罪難恕而又
殺天長衛千户吳富此尤不可恕也富自幼從朕有
功無過顯因利其所獲孳畜殺而奪之師還之日富
妻子服衰絰伺之于途牽馬哭罵且訴寃于朕朕欲
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則衆
者何辜今仍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為三
一以贍富之家一以贍所殺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
母妻子庶几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為
卿等宜以為戒諸臣皆頓首謝已而念顯力戰有功
召還予世券督兵屯田北平練兵巡北邉征降納哈
出還次山海關卒贈永国公謚桓襄無子弟綱幼妻
張納券願俟坐黨事以歿不論弘治六年珍自稱顯
曾孫乞嗣不許

王弼

王弼定遠人膂略過人號雙刀王初結鄉里依三臺山樹栅相保丙申率部下來歸備宿衛克池州石埭婺源授元帥下蘭谿金華諸暨紹興援池州復太平攻武昌大戰鄱陽截擊禁江口平武昌还收廬江援安豐破襄陽安陸还取淮東克舊館湖州陞指揮使圍蘇州軍盤門士誠被圍久突出轉戰盤門欵奔常將軍分兵張邀截其後遣兵交戰戰良久未决常將軍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猛將能為我取此乎弼即驍鋭騎揮雙刀奮擊却敵常將軍乘之吴兵大敗人馬溺沙盆潭甚衆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奔入城吴平從征中原下山東河南北遂克元都保定中山進兵太原自河中渡取陝西兵至察罕惱兒及紅羅嶺頭山進僉督府事討西番獲馬牛羊駝二十二萬班師洪武十二年封定遠侯食禄二千石世指揮使從征雲南功友世族券加禄五百石為副將軍征大寧東出遼東征納哈出二十二年詔功臣还鄉二十七年卒

何真

何真字邦佐東莞之員岡人少英偉好書劍元至正中原兵起嶺海騷動慨然以生民為念至正十五年邑民王成陳仲玉搆亂真請于行省率義兵除之真躬擐甲胄往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守乃使其弟迪號將黄從簡高彬等領兵圍之募人能縛成者鈔十千未幾成奴縛之以出真釋之引坐笑謂曰公奈何養虎遺患成掩面慚謝曰始以為豬豚知其虎奴未賞真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烹奴駕轉輪車數人推之使號于衆曰四境無如奴縛主以罹此刑也又使數人鳴鉦督奴妻燃火奴一號一群應之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競趨歸之行省上其功居一年惠州人王仲剛友叛將黄常據惠貪暴肆致民不堪命衆舉真義迎以守惠遂解惠州之困逐常殺仲剛併有惠循二州行省又上其功授惠州判官遷惠陽路同知廣東都元帥歲癸卯南海三山民邵宗愚陷廣州守將何深死之大肆焚掠真聞之率衆復廣州號令明肅廣人大悅擢廣東分

省叅知政事進江西行中書省左丞分省治廣東
以漢征功擢宣慰使未幾合江西福建為一省改江
西福建行中書省左丞仍治廣州乙巳九月宗愚挾
廉訪副使廣寧等叛圍廣鎮渠之踰十月部將友賊
通絕糧道真出避城陷丁未五月真帥惠州部曲至
廣民響應海売之宗愚退走謗右丞鐵里迷失以歸
明年自左丞迁右丞真保有廣南或陳符瑞勸為尉
佗計者真逐而戮之以示無二心洪武元年二月
命廖永忠為征南將軍率舟師取廣東時永忠在福

州即先遣人以書諭真遂航海趨廣東三月師至潮
州真遣都事劉克佐詣軍門上其印章乙亥復籍所
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粮遣奉表降永忠遣人送其使
及表詣京師高皇帝賜詔褒之四月永忠至東莞
真率官屬出見永忠慰諭之仍以榜招降諸寨誅邵
宗愚并餘孽患平詔至真來傳入朝貢獻方物賜文
綺紗羅綾絹各百匹銀千兩將校各賜有差侍膳內
禁賜宴中書初賜詔諭授例當進繳真叩頭乞賜藏
於家為後世子孫榮　上可之授真江西等處行中

書省叅知政事諭之曰天下紛爭所謂豪傑有三易
亂為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
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
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
可謂識時達變者矣真叩頭謝曰昔武王伐暴救民
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主上除亂以安天下天命
入歸四海景從臣本蠻邦之人始者逢亂不過結聚
鄉民為自保之計實無他志今幸遇大明麗天無幽
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　太祖曰夫能不貴禍於

生靈者必世享其澤朕嘉卿忠誠念江西地近廣東
用特授爾江西行省叅政以永來歸之誠三年召還
遷山東行省叅政四年命還廣東收集舊將士還京
復任山東九年致仕十三年真請以其子貴叅侍東
宮即除貴北城兵馬指揮十四年命真及貴同往雲
南規畫粮餉開拓道路置立驛傳集粮草以候大軍
征進及還陞山西右布政使十六年致仕是年復命
真及貴往廣東收集士豪一萬六百二十三人還朝
拜貴明威將軍鎮南衛指揮僉事十七年復命真偕

廣東收集未至軍校十八年迁浙江布政使十九年朝京師詔湖廣左布政使二十年八月封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後賜鈔萬貫仍賜第京師以其第六子宏為尚寶司丞二十一年三月卒年六十七真為人豊偉美髭髯吐音如鐘少時有相者謂曰公才兼文武霸王之器惜生南方微帶火色位不過封侯後如其言子八人知名榮貴宏榮字輝光真長子讀書有文名洪武二十一年夏四月襲封東莞伯後以藍黨坐罪褫爵次貴字奉先有爭行為士夫所推重次宏字彥先官至尚寶司丞

防安 花香 吾僅 胡深 葉
劉基 章溢 樂韶鳳 彥同 戶
程善 塞長 夏原吉 子璇 孫叢文 黃溢
梁禮 吳中 金忠

陶安

陶安字主敬當塗人少敏悟有志博涉經史元書
院山長乙未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城迎　上名諸
時事安曰今豪傑爭雄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
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
以此順天人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善吾欲
取金陵何如對曰金陵古帝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
據其形勝出臨四方何向不克　上大曰善留參幕
府丙申從征金陵　上貴樹揚既而得劉宋
章葉四公　上問何如對曰臣謀畧不如基
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辛丑知黃州寬賦
省徭招徠流亡民庶悅服甲辰移知饒州賜詩行時
方征伐用急安善諭民衆輸軍興不乏乙巳信州賊
攻城安與千户宋炳率吏民乘城拒守選勇卒為游
兵晝夜迎擊賊救江西行省安登城諭賊曰爾皆吾
民反為賊用浮無失討予衆曰吏皆如太守豈有今
日城即破不相害令將兵出賊大敗遁去諸將怒請
盡屠諸從賊者安曰民為賊脅非本心奈何殺之不

許明年入朝吳元年初置翰林院為學士知制誥修
國史時召四方宿儒集議禮制並總裁定修律為議
律官洪武元年　上與儒臣論儒學術安對曰道之
不明邪說害之也　上曰邪說害道猶美色眩目鮮
不為惑自非豪傑不能決去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
興正道不興天下焉得而治安頓首曰主上探本至
論　上嘗賜安對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
家御史有言安隱過者　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
且爾何從聽對曰[illegible]　上曰御史取道路言
毀譽人以[illegible]為御史初置山東行中書
省調江西參政汪廣洋山東安出江西為參政　上
曰朕渡江初卿首率父老見軍門為朕陳王道論時
務深合朕心朝夕暮有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說
論江西上游都會擇卿撫治對曰臣微陋恐付託不
效負聖恩安寬仁逮吏節政績益著四年卒年五十
七疾劇猶草上時務十二事扑聞贈姑孰郡公國初
諸禮多安裁定大祀禮專用安議

崔亮

崔亮藁城人元季來歸授中書禮曹主事遷濟南知府以母憂去洪武戊申起為禮部尚書定官員親屬冠服之禮庚戌春 上諭亮曰司天臺言朔日以來日中有黑子占者多以為祭天不順禮所致今亮制之亮引周漢唐宋及元損益不同復以我 國朝前議圜丘從祀之禮以漢唐為煩故丘祀日月星辰太歲為簡當上然之而止復問郊祀天地拜位皆正中而百官朝參則列班於殿心中何也亮對以天子祭天升自午陛祭社[illegible]陛蓋社主陰陰北方也故君南向荅陰之義也郊主陽陽南方也故君北向以荅陽也若群臣朝參無荅神之義俱當避君上之尊故升降則皆由卯陛朝班則分列東西以避馳道此其義不同 上由是益重亮因命百司朝參左右班不得越三尺省府臺公俱就拜甬道上復承命議百官及內史監官子 皇太子親王前稱殿下自稱名若本宮內史本府官及承奉司於 皇太子親王前俱稱殿下自稱臣百官在上前、稱 皇太子稱親王

曰某王又定大朝會常朝及內外官員辭謝奏事侍班等禮付侍儀司行之并定 皇太子以下及群臣賜坐殿上坐墩制參酌宋與各為等差其他諸祭嘉止祭于當祭之月與夫 宗廟四時之祭皆用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祭于清明等節各備時物薦享俱允行之時禮儀草創而亮引正考據多本經與一代之制始備是年九月卒於官

王愷

王愷字用和太平當塗人少有經世之志博涉書史才氣過人仕元為府史疏獄從獄人服其平歲乙未太祖克太平詢訪人才聞愷名即辟為幕府掾癸決戊事丙申春王師下京口其民新附杌棿不安愷慰撫之遂定　上初建江南行中書省除愷左右司都事愷過事善于彌縫尤日以薦賢為務元戌宿將威名倚之戊戌冬從　上征浙東克婺州愷省察民情而剪緩之歷言　上謂宜節總者已未夏　上還京

留樞密院僉事胡大海守婺而民賦軍興之務咸以屬愷冬王師克三衢擢愷左司郎中總制處軍民事愷增城浚濠置游擊軍募保甲翼餘丁及當民兵得六百人以益戍守兵食不足則斥並城廢田五萬七千畝使之耕以自給民有田力弗能藝者聽軍士貸耕而為輸租縣官籍江山常山龍游西安四縣丁壯八萬有奇凡六丁之中簡一為兵得勝兵萬有一千八百立甲首部長統之無事則為農有警則為兵有出攻戰而五丁共資其食上將常遇春屯兵金華其部將或來侵民愷偵知之械而撻諸市遇春使人讓愷愷對曰民者國之本將軍　天子股肱豈令傷其本乎撻一部將而民安討將軍所樂聞也遇春歎服開化馬宣扶舊邑印章誘編氓為變江山楊明侍岩柵之險叛服靡常愷皆定計擒之梟首以徇郡內帖然學校廢於兵愷為浚泮池築杏壇建柱高明李誠恃士弟子貢孔子家廟在衢亦為新之退食之暇輒集薦紳之徒摩切道藝人士翕然悅服樞密僉事李文忠極重其鎮嚴陵、留以其少命愷往來參其軍

事庚子夏偽漢寇龍江　上詔嚴陵帥葛俊擣廣信以牽其師道衢愷迎謂曰廣信偽漢門戶彼既傾國入寇宜不以重兵為備非大將統全軍而往不可若出偏師撓之未見其利彼有挫衄吾衢先驛騷矣乃止其行而請大海行大海至而廣信潰一如愷策辛丑夏拜大海江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分省于婺以愷制浙東愷仍以左司郎中分治省事金華婺劇邑役民無藝愷令民自實田請郡以粮多者為里正寡者為副正者著一二家以充副則合四三至七八而

止通驗其糧而均賦之有一斗者從一日賤與貫皆
無苟免金華周恭義烏柳昌任俠以蠹民愷遠下詔
皆痛懲之自是畏避不敢吐氣猾胥滑立道操金華
一邑田賦之柄飛寄詭遁並緣為奸利愷慮其罪状
以聞真之于法大海日治軍旅以略地崇猷為已任
分省之政皆愷統之罕網布紀風采凜然吴将李珍
使諸暨堰水以灌城大海奪其堰及決水以灌珍軍
珍勢蹙乃馬上折矢與大海誓請各解兵愷閲之移
書大海責賊彼詐不可信今墮重圍正渠授首之日

也大海不忍食言竟從之珍果敗盟而去壬寅春苗
軍叛大海被害其徒素懷愷恩欲擁之而西愷正色
叱曰吾　天子大吏設不幸義當死寧能從賊反耶
賊切不忍害拘縶一日而罵賊之聲愈厲命左右取
酒引滿竟日達夜旁若無人賊知不可屈遂刃之年
僅四十六次子行時侍側或勸之退行曰奈親求生
吾不為也亦遇害事聞　上悲悼良久親撰文祭之
柩至金陵躬率群臣致奠洪武初褒録死事贈愷當
塗縣子杞之于功臣廟一日　上與学士宋濂論佐

運之臣飄歎曰王用和經濟之才也朕將大任之惜
乎早歿于難愷為人状貌雁偉氣局堅凝善謀而能
斷嘗以事入諫　上弗聽却立戸外既暮猶不去
上出怪問其故從容諫如初　上慨然嘉納之其於
吏事尤長擬偉按比而飾之以儒術裁削案牘辭簡
而意周喜為詩歌于賓客笑談樽俎間更唱迭和意
豁如也長子文有学行官侍儀使

胡深

胡深字仲淵浙江龍泉人自少英邁不群敦行脫學於諸子百氏天官地志兵謀術數之書靡不研究為古文辭操觚立就與同縣章溢齊名元季江淮盜擾蔓延閩浙閩深歎曰浙水之東地氣白祻將及矣乃集鄉兵結寨於湖山已而處州之民相聚為盜浙江行中書省調萬户石抹宜孫戍處州辟深參謀軍事檄所隸諸縣募壯士為軍浹日間得數千人深引之屯竹口下令曰爾皆良民也因驅迫故為亂棄仗即仍良民矣賊以深長者其言不欺盡毀旗械同祖請降溫州戍卒韓虎陳安國殺主帥據城叛行省命宣慰使討之道由處州與深語意合帥府軍事復辟深參焉深謂溫城叛者惟一二人耳若破其城玉石必俱焚如平民何乃遣辯士入城說其黨曰韓虎悖逆亂常今王師四集旦夕且攻城雖金湯無不破者若輩朝為與賊守自取虀粉耶將軍未忍即加兵苟能去逆效順悉從原宥或稔惡不悛城一破悔無及已其黨相向泣曰吾屬自度旦暮鬼耳儻復復生敢不

惟命乃殺虎等以城降溫城瀕海民以漁為業時城閉者三月民憊甚深請發粟賑之驩呼之聲載於道路宣慰欲列其功聞於朝深辭之既而宣慰以行省參政總兵征鄱陽復邀深偕行戎務無鉅細悉屬焉會青田澔惟賢聚衆叛鹵掠龍泉焚其縣治而去深聞變馳歸時處之下邑盜賊蜂起根勢蟠結不可槩行省承制以石抹宜孫為樞密判官分院鎮之而假深分院行軍都事統兵討麗水攻泉溪賊寨拔之未幾又平浮雲岩向巖賊懼遂來歸雲盜亦繼下乃賊移兵攻遂昌賊渠帥周天覺方友元領其精銳來逆深望見笑曰賊若堅守不出未易殄滅今茲之來豈非天授我耶分部諸校以正陣接戰而以奇兵夾擊之別遣游兵援其伏匿及戰賊三面受敵力不能支遂大敗斬首數千級生擒八百餘人獲友元梟之乘勝直殘其巢天覺竄出降復移兵討青田賊賊黨金德安紐澔惟賢兄弟以降當是時王師已定浙東諸郡矣獨處州猶堅守未下己亥　帝遣僉樞密院事胡大海由間道拔之而分兵取諸屬邑深時以假

識大錄

元師胡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兵欲閉關為拒守
計而四縣士民咸請于深願內附以全民命且曰君
治兵垍十年勤劳亦至矣而朝廷無一命之錫國家
負君君何負於國哉深知時事已去乃解甲來歸
帝素聞其名召至南京待以殊禮授營中左司員外郎
遣還處州招集舊所部將校義勇從征偽漢既平江
西擢親軍指揮守吉安會浙東苗軍叛婺州守將被
害而處城亦為所據　帝命深率麾下恢復之至則
城已下遂除深浙東行省右司郎中總制處州軍民

事時郡郭甫被兵民物凋瘵而山寇乘間竊發人情
未固深隨方招捕誅其首惡赦還黨與猶慮戍兵寡
弱益募民丁得勝卒萬餘人諗于衆曰兵少不足禦
敵師衆又無以食之奈何衆皆曰養兵所以衛民苟
不為禦備計子女玉帛且不保况於食乎深乃因民
之產以權宜增賦之沿海軍素驕横及是以復城有
功横益甚深收其尤無良者斬之衆咸讋服江西食
東浙鹽而有司十分稅一販者鮮至深請以二十分
收一商賈遂通城南枕大溪浮橋之廢已久橋隄當

識大錄

水之衝橋為所齧蝕蓋深即上流比舟為梁以濟
行者郡學敞壞講舍僅存用以貯官粟深撤而新之
薦新進士吳世昌為文學以司教事城中民廬多為
戎士所據混殽而處深度閑曠之地建營屋數十區
使別居之縉雲官田其稅額甚重執里役者恒以私
粟代償深以新没入之田買其數其害乃除諸暨守
將謝再興叛兵犯東陽平章李文忠擊走之深引兵
為援建議以為諸暨浙東藩障若諸暨不守則衢處
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並五指岩新築一城

不旬日而成樓櫓濠柵靡不畢備　帝聞諸暨叛遣
使來議別為城守計至則已城矣未幾浙西將李伯
貞大舉入寇兵號二十萬頓城下城堅不可拔敗績
而去　帝念其立城之功以名馬賜之青田之盧茨
地接閩徼人素獷悍葉仲賢恃其險屢服屢叛至是
乘我師在外復來寇深還提兵深入俘其渠魁少壯
者皆籍為兵二十年逋誅之盜一旦就平溫州方明
善攻下平陽深出偏師復之并復瑞安所侵地而親
帥正軍次溫州明善勢蹙與其世父國珍議納欵贄

詔深還師明善継以益某貢有旨命處州易銀以入
內藏中書省怒銀色惡責守令使償深曰此吾過也
守令祿薄何能償乃售龍泉田得銀九百以代輸深
尋入覲　帝欲柄用之深以違事未輯請還乃擢王
府參軍總制如故陛辭　上諭之曰俟閩浙盡平當
還卿中書矣　帝嘗顧問起居注宋濂深何如人濂
對曰文武才也　帝曰誠如卿言浙東一障朕方賴
之深感知遇益日夜圖報恒謂人曰區區承　詔鎮
處城　皇靈震疊章已算撻誓將挈全閩之地以入

版圖庶展犬馬之微衷也會福建陳友定擾邊深奉
命征之遂取浦城崇陽建德閩將阮德柔兵四萬屯
錦江實出我師後深還兵擊之破其柵寨友定大懼
帥銳卒亟圍我營深突陣與決戰馬蹶被執友定得
深頗禮遇之深乃宣布　天子仁聖四海歸心群雄
委為之用且援竇融歸漢之事撼之友定初無意殺
深會元使至督追之遂遇害時年五十二事聞　帝
痛悼殊甚遣使即其家祭之命中書省議加卹與追
封縉雲伯深為人倜儻好施賢士有貧乏者傾橐以

周之其守鄉郡凡五載馭衆一以寛厚用兵十餘年
未嘗妄戮一人而恩惠入人尤深故其殁也聞者莫
不流涕鄉人共立祠以祀焉

識大錄

葉兌

葉兌字良仲寧海人以經濟自負尤精天文地理卜筮之學元末仰觀天運有歸乃以布衣獻 太祖武事一綱三目策言取天下大計 太祖奇其言欲留用之兌力辭遂賜銀幣襲衣以歸後數歲削平天下其規模次第悉如兌言其策曰漢高祖之開基也以蕭何爲丞相何進養民致賢則天下有可圖之策光武之中興也鄧禹有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之語是知取天下之際懷來民心柔服遠邇莫先於求賢賢才歸則民心歸矣故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欽惟 華運中興當胡之既終衆盾發之有歸明公逮百萬之衆所向無敵開國金陵控制萬里金鼓一振諸郡悉平夫閫下既膺上天之寵任收高光之功業所以攬英雄致賢才者非 明公而誰乎是以遠方慕義之徒莫不歡呼奔走而況南方之人久倫異俗一旦開 明公用夏變夷爭逐禮義之鄉仰慕覺悅之私又何如哉思欲進謁以攄所蘊久矣然遠方卑賤之人墮在泥塗草澤之中無由自達于王公大

人之門所居去金陵二千餘里又貧窶不能自至茲過浙東行省左丞徵岩穴之士求鯁直之言謹北向再拜投所上書及武事一綱三目時已轉達以聞 明公雖未見其面觀其文足以知其心矣特賜垂仁采錄而振發之以勸將來則天下咸謂 明公歡招致賢才先自隗始而四方風動莫不歸心建國家萬世之洪基同符湯武豈止如兩漢之功業而已哉伏祈 鈞察武事一綱曰用兵之要胸中不可無一定之規模也規模素定則衆言不可惑循其序而行之則可以建功立業矣古之君子如韓信孔明之徒雖在畎畝之中已有定見特仕而後行其志耳韓信初見高帝畫取天下之策如指諸掌及爲大將所言無一不酬孔明自草廬與先主論曹操取劉璋因蜀資以爭天下終身皆行其言此豈試爲而僥倖其成哉胸中有一定之見故也今一定之規模宜北絕李察罕之招諭南併張九四之僭據督方國珍之歸順取閩越之土地即建康以定都拓江廣以自資進則越兩淮規中原而取天下退則保全方面而自守願

詳陳之昔漢祚既微群雄角逐曹操挾天子令諸侯以自濟其私今之李察罕是也然劉氏乃中華之主承高光之餘澤民未忘漢故曹操倚之為重特以成其志耳今元以夷狄之種僭據華夏民厭腥膻屢浮真主一洗其習久矣而李察罕上不知天命之有歸下不察人心之厭胡亦欲效操之所為跡雖同而實則異 明公欲用夏變夷李氏變於夷者也而可乎我孫權崛起江東未有定謀操督其衆降責質其子衆士如張昭者高勸權從之況其下者乎惟魯肅切見之特即廓開大謀謂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惟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而據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是謀獨出衆人之表故孫權常比之鄧禹後其言皆驗夫長江天塹所以限南北也自古名將莫不喪師于此陳友諒盜竊武昌今江南大勢必歸版籍張九四僭據蘇杭奇處如彈丸黑子破亡可待方國珍據台溫慶如機內釜魚苟延殘喘福建兵脆城陋特義師未臨耳建康者人以龍蟠虎踞有帝

王之氣橋之識東南之都會也建都于此守淮以為藩屏守江以為家戶如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內以此為基藉其力兵力資財進則規中原以取天下退則保全方面而自守不失作孫權也李察罕欲窺吾之疆域我且江之所修莫切於上流而義兵去歲已克江州藩屏之勢愈固昔魏屯田皖城謀以弱吳孫權力爭而魏不能有魏又以晉宗守蘄春欲以謀吳吳遣賀循襲取晉宗而蘄春魏必欲取吳必欲爭者誠以上流之地喉衿之所也按皖與蘄春皆在江州足以蔽全吳矣況兩淮之地自安吉歷廬和州以至廣陵皆入化內既足以遮蔽建康又足以襟帶江州而安豐已為重鎮之地足可守江以為家戶守淮以為藩屏矣又況張寇傾覆可坐而策則通泰高郵淮安諸郡亦將來歸江之下流又得其全數自此前進則可以併李氏而取中原孫權不足為也況僻在遠方竊聞李氏妄自尊大致書 明公如曹操之格孫權此言雖未知虛實致效魯肅獻圖吳之大計此一定規模之綱領也三曰一取張九四據平江為巢

江為巢穴是延杭紹為兩浙大梗跨涉通泰為江北殘冦自古智謀之士莫不以傾人之巢穴為先田豐說袁紹襲許以制曹公李泌欲先取范陽擣祿山之巢窟與李鄴不謀而同殺美說陶侃急攻石頭以制蘇峻皆欲先傾賊之巢穴則其手足枝葉不攻而自潰矣今宜先舉兵進攻平江撓桴誓衆期於必克擧言一面欲捲取杭紹湖秀以分其兵力此李愬攻蔡不取吳房之義也倘城堅守固難以速拔則以瑣城法守之鎖城法者却于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別築長

圍環繞其城于長圍之外分命將卒四面立營也田固守斷其出入之路絕其內外之音仍設官分治所屬州邑務農種穀撫字居民收其稅糧以贍軍士彼守空城亦將安用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城中之粮積于公私者有限城外之粮産於土地者無窮以無窮待有限彼將焉往此正合兵法城小地大則先收其地之利得尺則我之尺得寸則我之寸也今義師圍之不克或數月而解或半載而罷或攻或殺屢圍屢解適所以長彼之志益彼之備也故當圍之之時

則嬰城固守及圍既退之後則運粮轉粟復為防守之計是皆不絕其內外容其出入之故也倘內外懸隔粮無所入食盡兵疲內変將作一舉殄賊矣平江既下巢窟已傾杭越必歸餘郡解体此上計也彼巢穴遠在平江而跨江涉海遠據紹興于勢必変義士所以遠攻而不克者以彼運粮自三江斗門而入也苟一面以大兵攻平江則不及運粮矣一面攻杭州則不及赴援矣夫粮絕無援必然可破所攻在蕪杭所取在紹興正合兵法多方以誤之之術也紹興既

拔一臂先斷然後進兵攻杭居亡齒寒勢必傾覆杭城既拔則湖秀望風而畏矣羽翼既剪然後進攻平江巢穴必傾則江北之餘孽隨而瓦解此次計也張冦一剪基本永固息兵則無侵軼之虞遠攻則無擣虚之患進可以越兩淮而規中原旁可以併福建而制江廣折衝萬里混一天下此取張冦者正當今之急務也二取台温慶戊戌年冬大兵克取婺城已亥年春方國珍即奉書納款送子為質是後信使往来講結舊盟未嘗闕也雖然狼子野心豈有馴狎之性

養虎遺患必有反噬之禍庚子年春命夏慱士陳顕
道招諭遲疑不允其反覆不忠而懐二心可見矣辛
丑年又遣使從海道詭報殘元謂國家欲舉土從降
以中原路阻特委吾由水道納欵赫差偰昶賫詔來
宜於是遣燕叔義為説客欵説　明公奉詔抹義主
大朝不敢啟口而還矣前日彼欲投降於我今反招
我投降於彼是大不逆人情者國宜興問罪之師矣
然彼上計以水為命一閧兵至孥家出海中原步騎
無如之何彼則沿海寇掠倫東掩西為巨害東南勦

捕則涉鯨波招安則損國威夫上兵攻心彼自燕叔
義回後已震慴竊猾即遣人招致陳顕道欵曲繾綣
欵其復進言於國朝佚杭越既平即當納土將以欵
我師耳其心如此攻之之術宜乘其机不可緩也彼
方仰陳顕道又畏我舉兵可既命顕道督其歸傾以
九月一日或十五日限之過限不從命則興師以征
不服如此脇之彼必聽從此不戰而屈人之兵之義
也必以九月為限者彼畏我秋高馬肥又未衆方登
足完兵粮也宜速不宜緩者速則不戰為外之謀緩

則遲回而計生一者彼自方國璋之沒自知兵不可
用膽已先走二者自燕叔義還偁義師之威氣已先
挫三者方懸陳顕道令為調護顕道大誇兵以恐之
責其反覆以罪之可謂善於説辭者矣正可脇之而
逆誘之而化也宜諭之後宜易官吏更年號甦民瘼
慰民心收其税粮散其冗兵革其濫官拘其船隻潛
收其兵權以消未然之變如此則台温慶三郡不勞
隻騎而自服不可失時以長智也竊聞有人傳至李
察罕與　明公之書彼又遣人至李處結好意外之

變不可不防以勢觀之惟及早督其奉命潜收其權
以消未然之變是為上計兵尚詭道不厭其密兵法
謂幾事未成而外泄者敗更乞　朝廷深秘此文蓋
以方氏若知所言之人則家無噍類取莫大之禍尤
不可以不秘也命顕道宣諭之時併乞　明公賜之
書曰華運中興孤命師恢復江南嚮向無敵戊戌年
冬舉大兵克取婺城既與台温慶三郡接境足下遣
使投降送子為質監此誠心特謂足下真知胡運之
已終天命之有歸也夫何歷今四年延調歲月弗奉

前命軍號尚從其舊海道運糧須奉幾元誤謂不忘舊主而然情猶可恕今載復遣人結好於參旅寧其心謂何往昔詭察殘元詔書以招安孤始也足下捉降於我今也反欺使孤投降于彼足下反覆之心何異漢之隗囂哉本欲待秋高興師問罪尚念始初送款之誠又憫鋒鏑之下玉石俱焚故特命顗道宣諭設官易制足下昆仲官爵不失元盟截日九月為限汝聽與否皆在此日若又如前延引歲月問罪之師其得已乎叢克恭欲報東門之役嘉山欲紓伍員之忿無分水陸動成齏粉公孫述徐道覆今如何哉孤不食言善自為謀毋蹈後悔此草朔也討論潤色尚有待于當朝君子云三取福建福建舊為浙江一道倚山瀕海兵肥城陋兩浙既平閩風必惧宜遣辯士說之彼必心附江浙四道三道既已歸順吾獨孤守一道將安歸哉必然聽命此李左車下齊之策也如或稽于送款自貽天討則進兵一路自處溫而入一路自海道而至衛其閩隘二道並進夾攻福州勢必從風而靡福州既下餘郡莫不迎刃而解矣既平福

識大錄

建威聲已振乃移兵進取所願猶反掌耳豈非千古之英偉哉

劉基

劉基字伯溫處之青田人少英敏絶群讀書過目輙誦善經學工屬文傍通天官陰符家言受濂雒之學於鄭先生即得其旨鄭語基父曰吾將以天道報於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元末舉進士嘗從坐得新曆書留一日而返之悉闇記矣其人驚而歸基書基咲曰書不在吾腹耶授瑞州高安丞故秘書監揭曼碩有人倫鑒見而謂曰子魏玄成流也英特過之進賢有鄧祥甫者精於天文術數悉以授焉基爲丞以廉節著發摘姦伏數與强禦抵小民愛若慈父而貴豪多不便者嘗反攻獄爾案甚得其陰私前爾官以罪去嗛而謀中基行中書省乃移基幕府以全之參與其長抗議不合投劾歸再補浙江儒學副提舉復論御史失職受臺臣再投劾歸基益任誕不持循諸嘗游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射湖水客以爲慶雲將賦詩基大言曰天子氣也在金陵十年後英主出其下非我誰名世者衆掩耳稍避去基獨與門人沈兆原携飲湖亭沈醉而別時無他識基者西蜀趙天澤獨奇之謂曰公乃受魏玄成目耶非諸葛孔明莫能當也爲文以王佐期基而方谷珍反海上省憲乃辟基元帥府都事與元帥築慶元諸城以遏谷珍時左丞貼里帖木兒議招撫基持不可曰谷珍首亂赦之無以懲後盱赦計獨有除黨耳左丞曰善以便宜進基行省都事與謀谷珍然陰賂基基却不受持前議益堅左丞乃聞之朝而谷珍悉其賂使人浮海至京交關用事者詐谷珍官聽之降而出基善持威福傷人主好生德奪職羈管紹興併罷左丞基感憤慟哭嘔血欲自殺門人密理沙曰先生自負若何而與匹婦同溝瀆耶且太夫人在堂奚顧固持之得不死自是放浪紹興諸山水游必有記人多爲歌詩自適而谷珍益跋橫不可制山賊蜂起行省乃復以都事辟基授以兵基且撫且討寇患平而是時石抹宜孫爲樞密院判員義幹基與之相持角軍勢大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中經略使上基功而用事者右方氏僕以基故儒學副提舉貢遷總管府判基既左轉又失兵乃納告身庭中拜曰臣不敢負　世祖皇帝

無所措足矣遂迷歸青田山中著郁離子以見志衆
避谷珍者多依基自保容或說基以公才從恩少年
数萬據括蒼保金華明越可傳檄而下也方氏計有
航海走耳畫江而守之此勾踐業也基歎曰生平惡
方氏張氏判促狐鼠今乃傚之耶會　高帝已下金
華定括蒼基罷滴延容指乾象示之曰此眞人力也
耶客亡去基遂決策從　高帝而會上使以金帛來
聘乃付其衆弟陞曰善保境毋爲方氏寬也遂與章
溢葉琛間道走金陵且謂葉琛吾西湖之言驗矣既

見上陳時務十八策　上大悅語基先生有至計勿
俾陳吾所行之僞漢陳友諒傾國入寇壓金陵而軍
勢張甚　上欲發兵禦之衆惟援不決有請背城借
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之者至有勸納款者基
後至獨張目不言　上爲起入內趣召基屏人語曰
先生可以言乎基曰先斬言納款及奔鍾山者然後
言　上固問計安出乃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
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擧者勝賊驕矣誘之深入
而伏兵徼取之故易易耳夫取威定伯在此擧也而

言納款及奔者可斬也　上於是決策誘破友諒盡
寘其衆以克饒賞酬基基勿受時上雖已定江東稱
吳國公而奉明韓林兒座於中書省基怒罵曰彼豎
牧耳奉之何爲遂不拜　上悟而問基基陳天命所
在　上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將攻友諒於江州基曰
金星在前火星在後破之必矣　上大悅遂攻皖城
不下基謂彈丸地何足久勞我友諒膽破矣急進薄
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往友諒果遁如基料都
督馮勝攻其城　上使基授之方略基以一赫號封

曰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設伏頃有黑
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見而黑雲漸薄回與青
雲接者賊歸也衛校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啓積
之初亦莫敢信已而青黑雲起具如基言始以爲神
遂奉而破賊取其城友諒之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
昌使其部將鄭仁傑請降有所要質　上難之基從
後椅所坐胡牀　上悟而許之洪都下前是基以母
喪告歸　上固留不得行至是復仲前請始許而以
禮官館伴騁除諭等基歸至衢而苗軍叛殺金華括

蒼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衢入闞洵其府宴款之甚
迎基入一夕斷定基為移書諸屬邑俾固守以俟郡
平童之兵未而素誅諸叛將基治莽畢輒為人言
上神武必有天下萬歲方氏不為寶融竇且爲田橫
而方氏數畏基卑詞以幣來啗基白之上　上使受
而答之因騰書宣上威德方氏遂請降　上於軍國
有所謀輒馳使以書叩基基事事條答皆懸中俄驛
召還道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右丞相文忠時為帥
奮欲擊基使勿擊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

識大錄　劉基

也三日基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
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基復趣之至其所則空壁矣所
留皆老弱俘追而薄之東陽悉獲其衆基既還京入
謝　上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觚生謂
士誠容還且富而弱宜先若為我策之基對曰士誠
自守虜耳陳氏據上游稱帝此不宜以蘊崇之取陳
氏士誠則囊中物耳會友諒復攻圍南昌　上遂率
師逆擊之大戰於彭蠡湖雖小利而尚未決俞通海
以湖有淤淺舟苦迴旋不利戰莫若入江據賊上流

基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陳氏逆平先是
一日與友諒鏖戰基在御舟忽躍起大呼　上亦驚
起回側但見基雙手揮之速呼曰難星過可更舟
上悟如其言更之坐未胸舊舟已為敵砲擊碎矣而
是時張中亦在師中所謂鐵冠道人者臨川人其於
破友諒筴著尤神絕他占驗亦稱是愈於基國事謀
斷弗如也切　上之援安豐也基諫勿輕出　上不
聽及敗呂珍移師圍廬州三月不下聞偽漢圍南昌
上謂諸將曰為一廬州而失江西豈兵家之法耶命

識大錄　劉基

解圍援南昌及友諒敗死　上謂基曰我不當有安
豐之行使友諒乘我之出京城空虛順流而下直搗
建康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
康而圍南昌此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
歸也置太史令秩正三品基領之時偽漢既平　上
與基密謀取張士誠及平定南壯次第　上時至基
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也日中有黑子
基奏東南當失一大將俄而參軍胡深伐陳友定於
建寧敗沒　上方欲刑人而基入見丞語之夢以頭

有血而士傳之欸欲應之基曰頭上血衆也而傳以
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 上為停三日四侍之
而海寇降 上大悅悉以所停囚付基杖歸里焚感
守心群下皆惴惴以 上且有誅僇基密奏宜下書
罪己以回天意 上許之衆乃安大旱 上時命基
讞滯獄甫決而雨隨澍時基最為 上所信嚮所言無
不聽而中書參政張昶寵相軋猶時時念故元君欲
為元弱明使人上書頌 上功德請及時娛樂侈大
宮闕以明得意 上出以示基基曰是欲為趙高也

晁色動心恐基乃使其腹心寮翼巖伺基陰事欲以
中基而最先生事跡司天臺災翼巖飛章告基擅
顧所評皆取上裁旨行或有指而報可者 上怒面
詰翼巖等悉得其受晁指狀磔于市 上即位擢御
史中丞領太史令如故諸大典制封賞册拜皆基與
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討定時處州七縣糧當加
于宋歲額五升而 上獨令青田僅以五升為額曰
令鄉里世世子孫頌劉伯溫也時左丞相善長貴盛
基獨每事與抗議不相下善長不能平也而適以事

識大錄

見楊憲使凌說因彈之基為 上言李舊勳且能輯
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且汝忠
力足任此基叩首曰為巨室者棟必大即輕易棟而
得小者寧無為室憂 上乃解一日 上欲相中書
左丞楊憲以問基基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相
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不以己與
乃可憲寧能無己也問右丞汪廣洋何如曰此褊淺
殆甚于憲參政胡惟庸何如曰此小犢僨轅破犁矣
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無逾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

第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恐孤 陛下恩天下何
患無才願 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未見其
可也其後憲以怙寵廣洋以巽懦惟庸以大逆皆不
良死而會 上幸鳳陽基與左丞相居守請於 上
謂宋元以寬縱失國今刑亂用重必使紀綱肅而後
惠政可施乃飭諸道御史一切按劾權倖無所避而
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彬省察且素
昵之大恚恨僕 上歸而訴基戮斐方祈雨僇人於
壇壝之下非所以奉承天意 上惜基持其章不下

而諷基以病請告就醫青田時　上再幸鳳陽不能
無晝繡意欲建為中都而銳欲出塞滅王保保基瀕
行謂　上中都曼衍非天子居王保保不可輕也其
後皆如基言明年大封功臣手詔敘基勳伐召赴京
師命兼弘文館學士已封其祖父皆永嘉郡公累欲
進基爵基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聖恩
深厚榮顯先人足矣固辭不敢當　上知其誠乃封
基開國輔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勳
級揩二品而祿二百五十石俾得忠誠伯之半天明

年復予告歸里有密旨令察其鄉有利病於民社者
潛入奏基既歸惟上章問起居撰賀平蜀頌　上復
優詔答之又嘗為手書問以天象基條答言霜雪之
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基又嘗為
上陳甌閩事蓋甌括之間有隙地曰談洋其南抵閩
界曰三魁為鹽盜藪方氏所繇亂基奏於其地立巡
簡司以控扼之其奸民弗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
叛而大豪陰持其寞基使子璉上書奏之併請治郡
縣豪猾吏而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左丞攝相事銜

基舊語會有旨逮豪猾吏惟庸乃使刑部劾基以談
洋地有王氣欲購為墓不得則創立司之說以窘其
人致激變疏奏　上弗問復請逮其子璉又不問而
第令移文使基知基乃馳入朝見　上不敢辨惟引
咎自責而已亦不敢言歸惟庸俄代廣洋為右丞相
尋進左基乃大感曰吾安敢布言驗即驗如蒼生何
遂悒悒不樂以至膺疾惟庸覘　上之念基息乃陽
為好者以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基飲其藥再覺有物
積胞中如拳石間以白　上亦不信也又三月浸

劇使問之知不能起乃為文以贈給驛舟護歸青田
亡何竟卒年六十五所著有郁離子十卷覆瓿集二
十四卷寫情集四卷犁眉公集五卷基且卒以生平
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璉曰服闋亟上之毋令後人
習也既而遣御史至基家取諸書璉遵父命藏石室
御史至悉取授之從御史赴闕述父遺命　上喜歎
官之以未終制辭又為一書大略勸　上以修德省
刑祈天永命用寬猛宜若循環然毋待一端諸形勢
要害之地宜宿重兵與京師形勢相絡授其次子仲

璟曰惟庸方任事上之無益是不久必敗々則上
思我其時可審聞也先是　上嘗與基論用兵謂基
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
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成敗有精兵不如
良將基對曰臣蒙　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視妙筭
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雖是知
任將在上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　陛下常不拘古
法而勝此尤所難也　上曰戰者謀也因敵制勝豈
必泥于古哉朕嘗親兵石觀戰陣之事闔闢奇正項

刻変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変耳亦何暇論
古法耶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我當
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基為人剛毅有
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利害則義形於色　上察基
誠任以心膂基自謂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有緩亟
勇氣奮發揣摩事計多中筴畫立就外人莫測　上
威嚴惟基抗言不預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基當容
為營救得免其於天文尤懸斷不爽基家居飲酒奕
棋未嘗言功和　上禮重之呼老先生不名又時謂

人伯温吾子房也然卒不以為相封拜亦輕恩禮後
亦漸薄人以為中惟庸間云洪武十三年　上誅惟
庸等果後思基言召其子璉拜考功監丞還江西右
叅政會卒二十三年召璉子薦後封誠意伯歲祿五
百石子世襲二十五年卒子法幼而璉弟仲璟奏基
遺跡拜閣門使選谷王府長史靖難師起谷王開金
川門降而仲璟獨不屈下獄法亦傳襲法子摳孫璺
曾孫祿至景泰中思基功授翰林五經博士子憲前
卒孫瑜至弘治中晋授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中追贈

基太師謚文成嘉靖中復封瑜伯爵歲祿七百石卒
子世延嗣
逸史臣劉振曰或以我誠意比漢子房其神謀秘計
真氣勇發人莫能測其機貫無遠邇而出處大節又
謂其懸絶殊甚雖然古稱豪傑如龍如蛇誠意初仕
元時　高皇帝猶未起行間況生元仕元於事理亦
不大背乃三仕三已卒不得志及應　太祖之聘一
語便相投契則進退之際卓有巨識存焉更奚足問
乎至於任事忠讜不希苟合一意向上始終不渝尤

為吾功所難但既着觀象玩占郁離子明於天人之故能識帝王之廢興不能辨帷簷之讒害卒致服毒不終則嫉惡太嚴分別過甚誠意亦自知之矣

章溢

章溢字三益處州龍泉人始生時其音如鐘父母疑為不祥幾棄不舉及成童嶷然莊重不習鄉井輕儇態諸兄出應科舉頗為儕類所侮苦溢忿曰彼徒謂我弱而吾不自勵豈為男子耶乃從授事縣官即有曲者舉正理直之衆始愧服比弱冠從鄉人王叔曰游從事於正心修身之學既又聞金華為文獻之邦間出游以咨叩其統緒浙東憲使禿堅不花請與語悅之已而改官陜西要溢與俱至虎林心忽驚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以為純孝所感至正壬辰蘄黃妖寇自閩犯龍泉溢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而存仁為寇所執溢心計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聞溢名方出重賂以求及得溢大喜賊帥欲間計溢正色拒之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須為此滅族事耶賊怒縶之柱以刀磨其脊曰不降者且死溢曰貪生畏死固人常情然吾終不為不義居賊愈益怒曰汝誠不畏死耶溢曰死即死何畏乎賊壯之不忍

加害溢夜紿守者乘間脫歸乃集里民為兵不旬日
擊之處州府判官以兵至欲盡誅平民詿誤者將軍
石抹宜孫實總兵攻溢走麾下說曰將軍知賊之由
乎曰不知也溢曰貧民迫於凍餒故相挺而從盜誠
得一循吏治轄之民即貧民耳今不出此而肆行剪
屠是治揚湯以止沸也宜孫曰善微先生言幾敗事
矣即檄判官毋擅殺宜孫服溢器識留幕下與議軍
事其平慶元浦城松溪群盜溢有力焉上其功江浙
行省丞相康里承制授溢龍泉主簿辭不受海寇起

黃巖掠沿海郡縣行省命宜孫守台城寧海民亦起
為變圍台城甚急宜孫飛檄召溢為援溢方退居田
里得檄即詹曰吾邦非石抹將軍人且盡為枯骨今
一旦有急正我報德之秋也集趫勇少年數百人晝
夜行至城下約內外夾擊賊遂潰海寇亦遁去寧海
大饑豪民吳甲蔣乙積谷不糶溢言于宜孫宜孫因
屬溢行縣賑之溢至即抵二豪罪發其粟賑饑夫其
尤困者俾僧作糜食之比還龍泉龍泉亦饑儉大家
有粟高其值且不發溢先以私田易粟貸里人乃行

勸分之政民受其惠為多青田盜起龍泉監縣寶忽
丁貪虐無狀民因導賊攻縣治寶忽丁棄印走溢與
其師王剛叔召豪傑拒賊戰敗走之縣治遂復行省
給銀幣為賞寶忽丁惧棄職獲罪而愧溢有功乃謀
害溢溢方贊元帥黑的兒開府處城未敢發會帥府
問寶忽丁罪遂結李溪惡少拒命首害剛叔于家府
帥檄兵襲擊之寶忽丁遁去於是處州七縣盜皆蠭
起行省移宜孫以行樞密院判官分治處州溢揖宜
孫曰松陽小醜不速平將養成大患耶宜孫曰唯君

處之溢乃遣千戶曹勝安督兵援以方略一戰盡降
之分院上其功行省除為松陽縣尹又辭不受元帥
葉琛攻鄭寇於麗水屢為所敗分院調溢及樞密院
都事胡深合討之溢與深統軍至浮雲賊衆來逆戰
並山為長陣兵既接我軍張左右翼夾攻之賊大賊
直搗其巢穴賊望見溢來拜乞曰我非為寇者特我
殲此海寇即降矣海寇謂葉琛所部海軍也溢曰吾
不知他特捕及者爾賊為內外二岩溢麾兵踰外岩
主辟或疑辟於兩岩間非利溢曰非爾輩所知我既

踰外砦則內砦疑其已降而外砦亦討其疑已二砦相疑破賊必矣辟未完賊突至相持未有勝負溢麾奇兵横擊賊奔北即移兵圍內砦數重下令急攻遂克之執鄭眞諸法外砦亦降行省復授福建行省檢校尋又改除處州判官皆不受治書御史鎖木烈思分臺于婺長鎗軍叛迫其城遂送事徵所於溢溢勒所部軍執道長鎗軍閩溢至輒引去省憲交章薦於朝除武德將軍僉浙東都元帥府事又辭不受或疑焉要名溢曰吾所將皆鄉里子弟使其肝腦塗地而

識大錄

吾獨取功名弗忍爲也青田賊吴英掠金華永康東陽諸縣聚衆猖獗溢議討之分院乃調兵屬溢及胡深與賊屢戰皆敗之賊勢蹙縛其黨出降遂昌山石戸閉羅土豪周天覺甫聚族之深率兵往討天覺負固不服久之始請降溢曰此賊不殄必貽後患深弗聽受其降已而天覺果以漢叛誅始天覺之未降也執其黨與三百人繫諸獄至是深欲盡坑之溢執不可得生全者十六七時天下喪亂日滋溢乃結廬匡山自號曰匡山居士屬其子曰兵將至矣汝曹其保

識大錄

障州里乎已亥冬王師克處州溢避地入閩　太祖聞其名遣使以束帛徵之溢乃幡然而起與青田劉基麗水葉琛金華宋濂同赴建業入見　上問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　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七何擢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之境田荒蕪及耕墾者皆分藉之差税賴之以便溢有疾久弗痊　上時遣使存問甫小愈即入謁上見其來喜曰疾甚瘳乎何遽出也一日　上忽念

識大錄

溢詢於中書都事頃曰章溢日來康強否參對曰溢日夜念母不置而以　主上遇之厚不敢以言鬱鬱成疾耳　上即命溢歸省賜以白金文綺而留其季子存厚于京師浙東始設提刑按察司即擢溢爲其司僉事尋命還處州代總制胡深入朝而爲存厚娶深女賜賚優渥且俾存厚入侍　皇太子以示親信深出師溫州深詔溢還守處州饋餉供億規措無缺而民不知勞及師捷即日以總制事付深而還其郡王師平荊楚設湖廣提刑按察司調溢僉司事入見

上慰労之曰紀綱之事今屬卿矣溢既至覲剖裂多
廢地遂建議分兵屯田且以控制北方計為便 上
曰所言甚善第未暇耳湖廣行省鎮撫四回怙勢作
威輕重人罪以為常溢廉得狀坐以法未幾河内道
按察司宋思顔以浙東憲吏事不白下獄而浙東按
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璹亦以事被逮辭或連溢溢憂
惧不知所為 上遣太史令劉基諭之曰予素知章
溢守法令毋疑也既而胡深以兵入閩陷沒處州之
境皆動搖 上命溢為浙東按察副使往鎮之平陽

瑞安浦城福寧軍民等事皆隸焉溢辭曰臣前任浙
東無狀同列皆獲罪而臣獨蒙寛宥今若加陞擢則
益重臣過疆場之事臣身任之萬死且弗避副使之
命臣不敢拜 上重違其志命仍僉浙東按察司事
比至由寨或已叛溢宣布 詔旨軍民皆感動乃誅
其首叛者餘皆怗怗青田夏清閒深敗與福建叅政
范呂大合寇慶元龍泉時官兵盡戍浦城城中僅足
自守溢召舊部義兵使據要害列木柵為屯勢相聯
絡別命元帥祁興李汶即龍泉縣治亦環植木城賊

識大錄

聞不敢犯溢長子存道初以元帥戍蒲城及是有
旨命存道提兵為遊擊而溢即慶城坐鎮之溢謂父
子相統於律不宜乃上奏請罷存道官不允建寧守
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款人咸以為詐溢曰陳友定據
全閩勢必不能容故德柔為圖自全計非詐也以其
事聞詔許德柔以元官守本部命比不德柔累為友
定所幷溢因留其使厚存卹之溫州茗洋周遂卿恃
山陰常為寇鄰邑皆患之而卹傳之通平陽瑞安者
亦為所要遮溢命存道合平瑞兵擒斬之中書命處

州連海舟幷僉溪船千戶為水軍既有頃之者而又
隸于軍府役繁而事擾溢上奏設水軍千戶所專統
之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共戍青田會寇至仲欽
逆戰而惟淵走還仲欽以無援故敗溢斬惟淵以徇
遣指揮何世明擊寇走之惟淵乃胡深所任信者既
伏誅部曲莫不股栗浙江行省叅政朱亮祖總兵取
溫州調世明軍以從溫州平溢聞其掠人子女命鎮
撫林理徵之各部送還其家海隅既寧請朝京師
上報曰吾知卿拜遂良苦俟平吳當即召卿爾及浙

西諸郡皆平　上遣使召之且命分兵征八閩而存
道守處州既入見褒嘉甚至諭群臣曰章溢雖儒臣
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其功誠不在諸將後溢再
再拜謝不敢當明日　上召問征閩諸將何如溢對
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
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浙江平章李文忠威信
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即日詔
文忠出師如溢策處州之糧其舊額一萬三千石有
奇後以軍興加征至十倍民不堪命溢言之丞相亟

相入奏　上曰吾勞處民久矣詔從其舊溫州黃宗
雲朱君達丞附各授以元帥之職還守其土及我師
征溫失利輒叛去溢既平君達又請降溢曰何物小
醜叛而復降納之是無法矣奏戮之浙江行省承詔
作大舟入海徵輸巨材檄處州與諸府同溢曰處婺
之交限以峻險縱有水道何從出且凋敝之民易以
勝此力言於省臣止之洪武元年正月　上即皇帝
位有事於太廟溢與執事畢越翌日召溢及劉基入
見　上御奉天殿群臣咸在　上歷陳其功並拜御

史中丞溢辭不允再兼　太子贊善大夫溢務存大
體不屑屑於細故或以為言溢曰憲臺百司之儀表
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恥使人避而不犯豈直恃
搏擊為能哉　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遂坐外朝怒
儀曹議禮不合以致天變將殺之溢奏曰風雨已連
朝無足怪者繼禮官議有未盡　陛下精誠自足以
格神明願寬雷霆之怒　上為之霽威　上愛重溢
甚嘗語溢及劉基曰二先生年同耄悲感霜露致疾
善自衛攝不宜早趨朝也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

文忠入閩閩平　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溢持不
可曰鄉兵農人耳始令征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
之是爽信也　上不懌而罷溢繼論奏曰兵已入閩
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之民宜籍為軍使北征一舉
而恩威著矣　上喜曰孰謂儒者迂闊哉非先生
為朕一行無能重莅事者溢受詔遂行比至處州
母已歿溢馳還舍援例乞丁憂詔不允丞相李善
長復貽書道　上眷倚之意而遣存厚還家溢洒泣
而出日治戎事惟謹鄉兵既集命存道部領由永嘉

浮海北行上章乞如律守制詒仍不乞已而章再上
上覽之為惻然曰吾固知其情不可奪矣但朕憲臺
缺人耳遂可其奏存道至崐山走京師聽進止 上
諭之曰汝父事朕宣費為多今汝文師師北上尚勉
立事功以無忝爾父則予汝嘉因授以處州衛指揮
副使戍於上黨尋移平陽溢自喪母悲戚過度居常
忽忽若無以自存者及營北宅視負土石而感疾益
深子女見之皆相顧悽愴曰勿憂也吾文母幸以安
厝祖宗丘墓幸粗整飭歲時薦饗幸有條常吾庶幾
無憾第荷國厚恩未能報効此為歉耳臨終覩交來
候曰當收斂此心無有所執滯溢曰吾久已知之遂
卒于龍淵私第年五十有六時洪武二年五月也訃
聞 上甚憫悼乃親撰文即其家祭之

樂韶鳳

樂韶鳳字舜儀滁州全椒人元末兵起有經世之志
乙未謁 太祖於軍門與語奇之遂扈從渡江叅軍
事洪武庚戌授起居注明年遷給事中叅陞兵部侍
郎癸丑進尚書未幾改侍講學士與承旨詹同定祀
孔子樂章及編集大明日曆又命撰唐宋名儒表箋
可為式者頒行天下明年奉命撰神降祥神貺惠并
酣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鑾樂其辭皆
存規諫乙卯 上以舊韻起於江左多失正音乃命
韶鳳與翰林諸臣以中原雅音正之書成名曰洪武
正韻又命攷陵寢朔望節序祭祀禮韶鳳奏漢祖諸
廟寢園各有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
後漢都洛陽以關西諸陵久遠但四時用特牲致祀
每西幸即親謁洛陽諸陵每正月祭郊廟畢以次上
陵唐園陵之制皇祖以上至太祖陵皆朔望上食元
日冬至寒食伏臘社各一祭皇考陵朔望及節祭日
進食又薦新於諸陵高祖永徽二年有司言獻陵三
年之後每朔望上食其冬夏二至伏臘清明社等節

俱上食顯慶五年太常博士彭璟直上疏曰近代始
以朔望諸節日祭於陵惟漢時議京師自高祖下至
宣帝等陵旁立廟園各有寢有便殿日祭於寢月祭
於便殿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勅獻昭乾定喬共六
陵朔望上食冬至寒食日各設一祭如節祭與朔望
相值依節祭禮每歲春秋仲月遣太常宗正卿朝拜
祖宗諸陵欽惟我朝祭祀　皇陵舊儀每歲元旦清
明七月望十月朔冬夏二至日用大牢其伏臘社每
月朔望日則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禮如節與朔望伏

臘社同日則用節禮　上從之詔定登壇脫舄禮韶
鳳奏古者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
就屨而舉之屏於側注云屨賤者則不敢陳於尊者
之側長者在堂則脫於階下長者在室則著屨上堂
而不著入室漢魏以後朝祭則跣襪惟蕭何劍履上
殿宋南郊皇帝至南階脫舄下壇入廟脫舄升殿梁
太廟中凡有履行者應皆跣襪唐禮志正旦冬至群
臣朝賀上公一人詣西階脫舄解劍升御升御坐前
跣賀降至西階佩劍納舄燕會群臣應升殿者禮同

宋開寶通禮太廟裸獻饋食并禘祫皇帝至東階下
解劍脫舄仁宗時正旦朝賀中書令門下侍郎解劍
脫舄以次升殿又按神宗時宋敏求詳朝儀太尉中
書令門下侍郎解劍脫舄以次升賀訖降皆佩劍納
舄今議於郊祀廟享前期一日有司以蓆藉地設御
幕於壇東南門外及設執事官脫履之次於壇門外
西側祭日大駕臨壇入幕次脫舄升壇其升壇執事
導駕贊禮讀祝并分獻陪祭官皆脫舄於外以次入
壇供事協律郎樂舞生依前跣襪就位祭畢降壇納

舄議上命著為儀制未幾以病免丙子起國子司業
己未陞祭酒詔定　皇太子與諸王往復書劄禮韶
鳳考據精詳屢蒙褒答　上賜諭曰文廟之設是尊
先師也因之為國學為歷代以之訓君嗣教公子也
觀斯所以不為不重故哲王必延名儒以薰學者今
朕法前代命爾承是師範闡揚傳道使切者記壯者
解毋怠寸陰不但稱汝職任甚有補於朕故汝往欽
哉庚申雷震奉天殿韶鳳引病致仕以壽終于家

詹同

詹同初名書字同文後以字行徽州婺源人也高祖
青以武弁起家歷官殿前統制其後脫尺籍與縉紳
伍曰安知吾子孫不有以文學興者乎同文年十二
有俊聲授易於其楚材學春秋於劉彭壽二人皆當
世碩儒以經術名世而同文天資敏朗識趣卓絕能
盡造其閫奧元學士虞集見而奇之女之以姪至正
中舉茂才異等除郴州學正遭亂流寓黃州陳友諒
辟爲翰林學士承旨甲辰王師下武昌遂來歸　上

厚待之暇則與之講論經史同文占對不窮　上益
禮重焉及還京師除博士屬中書省已而集功臣胄
子於內府命同文教之更其官爲國子博士其僚友
治一經者猶不能盡通而同文淹貫群籍隨叩而鳴
每講易與春秋尤獨超詣聽者豁然賦性閒曠逐操
瀟灑發爲文操筆立就水湧山峙可喜可愕時侍　上
遊宴應制有作　上未嘗不稱善也歷遷考功郎中
起居注翰林待制丙午夏　上命有司訪求古今書
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同文曰三皇五帝之書

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
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得聚見武帝雄才大
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
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反復研究如
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也丁未　上
諭同文國史貴乎直筆是非善惡皆當書之昔唐太
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
下也予近日言行可紀之事是非善惡汝等皆當直
書無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洪武紀元轉直學士

賜名同後以同文爲字明年晉侍讀學士　上與侍
臣論侍大臣之禮御史中丞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
盤水加劍詣寢室自裁未嘗輕辱之存待大臣之禮
也同時侍坐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
刑不上大夫所以勵廉恥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也
上深然之一日侍　上論文　上曰古人爲文章或
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
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
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

近世之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術達世務無事浮藻辛亥夏吏部尚書陳修卒　上念冢宰任重而群臣無踰同者遂命代之諭曰吏部者鑑衡之司鑑明則物之姸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在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瘝官曠職卿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公平以辨別賢否毋徒庸庸碌碌充位而已同奉命惟謹象

銓清慎而雅有藻鑑甄別人才各稱其職朝野服之上愈益眷焉癸丑夏加翰林學士承旨九月同上言自　陛下渡江以來征討平定之蹟禮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而未成書乞編日曆藏之金匱傳於後世上從其請命同與侍講學士宋濂為總裁官樂韶鳳為催纂官禮部員外郎吳伯宗儒士朱右趙壎徐一夔孫作徐尊生同纂修明年五月書成自　上起兵臨濠至洪武六年冬十二月凡征代大計禮樂治章刑政設施群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合一

百卷　上命藏之金匱其副藏於秘書監同與濂等復請倣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為書以傳於天下後世　上從之於是分為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凡為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餘言名曰皇明寶訓嗣是而後凡有聖政史官日紀錄之隨類增入上復諭同曰大祀既終獻方行分獻禮於禮未當卿等其議之於是同與宋濂議以　上行初獻禮奠玉帛將畢卽分獻官行初獻禮亞獻終獻皆如之　上從其議又謂古人祭用香燭皆所以導達陰陽以接

神明初無上香之禮遂命　祭祀罷上香　上憐同老特賜致仕勅曰朕起布衣提三尺劍總率六師以拯民艱延群英以圖至治凡二紀於茲矣蒙難艱征武昌下城之日爾同以文章之美從朕同遊厥後任以國子博士起居注翰林學士皆舉其職及長吏部辨人才之賢否審職任之輕重咸得其宜今年雖已還猶輸誠效謀訖無少怠可謂賢也已朕不忍卿以衰耄之年服趨走之勞特命爾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命下援惜其去留為學士承旨未幾遘疾卒同貫

實和厚而操行耿介故始終爲 上所眷注如此其詩文所存有海天集天衢吟嘯集若干卷子徽舉才能授監察御史歷官吏部尚書父子世爲冢宰亦縉紳盛事也從孫希元善楷書兼歐虞顔柳半拾洪武初除中書舍人徽後坐藍黨死傳見酷吏

逸史劉振曰同文父子繼爲太宰一時榮之然同文以德居身外不露赫赫使權勢常在 朝廷故寵眷不衰而聲譽永茂徽以才立名張弛之地不知所以遜避欲天下機要全握於己卒致全門不終身首異處才德之不相及也如此然則才果不足概乎曰非也亦去其驕吝而無不美矣

劉三吾

劉三吾名如孫以字行茶陵州人伯兄耕孫爲元寧國路推官治獄無冤長槍賊陷寧國耕孫死焉仲兄燾孫爲常寧州學正攝其州事武岡洞獠犯常寧常寧陷亦死之三吾故起家爲元靜江教授副提舉洪武十八年以茹常薦徵爲春坊左贊善時三吾年已近邁風度儼然應對詳敏 太祖大悅與朱善宋訥屢承顧問御製大誥及御註洪範書成皆使序之 上奉天僾神甚謹不祐禎祥惟惕咎灾爰命儒臣蒐輯古今天人物理妖孽之著見者以自省曰存心錄又輯漢唐宋而後災異應臣下者鑒於有位曰省躬錄皆三吾成之久之坐授世子經怠慢降國子博士 上有意立秦王三吾泣諫曰 太子天下本若欲易之置秦晉二王於何地乃止戶部尚書趙勉者三吾婿坐罪誅三吾乞免官許之未幾又復之 上讀書分命義和之章謂蔡氏傳以日月五星爲左旋與天象不合當以朱子詩註十月之交爲正及御註洪範以惟天陰

隂下民為天道相協厥居為君職而蔡氏並屬之天
非天所以命人主作君師之意又他註說與番陽鄒
季友所論多有未安者乃大徵諸儒君故編修張美
和故博士錢宰等定正之命三吾總其事　上命諸
儒朝夕列侍衛之前宴享則賜坐殿中而謂之曰朕
恒見洪武初奎壁間有黑氣今春始消文運興矣賜
繒綺衣被甚厚復賜御製詩命和之時　上作十酒
樓都城外有酒仙樓以宴百官　上時賜諸儒紗宴
為皆献詩謝　上大悦曰老而思歸者先遣之皆頓

首願留書成賜名書傳會選行天下　上又命修孟
子節文若艸芥寇讐不稱易位等語並加刪除以明
君臣之義既成賜三吾朝鮮玳瑁頁筆諸儒求賜宴
及紗予傳還更命與廷臣舉天下道里為船驛欲編
書曰累字通衢已復騙類禮制須中外而命之曰朕
即位以來累屬儒臣歷考舊章上自朝廷下至臣庶
冠婚喪祭之儀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為條格
以明上下而奸臣胡惟庸僭用黃羅帳幔飾以金龍
鳳文邇者藍玉家慢蹇勝皆飾金龍鑄金爵為飲器

家奴數百為坊節房患用九五間數蘇州府民顧常
亦造金酒罍飾以金玉寶石僭亂如此敉身亡家又
何惜哉爾重加考定編類成書使官民遵行之三吾
為書列目十有三自冠服房屋以至奏啟署押皆有
体式既成賜名禮制集要賞賚渥倍　上厭中外表
箋繁縟且多觸忌諱至論死貸善王俊華者有文名
命三吾與撰成文頒天下遇慶賀謝恩第如文錄進
云王朴者陝西人以直諫為御史數與　上爭　上
怒命斬之遽召還曰汝其改乎朴曰　陛下以臣為

御史因責臣言何輒辱至此且謂臣有罪安用生之
若其無罪安得辱之　上因赦朴闕朴言復命斬為
朴反接之市過史館大呼學士劉三吾聽之某月日
皇帝殺無罪御史朴也三十年會試天下士命三吾
與安府紀善白信蹈主試既放榜中類盡南士遂首
者陳郊北士闕然　上怒命翰林臣重閱北士故少
文所閱文復劣會有言翰林閱臣是受三吾信蹈囑
上益怒命狀試官并都皆下獄曰是皆藍胡餘黨刑
部拷訊之刑部言三吾信蹈藍黨餘皆胡黨郑闕人

習星野當討俗謂其友曰今歲文星見閩分榜首當
在閩　上故禁私習天文者及是人競傳物語　上
命試官及物皆變遇誅死獨三吾謫戍乃用六月朔
日復試以武城人韓　忠為首世稱南北榜又曰春
夏榜云建文中名還命製大明一統賦賦曰聚我
聖祖剛健中正寬大英明神等光定運量至誠配以
聖后端一靜貞德符文毋道合大任儲君有象賢之
能群胤皆屏翰之英觀其得國邁於漢唐行師正於
湯武中明五常民用歸極一洗胡俗世皆還古訂先
王之禮樂復中國之端甫建官而革宰相之尊列爵
而罷子男之數去神祇之封爵改先師之望士祭先
王以御名持七國君賓旅統頒書之偏音閑諱名之
二端紀年號以不改除封禪而罷壇漁嶽名尊號之
稱頌絕離宮別館之遊觀服制定而兵制嚴家法正
而國法安德政不陳於大臣公侯不封於文職親軍
不隸於五府藩王不伍於百辟惠澤不限于豊邑諫
言不塞於直入威重與於豪強除師道於熙咸宜文
体於靡萎排佛法之幻惑斥神仙與祥瑞禁符讖君

巫覡他如聖政森於茂述祖訓立其大綱日曆纂玉
堂之披寶訓函金匱之藏托謂辭以資世業大誥為
民常文字衍疇而註老律全酌漢以斟唐論語解厥
蘊與書傳正夫升僊禮制須在司府集禮諮及夷獞
孝慈改服兮仁義盡昭鑑諭儲兮抬虞長相鑑耆賢
奸之傳萌賢列上下之章實翰天縱雄文風決誠與
謨相與表裡治雅頌弄其鏗鏘此益大端餘固難抖
三吾所賦足槩括　太祖治政之大云永樂初以衡
暴卒三吾性資擊絕文藻天縱為人慷慨坦夷不設
城府自號曰坦坦翁至於大節則屹然不可奪恭預
密勿直言無隱啟沃之功為多　上嘗命宋濂贊其
像曰白髮蒼顏雄才偉學景星慶雲冰壺玉瑩其文
燦然有潞大之文章其德巍然峙峭崖之磊落高立
聳山拜思鴻寶步武九重飛騰八表膽偉像之儼然
邈清風其浩渺此縉紳之耆英乃翰林之大老也其
見重於上如此所著有表　忠發微諸書及知非海
鶴坦坦齋三集

翟善

翟善字敬夫揚州泰興人洪武中由歲貢入國子監授吏部主事轉驗封員外郎癸酉尚書詹徽及侍郎傳及文伏誅命善署部事敏於其職 上嘉之特晉吏部侍郎仍掌尚書事 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冊以著成法恐後之蒞官者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乃命善同翰林儒臣倣唐六典之制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凡有設官分職之類務編為書名曰諸司職掌須賜中外百官甲戌善恭桂

各衙門吏三年役滿於本衙門見缺令史書吏內陞用再役三年給由赴京如有餘吏送赴吏部不許一槩縣陞於州州陞於府府陞布政司寺衙門及王府長史司記故不給由者治罪其各處布按承差奏准以能幹人員選取三年考滿役日無私過於雜職內序用有私過者則充吏乙亥春 授吏部尚書 上諭群臣曰善雖年少宇量宏潤他臣莫能併也善明於經濟凡所奏議允合 上心 上曰朕有良佐何患天下不治 欲命工部為善營第 善謝曰江鄉地遙宗

親且衆誠不忍奪人以自益也況未報涓埃何敢當此 上語群臣曰有官居鳥鵲無他起樓臺善與寇準同風矣善家戍籍 上欲免之善辭戍卒宜增豈可以臣破例 上曰善可謂社稷臣矣明年秋坐法免以壽終於家

蹇義

蹇義字宜之重慶巴人也幼岐嶷端重嗜學弗懈始
從里社師中書左丞殷哲為郡守一見異之引充郡
學弟子員語其師曰是兒將來遠達非吾所及當成
就之洪武十八年舉進士擢中書舍人每進奏事率
稱旨　太祖愛之數見獎賚初名瑢一日奏事畢
上問汝蹇叔之後乎親洒宸翰書義字賜之以易其
名尋丁母憂賜道里費且命馳驛歸蓋時恩云服闋
仍舊職滿三載吏部奏當調特命於九載朝夕左右

凡撰敕文字必以付之義小心敬慎久而愈篤建文
中陞吏部右侍郎　太宗入正大統轉左侍郎數月
進尚書時政令制度有非洪武之舊者詔悉復之義
從容為　上言損益貴適時宜開舉數事陳說本末
上以為忠實悉從其言小人有譖其不忠建文者類
上英明弗聽有除官不得善地訴以不公者　上皆
斥之永樂二年冊　仁宗為皇太子命義為詹事時
師傅皆以勲臣兼之而輔導責任文臣詹事其元僚
也　上欲有諭　皇太子率諭詹事往導意義亦委

由周悉　皇太子尤愛重之所言靡不嘉納滿三載
陞資政大夫七年　車駕巡狩北京命　皇太子監
國中外庶務惟諸王及遠夷有奏請詣行在餘悉啟
聞處分義諳習典故達於政体孜孜無倦不動聲色
而事賴以濟一日奏請選官　上諭之曰爾吾職專
銓選但當擇理不當任情擇理則以是非為進退任
情則以從違為取舍慎之慎之又曰用人之道各隨
所長才優者使治事德厚者令牧民君子小人不可
不察滿九載賜勅有秉心正直及淳良篤實稗益國

家之褒數奉命兼禮部事雖職務填委處之裕如十
七年丁父憂歸　上及皇太子皆遣官賜祭有詔起
復義詣北京謝　上慰勞再三賜鈔千緡遣中官護
送歸南京明年從　皇太子朝北京遂命義巡撫直
隸應天等府州問兵民休戚及文武吏之賢否而升
黜之義謂　國家多事之際悉以法紀吏人將不勝
特黜其太甚者數人餘多寬假兵民利弊當建革者
具奏行之　仁宗嗣位一切政議預者三四人而義
居首進少保兼吏部尚書二俸俱支賜冠服象笏及

玉帶二遂進少傅又進少師賜師傅之臣銀章各一
其文曰繩愆糾繆義首被賜 上諭之曰朕有過舉
卿即具疏用此封識以進蓋望義等匡直也繼賜誥
授榮祿大夫命翰林呈誥詞 上取筆增二語曰勿
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且諭學士楊
士奇等曰此實朕心蓋望卿等匡輔之功也又念義
侍從監國舊勞特製褒忠貞印賜之而賜勅有以善
翊君勞心焦思二十餘年夷險一節之褒時修 太
宗實錄命義監修 宣宗嗣位一切政議屬義數人
如 仁考之初紬奉命監修 仁宗實錄書成賜白
金文綺鞍馬扈從征漢庶人還寵賚尤厚復從征邊
既還以義年老不欲煩以有司之務命輟部事恭贊
大政賜銀章一其文曰忠厚寬弘褒德也賜新第於
文明門內寵錫將加吏部言義歷少師九載降勅褒
諭仍賜宴禮部是歲生旦賜鈔萬緡廐馬一匹 英
宗嗣位賜白金文綺是夕齋宿於公得疾 上遣太
監范弘偕醫視之賜鈔萬緡明日越四日疾革弘復
至問所欲言對曰 陛下初嗣大寶義獨寄祐不能

效分寸裨益然區區犬馬之誠所望於 聖明者推
誠守洪武成憲始終不渝耳言既而氣絕年七十三
上聞之悼惜良久贈太師謚忠定官其子英為尚寶
司丞義為人深沈質實和厚簡靜內有孝友之行事
君以誠處人有量無所拂逆未嘗輕涉一語傷物至
於議法亦不苟為包含必歸忠正歷事五朝凡五十
年所履坦坦無一日顛躓之憂退朝之暇手不釋卷
貴而能謙富而能約 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在
吏部三十三載尤慎擇郡守考察明恕不苛不縱天
下陰受其賜而弗知之子英字伯傑性淳謹仁孝有
父風義久典銓衡冠群臣名震天下而英常侍側
親賢友仁訚訚然如寒素子畧無倨傲之態衣服飲
食悉從儉約居恒以澤人濟物存心與夏瑄楊溥並
負時望諸公孚莫得比焉正統初除尚寶丞歷太常
少卿致休卒年七十四英為人和厚明敏持身端恪
老而不衰雅好讀書凡經籍子史及九流百氏靡不
力賾閒居輒吟詠自適所著有華事集寓懷稿子霖
霑俱以蔭補中書舍人

夏原吉　子瑄　孫崇文

夏原吉字維喆湘鄉縣人母廖氏夢三閭大夫降而生故以命名自幼端厚好學書恕不形有鬼物白晝言禍福驚動里中或強原吉往觀鬼卒不敢言他日或問之曰夏公端人吾不可近洪武庚午領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廡書誥　太祖見而異之賜衣一襲又遣人詗諸生諸生皆讙呼哄戲獨原吉端坐儼然事竣當署職　上曰夏原吉端厚君子也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奇之與商確諸司事劉郎中者忌原吉會劾諸司怠事者　上曰省之新請必罪　上怒新問誰教汝新免冠謝得已劉郎中因奏果有教尚書者意中原吉　上問新爲誰對曰堂後書筭生教臣臣愚過聽萬死上下書筭生獄劉郎中又奏原吉尊尚書枉前事責原吉教尚書　上曰聞原吉能佐尚書治顧欲陷原吉耶劉郎中與書筭生皆棄市三載秩滿吏部引　陛見原吉面陳母老請歸省且曰臣去家逺乏僕從乞寬其程限并暫假在官隸卒從行　上待允之人以爲殊典是時原吉官僅部屬已爲

上心所眷注如此　建文君卽位逾月陞戶部右侍郎明年充採訪使巡福建未幾移鎮蘄州靖難後有執以獻　上曰原吉奉公守法轉左侍郎或言原吉建文用事人不宜大用　上曰原吉忠於　太祖以故忠於建文又豈不忠於朕耶逾月進尚書凡貢賦役制悉為詳定永樂元年吳浙大水命原吉治之又遣僉都御史俞吉齎以水利集累遣侍郎李文郁大理少卿袁復陝西參政宋性佐原吉原吉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亙五百里納嘉湖杭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水諸湖入三泖頃浦港湮塞涸流漲溢傷害苗稼極治之法宜浚吳松諸浦港洩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松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疏通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茭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卽開浚工費浩大且濫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

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
川浚流宜疏吳松江南北兩岸安定等浦港引太湖
諸水入劉家河徑入於海一自白茅港直注於江松
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道下流壅塞難即疏浚旁有
范家浜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
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既
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
圩岸以禦暴流 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原吉布衣
徒步日夜經畫盛暑揮蓋去曰衆赤體暴日中吾何

忍蓋饑歲發米三十萬石賑濟二年還朝浚出治水
永浚農田大利有謂水退淤肥請召民佃耕以益賦
事下原吉歎曰民痍極矣救死不贍況重役乎既奏
曰車庫則徒勞民種植則已失時何益於國 上從
之事遂寢姚廣孝還自浙西 上首詢之廣孝曰夏
某古之遺愛也三年召還掌部事諭之曰向以部事
付郁新以刺汗農務付卿庶內外協濟今郁新死矣
爾其兼之固請裁冗食平賦役均出入勿使富豪猾
塩以妨商費勿使富貴寄錢以阻貨易禁包攬侵欺

之弊清倉場廣屯種晉立定規凡倉庾府庫戶口田
賦盈縮之數各書小帖於袖時一閱之一日 上問
天下種數即對某處數何某處幾何毫髮不爽 上
益親任之又定官俸米鈔兼支例令在京文武官俸
一品二品四分支米六分支鈔三品四品米鈔中半
兼支五品六品六分米四分鈔七品八品八分米二
分鈔每鈔二錠折米一石九品雜職及典史旗軍並
全支米時承建文廢弛之後時難之師方息無有蓄
積一時賞賜功臣賞給軍士大封親藩增置武衛添

設有司而又召集天下儒生數百人於館閣編集大
典未幾遣二十五將軍大興安南之役遣內官造巨
艦航海以通西南夷諸番浚將營建北京宮殿財用
以萬萬計皆仰給戶部原吉經營綴葺未嘗缺乏及
建北都採木運餉者皆令巡視給以錦衣官較四十
人律治怠事者原吉比登車即諭官吏卑民各度乃
事吾將出巡益恐紀者衆也人人咸悅而事集六年
秋八月召還時 上將北巡命掌行在戶禮二部都
察院事竜寓至北京又命兼掌刑部有二指揮肖支

官理　上歎嘶之原吉曰罪自有律若爾盜何以誅
之乃止從　上北巡兼掌行在吏禮兵部都察院事
八年　上北征輔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在九卿事
諭曰朕以耆舊齡視卿時京邑諸司草創原吉每旦
入朝獨近表前參決機務朝退部官御史環請事公
口應手判不動聲色北奏行在南啟東宮京師肅然
駕還召見便殿諭群臣曰夏原吉輔導　皇孫今之
周公也原吉奏曰　陛下之教　皇太孫遊行之臣
何力之有庵駕還南京仍掌戶部事尋令侍　太孫

周行鄉落原吉因取甕黍進　太孫曰願陛下味此
知民艱苦會有犯彈者　太孫欵罪之原吉具言
上命所至無擾罪之非　上意也九年考滿賚使啟
諭廷臣曰原吉　高皇養成賢德欽觀古名臣此其
選矣命與姚廣孝監修國史十一月侍　太孫居上
營後自北還南所至必陳山川險易民生休戚風俗
美惡兵民要然時貴州初定議以思州所轄二十二
長官司分設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四府其鎮遠州婺
州縣亦各隨地方分隸設貴州布政司於貴州總之

其布政司官屬俱用流官府以下參用土官十四年
侍　皇太孫還南京十五年從幸北京十八年宮殿
成命召　皇太子皇太孫於南京　上既久不見
皇太子亦頗思之一日命召之勅既具未命使人夏
原吉進曰請令原吉往　上問何故對曰　皇太子
久不蒙召一日忽有命恐過疑或致他虞　上數服
之仁廟初聞之果驚怖猜或有後命頗欲自裁問推
御命左右對曰原吉　仁宗曰原吉來必能為我辨
覆當且見之及見原吉備道上旨　仁宗乃安郎與

就道原吉先馳奏　上復命迎之且曰東宮其緩行
比至鳳陽迎見道上言東宮曰雖有言吾敢緩乎因
手書付原吉與楊士奇詢訪沿途軍民利病政事得
失以備顧問及至　上問東宮來何速對曰　陛下
慈諒之深東宮孝思不得不切也　上善之十九年
三殿災具書愛民所以敬天請蠲逋負及罷撻採辦
金銀課程優恤流移以回天意從之詔求直言言者
踈言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尤峻　上怒誅儀曰
吾與大臣密議數月書邊都便言官遂劾諸大臣

上覽言官大臣平門難違都利害都御史陳瑛罵言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 上令左右問衆議云何原吉曰臺諫職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係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當萬死再問對如初 上悅盡釋言官大臣或尤原吉盡背初議原吉曰不然天威震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寔 上憐之若言官得罪則損不小衆始歎服時原吉雖居戶部實兼九卿之事每召原吉語輒移時左右莫得聞退則恂恂若無預者交趾平 上問陞賞孰便對曰賞貴於一時有限陞貴於後日無窮 上從之法王來朝 上欲郊勞原吉以為不可曰夷人慕義遠來宜示以君臣之義萬乘一屈下必有甚焉者 上乃不出法王見便啟命原吉拜對曰王臣雖微加于諸侯之上況夷狄乎臣恐一屈膝有辱天子臣死不敢奉詔 上哂曰卿欲効韓愈耶通侍郎楊勉之拜編修遠矣山東俘妖人唐賽兒等三千餘人至乃入奏曰諸所俘供平人意原之衆遠道呼云生我原吉以曰朝廷之恩我何與焉谷庶人逆謀既彰 上駐長沙有通謀者原吉曰

識大錄

我受國厚恩不可不死諍約尚書方賓同諫曰公但來吾自當之乃叩頭言頓兵師出無功軍馬備積十喪八九況今災眚屢作內外供疲聖體少安遠涉風沙誠未便 上怒乃命整遣備於口北賓懼自縊遂并籍原吉家命錦衣官立取回至則方啟廠理備錦衣從之原吉曰姑孫畢此不然恐有使道死吾安之不以累汝及至 上問征虜得失其對如初歷言自古不勤遠略之意命繫于內官監 皇太孫累請赦之 上命中使覘之因問曰 上待公厚今繫之慕亦有怨乎原吉曰風霜雨露無非教也何敢怨 上意稍釋仍繫之竟北征阿魯台及兀良哈明年又征阿魯台又明年北征還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原吉愛我 上訃至 太子走繫所呼原吉哭曰楊崇至父皇賓天矣原吉伏地哭不能起 太子曰卿可出視事矣原吉曰 先帝罪人未問遺詔何敢即出 太子召問國事原吉言方今民力竭于東南戍伍疲于漕運宜幸南京少蘇民困復以詔條事宜訪之乃詔罷飲寬貢省獻役罷西洋寶船雲南交趾采辦金

銀課程　太子即位復原吉户部尚書賜冠帶衣服
被褥裀帳咸備原吉言臣在縲絏母不克成服又未
殯乞賜歸葬終制　上曰卿老臣宜共濟艱難卿有
母我無父乎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原吉退上十
餘疏皆不允立太子兼太子少傅尋進太保兼太子
少傅尚書如故支三俸固辭許辭太子少傅俸　上
遣使以鈔幣賜緣邊將士原吉等曰朝廷待守邊者
厚矣既預給禦寒之具復蒙恩如此昔楚子以寒巡
撫三軍皆如挾纊彼徒溫言人猶感厲況今實受恩

敢不死報但願　陛下嘗推此心不忘耳　上曰人
君視天下萬物為一體況將士為國家躬勤苦豈
敢須臾忘之朕所行或有不及須卿等翼輔古人有
言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朕與卿等各盡道可也
洪熙元年冬無雪　上作憂民吟授原吉和之又召
至榻前賜繩愆糾謬銀印一諭曰聞皇考賓天時嘆
卿忠愛自今朕有過舉以此封進朕不憚改手勅
款除斷割靴背違生妖言誹謗之刑原吉與二三大
臣贊議以聞　上從之賜田五頃建第兩京李時勉

廷評過激　上大怒言時勉當朝辱朕原吉曰時勉
小臣豈能損聖德願少霽天威下法司議罪未就袁
忠徹以風鑑待詔成祖　上以其言嘗不遜首欲誅
之原吉曰忠徹固當罪然禮父母所愛待之終身不
衰今山陵未畢刑近侍之臣不可乃罷忠徹官每朝
罷必呼原吉等二三大臣近御榻或隨至便殿面議
機務凡内外諸司所進章疏命擬旨多云某部知道
或以問原吉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專故付之六
部使其可否而後取上裁則事有所分而權不下移

也　上以鈔法不通民間交易率用金銀布帛命原
吉等會群臣議革其弊原吉等奏曰鈔多則輕少則
重朝廷斂散適中則自無弊今民間鈔不通蓋緣朝
廷散出太多宜為法斂之莫若許有鈔之家中鹽又
請于肆市各色門攤内量度輕重加其課程課鈔入
官官取其昏爛者悉毀之自今官鈔亦宜少出民
間得鈔少自然重矣　上曰然所增門攤課程俟鈔
法通即復舊額毋為常例其以金銀布帛交易亦暫
行禁止遂命原吉及吏部尚書蹇義等定各處中鹽

倒各城舊十四於是原吉等奏潞州鹽每引鈔三百
貫河南山東每引百五十貫福建廣東每引百貫輸
鈔者問新舊支鹽不拘資次　上然其言命速行之
太子去南京　仁宗崩　昭皇后命原吉亟迎　太子
太子將至群臣郊迎　后留原吉佐襄王居守　太
子既即位時將寄諸原吉或袖小帖付原吉原吉亦
時時有所白宣德元年漢庶人反指原吉微敕祖為
奸臣首　上召諸大臣議原吉免冠頓首曰臣罪當
死　上曰彼借卿為兵端耳命坐屛左右密議指禁

首勅親征　上難之原吉對曰往事可鑒臣所見遣
將語臣兵事輒泣在廷如此臨事可知兵貴神速卷
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言　上意
遂決師臨城庶人猶令人繞城罵原吉然卒篤許至
出其不意城中震駭潰散遂執庶人歸大被恩賞賜
閣者三枚朝參原吉因辭曰舊制非勳臣不敢用
上曰卿猶葺非勳而何十月交阯請降廷議執其詐
也更欲興兵討之原吉曰兵疲矣譬如癰伏於身未
潰則憂不測已潰則宜進平和之劑俟血氣調和自

愈若惟毒之攻心腹內虛復生他患莫若因其請降
許以復國自新楊士奇楊榮議亦同遂偃兵息民天
下賴之三年賜範金銀印曰含弘貞靖曰謙謙齋曰
後天下樂命侍進西苑隸人問曰龍衣而髯者非至
尊乎　上回顧原吉下馬謝曰不能檢下臣之罪也
上曰朴哉斯抹賜之鈔秋復侍進西苑　上指草舍
一區曰此朕致齋之所師古人剪茅之義原吉曰
陛下言及此天下蒼生之福也從巡邊　上取原吉
素糧嘗之咲曰卿亦食此粗糲對曰臣食此足矣隨

行將士尚多餒者遂命取上供賜原吉將士供加犒
還京　上念原吉老勤輟部務俾專論道左右且賜
珊瑚筆格研明年夏召郭資代原吉是令從閱武郊
外至兔光山　上怒諸將之不度也命褫其衣原吉
上言將帥國之爪牙偶寒凍至甚是以微罪而毀重
臣　上起入帳內又匿之　上曰卿且休矣原吉曰
陛下憐臣至矣諸將瀕于死獨不少念之乎　上曰
為卿釋之原吉生日　上繪壽星圖為詩賜之五年
春得微疾命家人具湯沐正襟端坐召其弟及子告

之曰吾以一介書生叨居重任愧無以報國家吉
乾而卒年六十有五先二日有星墜于庭西南隅光
燭地者久之　上聞訃震悼命有司製棺給賻賚襚
諭祭贈太師諡忠靖錄其家自公侯貴戚下至郡胥
將校戍往祭弔衛卒京民亦為流涕原吉天性寬平
廉德不疑廉恕不擇僚屬有善采納不遺有小失必
為掩覆嘗曰人才難得一切隨責則自阻矣其盡財
賦供餉贍給而民不擾驗恫恤無矯不務悅人人無
識不識皆謂君子長者呂震嘗上前短原吉為柔奸

震為子求官　上問原吉原吉稱震有守城功陳瑄
踏鄭初嘗數毀原吉原吉薦瑄才總漕運周忱為長
史或薦為郡守原吉言郡守不足展其才忱得陞侍
郎也撫初採訪于閩楊文敏榮猶為諸生原吉一見
器之贈之詩有無使祥麟後馬斗之句當是時蹇夏
齊名蹇公簡重善謀夏公弘裕善斷靖難後外無蹇
省內參館閣吁俞可否期于濟國三十年間民安吏
治有古大臣之風焉公監修　太祖成祖仁宗三朝
實錄　太祖實錄凡三修建文中徐輝祖監修永樂

初李景隆監修再原吉監修解學士表永樂初修者
元年六月上凡一百八十三卷原吉再修者十六年
五月上凡二百五十七卷又寶訓十五卷嘗有使吏
汙所服金織賜衣懼欲逃原吉曰汙可浣何懼焉吏
壞所寶硯石匣不敢見原吉召諭之曰物皆有壞吾
未嘗惜此慰遣之在部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為
墨所汙即肉袒以俟原吉曰汝何與焉明日袖至
上前自咎不謹被汙　上命易之一時卿大夫推量
推原吉第一或問量可學乎曰吾幼時有犯未嘗不

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無可忍矣又曰處有事
如無事處大事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便無主矣
嘗夜閱文書撫案嘆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夫人問之
原吉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
決矣是以條滇而不忍遽也原吉與同列飲於他所
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原吉曰君子不以
冥冥墮行其敬慎如此子瑄字極擇以父任除尚寶
司丞積階至太常寺少卿豪名敢發善屬文教言兵
事未究其施孫崇文字廷章舉進士為南吏部主事

歷官左通政亦數言事每傳家庭舊聞　祖宗典故
忠誠溢於簡切時務　天子察其忠懇　詔所司議
多行之間有彊直語亦不以為忤然秉鈞者或嫌其
直遂致淪落清署弗涉柄用無以展所蘊蓄焉
退史臣劉振曰昔人論大臣以德量氣節學術才能
四者並言謂非兼是不足以當輔弼之任觀忠靖掌
國計適內難甫定之餘事多紛紜使用無乏絕民享
和平而不拜法王以死節正壯征再修三朝實錄又
不以壞硯汚文辱吏非優于才能德量明于氣節學
術其能然乎故當時稱蓋大臣之職者莫不　忠靖
為第一大學論平天下歸重理財用人若　列聖之
用君靖始為衆之也子君孫皆以忠直居官遇事能
慷慨盡言不避忌諱可謂不愧世臣矣

黃福

黃福字如錫山東昌邑人洪武中以鄉貢卒業太學
除項城主簿改清源有惠政擢遷龍江衛經歷上書
論大計　太祖奇之　建文即位超拜工部侍郎頗
見信用　靖難後李景隆指為奸黨福屬筆言臣罪
固應死但目為奸黨則臣心未服　太宗不問復其
官尋轉左侍郎逾月進尚書永樂乙酉都御史陳瑛
劾福不恤工匠特肇建北京改布政司為行部改黃
為行部尚書累年民困頗以蘇息丙戌征交阯福治
軍需調度有方兵民不困交阯既平命福以尚書兼
掌布按二司事福視民如子勞來安輯躬勤不倦又
戒郡邑吏胥意撫字曰新造之邦新附之民政令條
畫并宜寬簡中朝士遣謫至者咸見溫恤問疾周貧
禮賢雪罪兵民感悅交蠻欣附中官馬騏怙恩肆虐
誣福有異志　上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也不問
仁宗即位召還曰卿老成人久勞于外朕亟欲見卿
至京陛見命兼詹事輔　東宮福在交阯十有九年
遠人懷服及還民扶携走送號泣不忍別自後官交

者漸夫撫妥中官激變宣德丙午交趾復叛王師討
之弗克兵部尚書陳洽累奏乞福還撫交人會福持
節出封親藩即日召還勑曰卿遺愛在交人思卿卿
強為朕再行昔 先帝念卿萬里召還輔朕朕亦不
欲遽卿須返方新附終始勞卿安輯以工部尚書兼
詹事出領交趾藩臬事比至總兵柳升敗歿福亦致
執賊驚羅拜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此相與泣下饋
飼金餱粮肩輿衛送出境至龍州福盡取賊遺歸官
還京命為行在工部尚書己酉俾與平江伯計漕事

福請于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地設軍民十
萬人屯田積粮省漕粟下行在戶兵二部議郭資張
本言緣河屯田非便事竟不行庚戌改行在戶部與
郭資郭敦並任壬子 上宮中覽章奏得福贊漕運
時所言便民數事甚喜謂有經畧出於輔臣楊士奇
曰福言智慮深遠可行六卿中誰倫士奇對曰福受
知 太祖最先大用其為人正直明毅一志於國家
生民今六卿中鮮及福者永樂初建北京行部命之
經拜凋瘵及得交趾命總藩憲安新附具有成績才

識大錄

德蕪備有大臣體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列公
臺理政事事安佚出入與馬騶從揚揚福四朝舊人
乃朝暮奔走道路旁午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
賢之道 上曰非卿不聞此言士奇曰南京根本重
地 先帝以備宮監國今宜用福南京福老成忠直
緩急可倚 上曰然明日遂命為南京戶部尚書兼
領兵部事 英宗即位召還大臣惟其特正租之尋
復改南京少保參贊機務留都有文臣參贊機務自
福始福每事必先籌定付守備襄城伯李隆隆雅敬

福禮之甚恭所言輒聽以故政肅民安然視事則皆
隆處分福不出一語或以為言福曰体當如是汝見
守備曷嘗一事撰耶正統而楊士奇請告歸至南京
福卧病不出士奇即往見之福驚曰公輔 如主不
可一日離左右何為遠出至此士奇服其言庚申正
月卒于官年七十八福歷事五朝多所自建白秉心
正大義利介然天下士大夫毋論識與不識皆知其
為君子亦奸閑諛無所顧忌憂國忘家老而彌篤俸
賜分贍族姻屬纊之日室無百緡初 太宗嘗手署

大臣十八命學士解縉評之縉評諸人皆有得失惟於福曰秉心易直確乎有守蓋無少貶也歿而贈謚不及士論惜之成化初始追贈太保謚忠宣

宋禮

宋禮字大本永寧人也父彬知儀隴縣有惠政禮以明經充貢補國子生是時諸生以才能選者皆待以不次洪武中授禮山西按察僉事持法嚴峻鋤奸剔蠹無少貸坐事謫戍寧夏建文初以薦起為陝西僉事又坐事左遷禮部員外郎靖難後命署部事俄晉右侍郎永樂甲申拜工部尚書時營建北京命取材川蜀禮代山通道深入險阻事以辦集 上降勅嘉之辛卯二月命禮開濬會通河會通者即元之故河也初元都燕漕運江南粮有二海道繇蘇州太倉至直沽入京歲約三百餘萬石然風濤不測損失頗多又自東平州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引汶絕濟直屬衛河建牐以節蓄洩名曰會通河當是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載每歲運不過數十萬石不若海運之多也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國初會通河故道猶在洪武辛未河决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南運舟檝不通而立陸路遞運所牲承者悉由德州入河永樂初改立運法自海運者雖元人

之舊由直沽達京自河運者由江入淮由淮至陽武
發山西河南丁夫陸運至衛輝入河舟運至京而海
陰陸費耗財溺舟不可勝紀至是濟寧州同知潘叔
正上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
浚而通之非惟山東之民免遞運之勞實國家無窮
之利從之遂命禮及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發山
東六郡丁夫十餘萬開濬以復故道禮乃築堽于汶
上之戴村橫亘五里遏汶水入于南旺分為二水四
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又相地勢高

下增修水閘以時啟閉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
為閘十有七而達於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
尺為閘二十七一而達于淮自是河成而平江伯陳
瑄亦疏鑿淮揚一帶南北遂通矣禮先還京　上嘉
勞之賜寶鈔二百錠文綺二襲復命入蜀採木已亥
召還督造番船又明年董造黃舟旋復入蜀壬寅七
月卒禮剛果質直有經濟才馭下稍嚴以故所蒞事
輒集卒之日家無餘資洪熙改元以呂震言與祭塟
正德壬申主事王寵上疏以祠祀請　上允之遂建

祠於南旺以金純周長配食追謚康惠

識大錄

吳中 李友直 附

吳中字司正山東武城人洪武末縣國子生任大寧都司經歷靖難師至大寧帥眾出迎中体歎豐偉應對明暢聲如洪鐘 上一見器之賜襲衣俾率衛士屯田南兵攻城中拒卻之移守薊州擇禦撫綏具有方略陞北平布政司經歷給錄城守並效勞績晉大理寺丞是歲旱蝗中言此由刑濫所致乞法司務寬平典我進少卿以發姦慝拜右都御史將營北京宮殿遷工部尚書取材於蜀還朝又命董漕運 車駕北征中扈從兼督餉運辛卯改左都御史癸巳仍改工部尚書董營北都城壕宮苑曹署累加少保未幾坐受人賄下獄追奪再以太廟功成復之甲午改刑部明年仍還工部丙申又改刑部甲辰復改工部營建長陵明年又營 獻陵宣德中坐以官物遺太監楊慶造私第再落少保 英宗即位以董營景陵功又復之正統壬戌重建奉天華蓋謹身三殿乾清坤寧二宮命中董之旦夕勤勞致疾功成中雖在告上念其勞進少師加繡麒衣是歲六月卒年七十有

一追封茌平伯賜諡榮襄官其子贊世襲錦衣衛百戶中為人和易闓爽勤於奉公其掌刑憲寬厚平恕恒躬視獄中命除穢惡疏桎梏時食飲戒飭吏卒以時寬恤迨還冬官職務填委規措經畫條理井井心之默識雖久不忘屬官有能者率獎進之先事蓄材以應時需隨用皆足未嘗缺之片木隙瓦谷得其任自靖難以後京師多大營建悉出公家有司不知百姓不聞多中贊畫明於燭姦嘗四鼓入朝道遇負鈔數十萬緡者中曰非竊而何命從者急縶以奏詰之乃造鈔匠盜寶鈔提舉司鈔遂置于法邂逅有見必上聞不以出位為嫌歷事四朝皆承厚遇所得賜賚時鮮與儗宣德中嘗賜銀章其文曰和敏詳達蓋以既其行也然而貪財漁色所剋減萬計金帛財貨充牣若山膏田甲舍徧于都邑後房曳珠翠者無數而為妻癡妒不敢近一日領諸妾逐妻令左右為我讀吳中語已問中曰 上筆耶曰 上安得為此亦翰林臣輩耳妻笑曰果然云奈翰林名知人即吳中詰一篇何嘗許一廉字中面赤亦強笑而已語後聞

禁中優伶詠應為吳中最內狀　上賴一舉盃
友直字居正清苑人讀書通大義兼習法律為北平
藩司庫吏　太宗在潛邸將舉兵靖難布政使張昺
知其謀會其僚欲奏發之友直密告於　上得擒斬
昺等以功擢本藩參議佐翊居守攄誠效勞既建北
京改布政司為行部陞左侍郎時初作宮殿營繕務
殷咸命友直董之遂改工部左侍郎　仁宗臨軒晉
行部尚書奉命祀西嶽及周諸陵既還言關中民瘵
困狀深見嘉納　宣宗嗣位改工部尚書命往西蜀

董夫匠鳩工料材寬嚴適中軍民便焉自是凡有營
建委以董督夙夜敬慎撫循慰勞人忘其勞而事必
就正統戊午九月卒于官

金忠

金忠字世忠浙江鄞人少慷慨闊達博學善持論凡
戍通州忠省兄會靖難兵起忠布衣田冠上謁具儀
云浙東奇士金忠頗見殿下說兵事及中朝動靜得
召見言殿下太平皇帝小人耕江海間及往來齊魯
道上聞殿下賢譽服人心久矣茲舉大事人材為急
成祖說立授署紀善日侍帷幄贊理戎務尋陞長史
靖難後拜工部右侍郎治事北京永樂甲申台為兵
部尚書忠恪謹篤實無欺顧閫知無不言退未嘗泄

上益多之委任彌篤時儲位未定　上密問忠忠歷
數古昔適孽故事以對　上喜賜忠人鐵諭曰居事
宮端汝以尚書兼詹事善調護佑　太子忠侍
監國昔時勸起孝敬篤友愛小心敬慎無失禮數譽
禍福聽諸天或譖誇廷臣及宮僚過者　上密令忠
察之忠輙頓首再三為白無此顧　陛下寬齋　上
或不懌忠又頓首言臣敢保其無他他日有踪跡即
如人言臣甘連坐以故諸所獲全者多人亦不知也
乙未四月卒於官年六十有三忠惲樸坦夷神情洒

落每慎人寬愛然為苛刻公事輒推同官使展其才能有關捩引為己過不遺片善不念舊惡俸賜有餘周賑鄉族微時里人數窘辱之及為尚書其人由吏來京師惧不見容而忠及薦之或曰彼不於公有憾乎曰顧其才可用奈何以私故掩人之長尤好奬掖善類士有得一官而往見者必戒之曰國家待士厚所望為民造福耳所至其以濟物為務其宅心敦篤若此　仁宗即位念忠忠誠贈少師謚忠襄官其子達為翰林簡討

王彰

王彰字文昭鄭州人也洪武丁卯舉於鄉明年補國子生使山東平糴以益軍儲同行者受賄慢事彰數讓之弗從竟坐法彰遂以此知名除吏科源士踰年華源士改給事中再遷刑部員外郎執法嚴明人不敢干以私未幾出補山西左參政永樂改元召為禮部侍郎以憂歸服闋改戶部命祀西嶽還言陝州及新安民有鬻子女償負租者　上即下詔贖之命官為贖所鬻癸已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從　上北狩時彰母年八十特命歸省且諭之曰君子居官不忘親居家不忘君凡所過民之安否吏之賢不肖汝宜用意咨訪歸悉以聞既還奏　上嘉悅陞右都御史辛丑春有告周府將為不軌者　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彰彰曰未有跡討之無名　上曰非爾所知也兵貴神速彼出城則費力矣彰曰以臣之愚可不煩兵但得御史三四人隨臣以往足矣臣請任之然須奉勅以臣巡撫其地乃可於是勅彰巡撫既至黎明亘造王府王驚愕延彰副室問所以來彰曰人告

王謀叛　朝廷已命丘太師將兵十萬將至矣臣以王事未有跡故來諭王王舉家環哭不已彰曰哭亦何益但速求所以釋　上疑者王曰愚不知所出願公教我彰曰能以三護衛獻上則可無事王從其言彰乃馳驛以聞　上喜彰出示護衛軍三日不徙者處斬不數日而軍散果不煩兵也是歲河南大水民多流亡而長吏不恤遂奏黜其貪魅者九十餘人罷不急之徵十餘事招復流移弍五萬家發廩賑貸賴全活者不可勝紀先是賊張大聚亡命嵯峨山行劫商賈爲之不通妖尼家繼善與其徒數百人扇衆作亂彰悉擒斬之　仁宗即位名遷進階資政大夫宣德初或言遼倫不謹命彰按問自山海至居庸還奏各關指揮而下擅離所守之地若千人　上令械至訊鞫仍命兵部三月一遣御史給事中巡視遂著爲令明年四月以疾卒　上賜指飲命兵部給舟車歸其喪有司營葬彰性至孝以父早世事母甚謹在京師所得四方珍味必遣人馳獻然後敢嘗所入俸祿必分其族人厭於家訓子弟有違禮者必痛責之俟

其改悟乃已

識大錄宰輔列傳

古宣逸史臣劉 振伏述

宰輔序

高皇帝既定天下置中書省左右丞相各一人參知
政事二人倣周官遺制治掌於冢宰教掌於司徒禮
掌於宗伯政掌於司馬刑掌於司寇工掌司空天
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而事則統理於中書省初
以開國功臣暨之間謀以文職不數月即罷參知政
事顧先後居省中者多專權亂政及胡惟庸造逆事
發就誅乃并罷中書省丞相置春夏秋冬四輔官謂
均調四時也位列公侯都督之次未幾復革四輔置
殿閣大學士與五府六部都通大等衙門分理庶務
彼此頡頏不得相壓事皆朝廷總之自是專門之臣
矣建文再更官制齊泰黃子澄各以本官參預國政
而殿閣遂空至 成祖方建內閣輔臣其制始定入
直者職預機務出納 帝命率遵 祖憲奉陳規誨
獻告謀猷點簡題奏擬議批答以備顧問平庶政不
專制九卿九卿奏事亦不相關白品不論大小故解
縉以侍詔入黃淮以中書入胡廣以修撰入楊榮以
編修入金幼孜以給事中入楊溥以光祿署丞入官
不拘內外故楊士奇以吳府審理入胡儼以桐城知
縣入任不必尊官故胡儼出為祭酒解縉出為參議
楊榮經畧甘肅此 祖宗命官惟德立賢無方之初
意也名雖殊於宰相寔即虞夔稷衛周宰之職所任
最尊亦最親而權優最重其在 祖宗朝有所咨詢
論議或親賜臨幸或召見便殿或奉天左順等門造
膝面諭商確得失辯論今古命詩賜宴以為常故上
無難奉之詔下無不達之情君臣相得魚水成歡當
是時也人知警悟靡敢飾非事皆責寔官無曠職而
奏取 旨朝發夕行政無壅蔽且獨斷出於 上裁
權在 朝廷私竇不開賞罰允當門戶未立是非常
中群工奉法事罔不舉廢罔不行乃成 二祖蕩平
聖界延及 宣宗尊任三楊屢幸文淵閣商畧治道
故宣德十年稱太平 天子天順信倚李賢正朝之
外不時召問而政卒稱理 孝宗優禮謝遷劉健訪

道求賢日不暇給至一字之　旨不輕必親諮諏乃
下是以群賢輻輳遂極一時之盛　世宗時拔張璁
夏言與蕃殊特然不事偏聽賢能各盡其才禮無不
興樂無不作制度因以大備　神宗師事張居正思
權崇重使得自行其權而　幼主以尊嚴成篤眷初
政蹟此言之安危治亂恆係於茲用一人賢天下之
賢俱進利旋以興用一人不賢天下之賢俱退弊旋
以起則用舍之間固氣運之所以升降時代之所以
盛衰　簡命可不慎哉自非真德業不足以正笏朝

端非真品望不足以鎮壓遠邇非真學問不足以明
習典故非真識見不足以達變通權非真才力不足
以敢言任事非真肝膽不足以招致賢才非真器量
不足以容受直言保全正士而其大者尤在於不自
用　太祖之與劉基論相曰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
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夫惟不自用則舉天下
之聰明皆一人之耳目出一人之意見仍是天下之
心思理協於中事舉其當而私恩黨附之不開則光
明正大之事業成矣又何雍熙之難造耶臣故傚唐

識大錄

宋諸史盡撫內閣諸臣事迹另立列傳俾賢者可以
取法不肖者亦可以垂戒而於　祖宗變更始末為
識其政治之大以備考覈焉

李善長

公諱善長濠之定遠人少有智計讀書粗持文墨而
以策事稱里中推為祭酒元末盜起汝潁淮之南北
俱大震公欲從雄未果會 高帝為濠帥子興大校
以計得元橫澗山兵二萬餘畧滁陽公被書生服道
謁 上問知為里中長者禮之遂收之以為掌書記
謂之曰若知羣雄之所以敗乎大帥與諸校不能相
肺腑而中猜持憤者為關通往往市權而行怨使下
不得上心上不得下力以至于敗皮之不存毛又安

傳且夫今持憤之得存者誰也公頓首遷為祭謀自
是益專精為 上謀筴諸將有來歸者公與語察其
材言之 上優為 上布款誠使得自安而中有以
事力相猜猜者委曲調護俾不至齟齬時子興中流
言內疑 上稍稍奪其兵又欲奪公公謝弗肯往
上曰主帥吾父也而安得辭公固謝復往子興亦不
優強辱子興死 上代總其兵填和陽而元衆大盛
王子充堅棍寄絆住等分營相侵軼 上屢被之時
出襲雞籠山寨留少兵佐公守曰敵至謹自保 上

悉俘取其寨歸元諜知和陽兵少亟來襲公設伏大
敗之捷聞 上乃大悅曰孰謂而屢屢握筭者也當
令執戈者屬矣因謀渡江公曰我兵衆食少舟楫不
備姑少俟適巢湖將俞通海廖永安以舟師萬餘糧
數萬石來降公乃說 上曰天贊我也既破蠻子海
牙長驅泛牛渚拔采石遂乘勝取太平 上之發采
石也與公謀置榜諭士卒有虜掠者必斬太平下
即懸之五父達肅然無敢犯 上稱太平興國翼大
元帥以公為元帥府都事亡何從克建康東取鎮江

先日 上佯怒諸當行者以不能戢下欲悉置之法
公力救乃解鎮江下民不知有兵公乃與諸將謀奉
上為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 上以右丞相領省
事而公拜參議與宋思顏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
為省僚軍機進止章程賞罰十九取公處分凡師行
公必留守轉調兵餉陳友諒既克我江州約張士誠
夾攻我 上與公謀使持友諒所知康茂才書誘之
來許內應而伏兵取之公曰方患其來何為更誘之
上曰友諒驟而果雖與張士誠約不能待也小緩則

士誠合而我兩受敵矣友諒果至遂大敗其衆殲焉
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公兼領其府司馬進中書省
參知政事長省事 高帝之克江州兩平洪都援安
豐討廬州下武昌公皆居守將吏帖服居民安堵尋
奉 上為吳王起拜公右相國時猶仍元制尚右逮
偽漢平公等稱賀列上彭蠡死事將臣丁普郎等三
十五人祀於康郎山復祀平章趙德勝等十四人于
洪都始公請權兩淮鹽立茶法既復制錢法于洪都
設三局湖廣開爐冶定魚稅諸利孔雖若煩悉而裁

取有衆民不為困而國用益饒公乃力請 上即帝
位 上曰吾居恒笑陳友諒甫得一隅而黃屋左纛
我安能復效之天命果在我自有時大將軍達已破
平士誠 上以公有轉餉勞召見戟門封宣國公賚
賜有差 上從容謂羣臣曰吾以布衣起與時李相
國里居最密邇徐相國及它大將遠不過百里寧自
望貴今者賴諸公之力舉天下大半雖然中原未平
也於是公與大將軍謀北伐及狥東南諸州縣令公
與御史中丞劉基等悉裁定律令成賞賚有差公乃

復率群臣勸進凡三表乃許始以即位儀上 上御
新宮告于 上帝皇祇稱帝賜英賢為臣之輔益歸
德公與徐達等既即位禮畢奉 四代考妣為帝后
躬上冊寶于 太廟尋立 妃馬氏為皇后封 皇
太子諸王公皆充大禮使改中書左丞相公請緣元
舊以 皇太子為中書令 上不許曰吾子尊師傅
習經傳通古今識事宜他日軍國機務皆令啓聞何
中書令也於是議制 東宮官屬以公兼太子少師
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餘如故已率

禮官進議郊社宗廟禮 上幸汴梁公居守若三月
一切聽便宜行事尋奏定六部尚書以下官屬議官
民喪服三師朝賀東宮儀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
嶽瀆神祇名號封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巨細悉委
公俾謀之中丞劉基右丞楊憲而行之 命監修元
史史成賞賚有差時大將軍方與副將軍常遇春等
將兵大者定中原小者亦取閩越州郡公居中雍容
無所見績然 上自知之三年大封賞謂公雖無汗
馬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因進封韓國

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
國太師參軍國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 賜
鐵券仍免二死子免一死 誥辭謂東征西代日不
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器仗剸繁治劇和輯
軍民漢有蕭何比之于爾未必過也賚文綺帛百匹
時大將軍達為元功位猶在公下公雖寬博有器畧
然意忌不能專平參議李飲氷楊希聖恣而稍侵公
權公按其罪奏黜之又與中丞基爭法而詢基不自
安請告歸 上所寵任者張昶楊憲汪廣洋胡惟庸
昶憲以事誅廣洋亦數譴而公權寄如故旣貴富極
意稍溢而勃 上始微厭之明年引疾乞解任賜臨
濠地若干頃佃户稱是復為置守冢百五十守俠士
二十家與魏公等踰年病良已命督吏士建臨濠宮
殿旣數月 上念公行役久以牢醴若契賜之復謂
公臨濠吾豐沛地數苦流移無家不治今徙江南富
民十有四萬田其地公為我經畧毋使失所自是留
臨濠者數年 上推恩擢公弟存義為太僕丞二子
伸佑皆為羣牧所官尋以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

識大錄

拜駙馬都尉初定婚禮公主修婦道甚嬙光寵赫奕
時人艷稱之居一月而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糺
太師善長自子祺尚主狎寵自恣 陛下病不視朝
幾及旬而不知問候駙馬都尉祺六日不朝 宣至
殿前又不施禮大不敬請付所司論法公坐子免冠
請罪 上赦之又踰月而 特勅追數公過削其祿
歲一千八百石公自是意忽忽不自得尋起與曹國
公文忠議軍國政凡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有大
事悉聽裁審而後奏行督南郊圜丘工洪武十三年
御史中丞涂節告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狀 上親臨
鞫獄具辭連公賜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死時費聚
已前死羣臣請併誅公與吉安侯 上謂吾年二十
七而識善長于兵間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遂命
掌簿書贊計畫為功臣爵以上公女女其子陸仲亨
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以一升麥藏草間朕見而呼
之曰來遂從朕長育以功封侯此吾微時股肱腹心
其勿問遂止誅存義并救佑伸左大夫陳寧伏法死
右大夫安然罷歸復 命公理臺事洪武二十三年

公已七十七矣耄不能檢飭其下嘗欲營第宅從信
國公和假衛卒三百人役和探得 上旨攘臂曰太
師敢擅發兵耶密以聞而後有謂坐惟庸株累當徙
邊者皆豪兒公私之叙以給其親 上惡之會有言
星變其占當移大臣於是御史上書論劾公 上復
為捕存義之子佑伸置獄獄具謂惟庸初為寧國令
公薦之超為太常少卿以黃金三百兩謝及惟庸反
謀定公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皆厚得其金帛
而惟庸復以西域古劍白玉壺玉刻校龍蟠桃杯酬

識大錄

公群臣奏請誅公 不許仍手詔慰諭之召詰 奉
天門與語開創艱難為流涕至右順門謂群臣曰太
師老矣吾欲曲宥佑伸死以慰太師心群臣固言公
反狀明甚三尺法非 陛下所得私 上曰法如是
奈何公大慟曰臣誠負 陛下之恩無面目見羣臣
歸而自縊死佑伸及吉安侯皆坐棄市特赦諸子弟
誅以禮葬卹其家都尉棋後數年卒有二子以公主
推恩芳為留守中衛指揮次茂旗手衛鎮撫後罷世
襲公死之明年而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為

稱寃言善長與 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
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
極矣富貴無復加矣藉令自圖不軌猶未可知而今
謂其欲佐胡惟庸逆則大謬不然矣夫人情愛其子
必甚於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倖萬
一之富貴善長於胡惟庸則猶子親耳於 陛下則
親子女也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
矣太師國公封侯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
復有加於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求取

識大錄

天下於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
莫不身為齏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善長
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凡為此者必有
深讐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冀
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 陛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
嫌何苦而忽為此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尤不
可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 陛下作戒將
來耳 上亦不罪
逸史劉氏曰公以帷幄親臣與中書省密議褒然為

草除之長民軍機饋餉開國大制度多所贊畫及推
戴稱王立帝度德相時識歸　真主為天下臣民先
誠一代宗臣也竟以其弟存義坐累胡黨惜哉非王
國用洗冤一疏公目幾不瞑矣

汪廣洋

廣洋字朝宗高郵人少從余闕學通詩書遊寓太平
乙未歲　上渡江首召諸儒廣洋入見與語大悅留
幕下為元帥府令史行樞密院提控江南行省提控
丁酉除照磨兼知諸州事已亥置正軍都諫司推都
諫官辛丑遷山南行省都事升郎中甲辰立中書省
改右司郎中尋知驍騎衛指揮使司事平章常遇春
下贛州命廣洋參軍事贛州平命遂守之尋升江西
參政洪武元年大將軍徐達平山東開省治欲得廉
明持重者往安輯之以廣洋可任乃命陶安為江南
參政調廣洋山東行省至即撫納新附民庶安之冬
十二月召入中書參政明年復出陝西參政三年丞
相李善長病　上以中書無官乃廣洋為右丞時楊
憲以山西參政先被召入為左丞廣洋至憲惡其位
軋已每事多專決不讓威福恣行廣洋長之常容默
依違不與較憲猶不以為慊欲逐去之嗾侍御史劉
炳等奏廣洋奉母不如禮以為不孝　上初未知之
因以勅切責令還高郵憲恐其復入又教炳奏遷海

南 上覺惡奸乃召廣洋還惡坐罪是歲冬十一月進
封廣洋忠勤伯四年正月丞相李善長以老辭位乃
拜廣洋為右丞相以參政胡惟庸為左丞廣洋位居
惟庸上無所建明六年正月以怠職左遷廣東行省
參政逾年召為左御史大夫十年復拜右丞相 上遇
之特厚嘗有疾在告賜勅勞問然頗湛酒色荒於政
事以故多稽違又與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為不
法廣洋知而不言但浮沉守位而已 上察其然因
勅以洗心補過廣洋內不自安久之占城貢物使者
眊至而省部之臣不以時引見 上以其蔽遏遠人
下勅書切責執政者廣洋惶懼益甚至是御史中丞
涂節言前誠意伯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 上問
廣洋廣洋對曰無是事 上頗聞基方病丞相胡惟
庸挾醫往候因飲以毒藥乃責廣洋欺罔不能效忠
為國坐視廢興遂貶居海南舟次太平復遣使勅之
曰丞相廣洋從朕日久前在軍中屢聞乃言否劉終
無所論朕以相從之久采忍暫過及居臺省又未嘗
獻謀畫以匡國家臣民之疾病皆不能知間命爾出

識大錄

使有所偵視還而喋不一語事神治民屢有厭怠況
數十年間在朕左右未嘗進一賢才昔命爾佐文正
治江西文正為惡既不匡正及朕咨詢又曲為之諱
前與楊憲同在中書憲謀不軌爾知之不言今者益
務沉湎多不事事爾通經能文非愚昧者觀爾之情
浮沉觀望朕欲不言恐不知者謂朕薄恩特賜爾勅
爾其省之廣洋得所賜書益慚懼遂自縊廣洋辛苦
篆隸大書尤工為歌詩為人寬和自守居相位漫無
所可否於是人以庸懦不立目之大抵其相才不足
與奸同位而不能去故卒至於覆敗云
遜史劉氏曰廣洋生平無足紀而躋擠大政已有覆
餗之虞乃三入中書省一無所建徒以浮沉守位且
後先同寅者皆奸佞亂政之人既未能相規又不知
引退宜其勿克以功名終也

楊憲

楊憲字希武賜名舉太原陽曲人少從父宦寓江南
丙申歲 上克金陵憲進謁 上與語悅之令居幕
府憲美姿容通經史有才辯嘗使蘇州張士誠還稱
旨除博士諮議握江南行省都事時軍國多事征調
日繁文書填委憲裁決明敏人服其能然為人深刻
意忌有不足於心者輒以計中傷之久之出為浙東
行省郎中復往諭方國珍於四明還升按察使遷中
書省參議又出為江西行省參政召入為司農卿未

幾參政中書省尋改河南行省參政洪武二年調山
西是年召為中書省右丞至是遷左丞憲在 上左
右既久熟於典故而市權要寵輕視同列人莫敢與
抗 上未即位時嘗頌 上功德因勸行督責之政
即位以後上曰是欲使我失人心也不聽憲與張昶
同在中書以昶才出己右欲擠害之時東南尚未定
元都號令猶行於西方昶嘗間暇與憲言吾故元臣
也勉留於此意不能忘故君而吾妻子又皆在北方
存亡不可知憲因鉤摘其言謂昶謀叛且出昶手書

證之昶坐誅憲自是益無所憚專恣日甚下視僚輩
以為莫己及又喜人佞己狥利者多出其門下憲為
司農卿浙西初平憲以其民富實欲歛以資國因增
其賦畝加為二畝倍徵其稅民不堪其苦皆怨之
上初未明也其自山西入欲盡變易省中事凡舊吏
一切罷出更用己所親信欲持權乃創為一統山河
花押示僚吏以覘其從違附己者即不次超擢否即
去之人莫解其意一日翰林編修陳桱入謁見押字
示之桱即賀曰押字大貴所謂只有天在上更無山

與齊者也憲大喜後數日即奏桱翰林待制其專恣
不法多類此既又刺求丞相汪廣洋陰事令侍御史
劉炳劾其等劾奏之汪廣洋因免官還鄉里憲猶不
慊使炳奏徙之海南 上不從又教炳誣奏刑部侍
郎左安禮八人罪 上覺其誣下炳獄不能隱盡吐
其實太史令劉基併發其奸狀及諸陰事 上大怒
令羣臣按問憲辭伏遂與炳等皆伏誅
逸史劉氏曰憲以才辯偉致相位持論深刻而險薄
暴酷以濟其狥利之私尤喜人佞己少拂其意者即

百計擯絕之及居首宰專恣益甚誣陷同列人不敢
以直諫非劉文成發其奸政本幾殆矣

胡惟庸

惟庸直隸定遠人姓胡為人婎爽有大畧而陰刻險鷙衆多畏之起家寧國令時太師李善長秉政惟庸饋遺善長黃金二百兩遂得召入為太常少卿累遷中書參政　上既誅楊憲悔之群臣亡當意者惟庸晨朝舉止便辟每　上所問能強記專對少所遺　上遂大愛幸之擢中書右丞相惟庸總中書之政專肆威福生殺黜陟有不奏而行者內外諸司封事入奏惟庸先取視之有病己者輙匿不聞私擢奏美胡

懋為巡檢營其家事由是四方奔競之徒趨其門下及諸武臣諂佞者多附之受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國公徐達深嫉其奸邪常從容言於　上惟庸忌之達有閽者福壽惟庸陰誘致為己用冀得其力以圖達為福壽所發而誠意伯劉基以師臣時接　上議天下事疊疊言惟庸劣犢必破轅僨犂宜早賜罷　上猶豫未果惟庸微伺從上左右得之心欲害基而會基引疾還　上別勅御國事許不時聞青田民私卽海煑鹽因取便刼掠基條請立巡檢控制叢

其業令子建上之不關白中書惟庸亦大恚諳於
上言基視民家山有天子氣奪之不得乃為此欲以
聳動 上而陰中其策 上不懌基皇恐馳謝自明
留闕下久之篤疾 上遣丞相挾醫視遂進毒踰歲
基不起右丞相汪廣洋懦從旁得其狀不復能發而
惟庸益横甚無復知所忌一日其定遠舊宅井中忽
生竹筍出水高數尺諛者爭言為丞相瑞應又言其
祖父三世塚上皆夜有火光燭天於是惟庸益自負
有邪謀矣會其家人為奸利事道關撈辱關吏吏奏
之 上怒殺家人切責丞相謝不知乃已又以中書
違慢數詰問所由惟庸懼乃計曰 主上魚肉勳舊
臣何有我邪死等耳寧先發毋為人束死寂寂當是
時吉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驛傳 上怒責之
曰中原兵燹之餘民始復業籍户買馬艱苦甚矣使
皆效爾所為民雖盡鬻子女買馬走遞不能給也責
捕盜於代縣平凉侯費聚常命往蘇州撫綏軍民聚
不任事惟嗜酒色召還責往西北招降達達無功
上亦責之二人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之二人素戇

識大錄

勇又見惟庸當朝用事強盛因與往來久之益密嘗
過惟庸家飲酒酒酣屏去左右因言吾等所為多不
法一旦事覺如何二人惶懼計無所出惟庸乃告以
己意且令其外收輯軍馬以俟二人從之又與陳寧
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寶
及亡命魏文進等為心膂曰吾有用爾也太僕寺丞
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壻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
家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同起善長驚悸曰爾言何
為者若爾九族皆滅存義懼而去往告惟庸知善長
素貪可以利動後十日又令存義以告善長且言事
若成當以淮西地封公為王善長雖心不許然未能
力拒又不能密啓以時奏聞預消亂萌顧乃嘆息起
曰吾老矣由爾等所為於是公之心迹始不明矣存
義還告惟庸喜因過善長屏左右款語良久惟庸欣
然就辭出使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軍約期來會又遣
元臣封績致書稱臣于元請兵為外應事皆未發會
惟庸子乘馬馳驟於市馬奔入輓輅中傷死惟庸
即殺是輓輅者 上怒命償其死惟庸乃請以金帛

給其家　上不許惟庸乃與御史大夫陳寧等謀起
事遣人陰告四方及武臣之從已者適　上究故誠
意伯死狀惟庸懼且見發而日本來貢使私見惟庸
乃為約其王令舟載精兵千人偽為貢者及朝會府
中力擒執　上度可取取之不可則掠庫物泛舸執
日本有成約惟庸因偽為第中甘露降請　上幸臨
上許之會中貴人雲奇走告變　上乃登城樓望其
第藏兵甚衆即發羽林掩捕考掠其狀磔於市夷三
族而盡誅其僚屬黨與者凡萬五千人誣罔株蔓甚
衆令國惟庸死時狀戒天下因罷丞相官矣
逸史劉氏曰　高皇帝定天下援古設中書省總理
六部乃後先居是位者率不稱職鮮克有終卒罷其
官且戒子孫以不得復開此省噫豈盡官之不善哉
夫惟庸一險刻小人耳未聞君子之道也特以便辟
肖吻顧擢則恃妄敗覆固其宜矣使宰相皆用讀書
人又何政本之不清耶

吳沉

吳公沉字濬仲金華蘭谿人父師道元禮部郎中博
涉羣書其為文多尊信朱呂何王金許之學公嗜學
有文克世其家累辟為縣學訓導不就洪武十二年
十月即以博學儒士舉至京師誤上其名曰信仲既
除翰林國史院待制謂修撰王釐曰名既誤矣冒昧
而不更是欺罔也釐以　國法方嚴恐觸犯　天威
固止之公不從毅然往吏部告請改正部以上聞
高皇帝喜曰是誠恪人也遂眷遇之十一月甲午朔
上觀漢紀顧謂公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
一家之內父子不異貲其父經營儲蓄未有不為子
計者父子而異貲家必衆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損民
以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丁酉
上論持身保業之道又謂公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
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
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
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於成大惡常人且然況人君
乎公對曰聖慮明遠誠社稷永安之道　上曰安生

於危危生於安安不克慮則能致危危而克慮則能致安在於能謹與否爾 上御奉天門視朝畢又謂公曰人君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真切事也公曰求之於古克行者鮮矣是故亂日常多治日常少 上曰使其真知賢者能與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在於忠已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真是以於已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來而賢者自至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必來公曰 陛下之言及此國家興治之要也未幾奏對錯誤降為編修十三年六月乙亥

復以為待制甲申復降編修公薦教授童真儒士吳慎遣使徵之十四年冬十月辛酉給事中鄭相同奏吉尊無二上稱臣於東宮是並所尊矣公駁之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 聖體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安得有異請凡啓事 東宮如舊制 上從之十五年三月復坐奏對失旨降渭源縣學教諭未行留為翰林典籍十一月戊午以為東閣大學士十六年二月己丑進精誠錄先是上將享 太廟致齋於武英殿召公等謂之曰朕閱古昔聖賢書其垂訓

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宜類編三事為書至是書成進上 上覽而善之命公撰序六月 上御謹身殿公進講周書至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 上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誅正卯公進曰書言去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 上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人畜毒藥不急去之必為身患小人巧於悅上忍於賊下人君若

喜其順已而忽其所為將無所不至矣公曰小人中懷奸邪而其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 上曰然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為者不顧非義乃牽合附會曰是不可不為人主不樂為者不顧有益於國家亦牽合附會曰是不必為此賊國之賊也自古知人固難而知言亦不易也八月丙戌以進講後期考功盛劾其怠於職事降侍書尋改為國子博士是時文治大興公獨謂兵不可廢因言武經七書多依托之言惟司馬法與孫吳為可信昔者齊威王使其大夫

追論古司馬兵法附以田穰苴之說今所傳者非齊之全書矣宜孫吳之盛行也聖人之兵昭文德而威不靖者也所以生人也非殺人也禁亂也非為亂也尚義也非尚詐也孫子曰兵詭道也吾恐非聖人意也間嘗以易詩書禮論孟諸經詞義有涉於戎事者輯而類之定為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曰兵體四曰兵詩五曰兵訓總而題之曰六經師律其論兵體尤為確言初公家食時已草創是編及官成均乃與諸生訂正以傳焉十九年七月丁丑以老疾乞致

仕許之遂卒公富蓄遠覽志負經濟三進三黜而無喜愠人以此多之

逸史劉氏曰公父為元名臣公傒少負才望累徵不就及　上即位欣然拜命取舍介然非學識卓越能若是乎至於奏對以直不少阿附因事納忠尤有大臣之節精誠錄一書總括聖賢要領大有俾益史稱博學有文為不虛矣

吳伯宗

吳公伯宗名祐以字行撫州金谿人父儀元鄉貢進士遭亂隱居教子公甫十歲通舉子業先達見其文歎曰此兒玉光劍氣終不可掩洪武庚戌鄉薦舉首辛亥中書省會試名在前列及　廷對　高皇帝親製策問略曰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漢之賢良宋之制科得人為盛今時延子大夫於廷不知古帝王敬天勤民其道何由伯宗條對稱　旨擢進士第一人時初開科取士得公　高皇帝甚喜賜袍笏冠服

擢禮部員外郎命與學士宋訥等同修日曆胡惟庸方用事欲人附己公性剛直不屈惟庸銜之八年惟庸中傷以事謫居鳳陽公上書論時政因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任以事恐滋久為　國大蠹辭甚剴切　上得其奏即召還賜襲衣鈔錠奉使安南得馴象方物以歸　獻之除國子助教十二年命進講東宮首陳正心誠意之說　皇太子嘉納明年改為翰林典籍　御製十題命賦之公援筆立就詞語俊深　上嘉其才敏大加稱賞賜織錦衣十四年以為

太常寺丞辭不拜十五年又以為國子司業掌監事
又固辭不拜由是忤　旨貶陝西金縣教諭至淮安
召還以為翰林檢討未幾拜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
冬弟仲定為三河知縣薦舉不以實公為所累復降
為翰林檢討十七年四月乙未坐文字進不以時謫
雲南卒為人溫厚詳雅博學能文然不茍媕阿故屢
獲譴所著有南宮集使交集成均玉堂集
逸史劉氏曰公為我　明科目狀頭之始其學以正
心誠意為本才尤敏捷援筆立就　太祖常有才子
之稱性復剛介不少屈而觸奸幾為所中可謂文行
兼成矣若公者始不愧科名第一人也

劉仲質

劉公仲質字文質袁州府分宜人洪武初舉為宜春
訓導有薦公好學博通經史者召對稱旨擢翰林編
脩官至禮部尚書十五年詔天下祀孔子增修學校
上諭公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敘其功參於天地今天
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於京師豈非闕
典卿與儒臣其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學校令每歲
春秋仲月通祀之是年設諸殿閣學士職如宋制命
公為華蓋殿大學士　上親製誥文後絀為監察御
史卒
逸史劉氏曰　高皇帝既罷中書省設四輔官未及
期而復革倣宋制建殿閣大學士首以公處之可謂
重矣顧公行誼不少概見何哉豈　上神明有為臣
下奉行不暇無能自表耶

朱善
朱公善字備萬江西南昌府豐城縣人少聰敏十歲
能文通五經四書大義祖雲洞先生嘗謂人曰吾孫
他日必為令器及壯以經學授徒壬辰兵變隱居鄉
里養親教子杜門絕跡以聖賢道學為己任奉繼母
克盡孝道友諒戰爭扶母奔竄十餘日兩全人謂孝
感所致 高皇平一海內開建學校乃以豐城為富
州州守延公至郡庠教有成效以名聞於 朝授郡
學教授洪武八年廷試諸儒公為首乃除修撰署院
事知制誥逾年以奏對失 旨謫戍遼東十七年
上思用老成驛召公還京以為待詔常奏有國者重
世臣有家者重世婚近日禮教弗明婚姻混亂或已
聘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議律不精其禍乃至於此
成周之世為婚姻者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
時稱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世為婚姻可知也列
國之君曹衛陳鄭秦晉莫不皆然降及後世如晉之
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罔不以世婚為
重令宜弛禁以通人情別族以明世教 上從之十
八年 命主考禮闈撤棘之日乃超遷奉議大夫文
淵閣大學士五月辛酉朔 上御華蓋殿命公進讀
心箴公復言曰古者人君致治重在任人益任衆賢
為耳目則視聽周乎四海任衆知為計慮則利澤施
於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任賢才宜留聖慮 上曰
任人之道當嚴於簡擇則庸鄙之人不進又當專於
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賢者乃可以專
任之非賢而專任者必生亂也是任人為難然人亦
惟始終如一者其懷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然後任
之若憸詐似信懷姦似忠者決不可任也是年九月
忽遭危疾 上遣醫調治其子進振請告還豐城卒
年七十有二屬纊正冠危坐舉手加額曰感荷 聖
恩無以報也語畢而絕鄉人見有星如虹墜其舍所
著有詩經解順輯釋史輯諸書正德間賜諡文恪
逸史劉氏曰公學問有本故論議皆根極於理尤敦
於人倫孝友天植而忠君報國之心則臨終不忘所
謂躬行君子者耶卒之前夕文星落公庭前乃知天
之篤生非偶然也

解縉

解公縉字大紳吉水人年十八舉郷試第一洪武二十一年戊辰會試禮部第七廷試第三甲公兄綸及女弟之夫黃金華亦同登第 太祖授綸禮部祠祭主事公與金華皆中庶吉士一日幸大庖西諭公曰爾試舉今政所宜施行者公上封事萬言及太平十策 上喜稱奇才兵部尚書沈溍忌之公乞改官乃官御史李善長死公言善長出萬死佐 上得天下為勲臣第一可謂極富貴矣又何希望不測以佐胡

惟庸哉且殺大臣以應星象非天意今已失刑而臣懇惻為言願戒來者又為王國用草諫書雪韓國寃為詹徽所嫉更為夏長文作劾御史袁泰疏泰切齒恨之既時時敢直言 上乃召公父謂曰大器晚成若其以子歸益進所學且 諭公曰而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来再大用汝未晚也八年 上崩公奔喪被劾謫河州衛吏建文初詔入翰林待詔靖難兵入城胡廣胡儼黃淮金幼孜楊士奇周是修與公在朝相約同死公退而使人覘胡廣勤靜廣方如廁

識大錄

問家人曾飼猪否公笑曰一猪尚不能捨况性命乎於是皆負約惟周是修死靖難後 成祖召公及黃淮備顧問遂入內閣辦事尋復召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楊榮等陞公侍讀進侍講學士七人並直文淵閣內閣預機務自公始也時儲位未定 召公密議公言立嫡以長又言好聖孫一日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見詩大有所感即命所親信夏元吉迎世子於南京遂立為皇太子封高煦漢王陞公翰

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漢王由是怨公未幾用兵交趾公力言交趾古羈縻國又謂不宜過寵漢王 上怒乃出公廣西叅議李至剛復奏公怨望改交趾八年 上北征公入奏事不見 上見 東宮而還漢王乘隙譖公還徵下獄三年竟死獄中時年四十七公喜引拔士類人有善稱之不容已當時蹇夏黃陳之用公密贊居多 文皇嘗與論群臣御書蹇義等十人命各疏其下十人者皆與公厚善公具實以對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元吉有德有量不遠

小人劉儁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戇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駔儈之心粲上 成祖以示 東宮曰至剛朕已洞燭餘係驗之 東宮問公建文君所用之人何如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材事已往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 仁宗後出所評示楊士奇曰人謂縉狂士縉非狂士也官其子禎期為中書舍人公仕前後不十歲為吉士再歲御史未滿歲為學士四歲而贊外藩咨席未煖平生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盡意為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後裔而楪宇潤略不屑意細故表裏洞達絕無崖岸雖野夫稺子皆樂親之故求文與書者日輻輳獨不畏彊禦承運庫官張興恃寵而橫嘗詈擊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叱曰御座在此敢爾違犯禮法乎其文雄勁奇古詩豪宕豐贍書小楷精絕行草亦復佳云

識大錄

逸史劉氏曰公自孩時以頴悟聞才宏志浩爽闓通捷為文不經思出口輒能成句 文廟改殿閣大學士為內閣輔臣首簡公入閣蓋緣 太祖常期公以奇才也公亦感奮知必盡言然未免丰稜過甚雍雍之度寡矣卒為庸碌所誣陷惜哉

黃淮

公諱淮字宗豫別號介庵溫之永嘉人自幼即有經世之志年十四克邑弟子員有司命賦詩語皆出奇驚人於凡經史性理之學將筆罕及中洪武丁丑進士除中書舍人勤慎周密於職務無所不舉歲壬午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首蒙召見訪以大政深稱意旨即命入翰林凡侍朝特命解縉與公立於御榻之左以備顧問　上慮萬機叢脞日御奉天門左室每夕召公語至夜分　上或就寢則賜坐榻前論議雖同列不得與聞是年秋陞公編修繼陞侍讀永樂改元之明年　上欲立東宮密問公公曰立嫡以長萬世正法　上意遂決三月冊立　皇太子命公為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賜袍笏寵眷日隆丁亥陞右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讀進講東宮啓沃良多徵勅秋輔導　皇太孫戊子　上巡狩命公及尚書兼詹事蹇義金忠諭德楊士奇留守諭之曰朕留汝四人居守猶唐太宗簡輔郡監國必付房玄齡卿等其識朕意己丑春車駕啓行明年　上親征胡虜適長沙妖人李

法良作亂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剿捕而漢王設疑沮之　皇太子以問公公曰豐城老將必能成功兵貴神速宜亟遣以掩其不備既而法良就擒一如公言　公以疾在告　皇太子命内臣問安復遣院判蔣用文診視賜以手書是年秋　駕還京　皇太子遣公迎至滁州謁見　上喜與語良久癸巳　駕再巡狩公留守如故時漢王潛萌奪嫡之志忌公獨深日夜窺伺間隙流言監國之過公遂不免滯獄十年處囹中惟日賦詩自遣無非引咎責躬而已名曰省愆集又即人情覺態寓之於言名曰自省錄甲辰　仁宗皇帝嗣位遂公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領内閣事辭不允丁太夫人憂乞守制不許特命乘傳奔喪洪熙改元陞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優辭不允命三俸兼支力辭尚書俸許之賜勅褒嘉　上手增誥文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謂有所從違而或怠蓋切於求助也是夏　上不豫時皇太子往南京首謁孝陵遣使召還既而宮車晏駕群情洶洶公及二楊佐鄭襄二王監國憂勞至於嘔

血及　皇太子還京即位大事始定宣德改元八月
漢庶人反　上率師親征以公多病留佐鄭襄二王
監國公夙夜在公至班師方歸私第疾益甚命太醫
院使徐叔拱療之病少瘥即上疏乞骸骨不許固請
始令歸田養疾賜楷鐵萬貫陛辭加賜萬貫時公父
壽八十有九公年六旬將供子職彌謹弗懈父沒遣
禮官賜祭命有司以一品禮葬威襄事公拜恩闕下
上寵留累月賜遊西苑命公侯伯師傅尚書學士十
一人陪焉仍召公之子采從行公秉有與登萬歲山

賜宴山之麓翌日獻詩以謝　上大悅比辭宴餞於
太液池親灑宸翰製詩送之給路費賜金織紗衣一
襲且諭之曰明年朕生日卿其復來明年如期入覲
上寵賜有加又明年　上崩公入朝進香寵賚優厚
留月餘辭歸公在永樂初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嘗有
告黨逆者公曰洪武末年已有勅禁革不宜復擧從
之而大獄遂息靖難師後吏部例以南人官北土不
効順者奏編行伍公曰近有勅旨征討官與舊官事
同一體若復追罪南人與勅旨相背　上即罷之虜

酋阿魯台既納款欲收女眞土番諸部聽其約束請
朝廷刻誓詞於金錠集諸部長唐酒飲之以盟公曰
胡人狼子野心使各自為心則力弱制若併為一則
愈難為矣豈可墮其奸謀　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
高岡無遠不見爾等如立平地所見惟目前耳西域
大寶法王初至京　上欲刻玉印賜之以璞示公公
曰朝廷賜諸番制勅所用不過勅命廣運二寶今此
璞大於二寶夷人將謂法王尊於朝廷也　上甚嘉
之至於命讞疑獄無冤命議鈔法而鈔法無弊其識

見也為人所不及嘗讀廷試卷於上前同列有不直
者公必正色直之不少隨順於是入有目公為太訐
甚者亦不少變也及歸田日謝病杜門不接世故者
二十餘年所著有介菴集歸田稿藏於家正統十四
年卒壽八十三謚文簡
逸史劉氏曰　文皇帝入金川門公首率百官擁戴
及　仁廟宴駕　皇太子謁陵南京未回羣情洶洶
公復與二楊佐鄭襄二王監國憂勞倍極可謂社稷
臣矣而其厥功更在輔翊留守之日勤慎周密職務

識大錄

盡舉送不免為漢藩所忌滿獄十載一以引咎省愆自責忠愛特至尤得大臣之體宜其寵遇有加既壽且康也

識大錄　胡廣

胡廣

胡公廣廬陵人初名廣廷試傳臚更名靖永樂初復舊名字光大齋居名晃菴因以為號十數歲喪父已有志問學內浸漬其母訓外則受從祖子貞之教故德器不凡既淳遊閩中前輩率志年與文以進士第一為翰林修撰永樂入正大統陞侍講二年陞右春坊四年進淵文閣大學士又三年卒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諡文穆國朝文臣有諡自姚廣孝與廣始 仁宗嗣位加贈榮祿大夫少師公居官敬慎在 上前承顧問必據理對而以忠厚為本未嘗及人過於奏吉制勅視草即有所見必具可否以聞多見采納事太宗十有七年周衲建請封禪 上不聽獨公言與上意合既退作卻封禪頌奏之丁母憂召還 上問百姓安否對曰安但郡縣窮治姦惡外親為民屬遠多罷之兩考京畿鄉試四為建試讀卷鑒別公明奏勅修 高皇帝實錄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皆為總裁志於扶植名教獎掖善類於利不苟取與拾匪人不苟比小人有不滿公者屢造言毀之 上不聽遠

黜斥者而公執之愈堅意度蕭散雖身處榮祿未嘗一日忘山林幽邃閒遠之趣退惟閉户讀書而已其學博究經史百氏下逮醫卜老釋之說亦皆旁通為文援筆立就頃刻千百言沛然行雲流水之勢賦詩取適其性情近體得盛唐之風工書法行草之妙卒年四十九所著有晃菴卷從集

逸史劉氏曰　太宗御天下二十有三年文武各展其才能達諸事功悉承寵眷而文臣遭遇之盛者公尤其著者也至在朝同死失期亦諸臣立節不堅耳乃以一猶不合之誚為爽約開罪之端大非公論矣

楊榮

楊公榮字勉仁建安人初名子榮領福建鄉薦解額庚辰會試第三廷對二甲授翰林　文皇雅極更名榮簡入内閣初入閣之臣七人唯公齡最少最警悟為人多權變善悟　主不肯切諫嘗曰吾見人臣以抗直受禍者每深惜之事人主自有體進諫貴有方警苦侍　上讀千文　上云天地玄紅未可遽言也安知不以嘗我安知　上主意所自云何安知玄黃不可為玄紅遽言之無益也俟其至再至三或有所詢問則應之曰臣幼讀千文見書本是天地玄黃未知是否　文皇與武臣奏對少能稱旨唯愛公獨至自編修入閣未嘗一日離左右或大臣謀事未決文皇不樂至發怒公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唯不忍却人之餽凡鄉人有餽必先詢訪其人之賢否若賢亦不却但酬以別物與所餽相稱而已一日晚寧夏報被圍　上急召解縉等七人皆已出唯公赴命　上示以奏報曰爾從進寧解此今當遣何處兵往救公曰不須救臣嘗奉使至彼彼城堅

識大錄

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虜必退矣但勑守臣周
守及隣近諸城堡隄備半夜報至虜圍解詰旦 上
以報示公曰何料之審也永樂二年夏四月甲戌立
皇太子陞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讀四年
丙戌二月得寒疾不能造朝 命中官偕御醫將用
文往視并賜藥物且命用文通々守視時時奏報及
公入謝 上加慰賚令休息旬餘乃出五年丁亥夏
奉 命往甘肅規畫軍務七月回京奏對稱旨時盛
暑 上命取瓜親剖賜公 勑命休息六年戊子夏

聞父訃告歸 賜鈔幣馳傳以往既襄事 詔奪情
起復抵京未閱月 命輔導 皇長孫賜勑曰朕嫡
長孫天章日表王質金相孝友英明寛仁大度年未
一紀體具志寧朕嘗試以事輒能裁決然宏材之建
必由匠石之功圭瓚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等宜協
心同力輔導於成七年己丑春正月聞母訃時 車
駕將幸北京特留扈從 賜錦衣狐裘鞍馬三月抵
京七月甘肅總兵官何福言韃靼脫脫不花王等各
率部落來歸遣公往甘肅與福經畫還奏稱 旨九

識大錄

月復 命持節詣亦集乃之地封何福為寧遠侯俾
往寧夏與寧陽伯陳懋規畫邊務冬十一月還京復
命陳邊境便宜十事 上皆嘉納賜襲衣鈔幣八年
庚寅二月從征北虜賜衣被鞍馬壬戌 上度野狐
嶺至山巔召學士胡廣及公指示山川形勢各於馬
上賦平胡詩 公有聖主尊居四海安天敎戎虜自相
殘之句未幾諜知虜酋本雅失理與其下阿魯台讐
殺東西奔遁亟召公諭曰此賊果自相殘前詩不為
讖乎三月 駕發凌霄峰公與學士廣諭德金幼孜

刑部侍郎金紀四人失道 成祖命中官二人及傳
令者追尋得之時已昏黑中官疾馳去公等從迷入
窮谷中幼孜墜馬胡廣金純不顧公下馬為幼孜整
鞍轡不數步復墜馬鞍盡裂公即以所乘馬讓之而
自乘孱馬從夜至旦登高涉險至午方詣中軍 成
祖大喜笑語幼孜曰此中多狼汝非楊榮殆將不免
三月駕次清水源地有鹽海旁近水皆苦鹹不可飲
明日營西北二三里忽有泉湧出味甚甘 上遣中
官以銀瓶汲取親嘗之乃賜公等飲而士馬皆給因

命為神應泉馬公等應制賦詩五月　駕至驢駒河
賜名飲馬河至是稍逼賊境　上駐蹕河上親選勇
士三百人專主護衛而以公掌之胡寇平班師軍士
食乏公言宜召乏粮者即日赴中軍以御膳所儲粮
草給散并下令凡軍士粮草多者許假貸同京倍償
秋七月至開平召公還南京計事事竣還京冬十月
扈　駕南旋　上賜鞍馬錦衣褲襪路費九年辛卯
乞奔母喪賜白金鈔幣遣中官宋成送至家抵家服
已閏六月還京賜酒饌勅戶部優免其家徭役八月
命為應天府鄉試考官九月　皇太子命侍諸皇孫
讀書文華殿十月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為總裁
十年壬辰冬十一月甘肅守將駙馬都尉西寧侯宋
琥言叛寇老的罕等逃去主亦斤蒙古衛指揮塔力
尼將為邊患　勅守陝西豐城侯李彬討之仍命公
往經畧公還具言戎狄豺狼叛服常態不足以勤大
軍遂勅彬旋師未幾叛者皆附十一年癸巳二月從
扈　駕幸北京賜金幣鈔米等物十二年甲午三月
扈征瓦剌時　皇太孫侍行　成祖謂公曰朕長孫

識大錄

聰明英銳勇知過人今令從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
躬歷行陣御將士勞苦四月駐蹕興和以尚寶司乏
人命公兼掌凡出號令與宣傳之事　勅旨旗牌不
得公奏允不敢發乙卯師次大石鎮　成祖坐御幄
中召問足食足兵之策公對宜擇將帥力屯田將得
人則軍士弗擾軍士安則耕不違時不患兵食不足
秋八月還北京賜鈔幣等物冬十一月　上諭公曰
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傳註之外諸儒論議有相發
明者宜采附於下周程張朱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
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為書未有純會宜類聚成編
以公總其事十三年乙未三月禮部建進士題名碑
於太學命公為記五月　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公
進詩更加賜上等表裏鈔衣九月所修書成賜名性
理大全宴於禮部十四年丙申四月陞翰林院學士
仍兼春坊庶子冬十月扈　駕南還十五年丁酉三
月扈　駕復幸北京屢召問民情賜白金鈔幣金織紗
羅綺綵幣十六年戊戌五月進　太祖高皇帝實
錄　成祖御奉天殿受之授閣臣嘉獎再四會學

士胡廣陳命公兼掌翰林院事 成祖注意益隆而諸大臣忌之屬北京國子監缺祭酒衆因薦公 成祖曰吾固知其可汝但求可以代之者於是衆意銷阻六月 詔修天下郡邑志 命總其事十七年己亥十二月進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成祖覽而喜曰實切時病但汝為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真俾入奏乃 詔諸司即日悛改十八年庚子元宵節 上御午門觀燈賜百官宴并示以御製詩公和而進 成祖悅陞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院學士階奉政大夫賜宴禮部十九年辛丑正月北京宮殿成初御朝賀 成祖念公曰侍左右密加賞賚四月庚子夜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皆火勢甚猛烈而奉天門東偏切近密閣公奮身直入麾衛士三百人將御書圖籍并積歲制勑文書舁至東華門河次 上嘉之賜銀酒杯古銅器各一事鈔千錠時翰林侍讀李時勉等十餘人為飛語所中 成祖大怒公於為救解得免是冬兵部尚書方賓得罪死逮及

戶部尚書夏原吉等皆下獄禮部尚書呂震侍左右屢言夏原吉儉約狀 上益怒公極言其無他二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屢以乏運為憂論才力或不及儉約未之見也由是 上置不問二十年壬寅三月從征沙漠秋八月還京師九月宴隨征將士命公坐前列賜鈔幣并二品金織襲衣靴襪閏十二月甲子 詔復西征有以建文間江西招集民兵與餽運丁夫十餘萬可徵用為言者公曰此兵夫昔有詔令復業矣今復徵之則是失信 成祖笑曰卿言正合朕意二十一年癸卯秋七月扈從征西八月駐師萬全六應軍務悉命掌之自晝至夜或三接五接或宣詔但以楊學士稱而不名冬十月次天成寧陽侯陳懋奏番王也先土干納欵命公往大同議納降之禮公回奏對稱 旨冬十一月旋師二十二年甲辰三月復征北虜五月甲申公言軍士勞苦宜遣使諭胡虜釋其不順之罪且請班師乙未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復奏處州麗水建寧政和山縣行劫請發兵誅捕帝謂侍臣愚民或為有司所苦或為衣食所窘不

得已逃入山林苟活朝暮若寬而撫之當遂分散既
而果悉順服七月庚辰次清水源道旁有石崖高數
十丈 命公紀年月日刻于上丁亥次翠微岡 上
御武帳中憑几而坐顧內侍海壽曰計日程何日至
北京對曰八月可至辛卯次榆木川不豫召公等受
遺命傳位 皇太子遂崩衆倉卒莫知所措公謂太
監馬雲等曰六師去京尚遠不宜發喪所至宜上食
如常儀時議有欲假他事作勅用寶馳報者公曰
先帝在稱勅今稱勅是詐也罪孰當之壬辰次雙筆

峰公先馳訃 皇太子八月至北京致 大行皇帝
遺命丁巳 仁宗即位賜公白金二錠鈔二萬綵幣
二十表裏及胡椒諸物己未陞嘉議大夫太常卿仍
兼前三職九月丁酉進太子太傅兼謹身殿大學士
階資善大夫戊戌賜銀印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
公曰卿國家舊臣祇事 先帝二十餘年又輔朕東
宮今嗣位須協心匡輔或政務闕失朕弗聽言則用
此印密疏以聞至於再三慎毋憚煩十一月 仁宗
御西角門閱建臣誥詞顧謂公等曰卿三人暨蹇夏

識大錄

二尚書皆 先帝親任舊臣凡朕所行卿等知其有
未善皆當盡言因取五人者誥詞親增二語云勿謂
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十二月加工部
尚書仍兼三職 勅曰醜虜梗化累犯邊疆我 皇
考文皇帝為宗社子孫天下臣民長久之計不得已
躬擐甲胄親率六師往行天討班師之日不幸中道
皇考上賓朕遠違膝下唯卿盡忠為國今辰奏告忽
思至此感傷不已朕當重賚襄者哀悼倉皇之際報
卿甚微今加賜卿白金五十兩綵幣十表裏寶鈔二

萬貫白米二千石特陞卿為工部尚書前官如故初
公扈從北征 成祖委以軍務及 上賓之日所行
喪禮并軍中處置事宜 上聞訃時未及訪問至是
有以為言者故遂降勅獎諭丁巳 梓宮葬長陵公
護喪事洪熙元年正月 上御奉天門朝群臣徹樂
止行五拜禮三月 命魏國公徐顯宗讀書國子監
召公諭曰爾宜往諭司業兆開國元勲之裔欲其家
與國同久必教之讀書知道理五月朔 勅修 成
祖文皇帝實錄公為總裁辛巳 仁宗升遐時 皇

太子守南京中外恟恟公奉 皇太后懿旨馳往迎
至德州謁見 宣宗即位益推心委任黌沐白金綵
幣之賜閏七月勅修 仁宗昭皇帝實録復為總裁
宣德元年丙午春正月 勅修歷代臣鑒外戚事鑑
皆總之八月辛未漢王叛 皇太后召公使定計公
請親征 皇太后及 上俱有難色公曰彼謂 陛
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若出其不意以天威臨之
事無不濟臣請先行 皇太后壯之勸 上從其計
公即起行晝夜疾馳至即合圍督軍士築土山成

雨礮大駕至衆呼萬歲聲振城中漢王遂開門出降
詔免漢王為庶人改樂安州為武定州事平回京賜
鞍馬白金鈔幣二年丁未二月賜範銀圖書五其文
曰多貞剛正忠孝流芳閣兩後商建安楊榮楊氏勉
仵午一月乙未 皇太子生 宣宗皇帝親酌酒賜
之林賜白金鈔幣及金酒器上因中宮不利子息欲
事廢立公諫揭胡皇后二十事事在楊士奇傳三年
戊申元宵節賜文武大臣觀燈於萬壽山命中官侍
宴公進元宵賦五月命同少師蹇義等十八人從遊

萬壽山詔許乘馬從東北門入各携從者二人至乾
明門下馬登山繼命乘舟泛太液池少頃 宣宗乘
黑騮馬至召士奇與公詢閭閻民情甚悉賜以潑醅酒
入各令盡一甌復命遊小山看西域所貢二獅日將
西令中官侍宴松林之下秋七月遊內苑賜以金銀
綵幣玉杯酒饌等物八月扈 駕巡邊給內廐良馬
命公從乙卯師次寬河遇虜衆將入寇且道隘師難
並進 宣宗親帥師勦平之甲子班師還京公進平
胡詩廿篇十二月兩遊南海子賜羊酒及鈔四年己

酉正月陪祀南郊賜金銀鮮果等物五月端午節賜
扇及五色長命縷繫腰八月賜枸杞湯且令中官吳
誠諭旨曰服此可以延年益壽祛諸疾九月重陽節
賜宴及御製詩一章十月 駕時步至文淵閣中親
閱其考且視其所治咸稱 旨賜詩及鈔并酒饌十
一月有因犯告都御史顧佐枉入重罪不聽折理者
上大怒召公及楊士奇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
小人陷正人不可不究及法司鞫實實千户減清殺
十家無罪三人當死數之誣告立命磔清於市五年

庚戌元夕命觀燈於萬壽山賜宴公復進詩賞鈔大
十錠壬戌兩朝實錄成賜白金綵幣羅衣鞍馬宴於
中府二月 宣宗 皇太后謁長陵獻陵庚子 宣
宗以 皇太后命召見公等五人行殿諭之曰皇帝
数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皆卿等贊襄
之功賜酒殽及金織紵絲表裏三月回京賜青紅毯
子駝褐陞少傅仍兼前二職階榮祿大夫三俸俱支
公固辭大學士俸 詔許之丙申賜宴文華殿 宣
宗親侍六年二月 聖即賜宴乙巳復賜宴內廷特

賜詩一章七年壬子元宵節觀燈內苑仍賜白金綵
幣八年癸丑七月吏部奏少傅滿三載賜宴禮部九
年九月扈 駕巡邊給以天閑名馬光祿寺日供酒
饌十年乙卯正月 宣宗宴駕壬午 英廟即位累
賜白金鈔錠綵幣丁亥往視山陵還奏稱旨復有白
金鈔幣之賜夏六月命護 梓宮葬景陵賜白金二
百兩文綺十表裏鈔二千錠秋九月勅修 章皇帝
實錄充總裁賜宴禮部冬十月命監立 天壽山碑
賜白金五十兩紵絲羅四表裏及上尊珍饌明年丙

辰改元正統甲戌 上御文華殿開講尭典克明峻
德章數析明暢音吐鴻亮 聖心悅豫賜白金五十
兩綵幣四表裏鈔五百錠即宴於禮部夏五月奏少
傅滿六載勞以羊酒鈔幣三年戊午二月陞授光祿
大夫柱國夏四月 宣宗實錄成陞少師賜白金一
百兩綵幣六表裏鞍轡名馬宴於禮部辛未復賜玉
帶金織麒麟羅衣五年庚申二月從耕籍田禮成即
上章請告展墓 詔降勅書諭遣卿其念 先朝寵
眷之隆及期而來且命內侍阮江伴行六月還京力

疾就道次抗州而劇卒於武林驛享年七十內侍阮
江以訃聞 上為之慟輟視朝一日贈特進光祿大
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遣禮部尚書胡濙等諭祭仍
命阮江護喪歸其里工部遣官暨所在有司營葬公
仕於 朝四十年皆居清密考鄉試者一讀廷試卷
者九為入閣魁果數遇事當為籌前不疑於古論古
必須出新見不苟同議辟來歸寬恕勤職事盛寒
暑及少疾未嘗少怠於四方及邊徼事及邊將易怯
智愚靡不通知故忖量事勢卓豫中內篤孝友睦姻

之行家故豈裕且有厚祿能濟窮恤患無間疎戚喜
賓客善交際雖貴盛無崖岸貴賤小大皆歸心焉故
聞其歿也咸有嗟咨懷惜之意所著有兩京類稿王
堂遺稿訓子編北征記藏於家
逸史劉氏曰公屢從出塞再受遺旨撫順討逆隨機
應變持重不撓濟險解紛調停有術其文施於國家
與乇碑銘序記之散於天下者人皆傳誦之其於武
事乇諳練將士之勇怯餽運之難易邊鄙之利害道
里之迂直靡不周知故[illegible]顧問與計算皆能適事
宜嘉謀忠畫造膝而言所以裨益於上惠利於下者
蓋多與痕乜少其評揭靜慧以為廢立之本末免有
遺恨云

楊士奇

楊公士奇名遇以字行泰和人初試吏部尚書張紞
讀其策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列名第一授王府審
理副會　成祖即位遂擢翰林編修尋陞侍讀時方
開内閣於東角門内公等七人處其中因召諭之曰
朕知爾文學覲擢至此爾但盡心勿自疑是二年立
皇太子兼左春坊左中允六日講大學畢講意　上
覽畢曰先儒講堯典克明峻德章一部大學皆具矣
侍講學士王達講乾九四舉儲貳以說　皇太子疑
其言問公對曰此宋儒胡瑗之說　太子曰與常人
言亦舉此說乎對曰程子嘗曰卦中六爻人人有用
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
無所不通王昭素嘗為宋太祖言之矣講臣非有據
豈敢妄出意見五年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嶺南
土產諸物欲得其目以進　上閱之無公名獨召問
詢故對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衆皆作詩文
以贈其行故有此餽臣不與名者以當時臣病未往
贈也今衆名雖具而受否未可知且其為物微甚當

無他意　上遂命燬其自六年冬以巡狩北京詔告
天下命公視草旣稱善即命與諸尚書皆觀兵部尚
書劉儁私謂公曰請以有字易自字衆謂二義不相
遠且　上旣稱善可勿易公奇奏曰國家大體當用
儁言　上喜曰士奇能服善則何有敗事十年車駕
巡北京命蹇義金忠黃淮與公專職輔導　皇太子
覽恭章正宗稱真德秀學術純正閱歐陽脩文集喜
其奏議懇切因謂公等曰廬陵有君子春坊贊善王
汝玉每以詩法進　皇太子公曰詩以言志明良喜

起之歌南薰之詩皆言志也　殿下明經論道之暇
若娛意文字兩漢詔令皆可覩非但文辭高古亦可
裨益治道九年　上還南京一日退朝召問曰爾輔
東宮日久果何如公對曰　殿下孝敬無比　上使
言其實曰凡有事宗廟祭器皆親閱去年將時享頭
風作醫言當汗　殿下曰汗即不敢涖祭左右請遣
代曰　上非命我我又可遣代乎遂親祭祭畢汗偏
體疾遂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而後遣行不敢
輕任下人　上曰此子道當然公曰從古聖賢亦皆

盡其當然者耳且存心以愛人為本將來必不負
陛下付託　上悅十二年正旦日食　上問禮部翰
林諸臣正旦日食百官行賀與否尚書呂震曰日食
與朝賀不同時當賀侍郎儀智曰同日宜免賀公曰
日食天變之大者宋仁宗元正日食富弼請罷宴徹
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恐為中國羞後
有自契丹還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之　上曰
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與智言是也遂免賀及宴秋
上北征還下公于錦衣衛獄繫尋宥之十四年　上

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京欲發其事獨召公問曰
外問蹇義漢府事義對曰不知若朕有未知爾輩疑
有難問者敢言今既有矣言之何害公對曰臣與義
俱事　東宮故外人無敢與臣言者但漢王始封國
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肯行今知將徙都北京惟
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　陛下善處之使早
有定所全父子之恩為永世利　上黙然起還宮後
數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為戰具大怒褫其冠帶縶之
西華門內欲廢為庶人東宮力救解乃免遂命削其兩護衛

處之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通即具作禍可朝發而
夕犒也是冬周王楚王來朝謁　孝陵　上命　皇
太子太孫及諸皇孫陪謁問翰林諸臣拜位公對曰
二王尊屬當分列在前　東宮稍後居中　皇太孫
又後亦居中諸皇孫與　太孫同班分列兩傍　上
出所書位次與公合即遣鴻臚寺寺丞周升持赴陵
少頃復命以宸翰上　上遂以與公寶藏之　皇太
孫勤學好問　上命吏部翰林擧老成講讀公與蹇
義同擧儀智泉以為老公曰儀智道理明執守正當
令廷臣未見其比　上曰智雖老能直言不阿向言
死正日食宜免賀朕識之二十年秋　上北征選文
下公錦衣衛獄繫逾旬乃釋二十二年八月　成祖
北征上賓學士楊榮歸自行在以聞　仁宗即遣
皇太孫往迎梓宮時京兵皆隨征在外城中空虛慮
漢府為變因秘未發喪顧急未有所與公言　上所
用東宮圖書請暫假以行　上即取付　太孫曰有
啓書以與封識此亦久當歸汝〻就留之既而謂公
曰卿實識是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
令號召付之答議何由而興旦日朝廷事卿與蹇義
當悉究心吾當重用卿二人公曰此收人心之一機
也愚之所及必先危從征行之臣〻兩人不愿先及
九月癸未尚書呂震言于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
七日請如　太祖做漢制易吉服　上未答震退偏
語羣臣易從吉公謂震曰今未可比此例益洪武中
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成祖皇帝乃素衣冠絰
帶者數月今上於　皇考可遽即吉乎震厲聲曰朝
廷事爾毋執異尚書蹇義兼取二說羣臣皆素衣冠
黑角帶遂以聞〻上亦未答明旦　上素冠麻衣絰
出視朝文臣唯學士武臣唯英國公如　上所服罷
朝〻上諭左右大臣曰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所
執是也自左春坊大學士進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
學士尋陞少保本年十月一日大理寺卿虞謙上對
事過激　上怒降謙為大理寺少卿而以屬吏楊時
習為御公以為不可即復其官本年十二月加少傅
進階榮祿大夫時天下方面大臣及郡有司皆來朝
京師兵部尚書李慶言于　上曰民間馬畜己散寄

伍尚餘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少蘇民力正官領壯
馬佐二官領北馬太僕寺兆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
與民同公獨謂不可慮恐不納公獨奏曰朝廷選賢
授官令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畜之意
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于天下賢者誰復肯仕並
虧損一馬則必賠償破家産累子孫朝廷可負此名
于天下後世乎　上許出內批罷其事已而不報明
日又言曰兵部已督朝覲官領馬所領多驗南人脆
弱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而號泣于道臣恐將來逮

慮者非但不順任亦恐無志於問學矣此令之夫非
小也　上曰吾偶忘之當即批出午刻　上御思善
門召公諭曰內批豈真忘之邪閣李慶呂震輩皆忿
卿朕念爾孤立恐為衆所傷不欲以卿言而罷耳出
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者曰卿等今
可草勅止散馬矣公頓首曰　陛下知臣臣不孤矣
但已領者如何　上曰已領者准供武中官員乘例
不責生駒虧損不責償未給者止勿給復謂公曰雖
令令有不便唯宜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

也本月之上以梓宮在殯新正朝儀不用樂及鴻臚
習儀仍用之公與黃淮等疏言前已議不用樂乞勅
禮部設而不作遂有旨如公言洪熙元年正月命兼
禮部尚書尋改兼兵部尚書辭曰臣為少傅大學已
踰涯分尚書一職更不敢當　上厲色曰黃淮金幼
孜皆三職卿獨二職人將何謂公乃請辭俸曰尚書
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臣受二俸已過分安
敢復加尚書蹇義言宜聽辭學士俸公言辭祿當辭
厚何用取虛名　上曰朕成卿志乃聽辭于是黃淮

亦辭戶部尚書俸　止監國時御史舒仲成嘗以事
迕旨慘已陞為湖廣按察副使矣及即位尚書蹇義
因他事奏仲成命都察院逮治公疏曰向獲人小得
罪者多　陛下即位皆悉寬宥今追理仲成即　詔
書不信漢景帝為太子召衛綰不赴即位用綰前史
賢之　上喜即罷治仲成賜公米及鈔幣且降勅獎
諭二月　復賜田工項公懇辭　上曰卿事朕表裏
一誠貢益良多卿前辭祿今又辭田何也公曰臣起自
寒微今受恩踰分幸少延殘喘得更事　陛下二三

早獲全歸山林受賜多矣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尚
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責
直公進曰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唯 陛下容之
上猶不懌因免謙朝而使視事如故公又進言曰
陛下有詔求言〻不當者不加罪四方朝覲之臣咸
在豈能盡知謙過只謂 朝廷不能容直言耳 上
惕然曰朕非怒謙乃其言自有過者卿可以朕心諭
之公曰此非臣言能使之諭當以璽書開諭 上遂
命書勅引過而待謙如初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為戒

上以公匡輔力多特賜璽書其略曰朕膺監國之命
而卿侍左右屢經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嘉謨嘉
猷入告於內期予於治惡以已意劃制摘貞一卯一
枚用藏于家傳之後世唯卿子孫由是知卿克致顯
榮不易唯艱共思保守唯朕子孫亦由是知卿弼朕
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休永世無斁 上嘗論
科舉須兼取南北士但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公曰長
材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有文可用今試卷例緘
姓名請外書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南六十北四十

南北人材皆就用矣 上嘗幸文淵閣問今之山林
有知名士否對曰東吳有陳繼善為文 仁宗召至
吏部擬授國子博士。上曰此當在禁庭乃改翰林
五經博士公嘗見崑山崔昉送行詩一日知崑山縣
羅永年以事上京公問崑山有崔昉永年茫然慙赧
而退未幾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昉應詔除南海縣
丞前輩留心人物如此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征
罪人既得尚書陳山迎見請乘勢移師彰德 上問
楊榮榮亦力贊 上又問蹇義夏原吉義依違而已

榮隨傳旨令公草勅公曰事當有實今以何為辭榮
曰令逆黨已言實與趙謀何謂無辭公曰如此能服
人乎乃往見蹇夏言不可狀蹇夏曰 上今特信榮
言不係吾輩可否乃復見榮曰 太宗皇帝唯三子
今 上唯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庶
幾仰慰 皇祖之靈榮曰汝不草勅吾當以聞俄復
召蹇夏以公言白 上上於是不懌而止然言者猶
嘵嘵乃特召公問曰論趙事者日益衆如何對曰今
日宗室唯趙於 陛下最親 上曰吾亦思之令訣

封群言示之令自處何如公曰更得一璽書諭之尤
好於是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即獻蒞衛上表謝恩
而言者頗息久之 上復召公獨諭曰吾待趙叔不
失親丶之禮爾有力焉賜白金文綺楮幣 上嘗奉
太皇太后往謁陵公與蹇義楊榮等皆從 上俾
太皇太后旨命公等進見勞問慰勉加以厚賜既數
日上諭公曰 太皇太后為朕言 皇考注在宮
中既卿等姓名及行事甚熟其間才學優劣孰肯任
事不任事皆有評議言蹇學重小心但多思少斷卿

能持正言不避逆意方議事時 先帝本不從卿然
卒從卿始不敗事公對曰此 太皇太后之盛德
仁宗皇帝之盛德頼 陛下常奉 聖訓二年十月
茶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孫暠表乞立為陳氏後
大臣皆言此茶利之譎當發兵誅討或謂與之無名
徒爾示弱 上召公與楊榮丶曰永樂中費數十萬
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
使公曰榮言當從初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
初心求之未得乃郡縣其地數年以來兵民困于交

阯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體 祖宗之初心保
祖宗之赤子耶 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棄珠崖前
史以為美何為示弱臣侍 仁宗皇帝久矣聖心每
憾此事恐有意外之慮爾 陛下勿疑 上意遂決
十一月皇子誕生 上召張輔蹇義夏原吉楊榮及
士奇諭之曰有一大事與卿等議誠出不得已然吾
亦決矣吾年三十未有子中宮學產不育日者言中
宮祿命不利子息今 貴妃生子必立為嗣毋從子
貴古誠有之但今中宮如何處置因舉中宮過失數

事榮曰舉此廢之可也 上曰古人廢后亦有故事
否義曰宋仁宗曾降郭后為仙妃 上問輔原吉士
奇爾三人奚獨無言士奇對曰古人有言臣於帝后
猶子事父母今中宮母也群臣子也子豈當議廢母
榮曰上命廢之豈群臣所敢發士奇曰固出 上命
亦須處之得當 上問輔原吉云何皆對曰如士奇
言原吉又曰此大事容臣等退詳議以聞 上問此
舉得不貽外議否義曰自古所有何得議之士奇曰
宋仁宗廢郭后孔道輔范仲淹率臺諫十數人入諫

被燃至今史册為貶何謂無議既退榮謂原吉與士
奇曰　上有志久矣非臣下所能止原吉曰只當議
處置中宮士奇曰今日所聞中宮過失皆非當廢之
罪議未決明日　上召士奇榮至西角門問議云何
榮懷中出一紙列中宮過失二十事進呈皆極誣詆
曰即此是廢之因上覽二三事遽艴然變色曰渠曷
嘗有此言　宗廟無神靈乎遂袖之顧士奇爾有何
言對曰漢光武廢后詔書有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
宋仁宗廢后後來甚悔願　陛下慎重之因復請曰

皇太后在上必有主張　上曰太后有旨令我與爾
等議之是日議未決一日獨召士奇至文華殿升陛
屏左右諭曰吾何處置為當士奇請問中宮與貴妃
相處若何　上曰甚和惟但朕重皇子而念渠祿命
不宜子息之說故欲正其母以別之中宮今病踰月
貴妃每日往視慰藉甚勤士奇對曰曷若乘今有疾
而導之辭讓則進退以禮而恩眷不衰上曰此
說可行蓋兩人德性皆柔和能謙下今事之讓必從
然貴妃必不肯受汝姑勿言吾試入導之數日獨士

奇曰汝前說甚善中宮果欣然辭貴妃報不受　太
后尚未聽辭然中宮必堅辭士奇對曰若此則願
陛下待兩宮兩家均一昔仁宗廢郭后而待郭氏恩
意加厚　上曰然吾不食言明且以諭我等皆對曰
善其議遂定　上立文華殿召公屏左右言張瑛普
言榮蓄馬甚富今察之皆邊將餽榮者公對曰屢從
文皇北征典兵馬以故得接識將今內閣臣知邊將
才否阨塞險易遠近及虜情順逆唯榮耳臣等皆遠
不及　上笑曰朕初即位榮數衈短而非義原吉卿

輩為榮地邪公頓首曰願　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
六年七月　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
出臨公宅報者曰范太監公倉皇出迎　上已入門
立月中公俯伏言　陛下奈何輕出萬一變起倉卒
何以備之　上曰思見卿一言遂屏左右語竟公叩
頭曰車駕今夕俯臨明日必有知者自此宜慎出
事變不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竊問公
車駕歸幸得不謝對曰車駕夜出臣道中心惴慄不
已豈敢言謝數日又遣弘問公曰今天下清寧　上

時時微行何恐慮亮不微行乎對曰　陛下尊居九
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窺伺潛竊
識不可不慮後旬日錦衣衛獲一盜常殺人官捕之
急遂私結約候車駕過玉泉挾弓矢伏道傍林莽中
作亂時有捕盜校尉變服如盜入盜群中盜不疑以
其謀告遂為所獲　上既誅盜笑曰士奇之言不虛
即日遣弘賜公白金文綺入謝　上諭盜謀且曰愛
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七月二日公疏言
方面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為舉

務取公廉端厚能為國為民者吏部審其可用奏授
以官後以贓罰罪并坐舉主凡因保舉授官而有指
告其罪者先逮問餘人有驗然後及之庶不為小人
所誣　英廟即位陞少師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同知
經筵事　上即位沖年　昭皇后臨朝猶委任公公
乞屯田以省漕運獨通慎獄作養生民嚴戢百司推
薦才傑公卿藩臬頗稱得人　上又高拱九重不事
巡幸南北供億十歲三四中官王振上畏　母后下
倖公雅欽優擢猶自歎戟時有言方面官及府州縣

識大錄

正官專用保舉即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
只令吏部選除公上疏曰宣德七年以前藩臬二司
及府州縣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　宣宗皇
帝勅令大臣舉保自茲以後多稱得人間有一二非
才蓋緣舉主一時審察不至亦或定是徇私所司不
行糾舉故耳且　宣宗臨御之時體　祖宗之心以
行仁民之政者尚多保官乃第一事當時不聞人有
異議多以得人為喜今乃以為不美耶唐太宗力行
仁義命在京五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彼未至天下

斗米三錢今謂保官恩出于下夫衆臣舉保吏部審
定具名奏請　聖意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即不得除
授恩寔非出于下者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為
謗語專欲褱壞　先帝良法使小人皆得進用伏望
聖斷只依　先帝勅旨施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
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警畏不敢濫舉官必得
得人臣受四朝大恩愧無寸補唯念用人賢否國家
治亂所關是以竭誠盡言　詔如公議　太后大漸
召三楊至榻前問　朝廷尚有何事未辨者公首對

三事其一建庶人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一朝
實録仍用建文年號　后白曆日已革除宜可復用
對曰曆行于一時為世信史寧可蒙戊之年以亂定
后頷之其二　后亦首肯其三　后亦首肯其三方
孝孺已誅　太宗詔使其片言一字者論死已沱其
禁凡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今從而傳之六年麓川賓
反王振主征討命王驥為總督而以刑部郎中楊寧
參之公贈詩有征蠻忽遠圖之句其後師雖有功寔
為南方大病八年公子襃坐事逮繫給事中廖莊御

史陳肖翰等劾公不能齊家教子何以服人事上公
乃疏乞致仕尹上優旨留之九年復賜璽書曰卿歷
事祖宗寔唯簡在暨朕繼統啟沃弼贊厥勞尤多卿
子既秉家訓于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礼自處以副
倚畀公感泣積憂遂不起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
公一歲而孤四歲舅奪母志遂從適羅氏羅氏時為
德安府同知以其家行歲時祀先祠恒命諸子陪禮
士奇獨不見命六歲以問母母泣語之故因慟甚私
作神主於別室祀其三世每旦入焚香揭拜出入爲

鑰秘無知者既久左右覘知以告羅氏羅氏旦伺士
奇入謁從戶外竊窺之見其進退拜儀皆感泣時已
冒羅姓矣遂復姓使歸楊氏德安公日造之以揚氏
先世文學行義之美曰小子勉之無墜德安公生累
謫戍陝西母宜人以公歸而家益貧時甫九歲體弱
不免井汲杵臼之勞皆身親之而書冊未嘗去手旦
暮入治家事晝出從師學已能自貴重不逐閭巷童
兒嬉戲時不能得書五經左氏傳皆手抄以讀母宜
人喜曰兒可望承先業矣勞瘁有為縣曹備書致富

者雅重公而悉其貧教遺其家人請諸母宜人欲與
俱去母宜人辭曰貧者士之常豈可使兒改志于是
以辱祖父哉十二三習舉子業漫有聞十五鄉人請
為子弟師踰年從游者益衆其友之婣有母老而貧
無以資養往告公者公視其儀莊重問能誦四書否
曰能即擬從遊之半界教之使納其束脩母宜人聞
之喜曰使兒從政其能濟人而不為貪吏矣聞人精
一書明一義延請益求職甚謹私居未　言事所
以職事雖至親章不得聞而亦無敢以請者遇月俸

之入或侍賜賚輒顧其家人曰我何才德可以當此
常人施一飯之恩猶望報今吾舉家享天賜何以報
也惟應勉力為善耳人或問公平昔所行曰不能為
善亦不為惡也其存心不間物我見人有樂如己之
樂有憂如己之憂居官好獎掖士類有片善必進譽
之未嘗揚己抑人士有得一職來見者必勉以守身
愛民有議法刻薄必嫉之遇事是非不以私廢公居
家嚴肅與外人接甚和易不見崖岸性廉介自其少
賤寠不肯茍事干謁及貴儉約一如布衣時所得祿
賜有餘一以置書籍家未嘗有百緡之蓄事其從兄
仲養務盡恭愛從子如子諄諄訓之為學務義雖
隔數千里貽書不輟也待羅氏弟妹尤有恩意弱冠
姑氏家疫疾素所尊皆削迹公曰吾父同產也獨往
留浹旬日為洒掃戶庭共湯粥撥調安而後去竟無
恙與人交直道不可必輔之於善有不善必戒之不
從則遠之及其能改又歡然好之已所行或未當人
以為言亦欣然納之平生樂簡靜閉暇閑戶觀書自
適而已患難微必報而未嘗宿怨臨利能讓不得事苟云

逸史劉氏曰公在朝最久一以忠誠結主屢進密疏
所言修建文實錄收方孝孺文字禁避兹尚矣其大
節更在保全趙藩及調停兩　皇后得宜至於三朝
史事皆任總裁是是非非悉徵諸實而舉才得賢列
中外者五十餘人皆能正己恤民蓋先德行而後才
能也史稱相業首三楊振又以公為三楊之首即子
乖家訓要其弼贊勞勤實多不足為盛德累也

金幼孜

金公幼孜名善以字行新淦縣人自幼嗜學問從前
進士聶鉉受春秋得其微旨未第時與同邑練子寧
俱負時名革除間練職憲臺公中庚辰進士授戶科
給事中會　文廟正位遂改翰林院檢討簡入內閣
靜侍講永樂二年　皇太子立日講經史公纂集春
秋十二公事名曰春秋要旨五年遷左春坊左諭德
仍兼侍講永樂七年扈從　車駕巡狩北京八年二
月　上親征北虜胡廣楊榮及公從次永安甸雪初

藏本錄　金幼孜

霽諸峯奇絕　上曰雪後香山此景最佳過雞鳴山
踰野狐嶺凡驛驛之處　上即指其山川形勝阨塞
守險之方且曰爾等記之東還南京陞奉直大夫錫
之誥命十一年扈巡北京十三年扈從北征是年冬
還北京　命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充總裁官十四
年進翰林院學士仍兼右諭德階奉議大夫賜織金
襲衣本年冬扈還南京十五年扈巡北京預修高廟
實錄十八年擢文淵閣大學士仍兼學士二十二年
扈從北征次開平　上召至幄中諭曰朕夢神人語

上帝好生者三是何祥也豈天將兹冠予公力請班
師　上曰卿言正合朕意即命草詔回鑾次長樂鎮
公與楊榮等侍　上曰漢高祖過柏人慮迫於人今
朕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時而庶幾也榮等對曰
聖志如此天必助順也次清平鎮　上宴群臣命內
侍歌　高皇御製詞五章曰此　先帝垂諭叙創業
守成之艱戒荒淫酣酗之失也朕嗣洪業惟恐失墜
尚相與勉之稱是自製五章以奉天法祖勤政恤民
為言仍命內侍歌之次清水源命公刻石記行使後

藏本錄

世知朕親征過此旣旋師中道　宮車晏駕初喪至
軍皆揚榮與公等據禮行之揚榮旣先馳歸報道中
之儀遂皆諮公而行　仁宗嗣位進戶部右侍郎兼
文淵閣大學士踰月加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
尋與內制賜之銀章一曰繩愆糾繆遇歲持節冊梁
王及趙王妃洪熙元年命兼禮部尚書階資善大夫
三年冬亥尋告歸省丁憂宣德元年修　兩朝實錄
起為總裁官明年持節之寧夏冊安化貞寧二王妃
歷周秦漢唐之墟悉見賦咏所過兵民休戚事竣且

封事　上嘉納之五年正月實錄成賜織金襲衣及
金縛馬三月命周揚士哥等選進士薩埼等八人為
庶吉士十月壬午扈從巡邊度鷂鳴山　上曰唐太
宗恃其英武征遼嘗過此山對曰太宗後亦悔之此
惆忠閣所由建也　上曰山崩於元順帝時人謂元
亡之徵信乎對曰順帝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必
亡　上曰自古聖帝明王未嘗無災異國之存亡繫
乎君之仁與不仁而已矣六年遘疾屬纊子姓有干
澤者正色斥之曰君子所耻正襟危坐而卒壽六十
四贈少保謚文靖公為人簡易沉默溫裕有容居家
敦孝友之行既任事　上以誠待論必正扈從北征
時道中士卒有怨者　太宗知之以問公直對宜遂
班師凡於公務致勤不倦處同僚能讓於人汎愛無
忤其學該博文章和平寬厚類其德性四方求者無
虛日扁不醉應得其二篇一詠者皆實重之書兼工
真行嘗考會試者一讀廷試卷者四初陞學士寵賚
日加即以盛滿為戒名其燕處之居曰退菴所著有
北征錄

遼史劉氏曰公扈從　太宗北狩及三犁虜庭贊襄
誠多為人簡易沉默論事必正雖遭遇之隆莫與倫
比而自處益謹臨終家人屬求恩澤於子正色拒之
曰君子所耻可謂守道不渝者矣

胡儼

胡公儼字若思江西南昌人天資穎悟自幼好學受
經於伯父廣部員外郎汝器自求賢士湘師文熙伯
與以古文辭自高一見公求稱其有所養以古文法
授之既長博極羣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醫卜皆通
其說洪武丁卯舉於鄉第二人明年會試中副榜授
華亭縣教諭時年尚少而能以師道自任勵勉諸生
務實學勵行檢以變浮靡之習日親講授每至夜分
雖隆寒甚暑不廢父老皆稱重之服以内艱去丙子
改授長垣縣丁艱乞近便養親改餘干自是者
縣令其在餘干如華亭時士子樂從之成效居多已
卯以薦陞安慶桐城令為政以愛民為本凡可便民
者以身任之民間積年逋負悉與奏免邑中虎為害
傷民物乃齋沐告於神虎遂滅跡表朱桐鄉墓俾民
奉祀嘗督漕運次三山值大風雪過中流有覆舟命
僕夫援之活其被溺者三十餘人捐俸途中見飢餓
病者悉命里胥扶掖就民舍給以藥食是歲大風雨
得免暴露存活數百十人其政行往往卓異不群識

者知其必將大用壬午軍旅方　廣求材以集事御
史府左副都御史練安薦於　朝稱公學足以達天
人之際智足以資帷幄之籌必拔而用之乃知臣言
不妄於是　召至京師未及任用而　文皇帝已渡
江矣翰林闕人吏部以公名上　上曰儼既曉天文
宜令欽天監驗之且送翰林供事已而欽天監言儼
果通象緯及風雲氣候侍讀解縉復薦之遂授翰林
檢討尋陞侍讀直内閣與縉及胡廣楊士奇金幼孜
黃淮楊榮共事公在七人中遇有顧問必從容審度
而後對未嘗以才智先人時論多之甲申陞左春坊
左諭德兼官如故侍　仁廟於東宮在講筵凡古今
治亂得失必反復數陳以圖裨益以外艱去詔奪
情適過南京入見　東宮詢及民情所對皆切時事
其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以身率諸生奉守學規以圖
成效一時人才翕然從化同朝公卿大夫咸推敬之
文皇帝每加禮重時國子生有以故告歸者皆坐戍
邊公為言其情有可矜者得免　上幸太學御彝倫
堂賜坐講編從容數暢　上俯聽甚說賜賚優厚雖

掌國學洪朝造有大制作若纂修　高皇帝實錄及
永樂大典天下圖誌諸書皆為總裁未嘗去館閣公
既善書所進歌頌詩文詞翰並美　上益簡注庚寅
上北征命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便直　內閣
輔導　皇太孫監國縝密謹勅上下無間言洪熙春
以疾乞致仕　賜璽書褒美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復
其子孫　賜賚擔為道里費仍命有司給舟車還間
居二十餘年日與學者講求性理之學親蒲禮過之
方岳重臣咸待以師禮與之言未嘗及私自處甚澹
薄歲時僅足衣食嘗表許還常丹廟請春秋致祭修
白鹿書院且建於報施之理凡處是非利害可否之
間必審度以求登當惟恐貽志於人倫中有不合
即引退不與辦以故所至能全交既歸田里繼聲聞
不至於　朝是而在朝論倡德者俊者必歸馬館閣
舊遊歲時存問不絕輒相與倡和達官顯人與東南
好文之士假宮者足相躡於門正統癸亥八月己酉
卒年八十三訃聞　詔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德望
之隆閱思之厚天下之似者益少其為文以理為主

識大錄

不尚辭藻所著有順菴文集行於世
述史劉氏曰公為祭酒二十餘年以師道自重　文
廟亦多寵異公卿莫不加敬士由太學出至顯位者
執弟子禮益恭公遂名重天下然公慮介有守不貪
名位當　朝恩隆眷之時即決拂衣丘壑之志真急
流勇退可為大臣風矣

楊溥

楊公溥字宏濟石首人建文己卯舉湖廣鄉試第一胡廣以桐城令與典文衡拔其文既而中庚辰二甲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永樂二年　仁宗正位東宮陞司經局洗馬一日　東宮歎張釋之之賢公對曰釋之誠賢然非漢文帝寬仁無由得行其志臣以為釋之在漢廷誠不易得如文帝者三代而下尤不易得也退而采文帝事編類以獻十二年七月　車駕北征東宮遣使奉迎稽緩　上怒曰此輔導者之咎貴溥先至下獄詔士奇金問繼至　上曰楊士奇尚可宥　朕不識金問何人乃爾得侍　東宮命法司鞫之辭連公及芮善王惟遂俱逮繫　仁宗登極始得釋擢翰林院學士入閣典機務本年陞太常寺卿仍兼學士洪熙元年正月建宏文閣於思善門之左命公掌閣事選侍講王進行直殿侍士陳繼學錄楊敬新編修劉導何登為給事中俱輪班奏對　上親授閣印授公曰朕用卿等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即有建白封識以進其子來自石首所過州

縣官迎送饋遺甚勤時知江陵縣事范公理獨不然公聞而異之薦知德安府其為縣才八月也　宣宗嗣位復還內閣預修兩朝實錄為總裁官三年扈上出喜峰口征虜四年秋以母喪去位　詔奪情起復令弘文閣是冬從巡塞上度雞鳴山　駕旋即幸文淵閣諭公等曰朕聞有道之君崇禮儒臣卿等職素翊朕躬至矣冀有所聞也五年實錄成賜白金十錠羅衣一襲綵幣十二端六年冬　上御文華殿公同楊士奇楊榮入侍諭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成詩揭之座上朝夕省覽今以刻本賜卿等亦思開創之難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時安矣九年秋滿陞禮部尚書兼學士十年英宗繼統悠復入內閣與楊士奇楊榮同知經筵正統三年總裁　宣廟實錄成加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公言近年清解軍士北人苦瘴癘南人苦嚴寒今西北之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乃發戍南方其洪武中犯死罪者不分南北發戍所以宥其死而懲其惡永樂宣德以來概其遠道艱苦留操

近地所以全其生以圖其用自今適卒清解者宜悉從南北所宜歲戍十一年卒於官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

逸史劉氏曰相業稱三楊文貞為西楊文敏為東楊公為西楊文貞玉質金相通達國體文敏揮斥遊刃遇事立斷公安貞嚴飾調羹釀醴參合成名抑何遭際之盛耶然公實博雅能文一代大儒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豈晚近庸碌所敢望也

權謹

權公謹字仲常其先河間人父執中徙家彭城公始為州人天性孝友十歲遭父喪即哀毀盡禮不啻如成人母李氏訓之問學公刻厲成母志凡度初舉賢良授山西壽陽丞坐事謫戍公鬻資給其行妹早寡公撫其遺孤俾成立永樂丙戌以沛人主事呂寧薦為樂安令廉明仁恕為山東諸郡邑最秩滿轉光祿署丞母病躬湯藥弗効叩首顙天求以身代母愈年九十終其葬躬負土封樹廬墓三年孝感烏鳴泉湧之異永樂二十二年有司以聞命馳驛赴闕又命以其事狀頒諭大廷示百僚拜文華殿大學士公辭弗獲 上曰朕之除卿善其孝以風天下之為人子也非卿責也時恭祀文皇公獨哭之哀 上嘉賜牛羊脯醢果餌隨侍 皇太子監國留京得補導體宣德元年以疾乞歸進秩通政司右參議賜白金文綺聽致仕仍敕禮官旌其門公既歸崇道敦信終始不渝正統中卒子倫字民表領永樂丁酉鄉薦學行脩明嘗觀二十年親終隱居教授不仕倫子字亦篤

茶道倫年九十病臥孚侍湯藥寢不解帶旣卒葬廬
墓負土種樹成林晨昏哀泣母卒合殯亦如之州守
以聞旌表其門
述史劉氏曰權氏世德抑何其繩繩濟美也公以孝
表儀朝著倫字籍其禮教舉之閭閻其播徽烈而揚
休揆一也彼德色誶語忍心背本者視此獨無赧赧
哉

張瑛

張公瑛字子玉世居順德之邢臺自幼及長豊偉凝
峻補弟子員勤於問學同輩咸推讓之甫弱冠即以
明經領永樂丙子鄉薦授陝西寧州學訓導調武德
衛學所至嚴教條責實效生徒多成材者秩滿擢吏
科給事中稽考銓選封駁章奏克舉其職　宣宗為
皇太孫時　太宗選文儒侍從講學公實與焉　宣
宗正位東宮陞左春坊左中允改洗馬　宣宗即位
首錄舊勞陞行在禮部右侍郎宣德改元二月陞本
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入內閣典制誥明年陞
尚書兼職如故修　太宗　仁宗兩朝實錄為總裁
官旣而命涖南京禮部蓋以根本之地非重臣不可
也凡再奏續當赴京　上皆賜璽書以止其行其見
委任若此後以父喪歸於家　宣宗旣遣官治葬祭
詔公復職視事而竟不起矣公於經史善講解其侍
宣宗每與言帝王傳授心法與夫修齊治平切要之
言漢唐以下人君行事可為勸懲者必反覆敷陳之
日見親厚先後賜賚甚多當起復入見時　宣宗特

出御製詩詞并緡錢二千錠賜之公退而語人曰古
人云稽古之力予亦云然公性寬厚喜慍不見待人
接物一以真率為本推讓賢能僚采協和平居嬉嬉
然若無所介意臨事施設毅然不可奪人以此稱之
而亦嘉其遭際之盛云
逸史劉氏曰公侍講筵最久啓沃　聖心罔所不到
則其功在致化之源事績抑又其次也是以委任獨
專寵眷特甚以功名終雖曰際會之隆寔亦素養之
足乎耳

陳山

陳山字汝靜福建延平府沙縣人洪武癸酉舉人永
樂初年授泰化教諭六年召修永樂大典陞吏科給
事中八年丁憂十年起復到部擬陞廣東右布政使
特留掌六科事十一年偕張瑛侍　宣皇誦讀二十
二年　仁宗嗣位遷左春坊左庶子洪熙元年陞行
在戶部左侍郎宣德元年陞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
學士入閣誥領大學士日侍文華殿充兩朝實錄總
裁嘗墜馬傷足　上親調藥湯賜之時高煦反形已
具　上親征命山留守師旋山迎謁請間謂宜乘勝
移師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寧可無蕭墻憂也
上召楊榮以山言諭之榮曰山之言國之大計請先
勑責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六師奄至可不旋踵而
擒也楊士奇楊溥執不可　上悟其非遂薄山不復
任四年十月朔、上御左順門遙見山趨朝問楊士
奇曰汝試言山何如人對曰山雖侍從日久然寡學
術昧大體非君子也、上曰然趙邸幾為所誤內閣
政本之地豈可令斯人溷也遂命改山輟機務專授

內豎書九年疏陳致仕卒於途年七十有詩稿奏議藏於家山於諸司多所干謁為人得數十金輒晨叩私第匍且拜然暢之亡盡釁者

逸史劉氏曰漢歷人謀危社稷　宣皇帝不得已而除之已非本心當日至親徒一趙藩反形未見山復力勸并誅非揚文貞堅不草詔其悔寧有極哉則山之不學無術暗於大體已見其大於此矣而生平無行可狀居官且以賄聞是焉得為君子也乎

識大錄

宣逸史臣劉振佚述

列傳一

母后　序

詩三百篇二南居首寧不以江沱汝墳之化然也於關雎周家王業實始基之耶則王化起於房中人綱先於正始有由然也乃班馬氏作史漢列傳畧於后妃而劉子政獨搜西漢以前內則而傳之范蔚宗復自中興以後摭其高秀補昔典之未備厥後始代有后妃列傳矣獨馬氏宜欲遺佚女史哉特以西漢母后用事恐數主母之失故闕筆於斯以避罔求若子政以宗室懿親竭忠帝室惟慮月之光望故惓惓進其龜鑑其用心雖不同而忠厚則一也我　太祖高皇帝立法垂制每事必寓勸戒而於宮禁尤嚴且慎祖訓十書內令即有七條嘗自言曰持身之道無優伶逸狎之失宮有正嫡無專承即正宮亦不使有自擬之權凡衣食金ノ錢帛併諸項物件尚宮先行奏知然後發遣內官監　皆覆奏方許赴庫関支其

所職而掌者只在宮闈。內是以漢唐以下代有垂
簾惟我 明三百年 聖母列后坤德載厚祇承
宮範絕無干預外政、、外家戚畹雖官以列侯亦不
過高爵厚祿以彰尊寵朝堂大典實不得妄干則
聖祖創制之善已駕百王之上無怪乎慈孝恭讓争
頌女中堯舜者宮規閫教迭出而不盡也 母儀列
傳敘以是而撰焉

孝慈高皇后

孝慈高皇后馬氏宿州新豐里人生元至順壬申七

月十八日母鄭氏早卒父馬公素與定遠郭子興交
厚父卒子興育 后為己女 后生而貞靜端一孝
敬慈惠聰明出於意表尤好詩書既歸於 上誠
款感争內外戚眷之洪武元年正月冊立為皇后
母命訪 后親敬官之 后曰國家官爵當用賢能
妾家親屬未必有可用之人才且聞前代外戚之家
多驕淫奢縱不守法度 有致覆敗者 陛下加恩妾
族其賜予使得保守、 若席下非才而官之必恃
寵驕敗非妾之所願也 上乃止初 上率師渡江

后親率妾媵完輯衣鞋 犒將士謂 上曰方今豪
傑並争雖未知天命 以妾觀之惟以不殺為本
上謂侍臣曰皇后起乏衣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
自恐飢餓懷褓餅食我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
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朕素為郭氏所疑后輒為寬
譬辛苦於患難尤難于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詰
恐小過輒謂朕曰主忘昔日貧賤耶朕復為惕然家
之良妾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厥朝因以語 后 后
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妾安敢比長孫

皇后但願 陛下以堯舜為法耳 后聞元府庫輸
其寶至京師問 上曰得元府庫何物 上曰寶
貨耳 后曰元有是寶何以不能守而失之蓋貨財
非寶也帝王自有寶也 上曰皇后之意朕知之矣
但謂以得賢為寶耳 后曰妾每見人家產業厚則
驕生於命順則逆生家國不同其理無二故世傳技
巧為惑國斧斤珠玉為動心鴆毒誠哉是言但得賢
才朝夕啟沃共保天下則大寶也 后初未有子嘗
育 上兄子文正姊子、之忠又沐英等數人愛如

已出及 太子諸王生母無替馬推妃嬪以下有恩
被寵有子者待之加厚〻林學士承旨宋濂以孫宋
慎坐胡惟庸黨議刑并其家械濂至京 上怒欲誅
之 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待師之
禮宋濂親教 太子諸王豈宜若是恝況濂致仕家
居必不知情乞赦其死 上意始解濂遂得發茂州
安置 上以威武治天下 后常濟以寬仁 上每
前殿決事 后必潛察之 上震怒還宮必詢今日
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曰 陛下已生殺予正好積

德不宜縱怒致枉人命 上從之 上姪文正鎮江
西荒淫無度 上誅其左右取文正至京欲加之罪
后諫曰文正雖驕縱自渡江以來多有戰功況骨肉
親縱有罪亦當宥之 上曰后言是也復文正但出
怨言 上欲廢之 后又極諫而止吳興民沈萬三
家富敵國 上嘗因事欲殺之 后諫曰彼固富可
敵國然未嘗為不法今才起而殺之乃得減死流雲
南 上幸太學還 后問太學諸生有攜妻子者亡
所仰給勸 上賜以月〻〻其家遂為永制 后恭

儉之性不以貴易衣綢澣濯猶親為補綻無輕易棄
我衣餘帛縑為中褥縷之治絲有荒類遺弃者存積
佐紉以賜諸生王妃公主且謂之曰生長富貴當知
蠶桑之艱為天地惜福也太子諸王雖愛之甚篤勉
令務學諄切懇至有以衣服罷皿相尚者必切責之
十五年八月 后病劇不肯服藥 上強之終不肯
曰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吾服藥而不瘳 陛下
以愛妾之故將殺諸醫妾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也
上曰第服之萬一無效吾當為汝貸之耳 后終不

服藥而崩年五十一 上痛悼不已終身不復立后
九月葬于鍾山孝陵謚曰孝慈皇后永樂元年追謚
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嘉靖十七年
加上尊謚曰孝慈貞化哲仁順徽成天育聖高皇后
述史臣劉振曰三代而下創業興王之后未有若我
高皇后之聖者母立之後終不肯私官一戚以賜
予之厚禮保身家不使污罷致敗故三百年來不覺
外家之禍抑何慮之深且遠耶而恭儉至性始終不
懈又以寬仁濟 上之〻也至泣諫曰活人性命乃

子孫之福　國祚綿延[illegible]处　上每每怒解論法從
寬則仁慈厚德所培國家元氣於不薄者休[illegible]矣
有說耶

革除建文馬皇后

建文皇后馬氏光祿少卿全之女也建文元年冊立
為中宮四年六月祖於火　成祖清宮三日詰問建
文君所在宮人指后尸應焉　成祖遽命出尸煨燼
中伏而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用翰林侍講王
景議以天子禮葬之鍾山

逐史臣劉振白嗚呼宮人誤報后尸為帝污從天子
禮葬天也使使成祖無此問式報者誤指他尸后幾
同妃嬪宮嬙等一煨燼矣故后之瘞於鍾埠與帝之
得歸西山皆非人之所能為也

仁孝文皇后

仁孝文皇后徐氏中山王達之長女也博通載籍每
覽古人言行之懿者即思曰古人書之史冊固欲後
人仿而行之豈徒流覽乎洪武九年正月冊為燕王
妃恭勤婦職　高后鍾愛特重　高后崩哀毁動左

右執喪三年蔬食如常[illegible]上靖難太子守國事多稟
命　上入正大統　后正位中宮愈益執勤每以親
親仁民養賢訓儲為言　上悉嘉納　后弟增壽靖
難時陰有翊戴功為建文帝所殺　上在位將追命
之爵以語　后后力言其不可　后嘗問　上陛下
日與共圖政理誰何　上曰六卿治政務翰林職論
思典詞命皆朝夕左右者也　后曰請召見其命婦
上令命婦入朝于柔儀殿　后慰勞備至各賜冠服
鈔幣且諭之曰妻之事夫其道豈止衣服飲食必有

德行之助焉古之公侯夫人及大夫士之妻助成其
夫之德化有形于詩歌有載諸史傳者矣古今豈相
遠我常情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
吾在宮中旦夕侍　皇上未嘗不以生民為念每承
顧問多見聽納今　皇上所與共圖理道者六卿翰
林諸臣數輩諸命婦可不有以翼贊於內乎百姓安
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富貴澤被子孫矣喜
觀女憲女戒採其要著作內訓二十篇后常存心內
典漢取道釋嘉言善行[illegible]編之名勸善書五年七月

后疾劇　上臨問對曰妾至此命也但身歿　上思
位中宮不得終事此遺恨耳又曰天下雖定兵甲不
用然生民未太休息惟　上矜念之　上復問有何
言曰願廣求賢才明別邪正不以小過而棄之不以
小才而授之子孫成之以孝宗室親之以恩妾不能
報　上恩矣願無驕畜外家　上泣后亦泣曰人生
死有定惟　上割恩自愛勿以妾故傷聖心遺令
太子身沒之日喪祭務從簡省毋妨臣民后崩　上
哭之慟群臣奉慰　上曰　皇后仁明賢淑漢馬氏
唐長孫之倫也雖處宮中其念惟在仁民繼今朕入
宮不復聞直言矣時年四十六　太子及漢王趙王
皆后出謚曰仁孝皇后葬長陵二十二年追謚曰仁
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
遂史臣劉振曰古哲后能修閨範者不少而憂民事
之母曾不集見乃我　文皇后身正宮教而心切仁
民務致理治化本源真卓越千古矣其用肯臨畜外
家與　高皇后同一遠識洵大孝也與至開諭命婦
獻言更為不易之論遺令尤剴切不替　聖子　仁
孫遂福無極良有以哉

誠孝昭皇后

誠孝太皇太后張氏永城人　仁宗為燕世子時
后以良家子選為世子妃永樂初　仁宗正位東宮
高煦謀奪嫡日夜媒孽其短久之　上亦搖動一日
上及　皇后御便殿　后親執庖饗上御膳恭謹
上大喜曰新婦賢他日我家事多賴之自此無易儲
意　仁宗即位冊為皇后洪熙元年　上崩七月
宣宗立尊后為　皇太后尊事　太后極其孝敬每
旦暮詣西宮朝謁愉色奉承惟恐弗及太后慈仁隆
至每見　上則忻然從容諭及政事及所平決　上
數陳明達　太后喜動顏色凡軍國大政必稟命而
行四方貢獻雖蔬菓之物必先以奉　太后　太后
或時召　上雖有急務必促駕而往三年二月　上
奉　太后遊西苑　皇后皇妃皆侍行　上親挽
太后輿　上萬壽山奉觴上壽獻詩頌聖德　太后悅
酌酒賜　上且諭曰今天下無事吾母子得同此樂
皆天與祖宗之賜也天下百姓皆天與祖宗之赤

子為人君但在保安百姓使不至于飢寒則吾母子
斯樂可永遠矣 上拜稽首曰謹受教是日樂甚及
旣還宮五年二月清明 太后欲親謁陵以詔 上
上召少師蹇義等諭之曰 皇太后篤念 祖宗朝
夕弗寘每諭朕曰 祖宗鴻業惟勤負荷 祖宗成
憲惟敬遵承朕不敢怠忽昔漢明帝奉太后謁陵著
于史冊今朕將奉 太后謁長陵獻陵庶可少慰聖
心禮歟義等對曰 太后聖孝 陛下敬承之天理
人心之正也 上以復於 太后太后喜曰吾志遂

矣越二日 上躬橐鞬騎導 太后輦至清河橋下
騎扶輦旣渡橋 上復乘騎時畿甸之民迎拜滿道
瞻望咸悅訊頌之聲震動林野是日駐蹕沙河 上
侍 太后膳退召義等諭之曰世后天性至孝今日
朕隨侍于道中指天壽山言此下即二陵所在母后
望之感愴今日天氣清和人心歡悅亦是母后誠孝
所感義等對曰 太后聖孝陛下承奉之足以感格
天人既而 上惻然曰朕昔侍 皇祖往來兩京每
令朕過農家問其疾苦蓋欲知稼穡艱難自嗣位以

來北昔 皇祖教誨之言未嘗敢忘今出都門望村
落居民及其田作追思往事愴然之情自不能抑義
等對曰 陛下仁孝久而不忘 祖宗在天之靈應
當永佑車駕至陵下 上易淺淡服先詣謁陵畢
太后召扈從官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
入見 太后曰皇帝數言卿數人輔贊多用心今國
家清寧生民無事固為 祖宗垂祐亦卿等之力也
輔等叩頭對曰 皇上聰明睿智敬天法祖仁愛兆
民以致康濟此皆 太后聖德大訓臣等實無寸補

太后曰吾何德所以致今日之治上由 祖宗積善
吾蒙卿等皆先朝舊人自今更須協力一心非但國
家蒙福 祖宗神靈昭鑒在上亦必歆佑卿等俾卿
子孫安榮永世遂命賜六人酒饌及白金文綺時陵
傍居民老稚迎拜于道 太后顧謂 上曰百姓愛
戴君上以能安之古帝王保有天下垂裕子孫令聞
長世千載之下人猶仰慕亦惟能安民耳國家恒藉
傜賦以存恤為務庶幾為民父母之道于是 太
后遍視道傍農家召其老婦問所業及安否其婦女

老稚皆歡喜踴躍應對侍候如家人然 太后喜賜
鈔幣布飲食皆歡躍感戴爭進蔬食酒漿 太后嘗
七舉以與 上曰此農家食也當知之禮畢還宮十
年正月 上崩 英宗即位八月尊 太后為太皇
太后時 上方九歲 司禮太監王振擅權 太后憂
之正統二年正月 太后御便殿召英國公張輔大
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禮部尚書胡濙入朝左右女
官襆佩刀劍侍 上東立輔等西下立 太后召問
輔等五人顧謂 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 皇帝凡

事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則不可行也 上受命
有頃召王振至俯伏 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
起居多不律令賜汝死于是女官加刃振頸 上跪
為之請諸大臣皆跪 太后曰 皇帝年幼豈知此
輩自古誤人家國多矣我且聽 皇帝洎諸臣留振
此後不得與干國事初 宣宗崩 太后於宮中一
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禁中官不差內在
臺閣委任三楊 上初即位詔凡朝廷大政必白于
太后然後施行 太后令付閣下議決每數日必遣中

官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商確即以帖記某日中官
某以某事來議如何施行 太后乃以帖所啟驗之
或主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責之正統數年
天下休息 太后之力也中外皆稱女中堯舜七年十
月 太后大漸召內閣諸臣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
大事未舉者楊士奇對曰有一二事其一建文君雖
已滅曾臨御四年當令史官修其實錄仍用建文年
號 太后頷之其二方孝孺已誅 文皇帝詔收其
片言隻字者論死宜弛其禁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

存之 太后默然未答士奇等即趨下叩頭稱受顧
命而出遺詔云下曰吾自洪武中配 仁宗昭皇帝
三十餘年為未亡人子有八年今命止此得全歸以
從 先帝於地下足矣允惟國家重事存沒在念
皇帝聰明孝敬仁厚剛果爾內外文武群臣宜盡誠
輔導夫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軍民者 祖宗之軍
民惟愛人為保國之本施仁為愛人之道用群臣咸
協 皇帝惇行仁政各秉廉公忠誠物慎不懈庶幾
慰濟宮中大小庶務悉奏 皇太后乃行諸后妃家

並須遵奉 皇祖訓戒不許干預國政吾素無德及
下身沒之後喪服悉遵 仁宗皇帝遺詔以日易月
二十七日而除哭臨三日即止君臣皆同不可故違
皇帝宜念萬幾之重群臣當共慰勉毋得過哀成服
三日後即聽政天地 宗廟社稷之祭不可以早廢
尊及百神之祀皆循常制勿停宗室諸王藩屏為重
毋輒離本國但遣人進香不必送葬在外大小文武
衙門並免進香中外臣民之家勿禁音樂嫁娶悉遵
行之毋違 太后崩謚曰誠孝恭肅明德弘仁順天

啓聖昭皇后合葬獻陵
逸史臣劉振曰甚哉德可回天豈不信然當高煦飛
語時文廟已不能無疑卒賴 誠孝之賢感動 帝
心儲宮乃固而專任三楊成 宣宗十年太平世界
中外傳誦女堯舜即班賢明高仁聖發不乏方矣至
王振之禍早已戒之 英宗甫立之日誠洞見禍可
謂聰明睿知矣惜並臣不能仰贊即時誅滅竟貽土
木奇變治其遺恨歟
恭讓胡皇后孝恭孫皇后合傳

恭讓皇后胡氏 宣宗為太子時元配也洪熙元年
七月冊立為 皇后踰年嬰疾久非瘳請於 上曰
中宮之位上承 老尊奉 宗廟之祀致 聖母之
養而下理宮闈之政所係甚重妾久病致 皇上獨
住其勞夙夜心不自安自忖薄福不可以忝斯位惟
大恩賜之閑居別選賢德以位中宮 上驚愕曰后
何出此言更勿復語欸曰 后復申前請 上慰諭
再三曰后安意養疾勿妄思也一日 皇太后視
后疾后請辭位就閑如請於 上者 太后不可他

日復請於 上及 太后如初且曰 上春秋三十
未有子嗣是妾所累也今既有疾不付系引退 宗
廟神靈豈佑之遂上表懇請不已會 孫貴妃生子
后喜因群臣表請冊立 后力贊 上早定國本
貴妃固辭曰 皇后病瘉當有子 上以曰 太后
太后曰其順輿情既立 皇太子 后遂請立 貴
妃為皇后外廷寢閑 后遜位意群臣亦上表請立
貴妃為皇后 貴妃固辭言 皇后在余何敢干大
分乎群臣復上表請 上乎詔答曰夫婦人倫之本

恩義兼厚方惻辭遜之誠遽聞建立之請豈朕所安
然不允外廷皆聞 貴妃固辭百官合詞啟 貴妃
早正中宮、貴妃復懇辭、上以請於 太后 太后
命從衆請三年二月 后上表遜位情詞懇至 上
允之賜號靜慈仙師退居別宮冊 孫貴妃為皇后
太后深憐胡后之賢仍命入居清寧宮進膳如常儀
每燕會必命居孫后之右焉 宣宗晚年追悔廢
后事曰此朕少年舉動欲復后位號不果正統八年
十一月后卒葬于金山之原塋、孝恭皇太后崩

錢皇后為 上言胡后賢而無罪廢為仙師及其死
也入長 太后殮葬皆不如禮勸 上復后尊號
上命李賢舉行之天順七年閏七月追謚為恭讓誠
順康穆靜慈章皇后修葺陵寢不稍頽 孝恭皇太
后孫氏鄒平人 宣宗立冊為貴妃生 英宗遂冊
為皇后 英宗即位尊為皇太后 英宗北狩 太
后名百官集闕下立 皇長子為皇太子命 郕王
代攝總萬幾尋以 太子幼沖未能踐祚遣太監金
英傳旨命 郕王早正大位以安天下 景帝即位

尊 太后為上聖皇太后天順二年春正月 上郊
天後頒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殆之際實賴 太
后憂勤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倣前代尊上徽
號何如賢頓首曰 陛下此舉真大之孝也於是命
擬徽號賢定四字曰聖烈慈壽詔示天下人心大悅
慶賀禮成 太后深慰喜之復嘉贈其親以榮所自
太夫人董氏壽方九十凡弟五人長侯會昌庶次皆
高品子孫數十人皆爵祿之左右又有為其次兄求
陞者一日 上謂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復希

恩澤以為慰 太后之心不知 太后正不以此為
慰比者援其子弟官時請于 太后數次方允且不
樂者累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秩如此然物盛
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則不能救矣今若聞此必見
怒矣賢曰 祖宗以來外戚不與政向為侯者與此
不簪 太后知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初為內
庭近侍惑以關防之說至今猶悔賢曰此尤足以見
太后之高但侯為人淳謹淺不可為例耳 上然之
六年九月 太后崩謚曰孝恭懿憲慈仁莊烈齊天

配聖章皇后合葬景陵
遂史臣劉振曰按　國制皇后金冊金寶皇貴妃而
下有冊無寶獨　孝恭以有容德請於　皇太后特
制金寶賜之後貴妃授寶遂為故事嗚呼誠渥矣雖然
后亦賢也哉　靜慈既以讓德退居遜位而坐猶居
孝恭右　孝恭柔順不少疑雖命出　皇太后終能
互讓無一忤色非兩賢相遇難矣
　孝莊睿皇后孝肅皇后
孝莊皇后錢氏海州人正統八年冊立為皇后　孝

肅皇后周氏昌平人初入宮侍　英宗為貴嬪生
皇太子正統十四年冊為貴妃　憲宗即位議上兩
宮徽號太監夏時倡言　錢皇后久病令止尊所生
母周貴妃為太后李賢曰天子新即位四海顒望宜
遵遺詔豫衆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事列[illegible]可法彭
時曰然　朝廷所以服天下但正綱常今若止尊所
生恐損　聖德夏時曰待請命少頃出傳仁壽宮旨
曰子為皇帝母當為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
德時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不同　胡后讓

識大錄

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
得不加正宮尊號若阿諛順從是萬世罪人也所以
不敢不極言者為欲全　皇上聖德非有他意若推
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為宜衆皆然之夏時再入請
命良久出曰得　上再三勸諭已從　俞允矣將草
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好然正宮須例加二字
不然無分別乃於　錢太后加慈懿之稱而貴妃止
稱皇太后翼日須詔天下是時同議者懼忤內旨有
依違皆隱默不言惟李賢開端而彭時極力雖其復

顏　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宮以成
大禮成化元年二月　皇太后壽誕令僧道建設齋
醮禮部尚書姚夔會大臣歛香相率詣寺觀祺福給
事中張寧疏言邇者恭遇　皇太后誕日令僧道建
設齋醮此見　皇上將欲表揚孝道慰悅　聖慈無
所不用其極之心也大臣百執事但當如表助德仰
贊至情上綏懿祉則敬承道德允合舊章禮部尚書
姚夔等乃於各衙門斂會財物收辦炷香約日期赴
壇行禮相率而拜曰為朝廷祈福祝壽為後世笑昔

英廟遷位屬有旦疾時一二大臣不察古人行權兩
之義亦嘗為此舉然非所以扶名教全治体也其事
乃寢四年六月　慈懿太后崩禮部及廷臣會議祔
葬裕陵曰孝莊獻穆弘惠顯仁恭天欽聖睿皇后二
十三年十月　孝宗立尊　皇太后為聖慈仁壽太
皇太后弘治十七年三月　太皇太后崩上尊謚曰
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睿皇后立廟別祭初
成化戊子孝莊錢太后崩大學士彭時等議合葬裕
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祔葬祔廟之説矣至是　周
太后崩隨上尊謚同　孝莊之制大學士劉健等疏
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之姑為委曲將順之意今當
再議於是詔禮部會議　上御便殿召健等出示裕
陵圖一紙言　孝莊太后玄堂與　英廟皇堂相去
數丈間隔不通回曰此大非禮當釐正健等曰此事
臣等初不知今欲釐正仰見　皇上聖孝盛德高出
前古臣等不勝忻服　上曰此事皆內臣所為內臣
有幾人識道理者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輩奏章先
朝大臣俱忠厚為國曰論祔右之禮健等曰先年奏

議已定　孝莊太后居左今　大行太皇太后居右
合祔裕陵配享　英廟且引唐宋故事為証臣等以
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
宋亦有三后並祔者　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為
非禮謝遷對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
上曰事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　宗廟事関係
綱常極重豈可以毫髮僭差　太皇太后鞠育朕躬
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　錢太后乃
皇祖母立正后我朝　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
並祔乃從朕壞起恐後來襍亂無紀極矣且　孝穆
太后朕生身母止尊稱為　皇太后別祀于奉慈殿
今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欲奉　太皇太后於此他日
奉　孝穆太后于後殿歲時祭享一如　太廟不敢
少缺李東陽曰　皇上言及　孝穆太后尤見大公
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　上曰此事却難處行之
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　先帝意又違群臣議違議
猶可恭　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　先帝固重
而　祖制尤重卿等其詳議之健等曰容臣等出議

奏聞時吳寬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衆推寬書寬曰
魯頌姜源閟宫春秋考仲子之宫皆為別廟自漢唐
来亦然至宋始有並祔祭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
生前作配非後世子孫嗣位追尊所生之比惟宋李
宸妃沒仁宗悲慟乃追尊祔祭雖出至情實為非禮
不足為法衆從議疏上　上書曰大義滅恩並行不
悖改擬　孝肅太皇太后祀奉慈殿〻在奉先殿西
上初建以祀　孝穆太后至是令展其制中室奉
孝肅左奉　孝穆中外咸稱得禮云

迭史臣劉振曰情者一人之私礼者萬古之公況
宗廟関繫綱常至重豈容毫髮僭差善乎至哉〻孝
皇帝曰　先帝固重　祖宗之制尤重兩言可為千
萬世立后取法夫子孫崇德報功不顧瀆禮者亦罔
所不至乃帝卒不以鞠養之私而亂從祔之禮使
九廟神靈安焉不驚其孝不更大乎此〻孝宣之所
以名孝也已

貞惠景皇后

貞惠景皇后汪氏京師人初冊為郕王妃〻景帝践
祚立為皇后景泰三年五月以諫廢儲遂廢　后居
別宫而立皇子見濟母杭氏為皇后天順元年二月
復降　后為郕王妃併廢〻皇后杭氏先是　景帝
崩　上欲令妃殉李賢奏曰汪后雖立為后即遭幽
廢若令之殉情所不堪況兩幼女無依尤可矜憫
上惻然曰卿言良是一日　上曰汪妃既存不宜在
内欲移居舊府何如賢曰如此誠使但衣服用度不
可缺減　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減乎其原侍宮人
悉隨之還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

竟獲考終　景帝之欲立懷愍也妃執不可諫　帝
曰恐亂監國之孫　帝不從妃殊不悅及　英宗復
辟　憲宗在青宫意極感之曰當時事我固詳知嬸
娘信聖哲所以禮之甚恭而奉養極厚妃與　太皇
太后尤相得雖遷居外邸歲節亦時邀入叙家人禮
其郕主久在宫中　憲宗命選駙馬主堅不肯行言
當一生不嫁　上曰妹不肯嫁恐無結果乃旨下嫁
王氏初　英宗一日入内帑問太監劉桓曰記得有
一玉玲瓏繫腰今何在桓言　英帝取入今當在汪

妃所 上遣問妃〻曰無之又問對如初俄有閹手
上言妃之出所携甚夥 上命往檢取得銀二十萬
益妃出時 憲宗為護持令整一宮所有悉取自隨
故所蓄甚厚自是遂索然矣迨 英宗崩後妃言于
人曰帶實有之當時索之太急吾謂 景帝雖廢亦
書為天子七年一繫腰何不可消受必欲迫取耶
景帝天下尚遜而歸之何有於數片玉其時遽怒而
擊碎沉之井中耶正德元年十二月薨合葬金山諡
曰貞惠安和景皇后

識大錄

逸史臣劉振曰恐礙監國一語后之大賢足位中宮
也使帝早悟上以承終天位下不失兄弟叔侄之義
名分允而天倫篤矣奈何反緣此廢然后竟以廢全
天之報施孰能測其微也哉

孝貞純皇后

孝貞皇后王氏上元人 英皇帝為 憲宗育于宮
中者也天順八年秋七月冊立皇后悉於宮寺誤立
吳氏九月 上替吳氏退居別宮詔百官曰朕惟
皇后共承宗祀表正六宮母儀天下非德性醇淑禮

度閑習者不足以當之 先帝臨御之日為朕簡求
賢淑已定王氏育于別宮以待期太監牛玉擅朦朧奏
請將逐退吳氏於 母后前奏請立為皇后舉動輕
浮禮度粗率略無敬謹之意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初尚不謹何以克終望其共承宗祀表正六宮母
儀天下難矣今不得已請命 母后廢吳氏退居別
宮閑住牛玉與太監吳熹俱免死押發南京孝陵種
菜后父都督同知吳俊及子吳雄亦免死發山東登
州衛充軍十月更立王氏為皇后二十三年十月

識大錄

孝宗立尊為 皇太后弘治十八年八月 武宗尊
為 太皇太后正德十三年三月崩謚曰孝貞莊懿
恭靖仁慈欽天輔聖純皇后

孝穆皇后 萬貴妃附

孝穆皇后紀氏〻 孝宗生母也初有娠入昭德宮為
遂侍得幸 上遂萬貴妃知而恚之百方苦楚胎竟
不墮 上令託疾出居安樂堂以痞報后屬門官照
會後誕聖嗣兆少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餌哺之彌
月西宮廢后吳氏保抱惟謹孝貞皇后恩育如己出

不使貴妃知十一年五月上紀氏為淑妃徙居永壽
宮六月紀氏受貴妃觴遂有疾　上命太醫黄賜張
欽將院使方賢治中吳衡往治之貴妃請預賜黄福
保浮生見次日病少間不復全人診視十八日薨是
日天色皆赤一時傳言病卒之故紛紛不一益不能
無疑也贈謚曰恭恪莊僖淑妃輔臣商輅眷宋李賓
妃故事斂葬皆如禮二十三年八月　孝宗即位十
一月追上尊謚曰孝穆慈惠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
太后祔茂陵建奉慈殿宮中奉安神主一歲五享四
時薦新忌辰祭祀並如奉先殿之儀時將丞徐瑣疏
請究　皇妣薨逝之致以復不共戴天之仇當時診
視大醫院使方賢治中吳衡供宜遺治請拘萬氏戚
屬曾娃由入宮闈者充罰萬安劉吉皆與萬氏通好
恨甚私謂尹直曰我與萬氏久絕往來直慰之曰事
宜寬處太獄株連望　先帝之意安等喜曰是也乃
擬旨以為浮議遂已之惟訪求親屬在廣西者或云
皇妣本姓李入宮時誤報李為紀訪求數年不得福
后嘗自謂廣西賀縣人姓紀氏不能辨親族太監郭

鏞聞而識之　上在東宮時太監陸愷亦姓李自言
為　太后親兄鏞心知其偽弗發愷嘗北鎮守兩廣
太監顧恒訪其叔李福遂與兄以來愷境跡章父成
知其家無人乃冒承之得官田數頃府縣遂以戚畹
日之名其里曰迎恩有李父貴者與其弟祖旺謀于
田主鄧璋曰韋而冒李猶致富貴我真李氏不可乎
璋因與偽撰宗系圖上之府縣且許久成之偽會
上遣太監蔡用往訪求無所得畢老遂挈父貴兄
弟以對用遂與鎮守太監韋眷奏聞　上取至京改
姓紀氏名曰貴旺授官賜第并金帛庄田奴婢甚盛
及成化之至京争辯　上命郭鏞僧陸愷審驗乃母
為解令父成驗歸會一上命鏞祭紀氏先塋且焚
黄監生蒋瀕者扶僮人李友廣許父貴者許不勝撻
坐友廣戍　上命司礼監內閣府部會審不得其情
及遣科道往康之滑寔獄具　詔以父貴祖旺諭斬
慶安鏞本知其偽党比蔡用欺罔不言恨當誅姑斥
為小火者陸愷致起偽端法尤難宥但嘗有奉侍陸
寢勞勳發茂陵司香韋眷老疾免罪降少監閑住復

父貴竟滅亢論戊八月戶部會官上議 孝穆皇太
后宗親在昔兵燹之餘人民奔竄歲月悠遠往事已
無蹤跡求之恐愈久愈鑿況前日已誤今日豈容再
誤請做 高皇帝即宿州為 高后父徐王立廟事
例為 太后父母以從入李父貴等田八十畝為奉
祭之資 上曰太后早棄朕躬朕每念及此感然如
割初謂宗親尚可求訪故寧受百數有所不恤今鄉
等既謂歲久無從物色請加封立廟歲時致祭以仰
慰 聖母在天之靈是或一道矧 皇祖既有故事
朕心雖不忍又奚能違其悉准所擬
萬貴妃諸城人父貴為縣吏謫居霸州生妃四歲入
掖庭及笄侍 上青宮 上即位冊為貴妃遂專寵
皇后吳氏之廢實由於妃及 孝貞皇后正位中宮
每優容之妃警敏善迎合 上意六宮希得進御生
悼恭太子未期而薨自是不復娠凡佞幸如錢能覃
勤汪直梁方韋興輩皆假以貢獻買辦科斂民財擅
作威福美兵搆禍皆妃主之 孝穆皇太后以妃故
遷居西內數年而崩妃承恩居昭德宮父貴授都督
同知兄通授錦衣都指揮恩權陰赫朝士多附之成
化四年九月六科給事中魏元等言竊見今春以來
災異疊見近日彗星又見于東方光拂台垣人心憾
懼皆陰盛陽微之証也臣聞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
不得參貳傳聞 陛下於中宮或有參貳之者姚夔
嘗以為言 陛下謂內事朕自處置屏息傾聽將及
半年而昭德宮進膳不減中宮不增宮牆雖深而視
聽甚近袵席雖微而懸象甚著 陛下富有春秋而
東宮尚虛豈可以 宗廟社稷之大計一付於愛專
情一之所而不求子孫衆多以固國本安民心哉伏
願 祖宗傳體之重明伉儷之義嚴嫡庶之分使
陰陽各歸其分日月相並而明 宗社萬年之基將
在于此十三道御史康永韶等亦以為言 上曰所
言有理宮中事朕自處置二十三年三月慶成宴罷
上還宮忽報妃卒 上震悼輟朝七日葬天壽山西
南贈謚曰恭肅端慎榮靖皇貴妃皆異數也弘治初
言者譁譁不已欲追廢妃號籍其家賴 孝宗仁厚
置之不究

逆史臣刘振曰當萬貴妃專寵 孝穆別居幽室而
純皇后獨能優容靜拇中宮唯以暗護 東宮𠫊急
卒能該言不起宮闈㣲靜而 太子曰以得全可謂
柔順利貞矣語曰家有賢婦 國卽賴之信然

孝惠太皇太后

孝惠太后邵氏杭州人初為 純皇帝宸妃生 興
獻皇帝獻皇元子 世宗入繼大統嘉靖元年三月
尊為壽安皇太后十一月 太后崩楊廷和等議發
臨一日衰服十三日而除 文華西京不以詔天下
上不從命仍二十七日禮官奉請素服御西角門視
朝 上曰朕哀慕方切豈忍遽從所請遣司禮監太
監戴永詣安陸以 太后崩告 興獻帝又遣監丞
蕭洪告岐惠王雍靖王墳二王皆 太后出也上尊
謚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祐聖太皇太后葬金
山二年二月復迁祔葬茂陵十一月奉主於奉慈殿
逆史臣刘振曰自古帝皇受命為君追尊母后不過
隆其尊謚我 孝惠卒時已與十四妃同葬金山冢
乃以誕生 興獻之故 肅皇帝追慕不已改合茂
陵其崇先報本之志孝思又何極耶

孝康敬皇后

孝康敬皇后張氏興濟人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
孝宗立冊為 皇后不置妃嬪禮科給事中韓鼎以
儲嗣未立上言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嗣今
合是弗圖乃從建設齋醮將以徼福于神不已惑乎
不報 上平生無別幸與 后相得甚惟二親封爵
勢傾中外有奏其侵民業為庄田者命司禮太監蕭
敬刑部侍郎屠勳等勘之械二張家奴數人依律治
罪敬復命內庭適 上與 后方對膳 后聞甚怒
曰外官無狀猶可汝輩亦若是耶 上亦佯怒罵
后退呼敬曰適所言非我本意汝得無泄此語耶恐
外官聞之驚懼矣敬力辨未嘗聞於外 上猶不信
遣人各以白金五十兩賞二勘官且云偶與 后有
怒言特戲耳恐爾等驚怖以此壓驚 武宗立上后
尊號曰慈壽皇太后嘉靖元年三月加上尊號曰昭
聖慈壽皇太后 太后詰諭禮部為上選婚八月司
禮監官傳諭內閣以大婚禮取到女子赴宮簡選歟

從 壽安太后傳旨大學士楊廷和等再疏言其不
可云去年宣諭禮部舉行今春分遣司官選取皆係
聖母昭聖皇太后詔諭在廷之臣與天下之人皆知
之今日傳旨改從 壽安事不歸一禮不係正何以
昭示中外乃傳奉 昭聖懿旨行之三年二月 太
后聖旦先期傳旨免命婦朝賀翰林修撰舒芬言
昭聖皇太后聖誕乃 陛下受日承歡之會而諸命
婦朝賀則又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親者也遽免賀
恐疑人心乞別降綸音以彰慈孝 上以芬出位妄

言奪俸御史朱淛馬明衡亦以為言淛言 皇上孝
事兩宮如一今 興獻太后聖誕既已朝賀 昭聖
誕辰乃聞報罷禮數頓殊關係不小 昭聖手攜神
器親授 陛下母子之恩天日昭鑒今日之禮 母
后雖貳固辭 皇上尤宜肅請以明大孝明衡言暫
免朝賀在平時則可今當議禮紛更之時人心匈懼
之日忽聞報罷安得無疑使此旨出自 太后必有
因事拂抑之懷今昔存殁之感若出自 聖意則母
子至情有隆無已可以 聖母嘉節輟重禮哉 上

怒曰命婦免賀本奉 皇太后懿旨朕孝奉兩宮安
有間越職浮妄言各逮訊侍郎何孟春疏救不報御
史陳逅李本員外林惟聰言 陛下以宮闈之故罪
及言官本生正統之義又不能無所軒輊忠臣義士
將杜口結舌不敢復議天下事矣 上怒其煩瀆並
逮訊大理卿鄭岳申救不報三年四月復上尊號曰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十五年閏十二月再上徽號
曰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二十年八月崩諡曰
孝康靖肅莊慈哲懿翊天贊聖敬皇后合葬泰陵

逸史臣劉振曰自古外戚之盛莫如兩漢慘禍亦烈
至無噍類然為漢患者竟外戚也哉 高文兩
皇后不肯舒及親屬恐致覆敗識良遠式馬公不遇
追封中山本為熱甚其除官止都督而封拜進公賞
始延齡兄弟然卒一族覆一身於孰非昭聖寵之太
後有以召之也即有冊立 肅皇帝殊功終不能活
一同乳弟固法不可貸而悔亦晚矣嗚呼不可為富
外家一語兩 皇后為千古莫及也
孝靜毅皇后

孝靜毅皇后夏氏上元人正德元年八月冊為皇后
嘉靖元年上尊號曰莊肅皇后十四年正月崩禮官
以謚請　上命會議大學士張孚敬曰　莊肅皇后
與累朝事体不同其冊謚之文宜二字四字尚書夏
言曰本朝事例　列聖元后俱十二字恐二字四字
未稱大學士李時曰二字四字太少須得八字孚敬
曰禮官如何言曰請謚者禮官之職定謚者翰林之
事今衆議未協當請　上裁都御史王廷相曰以莊
肅作配　武宗今日之謚似宜一体吏部侍郎霍韜
曰謚者天下之公非天子自行之宜榆陳以請乃上
議言古人尚質謚法尚簡厥後梅吳之言甚文後世
帝后之謚始有不一其書者亦臣子尊崇之情生今
之世則當行今之禮我朝　列聖元后謚皆十二字
蓋大行盛名帝后號美甚以大尊禮宜與並今之武
宗而謚既與　列聖相同則　莊肅謚號似亦不宜
稍異且今日加謚祇以表行尊名其於服制有無名
分尊卑本不相涉　上曰事嫂如事母人道有此吾
非朕自尊　兩宮在上　昭聖皇太后有母道宜吾

會議議上宜且據謚法正用二字其他日再加徽號
以備前典　上曰用六字謚　孝靜莊惠安肅毅皇
后數既用半且陰六又合也十五年四月　上坐天
壽山行宮而諭夏言還用全謚庶合典禮九月御筆
定謚為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
逸史曰劉振曰　武皇帝樂游幸出獵興虔歲始而
皇莊繼而邊塞最後且南巡矣一十七年之間六宮
鎮靜不聞一事競擾非中宮母儀有主能若是哉故
讀　毅皇后尊謚靜之一字識者擬也

慈孝獻皇后

孝慈獻皇后蔣氏京師人成化末冊為　興王妃正
德二年八月生　世宗于藩邸十六年四月　世宗
入繼大統諭閣臣曰朕承　祖宗重位繼未敢顧私
恩然母妃遠在藩府朕心甚切思慕可勅遣官奉迎
并宮眷內外員役咸取來京於是遣司禮監太監秦
文等捧箋請安陸奉迎初　上在邸思離　聖母輒
涕泣故登極三日即有是命禮部奏請奉迎用王妃
儀仗　上命錦衣衛治　母后駕儀八月　聖母至

通州聞制儀曰安得以我子爲人之子步不肯今上
上疏泣啟 慈壽太后願避位恭奉一聖母歸藩辭
臣惶怖遂用 皇太后禮嘉靖元年三月上尊號曰
興國太后詔誥天下三年四月復上尊號曰本生母
章聖皇太后九年八月 太后撰自著女訓一卷首
冠以 睿宗御製序次以自序爲目凡十有二分刊
布以示中外 上親洒宸翰序之卷末既而復以
孝慈皇后傳 文皇后內訓欵同女訓頒布恩示
詣御製後跋 上曰朕惟懋儀大和古若況女子至
爲難教欲正其本當自宮中始凡宮行事宜會議以
聞禮部因奏言宮中事宜合令翰林院採諸書關女
教者撰爲詩必明白易曉內訓女訓宜撰成直解証
以 高皇后傳內事實令女官記誦每月 皇后舉
妃夫人詣 聖母前聽講一次於坤寧宮進講三次
仍令女官將二南之詩被之管絃以備宮中宴樂一
切俗樂悉行斥去而大學士桂萼亦因女訓一書上
推行之序行之宮中者三事曰明教之儀諸母之擇
子師之慎行之天下者三事曰女訓之學嫁娶之教

媒氏之正事下部議言宮中三事宜書御屏爲宮闈
先事之備其行之天下者宜令天下各崇陰教以致
女習不許朦瞽記誦淫詞蠱惑人心止將女訓等書
勸誘風俗婚姻一遵 祖訓嚴禁指腹結襟之弊
上親製序內有王后姜班之句張璁疑姜任字訛
上曰卿以姜爲太姜更作姜任取太任朕所用姜班
乃以周宣后姜氏及漢班婕妤也夫宣王以姜后脫
珥之賢克自勵稱中興主漢君欲與班婕妤同輦班
曰明君之側當有賢臣未聞同安務居一輦使主上
失德乃止夫此二人足以爲賢矣使今後世能學此
二人等而上之庶可求姜任之至也朕望於今后者
如此初未敢以太姜太任望之耳璁謝不及十五年
閏十二月加上尊號曰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
十七年十二月太后崩謚曰孝慈貞順仁敬誠一安
天誠聖獻皇后合葬顯陵
逸史臣劉振曰 后當太平日爲天子母猶無忘女
訓手集宮教之書足重闈範者刊賜中外且五日一
集宮妃 列后親爲解說勸戒蓋誠賢哉而興 臨

聖兩宮同尊身處危疑幾廿年慄恐不開善始善終
殆又常情所難也
孝潔肅皇后 繼后張氏附
孝潔皇后元城縣生員陳萬言之女也嘉靖元年九
月立爲皇后封萬言爲泰和伯七年十月 后有疾
萬言請乞客妻冀氏入宮視之 上以既示輔臣曰
朕惟外戚自古未有入宮某者假言視疾多窺伺朝
廷在彼爲得計在君爲墮計皇后作配朕躬良醫妙
藥豈無治病之具何謂不見親人不能瘥愈朕不敢

狥私縱外戚入宮益不如是恐無以範後世也及崩
謚曰悼靈禮部言 悼靈皇后正位中宮上佐宗祀
者七年禮宜祔享太廟但今九廟已備唐宋故事
后於太廟未有本室創別廟祀之禮喪服小記婦祔
於祖姑祖姑三人則祔於親者 孝惠太皇太后實
皇考獻皇帝生母 悼靈皇后至請祔奉慈殿 太
皇太后側制曰可十五年 孝惠神主遷於陵殿禮
官再言初擬奉遷 悼靈皇后於奉先殿旁室今殿
無旁室惟拜廟兩廡非奉安元后地且不足以容爲

祖惟殿畫西一室空虛清閟宜還奉歲時享祀或有
事祭告 列聖宜一體設饌但不啟匱不定祝稱斯
爲合禮制復報可九月改謚曰孝潔皇后從禮部尚
書夏言之請也隆慶元年上尊謚曰孝潔恭懿慈睿
安莊相天翊聖肅皇后
逸史且劉振曰 孝潔上佐宗祀者七載曾未得尊
謚祔享 太廟非禮官夏言懇請以悼靈於矢不
爲 聖代大典之缺哉故言所議諸禮此爲首功云
繼后張氏錦衣僉事張楫之女也嘉靖元年冊爲順

妃 悼靈皇后崩 上與大學士張璁議冊立中宮
事璁以天子有后所以共承宗廟不宜久虛 上曰
君子所配必求淑女而君長之亂尤宜慎擇前者劫
婚之期皆是宮中父悉之婦所尊主日夜言之 聖
母聖母未之察耳今復與此事則不如不繼朕所愛
者德與賢耳非有偏寵尚色之私也七年十一月立
妃爲皇后九年三月 后親蠶于北郊張璁纂古者
天子立后並建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
一御女所以廣儲嗣也 中宮正位有年前星未耀

嗣續未蕃臣顧 皇上當此春秋鼎盛之年廣為儲嗣兆祥之計宜勅禮部舉慎選之典惟貞淑之求以充妃嬪以備侍御 上曰朕大婚將十年元配久失承嗣久虛深用憂惧無歷 聖母之念禮部速擬應行事宜以聞禮部覆請遣官 上曰朕思此舉專為廣嗣續止遣司屬官四員以往勿得因而搔擾百姓以稱朕為宗嗣至意內官不必遣因命員外李瑜主事屠應埈等分往南北直隸河南山東選取淑女一千二百五十八人復命諸行欽天監擇日送赴諸王館命司禮監武皇親夫人二三人先行選擇然後引見 聖母得旨令禮部選送赴館俟內夫人女官選畢引詣 聖母前擇用著為令錦衣衛百戶費洪亦以 皇嗣未生請於京城內外慎選賢淑以備九嬪禮部請遣官於南北直隸河南山東廣求之 上曰朕選淑女本為廣嗣誠恐遣官四出重擾百姓又恐不識者謂朕好色事如洪奏十三年正月 上廢后退居別宮立方德嬪為皇后十五年閏十二月崩改曰繼后葬金山

識大錄

逸史臣劉振曰 肅皇帝不受偏寵無尚色之私慎選淑女而立 后乃后立十餘年而終廢君子之配抑何不易得耶雖探孔畫南北卒未有承寵之人不事色荒也明矣則廣嗣續一語真帝里正大不欺之心哉

孝烈方皇后

孝烈皇后方氏江寧人嘉靖九年十一月選入掖庭為德嬪繼后張氏廢冊妃為皇后二十一年十月 上幸曹端妃宮妃宮婢楊金英等共謀伺 上寢熟以組絟 上預用欽股剝其裳組誤為死結監宮張金蓮知事不就亟走白 后后中夜闖變忠話馳至解楨組 上得蘇不能語 后命太監張佐高忠捕訊之言金英與楊玉香等九人親行弒逆寧嬪王氏首謀端妃曹氏時雖不與然始亦有謀其間諸者金蓮等五人詔不分首從悉磔於市仍剉屍梟示并收其族屬給付功臣家奴財產籍入官時事起倉卒曹妃實不知 上後憫其冤諸婢逆謀已久 聖躬幾危賴天之靈逆謀不成當時群臣震惶次日午始

知　上體康豫乃以討定宮变勑諭中外二十六年
十一月　后崩　上即日發喪諭禮部曰　皇后比
救朕危奉天濟難奠同洪春相朕始終不意遘逝痛
切朕情其以元后禮葬謚曰孝烈皇后葬永陵二十
七年六月山陵畢禮部即具疏請立皇后　上報曰
卿等以后共承天地宗廟育理萬民不可一日虛故
為是請念己立太子仰承　天佑亦既有年[illegible]務烈
崩朕即諭輔臣嵩毋復請亦已再示卿等[illegible]帝室
有以梁武宋徽比朕者朕思欲退閒后不復更立部
臣費寀等復上疏曰　皇后居体承乾贊成內治儀
塗蘭殿豈宜久虛雖家再示不允臣等狗為[illegible]實
切懸懇　上報曰覽卿等對足見忠誠懇切朕已其
悲后未可立宜承朕命十一月議祔后于太廟尊從
隆慶元年追上尊謚曰孝烈端順敏惠恭誠贊天開
聖皇后
逸史臣劉振曰　世廟立后凡三而竟遘病切者惟
孝烈一人　孝潔繼后身主蘭宮皆約器十年許
大行之日不能興　上一感　后獨始終膺眷非貞
淑之性誠有以符慎選之心豈能致　上終不再立
耶至曳裾解組脫　上於惟尤有殊績宜　上之讓
諭禮官歆祔　廟祀而惟其寢議也
孝恪皇后
后姓杜氏初冊為康妃　穆宗皇帝生母也薨於嘉
靖三十三年正月謚曰榮淑　穆宗立隆慶元年始
追尊為孝恪皇太后封其弟杜繼宗為慶都伯祿一
千石屢加百石遷葬永陵
逸史臣劉振曰嗚呼人主不幸而早泉失依風木之
悲孝思何極覩　穆皇帝封繼宗屢加厚祿豈非卿
報無自姑榮　母族聊寄其雖則之心耶
仁聖莊皇后
仁聖莊皇后陳氏通州人　上初為裕王嘉靖三十
七年九月冊為繼妃　穆宗即位礼部言自昔天子
禮元御極必先首立皇后以正內治我朝　列聖皆
於登極之初即舉冊立中宮大典今　皇上嗣登寶
祚百度咸貞冊立巨醉所宜亟舉敬惟　皇配出自
名宗天祚之合既受封章於潛邸宜崇位號於中宮

二月乃冊妃爲皇后 三年正月 后有疾遷居別宮
言官以爲言各疏乞正位中宮以端治本 上曰后
侍朕久無子多病移宮別處以暢意耳外官不知內
庭故凌言聊言官浸言 皇后乃 先帝遴擇以遺
陛下有關雎之德樛木之賢脫簪待巷之規使 聖
后抑鬱成疾已爲不可乃云別宮暢意寧有夫婦暌
違而意暢者乎 上曰待疾愈即還宮無多言 上
不豫召閣臣受顧命 后侍 上側聽宣 神宗即
位上后尊號曰仁聖皇太后五年正月 上奉 后

慈旨以全歲大辜暫免行刑輔臣張居正諫曰明皇
奉若天道刑賞予奪皆奉天以行書曰天討有罪五
刑五用哉究憤不泄戾氣不消今 聖母獨見犯罪
者身被刑戮之可憫不知彼所戕害者含冤於幽冥
之中不爲之一洩則怨氣不散或蒸爲妖沴縱使今
歲不決將來亦無生理與其暗斃牢獄而人不知何
如懲奸而伸法乎 后乃命 上已之八年三月居
正除服見 上、使中貴引見 太后后慰諭加禮
十二年 上奉 后閱山陵 年 崩葬 陵

謚
逸史臣劉振曰 穆廟捐棄臣民既早 神宗以沖
齡嗣位主少國疑自古稱危非 后能識張居正之
才力足以輔翼而專任之不爲浮言所間其又何以
成萬曆初政耶則 后之有功社稷不既多乎然徹
顯皇帝聰明神孝絲奉 慈旨即嘉謨嘉猷且格不
入矣克襄治理哉
孝定皇后
孝定皇太后李氏冀城人嘉靖二十五年春 后父

偉夜夢空中雲五色承輦旌幢鼓吹導引直達寢所
驚寤倉皇攬衣起猶隱隱若車騎紛綸狀鄰舍多與
聞者不解何祥其冬十一月 后生里中異香彌旬
不散司候言后星見燕分直帝城東南其地女家多
喜自負者庚戌秋虜闖近郊畿輔戒嚴偉始挈家入
京居數歲 后被選侍 穆宗于裕邸誕 神宗
穆宗即位冊立爲賢妃 神宗立居輔臣面諭欲加
太后徽號二字閣臣張居正議尊號上曰慈聖皇太
后 太后內教極嚴 上或宮中不讀書即召使長

跽而數之當視朝日五更至寢所呼曰　帝起即呼
左右掖坐亟取水為　上沃面挈之登車以出六年
舉大婚　太后諭　帝曰尔婚礼將成我當還本宮
凡尔動靜食息俱不得如前時聞見教訓為此憂思
尔一身為天地神人主所係不輕務要萬分涵養節
飲食慎起居依從老成人諫勸不可溺愛衽席任用
匪人以貽我憂切便可以祈天永命雖處尊大孝不
過如此尔敬承之勿違七年六月　上在城西燕飲
有慈寧內使二人在旁　上使歌新聲二人辭以不
能　上醉怒取劍將擊之諸閣乞止猶割其髮翌日
太后大怒遣人傳語閣臣居正其狀力諫且草罪己
御札呈覽發行而召　上跪責之曰天下大器豈獨
尔可承耶八年三月居正乞休疏再上　上慰留懇
切最後手書　太后口諭曰張先生親受　先帝付
托豈忍言去俟輔尔至三十而後商處先生無異啓
念居正服除　上召見于平臺使中貴張宏引見
兩宮　太后於宮門　太后各慰諭加禮時招元輔
社稷重臣受　先帝顧命翊成治理加太傅十三年

六月慈寧宮成八月　太后還御新宮十七年　上
玉体違和　太后禱之立奏康寧　太后尊石六衮
適會　皇孫誕生　上率群臣上徽號曰恩聖宣文
明肅皇太后詔告天下覃恩中外四十一年　太后
失豫　上日夜恭侍藥餌復夜禱穹蒼願以身代四
十二年二月崩遺詔寬釋楚宗人幽禁赦輕犯免災
傷地方錢糧傳之四海臣民莫不悲感六月十五日
葬　陵謚曰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太后
逸史臣劉振曰甚矣哉宮教之善未有若我　孝定
皇后之嚴肯方　神宗登天之日甫八齡蒙養未
定設后矜以姑惜不責令努學外視講幄之臣時資
啓沃以成　聖德焉能奉若　慈母之訓敬禮江陵
克衷盛治耶語曰王化起閨房不益信哉
孝端顯皇后
孝端顯皇后王氏餘姚人萬曆六年三月冊立為中
宮　后性沉靜有容質處內治四十餘年仁致孝慈
始終一德芳聲令範中外芳聞四十八年四月崩
上親擬謚為孝端皇后

逸史曰劉振曰 顯皇后與 帝同生神器最久相
得亦最久雖鄭貴妃極承 上寵而侍 后之禮及
光勿替至頌訃之際劉禮官發揚 后德親定其謚
可謂敦夫婦之倫矣然非 后果賢明有以發上至
性奚能死而徧篤耶。

孝靖皇后 鄭妃

孝靖皇后王氏初入宮為才人萬曆十年誕生 光
宗三十三年 皇元孫生冊為貴妃三十九年十一
月薨發引無期禮官屢請擇地未得乞閣部因言李

貴妃墳地原有九穴可以拔舉於是次年六月舉行
之 光宗即位追尊為孝靖皇太后
逸史曰劉振曰本朝以才人產儲貳生不及覩翁黄
袍而追尊廟祀者 孝穆 孝恪併 后為三然行
狀槩不見於實錄在野之人何緣述其生平惟有心
誦 聖德默景神靈而已

鄭貴妃襄陽人萬曆七年選入為妃恩寵獨厚弟國
泰授都督妃聰明敏捷善承 上意寵侍 上見
上覽飢民圖說因問云此是何圖畫斯凡人又有食

樹皮及赴水者 上曰此乃給事楊東明所進飢民
圖欲朕知民飢荒速行蠲賑耳妃聞鄉奏曰願自出
累年所賜用外之積以救飢民未審當否 上喜甚
即命遣官往極之妃生福王為 上第二子 上最
憐之時旅 上前會嘴甚妃亦泣下曰兒生也晚者
向 上啼矣益 上頌之因與妃密約妃即叩頭謝
上乃取條命書數字與之妃盛以金盒安奉神座前
事雖閟外庭群臣亦有聞者于是冊王之興紛紛以
早建元良為請、抵 皇長子前後削籍廷杖者

不下數十人爭至十餘年東宮乃定然福王猶不以
時之國於是朝野貌疑浮議漸起而四十一年六月
武臣王日乾訐奏奸人孔學以咒太子之說起矣語
多涉妃 上怒甚閣臣葉向高客奏勸 上宜靜處
之當速定福王之國四十三年又有張差突入東宮
語復涉妃滿朝喧譁頓 光宗處之恬然 陛諭解
諭不為窮治其事乃寢四十八年 神宗賓天遺言
欲冊妃為皇后禮官查考本朝無例不草詔數日
內批復命具儀閣臣跪諫不報皇妃鄭養性請收皇

貴妃封后咸命久之乃允　光宗以不豫外庭傳言
鄭皇親以貴妃命進女婢數人　光宗強留其一御
之得疾給事楊漣參寃貴妃崇封皇后之命崇禎
年覺葬天壽山
逸史臣劉振曰讀妃傳益見　貞皇帝神孝爲千古
莫及當冊立久遲後復有妖書張差事類　帝深識
遠度不驚不疑以息衆舊究我父子始不致傷　神
廟之慈設窮詰一及事連宮闈嫌怨既啟搆且未悉
測料也當日　帝諭諸臣曰無使我爲不孝子　帝
孝已不可量而承運之際猶急急遵遺命尊妃皇后
固讓而後已嗚呼非神孝能乎哉

識大錄

古宣逸史臣劉　振伏述

列傳二

儲宮列傳序

漢儒賈誼稱天下之本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
諭教選左右教傅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
下定矣有味乎其言之也古有胎教之道后娠七月
就宴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
聲音非禮樂則太師稱不習滋味不正宰人荷斗而
不敢旨調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使士
員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以胎教之道其謹始
也若斯十歲就外傅設三公訓迪而保護之又博選
多聞孝弟忠良之士旦夕與居使之日陳正道日講
正言日行正事其前後左右侍御僕從必擇小心端
恪之人如此則蒙養之功引入作聖之路國本可端
宜君宜王億萬年有道之長端在是也詩曰貽厥孫
謀以燕翼子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蓋言本也可

不慎哉我 太祖甫立 皇太子甎建大本堂居之
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 太子親王分
番夜直擢才俊之士悉充伴讀時々賜宴賦詩濩著
儲君昭鑒錄俾日進講 成祖少克廣其書益以
太祖之謨訓名文華寶鑑授 皇太子曰修己治人
之要盡矣若其勉之 宣宗爲帝訓凡二十五篇始
君德而終藥餌防杜尤備 憲宗滲爲文華大訓四
卷首自進學迄於厚倫義方之訓卓越千古既有士
卿大夫之爲師保又有詩書札樂之爲薰陶是以
稼穡之艱難閭閻之疾苦祁寒暑雨之怨咨制作法
度之尺寸以及治亂興亡於何分君子小人於何辨
莫不瞭然故當青宮受賊之日已卜其首出之際
聖政有爲且建置主嫡以長前星始曜倫叙甫分而
國本即定截然不可淩替以預消夫側嬖窺覦之念
姦宄睥睨之情使望夷之禍已杜湖陰之謀不開房
陵之位有終而永貞之治無損又何患乎定策國老
門生天子天位予奪於左貂人主食息於中涓也哉
因取 列聖遺謨而作儲宮列傳焉

懿文太子

懿文太子諱標 太祖元子也母 高皇后元至元
乙未九月生於太平陳迪家 帝爲吳王立爲王世
子從宋濂受經吳元年々十三矣 帝遣世子及弟
樉謁臨濠墓諭曰世稱商高宗周成王爲守成令主
高宗舊勞於外成王早聞無逸之訓皆知小民疾苦
故其在位勤儉不敢驕逸兒生長富貴習於宴安今
出游々郡縣遊覽山川經歷田野因道途險易以知
鞍馬勤勞觀小民生業以知衣食艱難察民情好惡
以知風俗美惡即祖宗所居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
江時々識之於心以知吾創業不易乃命中書省擇
官輔行凡所過郡邑城隍山川之神皆祭以少牢過
太平訪迪家賜白金五十金至泗濠以 帝意告祭
祖考妣及 帝兄姊墓是冬從 帝觀郊壇 世子
從行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
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勤四體務五穀身不
離畎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
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

糯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
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
至于飢寒方盡為君之道若復加之橫斂財民不勝
其苦矣又指道旁荊楚曰古用以為扑刑以其能去
風雖傷不死古人用心仁厚如此兒念之洪武元年
正月立為　皇太子帶刀舍人周宗上書乞教太子
帝嘉納之會中書省都督府做元制請以太子為中
書令　帝弗許曰元氏夷人事不師古胡可取法且
太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當尊禮師傅講習經
傳博古通今識達机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啟聞何
必為中書令因取東宮官制觀之謂詹同等曰朕今
立東宮官取廷臣勲德老成者兼其職老成旧人動
有典則若新進之賢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
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滑賢人各盡厥故連
抱之材必以授太匠萬金之鋅不以付拙工同對曰
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實深遠矣遂命左丞相善長右
丞相達中書平章錄軍國重事遇春兼太子少師少
傳少保右都督馮宗異兼右詹事中書平章政事胡

識大錄

廷瑞廖永忠李伯昇兼同知詹事院事中書左右丞
趙庸王溥兼副詹事中書參政楊憲傅瓛兼詹事丞
同知大都督康茂才張興祖兼左右率府使大都督
府副使顧時孫興祖兼同知左右率府事僉大都督
府事吳禎耿炳文兼左右率府副使御史大夫愈和
兼諭德御史中丞基溢兼贊善大夫治書侍御史文
原吉范顯祖兼太子賓客諭之曰朕東宮不別設府
僚而以卿等兼領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
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啟聞太子或聽
斷不明与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隙
易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輔成太子德性且
選名儒為之賓客昔周公教成王克詰戎兵召公教
康王張皇六師以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
生長富貴泥於安逸不諳軍旅一有緩急罔知所措
二公所言不可忘也又命選國子生國琦王璞張傑
等十餘人侍讀書禁中琦等入對謹身殿姿狀明秀
應對詳雅　帝喜因謂殿中侍御史安慶儒士郭渊
友等曰吾觀諸生于文藝素習矣然与太子處當端

其心術養其德性庶不流於浮靡太子之德亦當有
助因厚賜之未幾以梁貞王儀爲太子賓客秦鏞盧
德明張昌爲太子諭德諭之曰範金琢玉所以成器
尊師重傅所以成德朕命卿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
德性使進於高明然後於帝王之道禮樂之教及往
古成敗之迹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闢讜
言使無非僻之干積久以化他日爲政自然合道卿
等勉之既而復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四
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　帝時臨幸劘確古

今評論文章無虛日十一月　帝宴東宮官及儒士
命諸儒作鍾山龍蟠賦自作時雪賦因置酒極歡各
賜冠服命其師賓客諭德朝賀東宮　帝御文樓〃
太子侍側因問近與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曰昨講
漢書七國叛漢事遂問此曲直孰在對曰曲在七國
帝曰此講官一偏之說且言景帝爲太子時嘗投博
局殺吳王世子以激其怨及爲帝又聽晁錯之說輕
意黜削諸侯土地七國之變實由于此若爲諸子講
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爲國家藩輔

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
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以盡君臣之義矣
二年秋　太子侍　帝上戒曰自古帝王以天下爲
憂者惟創業之君中興之主及守成賢君能之若夫
庸主則不然不以天下爲憂反以天下爲樂馴至國
亡覆宗皆自此始蓋帝王創業之初祗承明命不敢
荒寧又必頻履憂患而後得之其得之也難故其憂
之也深若守成繼體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
之心爲心乃能永受天命苟生怠忽危亡必至可不

畏哉三年　帝命東宮及王府官編輯經史古人行
事可爲鑒戒者訓諭　太子諸王頃謂劉基曰朕觀
古聖賢之君世雖平治不忘修省誠以富貴易至于
驕奢驕奢必至於荒縱未有荒縱而無顛覆者故嘗
戒太子諸王以爲士不能正身修德則殃及身家爲
士且然況於爲君爲王者乎基頓首對曰陛下此言
萬世之福也又謂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
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之子所係惟一家之盛衰天子
之子係天下之安危者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

家取敗止於家身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被其殃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可不懼哉可不戒哉礼部尚書陶凱請專任東宮官屬罷兼領之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　帝曰古者官不必備惟其賢朕以廷臣兼東宮官者非不欲專任責成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離間骨肉其禍非細漢江充之事可鑑也朕今立法令廷臣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体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也

四年春製大本堂玉記以賜　太子又諭　太子曰人君統理天下人情物理必能周知然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于今日凡治軍旅理民事罔不盡心尚慮處分未當又念古賢君為治必廣視聽故一言而善吾即行之有不善吾雖弗行猶思繹至再果不可施然後置之夫慮事貴明處事貴斷庶幾不眩況汝生長宮掖未涉世故若局於見聞則視聽不廣且目雖能視所見不踰于園耳雖能聽所聞不越于庭而欲以區〻知識決天下之務能一一咸當難矣汝

宜親賢樂善以廣聰明逆己之言必求其善順己之言必審其非如此則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治矣汝其敬之毋忘朕訓七年冬十一月

太子詣大本堂召東宮贊讀及諸王府伴讀諭之曰爾等離父母去墳墓者三年于茲冬氣向深草木搖落寧不惻然動懷土之情乎吾已為爾請于　帝宜各旋歸〻即遣至毋久淹也仍命左右給內府錢以為道費宋濂以疾告歸太子贈之白金文綺濂奉書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毋怠惰毋驕縱修進德業以副天下之望　帝覽書大悅詔　太子語以書意且賜書答之濂以文綺侑書八年冬十月命太子講武中都十年六月令政事先啟　太子處分然後奏聞因諭之曰人君治天下一日萬幾自古創業之君歷涉勤勞達人情周物故處事咸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昔練達鮮有不繆故特命爾日臨羣臣聽斷諸司啟事以練習國政惟仁不失於疎暴惟明不惑于邪佞惟勤不溺于安逸惟斷不牽於文法凡此皆心為權度苟無權度必至失當凡人難

有明敏之資自非歷練諳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知
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凡聽
斷萬機猶懼失當汝自上天世我之意戴星而朝夜
分而寢爾所親見爾能體而行之天下之福吾無憂
矣十二年三月戊辰朔　帝御華蓋殿　皇太子侍
帝問曰比日講習何書對曰昨看書至商周之際
帝曰看書亦知古人為君之道否因諭之曰君道以
事天愛民為重其本在敬耳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
于天下係于民心敬以將之而後所行無不善也蓋

善天必鑒之不善天亦鑒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
行不謹四海惟殃言行如此可不敬乎汝其識之一
日　帝讀大學衍義曰朕觀大學衍義甚有益於治
道每披閱便有警省因令儒臣日與太子諸王講說
曰使鑑古驗今窮其消長大抵其書先經後史要領
分明使人觀之易悟真有國之龜鑑也二十二年置
詹事院　帝諭吏部侍郎侯庸曰輔導太子必得忠
正賢良之士以兵部尚書唐鐸兼詹事二十四年八
月勑太子巡撫陝西　帝意欲都陝西遣　太子相

宅也既行使諭曰爾自幼至長未嘗遠出今命爾巡
行陝西方渡江天道赫然有變雷起東南爾征西北
以造化言之雷天威也爾前行雷後從威震之兆也
然一旬之間久陰不雨占法主陰謀事爾宜慎舉動
節飲食嚴宿衛親君子遠小人務在存心養性施仁
布惠以回天意需之嘉兆未可恃也爾其慎之比還
獻陝西圖遂病病中上言經畧建都事二十五年四
月丙子卒　帝慟哭命禮官議喪禮戊寅　帝御東
角門召諭廷臣曰吾老矣　太子不幸命也大哭而

退既公除　帝不忍禮官請之始鳴鐘鼓朝京耆老
上香慟哭　帝亦哭諭曰爾念太子意良厚頃農事
方殷諸父老善勤生亟歸勿失時諸未至者諭朕此
意八月庚申葬孝陵東謚曰懿文太子天性孝友
仁慈孝謹動遵禮法動敬篤學敬禮師儒周知民隱
故　太祖愛之每隨事訓諭敦誡諄切太子尤能恪
遵在東宮二十五年分理庶政裨贊弘多天下陰受
其賜及薨　帝哀悼不已是年九月冊立嫡孫文炆
為　皇太孫子五長曰雄英先卒追封虞王仲子即

皇太孫次吳王允熥次衡王允熞次徐王允熙　皇
太孫即位追尊孝康皇帝廟號興宗靖難後復稱懿
文皇太子

建文君太子

太子文奎洪武二十九年十月甲寅晦生　帝曰十
月晦月日皆終不悅命內庭勿賀三十一年建文君
即位立為皇太子靖難兵入京太子年七歲矣莫知
所終

懷獻太子

懷獻太子見濟　景帝元子也景泰三年四月　上
欲易太子恐大臣不順各賜黃金五十金白金倍之
尚書陳循等感恩咸以太子為可易時思明土知府
黃𤥭老子鈞襲官𤥭庶兄玹守備潯州欲殺鈞而奪
知府與其子矯軍門令徵兵思明使糾諸心腹驍悍
數千人去府城三十里結寨夜馳破府城滅𤥭家丈
解𤥭父子納甕中瘞後園即引衆還寨明日報至玹
子倖不知驚哭仆地走思明發喪尋𤥭父子屍不得
又慟哭仆地揮淚遣人告玹急捕賊復此家門大讎

方玹子殺𤥭時𤥭有僕福童見玹子弁識其左右潛
脫走諸憲司訴玹殺𤥭父子狀郡中人亦皆知賊固
玹父子也巡撫廣西侍郎李棠左副總兵武毅疏聞
於朝玹大懼謀於侍郎江淵、教玹上疏請發太子
立見濟為太子玹乃上疏曰　太祖百戰艱難取天
下期傳之萬世往年　上皇輕身禦虜文武將吏十
喪八九駕陷虜廷冦至都門幾喪社稷不有　皇上
臣民何歸今且踰二年　皇儲未建臣惟人心易搖
多言難定爭奪一萌禍亂不息　皇上即循遜讓之
美復全天敘之倫恐事机叵測反覆靡常語曰天與
不取反受其咎近日仰天觀象上星逆行入太微垣
與諸災變皆可畏懼願早留意萬一渭翼長養勢權
轉移委愛子於他人寄空名於大寶階除之下變為
冦讎肘腋之間自相殘戮此時悔之晚矣乞與親信
文武大臣密定大計以一中外之心絕覬覦之望疏
入　景帝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會議
即命釋玹罪陞為都督己酉礼部尚書胡濙集文武
群臣廷議衆相顧莫敢發遲疑久之司礼太監興安

僊聲曰此事不可已耶以爲不可者勿署名無淂首
鼠持两端於是寧陽侯陳懋武清侯石亨尚書陳循
于謙都御史王文侍郎江淵等遂承　上意疊奏群
臣皆唯〻從之惟給事中李侃對衆流涕都給事林
聰御史朱英雖言不可亦不敢爭又署名尚書王直
有难色循持筆淡瓻以奉直直乃署之議曰父有天
下必傳於子　陛下膺天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
宜歸聖子黄竑奏是制曰可朕上請　聖母皇太后
太后言予老矣〻心既如此不可拂朕敬承慈命礼
部具儀擇日以聞即日簡置東宮官以懋亨淡直兼
太子太師与議群臣俱進兼太子保傅賓客詹事講
讀司經并官有差凡東宮公孤皆支二俸五月甲午
立見濟爲皇太子癈皇后汪氏立太子母杭妃爲皇
后詔曰天祐下民作之君寔遺安于四海父有天下
傳之子斯本固于萬年大赦天下先一日陳儀仗奉
天門有男子執赤挺直入拏香亭奮呼曰先打東方
甲乙木諸内使急縛男子詔付錦衣獄夜死乙未以
東宮令大賞文武官吏軍士丙申礼部言太子冲年

識大録

百官朝朔望丁未命柳溥于謙持節更封　英宗太
子爲沂王癸丑以立太子故賞諸親王公主乙卯賞
邊鎮文武内外群臣又加賞内閣陳循高穀學士江
淵王一寧蕭鎡商輅各黄金五十金王直受賜而歸
扣案頓足太息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𡿨賈耶吾輩
愧死矣累疏求退武毅以事降黜李棠致仕四年二
月乙未太子冠十一月御史張鵬請簡東宮師傅講
讀官　上命胡淡商輅并更番侍班彭時劉吉等專
領講讀王謙趙昂更日侍書越四日太子薨謚曰懷
献葬西山天順元年降稱懷献世子
悼恭太子
悼恭太子諱祐極　憲宗次子母曰萬貴妃成化七
年十一月己酉立爲　皇太子十二月上旬彗星見
東方十一年五月薨太子兄皇長子成化五年四月
誕賢妃栢氏所出也未名而殤不加贈
哀冲太子
哀冲太子諱載基　世宗元子也母曰閻貴妃嘉靖
十二年八月生九月　帝召礼部考　皇子廟見命

名諸儀因諭曰　皇子命名本朝皆有勅諭夫方未
一歲尚不知事而賜之勅是虛文也舊令向後識之
得以領名思義不如俟知事後教之又礼曰父命之
名朕又思之必當告於　祖考然後可以命子礼部
尚書夏言奏臣等訪以累朝故事及礼記欽有司記
有成二語爲命名之詞今反覆内則篇二月之末擇
日剪髮以下二節乃知欽有師爲夫對妻之語令教
教子循善道也記有成爲妻對夫之語謂記識夫言
訓子成德也原非命子之詞臣謹遵議擬命名之日

做古人見子之儀特發一二天語而賜之名不用降
勅至名告于　祖考而後命子亦宜刱制以爲一代
典礼垂法萬世俟　皇太子出閣然後降勅斯古人
所以爲教也　帝悅從之令具儀擇日以進遂名曰
載基十月皇子甍追贈哀冲太子

莊敬太子

莊敬太子諱載壡　世宗次子也母王貴妃嘉靖十
五年十一月夢神人呈冠羽服捧一嬰兒授之遂生
太子明年大學士夏言礼部尚書嚴嵩等咸上書請

册立東宮　帝以爲嬰弱未之許御史余光上言
祖宗設詹事春坊府司經局等官皆爲輔導東宮也
請擇博選鴻儒充師保賓客之任以裨爲學從之十
八年二月淇子朔昧爽　帝躬詣南郊祭告皇天上
帝旋詣　太廟告　皇祖遣大臣分告北郊　列聖
及　睿宗廟　太帝社稷朝日夕月并壇出御奉天
殿命武定侯郭勛大學士夏言持節册立爲皇太子
是日申日下有五色雲見　帝欲清靜修玄遂命太
子監國務夏言傳之胏太子年甫四歲群臣惶惧固

争　帝弗聽秋七月南禮部尚書霍韜吏部郎中鄒
守益共爲聖功圖一册上之謂　皇太子幼未出閣
未可以文辭陳說也惟月閲見正事可爲養正之助
乃繪圖十三事一曰文王爲世子問安二曰視膳爾
皇太子大孝師文王也三曰文王世子齒胄爾共有
古聖王謙德也四曰漢桓榮授經見東漢猶存古風
也五曰神堯茅茨土階六曰大禹菲飲食惡衣服爾
皇太子崇儉也七曰大禹卑宮室力溝洫八曰周王
稼穡艱難爾　皇太子當身勤民黙契古帝王心法

也九曰周宣后妃蚕織頌　皇太子知稼穡之稚滑
十曰宮中隙地種蔬知我　聖祖之同符先禹也十
一曰西苑稼耕十二曰西苑蚕桑頌　皇太子家法
即成周家法是關雎麟趾之風也十三曰商高宗訪
道頌　皇太子知聖學也　帝閲圖冊中語多涉訪
訕無人臣礼下礼部參奏礼部言韜蒂資性多僻議
論好高徒知陳善納諌之為敬而不知迹類謗訕之
為非奏入詔宥韜蒂罪冊疏報寢十九年冬左贊善
羅洪先右司諌唐順之校書趙時春各疏請來歲當

天下朝覲之期元日奉天殿朝賀礼成請　皇太子
出御文華殿受朝賀　帝曰朕入繼大統重二十載
間敢不致因南方生長累受素弱近忽遘疾不能動
履至今肺氣未復夫豈可不自愛以遂生育元旦未
克御殿爾內外百司各宜盡心贊主分理天工竭誠
秉公愛民佐國協曰君上放逸我於下故朕果汝逸
以貲進銳退速之才朕豈還爾且朕方疾後而欲觿
貳臨朝是必君父不能起也洪先等狂悖浮躁不道
俱黜為民二十四年　帝以太子重冠當出閣講學

命礼部尚書費寀献其礼寀呈　祖宗舊典以聞既
允行矣而復以議節繁多東宮未易習乃上言臣倣
周制文王年十二而冠成王十五而冠大明集礼泰
用文成冠礼近則十二遠則十五在今日　東宮加
冠似為太早已將冠暫勒停止先以童服出就講讀
則事為有序而礼不難行　帝不懌以寀不言予制
下之時而肆沮于既命之後必受人指使或測知
禁中事將生謗讟故有暫輟之請且以建辰陰晦主
臣下有陰謀之象遂切責寀奪其罪詔削議內贖之

儀命司礼監選端謹知書內侍恭伴讀書習字藝演
礼儀俟礼儀閑習然後出閣太學士嚴嵩因言　東
宮時已十歲今冠讀之諭一出中外欣傳合無是日
精綴冠礼或以童服出就儒臣時習講讀　帝以冠
乃成人礼首太子繼體承命之重必典礼具備方可
行由是出閣之議遂寢御史周冕上疏曰天下之本
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豫諭教與選左右左右正則
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陛下以天縱之聖養
潛藩即人倫物理罔不周知尤加意於二帝三王之

學遊志時敏未遑暇務今　皇太子生長春宮不行
問安視膳之礼明事親之孝時其諭之不得接士大
夫於左右則館下之礼時其啟之不得覩稼穡之艱
难安知有無逸之訓不得見閭閻之疾苦安知有愛
養之仁故蒙以養正在今日所不容緩者伏望聖明
發定　皇太子出閣之儀舉二王冠讀之礼其左右
前後侍御僕從又必精選端人正士使之日與居處
庶輔尊得人大本豫正為宗社無疆之休疏入　帝
怒以典礼自上出非外事可得建白見輕忌奏瀆謫

為雲南通海典史三十八年三月、帝以太子年浸
長當出閣請書命先行冠礼越二日晨與俄疾作遺
醫胗之不治忽北向拜曰兒去矣正坐而薨年十有
四歲謚曰莊敬太子生而靈異不喜華麗小心齋慎
帝奇其不凡及薨痛悼殊甚閣部督府及侍從諸臣
各上疏奉慰秉之真人陶仲文亦具疏慰　帝獨批
荅曰覽卿奏慰朕淺淺何言昇從卿勸豈便有與太
子非常人不識耳然厚悅呂時中輩誹謗朕躬一曰
久不教悔我爭一曰輔臣不可諛悅皆謂朕既不早

朝又不教習太子朕受天明命承太道遇豈為小人
所訕因思太子年十四時可漸舉儲儀故令所司如
例先行冠礼豈期太子超凡遂爾長往且其子人世
紛華不一好玩動有仙氣今果乃爾何不任其素性
朕思身已受謗又累太子豈可久藏禁中須如　祖
宗故事一一舉行寧為不悉終不失正嗟今失矣彼
紙上虛譚之物能療之乎太子舍我亦非孝若知朕
心之不得已但仰思當日　聖母愛之甚至今未久
而歸是朕之不孝耳

憲懷太子

憲懷太子翊鈛　穆宗長子也母曰　慈聖太后嘉
靖三十四年十月生・穆宗時為裕王然儲位倫次
已定礼部請告於郊庙社稷詔告天下令文武群臣
稱賀　帝曰與所議太孫之礼也豈可不俟名命第
遣官奏告玄極寶殿及奉先殿群臣不必稱賀須詔
無謂已之三十八年四月王子薨大學士嚴嵩等言
親王之子曰世子今若稱長子是与郡王之子同也
乞特賜追封庶於典礼為合　帝命追封為世子其

英宗親世子已封者例隆慶元年追贈悼懷太子

識大錄

列傳三

宗室序

古宣逸史臣劉振伏述

漢興懲秦之孤大封子弟分天下半長沙指股之喻其說切矣元封之際主父偃上其遺策分王子弟畢受爵邑終漢之世諸侯奉法則以武帝之能通其變也蓋王受國而傳其支庶世世侯之以至於盡原不益其初封之國也庶受國而食其支庶世、食之以至於盡原不益其初封之邑也故至綏和元壽時諸劉屬籍十有餘萬而益戶賜爵者不過九百其效可見矣唐初大封宗室四十一國則天之後爲十王宅於苑西至於天寶又爲百孫院於宅傍然唐之世不復出閤諸王月賜悉出之宮禁不問有司故取給差易耳宋初宗人散居京城景祐中置睦親院於都下以處近親復建廣親睦親之宅崇寧時更置宗院於兩京以處疏屬定爲南外西外之法厥後食祿之籍

止於五百一歲之供止於九萬故取給差易耳而祿
賜之費則無若我明者　太祖定天下之三年　詔
封　皇子十人為王諸儀衛規制下天子一等歲祿
多者至五萬石　親王之子封郡王歲祿二千石郡
王之子為鎮國將軍祿千石孫為輔國將軍祿八百
石曾孫為奉國將軍祿六百石代降而為鎮國中尉
輔國中尉奉國中尉屬籍最疏遠者至奉國而止祿
亦二百石然　親王郡王祿給多寡出一時權制初
無常數　皇女封公主而　親王郡王將軍中尉女

各有郡主縣主郡君縣君之號凡冊封及宮室婚姻
喪塟諸鉅費咸仰給於有司但　國初屬籍未繁物
力不詘乃未幾而　親王五萬之歲祿即裁去其四
或裁至千石或裁至五百石則　高皇帝業已變通
於前矣且尚不知蕃衍之盛　詔祿者遂數十餘萬
也邇來國計不足民用日深議增派議屯議鹽議鼓
鑄迄無成算百費裁削豈宗祿獨不可裁宜耶夫五
在祖免六世而親屬絕　祖宗之廟親盡亦祧况於
服盡之祖而不恐於服盡之子孫非義也試按籍譜

屬分別世次參酌服制如　親王世世王以統宗也支
子為郡王者姑安用世其王乎鎮國將軍猶王號也
除而輔國則爵其長子其支子於　朝廷為服盡者
漏封不可已乎奉輔國則奉國而下可知且遞降至
奉國中尉矣即於主國亦服盡者永封不可已乎
親王女封郡主矣縣主而下不可準例而僅封其長
子儀賓假以品秩矣其祿不可槩裁乎凡此皆親親
之宜殺者也而歲省金錢已億萬無算矣今已開仕
進路矣宗人獲伸効用之志　國家亦收強幹之才

德意甚盛也變通之一會也其不受封與不能登跡
詩書者四民之業各從其便一切出城越關之例悉
弛其禁使人人得以自食則各宗有謀身之策而
國家紓空乏之憂哉　列聖親親之誼亦庶可以善
其後矣如此既不蹈漢制終不益封之薄又不至如
唐宋坐食京師之煩只在當事者隨方合節從長計
議於家人父子之間彼此參酌孰便孰礙何害何利
則化裁通變將一劑量之而上下皆有長策安在
祖訓之難更也乎

秦王

秦王樉　太祖之仲子其母　高皇后也王同母兄弟五人長曰懿文太子次王次晋恭王次　成祖及周定王洪武三年冊封諸皇子王時年十五封秦王留京師以文原吉爲秦府左相命之曰當藥所以防病積貨所以防貧用賢所以輔德朕爲諸子擇賢以爲之輔爾等居左右宜朝夕規誨以成其德人情於大事或能謹之而常忽於細微夫細行不謹大德必虧姑息小過大愆必至爾等曰所失者小可勿言也俟其大失然後規之救有所弗及矣夫善雖小可以成名惡雖小足以亡身爾等宜盡心所事十一年王之國西安与晋燕二王同受命　帝令辭皇陵諭之曰而等觀祖宗肇基之地當知創業艱難往來而我鎮之扎又命　皇太子率三王祭開國功臣然後行王生而岐嶷嚴毅英武　太祖委以關西軍事淨奇刑賞歲時躬巡邊塞自大將軍以降皆屬節制有軍功者先擬拜封然後以聞御軍嚴肅所至無擾未嘗妄戮一人故戎狄威畏邊鎮倚以爲重洪武二十七年西番負固不庭王奉　命征之多所擒斬番酋窮迫率其衆詣戲下降遂受約束朝貢至於今不絶王徂征時多露宿山野因遘瘴癘力疾破賊而還捷聞璽書嘉奬賞賚以億萬計越明年薨謚曰愍王在位二十五年子隱王尚炳嗣王在國頗有不法　成祖以書諭之永樂四年來朝　帝召其從臣諭曰王前在國言動時謬朕書戒諭頗聞省改今王應對進退循循合度此皆爾等輔導之力也長史以下叩首曰此王天資之美克奉　陛下聖訓臣等庸愚無所効力　帝曰美玉非資良工不適爲器嘉禾非得良匠不適爲材人之成德亦然爾等宜益盡心輔王小過必規小德必勸謂不過無害馴至於大過謂小德無益馴至于無德不可因循但和平以導從容以入積以誠意未有不相信者王能修善行汝曹亦有令名從其勉之各賜衣一襲偕晩道里之費王歸國淩情悔不改　帝勅戒之曰周天子賜齊桓公胙下拜登受春秋書以示褒遣使賜晋侯命晋侯受玉惰内史過論其無後成肅公受脤於社不敬劉康公謂其不

又比屢遣人至王國王不出迎但命内豎受之及出
見使者又侮慢不一以皆王不學之過長史紀善典
儀之失戕也其械送京師王仍令勉力學問庶幾寡
過九年王來朝背服不覲出迎勅符之罪 帝宥而
勉之十年王薨在位十七年子僖王志垣嗣十三年
薨無嗣庶兄渭南王志均代立是為懷王在位三年
薨亦無子弟富平王志潔代立是為康王宣德四年
坐有罪降三護衛在位二十八年薨子惠王公錫嗣
王孜睦好文而有禮嗣位二十九年薨子簡王誠泳

嗣王飭修潔非禮不蹈端謹有威儀性恬淡不喜弋
獵遊馳聲色賓賂皆澹然無所好居常恭敬慈惠以
仁御下宗室自郡王降至於將軍中尉無論尊卑族
屬皆循矩蹈矱不敢以非義聞於其側接臣僚有禮
人有小過務為包含觸法抵禁付之有司不輕有假
貸自奉儉素恒布衣蔬食有恤孤苦施予無吝秦川
數百里多 致賜府地軍民佃以為業天時小歉輒
減租稅之半或盡蠲之喜援引儒士宴談竟日亹亹
忘倦凡異端曲士禍術以干者輒斥絕之好讀書凡

六經子史百家無不徧閱善賦詩有經進小鳴稿行
於世長安有魯齋書院久廢故址半為民居王開易
以隙地一區建正學書院既成為文記之又於府西
建立小學凡軍校子弟之秀者命文臣教之嘗自課
試有益者送有司考入庠由是科不乏人王府護衛
子弟得入學宮自簡王始在位十一年薨無子侄臨潼
王秉欆嗣自為昭王昭王康王曾孫也康王第三子
公銘封于臨潼是為惠簡王惠簡王生和僖王誠淭
和僖王生昭王嗣位二年而薨子定王惟焯嗣嘉靖

三年王請潼關以西鳳翔以東河堧地曰 皇祖以
賜臣先王楧也户部尚書梁材執議曰陝西外供三
鎮内給四王民困已極視國初生產物力千萬不侔
豈得空地更給諸王 帝從材言弗許王少失怙依
祖母 簡王妃廖氏撫育成立性淳篤儀度閑雅不
苟言笑服膳儉素恒若韋布奉 祖母廖妃恭謹克
盡色養晨夕省視事無大小皆稟焉而後行廖妃薨
王居喪盡禮事母蕭妃以孝聞士大夫咸敬之關中
故無史記王求善本刊之俾學士家得便觀焉侍衛

子弟選其敏秀者設學教育之於是人才奮起優恤
軍校耆幼者蠲其賦周乏之急助人之喪惟恐不及
大旱王齋沐禱於神并霖即霈越歲再不雨禱輒應
其精誠動神如此王有玉絛鉤素佩而珍愛者侍從
誤墜地而毀衆皆驚怖王曰數也竟不改容亦不言
侍從過嘉靖十九年巡撫都御史趙廷瑞巡按御史
張光祖表王謹身修行賢德著聞 世宗嘉之遣勅
使持幣旌王仍命有司建坊牌於靈星門署曰忠孝
尚義賢德著聞二十年王上黄金千兩白金萬兩助

建 宗廟 帝悅賜玉帶一加祿二百石二十三年
薨在位三十六年無嗣 勅鎮國中尉懷埢主喪理
府事懷埢乞襲其父奉國將軍惟熑 世宗允之礼
官議以爲奉以任承叔居内奉嫡天序人情無往不
順壞以兄繼弟殊有未安乃罷熑歸第尋卒遂命懷
埢嗣王是爲憲王憲王安王長庶子誠潤之曾孫也
在位十九年薨子靖王敬鎔嗣在位八年薨子敬王
知溢嗣
濟陽安裕王誠洌秦康王諧孫也事父端懿王暨繼

母以孝聞視寢問安晨夕不怠端懿遘疾甚王衣不解
帶每夜稽首北辰乞以身代端懿薨王執塊寢苫晝
斷酒肉醯醬鹽酪皆不入口將葬霖雨王禱之俄而
霽塋已霖潦大作明年塋生有嘉禾生一本雙穗成
二寔共蒂所植墓樹挺秀不萎慈烏異烏環集其間
竟喪衰麻不去身獨處齋室以母馬妃早薨不逮已
養追服蔬食者幾三年弘治辛酉冬雪中萱草有華
人咸謂孝感所致王爲長子時娶夫人王氏先卒遂
不再娶秦定王以王孝行 上聞弘治十五年 賜

勅褒嘉

晉王

晉王㭎 太祖第三子也年十三受封洪武十一年
之國太原嘗以罪譽監文太子調護得還王聰明英
銳眉目修聳美髯髯顧盼有威多智數 太祖欲諸
王知軍旅事命王與燕代遼寧谷五王各練兵備塞
勅宋國公馮勝等所統河南山西馬步軍悉聽晉王
節制洪武三十一年薨諡曰恭世子濟熺嗣是爲定
王靖難後封王諸弟濟熿平陽王濟炫慶成王濟熿

以狠戾失愛憾其父弟憾定王不為解嗾慶成諸王
屢奏王心懷恣恨圖為不軌。成祖數勅訓諭令悛
德善行弗懷疑惧而濟熿弟言之不已。帝遣人察
之濟熿賂府中宦放誣王以罪。帝乃廢王及世子
美圭為庶人守恭王園濟熿遂得嗣王益驕横百方
幽苦濟熺父子恭王有老媼不能平走之京師訴于
帝帝立召晋府承奉左微問之盡知濟熿搆濟熺狀
即釋微馳驛召濟熺父子初濟熿嘗誣左微佐濟熺
為逆逮治京師拘縶獄府中皆謂微死久矣及微至

一府大驚時濟熺幽囚空室已及十年微入解濟熺
縲絏相持大慟濟熿自是怨望出悖語濟熺父子謁
帝行在所濟熺病憊甚　成祖見之惻然將封美圭
大臣交章劾奏濟熺罪大其子不宜封。帝曰仁者
不絶人之祿況吾至親其忍我遂諭濟熺曰昔守護
有罪。皇考不得已發之而不絶其後恩義甚盡矣
爾父朕親兄也朕豈有惡於爾哉爾懷不戒屢戒不
聽義不可容故免爾王爵非朕心所得已也然十年
之間朕未嘗爾忘今封爾子為郡王俾爾享祿養以

終乃身其毋以恩為怨遂封美圭為平陽王諭之曰
爾其率德改行以蓋爾父之愆盡忠盡孝無忝爾祖
以孫朕所望賜之冠服賚賂牲犓弗物遣中使護送
平陽。帝與皇太子由是皆不義濟熿恭王故有田
在遼伯灘。成祖以與美圭濟熿奪弗與美圭以聞
仁宗再三諭之使還美圭不從美圭上言灘地隸平
陽不隸太原因及彙誣搆事　仁宗遣人視灘果隸
平陽乃書諭濟熿曰美圭父子困頓累年詩云脊令
在原兄弟急難每用吟咏慼念無已細惟賢弟同吾

以心又書諭美圭朕諭晋王讓汝田兄弟叔姪本同
一氣往事叔盍恭愛久當憐汝濟熿得書怨怒又聞
朝廷賜濟熺王冠服遂廣致妖巫造咒咀事　仁宗
崩竟不服喪。宣宗即位憐濟熺父子時。問勞濟
熿咒咀事益甚蹤跡漸露自度罪不可解乃遣人結
高煦謀不軌匿復繕造甲兵寧化王濟煥告變。帝
曰勿洩擒高煦得濟熿與交通書　帝又曰勿洩濟
熿聞自知益反側不安其所遣指高煦人復走京
師首服內使劉信亦奏濟熿擅取屯粮十餘萬石給

護軍款反應高煦并兇徂事寧化王又言濟熿弒
其母濟熿始懼歸王爵返護衛不聽遺書及勑符召
濟熿濟熿至帝示以諸所發奸逆狀濟熿伏地頓
首言臣罪萬死帝嘗諭諸王曰去歲高煦反罪人
既得奸党人皆言趙晋二王實與謀予未恐信今晋
府人累上告變除察之有驗不逕趙王自知事不可
掩已歸護衛濟熿得罪宗祉不敢以私親廢大義
譴遣祖訓晃為庶人乃徙濟熿鳳陽誅其同謀及
妖巫數人恭王妃在晋府者令美圭迎平陽奉養濮
濟熺晋王並薨平陽王美圭嗣是為憲王憲王嗣位
六年薨子鍾鉉嗣是為莊王王善書嘗以絳帖歲久
斷既令世子奇源采旧所藏古今名人墨跡摹刻以
傳觀賓賢堂集古法帖弘治九年表上之孝宗嘉貺
在位六十一年薨世子及世孫表榮皆已卒世曾孫
知烊嗣位是為端王端王性至孝事嫡母郝妃生母
彭夫人甚恭謹母妃薨號慟幾絕執喪盡礼有素芝
產於寢宮白鶴旋繞祭所撫臣以聞世宗賜勑旌
揚端王薨無子姪新㙺嗣是為簡王簡王靖王奇源

曾孫也靖王未享而薨其次子表欀封新化是為新
化恭裕王恭裕生端和王知𤇜端和生二子而薨長
庚子曰新㙺次曰新墒端王請以新㙺嗣新化王未
封而端王薨靖王庚子榮澤王表欀曰嗣王者非新
㙺即新墒矣然皆幼攝府事則我長王妃王氏曰晋
王無後次及新化王新化王父子卒有孫新㙺在也
即召入府拜几筵為後執喪事榮澤王忿曰我叔父
行須不得王新㙺端和王長子長子不得為人後新
㙺宜嗣新化王新墒嗣晋王礼也事下礼部議部議
新㙺宜嗣晋王俟服闋請封又言制親王絕即王以
序継親王爵其郡王不得濫請継次子止封鎮國將
軍於是簡遂遂得嗣萬曆二年王年老有疾無子請
以鎮國將軍新墒之子慎鏡為嗣神宗允之簡王
薨慎鏡嗣立是為敬王敬王薨亦無嗣弟輔國將軍
慎鏉代立是為惠王
慶成端順王奇湞晋恭王玄孫也正德中以賢孝聞
上賜勑褒之嘉靖十一年薨子表栾嗣是為恭裕王
王樸茂寡言篤于孝友好文謹度譽動中國嘉靖三

十年冬王壽八十撫臣王崇上疏乞旌表詔賜書嘉
美賚以金幣世傳瑞順王生百子長封王餘九十九
人並鎮國將軍每會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識而人皆
隆準極異事也
西河恭定王奇溯晉定王之曽孫也王弱而失怙及
稍長問父所在知已薨遂痛哭刻講檀爲父順簡王
鍾煤像祀之母葉夫人嘗病渴王稽顙禱天俄有井
泉自地涌出夫人飲泉而病愈母卒哀毀骨立宮墀
古栢忽生奇花兩朶異香襲人又建醮祈禱有雙雀

鳴翔繞拱壇所嘉靖三年 世宗命勅使旌王三十
六年薨年七十有六子表相嗣爵亦以孝聞
周王
周王橚 太祖第五子 高皇后之少子也幼育於
孫貴妃妃卒主服以慈母斬衰三年主喪事洪武三
年封吳王國錢塘十一年 帝以浙江財賦地不可
封王改封周王建國開封即宋故宮爲府二十二年
王棄其國來鳳陽 帝遷之雲南未行尋還還國三
十一年次子有勳告王謀逆建文君命李景隆即訊

之景隆大索金寶王不能應坐王反逮至京竄雲南
諸子並別流放已而召還南京靖難兵入金川門王
与齊王見 成祖且拜且哭並轡而行登樓相慰又
哭 成祖即位復王爵上加歲祿五千石封王子有
燉爲周世子有勳汝南王有熺順陽王有爌鎮平王
有爋宜陽王王復之國乃闢東書堂延訪碩儒聘洛
陽劉淳爲師淳持正匡輔每進礼義忠孝之道以啟
沃王又戒王遠聲色賤貨利無干訓典于是世子庶
子皆知遵守淳務無復驕縱之氣王大悅會右長史

闕遂薦淳爲右長史淳因請毀塌房酒務罷貪私
慝滅省朴刑一切越礼度者咸請更之王皆嘉納淳
又欲王知所警惕乃于中和亭熙春堂蘭雪軒虛白
齋悉爲箴銘以寓訓端礼門夾路槐盛夏如蓋偶枯
數餘淳歷陳咎徵規王愆尤王懼而修省枯榦復榮
王奇之目曰攄忠槐永楽二年騶虞產于封內神後
山王命劉淳作頌遂朝京師獻瑞并頌九章及佾舞
帝大悅賚賜鉅萬 帝以王母弟親愛尤篤歲時問
遺不絕嘗以汴梁患河水爲王營宮洛陽三年王上

書言汴梁水去隄防梢圍第乞修旧宮以居免勞民
力 帝善之遂罷洛陽役是歲劉淳以老致仕傳相
非人不能匡王以礼是自王頗恃寵驕溢數爲不法
帝賜書曰比各府縣録周府長史司榜文来奏朝
廷典王府事体不同長史司專理王府事豈得通行
號令於封外与朝廷並畢不踰尊古之制也若奸人
造此離間即具寔以聞當究治之如寔賢弟所命則
速遣收還仍嚴戒長史行事存大体毋貽人譏議未
幾又賜書戒勅王擅調官軍及用箭鏃燒烙無罪之
人凌駕有司虐害百姓諸不法事王上疏深陳悔罪
改過之意 帝悅封所奏遣人賚示齊王榜而賜王
祖訓十冊八年王於國中立廟奉祀 太祖 帝聞
之賜書曰礼支子不祭 皇祖王國廟祀則肇於始
封之王 太祖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祀于國中僭矣
孔子曰祭之以礼不得爲而爲之不可爲孝其寧礼
而行毋貽物議王乃止是冬来朝隨從軍士所在擾
民居人人空室逃避 帝命錦衣衛執軍士送王
自治王數有過失 帝輒赦弗治十九年武吉王又

帝召至京師遣都御史王彰諭意王大懼奏納護衛
而還 仁宗即位加歲祿五千通前共三萬石洪熙
元年薨諡曰定在位四十七年王嘗以國土夷曠庶
草蕃蕪多可佐飢乃購諸田夫野老得甲坼勾萌之
物四百餘種植圃中躬自辨別察其滋長成熟繪圖
疏之作救荒本艸四卷博物者資爲王子十有五人
皆襲珪組受茅社 明興以来宗室蕃衍周邸特盛
封官爵者再千餘人論者以定王宅心仁惠故天畀
其後裔云世子有燉嗣王是爲憲王弟有爋謀奪其
位數誣奏王罪 宣宗賜書戒諭有爋与有熏素惡
祥符王有爝宣德三年僞爲有爝与趙王書刻祥符
印記封識置彰德城外道傍指揮王友得書以聞
帝疑有離間遣人訊問無跡召有爝至曰爲此書者
必有爋也又召有爋訊服詞連有熏有爋志行不臧
少与高煦善建文初密告父反定王屑是因黜除國
請雖後乞誅有爋 成祖從之大理定王老始帰河
南有熏喜食人肝腦每薄暮伺人過輒誘入殺而食
之深故其卯前日未晴即絕行跡 帝惡之俱廢爲

庶人番有熏居京師已而湊醇憲王為人恭謹好文辭善為新聲兼工書畫所著有誠齋集樂府傳奇若干卷在位十四年薨無子弟有爝代立是為簡王在位十三年薨世子子垕嗣是為靖王薨無子弟通許王子埅代立是為懿王薨子同鑣嗣是為惠王宋悼世子安潢早卒王薨世孫睦樒嗣立是為恭王王薨悼康世子勤熄未嗣卒嫡孫朝堈嗣立是為莊王嘉靖二十一年周府宗人蕃盛河南歲供不給共缺祿米三百萬石鎮國中尉滋安糾合諸宗人五百餘人凌逼撫臣歆於例外加銀出袖中狀勒令批下有司巡撫魏有本慰諭始退遂以狀聞　詔廢安滋為庶人敕王嚴加約束輔導官皆坐黜莊王在位十二年薨子在鋌嗣是為敬王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潤疏議宗藩言今天下極弊而大可慮者莫如宗藩未有建不易之策者惧拂宗室之心而重違祖訓也臣觀河南開封洪武中惟有周府今郡王增至三十九府將軍至五百餘中尉儀賓不可勝數舉一府而天下可知距嘉靖初至今四十餘年所增之數又可知天下財賦歲供京師者粮不過四百萬而各藩祿米凡八百五十二萬即如山西存留米一百五十二萬而祿米三百一十二萬河南存留米八十四萬三千而祿米一百九十二萬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輸已不足祿米之半況吏祿軍餉皆出其中乎自郡王而上猶得厚享將軍而下至不能自存飢寒困苦號呼道路聚而詬有司守土之官不惟惧辱且惧生变奈官司困於难供而宗藩病於不給天下無可增之賦而宗藩正當蕃衍之時可不寒心哉乞命廷臣集議仍須示諸王示以勢窮弊極不得不通之意令戶部會計賦額以十年為準大約兵荒蠲免存留費用幾何王府增封幾何祿米及諸費幾何令宗藩曉然知賦入有限費用不経共陳善後之策然後通集衆議斷自宸衷以垂萬世不易之規事下諸王計議明年南陵王睦楧條陳七事請立宗學以崇德教設選科以省祿費嚴保勘以杜冒濫革冗職以除素餐戒奔競以息饕貪准拜掃以廣孝思立憂制以省祿費南陵王周惠王之孫也文敏有遠識為海内所重疏奏　帝

大悅詔下廷臣恭酌其後諸藩遂稍稍陳說利病礼
部尚書李春芳集而上之須爲宗藩條例於是秦晉
周楚蜀趙慶襄淮德崇諸王辞歲禄一千石魯益衛
三王辞禄二千石榮唐二王辞禄五百石自郡王至
於中尉皆以次減削矣
鎮平恭靖王有爌周定王第八子也年纔四歲封鎮
平王稍長嗜學工吟咏兼通書画凡騎射鞠蹴諸伎
藝靡所不習嘗讀中庸默有悟解作道統論萬言又
采歷代公族賢者自夏五子迄金元百餘人作賢王
傳若干卷著德善齋詩集及菊圃譜薨年七十三
奉國將軍安河字應清恭靖王曾孫也幼沈重如成
人稍長好學術悉博通子史百家之言嘗曰吾以代
狗爲毬博之誤毋貫夫人素多病安河每日夜侍側
衣不弛帶日不交睫至嘗溷以驗差否比卒痛毁骨
立饘食水飲三年未嘗一至燕室父同鍇病風展轉
床褥安河晝夜躬侍勞悴百至既差而興有慈烏數
千翔繞于庭久之不去宗屬咸異之以白周王王及
撫按上書以聞　世宗嘉其篤孝遣行人齎璽書旌
爲同鍇卒安河晝以先業讓諸弟嘉靖辛酉卒于是
宗室儀賓及内外輔導官共啟周王請立祠表揚王
以聞　帝許之仍賜額曰崇孝安河性醇謹孝友夙
成慎約自守非礼弗蹈故宗族咸敬之長子睦㰂淳
孝有父風
宗正睦㰂字灌甫別號西亭妊十四月生少穎朗李
献吉一見大奇之曰此飛兔也老夫且錯乎絕塵矣
稍長學無所不闚工詩什能屬文年十五封鎮國中
尉時海内藏書家推江都葛氏及章丘李睦㰂盡購
浮之起萬卷堂日游泳其中已而嘆曰揚雄非醇儒
也猶恥繡鞶帨爲名高乃覃精於六經學易于衛君
聘授書于和太芳問詩于周伯昌習春秋于周泳之
學礼于許守謙于是遂洞析五經而尤邃于易春秋
其學不顓守師說聚漢以來諸傳注日夜繙究務求
不詭於聖人乃自易春秋傳以明筆削之旨易初主
王弼後漫取鄭玄謂鄭學莫備于唐李鼎祚因刻其
集解以傳与高陵呂柟講易東坡柟驚曰子輔嗣流
也睦㰂内行修潔居家孝友喪三年居于外其弟五

人皆從受經先世產業睦㮮盡推遺之立祭田于白
塔原歲時伏臘必合族祀先祠下退燕於寢以爲常
即諸儒習礼家亦自謂弗及也嘉靖中盜陷歸德掠
諸邑兩河震恐中丞楊宜訪禦冦方略睦㮮爲圖畫
數事宜悉從之果平賊沒惧株連者衆請毋以大逆
聞又從之所全活者幾萬人宜尝以睦㮮經明行修
才可大用援　祖訓薦於朝不報中丞章公將改黄
河偕睦㮮行視其可否睦㮮徐曰河鑿而南且入泗
滑無馬　皇陵虞乎中丞愕而止未幾河决將淮大

梁中丞督塞終日水益急睦㮮栽緡錢斗酒往勞之
因說以及水所未當開地樹木捷土石築馬河立塞
睦㮮闓爽好客折節賢士名稱藉甚偏于海内游士
馮軾結靷過大梁者必循盖造抵定交一時名士若
歷下李攀龍吳郡王世貞蜀張佳胤楚吳國倫越徐
子與汝南張助甫咸与爲莫逆友晚年名益重學者
稱爲西亭先生比之劉向睦㮮寖嗜欲善養生家言
既老毋顔黄髮望之蒂然尝築精舍于城東坡上因
自號東坡居士宗學初建　詔博求可爲宗人師表

者中外咸推之遂拜宗正睦㮮念身爲大藩祭酒感
奮圖報稱布功令嚴科條擇諸生秀敏者教授經藝
於是絃誦大興癸未晏宗禄之議起睦㮮議不合遂
引疾乞休　帝以篤行傳聞褒留之丙戌再疏申前
請復勉留不允益感激愈自勉勵未幾而疾作病中
猶彊起著周衆訓勅門弟子如平時秋七月疾轉篤
遂不起年七十矣其門下鎮國中尉睦㮤等詣兩臺
頌功德者五百餘人皆撫以聞　帝特賜祭葬以爲
宗盟勸所著有五經稽疑授經圖玻工集中州人物

志忠臣烈女傳・大明帝系周國世系遜國紀纂中
州文獻志訓林河南通志周乘開封郡志並行於世

楚王

楚王楨　太祖第六子也母曰胡充妃生七歲封楚
王洪武九年之國武昌王天資英敏有智略教奉詔
督師討平大庸靖州上黄諸蠻夷二十年命王征雲
南討阿魯秃禽之　帝大悅賜文馬五駟牛三千頭
羊九千隻草場一二十二年建宗人府命王署右宗
人事復命征西番討道全桂陽瑤叛虜及盧溪黔陽

識大録

諸洞蛮夷皆克之三十年命王率護衛精鋭及諸衛
軍湘王為副征古州祠蛮克之築銅鼓城而還　帝
賜勅曰近者蛮夷倡乱尔能与民同患率護衛軍馬
征之豈不稱賢王哉尊居王位安享富貴宮室輿馬
衣服之奉皆民力所供而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鬼
神必怒百姓必怨福禄将薄矣若能奮威武除民患
山川鬼神亦将助順福禄庶可悠久也永楽八年冬
王朝於京師　成祖以楚國無事上下相安嘉王賢
能　賜優詔労之其従官皆賜宴人賞鈔百錠文綺

二襲十四年冬王復来朝賜予甚厚明年冬王献馬
三千疋　帝嘉其意止受百匹賜書優答之二十二
年王薨諡曰昭在位五十五年子荘王孟烷嗣宣德
五年平江伯陳瑄密奏楚王兵強國富衛所之官多
結姻親或有異圖乞盡選其精鋭運粮北京就留操
備翦其羽翼　帝曰従来楚國無過　祖考待之皆
厚朕尤加意礼之瑄何其過慮也調兵運粮一時権
宜運畢則遣帰拘留操備上失宗親之望下失軍士
之心固非瑄之籌度也諸王建文以来怙恃懿親多

識大録

驕縦不法唯昭王与蜀献王最恭謹盡礼故　帝無
疑之之心荘王聞之遂罷左右二護衛王薨子康
王季堄嗣康王薨無子弟季埱代立是為憲王憲王
薨子靖王均鈋嗣靖王薨子端王栄滅嗣在位二十
三年薨子愍王顕榕嗣在位十年為世子英燿所弑
英燿狎比群小滔縦不法愍王宮人方氏有殊色英
燿悦之使侍児誘至緝熈堂烝焉遂匿不返事覺王
怒杖殺其侍児二人幽方氏於北院英燿繇是懐怨
惧及晛聽渡又悦王御妓令其党劉金潜約之别館

王知之欲杖殺金金大恐密白英燿曰王怒甚矣不
先發必危英燿益惧遂謀逆与其党歃血為盟約以
上元舉事嘉靖二十四年正月十八日英燿伏其党
持挺室中而邀王賞燈王及其弟武岡王顕槐同赴
宴酒至数行英燿欸武岡王于西室餉従者于雪洞
密鎖諸門進毒觴王王未即死英燿挙號劉金等自
後擁出以銅瓜碎王脳椎挺乱下須臾王薨武岡王
聞変往救為乱挺所傷従者負王逸縋城夜走英燿
忿怒未已使其党鞭愍王屍徐舁入内寢翼日乃殮

亟出方氏納之已宮与長史孫立等謀稱王以中風
暴薨訃聞而武岡王已告变事遂泄撫按以聞英爓
遣人追襲其疏不及乃勒取崇陽王顕林等保奏又
爲辨疏遣承奉多賫金資上之獨通山王英炊不肯
從陰奏英爓弑逆并妄保狀　世宗遣駙馬都尉鄔
景和等驗治詞服命成國公朱希忠祭告　太廟斬
英爓于市焚其屍劉金等二十六人凌遲處死長史
孫立等皆棄市顕林等奪祿歲參之一賜顕梘英炊
銀五十金彩幣四襲三十年命愍王第三子英燧嗣

王是爲恭王在位二十一年薨

齊王

齊庶人榑　太祖第七子也洪武三年封齊王十五
年之國青州二十四年命率護衛騎兵圍獵於開平
次憣胡二十六年命永定侯張銓調沂州衛才士益
齊護衛建文元年府人曾名深告变建文君召王發
爲庶人誅其護衛指揮与周王皆拘留京師靖難兵
入金川門急遣兵諭二王二王不知爲靖难兵也大
怖伏地涕泣既知之乃大喜曰吾屬幸不死矣共見

成祖相慰而哭　成祖即位遂復爵土永樂元年封
其子賢𤇆爲樂平王賢𤇆長山王賢烷平原王榑之
國　帝面諭曰而無忘患難時也及至國驕恣致虐
陰蓄亡命養刺客僭帝號造咒咀輙用護衛兵守青
州北門自廣智門〔王宮北門〕外接圍園築垣墻以截往來守
吏不得登城巡夜　帝聞其不法數賜書誠之榑益
自疑邦謀愈熾三年府人李拱等上变告　帝密遣
使察驗皆實乃封告詞示之且賜書曰王比爲悖逆
之事屢矣以兄弟至情不欲顕暴夫人孰不知善之

當爲而惡之當去王舍其當爲而從其所不當爲果
何恃而然屢以書戒而恬不知悔恣肆日甚非分之
思不可數滑王其省之毋貽後悔榑上表悔過謝罪
帝復賜書慰諭之明年榑來朝且謝廷臣劾其罪請
論如法榑厲聲曰奸臣喋喋無乃效建文時耶會當
盡斬此輩　帝聞之大怒曰此其心已可知遂留之
京師奪其護衛誅指揮柴真等罷遣罪斥齊府諸僚
盡出王繫囚及諸不法器械群臣以數捘葉恒爭不
正故請罪之　帝曰齊王凶悖雖恣性習使然朕与

王君臣兄弟出之國圍寵以爵祿恩礼渥洽誠心温
詞開諭至六七不悛数挍葦奈王何況垣芋皆先自
帰發其事可勿論榑留京師盖有怨言乃召其諸子
至父子並奪爵爲庶人安置廬州九年榑妃鄧氏卒
礼部言當以庶人礼葬 帝曰榑雖以罪黜〻之
誼寧過于厚命仍以王妃礼葬之十一年次子賢熜
卒 帝聞之惻然曰 皇考之孫也其父有罪不滞
相及遣官賜祭命有司治喪宣德三年建陽男子樓
濂詭稱七府小齊王製王冠服謀不軌縣人發其事

械至京誅数百人榑及賢烶三子暴卒景泰五年勅
南京守備恭贊拨齊庶人賢嫌谷庶人斌炊移置南
京防祭之賢嫌榑少子也尚幼谷庶人絶齊庶人因
請滑谷庶人第歲給食米二十石嘉靖十三年釋高
墻庶人長饕者榑曾孫也

潭王

潭王梓 太祖第八子也母達定妃年纔二歲受封
封十五年之國王幼聰敏好學善属文嘗召府中儒
臣試設醴賦詩爲品高下出帥中貲爲賞洪武二十

三年妃與民家坐事王不自安上遣使慰諭且召王
入覲王大惧与妃自焚死無子國除

趙王

趙王杞 太祖第九子也洪武二年生明年封趙王
封之日秦晋燕呉楚五王并殿受冊齊潭趙魯四
王皆幼宮保抱之就位受封又明年杞殤

魯王

魯王檀 太祖第十子也母曰郭寧妃生二月而王
洪武十八年之國兖州王幼而聰敏勤學善詩辭好

内多服金石之藥二十三年發病而殞 帝諭礼部
尚書李原名曰諡法天下公義朕不滑以私恩賛之
其諡之曰荒王甍之歲生一子曰肇煇長有賢聲永
樂元年嗣王六年帰國王恭儉自守爲 成祖所重
車駕北巡過魯王朝于行在所 帝賜詩幣以褒之
洪熙元年王獻瑞粟有一莖至二十穗者紀善王貞
長史鄭昭輔導王積三十年請老王爲言於朝 宣
宗以王賢而礼士特予誥命致仕王享國六十四年
成化二年甍謚曰靖子泰堪嗣在位六年甍謚曰惠

子陽鑄嗣在位五十六年薨謚曰莊王懷簡世子當
漩世孫健杙皆已卒嘉靖十三年以世曾孫覌烶嗣
王王年幼冲好娼優狎比群小淫戲無度為離宮複
閣曲房挾妓為樂与群小晝夜譁飲其中或男女裸
體群浴於池無漫人礼左右有陰議及色忤者必立
斃之或加炮烙挟眼截脣死者甚衆初莊王以儀衛
餘丁給諸郡王役覌烶悉奪之於是宗人皆怨館陶
王當漇兄暴淫縱与覌烶相類坐法奪禄參之一十
六年 勅命親王約束宗人當漇与覌烶不相能應

為所究治乃糾宗室有憾於覌烶者共以覌烶淫虐
狀聞覌烶亦訐奏當漇罪惡 帝命刑部侍郎楊志
學帥勘治皆實還奏請正法 帝念王幼穉赦之令
圖省改革祿米六千餘石當漇復革令祿米三之一
二十八年王薨謚曰端在位二十一年子恭王頤坦
嗣恭王事親孝端王疾篤王祈以身代及薨卧苫哭
啜粥者期月徒跣扶轀衰經三年又捐千金及湖數
百頃賑飢有司以聞 帝賜詔旌王賢孝
輔國將軍當濱魯靖王曾孫也慷慨有志節嘉靖三

年春上書請停郡縣主君卿典以蘇民困從之七年
奏辭已祿并畢健櫟祿米一千四百石佐縣官疏通
運河 賜勅奬諭是年秋又上疏言各藩郡縣主君
先儀賓沒者故事儀賓得支半祿今四方災傷邊陲
多事民窮財盡而各儀賓暴横侈縱多不法請勿限
品級月給安偶儀賓折色八分明年又請以父子應
得祿粮佐賑封内飢民因勅 帝法 祖宗重國本
裁不急之費息土木之工詞甚剴切 世宗嘉其意
在卹民且以節儉獻規降勅褒之不聽辭祿

奉國將軍健根魯靖王玄孫也博通經術能文詞以
賢孝聞于朝 世宗降詔褒予年七十八乃卒子覌
熅字中立爵鎮國中尉被服儒素雅好著述執母孔
淑人喪蔬食移年哀毀骨立嘗繪太平圖一卷上之
世宗嘉奬 賜承訓書院名額并五經諸書所著濟
美堂稿畫法植輿若干卷又輯齊魯名士詩二十一
卷名海岳靈秀集弟覌㷭亦以詩畫著名
輔國將軍覌炊魯靖王來孫也生而穎秀眉目如畫
進退容止風采可觀性淳厚不敢驕逸内致孝友外

修退讓孜孜如恐弗及侍二親之疾衣帶不解藥而
徒跣扶輿哭號百里國人慕之諸生上狀御史且為
奏褒覌炏謝弗顧與諸兄弟分產讓腴取瘠而善治
生家更饒裕嘗貸錢穀于民一日召負債家盡取券
焚之所捐金數千兩穀數千斛債家頓首祝傳有下
泣者滋陽恭裕王家曆而孱病將終泣以弱小孫為
寄及壯當封為疆宗所排莫敢保任覌炏奮曰此王
適也策在天府何罪而翦之事遂与安丘王及中尉
覌烜同署名為出橐金數百又多為假貸滋陽以是

滑封奉之終身如大父礼安丘家監以王少子登城
為邑令所呵卯中諸少年欲往甦令覌炏聞之遽止
曰諸君胡不自喜至欲辱天子吏以扞三尺王少子
出無輿衛令何繇識之衆然之而罷胥吏有逋帑金
而逃者長吏捕滑榜掠幾死荷校及門而乞哀覌炏
畀之金而不質其姓名或請為券曰人方身無完膚
三日不食思責其券乎曲阜孔弘煦推擇為令從貸
二百金命下而弘煦卒其子姪以田及器物來償覌
炏慨然曰所為貸而公者義也而公不沾升粟而死

吾收而田及器物若曹何以為生盡却弗受繇是魯
人莫不敬之稱為長者每宗人有事咸取質成凡所
調護罔不人人愜意晚年小築亭苑環植花竹日召
故人賓客觴詠優遊為樂然不事侈麗無聲色之娛
辛年七十有一

蜀王

蜀王椿　太祖第十一子母郭惠妃滁陽王女也生
王及谷代二王洪武十五年受册王為人慈祥愷悌
樂善好學博綜典籍善屬文容止都麗雅有儒素風

嘗奉命中都閱武即闢西堂延攬名士李叔荆蘇伯
衡并商榷文史　太祖常目之曰蜀秀才二十二年
之國成都聞漢中儒士方孝孺名以束帛聘為世子
傅事以賓師之礼推恩其母扶歲時問遺不絶嘗館
講郡黌覩諸生清貧分祿餼之月一石遂著為令府
中屬官有能進昌言者厚加礼遇爰及沒世猶存恤
其後長史陳南賓每隨事規諫王敬礼尤篤賜以安
車復為構第署曰安老堂以褒之又於燕居之閣大
書忠孝維藩以自勵當是時諸王嘗歲出塞征伐唯

王雅好學問與民休息西壘賴以安靖毋弟谷王橞
蓄異志所爲多不法王屢嚴書儆戒弗悛會王子悅
燇獲罪於王走投橞〻因詭稱謂燇爲建文君欵召
號倡亂永樂十四年秋王上書暴橞罪狀　成祖荅
書曰橞潛萌異志張興嘗再言之兄未之信今得賢
弟書具有實事人之無良亦至於此賢弟此心周公
忠存王室之心也賜王黃金二百金白金千金鈔四
萬錠玉帶一束龍衮九襲錦綺諸物稱是冬十一月
王朝京師復賜白金三千兩米萬石襍紵絹二千疋

焉百匹火者百人二十一年薨　帝悼惜良久特謚
曰獻所著有獻園集行于世在位五十二年悼莊世
子悅燇早終獻王立世子之子友堉爲世孫二十二
年世孫嗣立是爲靖王王之爲世孫也獻王次子華
陽王悅㷿謀奪適獻王怒斥去之不悛拘繫之又不
悛而益怨怨誣世孫罪於朝　仁宗察其誣世孫滑
嗣王未幾悅㷿復走京師誣王　仁宗怒抵奏于地
責之曰適庶大倫干分誣親獨不畏鬼神乎謂侍臣
曰悅㷿虧忠孝懷奸譎使歸蜀終亂其國徙武岡州

再徙豐州靖王在位八年薨無子母弟羅江王友壎
嗣立宣德九年王患瘋疾　帝念王賢遣醫調視未
至薨謚曰僖在位三年無子獻王第五子保寧王悅
𤇴代立王儉飭守礼法在位二十年薨謚曰和世子友
垓篤學善屬文工草書克纂獻王之業所著有定園
集嗣王一歲薨謚曰定長子申鈘嗣八年薨謚曰懷
無子是年其弟通江王申鑿嗣王尤警敏好文敦礼
儒士著惠園集在位二十一年薨謚曰惠子賓瀚嗣
王仁厚喜儒術有祖父風在位十五年薨謚曰昭子

讓栩嗣王性簡靜動遵礼法嘗創建義學修水利賑
飢救災多所全活嘉靖十五年撫臣吳山以王行誼
聞　世宗賜勅嘉勉建忠孝賢良之坊以褒王二十
年王獻黃金千金白金萬金助建宗廟　帝悅賜玉
帶一束加歲祿二百石王受帶辭祿二十六年薨謚
曰成王在位三十九年子承爚嗣在位十年薨謚曰
康王子宣圻嗣

湘王

湘王栢〻太祖第十二子也母胡順妃洪武十一年

冊封國荊州王明敏好學讀書嘗至夜分篝燈擊柝
精思入微人莫能窺其際開景玄閣招納儁乂日事
校讐志在經國論古兵制有宿將所不及者膂力過
人挽弓矢刀槊馳馬若飛嘗受　命征常德叛虜敗
之虎渡熾焉三十年佐楚王討古州蠻夷克之出入
縹囊未書以自隨遇山水勝境輒徘徊終日勒石記
之平居被服儒雅尤喜道家言自號紫虛子建文初
疑忌親藩或告王偽造寶鈔殘虐無辜欲謀反　上
降勅切責議發兵討之王忿怒閉宮自焚死謚曰戾
王　成祖靖難後改謚曰獻為置祠官守其國

代王

代王桂　太祖第十三子也洪武十一年封豫王二
十四年改封代王明年之國大同建文初坐縱恣不
法廢為庶人幽之於國永樂元年復舊封王愈自驕
橫妄肆殺戮奪取民財國人苦之　成祖賜書責之
曰天下之人皆　皇考四十年辛勤保養以遺子孫
豈得輕有所傷害使其罪當殺猶當請命於朝況不
聞有罪乎吾弟縱恣暴戾如此獨不記建文時拘囚

困苦之辱耶其審思之王得書不悔亦弗悛　帝遣
使召之畏罪不至夏六月革其三護衛勅諭之曰爾
所為傲狠悖慢上違　祖訓下虐軍民無君無兄大
逆不道朕以同氣之故不欲遽絕特遣人召爾冀而
訓誨庶其改過以全親親之義爾違命不至及再召
始就道然今天氣已熱道途遼遠朕心不忍勅至即
日歸國其本府三護衛官軍悉革去惟留校尉三十
人隨從其文武官俱存輔導爾宜省愆改行毋貽後
悔王不自安始稍稍斂戢十六年　帝賜書慰之曰
王前違背　祖訓屢為非道所以罷革王府官屬者
蓋欲王深圖省改比聞王能悔過改行守法特勅所
司每歲加王祿米二百石增隨侍軍士五百人復除
長史紀善等官為王輔導宣德中王又浸為不法嘗
與其子遜煓遜熇褻服遊戲市中袖鍾斧傷市人
帝降書戒飭乃已正統十一年薨謚曰簡王在位五
十六年悼戾世子遜煓先卒世孫仕壥嗣是為隱王
十六年薨子惠王成鍊嗣二十四年薨子思王聰沐
嗣弘治三年坐有罪徙太原八年薨子懿王俊杖嗣

嘉靖三年大同軍亂叛卒逼脅王王懼率弟子微服
潛出居於宣府冬乱定　帝遣光禄少卿蕭淮勞問
諭王還國懿王在位三十一年耄子昭王充燿嗣十
一年大同軍又叛王走宣府　帝復遣官問王王父
子遭变乱忠慎自檢故不爲諸逆染蟣十八年秋代
府樂昌王乞徙代州礼科都給事中丁湛上疏曰樂
一府以城域狹隘物價騰貴涄徙代王亦以是爲請
何以應之天下宗藩類皆聚處一城亦皆以是爲請
又何以應之況代北控邊鄙南輔圻甸比之他藩尤
爲最重數年以来叛者継起㩀悪不悛皆積疑所致
近甫少寧正宜休息示以安静乃令宗親無故改遷
揺惑衆志不可礼官爲凋旋竟徙朔州昭王在位十
七年薨子恭王廷琦嗣二十六年薨子定王鼐鉉初
封太平王萬曆三年以貪暴恣肆革冠服戴罪理府
事歲給禄三之一許五歲後能自新撫按奏請定奪
九年進封代王嗣
奉國將軍充灼代隱王玄孫也充灼及昌化王府奉
國將軍俊桐俊㩀俊𢹂潞成王府鎮國將軍俊棖襄

垣王府奉國中尉充㺚充𤢖好聚党徒酗酒作奸大
同縣人張文漷張淮并党附之嘉靖二十五年充灼
并合謀叔奪大同知府財物事發覺詔奪其禄心懐
怨望遂與反謀充灼邀各宗室及文漷并飲充灼曰
我并奪禄代王又不爲理柰何困死若引虜圍大同
城我爭内應開城門納之殺代王及鎮撫大臣舉事
亡憂不富貴也必先燬草場兵馬不得屯牧乃可以
逞皆從之張淮告其党妖人仲太和太和曰我師羅
廷壐若来事無不濟廷壐者應州人与其党王廷棠
皆許諾入見充灼称其有天子分充灼大喜告以謀廷
壐爲畫計令告小王子約毋野掠三路進兵直抵大
同城奉小王子居之遣兵攻雁門関納王廷棠爲内
應共立充灼爲主遂將胡兵四討然後計殺小王子
大事成矣充灼以爲然刻天子師印符以授廷壐与
充㺚并密造旗牌火器謀成具備乃遣引虜奸人衛
奉出邊誘說小王子奉至威寧海子北岸遇小王子
所部察罕兒并与之約多置一色旗半番府半送小
王子所用爲識還報充灼充灼復使奉齎偽表旗幟

通歟小王子約共舉大事許大同畀之遣其党門四
奇挾火箭潛燒城外艸場二日而火其六總督翁萬
達疑有大奸下令緝捕果獲門四奇驗治未決會總
兵周尚文使人出邊哨探詢問守者知有四人挾傘
出怪而追之及奉于榆林峒索得其通虜表物逐收
奉勘之盡得充灼奇謀反狀萬達密啟代王收充灼
奇而分捕叛者羅廷璽取叛籍燒之仰藥死餘悉捕
獲奏聞　帝命械至京師法司議充灼奇互形已具
充灼首倡逆謀俊桐贊助覺逆罪惡深重充燉充燦
俊㮾俊椂俊振次之俊棄俊柀造火箭又次之奏入
詔曰充灼奇世受國恩不遵　祖訓違逆天道背叛
朝廷奇心胡虜連引寇兵圖危宗社謀燒各邊艸場
兇謀大著國憲不容充灼及充燉充燦俊桐俊㮾俊
家俊椂俊振俱令自盡焚棄其屍俊棄俊柀降為庶人
送高墻禁錮張文博奇十人俱棄市梟首代府長史
孫質奇論死繫獄

　肅王

肅王楧　太祖第十四子洪武十一年封漢王二十
四年改封肅王國于甘州三十年勑王督邊軍備胡
長興侯耿炳文佐之建文元年王乞內徙遷于蘭州
永樂七年或告王聽百戶劉成言輒罪平凉衛軍者
帝曰王居深宮豈聞外事皆繇左右小人欲作威福
視所好惡造飾毀譽王與狎暱有素不能察其是非
而一意從之有過則歸於王矣讒佞德之蠹也不可
不去命逮成奇置之於法十七年薨謚曰莊在位二
十八年子康王瞻焰嗣宣德初王請加祿　宣宗曰
洪武永樂間肅王歲祿五百石莊王不言者以　朝
廷念地遠輸轉艱難故也　仁考即位加米五百石
矣朕遵祖訓曷敢違之康王在位四十一年薨子簡
王祿埤嗣十二年薨子恭王貢錝嗣五十年薨安和
世子真淤先卒世孫弼桄嗣在位二十四年薨謚曰
定王世子縉炯已卒世孫紳堵嗣王二年薨謚曰懷
王無子定王妃吳氏請命定王姪輔國將軍縉熿理
府事礼官議以越世不可　世宗命以本戚奉祀議
繳還冊寶罷其諸司儀衛隆慶元年定妃數請命縉
熿襲王爵仍乞賜給丁土以供祭膳礼部言往者

縉熿請封　先帝謂越世無相継之理成命昭然孰
敢違越宜令縉熿安分守戢毋淂瀆假王妃再三責
請　穆宗曰　皇考宸斷倫理明正但將儀衛各項
一切裁革同於犯罪除國恐非　先帝意且惇睦之
道不宜如此其再議以聞於是礼部又言縉熿既為
將軍則与親王統体自别衛所所以衛親王也不容
僭越金寶非將軍所宜用自當奏繳式量撝衛丁以
資耕牧土田之用而王妃金冊容其身終奏繳則朝
廷惇睦之仁制裁之義庶幾兩盡從之五年縉熿以
屢請不獲命乃令妖主真滾等代奏謂親王統不當
絶且封爵通降品秩益卑内不足以鈐束宗支而外
無以鎮邊方杜番夷窺伺又厚賄太監陳洪使主其
議礼官言縉熿懷王從父於例不淂継襲此　先帝
獨斷　皇上親裁孰敢違越而縉熿復使延長并王
列名陳請是條例不足憑而明旨不足信也其謂親
王統不當絶則　高皇帝之子潭趙湘安郢五王
憲宗之子岐雍壽汝涇五王皆以無嗣國除當時何
嘗継續惟陛下念　祖宗之深意修　先帝之明法
杜其觊求以定經制　帝以邉鄙重地必淂親王鎮
攝特令縉熿襲封礼部執奏宗藩條例乃廷臣集議
先帝親决勒成令典以抑冐濫者也今縉熿蔑視成
憲侮玩明旨肆然瀆奏若復聴之則宗室効尤人人
欲行其私事事欲更其制豈聖世所宜啟哉且肅府
始封甘州今徙内地不必变更條例　皇上即欲聴
許亦宜下廷臣集議使朝廷大信克全宗藩名分不
越而後可時陳洪已力為周旋故　帝不聴礼官仍
請封縉熿為郡王理國亦弗從命襲肅王食鎮國將
軍禄輔臣請命肅王次子止授原序官爵著為令從
之仍令継絶者㪅倣是例追封其父鎮國將軍𤣱㭆
為肅安王安王靖王之第四子也

遼王

遼王植　太祖第十五子毋韓妃也洪武十二年封
衛王二十四年改封遼王國於遼西廣寧五衛屯田
畫給王禄命歳時廵邉簡練士馬備胡靖難兵起建
文君勅召王及寧王還朝王遂浮海帰京師　成祖
即位王以遼地荒遠經涉海洋餽運為難請改國荆

州且以廣寧重鎮乞就留三護衛以益邊防而於荊
州別建一衛給使令　帝從之初王雅敬礼左長史
程通一國之事皆咨焉建文中唯王盡心朝廷通又
上封事數千言陳防禦燕兵之策靖難後逮通下獄
死王命工圖其像而贊之永樂十年小人因是訐告
王罪坐削護衛及儀衛司二十二年其子遼安王貴
燮巳東王貴煊誣告王謀不軌　仁宗知其詐廷諭群
臣曰正風化當自家族始子告其父何以示天下廢
貴燮及貴煊為庶人洪熙元年王薨謚曰簡子貴烚

嗣正統元年府臣乞加祿　帝曰簡王得罪　朝廷
太宗特加原貸削其護衛止与校尉三百人　仁宗
令王嗣倍加祿得支二千石　宣宗又与旗軍三百
人　朝廷親親已至王於庶母諸弟寡恩府臣不聞
匡正乃直為王請加祿不允四年坐滅絕天理瀆亂
人倫廢為庶人府閑將遼安已東王皆已廢黜乃命
簡王第四子興山王貴燰嗣是為肅王　朝廷以貴
烚傳相非人不能匡正王慾至使得罪乃慎簡府僚
以揚述為長史述到官罷冗食之徒别土田之界力

勸世子務學肅王大悅王素好賢樂善常以為得述
之晚述亦謇諤自持隨事諷諫罔不聽從又手書公
正二字賜之述拜謝曰臣敢不盡心力以祗承教命
後述得疾王時賜藥物命醫治療疾劇親臨其第慰
諭久之及卒王深悼惜賻贈優厚肅王薨子靖王豪
墭嗣靖王薨衆穆世子恩鐫早卒次子恩鑙嗣是為
惠王惠王薨子恭王寵瀼嗣恭王薨子莊王致格嗣
莊王薨子句容王憲㸅嗣憲㸅性酷虐淫縱喜方術
狎暱小人肆為不道諸奸黠少年無賴者多歸之朋

比盡慫相聚而為惡憲㸅之幼也光澤王寵瀼理國
事以憲㸅恣睢不法時時勅諭憲㸅銜之遂誣其子
致標聚麀之醜每出遊闤闠沙市不備法駕從無賴
數十輩遇少年男女之有美色者輒擁入府中汚之
婦女或堅貞不辱必肆兇虐手刃剔撤或搆火焚燒
至於肆淫從姑族叔祖母黃氏有美色以公事詣府
憲㸅悅之誘至密室盡通終不辱乃絕其飲食六日
不死生納棺中舁置廓門外焚之叢賓張棟等忿疾
欲發其罪惡憲㸅知之逮至齊訓堂拷死數成官校

而擴其挐或時用炮烙劓刵割目炙面燀耳等刑自
宗姓下逮齊民一有觸忤百計摧折必重賂之乃獲
免否則掘墓燔屍罔、所不至長史越民表憂懼每見
憲㸅輒稱說古賢宗事冀有感動憲㸅不悅醫工單
栢被寵操掌已革宜城府印信民表曰國憲誰敢干
之憲㸅曰必不淂已閱防可對曰國憲誰敢私之憲
㸅益怒百方阻抑民表逐托疾辭歸憲㸅既親暱群
邪任其瀆亂宮闈皆弗禁又私造符璽僭擬侯伯金
吾等名號署其所押為之　世宗晏駕詔至越五日
不舉哀亦不成服而縱飲遊獵是若隆慶元年巡按
御史陳省給事中張鹵交章劾之追奪嘉靖中所賜
真人名號金印及歲祿三之一明年巡按御史郜光
先復劾奏憲㸅十三大罪　穆宗命刑部侍郎洪朝
選等按治如奏遂命駙馬都尉鄔景和告于　太廟
十月下詔廢憲㸅為庶人禁錮高墻國除諸群小皆
按置之法

慶王

慶王栴　太祖第十六子母曰余妃洪武二十四年
封于慶陽二十六年徙韋州建文三年再還寧夏令
歲一至韋州結夏宣德元年王上言寧夏卑溼水泉
惡乞仍居韋州不許許歲一往來韋州如　文皇時
未幾護衛人告王閱甲兵造戎器購天文書　帝以
王屬尊不省賜書諭王言小人誣搆祖置之法慎勿
疑內臣馬安住婦自寧夏言王以訛故不自安　帝
又賜書慰之十年護衛校尉擁福海等詣京師告府
中調馬造甲諸不法事王上疏自白　帝以王大父
行欲推誠盡禮以感動之仍復書慰諭福海等皆置
之法正統二年寧夏總兵史昭等奏王每值祭將等
官朝謁必賜宴稽留語言不度且常狃訕邊務蝟戚
土達官民刻採遠近事情盡占靈州草場放牧孳畜
違使不從正道反由綏德草地往還多行不法　帝
以昭言不可盡信然有當從者致書諭王十三年王
薨謚曰靖在位五十八年子康王秩煃嗣景泰元年
王以虜數入寧夏與其弟安化王秩炵上書乞徙內
地不許又言冕服以鄉製請易紵絲　帝曰　祖制
也朕豈敢易弗許康王在位二十五年薨子平涼王

遂壅嗣是為懷王九年薨無子弟岐陽王遂墀嗣是
為莊王八年薨子洛[illegible]王寘鍪嗣是為恭王嗣位四
年薨子台瀚嗣是為定王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鐇反
王及諸郡王皆稱臣及亂定 帝弗知遣行人齎勅
慰勞各賜金幣張永楊一清交章論劾乃賜勅切責
革護衛及歲祿三之一嘉靖四年王淫亂不法与撫
臣張璿構隙璿因告變發諸陰事王危懼率官屬奔
闕馳出欲詣闕下自訴宗室儀賓有從者璿皆遮還
之閉王別館具疏以聞吏部侍郎溫仁和言王淫亂
不法事固有之然未必圖危社稷今見閉恐恚懼而
死罪狀未白而即有殺王之名 朝廷將何辭以謝
宗室且萬一有欲脫王者稱兵與難是迫之反也宜
慰王歸府以待驗問廷議從之而璿又爭言不可王
乃賂鎮守太監李昕總兵种勛求解昕勛拒勿納王
衛之會指揮楊欽宋傑等各以事獲罪恐璿因藉資
始王共謀殺璿及昕勛奉國將軍台澍与其謀未發
而覺璿捕欽等訊治逮誣王不軌 帝遣副都御史
王時中等即訊還奏台澍台瀚他罪有之而無不軌

謀璿奏亡實 詔欽等論死昕璿逮至京師究問台
澍革歲祿之半台瀚昔嘗屈事寘鐇幸蒙寬宥又
怙終無悛謀戕守臣罪在不赦奪爵為庶人留邸省
令改悔歲給米三百石台瀚不悛累疏辯白且誣璿
等怨私事 帝降勅切責之台瀚長子鼒櫕幼未封
暫勅輩昌王寘鍘理府事寘鍘信任承奉劉永等栽
減台瀚宮眷及懷王妃王氏供膳取慶府貲產以萬
計又厭薄鼒櫕謀陷台瀚擅其府事將致羅織其罪
而寘鍘故嘗亂其寡媳生二女又貪刻失宗人心豐
林王台瀚陰謀攝府事瀚內使齊文明与寘鍘有隙
欲奪其柄歸豐林十二年文明僞為寘鍘緈理府事
疏奏之台瀚又為懷妃上疏言鍘絕其供膳無以自
存瀚復疏鍘狀第織惡及諸不法事詔遣司礼太監
宋興究詰宮中事俱有實蹟乃會撫按逮永及文明
等推勘之盡得其情遂以狀聞 帝以寘鍘貪淫狂
悖傷化逮訓廢為庶人高墻禁錮台瀚爭摧奏擾奪
爵安置台瀚於陝西鄠城封鼒櫕為世子攝理府事
鼒櫕亡恩留台瀚故邸礼官執議不可十五年以

两宮徽號詔許台滋冠蓋[illegible]卯十八年奇楷奏台瀚
克改前愆詔復其爵[illegible]在位二十三年被廢々二
十有六載而卒端和[illegible]子奇櫕已先沒庶子桐鄉王
奇枋嗣是爲惠王王能檢飭循礼居家孝友尤能鈐
東宗人儀以礼法四十年撫臣以聞　帝遣使賫勅
幷綵幣羊酒以褒之在位二十三年薨世子倪燨嗣
立
安化王寘鐇者慶靖王曾孫也祖秩炵靖王第四子
永樂十九年封安化郡王是爲惠懿王惠懿王生衆
和王邃墁邃墁生寘鐇弘治六年嗣王正德初奄瑾
擅權毒亂天下寘鐇遂起逆謀告生員孫景文曰日
者言我有帝王骨相覘王九紀降鸜鵒神妄言禍福
每見寘鐇呼老天子寘鐇益冀望非分正德五年大
理少卿周東度田慶夏倍益頃畝厚索屯租徼爲苛
急景文謂寘鐇曰殿下欲圖大事此其時矣寘鐇遂
置酒召都指揮何錦周昂指揮丁廣等飲方極酣暢
乃以其謀告之以誅奄瑾爲名錦等皆許諾四月寘
鐇置酒高會邀巡撫安惟學總兵姜漢及周東李奄
奄与漢赴者惟學東斜[illegible]至錦等矯言虜入塞急呼
壯士申居敬等捕虜[illegible]械跨馬呼噪僨賓韓廷璋
等伏府序下錦等趨[illegible]化府推門入序中伏兵起殺
漢及奄走行臺殺惟學及都指揮楊忠与周東等殺
獄因焚官府劫庫藏奪河舟大索慶府諸王將軍金
幣萬計呼召逆黨乎虜城千戶徐欽引兵入城僞造
印章旗牌令景文爲檄言瑾蠱惑朝廷變乱祖法屏
棄忠良收集嵬校阻塞言路括斂民財藉沒公卿封
拜侯伯數與大獄羅織無辜散遣官校賜持遠近張
綠劉机專雄毛倫文臣武將內外交結意謀不軌今
特舉義兵清除君側凡我同心並宜響應傳布邊鎮
以錦爲討賊大將軍昂廣左右副將軍景文軍師張
欽先鋒將軍魏鎮等爲都護朱霞等爲總管五月
朝廷聞變詔太監張永右都御史楊一清督師討之
劉瑾矯詔以陳震爲兵部侍郎行總制事時遊擊將
軍仇鉞陷賊中總兵[illegible]令家人持書約爲內應鉞
乃潛約諸親信遊兵[illegible]戕自效然恐河東兵未集稱
病不出蒼頭潛入城言[illegible]總兵楊英都指揮韓斌廷

綏副總兵侯勛遊擊將[illegible]時源各率兵屯河上廣武營都指揮孫隆焚兩[illegible]捲河舟盡奪泊東岸矣鉞嘉尚稱病卧何錦率[illegible]指揮鄭卿等三千人出峴渡口寘鐇出城祭纛并禡山川社稷留周昂守城使人招鉞鉞以疾辭昂來問疾鉞猶稱病不起伏諸蒼頭候昂入即擊殺之鉞乃起開門吹號諸遊兵壯士楊真等聞之遂趨王府襲殺朱霞等十一人擒寘鐇及其子台滑遣人密告鄭卿令反正卿遂殺魏鎮等十人錦廣出走追擒之張永楊一淸至賊已就擒陳震將寘鐇等械送京一淸以事干宗室豈可擅發且人心未定處置少殊恐生他變又原謀脅從審鞫未實若一槪解京將無可活者乃遣官費鈞怙馳往追之如已渡河則收繫靈州以待八月械寘鐇錦廣等至京師皆伏誅其弟寘鐃寘鶴坐黨廢爲庶人將軍齊材俘至京既論死其後有大千和尚者富豪凌同類同類毆之和尚憤曰我御弟家人也衆異其言聞於朝遞至京下刑部獄和尚稱我安化府齊材也衆不能辨安化宮人左賚瓶在浣衣局召驗和尚賚瓶叱曰

此齊材殿下得免死送[illegible]墻竟不知當時代齊材死者誰也

識大録

列傳四

寧王

古宣逸史臣劉振伏述

寧王權　太祖第十七子也生而神姿秀朗穎悟絶倫始能言毎自稱大明奇士既長美鬚冉儀容甚偉慱學好古載籍無所不閲旁通釋老尤邃于史洪武二十四年冊封二十四年之國大寧大寧古會州地東連遼左西接宣府控帯諸衛北邊巨鎮也所統封疆九十城帯甲八萬革車六千諸胡騎又驍勇善戰王智略淵宏被服儒雅数會邊鎮諸王出師捕虜肅清沙漠威震北荒建文中齊黄用事疑忌諸藩多所出削以王握擁重兵勅召還京王懼不赴命遂削護衛軍靖難師圍白溝覘王已奪兵柄　成祖與諸將議曰曩余巡塞上見大寧朶顔諸衛驍勇善戰戍卒皆閩左罪謫耐寒苦若取大寧斷遼東得胡兵助我吾事濟矣乃令世子居守率鋭卒千人倍道趨大寧遣書與王言窮蹙求救吾弟王邀　成祖單騎入城執手大慟言不得已至此南兵百萬旦夕且破北平非吾弟表奏不可王為草表謝請欵居數日欵洽不為備北平鋭卒伏城外諸親密吏士稍稍得入城遂令陰結諸胡酋長及思歸之士衆皆喜與定約　成祖乃辭去王餞于郊城而伏兵四起執王擁入關諸胡戍卒一呼皆集守將朱鑑不能禦戰沒総兵都督劉貞遁還京師行軍都督陳亨皆降燕于是靖難軍復大振兵勢益雄　成祖踐祚不欲王建國重鎮遣中使書諭再三王乃入朝相見甚歡因乞改南土稍欵將蘇州　帝曰蘇州圻内不可又欲得杭州　帝曰五弟初封錢唐為吳王　皇考以為不可改開封建文無道封其弟允熥為吳王竟不克享建寧荊州重慶東昌皆善地也惟弟擇焉王得書遂出飛旗令有司治馳道　帝大怒王下自安屏從兵偕五六老中官走南昌稱疾臥城樓已封　帝不得已即藩司為府封之已而人告王誹謗及蠱事　帝曰此不出王蓋小人為之以陷王也譬如愛木必去其蠹凡再遣

人捕之王皆掩蔽不發　帝不之罪賜書曰兄弟同
氣至親兄數年躬履艱難亦為保全曾肯有他意
迎者之事既悉置不問但欲去二三小人以示警爾
而固為遮蔽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用小人必
害國家所以決欲去之者為賢弟計也書至更不必
疑亦不得有所猜疑王得書愧服且畏　成祖英明
乃淡自韜晦所居宮庭無丹彩之飾寢殿瓴甋不用
琉璃揀精廬一區種植花竹以鼓琴著書為事　仁
宗初優厚親藩法禁稍解王上疏請入朝又言江西

識大錄

非其封國　帝答書曰叔欲來見感親愛之厚雖欲
見叔亦切惓惓但　祖訓不敢違也所云江西非所
封之國與各王封鎮不同叔受之　先帝已二十餘
年為國南屏非封鎮而何惟并審之王乃沮　宣宗
即位王自以大父行愈益恣肆請于封內選子女不
許更遣其意賜女婦八十四人王人令省中官服朝
服用天子儀仗賀元旦冬至千秋節習儀鈇棒儺副
使石璞聞于朝罪其長史王堅宣德三年王上疏乞
賜南昌灌城田土　帝謂戶部曰王者食租衣稅今

歲祿厚矣土田民所資生不當奪以自豐弗許未幾
王遣人進扇且奏求鉄笛　帝謂左右曰古人謂笛
者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于正也享王之意其在斯
乎命工人製新笛賜王四年王又抗疏論宗室不應
定品級且乞赦漢庶人語多忿戾　帝覽奏謂侍臣
曰祿米定品級皆出舊制忍有此語其意蓋未可量
乃作書答之書辭甚厲大略曰將軍中尉進有品級
祖訓也王焉得蔑棄　祖訓輒肆瑣說必如所云行
君臣禮是教子孫越禮犯分也若群臣與王府將軍

識大錄

皆循君臣禮則是天下紛紛多君也往者逆賊高煦
包藏禍心終謀不軌妄稱　太祖時未嘗預給郡王
誥勅以為擅改舊制具疏指斥比彼執至京出洪武
諸司職掌示之懼悔無及今叔祖敢有不避斧鉞
乞赦免之之說何寃何抑而忿恨不平至此文武大臣
咸謂未諭蓋指此以為言耳不然何以宣德元年八
月之事至今始發也予已悉抑群臣之言尚望謹之
若復不謹非獨群臣之言不已天下人心亦不容已
徒恃尊屬逞纖　朝廷豈與俱存朕曷敢庇雖欲全

親親之義不可得矣王閲書大慎始悔恨折節晚年乃托志長生自號臞仙建塋于緱嶺之巔數往遊焉江右俗故質樸儉于文藻王獎訓士類爲延譽文學大儒海寧胡虛白以儒雅著名王聘爲世子師傅虞白告老歸王爲輯其詩文序而傳之凡群書有係風化及情物修詞人所未見者莫不鋟布國中所著有通鑑博論漢書秘史史斷文譜詩譜神隱肘後樞壽域神方活人心太古遺音異域志遐齡洞天志運化玄機琴阮啟蒙乾坤生意神奇秘譜采芝吟共數十

識大錄

卷與他注纂數十種經子九流星曆醫卜黃冶諸術皆具又作家訓六篇寧國儀範七十四章皆以忠孝恭儉垂訓子孫盟諸山川社稷之神有弗率訓範者受題謬正統十三年王薨謚曰獻在位六十八載世子磐烒孝友仁厚有令聞先卒追贈寧惠王世孫奠培嗣是爲靖王王膺餘殊稟尤致于學才藻豊贍著仙摇卻掃吟擬古詩二百餘篇皆高遠有思致嘗撰文章大格式及古今書法各十餘卷松石軒詩評一卷其書法瑞潔遒勁號曰鐵畫銀鉤然性孤介寡合

識大錄

即諸父兄弟小有不愜動生猜嫌以故臨川弋陽諸爵皆王志也景泰七年江西巡撫韓雍劾王不法上遣大臣即訊奪其護衛罪諸官僚成化十三年薨安王奠王慘酷貪淫不軌諸事　帝遣使勘之多寔下勑切責奪祿三之一在位四十三年薨子覲鈞嗣是爲康王嗣位六年薨康王庶長子宸濠其母馮故娼也弘治八年封上高王十二年嗣王濠輕佻無威儀好弄喜兵嗜利狗色凌虐宗室濁亂無禮養死士爲辟盜江湖間及糾郡邑府庫財爲萬計術士李自

識大錄

然李日芳妄言濠骨相天子也濠大喜時時詗中朝事聞諸言輒喜聞言　明聖朝廷治即怒不應正德切通逆瑾賂金錢無算得復護衛安化王反瑾誅兵部奏革護衛爲南昌左衛陸完爲江西按察使與濠交通九年完爲兵部尚書濠喜曰完爲大司馬護衛可復得矣遂遺完書謀復衛屯田完答書使以　祖訓爲言時伶人臧賢有寵于　上近習張銳張雄錢寧輩及內閣部院大臣皆陰結之以求固寵濠因賢壻司鉞以結諸之輩載金寶輸于賢家分餽諸權要

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于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寶鉅
萬啗權倖其所請吾江西無噍類矣宏知宏
必為梗乃密謀于錢寧為寧籌畫斡旋遂得　旨許復
而宏弗與聞于是言官交論不聽濠既得護衛又結
諸奸聲勢益橫愈自恣肆行文牒僭稱國主　聖旨
目護衛為侍衛誘聚亡命威脅守撫令承奉劉吉招
納驍賊楊青及鄱陽湖寇楊子喬等時時出入府邸
罔攷誰何又令撫臣而下皆以朝服見擅杖都指揮
戴宣逐布政使鄭岳巡按御史范輅幽知府鄭𤩽宋

以方盡拏諸附王府民廬在傍者皆規望畏懼莫敢
言其罪惡副使胡世寧上疏云江西之患不止盜賊
最可憂者天旱日久千里赤地省城被火延燒萬室
基地所便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閭閻破家莊田所通
村落結寨三司官多被鈐束錢穀刑名奉行府委近
者買辦漸行于外府驕擾遍及于窮鄉臣恐此不善
處則良民不得安生聚為大盜臣下恐有隱禍多懷
二心禮樂政令漸不自朝廷出矣寧王德親多才豈
有毫髮逆謀但內外臣僚輔導非法自困逆理得浸

護衛以來威勢日熾上下官司承奉太過伏乞溫詔
戒諭賢王益崇謙順遠避嫌疑仰遵　祖訓止治國
內官僚江西藩臬郡縣應有政務專事　朝廷秉持
常憲無得交私罔上廢法訣府更加嚴戢官吏恪守
禁例施舍貧責惡及貧民莊田基址悉還原業再有
縱惡不悛及投充撥置者法司提問如例更乞嚴勅
鎮撫以下官欽奉　文皇聖旨事例凡遇王府發放
事務必須奏准方許奉行庶幾小民有再生之望地
方無意外之虞宗室有磐石之固九重舒南顧之憂

疏上濠大忿疾遣人賫金銀鉅萬徧賂近習諸姦
錢寧臧賢張雄張鋭江彬等坐世寧以妖言誹謗離
間懿親罪逮繫詔獄榜掠幾死賴御史蕭鳴鳳等訟
冤申救乃得減死謫戍瀋陽于是濠益無復所忌憚
惡日熾南昌致仕右都御史李士實號知兵素與濠
交懽濠因贅其子為儀賓安福舉人劉養正矯情飾
詐頗曉天文兵法讖緯濠遣審理禮致之養正諂濠
有撥亂才濠大喜厚賂結之共謀反逆濠以　武宗
日事巡幸儲宮久虛盜賊紛起人心恟恟乃遣承奉

萬鋭與金寶盡賄諸奸求立其世子冀事成得自
取之錢寧等陰許諾令鋭帰報詭稱欽賜金帶寶物
錦衣候取旨濠奪官池賄事士實左布政張嶺執不
可濠饋以四果啟視之則棗梨薑芥也嶺語使者曰
我知之矣是欲我早離江界也然吾受命于天子豈
行止非人所能與也濠聞之默然良久十二年濠謀
召其子入京既而寧府典寶閻順內官陳宣劉良上
变告濠疑出承奉周儀意盡殺儀家及典仗查武數
百人令承奉劉吉持金錢遍遺諸权奸衆殺順等予

是逆謀益急妃婁氏累泣諫不聽大集群盜凌甲閔
乙吳丙吉等數千人置于家山諸處四出行劫時太監
畢真鎮守浙江約起事為應又結江西去官狼兵及
南贛峒蠻十三年江西大水凌甲等出沒鄱陽湖巡
撫孫燧與副使許逵擬發兵勦之剪濠羽翼三賊遁
去沙井燧欲出其不意自江外掩捕夜大雨風不克
濟三賊走匿濠林臺中竟不可蹤跡燧大集舟師期
勦逐賊亦以防变濠恐賊覆妨己乃謀去燧令人載
金寶于臧賢處公餽权要命之曰急去孫燧則用一

都御史秉梁辰湯沐王守仁皆可慎勿用吳廷舉于
四年 上出巡幸禮官廷議欲建儲居守諸权倖受
濠寶賂咸謀入其世子司香 太廟輔臣梁儲厲聲
曰 皇上春秋尚盛建儲鉅且輕言萬一有他吾輩
伏斧鑕矣邪謀豈可聽御議遂寢士寔養正王春等
與濠日夜圖謀不軌計又恐事起以反名人心未服
伺 上晏駕大位未定即乘变而起盡遣親人盧孔
章等分布水陸孔道萬里傳報浹旬往返蹤跡太密
朝野皆知濠旦夕必反巡撫孫燧日夜防遏托勦賊

名置郡邑城郭兵食事甚悉嘗歎曰即賊起吾不斌
賊賊必以吾所處分故速滅我遂上七疏言濠反狀
旦夕諸縣人邀諸途多不得達雖達京師而諸权倖
厚得濠賂恐事泄並誅又幸冀非望反送致濠所索
謝燧不得已乞休諸奸又欲晉燧為取賄之資不允
副都御史吳廷舉奏劾勘永順保靖兩江口夷情奏
六事寔陰倚濠帝報值濠居母喪脇有司求舉賢孝
孫燧欲緩其逆謀而徐為可圖且謂忠孝一道稱其
孝或可動其忠與巡按王金具疏以聞時江彬寵幸

日甚張忠欵附彬以傾錢寧及燧疏至　上見之驚
曰保官好陞保王賢孝欵何為且將置我何地耶忠
聞之乃密言于　上曰臧賢交通寧王其意未可叵
測奏內稱王孝行譏　上不孝也稱早朝譏　上不
朝也　上領之張銳初亦党濠助復護衛至是知其
且反議復革去護衛以免後患于是言官乃交章劾
濠包藏禍心招納亡命與李士實等潛謀不軌五月
上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如江
西諭濠令　上還護衛發兵大索濠偵卒于臧賢家不

獲偵卒不知止革護衛以為必擒治濠即飛報至南
昌六月乙亥濠以生辰宴鎮巡三司官偵卒報至濠
大驚既罷宴密召劉養正夜議處於養正曰事急矣
明日鎮巡三司官入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
集劇賊吳丙凌甲等伏府中丙子旦左右帶甲露刃
侍衛者數百人各官入謝升訖濠出立露臺大言曰
太后有密旨召我監國孫燧毅然曰請觀密旨答曰
天作猶移汝獨不知耶燧厲聲曰安得妄言求必曰
我今取南京汝保駕否燧怒張目厲聲叱之濠遂縛

燧許逵奮起爭曰巡撫朝廷大臣汝安得辱侮無禮
又縛逵曰汝何言逵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且縛
且罵賊搥折燧左臂並逵殺之于惠民門外時烈日
忽陰曀慘淡城中男女無不流涕于是布政使梁宸
按察使楊璋參政季斅等皆降賊唯戶部主事馬思
聰參議黃宏憤恨不食而死濠署置官屬以劉吉萬
銳等為太監士實為太師養正為國師王春為尚書
凌甲等為都指揮密令畢真反杭州為應使其所親
婁伯回出收兵遣吳丙等帥五萬餘人奪官民船萬

餘艘順流攻南康知府陳霖棄城走賊遂破南康進
攻九江兵備副使曹雷知府汪穎亦遁九江入開門
納賊兵濠令僉事師夔守之七月壬辰朔濠議僭太
號改元順德士實養正言宜至南京正位然後改元
布紹共為濠草偽檄指斥朝廷謂　上以莒滅鄫
高皇帝不血食建寺禁內俾處妓女胡僧玩弄邊兵
身衣異衣至于市井屠販下流賤事靡不樂為棄置
宗社陵寢而造竹宮于宣府稱為家裏蹤跡無厭荒
遊無度東至永平諸處西遊山陝三邊所過掠民婦

女索取贖錢又捐書懸都太監牙牌稱威武大將軍又謂既奪馬指揮妻號馬皇后復納山西娼婦稱劉娘娘原其為心不能御女又將假此婦人以欺天下抱養異姓之子如前所為也是時汀贛都御史王守仁已傳檄遠近起兵討賊濠不敢離南昌已而聞守仁兵未集乃留宜春王拱𣞁偽太監萬銳居守而身與士實養正等將兵六萬人號十萬分五哨出鄱陽舳艫蔽江而下庚子趋安慶欲直犯南京守備都指揮楊銳知府張文錦令軍士鼓噪登城大罵之濠怒

遂駐師督衆運土填塹攻城城上矢石如雨賊多死傷數日不能克濠乃令僉事潘鵬遣家人持書入城諭降銳手斬之支解其屍投城下以殉賊勢遂怯癸卯王守仁伍文定等會兵于臨江濠反謀雖久然意僥倖倚諸奸佞冀得竊位不欲顯言稱亂及事急反始掠省城兵器燧化乙名討賊移外于卻倉卒不能備指賊又為諸下邑所遏不得集其偽將皆賊徒未嘗知戰士寔養正徒以區區文詞議論負時名不識兵機諸附者皆富貴子弟聞守仁倡義誅討未及見兵皆

識大錄

逃避而去甲辰濠造天梯攻城不克安慶守益堅南畿撫臣飛章奏濠欲犯南京廷臣多惧兵部尚書王瓊獨曰豎子素行不義今倉卒告亂不足為慮有王守仁在彼必成擒矣時守仁兵已大集戊申傳于南昌城下敗賊伏兵千餘人己酉攻城城中恟惧官兵四面驟集賊徒皆震駭奪氣倒戈爭退王師鼓噪並進梯緪登城遂克之禽拱𣞁萬銳等及濠二子宮中自焚濠急攻安慶不能下聞守仁兵且至懼而欲還士實等勸濠釋安慶急趋南京否則徑出蘄黃犯京

師濠猶豫未決辛亥聞南昌破大懼欲亟歸士寔曰若直取南京既正大位則江西不戰而自服矣濠不應次日遂解圍引衆歸甲寅次于樵舍乙卯暨官軍戰于黃家渡賊師大潰丙辰賊整衆盛氣挑戰官軍殊死奮擊又大敗丁巳濠退保樵舍聯兵為方陣盡出金帛以賞將士切責脅從官吏不致死力坐觀成敗將引出斬之議未決而官軍用臣叢柴縱火攻之賊遂大敗斬首三千餘級溺死者約三萬人濠泣與妃婁決婁妃與宮人皆赴水死濠及世子郡王將

軍儀賓塈偽太師士寔元帥恭正提督軍務劉吉參
贊尚書王綸都督葛江凌十等百餘人俱就擒其衣
甲器仗財物委棄與浮屍積聚横亘看洲餘賊數百
艘四散奔潰守仁遣官分勦悉平之知縣王冕執濠
見守仁濠曰我願得為庶民可乎守仁對曰有國憲
存濠遂俛首無言守仁令載至囚所行數步回顧曰
妻妃常勸吾弗反吾不聽以及此難也今投水中幸
先生為我收葬守仁曰諾濠坐檻車中凡哭曰紂
用婦言亡而我不用婦言亡悔恨何及矣 上聞濠反

下詔暴其罪惡告于 郊廟削除封爵籍屬遣安遠
伯許泰平虜伯江彬太監張忠張永等督軍討之中
途聞捷計欲攘為己功因家請親征諸近習侍上豹
房各獻擒濠之策 上亦欲假親征南遊張忠見幾
事藏賢事敗欲因此邀功乃共相蠱惑于是 上下
詔親征自稱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鎮
國公江彬張忠等提兵急趨江西將奪濠獻捷至則
守仁已執濠赴南京矣忠等失望恚恨欲共誣守仁
始同濠反以天兵猝臨始會濠厭罪因并禽之以為

功張永謂守仁忠正陰解散其謀九月 上至南京
守仁將獻俘闕下忠等謂當縱之鄱湖俟 上親與
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遣人追至廣信守仁不聽乘
夜過玉山張永已俟之于杭州守仁謂曰江西之民
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
既極必逃聚山谷為亂昔助濠者尚為脅從今為窮
迫所激奸宄群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
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為群小在
君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為掩功來也但

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群
小之怒無救于天下大計矣于是守仁信其無他以
濠付之復上捷音歸功于永忠彬泰等 上乃北旋
車駕至通州賜濠死宗室拱樤及逆党皆伏誅燔其
屍而揚之濠之反也李士寔等逆料 上必親征故
勸濠沿流而下疾取金陵以待之冀得徼幸萬一賴
文錦預其事守仁躡其後禽濠迅速使之無隙可乘
向使稍延歲月釆墮賊計將天下騷擾變亂日滋不
可措矣濠謀逆二十餘年稱亂僅四十二日而就禽

嘉靖元年命弋陽王拱樻攝府事
弋陽王拱樻寧惠王之玄孫也惠王次子奠壏景泰
二年封弋陽王天順五年劾誣王與母妃姦淫事
英宗法司覈之而虛　帝怒使更覈之遂以寔報勅
母子俱自盡且焚其尸曰母污我王牒焚屍之時天
大雷平地水數尺　帝徐聞其無罪也乃贈謚曰莊
僖而命其長子覲鐮嗣王在位三十三年薨謚曰僖
順子宸汭嗣十六年薨謚曰莊僖子拱樻嗣王闓奭
有幹局物封將軍宗人已屬目其賢會宸濠作逆伏
誅諸郡王勢相頡頏無所統率　世宗以王當逆濠
時守正不阿勅攝理寧府事明年嗣弋陽王嘉靖四
年王上言臣祖獻王惠王乃四服子孫所共祀非獨
宸濠一人所自出也前以宸濠故廢祀今其孫如臣
等俱蒙　聖恩甄別戢守、如故而二祖不獲廟祀臣
竊痛之乞賜立廟致祀禮官議逆濠之罪不及相父
二王無罪祀不宜絕當如所請以廣孝思從之于是
浮偹衆札稍增設審理奉祠典儀諸條屬自藩臬諸司
以下歲時皆入謁如大藩礼九年王又請浮主山川

社稷之祀礼官言逆濠不道変置社稷存諸有司拱
樻不過約束宗室代理府事豈得與有司之事　帝
然其議遂弗許十九年撫按舉王忠孝賢良　帝賜
勅嘉勵王因奏修獻惠二王寢園從之二十九年薨
謚曰端惠在位二十八年子多焜嗣是為恭懿王枋
世宗命端惠王統理宗人而不冠其府二字于是宗
室遂起爭心三十一年宗人共訐奏多焜不宜世襲
管理禮部因撥山西交城襄垣慶成府例請令建安
樂安弋陽三府分管建安以鍾陵一府附之樂安以
石城瑞昌二府附之弋陽以臨川宜春二府附之凡
事轉奏行慶賀礼轉次從尊仍更次弋陽王印章管
理舊名從之
奉國將軍多煌弋陽僖順王曾孫也父拱檜豪奭喜
客善詩而煌恂謹孝友與弟炡爆焐皆以文雅結友
偏遠近子弟群從莫不解發善書一門之内雝雝焉
弋陽恭懿王絕嗣諸宗人舉煌賢能　帝遂勅攝弋
陽府事瑞昌諸宗皆屬焉煌性廉靜寡欲子壯趫趫
重又嫺詞藻善承父志政暇輒開逸園讌賓從雅歆

投壺賦詩以為樂著委蛇集熊湫人登卒煙鰥義不
更娶獨處齋閣者二十六年萬曆癸巳冬兩臺疏舉
煙改勑行題高其　帝方欲下詔褒予會煙病卒
詔遣郡守加祭一壇蓋殊典也煙弟多炡字貞吉顏
啟紹人善詩歌兼精繪事見古名人墨蹟一再臨之
如出其手亦牘小札日可百函語語有致始與宗人
續境境其結詩社久之遊道益廣海內談藝者莫不
知有貞吉嘗輕裝遠覽山水蹤跡徧吳楚閩越至傾
生家居以精鐵骨門闔賓客襟杳未幾鐵溲鈐去號

病起益良苦猶吟咏不廢臨絕時揉筆作帖命子懌
其以白憤鶴鼇欽楫則並鐫勒銘識門人子弟私諡
曰清敏先生所著五遊編勒遊編行于世時樂安有
輔國將軍多癸亦雅有詩癖遣詞新奇與族人懌
懌修竹林之遊放志文酒夜以繼日終其世無忤
也
石城王奠堵字惠王第四子也性莊毅簡貴寡言笑
家法甚嚴子孫小遺教者輒繫而笞之內外日凜凜
從事時諸郡王多以驕奢濫肆生法王獨謹度秉忠

未嘗有過舉在位三十六年薨謚恭靖子鎮國將軍
覲鍋孝友慈惠動必以禮先卒長子宸浮嗣王弘治
中坐罪奪爵次子宸浮封鎮國將軍浮性嚴重方正
家法肅宸濠欲屈之數遣人火其居而誣宗族覓
佐之以示惠浮固辭不受以故濠敗浮免汙蟣子輔
國將軍拱樧醇孝篤誠動以禮義自檢處賭室屋漏
終無惰容日稱述先賢懿行訓誨諸子孫嘗作家訓
一篇其辭曰若幸弛負擔而嬰爵祿毋以世及罔或
墮于禮汝毋侈于聲毋湎于酒毋作驕溢毋肆于訟

以顛覆厥家汝有子若孫迪以詩書毋姑息是肆以
戕厥性汝友朋以祇勿近便佞善柔毋豐殖貨賄以
賈怨汝御臧獲群隸亦維莊厥身維孝維忠克昌厥
後毋事巫覡左道汝祖　高皇帝尚有垂訓念之哉
神宗御極以概年高有德再降詔書存問壽八十有
四卒概子奉國將軍多煃恭惠端謹好經術以敦睦
著稱煃子鎮國中尉謀㙔字　煃常自督課授五
經史漢百家之言故謀㙔以博雅大學名動江右萬
曆辛卯給事中葉初春疏請授江西宗正舉謀㙔學

行萬曆癸巳冬撫按議揭石城管理瓯荐埇于朝
明年勅埇管理石城王府事謀埇多才藝工詩善爲
文著文集及藩獻志若干卷行于世自號鏑丞謀㙔
五世咸謹身修行嚴整家教有恭靖王之遺風
奉國將軍拱枘瑞昌恭僖王曾孫也性樸茂好學善
草書始枘父渠爲濠累逮繫中都枘請以身代嘉靖
十三年冬 賜勅褒奬已復上大禮頌一章年八十
有九乃卒子多炘好文雅以孝行聞衆宗正未累薦
曆二十二年薦揮瑞昌府事 命始下而卒枘弟拱
榣字茂材博辯儒雅有智數嘉靖九年冬上書請建
宗學并詔宗室拔坺環行耕奉礼謹祀典加意恤刑
後以議礼稱 旨賜勅襃諭又嘗捐田白鹿洞贍來
學者與兄枘並以聲譽致諸貴遊子鎮國中尉多熿
字宗良博雅好修辭賦典麗始與奉國將軍多烇齊
名晚益折節虚己奬掖後爲章書茂美有晉法給事
中張應登荐堪宗正者于南昌則首舉熿後病瘖不
廢吟諷謹嚴者並宗之多烇字用晦瑞昌榮安王曾
孫也始公族習爲豪侈貴倨烇父拱樹獨折節縉紳
間以儒素皆率子弟以故烇一意修詩書工書特甚
海内稱譽之然性簡貴矜莊舉止多僻族人莫不屬
目而遠之晚節益嗜黃冶閉關絕慶弔礼再舉宗正
而辭者益衆悒悒不樂卒是時建安輔國將軍拱樋
樂有鎮國將軍多熔並以文雅著名熔尤嗜古傲物
樋著瑞鶴堂詩集奕臺集熔著支離市隱集北郭子
魚樂詞三十餘卷

岷王

岷王楩 太祖第十八子洪武二十四年册封定都
岷州二十六年 帝以雲南土曠人悍必得親王以
鎮之乃改建王邸于雲南二十八年之國建文初坐
恣悖不法廢爲庶人流漳州靖難後復王愈肆驕横
復與西平侯沐晟交惡 成祖召之還不至乃賜
書戒諭使仍還鎮永樂元年王擅杖諸司印章戕殺
官吏激變夷人沉湎廢礼 帝怒奪王册寶罪其府
僚詔諭天下諸司事干王府者遵祖訓啟王有司會
行事務不許擅啟若王府事有相關即遣人馳奏不
待報而擅承行者論以重罪未幾復賜王册寶勅諭

之日尔在建文時被收冊寶拘囚困辱盖已極矣朕
即位之初篤念親親復尔封爵召還京師尔宿昔不
至乃恣行威福擅拘方面諸司印信殺戮官屬及至
京又出語悖謾略無敬君事長之礼且當有事宗廟
之日沉湎酣酗無復藉至對閣豎則俛首下氣言之
可傷而冥焉無慙如此尚可有爵土耶今以同氣至
親特略尔過仍賜冊寶俾守舊援尚改行易慮毋作
匪彝以貽後悔洪熙元年遷國武岡州景泰三年王
乞徙封湖廣善地帝許是歲薨諡曰莊王在位六十

一年子鎮南王徽煣嗣是為恭王弟廣通王徽煠謀
反事覺廢為庶人恭王在位二年薨子順王音埅嗣
順王薨子簡王膺鉟嗣簡王薨子靖王彥汰嗣嘉靖
十年彥汰與其弟南安王彥泥各訐陰事彥泥坐廢
為庶人禁錮高牆彥汰坐荒淫耽度抗制擅杖幽囚
嫡母致威逼迫多官鞫臣亦革爵為庶人令其世子
譽榮攝理府事譽榮為父乞恩詳攝府礼官以見潘
鍾緩此奏故彥汰冠帶理府事十二年彥汰乞復王
不許十五年上　兩宮徽號詔復彥汰王彥汰在位

二十八年廢廢五年而復王又八年而薨世子譽榮
嗣是為康王嘉靖二十七年彥泥之子鎮國將軍譽
棣以父老病陳情乞恩求得生還否則願棄爵入高
墻奉養　帝以彥泥罪重且入高墻養父非故事皆
弗許康王在位十七年薨子定燿嗣
渭南王譽播岷恭王玄孫也幼而穎慧兒時母吳妃
口授章句即記憶不忘祖懷簡王嘗把置膝上曰他
日光吾緒業必此兒也孝友天性母妃遘疾久不愈
王晝夜侍湯藥衣不解帶者逾月居母妃與父安和

王喪哀毀如不欲生發引日徒跣視者感歎又
篤愛二弟先業盡以讓之且為歲輸粮于官少弟譽
格嘗感疾之南嶽避崇王中夜聞之亂起亟呼人追
請寢食俱減及返而後安待宗人尊卑行次曲有儀
度有兩庶人構訟三十年不相下王從容酌卮酒諭
以　祖宗訓制且為奏　請冠帶婚資月粮二庶人
感激叩首不敢復有異慮與士大夫處款曲有情若
布衣交不知其為王也教授楊仁重年老乞休厚贈
之還舟車護從皆親為點閱臣僚罔不感激思報者

湖南水荒饑民十數人盗王囿谷為守者所覺執詣
以獻王不忍加罪曰彼為饑餓所迫耳乃悉以餘穀
賜之其人愧謝而去終為良民性樸素不喜浮華居
常服常布衎好讀書然不泥章句意興所到輙為文
詞不事雕綴而天趣暢發自號白巖山人嘉靖庚申
薨在位十四年謚曰莊順未薨之前自撰壙誌藏之
匱中臨終呼子定燭至榻前手書遺訓數百言點畫
不苟因歸一日洞然無别今方知不枉費工夫之句
端坐而逝

谷庶人

谷庶人橞 太祖第十九子蜀獻王母弟也據橞自云太祖第十八子蕭獻志亦曰手獻王為弟十六子王牒册以岷莊王為弟十七子蓋以趙王杞早夭不數也
獻王篤學而橞不悅說詩書以智譎自喜洪武二十
四年封為谷王二十六年建邸宣府即古之上谷也
建文中靖難師起橞遁還京建文君親信之令守金
川門橞登城望見成祖麾蓋遂開門出迎 成祖即
位賚賚無算賜樂七奏衛士三百加歲祿三千石官
其護衛指揮僉事張興為都督僉事儀衛正張成都

指揮使改封長沙橞逐恃寵驕横恣為兇悖永樂七
年忠誠伯茹瑺請告歸道出長沙不謁覲橞橞以為
言帝重違其意下瑺錦衣獄遂死獄中橞于是益恣
肆無所忌造戰船弓弩器械招匿亡命習兵法戰
陳日與都指揮張成宦者吳智劉信等謀不軌呼成
師尚父智信國老令公偽作讖書以為圖讖有十八
子云已 太祖十八子也陰傳播惑衆巧製燈山上
獻擇壯士入朝架燈又選壯士習音樂與燈並上欲
伺隙為變又奪民田侵公稅擅殺無辜長史虞廷綱

屢諫不聽復誣繫殺之張興懼禍及已因奏事北京以
狀白 帝帝未之信興過南京啟 太子曰臣冒死
上聞 上顧不信願殿下垂聽愚臣之言他日得無
連坐誅滅臣家臣死且不朽橞又遣劉信持所為讖
說誘蜀獻王獻王復書切責不聽已而獻王子保寧
王悅燇得罪投橞橞納之因詭衆曰往年我開金川
門出建文君建文君今在我宮中我將舉事為建文
君復辟事將發會蜀王上變告永樂十四年七月
帝得疏歎曰朕待橞厚不宜有此心蜀王忠孝又不

置敎我張興堂為我言我不忍信今果然矣立命中官
持勅諭穗入朝今違悖擅遷蜀穗不意倉卒敗露計
無所出乃就徵十月至京入見　帝以獻王章示之
穗頓首自伏言必罪於是大臣廷劾穗罔將辟曾祭
漢戮安長皆大義滅親　陛下縱念穗奈天憲何
帝曰穗朕弟朕且令諸兄弟議之明年正月楚王楨
等議穗進　祖訓謀不軌踪跡甚著大逆無道罪誅
不赦　帝曰諸王本大義國法固爾吾寧生穗二月
削穗及其二子賦灼賦熗爵為庶人安置廬州誅諸
同謀者張興以先發庶人罪狀得不坐宣德三年以
媛賜栽

韓王

韓王松　太祖第二十子洪武二十四年受封定都
開原二十七年　帝以王及瀋王年幼命肴視秦晉
燕周齊諸王以悖友悌之情春三月二王啟行至秋
秋八月而還永樂五年王未之國薨於南京諡曰憲
子冲㶿永樂八年嗣是為恭王恭王好學工詩能屬
文二十二年出封平涼洪熙元年王及其弟襄陵王
沖秋樂平王沖焚各獻詩頌　仁宗嘉歎曰東平河
間之風也降勅嘉勵賜王銀五百金襄陵樂平各二
百五十金褚幣稱是宣德三年王奏平涼土薄乞遷
國長沙　帝復書云歲祿不充蓋陝西頻歲飢饉若
年穀稍豐便可足用惟叔安意俟之長沙之諭　先
帝成命在上不敢踰越又言居弟監帝遣主事毛俊
經度弁建襄陵樂平二邸及岷州廣福寺陝西守臣
言歲歉　詔止勿建王又言儀盧已撤縱至冬寒工
力愈難　帝乃令繕王宮罷廣福寺又允王請蠲護
衛三年屯種復以境內無鹽為請　詔許王易鹽正
統初邊備廢弛平涼北接徼外虜衆數充斥境上王
冒見邊防利害挹脫憤邑上書極言時事　英宗報
曰叔愉邊計至悉足見叔祖惓惓以宗社國家為心
深思遠慮雖古賢王不是過也賜璽書慰勞并賚金
幣正統五年薨薨後九年而有土木之變時論惜焉
子範圯以開城王嗣是為懷王三年而薨無子弟範
𡍼以西鄉王嗣是為靖王五年薨子徵釬以高陵王
嗣是為惠王十一年薨子偕流以廣安王嗣是為悼

識大錄

王五年薨無子弟僧濶以彰化王嗣是爲康王二十
五年薨無子姪旭揵以通渭王嗣是爲昭王三十一
年薨世子融燧嗣是爲定王嘉靖十五年王請易恭
鹽戶部言茶易戎馬鹽供邊餉遂不許諸王惟韓士
瘠祿薄人衆甚貧凌越有司平凉知府往往被其害
宗室旭拒等百五十人至關總制尚書撫巡黄臣周
鈇疏于朝榜諭禁戢三十二年襄陵王融焚與宗室
二百六十餘人連疏許王秉幷山田市肆虐殺無辜
招集無賴諸奸利隱慝事詆以不軌王亦撫襄陵王

諸宗室允淫不法事奏之　世宗遣中使勘治各得
其狀　帝以王貪淫嗜利任用匪人熏丞暴横停其
世子祿半歲勒王改悔守法錄其宗人所占官民山
田寺地各給主入官諸撥置兇惡俱論罪襄陵王坐
誣妄奪歲祿三之一諸宗室不法者皆削罰有差定
王在位三十年薨悼恭世子摸與先卒世孫朗錡嗣

瀋王

瀋王模　太祖第二十一子母趙貴妃也洪武二十
四年封定都瀋陽永樂六年改封潞州王及弟安唐

識大錄

伊郢王佳曹王俱之國　成祖命戶部歲止給本色
祿米千石免其護衛軍屯租三年仍勅王府僚屬竭
誠匡勸各賜鈔有差宣德六年卒謚曰簡在位四十
一年子康王佶𤇆嗣二十五年薨子莊王幼學嗣五
十九年薨子恭王銓鉦嗣九年薨嫡子福山王勲杜
己卒嫡孫胤檉僅六歲恭王病且卒慮諸郡王爲患
預奏以檉主府事令母妃郜氏保護長史承奉官輔
導以俟其成及王薨宿遷王詮鉌請命靈川王胤移
居捍郜氏奏請如王志禮部言王國宗祀嫡孫承重

國爲正禮毋妃與事亦當預防請止令在宮保護居
事皆聽長史等官檢束郡王將軍及宗人不得奏擾
長史等官宜盡心輔導有不恭戢者巡按察舉奏
淫之胤檉生十歲未嗣而殤謚曰懷王初莊王無嫡
有庶子七人恭王以庶長子嗣位次子銓鉌封靈川
王恭王系絕例應第二支承襲郜妃及陵川諸王長
史韓宗孔等同奏推胤移攝理府事而吳江王勛清
宜山王詮錯爭立　帝切責之嘉靖十年命胤移嗣
王弟胤梃以鎭國將軍理靈川王府事胤移者靈川

恭懿王銓鉌之孫恭裕王勳淄之子也嗣位十九年
薨謚曰悉子怡煩立是爲宣王

安王

安王楹 太祖第二十二子洪武二十四年封以沖
幼未之國靖難兵入金川門王率文武群臣奉迎乘
輿勸進永樂六年之國平涼十五年薨謚曰惠無子
國除盡革府僚及樂户留典仗校尉百人守園永樂
末 仁宗封韓王子平涼第襄陵王附封國中 英
宗令宮校隸韓長史供惠王祀服日給事襄陵王景
泰五年襄陵王王上疏乞永祀惠王從之襄陵性妹韓
憲王第二子安惠王之孫也天性孝友篤志母嘗病
甚王籲北辰下封肉和藥療焉母病頓愈後母卒毀
瘠終喪每當展墓率子孫躬鋤畚以培塚木兆韓恭
王得疾王日視湯液累月不治其私家至或衣不解
帶喪極其哀毀既己巳虜也先犯順王赴京師勤王
會虜解去 璽書勞焉嘗憤虜衆憑陵華夏成化六
年上書請率子壻首擊虜報國自効 璽書褒予成
化十三年薨謚曰莊穆在位五十四年子範址嗣是

識大錄

爲恭惠王王亦敏學篤行母荆妃久罹危疾醫弗能
療王五色無主禱諸神乞以身代遂刲肉和湯進之
母竟獲全景泰元年事聞 璽書褒美恭惠王薨子
徵鈐嗣是爲安穆王王好學循礼敦睦懿倫有祖父
風弘治十八年韓昭王奏王孝友敦篤憫恤軍校年七
十七猶扶杖北向拜聖壽節不肯廢礼請褒崇之
以式宗藩 武宗致書獎諭正德十二年王請將樂
户奉祀安王 上允之特賜樂户明年樂平王遂援
例亦請樂户礼官言郡王有樂户非制也因并革襄
陵樂户嘉靖二年王及韓昭王又以爲請 世宗以
安王故復賜樂户安穆王壽登百歲而薨子偕淛嗣
是爲端和王端和薨子旭櫶立是爲簡懿王自莊穆
至懿簡五世同居言必及義雍雍肅肅以孝友相師
嘉靖十二年韓昭王聞于朝 帝嘉其親睦可風遣
使賚以羊酒賜璽書褒之仍表其門十五年韓定王
嗣立使長史革奉祀樂户王請之再三韓王弗許王
乃上疏聞于朝言礼樂自天子出韓王不得擅予奪
韓王亦言親王郡王禮樂宜有降殺 詔曰與樂户

為安王祀也簡懿王堯子融焚嗣是為順靖王融焚志弗臧多行不義而褻陵之世德衰矣三十二年融焚以私忿誣告韓定王不軌韓王亦奏融焚死謚不法事坐削祿三之一順靖王堯子謨𡍼立是為恭懿王

唐王

唐王桱　太祖第二十三子母李賢妃洪武二十四年封永樂六年建國南陽在位二十五年薨謚曰定子瓊烴永樂十九年嗣是為靖王嗣位六年薨無子弟瓊炟嗣是為憲王四十八年薨悼簡世子芝墭先卒無嗣次子芝址以舞陽王嗣是為莊王十一年薨子彌鍗嗣是為成王王篤行好學敦睦宗人　孝宗特賜以五經子史諸籍王廣置精廬園中集學校偶秀者資給之使肄業　武宗朝王上疏以用賢圖治為言時　車駕數巡幸王作憂國詩八章以諷晚年詩繪益精行草皆稱妙品著甕天小稿并家教若干卷在位三十五年薨無子侄文城王宇溫嗣是為敬王嘉靖二十一年王獻金千金銀萬金助建　太

識大錄

廟　帝賜王玉帶一圍加歲祿二百石在位三十六年薨子宙栐嗣是為順王在位三年而薨子碩熿嗣

文城王彌鉗唐莊王之次子也幼而溫良長乃碩茂好讀書每批閱輒舉其要凡古今事變及百家諸子遠迩洪纖靡不究竟早受冊封就第時　莊王及母妃方康獲臨國　王旦日入內侍膳問安歷寒暑不輟　王妃甚愛之　凡成王嗣封王事奉恭謹友恤諸弟故為　成王及諸宗室所重有國事涉疑難者咸就王商確王立則令咸中肯綮正德辛未間河南北盜起勢逼南陽南陽震驚王指授府衛官方畧兵戎整飭防禦戒嚴賊聞遁去民賴以安莊王及母妃病王親倚徨左右籲天泣禱没之日擗其柔毀瘠送途步三十餘里號呼不絕聲教諸子有義方毋為擇賢師講讀諸子皆撿飭自勵頗皆茂成雅尚儉素不喜華美宗人有以千金飾裘馬貿名姝者王內憎之若將浼焉日惟與文士觴詠自樂晚年廣置園圃植蒔花竹構謙光諸亭曰吾非耽樂乃以待賓友燕宗室相與娛暮景爾庸是士大夫過南陽周不造門

識大錄

王二草隸善詩什詩尚氣格而拍有風致每對客揮筆一韻輒至數十首自號秋江吏所著有宗訓直言讓光堂集秋江詞若干卷初謚恭靖嘉靖四年以子字温嗣唐王贈王為唐恭王

承休昭敬王彌鍉唐憲王之孫也性警敏絕人喜儒雅而善決斷嘗彙古法書名曰復齋集古法帖若干卷李夢陽贈之詩曰至人閑後學君子萬前聞所著存稿樂府復齋錄十餘卷嘉靖二十一年唐敬王以王竹裡上聞 璽書褒之命未下而王薨孫端惠王宙栻亦好學識典故著 皇明統宗繩蟄錄、

輔國將軍宇泱唐定王玄孫也五歲喪明從師氏畫掌識文字而耳授書日記千言久之博通群籍尤精太乙壬遁歷數方技又多習 國家典故嘉靖庚子陳便宜數十事書上留中著名獻錄辨疑碑唐成王以厚天王曰之子宙松力舉千斤而好勵嗜書慕古節俠應義之風不遂時靡松子碩熿字孔炎封鎮國中尉博雅慷慨工文辭益弘家學與其子罷封並以詞章著名海內號南陽父子萬曆戊子吏科給事中張登疏諸藩文行堪宗正者薦碩熿器封於朝論者榮之碩熿著巨勝園集友聲集五色石二十一卷器封著兜志畧恭游集而詩尤驚奇

郢王

郢王棟 太祖第二十四子母劉惠妃也洪武二十四年受封王弟曰伊王伊王之弟曰皇子楠楠於諸子中最少生未逾月而殤永樂六年王始之國安陸在國六年而薨謚曰靖無子國除留內外官校守國奉祀妃郭氏武定侯英女也王薨妃痛哭曰賢王舍我去我寡婦也而無子尚誰恃乃對鏡寫容付宮人又痛哭曰俟吾諸女長令識母容也遂自經宣德四年梁王之國移宮眷居南京舊邸歲時百需悉內府資給王三女長封光化穀城南漳郡主歲加祿各八百石令為議婚舊國

伊王

伊王㰘 太祖第二十五子葛麗妃所生也洪武二十四年冊封永樂六年之國河南王在國荒於政事其母舅葛甲暨其偽數輩奏王無道 成祖命御史

藪之浮實岂王入朝訓戒之厚遣還國王廷錚請罪
蔫甲　帝不荅及退朝謂近臣曰伊王誠風漢也勸
朝廷罪其毋舅昔漢文帝罪薄昭雖當後世猶有貶
譏况無罪乎今王回國必加罪於彼矣遂息差人及
王未至罷奏王者數家還朝王回索之無得乃已永
樂末王薨　帝以王行虐戾謚之曰厲子顥炔宣德
初嗣是爲簡王々屢有所規求于知府李驥々不能
曲從其內官々挍虐害庶民驥又稍爲禁戢王積不
平以此深惡驥常藏怒以待之宣德六年冬至驥回

吏逐朝王々猶以爲遲執而縶之於儀衛司獄伏日
始釋驥以聞　帝曰朝臣北大廷朝賀皆昧爽之際
未嘗以四更此必小人教王辱知府之計乃致書諭
王謹守　祖法勿信讒邪府中承奉長史典儀悉械
送京師治之正統六年王薨子安王勉𡍩嗣二十二
年薨子悼王諟鈬嗣十年薨無子季弟邨城王諟鈞
嗣是爲定王在位三十二年薨子莊王訏淵嗣十六
年薨無子弟濟源王訏淳嗣是為敬王嘉靖中王上
言祿薄先朝已浮河南緜鈔五萬七千七百貫准祿

米八千嘉靖八年䓁諸王請乞穫𫭢田湖伊府課鈔
亦在䓁中乞補祿ー戶部言伊祿二千石通給本色
英宗加米五百石　憲宗又加麥一百五十石課鈔
本成化弘治正德年請乞非永樂以前欽賜比况河
南一省諸王缺祿八十餘萬而伊王今復請益祿々
無所出　帝遂不允敬王在位十六年薨子典楧嗣
在位二十年坐不軌發爲庶人典楧嗣位聽信承奉
蔡朝奸徒吳帝周奇侵辱有司酷虐百姓占奪官地
民舍增修府第遣軍校四出催激府第價銀拓洛陽

寄居民千餘人逼令作工價立栗敚緝事鉤索小民
過失闢府第爲樽城一座重城一座環城紅鋪十座
自正宮外建梘櫓清和鸞鶩騰光等宮殿迎仙百花
臺乘風御氣諸閣以擬帝闕又遣內使軍校大索軍
民婦女選視不中式者亦留府中令以金贖繫永寧
知縣謝曾拷掠逼跪殿門嘉靖三十九年河南撫按
奏王不法　帝遣給事至河南即訊左右皆服罪還
奏典楧執辯臣守藩恪謹所造府第未嘗違制乃參
事林騰蛟等誣陷臣也於是復命刑部侍郎趙大佑

等覆勘具有實狀詔下禮部三法司會議咸言伊王
奢縱淫虐大違 祖訓法當重處請嚴加戒諭令速
圖自新盡墮其違制城樓殿鋪宮殿臺閣以舊址歸
之官民所強娶婦女應給主價者悉令償之仍令長
史司将王改過事蹟啓呈撫按具奏 帝從之嚴勅
申誡逮蔡朝等論治如律典模於無悛志竟不遵旨
而兇横愈甚四十一年御史林潤劾奏典模前以宮
室僭制肆悪虐民為撫按所劾 上赦勿誅第令省
改而復怙悪不悛日以長淩洛陽生靈如在湯火請嚴

飭撫按如明旨刻期改正諸所侵奪悉還主者盡損
額外軍校以明王心跡典模三疏辨白訐潤以風聞
妄言挾私報復于是禮科劾奏王怙終吝改藉制言
官宜治其輒謀官之罪礼部亦言王僭越侈恣擅作
威福事皆有驗今又抗違明旨瀆擾無已断不可長
帝赦不問勅撫按官以前旨切責之若仍不改具以
狀聞典模不奉詔屢疏自辯誣為言官所劾礼部議
當削罰 帝亦悪其終悪不悛奪歲禄三之二革去
護衛逮問長史等官置之法典模益怨望詛呪既而

訖聞嚴世蕃父子有篡立意乃輸白金十餘萬賂世
蕃為援世蕃受之典模意厭氏戴己益跋扈私造軍
罷陰養戰馬圖不軌又為九五當乾牌置宮府中而
強逐民間女子十五以上者數十百人不從則闔門
殺致怨聲載路四十二年世蕃敗典模惜所賂遣人優
三十餘從分宜索之世蕃不得已還其金使賊邀諸
吉安之隘盡殺群僕而刼其金以歸河南恭議廉得
其狀巡按御史以聞 章下廷臣議礼部法司俱請
實重典 帝不允廢為庶人禁錮高墻籍其財產

九五牌 帝乃命駙馬都尉馬詔告于 太廟削除
世封其私服坐導君為悪論必謫戍者百五十餘人

靖江王

靖江王守謙 仁祖之曾孫也祖重四公 太祖長
兄洪武初追封南昌王王淳良務本敦朴質直與人
無迕色力農于太平鄉之派村庄元至元甲申江淮
大侵 仁祖及王興次子山陽王皆相继殁妃王氏
攜長子文正守節二十餘年及聞 太祖起兵乃往
依焉 太祖見之悲喜交集事王氏甚謹撫文正愛

逾己子文正為人勇敢有才略然深狡強戾軍中莫敢近視國初從 太祖渡江克太平破陳也先營取建康累有戰功 帝問曰汝欲何官對曰爵賞不先有功而亟私親何以服人心若叔父創成大業姪奚患不富貴乎 帝善其言益愛之擢為樞密院同僉辛丑改樞密為大都督府命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 帝克江州偽漢平章祝宗以南昌降壬寅徐達征武昌宗中途叛還據南昌四月亂始定 帝曰淂南昌是去陳氏之一臂也況其地襟帶江湖

控荊引越乃楚之重鎮為吳西南藩屏民人好訟難制山寨未降者多非骨肉老成莫可為帥乃命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等往鎮之文正既至增濬城池嚴為守備招諭未降山寨成桀驁頑健訟者誅之號令明肅遠近震懼癸卯四月陳友諒自武昌親率舟師號六十萬圍南昌用雲梯百道並進晝夜環攻友諒親督促之志在必拔文正主畫中軍分布諸將隨方應敵所獲甚衆友諒以其所獲吉安守將劉齊等徇城下文正略不為動至六月被圍日久音問不通援兵

不至文正乃遣千戶張子明告急於 帝敵攻城益急文正遣捨命王詣友諒營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及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出友諒縛捨命王於城下殺之文正堅守以待援至張子明取東河小魚舟夜泛水關潛出越石頭口夜行晝伏半月始達建康 帝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戰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之巨艦將不利用又師久乏粮若援兵至可破也 帝曰歸語文正但能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子明還至湖口為友諒兵

所執友諒使呼文正出降子明至城下呼曰大軍且至固守以待文正聞之守益堅敵莫能克七月丙戌 帝親率諸將統舟師二十萬討之友諒始解圍與師大戰鄱陽湖竟敗死論者以文正功最高武昌既平文正分遣部將討江西未服州郡數歲悉平之文正自恃為 帝所寵愛又有大功浸為不法奪民妻女脉搦之屬僭飾龍鳳 帝遣使責讓文正懼謀叛降張士誠江西按察使李欣冰奏之 帝曰此子不才如此罪吾因行焉以定之即日往南昌艤舟城下

遣人召之文正不意　帝遣至倉皇出迎　帝泣曰
汝何至若是遂載與同歸至還康群臣交章劾之請
寘於法　帝曰文正固有罪然吾凡止有是子若寘
之法則傷恩矣乃免文正官安置桐城召其子鐵柱
謂曰爾父不率吾教恣肆兇惡以貽吾憂爾他日長
成吾封爾爵不以而父廢爾爾宜修德勵行蓋前人
之愆無負吾望也遂育鐵柱于宮中教訓撫息甚篤
文正尋卒于貶所洪武三年封鐵柱為靖江王賜名
守謙建邸桂林改元順帝獨秀山潛邸為王宮守謙

既就國狎比小人肆為淫虐百姓苦之　帝未忍致
法召還京師戒諭之守謙不知悛悔心懷怨望作詩
訕刺　帝復客賓使居鳳陽力田冀知稼穡艱難而
思所以保富貴也閱七年　帝以其久歷艱苦必克
自新復其爵命鎮雲南又諄諄訓戒守謙既至雲南
復眷擬淫佚掠殺不辜軍民怨咨　帝猶不忍置罪
仍召還安置鳳陽雖在貶所橫恣自如強取牧馬暴
擾一鄉乃召至京笞而禁錮之二十五年卒子贊儀
尚幼　帝憐宗室諸王皆無後封為王世子留京師

贊儀恭慎好學能書洪武三十年春遣省晋燕周楚
齊蜀湘代肅遼慶谷秦諸王擇文武忠厚之士以從
以贊儀年幼欲其知親親之義且令涉山川險易也
永樂初嗣王之國賜予禮數俱從親藩王薨謚曰悼
僖子敬佐嗣是為莊簡王莊簡王薨子相承嗣是為
懷順王懷順王薨子規裕嗣是為昭和王昭和王薨
子約麒嗣是為端懿王弘治十五年薨子經扶生而
穎慧不凡有至性端懿王與妃構疾祖母懷順谷妃
薨經扶年甫九歲代主喪祭慎始敬終盡無愆禮徒

步送葬或有以道遠中途勸其登輿者卻之曰送死
大事敢失禮乎王妃疾日益篤經扶晝夜躬侍湯藥
未嘗離側中夜常焚香籲天未幾王妃相繼薨經扶
哀毀幾絕弘治十八年封為王世子正德十四年嗣
王王年雖少嚴恭寅畏老成慎重事無大小必遵成
憲接宗人曲有禮度好學親士樂善不倦審理周世
賢而有文日必延之講究經史改容禮貌稱為先生
而不名讀書之暇隨筆賦詩綴文皆有關於身心倫
紀不為慢語嘗於宮中獨秀山間鑿石為盂盥手勤

銘其中以者自新之義又為敘義咸皆刻於石山勝處時登眺焉興之所至輒形於詩長篇短章多至數十首目其所常游詠之洞曰樂天岩曰潛修又於山之左右豎二綽楔署曰報國思親園中山場王田所入歲有常數先時不計豐歉斂之至有破家不能償者王始因其豐歉而增損焉遇歉率量減其入歉終王之世人蒙其惠嘉靖五年竟前半歲預劇棺斂之具屬纊三日前設飲餞與宮眷訣別內使宮人皆有賚賜將易簀呼嗣子邦寧多勝前丁寧數戒至於忠

君愛親讀書好禮寬罰卹衆言之尤力其神爽不亂如此訃聞　世宗從悼輟朝遣行人諭祭命有司營葬事賜謚安肅所以寵卹之者甚厚明年邦寧嗣位是為恭惠王十一年王數請祿米歛全支本色戶部謂近例不許王請益堅且求覲諸閣廷奏狀部議郡王祿米自弘治十六年會議裁減本折中半兼支遵行已久王乃易意請乞詞復倨慢殊非藩臣之体帝於是厭勑戒諭罪其輔導官僚二十六年王復上言臣祖奉　御書祿米全支本色嘉靖六年戶部奏

依弘治十六年例本折兼支臣屢奏未奉明旨不敢支祿者二十餘年緣此草場被侵軍校窩匿前後御史按察使執臣侍衛甚衆獄中冤由減祿之故体統陵夷伏乞給臣全祿仍正諸侵臣者罪臣謹卸冠服避居城外若不得請當削髮披緇不敢入府矣　帝以王牽據紛紜詞多忿激跡涉要脅事下有司議王待諸宗人少恩宗人皆怨之遂各持陰事相訐巡按御史徐南金等皆惡王上疏極言其聽信姦黨違法害人狀　帝遣官按治奪祿半歲降勑切責之擒治

徒僕俱置重典由是王權勢大阻不復能鈐轄宗人諸宗無賴大為地方之害官府無如之何乃謀復重王權以彈壓之遂疏稱王悔過宜降勑獎諭令統治宗人從之王威望既損朝廷雖降勑獎之而宗人不復禀畏如故甚者十五成群白晝剽奪齎持府縣號呶里井閭公私不獲安業四十五年禮科給事中辛自修言鼎西地臨邊徼諸宗不靖且釀地方大患宜重邦寧事權俾嚴加禁戢以銷亂萌　帝乃賜王勑全約束宗人申明　祖訓其有抗違及服及公門屬

識大錄

托刼掠強横者具實劾奏於是王戚梢申遵奉詔
旨嚴加約束諸宗婚欵[illegible]公弘乃安王覺子康僖王
任昌嗣王覺子温穆王[illegible]

識大錄

虞王以下單附

虞王雄英懿文太子長子洪武十五年五月己酉朔
辛追封虞王謚曰懷葬鍾山令侍臣素服步送

吳庶人

吳王允熥懿文太子第三子懿敬常妃所出也建文
元年二月封吳王建邸抗州未之國建文四年秋七
月成祖降封廣澤王居福建漳州九月召還京坐
不能諫正建文君黜為庶人幽于中都永樂十三年
辛英宗復辟出吳庶人居鳳陽者但有庶母婢婦
老婦五六人時年八十矣

衡庶人

衡王允熞懿文太子第四子建文元年册封靖難後
降封懷恩王居江西建昌尋與吳王召還京廢為庶
人

甌寧王

徐王允熙懿文太子少子建文君母弟也建文元年
受册靖難後降封敷惠王隨母呂太后居太子陵永
樂二年改封甌寧王奉太子祀不遣之國四年十二

月卯中忽大起王驚仆地遂暴薨時年十六謚曰哀
簡

建庶人

建文君少子名文圭三年十一月生明年六月建文君遜去靖難後幽于中都廣安宮號為建庶人者是也　英宗自南宮復辟因念及庶人輩久被禁繫且重傷其無辜欲寬釋之以告輔臣李賢〻賢曰　陛下此心堯舜之心也天地鬼神實鑒之　太祖在天之靈寔臨之尚書陳汝言曰鳳陽切近南京或有謀立之者將若之何〻帝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左右悦服人人感歎　帝乃言於　太后出之俾居鳳陽歳給薪米聽婚娶出入自便又與閽者二十人婢妾十餘人給使令遣中官牛玉入禁宣諭庶人伏地頓首謝且喜且悲殊非所望始入禁時未及周期至是已五十有七歲矣始出鳳陽不識牛馬未幾而卒于是懿文太子建文君皆絕無後世傳　成祖入宮時建文君有幼子老媪救之帝　成祖衣而啼長跪求食曰孩兒餓矣飢殺孩兒矣　成祖亦泣曰汝生帝

王家焉有餓死理命善撫之不知此建文君第幾子抑即太子少子也或曰攀衣哭者　成祖育諸宮中不知所終

列傳五

古渲逸史臣劉　振伏述

漢庶人

漢庶人高煦　成祖第二子也天性凶橫荒淫狡黠
陰戾晙危不可制御　太祖君諸皇孫講誦京師高
煦顏不肯學日事游嬉輕躁無行　太祖實天佑
宗及高煦奔喪京師舅氏魏國公徐輝祖密戒之不
聽盜輝祖馬不朝辭渡江走歸途中輒殺吏民至涿
州又殺驛丞靖難兵起從仁宗居守高煦有膂力善
騎射屢駕屢有功江上之戰靖難兵稍却高煦引胡
兵適至復戰大克之永樂元年議建儲藩府舊臣淇
國公丘福駙馬王寧昔咸善高煦時時稱二殿下切
高　成祖曰居守功大於危從儲貳分定於適長且
元子仁賢真社稷之主也汝等勿復妄言二年封為
漢王國雲南高煦怏怏不肯行曰我何罪斥我萬里
改青州又怏怏曰我何罪置我瘠土　帝不懌太子
力為解釋得暫留京師因請得天策衛為護衛曰唐
太宗天策上將令吾得之豈偶然哉又盈請兩護衛
曰我英武豈不類秦王乃與趙王合謀傾陷太子厚
賂　帝左右奄奚及從征諸大將共相糾結肆為奸
巧詆毀誣構百端又使內侍黃儼江保時以危語動
帝太子幾廢者數矣高煦於是益橫恣陰蓄壯士縱
使盜劫兵馬指揮獲盜高煦怒手捶鉄瓜撾殺之衆
皆觀望震慴罔敢言者其後帝頗稍得其譖搆太子
事內始憚之十四年春將還故國高煦奏願長侍左
右　帝勅之曰既受藩封豈當常侍前封雲南憚遠
不行與爾青州今又托故果誠心欲侍去年何故又
欲南還常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辭九
月　帝聞高煦於各衛選壯士及有藝能者以隨侍
為名教習武事造作兵械心益疑之遂有還京之意
九勑與漢府兵事都督歐陽青曰觀王護衛自有常
數各衛隨侍漢王者令還原伍不許稽留十五年春
帝巡北京高煦簡壯士造兵器習水戰僭用天子車
服縱護衛官軍刺掠　命聞之大怒促爲南還召宰

相楊士奇問曰汝與蹇義在此漢府事皆當悉知昨
以問義義不肯言汝盍言之如朕未知汝輩處有離
間之罪朕既知矣汝何慮焉對曰漢王始封雲南不
肯去復改青州又堅不行今朝廷將徙都彼欲留守
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　陛下善處之　帝默然居
數日盡得其兇悖不軌狀　帝大怒召至視衣冠因
繫西華門條其罪惡數十事且誅之　太子頓首伏
地涕泣力救久之得釋削兩護衛誅其左右狎暱從
封樂安州促即之國　帝顧謂太子及太孫曰樂安
近北京即聞變朝發可夕擒比至樂安恐望逆謀益
急　太子數書戒之竟不悛　成祖北征晏駕高煦
子瞻圻在京師凡　朝廷事潛遣人馳報一晝夜六
七行高煦日亦數十遣人潛入京師將伺間為變
仁宗固知之而恩遇益厚召入朝加歲祿二萬石賜
賚萬計先是瞻圻憾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　成祖
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覘報中
朝事又曰廷議旦夕發兵取樂安　仁宗召示瞻圻
曰汝處父子兄弟間何讒搆至此稚子不足誅遣守

皇陵二十二年十月封高煦嫡子瞻坦為漢世子次
瞻垐濟陽王瞻域臨淄王瞻埣昌樂王瞻墿淄川王
瞻坪齊東王瞻墧任城王瞻堙海豐王瞻埏新泰王
洪熙元年瞻圻不悛依前離間伏誅未幾　仁宗大
漸　宣宗即位賜賚諸王漢府時厚高煦奏陳利國
安民四事　宣宗顧侍臣曰　皇祖嘗諭　皇考及
朕謂汝叔有異志宜備之然　皇考待之極厚如今
所言果出於誠則是舊心已革可不順從即命有司
施行仍復書致謝高煦遂日有請求及訕論朝政
帝皆曲徇其意索駝馬　帝與之駝四十馬百二十
匹又索袍服復與之高煦益倨肆侈心日甚又自疑
嘗與　帝有郤而　帝遇之過優恐有他故反決志
謀逆宣德元年八月壬戌朔遣枚青潛入京約英國
公張輔內應輔暴夜繫青聞於朝又約山東都指揮
靳榮等反濟南為應令真定諸衛所盡奪陶郡畜馬
立五軍都督府指揮王斌領前軍韋達領左軍千戶
盛堅領右軍知州朱恒領後軍諸子各監一軍自率
中軍世子瞻坦居守指揮韋弘等領四哨部署已定

僞授王斌朱恒等太師都督尚書諸官御史李增樂
安八棄其家变姓名間道詣京上变言高煦刻日取
濟南然後率兵犯闕 帝遣中官侯泰賜書言昨枚
青來言叔督過 朝廷予不恐信 皇考至親惟二
叔予之所賴亦惟二叔小人離間不得不數露中懇
且傳播驚疑或有衆間竊發者不得不略為之備惟
叔鑒之泰至樂安高煦陳兵見泰倨傲不拜勒南面
而坐跪泰大言曰永樂中信讒削我護衛徙我樂安
仁宗徙以金帛餌我今又輙云 祖宗舊制殊令我

鬱鬱安能久居此邪汝試觀我士馬豈不横行天下
汝歸報急縛奸臣來徐議吾所欲泰懼唯唯而歸
帝問漢王何言對無所言又問治兵何如對無所見
帝曰泰有二心已而錦衣官從泰往者具陳所見丁
卯高煦遣百戶陳剛進疏言 仁宗違洪武永樂舊
制與文臣誥勅封贈今 帝修理南巡席殿等事為
朝廷過作大臣夏原吉等為奸佞並索誅之又書與
公侯大臣騎言巧詆汙蔑朕躬 帝嘆曰高煦果反
乎乃夜召諸大臣議原吉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

帝曰彼借卿為兵端耳命之坐屏左右密議楊榮首
勸親征 帝難之顧問原吉對曰往事可鑒臣見所
遣將語臣兵事執泣臨事可知兵貴神速卷甲趨之
所謂先聲奪人之氣也榮言誠是 帝意遂決立召
張輔議親征輔對曰高煦素怯懦今所擁非有謀能
戰者願假臣兵二萬擒獻闕下 帝曰卿誠足擒賊
顧朕新即位小人或懷二心行決矣令大索樂安奸
諜乙丑勅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勿令賊南走遣指
揮芮勛守居庸關令法司書逆罪旗刑徒從征戊辰

命定國公徐景昌守皇城鄭王瞻埈襄王瞻墡留守
北京廣平侯袁容等協守大臣蹇義楊士奇夏原吉
楊榮等扈從陽武侯薛祿為先鋒辛未發京師癸酉
過楊村 帝馬上顧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
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為巢窟或曰彼曩不
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 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
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樂安孰肯舍之
南行高煦外多誇詐內實懦怯臨事狐疑展轉不能
斷今敢反者輕朕少年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

親征即遣将来得以甘言厚利誘餌成事倪倖萬一
今聞朕行彼已胆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戊寅獲樂
安帰正人言賊初約靳荣取濟南山東布按官覺之
防庚不得發賊聞大軍至恐不敢出来恒應天人力
言宜引精兵趍南京得南京大事成矣衆不從曰尓
顧得赴家奈我輩何又曰高煦初聞陽武侯等将兵
據戦喜曰此易與耳及聞親征始惧於是獲其人官
厚賞之給榜令還楽安諭衆 帝仍書諭高煦曰張
敕夾國本之賞高淮南受誅賊于伍被今六師壓境

王船擒献偽謀者朕與王除過愆礼如初不然将亡
戰戚擒戚以王為奇貨来誇亦献悔無及矣 帝英
暢神武詞音州壯生師氣盛龍旗鉦鼓千里不絶康
辰前鋒至樂安高煦約明日出戰 帝令大軍蓐食
兼行大臣咸請慎重諸将亦曰林莽間賊或設伏百
里趨利不可 帝曰兵貴神速我狀城下営彼阱中
虎爪牙安施大軍至烏合之衆方洶洶何暇設伏遂
行夜分至陽信将慶雲陽信吏民皆入樂安無一人
来朝者辛巳昧爽蹕樂安城北城中黑氣黯黲諸軍

塈其四門賊乘城擧砲官軍發神機銃箭声震如雷
城中股慄諸将請即攻城 帝弗許遣使資勅諭之
再諭皆不答城中人多欲執之来獻高煦始恐密遣
人詣行幄請假今夕與妻子訣明日出帰罪 帝許
之是夜高煦盡焚兵器及通逆謀書壬午移蹕樂安
城南高煦将出王斌等力止之曰寧一戰死無為人
擒高煦紿斌等復入宮遂潜従間道出見 帝群臣
請正典刑以為乱賊之戒帝不允以劾章示之高煦
頓首言臣罪萬死惟 陛下命 帝令為書召諸子

同帰京師赦城中罪止同謀脇従者不問誅王斌朱
恒等及輔導官惟長史李默以嘗諫王免死謫口北
為民于是天津鎮守都督孫勝山西都指揮張傑揚
雲青州左衛指揮使靳誠滄州衛指揮靳興皆約擧
城應事覺並伏誅死者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
匿坐死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編派者七百餘人
帝命六部凡所指斥 朝廷過衆尽蘭洪武永楽諸
司執掌亦之高煦惭赧遂幽之于大内逍遥城凡百
需之奉悉令有司資給仍舊使無減之一日 帝念

親親之恩歎佳親之左右刀止 帝不聽遂入禁中熙視良久高煦見 帝意親謚不復虞己自恃多力潛蹈逆心規伺間隙忽伸足勾 帝仆于地左右即状之出 帝始大怒亟命力士舁銅缸覆之缸重三百斤高煦項負缸起積炭如山燃之逾時火熾銅鎔高煦鐵焉諸子皆賜死

趙王

趙王高燧 成祖第三子也初封常山郡王永樂二年進封趙王晋守北京玉負墒難功客與漢庶人謀奪嫡時時中傷太子太子幾危七年 帝聞王信用邪説恣行不法大怒誅其長史顧晟褫王衣冠簡可業趙孛道重珱為左右長史二人恭勤小心竭節輔導王惑于禮度必隨事匡正委曲盡誠嘗首墜不變而執守愈堅不爲苟容每侍講讀必推理以檢諸事多所開悟王行為之稍改二長史皆博學宏儒其為人也端厚和平雍容詳雅而操守堅確 成祖又太子皆賢之當時論藩輔之良以董趙爲極選十四年建國彰德二十一年 帝有疾不能視朝中外事悉啟太子處分太子性：裁抑宦寺黄儼江保等尤見疎斥儼等日譖于 帝且素與王厚常陰為之地闚偽吉消 帝注意于王以班族外人由是覆衛指揮孟賢等遂起邪心欽天監官王射成密言于賢曰觀天象當有易主之変賢等和謀盈急糾合羽林前衛指揮彭旭高正等潛結貴近閹就宮中進毒于 帝俟晏駕即以兵刦内庫兵仗符寶分兵執府部大臣聚偽撰遺詔付中官楊慶養子主擲涅禁中議以御寶頌出廢太子而立王布置已定高正密以告其甥王瑜瑜曰此舅氏滅族之計力沮弗從遂上変告 帝召太子及王與文武大臣御右順門親鞫之覺偽遺詔震怒立捕楊慶等子誅之顧王曰爾爲之耶王惴慄不能言太子為解曰高燧必不與謀此群下小人所陰為也 帝命大臣及三法司鞫治共奏賢等所犯大逆當主其極典 帝曰王射成以天象誘人逆朕之吏加窮鞫毋令遽死遂下錦衣衛研治尋併其党悉伏誅王大惧始改節為恭謹二十二年 成祖晏駕王護送山陵 仁宗即位寵錫優渥加歲祿

二萬石鈔十萬貫封王長子瞻埈為世子次子瞻墡
為安陽王洪熙元年王出就國讓還常山左右二護
衛 宣宗即位王奏彰德軍民之家多有閑地而護
衛軍無地置營請令有司勘實撥賜 帝從之諭戶
部尚書夏原吉曰細民有不得所朝廷當與處置況
親王乎我有餘以補不足均平之道也賜王田園八
十頃宣德元年 帝征漢庶人班師還駐蹕單橋戶
部尚書陳山迎駕請曰趙王與漢庶人逆謀久矣今
宜藉此兵威移師彰德執之以歸否則王亦反側不

安恐貽日後勞聖慮 帝以告輔臣楊榮 榮贊曰此
國之大計也請先遣勅使詰趙王與高煦通謀之罪
而六師奄至可擒也蹇義夏原吉皆不敢異議榮傳
旨令楊士奇草詔士奇力言不可原吉曰如 上從
公言後或有變君孟賢之舉誰任其咎對曰今事勢
與曩日不同永樂中趙王擁三護衛今已去其二不
必無慮且昔者之變王實弗知不然豈能至今日矣
漢趙今 上親叔漢王有罪誠不可恕趙王無罪其
加優厚庶幾仰慰 皇祖在天之靈而於國体証矣

於是士奇與義原吉楊溥共白 帝 帝感悟曰 先
帝愛二弟漢王自絕於天朕不敢赦趙王反形未著
朕終不忍負 先帝也高煦至京又言嘗遣使與趙
通謀主事李儀請奪其護衛以絕後患 帝曰朕惟
此叔當厚以待之誠以威之彼心獨無天理耶宜寢
勿言二年 帝用士奇策遣駙馬都尉袁容左都御
史劉觀齎璽書開諭兼持其書及群臣章以示王 王
大喜即上表謝罪辭歲祿二万石讓還常山中護衛
及群牧所儀衛司官校 帝與儀衛司於是言者頓

息 帝待王日益親厚而薄陳山等召士奇諭之曰
朕趙故不失親之礼卿之力也六年王薨謚曰簡在
位二十六年悼僖世子瞻埈先卒安陽王瞻墡嗣是
為惠王惠王薨子祁鎡嗣是為悼王悼王薨子見滑
嗣是為靖王靖王薨子祐棌嗣是為莊王莊王薨子
厚煜嗣是為康王康王性和厚耆學博古事祖母楊
妃以孝聞嘉靖七年賜璽書褒之明年冬境內大飢
王上疏辭祿一千石佐 朝廷賑濟 世宗嘉王能
憂國詔守臣發粟不允辭祿王為人謹身勵志敦尚

簡素屏絶紛華而雅好為文章詞藻弘麗辯譽決於
四方遠近能詩藝者莫不傾慕風采王又折節好客
以故户屨恒滿詩酒讌游有衍圃遺風常獨居一室
鮮近妃妾以翰墨吟諷自娱著居敬堂集嘉靖三十
九年洛川王府人弼永彰德通判田時雨隸人竊其
永二人相毆質於時雨時雨以王府人恃勢不靖遂
補問罪啟於王王令和解不肯竟遣戍又有宗室數
十人索禄知府傳汝勵啓其横肆因諸宗之奴以宗
室毆府官狀白於撫按撫按令汝勵緝捕諸府人王
遣弟厚熾詣府求鮮弗見復見時雨時雨以語侵
之王素修謹既被欺陵忿恚不能白遂自經事聞時
雨坐隸市汝勵戍邊王在位四十年嫡子載墱封獲
嘉王早終嫡孫翊鍇封世孫亦先卒鍇子常淸以嫡
曾孫嗣贈祖為恭王父為安王隆慶二年王請歲捐
禄千石以濟貧宗　穆宗允之賜勑褒美

鄭王

鄭王瞻埈　仁宗仲子也母李妃贒生王及淮靖王
永樂二十二年　帝即位封諸皇子立為鄭王宣德
四年之國鳳翔　宣宗面諭王及諸弟曰在下小人
所為王當戒之吾與王同氣有至愛存焉人情愛木
者必去蠹愛苗者必去莠小人為害甚於蠹與莠也
戒之于早可以消患于未萌正統七年王有疾　英
宗賜書慰問遣醫調視明年乞徙封徙國懷慶成化
二年薨謚曰靖在位四十三年子簡王祁鍈嗣王與
其妃不睦妃卒王逐谷妃殊薄世子見滋盟津王見
濍以由食于王潛謀奪嫡日行讒搆王幽[illegible]木寮益
惡世子斥遣之至年長不為選婚長史江萬程守
正規勸王怒詈辱之萬程以狀聞成化七年　帝遣
駙馬石璟賫勑諭王悔遵　祖訓宜浚自警省教育
世子不可偏聽讒言仍與選婚婣有繼嗣不然敗名
失德爵位難保王不悛益怒臣下九年　帝復命太
監王允中英國公張懋齎勑諭之且使允中戒王田
爾宜可諭王若能改過視愛世子禮待輔臣庶可永

保富貴如或不悛將有不測之事也允中宣諭勅旨
王乃上奏謝罪二十一年盟津王恣肆不法坐廢爲
庶人除勅切責王不能教子王在位二十七年薨悼
僖世子見滋已卒世孫祐𣑱嗣是爲康王在位十一
年薨無子東垣王祐橏嗣是爲懿王懿王簡王孫端
惠王見濆之子也嗣位十三年薨子〻王厚烷嗣嘉
靖十六年王上疏陳母妃閻氏貞孝賢德章實詔付
史館又乞　祖訓五倫爲善陰隲通鑑諸書二十七
年表請　帝修德講學并進居敬窮理克己存誠諸
箴漢濵連珠十章以簡礼怠政飾非惡諫神仙土木
爲規諷詞旨切直　帝手詔曰汝覩知宗室有諸訕
者故訕欵尤汝真今之西伯也罪其長史王惇涉群
書善爲文圻郡下士然頗以文學自詭傲慢乖礼數
有詔建白疏嘗称弟不称臣或稱　帝皇兄爲礼部
所劾又好傳說秘不情之事欲以釣奇取譽大爲諸
宗所忌盟津王子祐橏以請復父爵不行尤恨之二
十九年進萬壽表深失稱臣陶仲文建醮天壇祐橏
等遣使進香而王不與　帝震怒逮王使者下獄祐

識大錄

橏因是逐誣奏王招集亡命私造兵甲謀爲不軌王
亦訐祐橏罪惡　帝遣法司訊問不寔覆奏希　帝
旨言厚烷誣反無驗然信惑群小多爲不法創二仙
廟育才等館皆上僭無狀而摔弄章句規切至尊法
當首論祐橏經惡殃民亦宜論罪　帝乃下詔數其
驕淫欺慢不臣無親等罪廢爲庶人幽錮高墻祐橏
冠帶閒住王世子載堉篤學有至性痛王非罪見繫
不敢安寢築一室王宮門外席藁獨處者十九年
穆宗即位赦王還國復其爵仍加歲祿四百石萬曆
二十一年冬世子疏請宗生得全儒服就按冊論京
外職第入式者視才品既使詔允行之二十三年復
上言歷算歲差之法

越王

越王瞻墉　仁宗第三子　帝即位封之于衢州宣
德初未就國薨諡曰靖葬西山無子國除己巳之変
虜入王墳盡掠祭器而去

蘄王

蘄王瞻垠　仁宗第四子永樂十九年卒贈靜樂王

諡莊獻　仁宗即位追封為靳獻王

襄王

襄王瞻墡　仁宗第五子　宣宗母弟也天資明睿通詩書及春秋永樂二十二年封宣德四年之國長沙正統元年改封襄陽土木之後　車駕北狩土西上虜懸　皇太后乞命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以圖迎復仍訓諭郕王盡心輔政章上時景帝立八日矣景泰中又奏疏　太后問　英宗起居及勸　景帝朝南宮　帝皆置不以聞　太后初不知

英宗復辟得其奏於宮中覽之感悅王聞　帝復辟亦大喜獻彩雲捧日玉帶表請入覲自宣德初漢趙入臨大行以激親王無入朝者　帝嘉王忠悃特遣太監夏時齎璽勑符迎于藩邸手書褒曰叔父忠誠發於謀論無非為宗廟社稷計惟叔父之心即周公之心也　皇太后聞之感歎不已叔父云欽親行朝禮本不敢勞弟念　先帝同氣至親惟叔父宗室至賢亦惟叔父於情於理不可不一見以篤親々夏四月王來朝相見甚歡延之內殿行家人禮寵賜優渥

每覲送至大明門而別嘗宴便殿因訪王時政王避席請曰臣過汴々父老遮道言按察使王槩賢誣下詔獄願　皇上加察　帝立命法司雪槩冤王辭歸　帝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　帝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飢渴願　皇上省刑薄斂　帝拱手謝曰敬受教天順四年再入朝　上為覽山漢水賦襄陽四時歌賜之特置一護衛々々王護衛時不設久矣又勑王每歲秋冬之間得三五出城盤游以怡暢性情成化十四年薨壽七十三謚曰憲在位五十

五年子定王祁鏞嗣十九年薨子簡王見淑嗣二年薨子懷王祐材嗣十四年薨無子母弟光化王祐櫕嗣是為康王在位四十五年薨無子侄山陽王厚頻嗣是為莊王聯祖恭和王見潾為襄恭王父榮惠王祐榣為憲王恭王定王之庶仲子也莊王在位十五年薨子安㴶王載堯嗣

棗陽王祐楒襄憲王曾孫也七歲能文章神姿魁岸雄健力制奔馬精騎射星曆兵農醫卜之書靡所不究其占突變言休咎修短遲速術多奇中又好持論

經濟　世宗初年大礼未决王上疏言時議以禮宜
上入繼　孝廟為人後者為之子欲稱　聖父興獻
大王為　皇叔考斯擬宋儒濮伯考濮王耳當時歐
陽修已謂為人後者不没父母之名後竟以無稽並
稱濮王為親即園立廟矣豈可引以為　聖朝法乎
今日宜稱　孝廟為皇伯考仍稱　聖父為皇考文
簡而事理無遺彝倫攸叙公議定矣嘉靖中宗室蕃
衍歲祿不給公私殫竭王上疏請令宗人執士農業
浮自贍足勿煩　朝廷歲祿之供礼官以非典制不

許嘉靖三十四年薨謚曰柴肅所著有宋仲子集及
式好傳若干卷

荊王

荊王瞻㭎　仁宗第六子也母曰張順妃　仁宗即
位封荊王宣德四年之國建昌王府承奉蕭韶占民
土地護衛指揮文鐵縱軍牧馬敗人禾稼撻繫良民
掠取財物六年知府陳鼎以聞　帝曰小人害民使
百姓皆歸怨於王令德恚為所累遂命按察司執臧
治之遣韶至京鞫之凡所侵奪悉歸之於民禾稼皆

識大錄

給賞賜勅諭王使知小人之罪正統四年徙封蘄州
景泰元年上疏請朝　上皇弗許在位三十年薨謚
曰憲子祁鎬嗣是為靖王七年薨子見潚嗣在位二
十九年淫虐無道陰謀不軌弟樊山王見澋為人忠
謇有氣節不義見潚所為遂上変告發其罪狀見潚
亦許樊山王隱過　帝以王潛銷荊楚大患置不問
而遣駙馬蔡震等召見潚至京并其世子祐柄廢為
庶人安置武昌尋賜裁靖王次子見溥成化元年封
都梁王在位十二年薨謚曰悼憲子祐橺嗣弘治七

年進封荊王在位十一年薨謚曰和子端王厚烇嗣
王性謙和温厚以篆隸著名嘉靖中王有廢疾不能
朝謁再疏懇辭祿不允　詔富順王厚焜攝行事當
國在位四十六年薨子載墭封永定王先薨世孫翊
鉅嗣是為恭王隆慶三年世子常泠以殘賊淫虐廢
為庶人安置武昌長史官遠坐繫為民明年王薨在
位十七年仲子恭寧王常涫嗣是為康王
富順王厚焜荊和王第二子也正德九年冊封王幼
孤未就師傳猶壯媿與長者語乃潛心問學發憤早

廢寢食遂博貫群藝嘗讀劉向說苑至臣歎事而君不用予欲養而親不待輒三復涕下王工詩兼精繪事一日拂素圖蜀葵移晷日中蜂蝶叢集花上拂之輒復來其神妙類如此著東斬集二卷

洪山王載坋溫懿王見湜之曾孫也博極經史為人脫略不羈能折節下士藩王故不接人多刺探諸藩紳亦無賓主禮王獨易之 與衡郡王女封縣主歲食祿六百石王自以坐享厚祿糜費國廩無補朝廷柰何復令女子冗食乎亟奏偶不請封而以妻諸郡學弟子隆慶六年嘗上書請自試効用又上應 詔正禮兩疏疏留中弗報王閒爽好客不以見爵矜人日事詞賦脫更窮易譚理簪冠野服灌畦種藥以自娛人咸稱昇甫先生著大隱山人集十七卷茹蠓子三征諸詞各一卷子翊鈲翊鑾翊鑾皆工詩兄弟常共處一樓譚藝不倦號花萼社

淮王

淮王瞻墺 仁宗第七子 帝即位封王韶州宣德四年之國正統元年遷于饒州在位二十三年薨謚曰靖子祁銓嗣在位五十五年薨謚曰康安懿世子見濂仲子清江王見溦皆已薨嗣清江王祐棨以長孫進封荆王在位二十年薨謚曰定無子弟鎮國將軍祐㮮嗣在位十三年薨謚曰莊子厚熹嗣在位二十六年薨謚曰憲子載埳嗣

滕王

滕王瞻塏 仁宗第八子也母曰恭肅郭貴妃生王及梁莊王 帝即位封王雲南未之國宣德元年薨于京師年十有七歲謚曰懷無子國除

梁王

梁王瞻垍 仁宗第九子 帝即位封王于安陸即郢邸開府宣德四年之國承奉孔勤偏詈王 帝曰梁王朕親弟奴敢如是逮勤至王又為解 帝曰群奴惕王耳竟誅勤未幾上數不恭有司請治長史 帝以王故特不問襄憲王自長沙徙襄陽過安陸王迎之入城相見歡甚明日辭去王泣曰嗟乎吾兄弟不得更復相見奈何正統元年上言府第卑濕乞更與瓊地 帝曰郢中歲屢歉俟有秋理之竟不果徙六

年薨謚曰莊英安陸無子國除弘治中　睿宗建邸
安陸受命供郢靖王及莊王祀

衛王

衛王瞻埏　仁宗第十子也封于懷慶宣德初諸王
之國惟留王京師凡郊社陵廟禮常命王攝事正統
三年薨謚曰恭無子國除

榮王

榮王見清　英宗第二子景泰元年廢皇太子為沂
王并封王為榮王未幾夭無謚

許王

許王見淳　英宗第三子母王惠妃王生時　英宗
北狩未還景泰元年封明年卒禮部請喪用親王禮
内批王幼殺其禮謚曰悼

德王

德王見潾　英宗第四子天順元年封于德州後改

濟南成化二年之國歲祿萬石悉給本色二十一年
王請業南旺湖以漕渠故弗許弘治十七年又乞漢
庶人牧馬草場濟南知府趙璜因請歸佃于民　帝
從之正德元年王奏莊田在兗州等處者畝徵子粒
二斗其後　憲宗用少卿米旻議以歲內役重民貧
詔止五升近又奉詔凡莊田畝徵銀三分臣將無以
自給乞如舊徵二斗有旨從之戶部言稅重民不堪
命故多逋負今山東水旱相仍百姓凋敝意外之虞
不可不慮宜如詔旨起科便　上曰朕不知也且王

何忠貧其勿許十三年王薨諡曰莊在位六十一年子懿王祐榕嗣在位二十年懷順世子厚燉先卒嫡孫載墱嗣是爲恭王在位三十八年薨子翊館嗣是爲定王

秀王

秀王見澍　英宗第五子母高淑妃景泰三年生主於南城　帝復辟封爲秀王王幼而慱敏好學左長史劉誠獻千秋日鑒錄王大悅成化二年就國汝寧在途淹滯誠以爲擾民王輒急行抵國宦豎言王居

喧請移先師廟廣之王不聽一日兩長史講書西伯戡黎左長史誠主吳氏說曰戡黎者武王也右長史趙銳主孔氏說曰文王既戡黎大相辨爭王徐曰先皇簡二先生輔余經義即未有定論何嫌徃復及爾動色兩長史頓首謝王在國踰歲薨無子國除憲宗遣使護喪歸京師葬西山諡曰懷成化十年弟崇王建國汝寧供王之祀

崇王

崇王見澤　英宗第六子母　孝肅皇后也天順元年封成化十年就國即秀邸開府弘治三年王請入朝禮官廷議王雖至親於制不宜況歲饑所過供役民何以堪況之八年　太后以年老思一見王　帝勅召之禮部尚書倪岳言二年之間三王就國郡縣供需兵民皆困崇王復來往逆費何以克堪矧黃水溢旱蝗舟車所經恐有他虞親王來朝雖有故事然自洪熙宣德以後已鮮舉行　英宗復辟襄王奉詔來朝難篤敦叙之恩實塞疑謗之隙宜勿召王便　帝初不允尋亦中止十八年王薨諡曰簡在位

四十八年子靖王祐樒嗣六年薨子恭王厚燿嗣二十八年薨子莊王載境嗣二十年薨子翊鍇嗣

吉王

吉王見浚　英宗第七子天順元年封成化十年之國長沙　國初定賦長沙以僞漢之故重其畝稅民流離轉徙土多荒棄王請得膳地三百餘頃爲莊名鷄鴨食田微稅尤重嘉靖初令減十五四年王請湘潭商稅門攤戶部言係額辦錢糧所以備官吏旗軍折俸之用先常奉旨不准給　帝持與之六年王薨

謚曰簡在位七十年悼莊世子祐扶先王卒世孫厚
熠嗣是為定王十年薨子光化王載圴嗣是為端王
二十二年薨世子翊鎮嗣是為莊王九年薨無子庶
兄龍陽王翊釜代立

忻王

忻王見治　英宗第八子也天順二年生生九歲而
封封七年未之國薨謚曰穆

嶽王

嶽王見沛　英宗第九子也成化二年封于鈞州十
七年就國弘治二年王請陞鈞州為府尚書王恕不
可曰蕭瀋荊岷皆建國于州遠者八九十年近者亦
不下四五十載未嘗有以此請者今徽王輒欲改州
為府又欲將汝郏十二州縣改隸所轄不惟異乎仍
舊之撰且啟皆為之端況今四方災荒軍民凋敝欲
興此役實非所宜兼且州之與府於王無異改與不
改於王似無輕重仍舊為善　帝是其言移書諭王
已之正德元年王薨謚曰莊在位四十年子興化王
祐樓嗣是為簡王正德中王請陞州為府弗許簡王

識大錄

簡王在位十八年薨子安邑王厚爝嗣是為恭王嘉
靖初王復請陞鈞州　朝廷以先朝故事諭止之王
興　世宗屬為群弟頗恃寵驕恣初莊王之國憲
宗賜給鹿邑莊田後皆莊人與佃戶構訟事聞戶部
請革去曾人第令有司徵租莊王奏以為不便　孝
宗從之嘉靖十七年恭王復請給勅鑴碑以示永久
部議仍執前奏　帝怒責其故違明旨抑勒宗室點
尚書梁村以侍郎閒住奪侍郎克封半俸司官錦衣
衛逮治是自王益縱肆不法受制有司大作威福十
八年王陳用杜乞賜引鹽戶科陳止之王復中請戶
部以例不宜予　帝重違王意竟予長蘆鹽二千引
二十四年王為微解祿廩不時怒撲知州陳吉、不
為理又以事摑王長史而杖其隸長史怒亦執州隸
笞之吉怒謁王求處分長史與承奉率眾群毆之吉
不勝忿恚啓呼門外王怒令軍校裂其衣履痛辱之
吉被髮徒跣抵暮入州夜出城馳愬于兩臺并發王
所為不法事王上疏自訟　帝怒逮吉巡撫都御史
駱昂巡按御史王三才奏白吉冤并逮之駱昂杖死

三才及吉供譎成諭者莫不覺斯獄二十八年王修
府第約費十萬金撫按奏請先於開封府支銀萬兩
送府自行修理其餘如崇府例每歲派徵一萬兩期
以九年畢送部覆徵府宮規制比會典稍侈宜行撫
按官覆勘具奏從之王不懌因奏言臣理府第行撫
按官再勘御史張坪等遂延三年浮臣厚賂方與會
議布政紀常求索不遂將臣造報府第改為修墳陰
為咒詛　帝不之察黜坪常等為民撫臣坐罷勒有
司速行給覆初王以　上寵信真人陶仲文厚

與交懽倣宮人之艶者遺之仲文派德王數譽于
上　上遣仲文來消主極意接本仲文還具言王忠敬
本道　上悅錫金章封王太清輔玄宣化忠道真人
王既被　上殊眷又得仲文以固寵益作威福然輕
財好施故終其身無覆敗之禍在位二十五年薨康
子浦城王載埨以位三十五年有罪自殺國除埨
喜游蕩貪則耽色校尉楊懋德少與埨狎埨信任之
懋德勸埨修父業南陽人梁高輔稍通黃白之術自
言少師尹山人能煉紅鉛梅子埨客之館下用其術

取梅子配以含真餅藥服之久之以藥因仲文進
上　上封高輔通妙散人封埨清微翊教輔化忠孝真
人於是埨滋爲亢戾日以炎長嘗以事笞其知州執
而箠之至於巡按御史劾王大不敬　上謂御史庇
其部官逮詣京廷杖之于是有司莫不覘望懷懼埨
益横嗾護衛軍校搜士民美田園及珍異木石輒沒
入之民間子女稍端麗者即強舁入府爲宮婢小有
肯失輒焉衆焚其屍或生餧虎豹及錮棺中燎爇之
哀痛之聲徹於道路又庇其倡伶使凌轢士人士人

道遇諸伶輒捽辱不敢近嘗架飛梘數百丈自北城
女墻上達府中浚苑命伶人爲機激頫水入梘輪激
苑池沿內其梘柱所植處則發屋舁之或不可即遣
播撲決入其地士民園不重之而立梁高輔見　上
篤好方術因密埨紅鉛詣京進報　上服之喜復索
鉛高輔不能繼賂書求于埨埨曰吾船當自獻胡爲
假彼市寵耶帝與高輔對之初埨好微行嘗僭宮服
從其食客之留都及鳳陽揚州遊數月買妾而返一
日上從容問高輔曰而遊歲印知王何似對曰曰者

熵未諳事自之晉都逕乃大晚暢　上愕然自是疑
掄儀衛官紀旻見掄所爲集其必敗時時勸掄揭想
德衛之乃抵書高輔謂旻高輔遂以旻不與紅鉛言
于上上并惡掄欲薦所賜真人邱掄見　上有厭
薦意乃使旻齎紅鉛送仲文所欲因仲文獻　上高
輔方與仲文有郤廉知之奏仲文淫掄金若干仲文
自此遜避而　御札與仲文有莫曾嵗事之語傾之
州民耿安等有女在掄宮以過楞死毀其屍安等勵
女死非命走之京師上変告奏其強掠子女據奪田
宅且言掄潛竊晉都鳳陽腥脆非望陰圖不軌事下
河南撫按勘治有司皆素惡掄覆奏安言具有狀
上大怒嘉靖二十五年八月下詔暴揚掄惡廢爲庶
人禁錮高墻削除世封貲產沒入官于是有司皆褻
圍王宮防守甚嚴　朝廷厭分掄不浮知大懼徬徨
登樓望見龍亭嘆曰吾既不能自明徒生何爲遂自
經死妃妾七十餘人皆取帛自縊掄長子安陽王埛
錡次子萬善王翊鈁俱奪爵與稺子五人並送閑封
聽周王鈐束初府庭鐘鼓自鳴後苑見群羊出沒占

者曰當亡國掄不悛竟及禍　穆宗改元赦餠等運
國命有司給居

岐王

岐王祐棆　憲宗第五子也母　宸妃邵氏生　憲
宗及王與雍靖王成化末封于德安弘治四年就國
王請迎母奉養弗許〻諸王有子別居者得迎養其
母〻有子多亦不從一子無子者移別宮者為今王
薨謚曰惠無子國除

益王

益王祐檳　憲宗第六子也母張德妃生王及衛汝
二王成化末受封弘治四年之國江西建昌王就邸
厚自貶損鞠躬厲行刻意學問海內稱之嘉靖十五
年薨謚曰端世子厚燁嗣是為莊王王號勿齋生而
穎敏端恪推有至性不妄言笑居東府日考覽六經
蒐綜百氏解悟不煩師程事端王暨母妃小心翼〻
先意承志比其薨也哀毀骨立及葬徒跣擗踊柎棺
號兆觀者感泣士人為賦廣孝永思詩翔望辰謁歲
時蒸嘗必潔齋致虔每誦蓼莪之詩輒愴怛不懌建
樓于宮中時時舒望金華園寢王則歔吁流涕左右
莫能仰視嘉靖二十一年嗣王愈自抑畏百爾政務

恪遵端王之舊待諸弟友愛篤摯服食器用罔不優錫
每上謁即課其書程而飭厲之學有循進輒褒嘉焉
王性朴素恬淡無欲獨嗜學雞鳴盥漱即洒掃庭內
陳經史危坐諷誦恒至夜分雖盛暑不輟每五日一
詣書堂命儒臣進講陳說理道及治亂興衰之故精
研書法真草小篆為世所珍採著詩文淵深爲永有
思致嘗擇端雅醇儒為師聚國子弟教之季有所稽
以察惰勤宮寺女御亦誨令讀書習字屬對詠詩以
折其驕逸之氣宮殿之中絃誦若黌校焉古今書籍
有關治理及切於民生者躬校亥承序其要旨發梓
以傳尤究心眞氏大學衍義嘗曰帝王之道盡在于
是遵而行之庶幾寡過矣乎平居不喜華靡巾服浣
洗必敝而後易酒不常設膳不兼味劇戲音樂了無
所好非大饗宴禮戲絲竹之聲蔑如也臣下有僭侈
踰度必痛繩之曰儉德之共奢惡之大汝等弗聞奈
何以此自附乎居常施恩有序月加直來以養其廉
長史有所建白必虛心聽之夙昔講讀之臣雖沒世
而恤其子姪不衰侍外戚惠而有節然未嘗以國事

借聽異端佛老拒之尤戾撓詞不忤譏訕不入剛詞決斷國紀斬然內外臣僚小失剛宥之有大過必麾之於法如權課竹木漁儀鋪戶橫奪街市將老不擒之罷者率勤恐不資內臣中有濫受訟詞刑罰苛虐者即斃其刑具而譴戒之凡笞罰自五以上必啟請焉豐歲廣糴防歉推其餘以貸單寠封內橋梁有弊壞者飭捐重貲完葺之東西二門民甚病渴命工鑿大井以濟冬歲甲寅大疫王徧施藥餌全活無筭軍校與民爭訟曲在軍校即罪軍校曲在民則付之有

司不加楚撻貿易物貨時惟其平境內安靖若不知有王府也春秋祈報出宿齋居夙夜對越嘗謁文廟中使設拜位於殿中立命使于外臺時儆而初沾有張蓋至者即斥去之遂命儒官講周易尚書賜賚有差談者以為盛美庠生有貧不自給輒為賑恤每賓興應試行者有送中式有燕其他優禮纖悉不可殫述而郡邑細大之事一切避謝不與以故學士大夫觀風訊俗者必曰賢王云嘉靖三十六年五月王薨建昌士民莫不悲慟曰天何奪吾賢王之速耶先是

郡淩有鎮山曰鳳凰岡者崩折一角轟然有聲一夕赤氣亘天光彩烜赫人咸異之訃聞 帝素服輟朝遣新寧伯祀以大牢行人歎壙事王無子進封其母弟崇仁王厚炫嗣是為恭王長子載增早終王薨世孫翊鍸嗣是宣王王薨子常澇嗣

衡王

衡王祐楎 憲宗第七子成化二十二年封青州弘治四年就國在位五十年薨諡曰恭子厚燆是為莊王王有賢行嘉靖四十四年王奉宗藩條例疏辭歲

祿之半以補宗康不敷之用 帝嘉王首倡率藩王体國矜族止聽辭二千石偶賜勅褒之王在位三十五年薨子載圭嗣是為康王王薨無子弟載封嗣是為安王王薨子翊鑊嗣是為定王

新樂王載璽衡恭王之孫也慱雅善文辭敦尚德行汲汲然以著述詞賦為勲業者丁巳同封錄恩欲表見宗藩有才藝者通書天下靈同姓所纂述得數十種會粹而傳之謂之綺合繡揚集又撰洪武 聖教頌 皇明政要頌其詩沖澹夷遠有獨造之趣

雍王

雍王祐橒　憲宗第八子母　孝惠邵太后也成化二十二年封衡州弘治四年之國十一年即震壞王屢奏衡州地卑濕宮殿朽漏不可居又夢寐不安時見怪異乞移山東々平州廷議以擇地別建勞民傷財但宜修理十八年王復請廷臣議以四川敘州見有申王新府宜徙居之詔可既而王不欲遷乞仍修本府　武宗重違其情命工部監修之正德二年王薨謚曰靖無子國除

壽王

壽王祐榰　憲宗第十子也初封保寧後徙常德嘉靖中薨謚曰定無子國絕王有兄未名而殤不加贈

汝王

汝王祐梈　憲宗第十一子弘治四年封衛輝十四年之國正德十五年王以婚故請預支食鹽十年歲三百引　上曰王以婚禮請宜別給長蘆鹽二千引食鹽如故嘉靖十八年　車駕南巡王迓於途甚恭帝喜加祿歲五百石三十二年王薨謚曰安絕嗣

涇王

涇王祐橓　憲宗第十二子母曰楊恭妃弘治四年封于沂州十五年之國御用太監金輔護送長史張顒承奉韋瑢等歷途多所征索驛官不勝搒笞有自溺死者行經天津戊黃船夫責令納錢繫掠二人致死其家訴于輔々訊得內使李順家人行杖者執之瑢等以輔受賂專制譖于王王與輔遂有言輔奏顒瑢等貪暴王感其言不之禁王亦奏輔至府倨慢在途專擅前後各數疏而東廠緝事者亦發繫寀候夫浮有首捕李順等至京拷治遣給事中往按之盡得瑢顒等罪狀以聞又言天津散夫時王止令如例量上休　聖明節愛用人之心下防左右生事擾民之弊奏有不實於非本心必承奉長史掩蔽之過且瑢常阻輔啟請王前稱呼爾我其縱肆可知請逮繫瑢等至京鞫治輔等令司禮監奏請處置餘人連逮坐罪有差嘉靖中王薨謚曰簡無子國絕

榮王

榮王祐樞　憲宗第十三子潘端妃所出也弘治四

年封建邸帝德以沖年留京師正德初劉瑾惡之與吏部尚書張綵謀逐就國請乞霸州信安鎮淤田蓋牧馬草場地也戶部言永樂間設立草場蓄育馬匹以資武備至成化中近倖始陳乞為莊後岐壽二府相沿莫之改正暨 孝宗皇帝晉神戎務差官清理特勅退還此不以弘恩廢公義也今榮王之國有期其所乞宜勿與 帝乃諭王曰此 先帝意也已之以年遂王之國嘉靖四年王請浮沅江西港天心圍坪濠池河泊稅八年盡取諸稅供王祿十八年薨諡曰莊王懷穆世子厚勲先卒贈懷王世孫載墐嗣爲恭王

申王

申王祐楷 憲宗第十四子涇王母弟也成化二十二年生二十五年而封建邸四川叙州受封十二年未之國薨于京師謚曰懿

蔚王

蔚王厚煒 孝宗次子也母 孝康皇后早夭贈蔚悼王

岳王

岳王 睿宗長子母 慈孝皇太后弘治十三年六月生生五日而卒嘉靖初賜名厚熙贈岳王謚曰懷

景王

景王載圳 世宗第四子靖妃盧氏所出也生三歲嘉靖十八年封景王三十一年冠出閣講讀以中書舍人吳昂簡討林燫等充景府日講伴讀官四十年之國常德初荊州府有沙市綰轂要路商民多集宅其中以居貨物諸官校欺王强收為業渠輩入市徵屋租知府徐學謨禁勿與第議每歲以銀三千兩輸之分封之始索租使者相望於道皆横甚佃農漁戶因利屬本府往往棄業以逃沔陽州同阮自嵩等不能禁王怒因馳奏奸民抗違皆官吏陰為之主下法司覆勘詔學謨自嵩等俱赴部調用四十四年王薨時年二十九無嗣訃聞 帝哀悼輟朝三日謚之

識大錄

曰恭遣誠意伯諭祭中官王琢經理府事迎柩歸葬
西山殯其宮舍于京邸

穎王

穎王載壐　世宗第五子母江肅妃嘉靖十六年生
次日殤贈穎王謚曰殤

戚王

戚王載墊　世宗第六子母趙懿妃嘉靖十六年生
明年卒贈戚懷王

蔚王

蔚王載墐　世宗第七子母陳雍妃嘉靖十六年生
明年卒贈蔚王謚曰哀

均王

均王載𡐤　世宗第八子母趙榮妃嘉靖十八年生
明年卒贈均王謚曰思

靖王

靖王翊鈴　穆宗第二子母　仁聖太后嘉靖四十
一年生是歲卒隆慶元年追贈靖悼王

潞王

識大錄

潞王翊鏐　穆宗第四子　神宗母弟也隆慶二年
生明年册封潞王萬曆十七年之國衛輝　神宗出
朝握手不忍別慰諭者久之四十二年王薨在位四
六年

端木以善

端木以善名復初以字行應天溧水人少有遠志元至正間以儒生試吏除海右道部書佐佐部使者行州縣彰善癉惡威聲獨著聞會四方兵動東南為尤甚以善福策言時政之急如此則可守如此則可戰否則有斂手就降而已上官閱之皆落落不合以善仰天歎曰彼以吾發狂言耶時事可知矣於是悵然有鄉土之思溧水道絕不能歸僑居金華日以書史自娛至正己亥　太祖親六軍取金華命常遇春鎮之遇春聘以善至幕下未幾辭去會有言於朝者召為徽州府經歷徽為江東大郡政繁而賦役以善悉力佐治百廢具舉功則歸於其長田賦久不均民不堪命以善即城東建局使民自寔田畝為圖籍嚴且胸驗虛實而定科由吏民陰為欺弊痛摘之不數月而畢田是民無逋租官無橫斂三皇孔子廟皆要壹門旅館之制亦廢以善或築或建咸中程式賦不及民皆若不知者丙午冬改通判吉州府吉俗尚譁訐桀鷔難治以善召父老子弟戒之曰余聞爾民尚豪侈樂訟鬪　朝廷子惠元元春雨秋露無不霑濡爾胥為良民以報　上德爭使化以自戒即使化弗祥天刑所不貸爾其識之民皆惴惴無敢執牒妄訴者洪武辛亥春被召赴京除磨勘司丞時官署新立凡泉粟之出納刑法之是非物貨之變易無所不當覈以善從本達支自流徂源句稽隱伏纖芥軒露每一奏對　上輒廷譽之未欲陞為令以善蔽於限域人見輒畏不敢有所請托儕僚屬皆以貪墨敗磔首東市惟以善能獨存清白之行益表見朝著聞冬十一月超拜刑部尚書用刑本諸法律而持以平恕苟於議法者咸以為允杭州馬甲飛糧事覺逮繫者百餘人來　詔往治其獄分辟因別所入各物之合其辭參焉同多者情真否則偽郡守以下皆服罪壬子春二月擢湖廣等處參知政事湖廣素號煩劇屬兵戈蹂殘之餘土曠民稀以善首下屬州民復業者復其賦一年次閱官吉凡糧儲轉輸錢幣出入與夫營繕工役皆預為計畫且會官屬問事不集者其故何由皆曰一省所轄府州縣二百有餘遠者在千里外每

官多闕其事固不集以吾請於朝擇在既賢良吏拜其政不數月無事不舉民驚以為神癸丑三月以事名還京師俄以疾卒年五十三以善居官能守貧當著座右銘曰為官實難貧洪安事有不可急中存寬又曰心與上天腳踐實地人謂其能自警云翰林院學士朱升嘗為以善為人其謙退似儒夫其專謹似腐儒瞻視精悍似俠客掀髯談世事似辯士而其精神超越又似逸民隱者人以為實錄子孝文孝思皆以儒士起家孝文為翰林待詔孝思為翰林侍書先後使朝鮮以清節為遠人所服立斐諸館

師逵

師逵字九達山東東阿人少孤事母至孝年十三母疾危治思食藤花菜也不常有逵遍求至城南數十里得之及歸夜已二鼓道遇虎逵驚呼天虎舍之去持菜還母食之遂愈洪武中貢入大學選御史出按遼東方嚴不阿為御史所劾逮至闕下因服入見狀貌偉麗而晳如玉戟髯彿彿 太祖目而奇之即以為監察御史尋擢陝西按察使時獄囚淹繫者數千人逵檢案牘訊鞫各以其罪輕重立為決遣旬月而盡永樂改元召為兵部侍郎未幾改佐吏部典選癸二十年嚴密慎重人莫敢干以私 上征沙漠命逵督運逵以道里回遠飛芻輓粟疲不能給奏遣頃合於道令民互相遞運以次轉輸著為定式營建北都遣逵采木湖湘逵以十萬之衆深入窮山貫販不通軍夫艱食乃為除關道路徵名商賈仕來貿易軍民樂趨績用有成凡在湖湘八年 仁宗即位念逵恭路曰久召還陞南京戶部尚書兼領吏部事尤建典銓衡者卒任己自用不咨於人仕、佛悒與論逵多

所詢謀務求至當且能持廉故選拔得人而國賦亦
理朝廷倚重爲宣德丁未正卒於官年六十有二遠
邇字恢淵議論侃直天性朴儉不殖生産所得祿賜
多分宗黨顯貴四十餘年有子八人無以贍也　宣
宗嘗與輔臣論邑從北來大臣持廉守正者推遠一
人云

郭資

郭資字存性河南武安人舉洪武乙丑進士授户部
主事吏無容奸聲譽頓起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無
何尚書郁新以才薦遷授前北平布政司左參議淮
事之初即以本司參政爲言　太祖嘉其忠直陞右
參政資悉心殫慮贊佐有方不數月陞左布政使猶
勤詳慎紀綱大振豪猾斂跡良善獲安時　太宗在
藩邸尤愛重之資有所言無不聽納及起兵靖難命
資城守撫輯兵民供給糧餉百費所需未嘗乏誤嘗
以偵俻何掟之　太宗即位論功名陞户部尚書賜
白金文綺楮幣視諸伯未閱月以北平重地命來傳
掌布政司事未幾詔建北京設行部拜資行部尚書
資以北地軍民初安生業始遂官司所費冗濫當撙
節以恤下乃惓惓以祛弊舉廢爲務或有不悅而謗
之者　太宗聞之降勅慰諭益以心復任之備考賜
宴内廷頒敕獎諭辛丑　太宗都北京罷行部調爲
户部職務甚勝資勤以率下事有條序　仁宗嗣位
念資舊德以尚書兼太子賓客已而復念資抱疾艱

於步履不忍煩以政事特晉太子太師俾致仕歸鄉
令戶部給半俸觴其飧粮差役賜璽書慰勞甚至賫
歸杜門教子孫讀書屏絶外累　宣宗践祚恭求老
成念資舐事　列聖劳績居多詔起復戶部事免其
趨朝賜鈔二萬貫資愈感激効忠雖祁寒盛暑必先
公署視事不暫廢僚屬胥吏莫不敬憚焉滿考賜宴
於禮部獎以勅書譬之如歲寒松柏愈老愈勁其優
待隆厚如此宣德癸丑十一月疾劇屢言蒙被朝廷
重任無以效報為愧切切訓諸子及孫當感恩思報

不及家事十二月癸丑卒年七十三　上深悼惜為
罷朝遣禮部尚書胡濙賜祭勅工部製棺營喪葬贈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湯陰伯謚忠襄官其子佑為戶
部主事資廉介勤慎剛果有為自始仕至老視國事
如家事凡所施為毅然自任不畏強禦雖屢有弗避
當有弗辨與人辯論嚴厲之氣見於詞色而推之於
政略無害人蠹物之心卒之日家無餘貲誠國家忠
謹直亮輔弼之臣也

古朴

古朴字文質號素軒河南陳州人洪武中舉鄉貢為
太學生奉命清理郡縣田賦圖籍後復隸五軍斷事
理刑司奏家貧願仕得祿養母　太祖嘉之除工部
營繕主事迎母就養京師居無何母沒官給舟歸葬
服闋改兵部主事轉武選員外郎遂陞兵部右侍郎
太宗正大統轉左侍郎　上巡守北京侍　仁宗監
國奉命權禮部及詹事府洪熙中改通政使是歲陞
戶部尚書逐謁告歸省墓賜鈔幣衣宣德三年二月

卒年官朴事親孝非其義一毫不苟取居官臨事早
作夜思勤勞弗懈一志於公無敢干以私者謹守祖
宗成憲不肯踰越或言事久於時小過不及者亦當
損益就中終不為動永樂中建北京宮殿董伐木之
役於江西有愛民之心竣事特被賜賚戶部尚書劉
良素行不檢滿三載朴考其績下良吏上左右為求
最考朴曰貪淨之人幸未覺露不改行終當敗最考
不可得也良遂誣奏朴他事既就逮繫　太宗燭其
誣竟釋之他日吏部奏援良誥命封贈其父母　仁

宗曰直哉君子福禄攸降是嘗廷奏大臣罪昔其得為君子乎不與良卒以賍敗衆服其明所治戰務退未嘗語其家人冰檗之操確乎不移平素不事生產華靡雕琢之玩纖毫不畜公退清坐一室書冊自娛書病宰相楊士奇往問之入其齋室几案間獨有自警編一帙可以觀其所存矣洪熙詔辭有端厚簡靜操行清潔之褒蓋見知於 上若深矣卒之日無餘槖之積以遺子孫訃聞 上命進士康琰賜祭命有司給舟歸其喪且營葬事

鄒緝

鄒緝字仲熙江西吉水人自幼力學博極群書為文不尚彫繪洪武中以明經舉莅仕星子縣學教諭革除年間用薦陞國子助教與博士王紳友善皆能敦行以率諸生 成祖即位擢翰林侍講尋兼左春坊左中允國子闕祭酒屢奉 命署監事永樂庚子北京行部鄉試偕侍講王英為考試官譽校精覈多得名士秩滿陞左庶子仍兼侍講與修 太祖實錄及永樂大典癸卯九月卒于京邸緝居官勤慎小心比監初建緝署事多所建明以文行受知於 成祖嘗患背疽 上特命中官督醫往療仍賜名藥每 朝廷有大事大疑緝務持正論與衆辨難不苟為異同與朋友交必輔引於正或論患難必極力濟之性淡泊自少不以貧窶累心禄食三十年儉素猶布衣時其嗜學如飢渴之於飲食見異書必露抄雪纂耽玩繹諳意裕如也及卒家無餘貲惟書數千卷自號素菴所作詩清勁可法有素菴集藏于家子循為翰林待詔宣德八年當史 勅命循乃上疏自陳臣父

緝先在翰林事 文皇帝後兼宮春坊事 昭皇帝
於東宮歷二十餘年而卒欽惟 皇帝陛下以孝治
天下恩同天地凡推恩群臣必寵及父母 賜之誥
勅顧臣二親早沒不復生受 誥命之榮今臣秩畢
於例不應得封贈伏乞矜憫愚誠而特賜之 上諭
行在吏部尚書郭璡曰永樂八年 皇祖北征胡虜
命朕居守北京時緝恒在左右所言皆正蓋良臣也
其特與之勿為例

李慶

李慶順天順義人洪武中以國子生署僉都御史後
授刑部員外郎擢紹興知府永樂癸未召為刑部侍
郎丁未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嘗建北京陞工部尚
書辛丑兼署兵部事甲辰改兵部尚書兼太子少保
奉命侍 皇太子謁 孝陵約束侍從將士不敢秋
毫犯民 太子欲獵亦屢諫止遂留南京兵部宣德
丁未安遠侯柳升等征交趾命慶參贊軍事至廣西
病作及交趾境疾益篤升進兵破關隘大小數戰如
無敵若意殊易之抵鎮夷關慶謂保定伯梁銘曰主
帥氣甚驕兵眾日不得休困罷矣而少府候不據險
援重而欲急發卒入敵伏奈何又力疾以詣升升惟
唯弗納抵倒馬坡獨以百騎前渡橋橋壞陷泥淖伏
兵起升中刃死明日慶遂以憤惋卒慶為人平直剛
果遇事勇敢不畏強禦疾嫉諂佞姦猾者以嚴馭下
以恕用法通敏有幹局其在刑部時所領事多不得
數至部凡屬吏與因交通或私餽飲食慶輙知之加
重罰眾畏憚不敢肆 仁宗即位大理少卿弋謙言

事其中有過於矯激者　上不悅時大臣如呂震劉
觀蹇義虞謙吳廷用交口傾之惟慶與夏原吉嘿然
上悟除切引咎且勉諭謙并責群臣之嘗傾謙者震
等乃大愧於慶兩人時治山陵事多趣辦中官或有
過不慶執不與至相詆詰不為動其於朝事有弗便
輒侃侃爭論未嘗苟徇廷臣皆嚴憚之號為生李爲

張本

張本字致中東阿人也九歲為邑諸生後舉京闈鄉
試授江都知縣犂奸革弊豪猾斂跡靖難兵至本率
耆老謁于軍門擢揚州知府尋陞江西參政巡行郡
邑躬理民事祛除蠹政吏無所容姦弊榷愈起　詔
為工部侍郎以事逮　旨謫交趾布政司吏復起刑
部侍郎　仁宗即位以其持主不阿首進南京兵部
尚書兼掌都察院事召掌行在兵部宣德初征漢庶
人本以戎樞扈從調度兵食庶人伏辜還本治其餘
黨本奏汲國吏民為王所脅倉卒從亂可無盡法以
安反側　詔從之一方賴以全活時軍政久弊本奏
遣廷臣分出清理為條例班行天下著為令典　上
甚才之詔兼太子賓客數賜璽書褒諭已以戶部政
弛又命本兼署為本夙夜講求興廢舉墜必求至當
辛亥正月本遘疾　上遣中使絡繹臨問諭令醫藥
休息毋以國事為念本涕泣受命未幾卒賜祭遣官
營葬世復其家本為人直諒通敏持身廉介議論侃
侃有古大臣風同輩皆推服之　成祖嘗宴近臣各

設銀瓶一桌因以賜之惟本生桌皆設陶瓶諭曰卿既窮張銀瓶不知用也本頓首謝郡邑皆祀學宮

郭敦

郭敦字仲厚東昌棠邑人領洪武癸酉鄉薦會試下第後擢戶部主事歲餘有賢聲陞衢州知府下車咨民隱蠲弊興利修學校務教化崇儒術禮賢行以表勸其民振卹無告郡俗貧乏不能葬者焚死沉之敦相城東得廢地百餘畝榜曰義阡令民貧死者皆瘞是又為約教民有急相資助民利賴之嘗歲旱齋沐致禱雨立降霑足蝗入境為災為文檄城隍神是夕大雨雷電蝗盡死凡所禱輒應城西有淫祠歲四月平民男女聚謁祭祠下誰譁若狂敦禁止之已而得風眩疾吏民爭勸罷禁亦聽疾亦瘳同僚有私取民財者敦雖不面斥而義形於色其人頓首謝改過侍之如初屬邑吏爭濯磨自效公退所謀諸心發諸言未嘗不在民事所秉正直襟宇坦明言出而民信令出而民從不俟程督庶務畢舉會內姦陷嘗有叢係類織成縈帶修廣適度郡人謂敦人政之應在衢七年政化大行生眾徵詣京師耆老數百人伏闕奏乞留理官執不可耆老皆涕泣而退後廷臣有言敦廉

上不阿若名為監察御史陞河南布政司左參政無
幾調陝西以事留京師禮部尚書胡濙言其行於
太宗曰郭敦有大臣體宜在左右即日召見以病弗
克入遂遣御醫視疾疾愈入謝奬勞再三賜鈔襲衣
明日陞禮部右侍郎兼太僕寺卿　仁宗臨御進戶
部左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宣德二年陞戶部尚書
命鎮陝西歲餘召還在戶部無敢干以私若未幾得
疾　上聞之命太醫往視數日竟不起年六十有二
為人純實溫雅事親愛敬篤至隆寒盛暑不離闈門

之內儀度清肅辭色未嘗留耳目暇手不釋卷私居
無惰容居官剛正人莫敢干所主整飭綱紀益誠撫
卹不徐不亟吏民懷冰蘗之操無遜古人雖官刑六
卿泊然布素身後之

魯穆　工琦附

魯穆字布文天台人永樂丙戌進士授監察御史執
法無私鯁直敢言屢進封事論時政得失及刊上漢
庶人不法罪狀留中擢福建按察司僉事理冤濫懲
貪墨抑豪強節槩凜凜人莫敢干民因目為魯鐵面
楊榮在政府其家人恃勢玩法穆悉捕治無少貸榮
以為賢薦入內臺正統改元超拜僉都御史命捕大
名諸郡蝗明年六月還京以疾卒穆賦性耿介自幼
舉動異常兒稍長攻書力學博通經史嘗大書座右

吹得菜根百事可做登第還鄉杜門讀書絕跡公府
詞將赴闕有司具贐贈之固辭弗受人曰行而賂
禮也奈何拒之穆曰不然並仕之始無少益于鄉里
而先厲之害恐予比入仕籍清心寡慾色設詞正請
寄不行關道並絕蒞政臨民外嚴內恕決疑應變才
氣雄敏剛方廉潔始終不渝敭歷中外二十餘年被
服如寒士家無餘貲歿不能歛公卿咸賻助之穆初
入臺工部尚書吳中見其蕭然始以為用拂志卻之
至是中復為具棺衾歛焉以穆之行可重也子崇志

舉進士歷官南京太僕少卿

王琦字文進仁和人由鄉貢一榜授汝州學正擢監察御史陞山西督學僉事改四川已致仕歸清介自持不治生產冬大雪饑臥不能出門戶或唁之曰吾求無愧於心耳雖飢寒無不樂也天順間竟以飢寒卒

顧佐

顧佐字禮卿河南開封府太康縣人洪武庚辰進士除莊浪知縣在邑廉平士民頌德直干節會射諸將以文士易之乃連發三中進止有禮無不驚服永樂兩年遷江西按察副史蒞事勤敏威望尊嚴號令嚴肅奸黠聞風遁跡聲名大振十四年擢為應天府尹尋以營建冗棘改順天兩京皆奸豪所聚佐剛捷不撓吏民畏服勲豪貴戚為之歛手議者比之包孝肅之知開封洪熙元年出為貴州按察使未行改通政使勲貴家不利于佐相排擯去 上賓知佐廉儉故召之宣德初臣僚習尚宴樂以奢相競歌妓滿前御史尤多貪淫紀綱為之不振宣德三年六月都御史劉觀以貪斥 上召大學士楊榮楊士奇問廷臣中誰可使掌憲兩人久未對 上曰未必都無一人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亦嘗為京尹能禁防下吏政清弊革 上喜曰顧佐能如此陞右副都御史賜璽書令考黜不肖洗滌積弊佐奏黜其貪淫不律嚴暄等二

十餘人摘吏違求不達政體李孟宣等九人降與史
老疾馮斌等三人為民又禁用歌妓糾正百僚剔綱
大振天下想聞其風采蒲泉郡邑無不興起下至史
卒票然悚側隨陞右都御史四年吏有違旨者指擬
佐謂受皂隸金放歸悉具姓名以聞　上咨以問士
奇且曰爾不舉佐康子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
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資於皂不得
不違半歸使番所用皂亦皆樂為歸耕實官吏兩便
北京師臣僚大小皆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

識大錄

仁宗皇帝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　上嘆曰朝臣之
艱如此向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為奸人所排
詆下法司治之士奇對曰此末事不足以干　聖怒
俱付佐自治思與法並行矣　上召佐以吏訴狀授
之諭之曰狀皂隸歸耕使給薪芻宗官皆然為之不
足為過小人不樂檢束汝自治之佐叩首退召吏示
之狀甚恐佐曰　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為
善竟不治之　上聞喜曰佐得大體矣數月有告佐
罪之枉人重罪不聽訴理者　上大怒召楊榮楊士

識大錄

奇諭曰此有重囚數之排佐小人陷正人不可不究
治遂命三法司鞫之寘千户減清發一家無罪者三
人當死代寫狀教之誣告　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
事立命磔清五年嚴瞪潛入京造詞脇人佐又劾瞪
綜跡詭秘且欺枉臣　上誅瞪西市於是佐益正色
立朝元勳貴戚俱憚之佐旦晚小憩外廳立呵藤户
外官僚行道者輒引避入直内廳獨處小夾室非議
政不與諸司群坐會陝西布政周景好賊無度佐劾
盜欺除之致之法　上畏憚之不能伸其激濁之意

識大錄

後又阻之者數次正統元年　上為原宗詰佐〻遂
以風疾乞歸復僕而去寘用事者忌其嚴正而陰
排之疾愈不復起居家十餘年後居位者皆莫及也
議者稱為豊臣第一云

紫東

紫東字叔輿浙江錢塘人自少聰敏喜學從鄉先生涂大章受春秋學成領鄉薦卒業太學諸生多推讓之永樂初除兵部武選主事以勤慎得名未幾陞員外郎己丑　太宗北征東與尚書方賓從行凡軍務倚辨於東東隨機應變無留事凡官屬從東者又賴庇佑之衆皆樂從及還擢江西參議時營造事嚴東入閩中取大材丁夫之貧病者東處之有方故能集事而民不告勞初結廣信太守與東有舊餽宴一罌東疑其重發視之皆白金笑曰此所謂故人知君、不知故人矣拒不納歲餘入為戶部郎中戶部事最繁東治之有餘力會謡言湘藩當有變詔沿江諸郡擇賢守以東知岳州東蒞以靜民安之郡當江湖之衝官船來往當役民上下挽送多或至千百人暮夜促召不能應公私病之東計主客戶有丁者何約三丁役二丁五十人領以總甲署其名小牌百人領以百長署之大牌視所役多寡用之牌下皆來集無後者民得番休皆便之公事之暇則至學宮與諸生講

學或行田間視耕穫賞勤而戒惰居三歲郡大治浸名為職方郎中丁內艱奪情俾任事宣德庚戌陞兵部侍郎東素有才望人俟其進命下皆為喜正統丙辰虜酋朶兒只伯擁衆入寇鎮番副總兵劉廣往援遇虜而退虜隨逼涼州廣閉門不出虜大掠而去廣奏功徼賞東劾其罔上不法請治之又劾參軍夏守將失律諸各械繫至京下獄朝廷以東公嚴執法命參贊陝西軍務東盡心邊務每糾劾將佐欺玩章前後凡數十上或怵以後患東曰吾敢愛身以誤國乎同事者多銜妄崇忌大計東遂斷酒肉澹泊自處凡燕會皆不與而持論益堅據理守正每有功賞雖勑下必覆驗而後行設有詐冒必糾正之岷州土官都指揮石能以家人冒功陞賞東奏罷所陞官能復請上察之東反覆論其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次第按數今宥能如餘人何若無功得官則捐軀赴敵者何以待之詔嘉東忠誠遣使賜白金文綺進從二品祿己未西戎不靜東將兵克平之晉兵部尚書參贊機務辛酉六月卒於官東公清慎正奉己有

度侍人有恩正色率下不附勢以干利人皆敬畏而
莊事之

王直

王直字行儉別號抑菴吉安泰和人永樂二年登進士第時　太宗篤意古學詔選進士曾棨等二十八人為翰林庶吉士俾讀中秘書冀成遠大之器直與其選感激奮志不數年文辭追古作者　上以直卓巡諸士名入內閣凡机密之政屬執筆焉尋授翰林修撰　車駕巡幸北京　仁宗以太子監國留務之重選侍臣嚴翰林則留黃淮楊士奇與直三人輔導直夙夜勤慎不懈中外咸倚重之及再幸北京直在扈從遂與修　太祖實錄未成以憂去服闋仍入翰林遷侍讀　仁宗即位進侍讀學士　宣宗為　皇太子慎選宮僚首拜直右春坊右庶子仍兼侍讀學士凡經筵講義及文武群臣誥勅皆以屬之又兼記注　宣宗即位與修兩朝實錄成進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賜白金綵幣襲衣寶鏹之賚　英宗嗣位詔修先朝實錄命直為總裁書成進禮部左侍郎仍兼學士賞賚如前久之以禮部缺人命直出蒞部事尚書胡濙大喜謂部之政悉付之直庇之裕然

右袁習者吏部尚書郭璡去位詔以直代之　命下
士類皆悅歷再歲有無賴不得志者以選授事嫁禍
於直遂下獄給舍御史交章論列其枉乃復任正統
己巳秋北虜犯邊　車駕欲親征直偕以為不可率
廷臣上疏止之不獲特命留守京師加太子太保兼
吏部尚書景泰初進少傅嬰已遣使奉迎　求與不
允明年禮部議奏復迎　上御文華殿門諭宜絕虜
直言已遣使勿貽後悔　上色不悅諭諸大臣曰朕
初無意大位君曹過謂朕宜今奈何異議少保于謙
進曰天位已定孰敢他議但欲吾使盡禮紓還急耳
上曰汝從群臣出文華門內臣興安出呼曰時措使
者有文天祥富弼其人乎衆未對直面發赤厲聲曰
是何言臣皆王臣唯在所使敢弗行乎言至再詞色
愈厲安語塞遂遣李實羅綺使虜壬申　上以土酋
黃玹奏易儲廷議署名直獨有難色不得已乃署之
獻懷既立以直兼太子太師直歸頓足抵几太息曰
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蠻酋耶吾輩當愧死矣累疏求
退不允　英宗復辟因任舊人直復於步履不能朝

獻徵錄

謁懇乞休致并辭師傅二職詔將許之賜以璽書有
忠清之操簡於朕懷之語復出白金文綺寶鈔賜之
給驛舟以歸直方面修髯豐宇宏偉嚴重寡言笑居
家儼然及至接人和氣可掬學富才敏詩文清徹四
方求者接踵屢典春闈文衡得人最盛在翰林三十
餘年恭勤不怠如一日與王英齊名時稱二王又以
居第在東稱東王先生士林莫不拭目海內想聞其
風采及位冢宰益加屢慎時方面官罷廷臣薦舉專
倚吏部直慕當意人才委任郡邑凡御史出巡歸者
必令報其高下以備擢用自是四方多號得人介執
之風為之一息居第隘陋晉不屑意一切世味安於
淡薄朝廷重其德每優禮之免其朝謁及退休居家
杜門希出日課諸孫讀書而已所著有抑菴集行於
世天順六年九月以疾卒年八十有四贈太保謚文
端

王英

王英字時彥號泉坡江西金谿人舉永樂甲申進士改庶吉士續學翰林未幾以慎密簡直秘閣書機密東癸丁亥授修撰扈 上北巡丙申進侍講壬寅扈從征虜師旋至威虜鎮 上命英碎李陵臺驛令碑沉之於河以絕虜爭端還奏 上喜謂英曰秀才是二十八人中讀書者朕需為用宜宣力勿憚勞苦因問曰朕率師伐虜爾試言威功如何英對曰胡寇化邊寇在不宥但聞天兵親征必遠遁漠北臣願 陛下幸毋必愈窮追也 上笑曰朕為天下國家計秀才之言惟不欲窮兵黷武耳還謂曰凡軍中一切動靜或謠言之類爾有所聞即來密奏又諭太監孟驥曰秀才有事即令入見毋阻師至安平鎮立功官軍以有過不與口糧者多相聚悲泣曰吾輩糧盡必死道路矣英因言此皆壯士願 陛下宥其過而與之思則異日必得其死力 上悅即命兵部尚書李慶給餉及糧帛甲辰拜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講宣宗踐祚召入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吳沉朱善劉三吾永樂初則解縉胡廣俱有重名汝英慎自勉宜數陳道義啟沃朕心因俾前人獨專其美賜內醞及鈔千緡命入內閣參預中秘宣德庚戌修太宗 仁宗兩朝實錄成轉少詹事仍兼侍講壬子春丁母憂 上遣有司致祭營葬事命中官護英奔喪冬十月奪情還朝寵遇日隆不時召對正統間開經筵英為講官陳說詳明於文義外多所規諫修宣宗實錄英充總裁書成進秩禮部左侍郎侍講如故癸亥出理部事仍領日講乙丑浙東大疫死者甚眾 上遣英祀南鎮以禳之時浙省久旱英至紹興澍南水深二尺淮狀乞夕雨止星見明日又大雨田野沾足浙人目為侍郎雨丙寅英奏京師去冬少雪今年自春徂夏雨澤不降種不入土小民缺食此皆臣等致事不修激怒上蒼所致伏望 陛下施賑卹之恩臣等宜益省愆戒飭仍乞齋沐祈禱以格天心上從之言果大雨五日初英奏請致仕弗許至是復上章請老吏部言英精力未衰 上是其言又不允戊辰特拜南京禮部尚書內侍旨日 上以卿久任

先朝多效勤勞陛扶南京俾得安佚景泰庚午五月卒于官年七十五初謚文安後改謚文忠英在翰林屢典文衡海內名士多出門下爲文章典贍 朝廷制作經其筆居多四方求金石銘誌碑記者接踵於門酬應不倦詩歌稟草人罕能及顧性直諒好規人過非爲三楊所喜故不得大用云

魏驥

魏驥字仲房浙江蕭山人永樂乙酉領鄉薦明年會試中乙榜授松江府學訓導善於教人以身先之諸生多有成就與修永樂大典吏部尚書師逵薦陛太常寺博士 太宗謂逵曰劉復節九年御史我考方授以此職不輕以與人也宣德初陛考功員外郎歷陛太常少卿試行在吏部左侍郎尋實授驥爲人端學祇慎簡約庶勤居官締紀饍食止攜一蒼頭自隨傾往直好別白君子小人雖貴人多不悅然廉款乘敬正統中雖太監王振蔑視士大夫於驥亦禮重之值殿內煌奉勅巡視問民疾苦既而以老辭調禮部復辭改南京吏部以優侍之戊辰進尚書屢請致仕不允景泰改元驥進表至京以老乞骸乃許之大學士陳循驥考試時所取士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於朝頃少侍事在吾輩向已驥曰子爲輔臣宜爲天下進賢才不詳私一屋主退而謂人曰渠將輔遂事爲一己私事安得善終既旋里晨夕田間布衣菑從首行並以課備作與野叟樵處不少崖異

性好吟咏天口通情不求雕飾自有尚味老年事凡數諭驥愈恭謹成化間御史梁𣃁疏驥有德有詩請加優禮 上特遣行人賫羊酒存問令有司月給白粲三石壬辰正月卒年九十有八卒之日神爽不亂盥漱就枕倏然而逝遺命戒其子完慎勿以葬事投卿里訃聞 上悼歎予謚文靖如例賜祭葬完以遺言力辭驥身不勝衣言不出口清德雅望海內遵尊論者謂自古大臣之最壽者惟宋文彥博而驥年比之尤高蓋古今罕儔云

劉鉉

劉鉉字宗器號假菴長洲人生弥月而孤甫歲入鄉塾輒有志向學雖衣食粗糲弗顧也未冠即授徒里中從之者甚衆其言動規模如宿儒鄉閭長者皆折節行與交性孝友母遘疾旦夕籲天求代比沒哀毀垂絕者再見者莫不感歎事兄若嚴師雖加笞責不敢怨永樂戊戌以善書徵入翰林明年中京闈鄉試未上合官授中書舍人宣德已酉預修 兩朝實錄成陞兵部主事仍涖事內庭正統戊午與修 宣宗實錄成陞翰林侍講正統戊辰詔擇進士穎敏者為庶吉士命鉉教之鉉遊藝事應文慨然以師道自任俾力追古作有一字未愜者經月不置以故諸士大有所造後多以文學致名已已進侍講學士景泰庚午主考京闈及揭曉第一人劉宣乃盛龍軍士同事者欲更之鉉曰朝廷立賢無方不可乃止其後宣卒為名臣時論韙之俄詔以郕府長史東朝主於鉉家請以舊學故入見內殿其還也手疏言鉉及呂原可大用 上以授太監宋印曰汝狀言之久之莫問也

曾宋病召醫盛非太治之病愈問醫何許人曰長洲
人也宋曰長洲有劉先生識之乎今為何官曰翰林
學士且曰劉學士古之人也宋曰　上亦知之且將
用之矣盛退以告鉉慙曰　上奚從知我必翁言也
主於我而言我如此我時易儲之議漸萌而禮部兩
丞卿俱缺僉議必擢有重望者為之宋乃出手疏于
上上命送閣下曰可用學士為之大學士陳循者乃
擬鉉以進江淵不悅鉉乃退詣內侍曰鉉素不能幹
事不可用乃用編脩薛琦鉉聞淵言曰此淵知我者

初置經筵官鉉居首選禮遇甚隆壬申春鉉祭酒衆
難其人大學士高穀曰學行老成無如劉宗起遂薦
為國子祭酒士類歡然有得人之賀鉉曰士子若室
女當保愛之於是定程課示教條旦暮講解如恐弗
時諸生出身資格為權要所撓人或諧之鉉曰此易
爾立諸生而與之約曰有守規格圖出身者必同館
諸生合辭共推即遣行不然不可得也他日有圖之
者動為諸生所嫌詈至不能容由是此風遂絕六館
之士肅然一日報易儲諸司俱勸進司業言於鉉〻

曰國子監諫止則可勸進則不可乃止及　英宗復
辟日閱諸疏見勸進無國子監名問徐有貞曰祭酒
何人官幾年矣有貞以鉉對　上曰吾猶一識之乃
召對於文華殿　上曰卿可遂傳東宮即拜少詹事
日侍講讀觽導惟謹天順戊寅冬十月疾于官年六
十有五　上聞訃哀悼曰安得學行醇篤也斯人者
遣禮部侍郎李紹諭祭於其家贈禮部左侍御諡文
恭鉉性介特絕軟媚之態立身以不欺為主未嘗疾
言遽色尚儉約已貴而猶儉居隘陋裕如也祿賜之

餘必分惠宗族故舊貧者恒館穀之僚友乎而乏者
為具後事且教其孤有病吏鉉憐而舍之親其疾及
家人或請遣之弗聽已而皆愈鄉人被逮繫不能明
者為白其冤人德之懷金以謝鉉曰吾直不公也豈
為私耶其人感泣而退其嘗行類如此立朝無情容
不以寒暑久速而少變家訓素嚴仲子溥舉進士使
南方戒之曰賜財毋苟得也聞其衣履以行比還朝
聞之如故乃喜曰無玷吾門矣居恒犹有文籍傳經
群書為文紓徐演迤務造至理詩古澹舂容有餘

外方衆賢聚於朝以意氣相推長玹獨用心於內退
然沈毅寡不與較有假庵稿藏於家

石璞

石璞字仲玉河南臨漳人永樂辛卯鄉貢選授監察
御史陞江西按察副使進按察使遷山西布政使剛
毅有治才所在著績召為工部尚書正統戊辰河決
滎陽經曹濮至陽穀入漕河潰沙灣東入于海命璞
治之塞決流塞河流就制明年處州盜起王師失利
詔璞贊理軍務督諸將討平之景泰辛未也尤罷獨
石　上知璞忠勤善謀素為遠人信嚮復命兼大理
卿督餉山西修垣守險勤兵備虜寡乎進太子太保
改兵部尚書丙子湖廣苗叛奸民李珍覘安沖通篇
之導賊寇掠造讖文騰訛言以煽居民湖湘大擾
上又命璞撫治璞誘執珍及安沖檻送京師而以威
懾群苗亂遂清論功進階光祿大夫尋以疾致仕天
順庚辰　上召大學士李賢謂曰石璞純臣也聞其
尚健家食貧甚為我以璽書召之璞至京　上延見
文華殿璞服青袍繫角帶入　上問曰吾賜爾緋玉
敝乎璞稽首曰臣平生以孤忠奮無攸結納今自分
填溝壑矣詔至臣自知亡他逐必臣有罪當誅遣耳

上說以其微賤乃拜左都御史命掌南臺事閱四年稷致仕成化己丑閏二月卒于家瑛秉心正大涖政寬厚不為苛言激論而耿介壁立恭謹純白之操始終二致焉在山西時其夫人與諸僚妻燕歸而愠曰彼多金珠綺采而吾大布裙襖殊不稱誥長之妻也瑛詰曰尔何坐曰首席瑛曰使吾墨于惡汝安得居此坐且吾素不以妻子故官役金珠綺采者後欲居汝席得乎明年其夫果有以墨罷者旬中板歸猶無宅第僦大僚行署以居竟不能治第嘗質百畝後益貧復售其半鄉人自典史箴婦瑛許造祀其人豈治其几上陳銀兩前列金杯十餘瑛見之問曰尔宦數年曰未一考也曰胡歸乎曰以民控告貪奪職瑛曰使吾治尔尔焉能還坐哉拂衣出

軒輗

軒輗字惟行河南鹿邑人永樂甲辰進士輗天性廉潔義利介然嘗奉使督漕淮上嚴冬忽墮水援出擁衾危坐有司進鮮衣卻之徐俟舊衣乾事竣還除行人司副擢監察御史清理軍政嚴明不許人畏服之昔浙江按察使矯前政侈靡悉蔽供應貲奉外一無所取朝夕蔬食布袍閒閱寒暑待故舊賓客食不兼味約束同僚三日一市肉毋得踰分僚屬咸重震懾郡邑官吏憚若神明屬吏不檢其貪殘弗可湔滌者避自引去部內肅然令行禁止奸墨屏迹天下想望其風采遭父喪聞訃戒行明日即發僚屬有未知者及登情復往頌以此自矜飲同僚家歸抵撫其腹曰此中皆賊物也識者少之至論其耿介則賢不肖皆自以為弗及於時虞氏耿九疇為兩淮轉運使亦以冰檗自勵聞望與輗相埒故當世稱廉吏者必曰軒廉使耿都運云景泰壬申秩滿九載即拜副都御史巡撫尋改南臺進右都御史清操愈勵百寮咸莊憚之　英宗復辟旌別淑慝召輗為刑部尚書九疇為

右都御史耿九疇為石亨所排擠輗亦以病乞休
上遣文華殿面諭視其疾不可強乃與致仕及陛
辭　上問曰昔浙江廉使若滿歸僅二竹籠乃爾耶
輗頓首謝又問卿年未老病愈可再用乎輗復頓首
辭疾　上賜金為道費輗歸數歲　上念其操復不
易得久愈思之甲申春起為左都御史督南京糧儲
尋以老病乞致仕上不待報即束裝歸五月抵家越
具浴浴畢數問晷刻或云午矣遂大伸而嘆訃聞賜
謚介肅輗嚴毅過人無賢否悉峻拒不與接戚時諸

禮部拜表慶賀屏居一室撤燭朝服端坐寂然無聲
鼓嚴乃出行禮畢竟御肩輿歸僚濟聞輗來輒避去
不樂與之處南武庫郎沈琮嘗言留都大臣惟輗及
魏驥庶乎峻偉不踏文防間令吏寫公牘數十冊卒
後修史有司從其家取行實無有也

耿九疇

耿九疇字禹範山西樂平人父綱仕虞氏數諭逆留
籍焉九疇舉永樂甲辰進士宣德初除禮科給事中
正統丁巳兩淮鹺政大弊擢九疇鹽運司同知九疇
清介嚴肅尤慎交接請寄不至於門吏胥豪商勢家
凜凜不敢肆巡行諸場痛革宿弊條奏鹽法便宜于
朝著之令甲通變有法弊除利興公私便之及丁內
艱鹽徒數千人詣闕請留乃起為都轉運使循法責
效政弊益若雖童孺亦知頌其廉寄行河道有小兒

歌曰水清不若使君清戊辰以挂誤逮至京師事白
令聞愈彰起拜刑部侍郎持己平恕用法不苛屢以
疑獄持同官可否上聞多是其議時侍郎丁鉉號
精法律獨推重九疇曰耿公明決吾輩所不及也乘
獨領奇事一時刑獄號稱詳平未幾中州民流徙旅
寓服忠且巨測九疇奉命之鳳陽巡視撫安因請留
英武寺九衛官軍屯田居守以杜奸宄覬覦之心搭
徠流民附籍者戶七萬餘婚姻樹畜計與土著相通
奸不得發境內晏然兩淮鹺政自九疇去後輒發至

是俾兼理之吏張除戒曲盡事宜仍奏蘇茂沿江南粟米易鹽法以登正課公私稱便尋奉命兼巡撫揚廬淮安滁和諸府州宣布德意令行禁止民益懷之受泰吉中代還漢命鎮守關中華樊然貧威望大振邊將請於臨洮諸衛添取防兵 朝廷下九疇言邊城士卒不少為將者果能嚴紀律精練習勁撫恤絕役漁則人人自奮醜虜不足慮不然添兵徒冗食耳又以邊民春夏就田耕作秋冬入堡避寇言邊將盱以架盜衛民請止其移不能衛者罪之言切時弊轉

右副都御史仍鎮其地有司買羊角以供燈貢疏乞之絕以災異詔求直言九疇上疏頒廷陳項四廣聽明公賞罰以肅志抑擇守令以惠黎庶簡將帥以用邊廬且乞加放赦以甦庶位緩語各之天順改元□上以九疇廉正可大用釋名至京拜右都御史俾總臺綱間召見便殿嘉獎甚至九疇自幸遭遇首陳弭事請恭廉恥以勵士氣清刑獄以召和氣勵農桑以厚民生節粮賞以勤軍士重臺諫以振綱紀悉見嘉納適有監書成防風憲九疇因激勵臺屬風紀為是

肅清斷獄無冤羣情脫服時石亨曹吉祥氣焰寵倖法九疇將率臺屬劾正之反被誣搆及當廷辯同官者懦恐執收引奧免九疇獨引以自歸曰此實出某意也聞者多之左遷江西右布政使俄遷左使蒞四川旅作清政肅于內臺 上尋感悟一日與輔臣論人才言九疇去非其罪李賢對曰九疇操誠不易得明年召為禮部尚書已而 上憐其老改南京刑部曰遂御優閒九疇既革印集介特自將以直枉沉冤為己任君子謂得大臣體庚辰八月以疾卒正六十

有五訃聞 上曰可惜此老贈太子少保謚清惠九疇天性篤友內行純至居官蒞政以忠勤為本慮懲正直之操終始弗渝行己嚴毅不撓好善嫉惡出于中誠教行古道視流俗若將浼焉論事是非確然不肯詭隨尤嚴於君子小人之辨以故與羣寡合累遭誣因而不變其所守自號恒菴士俗有之風歷官吏部尚書傳見經濟名臣

耿裕

耿裕字好問河南盧氏人舉景泰甲戌進士補翰林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會其父九疇再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裕言不當任言路改翰林檢討當是時和李怙寵專恣九疇劾奏之忤旨出為江西布政使裕亦出判泗州既而朝廷知其無罪召還復檢討進修撰成化癸未遷國子監司業丙申陞祭酒教諸生嚴而有恩公而有法時勲戚子幼者奉旨受業裕患其難教取其所嘗習讀者萃成一書授之他日中使至偶持去 上聞之嘉歎明年擢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丙午晉尚書薦進賢才務協輿論定傳保舉莫能搖奪守正立身干謁銜絕杜塞倖門即內降斜封入章抗議群小病之是時李孜省以左道有寵欲庇其鄉人毀裕于上出俄改南京禮部丁未改南京兵部參贊機務弘治戊申召為禮部尚書改元之歲多行大典禮裕素博雅通知古今斟酌而行得會通之宜崇王會之詣京師朝貢詔諸臣集議裕言王雖至親於制不宜况在飢歲所過必勞供役民何以堪

上從之四夷貢獅子裕言費胡嗜利受之無益且彼泛海而來非由故道寧卻其物亦從之戚內自宮求進者紛然盈路裕上疏請治其罪一時雖不能絕然自是禁例甚嚴無敢再犯者癸丑仍為吏部明年加太子太保裕感 上知遇益竭心力凡所舉薦必當其人舊緣傳奉貶謫有求復進用者上疏極陳其弊務宜絕之弟保任都督府都事秩滿當遷裕故緩之曰吾家當如是其無所私如此會議朝政侍正不阿或舉人才從衆論而用之公退獨居無敢以物私饋者丙辰正月卒于官年六十七贈太保謚文恪裕器度宏遠人莫能窺其涯涘與父九疇世守清修不營產業不治居第儉約蕭然無異寒素而偉幹修髯儼然神明學問該洽文章雅正冠冕縉紳世濟其美焉

寇深

寇深字文淵保定唐人永樂間以秀才陳言時務
太宗奇之特命為國子生宣德初除刑部主事轉員
外郎操執堅確決獄明敏為尚書魏源所重正統中
子陞山西按察副使下東訪民隱清吏檄繩頑別蠹
不畏強禦條上邊務數十事多見施行在官未三載
會四川邊夷弗靖須才臣以制之僉謂深宜遂召拜
僉都御史俾鎮松潘撫治苗夷深至嚴號令信賞罰
激勵士卒修築関隘城堡哨臺四百餘所以固邊防

平治驛道開鑿山泉以便民旅躬諭賊寨戰擒首惡
數十人檻送京師其餘欵服者諭以禍福俾皆向化
苗夷相戒曰公神人也吾屬慎毋犯之自是歛跡屢
以方物進獻邊境晏然以功進左副都御史食二品
祿景泰年未代還理院事番人攀轅泣送之未幾命
提督遼東軍務遼海妖賊李福惡挾術誘民謀作亂
旬日間聚眾萬餘深聞之躬率數百騎馳赴海州審
察事宜遣都指揮周英授以方略俾擒之凡獲千餘
人深詰問情實擬送元惡二十餘人至京師餘悉釋歸

眾左右咸曰此反賊也縱之不可深曰彼皆脅從殺
之何辜邪聽壯虜犯邊深部分將士追剿擒斬七十
餘人獲馬六百餘匹衆以為賀深愕曰此將士効力
戰何與焉初遼東鎮守中貴暨總戎者聞深且至畏
憚不安語諸屬曰爾輩宜自慎毋觸寇公之鋒也及
見行事寬和有禮衆乃悅服天順紀元召為左都御
史深率勵臺屬振肅憲綱風采為之一變而施收明
欽用法嚴恕恒語其屬曰焦涸之地非雨露不濡寒
沍之谷非陽春不煥常於明慎中存矜恤之意可也

又每戒典獄者傾卹罪囚俾弗瘐死以重獄呈詳必
注意其間直枉辨殺克協眾心五年之間凡治獄囚
三百餘人　上嘉其盡心數賜金帶繡衣銀幣諸物
或召見便殿以姓呼之而不名深性方嚴寡介憚嫉
權貴大為曹石輩所忌曹欽驕縱越法深率臺屬劾
正之及欽反先令人執深〻罵賊不屈遂遇害　上
深悼惜追贈少保諡莊愍深識敏才高喜觀書史尤
熟先朝典故大述議政衆方效思深嫻引故實以決
之有人所不能言者深獨言之人所難為者深慨然爲

之氣銳剛毅以莊見憚每謙抑自將人猶望而畏之
不敢近雖平鈞官埒者亦避遜焉卒時年六十九

年富

年富字大有鳳陽懷遠縣人其先本姓嚴誤為年氏
領永樂丁酉鄉薦會試中乙榜為德平訓導九載赴
京擢吏科給事中命掌刑科事糾正違失直氣凜然
宣德乙卯吏部推為光祿少卿奏留中適陝西缺右
參政遂以富補之富峻厲敢為衆推奏令總理邊儲
富至邊遂斟酌遠近定其徵科鉤考收支防其出入
由是宿弊頓革正統甲子陞河南右布政使適歲飢
流民入境者數萬公肆剗剔富設法賑恤撫定之轉
左布政使土木之變邊境道阻部檄俾督運邊粮民
聞富督運冒險而進無後期者尋遷左副都御史提
督大同軍務兼理邊儲時邊備廢弛法度不立而冒
軍功盜邊儲之弊尤甚富痛革之一時武將如石亨
輩不得遂其私尤忌之天順初亨得志諷科道官劾
富既致仕而石彪憾猶未釋復擒摭遠至京事多誣
仍致仕不數月起為南京兵部右侍郎尋轉戶部左
侍郎巡撫山東又改左副都御史奏從降虜之居東
昌者用銷未然之患四年春召拜戶部尚書錢穀會

計躬任其勞事有關於利害者倖依戎難之害曰第
行之吉當其責公毋署名可也吏胥諸司莫不畏憚
束手聽命八年富以西鄙多事用非其人奏舉布政
楊璿知府余子俊可用而請黜布政使孫毓吏部尚
書王翱言其侵己職請下千理富曰薦賢為國非有
私也因求退不允忿翱孝忠夏四月疽發而卒時年
七十 上聞之震悼賜謚曰恭定遣官諭祭命有司
營葬事富天資剛勁所至以嚴為治人不可撓以私
及掌國計節惜用度持正不阿得大臣体然亦為人
所窺伺其屬有作弊者知富多疑遇州郡奏災傷故
其准則言不可准欲其不准則言可准富必反其所
言而從違之多中其姦計至是卒聞者深惜之而嫉
翱之專愎云

李紹

李紹字克述江西安福人舉宣德癸丑進士時 上
方銳意儲才命臨御以來三科進士數百人拔其尤
者應二十八宿為翰林庶吉士俾讀學以俟大用優
禮給賜一修永樂初制仍賜御製詩以勉之紹預其
選感激淬礪學業大進乙卯擢翰林檢討文行為館
閣所推輔臣楊士奇尤深器之比寢疾 英宗遣内
侍詢人才士奇舉紹等五人以對雖未及用已隱然
負公輔望正統己巳秩滿九載乃進修時有土木之
變朝士多遣家南徙紹曰主辱臣死奚以家為卒不
遣景泰紀元簡為經筵講官尋遷司經局洗馬春坊
右庶子天順丁丑改尚寶司卿尋陞翰林院學士戊
寅升禮部侍郎時有結權貴圖進者 上不之許密
訪近輔求才德老成厭服人心者得紹甚悅曰朕知
其人久矣次日召吏部除任聞者驚喜公卿爭賀
尚書王翱舉酒酬曰天選侍郎也前此陞進者多以
特旨授故云已而權貴不平伺閒譖紹奏事多南音
上曰大臣以德選何以聲音為是升國子祭酒陳詢

致仕吏部請以紹兼領之　上謂銓曰禮部不可無此人其別選代之銓退語同列曰我不知李侍郎見重於　上如此己卯夏賜諸大臣遊西苑命內臣皆宴盡歡有醉而失儀者獨紹執禮彌肅既歸爲文記之癸未會試知貢舉防範嚴密一洗場屋宿弊有怙勢請託者峻卻之　憲宗即位命翰林纂修　英廟實錄以紹爲副總裁越二年書成偶染微疾即上章求已　上知其誠許暫還俟疾愈復出既歸疾良愈或諷之曰疾愈矣可不出耶紹曰吾老矣出將何爲辛卯春國子祭酒爲其僞所擠吳天官議曰國子監成賢化俗之地官不重不足以隆師道然官之輕重係乎人今必得學行老成有名望如李克述者居之則師道立矣乃援洪武初起致仕尚書劉崧署司業例起紹爲祭酒疏入　上即日降勅遣使乘傳召之命未及門而紹已卒士大夫初聞召紹相慶于朝比訃至又相嘆曰天不欲興斯文耶何奪李公之速也紹挺見明敏刻苦問學少壯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自六經子史下至地理醫卜方技靡不精究聞四方

識大錄

有異書及古碑文字輒購得之其爲文力追古作規矩嚴謹有得於歐陽氏字畫出入晉唐剛勁奇逸自成一家賦性端諒與人交發之以德恥爲世俗脂韋軟媚之習勸善規過言直意盡雖衣冠不正舉止失度亦必告之平居以經濟自任通古今廢興之故達政治弛張之宜參稽辨析使人聽聞其或先事計成敗與逆料人之情僞驗之日後鮮或失中在內翰二十餘年纂述考校盡心不苟典禮八年一以正道輔其長遇吉凶大禮斟酌損益同列無不讓焉

賈俊

賈俊字廷杰保定束鹿人景泰元年鄉貢擢監察御史歷按五省所至獎廉黜貪鋤梗植弱風采凝然九載陞山西按察僉事轉山東副使操持日厲以薦超拜僉都御史巡撫寧夏持憲度嚴軍法六年虜不敢入犯召為工部侍郎奉勅賑卹河南災傷激揚鎮定事竣復部聲望偉然弘治初本部缺尚書黜邪崇正之際時三原王恕為吏書以衆望推陟部正內署亦企仰之尋加太子少保俊為人清慎儉約終始不渝在工部數年飭材訓藝動必傍度人無間言嘗奏革清匠司痛革作頭攬戶包替責放私役及偽印假班奸弊過朝審重囚力爭假印罪犯不當矜恤建議差官點驗內府長工分匠凡在營有人不許勾逃審驗上班人匠有力者俱令納價以備預買辦物料痛抑勢要高擡虛估浙江荊州蕪湖三抽分廠主事及洪閘等處官事滿嚴加甄別未嘗私以廉介與人一時屬員吏相濯磨益改務與各監局相表裏而內官監尤為掣肘俊止絕殄等情貲剔奸体闕患民之故

始終如一日 孝宗亦眷倚之故能全其志節 上欲建水亭俊謂財用匱乏不宜興作之工 上頗不懌會太監李廣方為 上理髮前跪曰罷此亦可也 上怒曰工書為朕省費某安敢出此言以搆蹈落其蓋其受知於 上如此癸丑俊以疾乞休久之乃乞歸 上每詢其起居欲再起之俊疾益篤乙卯六月卒年六十八俊天性剛介好善嫉邪嚴於涇渭自夫人沒家無媵侍公退門無私謁亦未嘗泛與人交時潘禮為右侍管理易州山廠氣節相符嘗乞休致王恕奏留之曰前此管廠者未能或之先也及歸貧不能自給人以二妙目之

潘禮

潘禮字嘉會河南歸德衛人舉天順庚辰進士授給事中剛直敢言中外憚㥯轉左給事中擢通政司參議進右通政以憂去服闋改南京入為太僕寺卿旹易州山廠達工部左侍郎任如故敢改有園圃果蔬之利為守者所侵漁歲時饋遺中貴人禮取其直當國色饋遺中貴人疾之禮即乞休去歸時篋惟敝衣數襲圖籍數卷居家葷含飯蔬意恬如也正德丙辰撫臣韓邦問疏言禮歷官居鄉益堅苑節草蘆蔬食不求安飽詔有司時加慰問月給米三石以示優老養康之意初歸德有河患禮歸乃居鄉一日寇至無可取物禮曰有酒可飲寇諾群飲之去禮緣是復居城中然簡交際出常徒步惟適郊外乃御車其敦朴如此戊辰十一月卒年八十四

楊繼宗

楊繼宗字承芳山西陽城人舉天順丁丑進士觀政刑部時福建司淹禁數百人尚書軒輗命繼宗往聽之不旬日出直皆判衆論翕然譽之尋除本部主事慨獄因多瘐死令司獄時其飲食三日一櫛沐之全活甚衆金吾千戶李銘偏愛欲數其庶子誣嫡子以不孝將決繼宗疑而再鞫之竟得其情河間獲盜遣里甲張文郭禮解送京師中夜盜自釋刑具而逝文詒禮曰人言捉盜若罪與盜同我可死也汝母老矣又寡兄弟何以自存汝可為解人子佯為盜全汝母子之命禮感謝文以刑具自服到司繼宗疑其言動非盜疑而審之得實俱論釋之其後真盜亦獲嘉興素難治尚書王翱舉繼宗知府事宗繼之官惟攜老僕一人自隨下車屬吏參謁即戒之曰近民之賊惟守與令而已其長賢則僚佐皆賢爾為四民之父母庶官之視效可不謹哉亦有不賤賊之僚佐必加罪焉我不性密故終任官屬鮮以墨敗者每昧爽時會書畢即銷倒批文恐妨民日力凡上司文移至期三

五日完少濡滞即責常該官吏其唯民詞慮有不能自達者於是日無限期門無阻逍巡守每綫歲一至郡府治安靜而継宗猶歉然不自滿足謂七邑之衆我皇能悉得其理往々諭四境有冤獄聽令上司告理而民終無片紙是詞赴訴顆賦有夏秋二税夏税視秋僅百一而會計催徵之法迎異比併之賞與秋苛粮長係是役洒数倍又時值耕種小民不堪暴斂往々逃竄墮業継宗乃立法併於秋粮中徵之由是民得安於田畝後會計秋税歲得羨餘若干補其數

故終任夏税悉蠲民深得之郡之科徭往々出派于丁田継宗惧有假是以営私者乃預據每縣黄冊通籍每年丁田之大数凡若干科徭定額凡若干計畝及丁該銀凡若干其拋荒優免加派者不與焉每歲發縣按而行之其田多力寡者使之出銀定為柴薪皂隷之類田少力衆者使之出力定為祗候弓兵之類衆多益寡役此均平因是民無濫報官無攫科民俗者閭閻壓溺小児以証人被誣者雖不空抵償然撿勘再三則吏件里胥及勘官乗机需索所費不貲

往々家破而身或不保継宗知之時加晚諭有犯者必反坐如律若毀其什物而有所詐取仍追償之罰是民知所儆而小児獲全者多府縣編僉鋪户以供買辦官多以賤直與之亦有全不給而反罪焉者且所買動至千百或販易以規利及官府所有又高價散之民不能堪悉蠲戢道継宗一切革去之市井娶然爲歲元旱苗盡槁継宗免冠徒跣禱於城隍引罪自椅畢須臾雲起雨下如注田野沾足秋大熟継宗能察識天文凡言水旱陰晴輒驗秋將納稼時天極

晴霽人多緩穡事以俟堅好継宗忽属耆老而謂之曰大雨不日至矣農人宜急收刈言之數次人不以為意既而大雨浹旬禾之在田者生耳民皆神之自國初以來民不崇仕學校之人每提學考選里胥必以其磬應而人又多以計脫継宗嘆曰人才國家之利器今若此何以為國乎乃廣建社學擇師為教八歲以上不就學者罰其父兄歲終舉試選其秀者補弟子員須其家賙其不給時與諸生講解經義點竄文字季考先德行次文學以勸懲之又刻惜陰警世

二為及方正學宗儀九首頒示學者由是人知向學
郡邑學官皆優以賓禮賓興宴會列之上坐曰吾為
郡父母諸君則教吾子弟者也義同寅工豈可與屬
吏班式其有倦教亦想讓之曰有司廢法貪墨其害
止於一時然未嘗不受天道之報學官不能盡心教
人致誤人家子弟其遺害有不可言他日天道報應
又將何如耶自是師儒各相砥礪惟恐有過春秋次
祭肅恭誠敬品物豐潔雖其他郡屬之祀祭俗亦不
少替既至豐觀取其美嘗之有不清潔必責之執事

凡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必廉訪之雖未應奏請旌表
者亦必親造其間誘掖獎勸使民知為善之榮重其
民之游手無賴者博奕摴蒱之具人不得鬻而宿娼
之戒尤嚴從淫房治盡至於符籙師巫邪術之家皆
痛懲之政清訟簡長吏按部往、不越宿而去鄉士
大夫素服雖宗剛介不敢以私屬然遇祝賀期雖龍
鍾老疾皆扶節而至當陰冬時礼畢則熾爐圍坐飲
以酒數行有不至者必人問之故每舉行大礼肅然
如在朝廷而排持儉素不厭粗糲音飯同條於外雖

所具惟菜肉而已像屬或至羅列則語之曰此無乃
民之膏脂乎及鄉飲賓興之宴則務欲豐腆若出二
人冬夏之服惟紗段綿衣一襲參謁上官無異乎居
雖朝覲謁見必服之或曰不可繼宗曰此乃制服也
合此將安服耶當道知其人亦弗之詳中貴人來監
織造在他郡攜加箠楚以要重賄繼宗戒豐長弗之
略惟遠候之中貴亦稔知繼宗名重其達人相遣也
至郡數諸舟中以金盃行酒繼宗執而笑曰是無乃
太僭也乎已而請曰郡民雖於供應幸弗久駐中貴

遂辭去清軍孔御史按郡里老多被箠楚至叔繼宗
入告之曰為治貴識体今公以侍御清戎但當別奸
剔弊勸懲官吏而已若逐里清審此有司之事非憲
臣体也孔不能折乃委其事于府頗行欵許繼宗之
短直入府衙繼宗遂引入卧內几上惟圖書數卷
頭一衣舊浣故而示之孔愧服而去土豪張甲縱恣
害民盜賊多窩聚而歸其贓家益饒裕交結權要守
令莫敢發其奸繼宗商確事適張姻婭鄉官絹繼宗
廉之得實倖而真之法會御史行郡張厚賂之台諫

宗諭以張無原告為辭繼宗曰知府朝廷之民牧也
而張所盜者官絹何原為若欲原告請以　朝廷為
夫上知府為原告御史語塞慚愧夜半馳去張竟成
於獄人咸快之張昇父子兄弟號為四凶結黨害人
事發則以賂免繼宗召而諭之曰汝輩為惡日久若
能改過不汝咎也後犯又賂臬司欲脫之繼宗不從
父子俱寘極刑民歡曰虎去害除其樂何如烏府吏
賂黃堂不輸即民懷愧家富多善行繼宗每保全之
既滿去愧子生員沐送至蘇繼宗諭之曰財者累也
我去汝家亦自此多事矣汝當策勵以持門戶既出
百金為賑繼宗哭而卻之後果有以軍事誣懷者家
遂亢以不振屬已有孤子王浮兒生七歲父母早沒
家甚富俗稱十萬王氏族人利其有將陰害之繼宗
聞之以其家貲盡貯府庫長而有室乃盡還之尚書
項忠掌院厭婿千戶沈禎怙勢為惡繼宗每升堂會
一句牌令隸立府檣呼曰告沈禎者入其父子青衣
小帽當府門跪伏凡月餘得其狀百餘俱未有重情
乃徐召其父子入諭之曰吾欲汝改過為善保不身

家也容將其詞粘連為卷封志一木桶中付架閣庫
收貯語椽吏曰日後嘉興有大事方啟此桶人不以
為意終繼宗任禎猶不斂大肆及繼宗去勢益張未
幾忠落職東廠緝得禎為惡狀　朝廷遣法司按治
將抄沒其家監察御史侶鐘責守令禎為惡卷案無
得官吏酷受無足一老吏忽念曰楊公行時留此桶
試啟視之乃卷案一封工批曰權豪勢要之世賊官
束手難行日後充軍充軍乃禎為惡事也送入察院
鍾見而嘆曰楊先生神人也即依案擬之禎戍邊東
沈氏乃感念曰吾家向無楊公在將無所頓己抄沒
必矣今得存其家是公之賜也郡在真龍幸文由拳
野稻自生遂名郡曰嘉興歷成化於己幾千三百年
矣適繼宗在郡嘉禾盛生每莖二穗盛者或至四五
穗雖歷司運缸戕給二本亦如之郡民以獻謂繼宗
德政之徵繼宗謝曰郡志古有是端此氣運循環使
然耳人益重其謙德繼宗守郡九載去之日郡父老
擁車前不使行有抱其履欲脫留者彷徨道側久不
能進驛門為拆繼宗命取篋中衣謝父老父老前爭

得衣繼宗遂得登舟赴部課績治行第一超拜按察使至浙即榜示鎮守察院布按分守分巡書佐舞法官人自歷俟到任之後許令自新否則聞達如法趨數日尚有倚恃鎮守府者繼宗仕僻之曰此輩但知利己不知懷上人名節我當悉為掃除之鎮守亦聽繼宗執法無如之何時有常積倉官十餘員以虧糧監係歲久至鬻子女以償者繼宗憫之奠諭其故適倉官送月俸至命量之正數之外餘四五斗較他衙亦然且曰此常規耳繼宗因悟前倉官虧糧之故出

而畜之得其實欵奏聞衆惧請於繼宗繼宗曰俸省民之膏脂也食之而不能盡賊尚有天殃況正欵之外乃其子女所易食其餘是食其子女也於心忍乎衆因頫捐俸補之以釋其罪係得起遂落臬諸司供用什物皆取辦下民鎮守中官供給日費萬錢繼宗一切革之權貴亦自望風斂有受其福繼宗在浙久咸知所属貪殘為民大害乃召而與之約曰閭閻乡碩一鄉之害士大夫皆知為民除之不知己身為萬民之害所謂責人則明責己則昏如子女玉帛之聚

致車馬花玩之並取大肆貪黷作進扶之階廣交勢要結固位之具為害無算今與所屬約誓欵除在民之害先除在己之害二害既除一方迪寧於是大小官僚恐惧奉法無敢犯者成化庚子鄉試繼宗為監試官得二上卷即具服焚香再拜同事者詰之答曰今臣以得士為功二子皆奇才也他日當大魁天下吾為朝廷得人賀耳及開卷乃王華李旻也後曰儒士王華當作首但非由學校作養無以激勸後人因以李旻為首後王華中辛丑狀元李旻亦中甲辰狀

元衆咸服其知今成化初中官汪直用事竊弄威福勢傾中外大臣將相多出入其門繼宗自嘉興入覲至京值聞其名而未識其面欲得一見繼宗固不往人皆為危晏然不以為意直益敬憚之他日　上以廉吏問直直盛稱繼宗廉介至是繼宗累發鎮守張慶之姦慶兄敏在司禮時於　上前以語中傷繼宗上曰得非不要錢之楊繼宗乎慶惶惧因遺寄慶曰可善遇之　聖上已知其人不久擢去矣辛丑丁母憂即日登舟命吏檢其所用什物歸之於官其行李

惟大明律一册永數襲而已制伶特詔起為僉都御
史巡撫順天畿內多權貴莊侵占軍民田土周圍及
種蒲藕蘆葦湖蕩根株盡掘無敢問者繼宗至官核
害者畢風赴愬繼宗曰巡撫以撫恤軍民為職今此
將何撫予自 上賜及價貿外蕃係侵占軍民者悉
奪而還之豪貴斂跡畿甸肅然乙巳正旦星変有聲
如雷二月地震費縣地崩湧泉太山搖動聲響如雷
上震恐下詔求言繼宗上疏歷陳內臣及文武大小
官員大肆貪戕民心咨怨以故災異疊見又言當人

在位播惡於衆官民供給日費萬錢天人共怒王法
難容又乞查舊例取回鎮守等官且謂鎮守必賢如
懷恩者任之如巡撫漕運必賢如周忱李秉王竑者
任之布政司使賢如王恕軒輗者任之知府必賢如
崔恭王宇者任之下此斗筲之人不堪任使疏上不
報權倖切齒然治中陳其許之左遷雲南按察副使
衆多不平且為之危俱繼宗慨然曰韓魏公有言天
下事見得理是便做勿計生死禍福吾何憾耶即日
就道至雲南榜示曰按察官員專以按察奸弊為職

今副使廉得奸弊三事其一二司官新任吹毛求疵
凌辱土官軍職要索銀兩多官畏懼饋送累至千金
旧後繼不奇事其二二司官出巡帶吏典門子家僮
需索有司常例或十五兩或二三兩間有廉官不從
吏典人等撥置本官輒將廉官叱罵凌辱其三二司
官私役銀銅錫木漆竹皮畫鐵銀等匠鍛銀馬鞍拉
奩及置造百般器物歲無虛日有司效尤一體置造
或朝覲進表考滿送回原籍行李多者八九十扛少
者六七十扛後任送新再邀留因公差乃復送回後

任送新又造新任官員踵跳置造全無忌憚勞民傷
財用有止極摘出視者嘆其痛切一時官僚無不震
懼時適洞猺猖獗官軍數萬臨之不能下繼宗從然
往諭之為其撰曰雲南副使楊繼宗入其穴衆皆羅
拜曰聞公名久矣今至此其等再生日也因詰其生
乱之故奏聞區處衆帖然聽撫繼宗嘗撫海隅重擇
婦女見官有廉能幹濟者咸椅為己侍制自古以來
名公鉅卿歷代有人獨梅已公一人照其豪傑士也
壽止六十四歲吾初仕欲學己公終不能及今已六

十有三比此公止爭一歲上疏乞致仕不報憲宗居恒以不及乞抵為歎而論者謂抵嚴而克繼憲宗嚴而惠殆過於抵也 孝宗即位擢湖廣按察使初下車未視篆命祇候者汲清水二三百桶洗刷堂宇公座滌去貪汙之氣三日乃升堂後示曰按察不明贓官相慶以迎送為謹慎饋送為才能屬官恣肆貪贓積至萬餘兩而貪心不足縱惡毆人至十餘命酷暴猶不少減將風憲官知善不舉見惡亦治罔有常憲於是一時官吏股栗更善畏如神明弘治改元拜左僉都御史撫雲南三司官皆舊僚友視篆之日參謁禮畢徒宗士位降階拜曰明日幸相諒三司官俱不解其意次日疏三司中貪酷不職者八人奏聞俱落職為民又言雲南土官襲職鎮守三司概要保勘银多至三二千金三司承行吏典亦索賂至數百金齎本人索謝果千餘金各官相沿以為例因循弊久今然忠悍臣至雲南纔知此弊若臣不至其地終身不知臣年老多疾臣若不言恐臣致没仍照入前言此弊終不能革乞將前項官員俱發充軍疏上朝野快讀

言蒞事未閱月病卒海內端人莫不悼惜之憲宗天性剛介好善嫉惡高風清節雖庸人孺子皆知景慕歷官三十餘年行李蕭然第宅田產無增於舊惟祠堂墳塋葺極其莊嚴精潔焉

李綱

李綱字廷張山東長清人少有志節視流俗侈靡者若將浼焉天順丁丑登進士授監察御史慨然以功業自期明憲綱究律意舉大體略細故疏陳時政得失說直無所避出巡南畿浙江行部所至糾舉廉能黜奸貪罷贓吏至四百餘人消望風解綬者士林目為鐵御史奉勅於陝西延綏編集土兵民人壯悍激之則變綱處置得宜皆得其心事竣還京擢太僕少卿未三載馬政之弊盡革時有泰戚家者棠進累托

中使能吹噓禍福者迎綱薦為本寺丞綱皆毅然拒之出視馬政於真保定諸郡有司不敢斂一錢於民自府签以下不檢者皆之過冀州道遇劇賊擁衆倖至綱從容解衣箱弃籥與之相去未百步賊問隸人曰此豈李太僕耶曰然群賊曰必無幾也遂置之而去上馬裝如若有退謝之狀廉名見重於賊世以為奇未幾丁內憂外艱継之家居六年起為右僉都御史僉漕運員缺僉議曰克舉斯任者宜無如廷張吏部以聞詔進左僉都御史出總漕政未及二載運事

畢舉人民大和自郡邑官以下及胥吏兵民以遠南北往過使者廉不稱其賢成化己亥六月卒於官年五十五平江侯陳鋭為治喪啟其箱視之惟敝衣數事他無一物乃嘆曰真君子人也為上東之莫祭許之

韓宜可

韓宜可字伯時浙江山陰人元至正間行御史臺辟
為募掾毅然拒之洪武初以薦貢授本學教諭尋轉
楚府錄事丁巳拜監察御史持風紀不避權勢一日
左右御史陳寧胡惟庸中丞涂節侍 上從容燕
語宜可直前長跪出懷中彈文劾三人險惡如忠奸
佞似直恃功怙寵內懷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福乞
斬首以謝天下 太祖怒曰三人事朕盡職豈有反
側之心快口御史排陷大臣令錦衣衛監訊尋釋之

出為江西按察司僉事時官吏有罪笞以上悉屯鳳
陽毋慮萬數宜可上言刑以禁淫慝一民軌合論其
情之重輕事之公私罪之大小而施舍之今官吏有
罪不問公私而悉屯鳳陽小人之幸君子殆矣乞分
其公私以合與情 上然之命定于律庚申來朝
上聞沒官男女散入諸司為奴婢宜可不受且以為
非聖人政即上疏極論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隨
坐法之濫也官吏有罪反辟勿宥國之典也罰其妻
子何居況男女人之大倫婚姻踰時尚傷和氣合門

連坐豈 聖明所宜此必有以夫累妻子孥其衆大
既犯典章當隨坐以重其罰進說若豈盛德之事聖
人仁政之所宜行哉乞除之天下幸甚 上是其言
著為令後坐事將辟 上御謹身殿鞫之時天朗氣
清忽雷火遶殿 上驚曰得非枉此人耶雷乃息宜
可獲免封二十餘事皆報可未幾以例罷歸丙寅召
還命撰祭鍾山大江文諭日本征烏蠻詔作元舜禹
湯傳贊論皆稱旨除山西布政尋坐法安置安南庚
午檢討陳性善薦其德行文學再起為雲南參政尋
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在臺以鋤奸顯忠為己任百
僚憚不敢犯未幾卒于官時有大星隕于京師櫪
馬皆驚人以為應宜可云

葉伯巨　鄭士利　周敬心附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人善說禮又善為容以通經入太學除平遙訓導伯巨為人耿介質朴若於斂迹諸生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下詔臣民言過失伯巨為萬言書上之其略曰臣觀當今事太過者有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日君象也月臣象也五星卿士庶人象也臣愚不知天象姑舉所聞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月刑於日猶之可也而白日月相見則月敢抗日

者臣敢抗君矣臣竊觀　陛下起有天下掃除群雄如殘草芥包絡豪傑如動臂指公侯大臣猛將謀卿外擁數十萬眾驅召以一介之使拱手聽命莫敢後時安有抗衡之患至天示象告為分封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制所以強幹弱枝遏亂源崇治本也國家分裂境土大封諸王蓋懲宋元孤立之弊然天子畿內地止千里秦晉燕齊梁楚諸國各盡其境以封年少喜事之王都城宮室亞天子之職略

以甲兵衛士之盛比於金吾緹騎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王亦爵也而國都兵衛與京畿等尚有君臣之分乎臣恐數世之後間隙易起觖望易生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可為永鑒臣所謂分封太侈之過也臣觀歷代開國之君其結民心者未有不自尚德緩刑者也其離民心者未有不自弛德急成者也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久具在方冊昭然可觀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以致衰亡此行小仁而滅大義　陛下所以矯枉之過權神變之法制

不宥之刑然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動靜合準繩然後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大刑罰貴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既不假貸則一付大公可也而定例之除皆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趨求上意深者多獲功恕者多獲罪至論決賊多寡以敘治獄殿最欲求無冤豈不難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減流徒律又刑定囚條減宥有差此漸見　陛下好生全活者眾矣然尚未聞中戒之令是以法司猶蹈舊習古之仕者以登籍為榮以

罪戮為辱今此任者以泥迹無聞為福以受垢不綠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箠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網羅天下士君恐有夫有司催迫並遣如捕重囚比主選除多以容貌所學非所聞所用非所學一陷於法苟免誅戮屯田工役為牲典矣士者未任而知畏慎既薦入仕盡決平生肆然而取諸人則曰仕且屯田工役何以為資則曰行且自佽妻子何食不畏廉恥甘速官謗與在清濁不明善惡無辨議賢議能之法廢而為善者怠也洪世閒從大

族於山陵梁未聞實以罪人若也今鳳陽龍興之地陵寢所在卒以居之近令領入軍籍者免其罪復官者亦稍見原而猶聞實以罪人若也今鳳陽龍興之地陵寢所在卒以居之近令領入軍籍者免其罪復官者亦稍見原而猶閑其餘丁口屬尚拘也作大犯罪家長既宥而復之矣餘丁口屬復何辜哉是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甚非朝廷所以恭承宗廟意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異日百姓苦兵流離他所朝廷許之歸附土膏未諳其利

未招來安集廢田宜權與而休養之殘虜偽四大王歲窟山谷如狐如鼠以計擒獲或猶可致乃勞兵討之彼之驚駭潰散於無人之地較奔走則彼熟路而輕行較生死則彼致死而重戰捕誅數歲不得首領亦其固然乃移徙新附之民盡遷太原諸郡既許之附又動之遷是法不信也近者已納稅粮之戶雖特旨分釋還家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期俟軍士而猶散漫村落心膽震悸居民訛動莫知所為況太原諸郡外界邊鄙遷徙無常反易逃匿甚非朝廷

所以安輯塞閔意也凡此臣所謂用刑太煩之過也昔者周自文武至成康而後教化行漢自高帝至文景而後富庶繁致治之道固不可驟也國家紀元九年于茲天下大定綱紀大振亦可謂安矣而　陛下切切然猶以風俗澆漓法出奸生朝誅暮犯民無所俱乃致命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夫天下之趨于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一日之太陽能消之也天下之治非一人之聖人能致之也孔子曰王者必世而後仁道齊以刑禮而漸

厚以仁義非空言也今之天下猶古天下因民好善
惡惡之心以求治則莫先正風俗欲正風俗則莫先
使守令知所務欲守令知所務則莫先使風憲知所
重欲風憲知所重則莫先朝廷知所尚朝廷之所尚
則必以征賦期會獄訟簿書之不報為可恕而世俗
流大敝敗為不可不問古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以
善導民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亦
其一職也今乃以為急務而以農桑學校王政之本
為虛文古者守令未嘗行課種蒔次第畢涉預倫之

具也下之尤怙里甲回申文狀而已是虛文夫農桑
也廩膳生員國家所資取选人才之路守令未有禮
隸之定郡其成績也朝廷置立社學切切家養守令
未嘗迹行考視數以孝弟忠信之實作其禮義廉恥
之風也是虛文學校也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
夙絕之司代朝廷宣風導化勸民成俗按治萬務者
也獲賊獄獄特其一端耳今也以獲賊多者為稱職
以獄獄少者為闒茸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任其
湮沉泯沒閭實之間而不激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

之矣安在宣導勸成使民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此
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
過也書奏 上覽其所言予封者大怒曰小子敢疏
間吾骨肉速取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食伯巨速至
丞相乘 上喜乃啟奏詔繫刑部問狀庾死獄中其
同時言事者有鄭士利
士利字好義伯巨同里諸生也好學負氣慨入重之
是年考校天下錢穀冊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署字
有名者皆逮御史獄獄數百人自尚書以至守令署

印者皆坐抵死論次佐貳以下榜一百謫戍邊丞相
御史大夫莫敢諫士利獨歎曰 上不知以為空印
丟罪誠得叅高之以 上聖明無有不恰憐欲言之適
星夜求言士利疏言數事其論空印之必不足深罪明
白熟切且謂自立國以至於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
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
者服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
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
非如草菅然刈而復生也 陛下奈何以不足罪

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予臣竊為 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而未果每歸逆旅輒泣泣數日其兄子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予士利曰吾有所自苦耳我以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救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為 天子言耳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 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襍問誰教者為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既為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為

我謀乎肆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發空印者其後又有周敬心以民學生說論時政

敬心山東人洪武中訪求通曆數者知來者爵封儀祿千五百石敬心上疏極諫且及時事數條曰臣聞國祚長短在德厚薄不在曆數三代尚矣漢代而下德澤最厚莫如漢唐宋國祚最短莫如秦隋五代加漢高之寬仁繼以文景昭宣光武和郭太繼以明章唐太宗之仁義繼以肅憲宋太祖之誠愛繼以真仁是以有道長也始皇之酷虐煬帝之苛暴五代之篡

虐是以無道短也由此觀之皆係人事不在曆數 陛下以神聖之資膺天眷命掃蕩胡夷救亂誅暴厥功偉矣然神武過漢不及其寬大賢文過唐宋不及其忠厚是以御宇以來政教行而民不懷法度嚴而民不服 陛下若效兩漢之寬大唐宋之忠厚講三代所以有道之長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孤方小道之人耶臣又聞 陛下連年遠征出沙漠臣民萬口一詞如為恥不得傳國璽欲取之耳臣不知璽何始哉聞楚卞工時琢以卞和之玉秦始皇

秘之名曰御璽自是以來歷代帝王珍如執券不得則若有所遺然戰國之君道先將璽其國不守五代得璽不旋踵亡臣又聞莊宗滅梁取蜀璽併歸唐及晉石敬瑭反潞王從珂携傳國寶登樓自焚則秦璽雖在固已燬矣敬瑭以洛更以玉為之歸母藏晉重責獻之詰其非真言後乃止女真之亂遼主延禧遺傳國寶於桑乾河元世祖時有札剌爾者漁而得之今元人所挾石氏璽耳昔者三代不知有璽仁為之璽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今 陛下國

則願富兵則願強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華麗土
地人民則願廣大征伐兵革歲無虛日此忽三代之
大聖而求漢唐宋之小聖也臣聞自古不嗜殺人者
能一天下秦隋元魏好殺不已迨其後世至於滅絕
漢時誤殺孝婦一人海枯三歲人事天應不可不謹
也臣見洪武四年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
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戮京民妄言罪
名不分臧否一概誅夫其中豈無忠臣烈士善人
君子於茲見　陛下之薄德而任刑矣水旱連年豈
稔不務大聖無故臣又聞明王賞不僭而刑不濫刑
既濫矣賞復無節天下老人非功非德人賜鈔五錠
出征軍官位高祿厚平寇禦侮固其職事而賞賜無
盡厚歛窮民不嚴取幸於無功此亦明主所宜禁也
書奏　上納其言

周志新

周志新字日新南海人　成祖嘗呼為周新因名焉
而以志新為字洪武己卯舉于鄉授大理評事每有
疑獄一言而白拜監察御史彈劾敢言貴戚畏之目
為冷面寒鐵人因稱為冷面寒鐵公京師中或怖小
兒輒曰冷面寒鐵公來則皆匿去永樂元年巡按福
建新奏言朝廷設立軍民諸司彼此相頡頏兩非統
屬今都司所轄各衛每府官過門或遇諸途輒怒府
官不下馬甚至鞭辱僕隸衛所公務便行有司理辦
稍不從即可責吏典請自今府衛相見行平禮遇諸
途則分道而行所有公務不許徑行府縣有司官吏
毋得凌辱過　聖節正旦冬至在外衛官恭手府治
行礼開讀詔書離遠海衛所亦從布政司差人都司
毋與　上悉從之明年巡按北京時制令所屬吏民
有犯徒流者免罪就發北京民稀處種田監候擇擬
往復數月多死獄中新奏請今後死罪及職官有犯
詳擬侍報其吏民犯徒流者悉送北京行部或巡按
詳允就發種田如此則下無淹滯之患上不負寬恤

之忌　上諭都察院官曰御史言是也且命北京百姓有犯應決者許其收贖燕民大悅三年擢雲南按察使未赴改浙江有冤民淹繫聞知者曰今兩寒鐵公來也吾無患矣至即洗其冤放釋之自是興政日著一日視篆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僧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殆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究觀寺我矣發之得婦人屍人稱爲神明一巨商遠回未抵家而日暮恐孤行爲人所圖潛以其貲置一祠石下至家妻問之每曰以故明日求之

無有也往訴之新新曰是必而妻有外遇也復之累然益歸詰妻時捷之若竊聽先往扎之矣遂併治之有訴爭兩傘者甲曰我傘也乙曰我傘也假奪之所言說給皆同新命剖之各持其半去陰遣人覘其後甲曰我始欲助汝傘價太半得非汲利也乙答曰傘本我物事能抵償屬汝于是縛甲且其罪真獨好類此境中有虎害新爲文告城隍神演吏得虎格殺之初往浙道上蠅蚋迎馬而聚尾之見一暴屍身有小木布印及至任令人市布得印誌同者鞫之乃劫

布商賊也悉以其贓名布商家給之家人大驚始知其死于賊也其除暴類此會是秋潦湮田盡沒永樂九年湖州府無徵粮米十七萬二千四百餘石所司一槩催徵民日逃之新奏乞准官覆驗　上即命戶部覈實蠲免尝巡屬縣微服蹯縣官收繫獄中與囚語遂知一縣疾苦明日往述乃自獄出縣官恐懼伏謝竟以罪去由是諸郡邑吏聞風股栗莫敢恣肆錢塘知縣業宗行號廉能新尝偵之入其居無長物惟笠澤魚腊一束其家所寄也袖少許以出明日名飲

出示之宗行益砥礪號錢塘一葉清後卒于任新爲文往祭哭之甚哀其班別涕患類此察案一日覩以鸞矣懸于室後有遺者指示之新未覩時其妻治女紅以給及同官內燕荊釵布裙以往大類田野婦各相慚忽更爲淡素當是時周憲使之名震天下澤及無告民日不冤雖三尺童子皆頌其美焉初錦衣衛指揮紀綱用事使千戶往浙緝事多作威福受吏賕新如京師遇諸涿州備繫之千戶脫走訴于綱綱乃更誣奏新　上怒命馳騎逮之承綱意者撈掠新無

完屑既至伏陛前猶抗聲曰按察司行事與在內都察院同　陛下所詔也臣奉詔擒奸惡奈何罪臣臣死且不憾　上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作直鬼被刑之夕司天奏文星墜　上以是悔之其後見一人服緋衣立日中呵之問為誰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為城隍為　陛下治奸臣貪吏言已不見　上撫然他日傾問侍臣曰周新何許人對曰廣東　上嘆曰廣東乃有此好人耶枉殺之矣後紀綱以罪誅事益白新既不祿其妻獨挈遺衣及喪斂卷歸廣東居貧如洗都御史楊信民巡撫時存問其家周以月俸實語人周志新當代第一人合棄時未及也新無子景泰初其妻卒于家浙人在廣東潘衆者皆會葬云

逸史劉振曰嗚呼新之死于紀綱也可哀也哉持身之廉臨政之明辨冤澤物之仁與夫持風裁昭忠難之直而不撓可謂剛且大者語曰直木先伐又曰物忌芳潔其新之謂歟

戈謙

戈謙代州人永樂辛卯進士除戶科給事中簡抗劾直遇國家大事知無不言雖逆天威不避庚子陞大理右少卿　仁宗嗣位謙數言事洪熙改元又因事直言　上厭其繁瑣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希交奏其賣直沽名遂台大學士楊士奇等榻前語以謙之過分士奇對曰謙不諳大体則有之然其心感　陛下超擢之恩欲圖報效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　上雖不罪謙然臨朝之際數形於詞氣又數日　上御奉天門士奇獨奏事因進曰　陛下須詔求言言不當者不罪戈謙不曉事激聖怒數日朝臣皆悚相與以言為戒今遠近朝覲之臣皆集闕下目見而口傳將謙之名愈彰而朝廷受不容直言之誚　上惕然曰此固是朕不能容而呂震又迎合以益朕過自今不復言矣遂免謙朝參令專坐司視事自是一月餘朝臣言事者少　上特召士奇諭曰卿料事不虛自免戈謙朝言者不至寔采無事可言對曰臣下孰

不敢進言納忠惟在 上寬容以求之 上曰朕非惡讜言事但其言亦有矯激過實者爾可語衆人以朕之實心對曰此非臣言所能使之信必得聖書視諭乃見 聖德之實遂令士奇就榻前書勅引過命蕭如晉朝恭令百官言事無以諫為戒因諭士奇曰朕有過不難于改難一時不能容終知悔之爾知朕之心無吝于言可也未幾有言中官謝安四川伐木虐民者於是 上召議諭曰爾本淪甦之民朕今用爾遂陞議副都御史賜鈔緡馳驛詣四川罷伐木之役且命糾察官吏宣德元年回院以忤旨黜為民土木之變 郕王監國擢布衣走闕下疏前成山侯王通龍門致仕指揮龔忠真定同知阮遷十三人皆奇才可用適報虜酋也先犯紫荊口時石亨為時倚重階兵書于謙治兵上城外衆議欲以通副亨右謙等堅左順門通辭不預兵政久矣一旦以副人不能也議則力言專用通衆集之再四兩人持論牢不可動事遂已六科聞通負重名奏留之由是亦不報擢又累遷白語侍時責格不行未幾遘疾卒

馬中錫

馬中錫字天祿號東田河間故城人生而早慧七歲能賦詩父偉為唐府長史以直諫忤王械送京師妻子皆下獄中錫以幼免詣辯如成人部使者感動詰王曉譬家得釋復依母趨詣於朝竟得白成化甲午舉鄉試及第登乙未進士除刑科給事中時萬貴妃之弟恃寵驕恣中錫抗疏發其奸語過激廷杖幾死再疏再杖不為沮悔公主侵畿郡民田被命往覈以其田還民中官汪直梁芳怙勢恣橫人莫敢攖中錫劾其不法十餘事且族遲卒日詗其門竟無所摘然久不得調滿三考陞雲南按察僉事尋丁外艱服闋補陝西弘治初王恕東銓奇中錫才改提學副使嚴條約慎章程士習以振壬子召為大理右少卿留都守備中官蔣琮與大獄中傷善類 朝廷遣官鞫問至再莫能決中錫請行盡得其情乃抵之於法乙卯轉左少卿丙辰升副都御史巡撫宣府鎮守以下私役頗多中錫首革行並推匠百餘以倡之軍伍復實劾總兵及監槍參將奸貪橫恣相繼罷去以

居庸為南北襟喉榆林大同諸鎮貿遷貎遠往來樸皆請於巡撫衍堂給符驗如後府式以防奸宄出入之禁在鎮三年嚴紫例杜請託凡芻粮工匠馬匹之利舊為世家所攬若惷婦之官滂蘋大作中錫力行靡傾乙未春北虜擾邊督兵擊之斬獲甚衆亡何以疾告歸邊人叩闕願留有 詔病痊亟起林居七年足不及官府治園亭扶親舊日以觴詠為樂若將終自焉 武宗即位以人望起為遼東巡撫諸勢家舊占屯田之便利者至數百頃歲役官兵代耕屯卒所受虛張册籍實皆硗瘠之地又代為勢家輸税邊人苦焉中錫上疏取便利田給卒其虛籍盡除之太監朱瑫開客肆擅馬市序自封殖武職效之肆為使年中錫志裁以法且疏朱瑫之姦抵其左右以罪人大慊服正德丙寅召為兵部侍郎時逆瑾方用事有未嬴者其心嫚也肯邊功縣陞帯遷數十百人脇兵部為之數諸尚書業已許之中錫爭曰如冗員日增邊進人解体矣竟據實以奏事遂寢瑾大銜之矯詔改南京工部侍郎尋罷歸而怒猶未已於是使邊左數

藏大錄

另根省以舊損過多希瑾意罪歸中錫逮下詔獄放置之久久之乃械繫遼東尅期責償所負計當用銀數千邊人聞其來爭出迎願代輸若捐俸中錫曰此邊足重吾辜耳固謝之有司承望追迫中錫盡鬻田廬不足復稱貸親知以漸償之衆心憤鬱無所泄逮瑾黨戶侍韓福覈屯田抵邊盡税中錫所除虛籍以扶瑾好衆憤益甚己巳二月廣寧卒數千登城夜呆欲為變福窘怖不知所為中錫聞之亟偕獄吏登城大呼曰馬某在此汝革擾擾何為衆以中錫故遂解去歲餘償冤猶械職為民庚午瑾誅復起撫大同諸所興革如薊二鎮宗室有邀去仕郡停而奪其資者中錫廉知疏請坐罪勒還所奪威名赫然方瑾之未敗也人苦苛征四方盗並起扰伏豪傑為日既久而人不敢言及瑾誅滅則亂勢已成不可猝遏辛未春霸州劇賊劉七楊虎等擁衆抄掠山東河北近畿然廷議咸謂非中錫莫能撲滅 上乃命惠安伯張偉總戎召中錫為右都御史提督軍務討之大破賊於彭德追奔至泊頭鎮斬馘甚衆進左都御史還掌

院事寇奔入山西數月復還有衆數萬我軍勢不能敵七月圍孝義中錫調參將宋振撫其前而自引兵躡之振與所部兵皆怯懦不敢進而中錫提孤軍止八百人知戰無成功乃便服單車從數僕直抵寇壘諭以　朝廷恩威開其自新之路寇感泣撫刀誓水頓首餘命中錫奏聞廷議遷延未決劉七疑曰今政在內臣馬公豈能踐其言乃潛使人至京師探諸中貴無拍降意復策金帛分饋之求救中浮遂不聽撫仍肆劫掠至故城相戒無入中錫里於是中外騰謗

謂中錫欲庇其家以故縱賊言官遂劾中錫老師玩寇逮下獄論死明年五月飲恨而卒年六十有七厥後御史盧雍追頌其冤謂賊實聽撫而僉事許承芳忌之姦請益兵以疑其心後雖更受中錫約束而遠人之命作矣　朝廷是其言予祭一壇中錫貽介孤峻不肯以私干人進官四十年廿守寒素終始如一日遇事敢任不避他恤平生閒適未嘗及權貴于其不法者又排加裁抑故所至多與物忤其處鄉鄰親識亦嘗過矯惟恐廢法用是聲稱雖著而不能弥少

恩之誘其事繼母處兄嫂及撫孤侄曲盡孝友族人老而貧者療之終身家法嚴整雖宴集無敢狎側當陰子家人欲徇俗陳乙正色叱曰詎宜為子而悔乙乎酷嗜讀書自為諸生時日取經史百氏博覽而詳玩之應務之暇未嘗虛廢發刻為文有倜才利落凡近士類喜傳誦之既入仕益横逸奇崛於詩尤工評者謂其體格早類許渾晚入劉長卿陸龜蒙間有入秦樣寺上谷廣丘邊西雲中東征諸稿及井陵志簽經寓言行於世

李侃

李侃字希正順天東安人正統壬戌進士授給事中進都給事中己巳之變一時言官奮發言事侃多所建明景泰中嘗面糾戶部尚書金濂格詔徵欽罪有旨宥之侃膝行而前厲聲言濂罪不可宥遂下濂獄易儲議下侃與林聰朱英初不肯署名既而不得已乃署選宮僚以侃為詹事府丞時史館欲採宋元事實做朱子綱目例續其書奏選文學之士充纂修官侃與焉書未成而　英宗復辟改太常丞丁外艱改太僕丞進少卿未幾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首奏巡按御史李傑不職傑坐除名貪墨者望風欲遁有生擒虜首小石兒于谷鄰險駝馬來贖侃請歸之以結其心送之時邊方無事侃於周圍廣儲選將屬兵之外專以變化風俗興起人心為政時時有所建請施為多合人情惟欲令吏胥服儒巾以變革其心朝士頗以為迂尋以丁內艱解任軍民擁留至不得行服除再陳休致許之成化己己九月卒年七十有九侃氣節方剛論議持正無所回撓性尤孝友事親

極孝道虜犯京畿二親在容城請告冒白刃迎之人以為難晚年家居貧甚疾之日幾無以為殮子德恢德仁皆舉進士

識大錄

張善昭　孫瀠

張善昭字光彦龍山人也以擧人試吏部高等授兵部司務尚書余子俊才之嘗言選法臺官以其越俎不悦部領官恒三考叙遷善昭肇藉甚未及九載超拜四川按察司僉事治屯田臺官効之左遷麟陽通判轉臨江凡籍粮安生等八十四人皆練子寧姉附所謂姦悪者也善昭上封事曰子寧忠貫古今　太宗謂子寧在朕當用之　昭皇帝亦謂方孝孺等忠臣既忠之矣何姉附外偽尚以姦悪配百年不有哉

張善昭

乞復其家朝野壮之岳致仕初善昭計偕天順癸未南宮大火友劉琮疾焉善昭擧里數日於烟熖中得遺骸歸痊卒業成均同舍生趙閭宕且疫妻髮薪水戒門為絶善昭頻視之閭垂絶叩枕謝曰螻蟻何足累君君自愛比再往閭已臥地善昭撫其心尚温也曰是謂沈丸宮氣行週而播拊鼓觸弗浅者法當生擧而臥之牀斟以湯水越數日愈明年登進士偲善昭若父終其身其敦義如此同學本支及其郷人居孝無甚凍餒及裸壑者環數里念而争者不之公之

識大錄

善昭寛不能自言之公者之善昭亦各少厭而廷都御史劉大夏鎮與獨卑卑訪善昭信宿乃去孫瀠最知名

瀠字榮川生而秀朗年十五補邑庠生里豪侵其祖塋推貴人爲里豪關説善昭以僉事家居不能白也瀠乃上書直指使者祖塋得歸善昭語人曰吾家千里駒也弱冠登進士知建寧縣建平劇邑號難治至則進長老問民疾苦而因革之尤重學校勵忠節飭范仲淹之祠表王叔英之墓諸所措置萑葦更見謂

迂遠以若所為瀠亦不屑也三載稱職侍詔考功先是巡江御史賀洪有里中子客游建平微瀠與之往瀠不聽洪憾之而瀠所禽治邑豪交搆其間於是洪劾瀠惰不謹改廣昌瀠乃上書訟洪違　憲綱聽請寄頓干係侵職掌挾懷私忿陵轢下寮洪坐削籍瀠改廣昌如故刑部尚書何喬新先朝名臣未有識瀠為請易名任子其先名敎持大体皆此類也遷禮部主客司主事督會同館是時兵部尚書王竟與都御史彭澤有隙澤經畧哈密以金幣與土魯番贖城印

未幾土魯番復擾哈密犯肅州屢遂勅澤提命遣使納幣啟釁歎啟之並逮都御史李昆副使陳九疇澤剛毅啟行屢討流賊有功時議多右澤者濬乃仕說大學士梁儲令為之地儲慨然曰晉溪我尚畏之安得此言濬復進說儲許諾數日瓊遣其屬呂洵持牒會濬窮抉其事曰此宋賈繳事或有類枇與景川共此老先翁何如濬正色曰公誤矣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利于國家專之可也澤與土魯番撒國在豈宋屈己和戎比耶范仲淹嘗與元昊書爭獨澤變起倉卒

識大錄

非李陳逸人且為魚肉奈何並罪之公所得哉何乃助不義為謝主公毋汪我使得罪天下後世卒不署牒已閣部大臣及言官多救之若澤等得釋濬之力也改儀制儀制事　朝廷典章封冊學校貢舉及四方章奏主事姚鏌嘗類為書未論及濬主事乃卒就之遷兵部員外郎嘉靖甲申七月戊寅諸臣次　上必欲稱　孝宗為皇伯考相率赴　左順門哭諫不廷：上大怒收繫　詔獄為首編伍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上各杖之於是濬被杖疾卒僅三十有八濬

識大錄

未死猶力創草疏數千萬言大要主為人後者為之子期再上及弥晉投其疏謂李義壯曰身盡發獨此心耿耿耳聞者莫不傷之隆慶改元以御史龐尚鵬言贈太常寺少卿濬生平慷慨尚氣節不能容人之過直指毛鳳遊欲語不合遂拳之見義勇不顧其身嘗言惟吳獻臣可語此故卒疾杖下

逸史劉振曰明倫大典聖人不易一時諸臣未免膠柱漢宋要立義皎然不欺其志可不謂忠耶或傳濬兒時有妖降於其室為語它日登第除拜鎮驗戊寅

識大錄

前數夕復來止之濬不聽神怪之談搢紳所不道信然斷而敢行鬼神避之若濬不愧乃祖矣

鄒智
鄒智字汝愚四川合州人幼聰異讀書龍泉菴中貧
無繼晷之給則掃樹葉貯之然以代燭諷誦達旦如
是者二年文藝日益警拔成化丙午舉鄉試第一計
偕上春官道經三原見致仕尚書王恕曰智此行非
但為會試正欲上疏　聖天子使進君子退小人耳
明年丁未登進士簡為庶吉士弘治戊申有星變之
異上疏極論陰陽之理欲退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
竑王恕彭韶且曰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
挾宦官有以陰主之也疏入不報已而言事者誣知
州劉槩御史湯鼐妄言朝政嫉智因并疏其名下錦
衣獄智身挍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供
詞略云智與今湯鼐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
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
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
之策或論邊備空虛無儲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
部尚書彭韶辭疾不為判案獲免謫廣東石城千戶
所吏目設然就道衣結履穿或不能存親識饋遺堅
却不受視事甫兩月總督都御史秦紘檄遣董脩
書清居廉城士子重其為人多從之遊與白沙陳献
章為忘年友時以詩文相命居無何以公委道順德
同年進士吳廷舉時為知縣因款留之邑民李煥於
古樓村建讀仙亭以奉智進忠辛亥十月卒於順德
年二十六布政使劉大夏暨廷舉資之還柩于蜀智
惟負奇氣與人寡合處事慷慨無阿比之習　孝宗
即位之初常朝用御史一人侍班糾儀湯鼐嘗輪侍
智造其私第告曰　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政
務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過事但退而具本此君臣情
㪉所由閒隔不通也公以言官奏對幸值大政維新
之日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机會也及王恕徵至京
智謂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先
生勿受官職先請面見以時政之不便者悉悉陳于
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二人雖若
其言皆莫能用識者憾之其據經守義大率類此

沈林

沈林字材美蘇州長洲人舉成化辛丑進士時方重內輕外或謂林有倖門可得內除林不從出知晉州州人惰而竊林敎之樹藝蓄積修城垣興學校民間利害以次罷行州之人皆欣然曰沈公吾父母也轉南京刑部員外進郎中擢知順慶府始至庭叅鎮守鎮守驕橫不爲禮林一拜而起鎮守怒曰一拜禮乎林曰若不以禮自處安能以禮責人不顧而出巡行二州八邑之間覽觀風土詢求民瘼俗喜告訐林聽蔓引動至百人林一見立決無所牽引人甚便之郡學湫隘文廟列堂之右撤而遷之建御書樓增置黌舍齋廳庖庫祭器又贈樂舞生數以肄容舞綴之節暇則親臨提試講解懇懇無倦士子皆奮文獻遂爲諸郡甲郡故無城郭乃鑿西山之石仍溝洫物土方度高卑舉築俄遷雲南叅政淺守固戍之及蜀寇藍廖倡亂所過殘破屢至順慶不能入遠近來依保障民益思之正德丁卯入賀　聖節時逆瑾竊政內外官守罔不叅謁林固不往瑾嗛之銓曹屢上林政不報輒後擬山西布政命甫下瑾已遣邏卒詗林林行遇之途抗手而過邏卒撫拾無所得獨以沿途乘傳白瑾有石文義者適在側曰沈良吏也文義蓋未嘗識林而聞林名瑾爲先遠繫下巡按御史問狀家人懼禍不測規以賄免御史亦故緩其獄使得爲計林曰無屬褫官祿與毀名節孰重竟落職爲民罰米輸大同怡然以歸逆瑾伏誅言者奏起爲廣西布政使單車就道近世有所謂公堂錢者多出賦稅之羨名曰公堂盡歸私篋雖號良有司亦然林一無所染凡修葺廨宇立坊牌則取之又以其餘鎔範杯箸之屬爲公府宴饗用頃之晉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時鎮筸銅仁烏羅諸苗屢出劫掠爲患前撫臣率以化外羈縻不究切之林曰是不一懲刈且滋蔓難圖也率厲將士爲深入計預給旗牌招徠安輯諸寨皆歸附天生屯囤恃險攻之閱石晝矢交下人莫敢嚮迩林調兵先截其餉道賊已困火鎗飛擊縱之賊大窘命窮俘其衆千餘牛羊器械無算陳家孟溪九十七寨來歸給以流官悉隸貴前二衛庶革土官貪殘積弊

自是內境晏然初藍鄢二寇橫行蜀中數年朝廷大發兵剿之林恐其逃隣境為患分兵守諸要害蜀寇盪平有犄角之助焉癸酉丁外艱服闋起撫山東未赴以疾致仕卒年六十有九林賦性端靜默默若不能言鄉人吳寬稱為處子之秀致政家居日焚香端坐不以世事經心事二親依依不忍去左右雖燕處未嘗敢南向坐初歸自蜀弟麓已別居林亟邀之出淨曰吾寡兄弟忍離析耶於是復同居焉

蔣欽

蔣欽字子修常熟人弘治丙辰進士選授南臺御史時逆瑾擅權亂政欽偕同官十三人上疏劾之方夜屬草燈下聞篋間鬼聲戚戚欽念此疏一上定攖奇禍彼鳴者將非我先人之靈念遺後胤歟以尼吾事乎因起視曰儻是吾祖宗何不厲聲告我言未畢聲四振於壁欽曰吾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賊黙負國為先人羞亦均於不孝矣因奮筆曰死即死耳不可易也聲遂止疏上與同官皆被逮下詔獄拷訊諸人氣沮欽獨抗言不屈拷掠數百諸人皆延譽歛藥欽獨曰吾得死所矣竟不療治而卒天下傷之瑾誅贈光祿少卿嘉靖丙戌允言官請命所在立祠祀之廢其子洗入監嘉靖己亥巡按陳蕙以祭葬請特命給之

牟斌

牟斌字益之弘治初為錦衣千戶十三年虜大入寇
守臣邊帥輩恩不相應匿不以聞兵部尚書馬文升
兼邊事急請遣使往視使斌往斌直劾諸臣快捐掩
敗狀皆被旨切責久之以指揮領鎮撫治詔獄戶部
郎李夢陽言壽寧侯下獄屬斌治斌謂夢陽曰即封
事大甚即言壽寧胡不指實及其羽翼耶夢陽曰應
對耳斌曰對則斌能宥之矣因傳輕牘具上夢陽得
解正德初劉瑾用事逐大學士劉健謝遷削尚書韓
文語南京給事中御史劉蒨戴銑等數十人合奏瑾
罪奏以推閣為首語皆逮下詔獄御史任諾王蕃之
說不與奏也斌曰古有恥不與黨人者公胡悔忠耶
因為蒨銑等杖刑莫居及且上奏劉瑾要斌削去推
閣二字斌不可退語同列曰留之則諸公之罪有名
矣昔宋卻遣原以天原奏被害吾儕何必阬賢士大
夫用自計為瑾大怒矯詔逮杖斌論戍之瑾誅召還
領鎮撫如故其時與斌同事者眾至〻為人亦如斌
南京給事中劉紘首以公事適淮工其族姪祥為淮
安守發遲卒護紘舟〻與織造太監喬忠過忠怒紘
舟阻塞掠其二卒榜笞之肆卒大呼忠舟紘不能禁
忠走仆傷頭至京裴劾訴　上上命執祥紘考訊之
大閹張祥納忠賄授指於斌〻竟與坐輕擬忤旨皆
降沔陽衛百戶相繼卒　世宗即位副都御史吳廷
舉上疏追理三人詔復其官賜一祭斌武人也而惇
學儒衣冠直節懋行即名經術士大夫蔑如也故有
三子長其長者有司聘之〻三百斌卻不受而指其
存者曰我刑不衰累及大兒不懲而貪行及此矣翰
林崔銑曰正德前後吳推若三大閹前則劉瑾以慘
行其毒中則張永以巧蓋其惡終則張忠張雄錢寧
等以愚暴肆其用士靡〻矣獨大學士劉忠尚書傳
珪及斌三人侃〻全大節祥為淮安守亦有聲

羅倫

羅倫字維升吉水人也舉進士由知縣陞大理評事正德五年春京師亢旱黃霧四塞與霾𩅰空天雨土晦冥數日勅三法司減罪雪獄大學士李東陽請大霈寬恤廣德意而是時劉瑾用事法司畏望出減成二人而已倫上疏頃者一春不雨風霾累日 陛下特降綸音蠲連坐貫通卒大學士李東陽條疏數事荷蒙嘉納咸以天意回在旦夕而齋戒決句雨澤尚滯臣愚謂天心仁愛未已欲 陛下每事懲創擴充善端也夫方茲視朝進覲皆有常度皆妃有鷄鳴之告大臣陳卷阿之詠今陛下臨朝或至日昃宮掖之戲喧囂達旦殆非所以愛群臣大恭業也臣願 陛下宵旰圖治無逸于觀佚殿則閱奏牘暇豫則覽往史古者三公論道工誦箴諫故我朝以輔導責之內閣言責付之科道近者百姓流移拮衣栽道民窮財盡元氣索然群臣不敢言以有科道也科道不敢言以有宰相也宰相言之不盡浸淫誰武臣頭玫事浮央主民利病 陛下與宰執商推於內許科道直言於外古者進退大臣皆有禮貌無剿之罪不及大夫近者公卿方進隨罷先朝忠蓋耆德如劉大夏者猶不免竄戍況其他哉臣願賜放免以示主遠古者律以繩民例以輔律我朝大明律及見行條例最為詳密近日法司比附深巧隱中善人臣願勅今後問刑止依正律果有情重律輕者必奏請裁決毋令擅擬浮持其間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夫天下人主之巢也徹土綢繆乃不如鳥臣實傷之故昧死言時瑾肆虐立威朝士緘口時政久矣及是倫與覲伏命朋友同官莫敢相過既入瑾欲寘倫戍李東陽救解乃矯詔詰責倫回護大夏凡數百語下廷臣會議廷臣依違而已浮言姑改數職使歸化本土去頑君㝉盡移風俗方許參閱起用其秋瑾敗御史凌相薦倫竭事狀於未露道氣焰於方張宜大用以勸忠直明年復官謝病歸寧居人及倫與家居右副都御史王懋中首興王守仁定謀設策竟擒獲之世宗即位起知台州府興學禮士慎悍宜民訟者至與欵語利害多解去歲時循行阡陌擧冠婚喪祭禮

以教民布衣張民賢而貧儉礼之上坐訪民間疾苦
民具以所聞告儉大喜為置童僕給侍尊礼之台人
多興起者治行為天下最賜襲衣羊醴二年擢御史
姚鏌奏曰在昔武皇臨御入黨擅權逆閹劉瑾首竊
魁柄在廷之臣拱手杜口莫敢先攖給事中劉茝許
事雖倫獨廷雷霆之下首搏豺虎之橫謂遇聖明宜
先獎擢而茝竟知長沙倫竟知台州懷忠蓋節之士
侍以常調人廉所勸臣伏悲之於是擢廣東參政臨
去台人呼號攀留既至閩引年請老倫好學善書畫
筆下致書謂今道當先寡欲平生自奉儉陋賓客至
具常食而已吉水民朴而士矜名與倫同時者有張
敏以諫而抹俊端茝劉觀好學棄官貧居衣道守法
恭成嶺南劉恒令上邑家無帶錢皆為時所稱茝浩
州人嘉靖初做為江西副使

張欽

張欽通州人正德中為御史巡按畿内江彬初誘
上為宣府之行十年秋　上欲出居庸関欽兩疏諫
止居數日　上復微行出德勝門幸昌平州傳報出
関甚亟欽令分守官指揮孫璽閉関納鑰分守太
監高欽往昌平謁駕欽撊特之曰車駕出関是我與
君今日欲頭事不放過違　上命須當欲放過者天
下事不可知萬一有如　英廟土木閒我與君頭亦
欲寧坐不放駕者頭砍香項之　上使召璽璽對御
史在前於欽擅離轉召萬萬謂欽曰我　主上家奴
也敢不去欽亦止萬勿行因負御史勑印持劍坐関
門下曰執開門者殺之遂夜草奏曰臣聞　天子將
有親征之事必先期下詔書廷臣會議於其行也百
官扈蹕錦衣隨駕而後有車馬之音羽旄之美今寂
寂不聞此必有假　陛下名出遂旬曾欲壞國家事
者陛下宜將其人明正刑典若實是大駕御當有
兩宮用璽敕臣乃敢放行不然萬死不奉詔奏未上
使者復來欽拔劍叱曰此詐也使者見門閉還言閉御

史欲戮臣 上大怒曰我自來尚尔頓朱寧捉御史即戮之其明日梁儲蔣冕步追 上於沙河諫止欽疏亦聞車駕竟由東御馬房從南海子過又二十餘日欽巡關白羊口 上微服自德勝門出夜宿羊房民舍復入關宿一夕問御史安在若再欽追過不及再上奏則 上已去令禁關其一將名衮天下都人盛傳其奏草曰張御史閉關三疏明年 上從宣府還止居庸關飲八達嶺笑曰去年御史攔我〻今已歸來欽後擢漢中知府累遷工部侍郎所至皆有政績欽事父母有所不悅長跪至解嘗曰君親一也事之皆不可欺所至承上接下一以誠心為主居官廉介沒後子孫貧乏有飢餒者

張衍瑞

張衍瑞字元承河南汲人也祖杰監察御史父徙湖廣左參政衍瑞舉弘治乙丑進士授清豊知縣以勤事執法爲逆瑾所惡矯旨下詔獄楚毒備嘗瀕於死者數矣瑾誅赦出歷陞吏部文選司郎中正德十四年 上自榆林還復欲南狩時寧藩蓄逆上下以爲憂大臣科道交疏留不聽江彬輩又從臾詔以三月壬子駕出衍瑞曰即冣罪不言寧不爲 宗廟朝廷慮乎乃抗疏率同官六七輩赴闕上之大畧言巡遊費財動衆駕騑驂然而隱憂伏禍且不可測 上不許明日諸曹屬各又上疏諫前後百有七人詞並亟切 上大怒罰跪午門五日衍瑞與諸言事者各杖三十倡之者謫外衍瑞謫平陽同知 世宗即位召復原秩尋擢太常寺少卿踰年卒於是臺省言衍瑞賢胜忠直两遭困厄宜加褒恤以勵臣工詔贈太僕寺卿仍賜祭葬廕子先是衍瑞同邑人劉珏以貢士任刑部照磨亦以諫止南巡杖死贈刑部主事

吳良勝

吳良勝字于中南城人少有異質從鄉先生癖祀學為文辭警拔不群丁卯晉江蔡清視學至建得卷奇之拆視乃良勝也詩曰予異日為良臣無以勝矣因為更今名是歲舉江西鄉試第一人明年登進士並仕時方議補科道而鄉人適操銓用事或言宜用贊俟之良勝不可授牒得刑部主事尋以才望調吏部文選司歷轉考功員外郎峻謝請遠杜塞請謁非其人雖求一見常得也庚辰侍江彬蠱惑　上南巡中外洶洶良勝與進賢萬潮連署論之下詔獄拷掠無至不死既召之出死矣卒亦不以類有殘之者落職歸鼓講授從祀風致俗鄉人宗之　世宗入承大統召復其官凡人材賢不肖地方險易事興革所宜莫不廣詢備記為書齋字才之時奏補文選郎中公慮無以於資格外時有超遷莫不厭人心裁抑僥倖出風為之一振陞南京太常寺少卿未行會儉人為當道擇憾妄肆誣詆降知茶陵州三年政成有漢吏風條新志入公節人疑其矯曰良勝待罪臣也此寧

識大錄

足贖耶戊子　詔發為民明年奸人摘議禮奏稿以聞逮繫臺獄三年謫戍遼陽三萬衛遼士多從之遊講學賦詩神氣怡然多自得之趣越五年遘疾卒年五十有七

陳九川

陳九川字惟濬號明水臨川人其母夢吞星而娠童時穎敏絶人十歳爲文塾師爲之遜席李夢陽督學江西試而奇之正德癸酉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觀政禮部覯時事孔棘亟請告歸從王守仁講学于虔渙然有省遂盡焚其所註周易春秋詩禮諸書丁丑廷除太常博士講習靡倦乙卯 武宗將南巡九川首與舒芬夏良勝萬潮抗疏諫止有旨荷校疏午門外五日杖五十除名直聲動朝野歸仍從守仁卒業 世宗即位召復原官遷儀制員外郎轉主客郎中正貢獻名物節稿賞費計且數萬群小懷銜會是時有他井心者思搆為媒啖通事假夷語奏之下詔獄數瀕死不渝言官論救弗聽謫戍鎮海遇赦還尋詔致仕凡再覆危机而卒不變其所守益務修身講學涉跡所經北至昆陵南盡東粵徜徉馮蕩九華匡廬閩登老峰之絶標窮三級泉之奇勝隨在與同志講論貫正發明其師說壬戌八月病卒年六十九有星隕其舍偶殞於家會鄰人不戒火室盡燬而櫬弗震右

有衛者有司以其行高祀於學宮

劉天民

劉天民字希尹號函山濟南歷城人性十二月而生
生六歲病痞延綿至九歲遇一姬以針判十指愈父
緒業業太學携之謁當京師卽通經史兼諸子百家
言年十五遊郡庠提學陳琚蒼一見奇之每令侍食
於側正德甲戌擧進士除戶部主事萬事三月調吏
部文選司主事吏部用人愼重非久試不調、亦不
卽文選天民華貫樹附乃得之到司卽著調選使覧
四卷雖有益吏治而時不能行也己卯諫止　武宗

巡幸罰跪五日廷笞三十　世宗踐祚前是以諫罷
者俱陞俸一級天民首與馬嘉諸士午進本署員外
郎明年遷稽勳郎中薛君采方在考功時稱者中二
丘甲申天民泣諫大禮復　廷笞三十郎中余寬調
文選未幾任謫戍天民繼之大推小補秉公摘賊剔
滯拔淹登良黜劣遠近風動老吏陝選者咸言嘉靖
初年天民之欽夏虞中之執皆文選名碩也給事中
陳乙素短天民因嘗補衣見部天和序之遂假以進
君子退小人爲名上疏指摘天民乃對品調知壽州

給事中趙漢御史戴金等八上章論救不報天民抵
州屬歲飢緣災賑乏通商惠工撫字勤劳民無菜色
卿强植弱不聽請託州之大姓及士大夫不歆歲撫
按交章論薦十有四疏戊子陞南京宗人府經歷補
還刑部郎中河南按察副使分巡大梁時　上命刑
部錦衣衛審河南獄因重刑者千五百餘人得平反
者殆七百人天民之力爲多退而語人曰吾之遺子
孫者只此足矣河南訟獄之繁大梁爲最天民一訊
無不輸服嘗曰吾能使公署無一事爲吏無一錢惜

不清按察使耳未幾爲忌者所論壬辰改四川按察
副使去汴之日士民號泣攀留車不能發日夕纔得
出郭甲午有欲其歷者將處以按察使當事者口改
調來久難之乙未考察遂以冠帶閑住、詔特許致
仕歸而日集賓友倘佯山水間能詠取適一日會友
人李開先于酒筵越席執手問曰名苦衆者、鮮有
欲種耶開先曰三十餘種且戲之曰先生方以詩
擅名問此何爲無亦發傳外有可復取者乎曰吾以
治吾發身童時曾著禹貢邀洄洪範解疑等論病舉

業之拘也近更有論語古解川中亦多見之閑先曰
國制舉業若蔡氏與漢疏并行不知疏發何時漢之
訓詁宋之講解以今觀之猶以衆戲邑以影隨形
均不可缺只以宋論之東坡失之簡少頴失之繁陳
上舍失之碎其他各有得失在　之吾心耳曰元不
有金仁山王耕野吳草廬耶閑先曰分東無瑜于金
氏小斷細解王吳二氏亦多合若三氏之失抑又多
於宋儒天民曰吾意亦如此幸勿令人聞之因陋守
陋者必怪我將并忌之矣閑先退而嘆曰以說經忘

觸時忌然而卒死兇爲鼪作釣魚人亦在風波內矣
仕路崄巇如此哉家居七年巡撫李谷中上章論才
堪起用命未下而天民無病卒矣詩文書翰爲世所
推尚晩年爲詞曲雜俗兼雅蓋難假金元之音以洩
不平也所著有愢蓭集及禹貢洪範二解

仵瑜

仵瑜字忠父蒲圻人生而忱恂孝友能植操修夙夜
匪懈署其堂曰三省軒曰望益以見志正德庚午舉
於鄉卒業南雍所學益邃歸而爲宗法以敘宗人立
鄉約以諭里閈撰士範以成士子餌癘拯困恤災贈
乏鄉人敬而懷之丁丑登進士第試政行臺都御史
彭澤雖重焉未幾謝病歸居歲餘起除禮部主事尚
書毛澄尤器之未幾又謝病歸會　世宗踐祚白用
賢俊瑜乃赴闕上疏論時政請勤聖學篤親親開言

路敬大臣遠諂臣去浮屠拯困窮重守令修武備儲
人才　上嘉納之下諸司條行吏部尚書石珤褒其
敢言補主客司主事提督四夷館時四夷朝貢如哈
密佛朗機者紐于閩官措要賄賂市寵瑜皆御之以
法厥異於族類起於風氣如朝鮮者則以禮遇之夷
人聳服甲申春　上召輔臣諭以尊崇之典大學士
楊廷和蔣冕毛紀力諫以爲干正統違大誼上責
九廟內間　兩宮未敢輕議　上意不豫者久之主
事桂萼窺伺風旨竊取席書張璁霍韜方獻夫諸議

識大錄

議奏之　詔下廷臣議諸臣堅執不可時廷和已去
冕繼去禮部尚書汪俊又去乃以書為禮部尚書萼
愳獻夫為學士諸臣益與為仇逆不謀而同抗言極
辯或謫或罷或繫獄皆無虛日瑜私語鄉人廖道南
曰世道升降繫茲舉也會　上降手勅改稱　孝宗
為皇伯考　獻帝為皇考　昭聖為皇伯母　章聖
為聖母諸司俱執奏不可十月戊寅吏部侍郎何孟
春率百官伏闕死争　上命司禮監宣諭乃下學士
豐熙給事中張翀御史俞翱郎中余寬黄待顯陶滋
相世芳寺正毋德純於獄百官號泣聲震闕庭瑜伏
地執道南手曰吾禮官也有死而已晡時　上復命
內使宣諭時大臣已退惟諸司在　上震怒悉收下
錦衣獄庫侵械至午門各杖三十死者十有六人編
修王思王相給事中張原毛玉裴紹宗御史胡瓊員
外郎張澯主事臧應奎安璽楊淮余禎胡璉殷承叙
司務李可登瑜亦病創死將屬纊廖道南往視之瑜
睜目謂曰吾志已畢吾子勉之須臾卒時年四十八
四夷貢使聞之咸膜拜流涕隆慶改元褒録死節贈

識大錄

光祿少卿